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史部第六四冊目次

明史竊一百五卷(原缺卷八卷九卷十卷十四)

〔明〕尹守衡撰
清刻本

.....一

明史竊一百五卷（原缺卷八卷九卷十
卷十四）

〔明〕尹守衡撰

清刻本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明尹用平先生著

史竊

邑後學鄧尔正題

史稿序

顯皇帝之十年余與寶安

尹冲玄先生同舉於鄉迨通籍未幾同返
初服癸水榕溪之濱吾兩人歲一至焉至
則出所著撰互相商確一日余出彙史以
質先生曰此述古者也不敢作也彙之耳
先生亦出史稿以示余曰此誌今者也不
張序一

上之九年先生長公魁昌登賢書乃以史稿
屬序於余曰吾先子之志也余卒業唯唯
微子言余久已心許之其敢以耄辭夫史
難言矣古之爲史者數十家班固范曄當
時一以爲淺陋一以爲佻巧自漢而下有

不稗官晉齊諸六代期唐書蕪宋史而
夷穢遡金元三氏者乎是其疵處浩如烟
海雖更僕未易悉論其醇者則左氏與龍
門氏稱良史焉乃范曄謂左富而豔其失
也誣王通謂史之失自遷始曰記煩而志
寡噫二史猶不免於腹誹則言史於今尤
難之難矣雖然脩詞之軌多端立言之途

張序二

惟一述前者宜據信後者宜實謀始者宜
慎布言者宜忠史者所以合散而一殊者
也非據不妄指乎非實不溢美乎自我述
之自我始之而或妄也溢也謂慎乎斯固
言以布之也不慎謂忠乎四者失一不足
以訓矧并其四而失之勢必至於流綴溢
簡踏雜而不可以觀此又今野史之通弊

也余習先生久知先生之才無所不宜其學無所不窺逸經外史汲冢禹穴之編玄宗內典金經玉笈之秘陰陽醫卜百家技藝之書當世典章文物錢穀甲兵山川扼塞之要法家比讞之言一時士人流品山澤遺逸之材無不蓄諸胸中握之掌上一旦有慨於

張序三

三

明興幾三百年景化醲郁人文熙明凌躐近代追軌古初固宜勒之琬琰以垂不朽乃正史未舉積有年代於是取

歷朝典故及散見於諸書者出之以一人之筆探賸補漏提要鉤玄爲紀八卷志六卷世家十卷列傳八十三卷而紀志之闕者

吳高法丘明以爲編年法子長以爲紀傳

總之右質而左文正疑而傳信務詳而忌畧崇雅而黜誣余見其紀事也邇其所可知非據乎言其所必覈非實乎疑之必闕非慎乎其言惻怛尊親是悖非忠乎四者備矣分途別類名義罔紊闡幽攝顯論讀悉精可謂括倫鑒之要深墳素之情者矣豈不足以上班良史之才乎鄭夾漈有言

張序四

四

六經之後惟有此作子長不能受之固應讓之後人斯言也微先生誰與歸昔班氏脩其父業而或者以野史間之乃章帝益出秘書給筆札於蘭臺之署俾續成史今先生之子孝廉魁昌文學兆昌玉如皆博物弘覽世其家學不日聯翩起讀中秘書

聖天子坐白虎給筆札分局計畧出金匱石

室之閎合蘭臺之彥勒成一代大典吾見

先生之孟若季必以先生成書進且大聞

先生之旨以補先生之闕而成不朽盛事

九重萬幾之暇犁然有當於衷行將頒布中

外昭茲來許先生雖往有不往者存信乎

其書如日其道如山矣竊之云乎哉若余

之彙史卷帙浩繁殺青無日祇合付兒曹

張序五

五

藏之笥中以飽蠹耳余甚愧先生矣余甚

愧先生矣

崇禎戊寅秋日眷年弟張宣題於西園之

論世齋時年八十有一

史竊序

甚哉史學之難言也不挈其綱則漶漫無

章不釐其緒則挂漏難悉不勘覈一代真

精元氣榮鏡所在則人物臧否古今升降

禮樂刑政豐殺野僊形勢阻阨封疆壺櫟

與夫山藪川浸土田墳壚之屬犁然悉備

猶思莫遯說鈴書肆之詆媒維春秋一編

汪序一

六

文成數百其指數千獨翊義例龜準皇王

洵三代以還炳乎揭赫曦而行中天者侔

如龍門扶風平陽順陽永康鉅鹿輩非不

人成一家言以軌於春秋猶然燭火之於

日月迺範世貞教者輒舉吾鄉紫陽綱目

相提而論雖微言刺譏不謂盡符節春秋

其懷奉憲章匡鑒一王大法眡春秋微指

蓋有非僅僅彼善於此焉者今伏讀冲玄尹先生史竊一編則又不禁憑今弔古之歎歎矣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手提三尺順應天人驅虜廓清

鎮奠海岳以復士民冠履尤湯武弔伐後所不再覲者猗歟休哉且其閒關戰伐之餘壹惟寬柔彰信視聽從民爲己任而興

汪序二

七

滅繼絕舉逸征麾所指不遺餘力暨金陵鼎定首樹之教獨丁寧孝弟著爲六言而鐸振之煌煌天語至今戶說眇論直與布帛菽粟相終始此寧偈偈鞭長駕遠雄視中原履四海籍受九畹經者可同年語哉先生所撰著者凡八紀六志十世家八十三列傳各繫以論贊衷之大義特凜褒誅

翰寫論世知人之志討其原本庸詎提要鈞玄采菲集榛爲振擢後人耳目計蓋已

舉

高皇帝孝弟作人與

列聖闡繹光大釀爲父康者參伍錯綜互演篇端予是以深有感

明興二百年來真精元氣榮鏡宇宙孝弟

汪序三

八

所貽謀者遠先生揚扅鋪張教孝教弟垂千百禩者匪淺渺也間嘗厯選帝王易姓受氏崛起御六者多不及格表表若漢高宋藝祖亦不過三章約法重門洞開一二語而止孰與

高皇帝孝弟六言上與陶虞接夫三言固一言之匹也而六言實三言之匹也此卽是

精一此卽是執中惡在追宣父祖述與春秋憲章之遺更復有外斯編也乎於以配綱目而昭來許又何多讓焉往予先司馬嘗著爲講藝論有曰不班白語道失且自然諾非虛語先生謝仕三十年網羅昭代文獻局戶擲撫迄大耋始勒成此書致躋先司馬於文苑鼎足婁江厯下倘亦不謬

汪序四

九

其班白之語也與予無似蒞莞也晚不及把先生臂猶幸獲挹先生令子孝廉文學三君講孔李之雅而諸君又皆褒然天祿國器今茲緒言自分無當先司馬更又何當先生猥云藉附不朽則予滋愧之矣崑崇禎己卯仲夏通家侍敘生汪運光頓首拜撰

序

史竊凡一百餘五卷余同郡東莞尹先生之所著其曰竊之也者附於春秋之義也先生官止新昌令未嘗得居史職故惟以其所竊聞者爲史然而余嘗推之凡史家求其精當率古之不如今而朝之不如野余讀古史恆疑之如三皇五帝之號孔安

黎序一

十

國序書與易大傳異攷之家語若大戴氏得左右袒焉豈壁書固有據與班氏作古今人表其紕繆者如后夔豕韋范武子士會計然范蠡之類甚至一人殊出腐遷之書則堯舜世系殆不可以禮說夫名號姓氏且無絲質他何可問焉故曰述古之不如志今也且夫仲尼見聞傳聞是有遞異

若董狐者其可相繼得哉有如蔡邕則足
人適惡之則是崔浩之酷可懲毋惡乎韓
愈之所不肯爲也咸謂崔浩毀滅佛教致
取其極韓愈不此之畏而史之畏觀於禁
門喋血之事始有曲筆又豈若藏之名山
以是爲是非之當哉故曰在朝之不如野
抑余嘗聞之矣夫人著書多出於慨慷感

黎序二

士

激感而有不能以虛受人而言以情遷
又非獨索米立傳者爲然也腐遷之津津
於貨殖非乎其他同異立見聲影分聚無
所無之余觀尹先生則有超然於中者爲
廉吏不自嘆其爲不可既遂初服屠羅浮
下大海之濱結集而偃息澹漠無營於世
世亦鮮能知之者不以示人惟求可

頃余過曾出而商之所闕三志一紀猶將
有所覈也他如一二近事多有不可平爲
耳目所熟得者且徐以俟之論定不肯稍
涉好惡一附以見焉余故知是書之可傳
而無媿也今先生逝矣讀其所爲自序使
人感其爲意余會貽書於其子魁昌兆昌
王如勗以遷談彪固比長公載成書來相

黎序三

士

與謀焉會余方衍易史未遑效少孫之筆
夫以先生之爲書洵能成一家言其於通
邑大都無容異議也今儒者讀書期知所
興廢以爲懲法攷之往古若存若亡觀之
當代庶幾信焉而其所以然之言未可信
也誠如先生者豈有求於人人自求先生
之書猶恐不可得則亦人自求先生之書

自得之而已矣先生三子若諸孫皆躬行

力學他日必有顯於朝以行先生之微言

者余以齒後先生半百餘歲然昔者一見

相知實深卒之日猶以離支一函詩數章

手書寄余且屬其子若孫曰夫人之可以

與言者吾得見其心亦已足矣慎毋以黎

子之遠而忘之余是以不辭而爲斯序肯

黎序四

十三

崇禎甲戌九月既望番禺黎遂球題

竊序

言尼父不得志於時退而作春秋筆則筆

削則削華袞斧鉞併行綦重已其言曰吾

志在春秋又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

者其惟春秋乎蓋當是時亂賊接踵大權

旁落魯又虛紀載之官故憂世者不得不

以空言維之非獲已也世之淺學眇識動

李序

十四

以其私意創爲一家之言冒昧前修眩惑

後學史學始難言之矣昔人有踐凌陰之

墟見蘂蘂而衣桁楊者或告之曰是皆世

之所謂南董者也恣情毀譽坐令淑者失

芳慙人爽臯帝實重厥譴焉要以相沿者

爲誤其望在前摹騁意詆譽其罪將爲誤

沿者之倡惡得無厚誅乎則又有云人之

向背亦顧其人其人而立心長厚居已鄭重其立言也無怙情無誣名或者感慨於令人而未蒙彰或者扼腕于狂且而實階厲誦讀有獲唱嘆隨之著爲話言以闡前人之所未聞又或厭統緒之無倫宜略者反累牘連章宜修者顧聞寥章句於是哀集人與事以歸一以便觀者之綜稽若是

李序

圭

則庶幾矣 高皇帝驅逐胡元重滌中華之日月功高萬古德配三皇一時從龍皆名世之才善作善成美不勝書列聖相承代有太平之象然政久而隳法久而玩治亂相仍亦足備鑒戒二百年來業班馬者毋慮數十家惟鄭端簡曉吾學編與吾邑陳明府建通紀爲最然近代事

未之詳也余父執尹用平先生抱經世之志而不獲大售袖經綸之手掛冠而歸先生生平於書無所不讀而尤留心於當代之典故當其容與林巒醴設之餘歲額志於史竊一書閱數十年而後成其所論著一本之司馬子長書成秘不以示人惟進余小子使讀之嘗曰子有千秋之志恒笑言書以下爲抄手宜可不商確毋爲孟堅顛謬之論也又嘗謂余學者以一人之而是非進退一世之人欲斬乎無爽毫髮以立萬代之紀余弗敢望獨是究厥立言之旨匪以襲遠邇之稱以歲月之香耳目網罟積月彌歲率異同至再至三以於此間嘗遇有美惡之地至情難

李序

上

之夫子乃攝心以求之不勝困蹇而後獲
竊以謂不可脫畧若是也噫余之苦志惟
子知之嗟夫使先生牛刀得聘出其所學
盡試之兵刑禮樂於以彰善癉惡黼黻皇
猷其所就業甯止是乃不得見之實事而
徒託諸空言則兕虎之嘆古今傷之矣先
生之惇行於治躬也不窺乎緒餘於與人

李序

古

地不盡其不足其爲言也言其所明諱其
所疑議所不逮以勢踐之且也夢寐兆之
神明嘘之夫未有處心太虛而幷幪之下
常有遁其霄光者則史竊一書不特羽翼
春秋

高皇帝實武靈之先生既沒其子孝廉魁
昌文學兆昌玉卿皆高才宏抱悉能世其

家學小子因相與較讐而付之梓使與遷
固曄壽焜耀寓下後之榮先生名者小子
且附青雲而搏其翼乎抑余尙有懼懼乎
容貌於墨瀋者不與思博觀徒以可襲之
迹沿先生爲紗縠之視則過矣

崇禎丁丑同社通家着姪李貞頓首拜撰

李序

一八

序

作易者其有憂患乎作史亦然文之明夷孔子之懼迫盲而傳僞而記皆出憂患然在一身者僅焉耳以聖賢英傑而憂窮病剝所憂所患實在世運易援天以治人史理人以憲天易以陰陽分治亂史以脩悖定吉凶皆以憂患持世運故曰在一身者

戴序

九

僅焉耳以史多憤激而作固也但氣憤則病水激則旱憤激則不平不平則喜怒溢喜怒溢則予奪爽矣在爲一代之悖作史者多受天刑亦爲憤激言也所以憤激滿而憂患深憤激者僅一身而憂患者繫世運也憤激者或不能淑其身而憂患者遂以燕其子孫也哉

國家立隆樂業磐以浩昌殷綸焯起視漢

西京不啻百十過之乃漢末百年而太史

公成一家言鋪揚盛烈我

國家幾三百年所爲

實錄及

起居注者不過條奏升除事各一時人各一手或視爲邸報一大滙不聞蘭臺之英

戴序

三

多董狐之直繫少憂患并不敢有憤激也至所以蒐羅而論斷之者如吾學編文獻通考憲章錄史料通紀不過四五公耳其得失俱可考也今讀神立尹先生之史竊庶幾集諸公之成而微窺其憂患也先生以聖賢英傑之徒且有良史才而僅終於吾邑新昌令或曰新昌軼先生也不究也

或又曰新昌王先生之得肆大著書小
則曰新昌以憂患啟先生也而吳竊以
處以一令之寬通爲憂患則亦一身之僅
焉耳直道而黜貞女誼誦議夫高張一身
嬾庵焉往不得然可以觀世運則其憂患
者大而且切夫三百年之政治廢教亦屢
變矣開創之何以艱難中興之何以振作

戴序

主

晚近之何以墮窳陵夷無不犂然具備凡
所論斷而爲之想慕而爲之歛歛總有不能
釋於中者而進退予奪一秉於一王之法
大法以不戾於中正之道昔夫子有志於
三代之英蓋要在從周先生之拜謁昭代
正深其皇王之想矣至三志一紀庶幾與
之闕文而見聞傳聞之微顯其詞皆微也

氏家法信一代之鴻裁嘗慨我

朝之史居其官者未必有其才具其才者
或牽例而不克舉其職或遺佚而不居其
官今史在於野是名爲逸宜多憤激而先
生諸論皆以忠厚惻怛之意寄其憂患故
憤激之禍還受之身憂患之福食於孫子
今先生三子魁昌兆昌玉如克萬石之家

戴序

主

鑒談彪固佇在天祿以世其史予先君嘗
辱先生特達茲拜先生之主見其子讀其
遺書竊以憂患一語相似質之先生族子
德鄰先生嘗爲柱下史亦謬以爲不誣也
頃何非鳴先生有事於新昌志將備載先
生之不朽讀先生自序不欲示人竊以并
州當名山藏密言何以知先生非憤激也

先生至行清風漠然於世東莞之人士無
不薰之有德者庶幾有言不然安測其與
易之憂患同耶先生以竊取爲竊比夫亦
竊古人之憂患乎

崇禎九年歲次丙子仲春之月豫章通家
門下生戴國士頓首拜謨

戴序

三

東官尹用平先生以明萬曆間名孝廉出
宰江右之新昌未幾挂冠歸結廬羅浮杜
門却掃以著述自娛因見明興三百載未
有正史于是博稽典故披集舊聞著有史
竊一編自開國靖難至高后凡爲紀有八
自百官田賦至河漕凡爲志有六自中山
開平以迄靖難凡世家有八與夫宗室名
臣儒林循吏遺佚佞幸列傳八十有三閱
三十年迄年八十而書成久已刊布流傳
家珍戶璧矣閱六十年余不佞承乏茲土
自公之暇披讀全編不禁擊節而嘆曰嗟
乎作史之難昌黎已詳哉言之矣夫生乎
後世尙論前代猶不免于人禍天刑誣陋
靡巧之譏况以昭代之人而修昭代之史

李序一

話

不直則其事不信直則有干忌諱誠憂憂乎難之然有明太祖功德隆盛茂有遺議覽乎尙已其百官田賦諸志信者詳之疑者闕之而世家列傳一出以公正和平之心則是非予奪自可以直筆書此猶易易事獨是靖難北狩奪門明倫諸紀既不得執爲君父諱又不得蹈臣子非上之愆夫

李序二

五

龍門之選述識者猶以爲譏漢之書矧其下焉者乎今觀先生之紀傳論斷抑何直而不失之犯隱而不失之漏畧而不失之誣頌而不失之諛詳畧得宜叙述有體至其筆力遒勁句梳字櫛其事核其詞潔其義嚴其傳信尤得史漢遺意洵一代之鉅篇千秋之良史也今

聖天子方命館閣大臣并天祿石渠諸鴻儒纂修明史尙未竣事使得此書上之史局於撰述非爲小補惜乎編帙殘毀魯豕錯訛因與其裔孫淑之孝廉補鈎校謬工竣孝廉君屬余弁言簡端余既謝不敏復念奉

命來宰於斯此書雖有明一代之史而實實

李序二

五

安文獻之遺也雖不敏又安敢辭遂書此以報

康熙歲在柔兆閏茂杪秋日東宮令關中

李思沆頓首拜題

尹守衡列傳

見明史卷一百一十五

舉人張二果邑人

尹守衡列傳

雍正東莞縣志

邑令周天成上元

尹守衡字用平生而穎悟以氣節自負年十六補邑弟子員督府臨縣諸生郊迎皆跪衡獨長揖縣官召讓之對曰此祖制也君子豈媚人以非禮之恭哉令異之王午舉于鄉署教清流甲午同考楚閩戊戌擢知新昌縣不善逢迎左遷趙府審理正欣然作歌曰我聞君子愛時進趨時不我與枉用相驅出門十載位卑名微不才在我敢謂知希長裾可曳王門可遊爲客弗樂何如首邱路長未遠及時當返事有不然悔之則晚駐馬停驂問津河梁望雲以往知是吾鄉既歸杜門著書取園朝以來人物貞淫政治得失勒成一百五卷名曰史竊以昌志儒軌科

尹守衡傳

芒

見志論者謂陳建而後又一人也衡爲人不立城府對人肝膽輒盡慷慨談論不可一世習而近之子易直諒萬如也性疾奔競有爲上司舉其父入名宦者衡移書抵斥謂周公以此尊文王使禹亦以此尊鯀可乎時論避之其挺特砥俗多類此天啟末增餉勢右爭承自菓酒下至草薦一切盡權衡移書邑宰力陳不可言此不足益縣官不過飽奸吏猾民腹耳令爲別查四千金抵餉民得樂業年八十三卒所著史竊嬾菴集行世子魁昌領崇禎丙子鄉薦

昌志文苑傳

尹守衡傳

天

名宦發衡移書抵斥謂周公以此尊文王使禹亦以此尊鯀可乎時論避之其挺特砥俗多類此年八十三卒所著史竊外有嬾菴集並行於世長子魁昌守昌延領崇正丙子鄉薦博洽有才氣與父弟兆昌皆侍衡輯錄史事多所考覈時張曾二孝廉修邑志中有持論過峻者魁昌悉爲刪訂與論稱允玉如衡季子衡所著史竊遭亂燬板玉如購得原本編產梓之書賴以傳爲人古樸不事絲飾好披覽時年編羣年猶集子孫洛誦以聽著有明心錄其父昌皆以諸生終

尹守衡列傳 廣東通志

兩廣 總督阮元 江蘇

守衡字用平東莞人年十六補諸生督府行縣衆皆
翫迎守衡獨長揖令譙讓之守衡曰此祖制也君子豈
婦人以非禮之恭哉令異之萬厯壬午舉於鄉署清流
教諭分校楚關擢知新昌縣不善逢迎左遷帶府審理
歸而杜門著書採洪武以來政治人物勒成一百五卷
名曰史竊論者以爲陳建之後一人而已詩三百篇
集年八十三卒長子魁昌字昌延崇正丙子爲臨次兆
昌能佐父考覈季玉如刻書以傳 志

廣東志列傳

尹守衡傳

七

明史竊目錄

明 新昌 令 東莞 尹守衡 著

帝紀八卷

志六卷

世家十卷

列傳八十三卷

第一卷

開國紀第一上

開國紀第一下

第二卷

靖難紀第二

第三卷

明史竊

目錄

革除紀第三

第四卷

北狩紀第四

第五卷

奪門紀第五

第六卷

親征紀第六

第七卷

明倫紀第七

第八卷

高后紀第八

第九卷

百官志第一

第十卷

田賦志第二

第十一卷

禮樂志第三

第十二卷

軍法志第四

第十三卷

刑法志第五

第十四卷

明史竊

目錄

河漕志第六

第十五卷

中山王世家第一

第十六卷

開平王世家第二

第十七卷

岐陽王世家第三

第十八卷

寧河王世家第四

第十九卷

東甌王世家第五

第二十卷

黔寧王世家第六

第二十一卷

馮嘉伯世家第七

第二十二卷

靖難三世家第八

第二十三卷

懿文太子列傳第一

第二十四卷

漢王趙王安化王寧王靖江王列傳第二

第二十五卷

明史稿 目錄

宦官列傳第三

第二十六卷

郭英吳良吳復康茂才耿炳文楊瑄薛顯列傳第四

第二十七卷

馮勝傅友德藍玉廖永忠列傳第五

第二十八卷

桑世傑張德勝花雲胡大海耿再成趙德勝韓成

第二十九卷

俞通海列傳第六

第三十卷

胡美何真韓政曹良臣陸聚梅思祖列傳第七

第三十卷

小明王方國珍明玉珍納哈出列傳第八

第三十一卷

李善長汪廣洋胡惟庸張昺楊憲陳瑄列傳第九

第三十二卷

葉琛王愷胡琛孫炎于光朱顯忠熊汝弼列傳第十

第三十三卷

陳遇陶安章溢唐鐸凌漢楊靖茹瑄列傳第十一

第三十四卷

汪河羅復仁傅安楊善李實趙榮劉欽列傳第十二

第三十五卷

明史稿 目錄

宋濂蘇伯衡胡翰王禕吳雲桂彥良魏觀列傳第十三

第三十六卷

樂韶鳳朱升劉崧陶凱詹同劉三吾錢唐曾魯徐大年貝瓊梁寅劉于王珪張睢郭傳列傳第十四

第三十七卷

劉仲質吳伯宗吳沉朱壽暉謹列傳第十五

第三十八卷

詹徽開濟列傳第十六

第三十九卷

詹徽開濟列傳第十六

第四十卷

詹徽開濟列傳第十六

第三十九卷

張孟兼葉居升鄭士利列傳第十七

第四十卷

姚廣孝郭資金忠列傳第十八

第四十一卷

解縉黃淮胡廣金幼孜列傳第十九

第四十二卷

蹇義郭璉吳琳翟善夏原吉黃福胡濙周忱列傳

第二十

第四十三卷

師達郁新段民古朴宋禮張統王鈍列傳第二十

明史稿

目錄

五

第四十四卷

韓宜可陳諤戈謙周新王英列傳第二十二

第四十五卷

李希顏汪叔儀智金問鄒濟徐善述王汝玉梁

周冕列傳第二十三

第四十六卷

王直王翱列傳第二十四

第四十七卷

李秉崔恭李裕黃孔昭朱希周列傳第二十五

第四十八卷

劉大夏戴珊張敷華何喬新周經韓文列傳第二

十六

第四十九卷

姚夔周洪讓楊守陳倪岳吳寬黎淳列傳第二十

七

第五十卷

王恕彭韶林俊列傳第二十八

第五十一卷

于謙王竑項忠肅余子俊列傳第二十九

第五十二卷

羅通羅亨信程信列傳第三十 信後程敏政另傳

明史稿

目錄

六

第五十三卷

韓雍朱英葉盛葉夢熊列傳第三十一 葉傳闕

第五十四卷

楊信民孔鏞鄧廷瓚列傳第三十二

第五十五卷

甘霖樊瑩黃紱列傳第三十三

第五十六卷

秦紱楊維宗熊繼陳壽傳珪吳廷舉列傳第三十

四

第五十七卷

馬文升許進列傳第三十五

第五十八卷

王瓚彭澤陳九疇伍文定翁萬達列傳第三十六

第五十九卷

胡世寧李承勛列傳第三十七

第六十卷

朱新海瑞列傳第三十八

第六十一卷

宏訪胡儼李時勉王嘉會吳溥錢宰趙俶羅師程

孫貞陳敬宗謝鐸章懋羅欽順魯鐸呂柟王雲

鳳列傳第三十九

第六十二卷

明史稿

目錄

七

吳訥魏驥陳璉孫鼎陳選高瑤張悅林瀚王鴻儒

邵寶列傳第四十

第六十三卷

儲璫瞿景淳列傳第四十一

第六十四卷

曾榮楊廉羅玘王廷相崔銑鄭曉雷禮列傳第四

十二

第六十五卷

顧佐邵玘向寶石璞虞謙王槩陳益耿九疇年富

軒輓魯穆李綱列傳第四十三

第六十六卷

楊士奇楊榮楊溥列傳第四十四

第六十七卷

李賢商輅高穀岳正劉定之列傳第四十五

第六十八卷

彭時徐溥丘濬劉健謝遷王鏊李東陽列傳第四

十六

第六十九卷

楊廷和梁儲費宏楊一清列傳第四十七

第七十卷

張學敏李時席書桂萼方獻夏言列傳第四十

八

明史稿

目錄

八

第七十一卷

徐階趙貞吉張居正列傳第四十九

第七十二卷

曹端薛瑄吳與弼陳獻章胡居仁列傳第五十

第七十三卷

羅倫陳真晟賀欽莊景張元禎列傳第五十一

第七十四卷

蔡清陳茂烈林光李承箕魏校列傳第五十二

第七十五卷

王守仁湛若水列傳第五十三

第七十六卷

羅洪先唐順之鄒守益王畿王艮劉陽列傳第五

十四

第七十七卷 道學

羅汝芳楊起元耿定向夏燮王敬臣鄧元錫劉元

卿列傳第五十五

第七十八卷

鐵鉉屠清卓敬陳迪暴昭姚善錢芹黃鉞楊福陳

彥回黃希范葉仲惠徐安孫鎮王叔英周是修

黃觀慶昇王良顏伯璋梅殷列傳第五十六

第七十九卷

練子寧方孝孺列傳第五十七

明史稿

目錄

九

第八十卷

高巍韓郁楊砥楊本尹昌隆平安列傳第五十八

第八十一卷

程濟雪菴和尚河西傭補鍋匠藏九土人列傳第

五十九 開華除惡果試

第八十二卷

齊泰黃子澄列傳第六十

第八十三卷

劉儵陳洽何忠劉子輔易先列傳第六十一

第八十四卷

曹鍾三列傳第六十二

第八十五卷

孫燧許達列傳第六十三

第八十六卷

陳祚劉球鍾同章綸鑒莊列傳第六十四

第八十七卷

楊瑄列傳第六十五

第八十八卷

林聰豐慶列傳第六十六

第八十九卷

鄒智列傳第六十七

第九十卷

明史稿

目錄

十

黃鞏陸震舒芬汪應軫列傳第六十八

第九十一卷

楊爵周天佐浦鉉劉魁周怡列傳第六十九

第九十二卷

楊繼盛沈鍊沈束列傳第七十

第九十三卷

郭登楊洪仇越徐有貞王驥王越列傳第七十一

第九十四卷 文苑

李夢陽何景明徐禎卿邊貢鄭善夫列傳第七十

二

第九十五卷 文苑

康海楊慎桑悅顧璘文苑登劉麟文徵明唐寅祝

允明列傳第七十三

第九十六卷 文苑

李攀龍七子三南汪道昆列傳第七十四

第九十七卷 文苑

高啓四傑五先生袁凱林禔列傳第七十五

第九十八卷 文苑

太白山人盧柟徐渭列傳第七十六

第九十九卷

循吏列傳第七十七

第一百卷

明史稿

目錄

十一

能吏列傳第七十八

第一百一卷

廉吏列傳第七十九

第一百二卷

久任吏列傳第八十

第一百三卷

教職列傳第八十一

第一百四卷

掾吏列傳第八十二

第一百五卷

序列傳第八十三

明史稿

目錄

十三

明史綱卷之第一

東莞尹守衡詩

開國紀第一上

稽古帝王受天明命虞夏之際倚乎盛矣湯之聖也
有慙德武承至德義士叩而非之是聖人之難也然使
不資毫末不藉西土即欲慰後后之雲霓集三分之一
統惡得若斯易乎漢高雖難伯不純猶卑卑一沛亭長
起提三尺除秦蹙項遂成帝業蓋得聖人之時焉漢而
後亡論已我太祖天生神聖有湯武之德而無其禍
不汚勝國一命赫然一怒天與人歸臣竊相提而論自
昔開基建極之主得國之正未有盛於我明者也桀紂
切史綱

開國紀一卷上

至亡道也脫其國人止耳未夷其俗也秦人坑儒燬
書禍至酷矣而猶中國諸侯王也元以大羊之族入主
我中華礪我冠裳襲我人紀天地倒置且百年我太祖
祖起乾坤而再造之汛掃妖氛重開日月以斯丕建百
王刷耻會漢足云哉謹拜手闕言而作開國紀

開國紀一卷上

帝先勾容人也姓朱大父始渡淮居泗州父復徒鍾離
帝生鍾離之東鄉母陳生四子帝季子也初帝之娠也
母夢一道士修髯黃冠朱衣象簡授一白丸吞之遂生
帝帝生之夕有白氣自東南貫室是爲元天曆元年九
月丁丑日也帝爲孩時多疾父欲以帝捨身釋氏而母
求之許帝年十七伯兄與父相

以父歿三日而叔兄

卒又十三日而母卒帝嘗甚人劉繼祖予之地始
在寧郎今皇陵乃是時帝與仲兄二人影相弔也而
其年又大祿兄度無與俱存抱帝泣遂他往帝乃得隣
嫗爲禮里僧高彬入皇覺寺居焉寺僧常見帝室夜有
紅光竊異之居兩月寺僧又各以歲之不易散糊口於
四方帝乃出遊金斗西抵光息北至潁川崎嶇二載乃
歸歸而寺僧逃死盡矣帝則時時出往潁城遊城中有
士善和人者帝語人曰此非凡人帝聞士言益恐怖自
避匿不敢更入潁城里居四載爲至正辛卯是時潁人
劉福通起潁州黃巖人方谷珍起明州蕭人李二起徐
州羅田人徐壽輝起蘄州圓方嚮應其明年郭子興亦
明史綱

開國紀一卷上

二

起濠州是時帝年二十有五矣帝見濠亂欲逃去問玳
伽藍神卜欲去去弗許欲留留弗許三四卜不應帝詫
而大言曰神豈許我從戎而昌平致從之帝滋訝之則
又卜又從之帝心私自喜遂仗劍入濠城城門人將不
利於帝或以語郭子興子興出見帝大驚異遂留麾下
時時與帝語益異帝遂以馬公女配焉馬公宿人藏命
定遠與子興友善故以女託子興子興字之如已女而
帝遂以館甥掌征討事矣其後元人破徐州李二走死
其將彭早住趙均用走濠梁濠中有四帥相與共下之
而二將遂稱王子興故與諸帥陳諸帥因挾二王執子
興囚之帝先以子興命出將兵於外間之還集諸健兒

欲殺諸帥，子興去諸帥懼，乃請二王釋子興。帝與子興還歸故里，而里中諸少年相從者又數百人。子興又引數百人出獻諸帥，復爲二王挾而東。翔翔泗上久之，帝心弗善也。乃與徐達、湯和、花雲等二十四人南畧，定遠。這有寨三千人，號驢牌兵。帝與騎士費聚往招之。寨帥獻以牛脯，帝解佩囊以要成，旣而帥悔之，帝誘而執之，遂降其屬三千人。夜襲橫澗山，復得民兵二萬人。教練之，軍始振。是年七月，遂取滁州。定遠人馮國用與其弟國勝謁帝，妙山言：「帝曰：金陵龍蟠虎踞，眞帝王都也。願先拔金陵，定鼎然後命將四征，掃除群寇，救生靈於水火，勿貪子女玉帛，倡仁義以收人心，天下不難明。」史籍

開國紀一卷

定也。帝悅，留侍宿衛。李善長者亦定遠人，年四十一矣。伏謁道旁，帝曰：「長者也。」降咨待之，與語移日，帝未嘗不稱善也。以爲記。室伯兄子文正、姊子李文忠先逃，亂與帝失，皆復來而仲嫂亦携其幼子至。帝益大喜，子興於是亦將所部萬人來滁。見帝軍容而大悅，遂欲據滁而王。帝曰：「所貴於王都者，其形勢便人民衆而財利集也。滁無百雉之規，在四山之中，舟楫之所不通，商旅之所不至，無河山之險，可恃無周年之粟，可固。王不亦難乎？」子興不悅。元人攻六合，六合人來告急。子興先與其帥陳弗欲往，帝曰：「滁與六合編齒而城，六合受圍無救，必斃。苟無六合，是無滁也。奈何棄之？」是時元兵號百萬，子

興恐屬帝禱而行，帝曰：「可否斷自吾心，禱無與焉。」吾救六合以自存也，弗救將與俱亡。雖禱何益？遂與耿再成往壘瓦梁守之。壘垂陷而復完，元兵疑帝令瓦梁男子入而殺舍婦人，執手罵元帥。元帥駭我列而出，元人不敢前。遂翼瓦梁民遷之滁州。元兵因復至滁，帝使耿再成出城與戰，佯敗而誘其深入。我師伏于城之外澗，待之。元帥渡澗，遂大敗之。自是元人不敢窺滁，而子興之在滁也，帝數與之決事，不聽。帝病之，議事多不出滁。糧賈子興憂之，召帝再三，帝乃往。問欲謀所向，帝曰：「困守孤城，誠非計。今惟和陽可圍，然其城小而堅，可以計取。難以力勝，乃令張天祐將兵三千人，椎髻而衣青衣，駕

明史紀

開國紀一卷

四

四家駝馳而往，給言：「廬州兵護元使者往和陽，犒將士，繼使耿再成將絳衣兵萬人乘之，約已定。」天祐兵至陞陽，陞陽人信以爲元使者，留關上，勢之牛酒飲食之，遂忽期再成不知天祐之未至也。鼓而前，和陽人閉門，絕元兵拒我，再成敗走元兵，追之一舍。天祐兵始至，因返擊之。及于城下，湯和奪橋而先登，遂入和州。帝聞再成敗，急與徐達將三千人往援，而天祐兵已入矣。帝乃入撫其民而定之。子興於是屬帝總兵和陽，而諸將多子興舊部，曲皆顧望不肯下。帝然卒畏帝謀斷，無能出帝右者。又不敢爲異。子興有二子，亦忌帝，置毒酒召帝，帝覺遂不敢復至。子興所亡何子興卒，二子不能有其事。

帝乃代將其軍而常遇春胡大海鄧愈趙德勝等皆來從帝衆已十餘萬人矣其年劉福通復立韓山童之子韓林兒帝亳州國號宋敗元龍鳳推子興之子爲都元帥帝爲左副元帥張天祐爲右副元帥帝曰大丈夫寧能受制於人耶不受也然帝徵召四方皆解龍鳳從宋故是時秦州人張士誠踰惟浙而王偽號周徐庶卿之將汚陽人陳友諒虎視湖南兩人皆江南勦敵而四方千人聚者不可勝數帝欲渡江取金陵不可得舟方憂之而巢湖人俞廷玉廖永安趙伯仲合肥人張德勝葉昇無爲人桑世傑含山人華高等先結舟師自保湖中於是來約降帝大喜曰天贊我矣遂親至湖上納之

明史稿

開國紀一卷

五

而是時廬人左君弼使途廷玉諸舟不能出元將蠻子海牙又扼之馬勝河口會大雨帝帥廷玉等間道羶流而東遂至和陽帝既得舟而諸將遂欲直趨金陵帝曰金陵長江天堑未易猝攻采石南北之喉嚨不如先取采石越其天險乃可徐議金陵采石克則太平危我諸穀于太平正告四方既包兩陳蕪湖然後策騎而東則舟師不煩金陵可唾手有也諸將曰善遂令李善長具約束帝臨江而誓之曰天厭元德欲託其命久矣惟是元元可憫子故不憚征繕順天意以拯民艱爾衆今日渡江毋貳爾心毋違予命毋妄殺人毋畧人子女毋焚人廬舍毋虜人財物有不用命予辜戮汝毋赦六月朔

適有風起于西北因風遂達牛渚常遇春先以十戈登采石濱循江諸壘皆潰遂至太平太平不守者皆逃者儒李習陶安帥父老迎帝子郊外安既見帝謂習曰龍姿鳳質非常人也吾儕有主矣帝問安曰足下有何高見教我乎安曰方今四海鼎沸豪傑並爭攻城屠邑互相雄長志皆在于子女玉帛非有撥亂救民安天下之心明公率衆渡江神武不殺人心悅服以此順天人行弔伐天下不足平也帝曰吾心也吾取金陵何如安曰金陵古帝王之都據之以臨四方何向不克帝悅留安參幕府改太平路爲太平府以李習知府事置太平興國翼元帥府諸將奉帝爲太元帥帝命李善長爲帥府都

明史稿

開國紀一卷

六

事藩庭堅爲帥府教授汪廣洋爲帥府令史時江東四面皆元兵方山寨帥陳瑄先因集民兵數萬寇太平帝遣徐達湯和破其寨襲城橋禽瑄先帝見而釋之瑄先曰公能擒我不能殺我有說乎帝曰君知天下之時勢乎昔武王伐殷而孟津之會者八百惟知時也君何情焉瑄先曰公欲吾軍降乎易爾軍中諸帥皆吾故親吾爲公以書招之瑄先書陽若招之而陰是激之不虞諸帥得書皆遽降瑄先悔自失私與其部曲謀叛去帝欲殺之恐失豪傑心與語曰人名有心吾不能汝強也從吾惟汝從元惟汝縱之去我師克讓陽瑄先趨於南臺御史大夫福壽拒我秦淮水上我師失利瑄先追襲

我漢陽過葛山葛山民惡之刺殺之我師遂克蕪湖丙申三月克金陵元御史大夫福壽死之帝諭諸父老曰元失其政干戈四起汝民塗炭朝夕惴惴不能自保吾所以來爲汝民除亂汝其各安職業毋懷疑懼賢人君子有能從予立功名予禮用之居官慎毋暴橫以殃吾民舊政有不便民者予爲汝除之民大喜夏煜孫炎楊憲等皆名士皆錄用之敗集慶路爲應天府置江南行中書省李善長等奉帝爲吳國公帝以李善長宋思顏爲參議李夢庚郭景祥爲左右司郎中侯原善楊原果陶安阮弘道爲員外郎孔克仁陳善吾王愷爲都事王瑋爲照磨樂鳳爲管勾夏煜韓干魯爲博士置行樞密

明史稿

開國紀一卷

七

院以元帥湯和攝同僉樞密院事置帳前總制親兵都指揮使司以馮國用爲都指揮使置左右前後中五翼元帥府以花雲唐勝宗陸仲亨鄧愈陳兆先等爲元帥使徐達下鎮江置鎮江翼以徐達湯和爲鎮江翼元帥降元將康茂才定遠人王弼自三臺山來歸洛陽人秦元之年八十餘矣僑居鎮江帝聞令徐達禮致之稱爲老先生嘗手書漆簡問答而左右不知也元之復薦金陵人陳遇帝遣儒士楊憲通好張士誠貽之書曰昔陳豨據天水以稱雄足下今王干姑蘇吾深爲足下喜吾與足下東西境也睦鄰守圉保境息民古人所貴吾甚慕焉自今以後通使往來毋惑于交構之言以生邊釁

憲至士誠留不遣尋侵我鎮江帝曰吳人生心於我矣我當先取毗陵以沮之士誠遣弟張九六率衆數萬來援達使鐵騎刁國寶逆之千常熟覆其師禽九六士誠奉書于帝乞和弗許帝數之以其挑兵之罪也使歸楊憲不報帝益達兵二萬人往助遠毗陵人復誘我長興兵七千人叛去困達牛塘常遇春廖永安胡大海各將兵外至夾擊之乃大破之丁酉三月克毗陵遂圍寧國常將軍中矢還帝乃自往監戰破之獲元將朱亮祖亮祖六安人爲元義兵元帥帝初克太平時亮祖以其屬來降帝賞以銀帛令不失元授居數月叛去數與我戰我遣之俘者六千人諸府之勇者皆遷避於是獲于城

明史稿

開國紀一卷

八

下帝謂曰還何如乎對曰事非已生則力焉死則死矣帝壯之提三鐵簡生之使將其屬隨征其年我師遂舉長興江陰帝令湯和守常州耿炳文守長興吳良守江陰吳驍不敢東因定磯池揚殿四州地張士誠不能得志於我降于元戊戌正月帝召徐達遣守金陵自將親軍楊璟等帥兵十萬取浙東道徽州召儒士唐仲實姚璉等咨民瘼召前學正朱升升獻三言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帝悅命知帷幄十二月甲申克婺州有侍人掠于塗斬之狗師改婺州路爲寧越府以儒士王宗顯知府事以總管陳從貴知東陽以元帥呂兼明知永康以總管王道同知義烏楊苟知我義置行中書分省徵王

神爲省楊召儒士許元葵璣王胡瀚汪仲山等十餘人會食省中日令二人進講經史開郡學延儒士宋濂葉儀爲五經師戴良爲學正吳沉徐原爲訓導絃誦之聲始聞樂平儒士許瑋先發州謁帝曰方今元祚垂盡四方鼎沸豪傑士勢不獨安夫有勇略者乃可驅雄才有奇識者然後能知奇士閣下今欲掃除僭亂平定天下非收攬英雄難與成功帝曰予方饑渴公等授環博士已而曰太平吾股肱郡命爲知府已亥正月取諸儒使儒士陳顯道往招方國珍國珍私與其下謀欲勿與我不能與我爭衡與我四方之變未可知乃奉三郡來款使一子入質提空名鄉我而北通檄鄺南交陳友定以

明史稿

開國紀一卷

九

厚自託帝亦知其詐也禮其子遣還時方戒心淮漢弗問也六月帝還建康九月克衢州龍泉守將胡深以處州降青田人劉基浦江人宋濂龍泉人章溢麗水人葉琛皆浙東名士胡大海以四人爲帝帝徵四人偕至全陵入見帝大喜曰予爲天下用四先生築禮賢館館之帝時至館賜坐諮時政以基爲參謀以濂爲儒學提舉以溢與琛爲營田司僉事帝得四人日與其計天下大事庚子陳友諒陷太平太平院判花雲和府計援死之友諒遂弑其主徐壽輝而自立爲帝國號漢使使與張士誠連和欲犯建康建康人衆或勸帝先復太平紆國急帝曰太平吾新寧也固若友諒陸來攻我其能得

志我乎其城西南隅寔駁姑溪口友諒以巨艦乘城故拔我今騎無所用之臨之舟師彼舟十倍我上流禦我能與之決勝乎或勸帝親泄師必克之帝曰我出彼以偏師綴我以舟師順流而東達建康半日耳我以步騎還百里奔命不已左平語康茂才曰吾有一策可破敵非汝不可汝能之乎吾聞汝與友諒有舊友諒必無虞汝吾欲汝速之來伴爲叛我許之以應其內給分三道兵以弱其外友諒得汝之約則必來來吾自取之矣茂才曰吾家有老聞舊嘗事友諒吾令齋吾書以往友諒必來無疑也帝以告善長善長以爲誘敵不可帝曰非汝所知失今不取患將深二虜若合吾何以支破此

明史稿

開國紀一卷

十

東寇膽落矣使胡大海往攝信州曰信州漢之門戶吾伐之聊以繫其一足使常遇春馮國勝帥五翼軍伏石灰山下徐達一軍伏南郭楊璟一軍伏大勝張德勝一軍伏龍江關外帝將大軍伏廬龍山下成諸將曰吾亦幟舉于山之右汝當知冠至吾善幟舉于山之左汝伏當盡出於是諸軍戒嚴閏五月乙丑友諒果帥大師而東以爲建康可旦夕下也至則與康茂才之約大相失急趨龍江柵江上自守帝令山右舉赤幟告諸軍時天暑甚軍士皆流汗帝衣紫茸甲張蓋命去蓋同暴日中眾皆欲戰帝曰天將雨我軍且就食卒食乘雨擊之眾莫之信頃與雨大注帝麾我軍就進墮柵漢軍爭之下

軍合戰而止帝令山左復裨黃幟我伏軍盡出漢軍見之大驚恐遂棄柁走舟當潮退皆膠殺溺死者殆萬人交鋒外船小舟與我軍追至慈湖大破之及采石又破之我將張德勝死焉友諒遂棄太平走江州殺降其將張志雄志雄言曰友諒初率大軍而東皆安慶之銳卒也今盡降安慶之守墮矣帝趣俞伯仲攻之遂克之使伯仲守焉而胡大海信州之捷亦至帝使其子苗德濟戍之辛丑二月沛人薛顯以涇州降帝嘉悅授顯指揮使方國珍以金玉飾馬鞍轡來獻帝却之曰吾所需者文武材能所用者穀粟布帛寶玩非吾好也七月倭將張定邊陷安慶俞伯仲亡歸帝怒欲誅之常

十一

退春請曰伯仲渡江勛舊願償其死帝曰身爲主將既不能守又不能死吾能爲若免誰爲吾守解曰結賜自盡以其弟庸嗣職他日帝語諸將曰陳友諒因德無厭屢怒我輒場隕我名將不自悔于厥衷若陷我安處其畏已盈可殪也我必伐之徐達曰師直爲壯曲爲老彼曲已甚我伐之必克之劉基曰夜觀天象金星在前火星在後其勝師之兆乎遂與達等帥舟千艘鼓中而上萬泝流西上有萬鳥群挾帝舟而飛一龜一蛇浮凝柁後帝異之抵皖城一鼓空其水寨小姑守將丁普郎傳友德迎降長驅至江州漢師三戰三北友諒夜走武昌帝入江州因徇斬黃興與皆下之還師復下安慶是時

開國純一卷

十一

江西諸郡爲漢拒守帝復分遣提議於是江西行省僞丞相胡廷瑞遣其部將以龍興來詣降約毋散其部屬帝以書報慰勞之官之如其舊十月帝使都事汪河如元以通察罕帖木兒之好且觀兵也王寅正月帝如龍興臨孤寡賑乏困弔痼疾放西山之蒙鹿築臺龍山之召父老集臺下諭曰自古攻城略地鋒鏑之民罹其殃爾民獲保骨肉安生理則爾丞相胡廷瑞之見天道先幾不歸爲爾民之福爾民苦爲陳氏徭徭矣今吾悉去其弊軍需供億不爾煩勞爾民各安不業毋濫虐毋作非爲以陷刑辟各保爾父母妻子爲要民民不亦可乎民間之大悅改龍興路爲洪都府以李瑄知府

明史竊 開國紀一卷 三

事以鄧愈爲江西行中書省參知政事鎮南昌二月帝遣建康南昌降將祝宗康泰叛殺知府葉琛出走復命徐達鑒定之使華蓋朱文正統元帥劉德勝等協愈還師六月賊殺元平章察罕帖木兒元代之以其甥擴廓其明年正月擴廓修好于我我使汪河往報留焉是月明王珍自帝于成都國號夏三月吳人入安豐殺劉福通小明王來奔帝引徐達常遇春等擊吳師安豐吳師遁帝還留徐達圍廬州七月陳友諒自帥舟師六十萬寇洪都帝曰吾爲一廬州而失江西豈計之得乎令徐達解圍還救帝謂諸將曰友諒之敗屢矣今又來是天奪其魄而達之亡也吾當親往舟師凡二十萬俱

至則一軍軍涇江一軍軍南湖一軍軍武陽是時洪都
不解八十日矣友諒出通我師鄱陽湖我師既至康郎
山徐達遇其前軍擊殺千五百人奪一舟軍大振漢將
張定遠犯帝舟帝舟膠牙將韓成死之帝乃歛軍令徐
達還建康虞友諒之翼達康也明日己丑友諒以前軍
因野戰故不利乃聯巨艦爲陣彼舟大我舟小我師仰
而安敵士徒多呵院判張忠雄丁吉郎皆戰死吉郎復
其元猶執戈而槍帝斬隊長十餘人厲師郭興進曰我
師非不用命也舟之小大不敵也此非火攻不可帝然
之明日帝令敢死士七人操七舟舟前多縛草爲人各
戴兜鍪持戈盾舟中皆藏蘆葦而繫一小舸于後會東

明史稿

開國紀一卷

三

北風起乘風直逼敵陳漢軍望之以爲我舟敢死與戰
至則火具大發漢軍猝不及禦風迅火烈戰艦皆燃而
七人者皆從小舸逃還其僞王陳友仁陳友貴平章陳
普曜俱燬死友仁卽所謂五王渺一目多知數友諒之
出是歸也友仁寔主之於是死友諒因遂喪氣谷於左
右金吾一將軍謀遁歸右金吾將軍曰今戰不勝出湖
是難不如焚舟登陸直走湖南謀爲再舉左金吾將軍
曰今雖不利以我之眾猶能借一若其僂力微天之幸
尚未可知何至焚舟示弱萬一舍舟登陸或邀于前或
躡于後衆將懼盡何能再舉與其又敗不如戰也友諒
從之友諒覺帝舟獨白橋諭其下明日必并力帝聞友

令諸舟皆曰橋及巨漢既莫能辨則大駭連日與我戰
皆大敗漢艦高數丈戰士三重我殺其士殆盡操舟者
猶跳號驚恐不知也俞通海廖永忠汪興祖趙庸等帥
六舟繞漢師深入亦繞而出漢不能師友諒嘆曰吾悔
不從右金吾之言至金吾聞之懼遂來降於是右金吾
亦降友諒失此二人益大窘歛師自保不復敢戰我屢
致之不出我師治左金吾友諒泊潯磯相對壁三日帝移
之書曰方今取天下之勢同討夷狄以安中國是爲上
策結怨中國而厚夷狄是爲無策曩者公犯池州吾不
以爲嫌生還俘虜將欲與公爲約從之舉各安一方以
俟天命此吾之本心也公失此計乃先與我爲仇我是

明史稿

開國紀一卷

四

以破公江州遂蹂躪黃漢汚之地因舉龍興十一郡奄
爲我有今又不悔復起兵端一困於洪都再敗於康山
殺其弟姪殘其兵將損數萬之命無尺寸之功此逆天
理悖人心所致也公棄尾大不掉之舟隕兵弊甲與吾
相持以公平日之強果正當親決一戰何徐徐隨後若
聽吾指揮者無乃非丈夫乎公蚤決之友諒怒凡獲我
戰士留軍中者皆殺之帝令諸將悉返漢俘傷者子藥
瘳之祭其弟姪漢軍聞之以帝之怒其君而能哀其民
也皆大喜帝計漢師在湖久且暮將自逸先帥諸將出
湖口邀之漢師不出十五日帝再移之書曰辛卯以爲
天下豪傑紛然並起邇來淫虐之徒一掃江淮英雄

存吾與公耳何乃自相吞併公之土地吾已得之斷力
殘兵來死城下不可再得也設使公僥倖逃還示宜
修德勿作欺人之寇却帝名而待真主不然喪家滅姓
悔之晚矣不報友誼在湖日久頃且盡行掠掠部邑不能
得遂率大帥趨南湖欲奔我軍在南湖者退之不能
去遂突圍日帝應聲而逃擊之湖口順流而下至涇江
涇江軍少夾擊之漢師大敗寇冠道人大笑賀帝曰友
誼死矣帝不信三日得降卒言友諒中流矢貫其胸及
顧果已死張定邊載其屍還走武昌我獲其太子言兒
漢軍盡降常遇春請乘勝追寇帝曰豈不聞覆巢之
下有完卵乎兵法曰窮寇勿追追之傷人必多只縱之
明史綱

開國紀一卷

五

歸吾但緩之偏師備其奔逸可矣遂使遇春守之語之
曰是猶孤獨處宇中無所復之矣料彼創殘之餘安能
再戰國之將自服何患焉是役也將帥死者二十八人
帝本南寇數矣帝謂劉某曰我不當有安撫之行使友
諒乘我之出京營安撫順流而下建康我進無所成退
無所歸大事去矣今友諒不攻建康而圍南昌此計之
下者不亡何待乃知天命自有歸也漢亡天下不足定
矣九月壬申帝還建康是月張士誠自立爲吳王張瑄
邊復立友諒之次子還保武昌甲辰正月李善長徐達
等勸進帝不允固以請固達乃奉帝爲吳王帝以李善
長爲右相國徐達爲左相國常遇春俞通海爲平章政

事汪廣洋爲右司郎中張景爲左司郎中劉基爲太史
令二月帝出視師武昌漢城守帝不欲趣兵思得一儒
生往說之漢故臣廬陵羅復仁請願行與帝約曰主上
既推好生之德惠此一方若使陳氏之孤得保首領而
臣不負言臣死無憾帝曰予兵力非不足所以久駐此
者實冀其自歸免傷生靈耳故行予不放懷於是復仁
往號于城下理爲召人相持痛哭哭止問故復仁以帝
意白是月癸丑理衛壁肉袒率太尉張瑄等出降理
詣轅門蒲伏不敢仰視帝起挈其手曰予不爾罪勿自
懼也命士卒毋得入城城中安堵如故置朝廣行中書
省以樞密院判楊瑒爲參政三月乙丑帝還建康丙寅

明史綱

開國紀一卷

六

封理爲歸德侯江西行省以故漢鑲金床進帝曰是何
異於孟昶七寶溺器乎宜其及也燬之令建忠臣祠康
郎山以祀鄱陽湖諸臣之死敵者令徐達取廬州盡定
湖南未下州郡令常遇春徇江西饒鼎臣先陷我吉安
走死安福縣天瑞守贛州攻下之行抵南安招諭雄鄒
達師西復下襄陽及安陸漢地皆平大閱將士勞賞有
差十月入淮克海安攻泰州先是張士誠聞我已平漢
則大恐及是大集舟師范蔡港江陰水將使人來言于
帝帝使諭達曰寇之陳師江上未必敢近上流徒疑我
耳我若分軍往備則備多而力分恐寇得囑吾虛而乘
我彼亦一計也我按諸軍毋動寇徘徊江上當自老我

克秦州彼不戰皆潰矣是月克秦州果自潰遂送所俘卒五千人至帝處之潭辰二州人予衣一襲皆呼萬歲而去遂乘勝至高郵帝不欲達深入令還軍秦州遣馮勝聞高郵高郵人詐降勝信之夜遣康秦五千人踰城入高郵人殺之始士諶由高郵囑聚以有吳越故高郵人堅與城守帝聞勝失利乃趣達往士諶復還左丞徐義率兵由海道入援帝知義兵無律無能爲且聞高郵城守兵不能過五千令達分揚秦二州軍二萬自取之別駕使將取淮安及興化丙午三月克高郵淮安守將梅思祖以淮安降四月克興化帝曰吾得淮安已足保障江淮控制齊魯何憂中原哉是時吳將李潛據豫州

十七

帝念濠爲家鄉不忍輒加兵命李善長貽書招濟不
答帝乃命江淮行省平章韓政攻之濟乃降甲子帝如
濠州省陵墓置守者二十家復之世世無有所與濠州
父老來見帝寔之曰吾與諸父老不相見久矣今還故
鄉念父老鄉人遭罹兵難以來未遂生息吾甚憫焉父
老對曰久苦兵爭莫獲寧居今賴主上威德得安息
勞主上憂念帝曰濠吾故鄉父母墳墓在焉吾豈得忘
諸與宴飲極歡及帝欲主諸父老固請留帝曰父老皆
吾故人豈不欲朝夕相見然吾不得久留此父老歸宜
教導子孫爲善立身孝弟勤儉養生鄉有善人由家有
賢父兄也諸父老皆頓首謝帝曰鄉人耕作交易且令

無遠出淮諸郡尙有寇兵恐爲抄掠父老等亦宜厚
自愛以樂高年於是諸父老頓首拜辭而去元徐州守
爲樞密院同知陸聚以徐宿二州來降帝甚喜以聚爲
江淮行省參政仍守徐州五月帝至自濠遂會議取浙
西諸郡其日張氏勢雖屢屈兵力未衰士旅民富又多
故帝欲遣韓梓拔宣使陳而勸帝曰彼今長淮東北之地
固難入吾以勝師臨之何憂不抄掠彤已露何待觀
卿能拔之張氏久驕橫屢殄已極此天亡之時也其將
知李伯昇呂珍之徒皆齷齪無足數惟擁兵封爲富貴
之娛耳其居中用事者黃蔡葉三參軍迂濶營生不知
大計臣奉主上威德率精銳之師辱罪致討三舉可計

式

日定也帝喜顧達曰諸人局於所見獨汝合吾意予師二十萬授以大將軍率諸將伐吳師將發帝問諸將用誰孰先常遇春對曰逐寇者必覆其巢去鼠者必塞其穴今當直搗姑蘇破姑蘇他郡可不勞而下帝曰不然士誠起盜賊與張瑄賊潛原野等相手足士誠苟至竊據吳越重懼俱斃必併力救之今不先分敵勢直搗姑蘇若天驕出湖州吳明出杭州搗兵四合難以取勝曷若先攻湖州使彼疲於奔命羽翼既披然後移兵姑蘇取之必矣復遣人馳諭朱忠公勸水陸之師下浙帝謂達曰予聞張士誠母葬姑蘇城外汝至殯無侵張氏全城歸命不勞吾師吾必全之若用師得之

其將士極其人民母恣屠戮師至太湖與吳師大戰毗
山大敗之遂乘勝至湖州湖州參政黃寶出逃遇春與
戰寶敗走遇春追至寶城下我師進薄城下右丞張天
驥與寶子寶初與寶約分道禦我見寶敗則皆歛兵
乘城士誠復恐張天驥有失遣司徒李伯昇潛由荻港
入城與俱守遣其五太子與平章朱暹同僉呂珍引兵
六萬與二十萬屯舊館分五砦爲外應我乃進軍東阡
臨十砦邊之塞湖港絕其糧道士誠恐復遣其婿溫房
紹與方泰徐義共統赤龍船親軍集平望與舊館相聲
援我師爲出間道襲焚其赤龍船追擊至昇山五太子
引舊部與拔昇山我與大戰昇山下大敗之五太子懼
更史書

開國紀一卷

九

不免呂珍朱暹皆降達魯呂珍城下使諭李司徒李
司徒泣曰張太尉養我厚我不忍背欲自刎左右抱持
得不死左右泣曰大人久困城中拔絕勢孤不如降也
伯昇悅首不能言與張天驥俱降其月李文忠帥師至
杭濤原明亦降而嘉紹諸州郡聞風皆下矣我師直抵
姑蘇環城四面攻之達軍封門郭子興軍裏門華雲龍
軍胥門湯和軍閶門王弼軍盤門張溫軍西門康茂才
軍北門耿炳文軍城東北隅仇成軍西南隅何文輝軍
西北隅常遇春軍虎丘凡九月不能下帝遣之書曰成
湯放桀武王伐紂漢祖破秦歷代帝王之興兵勢相加
乃爲常事當王莽之亡時之失也

業據土地及其定也惟歸于一天命所在豈容紛然雖
有智者事業弗成亦當革心畏天順民以全身保族若
漢之寶融宋之錢俶是也自古皆然非今獨異爾能順
附其福有餘毋爲困守孤城危其兵民自取敗亡爲天
下笑士誠不報其年夏主明昇遣使來聘帝命參知政
事蔡哲往報哲繪其山川險易還獻帝覽而嘉之十二
月帝命以明年爲吳元年立宗廟社稷建官闕吳元年
二月免太平應天鎮江租賦有差三月定文武科取士
之法相國李善長率群臣勸進帝曰予功未覆於天下
德未孚於人心一統之勢未成四方之塗尙梗遂稱大
漢未協輿情自古帝王之有天下知天命之有歸察人

開國紀一卷

三

元之無外猶且謙誠未遑以俟有德常笑陳友諒初得
一問妄自稱尊志驕氣盈卒致亡滅貽譏于後予豈得
更自蹈之若天命在我固自有時無庸汲汲也六月士
誠自出盤門泣戰敗溺沙盆潭幾不救輿入城殊自失
李伯昇遣客欲說之客詣門求見士誠召入問曰爾欲
何言客曰吾爲公言興亡禍福之計也願公安意聽之
士誠曰何如客曰公知天數乎昔項羽暗咤叱咤百戰
百勝卒敗垓下天下歸于漢祖何也此天數也公初以
十八人入高郵元兵百萬圍之此時如虎落阱中死在
朝夕一旦元兵潰亂公提孤軍乘勝攻擊東據三吳拓
地千里甲士數十萬南面稱孤此項羽之勢也誠於此

時不忘高郵之危苦心勞志收召豪傑度其材能任以職事撫人民練兵旅御將帥有功者賞敗軍者戮使號令嚴明百姓樂附非特可保三吳天下可取也士誠曰足下此時不言今復何及客曰吾此時雖有言亦不得聞也何也公之子弟將帥親戚羅列中外錦衣玉食歌舞女日夕酣宴身衣天下至美口甘天下至味猶未厭足提兵者自以爲韓白謀逆者自以爲蕭曹傲然視天下不復有人當此之時公深居於內敗一軍不知失一地不聞縱知之不問故論至今日士誠曰吾甚恨無及然則今當何如客曰吾有一策恐公不能從也士誠曰不過死耳客曰使死有益於國家有利於子孫死固

明史稿

開國紀一卷

三

然徒自苦耳且公不聞陳友諒乎踰有荆楚兵甲萬與江右之兵戰于姑熟塵于鄱陽陳友諒舉火欲燒江右之船天乃反風而焚之友諒兵敗身喪何則天命所在人力無如之何且今攻城益急公恃湖州援湖州失嘉興援嘉興失杭州援杭州又失獨守此尺寸之地誓以死拒然竊慮勢極患生猝有變從中起公此時欲死不得生無所歸故竊以爲莫如順天之命自求多福令一介之使疾走金陵稱公所以歸義救民之意公開城門幅巾待命亦不失爲萬戶侯況嘗許以寶融鑄假故事耶且公之地譬如博者得人之物而復失之損士誠俯首沉慮良久曰足下且休待吾熟思之

狐疑莫能決也數日其弟士信張曉曉上賜銀椅與參政謝節會食左右方進桃未及嘗我軍飛礮碎其首士誠大忿自率將士出胥門索戰鋒銳甚我師爲稍却故漢將熊天瑞我攻湖州時叛去復爲士誠習礮具以擊我師我師多中傷月餘達得謀言具知城中乏困狀以是親督將士晝夜亟攻遂破葑門遇春亦破閶門城遂陷士誠猶督將士巷戰將士多倒戈士誠倉皇從數騎還謂妻劉曰我敗且死矣若曹奈何劉曰君勿憂妾必不負君登齊雲樓自焚士誠距戶經室中李伯昇決戶入抱解之蘇達令潘原紹諭意士誠閉目不言亦不食入建康帝欲全之而竟縊死也帝初保有江東頗輕吳

明史稿

開國紀一卷

三

蚤暮不敢忘漢與漢戰最勁鄱陽之役死者六萬餘人師向吳疆吳人不取娶姑蘇城守最久死者十萬餘人師旋帝封李善長爲宣國公徐達爲信國公常遇春爲鄂國公改官儀尙左李善長爲左相國徐達爲右相國其冬帝將有事中原語達等曰自元失其政君昏臣悖兵戈四興民墜塗炭予與諸公仗義而起初爲保身之謀冀有莫安生民者出豈意大難不解爲衆所附乃率衆渡江與群雄相角逐遂平陳友諒滅張士誠聞廣之地將以次而定尙念中原擾攘人民離散山東則有王宣父子狗偷鼠竊反側不常河南則有王保保名雖尊元實則跋扈擅爵專賦上疑下叛關隴則有李思齊張

思進彼此猜忌勢不兩定且與王保保互相嫌隙元之將亡其機在此今欲命諸公北伐計將如何遷春對曰今南方已定兵力有餘直搗元都以我百戰之師敵彼久逸之卒挺竿而可以勝也元都既克破竹之勢乘勝長驅徐進而天下帝曰元廷都百年金城豈固如卿所言懸師深入不能即破頓於堅城之下饒餉不繼兵匹聚集進不得退無所據非我利也吾欲先取山東撤其屏蔽旋師而西斷其羽翼拔潼關而守之據其戶檻天下形勢入我掌握然後進兵元都則彼勢孤援絕不戰可克既克元都鼓行而西雲中九原可席卷下之矣諸將皆曰善十月甲午以中書右丞相信國公徐

明史稿

開國紀一卷

三

達爲征虜大將軍平章軍國事鄂國公常遇春爲征虜副將軍帥甲士二十五萬北定中原諭諸將曰汝等將非不能開然能持重師有紀律戰勝攻取得爲將之體者莫如大將軍達當百萬之衆勇敢先登摧鋒陷陣所向披靡莫如副將軍遇春然吾不慮遇春不能戰但慮其輕敵耳吾前在武昌見遇春遇敵挑戰即挺身赴之彼陳氏如張定邊者何足種夢尙據城指揮遇春爲大將軍與小校爭能甚其所宜戒之若臨大敵遇春須領前鋒敵勢強則退春與參將馮宗異分左右翼各將精銳擊之右丞薛顯參政傅友德皆勇略冠諸軍可各領一軍當一面或有孤城小敵遣一將有膽略者

付以經綏之權皆可成功達則專主中軍策應諸師還籌決勝不可輕動古云將在軍君不與者勝汝等議之諸達曰國外之事汝寔任之遠行必自山東次第進取山東古云十二山河之地師行須嚴部伍明分數一衆心密進退之機遠近變之宣戰必勝攻必取我虛而彼實則進之我實而彼虛則擊之將者三軍之司命立威實勝於用者強威立則士用命勢重則敵不敢犯吾與諸將衆衆馳驅觀其取敗者未有不由威不立而勢輕也汝其慎之是日上親祭上下神祇復大諭諸將士曰師行非必畧地攻城要在削平禍亂安生民也爾等勿妄殺民勿奪民財勿毀民居勿廢民農具勿殺民耕牛勿

明史稿

開國紀一卷

三

掠民子女民有遺棄孤幼存恤還民父母親戚此皆隆陽美事好共爲之檄諭齊魯河洛燕趙閭閻秦晉之人曰自古帝王臨御天下中國居內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國未聞以夷狄居中國而天下治也自宋祚傾移元以北狄入主中國四海內外罔不臣服此豈人力實乃天授然達人志士尙有冠履倒置之歎自是以後元之臣子不遵祖訓廢壞綱常有如九德廢長立幼定以臣弑君天曆以弟弑兄至於弟收兄妻子弟分兄上下相習恬不爲怪其於父子君臣夫婦長幼之義亂甚矣夫君人者斯民之宗主朝廷者天下之義者御世之元功其所爲如彼豈可以爲訓乎

世哉及後嗣淫荒失君臣之道又加以宰相專權
結報怨司毒虐於是人心離叛天下兵起使我中國
之民死於屠戮塗地生者骨肉不相保雖因人事所致
是天賦之德而棄之之時也古云胡虜無百年之運驗
之今日信乎不謬當此之時天運循環中原氣盛億元
之中當生聖人驅逐胡虜恢復中華立綱陳紀救濟
斯民今一紀于茲未聞有濟世安民者徒使爾等戰
兢處于朝秦暮楚之地誠可矜憫方今河洛關陝雖
有數雄忘中國祖宗之姓反就胡虜禽獸之名以爲美
稱假元號以濟私恃有衆以要君阻兵據險互相吞噬
反爲生民之巨害皆非華夏之主也予本淮右布衣因

明史稿

開國紀一卷上

三

天下亂爲衆所推帥師渡江居金陵形勢之地得長江
天塹之險今十有三年西抵巴蜀東連滄海南控閩越
湖湘漢陽兩淮徐邵皆入版圖奄及南方盡爲我有民
糧安食稍足兵精糧足孰敢目視我中原之民久無
所主深用疚心予恭天成命臨敢自安方欲遣兵北逐
群虜拯生民之塗炭復漢官之威儀庶民人未知反爲
我讐軍家北走陷溺尤深故先告民人勿過予
號令嚴肅無秋毫之犯歸我者永安於中華背我者自
貳於塞外蓋我中國之民天必命中國之人以安之夷
狄何得而治哉爾民其體之如蒙古色目雖非華夏族
類然同生天地之間有能知禮義願爲臣民者與中原

之人撫養無異十一月遣師渡淮王宣父子遣人伴納
款達至沂州宣乃閉門拒守陰令子信出募兵莒州達
趣攻之宣度不能待信降達復遣使持宣書招信信殺
之乃戮宣遂拔益都克濟南盡下山東諸郡其月湯和
以征南將軍往討方國珍方國珍亡入海帝命廖永忠
復率舟師會和並進國珍懼乃乞降遂定台溫慶元三
郡以國珍爲廣西行省左丞居京師胡廷瑞以征南將
軍往定八閩兵度杉關克邵武帝遂詔和航海襲福州
取之十二月癸丑左相國李善長等奉表勸進帝曰始
予卽王位亦不得已勉從衆言今卿等復勸卽帝位予
德薄不足以當之群臣頓首曰天生聖人以爲民主殿

明史稿

開國紀一卷上

五

之卽王位天命已有歸矣今若不正大位何以慰天
下臣民之望昔漢高帝既誅項籍群下勸進亦不違其
請今殿下除暴亂救生民功塞宇宙德協天人天命所
在誠不可違敢固請帝固辭明日善長等復請曰殿下
謙讓之德著于四方感于生民願爲天下計早徇群臣
之請帝曰中原未平軍旅未息吾意天下大定然後議
此而卿等屢請不已此大事當斟酌禮儀而行不可草
草數日李善長等詳定卽位禮儀進帝乃許之

明史紀卷之第一

東莞尹守衡著

開國紀第一
戊申春正月乙亥 帝祀 天地于南郊卽 皇帝位
定有天下之號曰大明建元洪武是年爲洪武元年
追尊 皇高祖考爲立皇帝 廟號德祖 妣爲玄皇
后 皇曾祖考爲恒皇帝 廟號懿祖 妣爲恒皇后
皇祖考爲裕皇帝 廟號熙祖 妣爲裕皇后 皇考
爲淳皇帝 廟號仁祖 妣爲淳皇后 冊妃馬氏爲
皇后立 世子標爲皇太子 大誥天下立大社大稷
于京師定 郊 廟及百神祀典改中書省左右相國
爲左右丞相李善長爲左丞相徐達爲右丞相章溢爲

明史稿

開國紀一卷下

一

御史中丞群臣請倣元制設中書令尊 太子 上曰
元人事不師古不足法 太子年未長學未充更事未
多尙當尊禮名儒講習經傳其以廷臣兼東宮秩輔導
毋庸別設府僚致生異同以李善長爲太子少師兼詹
事馮勝兼少詹事楊憲傳職兼府丞徐達兼太子少傅
常遇春兼太子少保鄧愈湯和兼太子諭德章溢兼太
子贊善劉基兼太子率更令禁民胡姓胡服胡語是月
書屋見于歸畢之間先是八閩陳友定守福州聞我師
度杉關出延平禦我湯和既入福州下興化遂引兵至
延平使使諭友定友定殺使者取血盟諸將勒吏士日
夜擊刁斗被甲立不得更番休士苦之竊踰城自亡和

圍擊十日破之械送還京友定嘗殺我胡參軍 上詰
責之不服誅之友定誅漳泉汀三郡皆來降 上詔和
還明州授承忠以征南將軍高士淵之使定廣東永
忠師度潮州元左丞相何瑄保衛廣東先遣使迎降
上喜授真江西行省參政 上遣使入閩業令湖廣
平章楊瑄兵出嶺南進取廣西承忠入廣州海北海南
諸州聞風皆下師遂西使亮祖前安瑄會克靖江承忠
長驅至邕州師旋 上命 皇太子與百官出迎勞于
龍江 上之始定廬州元將左丞相不能自隨其母出
走於是達師將入汴左君弼守陳州 上予君弼書歸
其母達至君弼遂來降達因得入汴梁擊定河洛五月

明史稿

開國紀一卷下

二

上幸汴梁欲遂盡召諸將兵選取元都達還謁 上汴
梁七月 上還金陵達悉發諸將士渡河河北州郡開
門而待師次臨清山東諸將各以守土之兵來會元國
公五十八知院卜顏帖木兒引兵出禦我師通州大破
之其夜元主集群臣語曰朕安能復作微飲啣璧求活
耶見殿上二狐走出歎曰此天啟朕行乎遂走上都達
入元都 詔置燕山六衛改爲北平府 詔以汴梁爲
北京金陵爲南京以春秋往來巡狩廷臣議都北平欲
入修撰鮑頴曰胡主起朔北故都燕天運已改不可因
也傳曰在德不在險遂止八月甲戌夜天鳴驛大赦嘉
與天下更始十惡不原 詔大將軍徐達留都督副使

張良臣守北平以常遇春爲副將軍湯和爲偏將軍
六月間往取山西九月甲子達師濟北平之五下保定
丁見下中山乙巳克冀定是時張良臣守北平上復以
吳瑄右副將軍率河南兵直趨冀定不日張良臣子關取
澤潞元擴廓出鴈門觀北平達師直趨太原擴廓聞之
還救因夜襲之擴廓走甘肅達師與張良臣軍於石州敗
之峙忻霍縱猗氏平陽等處皆平

二年正月命立功臣廟號焉山二月 詔修元史三月
達師克奉元 詔改奉元爲西安府時蒙古故將李思
齊守鳳翔 上詔之書曰昔足下在秦中人以兵衆地
險而從之張思道孔興等皆奔勅敵足下當時不能圖

明史稿

開國紀一卷下

三

秦自王已失此機今中原全爲我有向與足下相倚角
者皆彼廢竄伏足下以孤軍獨持危物命終無所益
厚德者豈爲是設歟足下不守關則必深入沙漠
以圖後舉足下初入其地而武而從然非我族類其心
必異據其地不足爲資矣其地適足以自損使兵威
常強尚云可也倘由原相從之漢以胡地荒原或不樂
居其心叵測一旦變生而孤弱寡衆不能相保
矣且足下本汝南之英祖宗廟之所在深恩遠慮獨不
及此乎誠能以信相許去歲之重當以廢竄之禮相
報否則非朕所知也 帝書得李思齊我師克鳳翔李思
齊走臨洮四月克秦州下驛李思齊乃以臨洮降是

時張思道在慶陽聞我下臨洮乃使其弟張良臣守慶
陽走寧夏王保保在寧夏遂爲保保所執我師下平涼
張良臣遂以慶陽降乞降達信之子右丞薛顯騎五千
步卒六千往良臣蒲伏出迎其子遂奪我師傷薛顯達
怒分遣諸將四面圍寺王保保與爲聲援攻陷我原州
達遣滿宗異西軍驍騎關追擊走之慶陽援絕其部將
姚暉等乃開門納降送入夏臣投井欲自死達令引出
斬之 上初得臨洮之捷即遣往勞大將軍諭大將軍
張思道兄弟多謫詐若來降宜審處之勿墮其計也已
而良臣叛達與諸將嘆曰 帝真明見萬里外是年元
相也還入寇我通州時常遇春從大將軍在鳳翔 詔

明史稿

開國紀一卷下

四

東還禦也速復使李文忠副之往取元君問平元君先
已北奔遇春破開平薨三軍 上乃詔文忠代將其軍
還從大將軍慶陽及太原已聞慶陽平元人攻大同因
遂擊元兵大同食元將脫伯剌 上致書於元主曰朕
本布衣因海內鼎沸不能自寧靜觀群雄割據荼毒生
靈於心不忍君父不能相救致諸將各懷不軌外爲元
臣內寔自謀靡有動定心以安生民者適親率諸將
西平湖湘漢河南取安遠定吳越八閩兩江皆入版
圖方欲息兵以觀君之爲計而君之將臣張思道李思
齊王保保三人若不降臣謀分據秦晉互相讎殺民遭
塗炭朕乃命大將劉白前廣西白齊魯經河洛次燕趙

我師未至君已棄宗社去朕謂君自知胡無百年之選
能順天道歸我中國故土上策也夫疑邊將來報君率
殘兵留連開平朕聞之怒曰此等不義安國用富貴尚不
能削平群盜今逃匿於此朕之待汝不若此方今中國封疆盡
沒不常以爲邊患是心之計不若此方今中國封疆盡
爲我有華夏已平外夷咸附若無將出師直抵陰山之
北則君雖有百萬之眾亦不足外灰之餘燼燭輟之朽
鮒耳何能爲哉此時君若速還無所往矣朕以誠
心待人明示機筭國易處安分順天以存宗祀不亦
善乎君其圖之九月王傑保塞蘭州羣昌守將于光赴
援爲所執死之詔以臨濠爲中都上曰臨濠前江

五

後淮以險可恃以卒可漕使建城池宮闕如京師詔
天下郡縣立學校十二月詔赦臨洮將士亡匿山谷
者皆勿問

三年 上語諸將曰元主棲遼塞外王保保近以孤軍犯我蘭州志欲倖傳尺寸之利朕不疑之不已今欲卿等出師當何先諸將皆曰寇不遠寇邊者以元主僞在也先取元主則保保自歸上曰保保方臨邊舍之而取元主忘其近而取之則元主之宜非計之善者朕意欲分兵二道一合元主一合保保出西安擣定西取王保保一合左副將高永年等入沙漠追元主使其破此自取不暇焉矣則元主之走從虎取之必矣於

是時將督領首受命二月追封鄒子興爲襄陽王四月
周考諸王以第二子橫爲秦王第三子樹爲晉王第四
子建爲燕王第五子璵爲周王第六子槐爲衛王之
子槐爲晉王第八子梓爲潭王第九子完爲王子
十一子爲蜀王十二子爲譚爲靖江王皆授冊寶相傳宣
應五月詔開科取士大將軍大敗王保保決兒寇王
保保走從元主于和林木都督孫興祖戰死右丞胡德濟
失律違檄還京上子勅曰將軍欲效衛青不斬蘇建
獨不見穰苴之待莊賈乎且慢軍功者悉歸之朝廷則
將軍之威玩而號令不行矣胡右丞之失律正當就軍
中戮之足以警衆所謂閫外之事將軍制之若送至朝

明史稿

開國紀一卷下

八

一

廷朝廷必議其功過又非閫外之比矣彼嘗有據信州之功守諸暨之勞故不忍加誅懼將軍緣此緩其軍法是用遣使卽軍中諭意自今務威克厥愛寡事姑息追封孫興祖燕山侯左副將軍李文忠禱元主于應昌四月元主先已殂太子愛猷識理達立文忠號應昌太子逃燕元孫買的里八剌及后妃諸王并王爵愛猷識理達王群臣請獻俘太廟上曰古者雖有獻俘之禮武王克殷用之乎楊憲對曰武王時未可知唐虞夏行之定上曰太宗以待王世克過墮子孫變本然元亦夷狄之王中國百年之治生豈繁家給人足朕祖父高皇帝太平雖古有獻俘之禮朕所不忍其令服本朝衣以葬

見中國衣冠謝恩其母及妃亦令朝見中宮如元孫儀
 見賜第龍山封崇德侯遷元王曰順帝頒平沙漢詔
 于天下群臣皆賀元帝位元者不賀十一月大將軍
 涼建左副將軍李文忠班師上以武成告郊廟大封
 功臣上曰卿等從朕起兵以來披堅執銳征討四方
 戰勝攻取之功朕何能一日忘今天下既定是用報卿
 爵賞朕皆自定至公無私如御史大夫湯和與朕同里
 聞結髮相從屢建功勞然嗜酒妄殺不由法度遠戚從
 李文忠取應昌功不給而乃私其奴婢繫國法廖永忠
 戰鄱陽時奮勇忘身與敵舟相拒朕親見之可謂奇男
 子然使所善滿士疑朕意遂封爵僉都督鄧子興不奉
 明史稿

明史竊

八

主將之命不可違有功未足以掩過此四人皆止封侯王軍等
臣民應昌遜元太子達綿沙襲逆皇
帝廢位臣等
臣等無怨言此二人宜列公爵左
右之石永昌
朕起兵時鄒允正討
國方
多此二人三刻公暫宜進不國
以云
封書云
官功悉懋賞酬
不稱侯爵
其自今延議之毋得退有後言
諸將咸謂
是封書國公李善長爲韓國公
食祿四千石進封信臣公徐達爲魏國公食祿五千石

日通寺入謝 上退御華蓋殿賜坐從容語曰今成一
統之業皆汝諸將之功也遂等呼普曰臣等起自畝畝
際風雲之會每奉成算出師其次第如指諸掌及其
成功不失毫髮此天錫 陛下聖知非臣等所能與
上曰曩者四方紛亂群雄並起朕與卿等初起鄉土本
圖自全非有意於天下及渡江以來朕觀群雄所爲皆
無救民之心徒爲生民之患若士誠友諒尤爲巨蠹士
誠恃其財富侈而無節友諒恃其兵強暴而無恩朕獨
無所恃所恃者卿等一心共濟艱危故來者如歸初與
二寇相持人有勸朕先擊士誠以爲士誠門庭之寇友
諒稍遠若先擊友諒則士誠必乘吾後此亦一策然不
明史竊

開國紀一卷下

九

知友諒剽而輕士誠狡而恃友諒之志驕士誠之器小
志驕則好生事器小則無遠圖故友諒鄱陽之役與戰
宜速吾知士誠必不能越姑蘇一步以爲之援也向若
先攻士誠則姑蘇之城并力堅守友諒必空國而來我
將撤姑蘇之師以禦之則疲於應敵事有難爲朕之所
以取二寇者固自有先後也二寇既除兵力有餘鼓行
中原宜無不下或勸朕盪平群雄乃取元都若等又欲
直走元都兼舉隴蜀皆未合朕意朕所以命卿等先取
山東次及河洛者先聲既震則自傾巨張親駐大梁
止潼關之兵者知張思道李思齊王保保皆百戰之餘
未肯遽降急之非北走元都則西走隴蜀并力一隅未

易定也故出其不意反旆而北元衆匪落不戰而奔然
後西征張李二人望絕勢窮不榮而克惟王保保猶力
戰以排朕師向使若等未平元都而先與之角力彼人
望未絕固猶奮聲聞勝負未可知也事勢與友
諒士誠又相反至於闔廣傳檄而定區區巴蜀恃其險
遠此特餘事耳若等可以少解甲冑之勞矣達等皆頓
首謝

四年伐蜀初明玉珍雖持險阻然常修好於我玉珍死
遂寇我夔原 上曰豺狼心終懷噬嗑不可不討於是
以中山侯和爲征西將軍與德慶侯永忠率舟師由瞿
塘趨重慶以潁川侯友德爲征虜前將軍與濟寧侯時

明史竊

開國紀一卷下

十

率步騎由秦隴趨成都三月拔元遼陽行省平章劉益
以遼東來降詔置遼東衛以益爲指揮同知四月和克
歸州水漲駐師未進友德已拔階文綿三州上因予和
書責和逗遛而和右副將軍廖永忠引兵獨進襲破巽
塘關入夔府約和會師重慶夏王昭昇遂與其母彭氏
偕出降友德亦遂拔漢州下成都蜀平 上封昇歸義
侯 上以友德永忠功最賜白金文綺往興祖歿于陣
復其爲予世券營陽侯璵南雄侯庸先陷師永嘉侯亮
祖擅杖殺重校皆不賞明日復論中山侯曰卿既舊人
自蒙梁相從功不往然不掩過故封卿爲上侯今虛上
公之爵侯卿卿不自奮而使他人將得上功朕甚爲卿惜

之不得私卿也和叩頭謝曰陛下為臣寬任臣愚劣失機緩事死有餘責陛下天地之量有不能臣已過望況敢希重賞乎遠東降將洪保保叛殺指揮劉益走金山為納哈出數犯塞上於是乃置遼東都指揮使司以馬雲葉旺為都指揮使益兵以備之使使齎書諭納哈出曰朕聞將軍威震遼左英資如是是足保定一方然既往不復君子當察昔在趙宋君主天下立綱陳紀黎庶奠安迨至末年權綱解紐故元太祖興于朔方世祖入統中國此天道非人力也元之疆宇非不廣人民非不多甲兵非不眾城郭非不堅及紅巾起于汝穎群盜徧于中原僭名號者繼出小明王稱帝于毫徐真

明史稿

二

一稱帝于蘄陳友諒稱帝于九江張士誠稱王于姑蘇明王珍稱帝于西蜀彼四帝一王皆擁兵數萬割據中原夏踰二十年朕不從民為群雄所逼因集二三將帥以嬰時難遂渡江與將軍會于太平朕待將軍不敢異他俘比特加禮遇且知將軍為名家子故縱將軍北歸今又十七年矣朕見將軍無成用率六師北平中原南定闔越東取方氏西收巴蜀四帝一王皆為俘虜惟元君奔北自亡華夷悉定天下安此天命非人力也近聞將軍居金山大張威令吾兵亦守遼左風聲鶴唳相望將軍若能遣使通問貢獻即就彼中順其水草猶可自雄一方不然胡無百年之運大廈既傾非一木可支

變之後先惟將軍自思之納哈出留使不遣五年正月遣使來待制王禮發詣往諭雲南召還永成侯薛顯復其祿爵世券予之上御武樓尋遣中書左丞相魏國公徐達曰今天下大定民庶已安北虜歸附者相繼惟王保保出沒邊境今復遷居和林臣願致率將士歸之上一曰此一窮寇耳終當殲滅如置之達曰王保保在終必為寇不如取之永清沙漠上一曰卿必欲征之須兵幾何達曰得兵十萬足矣上一曰兵須十五萬其分三道以出於是以達為征虜大將軍帥兵五萬出鴈門至嶺北以曹國公李文忠為征虜前將軍帥兵五萬出居庸至青海以宋國公馮勝為征西將軍

明史稿

一開國紀一卷下

三

帥兵五萬出金礦至甘肅王保保遠竄宣寧侯曹良臣深入死之追封安國公命衛國公鄧愈江夏侯周德興江陰侯吳良分討古州田州泗州等處洞蠻平之八月貴州宣慰使蕭翠上言部落賊寇糾合犯阻兵乞討除上曰隴居反側其必誘聚之中國之兵豈外夷報怨之具耶不許是年從驍德侯驍理驍義侯明昇于高麗二人頗有怨言問上一曰童孺輩語言小過不足問但恐小人盡惑不能保其終宜處之遠方則憂隙無自而至傳驍高麗王文綺俾善待之六年正月上諭徐達曰雲平之世不可忘戰畧荒裔之地不如守邊乃命徐達李文忠分往山西北平練兵

六月胡人寇武朔州遠遁臨江侯陳德瑱昌侯郭子興擊之八月胡寇還州王才戰西師江侯復擊敗之斬首六百級會食糧所乏上以六將軍等久出師賜餉諭曰卿等與我共足天下勲業已成而瑣瑣殘胡不能盡討致連年出師勞民擾衆孰任其咎昔田單攻狄久之不下問計於魯仲連仲連曰將軍在即墨時飲食起居與士卒同甘苦身先士卒所以致勝今將軍未有夜邑之奉而有濫上之娛黃金橫帶馳騁乎澠渥之間有生之樂無死之心所以不勝也卿等皆起布衣一旦至此遂忘昔日之艱難豈不犯仲連之誨乎卿等宜益懋其功以副朕懷十二月故元梁王綬我使臣

明史竊

開國紀一卷下

三

王禕

七年二月召大將軍王禕左副將軍還京勅令分布列侯留駐山西北平防邊復命左副將軍總兵北討七月文忠進克大石崖斬故元宗王桑桑失里破豐州斬舊王獲其王妃金印九月遣故元宦者咸禮表卜化帖木兒送崇禮侯北還上諭崇禮侯曰爾本元君子孫國亡就俘繫欲卽遣爾歸以爾年幼道里遠遠恐不能達今旣長成朕不忍令爾久客於此故特遣歸見爾父母親戚以全骨肉之愛諭二宦者曰此爾君之歸不幸至此長途跋涉爾善視之因致書愛猷識理達儂曰大明皇帝記諭大元幼君曰順天者昌逆天者亡古今通論如

是非新造之語自古無千載國家不運之常也且君之父子當主中國之時兵多將廣尚不能自持其權以致上等兵多者意在莽操懿溫中等者顏頤日廢生民下等者東送款西歸降剝民以供上下君之父子曾一勅令而誰何者歟以今日之事君尙迷如酒酣昏若重寢所以不省者何蓋在至正之間兵多將廣尚不能駕馭又被逼挾今之衆壯弱不過二萬流離邊境意圖中興君之神謀乎不知何如耳君能自度今時之權比至正時低昂若何以此觀之豈不愚哉君以萬騎或八千騎欲與全中原相抗予又不知輕重若何予謂君明天理若能悟我所言必得一族於沙漠中權時自爲或得善

明史竊

開國紀一卷下

四

終何以見之君之祖宗有天下者一百餘年養育之久生齒之繁以此恩此德觀之未必至於便終此亦天理之常也君若不悟不效古人之事他日加兵於彼禍福有不可測者矣昔君在應昌棄下皇子南來已經五年潛養鄉野今聞輿魯去全寧不遠念君流離沙漠無寧儲嗣未有故特遣咸禮等護送前去庶不絕元之祀君其審之如不答而不省禍將不遠矣
八年四月上幸中都改中立府爲鳳陽府五月故元臣王保保卒三保保卽擴廓帖木兒也沈丘人少育于舅察罕察罕死元令王保保代將其兵上有江東時屢遣使者遺之書幣甚恭至輒留不答後招之亦不復

顧元亡從愛猷識理達臘和林 上所蚤暮不得高枕
而赫然因兵威誅之然不得以寸削加焉其後復從元
主徙金山北 上以是心敬憐顧一日宴諸將士曰
諸君謂誰爲男子者將士曰常將軍所將卒不過萬人
而橫行無留陣焉 上曰是過春耶不然選春吾得
而臣之吾竟無以臣王保保其人男子也竟冊其妹爲
秦王妃十月合皇太子及秦王楚王靖江王講武中都
太子贊善朱濂從上荆山沂長淮大獵還郊十二月故
元太尉哈喇哈出入寇公州遠東都指揮葉旺邀其歸路
擊走之禽其裨將乃刺晉群臣請以爲戮 上弗許命
爲鎮撫且賜之妻妾田宅焉

明史竊

開國紀一卷下

五

九年三月上命中山侯和穎川侯友德往延安防邊至
則伯顏帖木兒來乞降 上聞之召和還勅諭友德曰
無事而請降兵家所戒爾其慎之已而伯顏乘間入寇
友德大破之因執之以歸九月皇太子允炆生十二
月勅送元臣蔡子英出塞子英河南永寧人以進士
選還里擴廓辟爲河南開府參軍薦遷行省參政不
丞相幕定西之敗與相失子英驛騎關中轉入南
上使使徵捕得之渡江亡去變姓名關中爲人賃春
之復見跡越過中山侯中山侯拘使膝坐不問其變
且盡有委流來洛陽道欲見子英子英避匿已至
京師 上令置外舍沐欲官之子英退而匿舍人上書

不受命 上義之陰戒舍人謹事子英亡恙以旦夕聞
起居一夜子英大哭不止舍人問之曰吾自念故主耳
舍人具狀聞 上嘆曰吾何苦一蔡子英彼喋喋泉下
嘗我哉縱出塞子英追從元主於和林

十年四月命衛國公鄭愈爲征西將軍大都督府同知
沐英副之出討吐蕃追斬至崑崙山而以涼州等衛將
士分戍礮北諸處師還封英西平侯祿二千五百石
世券八月以胡惟庸爲左丞相汪廣洋爲右丞相十一
月四川威茂土酋作亂命御史大夫丁玉往討平之
十一年正月進封中山侯湯和爲信國公食祿三千石
予世券四川松潘蠻亂命御史大夫丁玉爲平羌將軍

明史竊

開國紀一卷下

六

討平之玉請置衛守備 上曰松州在萬山之中山多
田少耕種不足於用若以四川民人供給守禦廢有用
之民守無用之地非良策也其更計議以聞玉言松州
西羌諸蠻要地不可罷從之詔置松州衛是年封皇子
柏爲襄王桂爲豫王後改封 樸爲漢王後改封 植爲衛
王後改封

十二年正月西番洮州十八族番酋三副使等據納鄰
七站之地叛命西平侯沐英都督俞事藍玉等討平之
英請置衛守備曹國公李文忠是時督理河順等處軍
務上言饋運不便 上曰洮州西控番戎東敵湟龍漢
唐以來備邊要地也慮小費而生大患非計其所以所獲

牛羊給衛士可支軍食二年詔置光祿衛士戶東守將潘敬業旺以高麗致書賀賀來奏 上三發詔曰古之能將出禦封疆入衛謹密雖內有姦臣外有詐敵聞無入焉高麗古稱東夷聖人有云天欲會輒也輕交必離重交必絕示有能始終者也斯來乃開謀之萌其知備乎譚與外者可三臨幸其是其人也餘非其人每以是附驥而封侯之說而亂民鄭白等率五戶來降上復手勅曰爾二將軍識否乎高麗僻居海隅俗詐民頑人情安土重遷豈肯舍桑梓而歸異鄉者斯必示弱於我也一二年間如此踵至深有害焉宜亟遣回以破其姦邇者中國方寧正在休兵息民之時無生小隙使

明史竊 開國紀一卷下

七

彼得爲口舌六月征西師還封藍王爲永昌侯王弼爲定遠侯張龍爲鳳翔侯吳復爲安陸侯葉昇靖寧侯謝成永平侯張溫會寧侯曹興懷遠侯周武雄武侯金朝興宣德侯並祿二千石世指揮使都督仇成時已邁年上念成爲渡江勛舊每戰有先登之勞特封安慶侯食祿二千石世襲職指揮使七月四川妖人彭普貴構亂勅御史大夫丁玉往平之十月召張嘉侯朱亮祖還京番禺知縣道同上言亮祖多不法 上以其功臣不下吏罷不用數詰責之不勝屈而鞭之遂死仍侯禮葬焉

十三年正月左丞相胡惟庸謀逆伏誅連韓國公李善

長吉安侯陸仲亨 上曰朕初起兵時李善長來謁軍門曰有天有日矣是時朕年二十七善長年四十一言多合朕意遂命贊畫功成爵以上公以女與其子陸仲亨年十七父母兄弟俱亡恐爲亂兵所掠持升麥蔬草間朕見之呼曰來遂從朕長育以功封侯此皆吾不起時腹心股肱吾不忍罪之其勿問三月燕王之國北平設元國公脫火赤知院愛足屯和林患邊 上命西平侯沐英總陝西兵往討之英聞脫火赤兵次亦集乃路遙涉七晝夜分軍四路蹣跚夜進合圍之禽脫火赤家足盡獲其部落男女馬駝牛羊以歸

明史竊 開國紀一卷下

六

和穎川侯傅友德爲左右副將軍率長興侯耿炳文西平侯沐英等將兵出塞追討元兒不花遁走之遂襲灰山克嵩州高州全寧諸部禽平章別里哥樞密副使文通知院宇宣還五月湖南五峯蠻作亂 上議出師江夏侯周德興於是老矣請行 上未之許也固請 上壯而遣之手書勞曰古之將臣忠於爲國者盡知勇筋力之所能及禦災捍患終其身而後止若趙充國圖取西羌馬援請討交趾朕嘗嘆美謂古有其人而今不可得今卿年逾六十奮然請行忠勤不怠卿之志見矣禦侮安民正在斯行功成師旋朕當有以報卿也七月德興師至五谿諸蠻散走不敢復出會四川西南諸夷洞

自作亂 上因遂授德興征南將軍令移師討平之師

還賜田一庄曰朕以此報卿爲卿子孫世祿九月命穎川侯傅友德爲征南將軍永昌侯藍玉西平侯沐英副之帥師三十萬討雲南雲南故爲段氏僭竊之邦國號大理元世祖滅之封其子忽哥赤爲梁王都善闡世官段氏後爲大理宣慰使 上卽位之歲段寶與梁王隨嘗遣使自會川來輸款 上降詔答慰之寶卒而好遂不通十二月我師至曲靖大破梁王將達里麻兵于白石江禽之梁王出走滇池死師次金馬山右丞觀音保奉王金印及各官符信圖籍出迎降 上特馳詔許諭烏蒙烏撒東川等處諸蠻尙其先心滌慮效順中國朕

明史稿

開國紀一卷下

五

當一視同仁無間我師尋搗烏撒破諸蠻 上仍各賜諸酋冠帶有差是年冬封皇子權爲寧王

十五年正月詔置雲南都指揮使司及承宣布政使司閏二月我師進克大理長驅至金齒而車里平緬百夷君長由是皆降服焉八月丙戌皇后馬氏崩九月奉葬于鍾山孝陵謚曰孝慈皇后是月乙丑焚惑犯南斗勒戒征南將軍傅友德嚴飭將士以備不虞十二月命長興侯耿炳文延安侯唐勝宗巡視陝西軍馬十六年正月詔以雲南所屬烏撒烏蒙芒部三府隸四川三月詔征南將軍傅友德班師命右副將軍沐英留鎮九月命申國公繼鎮臨江侯陳錦齊寧侯顧敬率兵

討龍泉永新諸縣山寇平之

十七年正月命魏國公徐達出鎮北平命作國公湯和巡視海道築山東江南北浙東西海上諸城四月論平雲南功進封傅友德爲穎國公食祿三千石藍玉仇成王弼先已封侯予世券及子孫祿並二千三百石封都督僉事郭英爲武定侯胡海爲東川侯陳璘爲普定侯張翼爲鶴慶侯並祿二千五百石予世券

十八年三月命宋國公馮勝爲征虜大將軍領國公傅友德永昌侯藍玉率京衛將士往北平統兵備邊四月思州苗叛命信國公湯和江夏侯周德興帥師從楚王討平之七月五開山諸洞蠻作亂復勒都等移師剿

明史稿

開國紀一卷下

三

捕和械其首吳面兒歸戮于京師仍詔和駐師撫定其民乃還

十九年二月納哈出營金山犯塞命宋國公馮勝總兵出屯絳橋操練兩月而還

二十年正月命宋國公勝爲征虜大將軍領國公友德永昌侯玉爲左右副將軍帥師三十萬往征納哈出因遭其故將乃刺吾北還諭之二月我師夜襲虜驛于慶州破之進逼金山降其部將觀童乃刺吾還見納哈出于松花河諭 上意遂降之既而納哈出與右副將軍玉語相失悔欲去常將軍茂前將其驍虜大驚潰勝遂繫茂還京茂因訐勝在軍自掠胡馬又強娶有喪胡女

上怒收勝總兵官印召還而令小昌侯王行總兵官事
師旋都督濮英將騎三千殿爲歸虜所乘皆陷沒英死
之九月納哈出至京師封海西侯常茂安置于廣西龍
州英陰金山侯詔王爲征虜大將軍延安侯勝宗爲左
副將軍武定侯英爲右副將軍師追剿殘胡十月以
遼東海運功封朱壽爲舳艫侯封張赫爲航海侯食祿
二千石予世券

二十一年二月故元司徒阿迷降 上知虜勢且盛勅
大將軍王秉機直搗虜庭王至捕魚兒海大破虜斬一
太尉脫古思帖木兒急與太子天保奴從十餘騎跳身
遁獲其小子地保奴及故太子必里完妃與公主等以
明史稿 開國紀一卷下 三

歸上聞捷大喜擬封王爲梁國公已聞王私元主妃大
怒曰王無禮乃爾何所稱大將軍爲改封涼驍其過于
券五月東川蠻叛 上復命顏國公友德爲征南將軍
帥師往會西平侯英討平之東川諸夷裔皆出囉囉而
越州阿資亦囉囉種也與偕叛寇普安阿資曰國家有
萬軍之勇我有萬山之險安能害我據層崖爲寨我以
精兵蹙之皆墜死還走越州我師追取其叛黨殲之阿
資乃降英請置越州馬隆二守衛 上令友德率二十
四將軍分駐湖川控制之諭之曰西南諸夷自昔號稱
難服其山林木叢蒨夏多霧雨地蒸濕蛇虺蚊蚋之毒
隨處而有人入其境不服其土故生疾病所以多難成

功今雖稍定然恐大軍一還輒復跳梁嘯聚豈不重勞
吾將士乎今宜選軍分駐要地休息士卒且以控割諸
夷斯爲善後長策使至其如所諭毋忽十月勅五軍都
督府曰養兵而不病於農者其屯田乎今海宇寧謐邊
境無虞使兵坐食於農農人必受其弊非長治久安之
術也其令天下衛所督軍屯種

明史稿

開國紀一卷下

三

二十二年故元宗室遼王阿禮失里及朶明諸百請內附詔以其地立三衛居之曰奉寧曰福餘曰永輝以阿禮失里爲指揮使搭賓帖木兒爲指揮同知是歲以海撒男答奚爲指揮同知居福餘以脫魯忽察奚爲指揮同知居泉顏各領所部爲外藩畜牧遷徙從其俗五月征南將軍傅友德有疾詔還京尋召從軍諸將皆還二十三年正月命鎮國公友德等以燕兵從燕王定遠侯弼等以晉兵從晉王分道伐虜燕王師出古北口問元太尉乃兒不花等在遼都時大雨雪王乘雪夜直抵遼都與虜一積隔而虜不知也王先遣觀童詣虜覲童故與乃兒不花善見則相抱泣頃之王師已壓虜營虜

明史稿

開國紀下

三

大驚乃兒不花欲上馬走觀童曰燕王也毋忘乃兒不花問王威名舊矣遂不去觀童引見王王降辭色慰諭賜酒食令醉飽虜甚喜比遣去度將至營輒召來如此者二乃兒不花遂率其部落并孳畜等從王歸捷奏上喜曰清沙漠者燕王也以乃兒不花爲留守衛指揮同知晉王出塞不見虜還五月肅清姦黨太師韓國公李善長自殺上以天下無事詔還公侯還鄉各賜養有差初上念公侯皆國勲舊人賜卒百十有二人從所謂奴軍也至是各設百戶一人領之給屯田使自耕食賜鐵冊曰曩者朕與群雄並驅於諸將中拔其出群者爲帥首以統軍自渡江來平定天下今三十餘年念

諸將老矣令其錦衣還鄉特命衛爲百夫長各率兵百十有二人以護衛其家俟其壽考子孫承襲則兵皆入衛罷其屯戍爾尙欽哉十月命劉基孫鳳襲封誠意伯增祿二百六十石子世券

二十四年三月封皇子棖爲慶王松爲韓王棖爲藩王極爲唐王八月命皇太子巡撫陝西命都督劉真宋晟征哈梅里哈梅里在和林西元屬兀納失里大王居之征來患苦西域諸貢使上嘗遣使招諭之不從於是師臨其城大破之兀納失里遁去俘獲甚衆十一月皇太子至自陝十二月命都督俞通淵統貴州辰沅各衛軍征古州諸蠻洞平之

明史稿

開國紀下

三

二十五年三月命宋國公馮勝鎮國公傅友德等往陝西山西河南簡閱士馬四月丙子皇太子薨諡曰懿文祖塋孝陵五月俞通淵師旋上以其有功克嶺父兄遺烈封越雋侯食祿二千五百石子世券西戎軍東侵寨命涼國公藍玉率薊州諸衛將士往征之王師至阿真川土酋哈答等遁去上遂詔玉爲總兵官轉討建昌叛酋月魯帖木兒是時四川都指揮使瞿能數與月魯帖木兒戰數敗之斬其把事七八月魯帖木兒伴請降遁入柏興州復率麼爹洞土豪賈哈喇以叛上使諭玉必禽之而後已其用事者楊把事及達達千戶二人捕執之勿失昔寇恂斬皇甫文而降高峻用此計也

王乃計遣百戶毛海誘致之歸。然丁京師王請增置屯衛從之。王又請籍民丁爲兵，并討其河而桑甘百夷。上曰：民勞甚，復籍之，其何以堪？此輩四十萬歲不可行。其餘議之，且班師。九月，立皇孫允康爲皇太孫，以修撰黃子澄兼少詹事，侍東宮講讀。

二十六年二月，原國公藍玉謀反，伏誅。命宋國公馮勝往北平備邊，聽燕王節制。十一月，封皇子梗爲岷王，穗爲谷王。是年倭寇浙東。

二十七年二月，命魏國公徐輝祖、安陸侯吳傑往浙東操練沿海衛士，防倭。十二月，女直都野人寇遼東。

二十八年正月，勅燕王發北平遼東屬衛騎兵以右軍明史稿

開國紀下

五

都督俞寧劉真爲總兵官，剿捕野人。廣西奉議南丹向武等州蠻叛，八月命左軍都督楊文爲征南將軍，廣西都指揮使韓觀爲左副將軍，右軍都督俞寧劉真爲右副將軍，師誦十五萬往征之。俘斬萬有八千人，擒賊降蠻六百四十八戶，請設衛縣留戍從之。

二十九年，甯王權上言：騎兵巡塞，虜有脫輜趨於道，恐寇邊。上曰：虜多奸詐，以示弱於人，誘我也。惟有伏焉。

勅燕王還，驍騎出大南說之，遇虜與戰于衛，殺兒山禽胡首將索林帖木兒。還九月，大獲天下致生武臣水西

蠻叛十一月，以右軍都督俞寧劉成克總兵官，討征南將軍印寧貴州都指揮使司軍馬剿平之。

三十年正月，命長興侯耿炳文爲征南將軍，武定侯郭英副之，出巡西北。備胡漢中盜起，討平之。五月庚申夜，有星大如雞子，自天墜入紫微垣，一小星隨之，至游氣中沒。上以天象示變，其占爲邊戍不甯，勅晉燕代遼甯各六王飭兵備虜。古州蠻叛，平之。將軍都指揮齊讓討之，無功。八月，命左軍都督楊文爲征南將軍，代之。詔征南將軍顧成率軍會剿，逐平諸洞，而還平緬蠻。刀

幹孟叛，逐宣慰使思倫發思倫倫等定之。上上問之。十一月，命西平侯沐春爲征南將軍，都督俞寧何福爲左將軍，徐凱爲右將軍，率十二萬四千人討諸衛軍。梅南甸大破之，斬其酋才名孟尋，又破其二寨。刀幹孟乃乞降。明史稿

開國紀下

三六

春以聞。上虞其詐也，令伺變禽之。亡何春卒，刀幹孟復反。十二月癸未，上不豫，群臣數問安勢之，曰：昔有元治世，民庶乂安，何期至正之君失於勤民，慢於事神，由是假手群雄，倡亂華夏，兵興之時，朕潛草野不得已而從戎。當時倡亂稱尊者幾人，志爲吞併，自相磨滅，如此者十有七年。庚酉定荆楚，東平吳越，北撫華夏，爲衆所推，戴定鼎金陵，國號大明，改元洪武。三十年于茲，朕壽亦七十矣。靜而思之，非皇天眷命安得居天位？若是久哉！古語云：天不與首亂，豈非朕無心於天下，以救民爲心，故天特命之乎？近者失調受疾，卿等頃來問安，禮也。竟疑禹湯文武之世，皐陶稷契伊尹周召爲之臣，其

有志匡至一也朕以此示卿等宜竭忠修職副朕至懷
三十一年四月 上饗太廟禮畢出廟門徘徊顧立
指桐梓謂太常寺臣曰往年程文公不覺成林鳳陽陵
樹當亦似此因感愴泣下已而曰昔太廟始成遷主就
室朕退而休息夢朕皇考呼曰西南有警覺即視朝果
得邊報祖考神明昭格在上無時不存爾等當祭祀宜
加敬慎旦暮中使供饌掃奉神主恐有不虔當以時省
視務令齋潔以安神靈正月都督何福會叛督楊
思倫發復還平緬甲寅 上不豫戊午勅左軍都督楊
文曰兵法有言二心不可以事上疑志不可以應敵爲
將者不可不知是也朕子燕王在北平北平中國之門

明史竊

開國紀下

三

戶今命爾爲總兵官往北平恭贊燕王以北平都司行
都司并燕谷密三府護衛馬步軍隨燕王往開平隄備
一切號令悉聽燕王節制勅武定侯郭英曰朕有天下
胡虜遠遁久矣然萌孽未殄不可不防朕今命爾爲總
兵官往啓遼王以遼東都司并護衛各衛所軍隨遼王
至開平隄備一切號令悉聽燕王節制乙亥勅燕王曰
朕觀成周之時天下治矣周公猶告成王曰詰爾戎兵
安不忘危之道也今雖海內無事然天象示戒夷狄之
患豈可不防朕謚子汝獨刁素習已費汝寔爲長揆外
安內非汝而誰朕已命楊文總北平軍郭英總遼東軍
并各護衛悉聽汝節制汝其總率諸王相機度執用防

邊患又安黎庶以答上天之心以副吾托付之意其敬
慎勿怠聞五月乙酉 上崩于西宮越七日辛卯葬孝
陵是日皇太孫卽皇帝位號諡大行皇帝 太祖高皇
帝 孝慈皇后孝慈高皇后初帝在甥館每見諸師殘
虐輒用疚心其後帝將誓師靡不惓惓首以誓殺爲戒
以故義旗攸指兵無血刃吏民安堵然猶大創於漢再
創於吳元社既屋中原已復而孽胡未殄蠻夷內訌終
帝之世師徒屢出益一統若斯之難也非常虐謀神略
勤思淵遠孰使四方底定萬年鞏固迄于今日云
臣衡曰 臣聞 太祖攻陳桀先時方假寐有蛇緣其臂
左右驚以告視之類龍也而無角 太祖曰異哉蛇其

明史竊

開國紀下

六

神乎神則棲我纓中蛇徐徐入纓中 太祖遂舉纓戴
之親帥諸將出禽桀先而還脫視之蛇居纓中無恙
太祖引觴飲蛇蛇亦蜿蜒出飲久之乃升屋去是何神
異迺爾乎其後往攻婺州城中人見有五色雲簇擁城
西甚異之蓋 太祖駢師處云帝王之興豈固有徵與
於乎流火之鳥躍舟之魚自古記之矣

明史竊卷之第二

靖難紀第二

東莞尹守衡著

高皇帝既有天下，倣周制，大赦宗，封諸布萬國，率皆秉鉞麾旄，權崇制命，勢匹撫軍。所以濟屏皇家，盛刃萬年慮，深遠矣。不一傳懿文無祿，皇太子幼，嗣位懷危，大不掉之虞。二三謀臣抱長痛於賈生，發大難於晁錯，遂使金枝玉葉，草薶禽蒐，旦下尺書，暮收疆土。至有園門灰燼，骨肉之虐，何其酷哉！於是乎逐燕，詭興潛龍，利見文皇帝。是以有靖難之師矣。帝高皇帝第四子也。帝生神武類先帝，洪武三年封王於燕都，北平建文君卽位之歲，帝年三十有八矣。時秦晉二王已薨，而帝爲天子。

之叔父最長建文元年正月八朝行皇道人登陞不拜御史曾鳳韶廷劾之建文君曰至親勿問固已嚴憚之矣而是時諸王皆尊屬擁重兵建文君以爲憂自皇太孫時嘗坐東角門語太常卿黃子澄子澄舉漢七國故事對皇太孫喜呼爲黃先生而兵部尙書齊泰以顧命臣特親重建文君時時與二人諮議及大行建詔下諸王遂令諸王臨國中毋奔喪王國文武吏士聽朝廷節制以故諸王皆不悅曰此齊尙書阮問我而惠文君又每呼黃先生毋忘東角門之言子澄曰臣不敢忘於是諸藩猜怨日益甚三月帝還北平高厚炳聞泰語子澄曰燕王素有大志宜先剪子澄曰不然燕有備久難

李景隆執周王開封廢爲庶人徙之溛南帝聞益內惑
縉守其節變告屢有聞於朝矣朝廷素忌帝威名又以
燕地禁形便兵最强易爲變卽所憂慮而不敢發乃
簡張幹更有威重者出弼歷而以刑部侍郎張昂出掌
北平布政司以謝貴張信爲北平都指揮使誠有密命
授之矣四月帝遣世子及高煦高燧有事於先帝入京
師齊泰請收三人侯爵而三人者徐輝祖之甥燧祖亦
勸建文君留高煦謂高煦有反相三輝祖之弟塏壽願
以百口保無它黃子澄亦不欲聞帝遂遣三人還帝大
喜而是年朝廷又召諸王荊州三懽自焚召齊王王還

京誅其諸衛指揮紫衣幽代王大同繫岷王雲南並廢爲庶人而北平布政使曹顯玠繫任陳瑛副使張瑾皆被逮帝亦蒙詔譴景茂矣是時文若日與侍講學士方孝孺討論周官注度改高皇帝詔求更定官制帝心甚恨之得僧道衍與語多奇策遂召臨時任行出走市中奪民飲食語塞亂不經言計決食益餼三張昺入問疾帝大暑擁烘爐顛頭臥疾去暑去官中視而行暑歎息出長史葛誠覽帝謀欲誅之曰陛下九無恙不得於上耳公等勿懈防恐一旦臣聞長史所察心腹吏李友直日調府中事盡視景謀於帝乃故帝時中益爲備朝廷籍籍乃勅都督宋忠率兵三萬中開平都督徐凱

練兵臨清都督耿璘練兵山海關名備胡寶欲開燕而燕謀亦日急朝廷遂發虎符來建燕府官屬令皆易爲內應勅張信謂爲帝所親幸人令盡力致帝歸闕庭信受勅惶怖不知所出母覺而問信告之故母大驚曰吾聞燕王當有天下王者不死豈汝所能爲哉汝不聞汝父言王氣在燕分汝繆爲族矣信悟三遣燕府帝辭不見乃乘婦人輿入府中求見帝帝召入信拜牀下時帝稱風不能言久矣信頓首曰殿下無恙即有意當急論臣帝曰子誠病困甚待死爾信曰殿下不以情語臣朝廷密勅信禽殿下殿下無它意幸從臣歸命京師即有意當告臣毋謂臣也帝乃泣下拜曰生我一家之命者明史竊

靖難紀二卷

三

子也立召僧廣孝同計事使護衛指揮僉事張玉副千戶朱能帥勇士八百人入衛王城遂起兵而陽貴二人亦已帥兵環列王城北平坡中大震動朱能曰吾兵少不敵先禽陽貴二人餘無能爲矣帝曰吾伴召二人與所坐道人械去二人當必來來而縛之一夫之力耳於是二人得帝旨以帝寤寶不得已縛府中人獻朝廷求自贖果借來二人既入門伏兵執詣殿前帝擲杖起立曰我何病乃爲爾輩逼耳數二人罪斬之都指揮彭二聞帝斬二人倉卒募吏民入犯端門帝命格殺二散其衆殺長史葛洪及伴讀余逢辰奪九門而都指揮使余瑄出走居庸關馬宣東走薊州宋忠聞變至居庸不

敢進退保懷來於是布政司參政郭資按察司副使墨戲都指揮同知李濬陳恭等皆稽首稱萬歲帝爲撫民三日遂出師號靖難是年七月癸酉也帝乃自署官屬以張王朱能爲都指揮僉事擢布政司吏李友直爲本司右參議戊卒金忠爲燕府紀善忠善卜至帝令日侍帷幄帝上書於朝曰皇考太祖高皇帝艱難百戰萬死一生定天下成帝業傳之萬世封建諸子豈固宗社爲磐石安不幸皇考崩天陛下嗣承大寶而奸臣齊泰黃子澄輩包蓄禍心恣譏奮毒假陛下之威權剪皇家之枝葉構構栢桂樞五弟不數年間並見削奪雖有愆過未聞不軌輒削王爵奪王土轉徙流離行路於櫛栢尤明史竊

靖難紀二卷

四

可憫闔室自焚聖仁在上胡寧忍此蓋非陛下之心皆奸臣所爲也心尙未足又以加臣臣守藩於燕二十餘年寅畏小心奉法循分陛下嗣統以來臣事君之誠明於蔽曰諫以君臣大分骨肉至親恒思加恤爲諸王先而奸臣亟屢蔽陛下之聰明誣直爲枉加禍無辜執臣奏事入簾楚刺熱備極苦毒逼言臣謀不軌遂分布宋忠謝貴張昂等於北平城內外甲馬馳突於街衢鉦鼓喧闐於遠邇圍守臣府周匝嚴密小大凜凜如臨湯火已而護衛人執貴昂始詢知奸臣欺詐之謀號地呼天辨誦無訛竊念臣於懿文皇太子同父母兄弟也今事陛下如事天也權奸之心不止害臣臂伐大樹先剪附

枝親藩素威朝廷孤立姦臣得志社稷危矣伏望陛下
廓日月之明奮雷霆之斷渙發德音去此兇惡以肅清
朝廷以永安宗社以保全親藩遙仰天門敬聽恩慈惟
陛下念之臣又竊計姦權之黨必已蟠結深恐陛下
未易除之伏觀祖訓有云知朝無正臣內有奸惡則親
王訓兵待命天子密詔諸王統領鎮兵討平之臣謹俯
伏俟命惟陛下念之念之告諭將士曰予太祖高皇帝
之子今爲姦臣謀害禍過於躬實不得已義不與奸邪
共戴天罪人既得則法周公以輔成王爾於是通州衛
指揮房勝首以城降張玉曰不先定薊州將爲後患帝
命玉往馬宣已起薊州兵來攻北平會迎玉師合戰被

明史竊

靖難紀二卷

五

執遂下薊州而遵化密雲間之皆納降帝曰居庸吾北
平喉咽我得之可無北顧憂瑛據之則得以狩我之背
急取勿失師至一鼓拔之瑛走懷來帝曰居庸既失此
宋忠所必爭之險也忠爲人輕而寡謀復而自用新集
之衆人心未一吾乘其未定先捲甲倍道趨之懷來可
并圖也是時宋忠先覲於將士曰汝將士家北平者妻
小並爲戮誠可痛心汝等盡努力復仇且報國恩將士
多憤哭帝聞令宋忠將士家人張忠故所常用旗幟爲
先鋒呼其父兄子弟相問勞家屬皆無恙輒大喜罵曰
宋都督欺我皆倒戈宋忠帥其餘衆未成列帝麾將士
渡河大戰忠大敗與余瑛皆被禽遂下懷來帝兵大進

於是山後諸州皆不守而開平城門上谷雲中大第歸
附矣是月丙戌帝師徇永平指陳旭以城降大寧守
將都指揮使王萬兵號十萬出松亭關欲攻遵化捷帝
師部將陳亨陰謀通款於帝而卒畏萬帝亦忌萬乃放
貽萬書盛譽萬而極詆毀亨召大寧俘卒厚資之納書
卒衣中令歸密與萬毋泄而又故令同獲卒見之有問
守者故守者曰令歸通意小將軍耳汝欲借還乎卒幸
甚守者言於帝遣與俱而賞不及同獲卒不能平先報
亨亨執卒得書衣中遂疑萬縛萬下獄聞於朝籍其家
於是朝廷創燕屬籍命長興侯耿炳文爲征虜大將軍
駙馬李堅爲左副將軍都督竇忠爲右副將軍號師三

明史竊

靖難紀二卷

六

十萬北進而朝廷方泄泄曰此蕩平在旬朔間耳未足
憂也黃子澄曰北兵素強且兼有營剽之族不早禦恐
河北遂失復請安陸侯吳傑江陰侯吳高都督都指揮
盛庸潘忠楊松顧成徐凱李文陳暉平安等各率偏師
號百萬數道出約與直搗北平炳文軍真定凱軍河間
忠軍鄭州松軍雄帝親臨戎至涿魯食樓桑趣將士卽
渡白溝河曰今夕中秋南軍必飲酒爲樂無虞心我乘
其猝不及防可破也夜半至雄雄人覺罵帝師帝怒平
明拔雄屠之帝計潘忠必自鄭州來援語諸將曰吾嘗
生致潘忠也諸將未喻帝令譚淵引兵千人南伏月漾
橋下人蒙束茭南軍過之不覺潘忠度橋迎帝師大敗

奔還伏起生得潘忠而降炳文之部將張保帝入鄭州得士萬人馬九千匹帝曰我從間道疾趨真定炳文可破也帝師出無極炳文時已率兵十三萬分營渚沱河南北帝頗難之厚撫張保各還詐以被俘驍馬逃歸言燕兵且夕且至願請河南兵北移得併力破之易也炳文遂從南營過河師極西山於是東南之備去矣帝軍至炳文迎戰帝與丘福帥千騎繞而南橫擊之大敗之獲李堅嘗忠顧成及都指揮劉燧帝見成親解其縛語曰汝先朝舊人豈非皇考之靈以汝授我乎予茲行良非得已爲泣下成亦泣炳文乘城守帝攻三日不下還北平朝廷聞敗大懼召群臣問計黃子澄曰勝負兵家

明史稿

靖難紀二卷

七

常事亡足慮今天下全盛士馬精強兵甲堅利糧餉充足區區一隅豈足當天下全力調兵五十萬四面攻之衆寡不敵必成禽矣曰就堪將者乎子澄曰景隆可以當之前不用炳文而用景隆豈有此失遂召炳文還賜景隆斧鉞而遣之御史韓郁上言臣聞人主親其親然後不獨親其親諸王親則太祖遺體貴則孝康皇帝手足尊則陛下叔父使二帝在天之靈子孫爲天子而弟與子遺戕戮其心安乎夫唇亡齒寒人人自危周王既竄湘王自焚代王被廢而齊臣又告王反矣爲計者必曰兵不舉則禍必加是朝廷執政激之使然燕舉兵兩月矣前後調兵不下五十餘萬而一矢無獲謂之國有

謀臣可平經營已久軍興輒乏將不效謀士不効力徒使中原無辜赤子困於道路迫於轉輸命不聊生日甚一日九重之憂方深而出入帷幄與國事者方且揚揚自得彼其勸陛下必削藩國者果何心哉諺曰親者割之不斷疎者續之不堅殊有理也陛下不察不待十年必有噬臍之悔矣伏願與滅繼絕釋代王之囚封湘王之墓還周王於京師迎楚蜀爲周公俾其各命世子持書勸燕罷兵守藩以慰宗廟之靈明詔天下撥亂反正篤厚親親宗社幸甚不聽時宣府與燕隣壤谷王懼遁歸京師泰子澄又慮遼寧二王與燕通召二王還遼王至徙封荊州寧王不至削其護衛命遼東總兵吳高與

明史稿

靖難紀二卷

八

都督耿繼楊文率遼兵圍永平帝聞朝廷已將李景隆大喜曰李九江膏梁豎子耳未嘗習兵親戰陣輒付以五十萬眾是自坑之也趙括復見於此矣我在九江必不敢至我出永平高必走九江必來我還而擊之堅城在前大軍在後是我一舉而解平破九江也遂行論世子曰李九江至慎勿與戰嚴守備而已或請帝留一軍守蘆溝帝曰李九江方圖吾北平吾故空此誘之使得肆志而深入焉已而吳高聞帝師援永平果不敢戰還還山海關帝曰高雖怯行事精於文勇而無謀去高文不足慮也乃遣二人書盛譽高文故易其函投二人所二人得書並以闕高竟見疑從而復命文守遼

東歐獻數勸文攻永平以動北平而不聽帝是以得
長驤大寧無永平憂帝曰子見大寧所部桑顏諸夷驍
勇善戰成卒皆閭左罪謫不能棄吾取大寧斷遼東又
得胡兵助戰吾事濟矣率統卒千人倍道趨大寧遣書
寧王極言窮蹙狀求王解寧王得書喜帝遣騎入城與
見執王手大慟曰南兵百萬旦夕且破北平非吾弟表
奏吾死矣寧王爲帝草表謝請赦屠數日款甚帝伏劍
兵城外陰令親舊吏稍稍入結諸胡酋及閭左思歸之
士業有成謀帝乃辭歸寧王饒帝郊外伏起執王一呼
諸胡咸集寧王乃降於是松亭關諸將陳亨等聞王降
亦降帝挾王還至會州立五軍張玉將中軍朱能將左

明史稿

靖難紀二卷

九

軍李彬將右軍徐忠將前軍房寬將後軍各以大寧降
附分隸焉李景隆聞帝出攻大寧遂引兵渡蘆溝喜曰
此橋不守吾知其無能爲也遂薄北平築壘九門又結
九營於鄭村壩遂帝歸世子日督諸將士守城城堅不
可拔都督瞿能父子以千騎入燕張掖門爲景隆所忌
止勿進帝拔大寧軍及兀良哈三衛騎還禦破其七
營列陳而進至城下城中兵又出夾擊景隆衆師南奔
九壘兵皆潰帝入諸將稽首賀曰前臣等請破景隆而
後攻大寧殿下不從睿算神謀制勝敵無不酬何
其神也帝曰子偶中耳卿等言皆萬全子非不用度其
時又有可乘之機故直達其會然不可以法於後也兵

法曰多算勝卿等其母以是故而斬子言帝再上書朝
廷曰臣叨奉宗藩見惡極茲橫加大戮上書自陳今歷
三月未蒙垂察登發大兵討罪不已竊聞朝廷論臣有
不軌之事八謹陳其詳惟陛下垂察其一諸臣護衛
額祖訓職掌條王府官軍不拘數旨各王府皆然此姦
臣枉臣一也其二謂臣不當無事操練軍馬詎訓兵衛
條王教練軍士遍數不拘此姦臣枉臣二也其三謂臣
不當於各衛選用官軍祖訓軍職條王府武官千戶百
戶從王於所部軍職選用開奏直詣御前頒降詔勅此
姦臣枉臣三也其四謂臣私養健壯卒本洪武中歸
附處於北平皇考命於護衛歲給衣糧備虜此姦臣枉

明史稿

靖難紀二卷

十

臣四也其五謂臣招致各處異人術士養於府中朝夕
論議爲方竟無主名此姦臣枉臣五也其六謂臣府中
守禦四門不當僭擬皇城守禦之制更番甚嚴祖訓兵
衛條凡王府守禦宿衛護衛均指此姦臣枉臣六也其
七謂臣宮室僭侈此皇考所賜祖訓營繕條因元之
舊非臣僭越此姦臣枉臣七也其八謂臣第二子高煦
過涿州指督驛官此臣失教然管一驛官遂指爲臣不
軌之迹寃愬已甚何以服天下後世此姦臣枉臣八也
且陛下與臣皆出太祖高皇帝孝慈高皇后於屬最親
姦臣猶得誣以極惡罪疎遠小臣天下細民欲真死地
可望雪理耶其不濁亂天下傾危宗社不已也蓋今諸

王之中臣序爲長周齊湘代張五府已去獨臣未去臣去則楚蜀秦晉諸國不難去矣章王無罪比又削其護衛譬諸人身手足皆主身能全乎伏望陛下鑒臣愚誠思宗社大計斷然不忍去此姦惡臣頓首頓首書既上遂乃傳檄四方曰我父皇奉天承運華夏一統長子立爲皇太子餘子封王各守藩屏以爲子孫萬代計不幸皇太子薨逝秦晉二王繼膺父皇慈念皇太子遂立其次子爲皇太子孫居宮洪武三十一年閏五月十日父皇賓天皇太子孫卽位我諸王不敢以尊道尊九臣子之情至矣盡矣帝年幼沖任用姦邪小人屏棄兵型殘害骨肉天變屢見恬不修省此皆齊尙書黃太卿左班明史竊

靖難紀二卷

十一

文職等官譏侯於君恣行不道今天下但知有齊尙書等不知有皇帝皇帝被姦臣惑溺父皇陵土未乾周代湖齊岷五王相繼竄流齊尙書又使惡少謝貴等爲北平都司官張昂爲布政司官與本府長史葛誠合謀六月圍我王壩欄我王門殺我守王城卒諸軍披甲執杖銳鼓叫呼聲震城野七月初旬且引兵入王城以都指揮張信言洩其奸不得已起兵擒獲逆賊謝貴等七月十六日擒宋忠殺都指揮孫泰俞瑄八月十六日破雄縣擒都督潘忠楊松二十五日破真定走耿炳文擒左副將軍駙馬李堅右副將軍寧忠右都督顧成都指揮劉燧江陰侯吳高都督耿繼文以遼東兵圍永平子

直抵永平高等夜遁還兵大寧都指揮房寬來降殺朱鑑都督劉貞陳亨守松亭關不肯來降子襲破其營擒亨貞單騎遁去大寧遂平未幾齊尙書黃太卿等左班文職又矯詔曹國公李景隆領兵五十餘萬十月十六日攻北平圍城甚急子以寡敵眾景隆大敗斬首十萬九千餘級景隆夜遁去子本太祖高皇帝親子母孝慈高皇后皇太子親弟忝居諸王之長禮曰父之仇不共戴天兄弟之仇不反兵今姦臣齊尙書黃太卿等子必不與共戴天也故用欽遵祖訓統兵三十萬討左班文職奸臣傳檄天下藩屏諸王暨官吏軍民咸使知朝廷左班文職奸臣大道不道我父皇之仇爲子者義在必報也建文君見帝書檄爲罷免齊泰黃子澄官謝帝而二人猶居中用事千澄以景隆已所薦拔飾其敗不敢聞朝廷且爲加爵有貂裘文幣白金珍醢之賜景隆退保德州時十二月矣天凍甚帝曰李九江以南方晚卒當我勁騎我欲誘之以敝其眾兵法所謂逸而勞之安而動之者也大同苦寒之地吾當帥師攻大同使彼疲於奔命則凍餒逃亡者必多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此兵法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者也遂出紫荆關克廣昌降靈丘蔚進攻大同景隆聞之遣兵奔大同赴援帝復自居庸關還南軍凍多僵死帝還北平保定知府雒僉以城降是時武定侯郭英安陸侯吳傑師次真

靖難紀二卷

十二

定景隆約會白溝河共進帝聞語諸將曰李九江喜專而違眾郭英老矣多畏緩平安復而自用吳健而無斷數子皆無能為所恃者眾耳眾豈可恃哉將門不專政令不一師行無紀分數不明吾策其敗必也軍兵雖多糧餉雖富祇足資吾而南吾無憂矣於是出師至固安夜大雨水深三尺帝坐交牀待旦忽見兵刃火光如毳燐然相上下金鐵錚錚作聲弓絃皆鳴帝喜曰此勝兆也及至白溝河帝方渡河平安已伏騎邀擊帝曰平安監子從吾出塞征胡識吾用兵以故敢為先鋒今日吾且破之安驍勇善戰互勝負各殺數千人帝獲南軍都指揮何清是時景隆諸軍號百萬聯壁待於河南

三

出千人城外伏地請退師一舍兵驚勅城中人帝是時艱關數十戰逾年僅得永平保定及北平三郡他郡縣旋破旋堅守不肯下於是六曹司濟南中原要會得濟南斷南北即不下金陵盡中原自守可以徐圖江淮遂下令退軍受降軍中呼萬歲鼓譟鐵板城門上伏壯士圍堵約帝入呼千歲即下板城松栢乘肩輿張蓋渡橋至城下城門開守陴人登城伏搭橋比帝入門門中人呼千歲鐵板亟下傷帝馬首帝取從馬走走及橋橋下伏兵斷橋橋不可動帝遂過橋趣師圍城錠令守陴人罵帝師帝大怒盡攻具鉉輒摧毀又時時夜出劫帝營帝師不得休凡三月不下僧道衍曰師老矣解圍去建

十四

明史稿

靖難紀二卷

三

帝軍壁於河北明日帝復渡河大戰後軍靡帝與張玉高煦等馳赴戰疾力帝馬三易三被創矢三服並盡持劍擊劍折急登陴能幾及之帝佳座鞭若招陞上人能疑有伏止不敢追徐忠兩指箭未斷自斷櫓之戰疾力會旋風折南大旗帝復乘風突擊斬能父子大敗平安燭其營景隆潰而南郭英吳傑潰而西殺溺死者二十萬人降十萬人景隆單騎走德州是時山東參政鐵驍督糧至臨邑遇參軍高巍問敗趣收潰卒還保濟南帝入德州乘勝圍濟南濟南人善守禦大挫帝兵帝督將士隄水灌城城中人大懼鐵鉉曰亡恐計且破之不三日遁矣令登陴人皆哭呼曰旦日即降盡報守

文君即軍中陞鉉山東左布政使召景隆還以盛庸代為平燕將軍充總兵官敕景隆不諱黃子澄慟哭曰景隆出師觀望懷二心不亟討何以謝祖宗厲將士御史大夫練子寧亦執景隆於朝數其罪請誅不聽子寧憤激叩首曰此賣國賊臣備員執法不能除奸請先伏誅不省盛庸遂以是月復德州十月平安出戰韓山斬驍將陳亨安及吳傑扼定州徐凱扼滄州犄角之以圍北平帝師襲破滄州降徐凱德懷兩郡而盛庸鐵鉉繼帝後至東昌昌城而陳火器諸將亦皆潰帝不能出集反奔平安軍亦至南軍厚集而帝不能出集時卒胡騎東北擊勢益震西南軍多往禦帝因易服歸

馬西南去張王失帝在衝敵大戰爲所殺是役帝師大潰失卒萬人乃還北平庸縣東昌之捷告廟飲至封庸
恩城侯鉉陞兵部尚書參贊軍務召齊泰黃子澄還議
軍國事帝還自東昌駐之僧道衍曰殿下初起師時臣
已與殿下言師行必克但費兩日謂昌也自今全勝矣
明年三月僧道衍與余能請帝再出師帝曰是行也可
以野戰不可以攻城攻城未拔師頓挫至勝負未可決
也今真定距德州二百餘里我軍出其中必有一軍來
迎西來吾西擊之東來吾東擊之一軍動諸軍破膽矣
諸將曰我出兩軍之間兩軍合而攻我其毋腹背受敵
乎帝曰兵交成敗在呼吸百步不相救矧二百里乎遂
出保定庸在德州方檄吳傑平安合攻北平聞帝師已
出遂遠於夾河斬帝大將譚淵帝率朱能張武掩庸後
斬庸驍將楚智及都指揮莊得各欵兵是夕帝以十騎
逼庸營野宿詰朝引馬鳴角穿營而去諸將各相顧自
失不敢以一矢加遺建文君先是諭戒將士無使子負
殺叔父名帝故嘗之明日兩軍復戰戰已酣東風大
起塵沙面擊庸軍不辨方咫尺帝師順風縱擊庸軍大敗
帝追奔至漣沱河庸走還德州是時庸恃東昌之捷輕
敵將士皆携銀器繡袍往曰破北平張筵痛飲及是帝
軍皆有重俘時平安已出真定聞庸敗復還帝曰安傑
嬰城固守上策也軍出即歸避我中策也求戰下矣帝

明史稿

靖難紀二卷

十五

明史稿

靖難紀二卷

十六

乃訛言散軍四出聚糧保信之以爲帝無備可掩而襲
也軍出漣沱河帝聞傑出趣進兵部指揮陸榮以是日
兵家所忌帝曰拘小忌者誤大謀遂以是日進集南軍
選葉賊吳傑平安列方陣於河南帝曰方陣四面受敵
其能取勝我乎我以精兵破其一隅一隅破三隅自潰
矣乃令諸將各率偏師廝其三面自帥驍騎循河繞出
陣後攻之南軍萬弩盡發矢集帝旌如蟻帝師多殺傷
會大星發屋拔樹帝師乘之傑等軍大潰奔還真定敗
軍隆帝者帝乃盡遣南還於是南軍解體帝乘勝使徇
河北諸郡縣多有降者矣建文君聞賊大懼詔齊泰
黃子澄於外合有司蒞鎮六家財善於帝請罷兵帝次
名復上書曰臣聞虞夏用時首時而凶殷湯之聖不
忘二紀軍果不敢違越皆緣秦臣齊泰黃子澄懷莽操
之逆圖三師危於宗社造滔天之禍窮藩輔之親履削
諸王次及於臣誣直爲枉飾虛爲實加之大惡冒以深
謀發天下之兵殫府庫之財擠臣一家並冀死地臣嘗
憑忠懇誠屢訴於天天居甚高畧無見聽夫小枝則受
大杖則走臣雖至愚豈忍父子俱被無辜之戮而令陛
下受枉殺親王之名哉故以兵自防甚非得已上頌天
地祖宗之靈鑒臣忠誠憫臣非罪俯垂庇佑大軍之至
臣等惶恐然臣不敢爲喜恒用傷悼誠念此皆皇考所

養兵民而姦臣一旦盡驅之白刃之下使澠血成川曝
骸蔽野嗚呼究哉彼賈何罪故夙夜拳拳秉誠據敬顧
天地顧祖考冀開發聖明助震威斷早戮姦賊用除禍
本庶幾以清朝延以安宗社以全親族以息兵民而天
下有太平之望比聞姦臣秦子澄皆以竄逐於外臣一
家長幼皆欣喜舞抃有更生之慶謂陛下日月之明已
宣雷霆之威已震朝廷可以遂清宗社可以綏安親族
可望保全生靈可望休息天下可望太平帝舜之去四
凶成湯之改過不吝陛下兼而有之然臣猶未能盡釋
於心者臣初聞齊黃被黜卽以偏告三軍將士曰明天
子已洞察我之非幸而去權姦矣旦夕必下寬貸洗雪

明史竊

靖難紀二卷

十七

之恩吾與若等可以解甲而休帖席而卧矣將士皆曰
誠所願見但慮非出誠心而姦臣姑爲退避之計以弭
我耳然我豈可輒自弛以束手就縛哉如其果出誠心
則吳傑平安盛庸之兵當悉召還而今猶聚境上侵迫
不已則是姦臣之身雖出而姦臣之計實行臣思其言
恐亦人事之或然者也夫聖人感人至誠而已至誠可
孚豚魚而況人乎陛下推誠待下誰不悅從若徒示以
去姦臣之名而實仍用姦臣之計此非獨欲徹陛下之
藩籬將遂傾陛下之堂堂莽莽之事前鑒甚明此不待
智者而後知也姦臣之計臣前書陳奏已詳如陛下不
信但試察其所行所言果忠於朝廷乎果其自爲乎惟

陛下明之於心度之於理參之於古驗之於今力斷而
行之無終爲險邪所蔽天下幸甚宗社幸甚非獨臣一
家一國之幸也書奏建文君召方孝孺黃觀視書二人
對曰此一機會也燕軍久聽大名暑雨爲沴不戰將自
疲矣今宜且與報書以弛其備亟令遼東諸將入山海
關攻永平與定諸將渡蘆溝橋橋北平根本受敵必歸
援我以大軍追躡其後破之在此舉也使人往返之間
師已畢集矣機不可失建文君曰善立命孝孺草詔請
罷兵復燕王爵土遣大理少卿薛昂持報昂見帝問上
意云何昂曰朝廷言殿下且釋甲暮卽旋師帝曰事至
此尙誰欺乎昂惶懼不能對將士譁欲殺昂昂戰慄汗

明史竊

靖難紀二卷

十八

流伏地上曰命使也令護還四月昂還具言燕軍強盛
狀孝孺惡之曰此爲燕游說也五月盛庸與傑平安旋
燕餉道帝遣指揮武勝奉書讓朝廷失信違前日罷兵
詔旨朝廷覽書曰燕王本皇考孝康皇帝母弟於朕爲
叔父奈何必用兵爲召方孝孺諭意孝孺對曰陛下卽
欲罷兵兵一散卽難復聚彼或長驅犯關何以禦之今
軍聲大振不日有捷書來聞願陛下毋惑甘言下勝于
儼指揮張壽因燕客語及國事危急坐妖言論死帝聞
勝下獄大怒曰自古敵國不執其使人今下爾君必滅
此使無詞於我彼軍皆幸德州我下徐沛絕其糧道彼
軍當自瓦解乃使指揮李遠至濟寧盡焚其儲蓄又

至沛燒絕漕餉南軍益窘方孝孺言于建文君曰河北師老無功德州餉道又絕罷兵之計不行則兵家貴間燕之父子兄弟可間也建文君曰善孝孺對曰燕王之次子高煦及幼子高燾皆有寵二王皆不睦於世子屢譏於父內臣黃儼素好險世子惡儼欲以事高燾高燾與世子守北平高煦從燕王軍中時時候世子吾因致書問世子則燕王必疑父子相疑則二王可以徐圖其後建文君曰善立命孝孺草書貽世子子以朝許以燕之故地王世子世子不啟封并使人以帝所高燾及儼先已馳使告帝曰世子且反今與朝廷通謀帝疑問高煦高煦曰世子故與太孫善厚語未竟而世子書

明史稿

靖難紀二卷

十九

至帝曰嗟乎幾殺吾子是時帝師出攻彰德及定州不能下而北平保定次第告急帝憂之於是京師內監密通帝請直擣京師願爲內應天下可定也帝然之於是以是年十二月帥師南下不復還北平矣四年正月破東阿及東平指揮王顯以汶上降知縣顏伯璋死之二月攻徐州大敗徐兵三月平安追蹙帝師從河朔驍將王真安軍胡驍火耳灰持矛追帝急帝得胡驍指揮童信射之中馬馬踏遂執火耳灰安敗走保宿州帝使譚清斷徐餉道破蕭蕭令鄭恕死之帝急諸戎堡皆降四月帝師至小河平安連兵十里與帝大戰斬將陳文帝師敗走安撫長矛追帝幾及之安馬忽蹶不前帝將王

懋急躍馬入援帝得脫走裨將丁良朱彬皆被執徐輝祖何福各復引兵至與平安共軍小河南燕軍河北甲戌大戰齊眉山燕將蔚州千戶李彬最驍勇馬蹶爲南軍所殺帝師退保河北是時南軍再提燕將皆懼旋師朱能仗劍叱曰漢高帝十戰九敗終有天下況殷下自起兵來克捷多矣一挫而歸軍能北而事人耶諸將有言欲歸者皆不忠當斬以徇於是諸將皆自奮而帝不解甲數日矣建文君繼聞齊眉山之捷遂召輝祖還朝丁丑何福與平安從軍靈壁帝率壯士萬人遮安餉道與安戰大敗之何福出壁與安爲援復爲帝軍掩擊又大敗福軍疾馳入壁遂壘壁門而守之明日帝率諸

明史稿

靖難紀二卷

三

軍攻壁帝先登將士附而上大破壁獲平安陳暉等禮部侍郎陳性善大理寺丞彭與明死之何福單騎走還京黃子澄撫膺大慟曰大事去矣吾輩萬死不足贖悞國之罪帝獲平安問曰向非馬蹶汝將何爲安大言曰刺殷下如拉朽耳帝壯其言慰勞之諸將請爲安帝惜安才簡健卒送還北平命世子郭資善視之三月帝師下泗州是時應城侯盛庸擁兵數萬刻在兩河帝軍北岍帝師揭旗佯欲渡密遣丘福朱能帶百騎馳西行二十里潛濟掩擊庸後庸軍卒不及禦皆散走帝遂渡淮克盱眙是時駙馬梅殷守淮安守徐安守鳳陽戍舟發梁扼帝師帝乃取道揚州揚州指揮王禮縛御史

王彬以揚州降帝使三禮與都督吳庸下高郵運泰且集舟以待渡江帝乘勝破倭建文君急下詔四方曰燕兵勢將犯關中外臣民生靈之困苦而不子教平凡文武吏士宜即日勤王共除大難宗祧再安予不敢忘報詔下臣民皆慟哭立遣禮部侍郎黃觀國子祭酒張顯宗翰林修撰王叔英出徵兵蘇州知府姚善寧波知府王璉率師勤王方孝孺曰事急矣暫請割地緩師東南召募之師數日當畢集長江天塹之險北軍不利於舟楫背江一戰成敗未可知也遣處成郡主如帝師分地南北講和帝怒曰汝來宰緩我師耶毋多言旦暮將與諸弟妹相見也六月吳庸已集船瓜州侯帝帝

明史竊

靖難紀二卷

王

至登舟鎮江守將童俊迎降盛庸逆帝浦子口大戰帝師少却會高煦引胡騎至帝大喜起披甲仗鉞撫高煦背令努力高煦殊死戰大敗庸師建文君復遣都督俞事陳瑄大率舟師援庸瑄反率師迎帝渡江盛庸復出高資港與戰敗走帝軍龍潭建文君大懼遣尚書茹瑑及李景隆都督王佐至帝所申前議瑑等見帝伏地頓首稱臣萬死呼萬歲帝勞之瑑等又頓首不能言帝曰公等有言無恐久之乃又頓首言願割地講和帝笑曰公等將作說客耶始吾無罪削為庶人輒云大義滅親吾今敕死不暇何地為况皇考封建諸子各有分守但縛姦臣來吾即解甲謝罪爾等幸陵歸藩耳瑑等唯唯頓

首退是時齊泰已出募兵廣德黃子澄走蘇州欲航海徵兵外夷帝亟欲得此二人而建文君亡以復也太息曰事出若輩而今皆棄我去耶會群臣議哭或勸建文君且幸漸或曰不若幸湖湘孝孺請堅守京城以待四方之援建文君不能決帝師既至金川門谷王穗與李景隆開門延帝入建文君手斬齊泰徐增壽于左順門而內臣譚言不如遜位去建文君召翰林編修程濟問計濟曰天數定矣出走可免於是召僧為建文君落髮易服從徧溝出郊壇遙去須臾宮中火起人人謂建文君殂矣得后骨煨燼中遂為建文君發喪帝哭之曰小子無知乃至此乎不知建文君出走方外數十年終帝

明史竊

靖難紀二卷

三

之世猶生也帝之入也翰林編修楊榮叩馬首見曰翰林編修臣楊榮帝曰何如曰臣請陛下先謁陵子先入廟乎帝啞然曰固當先謁陵也既而曰非若言幾誤乃事矣於是諸王及文武群臣上表勸進帝遂即皇帝位上呼茹瑑曰瑑吾今日得罪於天地祖宗瑑叩頭曰陛下應天順人何謂得罪上悅是日復周王橚齊王橐塹建文君天子之禮革除建文年號改紀洪武以是年為洪武三十五年執齊泰還京殺之磔黃子澄方孝孺于市上命解縉檢閱群臣封事涉干犯者焚不問因問縉及脩撰李質等曰爾等宜皆有之衆未對質獨頓首曰臣質實未嘗有也上曰爾以未有為美耶食其祿當任

其事國家危急時官近侍者獨無一言可乎朕非惡夫盡心建文君但惡導誘建文壞祖法亂政耳爾等不必曲自遮蔽也後賢坐累繫獄十年元命盛唐安散出東何福出鎮陝西九月大封靖難功臣福爲淇國公朱能爲成國公張武鄭亨火真顧成陟廷孟善郭亮徐忠張信王忠李遠房寬等侯爵一十二人徐祥徐理李瀛唐雲孫巖房勝陳旭劉才張玉之子張輔譚淵之子譚忠等伯爵一十人故都指揮張玉贈榮國公故都指揮譚淵贈崇安侯以僧道衍爲左善世封太子少師郭資爲戶部尙書維僉爲刑部尙書陳瑄爲左都御史駙馬都尉王寧都督同知王佐都督僉事陳瑄兵部尙書茹

明史稿

靖難紀二卷

三

瑞各以推戴功皆伯爵以平安爲北平行都督僉事出山西清遠衛戍卒羅義于獄義建文中詣關上書乞息兵講和又上書文皇帝言殿下聰明英武今之周公也宜謹守燕土以法周公輔成王之義嘗聞夷齊以國相讓去隱首陽聖賢欲成天下之事必先明順逆之理成敗之勢禍福之機又得天道之宜人心之安然後可下今以燕國敵朝廷卽達其願猶爲不可況萬難無一易哉乞早息兵歸國上雖不聽而心善之義既出提戶科給事中

論曰遜受之際臣所難言也夫帝雖尊亢王若無敦睦之仁大孫篤念親親帝詎肯失爲居東周之子而乃

不復除骨肉明明祖憲朝改莫更其體極之於還其得已內宮不火寧必都不再復耶齊黃之罪上通于天猶有曉曉然曰何不立成王之子之非夏敬天下舍帝奚適夫有順天應人之主尙講延陵季子之讓河其諄哉

明史稿

靖難紀二卷

三

明史稿卷之三

東莞尹守衡著

革除紀第三

余聞之人言天與子後嫡長未有善繼者湯傳孫文王舍伯邑考扶蘇紇上谷漢惠無嗣唐宗由秦三宋至孝宗始嗣太祖明興亦然然與非與夫天有所與孰能無廢而天之所廢人豈無因遜國之亡天爲之故人爲之哉今使孫蒙祖號祖繫孫年則四年神器安歸一代臣民誰托蓋亦舛矣余故爲紀革除使後之臣子有所攷而正焉

建文君諱允炆

太祖之孫懿文太子之子也君生頂

顙頗偏太祖撫之曰半邊月兒意不憚而是時元妃生

明史稿 革除紀卷三

一

明史稿

革除紀三卷

二

子雄英矣後六年雄英登世於是君爲長而讀書甚聰穎太祖始稍異之君性至孝年十四太子有疽在背君盡晝夜撫摩親舐太子痛而號即建文君不欲生太祖問狀流涕曰有孫如此朕何憂矣年十六太子薨水漿不入口五日太祖撫之曰毀不滅性禮也而誠孝而不念朕乎君始爲啜粥糜太祖定喪禮令服期君卽期而三年內語不高齒不見不御酒肉不問樂太祖傷念太子泣諭侍臣曰朕老矣太子不幸遂至此命也翰林學士劉三吾進曰皇遠長孫富於年願陛下早正儲極天下孰不歸心陛下無過憂太祖曰善是年九月庚寅冊爲皇太孫以修撰黃子澄兼少詹事侍東宮講讀太

孫英明仁厚好文章典禮太祖嘗授之大明律使熟玩太孫因言各例中尚有嚴而不恕者更定五則太祖稱善從之又言明刑所以弼教上厲五倫皆宜用法以伸恩今所定律期盡法而不必原情猶有未安復更七十三則上太祖太祖覽之喜曰朕當亂世刑不得不重汝當平世刑不得不輕所謂刑罰世輕世重也又曰朕刑雖重然所該戮皆惡人去惡人正所以全善人也去莠所以養苗非厲苗也太孫曰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尼不以爲然未若修德以風之愧吾德薄何憂亂也太孫大笑曰汝言是也太祖晚節多誅夷每震怒遲遲未解太孫迎問故太祖曰累犯法而姦惡異常安得無怒太孫

明史稿 革除紀三卷 二

曰上失道而後下犯法得情害且不可況怒乎太祖遺爲震威是時政治嚴嚴中外萬幾太孫每奉裁決濟以寬大中外欣欣愛戴獨諸王皆跋扈父之尊多不遜服太孫常以爲憂先是太祖封諸王還罕燕谷代晉秦慶肅九國皆邊虜歲令訓將練兵有事皆得提兵專制使防禦因語太孫曰朕以禦虜付諸王可今邊塵不動貽汝以安太孫曰虜不靖諸王禦之諸王不靖孰禦之太祖默然良久曰汝意何如太孫曰以德懷之以禮制之不可則制其地又不可則變置其人又其甚者則舉兵伐之太祖曰是也無以易此矣洪武三十一年閏五月太祖不豫乙酉召兵部尚書齊泰受獻命輔皇太孫遺詔

諸王臨國中無得至京王國所在文武吏士聽朝廷節制惟護衛官軍聽王節不在令中者推此令是日太祖崩太孫被髮哭踊一如哀太子時勅有司喪事守周禮做金縢制前朝後殿左右角門及西宮上殿各設生如生存陳祖訓於東直殿設重器於西直殿京官四品以上朝服執鉞立諸階哭臨如禮群臣望而見其毀瘠之容深望之色無不舉手哀哭曰天子統孝至為哀動是日辛卯奉遺詔以皇太子即位詔以明年為建文元年是日堯孝隆皇帝位詔以明年為建文元年

三

為錦衣衛千百戶有差鳳等皆西宮殉葬官人父兄所請朝天女戶也八月進魏國公徐輝祖祿祿輝祖妹為燕王妃而心在帝室信有之詔與李景隆同掌大軍之政以圖燕故吏部尚書茹瑄免以雲南左布政使張統為吏部尚書罷禮部尚書鄭沂以雲南右布政使陳迪代之徵江西處士湯士奇授齊府審理副都御史充編纂官九月長星西附有聲如雷冬十月焚忠守心四川岳池教諭程濟上書言某月某日西北兵起大難在宗室中朝廷謂非所宜言逮至京召入將殺之齊伯面大呼曰陛下且囚臣至期無兵臣死未晚遂下之獄請前監察御史解縉為河州衛吏以其違詔奔喪也十一

明史稿

革除紀三卷

四

及縣令薦賢才定保舉 革冗員以中書舍人蹇義為吏部右侍郎 革吉為本部右侍郎 命兵部尚書齊泰太常寺卿黃子澄預奏國事六月召漢中府學教授方孝孺為翰林院博士洪武中孝孺以廷臣薦召見太祖重語皇孫曰此壯士當老其才輔法遺還鄉後十年皇太孫立復以薦召至太祖曰今非用孝孺時稍令教授漢中蜀獻王聘為世子師及是召入為翰林尋進侍講陞侍講學士一時名士多與之往來皆召用上與孝孺日講周官法度七月命書院設於奉天即詔周王逮至京廢為庶人用齊泰之謀也張鳳李衡趙福張弼汪賓孫瑞王斌楊忠林良李成張敏劉政

月以刑部侍郎張昂出掌北平布政司事謝安張信為北平都指揮使代王桂多不法遣如蜀受教王詔求直言擊山林嚴穴懷材抱德之士時上視朝於後監察御史尹昌隆上書請勤政上嘉納曰朕進也詔禮部頒示天下使明知朕進也俾天下庶官用能勤於趨事十二月癸丑朔帝如郊壇省牲召故翰林學士宋濂孫樸為翰林侍書盡釋刺面軍及囚徒還鄉里 洪武三十二年革除之元年也春正月庚辰大祀天地於南郊奉太祖高皇帝配先是皮貢上御奉天殿誓戒百官是夕遂宿於文華殿齋宮已卯出舍皇親尚膳進素食庚辰子夜行幸帝脫烏登大祀殿秉圭奠瓊輿備

居極品而京師大震是陰盛陽微奸臣專制之有其漸矣古者明王建官凡以爲民得其人則品級雖卑皆足以致國家於隆平非其人則祿秩雖崇亦何關於生民之休戚臣願陛下崇陽抑陰以回天地之大變不愆不忘以守祖宗之宏規疏入貶福寧知縣尋命還職四月召湘王栢於荊州栢懼自焚而卒召齊王構還京師廢爲庶人誅其護衛指揮柴真時諸王各之國多驕詩以是府中人皆來上變告朝廷益疑忌之亡何代王杓岷王榘復見幽繫並廢爲庶人燕王聞之懼深恨太子澄等謀起兵誅之而長史葛誠伴讀余逢辰稍洩燕謀於朝會王邊其護衛百戶鄧庸奏事至執下獄訊之而信

明史稿

革除紀三卷

七

朝廷遂卽發符往逮燕府官校令昂貴爲內應素子澄等方意得謂可立致燕王歸闕下不知益以重燕之怒而速之兵也六月召解縉於河州入爲翰林侍詔七月燕王起兵號靖難上書於朝請誅朝臣之務簡諸王者其日北平掌布政司事侍郎張昂都指揮使謝貴彭二燕府長史葛誠伴讀余逢辰死之事具請難紀中是月以長興侯耿炳文爲征虜大將軍驍馬都尉李堅都督寧忠爲左右副將軍帥師北進詔天下曰朕奉高皇帝遺詔纂承大統宵衣旰食思圖善以安民豈意國家不幸骨肉之親屢謀僭逆去年周庶人構潛爲不軌辭連燕齊湘三王朕以親親之故不忍暴其過止正櫛罪餘

皆不問今年齊王構謀逆事覺推問犯者又言與湘王栢燕王榘同謀栢自知罪惡難逃先已自焚死榘已廢爲庶人朕以燕王於親最近未忍究其事今乃稱兵犯關不得已遣長興侯耿炳文等率兵三十六萬往討其罪咨爾中外臣民軍士各宜懷忠守義與國同心永安至治祭告天地宗廟社稷書諭諸王削燕屬籍出程濟於獄擢爲翰林院編修令護諸將北行置平燕布政使司於真定以刑部尙書暴昭掌布政司事贈故翰林待制王禕爲翰林學士諡文節八月炳文兵敗命曹國公李景隆代之谷王穗自宣府遁還京寧王權故與燕通詔削其三護衛寧王遂降於燕遼王懼渡海來朝十二

明史稿

革除紀三卷

八

月薊州鎮撫曾瑄起兵攻北平不克死之駙馬都尉王寧謀叛幽於其家有衛官張倫等率兩衛官軍南奔結盟報國以練子寧爲吏部左侍郎復以茹璠爲兵部尙書省躬殿成命方孝孺爲銘遷肅王榑於蘭縣選募謀勇以中牟人楊本爲錦衣衛鎮撫杭州人周拱元爲所鎮撫故前軍都督府斷事高繼參贊大將軍軍務請使燕從之護自稱國朝處士臣高棅上書燕國大王乞罷兵書再上不獲命乃還禮部左侍郎陳性善上書言事上悉允行群臣酌議復有不便者更之性善入朝叩頭言曰陛下不以臣愚猥承顧問臣僭陳上聽許臣必行今又更之所謂爲法自戾無以信天下矣高皇帝臨御

三十一年未嘗聽人一言犯顏者無赦陛下受言而不終反不如高皇帝不受之爲愈矣上曰皇祖天稟神智群臣莫及然每人言有理則亦從之不然則也朕性愚昧聞於治理視天下愚夫愚婦一知一不知子敢不受諫卿言爲法自戾深中朕過非卿忠諫何以得聞過失賞絹百匹以旌直臣壽州訓導劉亨上言文武並用長久之術國子祭酒師表天下位不可在太僕下武臣子弟他日當授之兵宜立學教之上曰此通達國體之言賞衣二襲授武進丞是時言路大開忠僞之士布滿朝廷海內欣然興起太平之想焉

明史稿

革除紀三卷

九

來朝免賀湖廣左叅議楊砥上言帝堯之德始於親睦九族陛下今當務惇睦不宜加兵自剪其輔枝葉盡而本根撥矣詔總職安置遼東二月詔禮部尙書陳迪右侍郎黃觀知貢舉翰林院學士董倫太常少卿高遜志爲考試官右拾遺朱逢吉史官吳勤葉惠仲趙友士徐旭張秉葵同考試官御史王度俞古士爲監試官中式舉人吳遵等一百一十人收都察院爲御史府詔曰頃以治獄煩興易御史臺號都察院與刑部分理庶幾今賴宗廟神靈斷獄無訛其更都察院仍漢制爲御史府專糾貪殘舉復良臣政事宣教化爲職省御史員定爲二十八人移爲忠厚以厚治平改都御史景清爲御史

大夫以監察御史戴德馨爲左拾遺三月丙寅朔日食策試禮部貢士賜胡靖王良李貴等一百一十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請初召廣上爲改名靖廣策指示親藩上喜擢第一三人並授翰林修撰楊榮楊溥金幼孜胡濙俱住舊同榜稍一時名碩云令禮部乙榜舉人署教諭導學年未三十不願署聽改詹事府爲御史府賜御史大夫等於新署監察御史人賜衣一襲武臣犯法被罰者皆殺走降於燕燕盡復其故官四月燕王再上書於朝傳燕王方列素子澄之罪上罷二人官並遣司奉李得成如燕謀罷兵不允景隆每與燕王走乃命左都督盛庸往代景隆還都督僉事朱瑄其

明史稿

革除紀三卷

十

師以歸詠之承天門災詔求直言未幾乙字庫災九月承天門改爲皋門遂改午門爲端門端門爲應門前門爲正門改方孝孺爲文學博士詔舉優通文學之士以志士唐愚爲翰林院侍讀
洪武三十四年革除之三年也春正月朔敕命神寶成以爲天地祖宗百官稱賀帝先是夢神致上帝命授帝重寶元年使者還言四方得書王於雪山乃命玉人琢爲大璽帝定其文曰天命聖德表正萬方精一執中字南永昌辛未大祀天地於南郊明日宴慶成命群臣賦詩詔頒示天下盛唐來獻東昌提進復泰子澄官同議軍國事三月庸軍彭亨獻彭亨賊魁復寢二人於外

薄錄其家遣大理少卿薛崑持詔復王爵土議罷兵不聽五月調刑部左侍郎王良爲浙江肅政按察使良訊燕國人罪從末減故至遷六月遣太僕少卿武孟獻使朝鮮市馬七月限僧道田人五畝非奉朝命不許私簪剃年未五十者不許爲尼及女官十一月皇少子文圭生十二月勅駙馬都尉梅殷鎮守淮安詔內官出使侵凌吏民者有司械還京是歲太祖高皇帝實錄成洪武三十五年革除之四年也春正月始置京衛武學教授一人齋訓導各二人二月更定勦陷尙書爲特進資政上卿侍中資政卿侍郎資政亞卿郎中資政中大天員外郎資政大夫給事中嘉政中士五月燕師克儀

明史稿

革除紀三卷

十一

真下詔天下勦王遣禮部侍中黃觀國子祭酒張顯宗翰林修撰王叔英都御史練子寧等分道出後兵追慶成郡主如燕師割地請和不聽六月燕師渡江盛庸與戰於浦子口小部之上無還都督徐事陳瑄平舟師助庸瑄至遂降於燕燕師進之龍潭上遣李景隆與都督王佐尙書茹瑄等追燕師和燕王然心不得泰子澄泰奔廣德皇子澄泰等逃去燕王入國建文君手誅徐瑄諸將去之自以爲官更去皇后馬氏赴火死建文君莫可跡矣人遂指后屍爲建文君燕王以天子之禮葬之或曰建文君始生時祖預占其必不終嘗匣髯繩戒之曰必嬰大難乃發此以故遂爲僧去自

薄出郊壇而遁入蜀未幾入滇南往來廣西貴州諸寺中天順中出自滇南呼寺僧曰我建文皇帝也寺僧大懼白官府迎至藩堂南面跣足坐地自稱朱允炆曰胡濙名訪張儼傷實爲我今老矣願送骸骨歸帝鄉衆聞之悚然聞於朝乘傳之京師有司皆以王禮見比至廷臣無識者有太監吳亮者曾經侍建文君上令審視君見亮即日汝非吳亮邪亮曰不是曰我昔師便殿食子驚棄片肉於地汝時手執壺狗餌之何謂不是亮伏地哭不能仰視復命畢自經死上乃迎入西內以壽終葬西山不封不樹君遜國時太子年七歲莫知所終少子文圭年二歲靖難後號爲建庶人者是也幽中郁廣

明史稿

革除紀三卷

十二

安官英宗復辟憐庶人無罪久繫禁謂李賢曰親親之誼寔所不忍賢對曰陛下此一念天地鬼神是臨之太祖在天之靈是臨之堯舜存心不過如此英宗請於太祖出於鳳陽歲給薪米聽婚娶出入自便又與閹者二十八婢妾十餘人給使令遣奄牛玉入禁諭庶人庶人伏地頓首謝且喜且悲左右有遺慮者上曰有天命者任自爲之時庶人年五十六七矣始出鳳陽不識牛馬世傳成祖入官時建文君有幼子老嫗教之牽成祖衣哭跪前求食曰孩兒餓矣餓殺孩兒矣成祖亦哭曰汝生帝王家寧有餓死理命善撫之不知此建文君第幾子抑卽太子或少子也君弟吳王降封廣澤王衡王降

封懷恩王尋皆廢爲庶人徐王降封敷惠王隨母呂太后居太子陵永樂二年改封既卒王奉太子祀木之園卒於邸

論曰自百一統之有後生靈之蒼生秦隋之暴隋之侈無極也建文嘗無一策何以亡人口舌黃禍之始亦然矣懷燕遂得二人甘心之難可已乎故曰不有廢也其何以興人也何尤惟是三四年間若諸臣俞刑清政簡蓋亦有足多者吾學周禮惡得而忘諸

明史綱卷之第國

北狩紀第四

東莞尹守衡著

正統十四年秋七月北虜入寇是月丙戌上親征以英國公張輔成國公朱勇帥師五十萬從先是虜酋也先因我使人求婚於我我使人故嘗以好語媚虜漫報許而朝廷實未嘗聞也先以得婚中國則大喜誇諸酋是年春大貢馬以是稱爲聘禮而答詔語不相及也先大懷忿遂盡發其種落犯諸邊脫脫不花王寇遼東知院阿剌剌宣府也先自寇大同我神將吳浩戰死羽檄紛至太監王振時耶事顧自喜欲怙中國威重壓虜主親征上從之吏部尚書王直等率廷臣伏闕爭不能得踰明史篇

北狩紀四卷

一

二日駕遂行命驥王居守戶部尚書王佐兵部尚書鄺楚學士曹鼐等扈從軍事一聽振至宣府天大雷雨以風群臣請止師振怒俱令略陣進次雞鳴山衆慄懼振威顧益張成國公勇等有所請事皆膝行尚書佐楚失振意罰跪草中竟日乃解振日督進師虜漸退伏塞外誘我欽天監正彭德清語振虜勢如此脫更進致疎虞奈萬乘何學士鼐曰臣子不足惜主上係天下安危豈可輕振皆不聽八月至大同鎮監郭敬密告振前行正聚虜計振乃議旋師諸將皆言宜從紫荆關入振顧欲邀上至蔚州幸其第已復虞驛其鄉轉向宣府再越日乃發西寧侯宋晟武進伯朱冕與虜戰陽和口敗沒謀

報虜踵襲我振使恭順侯吳克忠拒之敗沒成國公勇承順伯綬以同萬人繼往盡沒克忠綬與虜戰疾力士卒盡克忠僅下馬跪射矢盡稍刺殺數十人與弟克勤皆戰死獨子連脫歸綬兵盡以空弓擊虜虜怒支解之旣而知綬山後人相與哭之曰此吾類故勇乃爾次日至土木議入保懷表振顧私重不肯行鄺楚力請駕疾驅入關而嚴兵爲嚴振怒曰爲何安知兵事再妄言必死楚曰我爲社稷生靈何得以死懼我振愈怒叱左右扶去連止營焉地高無水師困甚欲移營以虜逼復止虜爲逼營動虜乘之我師大潰英國公輔尚書佐學士鼐等皆死喪士卒數十萬輕星盡爲虜得上北狩時八

明史篇

北狩紀四卷

二

月十五日也報至京師震駭廷臣聚議戰守所宜侍講徐理核占象倡南遷侍郎于謙曰欲遷者可斬也請集勤王兵死守學士陳循曰侍郎言是衆和之顧皇太后尙疑謙持守議益力皇太后悟乃勅鄺王監國晉謙兵部尚書而軍國事一任謙矣群臣廷劾振奸狀請族夷之王台侯處分群臣勸哭請而錦衣指揮馬順者振黨也從旁呵止之給事中王竑直前格順與衆共毆斃之復索王毛二長隨際于廷廷中譁甚王欲退謀前掖王慰諭群臣散虜奉上至大同鎮將郭登張瑄守使廣寧伯劉安給事中孫祥知府霍瑄出伏議上令稍出金錢犒虜請登謹守毋受虜欺軍校劉彬侯虜得侍上登道

諸楊欲乘間篡上入城彬以聞上曰我命在天毋蹈
第報皇太后朕在虜中無恙亟具金帛迎歸耳遂由大
同出塞召也先命伯顏帖木兒營伯顏事上俯伏跪拜
執臣于禮臺恭九月癸未御王泰皇太后旨即皇帝位
尊上爲太上皇是爲都御史朱鑑具陳禦方略首請
罷奄監監軍帝嘉紹之逮奄敬下獄殺監大同軍與廣
通賊造鐵鑪私還虜陽和口之戰敬捷軍敗於是逃
還京論罪至死十月也先使人來議和還軍駕賜劄答
之數日自大同捷上皇南從間道攻破紫荊關都御史
孫祥走死宣府賊危朝議且欲召宣府兵入衛人皆惶
懼棄城走等執道都御史羅亨信仗劍坐當門下令曰

明史綱

北行紀四卷

三

敢有出城者手斬之眾始定督將士誓死守虜知有備
不敢攻人以爲其門鎖鑰亭信有焉虜乃進薄京城索
大臣王直謂漢王謙等出迎駕上以通政參議王復中
書舍人趙榮充九卿如虜師朝上皇上皇密諭復榮宜
亟歸虜無恙意是日虜焚三陵殿寢門遊騎四出掠下
邑朝議欲從九門溝野以老之尙書謙曰不有戰何以
守乃親擐甲先將士出反閭德勝門而軍示士卒必死
燔城外積穀并營虜謂知上皇駕移遠虜營乃發礮擊
虜死者萬計總兵石亨力戰彰義門又敗之都督孫鏗
王通合擊又敗之虜勢沮而諸勤王兵以次集於是謙
榜各門募番漢軍有能禽斬也先首獻者賞萬金尙上

公也先內懼遂巡遁而使使來言欲還上皇請罷兵報
詔太師且奉朕兄歸意良厚顧部下多剽掠朕所以發
兵備他盜耳太師知賊兵以數騎護歸上皇朕亦遣數
騎迎彼此解甲相好固朕志也復命伯顏帖木兒朕
兄在營知院供具無闕敬謝知院是日伯顏帖木兒奉
上皇駕出紫荊關石亨驛將清風店大破之昌平伯楊
洪都督孫鏗范廣陶瑄等分捕畿內餘虜破逐之上皇
駕出塞脫脫不花王遣使來貢大臣請禮其使以間也
先從之我自土木之耻也先始輕我且挾上皇爲重質
邀索無厭過大同大同人登城謝曰賴天地宗社之靈
國有君矣至宣府宣府人對亦如之至都城尙書謙

明史綱

北行紀四卷

四

言曰豈不問社稷爲重君爲輕虜門之望塞又見中國
全盛城池深固人心憤慨猶猶悔焉事上皇愈益恭奉
居伯知院營間數日輒設宴宴妾弄酒身自彈虎撥思
兒踏曲以佐歡上皇雖待虜意氣故自如未嘗有所降
下虜時望兒所居帳夜有光龍文交騰雨雪不凝大驚
異大酋咸頓首伏謁群中四聖人也先數薦女弟侍上
皇固却之愈敬服於是贊謀奉駕歸矣有舊奄喜岸者
胡種也降虜見親信日導虜入寇虜薄都城及遣大臣
迎駕皆寧謀上皇患之計不誅寧虜不靖乃命袁彬請
也先遣寧至京以軍校高蓋與俱上皇繫書蓋肘令邊
將計禽之至宣府恭將楊俊城還京謀之上皇聞寧禽

乃大喜曰朕歸南有日矣虜失事無與導謀益衰息然猶遲我迎上皇徘徊塞上時入雲中上谷間肆掠我使久絕虜衆皆思歸也先不飲自屈意使阿剌知院遣參政完者脫歡來具言欲和不得報且入寇報謂虜必盡出塞乃可和不然朕不惜軀也完者脫歡復來請尙書王直想上必答使紆邊患毋誅生虜心秋七月乃以禮科給事中李寶陞禮部右侍郎羅緒陞大理寺少卿往問上皇起居遺書可汗曰我國家與可汗自祖宗來和好往來恩意甚厚往年奸臣專賊使臣賞賜遂失大義聽留朕兄今各邊奏報可汗尙留塞上殺掠人民朕欲命將出師往討念彼此人民上天赤子付朕與可汗管

明史稿 比符紀四卷

五

攝可汗殺朕人朕亦殺可汗人與自緩之何異逆天莫大焉朕不敢恃中國之大人民之衆輕于戰鬪恐逆天也近得阿剌使奏言已將各家軍馬約束回營足行異天之意深合朕心特遣使齎書幣達可汗其益體朕意嗣天心勅也先曰白爾祖父至爾我國家待遇甚厚曩因小隙連兵將臣弗戒大駕旋留昨已遣人重齎金帛奉迎至三至阿爾不發不報以故使命不通此非朝廷之過乃者縱兵四出殺掠人民皆天赤子欲其嗟飯者衣長養生息若殘害其生適天無道天所憎也近阿剌使來言追還各家兵馬仍議和好是能畏天愛民真丈夫矣而近邊時間劫掠是情與詞異朕固不借大戰但

恐害天赤子違天意故特命使臣往諭此意太師其念舊恩順上天愛民之意罷兵息戰圖永遠之福又勅諭阿剌知院各遣白金文綺賞等至見上皇位上皇亦位問三官安否將來何物貢獻首言本以通問來無所將上皇曰此細故不足論卿第歸語朝廷圖迎我歸守陵墓足矣也先語實我留皇帝無以爲數請迎歸不報何也實反覆曉譬欲奉迎也先言改修通問耳何速言迎其亟遣大臣來大臣朝三駕夕發遣使同寶歸而是時虜主脫脫不花亦已遣皮兒馬黑麻至廷議欲報使莫敢往右都御史楊善曰上皇在虜庭吾儕食君祿者心何安今日正吾効命之秋也遂請行中書舍人趙榮概

明史稿

比符紀四卷

六

然願與偕工部尙書高穀解金帶贈榮上乃以榮爲工部右侍郎同善往善等過實于塗實因悉與虜客問語語善俾無相違誤及至見上備陳太上皇前旨且言臣入虜境虜皆忻悅來道謳歌飲臣乳酪咸願和好上勞賜之宰陽侯憐善直濩等語再遣實往不聽贊言也先與臣約迎上皇業有期已令諸小酋偕少卿羅綺駝還塞上部落臣過懷來見官軍出郊獨牧虜言可信上不聽善至也先大喜坐定也先問曰汝是何官善曰都御史也先曰南北和好久今奈何拘我使臣自啟端端善曰太師汝父使臣到我太宗宣宗皇帝前進馬不過三十人有所求請於我十而予之二三不較也所以能

長好太師今所使使且三千人皇帝人人賚一織金衣賜殿上筵宴錄前禮數不加十倍乎絕求無失故好乃爲歡耳比返加致酒餼云關護送出問禮有一二從行未還或有他犯懼爾使臣見責異罪遣別國去耳我何有恨於汝而拘留之太師乃嘗爲之計而見其何也也先曰然則奈何我馬價千金我馬時有剪裂幅不足者則又何說善曰非敢謂馬價也太師之馬歲益增價亦不繼而不忍拒是以微損之太師自度價所得比前衆多也先曰若其稱者胡語是也善復曰臣聞馬本全幅剪裂不足者蓋爾使臣自欲圖之當時一撈其橐卽見矣卽太師所進馬爲之計而欲使太師

明史稿

北狩紀四卷

七

師意耶太師動色曰者我聞都御史言之中心前往事皆小人壞之語因復進曰太師何忘我朝之德乎而以小人言失之太師取我所獻之書讀之萬計太師部曲亦生氣有進者上大好之太師曰好殺是以數有雷聲今若能奉太上歸我戰兵和好逆天心南北氓共享安寧不亦善乎也先益喜曰若者因問皇帝歸更欲辭否善曰天位已定不可易也也先曰美矣禮受何如善曰上皇以兄傳弟正法堯舜耳也先不能難虜平章昂克曰歸而太上皇帝有何重寶來購乎善曰太師得重寶而歸我太上皇天下後世謂太師貪重寶也歸我太上皇而不索重寶天下後世以太

師重信義而賤財賄令名奕奕垂之史冊萬世不朽何况我之德太師無已而重寶以漸繼也也先笑曰昂克何爲出此言都御史言是我留後代名耳其曰善見上皇設宴餞自彈琵琶妻妾前饗善亦侍飲也先顧善曰都御史坐善不敢坐上皇曰坐善乃坐仍起周旋也先噴噴羨有禮明日伯顏宴餞又明日也先築臺設上皇率衆及妻妾拜辭送之數十里慟哭別伯顏遂至野狐嶺哭曰皇帝去何時得相見也昂克射得一獐來獻受之上皇將入塞廷臣議請所以奉迎禮未得旨千戶龔遂榮乃投一匿名書尙書高穀所言上皇之旨以宗社故非遊畋也都人間上皇且還無不踴躍則

明史稿

北狩紀四卷

八

人心尙未厭上皇也今日奉迎禮當從厚去上皇慰位懇辭而後受命不索千載史書難洗穀神入朝禮示公卿尙書直曰此禮失而求諸野耳禮書微穀神入朝動上心都御史王六止之給事中葉盛程信陳四乞宣問上詰諸大臣具言得書穀所上曰朕未嘗嘗有路誤大臣胡不告朕乃爲匿名書遂榮惡穀自獻下白下詔獄上亦不能深罪之也釋之禮臣請傳法駕候迎上皇安定門外二曰大兄入城幸在朕躬勿多言乃遣翰林侍讀商輅迎上皇於居庸關上皇勞輅曰朕還京願居閑廡爲朕寫書皇帝知朕意并語文武群臣八月丙戌上皇至京師自東安門入上迎拜上皇答

拜相抱哭各推遜久之上皇入南宮百官隨至南城諸朝見勅曰先帝遺命祖宗鴻業付畀於朕深惟負荷之重朝夕惶懼以圖法天去年秋虜虜傲虐背恩負德拘我信使率眾臨邊竊窺神器朕不得已親率六師往問其罪不意天示譴罰被留虜中屢蒙聖母上聖皇太后皇帝賢弟篤念親親數遣迎取上賴天地大恩祖宗洪福幸得還京爾文武群臣欲請朝見重以眇躬辱國喪師有玷宗廟何顏見爾群臣乎所請不允故諭群臣奉旨而退明日上帝刺使奉天門陞賞有差又明日上皇宴之南宮大赦天下上皇初陷于虜也也先大喜曰我嘗祝天求大元一統天下乃在今日乎一胡乃公從

明史稿

北狩紀四卷

九

旁大言曰此我大元之仇天賜我也伯顏怒呼也先曰何仇爲手推乃公面曰去語也先曰大明天子九天上坐偶墮于數百萬鎗鏑之中血濺如流矢下如雨曾不相及天意可知我等嘗受其賜九龍蟒袍猶在寧敢生心當報中國遣使來迎還耳也先然之遂以上皇送居伯顏營伯顏曰我當善待之固子撤失刺以袁彬來見伯顏遂使侍上彬少以材力射生選從刺奸縱騎是時從征同陷虜又有哈銘者故夷種也官爲馬姓楊先以譯覲從使臣良馬留虜營於是亦隨侍至上皇既出紫荆關雨雪連日上皇單騎踏雪中艱苦甚過險則彬執鞚銘隨之及止虜營二人相左右擁護上方坐雲

就帳中咄咄無所出彬溫美多計數善言笑時時爲隱語悅上獲一羊髀烹而共啖之晝夜薪伐永夜則以背承上足而寢彬嘗病中寒上親爲治糜身歷彬背汗浹良已彬與銘二人宿則旁衛御寢銘嘗手加上方上不動俟銘醒上語銘曰嚴于陵足加帝殿今見汝矣銘叩首謝罪上夜出帳房指天象示二人曰天意有在我終當歸也使銘致殷勤於伯顏妻令勸伯顏其妻曰我女何能爲雖然敢違大明天子之命乎以是伯顏嘗以雉酒來獻因進喻曰大海之中有一大魚隨潮而上落于淺水灘中大魚豈淺水能容急欲還歸大海而潮不到奈何潮固有時時到潮來大魚終歸大海也上可寬

明史稿

北狩紀四卷

十

心時至自不能留憂或成疾悔亡及已上歸稱太上皇景皇帝不知彬勞僅予錦衣百戶太上皇復爲皇帝即日召見彬語絮且泣起爲都指揮僉事理錦衣事賜甲第一區黃金十鎰白金二十鎰紵綺鹽醢醢醬乾備充實資彬妻與總精鏐各有差摧楊銘錦衣千戶賜牛之間夕宴對畧用家人禮然彬畏滿好避再遷仍掌衛事至都督僉事卒銘至都指揮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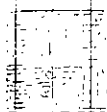
論曰閣振挾至尊之裔乘授手于鵠起烏合之虜身罹參夷亦何云及哉勸諸賢莫不心甘受命力謝回天雖復捐軀草野與鴻毛等耳所幸天心默護乎常躬國是不搖於南播罕戮而外亡蜂蠆之虞謙用而內獲干

城之重遂令凶醜散銷六飛返轡語曰存亡在所在信
夫

明史稿

北狩紀四卷

十一



明史竊卷之第五

奪門紀第五

東莞尹守衡



上皇既居南宮景泰三年四月廣西都指揮使黃璉等
思明土知府黃瑯庶兄也瑯老其子鈞嗣玠欲篡鈞職
襲瑯父子殺之有司以聞玠懼謀於侍郎江淵疏請于
朝具言皇儲未建人心易搖皇上即循遜讓之美復全
天叙之倫恐事機叵測反覆靡常委愛子於他人寄空
名於大寶階除之下變爲寇讐朋族之間自相殘賊此
時悔之晚矣乞與親信文武大臣早定大計以一中外
之心以絕覬覦之望疏入景帝大喜曰萬里外有此忠
臣亟下廷臣議僉曰黃玠奏是遂廢太子爲沂王立帝

明史竊

奪門紀五卷

一

長子見濟爲皇太子玠以大赦原免復其官上皇歲時
朝賀廷臣以爲請弗許御用左少監阮浪上皇嘗與綉
茄袋金結束帝以浪與上皇通有異謀殺浪竟其事復
殺錦衣衛指揮盧忠皇太子立踰年而薨五年御史鍾
同禮部郎中章綸南京大理少卿廖莊皆應詔陳言請
朝上皇南宮以舊同氣之親復所王儲位以敦猶子之
義帝怒下詔獄窮責三人私通南城狀同杖死莊謫陝
西定羌驛丞已用給事中吳江徐正言南宮邊城高樹
悉伐之上皇曰多蔭鳥樹下聞故懼甚八年春正月帝
不豫諸大臣入問安太監與安語諸大臣毋徒問安爲
宜爲社稷儲貳計是時皇太子蚤世上無他子群臣私

相語欲請復沂王爲皇太子而內閣王文與太監王誠

意在襄世子大學士陳循學士蕭崧左都御史蕭維禎
亦皆欲擇君而皆不在沂王章已上帝猶難之於是武
清侯石亨竊謀於掌軍都督張軌太監曹吉祥曰上疾
必不起請復東宮不如請復上皇上上復功不細共往
叩太常卿許彬彬曰此社稷功也雖然彬老矣無能爲
也盍圖之徐元玉元玉者副都御史徐有貞字也亨等
詣有貞有貞曰上皇出狩非以遊畋爲赤子故耳今天
下無離心請復上皇人心必悅諸公何過意南宮平亨
曰南宮已報許矣會有邊報虜騎且欲薄都城有貞語
軌曰公宜乘此名勦兵入內以備非常有貞故知象緯

明史竊

奪門紀五卷

二

先是熒惑入南斗遣妻子南歸是夕復升屋覽步乾象
亟下曰時在今夕不可失也趣欲出與家人訣曰事成
社稷之福不成家族之禍歸則人不歸鬼矣遂往會亨
等誕布飛語宣言于少保及王文矯取金牌勅符出迎
襄世子矣廷中藉藉吉祥遂矯皇太后懿旨曰天子疾
大漸殆弗與天位久矣上皇居南內春秋鼎盛于今八
年聖德無虧天意有在人心攸屬頃以奸臣擅謀闕而
不聞欲迎立藩王將不利於國家亨等其率兵以迎上
皇復居大位以安社稷夜四鼓吉祥遂開長安門綢軌
亨有貞等率兵千人入薄南宮城城門鎖有貞令勇士
踰垣入合外兵毀垣垣壞門啟軌等入見上皇燭下獨

出問曰爾等何爲有貞等俯伏聽言請陛下卽位遂掖上皇登輿有貞等前導上皇問卿等爲誰各以姓名對遂升奉天殿登御座初文武群臣約以是日入候景帝頃之鐘鼓大鳴上皇復位於是群臣皆入賀改景泰八年爲天順元年廢景帝復爲郕王錄功命徐有貞兼翰林院學士直文淵閣明日遂進兵部尙書兼職如故封石亨忠國公軼太平侯觀文安伯左都御史楊善興濟伯亨有貞復薦太常寺卿許彬陞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直文淵閣出禮部郎中章綸於獄上復追錄隨駕功擢鎮撫哈銘試百戶袁彬並錦衣衛指揮僉事初上之北狩也太監裴當問卜於全寅寅筮得乾之初九

明史稿

卷門紀五卷

三

曰大吉夫龍君象也四初之應也龍潛躍必以秋應以壬午浹歲而更龍變化之物也庚者更也庚午中秋車駕其還乎還則必幽勿用故也或躍應焉或之者疑之也後七八年必復辟午火德之王也丁者王之合也其歲丁丑月壬寅日壬午乎自今歲數更九躍則必飛九者乾之用也南面于衝午也其君位乎於是西信有貞等故與兵書于謙隙上復辟因言王文迎立襄王謙與謀遂并殺謙陳循江淵皆竄戍口外玠先飲鴆死戮其屍剛徐正于市二月癸丑郕王薨於西宮御史鍾同太監阮浪皆增秩追贈大理少卿廖莊召還職四月復立元子爲皇太子進封有貞爲武功伯兼華蓋殿大學士

掌文淵閣事徵襄王入朝王先是而上疏慰安皇太后乞命皇太子居攝發府庫募勇敢士圖迎復仍乞訓諭廟王盡心輔政疏至景帝卽真八日矣於是上得覽王疏甚感歎相見甚歡真王子便殿王辭歸上送至午門王伏地不起上曰叔父欲何言王頓首曰萬方望治如饑渴願皇上省刑薄賦上拱手謝曰敬受教

論曰英宗委體宦孽萬里蒙塵亦國運之一屯乎厥後虜雖悔禍權歸監國身幽南內子遭廢黜蓋利器之假人則然幸而天意有歸國之大寶不可僭移奪門乘便雖曰非正卒能矯鑒前違挫抑群姦一時曹石諸人三四年間羸滅殆盡信任忠賢荐開中興殷憂啟聖實其然乎

明史稿

卷門紀五卷

四

明史稿卷之第六

親征紀第六

東莞尹守衡著

古者司馬掌邦政以平夷寇亂雖曰張皇六師然奚必天子親行奔走之化遠矣何哉以萬乘之主尋諸百萬鋒鏑之中以爲也漢高祖英王也白登之圍七日不食不說諸將之憂天下悲焉唐文以百勝之智擁億萬之衆而不得志於小虜安市之役幾以身爲餌噫嘻亦危矣哉昔周武王戎衣一著於牧馬之誓卽倒載而包以虎皮示弗復用我高帝彭蠡之後不復親蒞戎行大將拜籌於受服之頃而九有茅靡於賜履之下王者無敵夫豈欺我文皇帝躬啟六飛遠募雄略雖爲萬

明史稿

親征紀六卷

一

世計深長而披堅馳輕肩犯霜露以媒巨測北望而抱遺弓之痛至今猶若新也宣宗神武將強士良而從事屬國之虜夷若山壓卵然使閭閻振狎之而輕以萬乘委敵卽令擅裘攝魄紫蓋還洛而蒙塵之辱畢世莫可洗矣三改代而狙不知戒輕從中費貲少編虎鬚而幸脫於其吻胡可再恃也故曰白龍魚服豫且制之因略紀其事自高帝下逮武宗凡五世而出藝者八平內亂者二聊存萬世規云爾

高皇帝之有天下而爲天子也起於淮右之布衣渡江之日猶稱大元帥蓋無一日而不親御于戎行及夫定鼎金陵諸將奉爲吳國公當是時也皇圖僅一彈丸四

垂皆我敵國熊羆貔虎之士雖蜂屯雲集然至于寧國不能下浙東猶未定皆吾肘腋地也六飛安得不親行已而漢人之凶德無厭陷我太平卧榻之旁寧容他人鼾睡此也是以親出禦于龍灣因遂長驅入江州下洪都撫有江右之地亡何小明王來奔是以又有安豐之行尋聞漢攻洪都帝心已甚悔之鄱陽之戰雖然一矢成功微紀信之誑楚兩賢幾相厄矣及爲吳王不得已一出視師武昌降漢而歸其後下僞吳取中原則皆援鐵大將軍旣卽大位爲皇帝群臣復議遷都一幸汴梁再幸中都自是深居法宮無都外之蹕

明史稿

親征紀六卷

二

戎行及爲天子永樂八年二月親征本雅失里大敗之于幹難河本雅失里以七騎絕河遁去阿魯台求納款不許大敗之于飛雲壑斬其名王以下百數十人秋七月班師諸將叩首轅門稱賀上曰朕非無深宮廣殿可以自逸而與卿等蒙霜露出絕塞日枕藉于戈予何以故識以邊民之患不可坐視胡虜之勢不可滋長及朕與卿等皆未老同力掃除以爲子孫生民之利不亦可乎諸將皆叩首謝恩帝乃天生神聖爲燕王時洪武二十三年出塞降元太尉乃兒不花等男女數萬口而歸二十五年復出塞不見虜塞外山川帝已熟其險要以故師出輒有功是役也所至磨崖勒銘玄石坡銘曰維

日月明維天地壽玄石勒銘與之悠久論胡山銘曰瀚海爲鍾天山爲鐔一掃胡塵永清沙漠清流泉銘曰於鏢六師用殲醜虜山高水清永彰我武文皇帝行師有法每駐蹕輒大閱上所指揮將士坐作進退無不如旨時扈從文臣學士胡廣侍講楊榮金幼孜上語三人曰古人節制之師總之教閱貴熟孔子曰教民七年可以卽戎朕每御師未嘗恃其已習而輟操練以故往往得用有寇剌使望之駭愕曰天兵如此孰敢擾其鋒乎上聞之顧語三人曰國家無所用兵乃善朕久厭之矣今日此舉非得已也治兵最難一步不可不謹孔子所憤在戰書曰我戰必勝謹愼之至乃可必也一日士偶乏

明史稿

親征紀六卷

三

饒命以御膳所儲給三軍軍食已乃食次開平張真大醜將士士舖已乃肉食次龍門皇太子遣人進袍服至上曰將士同朕勤勞衣裘悉數未有更易俟入關將士俱易衣服乃易之

十二年二月上親征瓦剌以皇太孫從行師至急蘭忽失溫虜酋答里巴馬哈木太平把禿孛羅等掃境而出頓列山下可三萬人上令數騎挑之虜來迎戰上麾鐵騎衝之大軍神機炮四發虜大驚潰反走殺其王子十餘人斬首數千級日暮上回營語皇太孫曰遲明當窮追此虜盡殲之太孫曰陛下勞苦甚天威所加虜已破膽游魂不知假息何所請不必追上從之遂班師名其

地曰殺胡鎮是役也武安侯鄭亨中流矢都督馬聚破劄甚都指揮滿都力死焉士所殺傷相當幾危而復勝班師之令所以急下也

二十年五月上親征阿魯台度偏嶺大獵千山下上曰朕非好獵顧士卒隨朕征討道中惟畋獵可以馳馬揮戈振揚武士作其驍勇之氣越二日大閱上曰兵行同水水因地而順流兵因敵而作勢水無常行兵無常勢能因敵變化取勝者謂之神今先使之習熟行陣猝遇寇至左則左右則右前則前後則後無往不中節矣一卒三發皆中賜牛羊各一鈔一錠銀碗一上曰貴重則人勸製平胡三曲俾將士歌之次殺胡原阿魯台盡棄其馬駝牛羊及輜重于潤梁海之側而與其孥比走上命焚其輜重收其馬駝牛羊諭諸將曰虜患邊驅之足矣朕不欲曠武也顧兀良哈我屬夷反導虜爲之羽翼宜剪之蕩其巢而還是役也我軍最得志而阿魯台竟遁去未伏誅也

明史稿

親征紀六卷

四

二十一年上復親征河魯台次殺胡原阿魯台遁遂班師初至上莊堡韃靼王千也先土干部其眾數千人來歸上封爲忠勇王賜姓名金忠

二十二年上復以阿魯台入犯開平境出塞親征至苔蘭納木兒河不見虜班師及榆木川上崩上凡因征虜是時內帑以數出師匱士苦驛師出時戶部尙書夏原

吉刑部尙書吳中皆以進諫繫掖庭兵部尙書方賓自經死而上竟亦以陳方死也痛哉

章皇帝宣德元年八月漢王高煦反上親征師至樂安高煦伏罪出謁帝遂械以歸師不血刃而還僅一月也詳見漢庶人傳

三年九月上巡邊駐蹕石門喜峯口守將奏兀良哈侵邊上曰此虜自投死耳遂親征上率鐵騎三千出至寬河虜望見以爲乘隙卒易與率眾來戰上中分其騎爲兩翼親射其前鋒連發殲三人兩翼矢下如注神機銃叠發虜大潰走上以數百騎前追虜望見黃龍旗知上親在也悉下馬羅拜皆生縛之斬其酋分命諸將搜山

明史稿

親征紀六卷

五

谷窮虜巢穴忠勇王金忠及其甥都督把台請自效或言虜其類也往必不反上曰去留惟所欲耳朕爲天下不獨少此二人朕推誠置此二人腹當必有以効力竟遣往金忠與把台果大獲虜人馬牛羊數百至上勞之酒饌飲以金爵介賜之班師大獵將士射虎于喜峯口至京大賜扈從文武官員人等宴鈔各有差

唐皇帝正統十四年北虜也先入冠上親征駕遂蒙塵事已見北狩紀孔子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是役也上留虜一年歸鋼南宮六年孰貽之感也是時扈從文武臣太師英國公張輔泰寧侯陳璘駙馬都尉井源平御伯陳懷襄城伯李珍遂安伯陳瑛修武伯沈榮都督

梁成王貴戶部尙書王佐兵部卿丞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曹刑部右侍郎丁鉉工部右侍郎王永和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鄧聚翰翰林院侍讀學士張益通政司通政弓全安太常少卿黃養正戴慶祖王一居太僕少卿劉容尙寶少卿凌壽給事中包良佐姚統鮑輝中書舍人俞拱潘澄錢昂監察御史張洪黃常魏貞夏誠申祐尹竑童存德孫葵林祥鳳郎中齊汪馬學明員外郎王健程思溫程式遠端主事俞鑑張鏗鄭瑄大理左寺副馬傑行人司正尹昌行人羅如壻欽天監夏官正劉信序班李恭石王等皆死焉

明史稿

親征紀六卷

六

騎入大同塞遂親征大同總兵王勛遇虜于應州與戰爲所圍軍多殺傷上督監軍太監張永都督朱彬及各鎮總兵陶杰朱鑾等自陽和赴援自辰至酉與虜戰百餘合虜乃退引而而上與諸將且戰且逼追至平虜朔州會大風黑霧晝晦我軍頗困乃還是役也斬虜首十六級而我軍死者五十二人重傷者五百六十三人命守臣告捷于朝駕還群臣迎賀上諸輔臣朕親斬虜首一級論功賞賚陞蔭至九千五百五十五人勅兵部曰總督軍務朱壽親統六師勦除虜寇汎掃腥膻安民保衆雄威遠播邊境肅清神功聖武宜加爵顯以報其勞今特加威武大將軍公爵俸祿壽上別名也

十四年六月寧王宸濠反上親征自稱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後軍都督府太師鎮國公太監張忠提督軍務安邊伯朱泰掛威武副將軍印左都督朱暉掛平賊將軍印俱充總兵官鎮守撫按等官悉聽節制大學士梁儲蔣冕扈從九月癸未發京師僅至良鄉王守仁禽濠捷音至二學士請回鑾不聽上欲南巡久矣會濠反遂得假征濠以行故二學士雖懇請上意不可挽乘輿竟南丁亥至涿州留宿太監張忠私第十月壬辰朔駢蹕保定府張宴後堂與巡撫都御史伍符藏闕行觴樂也戊戌至臨清山東鎮巡官皆從越三日傳令進宴宴具草略上視之笑曰慢我何甚竟不怒及宴都御

明史稿

親征紀六卷

七

史王璠獻簪步緩上目之總兵神周因怵璠謂上意不測明日復宴都御史龔宏趨進自言姓名恐上以爲璠也江彬從旁厲聲叱之龔并罪兩人上不爲動太監黎鑑侵索有司璠與爭致相忿鑑以頭觸璠擊以笏鑑泣訴上上曰此必汝有求不遂耳巡撫何敢辱汝也鑑語塞而退十一月丙申至徐州遂御龍舟順流而下至清江浦幸太監張陽第集漁人捕魚爲樂從征平虜伯朱彬縱旗牌官拷縛郡縣長吏如隸卒通判胡琮懼而自縊南京守備成國公朱輔見卽長跪總兵鎮遠侯顧仕隆稍不爲屈卽窘辱之遣官校圍出橋上旨索民家鷹犬珍寶古器無得免者甲寅至淮安却侍衛步入城

幸顧仕隆第已未至寶應漁汜光湖十二月辛酉朔至揚州府明日上以數騎獵城西遂幸上方寺命總兵許周穆括泰州鷹犬癸未至儀真漁于新開因視大江命江彬攝祭乙酉渡江明日入南京又明日祭太廟會改歲正月庚寅朔謁孝陵丁酉迎春詔執太監畢真劉瑯劉璟都指揮廖鵬齊佐王準都督同知王巖等下錦衣獄以交通宸濠也張忠朱泰朱璉等請往江西勦捕餘黨時江西已寧安等大肆羅織江西之民再遭屠戮五閏月始回南京上在南京好出遊嘗宿牛首山夜牛不知上何往諸軍驚擾久之乃定諸佞幸江彬最驕橫兵部尙書喬宇任留守機務能靜鎮之彬每矯旨下諸

明史稿

親征紀六卷

八

司求索宇必請面奏彬以是頗嚴憚諸司得倚宇以爲重初諸佞倖擁上南來欲守仁復縱濠酈湖侯上親與戰奏凱守仁不聽竟授俘于太監張永請佞甚恨之每在上前媒孽守仁幸永爲之地守仁既已獻俘大學士梁儲言上曰方今俘獲之眾及其子女財帛載在舟中咸橫江上竊恐未獲之奸細豈無往來窺視潛蓄異圖況江多暴風萬一賊徒因風縱火乘機劫奪倉卒之間雖有強兵急難防衛言之可爲寒心乞早回鑾不聽諸佞幸猶欲導上復遊蘇杭泛湖湘登武當迄于九月儲等泣跪行宮門不得旨不起乃計之上以大將軍鈞帖馳示守仁重上捷音仍附諸佞幸姓名始班師北旋

壬辰謁辭孝陵丁酉發龍江辛丑至儀真適于江口次
日如瓜州避雨民家夕宿望江樓癸卯自瓜州濟江登
金山遂如鎮江幸致仕大學士楊一清第朝一謁于中
堂次日大宴賦詩贈一清凡十二章一清有厚獻焉上
大悅又幸故大學士靳貴第時貴卒僅踰月上撫棺嗟
悼命番僧爲誦經薦福至揚州及淮安都御史及鎮兵
官金牌綠帳出迎上戎服簪花鼓吹前導至清江浦自
洗小舟適於積水池舟覆溺左右掖之而出自是遂不
豫十月戊寅至天津庚辰至通州百官出謁行在列禦
罪狀上之請正典刑賜蒙自盡焚其屍逆黨棋櫟等皆
伏誅是日大耀軍容上戎服乘馬而入以親征凱旋祭

明史稿

親征紀六卷

九

古天地宗廟社稷

論曰巡狩古也然而蒼梧之野六諫之轡不返庸可輕
乎何哉以萬乘嘗敵勝不武敗則身辱而國亡左矣文
皇定鼎幽都北巡者三聲庭者五榆木川之變隱憂所
伏則已不在外虜而在蕭牆使非其時牧圉諸人善縫
其隙禍之起也寧在樂安時也土木之侍有大力者遂
負之而趨悔其奚及至于應州之捷不自踵其危轍者
幾希盤遊亡度益復南邁已而河伯爲祟猶不省悟甫
入國門而龍馭上賓矣樂寧可極哉故曰君舉必書書
而不法後嗣何觀也

明史稿卷之第七

明倫紀第七

東莞尹守衡著

獻皇帝 武宗皇帝之叔父 孝宗皇帝弟也 憲宗

十皇子次爲 獻皇帝 敬皇立 獻皇帝受封于興

是爲興王正德十四年興王卽世 肅皇帝爲興王之

子嗣國正德十六年 毅皇崩天無子遺詔遵用 祖

訓兄終弟及之文以 肅皇帝入嗣皇帝位而是時內

閣大學士楊廷和曰興王於大行皇帝兄弟行弟無後

兄之義固當考 孝宗合儀制卽余才具如皇太子卽

位儀請 上由東安門人居文華殿翼日百官朝見上

箋勸進 上覽之謂長史袁宗舉曰遺詔以吾嗣皇帝

明史稿 明倫紀七卷 一

位非皇子也此狀云何四月癸卯至京師命御行殿受

箋由大明門入日中卽位越三日勅迎 聖母興府其

又二日勅禮部議崇祀與獻王及尊號於是禮部尙書

毛澄請之內閣大學士楊廷和廷和出漢定陶王宋濂

王故事授澄曰是禮良合異議者卽奸諛當誅是時中

式舉人張璉禮部侍郎王瓚邑子也詣瓚言閣議非是

今上入繼大統非爲人後者也安得引漢哀宋英爲比

乎瓚然之宣于朝廷和惡之喉言官以他事論瓚調南

京而以侍讀學士汪俊代瓚於是尙書毛澄會公卿等

六十餘人上議言漢成帝立定陶王爲太子而以楚孝

王孫後定陶大司空師丹以爲恩義備至今 皇上入

奉大統以獻王親第九人倫序推之宜合益王第二子

崇仁王後興獻王主祀事興獻王長爲一國始祖萬世

不毀宋英宗以濮安懿王之子繼仁宗時知諫院司馬

光議曰秦漢以來有自旁支入承大統惟尊其父母爲

帝后皆見非當時取譏後世臣以爲濮王宜尊以高官

大爵稱皇伯而不名程頤論之曰爲人後者謂所後者

爲父母而謂其所生者爲伯叔父母此天地之大義生

人之大倫也然所生之義至尊至大雖當專意於正統

不得盡絕於私恩是以先王制禮既明大義降其服以

正統緒然不以正統之親疎而皆爲齊衰不杖期以別

之則所以明其至重而與諸伯叔父不同也要當揆量

明史稿 明倫紀七卷 二

事體別立殊稱若曰皇伯叔父某國大王等竊見本

朝列聖於親王止稱伯父叔父未有以皇伯叔父稱者

今 皇上入嗣大宗承天地宗廟社稷宜稱 孝宗爲

皇考改稱 興獻王爲 皇叔父與獻大王 興獻王

妃爲 皇叔母與獻大王妃祭告興獻王及上箋興獻

王妃 皇上自稱姪皇帝如此則 皇上所以隆重正

統尊崇本生無所不用其至真可以爲萬世法矣崇仁

王既嗣 興獻王宜改稱 興獻王爲考 興獻王妃

爲母如各親王禮而於益王稱叔父益王妃稱叔母其

義一而已矣 上曰父母可互易若是耶其更議大學

士楊廷和蔣冕毛紀復言程頤宋大儒濮議最爲得體

願 皇上採而行之禮臣因備錄程願漢議以上上曰
劇等其更博考古禮務求至當廷和上言三代以前聖
莫如舜未聞追崇其所生父瞽瞍也三代以後賢莫如
漢光武未聞追崇其所生父南頓君也願 皇上取法
二君以光聖德而澄復錄魏明帝詔文上曰 武宗皇
帝以神器授 陛下有父道焉特以昭穆同不可爲世
孝廟稱孝臣等無容異議與獻王雖有罔極之恩安可
遽匹 孝廟也不報是時廷和主選庶吉士遂以漢議
試題希旨者入選否且斥爲奸邪緣是廷士皆附廷和
無敢異其秋大理寺觀政進士張瓚抗疏曰孝子之至
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伏見廷議擬

明史稿

明倫紀七卷

尊 聖考爲皇叔父

聖母爲皇叔母蓋拘漢定陶宋

漢王故事謂爲人後者爲之子恐未免膠柱調瑟而不
適于時黨同伐異而不當於理臣未敢以爲然也夫天
下豈有無父母之國哉記曰禮非從天降也非從地出
也人情而已矣故聖人緣人情以制禮所以定親疏決
嫌疑別異同明是非也漢哀帝宋英宗乃定陶王濮王
之子當時成帝仁宗豫立爲皇嗣養之宮中則猶爲人
後者也師丹司馬光之論施於彼一時則可今 武宗
皇帝已嗣 孝宗皇帝十有七年未有儲建比于崩殂
而執政大臣方遵 祖訓定大議以 陛下聰明仁孝
倫序當立迎繼大統豈非以天下者 祖宗之天下天

下之天下也故遺詔直曰 興獻王長子初未嘗明著
爲 孝宗後則 陛下之興實所以承 祖宗之統而
順天下之人心者也比之豫立爲嗣者豈相類哉或以
孝宗德澤在人不可無後然其嗣之不可延者天也神
靈固自知之假今 聖考尙存恐弟亦無後兄之義夫
聖考往矣稱之皇叔父幽冥之中臣不得而知今迎養
聖母以母之親也稱皇叔母則當以君臣禮見恐子無
臣母之義禮長子不得爲人後況 聖考所生惟 陛
下一人而已利天下而爲人後恐子無自繼其父母之
義宋儒程頤有曰禮長子不得爲人後若無兄弟又繼
祖之宗絕亦當繼祖此 陛下今日之謂也 陛下謂

明史稿

明倫紀七卷

四

人繼祖後而得不廢其尊親則可謂爲人後以自絕其
親則不可夫統與嗣不同而非必父死子立也漢文帝
承惠帝之後則以弟繼宣帝承昭帝之後則以兄孫繼
若必強奪此父子之親建彼父子之號然後謂之繼統
則古有稱高伯祖皇伯考者皆不得謂之統矣或以薨
詔謂諸侯入奉大統則當明爲人後之義殊不知曹叡
是時尚未有嗣蓋豫爲外藩立者防此有爲之私非
經常之典也可繫論乎故曰禮時爲大順次之不時不
順則非人情矣非人情則非禮矣臣竊敢謂今日之禮
宜別爲 聖考立廟京師使得隆尊親之孝 聖母亦
以子貴尊與父同則 聖考不失其爲父 聖母不失

其爲母矣夫人必本於父母而無二議禮者亦惟體之於心而已今不稽古禮之大經而泥末世之故事不天聖賢之成法而率曹魏之舊章此臣之所未解也臣愚豈敢導諫君上以自誤于不忠又豈敢昧于自獻以誤陛下于不孝伏惟聖裁疏入 上遣內臣持送內閣諭曰此議實遵祖訓據古禮爾曹何得誤朕廷和曰書生不知國體復持入 上故英明好禮不束於廷議於是又納覽之喜曰此論一出吾父子必可全也乃召廷和覓紀文華殿子手勅曰卿等言是但至親莫如父母罔極之恩何由以報今章分 皇太后爲與獻皇后祖母爲康壽皇太后以仁孝子之情廷和退兩

明史稿

明倫紀七卷

五

上言 皇上聖孝本于天性臣等雖愚豈不知之第禮爲人後者爲之子所生不啻降其服且異其名臣不敢阿諛順旨封還手勅給事中史于光御史盧瓊疏劾張璠惑亂聖聰謂欲別廟與獻主京師在今日則有朱熹兩廟爭較之嫌在他日則有魯僂躋閔之失乞將璠黜罰上下其章部議部臣因請戒諭聽不聽九月聖母至通州 上命禮部具迎聖母儀部議用王妃儀仗由東安門人不聽再議由大明左門入不聽 上命錦衣衛備母后儀駕及製太后法服由大明中門入謁廟朝士庶然以爲不可曰太廟豈婦人所宜人乎張璠曰雖天子必有母也可由旁門入乎古者婦三日廟見謂無謁

廟禮乎九獻之禮后與焉謂太廟非宜入乎名之不正禮所繇失也 聖母聞朝議以上爲慈壽皇太后子恚曰安得以吾子爲人子諱從官曰爾儕已極顯榮獨不爲獻王地乎胡草稱至今未定也留進州不入上聞之涕泗號泣啟慈壽皇太后願進位奉母歸藩群臣惶怖不知所裁然尚無敢言朝議之非也張璠著大禮或問辨總統編問之異以還內閣不聽璠曰禮以非禮爲非非禮亦以禮爲非使皇上大孝之心鬱鬱不明於天下後世是臣之罪也夫便欲疏而上之揚廷和知之令修撰楊維聰偕庶吉士十餘人詣璠沮之曰子必欲與內閣爭耶璠曰內閣誰爲爭者焉有爲禮使君上母于不

明史稿

明倫紀七卷

六

得相接乎遂疏進留中廷和以聖心未慰乃勉草勅云奉慈壽皇太后懿旨以朕承大統本生父與獻王宜稱與獻帝母稱與獻后憲廟貴妃邵氏稱皇太后仰承慈命不敢固違上允之聖母乃入京由大明中門入上候迎于午門內從朝議不謁太廟止見奉先奉慈二殿閣臣擬上慈壽皇太后武宗皇后尊號上諭廷和邵太后與獻帝后尊號并上之廷和請俟大婚禮成其月兵部主事霍韜上疏曰臣按禮官會議考之古禮則不合之聖賢之道則不通揆之今日之事體則不順漢宣帝嘗尊昭帝後則孫將謂叔祖爲父可乎唐宣宗嘗尊憲宗則叔反謂姪爲父可乎吳諸樊兄弟送爲後是

第自具高曾祖考也而可乎故曰考之古禮則不合者此也舜爲天子皋陶爲士瞽瞍殺人皋陶執之舜則竊負而逃是父母重而天下輕也今以天下相授受爲恩德之厚遂舍己之父母而謂他人爲父母是父母輕而天下重也聖賢之心固如是乎故曰求之聖賢之道則不通者此也 陛下今爲孝宗之子矣誰爲武宗之子乎孝宗且有兩嗣子矣武宗焚無嗣子可乎孝宗有嗣神有於享矣武宗無嗣遂無所於享可乎臣子於君父一也不忍孝宗之無嗣獨忍武宗之無嗣乎武宗以兄得享弟祀孝宗以伯獨不得享姪祀乎可越武宗直繼孝宗矣獨不可并越孝宗直繼憲宗乎故曰揆之今日

明倫紀七卷

七

之事體則不順者此也然臣伏見 陛下嘗考孝宗矣伏見慈壽太后懿旨尊與獻帝號矣則將如斯而已乎臣竊謂斯禮也天地之大經生人之大倫不可以毫髮差武者也孝宗之視 皇上姪也 皇上強稱之曰考竊恐在天之靈所不安也與祿之視 皇上子也 皇上改稱之曰叔竊恐在天之靈亦所不安也孝宗之嗣未嘗絕也而強繼其嗣竊恐在天之靈尤所不安也古者帝王之相繼也惟繼其統而已矣固不屑屑於父子之稱也夫惟繼其統也則不惟孝宗之統不絕武宗之統亦不絕矣若惟繼其嗣也則孝宗無乃有兩嗣武宗遂終無嗣亦遂無統乎甚不可也然則知之何乃得其

當乎臣竊謂 皇上於興獻帝宜正父子之名興獻后宜正天子之母之禮復於慈壽太后中宮皇后處之有其道事之盡其誠無少間隙以貽議後世則於尊崇典禮錯綜斟酌直運諸掌而已矣疏入上令禮部知之賴疏獨與總合而是時朝士皆雷同如閣議惟家居大學士楊一清得總大禮或問讀之貽書吏部尙書喬宇曰張生此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字不能從乃受廷和指除總南京刑部主事令中書舍人張天保語聰曰南中非子所宜第辭處之無復爲子禮部難也聰曰我難獲乎哉吾爲禮而已尙書石瑄語聰曰子行矣慎之大理議久當見用也聰出廷和猶不自安致書致仕都鄉

明史稿

明倫紀七卷

八

史林俊俊宿望素重公卿間廷和欲決於俊而俊遂卽家上疏建議一如廷和廷和遂起俊爲工部尙書雲南巡撫何孟春頗有時議附廷和廷和悅其助已擢入爲吏部侍郎然廷和上心終亡當也十二月下御劄內閣諭加興獻帝后皇號考稱興獻太皇帝母稱興獻太皇后閣臣廷和等上言漢宣帝繼孝昭後追諡史皇孫王夫人曰悼考悼后而已光武上繼元帝鉅鹿南郡君以上立廟章陵而已禮在君上不得自專臣下不敢輕變封還御劄言 陛下朝見興獻后時卽以臣等愚見從容開導 上曰卿言朕已悉知但哀哀之情不能自己罔極之恩報亦無方其承朕命復下御劄

前廷和等復言帝后之加尊稱已極復加皇字與孝廟
慈壽並是悖所後而重本生任私恩而忘大義臣等死
不塞責上曰朕奉昊天至情不必拘于史志可勉錄皇
號毋託爲辭於是吏部尙書喬宇禮部尙書毛澄等率
百官爭之以爲正統大義惟賴皇字以明若加於本生
之親則與正統混而無別非所以重宗廟正名分也
上曰慈壽皇太后懿旨有諭皇帝婚禮將命行其加與
獻帝后皇號朕不敢辭爾群臣其承后旨廷和等以聖
心莫可挽俱求罷上曰卿等先朝舊臣翊戴朕躬所
言典禮朕當自裁其明年改元春正月清寧宮小室火
大學士楊廷和蔣冕毛紀費宏上言火發風迅且逼清

明史稿

明倫紀七卷

九

寧後殿豈與獻帝后加稱祖宗列聖神靈或有未協者
乎給事中鄧繼曾主事高尙賢鄭佐各上言以爲五行
于火主禮火失其正廢禮之應也上稍心動給事中熊
挾出使方還京復言與卿舊臣已皆進殊爵顯秩而
聖考聖母尙仍舊號不得以子貴之義享帝后之尊稱
臣切恨之上復下書諭是時大學士費宏初起至閣
以挾爲同鄉懼廷和疑已遂出挾爲湖廣參政挾議旋
寢上復因鬱攸之變遂乃從廷和等考孝宗母慈壽
上慈壽冊寶尊號曰昭聖慈壽皇太后聖祖母尊號曰
壽安皇太后本生父母曰興獻帝興國太后不稱皇詔
告天下上諭閣臣興獻帝冊文朕宜稱子廷和不可復

論稱孝子之志和請稱長子而帝至不稱考亦不稱叔不
著子名詔冊既頒上心終未慊也五月治中王槐請
設安陸祠祭署從之禮臣請以崇仁王襲封興王主祀
事不聽其冬壽安皇太后崩閣臣主議哭臨一日喪服
十三日而除移文兩畿不布詔上命詔如母太后之服
服二十七日上尊諡曰孝惠康肅溫仁懿順協天佑聖
皇太后越明年二月冊葬茂陵是月禮書毛澄辦事去
五月上召閣學士見平臺復申帝后稱皇之命廷和
不肯奉勅上意殊鬱而群議又堅難奪顧是時巡撫
湖廣都御史席書吏部員外郎方獻夫二人共是聰韜
議各具疏未上會有詔之中止於是南京主事桂萼因

明史稿

明倫紀七卷

十

錄書獻夫二疏疏聞上乃大喜下百官集前後章奏
詳議廷和曾以池事不草勅上怒其拘逮求罷許之
禮書汪俊語廷和曰公去大禮誰與至主事侯廷訓乃
勸小宗大宗之法爲大禮辨宣示群公卿俊得之喜曰
敢違斯議者可斬也三年正月吏書喬宇率九卿堅主
前議上之具言臣檢廷臣八十餘疏凡二百五十人僅
得聰韜挾等數人與萼同陛下奈何舍衆而從寡也
上曰其參諸論再議之武定侯郭勛與俊辯至大詬臺
省臣力附俊持不可上怒罵曰此朋奸修撰唐皋進
曰願陛下考所後以別正統隆所生以備尊稱上
曰何首鼠也俱奪俸於是南京刑部郎中黃宗明南京

都察院經歷黃綰錦衣衛千戶孫能遷連章皆主聰議上之 上心動立有旨召書聰等詣闕下會議并從里中起輶於是禮官相與言 上意不可回而書聰等至則 上之惑滋甚於是欲逆閉其塗乃擬請於帝后上更加一字以慰聖心謂皇字也聰等聞之相繼上言統嗣之辨加稱不在皇不呈是在考不考推尊者人子一時之至情父子者萬世綱常不可易也若徒爭一皇字則執政必姑以是塞今日之議而滿 陛下之心臣謂百皇帝之稱終不足以當父子之名 上嘉納之上御平臺召閣臣諭意旨臣冕叩首曰臣等願 陛下爲堯舜不願爲漢哀帝 上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

明倫紀七卷

士

冕不能對 上明日手勅加稱本生皇考恭穆獻皇帝本生母章聖皇太后於奉先殿側別立一室盡朕追孝之情禮臣汪俊復疏諫不聽求罷去 上曰爾職司邪禮悖違正典肆慢朕躬罷之俊去戶部侍郎胡璣因言大禮已定席書督賑江淮寬關民命不必徵取 上從之遂并止聰等璣時已至鳳陽聞勅諭語焉曰此禮官陰以其術愚君上而上弗悟也於是復合疏言三代以上立君者以賢嫡長繼統爲重並未繼嗣之說末世諸侯大夫以下始有與爲人後者故仲尼射於矍相之圃使子路延射曰僨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爲人後者不入深鄙之也今禮官不尊 皇上爲入繼大統之君

而忍比 皇上於與爲人後之例亦獨何心本生父母乃對所後父母而言實陽以與之陰以奪之也 皇上不察以本生二字爲親之之辭不知禮官以此二字爲外之之辭也況既考獻皇又考孝宗是二考也二考是二本也 孝宗皇帝有靈而信乎 獻皇帝有靈而慰乎 皇上兩考之而安乎故今日之議必亟去本生二字而後繼統之義明爲人後之說不得亂乎其間疏入上遂復超二臣來以席書爲禮部尙書於是科道交章奏言大禮之失自霍韜張璫欲考本生而邪說起自桂粵進方唐二疏而邪說昌乞寢書新命治聰等罪不報書閣尙書命疏言 陛下欲臣言禮 臣當披心不疑欲

明史稿

明倫紀七卷

士

臣拜官 臣雖碎首不敢 上優答之四月命修奉先殿而室冕言 陛下嗣武宗後奉宗廟乃爲本生父母立廟置孝武二宗何地願罷歸 上慰留禮臣復持爭之上怒曰朕祇奉宗祀皇考荒寢陵園遠在安陸設於卿等父子安乎修撰呂枋縵修鄒守益連章上皆外謫禮官遂以是月丙戌一遵前勅加上 帝后尊號求稱塞再詔天下而本生二字仍存 上終不愜冕尋移疾乞罷歸 上從之西室殿成遣迎獻皇帝神主安陸禮臣言安陸獻皇帝啟封之地神靈攸安 太祖之重中都太宗之重留都誠慎之也西室宜設神位時饗神主宜永祀安陸不聽時 上得聰等二人疏亟欲刪本生字

復沮於閣臣而冊詔亦遂頒於是二人至伏闕復言詔
令雖云再下典禮益甚乖違條列七事上之而獻夫上
大禮論二篇書上大禮考議凡數千餘言辭疾未起亦
從里中疏辯二父兩統之非且言朝臣之議多非真多
也詔媚權臣附和之而多也臣等之議寡非真寡也寧
負天子而不敢忤權臣不敢言而寡也 上深省俱留
中百官無不人人側目聰等交章論劾而聰等對 上
昌言禮官失禮于初置非于後願賜便殿與諸臣執經
引傳面證再詔之誤兩考之非於是給事中張聰等悉
極前後論劾聰等章奏發刑部尚書趙鑑等擬請私相
詰問得旨是使撲殺之矣 上稍聞知遂以桂萼張聰

明史稿

明倫紀七卷

吉

爲翰林學士方獻夫爲侍講學士而切責鑑等鑑叩首
謝罪聰等亦各疏辭 上曰爾輩忠諫宜簡在翰林以
成朕納言之治吏部尚書喬宇爲 上言聰等偏執異
說搖動人心願承翰苑有玷情班願賜罷黜不聽宇遂
求去 上乃召南京吏部尚書楊旦入代宇旦不來群
臣以此數人者 上所眷注即共齟齬之而莫敢誰何
翰林修撰楊慎廷和子也何遜等赴院率同僚閉門拒
之不聽人奏言君子小人不兩立正論邪說不並行臣
等所執程顥朱熹之正論等所言冷褒段猶之緒餘
學術既殊議論亦乖臣等可與強顏詭隨和光自媚乎
而科臣李學曾等御史吉棠等又御史段續御史陳相

各論奏 上怒奪懷等俸下續相獄外謫已而南京尙
書楊旦等侍郎陳鳳梧等都御史鄒文盛等論疏繼至
俱切責之吏部員外郎薛蕙上爲人後解二篇其大略
云禮立後者重大宗也適子不爲後重小宗也爲人後
者爲之子語出公羊而實符周禮既爲之子則當稱父
而可以稱伯叔乎遠下獄尋釋之七月聰等條列十三
事斥禮臣欺妄之罪一三代以前天子無立後之禮二
祖謚不言立後三孔子射于覆園斥爲人後者不入四
適詔言嗣皇帝位不言爲孝宗皇帝之子五禮輕本生
父母六祖訓親王若天子之姪稱天子曰伯父皇帝叔
父皇帝生可稱伯父則死可稱伯考七漢宣帝光武皆

明史稿

明倫紀七卷

吉

爲父立皇考廟禮官不得強執漢哀帝爲比八宋仁宗
立廢王子爲嗣大儒朱熹曾并定陶王事論其壞禮九
古者繼國歲群廟之至以從十祖訓皇后不與宮門外
事禮官不當輒稱壽皇太后懿旨十一皇上以承重
適孫不得率天下終壽安皇太后三年喪爲何制十二
人無兩考孝宗皇帝主稱嗣子獻皇帝主稱長子自古
經傳未載十三大禮創議始失於執政大臣一人禮官
不宜倡率百官朋黨附和非常古者三公論道六卿分職
之義奉入史館待叩何孟春復爲論條辯俱留中 上
采摭議御平臺召大學士毛紀等三人諭去本生二字
三人皆頓首言二字上子宗廟內干宮闈不可輕改上

曰卿等乃欲使朕無父耶卿等事君不以忠朕亦不以
禮耳紀三人惶怖而退明日上御奉天門諭百官亦如
之禮官退率其部屬上言 陛下考孝宗母昭聖三年
於此矣今忽更之則明詔爲虛文不取信於天下後世
祭告爲瀆禮不能格於天地鬼神況本生二字初無貶
詞刪之則與昭聖無別九卿臺諫連章十三上爭愈激
俱留中兵部尙書金獻民大理少卿徐文華倡言于衆
曰諸疏留中必以孝宗爲皇伯考矣何孟春曰憲宗朝
慈懿太后聖禮尙書姚夔率百官伏哭文華門爭論憲
宗從焉此我朝故事也修撰楊慎曰國家養士百五十
年仗節死義正在今日與檢討王元正給事中劉濟安
明史稿 明倫紀七卷 五

繫獨諸大臣免逮令待罪初百官實非真見闕是禮體
獨沿大臣墨守漢議堅共附和爲名高聞當遠多奔避
上令盡追繫之凡二百二十人俱下詔獄明日拷訊熙
等八人發編伍四品以上官奪俸四品下各廷杖削慎
等七人籍而慎編戍滇南出何孟春爲南京工部切責
紀等紀求去 上曰紀抗辭妄辯歸咎朕躬豈大臣忠
愛之道罷之獻皇神主至 上奉安于觀德殿卽奉先
殿之西室也上冊寶曰皇考恭穆獻聖帝 上以孝宗
考名未改趣席書入泣部事書先拜命時爲科臣所媒
藥被論故遷延未敢入於是 上趣之至乃悉發留中
舊疏下部議兵部右侍郎鄭岳大理寺左少卿徐文華
明史稿 明倫紀七卷 六

復持開議上言 陛下考孝宗太廟饗祀行之已久母
昭聖慈闈冊寶奉之已安願今日無荀邪言無輕議改
閭臣石瑤亦以爲宜如岳文華言孝宗昭聖皆陛下至
親骨肉非他人也今輒行離間臣實傷之且幽明一理
事亡如存卽今孟冬時饗陛下登對如親見之寧不少
動于中乎 上曰卿職居輔導輒引朋辭議及宗廟逼
脅朕躬大臣體國愛君之義厥道謂何瑤免冠謝奪二
人俸國子祭酒崔銑言 陛下求備禮於所生至孝也
然必詳稽禮訓大順通情而後聖孝乃全夫絕世人之
所大痛也先王本其氣之所由來使同宗者爲之後而
帝統必以長以長而後統序可一也 祖訓繼絕必以

弟以弟而後與爲人後者有坊也 陛下爲弟而長故
倫序當考孝宗孝宗是故必降於所生此爲人後之
道也若隆所生與所後等猶弗後也當承統王嚮之重
則所生差輕此禮之至精百王之所同也 陛下無輕
正統無拂科情謂厥可作無謂已可縱則今日忠邪
辨矣上怒視其官是席書雖秉禮兩廷臣尙多懷持
異之隙諸忤旨者 上多細罰中外老臣重違議莫
敢抗言將順吏部侍郎胡世寧守制里中有日矣於是
上言陛下至孝之心根于天性卽位以來累欲追崇皇
考聖母然而多年不決者臣竊有以窺其故矣事由群
臣見禮不明而執議僭差聖心蓋亦過於謙讓而少緩

明史稿

明倫紀七卷

七

明決臣聞在禮有曰爲人臣者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爲
之況于其身以善其君乎臣以爲禮稍不合 陛下爲
親群臣爲君寧受失禮之名而使 陛下得全聖孝之
大群臣亟宜委曲將順夫是以上下能相親也 陛下
以堂弟堂兄而有天下稽古中朝未有其事則追崇
所生亦未有其禮然禮遷曰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
起是也故曰非天子不議禮是在聖心獨斷之而已早
定之而已昔衛出公不父其父而禰其祖孔子欲正其
名或以 陛下當考孝宗曰繼世卽爲父子也若使獻
皇在世承統豈亦當考孝廟而不得考其所生乎周武
王受命追王太王王季文王太王王季文王舊皆諸侯

也有謂皇考未嘗臨天下不得追尊爲皇帝太王王季
文王追王者非耶或又拘於興國之稱者今天下一統
也父子一家也一統之內又有興國皇帝者何居或又
拘於興國立廟者孔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皇考止有
陛下一子而廟食於數千里外降享之際能無含淚而
不食乎且昔親王無後者皆得祔饗太廟也子爲天子
不得立廟於皇城之內者何居 陛下固不可復幸於
群議也亦不必追咎夫群臣也忠臣體國自古爲難臣
所憂者群臣失於將順聖孝阻於未伸上下不能相親
以共成正大光明之業此實群臣之罪也昔宋神宗一
代英明王也獨議新法不合舊臣相繼罷去乃致時相

明史稿

明倫紀七卷

六

誤用匪人以壞國事先儒程灝謂新法之禍吾黨激成
之則亦當時舊臣不能委曲致君之罪也臣念及此不
覺痛心願陛下毅然早定尊崇之禮而釋然遂赦群臣
之失使各安其位而責以開誠布公講求國是臣大馬
不勝大願疏上 上嘉納下禮臣書等集百官會議吏
部左侍郎汪偉暨岳文華等堅持議與趙等爭去決
武定侯郭勛曰祖訓如是古禮如是人臣事君當將順
其美惡等言當百官僉曰禮樂出自天子制作由臣
廷誰如議禮部尙書臣書謹與侍郎臣一鵬臣希周會
同五軍都督府武定侯臣勛陽武侯臣倫惠安伯臣偉
遂安伯臣總武靖伯臣弘澤吏部侍郎臣偉臣孟春戶

部尚書臣金侍郎臣贊兵部尚書臣獻民侍郎臣昆臣
岳剛部尚書臣鑑工部尚書臣璜侍郎臣瑞臣雍郭察
院副都御史臣時中僉都御史臣綱通政司掌司事工
部尚書臣琳左右通政臣贊臣雲大里寺少卿臣文華
翰林院學士臣夢臣聰侍講學士臣獻夫署春坊事侍
讀學士臣時臣仁和國子監祭酒臣永司業臣惠史科
左給事中臣漢右給事中臣沈戶科都給事中臣重禮
科給事中臣楷兵科都給事中臣自璧刑科都給事中
臣錫工科都給事中臣臣河南等道監察御史臣本公
臣策臣翀臣衣臣宗岳臣文之臣卿密臣鵬漢等上議
臣等考惟三位之法文死子繼兄終弟及自夏后氏歷

明倫紀七卷

九

漢二千餘年未有以姪立爲皇子故事漢成帝不傳弟
中山王立姪定陶王欣爲皇子三代傳統之禮始壞宋
仁宗以神宗王第十三子年四歲育于宮中二十八
年立爲皇子司馬光等欲伯漢王韓琦歐陽修爭之以
爲古無典據英宗終不肯稱伯今孝宗崩子弘治十八
年今上生于正德二年幽明遠隔未嘗識面事與漢
宋二君不同今不繼武宗大統超越十六年天下上考
孝宗臣等伏熟計之自古天子無大宗小宗亦無所生
所後禮經所載乃大夫士之禮非天子之禮也天之生
人原於一本曰父曰伯曰子曰姪天經地義不可易也
伯下改而爲父父可移而爲叔非禮之禮九廟有靈其

肯欲乎祖訓天子之姪稱天子曰伯父皇帝稱皇后曰
伯母皇后天子之弟稱天子曰大兄皇帝稱王得稱天
子爲伯父大兄豈有天子不得稱伯爲伯考稱兄爲皇
兄哉臣等竊議孝宗皇帝本伯也稱皇考矣今宜改從
本稱曰皇伯考昭聖皇太后本伯母也稱聖母矣今宜
改從本稱曰皇伯母獻皇帝本父也已去本生宜從本
稱曰皇考章聖皇太后本母也已去本生宜從本稱曰
聖母武宗仍稱皇兄莊肅皇后仍稱皇嫂以此正名定
分定得爲父子得爲子典叙秩而天地定位兄授位於
弟臣受位於君統紀順而歲序不移大倫大統兩有歸
矣奉神主而稱爲禰室於至親不廢隆尊號而不入太
廟於正統無干尊尊親親兩不悖矣追復三代數千年
未明之禮盡洗漢宋悖經違禮之陋不惑乎群議獨斷
乎乾綱作之君作之師非聖人其孰能之議上 上曰
大禮再三會議名稱未正朕甚歉然卿等詳議博考合
于天理至情尊稱今宜從正其擇吉日祇告天地宗廟
社稷布詔中外以明尊親大誼於是定稱
孝宗敬皇帝曰皇伯考 昭聖皇太后曰皇伯母
恭穆獻皇帝曰皇考 章聖皇太后曰聖母
武宗毅皇帝曰皇兄名正言順而禮成矣錦衣衛百戶
隨全復達聖母意奏遷顯陵蓋皇考墓安陸松林山地
也工部尚書趙璜議言先皇體魄所安不可輕犯山川

明倫紀七卷

十

靈秀所萃不可輕泄 太祖不遷皇陵 太宗不遷孝

陵願以爲法上命禮官會議書等復言不可遷乃已光祿寺署丞何淵復迎上意請於太廟內立世室爲兩廟

崇祀皇考與祖宗同饗奏下禮官禮尙書書言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周至懿王之世文

王當祧以有功德乃立文世室於三穆之上孝王之世武王當祧以有功德乃立武世室於三昭之上與始祖

后稷之廟皆百世不遷者也我 太祖立四親廟德祖而下同堂異室議則德祖擬后稷 太祖擬文世室

太宗擬武世室今獻皇帝未爲天子未有廟號而立世室比 太祖 太宗臣不知昭穆何以爲序宗祝何以

明史稿

明倫紀七卷

三

致詞臣書萬死不敢學士魂夢亦同上言孝子不順情以危親忠臣不作姦以誣君 陛下剛明中正能定千古之典曾有不能期月守之者乎自我作則肯復容人

破壞之者乎獻皇帝於禮當入太廟臣等當先言之何待何淵今日言之也先儒謂孝子之心無窮分則有限

得爲而不爲與不得爲而爲之均爲不孝 陛下追尊獻皇帝別立廟者禮之得爲者也此臣所以昧死

陛下爲之也入獻皇帝至於太廟者禮之不得爲者也此臣所以昧死勸 陛下不爲之也臣謂典禮方成不可遽壞公論方定不可復搖 上曰朕恭膺天命繼大

統於太廟豈敢干但世室自古有建立而朕非敢僭帝

王大功德惟皇考恩罔極觀德殿在大內太常不得行

禮匪合儀制誠心所未安卿等宜將夏商周典禮博考以聞於是應劭二人相與語書曰皇考祀於禁內百官

不得陪祀宜聖心之未慊也乃復會議上言世室之議臣等累書書死不敢奉詔及奉聖諭大哉皇言其尊祖

敬宗之至乎一哉聖心其尊親達孝之至乎中庸曰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太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

喪小記曰父爲士子爲天子諸侯祭以天子諸侯此六經大證訓也由是觀之 陛下有事於獻皇自宜祭以

天子之禮矣禮奉天子則有來至止百官其可少乎視殿導引奉常其可無乎竿瑟于戚樂舞其可缺乎百爾

明史稿

明倫紀七卷

三

宜備廟制未嚴此 陛下將有改觀之意於禮經正不悖也臣等以爲宜於皇城內別立廟廟不與太廟並列

祭用次日使敬心不分於所尊廟欲稍遠使樂聲不徹於列祖然後祖廟斯有獨尊之勢後人可免二統之譏

君臣大分父子至情兩全無廢矣臣書等昧死上請制曰可其卜地擬名以聞六月二日臣書會同內閣大學

士臣宏工部尙書臣瑱欽天監監正臣昂奏地圖卜日興工前殿後殿制如太廟而微殺之名曰世廟明年告

成 上自觀德殿奉獻皇至于世廟禮成群臣表賀祭與太廟同日次第行之 聖母欲謁世廟 上問輔臣

臣宏臣一清對曰不可國初禮制皇后初立謁太廟永

樂時改謁奉先殿無至太廟者蓋以正乾坤之位謹內外之防也問璽等璽等對曰唐開元禮有皇后廟見之儀國初皇后謁太廟內外命婦陪祀永樂時禮官失考非祖制皇太后中官宜先見太廟以補前禮之缺次謁世廟以成今禮之全宏一清曰璽等所引開元禮不可爲法國初禮文未定二臣欲復廟見是彰祖宗之闕也禮臣書曰璽等所引俱備禮今乃行大祭禮不可傳會璽等曰周王宗廟之祭王服袞冕而入立東序后服副禪而入立西序九獻各四拜是天子與后共承宗廟也皇上毅然舉行以復古帝王之盛未爲不可具儀上書等不能難乃請 聖母謁廟 皇上同行以至斯禮從

明倫紀之卷

三

之九月己亥 聖母入謁世廟翟車陸降 上躬扶持焉六年六月詔增世廟武舞 上初從大學士宏言止用文舞以獻皇生長太平不以武功爲上援漢高與惠文爲比 上然之璽曰臣聞樂舞以侑數爲隆殺不聞以文武爲偏全必若宏言舜以揖遜而得天下書云舞干羽于兩階何也天子八佾爲人六十有四諸侯六佾爲人三十六國朝太廟文武舞各八凡一百二十八人王國宗廟文武舞各六凡七十二人獻皇在諸已用七十二人今追王而僅六十四人可乎璽言周禮以司干掌舞器祭統以翟爲樂之賤蓋貴人聲而容貴干戚則去武舞者去所貴也而可乎 上曰如卿言實闕典

其即增之是年大禮既成 上令史館悉集群臣書葉而成書名曰明倫大典頒布天下璽等諸人以次至殿閣抓劄官王倫等能遷等先已落職悉敘用諸羊秩下勅追奪初王璽議諸臣官楊廷和爲罪之魁懷貪天之功制脅君父定策國老以自居門生天子而視朕法當戮市特寬宥爲民毛澄林俊蔣冕毛紀喬宇汪俊各獲職何孟春夏良勝俱爲民十四年 上以皇考廟名世字乃可爲宗號加皇考爲虛名改建于太廟之左名曰獻皇帝廟已揚州府通州同知豐坊上言禮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今宜建明堂尊皇考爲宗以配上帝下禮官嵩言明堂圖丘皆以事天今大祀殿應

明史稿

明倫紀七卷

四

古方位明堂不必更建侑饗之禮詩傳以爲萬物成形于帝人成形于父祇祀明堂以父配之自漢武逮唐宋皆然錢公輔司馬光又主祖宗之有功德者今以功德則宜文皇以規則宜皇考若稱宗之議則未有稱宗而不謁太廟者恐皇考在天之靈亦有所不安臣不敢妄議以負陛下 上曰皇考稱宗烏在其爲不宜當不敢忤旨 上命卽南郊大祀殿建大饗殿擬古明堂十七年殿成薦大號於天稱皇天大帝奉獻皇帝侑如嚴父配帝之文 上曰欲尊太宗爲祖而薦獻皇帝稱宗嵩乃復言古禮宗無定數祖非有功者不得稱漢有二祖高祖世祖皆以開造我文皇帝定興持危功莫大焉宜稱

祖以別之四世之廟祔爲獨親 太祖卽位仁祖以布衣饗天子之祀皇者可獨闕乎皇考與孝宗同爲一世今宜同廟於是尊 太宗文皇帝爲成祖尊 獻皇帝爲睿宗加尊諡祔饗太廟如列聖而神座次孝宗下於

殺皇帝叔也以故躋徽世廟專祀之儀

論曰楊廷和挾定策之元勳徇爲後之私議身帥群工強要君上張霍二三小臣徒以一葦障江河必不可幾之數也帝以妙齡獨秉神睿溫文冲抑居體孫尊需之數年而後君臣父子之倫兄弟叔姪之序截然各定非大聖人孰與焉厥後九廟有嚴乃復比隆列聖祔饗稱宗禮樂出自天子雖於聖孝有光臣恐獻帝在天之靈明史稿 明倫紀七卷 妄

綸有所未安也

明史稿卷之第十一

禮樂志第三

東莞尹守衡著

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繇斯以譚坑焚之世吾亡論已下自兩漢及唐宋代有損益吾能言之然述作之能明聖稱焉躋叔季以媲三代之隆則吾不敢欲如魯兩生待積德於百年則誠迂矣宋衰胡元入主禮之失也且百年矣夫亦上天下地而民物之一大厄乎失之夏殷猶曰求之杞宋失之夷狄即欲就我淪胥左衽之民遺我中華浸淫久而習染深非大聖人握三重爲天下王孰識此而能與天下更始乎太祖既

明史稿

禮樂志三卷

一

即大位即咨四岳考三王桑居上而有微遂立隆以爲極郁郁乎文哉斌斌然盛矣其後列聖相承間有緣情義起微或損之益之大都酌古準今不愆成憲迄于今日禮樂稱大備矣余故爲綴故典而作禮樂志

登極禮

高皇帝馬上得天下然自爲吳王已時時與諸儒臣講論禮樂之事立郊廟興禮制丞相李善長等請正大位帝謙讓再三固以請乃許之其日祭告天地于南郊明受命于天也善長先即郊壇之東設御座南向郊畢擁帝登座奉袞冕加帝躬上御寶群臣四拜三舞蹈山呼頭山呼萬歲三禮畢具兩轎導從訖四親廟追尊四代

考批爲皇帝皇后仍告祀社稷然後還御奉天殿受群臣表賀冊立中宮爲皇后世子爲皇太子詔告天下於是天下臣民人人拱手加額喜中國之有君也再傳文皇則處禮之變以時爲大權而不失其中其後昭皇以儲宮嗣立始從祖制稍更定百官軍民先期上箋勸進至于三而後許之卽位日猶素冠麻衣先詣大行皇帝几筵前祇告受命朝群臣樂設而不作免賀免宣表累朝因之肅皇自藩國入繼大統與嗣皇異具明倫紀

冊立禮

冊立皇后皇帝服袞冕朝群臣授冊寶使者掌節前導及中官門外授內使監令皇后降庭中北兩四拜聽宣

明史稿

禮樂志三卷

二

制讀冊寶跪受四拜三日詣廟龍鳳冠禕衣三上香冊立皇太子太祖太宗命至殿上受冊寶訖詣母后謝恩筵日詣廟累朝微有異同宣宗世宗則命使持節至文華殿授皇太子與國初異矣

朝賀禮

萬壽聖節元旦冬至爲大朝賀群臣進賀表班首致詞傳制官宣制百官三舞蹈山呼萬壽聖節不傳制賀東宮進箋宣箋訖致詞皇太子傳令宣答千秋節不傳令王國諸王先期冕服具表如儀拜授使者三舞蹈山呼百官朝服送出郊外京官賀箋亦如之不舞蹈山呼至期仍率郡王將軍中尉等就府中遙祝賀東官服皮弁

百官公服儀如之郡國儀如王國知府帥僚屬從藩司行禮外府州縣行於本治如藩司州郡表箋皆附藩司進萬曆初衍建公入襲聖旨令賀禮待不列于職官不朝參禮官請與類會孟三氏子孫止許三年一朝實行於外官朝覲之年

凡中宮元旦冬至朝賀命婦進箋女官展箋宣訖班首致詞司言傳旨宣答千秋節不傳旨朝賀太皇太后皇太后皆如儀

常朝禮

凡朔望上服皮弁百官公服常朝官一拜三叩頭謝恩見辭官奉天門外五拜三叩頭外方面官序立遞降京

明史稿

禮樂志三卷

三

官一古禮畢有事陞殿殿前設香案上謂宰臣曰此非所以肅朝儀也命入朝官假侍中書省大都督府御史臺指揮使六部尚書侍郎等官得上殿奏事著爲制上又問吏部尚書崔亮曰朕郊祀天地拜皆正中百官朝參則班東西以避正中此何禮也亮對曰臣聞天子祭天升自午陛祭社升自子陛蓋社祭土而至陰陰北方

也故君升自子陛而南而答陰之意也郊祭天而至陽陽南方也故君升自午陛而北而以答陽也群臣參

拜皆從之義當避君父之尊故升降則皆由東

分列東西以避驍道此其義不同也上曰臣事君君事

天道不相違命百官朝參左右相去不得越三尺省府

臺官俱就甬道上拜謁上與群臣一日三接午朝或闕

無日不朝祇寒暑而不輟上嘗曰朕夙興視朝日高始

退至午復出迨暮乃罷是時元政不綱於是群臣快觀

漢官威儀文皇嗣國亦如之文皇帝嘗御右順門晚朝諭

六部尚書及近臣曰早朝四方奏事多君臣間不得盡

言午後事簡卿等有欲言可從容陳論毋以將晡朕倦

子聽納朕有欲言亦欲及此時與卿等計議也其後列

聖相承高慕於端拱無爲或一日一朝或累日一朝群

臣疏請天聽益高閣部大臣有事不得望天顏一見簾

明史稿

禮樂志三卷

四

陛日隔嘉靖末年好立修二十年不臨御隆慶間以三

六九日一朝累朝增定朝儀日漸詳上下相沿具文耳

萬曆初增設記注起居史官四員列東班科臣之上以

便觀聽

凡遇各廟忌辰上服淺淡服御奉天門視事不鳴鐘鼓

不行賞罰禁屠宰百官各具淺淡服黑角帶朝參不得

服紵絲紗羅免引因奏事遇奏祭祀服紅遇節令服青

綠花樣

凡聞皇妃喪輟朝三日發引下葬各免朝一日親王喪

輟朝二日公主喪及下葬各輟朝一日郡王及文武大

臣喪年終禮部類奏輟朝一日

諸王外戚朝見禮

國初諸王來朝離爲天子伯叔父及兄天子執大圭王冕服行君臣禮五拜三叩頭見畢人便殿叙家人禮王東坐西向天子衣常服四拜王坐受之王仍東坐天子正中南面坐次見東官亦然止四拜不叩頭

皇后父見上君臣禮后見父母家人禮皇太子見皇后父母皇后父母東立西向皇太子西立東向四拜皇后父母立受兩拜答兩拜

冠禮

冠禮天子止一加用衮冕前期太史院承制筮日中書省承制命某官攝太師某官攝太尉冠之日皇帝初服

明史稿

禮樂志三卷

五

空頂幘雙童髻雙玉導絳紗袍出奉天殿即御座群臣四拜訖侍儀跪奏請加元服太尉進就御前少右跪脫幘設纓太師繼進御前北向立祝曰令月吉日始加元服壽考維祺以介景福捧冕加冠加綬纓皇帝服衮衣太師進禮北面復致祝皇帝啐酒訖太師太尉退就百官四拜三舞路拱手加額山呼萬歲三又四拜禮畢皇帝改服通天冠絳紗袍入官拜謁太后筵日謁太廟其明日百官公服稱賀賜宴護身殿皇太子太孫冠則天子自爲主遣官持節至文華殿行之殿之東上爲太子冠席西上爲醴席皆南向三公太常爲賓贊初加翼善冠祝曰吉月令辰乃加元服懋敬是承承介景福次加

皮弁祝曰冠禮申舉以成令德敬慎威儀維民之式三加九旒冕祝曰章服咸加飭敬有虔永固皇圖於千萬年冠訖降自東階由西階陞就醴席贊進醴祝曰旨酒孔馨嘉薦載芳受天之福萬世其昌旋易朝服就拜位跪聽傳制官宣勅成曰孝事君親友子兄弟親賢愛民居仁由義毋怠毋驕茂隆萬世四拜禮畢當日具冕服謁祭奉先殿詣上謝詣皇后謝俱五拜三叩頭

立春

立春之日順天府尹進春皇百官朝賀五拜三叩頭鴻臚卿致詞郡國縣道先一日陳土牛并芒神子東郊各官常服迎至府州縣門外土牛南向芒神在東西向至

明史稿

禮樂志三卷

六

日朝服四拜三奠酒又四拜各執綠杖排立土牛傍長官擊鼓三聲播鼓各官環擊土牛者三禮畢

經筵

國初經筵無定日亦不拘定員凡有道德文學之儒每令進講儒士汪仲魯講西伯戡黎篇稱旨權左春坊左司直即仁宗宣宗聽講後輒與講官相討論正統初始以大學士楊士奇請著爲儀勅勅臣一人知經筵事內閣學士或知或同知經筵事翰林院春坊官及國子監祭酒二員爲講官春坊官二員展書講官分東面班出叩頭畢東班展書官詣御案前跪展圖書講官講畢西班展書官詣前跪展經史講官講畢並一拜叩頭退賜

酒飯日講則御文華身殿止用內閣學士侍班講讀官三員先讀後講講讀後侍書官侍上習書畢各官乃叩頭退賜酒飯弘治初上御經筵賜講官程敏政等宴及白金寶鑑次日早又進講尙書孟子及午進讀大學衍義講讀畢賜茶上皆呼先生不名學士張元禎短小每進講上俯几聽之嘉靖初命以三八日講大學衍義講官二員內閣學士一員侍班講畢賜茶賜酒飯西苑無逸殿成命大學士一員爲講官講尙書無逸并幽風七月詩設坐殿門內東向坐講講畢御幽風亭賜宴

宴享

國初宴享群臣皆在奉天殿文武官四品以上宴列殿

明史稿

禮樂志三卷

七

內東西五品以下外兩廊光祿司供事御筵序班供禮百官初儀皇帝陞座大樂作百官四拜光祿司進御筵進花樂止進第一爵酒教坊司跪奏奏炎情開運之曲百官皆跪皇帝舉酒訖四拜就位散花受盞第二爵奏皇風之曲光祿進酒樂作百官起立皇帝舉酒百官復坐舉酒酒畢樂止進湯如之武舞入奏平定天下之舞第三爵奏卷皇明撫安四夷之舞第四爵奏天道傳車書會同之舞第五爵奏振綱第六爵奏金陵第七爵奏長楊第八爵奏芳醴皆百戲承應第九爵奏駕六龍逐舞承應進酒進湯進大膳儀皆如前九爵宴成百官立奏禮畢宴有大宴中宴

常宴中宴儀同大宴但進酒七爵常宴同中宴但百官一拜三叩頭進酒或三爵或五爵而止九奏樂章洪武四年詔禮部尙書陶凱所更製也上令樂舞生歌之喜其頗有和平廣大之意遂付肄習用之後太宗稍有更定禮亦少異而樂半不同凡宴享後在奉天門矣

祠祭禮

國初郊廟社稷先農爲大祀已改先農及山川帝王先師旗幟爲中祀諸神小祀大祀致齋三日中祀二日凡牲四等曰犢曰牛曰太牢曰少牢色尙騂或黝大祀入絳九旬中祀三旬小祀一旬殺禮不用牲用果脯從其族也或用素羞凡帛京師大祀中祀用制帛天地日月

明史稿

禮樂志三卷

八

大社大稷加玉焉玉三等曰蒼璧曰黃琮曰玉制帛五等曰郊祀曰奉先曰禮神曰展親曰報功小祀素帛王國司府州縣亦用帛小祀則否凡樂四等曰九奏曰八奏曰七奏曰六奏奏樂有歌有舞歌堂上舞堂下舞皆八佾有文有武先師六佾用文小祀則否凡助祭文臣五品武臣四品以上及六科都給事中凡服天子大祀冕服中祀皮弁服陪祀諸臣本品梁冠祭服郊社大祀雖有三年喪不廢

郊祀

郊禮國初分祀冬至祀天圓丘夏至祀地方澤仁祖清皇帝配享十年始定爲合祀之制言人君者父天母地

其仰瞻覆載無不恩也及其祀也則有南北之壇終不
會祀以人事度之爲子之道致父母異處安爲孝乎命
卽園丘故壇中覆以屋稱爲大祀殿以祀上帝皇祇去
前代之祭期歲止一祀月在孟春其日上辛上帝皇祇
位皆南向駢犢各一上帝玉蒼璧制帛蒼皇祇玉黃琮
制帛黃禮三獻樂九奏舞八佾仁祖位東西向駢犢一
玉帛從上帝從祀神丹墀內東西向四壇爲日月星
辰內壇外東西向二十壇岳鎮海瀆各在其方山川神
祇太歲帝王在東西向風雷雲雨在西東向壇各犢一
禮神制帛禮成皇帝大悅曰朕自卽位以來祀天享地
每當齋期必有風雨臨祭方敏每以爲憂京房有云交

明史稿

禮樂志三卷

九

祀鬼神必天道雍和神乃答矣若有飄風驟雨是爲未
善朕度古人南郊祭天以其陽生之月北郊祭地以其
陰生之月孰不知至陽祭之於至陰之月至陰祭之於
至陽之月於禮可疑且掃地而祭其來甚遠言祀天地
尙實不尙華罔執古而不變至今所以天地之享與人
大異天地反不如人享人之享亦執古而不變則有汗
尊杯飲茹毛飲血巢居穴處以今言之世可行乎斯必
不然罔命太常卿每歲祭天地於首春三陽交泰之時
三日正齋風和日煖及夜升壇山川草木不搖江海息
波輕雲繚緲於昊穹獨露太陰於天中黼塵不動銀燭
光舒香烟裊繞斯必神之降臨合祀宜也特紀其事作

九歌志喜建文元年配享徽仁祖奉太祖洪熙元年復
奉文皇同配位太祖下嘉靖九年以科臣夏言議復分
祀配太祖罷太宗從祀園丘日月星辰雲雨風雷從祀
方澤岳鎮海瀆陵寢諸山罷歷代帝王又建朝日壇東
郊神面向以春分日祭大明之神無從位建夕月壇西
郊神面向以秋分日祭夜明之神從祀二十八宿木火
土金水五星周天星辰南向歲舉四郊而東西郊犢一
羊一豕一玉一是時皇帝大興禮制歲驚蟄祈穀於南
郊復有崇雩壇禱雨十七年以季秋於南郊行明堂大
享禮宗祀皇考以配上帝儀如南郊隆慶元年俱議罷
東西郊歲行之如儀與南北二郊稱四郊云

明史稿

禮樂志三卷

十

大社大稷

國初大社大稷異壇同建大社后土勾龍氏配大稷后
稷氏配祭以春秋仲月其日上戊洪武十年上以南北
二郊分祀爲非禮且言社稷異壇而祭甚不合於人情
社爲五土之神稷爲五穀之神土主發生五穀因之以
生一壇之中各壇而祭是土穀不合於生之意也祭
先社固當先奠社配而乃祀稷當乎於是改爲一壇東
大社西大稷位皆北向至一饋一禮三獻樂七奏舞八
佾皇帝祭服拜跪飲福受昨是年以禮官張篤義議罷勾
龍后稷配配仁祖西向建文君撤仁祖配太祖仁宗復
奉太宗同配嘉靖九年仍遵國初以勾龍后稷配二祖

配位奉藏太殿十年命耕西苑復建帝帝稷如大社之制祭以次戊之日太牢一無玉樂六奏皇帝服皮弁陪祭官文武大臣十二員

太歲

國初立山川壇於天地壇之西仲秋之月祀太歲復及天地諸神祇以四季月將及都內山川都城隍從祀嘉靖八年孟春歲暮特祀太歲月將之神九年更定雲雨風雷為天神壇南向嶽鎮海瀆鍾山天壽山都內山川天下名山大川諸神為地祇壇北向都城隍祭于其廟隆慶元年皆議罷獨就山川壇祀太歲以四季月將從祀歲遣文大臣一員行禮牲用太牢

明史稿

禮樂志三卷

二

宗廟

國朝宗廟之制洪武元年终立四廟中祀皇高祖考德祖玄皇帝高祖妣玄皇后東第一廟祀皇曾祖考懿祖恒皇帝曾祖妣恒皇后西第一廟祀皇祖考熙祖裕皇帝祖妣裕皇后東第二廟祀皇考仁祖淳皇帝皇妣淳皇后主與廟皆南向異廟同官祀以四孟月及歲除皆特享洪武三年乃復更定如王制酌禘烝嘗之禮孟春犴夏秋冬及歲除祫合享德祖廟中德祖南向懿祖下昭穆序東西向迨于九年始集諸儒臣之議倣古九廟之制建太廟前殿後殿殿翼四廡殿九間間一室中室奉德祖帝后主東第一室懿祖西第一室熙祖東第

二室仁祖主皆南向几席牀榻衾褥禪籩簋笱帷幔器皿之屬具如事生之儀罷特享四孟月及歲除祫祭前殿中德祖懿祖下以昭穆東西序列座設衣冠不奉主各懷一羊一豕一奉先制帛禮三獻樂六奏舞八佾親王配享東壁壽春霍丘下蔡安豐南昌蒙城盱眙臨淮寶應六安來安都梁英山山陽昭信凡十五王四壇王妃皆耐食壇一太牢展親制帛功臣配享西壁中山王徐達開平王常遇春岐陽王李文忠寧河王鄧愈東甌王湯和黔寧王沐英虢國公俞通海蔡國公張瑄勝越國公胡大海梁國公趙德勝泗國公耿再成永義侯桑世傑凡十二人十壇生者虛其位壇一少牢報功制帛

明史稿

禮樂志三卷

主

御史答祿與權請舉大禘成一代之典下議德祖上世系無可推考遂以太祖上賓建文君一如祖制奉太祖主耐寢廟西二室享座右二位太祖改都北京廟制悉如南都其後列聖升祔一廟祫祭主恩宗九室已備議祫主禮官言周以稷官為祖文為世室皆百世不遷國家德祖上亡致當其時后穆不可祫太祖太宗視周文武世室今當祫懿祖歲除奉主出前殿與九廟同享以合古人大禘之禮上如禮官言祫懿祖孝宗祫熙祖武宗祫仁祖改歲除為大禘世宗入繼大統覃精禮制大禘祀典以太祖重闕宇宙肇運開基四時之享歷於德祖不合禮意嘉靖十年命祫德祖奉太祖主

寢廟中一室爲太廟不遷之祖春享禘宗各設一帷以次列座左右南面特享夏秋冬祫太宗下以昭穆分東西向序列季冬中旬大禘德祖仍居中太祖仍從懿祖下分東西向序列罷歲除學士憑言親王功臣分皆臣子配享堂上天子跪拜于下冠履無別移祀兩廡復舉大禘于太廟太祖配享稱皇初祖十四年更建世室及昭穆群廟太廟左右以次而南統於都官廟各有殿殿後有寢群廟門東西向內門殿寢皆南向世室在左三昭之上奉太宗特享各於其廟祫則太宗東座西向稍近上仁宗下東西向序列大禘則太祖與四親皆南向太宗下序列如時齡上先是特建世廟祀皇考乃復

明史稿

禮樂志三卷

主

改建曰獻皇帝廟以避太宗世室之稱二十四年復諭禮臣嵩曰朕惟國家之興始于太祖中定艱難則太宗太宗宜同稱祖皇考躬備大德延及朕躬宜薦宗稱尊太宗文皇帝爲成祖尊獻皇帝爲睿宗祔享太廟位躋武宗之上以兄故仍復太祖初制歲凡五享四時祫太祖獨專南向之位群宗以昭穆爲序歲除大禘一如十五年之制太祖永爲太廟主不致下與子孫同列是時禮樂出自天子群臣莫敢議世宗以是因尊太祖并追崇所生罷禘祭于時宗廟之禮有其廢之蔑不舉矣然建議諸人猶有諱不敢言建文君不入太廟猶曰革除景皇帝爲皇帝七年社稷賴之不得與睿皇帝並議追

祔何也二十九年世宗且復升祔孝烈皇后祧仁宗後世宗升祔始以禮臣議后必元配乃奉孝潔皇后祔遷孝烈于別殿隆慶六年穆宗升祔祧宣宗配享功臣洪熙元年進河間王張玉東平王朱能寧國公王真榮國公姚廣孝嘉靖九年以國子監祭酒廖道南言庶子移祀大興隆寺十年以刑部主事李瑜言進誠意伯劉基十六年武定侯郭勛乞進其祖英侍郎唐胥爭不可勛言往年祀基以文臣故舉朝翁然臣祖武臣故忌者紛紛上是勛言命英從祀基以伯爵位英上上不悅曰何上基而下莫也令以爵序列英默寧王下永義侯上而基列永嘉侯下凡祭幣太廟每室幣二凡時物太常先薦宗廟然後進御凡時享值國喪樂備而不作凡祝文止稱孝于皇帝不稱臣遣太子行禮稱命長子某不稱皇太子壽春等王舊有皇伯祖等稱萬曆七年止合稱本爵祭日遇忌辰則移前一日遇致齋日內上具常服百官青綠錦繡

明史稿

禮樂志三卷

南

奉先殿 崇先殿 世廟 奉慈殿

奉先殿者洪武三年太祖以太廟時享未足展孝思乃於乾清宮別建奉先殿朝夕焚香朔望贈拜時節獻新生忌致祭用常饌行家人禮永樂定都北京如之后非元配遜不敢祔崇先殿者嘉靖五年建以別祀皇考獻皇帝也世廟者獻皇帝未得祔太廟故別建廟於太廟

曰世廟特享在世廟時祔則奉主于太廟合享時食之薦仍在崇先殿祭享一如奉先殿之儀及祔太廟始罷崇先殿而祔享奉先殿焉奉慈殿者孝宗別建追奉生母孝穆紀皇太后也一歲五享四序薦新忌祭俱如奉先殿之儀弘治十七年復奉安憲宗生母孝肅周太皇太后主居中孝穆居左嘉靖二年奉安世宗生祖母孝惠邵太皇太后主孝肅之右十二年上諭禮官曰廟中一帝一后祔葬乃有二三后今奉慈三后主既不得祔廟其遷祔陵廟享祭皇太后太皇太后本子孫尊稱稱唐皇后婉皇后又嫌於適其故主題皇后勿書帝蓋孝肅主奉遷於裕陵孝惠孝穆主奉遷於茂陵罷奉慈殿明史稿 禮樂志三卷 主

陵寢

國朝陵寢熙祖在泗州蟠城之陰今爲基連山洪武初號曰祖陵德祖諡祖二陵皆卽祖陵聖祭仁祖在鳳陽府太平鄉今爲廟聖山洪武初號曰英陵尋改皇陵太祖嘗召仁祖忌辰立謂起居注詹同日往者吾父以是月六日亡兄以九日亡母以二十二日亡一月之間三喪相繼人生值此其何以堪終天之痛念之罔極命禮部製帝后袞冕冠服命皇太子至祖陵葬祭爲文祭告曰昔者列祖立命是方積德深長致天監福垂後嗣今也子孫蕃衍宅於宇內以統黔黎深思皇考生前歲

月之親懷念音容已有年矣嗚呼以萬幾之冗未獲躬詣拜掃今特遣玄孫皇太子詣陵修繕敬葺衣冠以伸孝思祖陵置泗州祠祭署奉祀一員陵戶二百九十三家長至正旦太牢三清明中元孟冬暨每月朔望少牢三奉祀行事皇陵置中都留守司皇陵衛皇陵祠祭署奉祀一員祀丞三員陵戶三千三百四十二家長至正旦太牢清明中元孟冬少牢奉祀行事朔望少牢留守司宣行事弘治元年內宮一員監護太祖高皇帝曰孝陵在南京鍾山之陽今爲神烈山高皇后馬氏合葬設神宮監孝陵衛及祠祭署聖旦正旦孟冬忌辰酒果行香清明中元冬至太牢勅舊大臣一人奉祀事成祖明史稿 禮樂志三卷 六

文皇帝曰長陵在北京昌平州今爲天壽山文皇后徐氏合葬都燕後諸陵皆在天壽山仁宗昭皇帝曰獻陵后張氏合葬宣宗章皇帝曰景陵后孫氏合葬英宗睿皇帝曰裕陵后張氏合葬肅后周氏祔憲宗純皇帝曰茂陵后王氏合葬穆后紀氏惠后邵氏祔孝宗敬皇帝曰泰陵后張氏合葬武宗穆皇帝曰康陵后夏氏合葬世宗肅皇帝曰永陵后陳氏合葬烈后方氏恪后杜氏祔穆宗莊皇帝曰昭陵后李氏合葬先朝多以妃嬪從葬孝陵四十妃嬪長陵十六妃祔陵四妃景陵七妃祔陵遺命勿用後始無從葬者多葬金山諸陵衛監祠祭祀禮一如孝陵唐宗獻皇帝曰顯陵在承天府今爲純

德山后蔣氏合塋陵衛神宮監祠祭署如諸陵祀亦如之孝陵東有懿文太子陵祀禮視孝陵四孟歲除忌辰加牲焉孝陵祠祭署兼主之京師西山有恭讓章皇后陵寢嘉靖中合於未央宮莊田以其半奉香火景皇帝后還廟廢后吳氏世廟繼后張氏懷獻世子悼恭太子哀冲太子莊敬太子憲懷太子皆塋金山戚以時祀禮各有差諸王塋其封國其子孫祀之外戚楊王墳在盱眙洪武初設盱眙祠祭署墳戶二百一十家徐王墳在宿州洪武初設宿州祠祭署墳戶九十三家徐陽王墳在滁州洪武初立廟墳所墳戶十九家皆以歲時祭祀

歷代帝王

明史稿

禮樂志三卷

七

洪武元年命以太牢祭三皇以勾芒祝融風后力牧配六年始建帝王廟于京師以祀三皇五帝三王及漢唐宋創業之君歲春秋二祭後以周文王終殷事殷唐高祖本太宗力勿設至止各祀於其陵廟而增增文帝七年命聖帝王袞冕坐像以伏義神農未有衣袞之制不袞冕是秋上親臨祭焉廟同堂異室中一室祀三皇東一室五帝西一室三王又東一室漢高祖光武隋文帝又西一室唐太宗宋太祖元世祖室積一羊一豕一禮三獻樂七奏舞八佾二十一年詔舉歷代名臣從祀禮官具名上上以宋趙普負太祖不忠不可祀太華黎安童祠也不可祀孫而去祖可祀太華黎安童祠

麗阿木裁定始於全節者三十七人列兩廡爲四廡東第一壇風后皋陶龍伯益傅說召公奭召穆公虎張良曹參第二壇周勃馮異房玄齡李靖李晟潘美岳飛木華黎博爾忽伯顏西第一壇力牧農伯夷伊尹周公旦太公望方叔蕭何陳平第二壇鄧禹諸葛亮杜如晦郭子儀曹彬韓世忠張浚博爾木赤老溫太公望以從祀罷其故廟及武成王號是年廟火改建于雞鳴山之陽麗隋文帝尋復以歷代帝王祠祭郊壇歲用正月廟罷春祭止秋祭每三年傳制遣道士齋香帛令有司祭於各陵寢是歲則停廟祭嘉靖九年釐正祀典罷郊壇廟祭復建廟都城如南京其秋上親臨祭焉嗣後歲以春

明史稿

禮樂志三卷

六

秋仲月遣大臣一員行禮四員分獻凡祭於陵寢之歲則停秋祭二十四年以科臣陳棻言元以夷亂華不宜祀復罷元世祖及元臣木華黎等五人

先師孔子

國初詔正天下諸神封號惟孔子封爵及配享諸賢特仍其舊歲以春秋二仲上丁傳制遣官祀孔子于國學丞相初獻翰林學士國子祭酒亞終獻每月朔則祭酒行釋菜禮洪武四年令進士釋褐詣國學釋菜五年上覽孟子大不然其視君如寇讎語罷配享踰年諭禮官曰孟子辯異端闢邪說發明孔子之道有功天下後世宜配享如故六年翰林國史院學士承旨詹同侍講學

士樂韶鳳上釋奠樂章舞六佾禮部尚書牛諒上禮儀制曰可遣御史大夫陳寧釋奠誠意伯不陪祭受胙胡丞相以聞上曰基學聖人之道不陪祀使弗學者何以勸既不與祭而享胙禮乎奪俸一月寧坐不舉奪半月七年仲春上丁日會於廟丁十四年改建太學雞鳴山廟制悉去前元禮器用木主上親臨幸祀孔子服皮弁執圭再拜殿前復再拜乃退十五年詔天下儒學通祀孔子頒釋奠儀大成樂器二十九年從行人司副楊砥議罷揚雄從祀進董仲舒後遇登極皆遣官祭告闕里幸太學行釋菜禮文皇都北京國子監猶仍元舊存繪像八年命正其衣冠令合古制十九年北國學既定南

明史稿

禮樂志三卷

元

監春祭命祭酒行禮稱皇帝謹遣正統二年以宋胡安國蔡元真德秀從祀三年祭祀孔子釋老官八年從禮臣士奇議封元吳澄爲臨川郡公從祀成化二年追封仲舒鳳川伯安國建寧伯訖崇安伯德秀蒲城伯十二年從祭酒周洪諱增樂舞八佾冠豆十有二弘治九年從太常寺卿程敏政議封宋楊時爲將樂伯從祀嘉靖九年釐正祀典閣臣璵集今昔儒臣議上請始詔天下去塑像爲木主尊稱孔子曰至聖先師孔子四配曰復聖顏子宗聖曾子述聖子思子亞聖孟子從祀及門弟子稱先賢左丘明以下稱先儒罷公侯伯諸封爵申黨卽申根存根去黨公伯寮秦冉顏何苟况戴聖劉向賈

遠馬融何休王肅王弼杜預吳澄十三人罷祀林放遺瑗鄭眾盧植鄭玄服虔范滂七人各祀於其鄉增祀后蒼王通胡瑗歐陽修復以行人薛侃議進祀陸九淵別立祠祀齊公叔梁紇稱啓聖公孔氏以顏無繇曾點孔鯉孟孫氏配稱先賢程頤朱熹蔡元定從祀稱先儒上皮弁服謁廟用特奠帛迎送神再拜樂三奏舞六佾春秋二丁皇帝御奉天殿傳制遣大臣祭太學南太學遣祭酒用木牢禮三獻樂六奏文舞六佾天下府州縣衛學則提調官用少牢禮樂如太學月朔各行釋菜禮啟聖丁祭太學祭酒南太學司業府州縣衛學各提調官上以孔子祀典已正親著論曰朕惟孔子之道王者之

明史稿

禮樂志三卷

子

道也德王者之德也功王者之功也事王者之事也將其位也非王者之位焉孔子既逝後世唐玄宗乃薦諡曰文宣加以王號夫孔子於當時諸侯有僭王者皆筆削而心誅之故曰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不體聖人之心漫加其號雖曰尊崇其實目爲亂賊之徒是何心哉至我皇祖考用禮官之議增樂舞用八佾還豆十二牲用熟而上擬乎事天之禮也孔子設或在今肯安享之昔不觀魯僭王之禮寧肯自僭祀天之禮乎王者以有是德宜居是位堯舜是也無其德而居是位者皆亂之君如桀紂幽厲是也若至後世之爲君而居王者之位者其德於孔子或二三肖之十百肖之未有能與

之齊也至我太祖高皇帝雖通用孔子之道而聖仁神
曾武功文德直與堯舜並矣恐有非孔子可擬也由是
觀之王者之名不宜仍稱偽稱者近於僭亂孔子昔曰
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夫既以王者之名
橫加於孔子故使顏回曾參孔伋以子而並配堂上顏
路曾皙孔鯉以父從列於下安有子坐堂上而父食於
下乎此所謂名不正者焉皆由綱領一紊而百目因之
以累今也不正茲來世之非道將見子不父其父臣不
君其君內離外叛可勝言哉朕非諛君也非滅師也所
以防閑于萬世之下也設有謂朕以位而凌先師實
非原心之論時有儒臣以去孔子王號為非是上故論

明史稿

禮樂志三卷

五

辯之隆慶五年從禮官議以本朝高皇帝配萬曆十二
年以本朝王守仁陳獻章胡居仁等二十三年從湖
廣撫臣郭惟賢議以周敦頤父國驥成從祀啟聖公今
四配十哲而下東漢先賢則臺城明原憲南宮适商
瞿漆雕開司馬耕有若巫馬微辛曹邴公孫龍秦南
顏高壤駟亦石作勤公夏首后處奚容蒧顏祖句井疆
秦祖縣成公祖句嘉陳休樂欽伏黑孔忠公西蒧顏之
僕施之常秦非申枳額澹先儒則穀梁赤高堂生毛萇
后蒼杜子春韓愈程顥邵雍司馬光胡安國楊時張栻
陸九淵許衡西廡先賢則必不齊公治長公哲袁高柴
樊須公西赤梁鮑冉孺伯虔冉季漆雕徒父漆雕哆商

澤任不齊公良儒公肩定鄒單宰父黑棠旂左人郈鄆
國原亢廉渚叔仲會公而與如邾異陳亢琴張步叔乘
先儒則左丘明公羊高伏勝孔安國董仲舒王通周敦
頤歐陽修張載程顥胡瑗朱熹呂祖謙蔡沈真德秀薛
瑄王守仁陳獻章胡居仁

先農

先農洪武二年為上祀歲以中春擇日親祭以后稷氏
配它又奉仁祖配用太牢禮三獻樂八奏舞八佾皇帝
皮弁服拜跪飲福受胙禮畢更翼善冠黃袍至田親秉
耒耜三推三反京尹捧青箱播種而覆之三公五推九
卿九推宴從耕官後改中祀則遣京尹不設配祭畢猶

明史稿

禮樂志三卷

五

親耕籍田永樂定都北京歲以中春上皮日宣
德初上謂侍臣曰先王制籍田以奉粢盛以率天下務
農天子公卿躬秉耒耜亦有實心耳君誠愛恤蒼生
使明德至治達于天地則農之薦不待親耕矣農夫
勤苦終歲猶不免餓死朕輕徭薄斂貴農重穀禁
止游食則人人咸安矣不待勸率矣不然三推五推
何取虛文為其後皇帝止以初登極之歲親祭焉

先蠶

先蠶之祭祖宗時未有之始於嘉靖九年皇后以歲春
擇日而祭尚儀奏請致齋三日蠶宮令陳祭物樂女生
陳樂器女官奉鈞筐前行皇后禮服拜跪極奠飲福受

牂牲少牢禮三獻樂六奏去舞公主內外命婦陪祀禮畢皇后易常服詣采桑臺采桑三公命婦五采列侯九卿命婦九采

旗纛

洪武元年立旗纛廟于山川壇牙旗六纛藏之內府歲仲秋祭山川日祭于廟霜降日祭于教場歲暮享太廟祭于承天門外皆用少牢旗手衛指揮行禮所祭神爲旗頭大將六纛大將五方旗神主宰戰船正神全鼓角統砲之神弓弩飛鎗飛石之神陣前陣後神祇五昌等畝永樂後別有神旗之祭專祭火雷之神羊一豕一無帛每月朔望總督京營戎政官請祭于教場祭畢復命明史稿 禮樂志三卷 三

國有大征討皇帝服武弁禡祭牙旗六纛旗東纛西皆南向祭之日皇帝省牲視燎牛一羊一豕一禮三獻樂六奏皇帝飲福受胙望燎刺五雄雞血五酒醊酌神郡國守禦武官則用鷩鷩日霜降日爲春秋二祭

大射禮

國朝射禮參倣古制太祖卽位之三年卽詔成均博士弟子及郡縣庠序之士皆使習射以俟貢舉凡遇郊廟之祭則命文武官執事行大射之禮君有君鵠臣有臣鵠天子虎鵠皇太子熊鵠親王豹鵠皆五采天子樹中皇太子親王虎中儀按周禮大司馬射人之職命兵部主之職事官司正二員掌驗射者品級尊卑而定耦兵

部官職之引禮官二員掌引文武官升降進退之節侍儀司舍人職之司射官二員先以強弓誘射以教東氣武弁能射者職之司射器官二員先辨弓力之強弱爲三等驗人力之強弱西授之工部職之司爵官二員計中者以授酒光祿寺職之請射者四員每鵠二人侍儀司職之一品二品豹鵠四采三品至五品繡鵠三采六品至九品狐鵠二采文武官子弟及士民俊秀布鵠無采一品至五品兕中六品至九品及文武官子弟士民俊秀鹿中鵠右有獲各以隸僕二人掌之獲有容所以爲義旗及待獲者蔽也容亦名之黃色有六軍士二人掌于之後射者中的舉紅旗應之曰采舉采應之偃明史稿 禮樂志三卷 四

西舉白旗偏東舉青旗過鵠去旗不及鵠舉黑旗射之日請射者先請司射二人相進各以三矢指於腰帶之右以一矢掖于二指之間年長者爲上射幼者爲下射上射射畢乃讓下射者司正書中投筭於中舉旗式次請士民俊秀射次請官員子弟射次請品卑至品者射如儀射畢司正讀時第白中於主射官司爵者酌酒授中者飲中的三爵中采二爵飲畢各圓揖而退都應射亦如儀詔學官闢射圃教官誘生徒講讀罷令習射仍命有可以其暇日詣學督視之上嘗召一國子生前問之曰爾等讀書暇亦嘗習射乎對曰習之日熟未對曰未也上曰古之學者文足以經邦武足以戡

亂故能出入將相而社稷莫安今天下初平爾等當務學然武豈可忘哉詩曰文武吉甫萬邦爲憲文武並用古之道也

鄉飲酒禮

洪武初詔中書省詳定鄉飲酒之儀令民歲時燕會習禮誦律申明朝廷之法令有司則率士大夫行于學宮民間行于里社學宮府州縣官爲主舉致仕官之齒德望尊者一人爲賓鄉里年高有德者一人爲僕以次長爲介以賓之次若爲三賓教職一人爲司正四面坐主位於東南賓位於西北僕位於東北介位於西南三賓從賓以次而西皆南向司正從主南坐北向府州縣僚

禮樂志三卷

五

屬以爵序而列于東賓以齒序而列于西其日主帥僚屬先到學宮東序坐遣人遠賓執事報賓至出座門之外迎以入至東賓西三讓三揖而後升堂主賓以下東西相向兩拜而後就位執事若司司正下自東階升自西階詣堂中北向立賓僕以下皆起立執事者以酒授司正揚觴司正北面揖賓僕以下皆報揖司正舉酒曰恭惟朝廷率由舊章崇禮敬舉行鄉飲非爲飲食凡我長幼各相勸勉爲臣盡忠爲子盡孝長幼有序兄弟恭睦睦宗族外和鄉里毋或廢墜以忝所生揚聲譽乃飲解酒復揖賓僕以下皆報揖司正復位賓僕以下皆坐贊導令以生員一人行之一如揚聲

請畢復位舉饌席主起而獻賓捧爵詣席前置賓席稍退兩拜賓答拜主又如儀獻僕畢各復位賓復起而酬三僕從之交拜如前儀介以下則各就坐席受酒詩歌盡鳴以鐘爲節三行或五行湯三品乃撤饌主及僕以下東立南向賓及介以下西立東向兩拜而後下堂仍三揖退出座門之外東面相向一揖而退民間里社百家爲一自里長或糧長至之百家之內選年最高有德人所推服者一人爲賓其次一人爲介通文學者一人爲揚解一人讀律二人贊禮前期至詣賓門揖請曰某日行鄉飲酒禮吾子年高德邵敢請爲賓曰某固陋恐辱命敢辭主曰詢諸眾莫若吾子賢敢固請賓曰

明史稿

禮樂志三卷

五

夫子申命之某不敢辭主再拜賓答拜請介亦如之賓席設於堂中稍西南向主席設於堂之東南南向厥賓則以齒序分席於堂中上兩序東西相向其日賓至主出迎於門外西面揖賓東向答之至先入門而右賓入門而左及階揖主先升自東階賓升自西階及堂東階相向兩拜各就位揚觴讀律復宣御製大誥文揖立如學宮之儀畢復位皆坐酒五行或七行飲畢主先退其明日賓以下同詣主家拜謝鄉飲之賜主拜謂辱屈昨日之來御製大誥文曰鄉飲

幼論賢良別奸頑異罪人其坐席圖高年有德者居於上高年淳篤者並之以次序齒而列其有曾違條犯法之人列於外坐與同類者成席不許干預善良之席主者若不分別致使貴賤混淆察知罪以違制奸頑不由其主紊亂正席全家移出化外嗚呼斯禮乃古先哲王之制受良民於宇內亙古至今從者鄉里安隣里和長幼序無窮之樂又何言哉吾今特申明之從者昌否者亡二十二年再定圖式良民年高有德無公私過犯者上坐凡因尸役致犯罪過者則別為席序坐中門之外其有曾犯姦盜詐僞徒流重罪者又別為席序坐東門之內坐分三等若有罪過之人恃其年長強坐取賓之明史編 禮樂志三卷 卷

養老

古天子養老之禮大司徒上太傅若講師故三公人名用爲二老五更禮遇大尊顯國初養老惟及編民貧而善良者始及之而緣卒倡優不與焉禮雖有隆殺達之天下洪武元年詔七十一上子一丁侍養十二年詔諸耆老謁見嶼山周壽誼一百十六歲賜宴及鈔幣予冠帶乘傳還鄉十九年詔八十五上米五斗肉五斤酒三斗九十上歲加帛一疋絮五斤應天鳳陽二府富民八十上賜爵里士九十上賜爵社士復其家著爲令永樂十九年詔八十上絹二疋布二疋酒一斗肉十斤二十二

年詔七十一上及篤廢殘疾者子一丁侍養八十上仍給絹二疋綿二斤酒一斗令有司時加存問天順元年京師民茹文中百有四歲召見便殿賜冠服帶履宴于順天府命尙書姚夔以下造其廬賀之二年詔軍民男婦八十上各絹一疋綿一斤米一石肉十斤九十上倍之男子百歲子冠帶八年詔七十一上免一丁縣酒十瓶肉十斤八十上加綿二斤布二疋九十上子冠帶歲宴一次百歲子棺具而是時因品以禮致仕官七十上貧不能自存詔有司給米五石養老之典始及大夫官矣迨歲化末年武官朱政曾祖信年一百八歲而終祖全一百二歲父鏞八十二歲俱見存時 明史編 禮樂志三卷 卷

天

韓王奏稱上壽獨鍾於一門 武弁之所絕無而一見者 鮮及編民文官二品以上 酒問勞九十上者具奏 人夫歲二名禮得加於 云

樂章

今樂制有日中和韶樂日堂下樂日丹陛樂日侑食樂日大樂蓋太祖命禮部尙書陶凱協律郎冷謙等考正備八音五聲十二律九弄萬舞之節隸於太常凡

以穆之聲若舞生節者界勿用俗樂有百戲承應隊舞
承應隊歌承應則伴伶人領之祭祀皆雅樂而朝會燕
享猶雜俗樂和錯而奏焉樂舞生國初六百人嘉祐中
增用一千一百五十三人領於神樂觀伴之以明教雅
太祖方定樂時神樂觀居庭召學士朱升入視上親制
磬令升辨之升以宮音爲徵上曰升自謂審音何以不
辨宮徵耶起居注熊鼎對曰八音中石最難和書曰於
子擊石磬石百戰率無上曰石音固難和然以人聲爲
主人聲和即八音和矣因命樂舞生登歌一曲上曰古
者作樂以和民聲格神人而與天地同其和近儒鮮知
音律之學欲樂和願不難耶助樂音不在外求

明史稿

禮樂志三卷

三

在人君一心君心和則天
無不和矣上深然之是時
製焉

祭天地樂章

迎神
今君王華夷欽承踴躍
表微仰瞻俯首今惟願來

期思
昭穆分降壇壝

鼓帛
天垂風露今雨澤霑黃虞亂風今

氣化全民勤耿耿今永帛鮮臣當設醴今奉來前

進俎
樂奏和之曲
庖人兮列鼎繼羞兮以旅方俎兮

載歌願享今以獻

初獻
樂奏和之曲
聖靈兮皇皇穆嚴分金
琳臣台樂舞兮民張行初獻兮捧觴
亞獻
樂奏和之曲
載聖兮載將百辟陪祀
今具張感聖情兮舞已拜手稽首兮願享
終獻
樂奏和之曲
三獻兮樂舞揚徽蓋具
納兮氣藹而芳祥光四朗兮上下方況日吉兮時良
微醴
樂奏和之曲
粗陳菲薦兮神喜將感聖心兮何
以忘民福留兮佳氣昂臣拜手兮謝恩光
送神
樂奏和之曲
旋瞻
駕飛揚遙瞻冉冉兮上下方可同
望燎
樂奏和之曲
進羅列兮燎方炬燭發兮煌煌

明史稿

禮樂志三卷

三

神變化兮東帛將誠至恩兮無量

迎神
今君王華夷欽承踴躍

出
今君王華夷欽承踴躍

迎神
今君王華夷欽承踴躍

迎神
今君王華夷欽承踴躍

迎神
今君王華夷欽承踴躍

迎神
今君王華夷欽承踴躍

迎神
今君王華夷欽承踴躍

迎神
今君王華夷欽承踴躍

迎神
今君王華夷欽承踴躍

迎神
今君王華夷欽承踴躍

徵饌 雍和之曲 相陳微禮分 肅然絲竹分樂舞

揚顯祥普降今 還通力 祇民率土今盡安康

送神 安和之曲 氤氲氤氲今祥光張龍車鳳釐今駕飛

揚送壇藉首 去何方民福留今時雨賜

望 時和之曲 捧綬羞今詣症方 瞻鑒率舞今聲鏗鏘

恩神納今民福昂今稽首今謝恩光

恩代帝王樂章

迎神 雍和之曲 仰瞻今聖容想鸞輿今景從降雲衢今

後先來俯鑒今 微衷荷聖靈今蒼生有崇瞻諸帝今是

臨于顧首今幸蒙

奠帛 安和之曲 秉微誠今動聖躬來列坐今殿庭予今

願今效勤捧禮帛今列酒尊鑒予情今歡享方旋駕今

雲程

初獻 飲和之曲 酒行今爵盈喜氣今雍雍重荷蒙今載

臨載崇群臣欣今躍從願親穆穆今聖容

亞獻 中和之曲 再斟今禮明諸帝熙和今悅情百職奔

走今滿庭陳遶豆今敬重亞獻今願成

終獻 肅和之曲 獻酒今至終早整雲鸞今將旋宮予今

告恩今神聖欲樂留今無從躡雲衢今緩行得瞻瞻今

蓬九章

徵饌 安和之曲 納綬羞今領陳丞民樂今幸生予將何

以今崇報惟歲時今再瞻再迎

送神 肅和之曲 梅嶺繞繞今導夾蹤鸞輿冉冉今歸天

宮五雲擁今祥風從民歌聖佑今樂年豐

望燎 肅和之曲 神機不測今造化功珍羞禮帛今薦火

中望 庭庭今稽首願神鑒今寸衷

聖祖是時功德盛美矣誠敬之至上通神明以故喜

而成章八音調均協于鐘律洋洋盈耳故特志之以昭

聖德其他諸臣所撰述今雖存疑於太常每多俚詞非

雅聲歲時以備數已耳太祖常諭禮臣曰古樂之詩章

平而正穆世之歌詞淫以誇古之律呂協天地自然之

氣後世之律呂出人爲智巧之理天時與地氣不審人

聲與樂音不比故雖以古之詩章用古之樂器亦乖戾

明史稿 禮樂志三卷 至

而不合陵犯而不倫矣手擊之而不得于心口歌之而

非出于志人與樂判然爲二而欲以動天地感鬼神豈

不難哉聖訓諄諄蓋深慨于新聲之代變又胡樂之相

雜以爲人不知音之所由生古樂必無從可復也故孔

子曰我欲聞夏禮故鄭聲淫他日夾谷之會必斥棄

夷之舞今聖天子在上庶司百執事相與贊襄于下欲

因祖宗之制而少加潤色天下豈無有號爲通儒如后

褒師曠者出相正哉未可委諸社師賤工以爲久遠不

修之餘技猥飾耳目于一時已也

明史竊卷之第十二

軍法志第四

東莞尹守備舊



自古帝王至治之極靡不設軍立法以佐文德而邊疆源唐虞以前莫可攷矣夏書大戰于甘乃召六卿六卿者六卿之卿也周禮六卿無事各掌其卿之政教禁令而屬於司徒有事出征則各率其卿之一萬二千五百人而屬於大司馬司徒以伍兩卒旅師軍之法爲教練家家使爲兵人人使知兵司馬以并邑丘甸之法爲調發一句而止調七十五人侯國之兵則皆甸內之民卿將中軍上大夫將上軍下大夫將下軍士克偏禪王國之兵則皆畿內之民其或不足則命列國起兵以從王

明史竊

軍法志卷四

一

率公將中軍卿將上軍命大夫將下軍內史爲司馬兵故猷猷之農民將皆卿大夫兵將相詰文武並用秦廢封建爲郡邑非其制矣漢而下代雖殊制而軍民已分我高皇帝未登極時立有管領民兵萬戶府精簡武勇之材編列爲伍居間則耕有發則戰暇則講武戰勝有功與官軍一體陞擢無功還農猶有兵寓於農之意焉後當定府州縣時張赤白旗二立之郊下令曰願爲吾兵者立赤旗下願爲吾民者立白旗下於是軍自軍民自民因罷民兵萬戶府及武成之日天下大定即大位當是時也虎臣牙將星列雲屯貔貅霧湧赫然盛矣乃立一大都督府京師總領中外諸軍洪武十三年懲胡

惟庸之亂始析爲五府而稱左右中前後五軍府於是兵權不專於一司輦設下置有錦衣等十二衛衛宮禁爲天子親軍無隸屬都城內置留守等三十衛分隸五府以衛都城外而四方置有三百二十九衛以各衛其疆境各置都指揮使司轄焉而各使司分以其方隸五府軍五千六百人爲一衛衛有所所有千戶所百戶所有軍十人一人領之曰小旗小旗五人積軍五十五人一人領之曰總旗總旗二人積軍一百一十二人一百戶所領之百戶十人積軍一千一百二十人一千戶所領之積五千六所爲軍五千六百人而衛立焉此一衛軍容之大畧也軍有從征有歸附皆上初定州郡時徒

明史竊

軍法志四卷

二

屬其後官民有麗于法者藉之謂誦發又其後籍民三丁者一人二丁一丁者共一人而立民兵萬戶府領之謂保集皆長子孫世執干戈以食縣官輩固皇圖勿拔也衛官之長曰指揮次曰千戶次曰百戶指揮有使有同知有僉事千戶有正有副百戶有誦有實授官皆以世嫡禔之子未必皆賢一人常攝數印而五軍府及都司則選之世職之賢者皆流官民間子弟以武科起者亦兼用之歲有六選聽于兵部故兵部之有武選也如文選焉五府官曰都督有左都督右都督都督同知都督僉事都司官曰都指揮使都司之體統與布按並稱三司有掌印有僉書邊防重地則各就其封內衛所軍

分戍官統之總鎮一方者曰鎮守守一路者曰分守獨守一堡一城者曰守備與主將同守一城者曰協守而又有提督提調巡視備禦領班備倭等名各因事而異職焉總鎮或掛將軍印或不掛印皆曰總兵次日曰副總兵又次日參將又次日遊擊將軍遞於公侯伯都督指揮等官內推任國初兵事頗任武臣後以武臣闖外之權太重或有他慮復分有文臣爲之監督文臣重者曰總督次日曰巡撫總督舊稱軍門巡撫則皆管理軍務或提督復有整飭兵備或副使或僉事或以他官而兼副使僉事沿海者曰海道兼分巡者曰兵巡道兼管糧者曰兵糧道而仍以所轄督撫領之此又府衛邊鎮設官

明史稿

軍法志卷四

三

之大畧也高皇時立有大小教場于京師訓練五軍將士中軍爲樞左爲左掖右爲右掖前爲前哨後爲後哨分時四方縱言之如常山之蛇首尾相應橫言之如手足犄角互相援倚其或一軍內有他虞則四軍足以制其死命五府握軍籍不得輒下尺符行軍而聽授兵部國有大師兵部推舉武大臣一人爲總兵官佩將軍印以行文大臣一人監督師旋印上于朝將歸于第軍還于衛故武臣有兵而無權權屬文臣而兵又不繫其掌握彼此相制若大牙然六小相維若束縛然上下相爲用若指臂然靡不頽首而聽于治所以強幹固本執長策而馭宇內制至善也文皇時五軍仍舊增置七十二

衛燕都去虜障厯百里文皇常帥五府之軍北伐師旋不即散還五府遂乃結營圍操復設三千營以司竄竄令旗皆馬隊設神機營以習神鎗火箭皆步隊合五軍而爲三大營而河南山東大寧三都司及中都留守司各衛之軍歲以春秋班入與三大營更番操練管操官曰提督而各哨之分管官有曰坐營曰坐司則皆公侯伯都督都指揮內推任之後復兼用內臣以監神機火器曰監鎗及太宗賓天京營遂已與府率而爲二失隸屬之舊矣洪宣之世海宇昇平兵革不試將偷士氣日以廢壞至于正統恬嬉益甚京營之兵幾不能受甲此已已之變所由興焉于肅愍之多難之秋深惟良策乃

明史稿

軍法志卷四

四

於三大營之中退其羸弱不任干戈者爲老家拔其驍勇精銳者十萬爲選鋒分十營團操五十人爲一隊隊有長合二隊爲百人有隊官積二十隊爲千人有把總積百隊爲五千人則立都指揮御焉本部尙書或都御史一人提督之省臣鄭林復獻軒轅八陣之法令教習八陣之中分而爲六十四陣左右前後一聽中軍之旗鼓皆相策應斯亦有足觀者焉以能振弱爲強此京營爲一變也英宗復位遂罷團營八年復置成化初復罷尋復置第十營之內增分二營營軍萬人是時四外衛軍八萬分兩班班四萬則合京軍八萬爲一十二萬指故名而稱之曰十二團營坐營則內臣一人武臣一人

軍名選鋒兩其後也供役私門借工公府或輪月錢開
曠及當操練乃倩游民取盈軍者不操操者非軍而四
郡司軍四萬中多賄免老羸餓病什有二三蓄威養銳
之地樂爲膳老食貧之府矣正德時內臣用事復選十
二營之精銳者名曰聽征人馬立東西兩官廳分屬焉
然群盜劉六等縱橫燕旬齊魯之間營軍數出敗衄迄
調宜大遼陝兵入助而元兇之首猶授於風伯波臣而
乃底軍至于嘉靖庚戌虜叩郊關都門盡閉營兵不滿
六萬且多老弱墮之出涕泣不敢前大司馬丁汝襲坐
視倉皇竟亦不敢率此空拳無用之夫出遼虜一矢肅
皇帝震怒棄汝襲市虜去諸臣惶惑無以塞上意乃請

明史稿

軍法志卷四

五

罷團營兩官廳兩復祖制三營更三千營曰神樞營蓋
裁諸內臣而獨用勳臣一人爲大將名曰總督京營戎
政廕予印曰戎政之印佐以文大臣一人曰協理臺省
臣各一人巡視歲終令得彈壓整齊之大將兩下有副
將參將遊擊佐擊等官幕布三營各有分屬而皆聽於
大將之節制此京營又一變也穆宗時大學士趙貞吉
是時爲司業親見虜至營兵一無所用隆慶四年入相
乃言于上請如太祖時五軍府之制分爲左右中前後
五營各擇一堪任武臣分統訓練仍以文臣巡覈之以
時校閱報成天子兩賞罰行焉詔議如言革總督戎戎
政印改用三勳臣提督三大營後清文大亞三見爲六

提督尋以六提督事權不一仍復一總督一協理給還
戎政印一如嘉靖之舊迄今三營尺籍如故給糧如故
而見操軍士十亡五六此京營亦已三四變而耗蠹之
原猶故也國初垛集令行是時右武編戶民樂出一丁
爲軍四方衛所軍皆足額且有羨丁迨其後也軍政日
弛將領不爲優恤奴隸使之是以士多逃亡尺籍遂空
天子乃下勾補之令徵責有司而又懼有司之疲累吾
民也妄勾有禁重勾有禁於律最嚴人戶以籍爲定之
條意固重軍而又未嘗肯虐使其民而偏輕民也蓋至
文皇末年開平指揮僉事郭亮嘗請益軍備禦上勅之
曰軍豈在多哉汝能撫恤有道訓練有方雖千人足用
也軍多而不精徒耗糧餉何益然承平日久逃亡日衆
守備日不足宜德中上切憂之乃下聖書命給事中御
史十四人分行天下清理御史李立銳意得軍遂乃詭
傳平民常州府同知張宗璉持不可與立爭曰聖書獨
清軍民實非軍奈何違聖書毒民立怒侵辱之宗璉憤
恨死然常民賴免於枉七十八蘇郡同知張徵力佐御
史廔有訴者立斃杖下誣服始于數嗟怨益路彌年不
解上聞之召本兵論曰民爲國家根本朝廷於軍民譬
水舟陸車豈可偏哉其初有司審實毋殃民於是詔軍
戶有重役二處三處者併勾一處而冒勾同姓同名入
巫豁除又用陽武侯薛祿言罷免邊軍薪炭之役曰薪

明史稿

軍法志卷四

六

茂嶺山谷有運送惟艱士務守備豈可煩勞宜其有遁
逃也復罷雲南軍煎礦之役天下衛所軍戶詔免原籍
一丁錄福建平海衛指揮同知卜祥指揮僉事朱銘受
軍賄贖伍上令行在都察院召而罪之上曰朝廷養軍
豈爲若輩利耶朕聞皇祖言殘元時以此壞國此不可
戒也正統初司府州縣特設專官一意清軍毋預它
事清軍御史三年始代令顯且久得竟軍本末戶本有
丁惶無丁徙遠邊軍逃窩藏同罪御史選代以補伍多
寡爲殿最乃後清軍使者未必皆賢多以苛峻爲丰裁
而司府州縣清軍官又恐勾補不及數爲已罪鈴網營
民望風離訛如在重辟御史郭觀誣逮岷山民二十四
明史竊

軍法志卷四

七

人頗巡撫鄧御史崔恭平反而定江西御史尤醜烈勸
里甲引平民僉事陳琦爭之不能得行巡所轄得苦掠
誣服者二百家縱遣歸農會御史以謫去民手瓦石何
道旁狙擊而德琦不衰是清勾之令國家始未嘗不愛
軍惜民而安祿保資之臣往往皆束於法以行其虐其
民何罪此奉行者過也夫勾補一軍非獨其軍苦也長
解之民必爲之廢廬產鬻子女承符轉行與軍而共一
旦之命觸冒寒暑陵歷障險千里之外下產廢矣二千
里之外中產廢矣三千里之外上產廢矣況有墮身異
域游魂莫返者乎及抵衛所軍未點突而逃蓋萬姓受
其害而朝廷曾一無所利也軍與民交病矣初制軍亡

衛所徑勾已屬有司奸胥猾吏匿爲利藪一軍勾至數
十載不能得亡以千數勾而解者百無一二焉嘉靖中
兵部尙書王憲用主事王學益畫裂爲勾單衛上千部
部下有司不在單者不得妄勾即亡矣而丁戶故絕三
年得以其單緲部罷勾以宣上德於是宿蠹蠹清天下
軍民拱手加額共喜安於無事久之天子爲下停差清
軍御史之令而司府州縣清軍官遂玩愒自處於閒官
逸吏歲奉故事一磨勘而卒無補於伍虛也正統初大
學士士奇言御史清軍南北人互往南北極邊補伍各
不耐其水土北人死於瘴癘南人死於寒凍況西北急
防守而所在壯勇調戍南方顧以南方疲弱不能寒苦
明史竊

軍法志四卷

八

之人謫當之大不便請自今邊卒清解發戍宜從南北
所宜而是時兵部侍郎鄭瑩掌部事閤於祖制不敢其
後撫臣王世貞深言其便有四謂應勾之戶樂於近不
圖規匿其便一士各安其水土不至困絕其便二近則
不逃逃亦易跡其便三解戶不至破家其便四然大司
馬卒未有斷然行也夫勾補者百一而逃亡者接踵今
雖有衛猶無衛也有軍猶無軍也國初軍饟不以厲民
一倣古者屯田之法一衛之軍十七屯種三城操一軍
授田五十畝賦糧二十四石半贍其軍半給城操及官
俸上時定閭江東百姓新出湯火田蕪不治則令諸將
分屯龍江等處以遠田三易民近田一不足則徙數衛

于江浦六合間田之故上嘗太息曰吾京師養兵百萬要令不費百姓一粒米是時康茂才屯積獨充初得穀一萬五千餘石給軍尚餘七千餘石入倉他將皆所不及上飭諸將曰爾等各有分地皆與康茂才等而入有多寡何哉則人力之有勤惰故耳自今爾等尚當勤督軍士及時開墾以盡地利毋令閒惰以致入不知數責有所歸其後所至地方甫定即令屯田九邊地寒少獲募商出粟中鹽粟入二斗五升則予鹽一引於是商人爭起塞下開墾力耕出粟便而亡飛競之費是時春築盛于戈矛墩堦密于亭障軍民錯居守望相助粟露積饒中土故上諭五軍府曰自古養兵而無病農者莫若

明史稿

軍法志四卷

九

屯田乎其令天下衛所程督軍士以紓國力盡罷諸關戍卒屢備譏察外悉歸屯田歲遣武大臣一人分行各邊巡飭又令天下在田軍人樹桑果備肉款迨于末年下詔屯軍凡田五百畝歲輸餘糧五十石則什而稅一德意殷殷厚也文皇徙都北平擴求高皇帝遺業則壤定賦名曰樣田著令在紅牌而獨責成於督屯官督屯官自以家人願屯種者聽令不得擅離屯所私役屯軍總提調於屯田都指揮餘糧八不加額罰俸有差額外而能有加者遞有賞尋復徵牛朝鮮爲遼東廣闢草萊而率夏總兵何福積穀數最下詔褒美是時上效用兵虜虜震懾集騎不敢南牧而塞上之警亦省則各省

置倉事官特顯提督仁宗繼之復推祖宗美意詔減倉糧之半而止徵六石土故人人挾纊飲醇而饒南無此之時各鎮軍餉就其地足自給間闖戶正供外無他征賦宣德後承平既久政日偷竊貪漁將領盡私其附堡腴區而磽瘠移于軍士低昂寬易糧益不均又或勲戚占爲莊業豪右侵爲己有田日亡失糧日逋負督屯官經年未嘗履阡陌卽有兼理提督之責日益設率據故牘潤飾報成而已景泰中大學士商輅慨然申飭憲臣出清理然上下之相蒙已久修復於一旦甚難獨宜府總督李秉請出內帑萬金給供特種開故壤歲收餘糧以贍貧軍買馬山西參政葉盛請帑金五千買牛

明史稿

軍法志四卷

十

于頭簡戍卒不任戰者事耕作乃得易馬千八百匹蓋在獨石六年邊儲賴之此二臣者則奉行善而報成又若是効也九邊田出粟中鹽法至今存可也商人顧重飛輓樂輕齎孝宗初戶書葉淇准人也鹽商多淇婚媾爲奏改輸銀運司可以解部部以餉邊以爲年例於是塞上耕夫投耒散歸邊地盡空粟價日踊四北之士待餉東南日索年例之贖幾于充棟主計亡以應益以各關諸緒猶不足至傾天子內帑助之是猶割左髀以益右髀無益於右而左已大傷故今天下財力竭也正德時聞瑾嘗訝年例銀天順前無有也罷不送詢以爲屯田不復故遣御史胡汝礪等往度諸邊使者承風苛責

安化王遂乘成卒怨叛起而爲亂是後言修屯田以理爲鑒矣噫而廢食計莫失於此也嘉隆來間有一二碩畫之臣講求廢墜西時盈時詘以今較昔故額十已損其六七近致萬曆中九邊年例薊鎮初止六萬七千今至三十八萬九千密雲初止一萬五千今至三十九萬四千永平初止二萬九千今至二十四萬六千宣府初止五萬一千今至三十三萬三千大同初止五萬今至四十二萬山西初止一十一萬今至二十一萬三千延綏初止十萬今至三十六萬七千其他少者不下數萬此此數百萬金以視初輸時額凡增數十餘倍即處以往日屯軍安所得益地能辦此往日非能令兵不食而

明史編

軍法志四卷

十一

守胡今費之鉅也况各鎮諸屯未盡廢年年尙有本色餘糧而例銀日增國計奈何不日詘也國初馬政有群牧所以司牧養洪武六年改置太僕寺滁州卿掌其政令而少卿寺丞爲之貳二十三年定爲十四牧監馬凡九十八群二十八年始廢牧監以其馬屬有司使民間孳牧之江南人十戶一馬散布于應天鎮江太平寧國四府廣德一州江北人五戶一馬散布于廬鳳淮揚四府滁和徐三州戶仍給鈔三百貫優之三十年復置北平遼東山西陝西甘肅行太僕寺則令衛士分牧而行僕卿職掌於僕卿不異各修其政而聽於兵部永樂初乃增置苑馬寺于北京陝西甘肅寺各六監二十四苑

遼東一監二苑設官亦視行太僕而各監監正一人監副一人苑有廣狹上苑馬萬匹中苑七千匹下苑四千匹苑有圍長一圍長而率五十夫夫牧十馬迨十六年遂裁北京苑馬西以其馬歸行太僕散牧民間十八年定都北京於是北京行太僕改稱太僕寺西以滁州太僕寺爲南京太僕寺而寺分隸州郡一如其舊馬是時馬頗蕃息大僕卿楊砥言近馬蕃息西牧養乏人請令民十五丁養種馬一匹立群頭一人五十匹立群長一人養馬之家歲免其糧草之半凡種馬倒死孳生不及數責之償倣宋熙寧保馬法意行之遂世爲北方患六師歲出擊胡責駒急軍民鬻子女以償仁宗聞而痛之

明史編

軍法志四卷

十二

命官爲贖還且寬責駒之令兵部尙書李慶言今民馬益蕃散衛伍操用然且餘千群今遠近方面朝覲官咸集請貢給馬一匹令太僕歲徵駒如民間稍寬民下廷議報可大學士士奇入力陳其不可曰朝廷以禮徵賢者授方面郡守次者百執事今役之牧馬云蘇民困是何貴民而賤官也且馬豈官所宜牧馬死責償將人皆破家爲子孫憂况所散馬僅三千頭而令朝廷貢此名於天下此其失非小上曰慶幾誤朕陝西按察使陳智復疏言按察司所以肅庶官貞百度而太僕寺得隨之歲徵駒與下民等將焉網捕地於是罷散馬之令時北方馬獨北直隸民養之宣德中乃及山東濟南兗州東

昌凡三府正統中乃又及河南開封彰德衛輝歸德凡四府人視其丁產而授馬馬之高大雄壯而空群者名曰種馬以爲孳生壯十二牝十八二歲而徵一駒國初課駒獨補種馬之耗餘駒聽自鬻以金輸正統十四年始令解俵爲備用馬歲解二萬匹給京邊邊馬足則寄收畿府乃其後畿府馬多復寄牧於保定河間諸屬而畿府故所受馬又改發於永平諸郡矣又其後并所解馬或以其半徵金駒有頭駒重駒凡十八年而免馬之肥瘠登耗籍其毛齒而時省之凡三歲寺卿偕御史二人印烙選其良汰其羸劣私用私賣有常刑官以課額增虧爲黜陟衛牧之法亦如之此我國家馬政分在諸

明史竊

軍法志四卷

三

司職掌者先後設行之大畧也然自馬散於民戶丁牧養率不如法馬故多斃斃則必償民之受累最甚宣宗時太僕寺嘗請遣官覈馬上召諭之曰馬畜於民必寬民力而後可責之馬國家法有定科然屢下令孳生不及數者免償念不欲以馬故傷民也夫農終歲勤勞營衣食不給而必責償馬何痛而不德也爾等其謹率舊典從事宜從寬兩恤貧難之民成化中河南兩直隸早詔免其歲比較孳生馬先朝所爲恩厚於養馬戶若斯也牧馬地南北兩寺各京營各邊皆有草場其後場地多爲內外權勢侵奪成化末年乃用當事者言詔令退出還官太僕卿備確言陛下興修馬政清復草場仁壽

官皇莊及壽王府莊亦宛轉上白退還國營放牧不可以微利傷國計仍申奏討之禁于後宏治初兵部尙書馬文升復以爲言於是乃令給事中御史分戶兵二部官四出清復未墾者仍舊牧放已墾而成田者賦其租金貯太僕備買馬當是時陝而牧地止存六萬六千頃有奇養馬軍止七百名牧養兒驕騾馬止二千八百匹都御史楊一清往巡撫奏熟寺卿之不職者而簡布按二司參政副使薦補紉轍大更於是六苑地清復草場十二萬八千頃有奇清勾撥補養馬軍士二千三百有奇增修城堡十九處創復馬廐千百所馬給騎操外六苑可常牧馬三萬匹陝自一清至馬日蕃三邊之用賴

明史竊

軍法志四卷

四

之高帝時帝馬使歲遺四出正元萬壽之節內外藩屏將帥皆用馬爲幣諸番貢馬第馬高下償其直土官以馬定田賦爲糧二十五石者一馬或五十石一馬十六年勅諭松州衛指揮僉事耿忠曰西番之民歸附已久而未嘗責其貢賦聞其地多馬宜計其地之多寡以出賦如三千戶則三戶共出一馬四千戶則四戶共出一馬名爲差發猶田之有賦身之有庸必不可闕非虐使也西番之俗以茶爲命故陝西洮州河州西寧各設有茶馬司以聽三衛番族納馬易茶降金牌爲信符凡遇差發合符乃應三年一遣上馬茶一百二十斤中馬七十斤駒馬五十斤有以私茶出境者斬是時駙馬都尉

歐陽倫坐販私茶賜死禁至厲也四川復設有鹽馬司通商納馬中鹽上馬鹽一百二十引中馬一百引遼東設有開原廣寧馬市以市海西女直及朵顏三衛之馬上上馬綸八疋布十二疋上馬綸四疋布六疋中馬綸三疋布五疋下馬綸二疋布四疋駒綸一疋布三疋己又開市開平上上馬一等綸五疋布十疋一等布十八疋駒布五疋是時馬頗蕃庶雲錦成群其後茶政稍弛私茶不能禁而番馬遂多不至塩商復多勢家開中馬皆下乘乃又不得已而徵價助邊凡引一百道折馬銀一十五兩而馬政大壞矣宏治末年都御史楊一清巡撫陝西乃復講求舊制即金牌失之已久第嚴私販之

明史稿

軍法志四卷

主

禁番人無茶則死自不得不奉我差發兩來納馬於我四年間得馬萬九千七百餘匹而茶尙積有四十五萬餘斤靈州大小塩池復增課引銀二萬七百六十兩有奇留貯買馬嘉隆間北虜嘗因納款請開馬市於宣大山西三鎮每年宣府約市馬一萬八千匹用銀一十二萬兩大同約一萬匹用銀七萬兩山西約六千匹用銀四萬兩事竣馬或寄養於太僕寺或留本鎮給軍騎操出國家什一之利歲收胡馬三萬餘匹虜亦受封效順九邊晏然欵塞之稱羨于和戎貨幣之交恬于鋒刃夫亦祖宗時不肯却之使不來其有裨于馬政亦不小也然亦苟延歲月且收近功軍寔耗盡已非一事京營壞

矣屯政隳矣軍衛卒十無五六矣此火未及燃之秋而賈生可爲流涕之日也故往時一二當事守臣親見軍無可用卒付之烏有變西徵募士兵成化初都御史盧祥巡撫延綏上言曰臣奉命鎮守邊土竊念封疆爲重時出巡開每見營堡之兵不惟甚少而且老弱百不能當一虜臣觀延安慶陽府州縣邊民顧多驍勇習虜情敵戰聞今若選爲士兵訓練之卒有緩急不待驅使人人各思自護其家室皆自奮力前鋒以視營軍一可當十十可以當百也部議特勅御史臨邊選民驍壯者編爲什伍免其繇役號曰士兵延綏得兵五千人毛里孩連年入寇皆退却此軍法之一變而士兵盛強又一時

明史稿

軍法志四卷

天

也宏治中益倣其制詔州縣爲里七八百者里僉二名爲兵號曰民壯爲里五百者里四名百里里五名二十五人爲一甲甲有總總甲下復有小甲大小相比訓之以時有事調發食於縣官無累於民衛軍抱質安坐而爲國家長物矣故今俗呼衛所者曰軍呼選募者曰兵議者謂民壯之設猶有古者丘甸之遺意焉此軍與兵又分而二也其後相沿正德間兵餼遂籍丁糧編給食於民矣營民膏脂代軍守禦民安得不困也然而法久弊滋乃今民壯亦屬虛名遂至老夫弱子握空拳糜國廩朱裳絳幘父子相嬲曰爲有司供張迎送執訊存謝追呼詞訟鬻法賊民未嘗有披甲胄執戈矛爲一日操

練於是兵與軍總無足恃卒有大警莫可制禦輒調土漢狼狽以己之不知外寇未平民受客兵之暴不貲矣王守仁之平泃賊也監司議調狼兵守仁不聽獨汰諸縣兵而收其傭以募新民之賈勇者卒建大勲夫兵在用之何如耳乃其間復有機兵快手精兵之屬則皆民壯別名相爲雄特者耳此民壯之遞相變而不爲用即又謂之無兵可也邇者任事諸臣有爲之議曰天下事法久則蠹人久則玩今兵力詘甚矣太祖舊制胡不可復先朝禦蓋胡不可更三大管胡不可還兵於五府夫三大管乃文皇當日權爲制置便征虜也龍馭賓天未及散還列聖因之遂至今日然非太宗意也誠令兵從

明史稿

軍法志四卷

七

五府之舊五府何所事事練兵而已操練熟則武技精部伍明大司馬時巡閱之俾將無惰士無曠是故可以守可以戰兵權不旁攬於內臣睿皇帝何至喪師北狩主帥各分屬於五府丁汝璈何至陳尸西市何者兵誠有制雖遇敵而敢戰雖臨危而常安今京營軍直爲大司空將作傭耳傭一夫於市日金五分軍代之歲積可省冬官七十萬餘金嗟夫此苟戈爰以守衛神京士也奈何傭也樞密重臣敢於任事即舉累朝因仍之弊釐而更之俾還太祖之舊胡不可也議屯者曰方今閭閻賦稅日增民田困甚矣屯田胡以不可復邊屯猶曰近虜內屯其軍亡去其田固萬古不移胡不可以核諸故

籍而求督屯監司催徵子粒之微無日不下田之不清而惟糧是責酌彼行潦其盈幾何第田墜矣以民律之猶足夫民有田二十七畝一以中壤畝可入穀一石得米五斗合之歲可得米一十三石五斗農如之令軍以農人之全自食以主人之半輸官固易易也地非不足於舊而不爲田軍非不足於力而不爲耕安可罪無田也誠任心計大臣假之便宜使自擇屬寬之歲月循行相度編爲籍伍定之經界量發帑藏以助經始東南田存至清復而以芟荒輔之而北田失至闕荒而以墾法參之鄰虜則寄亭障深溝塹立烽埃廣游徼使其家自爲守人自爲戰則屯尺寸固國家尺寸也屯尋丈固國

明史稿

軍法志四卷

太

家尋丈也數年後蒿萊之藪何不可變爲禾黍之塲也國初馬政與屯無騎輕重牧監磨寄畜於民間祖宗時行法未嘗不善民今何以至於破家受累何以法之久乃廢夷至此牧民官往往甚爲痛心嘉靖中御史錢瑛者江南還州人獨爲通州民奏革種馬已而副都御史翁大立巡撫蘇松嘆曰御史以一鄉官而能行之於還州吾以巡撫不能行之於列郡乎復倣其例爲上言曰臣聞財賦出于東南戎馬產于西北各因物土定貢賦自古先王以來未之有改也我太祖定鼎金陵以郊畿之內不可缺馬大江之南不便養馬故設太僕寺於滁陽練領牧事而應天等府每十一戶養一馬且給牧地

免差徭寬之永樂中始計丁養馬成化中官且收其牧地租金矣宏治中江北水荒馬之寄養江南府屬又甚夥民困極矣臣請略陳其害國初論丁丁不編徭逋來人戶逃亡聚族丁田出辦單丁下戶不免害一馬顧中編有詳長歲徵貼戶銀三十兩詳長外顧有歇醫歇飲藥餌銀十二兩害二官後地租野無歸地求牧與芻而不得而又嚴派草料銀四五六而是猶參其臂而奪之食又扼其吭而使之吐也害三江南地卑而馬性惡濕歲創損十二三兩罪賠償價匹不下二十兩害四每歲印烙官有常例吏胥里老有紙例供應寄五解寺傳用馬價匹費三十兩赴南部者匹五十兩解赴京各倍之害

明史稿

軍法志四卷

九

若況今水旱備饑顧歲相仍民有菜色人嚙草根欲芻秣之常給雲錦之成群何可得也愛物之心重且長仁民之心輕且短如是而謂臣能仰承德意撫恤民隱可乎臣今酌其利害願陛下哀憫窮黎亟釐弊政乞照通州近例將應天鎮江太平寧國廣德各屬種馬盡令裁革減革之臣又請計其利合各州郡每歲可省群長及獸醫銀八千四百兩草料之費合之可省六萬五千兩印烙罪贖賠償各銀合之可省六萬二千兩此其利皆在民一做通州今例馬二匹徵銀三十兩歲可得銀二十九萬九千九百兩此其利在官天下事利害相乘利少而害多臣不願爲也利于官不利于民臣不願爲也

今草馬之利既如此畜馬之害又如彼臣何憚而不爲哉況江南之馬已解折色種馬之畜寔爲無名乞陛下允臣之奏下部議革容臣選其堪戰者給兵騎操以其次者給民走遞仍責養馬戶丁田內徵價解部至於備用馬價草場地租臣不敢因革種馬歲損分毫一切照限徵解則百餘年之弊政盡漸除五府州之民心誰不仰戴陛下鴻恩于萬萬世都御史王廷相復陳營軍養馬之害曰臣惟馬必騰壯而後戰可力竊見營軍之馬多至疲死何以故皆草料之不足也有日存操之馬自四月至九月有料而無草有曰下場之馬料草皆不支惟十月入操後至三月皆全給料而給草者僅三月通

明史稿

軍法志四卷

三

一年計之全操之馬有料而無草者凡九月料備而草不足下場之馬僅得半年之料而草與料俱不足也馬給於官草場已半爲田而入租於官牧馬之資非軍自備安所出哉草場租銀何以不可放給以補營馬草料不敷之用也軍士有家者以領馬爲累皆賄免類多領于貧軍此貧軍也賃房而居待糧而食賃房則馬必露地以居雨雪不蔽而馬苦矣待糧則食必無餘僅足餬口安能及馬而馬饑矣馬苦且饑而咬之酒糟氣烈味惡不作騰而損力雖強壯之馬數月後必且羸瘠欲無斃得乎不死無所用之矣西臣疏上皆報聞其後租金末年頗有增給迄于萬曆九年始得議行各處存留種

馬盡革余又竊見萬曆中言官有上言曰直隸河南山東歲解備用馬二萬匹銀三十兩民間賠費尤倍之俵解一出舉家皇皇一聞揀選中人之產如遭滅門之殃搜括無措爲之質田園貨棄門再構良馬以往及至而復揀退甚有再之不已而至於三矣收者未必皆上駟退者未必皆驂駘哀哀小民囊橐能幾堪此苦累耶田園耗盡株連同宗同宗拮据蔓延里黨間有節愛有司改爲官解小民如脫水火猶然揀退多兩買補無湊則亦法之窮矣君子曰痛哉無庸故也一馬至則諸用事者肆誅求此如蟲之食苗蠹食其心膳食其葉賊食其節蠹食其根不盡不已苟無賄即堂下皆同眠之鼠

明史竊

軍法志四卷

三

安有百姓哉馬養於民而反以病民謂祖宗初意何竊以爲備用馬之宜解宜蠲或宜改折尚可議也國家馬非乏也匪其人畜牧不善故詩人之美衛文公曰秉心塞淵騶牝三千史克頌魯僖公曰思無邪思馬斯臧有自來矣成周以夏官制軍自大司馬下及其屬皆以馬命官卿士大夫分領其職旬出長轂一乘乘馬一師四圍三乘爲早阜一起馬下士爲之三阜爲繫繫一駟夫中士爲之六繫爲廐廐一僕夫上士爲之六廐成校核有左右皆中大夫凡有軍事趣馬則贊校人差擇良馬而齊其飲食簡其進退行止馳驟之六節二月後在牧而有序八月後在廐而有閑厥惟重矣周士大夫皆德

行道藝之選也以任牧廐之寄不以爲養要在得人而後馬可蕃也今以付之間閭編戶之民衛所貧窮之軍安望良馬也凡馬八尺以上爲龍七尺以上爲驥六尺以上爲馬皆產之西北南方六尺且無有也故曰南船北馬又曰古大事必乘其產非虛語也今天下非小弱也古往所宜馬之地盡撫而有也隴右金城岐幽涿寧唐人監牧地故存也昔者唐富周隋之亂種馬乏矣僅得突厥馬二千隋馬三千徒之隴右命太僕卿張萬歲領之萬歲能其職自貞觀至麟德四十年間馬大蕃息至七十餘萬是時天下以一縷易一馬政在得人此固其明效也冀代多產馬今爲帝畿中原平曠一望萑葦

明史竊

軍法志四卷

三

夫孰非牧地者春秋魯衛漢唐全盛時嘗用之矣誠令勘取西北宜馬之鄉山林原隰民棄不耕者並置苑馬而廣畜之牝字順其時騰放調養盡其法國有戎事隨地連近徵用此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亟蓄之而猶可及得也嗟夫我朝軍政今日類靡極矣欲振舉之敢謂天下遽無人哉嘗有味于岳武穆之言以文官能不愛錢武官能不畏死天下無憂不太平非虛語也使爲官者人人知如武穆言俎豆之儒可備折衝甲冑之士亡愧孫吳我太祖以馬上得天下當時閭外之寄不肯參用一文士故五軍都督高六部尙書一階外都司衛所比布政司府州官遞加一品誠重之也其後累朝世

席昇平執袴子類不開於軍旅於是縉紳用事而介冑士屈矣今之縉紳則皆曩日章句小生持方幅紙優高第安坐數年而至者居然腐儒耳至於閭外重臣率皆儂帥倚山因熱金聚馬羊之賄得之一見文臣望車塵而下拜承咳唾而受命白虎通曰王者有彥不臣當其爲帥則不臣也斯豈其人乎泰寧時有兵可無兵可有將可無將可今正英雄鳴劍抵掌之秋勇士揮戈裂眦之日也顧安得若人而用之三代時士自少卽學射御司徒大比亦以是而興之與德行禮樂書數同選平居嘗佩刀劍射御閑刀劍習而軍旅之事幾半是以太祖高皇帝洪武三年定科舉格中者後十日試以騎射意

明史稿

軍法志四卷

三

念深矣此亦揆物色之儲爲他日治寇行邊之用也累朝扭于治安遂使經術一途賺英雄以白頭然而當多事之秋四海之內年少雋才悅禮樂敦詩書一附青雲豈無有赤心自許勉爲國家肩任使而古昔所稱俊臂燕頤之士有可爲干人之將萬人將十萬百萬人之將豈無有濟應雲赴思展鷹揚之略以勝千里之難者乎文臣武將協力同心患無兵爲我用乎衛所官卽令訓練衛所之軍郡邑官卽令訓練郡邑之兵比及三年有勇知方之效可立睹也繇是郡邑有警則府縣官可爲制將指揮千百戶可爲戰將環省有事則監司官可爲制將都司指揮使食事可爲戰將誰不足充國家任

使若都司外衛正員參用文臣帶銜署職庶有軍機會議上之不致見肘于直指監司下之不致見撓于郡邑守令雖於文秩似屈此如不調之瑟必解絃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繇是而京營有不清穀屯田尚有遺曠土馬有不精強吾不信也邇者東南多事國家所恃惟調客兵然而奴酋入犯一戰而屠我川兵數千人無孑遺長驪及遼經撫棄城而逃貴州安酋內叛西粵狼兵一交鋒而各散走尸骸遍野撫臣見獲而語酋曰我撫臣也酋曰汝是耶遂殺之夫然客兵惡足恃哉而此二三臣固曩日所持方幅紙弄文墨豎儒也治天下亦安用此豎儒爲也

明史稿

軍法志四卷

四

明史稿卷之第十三

刑法志第五

東莞尹守衡著

昔我太祖嘗策諸儒生曰朕聞三皇五帝之治天下其用刑也甚簡及其行也甚嚴民擊壤而歌不知有兵何如是之樂哉今莫知其法何自周明五刑享年八百君三十世將比三皇五帝何孰隆而何孰夷至秦用法倍加五刑舉巨器張密網絕於二世漢高帝除秦苛法約以三章稍歲歲棄市者五十人文帝去肉刑使民無憂稍歲歲之棄市者千人享年四百君有二十四帝唐宋之法比漢輕之而當洪休是也享國弗永三皇五帝而而

明史稿

刑法志五卷

一

唐宋各止三百年帝共三十七人而已於斯致國短長朕不知何特論諸儒比論之大哉皇言上古以來歷代刑法大畧見矣但用之有本末行之有逆順斯汚隆修短之所繇異乎故天之大德曰生聖人之道曰位大君居天之位法天之德安得不代天之討以衛民生古稱好生之德亡如舜至其於四凶也堯不誅而舜誅之四凶誅而天下之民咸服此好生之德所以全也向使征於堯之包容而不誅或恣其凶德之蔓延而誅之亦無及也烏在其好生哉或問孔子曰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曰焉用殺至其爲司寇攝相事七日而誅閭人少正卯兩觀誅三都隨以墮所以爲萬世之孔子也

望祖嘗曰惟人既衆且靈互許不已而有忝殘焉若非天生人君以育之又何言斯民之有所以非愚頑不是顯人君之治若罰惡之道不果而不罪不悖則將何以育斯民者乎故天生人君必賞善以罰惡若獲奸頑暴亂而姑息之使良善含冤而抑鬱則惡者日生善者日減何育斯民者哉故制以斧服以衣天子取斷以示政安斯民於仁壽之鄉餘何言哉錄斯以觀刑一人正以生千萬人安在于無刑善人百年然後可以勝殘去殺未及百年何嘗不殺故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孟軻氏亦曰今之諸侯猶禦也有王者作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乎

明史稿

刑法志五卷

二

其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是故君子尚德而不尚刑先教化而後刑罰昔漢高帝初入關與父老約法三章漢二年蕭何攝獄秦法爲九章之律漢高難霸不純施爲猶有次第王教具存矧我聖祖天縱皇王之略萬倍此乎既爲吳王卽命禮官爲令一百四十五條頒告天下及卽尊位命中書省李善長等定律若曰令以教之於先律以齊之於後古先聖王所以治天下之大法具是矣他日御史出決四方之獄予之勅曰風搖木落露結將霜斯化機之權繇此而當時故所以顯榮枯應節侯孰物能背是理而久長者乎必當理而承候棄市者決焉爾慎法天時則陰陽焉汝往欽哉余於此未嘗不爲

欽祗誦聖德曰爲天之子體天之心奉天之道固當如此乎故天有天之律令聖王有聖王之律令春而生之秋而殺之凋宜其所凋榮宜其所榮此天之律令也臨下以簡御衆以寬罰弗及嗣賞起于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此虞廷之律令也有文事者有武備匹夫而榮惡諸侯者誅家無藏甲邑無百雉之城此孔子欲行周公之道西爲魯司寇之律令也元人事不師古古先聖王典章法度盡已掃地民無律令可守故太祖起而修之與民更始然民不知法一罹刑辟不教而殺君子謂之虐民聖王不忍故令出而民於是知有法律定而民於是知守法

明史稿

刑法志五卷

三

此皆所以教民者也豈賣法哉故曰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又曰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皆是之謂也太祖當定律時諭李善長等曰立法貴在簡當使言宜理明人人易曉夫網密則無魚若條緒繁多或一事而兩端可輕可重姦貪吏得因緣爲奸則所爲繁殘暴者反以賊良善也卿等宜盡心參究凡刑名條目逐日來上朕與卿等面議斟酌焉善長等以歷代之律皆以漢九章爲宗至唐則參歷代集其成今宜以唐爲法上時時御西樓召諸議律官賜坐講論已謂起居注熊鼎曰吾適觀群臣所定律令有未安者吾特以一己獨見決之衆輒以爲然鮮有執論夫刑

法重事也苟失其中則八無所措手足何以番法後世則對曰主上參於群議斷以容見誠爲允當請俟書成更與廷臣看詳而後頒之上曰汝言是也其冬書成上與廷臣復閱視上所去煩就簡減重從輕者猶多律凡二百八十五條大都皆準唐舊而增損之然上猶以爲未協厥中六年復命刑部尙書劉惟謙與學士宋濂等重修每一篇成輒繕寫進上上揭之西廡壁端親灑翰墨爲之裁定其篇目一準唐舊宋濂已頒舊律二百二十八條舊令改律三十六條因事制律三十一條掇唐律補遺百二十三條合六百有六條凡近代比例之繁姦吏可資以出入者咸革而是年詔決重刑須從秋後

明史稿

刑法志五卷

四

毋得非時以千天和九年復謂丞相胡惟庸御史大夫汪廣洋曰昔蕭何作漢律九章甚簡便也張湯猶得以私意亂之今始制律稍未盡善久之能無弊乎卿等其更酌議仍具存草以聞於是惟庸廣洋等復考訂釐正凡十有三條以吏戶禮兵刑工爲六類析篇目爲二十有九約條爲四百六十刑之名五日笞曰杖曰徒曰流曰死二等流三等徒杖笞各五等死刑最重者曰凌遲徒流重者曰遷徙曰充軍惡惡之戮十日謀反曰大逆曰謀叛曰惡逆曰不道曰大不敬曰不孝曰不睦曰不義曰內亂貪墨之賊六曰監守盜曰常人盜曰竊盜曰枉法曰不枉法曰坐贓原有之議八曰親曰故曰功

曰賢曰能曰勤曰賢曰實律成名雖治唐然必三四更而制始定即以五帝三王復治今日之天下無過是也十七年建法司勅諭刑官曰朕摩法司於玄武之左鍾山之陰其所名者實城且法天之實索也是星七宿如貫珠圍而成象乃天牢也若中虛而無凡星於內則刑官無私邪政平訟理故獄無囚人貫內空若凡星處其中而有數枚者則刑官非人若中有星明亮者則貴人無罪而獄今法司已法天道爾諸職事各司其事還有以身心法天道而行之耶若如天之所以獄清而無事必靜而神安以玄武之澄波映鍾山之蒼翠能不開懷抱而長嘯終日引觴倡酌以快今生庶不負朕摩法司明史稿

刑法志五卷

五

之所志也汝其敬哉今之刑部大理寺都察院皆稱法司刑部有十三司清理十三布政司刑名而各府部寺院諸曹及兩畿州郡亦分隸之十三省之按察使曰提刑猶然外法司也京師自笞以下無不繇部議天下郡國守令議大辟御史按察業允矣非部類疏報可無敢自論決少不當律部輒就牘反之大理寺職專審錄部議於律有出入則照駁停疑讞決而猶有翻異則又有圓審夫圓審則都察院集九卿爲之推按至于三四訊不允而乃請制決此聖天子所爲建置法司之意誠慎之重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詩曰淑問如皋陶在泮獻囚以皋陶之明允而獻囚于泮何哉

蓋必與明經學古之士斟酌出入于疑似之間而後無冤也洪武中錦衣衛典詔獄泰治事重者其指揮頗橫暴酷刑凌虐人上聞之大怒命悉焚其獄具而以所繫囚盡歸法司故是時國有大獄太祖多而詆悉有出于構陷鍛鍊則不能無覆盆之冤上恩如此臣民徂於元習往往姦生法外上不得已亦以法外之刑治之猶不可禁禦上曰朕才疎德薄控御之道竭矣乃采輯官民前所過犯條爲大誥頒示天下曰此已覆之前車可監也序言古田在於官官法井以給田民驗丁以受田農無曠夫游食者少四民專務以三而土取諸農商出於農行賈於農隲此王教之精也民用鄉德五福響應朕明史稿

刑法志五卷

六

不才不能申明我先帝王之舊愚夫愚婦效習夷風莫倫不叙是致壽非壽富非富康寧不自如攸好德鮮矣考終命罕聞本古五刑而不治雖出五刑誅之亦何惡焉今出是誥大播震中敢有不遵者以其罪罪之蓋是時太守縣令至有凌遲梟示者而人不憚也輕生易死犯若尋常不旋踵而發覺上累朝廷用刑之慘下滅身家上大恚曰朕言如水人心如石沃之既久未見少潤加以鑄鑿未見成文不能化者有如是耶復續二誥三誥犯者知故法亦罔貸上德意亦窮矣乃蹙然歎曰良民君子之心言不在多其心善矣兇頑之人雖千萬言朝夕在耳怙終不悛是其自取也三誥之頒良民君

子家傳人誦以爲福壽之寶不亦美乎仍勅天下臣民更敢不遵遷于化外詔問刑官因有大誥者減等無則加等於是天下時有誥讀大誥師生來朝者十九萬三千四百餘人上並賜鈔遺還大都是時元至中國已及百年民知有元而已天運既更豈人力而可爲乎愚儒夏伯啓自刎其指誓不爲明用即三誥諄諄頑民何有哉乃上偶讀道德經因感而嘆曰經云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誠哉是言朕當是時天下初定民頑吏弊雖朝有十人而棄市暮有百人而仍爲之如此者豈不應經之所云乎乃悉罷極刑而四役之勅三法司將大誥內條目撮其要略附載於律遷年一切榜文禁例悉除

明史稿

刑法志五卷

七

之罪合黥刺者律該載外餘犯俱不黥刺雜犯死罪并徒流遷徙笞杖等刑悉依贖罪條例科斷勸成一代刑書與民遵守晚年特作祖訓首言以後子孫爲皇帝止守律與大誥不許用黥刺刺劓之刑臣下敢有奏用此刑者文武群臣即時劾奏凌遲處死聖祖好生之德雖與天心極可也又幸皇太孫仁恕太祖初授之大明律使熟讀太孫復爲更定七十三則以爲律內情法必如是而心始安夫非守成令主乎及其嗣位使與顧命諸臣講求律意率祖攸行由親親而仁民由仁民而愛物坐泰刑措之風安享有道之長矣不可耆而乃好作聰明變亂舊章狗離間之邪謀自發難端大張大義滅親

之禍此何刑政可加于叔父之國哉何怪乎燕王之得以奉祖訓而讓其後也南北而軍朝夕相見陳尸原野洪武中有言殺運三十年未除此豈其時耶已而太宗入國一時朝士毋忘故君咸目爲亂政姦臣嚴相坐之法重參夷之誅似於殺戮太過然當國統播賴之秋非嚴刑烏足以定之故太宗朝登大寶暮修祖訓凡諸禮樂刑政之屬一與中外臣民遵守其舊罔敢踰軼已而都御史陳瑛往往羅織建文諸臣迎上意上曰彼食其祿自盡其心勿問周主櫛常用箭鏃爲燒烙之刑上于書戒飭之上多親出鞭撻強胡仁宗監國乘新定之後行法務從寬厚不事煩苛吏守其官民樂其業刑罰大

明史稿

刑法志五卷

八

省仁心仁聞溢于遐邇可不謂善繼善述者哉及至洪熙改元首赦建文諸臣族屬聽寧家并還其沒產洋洋乎回天地再生之恩也迨于章皇每遇刑獄尤加詳慎時法司失入義勇衛軍閫群兒死罪群兒入訴上面鞠釋之謂左都御史劉觀曰昔隋煬帝令王士澄泊盜但有疑似輒加拷掠同日斬決二千餘人今閫群兒非因自陳豈不冤抑而死是爾等皆士澄也群兒若已論決朕必不爾貸面勅法司曰爾等覆詳天下重獄而犯首遠在千萬里之外需索當卽決何寧無一冤抑者乎其遭廉能官分陞天下公同三司巡按御史及府州縣官詳覆無冤然後審決蓋遺官審錄自此始也是時明興

已六十餘載吏治頗疏濶有司雖無仲山甫肅明之才然天子居高而聽卑午門外有登聞鼓以達冤民每年霜降後承天門外三法司與五府九卿有會審名曰朝審律應得死猶必三覆五奏未即行刑以是繫獄下無有不見天日之民至於夏日天氣向炎於是又有熱審重者脫桎梏輕者出囹圄罪可矜疑因而未減者多矣成化中復有五年一大審之制比於熱審益務從寬天下十三布政司都寺官奉勅分道而往名曰恤刑夫犯法愚民何處不有茹苦冤民何處獨無非荷朝廷百倍恩施不多仆死深牢銜刀都而平昔人有言曰我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無恨也此之謂也至於雜犯死

明史稿

刑法志五卷

九

罪律雖與大辟同科然於法難追於情可原驅之以死不如予之以生凡若此者律皆予贖呂刑曰五刑之疑有赦是也又曰罰懲非死人極于病言民之重於出贖則甚病也雖寬而非縱也洪武中有以力役而贖者死罪拘役終身徒流照年限首杖計月日永樂中有納鈔納錢折銀之令成化中有納馬之令嘉靖中始奏爲定制在京則有做工納米運糶運灰運炭運石凡六等在外則以有力稍有力爲二等迄今奉爲功令此贖法之行於今日百世可也若一按之律盡從而刑之則何莫非投機觸咎者天下之人無完膚矣豈所以廣上天好生之仁也哉故刑之疑者可贖也而赦不可輕下太祖

嘗有詔曰青災肆赦枯終賊刑載之於書漢唐及元儒君承祖業權由奸佞所持固有赦之說雖脫君子之微差善民之誤失而庶頑得爲漏網之魚轉含冤於滿地朕德薄才疎夫做聖人之道相繼行之是致五星素度黎庶匪寧悖理乖仁朕今不敢不察若果真犯難咎罪以上俱各不原其餘誣誤因人致罪過失者盡在赦下凡吾臣庶律已修仁勿于刑憲嗣後初登極則赦立皇后則赦建太子則赦遇災眚則赦大辟者不赦十惡者不赦錄是觀之五刑有品輕重有數科條有序名實有正大君爲再生之父毋小民無匍匐之赤子猶之天地焉生者吹之枯者暱之奚非造化恩也今有殺人者

明史稿

刑法志五卷

十

而當之以不殺人之罪固大舛繆可怪有不殺人者而當之以殺人之罪此非直過悞已也或以冤死不有天譴必有鬼禍若律之所及者君得以其法治之若律之所不及者可殺而不殺不可殺而殺則其法亦有時而窮是以列聖相承有一代聖君各有一代新例然吏之巧也日滋例之增也日繁奇請他比蕭何復與莫能測識故主邦禁者往往推案長嘆曰何刑之多門如此乎宏治中尙書白昂特請于上集累朝之損益而刑定之名曰問刑條例計其時已更六七皇帝矣其所議決繫爲令者不知幾何而網亦甚密矣使執法者而皆忠信之長慈惠之師則可倘有寔成義縱王溫舒諸人列爲

刑部爲廷尉爲治獄御史何人不入其法比哉祇以問民而已故依律以起例權之以就一時之平則可必使與律並行守以爲百世之經則不可何也遵先王而過者未之有也不遵先王徒法後王而使高皇法不信於後世謂祖制何間嘗攷之律有重而難行例常從輕輕之可也輕之而失之過縱可乎律有輕而易犯例常從重重之可也重之而失之太苛可乎至於加死爲重不引律而即引例梟示尤重律無斬而例卽梟此有如蓋鵬之泉設之南北以爲弇刑人者固如是乎此非後王之法失也法法者失也所恃仰體聖天子好生之心以爲制治清濁之源者是不在賢執法乎故一例起一罪

明史稿

刑法志五卷

十二

生昂清之後人之非昂者又撓而濁之嘉靖中尙書顧應祥復清之應祥去尙書何熬繼其後又希相臣嵩指而加濁之當其時增至三百八十五條爲弇於國中者五十餘年近在神宗之世尙書舒化乃與群屬之負經術精法律者復清之如農夫之去惡草焉務絕其根有礙於律者悉刪去列爲一百九十一條視嘉靖時十減其半矣固善類之障衛而造化之假手也雖然今之聖子神孫能守太祖律令尙不足以治天下乎非也律之制也太祖參之前後大臣十年始定慮周百世今之蒞官行法者要在深得其解耳律意不通徒責於比律之不合何怪乎後例者之紛紛刑罰所以不中也故太祖

首於吏律卽繫之講讀律令之條不講讀不曉律意且罰俸且降用令至嚴也今人守一郡令一邑及爲一郡司理有能讀律否耶視三尺之謂何故成化中尙書董方言上曰本部專理刑名非得通曉律令者無以稱欽恤之意請選諸司辦事進士教之講讀律令使同本部官問刑至事缺卽以可用者叙補上從之特選進士楊茂元等二十八人留部問刑其後尙書馬文升爲史部乃復推廣方意申明祖制通行天下有司因言漢唐法家多取穎門趙宋刑官設科取士皆以慎刑獄而重民命也臣竊見天下重囚已漶部寺官論報先皇帝仁慈不忍殺人皇上嗣位恩恤詔屢下因而辯理寬宥者多若使先已就刑則含冤市朝者不知幾何人矣此緣初問官皆以經術士起家爲有司律學未講律意未明悉聽受於主文人舞弄所失至此也自今請勅而京法司堂上官督令所屬官天下都布按三司督令斷事理問并各府推官各置大明律一本朝夕熟讀用心講解巡按御史按察司分司官不時按治考校庶使人精法律獄無冤抑世底刑措之美矣上是之今之部寺大夫士固亦孳孳佩服祖制蚤作而暮維然累朝刑政移於厥衛多矣以顧命老臣及部院之九卿不能得之聖天子之轉圜一武弁安知國法往往徃竊之內降之旨而能使人生能使人死爲法司者不亦難乎孝宗仁聖獨能不

明史稿

刑法志五卷

十三

假借嘗曰與我共守此法以有天下民者三公九卿也
一日偶於獄意微示輕重尚書閱廷執不肯上以語劉
大夏大夏曰舜爲天子瞽瞍殺人皋陶執之上於是竟
屈許問尚書也世宗至英明也猶以一二寵倖私人李
陽鳳等獄先下刑部者奪歸鎮撫科臣曹懷言上曰信
若是則五刑之用任一鎮撫足矣將使法司爲空庭法
官爲冗食豈古所謂正聽之公聽之而後王審之耶如
皋陶之所掌呂侯之所訓鄭僑之所鑄蕭何之所定豈
以一鎮撫能議擬耶而倒持太阿之柄授之也上弗省
時遣官校逮及縉紳學士璫乃言祖宗設立刑部都察
院大理寺謂之法司所以糾正官邪清平獄訟也設立

明史竊

刑法志五卷

三

東廠錦衣衛謂之詔獄所以緝捕盜賊詰訪奸宄也夫
職業之廢謂之曠官職掌之奪謂之侵官今後貪官寬
獄仍責法司提問然有隱情曲法聽廠衛覺察盜賊奸
宄仍責廠衛緝捕然必鞠審明白送法司擬罪於是上
悟自後刑獄盡歸刑部然國初舊制刑部雖有禡權凡
民訟獄非自通政司准行而至者不得聽理防其濫也
更戶禮兵工五部凡有應問罪人亦必叅送刑部各不
相侵重其權也比後事權不一政出多門嘉靖中鄭曉
爲尚書言上特申明之而御史鄭存仁按順天檄有司
不得以刑部逮問人輒發曉諭存仁違制存仁亦執自
下而上之律論曉時相爲調曉殺一二諫臣不肯竟以

是構曉去旨尋下曰自今詞訟在外者屬有司在京者
屬刑部天子未嘗不以曉言爲是曉去五城御史仍自
受詞如曩時不復違祖制矣外省民詞祖制自下而上
今且自上而下越訴之風不可救止世教日衰訟獄日
繁官之政事日益非丞簿尉爭相利於漁獵小民人人
私受詞且以下而侵上矣此何法乎國初刑具笞杖訊
杖皆用荆太祖嘗行郊壇皇太子從太祖指道旁荆楚
語曰古人用此爲朴刑取能去風雖傷不害蓋德意如
此今則箠之以帶筋之竹杖刑如制乎枷之制杖罪十
五斤徒流二十斤今重至百數十斤矣桎以待死罪今
且以待催科項手之刑如制乎更有用於手者曰梭用

明史竊

刑法志五卷

四

於足者曰夾棍堂堂之下陳列之以爲常刑此何制乎
爲有司者吾不知其孰爲鸞鳳孰爲鷹鷂或爲窮愁之
所逼及立死其民於箠楚之下甚可憐憫夫刑人于市
謂當與衆棄之者也而必于冬月者奉天之威也故非
其時者有禁非其日者有禁國之制也今皆以挺而殺
人亡論時矣豈稱爲民父母之意哉夫朝廷之待獄囚
也且有法外之仁恩每囚日米一升寒暑之衣病予之
藥惟是一切干概相斂予之洗滌惟謹雨露之恩亦遍
矣乃今閹士之內繫繫相屬者數倍於曩時有司亦厭
苦之其間每歲死於獄卒之手者不知幾何人且勿問
其孰主使之孰賕陷之第以片詞陳報曰病死即天下

事已矣此何法乎夫罪人之當籍沒者寸土宜無孑遺矣田地有其祖墓存者勿籍調不及於枯骨天子尚有遺法今使肺石少不寬之人棘林多夜哭之鬼刑法不明衆庶何繇安生乎世宗時副都御史張潤請行訟牒株連之禁著爲令此誠省刑者一要務也乃後尙書毛愷當穆宗之初復陳刑獄之濫者有六備爲天下有司申飭之濫詞者禁濫拘者禁濫禁者禁濫擬者禁濫刑濫罰者禁此六濫者是中今日之膏肓吾不敢謂天下盡無賢有司然自累朝迄今往往重塵廊廟之慮萬曆中左都御史孫丕揚復有約束郡縣刑罰太過之疏以爲天下之郡縣分理天下之刑名必湏守令刑罰能省

明史竊

刑法志五卷

主

然後郡縣寃民可無今天下刑罰最害民者不在大辟遠戍之重犯而在過捷過罰之輕施重則動必掣肘禍人也恒難輕則欲可從心禍人也恒易故鞭作官刑刑之輕者也聽訟者誰不易之然酷吏借此每以制人之命即令罪不至死之人無故而就死地此與決不待時何異焉天下之傷民生者孰大於此金作賈刑罰之輕者也聽訟者誰不易之然貪吏藉此每以利人之財即使犯非破家之人忽令無立錫地此與沒產人官何異焉天下之傷民財者孰大於此如此而欲民樂畎畝野罕鷄犬難矣哉方今濫刑濫罰強半海內茲欲爲生民立命脈爲天下隆治平非有約束以過絕其貪酷接隨

之風禍何底止乃於刑罰兩端酌其當省者一十六條條各四款請做國初戒石事例各書一通于郡縣公署以儆官邪已又疏請歲清天下囚圖言兩京寃犯嚴荷皇上德意矜疑鮮不昭雪於天日至於十有三省獄囚奚啻百倍於京師久繫縲絏之中蓋不知其幾千萬人幾何歲月乃君門萬里不得偕都人歲與天恩非所以誦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之聖治也五年審錄之例昔曾通行旋即停止豈不以省直各有審錄御史在耶顧御史職掌執法原無歲例臣願皇上施好生之德廣鮮網之仁始於邦畿終於四海請於巡按審錄之外再申澄清罔圖之法每歲方春時和師兩京會審

明史竊

刑法志五卷

六

之規爲各省通行之例按察司居省會也即審省會之囚守巡道有分土也即審各道之囚屬可矜疑立爲昭雪具詳撫按會疏以請務使歲歲力行處處清審皇上政舉刑清之化豈不永賴于海隅蒼生也哉上是之而卒無議行之者古語曰晝地爲獄議不入刻木爲吏朔不對天下之患莫深於獄動貽非命何法之與有乎孔子曰昔之知法者能省刑本也今之知法者不失有罪末矣竊亦曰昔之不知法者失有罪未甚也今之不知法者虐無辜甚矣嘗稽洪武初丹徒知縣李思迪失入人罪上命杖之寃于海南成化中有太守高挺知廣州刑杖類用馬溺漬使重嬰之無不破膚見骨顙以己意

出入人罪不輸服則鎖之堂下石闌子曰爾與石言石放爾吾放爾矣民爲暑雨所苦皆屈服巡撫朱英欲杖之橙曰橙何罪受杖英曰廣民何罪使與石闌干言乎序其裳袴皆紗製英嘆曰民膏民脂盡矣又有許聰者爲吉安守聰以吉民黠不可治請于上勅以便行事此况鍾所以行之蘇州者也聰威嚴似之而其廉不知又傲上無禮上司惡之大理寺卿夏時正考察江西有告其虐死平民五十餘人竟抵聰法都丞黃景隆寔下石焉竟亦代聰職居數年故勘平民致死者四百一十七人坐斬繫詔獄死屍腐三日蛆出自首自墮人曰景隆能不畏國法顧不有天道耶錄前思趙猶悞也上卒召

刑法志五卷

七

還國子錄後三太守若不肆之朝市何以謝當日之百姓又其後也上官益無法紀下吏愈共恣睢世宗朝詹事霍韜言上曰臣見有官爲知府一醉而捶死平民四命者矣有官僉事一怒而倒懸十三歲童子致之死者矣有夏月酷暑淹禁平民百餘命致死者矣古一婦死而三年大旱今酷吏填滿天下冤結之氣豈不能感皇蒼而致災變乎至穆宗朝葛守禮爲尙書又嘗奏言汾州知州齊宗堯三年致死五十人榮河知縣吳朝一年致死十七人皆未有法處其意若有遺憾焉此無他皆緣監司直指但知爲人惜官不知爲民惜命是縱之使酷也吏之酷者總以濟其貪是又縱之使貪也如此可

謂無法非無法也無所以執法者也貪酷吏法中之刑不加小民法外之刑必不能去律有祿人受枉法贓八十貫者絞不枉法者杖一百疏三千里放禁平民致死者絞故勘平民致死死者斬此法也其後破觚爲圓改爲雜犯而許贖犯贓愈多贖罪愈易欲禁吏之不貪不酷得乎宣宗時比因營建官吏有犯皆令運磚滿日死罪免爲民徒流猶得降用上謂吏部郭璉曰側者一時權變之宜豈後世常行之法若久行之使貪汚者益肆志而公廉者無以激勸可乎今後文職官有犯問如律不得贖其論法司知之此先朝功令似可踵而行也今日繡衣直指之使風行雷動寔儆天威人人皆奉高皇帝

明史稿

刑法志五卷

六

之法律勅風紀以振綱綱失刑者刑失死者死必不能逃之九天之上藏之九地之下使上下臣民有所畏憚而不敢犯夫然後刑罰可清而治平可幾也竊謂法行當自守令始何也民之犯于有司未有不自下而上由令而守由守而監司由監司而撫按而總之於三法司天子設官分職以爲億兆蒼生司命皆不可不得其人一有匪人於是民有不得其正命者矣故曰任法不如任人有司得人則一郡一邑之民受其福監司撫按得人則一省之民受其福三法司得人則天下之民受其福書曰一人有廣兆民賴之此之謂也

明史竊卷之第十五

中山王世家第一

東莞尹守衡著

中山王徐達字天德鳳陽人也達身長高顏赤色太祖之從郭子興而初起也達卽來從時年二十二爲人沉重有雄略事太祖二年太祖推爲上將從徇定遠下滁陽郭子興來滁以達爲鎮撫從下和陽是歲濠機濠帥孫德崖自率其眾至和陽就食太祖子興故與德崖隙聞之自滁來見德崖亟欲甘心之德崖軍遂擁太祖入麻湖中以爲質達急馳往德崖軍語眾曰若等奈何繆聽訛言輕執朱公以相激也郭公誠不能釋憾於孫公亦何有於朱公執朱公亡救於孫公何益徒兩傷不如

明史竊

中山王世家一卷

一

釋朱公令之還以出孫公好不兩全乎達請以身代且若等安知郭公之留待孫公今何如也是時子興聞太祖執意甚願與孫公伴加好有往調者歸言于眾子興方握德崖項飲甚懽於是眾從達言釋太祖我亦歸德崖達乃還亡何子興亦卒從渡江下太平守溧水與常遇春擊蠻子海牙軍采石走之從定金陵太祖以達爲大將浮江東下下京口置鎮江翼授統軍大元帥太祖爲吳國公轉行樞密院同僉攻毗陵迎擊張九六援兵常熟破之禽九六六士誠弟也梟鷲而善謀士誠陷有淮浙九六功爲多九六獲士誠乃大窘降於元克毗陵陞僉院轉攻定寧國拔宜興太祖往定浙東達留守

明史竊

中山王世家一卷

二

趙普勝陷池州達與俞通海趙德勝大破其縱陽水寨走之復池州太祖在浙東聞提大喜曰趙普勝吾所蚤慕今當少奪其魄矣加授奉國上將軍同知樞密院太祖還命西征下潛山斬僞參政郭泰沙河陳友諒復寇池州達與遇春迎擊於九華山下斬首萬級生獲三千人遇春請盡殺之達曰今天下戰爭方始不可多殺以絕其歸附心遇春不聽夜阮之幾盡存三百人達以聞太祖令達縱三百人歸友諒從破友諒龍濟張士誠陷宜興攻復之遷江南行中書省右丞從征僞漢江州友諒妻武昌太祖入江州達軍夏口爲漢平章胡廷瑞以龍興降太祖遂加龍興台達守江州太祖還建康龍興降將祝宗東泰殺知府葉琛叛時達行徇武昌還定龍興械東泰歸建康漢復陷江州達復往擊却之江陵而不可守乃棄江從援安豐別將圖廬州漢寇洪都達棄廬州還從擊漢鄱陽湖前鋒奪漢一樓船太祖虞漢襲建康也令達還守建康太祖誅友諒還爲吳王置中書左右相國達爲左相國七月克廬州因徇湖南未下州郡師至江陵故漢平章姜珪迎達轅門請曰當死者珪耳百姓無辜明公誠爲天下誅亂弔民請自珪始達言勞慰之卽令下台安輯他郡聞之開門而待亡不下者太祖語達曰漢平張士誠已在吾股中兩淮未定羽翼未剪吳未可破也明年令達復與遇春等將兵東向

海安取泰州與馮勝并力克高郵淮安守將梅思祖率所部州郡迎降師還以大將軍帥師二十萬率諸將伐吳與吳師鏖戰于吳興阜林之野下湖州湖州守將右丞張天驥司徒李伯昇皆與士誠先是嘯聚高郵共起者也於是皆就降矣進圍姑蘇凡九月不能下令人還建康請事太祖手書示曰將軍自昔相從忠義出于天性而且沉毅有謀端重有武故能遏絕亂略殄殱群慝建無前之功軍中緩急將軍不肯造次少違朕甚嘉焉然將在外君不御古之道也其聽將軍便宜行事時真天祐阻兵無錫爲士誠聲援達數遣使招之天祐輒殺之天祐有將楊茂常沒水中出入以蠟書相聞我師獲明史竊

中山王世家一卷

三

之達親解其縛推以腹心縱之茂感激反爲我間往來盡以敵情輸我我故得乘其困盡銳攻之將破城時下令軍中掠民財者斬毀民居者斬離營二十里者斬師人而民不知有兵食寢互市如故竊相告曰奈何久抗王師達虜士誠還進封信國公其冬以信國公授征虜大將軍率諸將北定中原兵至沂州斬元將王宣遂下山東諸郡明年戊申太祖卽大位立皇太子達兼領太子少傅授銀青榮祿大夫上柱國錄軍國重事達以大軍遡河入汴由洛進陝元平章李思齊張思道共拒達於潼關達遣右副將軍馮宗異破走之入潼關上不欲達急思齊等幸汴梁召諸將還詣行在命先取元鄴達

見上勞之日將軍連年征討勤勞於外古人所謂忠爾忘身國爾忘家誠將軍之謂也朕聞河朔之民旦夕望吾師至將軍宜與諸將乘時進取共安輯之朕觀天道人事元都可不戰而克大丈夫建功立業各有其時揆時之會不失事機在將軍等勉之耳達師渡河河北州郡投戈抵跪旗下及克通州元君北奔遂入元都封元府庫圖籍令故闡護視元官人民安堵承制立燕山六衛使都督孫興祖留守而遂與常將軍西下晉冀擴廓帖水兒率萬騎出鴈門闡覲北平達語諸將曰擴廓遠出太原必虛吾北平有孫都督總六衛之師足抗禦我今乘其不備疾走太原傾其巢穴此兵法所謂批亢擣

明兒竊

中山王世家一卷

四

虛也若彼還軍自救此時進不得戰退無所依擴廓可禽也諸將皆曰善引兵徑進擴廓聞之亟還達與常將軍夜出精騎襲擊之擴廓身遁盡降其眾入定太原乘勝長驅遂至關中關中父老千人出城迎達達乃按軍郊外先令入城撫諭更置官屬以鎮慰之是時張思道保慶陽李思齊保鞏洮諸將勸達先由幽州取慶陽後從隴西取臨洮達曰不然慶陽城險兵悍未易猝拔臨洮西逼番夷北界河湟人足備戰關土足供軍儲今以大軍蹙之思齊不而走胡卽束手降矣臨洮旣克旁郡自下師至鞏昌李思齊果以臨洮降張思道走寧夏留其弟良臣守慶陽良臣俸納款夜劫我師達分諸將絕

其出入攻下斬之陝西悉平上立功臣廟雖鳴山位達
第一洪武三年復以征虜大將軍出西安破王保保沈
兒給獲元宗王二人國公平章各一人王保保走和林
右丞相胡德濟喪師械還京遣左副將軍鄧愈西招吐
蕃而自將下興元其冬大封功臣上以達功最盛進封
魏國公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左
柱國太傅中書右丞相食祿五千石予世券四年賜守
墳人百五十戶儀仗戶二十家賜第京師表其故里曰
大功五年賜交趾弓五十彤弓百曹國公文忠宋國公
勝賜如之上曰古者諸侯有四夷之功則賜之弓矢朕
故以是表卿等之功達等頓首謝不敢當上曰古人有

明史稿

中山王世家一卷

五

言善有章雖賤賞也惡有覺雖貴罰也卿等開闢之臣
其章大矣賞不亦宜乎其年復與曹宋二國公分三道
出取王保保達出鴈門與虜戰嶺北失利還自後歲鎮
北平時比虜漸衰弱而亦畏達威名稀敗復犯邊達亦
戒守邊者惟繕城戍簡士馬謹烽埃而已毋得輕微外
功啟讞上念之歲行盡即召還上將印賜休沐以時宴
見權飲有兄弟稱而達愈恟恟恭謹上嘗從容謂徐兄
功大未有章止欲以吾吳時舊邸居若達固謝不敢一
日與之即強沃以酒醉而覆之被舁臥內宿焉夜中達
醒問何處內侍對曰舊內達亟起出趨丹陛下五拜三
叩頭出十七年太陰數犯上將上惡之達是冬疾作上

心恐踰月瘥上特予勅悅安之越明年二月薨年五十
四上哭之慟賜葬鍾山之陰卹典一如開平王上親製
神道碑文贈中山王諡武寧侑饗太廟位第一追王三
代達行兵整而簡武而不殘成功不矜所下二大都三
會省望郡縣邑以百數婦女無所愛財寶無所取諸將
敬若神明上讀書有益以語達達出輒書自隨玩讀
夜分不輟好親禮儒生與說古兵法策諸將是非成敗
若數計長女尙燕王王三子皆達女出親爲王舅與天
子夷輩而見必執臣禮不少間君子謂達之爲人臣也
其事上也共其居功也安其藏身也哲其爲開國功臣
之冠也宜哉子四人長輝祖次添福次增壽次騰緒女

明史稿

中山王世家一卷

六

長爲仁孝皇后次妃代王次妃安王輝祖初名允恭上
賜名輝祖身長八尺五寸洪武二十一年嗣爵輝祖嘗
侍懿文太子學通經書大義從詹希元學書善大字達
文君即位特見信任踰月兼太子太傅與曹國公李景
隆同掌六軍靖難兵起景隆總師北進建文君令帥京
軍三萬爲景隆殿白溝河之戰景隆師大敗輝祖軍獨
完燕軍日南逼復與都督何福往拒之于小河輝祖與
大戰齊眉山斬燕千戶李彬尋召還守京城燕軍至江
上輝祖尙與開國公常昇分道出禦將士多離散金川
門遂失守文皇入國武臣盡推戴輝祖獨不屈召至問
之不答上怒欲誅之以元勳國舅僅獲其爵幽繫之永

樂五年卒年四十一上曰輝祖與齊黃輩罪同宜論死朕念中山王平定天下有大功於國家曲赦輝祖今輝祖病死中山王不可無後令輝祖子嗣魏國公通給中山王沒後祿輝祖長子釋迦保見上賜名欽嗣魏國公欽乞守墓南京上怒謫居中都二十二年仁宗嗣位詔復爵尋卒子顯宗嗣正統十二年卒無子弟承宗嗣天順元年守備南京加太子太傅七年卒子備嗣守備南京加太子太傅正德十二年卒贈太傅謚莊靖長子奎壁未嗣卒奎壁子騰舉嗣凡三領軍府督守備加太子太保騰舉卒萬曆元年子邦瑞嗣十六年邦瑞卒子惟志嗣自顯宗嗣爵後而孝陵在留京遂以謚戚世世奉祀明史竊

中山王世家一卷

七

女皇初卽位以一中牢告中山王其後因之添福壽卒增壽素通欽北平初爲右軍都督從文皇出塞征乃兒不花有功靖難兵至金川門建文君手梓增壽至左順門腰斬之廡下文皇卽位贈武陽侯謚忠愍永樂二年追封定國公俾子景昌嗣爵食祿二千五百石子世券卒子顯忠嗣卒子永寧嗣卒子世美蚤世世美子光祚嗣加太師兼太子太師卒子延德嗣卒子文壁嗣膺緒初爲尙寶卿還大同中衛指揮僉事再遷中軍都督僉事奉朝請太宗朝以元舅見尊寵仁宗初拜膺緒子景珩中軍都督僉事景璫金吾前衛指揮僉事諸孫爲指揮勿絕也

論曰中山王方感風雲之會奮其智勇太祖遂首推爲佐命之元臣不曰所與我共有此天下者其在斯人乎自下建康太祖親與友諒角者再王再從行其它十七則皆受賧專征前旌所臨莫不頌類歸命及至吳平入洛三分之業垂手而有其二矣用天因地直指幽燕盡洗障天氣稷修復漢官威儀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蓋謂王乎一統元勳成集王躬自古所稱帝臣王佐三代而下寧有兩乎當時元女侑配英王今之後裔兩都二公對握兵柄慶流奕葉河山並遠勳名直與天壤不朽矣

贊曰桓桓中山寔爲帥首黃鉞載麾駝金壓批漢無明史竊

中山王世家一卷

八

堅拉張若朽齊洛角崩秦燕指授玄黃爭屬壺單漸後廟無移簾室不改詠永綬舊都啟我元后帶礪常新紹

蟬世守

明史竊卷之第十六

開平王世家第二

東莞尹守衡著

開平王常遇春字伯仁定遠人長身白哲有膽力猿臂善射元末群盜起瞞江淮間盜魁劉聚得遇春愛之使爲什夫長有所攻剽遇春敢力深入必剋獲而歸聚令常護左右而遇春耻事之以爲聚盜雄耳無足與計天下事者去之因卧田間募金甲神擁盾呼之曰起主君且至遇春竊適見太祖騎從至遂與其徒屬數十人來歸太祖得遇春喜甚然以遇春暫困厄有主者入當自去既兩月太祖誓師渡江遇春請爲前部先鋒太祖弗予跽請再三不肯遇春泣下太祖終勿使第語之

明史竊

開平王世家二卷

一

曰汝且從子渡江俟克太平委身事子未晚也比抵采石元兵陣于磯上聯舟磯下三丈許將士相顧莫敢先遇春乘小舸後至太祖麾之前遇春挺戈大呼一躍先登元兵盡靡遂拔采石取太平太祖乃以遇春爲總管府先鋒從守禦遇春自幸得事太祖得所歸委心效命明年元中丞繼子海牙屯采石扼太平遇春擊走之守溧陽從定建康先登從徐將軍下鎮江攻毗陵毗陵人圍達牛塘遇春至而解陞統軍大元帥克毗陵陞中翼大元帥圍軍國傷矢而還尋擊吳師馬駃沙取之別將下池州陞都督馬步水軍大元帥從取婺州轉鎮關上將軍同僉書行樞密院事協僉院胡大海守婺州備與

婺降守將宋伯顏不花多智術太祖蚤暮慮其誰何付遇春遇春圖擊兩月無虛日窮伯顏之技克之陞僉院陳友諒陷安慶從徐達攻安慶拔其水寨友諒伴陳船援安慶而夜襲池州遇春知之伏擊九華山下大破之俘斬萬人從擊陳友諒龍灣陞江南行省參知政事從取安慶破汀州還守龍灣吳司徒李伯昇寇長興擊走之已而池州叛卒羅仲賢據神山與吳連寇擊斬之繼其黨從擊吳將呂珍安豐拔壘先登元將廬州左君弼尋以兵至助珍復逆擊走之口遂與徐將軍移薄廬州陳友諒寇南昌乃解廬州圍還救安慶漢兵大戰鄱陽湖漢將張定邊入犯太祖舟太祖舟適膠爲所厄遇春射

明史竊

開平王世家二卷

二

定邊一矢却之火攻漢軍所縶敵艦爲多漢軍死者遇半友諒懼退保難山欲還走時我軍亦多亡失氣稍奪欲繼之同僉俞通海請田湖口邀之邊春然之遂獨趣舟出江控上流爲諸將先諸將從之竟殲友諒留攻武昌漢將張必先自岳州來援遇春以五千騎逆擊禽之必先漢相張定邊弟也遇春縛徇武昌城下定邊遂奉其主出降漢亡太祖爲吳王以遇春爲中書省平章政事其秋復從徐將軍取廬州別將平臨江討熊天瑞諸州天瑞爲故漢堅守不肯下太祖不欲誅殺其民遣郎中汪廣洋諭遇春困服之天瑞乃降天瑞養子田元震遇遇春操鐵過格擊遇春日壯男子也舍之贖降言太

祖用之遇春下轍不戮一人太祖手書褒諭曰子開仁者之師無敵非仁者之將不能行也今將軍破敵不殺是天賜將軍隆我國家千載相遇非偶然也子甚爲將軍喜雖曹彬之下江南何以加諸將軍其益廣宣威德保全生靈予深有關焉頒賞將士布帛文綺遇春前至南安復遣偏師南度廣闊降下雄韶二州皆漢地還軍西下安陸及襄陽其年冬復與徐將軍東定兩淮遂副大將軍往討浙西與吳師大戰毗山斬將二人禽僞參政黃寶襲焚其親軍赤龍船破昇山六寨遂下湖州從至姑蘇姑蘇圍久未下士誠自出出塘襲我遇春見之撫驍騎將軍王弼背曰軍中皆稱爾爲猛將爾能爲我

明史稿

開平王世家二卷

三

取此乎弼驍騎揮雙刀疾擊之遇春乘之土誠走陷沙盆潭破平江縛士誠加授平章軍國重事封鄂國公太祖曰常將軍吾之尉遲恭也封之如其國遇春偉貌絕力常言將十萬衆可以橫行天下然往往往輕敵太祖以爲戒有事則副大將軍行年差長於大將軍二歲顧善守大將軍節制無敢異太祖卽皇帝位秩加上柱國皇太子立兼太子少保洪武元年副大將軍北定中原河南守將脫目帖木兒將兵五萬迎戰洛水北遇春單騎出嘗之洛北軍中二十騎攢槊出應之遇春一矢射其前一騎墮之餘騎皆遁走大軍乘之洛北軍大潰上幸汴梁召見勞曰將軍與大將軍北征不踰年平齊魯

下河洛勞苦而功高乃爾乎遇春頓首曰皆賴陛下威德臣等奉違成命得效驅馳臣之幸也受詔與大將軍克元都略定保定中山真定擴廓聞元亡兵出鴈門關關故都遇春西會大將軍柳亭擣太原擴廓還自救遇春語大將軍曰我騎雖集步兵未至不可以戰若以精騎夜劫之必得志焉大將軍從之大敗之追奔至忻州下大同平河東轉從大將軍擊元下鳳翔元也速冠通州上召遲春東還禦也速因發步卒八萬騎一萬以偏將軍李文忠副之使自北平往擣元君開平破之元君復北竄遇春追至北河俘其宗王三人及平章卿佐等得軍士萬人車萬輛馬牛羊亡筭師旋次柳河川以疾

明史稿

開平王世家二卷

四

薨年僅四十贈朔運推誠宣德靖遠功臣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太保中書右丞相開平王諡忠武賜葬鍾山明器九十事上語史臣宋濂曰朕開拓之功遇春十居七八卿其文諸豐碑功臣廟侑饗太廟位皆亞達洪武元年皇太子立上念王有大功早卒賜王長女爲皇太子妃三年大封功臣長子茂以功封鄭國公歲祿三千石予世參二十年茂從宋國公出征納哈出驚潰虜安置龍州卒無子弟昇紹爵二十一年改封開國公靖難兵入昇與魏國公分道血戰文皇宥不誅昇卒子繼祖繼祖六子長子寧寧子復弘治五年詔錄大朝元祀功臣後曰此其人佐太祖平定天下有大功今

不害寸祿吏於毗隸朕不忍焉其加恩承祀於是復及
李鄧湯三家後皆得爲南京錦衣衛世指揮使復卒子
經嗣經老子鳳嗣鳳卒子玄振嗣嘉靖十年遵劉基伯
享太廟并議常李鄧湯四王後十一年吏部會議遇春
文忠念和皆戮力中原廓清方夏曾不再傳而子孫微
替歲月彌久莫敢訟功逮我孝宗憫焉下詔錄其裔孫
四人爲錦衣衛指揮使 皇上神聖天啟勳遵祖法特
詔誠意伯劉基裔孫世爵又推念四臣之功俾悉如基
議從事廣祖宗崇德報功之仁修聖王興滅繼絕之典
臣等愚昧謂四臣宜世其爵制曰可封常玄振懷遠侯
李性臨淮侯鄧繼坤定遠侯湯紹宗靈璧侯各食祿千
兩史籍

開平王世家二卷

五

石予世參嘉靖二十七年玄振卒子文濟嗣文濟卒子
允緒嗣

論曰天地開革開平王獨審真命之主於群龍野戰之
秋非獨君擇臣臣亦擇君哉首事渡江之日先聲之烈
則已肇干王之奮戈一呼斯武王耀武於孟津隱有以
奪胡元之魄而喪其膽矣至于鄱湖一戰白龍魚困矢
騰于賊驟解百萬之重圍漢舟燼而大敵亡遡流而下
章貢詔比曹彬之下江南誰謂王好殺哉夫殺以止亂
此九華之俘所以不勝其雄心而失大將軍之心也而
其後遂能謹守大將軍之節制忠膽不失以事其上大
將軍雅愛重之終始無小間此豈與暗烏跳盪百夫之

勇者等儔哉夫封鄂而謹忠武唐尉遲氏宋岳氏併開
平而三大將之材當與岳氏伯仲周書所稱熊羆之士
不二心之臣王誠足以當之
其曰糾糾開平猛力如虎豈不懷恩必歸真主強漢僞
吳席卷以舉長驅入燕光復中土錫胙疇封以開鄂渚
允矣元戎赫然威武位亞中山血食千古

明史稿

開平王世家二卷

六

明史竊卷之第十七

岐陽王世家第三

東莞尹守衡著

岐陽王李文忠字思本盱眙人乳名保保母太祖之長姊也保保年十二母卒淮南北盜起父貞携保保東西竄匿義隆鋒鏑數矣賴有天幸及聞太祖起兵滁陽關關勢至太祖見保保喜泣下保保前牽太祖衣亦泣太祖曰人言外甥見舅如見娘果然又喜又泣下命太后子之是時太祖未有皇子兒童稚之有材勇者多蓄而子之於是稱之爲保兒從姓朱太祖之兄子文正先是同母避亂與太祖相失及是亦來歸因令保兒從皇姪行予名文忠延師誨之而保兒穎拔能講誦書史又旁

明史竊

岐陽王世家三卷

一

習孫吳兵法太祖一日取所業師之喜曰是亦可矣當於馬上習之從渡江以舍人從廖永安下池州驍勇爲諸軍冠時年僅十九明年戊戌自策孤軍攻下青陽石埭太平旌德四下邑敗元樞密院判阿魯灰於萬年街遂破苗獠于於潛昌化士卒爭共取輜重文忠念士卒飽且驕無閫志乃悉聚而焚之曰是區區何足惜若能樹功破賊立大富貴少此乎身帥將士進次信安遇營壘輒降其衆會鄧愈胡大海攻下嚴州承制置德興翼元帥府授帳前總制親兵都指揮使司左副都指揮兼領元帥府事張士誠時挾苗獠之衆水陸並至文忠輕兵先出陸道逆擊所斬賊載巨筏放中流而下下流苗

軍見之皆夜遁苗帥尋爲土賊襲殺苗將蔣英劉震等遂率其屬三萬衆來詣文忠降其冬太祖出定浙東明年文忠與胡大海會兵進取諸全二月吳人來侵嚴州文忠大破之于碧溪塢四月吳兵復至大湍灘又破之于胥口遂克分水進行樞密院同僉是時浙東諸郡胡大海守婺州耿再成守處州先是來降諸苗將分屬南州四載矣於是約賤其主帥同日反二州亂文忠聞亂急馳募賊已出走降吳屬兵再成子天璧攻處州入之處反賊乃伏誅太祖乃以文忠爲左丞開省嚴州總制嚴衢信處諸全軍馬諸全守將謝再興常私遣人入杭通市太祖知之怒因遣參軍李夢庚往代再興還再興

明史竊

岐陽王世家三卷

二

遂執夢庚降吳文忠乃與諸將議曰諸全浙東門戶諸全不守衛處不支矣別築新城五指巖承制以大海子胡德濟爲浙東行省參政守之文忠方築城時再興每導吳人寇東陽冠浦江寇義烏連兵撓我版築文忠兵曰左右應輒左右却之城完具將李伯昇兵號六十萬頓至城下城堅而不可拔自潛去太祖以文忠捍衛有功陞右丞明年伯昇復兵二十萬挾再興再至又別遣兵出烏石窺建德文忠聞而笑曰此烏石兵綴我耳新城不保嚴其肝食乎乃令指揮何世明居守自率指揮朱亮祖等夜啣枚走新城至則止壁龍潭時敵壘相連十餘里德濟請俟大軍文忠曰君不聞昆陽淝水之戰

平安俟表而是日耿天壁援兵自括至軍益振文忠申令軍中曰師之勝負在曲直不在我寡我國奈何負于叛人虜乃挾之以日夜生鬻于我爾等尙敢死斬刺敢有貪齒獲而不用命者戮以徇又仰天祝曰願天佑社稷微臣不敢愛其死以縱敵策馬橫戟先率敢死士數十騎馳出敵後衝其中堅殺數人人人自駭亂相蹂躪大軍乘之德濟又出城中軍夾擊之呼聲震天斬首數萬盡燔其壘血流膏草青原爲諸太祖大軍未及發而捷書至矣太祖大悅資以名馬金帛明年大將軍討姑蘇遂屬文忠下浙江文忠兵逆桐廬富陽皆爭來下獨餘杭以謝再與子五人拒守諸將怒欲屠之文忠曰二

明史稿

（破陽王世家三卷）

三

三暨子逆命耳百姓何辜及城拔民得不屠杭州守將潘原明使員外郎方葵走轅門謁曰天兵如雷當者薶粉杭城生齒百萬前矛且至人人震恐明公布宣德意勞來安集聞之民骨肉完聚雖犬亦寧人大悅曰王者之師也皆恐來晚守臣以爲民情如此天意可知使葵頓首請命文忠曰爾軍未交而遽請降毋寧緩我乎葵曰杭民實望明公生我敢逆顏行若待兵臨城下急亡及已文忠納其言欵接遣歸下令軍中毋入民居入有常刑有卒藉炊民釜饌以徇原明封府庫奉圖籍執蔣英劉震出降加浙江行中書省平章政事徙守杭復姓李洪武建元奉詔往撫閩溪未定諸寨二年以偏

將軍副常將軍北破元君開平常將軍孛子師詔總其軍往從大將軍慶陽時元君北屯昌州使脫列伯寇大同文忠至太原大將軍已拔慶陽文忠因語衆將曰上命我與若等汎掃舊裘餘黨大同民朝夕急今移慶陽之師援大同庸非上意乎遂從代出鴈門至馬邑禽游將一人至白楊門禽黠虜四大王一人至大同阻河而軍脫列伯帥大軍渡河挑戰文忠堅壁募食先使一軍殊死當虜不可破度虜饑疲分左右翼出擊縛脫列伯而歸三年進征虜左副將軍與大將軍分道北討出野狐嶺下與和破廉昌元君已殂元太子北走獲元孫買的里八刺暨后妃諸王玉璽玉冊等其冬大封功臣上

明史稿

（破陽王世家三卷）

四

以文忠廉昌功最大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大都督府左都督晉國公同知軍國事食祿三千石予世券父貞初以長公至貴爲駙馬都尉復得特進祿公四年宣撫而川五年以左副將軍總東道兵北至土刺河大敗虜驍海其明年出朔州又明年總三道軍一出白登一出三不刺一出順寧陽門凡禽大尉一人平章二人國公承旨各一人王妃一人斬將七人宗王一人司徒平章各一人知院一人文忠六出沙漠所下州郡皆完保入職方十二年往督河岷臨鞏等處城池軍務并與而平侯協理洮州衛事其秋召還掌大都督府十六年兼領國子監事時太學初設學

往來又多貴游子弟敘尼不行上以文忠勲臣親重且
舊士特合兼助繩科文忠一日見上顏言宦官太盛非
天子不近刑人之義上大怒曰若何知若欲剪此曹何
意誰受若也文忠故多門下士上疑客敘之文忠退就
舍客屈橫榻下數矣文忠念以肺腑觸上怒大驚悸遂
得疾旬日而薨年四十六上悲怒殺諸醫及侍者百人
贈岐陽王謚武靖賜塋鍾山之陰侑享太廟功臣廟皆
位遇春下父貞十一年先卒贈隴西王文忠幼子於上
又多大勲事上最小心出入大內上所嘗履地不敢蹈
遇名士喜招納上心故弗善之竟以此隕子景隆洪武
十九年嗣爵上予誥曰爾其監前人之失戒慎之毋汎

明史竊

岐陽王世家三卷

五

言毋徇勢君子以爲微詞次子增枝景隆少奉文忠教
齒諸生間與天台方孝孺善既襲爵進掌左軍都督府
加太子太傅建文君卽位與魏國公以元勲子並見倚
任而增枝亦屢遷至左都督靖難兵起代耿炳文爲征
虜大將軍檣北平文皇入國乃迎戴進太師增祿干石
賞瑄淇成二公天子雖外示崇重而心恨之諸功臣咸
扼腕謂彼白刃剗我而今以降虜踞我上共媒孽景隆
與弟增枝蓄養亡命謀不軌革爵沒其家絕食旬日不
死始稍稍給食至永樂末年竟以凍餒卒國除宏治六
年詔立孫璿爲南京錦衣衛指揮使璿卒子濂襲濂卒
子性襲嘉靖十一年改封臨淮侯薨無子叔沂嗣侯沂

薨子庭竹嗣庭竹薨子言恭嗣言恭好文學

論曰岐陽王以貴戚之少年遂能感會風雲翼扶王運
極有浙東之地以建方面之號亦足以占一統之業成
矣天下既定申威絕漠元之後嗣妃王戚歸漢組墜庭
掃穴魄散魂奪卽比大將軍鴻烈又孰有踰於此者乎
至于賓賢友士悅禮敦詩彬彬乎有儒者風詩稱文武
吉甫庶其近之高帝肺腑之親兄之子獨大都督文正
炳之子獨岐陽王而大都督不善居勲父子以廢徙而
高帝念之不絕其國蓋二百年而南面猶故也岐陽王
不再傳而廢歷數世始受爵臨淮以今視昔庶幾不失
高帝遺意哉

明史竊

岐陽王世家三卷

六

贊曰帝乙歸妹乃產岐陽卓矣岐陽英武夙章作鎮於
陽城虎是將擒梟下雄斷臂扼吭叱逐亡胡至于應昌
名王閼氏鼎鑊就降振旅敷文禮讓輝煌誓彼山河百
世龍光

明史竊卷之第十八

寧河王世家第四

東莞尹守衡著

寧河王鄧愈字伯顏虹縣人愈父順興元亂聚鄉里少年據險豪自保愈年僅十六每戰輒先鋒父與元兵戰死兄代之尋卒衆共推愈愈不聽自率徒屬走潁陽來歸時年十九太祖見愈年既少貌又魁梧遂授管軍總管比肩群將從渡江克太平從徐將軍禽陳瑄先從定金陵與邵成湯昌克廣德轉廣興翼行軍元帥府元帥守廣德數却元師轉行樞密院判明年徐將軍克寧國下宣城徙守宣城宣初來附尋叛去愈至善爲撫綏宣人無貳其秋胡大海攻拔徽州又徙守徽元使苗軍十

明史竊 寧河王世家四卷

一

萬至徽攻愈愈與大海分出擊大礮之而婺源縣祁門諸屬縣聞之皆下焉遂與大海引兵往會左副都指揮李文忠由昱嶺關出遂安進取嚴州還同愈復與李文忠協戍嚴州行署浙西大破吳兵閔林徐壽輝將鄱陽宣慰于光怒友諒之弑其王與右丞余椿共逐漢將以饒州來降又徙守饒饒濱彭蠡湖接漢都漢師數至數却之陞江南行省參政兼僉院總制各翼軍馬愈悉心招撫餘干守將吳宏初畏愈稍相疑於是遂來親附愈因令宏從兵襲克浮梁取樂平乘夜入撫州撫州帥鄧克明單騎宵遁辛丑太祖克江州下南昌又徙愈南昌授江西行省參知政事南昌降將祝宗康泰太祖命仍

故官以所部從宗泰初不欲降以逼於胡廷瑞常執鞅不自得及與愈共事復耻爲愈下廷瑞恐二人有變言于太祖太祖令二人往從徐將軍攻楚果遂反還破新城門而入愈倉卒以數十騎走數與賊遇從騎破殺且盡愈窘甚跨三馬皆踣最後得養子馬乃得脫奪撫州而奔還建康以情歸太祖太祖且慰勞之亦弗罪也南昌定後從太祖督還守陳友諒忿南昌之歸附于我空國來寇戰艦高與南昌城等文正約束將士乘城守而愈得撫州門最要衝愈晝夜不辭甲三月餘太祖至大襲其兵射友諒殺之圖始解明年漢亡因與常將軍行徇江而上流末附州郡合兵攻下贛州陞江西右丞是

明史竊

寧河王世家四卷

二

年遇春西下襄陽太祖復徙愈爲湖廣平章守襄陽襄陽而接巴蜀南控楚北襟河洛烽火相望于道百姓罷於軍旅太祖使人謂愈曰民猶水也無德於民而威以刼之猶築隄焉壅之而已常虞其溢也近聞王保保集兵汝寧如彼之爲是隄其民也汝之往也若能愛軍恤民使仁聲義聞被於遠邇則人心之歸猶水就下正如穿穴其隄使所聚之水自洩耳用力少而成功多復使襄陽降將張德山還協愈諭之曰汝材如美箭利鏃必求善射者用之乃不枉其才倘付拙弓是可惜也爾歸襄陽善爲鄧將軍招撫山寨餘民俾知所以圖存毋負朕意使都事王天錫往參幕府予書諭愈曰山寨之民

不保其所非一日矣汝帥茲土務安其業毋失其心苟其來降昔嘗爲兵題籍戎行若本爲民宜歸有司俾安農畝軍人小校悉令屯種且耕且戰古有成規可以取法汝土鄰於王保保故欲汝謹法度加惠愛使彼脇從者望風來歸如脫虎口就慈母則邊境可寧予無西顧之憂矣愈奉諭撫熙寧江漢是時愈年二十八兵興諸大將多貴無有如愈與李文忠者太祖爲吳王初建御史臺首拜右御史大夫時左御史大夫湯和討方國珍愈獨領臺亭洪武元年皇太子立兼太子右諭德是年大將軍經略中原愈以征戎將軍略定江淮迤北州郡三年以左副副將軍從大將軍出隴右西諭河州土

明史稿 寧河王世家四卷

三

苗大酋何鎖南等皆率部夷歸命其冬大封功臣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衛國公參軍國事食祿三千石予世券五年授征南將軍出平澧州等處溪洞蠻夷七年同宋國公勝中山侯和聲昌侯子興出鎮北邊八年奉勅陝西董兵屯田九年土番川藏遮掠烏思藏貢使十年授征西將軍率都督同知沐英等分兵三道深入其巢窮追至岷嶠山俘斬萬計酋馬牛羊十餘萬師還至壽春以疾薨年四十一賜葬西山贈寧河王謚武順伯享太廟上臨泣曰愈事朕二十二年東征西討勤勞備至歷鎮八州有功無過命朱夢炎爲文刻神道碑愈子四人長鎮羽林鎮撫改封中

十八年征江西有功卒無子次銘西安護衛指揮使次錫旗手衛指揮使女妃秦王銘子源永樂元年乞嗣以年二十爲散騎舍人七年征胡有功還卒源子挺亦早世挺子炳成化十六年乞嗣不許宏治六年詔錄常李御湯四王後炳得爲南京錦衣衛指揮使老子繼坤嗣嘉靖十年改封定遠侯卒子祖錫嗣卒子世棟嗣論曰寧河王初雖少年歲自舍烏合之衆赴雲從之會推其志致豈假時馮竊者可得窺其間乎識時務者在俊傑洵哉一代之英雄也歷鎮八州民無反側敵人懷附如歸寧獨其將畧長哉蓋兼有君子之行焉儋爵上公帶礪六王西卒以天死物忌太早殆謂是乎或謂高

明史稿

寧河王世家四卷

四

帝晚年功臣得天爲幸竊以爲不然以愈之忠順勤勞難爲畢萬可也襄陽人至今比之羊叔子口碑無忘衛國公於乎此豈可以虛辭借乎
替曰烈烈寧河有燁其盼遇大則勇無衝不先始畧江淮遂平漢沔勃律收虹蜺崑崙回霞中道奄論八州流唁

明史竊卷之第十九

東甌王世家第五

東莞尹守衡著

東甌王湯和字陶臣，豪人郭子興之據濠也。和率里中少年伏鄉從之，爲百夫長，約定遠陞長千夫。太祖在子興甥館，諸將皆太祖等夷，莫肯爲下。和長太祖三歲，謹執節曲禮。太祖悅，言子興願得和共事，和從太祖攻下洪山。案陞長萬夫，從取滁州。太祖以和爲管軍總管，乙未取和陽，奪橋先登，從渡江。下太平，擊陳也先，流矢中左臂，不爲尼力。與諸將破也先會之分兵，東下溧水，從定金陵。同徐達取鎮江，陞鎮江翼統軍。元帥是年置行樞密院，轉同僉丁酉克毗陵，鎮守毗陵。毗陵與張士誠

明史竊

東甌王世家五卷

一

相接壤，和頗好飲，有酒過嘗請事。太祖不獲允，醉而有怨言曰：「吾鎮常州，如據坐含脊，左顧則左右，誰能難也！上聞隱不發，和亦大愧。悔士誠再入寇，再拒却之，既是不敢窺犯常州矣。耶從徐將軍破士誠軍錫山，斬其將遷左丞甲辰會擊吳丞相張士誠，鮮長興之圖。陞平章乙巳，擊斬江西劇盜姚大膽，取永新，還守常州。丙午大將軍討士誠，和別將下吳江。明年克姑蘇，遷左御史大夫，和守毗陵。十年吳平方召還，爲御史臺洪武建元立東宮，兼太子左諭德。是年以征南將軍往討方國珍。國珍既乞降，承詔航海下福州，破延平生得閩帥平章陳友定，還京誅之。九月應從幸汴梁，以偏將軍同

右副將軍馮宗異取懷慶，澤潞晉絳二年從大將軍平關隴三年復從擊王保保定西古城西至察罕腦兒虜其酋以歸其冬大封功臣封中山侯授開國轉運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食祿千五百石予世泰四年以征西將軍率諸將入蜀和師以水漲多逗遛蜀平不賞五年從大將軍出沙漠與虜戰斷頭山敗績六年監筵通州外郭八年移鎮彰德覽彰德城九年與潁川侯友德往延安防邊故元遺臣伯顏帖木兒來請和乃還十年進封信國公加號推誠位特進階光祿大夫勳左柱國祿三千石仍予世券初上之大封功臣也謂和善勳多殺人又以其守毘陵時語忠少欠薄罰之使位列侯之

明史竊

東甌王世家五卷

二

上夏之役將虛上公之爵待和和功不及友德永忠最上甚惜之然念與和同里閑獨又先能謹事我于子興所以是故特以上公之爵授之仍叙其功過鑄于諸券明年巡撫西河州十四年從大將軍北伐下灰山又明年經理四川永寧靖寧十八年從楚王討平五開洞蠻還朝乞骸骨歸鳳陽上喜賜寶鈔爲治第尋論和曰日本小夷屢擾東海上卿雖老強爲朕行視要地築城增戍以固守備使指揮方鳴謙輔行鳴謙方國珍從子上以方氏世家東海議倭防故諮之上從鳴謙盡令和白登萊沿海東抵浙凡築五十九城取民於四之一戍之役與民多訛謠和曰成大功者不計小費任大事者不

顧細謹間闕小民敢與浮謀沮格國家大事者予得以軍法從之二十年還京明年新第成和率夫人陛辭上見和夫人皆著顏皓首大欣悅手勅褒嘉賜和白金二千兩黃金三百兩鈔三千錠文綺四十疋賜夫人稍殺之己乃詔遣諸公侯各還鄉賜賚有差他夫人不與焉由是和與諸公侯歲一朝京師朝必有嘉賁及道里費而諸公侯猶不時遣鎮各邊及將兵征討獨和以老不在行而上愈信愛之二十三年正月入朝中風不能言上驚幸視護還里十月上恩之召至邸賜安車入殿廷與酣宴而出厚賚之歸二十七年和疾浸不能興上欲見之復令安車入內手爲摩撫語及舊勞對之雪涕出

明史竊

東甌王世家五卷

三

藏鑑爲先治瑩域二十八年薨于里第年七十一上聞三日不御朝贈東甌王謚襄武侑享太廟和晚歲用兵數失利然上時托以綜理之任輒效故勲爵遂得與群公等群公富上末年鮮令終獨和首請鮮兵退休深中上心上是以眷念終其身恩禮有加群公莫敢望焉子五人門以功至督府僉事征滇南卒贈信世子觀太原中護衛鎮撫偶變蚤卒體積功至左軍都督府同知征五開卒于軍女妃魯王昀子晟早世晟子文瑜文瑜子傑皆病廢不得嗣傑弟倫倫子紹宗弘治中得爲南錦衣指揮使積封靈璧侯紹宗卒子佑賢嗣佑賢卒子世隆嗣世隆督領漕事十餘年加少保太子太保卒子之誥

嗣和有曾孫胤繼一豪士也別有傳

論曰東甌乃豐沛之故人酒語雖嘗有失而天子爲之包容美哉君臣之間不有光于舊乎闕外勲以視列公稍相遜而其後爵上公贈真王駙蕃之錫諸勲舊不敢望焉豈非以維角布衣之契故重耶顧融令終則乞骸一語有當于帝心也夫以絳侯勃之定策有社稷勲而頻人主詔乃快快之國於乎晚矣夫惟信公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豈不善始善終也哉

贊曰懿懿東甌龍潛詎定三吳席捲七閩波靜平蜀師還功存不競始冠徽侯終膺九命陰諧帝志釋兵休請幾失彭英恩踰賈鄧

明史竊

東甌王世家五卷

四

明史稿卷之第二十

黔寧王世家第六

東莞尹守衡著

黔寧王沐英定遠人英少無父隨母逃難母亦故年僅八歲無所歸太祖見而憐之撫爲子從姓朱亦從皇姪文正列予名文英與太祖卽常駐睡懷中甚見抱愛后亦子之一如其既有太子也年十八授帳前都尉守京口旣二載太祖以爲能轉廣武衛親軍指揮使尋加昭勇上將軍改廣信廣信壤接東甌湯將軍擊陳友定延平英因攻取鉛山崇安從克延平拔閩溪十八寨徙守建寧兼節制延邵時英年已長太祖使歸沐姓單名英洪武三年召還食大邵督府事明年進榮祿大夫同知明史稿

黔寧王世家六卷

一

大都督府事時都督不爲階官而英特授心膂托九年出鎮撫關西十年以征西副將軍副鄧將軍西征土番耀兵至崑崙還封西平侯賜號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階仍榮祿大夫勳柱國食祿二千五百石予世券十一年授征西將軍率都督藍玉等出討洮州十八族番酋破禽其三副使等平納隣七站之地數千里請置洮州衛留兵戍之仍還鎮關中十三年總關西兵出逐虜和林禽元國公脫火赤十四年從大將軍出古北口獲虜四部衆渡膺胸虜一知院西還九月以右副將軍從傳將軍討雲南山羅鬼我師旣下普安英言于傳將軍曰梁王司徒達里麻將兵十萬在曲靖必將以我疲於

深入無虞心我及其無虞心也疾趨之必得志焉傳將軍然之晨夜兼程馳至大破其師入曲靖梁王走死漠池其明年復破二龍關克大理禽其宣慰使段世長撫金沙至于金齒先是梁王之質固西南也天子之使再至皆殺之於是始赫然威畜之宋人斧耒耜之外裔夷君長以百數咸稽顙而受約束烏撒諸蠻傳將軍已蕩平尋復叛英復親蒞其地諸蠻震怖各乃降服師旋上慮夷心多變留英鎮守平緬尋反於定遠東川及烏路者滿矣情反阿赤阿賓再反越州英悉命師往擊盡討定之二十二年入朝上宴之于奉天殿賜朱提文綺且欲爲治策鳳陽已而曰予以南詔付汝而予遂無南顧憂

明史稿

黔寧王世家六卷

二

尋聞汝在南詔山川草木寔嘉賴之不可一日無汝也汝宜亟還英鎮雲南簡官僚興學校平土賦開水利通鹽井正溝洫關寨莽分軍而田居食其耕出資其餉墾田百萬二千畝軍寔充盈卒乘輯睦華夷安豫樂土視中州矣初高后之薨也英在滇中哭三日不食徒聞懿文太子訃哭失聲飲食皆哀一日出聽事俄昏仆頃乃蘇曰吾死矣夫遂以其年六月薨年四十八軍民三日不市夷人殄西請于朝尸祝之上哀之如太子焉歸葬京師贈黔寧王謚昭靖侑享太廟子四人春晟昂昕所尙文皇帝公主爲駙馬都尉春年十七從父征討有功授督府僉事大臣請且試職上曰兒本我家人畀實授

嘗錄囚烈山捕蒞州逆黨開釋各數百人至十五年嗣侯鎮雲南有父風增闢屯田三十萬餘畝三十一年授征虜前將軍進擊平緬叛蠻才幹孟薨于軍年三十六謚惠襄無子是年九月弟晟以都督嗣侯時岷王之國雲南與晟交惡上貽書王謂晟少孤不練事毋深責之吾當別飭晟然卒以王他故徙國楚而晟自如建文忘自焚也文皇意其匿晟所使使詞察無狀乃已永樂六年以征夷左副將軍副新城侯張輔平定交趾進封黔國公號顯忠輔運推誠宣力武臣階特進榮祿大夫勳在杜國歲祿三千石予世券還鎮雲南亡何交趾再廢上命晟再討之不利卒命輔往而晟亦得論功受賞加

明史竊

黔寧王世家六卷

三

太傅最後又反與安遠侯柳升往討升陷沒爲廷臣所誅劾上封劾章付晟曲救之正統三年征麓川以左都督方政軍獨渡江敗沒晟坐不救上遣使詰問晟引隱自隕滇人播晟父子威信莊事之無異人至每片紙下土酋所具威儀出郭迎迓盟而後啓曰此令旨也前後置園墅田業三百所曰吾日食其一足矣晟有子斌斌尙幼嗣公不能將其軍於是晟弟昂以都督同知佩征南將軍印復從定而伯蔣貴等破走麓川夷遷左都督追封死事之臣而晟得贈定遠王謚忠敬昂卒得贈定邊伯謚武襄斌嗣十一年薨贈太傅謚榮康子琮幼不克嗣於是從兄都指揮璘以才學爲右都督代鎮璘卒

弟璘爲都督同知復代之前後凡十五年而琮始嗣公又明年始佩印爲鎮守嗣爵凡三十二年遞有平蠻功累勅褒獎加太子太傅宏治九年薨贈太傅謚武僊無子以璘之孫都指揮誠之子崑嗣廷議崑爲昂後昂實西平侯英之子而黔國公晟之弟也晟已無後則崑宜嗣西平侯不得嗣黔國公雲南守臣爭之謂南人百餘年來習知黔國公不知有西平侯侯之恐爲所輕非所以定民志而攝夷情也朝廷從之崑得嗣公留鎮平龜山竹箐蠻及米魯亂再禽師宗州賊張長受南安亂酋那代三賜璽書再益歲祿百石加太子太傅正德十四年薨贈太師謚莊襄子紹勲嗣紹勲薨子朝輔嗣父子

明史竊

黔寧王世家六卷

四

皆加太子太傅贈太傅朝輔二子融鞏皆甫襲而殤朝輔之弟朝弼當嗣唐其嫂於是上疏相計久之始得嗣而淫惡益甚且放挾王命詔削其爵以子昌祚嗣且代鎮而朝弼復欲殺其子逮至京錮于南京之故第以幽死孝陵初起多苗養子爲心膂之托每郡邑下輒遣出與將官同守蓋二十餘人而昭靖王功最大有徐司馬者揚州人九歲棄道傍上得之名馬兒既長出入侍左右征行守禦有功歷陞都督僉事司馬好文學謙恭禮下士大夫浙東河南尤著惠政公暇退居一室蕭然如韋布及卒家無餘資稱賢將云又有何文輝除人初名道舍歷守宣城潼關成都北平鴈門從征淮東姑蘇福

建陝西四川西建宇功最偉征建寧胡廷瑞爲主帥建寧人先詣文輝降廷瑞怒欲屠其城文輝止之曰吾與公同受命至此爲安百姓耳今城降欲以私忿殺人可乎遂止歷官都督僉事世襲指揮使朱文遜者從定江左淮南有功授元帥與花將軍守太平拒漢兵戰死朱文剛初名柴舍從定江左授元帥與耿再成守處州苗帥叛文剛急收兵出戰揮劍斫賊大罵死文遜文剛未詳何許人

論曰雲南非古所稱荒服地哉漢武雖習戰昆明僅置益州莫能全土元裔雖分封善闡而疆宇分裂尙在羈縻庶夫王馬簠之所麾及書文之所通被直度金馬碧雞

明史稿

黔寧王世家六卷

五

而上之蠻陬夷落以次尊食一統之規豈不赫然盛哉及坐鎮爲藩侯以能卧鼓邊亭與文士講論月朔釋菜先師設廣席集儒生烹羔羊宴饗可謂雖在軍旅不忘俎豆者也而獨有馬癖嘗曰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支遁僧也猶愛其神駿而畜之吾將也與吾一心不在良驥哉今之世保赤社爲明藩屏王之明德遠矣贊曰於爍黔寧威均皇胄豪驚神啓機權中秀玉關師出慈嶺衛什移兵佐頽樹績留後大詔稱一百蠻歸虔世裔開府若若兩綬



明史稿卷之第二十一

誠意伯世家第七

東莞尹守備

誠意伯劉基字伯溫青田人也其乳髻電目視人如
舉元進士爲高安丞秘書監揭傒斯過高安與語出語
人曰此魏元成流也而英特過之旁縣人曾義山嘗進
遇異人授以天文書秘弗傳死屬其子後某曰劉基過
授之是日基果過得之常閱習尋投効去遊武林有異
雲起西北人人以爲卿雲基笑而大言曰是天子氣也
應在金陵十年後有王者起其下我當輔之客聞大駭
以爲狂無知之者時慶元方國珍反海上大張省臣議
欲招之辟基參謀基曰招之在脅從則可方氏兄弟首
明只竊

誠意伯世家之卷

一

亂梯禍法當捕而戶諸市元用事者大怒謂基失天子
憫念元元至意羈管紹興基自是放浪紹興山水間而
國珍益橫不可制盜所在蜂起行省復以都事起基基
出爲討平群盜僅從故官稍叙錄基憤棄官歸隱青
田山中嘆曰基聞天之將雨也穴蟻知之野之將霜也
草蟲知之知之於將萌而避之於未至故或徙焉或蟄
焉不虛其知也今天下無可徙之地可蟄之土矣是爲
人而不知蟄也詩不云乎匪鵲匪鷺飛戾天匪鱣匪
鮪潛逃于淵吾將奚往哉著書自見稱曰郁離子郁離
子之言曰夫民猶沙也有天下者惟能搏而聚之耳堯
舜之民猶以漆搏沙無時而解堯崩百姓如喪考妣

三年西海逼密八音三代之民猶以膠搏沙有時而融
不泮然離也子孫傳之數百年必有無道之君而復衰
繼而得賢焉則復興必有大亡道如桀紂而又有賢聖
諸侯如商湯周武王者間之而後亡無道末如桀紂者
不亡無道如桀紂而無賢聖諸侯適丁其時而間之亦
不亡霸者之民猶以水搏沙其合也若不可開其消而
釋也渙然離矣其下者以力聚之猶以乎搏沙拳則合
放則散故曰勝天下之道在德大德勝小德小德勝無
德大德勝大力小德敵大力力生敵德生力力生於德
天下無敵故力者勝一時者也德愈久而愈勝者也夫
力非吾力也人各力其力也惟大德爲能得群力容有
明史稿

誠意伯世家之卷

二

說之者曰今天下其擾擾矣以公才略據括蒼卷金華
明越可折簡而定方氏將浮海避公公因畫江而守之
此勾踐之業也舍此不爲悠悠安之乎基曰子知蒙人
乎衣狻猊之皮以適墉虎見之而走遂以虎爲畏已也
返而矜明日服而往虎立而視之蒙人也怒而食之方
國珍蒙人耳而子爲我效之乎天命將有歸子姑待之
及太祖定金華下括蒼基指乾象諸客曰此天命也豈
人力耶客亡去基欲遂詣太祖而處州總制孫炎復將
太祖徵命至基聞命遂入金陵見太祖陳十八策太祖
喜曰先生吾子房也五月陳友諒陷太平欲寇金陵太
祖方深念而衆恒憂未知所決或請且降之以待後圖

或曰鍾山有王氣奔據山便或曰決死一戰不勝而走未晚也基獨張目不言太祖起入內召問基基曰斬降者四奔鍾山者賊乃可破爾太祖曰先生計將安出基曰如臣之計莫若先傾府廩開至誠以固士心夫天道後舉者勝且宜伏兵以伺之取威制敵以成王業在此時矣太祖喜遂用基策大破友諒龍灣太祖以克敵之賞賞基辭不受時太祖雖已定江東稱吳國公而中書省猶設小明王座奉韓林兒基語太祖曰如此當復有項羽義帝之舉太祖乃大感悟立檄之友諒陷安慶太祖自將兵攻之自昏達旦未能下太祖徇于舟中曰誰可與我取此而夕食者基曰彈丸地何煩至上憂不如

明史稿

誠意伯世家七卷

三

徑拔江州昔日龍江之戰友諒之膽破矣鼓行而前必得江州得江州安慶可不勞而下太祖曰善悉軍西上友諒果棄江州倉皇走武昌太祖入江州復屬諸將從基策發行取斬黃諸郡師旋遂下安慶具如基語基從太祖江州復下洪都太祖還從容問曰吾欲取陳友諒張士誠而鰥生謂士誠密運又多積儲宜先取若爲我策之基曰士誠自守虜耳宜緩圖友諒雄據上游乃心無日忘我此不宜久蘊崇之且其名號不正人心不歸因入之心聲其罪伐之可必滅漢滅吳囊中物耳會友諒寇洪都太祖親帥六師往應之與戰鄱陽湖十五日戰方慶基忽起躍大呼手捧太祖急更舟太祖急如基

語更舟而前舟敵砲碎矣基請移軍湖口卜以金木相犯曰決勝友諒果以其日亡基與太祖行軍數以所秘天文書爲太祖畫方畧太祖輒用其言皆奇中多類此及議取吳收中原出基密謀爲多太祖以基爲太史令尋改爲太史院使太祖即位拜御史中丞上戊申大統曆上使章溢定處州七邑賦青田比他邑獨減曰鄉里子孫世世頌劉伯溫也上幸鳳陽命基與左丞善長居守基因言上曰宋元以來寬縱日久常使紀綱振肅而後惠政可施飭諸御史嚴督察清輦轂中書都事李彬坐貪縱見法丞相以彬省僚且素暱之抵基緩彬獄基不聽獄具馳奏報可會禱雨丞相曰禱雨可殺人乎基曰周饑克殷而年豐衛旱伐邢而雨斬彬天必雨遂斬之善長大恚恨上還訴基慘人於壇墮之下非所以奉承天意上不問基因妻喪遂乞歸潁行語上曰鳳陽縣帝鄉然不可都王保保可憂取之未易願留意基歸上益思基手詔召基且言彭蠡之戰患難同舟今天下一家爾當疾至同盟勲冊庶不負昔日之多難基至上大悅贈基祖父皆永嘉郡公且欲爵基基叩首謝曰陛下乃天授臣何敢貪天功固辭上有他事督責李丞相基言善長勲舊且能和輯諸將上曰是數欲害汝汝乃爲之地耶汝忠誠足任此基叩首曰是如易柱然得大木而後可東小太爲之顛矣如臣朽鈍豈堪任

明史稿

誠意伯世家二卷

四

此上乃欲相左丞楊憲基不可上知基與憲善怪之基曰憲有相才無相器夫宰相者持心如水以義理爲權衡而已無與焉者也憲不然能無敗乎上曰汪廣洋何如基曰此福淺觀其人可知上曰胡惟庸何如基曰此小憤將債帳而破犂矣上曰朕之相無過於先生基曰臣非不自知臣疾惡太深又不耐煩爲之且孤大恩天下何患無才願明主悉心求之如目前諸人臣誠未見其可也三年大將軍出定西孫興祖胡德濟失利王保保竟走沙漠上思基言兼授宏文館學士其冬大封功臣進封開國輔運守正文臣資善大夫上護軍誠意伯祿二百五十石明年正月賜功臣歸里基遂歸其年進

明史稿

誠意伯世家一卷

五

平西蜀領上優詔答之八月手書問基天象基條答以爲霜雪之後必有陽春今國威已立自宜少濟以寬也初基爲上言區括間談洋地獨爲賊盜蔽方氏囚之首難請置巡司泣其土控扼之諸賊酋弗便也相率挾逃戌之卒以叛大豪復爲陰持府縣吏不以聞基令子璉奏之未先白中書時胡惟庸方攝丞相事怒曰劉基雖勲舊已不列於朝班即有陳請安得不先問政府卿之會上欲逮豪猾吏惟庸乃使刑部尚書景雲傑吏誣基以談洋踞山面海有王氣欲空兵是以爲奸冀得志以當異符民弗與故建立司之策詎陛下害其入致激變章下政府惟庸坐基不道當重辟不問復請遣其子璉

亦不問上第手書詢使基知奪其祿伯爵如故基馳入朝見上謝恩引罪遂居京師不敢言歸矣七月上竟以惟庸代廣洋爲右丞相基曰使吾言不驗蒼生之福也言而驗其如蒼生何憂而成疾惟庸以上命挾醫來視基飲其藥有石卷于腹中基白上上未深省上念基病久手勅慰勞還鄉基歸亡何卒基且卒悉匱生平所習天文秘書緘付子璉令俟服闋奏之毋令後人復習之也遺書勸上修德省刑祈天永命爲政寬猛當若循環諸形勢要害之地宜宿重兵與京師聯絡封授次子璉曰胡惟庸方在事上之無益不久必敗敗則上必思我其時可密聞也上聞基死亟使御史李鐸至青田索基

明史稿

誠意伯世家七卷

六

天文書璉奉匱出授使者隨見上上欲官璉璉辭制終授考功監丞尋出參政江西復爲惟庸黨所脅憤懣卒久之御史中丞涂節言基之死毒中之汪廣洋知狀上問廣洋廣洋謝不知上怒貶廣洋十三年上誅胡惟庸果思基環出基遺疏上之拜閣門使初基與宋濂章溢葉琛同赴召舟沂桐江而西桐廬徐舫基友也冠黃冠服白鹿皮裘腰縮青絲繩立於江浒揖基而笑基亟延舫入舟中四人競與談謔甚懽舫語數侵基基不答四人各取冠服服之欲與載同行舫覺之竟辭去舫先歸江浙行省辟避居江皋基出復欲薦起之舫益靜莫可跡基卒君子以是重有感於舫也二十三年上益

基召璉子薦後故封誠意伯加祿五百石予世襲薦封
贈年卒子法初未襲時環爲谷王右長史文皇帝入國
環不屈下獄法亦停襲法子樞樞子曇曇子祿景泰三
年命祿基後七年詔授祿翰林院五經博士世襲祿子
憲未嗣官卒宏治十三年上用給事中吳士偉言憲子
瑜得爲處州衛指揮使正德九年賜誥曰劉基學爲帝
師才稱王佐孔明之任豈間人言敬輿之謀不負所學
占事者祥明有徵驗運籌畫計動中機宜渡江策士無
雙開國文臣第一受爵能讓懷辭金蹈海之風成功不
居從辟穀封留之請可謂明哲允矣清貞貞特贈爾爲太
師謚文成嘉靖十八年刑部郎中李諭言皇上明聖斥

明史竊

誠意伯世家七卷

一

姚廣孝太廟侑享臣卿入劉基宜侑享高廟世其封爵
如徐達上是諭言下廷議皆言高帝收攬賢豪創造基
業一時位命功臣並軌宣翼而惟幄奇謀中原大計每
每屬基故在軍有子房之稱詞符發孔明之喻基亡之
後孫薦是嗣基爵太祖嘗召諭再三鐵券丹書誓言世
祿薦嗣爵未幾旋即隕世禡主寔於末裔委礪帶於空
言或謂後世祿資弗克負荷或謂長陵紹統遂致疎嫌
雖一辱塗泥傳聞多謬而載書盟府績效具存昔者武
王興滅天下歸心成季無後爲善何虧基宜侑饗太廟
其九世孫指揮使瑜宜嗣伯爵伏惟聖明裁定制曰可
基人祀太廟庶中瑜嗣誠意伯食祿七百石予世券二

十年瑜卒子世延嗣

論曰世稱誠意幾於子房彼其首陳大計上贊廟謨曾
不十年功成一統子房復生亡以過之儻封留之願既
酬赤松之遊必果雖有惟庸百問何緣而起徒抱杞憂
致滋物議及夫中壽之日下之不自白于寸衷上之不
見察於明主嗟其泣矣嗟何及矣

贊曰英英劉公卓識朗詣洞往千載知來百世人謀鬼
謀生天生地力贊安獲默紆真秘定閔卜洛仰禪天計
相排離切主恩毋替返駕青田遺榮芝桂

明史竊

誠意伯世家七卷

八

明史竊卷之第二十二

靖難三世家第八

東莞尹守衡著

余作開國世家爰及于靖難諸臣未嘗不掩卷而嘆也曰嗟乎周公固成王之叔父也因誅管蔡周之臣子遂廢成王而立周公可乎哉昔者吳王濞稱兵討錯固亦曰萬世一時而愁勞聖人所以起也徵兵淮南淮南王欲發兵應之其相曰王必欲應吳臣願爲將王乃屬之相已將兵因遂城守不聽王而爲漢嗟乎此獨非藩王之將上乎而猶知有漢哉惟是一二元戎我高皇帝予之祿位俟鞏衛我皇家貽天子萬世安也高帝不祿嗣君雖急爲國臣子固有死耳卽不能死夫豈不能引王明史竊

靖難三世家八卷

一

當道爲王請罪而乃反戈內向謂高帝何且也爲錯稱兵所過之州郡何罪今日之比功論烈河間東平耳不可以繼於東甌黔寧之後而稱世臣然使天命未歸以視之田祿伯桓將軍諸人一聞耳故曰存亡在所任人固有幸不幸也要之王者之興亡間必有命世者焉蓋謂是乎峻命不易宗社重則君爲輕壯哉帶礪之勲斯又一代雲龍之會也余惡得不爲論次之

張玉字世美祥符人也仕元爲樞密知院元亡從遁沙漠洪武十八年自拔來歸積功歷遷爲燕山左護衛指揮僉事數從燕王出掃殘胡多鹵獲進都指揮同知遂爲霸府元僚玉驍勇善戰多智策燕王寄之若左右手

建文初王以強大見猜天子使三司諸大吏謀逮王勢且迫王言于王曰大王高皇帝親嫡子最長而賢朝廷不察乃以吳濞見擬今諸究謀定矣卽無論大王我曹亦安能坐待菹醢也遂佐王以靖內難起兵奪北平九門撫民三日議師所出諸將亟欲南下王曰爲我肘腋患者薊也薊平然後可以安意而南王曰善首攻薊薊守馬宣出戰執而殺之遂以是夜趨遵化四鼓潛至從致死士百人坎墻先登開城門納將士戒不得妄殺一人遂署雲至永平皆降其精兵銳甲以益師時長興侯耿炳文帥兵三十萬屯真定都督潘忠守鄭州都指揮楊松進據雄縣王言王曰彼今扼吾南路盍先禽之明史竊

河間王世家八卷

二

王立發兵命王爲先鋒是日中秋遂以夜半至雄天比明拔之斬楊松潘忠自鄭州來援禽之王師至無極炳文軍已至滹沱河王請單騎往覘之還言軍無紀律且其上有敗氣今當乘勝徑趨之一鼓可破也諸將猶以衆寡不相當難之王曰彼衆而寡我銳而整胡不相當也王顧王笑曰必從若吾倚若一人足辦吾事王遂破師前薄之大敗炳文諸所從行微侯名將皆就縛王謂王曰此汝功也非汝與吾意合不及此炳文敗去建文君復親授曹國公斧鉞引兵五十萬來攻北平而遼東守將江陰侯吳高且欲復永平圍城甚急王語王曰李九江無能爲不足憂吾與若且先援永平吳高必不敢

與我戰兵至永平高遷走王言大率去此不遠請殺兵
襲之可免後顧王曰善遂至大率挾率王以歸并降其
所轄采顏三衛胡騎立五軍以王將中軍趣還北平而
景隆兵至圍城已數日矣王率五軍環拊其背而城中
兵亦鼓譟出夾擊之大敗之景隆棄師南奔已又與武
定侯郭英安定侯吳澤兵號百萬謀再進王言王曰兵
貴神速先事者勝請至白溝河待之僅三日景隆果帥
兩侯兵至又大敗之南兵走保齊南王復從王攻濟南
不能得乃解圍而退南兵追躡至東昌圍王數重王不
能出王既與王相失衝敵大戰連殺百數十人竟王不
見不肯退不知王已脫難去而王竟沒于陣王收兵不
明史竊

河間王世家八卷

三

見王哭之傷謂諸將曰勝負兵家常事不足計所恨艱
難之際失吾良股肱耳王子輔是時從王效功在軍王
遂以其兵屬輔輔衰墨而即戎從定京師論功封輔信
安伯食祿一千石予世券追封王爲特進右柱國榮國
公諡忠顯輔字文弼永樂三年上謂功臣洪公福成公
能等曰吾於功臣次第封矣亦復有所恨乎二公頓首
言臣等皆以微勞冒上賞亡所復恨獨張玉不死臣等
安敢復封公玉之子輔頗自積戰伐今者尙稱伯位諸
徹侯下語未既而上曰吾固恨之因進封輔新城侯輔
儀貌公侯中獨雄壯顧盼有威上甚異之四年上將問
罪安南屬輔以右副將軍佐成國公率二十五將軍往

討勅西平侯晟爲左副出臨安輔從能出思明能率于
軍詔輔代總其軍論之曰昔岐陽王遂鼓諸將掃蕩殘孽著
王北伐開平王卒于軍岐陽王遂鼓諸將掃蕩殘孽著
名青史將軍尙取法前人毋忝朕命初大將軍師出先
檄黎季犛二十罪馳諭交民且明朝延來爲爾故王立
後爾民亡恐賊是時恃三江之險自衛列棚七百里兵
號七百萬拒守我師輔帥諸將進斬三關遂至嘉林隋
江而屯左軍時亦已至三帶河而與輔會輔視賊棚邊
江無用武之地獨多邦城下有沙灘稍夷曠可列師於
是輔軍西南晨軍東南伴張旗鼓欲戰潛遣都督黃中
夜昇攻具越重濠梯城指揮蔡福鼓衆先登燃光吹角
明史竊

河間三世家八卷

四

奪門而入賊驅象兵巷戰輔出畫獅蒙馬前衝象皆股
栗退走既拔其城遂循富良茨棚而下徑搗東都賊焚
西都入千海我師追敗子木九江賊遁閭海口復追至
膠水賊遁大安又追敗之于鹹水賊遁靈源又追擊至
清化賊遁深江追至奇羅海口遂禽季犛并其二千著
澄上初諭輔安南平定宜訪陳氏之後使嗣國而陳氏
血屬聚賊誅夷盡矣輔集國中父老會議共云安南本
在漢唐爲郡縣地後因淪棄化爲異類四百四十六年
矣今幸聖朝掃除殘賊再觀漢官威儀此乃交人洗心
條行之秋華夏重新之日也願依漢唐故事請立郡縣
如故輔既聞上曰可遂乃建官分邑如雲南焉師旋論

功進封英國公食祿三千石予世榮其秋八月友趾故
官簡定初臣陳氏不肯事黎季犛而輕騎歸明從征
爲別將頗有功因見天子不立陳氏後定遂友偕號大
越寇交州天子詔晟討之晟與戰大不利諸郡縣皆陷
上乃更命輔往有季犛自稱陳王後起兵應簡定安南
民不忍棄陳王遂相率而歸季犛季犛故多權略謬與
簡定相推重而稱定爲上皇使使來告襲位求封輔怒
曰嚮者廣求陳王後不應而今乃稱陳王後者詐也且
若已反矣即真陳王亦不赦梟使者首以徇麾兵窮
追獲簡定季犛逃輔獲季犛之黨二千人坑之築京觀
焉天子重勞輔暴師久召還朝留晟討季犛季犛遣使
明史稿

河間王世家八卷

五

至上前請降上從其請命爲交趾右布政使季犛制於
其黨不受命復反是時州縣初設重繩約交人頗受官
吏將卒苦往往思舊俗以是賊酋所至交人供億蔽匿
叛者嚮應惟交州一郡獨完上聞之拊髀嘆曰張輔交
人震憚靖亂非輔不可復予輔兵二萬四千人仍授大
將軍之印總戍兵往往征之遂禽季犛而交趾地悉平上
乃命輔留鎮是時交趾比年出師諸將帥已疲於奔命
而賊黨每踴師至輒望山海深入窟避而諸將亦多遂
巡玩視不前輔追賊人至蒼梧江下令諸軍決戰有期
矣都督黃中按軍不出輔詰讓之中歛手謝以風逆輔
曰我獨不畏死耶封疆之事幾不可失我已出而爾不

繼賴朝廷之福幸而勝耳脫不敵而陷於賊非爾責我
乎據出軍門斬之以是窮追諸將莫敢不用命于哭
訴上上不憚疑輔權太重都御史顧佐知上意請去輔
兵權以保全功臣乃召輔還命豐城侯李彬代鎮輔經
營交趾凡十年交民畏服還踰年季犛黨有黎利者則
又反上遂不遣輔遣他將往後至章皇利得他族子陳
嵩請爲後天子問輔輔曰此黎利之論計不可從也安
南之地將士勞苦十年乃得之今當益兵滅此而後可
耳臣請行保以一年禽利天子卒用儒臣議冊封嵩棄
交趾輔自交趾還而從父皇北征阿魯台虜遁去最後
窮追絕大漠無虜上與諸將計所將輔舊請曰願假臣
明史

河間王世家八卷

六

黃驎駢給一月糧必爲陛下殲此虜上壯之曰卿且休
朕更思之明日召與語曰古王者制馭夷狄之道驅之
而已虜孽所存無幾茫茫廣漠之地譬如求一粟於鎔
海可必得耶吾寧失有罪誠不欲重勞吾將士其旋師
上還至榆木川不豫遂崩召輔受遺命諸軍悉受節度
時輔有女弟爲皇貴妃而女復侍東宮仁宗卽位冊爲
敬妃進輔太師掌中軍都督府兩賜輔羊二百羶酒五
百饒白粳千斛時六行喪服滿禮部尚書呂震請釋從
吉而朝楊士奇止之不獲遂著其二議以請朝上素冠
麻衣出見群臣獨賦與士奇等三學士如上服上乃嘆
曰張輔武臣顧知禮六卿乃有不及以輔知經筵事監

修文廟實錄仁宗崩章皇帝即位知經筵監修昭廟實錄亦如之頒賞金幣爲群臣冠漢庶人將及心憚輔而使所親信人枚青入約爲內應事成裂數郡而王輔輔執以獻上勅之具知漢謀遂親征輔曰高煦外武而內怯無能爲也願假臣輕騎二萬星馳爲陛下縛之來上曰倚卿一人足辦第朕初即位少欲以威服天下耳及漢平加祿三百石刑部奏庚重因命輔同五軍府九卿審於朝以枉者五十六人上詔譖而釋之四有朝審自輔始也宣德三年上特賜勅曰卿以親以賢職事祖宗多歷年所元勳厚德巍然於今可轅中軍都督府事朝夕在朕左右相與究論軍國重務特進光祿大夫左柱

明史稿

七

明史稿

河間王世家八卷

八

國寶織麟衣一襲銀鞍馬一匹歲時寵錫有加宴會賔治正統初仍知經筵監修實錄加號翊運佐理輔雖起家武臣然好接引文士嘗請上乞賜一日假臣率武臣等詣國子監聽講上許之是日輔率公侯伯二十餘人儼然造焉講畢宴款諸侯伯皆列坐祭酒李時勉獨引輔抗禮諸生歌鹿鳴之章賓主盡歡而散時稱武臣一盛事云輔歷四朝天下倚重四夷莫不知名闔閭禮權視勳戚大臣如屬吏獨加禮輔輔亦委蛇應酬十四年宸揆天子北禦屬強輔行而不使預軍政輔老矣嘿嘿不敢言從至土木死于難時年七十二追封定興王諡忠烈子懋九歲而襲父爵憲廟閱騎射於西苑懋三發

連中賜宴資金帶白金寶鈔遂掌中軍都督府提督五軍營加太子太傅再加太傅孝宗初知經筵監修憲宗實錄錄成進太師兼太子太師改掌後軍都督府提督十二團營再加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武宗初復知經筵監修孝宗實錄錄成以老乞解兵柄賜筆書褒美白金文綺寶鈔朝朔望懋爲公六十六年爲太師二十五年握兵柄四十年十主恩榮宴郊祀宗廟多遣代行富核爲東第之冠後庭數百人皆曳羅綺以老病終壽七十五贈河寧王諡恭靖而生平無他材伐以敦重善爲儀而已後萬曆中劍奪王爵子欽嗣未幾卒子嵩嗣嵩卒子溶嗣溶長八尺而懦弱治軍府多所乾沒數被論

明史稿

河間王世家八卷

八

奪嘉靖中以興奉冊禮加太子太保萬曆初知經筵監修世穆二廟實錄穆廟錄先成加少保太子太傅久之世廟錄成加少傅卒年七十有奇子元功嗣定興王有二弟皆以奪門功仲說封文安伯叔軌太平侯論曰河間始事己胡位掌武自拔歸明積債而冠霸僂復讞龍藩之選佐之誼雖不足其材與勇足稱也定興三出南交取三僞王猶極之及欲犁庭掃穴慨然請纓自效願竭犬馬之力而無從非其長駕遠馭之略有素定於胸中然乎若夫處喪服之有禮習文事於武弁詩味此公丰度抑何角雅有祭征虜遺風或說乃不勝君側之有人率帥以從行又何毫髮寬甚毋亦見國德之

不可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雖捐糜回勿悔乎或謂交平之日使輔得如沐國故事長守茲土寧惟郡縣至今要當不令身名俱隕爲世所悲也

朱能字士宏懷遠人也父亮從高皇帝起兵積功至燕山中護衛副千戶早卒能生而魁奇瓌偉勇力異恒輩既代父官爲燕王所愛重嘗從王北伐取元太尉朵兒不花覆其軍建文初朝廷謀弱宗藩以待郎張昺掌北平布政司討昺爲都指揮使將遠王王危懼能請于王佯械其府中一二官屬授之以謝罪昺貴至手劍戮之于庭遂起兵稱靖難王署能爲都指揮僉事師出燕王親爲大將每戰必在行能爲前軍鋒挺丈八長矛從敢

明史竊

東平王世家八卷

九

死士二十餘騎瞋目大呼所嚮皆辟易從攻薊州先登猊永平東略地至灤河還從擊雄先登從虜藩忠於月漾橋從破長興侯真定斬獲數萬從援永平追敗江陰侯之卒二十餘萬從攻曹國公鄒村壩潰其九營得其軍資甲仗巨萬從攻白溝河追奔至濟南降其卒萬人從攻東昌王以千騎突出敵後敵知其爲王騎也悉聚圍之王短兵接幾不能出能奮力潰圍入擊莫有敢當其鋒皆退却王因脫走張王死焉王既收兵耻之能氣逾銳再請出師從攻保定大敗歷城侯夾河能以奇兵爲軍鋒冠從敗平安兵于薊城追奔至真定從戰齊眉山王師不利退保河北諸將咸氣營請班師能獨進曰

漢高帝與項王百戰百不利而竟奪項王之天下今僅一不利耳而遽旋旆者何也且旆一旋可復至此耶王乃奮曰從余馬首而南言北者斬遂縱兵深入至靈壁先登陷陣大破之自是長驅渡淮取揚州渡江定京師王即大位而能以前積功遷至都督僉事矣第功論封授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封成國公爲左軍都督府左都督歲祿二千五百石予世券又明年立皇太子加太傅再加歲祿一千石又明年充征夷將軍帥師八十萬討安南上親禡旗於龍江宴饒能至廣西而卒上時已睹星象而怪之曰西師其有憂乎朱能智足辦也意者北人不習其氣候乎踰旬討

明史竊

東平王世家八卷

十

間上震悼報朝五日諸公侯宿將入慰上洒泣曰輔吾成大業者能也且其心行當遠到胡以止此言已益酸楚親爲文祭之追封東平王諡武烈伯享成祖廟庭子勇嗣勇長身頰西虬鬚或長見者皆目屬而中實懼怯無他技顧願斬節禮士大夫以是負儒將聲歷掌都督府上北巡使佐仁宗監國上末年北征虜從將右腋宣德初從平漢庶人復從征沙漠所部頗有斬獲第功加太子太保時上以太師英國公張輔位望尊重不欲使掌六師而命勇代之勇初亦自強振刷有生彩後乃漸怠且不免有所腹削望實俱損而以善事中貴人故得久其位握兵符二十餘年嘗與諸將軍分道出擊朵顏

諸虜遠進太保正統末年北虜犯宣府上親征以勇爲大帥時中貴人振擅權每呼勇受事長跪惴惴惟謹虜逼駕急詔勇率兵四萬迎擊冒入鴉兒嶺中敗沒駕蒙塵兵部尙書于謙等參論奪其封久之上由南城返正曲赦諸失事者始追封勇平陰王謚武愍勇子儀嗣爵歲祿僅千石英宗見而器之曰平陰王有子矣命提督南京守備掌中軍都督府三十四年加太子太傅卒贈太師謚莊簡子輔嗣當屢掌都督府加太子太傅卒贈太傅謚恭僖子麟嗣卒無子分弟鳳嗣提督南京守備兼掌中軍都督府卒贈太傅謚榮康子希忠嗣年甫二十一矣姿容善舉止沈靜不苟爲世宗所器重數更委

明史竊

東平王世家八卷

上

任掌右軍都督府再掌後軍提督十二團營及五軍營兵馬一爲都護將軍屢充皇天后土及皇后貴妃皇太子親王冊禮使入直無逸殿應制撰草再知經筵及監修國史歷事三朝代祀圓丘三十有九方澤二十有九官自太子太傅以至太傅再加兼太子太師最後進太師錄廢子弟爲錦衣指揮千戶三人祿俸加至七百餘石賜肩輿入內府乘馬玉帶蟒繡麟袍卒年五十八追封定襄王謚恭靖弟希孝以兄廢得官歷至太保兼太子太傅卒贈太傅謚忠僖希忠子時泰嗣不半歲卒子應祜嗣後以例奪王

論曰燕師之起也未嘗敢越清濟一步窺足于南首老

齊南再困東昌三縣肥河四鯨齊眉山以其時四載矣如使人人自喪皆思退守以俟時區區三郡能盡長淮以自王乎東平一鼓其餘壯誓戈南指萬乘增其氣色三軍作其勇敢以比漢項之際斯乃韓王決策東向之秋使其顛沛於相臨廣武之曰遂聽鴻溝之約解甲西還奚可也吾乃知東平之烈斯爲最矣

陳瑄字彥總合肥人也父聞歷歷成都有衛指揮同知瑄善騎射洪武中以武臣子選侍大將射多奇中翔鳥應弦下之性機警有材畧總兵官取材西蜀不中度士多瘴死瑄往別取善道入且先期還士無恙而材又中用以是人知其能尋代父職父坐舊累謫戍遼陽瑄請

明史竊

平江伯世家八卷

上

代行詔並原有從征月魯帖木兒賈哈刺兩叛酋所將卒奪險先登首賊數千圍瑄瑄率部卒且射且前竟斫賊而瑄亦傷足復從雲南兵會征百夷并叙前克敵功陞四川行都司都指揮同知從蜀獻王巡邊還會羅口都江堰壞奉命修築進都督僉事建文時命領舟師防江靖難師至瑄迎降江上舟少折民居材編筏以濟師文皇入國錄功賜瑄奉天副衛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封平江伯食祿一千石世襲指揮使永樂元年充總兵官與都督宣信歲董燭百萬石航海運給燕遼軍儲所過海島夷人多避匿瑄下令使交出市官監之夷人願喜躍爭以謂天朝元帥不魚肉我而我軍

反獲其利會有倭寇沙門島瑄帥漕舟殲焉役夫二十萬築高丘嘉定爲海運表識名寶山上爲文祠碑山上既建北京罷海運漕會通河上復命瑄總理瑄採故老言於淮則引管家湖水爲渠以達清口於高郵則築隄四十里循隄而渠以避湖害於泰州則開白塔河通江凌儀直瓜州以通潮平呂梁百步二洪之石殺河怒濤河置舍五百六十八所居卒以治淺河隄則鑿井樹木以待竭息而淮徐濟爭臨清通漕皆置倉塲以備轉輸以是四千里數十年運道流還漕舟大便利仁宗嗣位瑄應詔陳言七事其一極言江南轉漕軍民並困上覽之戚然下有司議寬恤加勸獎予世伯勞其冬宣皇帝明史竊

平江伯世家八卷

七

命瑄坐鎮淮安兼督漕運漕政益修宣德八年嬰疾入朝上嘉勞宴資還而亟上聞之瑄次子在勳衛令挾醫還視竟卒年六十九贈平江侯謚恭襄賜祭葬今漕渠旁往往有瑄祠宣德十年子佐嗣爵卒子豫正統二年嗣十三年與保定伯梁瑄充寧陽侯左右副總兵討聞寇鄧茂七有功進流侯加祿百石景泰中兩鎮臨清卒贈縣國公謚莊敏子銳天順八年嗣成化六年出掛征南將軍印總鎮兩廣宏治七年與都御史劉大夏督治張秋決河有功漕渠加祿二百石歷進太傅卒子熊宏治十六年嗣正德三年總漕運瑞璉索金錢不得坐多買田宅侵民利謫戍海南奪諸券璉復爵卒正德七

年子珪優給卒無子熊侄圭嘉靖元年嗣累掌營府加保傅三十三年卒子王謨嗣

論曰當北兵之南驅及淮也夫人不知有梅都尉乎燕王求假道於進香廟其使兩隻騎不得渡淮津壯哉余傳其事未嘗不想見其爲人後覽陳瑄之禦燕江上及驅江上之舳艫御尾而渡燕師不覺中腸自熱思手劍之而無從何人之亡良一至是乎乃知李景隆之啓門延敵非景隆爲之瑄導之也豈亦天牖之耶嗟夫於新至爲功臣矣於故主不爲叛臣乎雖然治漕之勲世永賴之余故附之世家云

替曰有赫河間峻謨首倡爰貽定與三廓南荒俾矣東明史竊

平江伯世家八卷

七

平雄冠諸帥叱劍前塵遂定天位優優平江乃濔河渠萬舳如雲爲國乳哺

明史竊卷之第二十三

懿文皇太子傳第一

東莞尹守衡著

懿文太子標者母高皇后也太祖初渡江下太平其年太子生六歲受經宋濂十三立爲王世子太祖命往臨濂祭告祖墓且諭之曰兒生長富貴習宴安宜出郡縣遊覽山川經歷田野因道途之險易以知鞍馬勤勞親小民之生業以知衣食艱苦察民情好惡以知風俗美惡卽祖宗所居訪求父老問吾起兵渡江時事識之於心以知吾創業不易使宗濂爲輔行太子至則以上意告祭祖考妣考妣及兄姊墓而還明年上卽皇帝位冊爲皇太子上以太子年未長學未充更事未多東宮師傅

明史稿

懿文太子一卷

一

保傅兼屬之諸勳舊老成大臣選國子生周琦王瑛等十人入侍禁中讀書已又令朝臣政事並啟太子處分後奏聞復論二三師保大臣更爲參決可否太子事濂最謹言必稱師父謙勉以孝弟恭敬勤敏讀書無怠惰無驕慢太子輒敬答聽受允潛心於六經循環而讀之讀左氏傳苦諸國之事雖見於二百四十二年之中本末未易見取諸國而次第分辯之先周尊天王也次魯內望國也次齊晉主盟中夏放列之魯後而齊復後於晉以晉於周魯爲親其霸視齊爲長也自齊而下次宋衛陳蔡地輒施齊宋公爵列三國之首衛陳蔡之爵皆侯也鄭曹燕秦皆伯也若楚若吳若越以僭號見抑於

春秋並居其後而小國戎狄附焉編年一主乎魯雖曰無事一年各具四時訓詁以杜預爲之主一覽而事見終始名曰春秋本末上見而善之梓之禁中傳之天下顧又留心農事歲於禁中藝植麥禾以觀有秋一日閱圖書中得一闕風圖喜甚圖前書有七月之詩太子以示濂曰此周公陳王業以告成王者也請先生爲予題一言圖後濂言願殿下之心朝夕知農圖時盛德大業必將度越成王無疑矣太子捧而讀之曰謹受教上晚年以江南地薄欲遷都命太子巡視關中太子方渡江雷起東南上使諭曰雷天威也爾前行雷後從威震之兆也然一句之間久陰不雨其占主有陰謀爾宜慎舉

明史稿

懿文太子一卷

二

動節飲食嚴宿衛親君子遠小人務在存心養性施仁布惠以回天意還獻陝西圖遂病病五月而薨洪武二十五年四月丙子也上哭之慟命禮官議喪禮侍郎張智等議曰喪禮父爲長子服齊衰期年皇帝以日易月上爲服齊衰十二日而除諡曰懿文附葬孝陵之次建文君卽位追尊爲孝康皇帝廟號興宗靖難後復稱懿文皇太子

論曰懿文太子遠追仁愛慈孝之主器也夫其英明神武則固不如燕王然他日使得臨御其必不至釀變於諸王無疑也居震二十五年遠無祿而卽世豈天意始有歸乎彼若予之此若奪之迅雷不雨益先爲之兆歟

聞太祖嘗稱東角門論廷臣曰朕老矣太子不幸至此
命也古云聞有長君社稷之福朕第四子似朕朕欲立
爲太子何如翰林學士劉三吾進曰陛下言是但置秦
晉二王何地嗟夫不言之天又似懸於太祖之諄諄豈
三十年之殺運未除夫必有特危聞亂之主適足勝天
之任哉余竊謂太子之不祿也天也已乃又二年而薨
秦王又二年而薨晉王訖可謂其非天哉

明史稿

懿文太子一卷

二

明史稿卷之第二十四

漢趙安寧靖傳第二

東莞尹守衡著

漢王高煦者文皇第二子也高煦有膂力善騎射而性凶悍無行靖難兵之起也高煦從行是時仁宗爲世子居守高煦久欲傾之一日師中譏於文皇幾殺世子燕兵至浦子口高煦引胡兵大敗盛京之師得渡江頗有功文皇入國議建儲藩府舊臣洪國公丘福駙馬王寧皆與高煦善言文皇二殿下功高文皇曰居守功高於扈從儲貳分定於適長且元子仁賢真社稷主汝等勿復妄言永樂二年立東宮封高煦漢王國雲南快不快肯去曰我何罪斥我萬里改青州又曰何置我瘠土留

明史稿

漢王二卷

一

京師請得天策衛爲護衛曰唐太宗天策上將吾得之豈偶然又請益兩護衛曰我英武豈不類秦王文皇待北平高煦益不法陰蓄壯士出肆掠兵馬指揮徐野驢禽之高煦手鐵瓜撻殺徐野驢僭用天子車服文皇聞之怒南還張其衣冠囚繫西禁門東宮頓首伏地涕泣力救乃削兩護衛誅其左右御驢怒曰此所爲必不靖從封樂安州卽日促行顧謂東宮及太孫曰樂安近北京卽聞變朝發可夕禽也旣之國益怨望不忘異志時有數十人潛伺朝中事還報幸有他變迨終文皇之世仁宗以骨肉親益加恩增歲祿二萬石封其適子瞻坦爲漢世子餘子各封王有子瞻圻常憾高煦殺其母子

文皇第二子高煦仁宗亡何大漸宣宗爲太子居守南宮尙書夏原吉等恐高煦驟生變遣候太子至良鄉乃發兵高煦聞之大恨原吉然宣宗恩待高煦一如仁宗高煦爲陳利國安民四事規宣宗意旨宣宗語侍臣曰先皇祖嘗論皇考及朕曰此叔有異心謹備之似今所言恐是舊心已革不可不順從也下有司奉行復書致謝尋獻上元燈錄是日有請宣宗勉爲曲從索駝子之駝四十索馬子之馬百二十索袍服又子之袍服高煦益自疑是年八月遂反立五軍都督府擅封拜刻日取濟南犯京師遣校尉持書潛入京師約舊功臣爲內應事成裂數郡而王其國公輔晝夜得書大驚立繫青

明史稿

漢王二卷

二

以聞上遣中官侯泰賜書高煦言護衛校枝青來言叔督過朝廷子不信皇考至親惟二叔子所賴亦惟二叔小人離間何遽至此傳播驚疑或有乘間竊發禍來相及孰貽伊感惟叔鑒之泰至樂安高煦盛兵見泰傲倨不拜勅南向坐跪奏大言曰永樂中信讒削我護衛從我樂安仁宗徒以金帛餌我今又動以祖宗舊制繩我殊令我鬱鬱豈能久居此哉試觀我士馬豈不橫行天下汝歸報急縛奸臣來徐議吾所欲承懼唯唯還上問泰漢王何言對無所言問漢王治兵何如對無所見上曰泰二心問錦衣官從泰往看具陳所見上大怒泰高煦尋遣百戶陳剛奏言仁宗皇帝不當違洪武永樂舊

制子文臣詰勅封贈今上不當修理南巡席殿斥二三大臣奸邪亂政首指夏原吉索諫之上覽奏曰漢王果反矣召諸大臣入議原吉免冠頓首曰臣無狀激變親藩罪萬死上曰卿何言彼借勦爲兵端耳榮首勸上親征上顧原吉原吉曰親征善日上命將陽武侯侯色變退語臣等而泣此何以待敵乎臣請扈從親征可無血刃而罪人得矣榮言是輔曰王素怯懦今所擁非有謀能戰者願假臣二萬兵禽獻闕下亡煩上親行上曰卿誠足辦此願朕新即位不親行不足以震懾諸侯貳者之心朕行矣矣令大索樂安奸謀勅平江伯陳瑄守淮安毋令賊南勦指揮蒯勳守居庸毋令北走命襄鄭二

明史竊

漢王二卷

三

王居守命陽武侯薛祿爲先鋒明日以高煦之罪告天地宗廟社稷百神率六軍啟行少師義少傅士奇少保原吉學士榮等從師行明日上問諸從臣曰卿等試度王今爲計將安出乎使能先取濟南據之自固濟南一大都會也亦足爲勦等憂吾朕以爲濟南間變必先自防卒未易攻及今大軍且至濟南可亡他處乃心雖無不懾懾南都顧護衛軍家咸在樂安安不肯棄此而南漢王外夸詐中情怯耳今敢反輕朕少年新立眾心易搖或遣將至冀得甘言厚利誘餌以幸成事安知大慮今問朕來早已膽落敢出戰乎宜急趨之阱中虎爪牙安施至卽禽矣諸從臣皆頓首曰當如睿算上令六軍

蓐食兼行馳勅先諭高煦曰朕惟張敖失國本之質高淮南受謀成於伍破自古小人之事藩國率因之以自圖富貴而陷其主於不義及事不成則反噬主以圖苟免若此者多矣今朕師已壓境王能悔禍禽所倡謀者來獻與王朝除前過恩禮如故實朕來初意王如執迷或出兵拒敵或嬰城固守圖僥倖於萬一當率大軍乘之卽成禽矣又或麾下以王爲奇貨執王來獻王何面目見朕雖欲保全不可得也王之轉禍爲禍一反掌間耳其審圖之上至樂安駐師城北諸將共請攻城不許仍又遣勅入諭曰朕以祖宗付畀之重天下生民大計親帥問罪之師已至城下爾不來朝亦不遣護衛王府

明史竊

漢王二卷

四

官出見負固不服今以誠心待爾爾能戰則戰不能則詣軍門而陳爾情庶得保全始終如怙終不受命城破之日悔亡及已朕言不再又以勸諭逆黨繫矢射城中於是城中人多欲執高煦以獻矣高煦初反時聞上遣陽武侯將兵攘臂善曰此易與耳諸逆黨有約爲內應取濟南先自固山東布按二司官覺之防守不得發知州朱恆應天人請徑引兵繼南京得南京大事成矣諸護衛諱之曰爾願得赴家奈我輩何及是上至高煦始大懼俱失據密遣人出詣御帳陳奏願假今夕訣去子明日躬赴軍門歸罪上許之是夜高煦盡焚其兵器及交通逆謀書通夕火光燭天及晨將出城護衛指揮

王斌等固止之曰殿下初舉事斌等奉王爲東帝今兩軍對壘斌等請決一戰而死刀兵不一試詎能束手反面往遺之禽王謂初心何高煦不能答遽還宮潛從間道出城我軍獲之以見高煦跪言臣罪萬死生殺惟陛下命上令爲盡召諸子監軍者來歸赦城中人勿問改樂安爲武定州遂班師還京廷臣請正高煦於國典上曰國家待宗藩具有祖訓鎖繫大內逍遙城上一日往視久之高煦晚上稍近已伸一足勾上仆地左右急扶上起上大怒命力士昇銅缸覆之缸重三百斤高煦有力頂負缸起上令積炭缸上如山炭燃火熾遂銘死

明史稿

趙王二卷

五

趙王高燧者文皇第三子也請離師出高燧與世子守北平世子旣爲皇太子上封高燧爲趙王王比高煦而不睦太子太子顧親愛之上嘗得王不法事誅王長史顧晟燧王衣冠太子踞上爲王解上選國子監司業趙季通董子莊爲長史二人善輔導每能開悟王王甚尊禮之爲改行大斂號不知高煦之驕暴不悛也已遂奏辭常山左右二護衛獨留中護衛供使令上爲增設趙府羣牧千戶所特喜之上晚年征胡則令太子居攝內臣黃儼素見惡太子而曲事王每譏太子於上上數責官儼繫獄死太子亦希得見儼乃乘間譏言於外言上疎太子時時念趙王誘護衛指揮孟賢結屬官王射成

託天象訛言非久當易主謀不利於上僞造遺詔廢太子立趙王總旗王瑜上變告上大震怒曰豈應有此願問高燧曰爾爲之耶高燧惴惴不能對太子乃爲解曰高燧深居內殿中安得與知此必在外諸邪妄下人所爲爾上乃獨誅賢等王亡恙仁宗嗣位加祿與高煦同封長子瞻坡爲世子次瞻堦爲安陽王宣宗增賜田園八十頃上以叔父之親待益厚王亦追念前過謹奉法上征高煦還尙書陳山迎上至獻邑密請上曰趙王與漢爲逆之日久矣今宜乘席卷之勢移師彰德并執趙王以歸亦一奇也陛下肯謂永樂中指揮孟賢等之殘孽今無人乎計今趙且反側不自安他日恐復勞聖慮

明史稿

趙王二卷

六

上以問榮榮曰山言國之大計乞問義及原吉二人皆請從山書榮曰宜先遣勅詰問王我六師隨掩其後至王可禽也上從之榮傳上旨命士奇草勅士奇不可曰事須有實天地鬼神其可欺乎勅旨何詞榮曰今者逆黨籍籍具言漢有反書往約趙連兵錦衣衛驗問得狀卽事之因何謂無詞公可沮國大事乎士奇曰事無蹤跡可証執反者一言被人以畔逆之名此足以服人心乎榮曰公不然吾言請質塞夏二公士奇往言於義原吉二人曰上特信榮言不係吾二人可否也士奇退復語榮曰太宗皇帝惟三子今上獨親叔二人有罪者不可赦無罪者當厚待有疑獨嚴爲之防奈何輕用兵獨

不念皇祖在天之靈乎榮曰公不草勅我當以聞時楊
溥與士奇意合語士奇曰吾請與公入見榮先入溥士
奇後至門者止不得入上召塞夏塞夏以士奇言白上
意不憚然亦不復言移兵事矣遂還京朝臣多上章論
趙事不已上顧思士奇言深善之問士奇曰言者今論
趙事日益多則何如士奇頓首對曰今宗室惟趙王於
陛下最親反形未露陛下當善保全何可惑於羣言使
相連及乎上曰朕亦思之皇考於趙王最友愛吾今惟
此一以奈何不愛乃封羣臣所論趙王章遣皇親廣平
侯袁容持示王且賜璽書寬諭王得書喜曰吾生矣即
獻還護衛及羣臣所儀衛司上書謝恩上復予王儀衛

明史竊

趙王二卷

七

司時獨晉王濟熾通高煦說有狀廢爲庶人濟熾初
知高煦欲反也府中日夜私造兵器以待之寧化王濟
煥告變上曰勿洩及禽高煦又得濟熾所與交通書上
又曰勿洩至是內使劉信奏濟熾擅取屯糧十餘萬石
給護軍欲反應高煦濟熾始懼上書辭王爵及護衛上
不聽召至京示以諸所發其好逆狀濟熾伏地頓首言
臣罪萬死上書頒諭諸王曰去歲高煦反罪人既得奸
黨人皆言晉趙二王實與謀予未忍信今晉府人累上
告變徐察之有驗不誣趙王自知事不可掩已辭護衛
濟熾得罪宗社不敢以私親廢大義謹遵祖訓免爲庶
人屏居鳳陽晉之初受封也爲恭王恭王薨世子濟熾

嗣濟熾濟熾弟也靖難後封平陽王濟熾子美圭封晉
世子濟熾每構濟熾於文皇竟奪濟熾爵廢美圭而已
得爲王後事稍白上乃改封美圭爲平陽王奉父居平
陽濟熾廢乃復濟熾爲晉王續恭王後

論曰高煦乃一勇悍輕佻驍王子耳彼見夫燕師南下
父皇之履大位猶運之掌也今敢稱兵向闕豈不以入
繼皇王之緒亦將垂手得之乎不知兵未出於國門身
已就於檻車文皇早已策其必敗若此矣逍遙大內且
猶不自悔禍如山之累即付之殘恨餘燼奚足盡其辜
焉趙與漢時比管蔡盈廷之畫禍如發矢東楊曰殺之
三西楊曰宥之三皇帝重親親終不失爲明天子之叔

明史竊

安化王二卷

八

父高燧改於其德以能自求多福也宜哉如在濟熾則
惡亦滔天復安得原情及之也
安化王竇鐸慶靖王第四子秩終孫也宏治五年襲封
安化王爲人狂誕封長孫時一相士給之當大貴輒大
喜常召衛學生孫景文飲府中私語景文曰我乃帝王
之骨相景文稽首呼萬歲從與之交有女巫王九兒假
降鸛鵲神輒呼竇鐸老天子則又喜以此益自負有異
心恨無其藉寧夏指揮周昂千戶何錦因怨景文爲借
資於王以貴何還爲寧夏都指揮二人者自是爲王腹
心用人矣時會閣瑾擅權遠近流言瑾將不利於社
稷瑾遣大理寺少卿周東往勘寧夏屯田越故額增稅

敵人情洵洵守臣又爲之計田歛貲以入瑾敲朴日追衛下將卒皆憤憤不堪命寅鑄遂生心日際此人怨是吾行志之秋也與景文決大計景文遂邀周昂何錦等欲其家及與指揮丁廣私相語曰王夙有奇徵輔之以圖大事此其時矣立誅守臣以舒爾等之憤不亦可乎且天下事寧可知眾聞景文言皆忻然願出死力且日卽事不就死無憾也歛血定盟而散景文還報寅鑄大喜會有虜信總兵官檄昂命簡銳卒爲牙兵令一以當百可禦虜昂得甲士申居敬等六十人因引爲腹心於是羽翼既成寅鑄遂乃爲酒大會總兵官都御史及鎮守太監周少卿等伏居敬等府序中就坐上殺太監趙

明史稿

安化王二卷

九

勦總兵官姜漢時都御史安惟學少卿周東未入席復走行臺俱殺之放獄囚焚官府劫庫藏奪河舟大索慶諸王將軍金幣萬計大享將士僞署都指揮何錦爲討賊大將軍都指揮周昂指揮丁廣爲左右副將軍推孫景文爲軍師傳檄布告言太監劉瑾蠱惑朝廷變亂祖法昇棄忠良收集兇狡阻塞言路括斂民財藉沒公卿封拜侯伯數興大獄羅織無辜散遣官校脅持遠近張繚劉機曹雄毛倫文臣武將內外交結意謀不軌今特舉義兵清除君側凡我同心並宜響應呼召副總兵楊英遊擊將軍仇誠各以兵寮會同人營堡俱在城外英聞變兵潰單騎走靈州賊遂引兵還城寅鑄盡奪其軍

賊還私第稱病不出已而英率靈州兵順河而下盡捲河上官兵船泊東畔守之逆黨無船不可東賊令偵騎一二輩交訊查報言從某路來某路兵且暮且至寅鑄懼令問賊計賊曰宜遣驍將領兵往駐橫城堡塞其來路可禦也於是何錦丁廣遂將三千精騎往賊私自喜二兇並出昂一人可啞手圖也乃又令人詭傳總兵曹泰今且決河灌城城中人洵洵慮旦暮將不保皆思手刃諸逆黨昂領之寅鑄令昂來省賊疾賊猶堅臥呻吟伏諸營驍騎昂入衆昂賊卽披甲仗劍跨馬出門執昂萬以號令城中徑馳寅鑄府收孫景文等殺之禽寅鑄及其子台潛何錦丁廣追禽之賀蘭山外時上已命太

明史稿

安化王二卷

十

監張永都御史楊一清帥師往討未至亂平永械寅鑄還京頌繫諸王諸弟真鑄真錫慶爲庶人將軍肅材既論死正德中山僧大千和尚者富財凌同類頗殿和尚和尚憤曰我皇帝家人也眾異其言聞於朝廷逮至京下刑部獄和尚曰我安化府齊材也眾不能辨安化宮人左賈瓶在浣衣局召驗和尚賈瓶咤曰此賈材殿下得免死送高牆竟不知當時代賈材死者誰也寧王宸濠者太祖第十六子寧獻王曾孫康王之庶長子也母馮針兒故爲娼濠生輕佻好弄貪淫亡禮術士李自然妄言濠骨相天子也濠喜之遂謬有異志頗能飾以文行四方豪傑若撫按三司負有才望輒禮下之

浮相慕爲名高長洲陸完爲江西按察使時相召預曲宴贈以金壺玉笋且指其帶曰子自愛他日當繫之亡疑也完亦心附焉南昌致仕都御史李士實詩翰重一時濠與交懽每語曰公吾子房也以其子爲儀賓士實因爲畫策厚以金帛入結權貴人使日夜譽王太后及上前且屈指曰上固壯好遊酒色得久耶王從取大位不過一宦官力耳濠大悅安福舉人劉養正僞談道學自負識天文象緯濠賓致之與論宋時陳橋之變養正大稱贊濠有撥亂之才濠一見而子之五百金是時有帝星見於楚越之分益世宗以興養正謀以當濠以是濠冀非望日亟車藩護衛衛前王以景泰七年坐革及瑾

明史稿

卷三二

七

弄權濠得賂之以復瑾誅復革陸完入長兵部濠曰今卿爲司馬護衛可復得也乃通於伶人臧賢盡賂錢寧諸權要完因覆疏獨請內閣楊廷和特爲票旨報可濠得護衛僭稱侍衛文牒下撫按三司稱國主建有陽春書院僭號龍宮拜賀欲令撫臣以下朝服俞諫是時巡撫江西論三司不許又欲廣拓府居以擬大內布政使張嶺啟以非制乃已按察副使胡世寧曰如王所爲逆形已見於是露章上陳請乞溫詔戒諭而寧等先入濠路竟坐以妖言離間親親逮下詔獄言官交救乃得減死戍邊濠自是益無顧忌已因上好巡遊東宮入虛大賂諸權倖欲徵其世子大哥者入司香太廟幸事萬一

成得自取朱寧業已陰主之閣臣儲正色厲聲曰皇上春秋鼎盛建儲未宜輕言萬一有他吾輩伏斧鑕矣邪謀豈可聽徇事乃寢十二年王守仁出爲南贛巡撫濠素傾慕之及來見濠宴之召士實同坐濠每言上政事闕失輒示愁嘆士實曰世豈無湯武耶守仁曰湯武亦須伊呂濠曰有湯武便有伊呂守仁曰有伊呂亦自有夷齊守仁時有海內重名濠將以士實爲招間坐上語多不合容色大不懌已而典寶閻傾內官陳宣以濠陰事上變告濠疑出承奉周儀誠儀家殺典仗而下數百人風諸生頌已賢孝邀撫巡奏保冀以飾府中人所爲訟已罪過上閱奏驚曰保官官陞保王賢孝欲何爲乎

明史稿

卷三二

七

太監張忠曰陛下不言奴不敢言朱寧與臧賢交通寧王謀不軌陛下知之乎奏內稱王孝譏陛下不孝也稱王早朝勤政譏陛下不朝也上領之寧府人往來私覲京師事戚主賢家上令錦衣衛大索逐御史蕭惟肖倡諸言官論濠包藏禍心交通官校積有年矣今日挾令守土之臣奏請褒獎其孝行此不軌之詭謀不可從也乞逮治其黨與是時廷臣無不知濠必反者廷和大懼私念先是擬旨復濠護衛濠反得無相及乎乃復調旨勅遣騎馬都尉崔元都御史顏頤壽太監賴義往諭令濠上還護衛崔元初聞宣召不知何事問兵部尙書王瓊瓊問廷和廷和曰宣德間趙府有異志令袁驍馬往

論事得息今故循用之革其護衛令王急自改過耳濠聞詔使來大驚以爲舊制抄官眷例遣國親臣懼甚謀於劉養正養正曰事急矣欲舉大事常卽在旦夕已召士實問之士實曰事未可輕舉濠曰縣官固發之不得緩士實意不擇會先一日濠以生日大宴鎮巡三司官次日入謝濠立露臺大言太后有密旨召監國撫臣逃副使達赤心與抗縛出國門之外殺之遂發兵反迎李士實爲太師劉養正爲國師以參政王綸爲兵部尙書提督軍務以郝陽賊首凌十一吳十三等爲都指揮指揮傳檄四方不復尊稱正德年號止稱大明已卯之歲指斥朝廷以莒滅鄆高皇帝不血食建寺禁內雜處妓

明史稿

寧王二卷

主

女胡僧玩弄邊兵身衣異衣至於市井屠販下流賤品之事靡不樂爲棄置宗社陵寢造行宮於宣府稱爲家裏寶貨亡厥荒遊亡度東至永平諸處西遊山陝三邊所過略民婦女索取贖錢常懸都太監牙牌及稱威武大將軍奪馬指揮妻稱馬皇后納山西娼婦稱劉娘娘原其爲心不能御女將假此婦人以欺天下抱養異姓之子如前所爲也是時王守仁方奉上命欲入閩聞濠反乃留吉安於是以濠僞檄問諸大臣驚懼以爲濠事之成也十之八其歸心濠者亦十之七莫敢訟言剪滅之兵部尙書王瓊乃獨大聲對諸大臣曰王伯安在南贛據南昌上海旦夕必禽之來諸公亡恐濠是時急欲

進取南京正大位改元布詔守仁與文定計曰濠果擁兵驟出疾趨南京迅雷寧及掩耳南京倉卒亡備天下事不可知大江一路受害既多虎兕出柙收之亦難今宜多置反間使沮其行濠遲一日不出南京使得早爲一日之備可也於是濠果墮守仁反間中留居南昌二十日先遣偏師破南康下九江賊兵皆按湖中不動以俟濠久之不見濠出賊心遂多離散往日氣銳甚且消沮濠聞守仁在吉安方募兵未得集乃留賊萬餘屬宜春王拱樛典寶萬銳等守南昌師眾六萬號十萬分爲五哨一百四十隊從行自以妃媵世子登舟引兵北向邊安慶安慶人登城指濠大罵濠怒遂督賊眾攻安慶

明史稿

寧王三卷

高

安慶人善守濠不能下安慶人潘鵬時以江西僉事屈服濠從至衣緋擁騎及城下遣家人持一黃紙入城諭令降守將楊銳罵鵬曰汝死已後尙覩鵬爲諍言乎手刃其家人投城下以徇太守張文錦卽盡誅鵬家鵬慟哭退濠氣大沮攻安慶二十日王守仁大兵既集喜語從征諸守宰曰我到南昌禽濠卽在目前公等亦知之乎有獻議者曰安慶旦夕急似宜分兵往援安慶失賊兵破竹之勢順流而下而京危矣將奈之何守仁曰么麼子安有遠圖兵法有攻其所必救者正在今日破南昌不必更越鄱陽湖一步濠來遣我禽矣無憂安慶也文定曰公策良是遂引兵攻南昌先遣榜諭居民兵人

閉戶自守毋助亂毋恐畏逃匿於是賊有聞之先遁者明日五鼓兵薄城下城門不開遂入之會棋檣萬銳宮中自焚壕聞南昌潰大驚怖疾欲歸援士實曰卽歸無救於南昌今乘南京無備急往襲之南京可得也得南京江西自歸服矣壕不應解圍退歸守仁遂督列郡兵出遂之大戰湖中三日濠數戰數北賊兵皆散走濠知大事已去勢必就禽抱妻妃大泣妃赴水死濠見一漁舟隱在蘆葦中大聲呼渡欲從漁人逃漁人移棹請急渡遂送中軍諸將不知也濠見守仁呼曰王先生我欲盡削護衛請降爲庶民可乎守仁曰有國法在濠低首亡言守仁令載往囚所濠行數步回顧守仁曰妻妃常

明史稿

寧王二卷

五

勸我勿爲此事我不聽非其罪也望先生收其屍葬之哭曰紂用婦言亡而我不用婦言亡悔恨何及後獲妃屍守仁命收葬之上初聞濠反遂逮陸完錢寧臧賢等下詔獄親征至南京守仁獻俘乃回鑾至通州誅濠弒陽王棋檣攝府事

論曰語有之人苦不自足宸濠不欲爲天子巍然一大藩王南面稱孤何至求爲一匹之夫不可得也李士實談道學論文章時推與其鄉大儒張東白羅一峰齊名不八十死天子隆恩當極榮哀之盛何以白首之年狂喪至此等死耳死獨遺骸千萬年何心哉嗚呼人之生也難矣

韋江王守謙高皇帝長兄南昌王之孫也父文正少孤母王氏守節依太祖撫文正文正長太祖擇師教之頗涉傳記有才略爲人勇敢然深狡強戾從渡江定建康太祖與語曰汝欲何官文正曰爵賞不先眾人而急私親無以服眾叔父成大業姪憂不富貴耶太祖善其言遂受之不知其詭辭也從征有功擢樞密院同僉改院爲大都督府文正爲大都督節制中外諸軍事康泰叛南昌鄧愈出走太祖曰吾得南昌是去陳氏之一臂命徐將軍往定之太祖曰南昌襟江帶湖控荆引越爲吳西南之藩籬非骨肉重臣莫可守命文正以大都督統元帥趙德勝協愈遠鎮陳友諒親率舟師號六十萬圍南昌文正盡令諸將分布七門城守自將精銳卒二千人往來巡察寇戴竹盾以當矢石壞城三十餘丈文正令火大銃擊走之隨暨柵內敵寇來爭柵且擊且築自夕達曙城完寇復增作雲梯戰具晝夜環攻期必拔文正命集長槩銀飛戟所以爲捍拒之計無不備被圍八十五日德勝中流矢死左副元帥趙國昭以焚賊舟沒水死左翼元帥牛海龍以突圍中矢死百戶徐明出戰陷賊寨中死院判李繼先以陣上被噴死外援音問不通文正乃得捨命王今詐降緩其攻千戶張子明乃得乘間出旬有五日始達建康告急上令文正復堅守一月帥師二十萬至友諒遂解圍出湖中以迎我師寇既

明史稿

靖江王二卷

六

出湖食盡以五百艘掠糧都昌文正復授方略一舍人往僦其舟漢師就繼文正以守南昌功居多南贛二州未平上命鄧愈往定之令文正分以城守之軍助愈文正仍留坐鎮南昌顧文正不善居功恃親貴驕淫豪橫奪民婦女所用牀榻僭飾龍鳳上聞手書責之文正慙懼謀以南昌叛降張士誠按察使李飲永以聞上大驚曰嗟此子不才至此非吾自行不可卽日登舟至南昌艤舟城下召文正文正不意上至倉卒出謁上泣謂曰汝何起此不肖意載與俱歸建康羣臣於是請伏法上曰吾兄惟此兒誅其所任腹心據史二人免文正官安置桐城尋命往荊州築城還幾欲用之文正又出不遜

明史竊

靖江王二卷

七

語上欲廢之馬皇后請曰文正止是性剛亡他腸文正母見存當念其母子之情曲救之上從之命往濠州墓祭夜與從者嘖嘖有異志從者歸言上上遂廢之召其子鐵柱語之曰兒無恐爾父違訓教忘艱難恣兒狡貽我憂我育汝汝長且封汝我終不以汝父廢汝汝宜修德勵行蓋前人之愆則不負吾望矣未幾文正卒洪武三年封爲靖江王國桂林守謙復不法彷彿陷父惡廢爲庶人使田鳳陽閩七年復其王益貪暴召還京遂錮之子贊儀嗣王永樂中遣之國

明史綱卷之第二十五

宦官傳第三

東莞尹守衡著

宦官恭極庭之職曰侍皇帝起居通柔曼傾意所從來
 尙矣 高皇帝初定制稽周禮未及百人稍欲復古爲
 防微之計置內使監一有令有丞奉御凡六十人尙寶
 一人尙冠七人尙衣十人尙珮九人尙履八人尙藥七
 人紀事二人執膳四人司脯二人司香四人太廟司香
 四人涓潔二人尙酒尙醕尙麵尙染凡四局局正一人
 副二人御用凡二司司正一人副二人內府庫一大使
 一人副使二人內倉監一令一人丞二人東宮置典璽
 典膳典服典藥典典乘凡六局局郎一人丞一人門
 司凡三局

宦官三卷

一

有門官門正一人副一人東宮門亦如之官無過五品
 上稱大夫下不失爲郎內使監令正五品授中衛大夫
 奉御局司正東宮門正局正五品內侍監門副尙寶
 庫大使倉監令正七品正奉郎洪武六年又置內正司
 庫副使倉丞從七品正衛郎洪武六年又置內正司
 以糾內官之不法者司正一人正七副一人從七追于
 末年頒定祖訓乃定爲十有一監曰神宮監掌禮掃太
 監曰尙寶監掌玉寶符曰陵神宮監掌禮掃曰尙膳
 監掌供養奉先殿并御膳及宮中食曰尙衣監掌冠冕
 服履及靴曰司設監掌車馬帷帳被曰內官監掌成造
 禮儀等事曰司禮監掌冠冕袍裳祭服禮儀等事
 黃架閣文書長隨內使出入等出曰御馬監掌提調
 門馬牌及督光祿寺供應筵宴曰御馬監掌提調與諸

收馬監曰印綬監掌諸劄貼黃印信曰直殿監掌提調
 收馬監有太監正四左右少監正四左右監丞正五
 門端門承天門各門正一人正四左右門副各二人
 品凡司二日鐘鼓掌奉先殿樂舞及更漏報時曰惜薪司
 炭司正一人正五左右司副各二人從五凡局六日兵
 仗掌內用兵器并督造刀甲等曰內織染掌染造上曰
 針工衣服造日巾帽掌內官紗曰司苑內菜蔬曰酒
 醋麵局大使一人正五左右副二人從五凡庫三日內
 承運掌段正金銀珠玉掌收支寶鈔曰內府供應
 掌御用香米及庫大使一人正五左右副二人從五後
 內用香燭油米

宦官三卷

二

又置都知監掌內府各監行移太監一人正四左右少
 監各一人從四左右監丞各一人正五典簿一人正六
 又置銀作局掌造器用大使一人正五副一人從五而
 東宮六局一如其舊宮闈內稍稱備員矣冠服異於外
 臣外臣文武職銜內官不得有所兼攝月米一石衣食
 於內庭亡他委任上謂侍臣曰朕觀史傳所書漢唐末
 世皆爲宦官敗壞未嘗不爲愴歎此輩朝夕左右親近
 信用小心勤勞如呂強張承業之徒豈得無之但開國
 承家小人勿用大易明戒漢唐末禍雖絲闥尹然不使
 之典兵預政卽欲爲亂寧可得耶宮門中置鐵牌講爲
 令曰內臣不得干預政事預者斬敕諸司毋得與文移

相往來罔益加密焉語諸大臣曰前代人主往往縱宦寺與外臣交通致使窺覘朝政貨緣假竊以亂國家爲害非細故也此時奮欲去之有若城狐社鼠勢不得行反受其禍延及善類漢唐故轍可畏也朕爲此禁所以戒其未然耳有老闢供事數十年一日從容對答語侵政事上大怒即日斥遣還鄉高帝時所以約制諸內臣者未嘗不憂其漸而過絕其原也皇太孫嗣位馭此曹尤峻於外稍不法輒令有司得械聞諸閹氣奪靖難兵起遂多追款文皇文皇顧不能無私嚮徇乃狗兒輩復稍稍見馬上之績及入國增置二十四監制度日繁經費逾廣委用漸大員數漸多視祖制倍蓰矣至有一二

明史稿

宦官三卷

二

因邪藉憑寵孽撫監數爲岌岌賴上神睿自天朋亡罔昵是故能爲閹不能爲亂迨于晚歲倦勤朝事漸奇筆札久之稍稱肺腑矣馴至後王典刑益遠寵倖亡制幼冲怙保任之庸蒙儒醜陵奪之釁弁髦祖制回惑聖聰有徒既繁詐利益滋政柄因之漸移威福在其呼吸司禮比閹輔內官比冢宰御馬比司馬御用比司空東西內殿比三法司總營務備留守位先公侯鎮邊藩監征討權倖撫帥及至開山探海皆稱獨坐回天弄國家于股掌之上以恣其魑魅之心朝宁冠紳爲所奴隸不可言狀禍之流也大則以乘輿予敵小不難於喋血禁門所幸高帝在天之靈照臨于上能爲亂不能爲變如振

與瑾至復戾也一血胡虜之外一膏市朝之斧宗社幸無他虞而還之否也不能無祭世宗人繼大統采元輔之密贊歎先代之類網盡罷谷錄監軍朝野爲之吐氣邊腹爲之呵色斯稱一大快焉然履霜之戒猶在夏后之世余故摘其著寵者錄于篇間有賢者足稱述百不能一特爲樂道之他無所與於成敗者不著

高皇時內官無外事無所知名初置定遠牧監李善爲監副胡清董良爲御長雖皆中官任外銜然屬太僕一廠長而已有杜安道者授尙冠冠郎改御用監又外臣入領內職安道以鑄工侍宿衛故授之安道在上左右數十年上與諸大臣帷幄計議安道必與知性縝密不外

明史稿

宦官三卷

四

洩過諸大臣前獨一揖不敢口而退出入內庭行步可數上愛之然亡他寵異後遷出爲光祿寺卿獨有趙成者洪武八年以內使奉命市馬河州又其後二十五年以市馬出者有尙膳監而攝司禮監慶童此其人雖不敢有所憑藉于竊非復振處永巷之職矣是內臣出使自成始胡惟庸之逆內臣以忠憤死者有雲奇雲奇南粵人惟庸誣上幸其第觀醴泉謀臣測奇守西華門刺知之走觸乘輿言狀氣方勃呿舌駮不能達上怒其不敬令撻之折右臂垂髻手猶奮指賊臣第弗痛縮上悟亟遣軍士圍其第索得壯士衷甲咸伏屏帷間召奇奇已死上悼奇死非罪忠弗白贈左少監賜葬鍾山給灑

掃戶六人歲祭至今嘉靖初加贈太監

文皇時當靖難初內官將兵者數人有狗兒最敢戰先登王安即不花都女直人孟驥即添兒西番人鄭和即三保李謙即保兒並雲南人雲祥即猛哥田嘉禾即哈喇帖木並胡人皆從起兵有功入國後皆授太監永樂元年則內官監李興等奉敕往勞暹羅國王而與其貢使偕行其後王琮同給事中畢進冊封真臘李達同員外郎陳誠窮使西域是內臣之奉使外夷自興始也而是時建文君或言出走外夷上欲踪跡之四年乃遣太監鄭和帥舟師三萬人齎敕諭金帛浮海而西行資西洋諸番凡至三十餘國咸宣海外一破國都再虞逆命

明史稿

宦官三卷

五

王一禽大盜酋所至國王納款朝貢採取未名之寶以巨萬計是內臣之專征闖外自和始也八年都督譚青等營有內官王安王彥三保脫脫王彥即狗兒靖難後所賜名也是京營之有監視內臣自安始也然名列青後亡顯權自是又有馬靖者巡視甘肅與西寧侯宋琥協鎮則出鎮邊陲自靖始也然巡視畢即還京而其後馬騏出交趾益恣貪虐交趾去帝都萬里上亡繇知其過失至昭皇之世始召還亡何矯旨下閤敕騏復往交趾閣臣以請上大駭曰朕安得有此言此奴還交人如解倒懸豈可再遣然亦不誅騏也太宗晚年亟欲聞外事十八年創置東廠令刺大小事情以聞於是諸貴人

駭用事然上故英睿諸貴人稍踰軼立付囚繫李進奉使山西採天花上聞其不法即遣兩御史械還有從府尹何寶私索工匠則下錦衣衛執治之召寶責曰爾職牧民當體國家愛民之意官禁使令之人爾何畏而輒聽其役民爾爲京兆尹尙長之外小官當如何今姑貸爾也有阮安者時稱爲清忠上顧時時加寵異焉上之章創燕都實在之安長於工作北京城池九門兩宮三殿府部諸司之制出安規畫工曹諸屬不能改拱手受成西已先後賜子極蕃悉輸工作私帑亡千金之蓄景泰中出治張秋河卒安交趾人一名阿留又有沐敬者建文朝太監性蠹直從征阿魯台六師老塞外數勸上

明史稿

宦官三卷

六

班師上斥之曰反蠻敬仰視上曰反蠻固不知誰是上命曳出斬之敬自若上徐曰我家養人皆若奴豈不有益釋之尋亦旋踵

昭皇時在宥僅一年然元年正月命鄭和守備南京是留都之有守備自和始也上爲太子時有黃儼江保二人比周三邵王數傾奪事在靖難紀中太宗卽世二人皆伏誅

章皇時有陳蕪御用監太監也交趾人上爲皇太孫時蕪朝夕侍有保抱功上卽位賜蕪姓王改名瑾從征武定州還受賞金帛寶楮累巨萬又以兩夫人賜瑾官其養子陳琳亦從瑾姓曰王椿景皇帝立瑾嘗有疾帝遣

醫往治數遺金帛飲饌問安否旬午道路不絕瑾卒又命官其奴與其從者十二人賜鈔五十萬緡恩寵之篤亡與比然瑾性愿謹宣宗習見祖宗家法賞雖不細而時有刑辟內官監太監袁琦令其屬阮巨隊等十人出虐民上殺琦而梟巨隊等十人于市又裴可烈及馬俊唐受亦皆恃寵害民可烈下獄拷死俊自經死受械同京凌遲死上諭瑾曰此非朕欲殺之實其自取究結下民鬼神不赦爾其榜示內官內使及小火者各宜洗滌乃心若先嘗有過後能改悔朕亦以無過待之有楊慶者治私第工部尚書吳中以官木遺之上下中獄革其少保陳銘故城丞也太監劉宰素以清謹受知上上命

明史竊

官官三卷

七

宰同一御史往械一內使還過故城銘性悍急又時大醉而醜聞有內官至更不問所從來直奮前粹宰面手擊之御史莫能止奏丞無狀逮至上以其一時昧於所聞原而宥之時有馮智若出鎮交趾駐諒江城黎利反城破智北面望闕哭再拜死之
睿皇時正統間則王振蔚州人少選入內侍讀書爲東宮局郎上即位遂掌司禮上呼爲先生不名太后聞振事上多不律賜振死上爲跽請乃免時三楊同秉國振忌之會福建僉事廖謨杖死驛丞有司奏逮治輔臣榮溥曰謨罪當死士奇曰宜論謨因公律士奇與謨同鄉故解之請裁于太后振因聞言曰三輔臣言皆私坐死

過重因公過輕宜對品降調太后聽之振以是漸憾三楊之短于上而奏曰多振裁決亡何振又發榮受宗室賄請覆按之榮竟憂憤死太后崩士奇溥相繼沒內閣權一歸振振動以他事中諸大臣法學士劉球上封事請因天變削振權振怒摘疏中語下球獄殺之自是公卿畏禍重足一迹皆爭附振免死中外官歲時皆有重餽尚書徐禕都御史王文侍郎王祐事振尤謹以翁父稱振而士氣掃地矣振又請征麓川夷而以太監吳誠曹吉祥監督是內臣之監軍閩外自誠吉祥始也師旋以功蔭姪王山世錦衣衛同知亡何復官其姪林世錦衣衛僉事子敕曰爾振性資忠厚度量宏深昔在皇曾

明史竊

官官三卷

八

祖時特以內臣選拔事我皇祖深見眷愛教以詩書玉成合器委用既隆勳誠益至肆我皇考念爾爲先帝所器重特簡置朕左右朕自春官至登大位前後幾二十年面爾夙夜在側寢食弗違保衛調護克盡乃心贊翊維持靡所不至正言忠告裨益實多茲特敕賜給賞權爲爾後者以官詩曰無德不報書曰謹終惟始朕眷念爾賢勞斯夕不忘爾尚體至意始終如一致我國家有無疆之休爾亦有無窮之聞十四年北虜也先入寇振挾帝親征乘輿北狩振殺于虜事在北狩紀而是年德勝門禦虜太監與安李永昌奉敕往同武清伯石亨兵部尚書于謙整理軍務則以內臣而總京營兵始此先

是九年遼東鎮守太監亦失哈以征討功賜歲米四十石則內臣加祿之始十三年寧陽侯陳懋爲總兵官往討鄧茂七太監曹吉祥王瑾監督神機火器則內臣監鎗之始景帝時上整振禍侍內臣頗峻有單增貴幸增諶日公卿奉土珍上壽都給事中林聰劾之乞急治毋令蹈振覆轍上下增錦衣獄尋釋之而是時有金英者與興安二人皆有時名英宣皇時已爲司禮與太監范弘同受免死詔後私竊牧南海干與范弘吳亮共下錦衣獄正統十四年受命輔鄭王居守英宗北狩王令英召廷臣問計侍讀徐理倡言南遷英叱之曰死則君臣一處死爾敢言遷都者上命必誅之令掖理出是時都

明史竊

宦官王卷

九

人洵洵英靜鎮之勸帝篤任于謙議戰守帝將易儲語英曰七月初二日東宮生日英叩首曰東宮生日乃十一月二日帝默然帝言懷恚英佯不悟以憲廟對君子以是爲陳循輩愧死也英嘗奉使南都還日南公卿皆出餞江許獨大理卿薛瑄不往英歸帝問南公卿誰爲賢英對曰僅薛大理卿一人耳人服其公大理卿俞士悅請清刑獄以消天變命英同三法司會審英甯救張黃若駒導至大理寺爲三尺壇中坐尚書左右坐內臣於是五年一審錄自英始時英代振掌司禮言官論英不法數事帝輒下法司訊治禁錮之浙其家奴二人安有廉操人不易干以私然短於才每事必咨詢二三

故舊大臣廣請送上皇還景帝已卽真安迎帝意卽欲答使面折廷臣曰諸公且來言就可行者孰爲文天祥富弼其人耶眾莫能答時王誠舒良內用事懷悉之立或以爲安與謀上皇復辟省臣訟言詠之上貸安死姑令不視事而獨殺誠良等安受佛戒遺龜粉其骨作浮屠充供人以爲業報云上皇在南宮有阮浪者以老成端謹人侍故時御用監左少監也景帝已易太子指揮廬忠上變告浪謀欲糾眾復立上皇景帝大怒毒拷掠窮治駭起大獄矣浪忍恨不挂累一人終被繫死上皇復辟贈太監賜葬祭浪交趾人宣宗時爲御用監監丞正統改元特陞左少監

明史竊

宦官二卷

十

天順初則曹吉祥以奪門功得貴幸先是麓川之役吉祥以監督功得官其弟整世錦衣衛副千戶及是復敘其嗣子指揮僉事欽爲都督同知姪鉉爲錦衣衛指揮僉事世襲尋封欽昭武伯又官其兄鐸從兄鐸皆都督內臣子弟封爵自欽始時又追復王振官賜祠祀內臣之立祠也自振始也吉祥不識文墨時恐事歸司禮贊上賴任內閣籠內閣附已有所干請內閣不盡如意內積不平而又與石亨爭寵利每訐亨短上前亨謂之曰今在內惟公在外惟我設有陷我二人上意叵測吉祥悟於是與亨相結表裏星見言官張鵬等以吉祥與亨等致之率臺臣論奏而二人者疑閣臣有貞賢主使

之入內牽帝衣訴曰內閣專權欲除奴輩奪門時出萬死立功今爲內閣所陷鵬乃伏誅姦臣內官承從子故結黨誣臣耳伏地哭不已上爲下有貞賢獄尋請外卽召還而吉祥與亨二人出入禁中侮上弄權上明知之曲從之卽喜一不當卽拂於顏色上心甚厭惡之已而享反伏誅上并革曩所冒功官吉祥猶私庇其部下達官輩不動上容之而恩倖日漸疏矣吉祥不自安遂與欽等謀異圖稱兵犯闕殺錦衣衛指揮遼景擊傷大學士李賢廣寧侯劉安焚東華門大戰殺左都御史寇深恭順侯吳瑾欽等敗走悉追斬之磔吉祥於市時吉祥爲司設太監掌司禮者牛玉玉亦得上寵信用事吉祥

明史稿

宦官三卷

七

久惡其軋已吉祥誅玉以司禮獨擅權與典璽局局丞王綸隙譏連兵部右侍郎韓雍幾不測上賓天純皇立中官皇太后欲立王氏王受吳氏父賄說太后止之立吳氏后尋廢上僅斥玉出南京亦不之罪也是時提督京營者御馬監劉永誠性忠謹習騎射永誠三扈成祖兵間有功後歷西陲大鎮今西北傳稱劉馬太監者永誠也永誠凡總京營兵十年始辭任上復勉留之諸從子爲指揮千戶者數人以姪聚爲後官左都督聚封其高曾祖而不及父成化初聚以破西虜功封寧晉伯永誠沒天子議欲追贈伯爵內閣力爭曰祖宗成憲具在誰敢違之事乃寢不行

純皇時則汪直直大藤峽播種也先爲昭德宮內使以年小使黠得幸陞御馬太監同監葉達有長河峒功辭賜寶鈔幣帛乞陞其兄錦衣衛千戶官部執不可因直得特陞指揮僉事內臣辭賞乞陞自達始成化十一年妖賊李子龍坐出入禁中與宮人亂伏誅上銳意欲知外事始立西廠任直刺事事倖東廠而勢出其上悉羅織屢起大獄以功加歲米二十四石閣臣商輅兵部尙書項忠等相繼疏直罪狀上恚曰一內豎安得繫天下安危命內臣懷恩詰責諸大臣諸大臣具數其罪還報立罷廠事踰月御史戴縉因天變陳直掌廠大有緝捕功近來災變荐臻皇上諭兩京大臣同加脩省訓諸諄

明史稿

宦官三卷

七

諄聽之藐藐未聞大臣進何賢才退何不肖以固邦本亦未聞羣臣革何宿弊進何謀猷以匡治理望皇上推誠任人及時修政務俾宿弊革於下善政清於上然後天意可同上悅遂復廠事直尋以他事中諸大臣坐忠劾籍輅罷免縉以九年秩滿還尙寶司少卿尋僉都察院直任錦衣衛副千戶吳綬爲刀筆權移主上尙書尹旻王越都御史陳鉞皆附直得據寵位初旻介謹請直質越跪乎越曰安得六卿跪人者越入旻伺之越跪牀下白事事竟叩頭出旻入亦倣越跪謁叩頭出越見之以爲旻之未嘗謁已而尤其過禮旻笑曰自君故事豈我設哉故都人謠曰都憲叩頭如鵠祿侍郎扯腿似

慈言卑靡而鄙猥也及直巡邊發都御史牟倬賊巨萬下倭獄坐成由是都御史官皆鎗甲戎裝迎直百里外伏謁望塵埃過然後敢起至入館復易小帽曳轍趨走唯諾自治供張上酒食獨河南巡撫秦紘與直抗禮直又謹待之紘密疏直擾民直不知及還上問各省撫臣孰賢直獨稱紘上出紘疏示直直頓首伏罪益稱紘賢不置上釋之直每誣上求遣巡邊希功固寵以討建州夷功加米三十六石襲殺威寧海子虜加米四十八石又以黑石崖功加三百石後累至四百八十石先日王振諸闕所未有也太監品不過正四計日止廩米一升五合及衣帽雜料而已高帝時中書省請量增歲祿至十二石不許正統中亦失哈始以軍功加米益以十二石爲一級然多不過三十六石止耳大都米及七十二石則視文武官爲正一品而僕從衣料遂亦有加無算有小中官阿丑者善吹簫上嘗作問之以爲娛丑一日晚上來伴臥不避左右日駕至不省或曰汪太監來矣驟驚走上呼之前日汝不懼我而懼汪太監耶丑叩頭對曰廷臣誰不懼汪太監者上噉之丑又嘗作直衣冠持雙斧趨跪行或問故答曰吾將兵惟仗此兩鉞耳問鉞何名曰王越陳鉞也上微哂焉於是御史徐鏞等疏直欺罔弄權擅開過奪上下三法司參擬竄直南京降奉御越奪爵編管安陸州鉞與籍皆削籍緩戾邊直

既逐有梁芳者以謹媚昭德官被寵幸而權任不及直昭德官好奇玩芳令其弟錦衣千戶私採禽鳥珍巧物以遂引用方術士取內旨與官不由吏部名曰傳奉官李孜省僧繼曉皆芳薦引驟尊顯繼曉嘗入禁中以妖術惑上上爲建大鎮國永昌寺費內帑金數十萬尊繼曉爲法王賜珠寶亡算孜省亦善符咒立授太常丞久之進官禮部左侍郎掌通政司事芳之弄權鬻爵一時傳奉得官者多至千人有脫白而得太常卿者司禮監懷恩數與芳忤刑部員外郎林俊疏乞誅芳繼曉二人以謝天下上大怒下俊獄欲殺俊懷恩叩首爭不可曰祖宗朝大開言路故底盛治殺俊將失天下心奴不敢奉詔上怒曰汝與俊合謀誦我不然安知我宮中事提御視卿懷恩懷恩以首承之不中上又怒仆其几懷恩解冠帶伏地哭不起日奴不能復事爺矣上叱懷恩出懷恩出至東華門使人謂典詔獄者曰若等誚梁芳傾俊俊死若等不得獨生徑歸卧稱中風不能起上怒解屢使勞問俊得不死外謫懷恩力焉二十一年星變詔黜傳奉官御馬太監張敏持疏謁懷恩跪庭下懷恩徐曰起起病足不能爲禮問何爲曰得旨馬坊傳奉不必動懷恩厲聲曰星變專爲我輩壞國外臣何與焉今甫欲正法汝又壞之他日天雷且擊汝首矣敏素驕貴又老輩聞其言不敢吐氣歸憤恨死章瑾進寶石求錦

衣鎮撫上命懷恩傳旨懷恩曰鎮撫掌詔獄武臣極選奈何以遲得之上曰汝違我命耶懷恩曰非敢違命恐違法耳上乃改命覃昌懷恩曰外廷有肯諫吾言尙可行因諷兵書余子俊子俊謝不敢懷恩嘆曰吾固知外廷無人也時獨南京兵部尙書王恕敷論事恩每嘆曰天下忠義斯人而已亡何恕罷而萬安劉吉彭華尹直入閣懷恩絀居鳳陽敬皇嗣國乃召恩還恩力言上遂安去起恕爲吏部尙書懷恩者宣德中兵部右侍郎山東戴綸族父太僕卿希文子也綸以直諫觸宣廟怒捶死連逮希文腐其幼子爲小黃門賜名懷恩少受業於學士錢溥通典故性忠饒能持正初昭德宮獨專內寵

明史綱

宦官三卷

五

倭幸守臣錢能章眷王敬等與芳表裏用事貢獻無算稱上意懷恩掌司禮從中匡替不憚冒觸威諸人亦每憚懷恩多欲戢能出鎮守雲南遣指揮郭景以玉帶蟒衣大馬刀劍等物私通安南王又遣指揮盧安蘇本百戶楊能等與千崖孟密諸夷交通時王恕爲巡撫奏請逮治上特宥能止逮其下九人能猶私庇其引親愛指揮姜和李祥二人乞免逮從之敬以構書探藥爲名乘傳南行所至縱暴橫索貨財搜取奇玩官民並受其害恕時亦爲江南巡撫奏械敬還是時諸宦豎弄權上往往持法不輕貸權亦不至下移時亦未嘗不仰上英斷上嘗遣太監鄭同翟安冊封朝鮮嗣王太監沈繪致

故王祭行矣遼東按臣侯英馳奏曰同與安皆朝鮮人祖宗墳墓父兄宗族皆在朝鮮於其國王未能無跪拜禮殊輕中國之體上曰英言是也乃召同與安還著爲令內臣不許出封王始此有陳準者廣州順德人也與懷恩善尙銘直東廠驕貨甚於汪直上覲職充南京淨軍去令準代之準集刺事諸緹騎令之曰大逆若告我非此則有司事若無與中外安之權璫有欲入人罪令準按之準不忍而扼於勢遂巡數日整衣冠閉門自經死銘爲直所薦引直之見陳於上銘構之也銘言貌巧佞足悅人而內陰狡掌東廠京師富室銘羅織之必入重賄乃已又謀入掌司禮與內之當道者相埒人策其

明史綱

宦官三卷

六

必敗云

敬皇時則李廣廣以燒煉符籙進貴幸榮惑上心又爲太子立皇子壇太常卿崔志端真人王應瑞皆稱廣爲教主主人廣爲傳奉陞官賜玉帶上最眷愛廣而大臣逆多與廣通賄賂日開其門如市宏治十一年建育秀亭於萬歲山成會少公主痘廣飲以符水鵝宮中歸咎廣久之清寧宮災或曰亭之建年月不利皇太后怒曰今日李廣明日李廣興工動土致此災禍廣懼飲鴆自殺上聞廣死意有奇秘方書遣中使廣家索首得其納賄傳傳載其官送黃米幾百石某官送白米幾百石上曰廣貪幾何乃受許多米耶左右對曰此隱語避人知

耳黃白金銀也上震怒命沒人廣家於是言官請出簿
竟案諸與名者急甚貧夜走壽寧侯求救不期而會者
十三人由是事得寢有覃吉者初事上東官爲典璽郎
爲人老成醇謹通書史持論方正儒生亡以過之成化
四年東宮方九歲吉侍起居惟謹口授大學中庸論
語諸書暇則開說五府六部天下民情農桑軍務及宦
官擅權蠹國之弊曰奴老矣敢望他日富貴耶願天下
有賢王奴死亡恨純皇嘗賜東宮皇莊吉曰天下山河
皆主有何莊爲徒勞百姓填左右人谿壑不可竟辭之
一件嘗導東宮讀葛里經吉適至東宮輒取孝經自講
吉跪曰主得無念經乎曰非也讀孝經耳東宮出講吉

明史稿

宦官三卷

七

即令左右迎請講官講畢則請東宮起請先生喫茶局
丞張端大不然之吉曰尊師重禮當如此其後孝宗
基命仁賢多吉輔導之功也又有常隨何鼎者餘杭人
是時張后兄弟數出入禁中鼎深忿之以爲非祖宗家
法一日上與張飲起如廁除御冠于坐張戲戴之鼎持
瓜候張宮門欲鎗殺之得小豎密語之方脫去厥明鼎
復上疏論張大不敬亡人臣禮后大怒召鼎杖死于海
子
教皇時則劉瑾張永凌陝西興平人初與永皆給事太
子家帝爲太子時與相愛及卽位益親幸瑾與永與馬
永成谷大用魏彬劉祥丘聚張興八人號八虎日導帝

狗馬鷹兔舞唱角觝之好宴遊亡度言官交章論斥上
宰自引咎而變瑾等貨不問閣臣劉健謝遷李東陽皆
願命臣持議欲誅之尙書韓文復率諸大臣叩闕下上
章固請誅瑾上不忍遣太監李榮傳諭諸大臣孝少寬
之而瑾等業已窘欲求南京安置閣議堅持不肯下有
王岳者青宮舊閣也亦素惡瑾等從中力贊之上意稍
屈於是瑾等聞之趨繞帝前號哭叩首盡出血帝爲
愴然瑾曰害奴儕者岳也上曰何也曰言官岳前掌東
廠主使也夫上狗馬鷹兔岳嘗買獻否上心所明也今
獨咎奴儕復伏地哭上於是怒而收王岳瑾因獻言曰
夫狗馬鷹兔何損於萬幾今左班官敢譁而亡忌者可

明史稿

宦官三卷

六

禮監無人也有則惟上所欲而人不敢言矣上知瑾有
德才立貴瑾而以丘聚谷大用提督東西廠分承等要
地洞察閣臣健遷皆罷免竄岳南京追殺之瑾每構難
藝上前俟上玩弄熟多取章奏請省決上曰用汝何爲
乃一一頓朕耶亟持去由是瑾不復奏事惟已意裁決
天下章奏皆瑾票旨內閣李東陽取充位而已瑾引同
鄉人文選郎張綵爲謀主驟尊顯爲吏部左侍郎更改
先朝制令悉事苛刻動以徵文中諸大臣法逮繫無虛
日諸大臣人人自危有遺匿名書丹堦數瑾亂政狀帝
見之瑾下殿詰責今在以下官三百餘人賜午門外
烈日中仆地死十餘人法司奏職章內每稱瑾名傳奉

瑾見之輒嘆怒而都御史屠濬率群屬跪階下謝罪。侯勲威進謁叩頭爲一拜。瑾踞受之。小哂意。麾叱如僕隸。復立一內殿。自領之。繫詔東西二廡。事諸曹郎治權。諸直指巡撫皆責入重貲。不輒抵罪。下獄內使四出橫索。藩臬郡縣官海內人心。轉憤思欲刺及于瑾之腹中。而甯夏都指揮何錦等遂奉安化王馳檄起矣。瑾不省計。遂張永以爲軋已。剪其黨。自張永覺徑趨御前訴瑾面毆之。帝令置酒解紛焉。由是永深憾瑾矣。上以甯夏反。因授永兵往討之。永行上戎服。幸東安門送之。賜金關防金瓜鋼鉞。許便宜行事。永中道聞賊已禽。卽遣京兵歸朝。自帥部曲數百人至夏州撫定之。乃還入見。

明史稿

宦官三卷

九

上上置酒勞永。瑾永成等咸在。酒既。瑾退。永留侍。因言。冀夏之變。瑾激之出。袖中疏瑾十七大罪。且曰。瑾欲反。狀跡上已有。酒俛首曰。瑾反。欲何爲。永曰。欲爲天子。上曰。天子任爲之。永曰。瑾爲天子。陛下將安之。遂命瑾瑾上乘騎至瑾第。已夜中。瑾被青蟒衣出上馬。曰。奴欲反。耶。拳勝之。永等佯爲解縛。送內獄。并逮瑾黨張綵。綵盡發李東陽阿比瑾事。東陽與永謀曰。不重法誅。勦此吾當反。受其亂。遂擬瑾大逆無道律。上猶未肯。訟言誅之。也。及籍其家。得僞璽一牙牌五百。藏弓扇二。上始大怒。曰。奴果反矣。遂族瑾尸于市。都民有以一錢易一醬肉生噉之。綵瘐死獄中。言官連章論劾諸所附瑾文武大。

臣永曰。瑾用事時。我曹尚不敢言。況兩班官乎。今罪止瑾一人。可勿搖動人心。瑾誅。魏彬代掌司禮。永寵幸用事。而人亦快永之能誅瑾也。稱頌永。閣臣李東陽兵部尙書王徽。英國公張懋。於是咸上書頌永。功永兄富得封泰安伯。永弟容安定。伯子世券勛號而谷。大用馬永成。魏彬陸閏兄弟。任皆獲冒功。封伯爵。然永成姪山。雖貴。衣蟒圓王。每爲永成澆花調馬。他弟任往。往類是。永初以恩加歲米十二石。甯夏逆。瑾功加四十八石。獲妖人功加一百二十石。永欲侯援。劉馬兒三保太監爲請。輔臣言。二人非身受永意。乃沮其後。累米三百石而谷。大用魏彬張雄張銳張忠輩加米亦不及之。先是永父與

明史稿

宦官三卷

十

大用父俱存。皆授錦衣使。母淑人。於是丘聚馬永成魏彬張雄父皆贈都指揮使。母皆夫人。子祭塋內。臣封贈自永大用始也。永成死。恩蔭九十人有。鄧敏者恩蔭八十人。恩澤之溢。至正德極矣。上在豹房。銳雄二人故嬖幸。銳居東廠。雄掌司禮。皆與宦濠交通。銳每借以緝事。侵撓諸司事。諸司稍不順輒中以奇禍。劉祥丘聚且籍二人薦出。鎮守忠性克暴。時談武藝。上前自聘。誘上巡遊。幸其家。忠霸州人也。霸州群盜張茂等皆忠庇匿。越貨半入忠家。永晚節益忠於國家。是時江彬群小用事。上甯征王守仁得免。彬輩讒人之口。永在上前有以調護之也。守仁方入獻俘。彬等言。上使永前邀守仁還江。

西復縱甯王都陽湖中上親督戰禽之不如是無以侈上功守仁俘至浙江永遼留之不肯與守仁相見謂已禁使仗御鉞撫臣不得與抗禮閫中扉數日欲困守仁守仁知之一旦直詣永館叱門者入坐其卧榻上呼永曰吾王守仁也來與公談國家大事永一見氣奪聆其言論忠慨雖內恚然尚持氣听曰公何爲國苦辛如是盍早投向我懷中守仁曰豈有投人王節使耶公投我懷中則可與共成國事耳永曰張永非負國者公不見安化王事耶守仁曰公非負國何爲令王上南征永曰南征何害守仁曰自寧藩圖篡江右爲墟頃又繼以軍興郊郭人民易子而食而餘孽竄伏江湖觀時俟發王

明史稿

宦官三卷

三

師吳南無特此輩得以乘間即百姓不支必揭竿而起矣永大悟則指江上公所檣與俱來者不可不歸我守仁曰我安用此於是以俘歸永永至南京見上具言守仁忠且有重大功勞不可掩時彬等方日夜短守仁於上前會與上奕戲永曰是賴守仁不然江西變不可支王人安得樂此上曰方欲遣校逮之永曰何故上曰渠與寧王嘗有私故逮之耳永曰甚善上曰何謂也永曰逮謀反者豈不甚善第恐不真耳如寧王者乃真反也彼真反者人方捕之來獻我又疑其同反而并逮之是爲反者報仇而使捕者償其死也他日誰肯爲國家出死力以已亂乎且守仁嘗以論瑾遭醢而無改辭試問

侍上左右有能與之質對者耶於是遍訊侍者皆謝不敢避去彬復詭上曰今即不逮守仁誠使召守仁守仁不即來則反真矣上然之永令健走者馳告守仁守仁聞召不退食而即與使俱行至南京上欲見守仁彬等復爲他辭沮不使見然上疑則釋已上復使永至江西檢閱寧王故府財物永至禁從人不得登舺稍與照刷卽還京人以是益賢永世宗入國馬永成已死谷大用丘聚降奉御守孝陵劉祥張銳張雄張忠下法司鞠治永彬閉住削諸恩蔭不錄贈亨岳官各蔭一錦衣百戶世襲嘉靖三年大用召還守康陵六年用大學士一清言起永御用監提督國營神機操練永凡一縮司禮三

明史稿

宦官三卷

三

縮御用綬三督國營再總大兵再扈上領樞密出許便宜行事及撫鎮聽制父兄弟任貴勢傾一時而名位不衰我朝先後權璫用事柄司禮則振璫數將大兵則吉祥直然皆不克終不及永永保定新城人也永同時有蕭敬者武宗以其老成諳國典信用之諸監欲有興厝輒召敬質問敬輒對非先朝故事所救正爲多敬年二十餘則已侍英宗爲太監上嘗問射謂敬曰知爾能文復能射否敬頓首言能連發三矢皆中的成化中入司禮與李榮俱以柔媚結上寵引用尚銘爲言官所紕自是數廢數起凡四秉筆四掌印幾五十年而退休爲太監近七十年門下中貴百人二從孫皆登第貴顯錦衣

數人致仕日人夫月米比輔相有加年九十一而終賜
塋祭儀同勳戚敬善詩工書喜彈琴風角堪輿諸方技
皆能言之溫恭下士士大夫多樂其爲人故宰藩亦愛
慕之嘗與交通寧敗上以敬年老免逮罰其金間住歷
事六朝內庭行步不差尺寸比投老閒居蕭然有林下
之趣絕口不談時事琴棋詩賦爲樂而已今士君子與
諸中貴談懷恩之賢皆不省及敬則交口頌之不置然
中貴之壽考久任者無過敬

肅皇時有閩洪崔文洪興邱舊閩也以從龍功授御馬
監太監上自楚藩習見毅皇任中官之過及入嗣帝位
御此輩甚嚴有罪撻之至死陳尸示戒先是中官散布

明史竊

宦官三卷

三

諸邊守備無餘地於是裁刻殆盡給役省毀視先朝什
之一二而洪獨剛愎自用上亦稍寬縱之洪所欲行多
取中旨至兵大臣嘗請選騰驤四衛官不聽御馬監以
爲請亦不聽洪竟矯旨選之言官論爭不能奪然洪無
甚大過得見容其後上溺禱祠於是崔文以禱祠得寵
倖文能矯詔獄鉗制人御史劉黼發其廝養子李陽鳳
奸工書趙璿奏屬刑書林俊詆治文度千俊不能得証
上移獄鎮撫司而執黼告人播楚欲死叱曰吾豈若
一小四倍咎趙尙書耳從醮祭侵內帑金巨萬東廠太
監芮景賢與文表裏用事羅織縉紳景賢以廠官受民
詞奏逮永平太守郭九臯特旨出京城刑部尙書林俊

言治道宜攬大綱識大體九臯卽貪且忍猶不可以天
子侵有司况以單辭而遽令禪衣對簿使以謬誣枉死
不傷聖德乎不聽科臣劉最以論崔文外調行矣景賢
復撫他事逮還京謫戍同官劉濟言罪至戍遣亦重矣
最罪不至此而故爲苛法何以示天下且緝繫于羅織
之門鍛鍊千武夫之手而裁決于內降之旨所失不小
不聽上故英明爭臣持論中或指斥太過故上亦不樂
時有黃錦者初以伴讀事世宗潛邸有保翊功及上入
嗣大統累遷至司禮兼總督東廠上呼爲黃伴而不名
而錦視廠務持大體而已諸緹騎亦不敢生事上嘗命
修顯陵陵恩殿及舊邸龍飛殿省公私錢百餘萬禁中

明史竊

宦官三卷

三

常賜肩輿乘馬加米累至五百餘石上恩數終其身不
衰錦洛陽人又張佐者時亦在司禮用事佐老成練達
廉靜寡欲加米亦至二百四十二石與錦二人皆以忠
謹見稱又麥福者則以營建被寵榮以司禮而兼東廠
自福始也福亦加米至三百七十三石

莊皇時有李芳內官監太監也芳頗持正上初卽位之
歲特信任工部尙書徐杲匠役也先朝以營造功讞官
八座杲屬冒太僕苑馬少卿者二人布政司參議二人
郎中一人員外三人鴻臚光祿官百人芳首論劾下部
議悉汰之芳又請革上林苑監增設祿候皂隸百十人
裁光祿增用白熟細粳米四千五百石白青鹽三萬斤

又酌減工部物料歲輸大內九千金其節省多類此上性恭儉故芳言悉當上意而同事者人人側目芳笑是時司禮又有滕祥孟冲陳洪等九上所寵倖用事上好遊幸三人爭傾國帑制奇玩以悅上心作麓山燈爲長夜飲上甚溺之數不御朝群臣少得望見顏色三人者方思攘臂弄威福而首揆徐階又深爲結納噤無一言獨芳數直諫上不聽三人故多媒孽上前上竟不能勝諸璫言俄命緹騎執芳繫刑部獄待決尙書毛愷言刑人于市與衆共之非特使死者不冤亦令生者不犯芳罪狀未明莫知所坐上曰芳事朕無禮其錮之芳錮諸璫益橫幸上每事兢兢祖制不肯紛更故諸璫亦不敢

明史稿

宦官三卷

三

生事自恣但先朝故事諸璫所不便者上或以其言廢格而其所便者即已汰漸遂求復諸司論爭上輒怒其抗違先是司禮黃錦蔭姪黃浦爲錦衣都督僉事以罪革錦死祥爲上言起用浦且爲錦用其族人黃保等六人以錦云官守墓冲有私人爲上林苑監海戶玉印許奏冲取內旨徑下鎮撫司詆治編成印而法司不與聞織造使數出初年費金四十萬次年洪復請加六十萬解例不如意改詔取新樣難之傳買珠玉帖屢下即皆二三中貴出爨私藏物高價侵牟祥嘗私創庭院厥本惟意裁斲工書雷禮不能制言于上上顧不悅令禮致仕去內庫嘗以空頭劄傳示戶部進銀三十萬兩一燈

至費三萬金一事旬日間六更明旨駸駸似正德時事矣上有事於太廟諸巨璫皆冠進賢冠祭服從各進饋盆以次上食爵賞謝辭與六卿埒而溫綸益六卿之上廷臣以論劾得罪者初年則太常少卿周怡外補去其後科臣石星李已陳吾德御史詹仰庇尙寶司丞鄭履涓皆廷杖削籍矣祥等三人弟姪蔭官錦衣指揮千百戶各二十人洪第都以于戶掌鎮撫司陞錦衣使芳在獄中二年刑紓化以熱審請始釋出戊南京論曰高皇舊制內官不許讀書識字宣德四年始以陳山釋內閣事專授小內監書閣振用事則內府間設書堂而領以翰林檢討正字官於是內官之知慧益多才

明史稿

宦官三卷

三

任稍廣遂足以損穢帝德矣孝廟至仁聖也不無惑於李黃胡漫不省務狎遊是好翼之八虎流毒尙可勝言哉乃至閣臣頻首於具員六卿駢足而奔命至有貽其嫺笑而來萬歲閣老之譏吾徒之爲士大夫者可憐矣

故事召見多決事於內大學士彭時曰請得如先朝故事召見諸常侍語時曰先生等初見情意未洽不宜多言時等諾之及見時言形謙抑史奏京官傳以退人心中上曰卿傳旨與該部議須臾下發明詔止呼萬歲因名時等爲萬歲閣老云



明史稿卷之第二十六

郭吳吳康耿楊薛列傳第四

東莞尹守衡



郭英者懷人也英父山甫好相人大祖微時過山甫

甫見太祖大驚異厚具飲食待太祖意甚懽酒酣踞而

請曰公天表異常他日貴不可言幸毋相忘也太祖辭

謝去山甫語諸子曰吾視若曹皆非田舍郎往往可封

侯今始知皆以此公若曹謹事之毋失相其女亦大貴

子太祖侍巾櫛英山甫季子也身長七尺膂力絕人山

甫仲子子興亦有膂力善騎射太祖當在滁王甥館英

兄弟皆事太祖直宿帳中英年時十八太祖常以郭四

呼英太祖自出征伐英兄弟皆護從英金瘡遍體征無

明史稿

郭英四卷

一

錫傷脇破常熱傷足攻安慶傷臂攻高郵弩傷右膝從

戰鄱陽有瘡尚未瘳英力疾戰益厲子興請用火攻漢

軍漢軍以是大敗友諒啓竊顧視子興遠射之矢貫其

顙而斃或云英功太祖問之英曰主上天威誅強臣何

力焉從攻陳理武昌門千保安門傷手足理驍將陳僉

同手掣馳入中軍帳太祖方坐胡牀急呼英曰郭四爲

吾殺賊英奮臂一呼賊隕戈下太祖解身上赤戰袍衣

之曰唐尉遲敬德不放過也漢滅授驍騎衛千戶子興

陞鷹揚衛指揮使從克安豐陞宣武將軍指揮僉事吳

元年破姑蘇獨子興自將一軍從陞鎮國上將軍僉大

都督府事大將軍北定汝京子興留守河南馮宗異拔

子興先以洪武十六年立

潼關請守將于大將軍大將軍曰亡如子興者復徙子

興潼關于興極塞固守秦師不敢東大將軍還取元都

下晉襲子興復自潼關徙守鞏昌洪武三年大封功臣

子興論功先封封邑侯食祿千五百石時英亦累功已

陞驍騎衛指揮使明年遷驍騎將軍出爲河南都指

揮使鎮守河南上幸妃英女弟也遣餞之第且謂英素

清儉賜白金二十壘廐馬二十疋出鎮五年復移北平

又四年遷進大都督府僉事從征雲南所降下諸路

州縣山寨爲多還封武定侯食祿二千五百石子世券

充靖海將軍出鎮遼東二十年從宋國公討納哈出納

哈出降英爲潰虜所襲傷左右脇二十一年充征虜右

明史稿

郭英四卷

二

副將軍同永昌侯七將軍出討北虜至捕魚兒海手斬

蠻子大尉獲兩營金玉珍寶圖書甚眾賜白金千兩鈔

八百錠綵幣四十匹明年賜勅遣還鄉亡何上念春秋

高以英忠謹可倚重召還統禁兵二十四年與穎國公

追元虜遼王阿札失里北至黑松林三十年掛征西將

軍印討川陝叛寇是時英年六十餘矣從上起兵大小

百餘戰金瘡陰雨痛甚每奉征討卽老且疾聞命卽行

事上四十餘年小心無過上嘗賜坐便殿適有奏事者

英避席上曰卿第坐朕自治事不放關也上初起濠英

兄弟皆謹事上上亦善視之而英最親幸事上又最久

子興先以洪武十六年立

子興先以洪武十六年立

位同時老將皆物故惟英與耿炳文兩人獨存嘗與炳文出禦靖難兵敗還文皇入國罷歸第永樂元年二月卒贈營國公諡武襄上贈山甫亦如英爵英有弟德成事上爲驍騎舍人自有傳寧妃少協高后肇家邦后崩攝掌六宮英子男十二人長鎮駙馬都尉尙永嘉公主卒停襲次銘達王府典寶鑄中軍都督府右都督鑑中鄒副留守鎗散騎舍人鈺尙寶司丞紡旗手衛指揮使女九人二爲遼鄂二王妃孫男二十有八人孫女長爲仁宗貴妃玠以貴妃弟得嗣侯銘子也宣德中玠署宗人府奪民田廬上省之罪其奴十年永嘉公主亡以鎮子珍嗣侯英宗念珍本英適孫與錦衣衛指揮僉事已

明史竊

郭英四卷

三

而玠子聰與珍爭並停嗣上亦與聰官與珍同天順元年恩詔嗣侯諸大臣言英適長曾孫昌宜嗣昌珍長子也聰又與昌爭上許昌嗣五年昌卒子良優給成化四年聰又言良非昌子停良嗣與良爭指揮僉事錦衣已而良屢乞嗣并奪指揮閑任宏治二年良又乞嗣下刑部獄三年復良指揮僉事已而郭宗人共乞擇英諸孫一人嗣侯下廷議皆言良本英適立孫上許良嗣正德二十年卒子勛嗣世宗入國勛會議大禮上用爲團營總兵加保傳勛特寵驕橫嘉靖八年大學士楊一清諷御史王堂論劾奪保傳罷歸第九年大學士張宇敬薦督郊工復保傳十六年勛乞以祖英衍享太廟下禮官議不

可戶部侍郎唐胄上言廟祀諸臣位次且不可易況有無之額敢增損乎勛言往年祀基以文臣故舉朝翕然臣祖武臣故忌者紛紛上是勛言命英從祀而基以伯爵位英上上不悅曰何上基而下英也命以爵序於是英位黔寧王下永義侯上而基列永義侯下十八年扈駕巡承天進封翊國公勛慙直好指斥人貴溪惡之曠科臣論劾下詔獄已而勛語不遜上大怒工科給事中高時達盡發勛奸利事勛行五萬金賂署司指揮孫綱薄錄微事具獄上移囚法司諸大臣會鞫論死留中勛瘐死獄中子守乾嗣侯

明史竊

吳良四卷

四

事太祖爲帳前先锋禪本名國寶賜名禪太祖之既有江京良爲鎮撫守丹陽是時張士誠據姑蘇良與常春分院判官趙繼祖下江陰太祖於是又以良爲分院判徙守江陰江陰距姑蘇僅百里太祖諭之曰江陰我東南之屏蔽汝將士不可令有境外之交毋納逋逃毋爭小利汝但保境安民內姦無出外姦無入汝功莫有過於此者矣復以禪爲天興右翼副元帥將兵千人佐良良在鎮高城深隍警備詰奸張氏大率艘艘入寇兄弟戮力破走之未幾又逼常州良又遣兵間道殲其後距兵無錫自是吳人不敢汴大江上金焦太祖召見勞曰吳院判保障一方使吾無東顧憂此大功車馬珠玉

足旌其勞命儒臣爲詩文褒異焉又其後吳師復出馬
駭抄侵鎮江太祖親督大軍浮江下吳師夜遁追至巫
子門良出夾擊大破之獲士卒二千于太祖因幸江陰
見其防禦多謨略謂曰汝非昔日之吳起乎嗟歎久之
當是時耿炳文守長興湯和守常州李文忠守嚴州良
守江陰四人共相犄角捍蔽吳人十年間大軍屢出東
藩無警太祖以是得以肆力礪漢而吳其寢處之矣丁
未吳平上又徙良姑蘇授祔征南副將軍從御史大夫
湯和降定方國珍航海下福州破延平執陳友定洪武
三年大封功臣良封江陰侯祔封靖海侯各食祿一千
五百石于世券五年良以征南將軍出平廣西左右兩

明史稿

吳良附卷

五

江諸州洞蠻各置司牧如內地是年詔遣大軍東戍定
遼順總舟師數萬由登州轉餉盡收遼東未附之地以
還自是海上警聞祔輒時時往來海道總理軍務十一
年以疾召還卒良因結姻齊王十五上年命如齊肇造
宮殿卒于青州贈江國公諡襄烈祔贈海國公諡襄毅
良子高署前軍都督僉事十七年嗣爵靖難兵起高守
遼東數以遼東兵攻永平撓燕師建文君卒用燕間削
高爵靖難後復爵守大同上北征班師至興和高稱疾
不朝召回京私役有司車牛被劫編氓江陰十七年奪
券洪熙元年上見高名曰高往年多行無禮謫戍海南
高卽死徙其家會赦得釋宣德十五年子昇乞嗣不許

禎子忠嗣爵永樂初坐法失侯

吳復者合肥人也復沉鷲有識畧時左君弼起據廬州
復語里中諸少曰此輩與驪山囚徒等耳吾等豈受其
魚肉當與衆合聚立寨庶幾保障鄉曲必遇眞主乃能
拔跡衆皆曰然共推復爲千戶久之勢孤不能自立太
祖起兵懷右復遂率衆來從太祖以爲前部先鋒從定
江東授管軍總管攻鎮江追奔元平章定定至丹徒斬
之得其駿馬而還克常州阻統軍元帥與湯和協守常
州明年張士誠再寇常州復將兵再擊走之其明年又
再寇又再擊大敗之太祖曰復能累著捍禦功可嘉召
見賞白金一錠紅綉蟒衣一襲驄馬一疋仍守常州從

明史稿

吳復回卷

六

救劉福通安豐復爲軍鋒與常將軍先陷陳從征陳理
領戰艦哨江至黃山大挫敵卒降理遂從徐達圖廬州
子弼先登禽其驍將樓兒張左君弼出走荆楚平陸鎮
武衛指揮同知移守沔陽明年常將軍進定襄漢安陸
守將元同僉任亮最威勇有聞襄漢間復自沔陽倍道
徑趨安陸擊禽亮改安陸衛指揮同知徙守安陸是時
衛公爲湖廣平章鎮襄陽復從平定淮漢進北未附州
郡數有功進階襄遠將軍陞安陸衛指揮使往往山寨
溪洞夷蠻相傾誘進兵蕩平西達均房南連辰懷復守
安陸十年威行襄漢天子不復南顧七年召入爲大都
督府僉事八年巡視北平十一年從西平侯西征土番

還封安陸侯食祿二千石世襲指揮使十四年從穎川侯征雲南穎州侯克普定留復守之復築新城于水西上因勅復爲總兵官副以平涼侯諭令剿捕群蠻復會平涼各部其軍窮索山林構其巢穴群蠻懾服遂開關索嶺路還接普定通糧盤江以濟大軍復在普定措糧三萬三千四百石又築安莊新城貯糧二千四百石又貯平壩倉糧萬一千石出師三載軍需無闕大軍未返復竟卒于水西追封黔國公諡威毅上念復征滇功未及叙賜祭諡世安陸侯食祿二千五百石復爲人寡言笑平居同事中語及征戰壹不自口其能臨陣憤發無堅不潰衝冒矢石體無完膚普定買妾揚氏年十七復

明史稿

吳復四卷

七

殄勵哭已沐浴更衣自經死封貞烈淑人十八年子孫以指揮嗣侯屢出山陝河南北平練兵從征二十八年與吳高有罪勅從楊文征古州建功自贖建文中率師援真定戰白溝河敗還謫南寧衛指揮使永樂元年子璟乞嗣不許正統間再三乞不許治六年璟孫鐸援詔乞嗣亦不許

康茂才者斬人也仕元爲淮西宣慰使都元帥太祖渡江時茂才屯采石與我戰不勝走常遇春殲其卒殆盡茂才復收散卒得三千人暨蔡天寧洲我師又破之茂才走金陵金陵陷于我又走京口我又追及之茂才乃與其卒三千人皆解甲降茂才免冠頓首日前日之

戰各爲其主今屢敗天數也願歸死效尺寸太祖笑曰正欲與公共除寇亂立拜秦淮翼水軍元帥使守龍灣時太祖方藉民田以佐軍興乃遷茂才爲都水營田使論之曰比因兵亂隄防頽圯民廢耕耨特設此官命汝專掌水利今軍務實殷用度爲急理財之道莫先於農春作方興慮旱澇不時汝其分巡各處俾高無患乾旱不病澇務在蓄洩得宜仍令諸將分軍龍江等處屯田茂才屯積更充軀他將皆不及太祖下令申諭獨舉茂才勸厲諸將友諒將窺建康太祖則令茂才伴詣友諒獻降茂才有老闍舊事友諒令持書往約爲內應具言上不足與有爲兵弱地蹙四面勅敵僕委身圖併欲奮

明史稿

康茂才四卷

八

拔鱗翼倘大軍分道遞進便當納款建康可唾手得也友諒得書大喜問康公安在曰守江東橋間橋何如曰木橋友諒與約至橋所呼老康爲號功成官賞不爾者老闍還報太祖則令易橋爲鐵石比友諒至見鐵石橋愕然連呼老康不應還視營中瘠馬散旗四散落落益大驚曰老賊給我語未畢伏兵四起友諒狼狽走得脫禽殺將士數萬友諒由是不敢側目江東友諒賊陞副都護從大將軍下廬州招降僞漢湖南州郡改指揮使尋陞大都督府副使從平張士誠進督府同知兼太子右率府使元年大將軍出師齊魯茂才初未從行及將進定河洛上乃遣茂才往曰中原有一二要地朕思得

鄉一鎮歷已而馮宗異下陝州大將軍就令茂才守之
是時李思齊張思道據潼關大將軍虞其來冠語茂才
曰陝州三秦門戶將軍扼而守之李思齊張思道如穴
中鼠耳慎毋與爭鋒蓋軍卒多虞勝負難必將軍但厲
兵積糧嚴爲守備勿令得東而已宗異乘利進攻潼關
又拔之於是二人各西竄大將軍乃以郭子興守潼關
上曰秦師卽欲東茂才子興二人足遏禦元人聲援已
絕吾復何憂由是大將軍得以專精北行下元都更西
定太原下河中遂徙茂才河中勅以太原諸城兼聽節
制河中民荷其撫綏爲茂才立石頌德三年復從大將
軍再征漢中卒于道追封蘄國公諡武義子鐸洪武三

明史稿

康茂才四卷

九

年以茂才功封蘄春侯食祿千五百石子世參時鐸年
十歲入侍皇太子讀書大本堂金鑄新國武義公五字
賜鐸鐸長督民墾田鳳陽征辰州撫平松壘諸州有功
十四年從傅將軍征雲南卒于軍追封如其父之爵諡
忠愍

耿炳文者濠人也父君用從太祖起濠爲管軍總管戍
于陣炳文代領其軍是時張士誠已陷湖州長興據太
湖口陸通廣德廣德又與宣歙連壤皆江東之屬郡也
太祖念不得長興不可以斷張氏之喉咽而數郡之民
不安乃令炳文卒副將劉成取之立永興翼以炳文爲
總兵都元帥守長興劉成爲左副元帥李景元爲右副

元帥炳文得邑子溫祥卿說之引居幕下祥卿多智計
爲炳文畫諸要害兵守禦吳數遣兵問出至境上輒不
得志去其後李伯昇兵號十萬水陸並至而是時炳文
城中兵僅七千嬰城拒守敵結九寨爲樓車運土石填
壕陸放火船燒水關炳文悉用祥卿策盡破其攻具敵
兵月餘不解上遣常遇春往援之伯昇乃還走炳文與
遇春共追擊之俘斬五千餘人上曰炳文守一孤城江
東諸郡實嘉賴之立陞指揮使吳元年進大都督府僉
事仍守長興洪武元年授鎮國上將軍兼右率府副使
二年移鎮陝西三年授秦王府左相兼陝西行省右丞
封長興侯食祿千五百石子世參十四年將關中兵從

明史稿

耿炳文四卷

十

傅友德出破虜北黃河復還陝西二十四年賜鑑鈔造
第鳳陽優老于家贈君用爲侯三十一年復起鎮遼東
明年靖難兵起炳文年六旬餘矣建文君以炳文老將
授以征虜大將軍帥師六十萬北進敗還文皇入國罷
歸第明年左都御史陳瑛劾炳文衣服器用僭飾龍鳳
玉帶僭用丹韃上曰炳文先朝老臣亦爲此其速改炳
文大懼暴卒長子瞻駙馬都尉建文君遜位去瞻杜門
稱疾竟坐罪死公主亦以憂卒仲子獻後軍府都督僉
事建文令守山海關備燕獻勸楊文攻永平以動北
平上報之亦論死

楊璟者合肥人也璟本儒家子讀書不喜章句好武畧

是時諸雄競起所至壯士皆相率景從璟獨不肯他往及太祖下太平璟乃渡江來歸太祖既定江東以璟爲親軍副都指揮使胡大海攻婺州不克太祖自將璟等往下之轉院判甲辰漢平立行省武昌太祖進璟爲湖廣參政使守荊州湖南溪洞負固諸夷璟出方略盡散處之收復其數縣進平章階榮祿大夫仍署荊州太祖既平吳北定中原行有事於四方授璟以征南將軍副以左丞周德興參政張彬使出湖湘定廣西先是漢將周文貴遁保寶慶璟兵進擊永州遣千戶王廷擊文貴文貴復亡走廷下寶慶璟攻永未及下全州守將阿思蘭度永破勢必及全馳兵救永璟命德興與彬逆擊敗

明史竊

楊璟四卷

二

其兵乘勝遂取全州阿思蘭出走永亦隨下連下其旁州邑十餘城璟乃引兵進與德興等合攻靖江靖江桂林第一郡也初璟出師時上使廖永忠航海定廣東諭之曰廣東要地惟在廣州廣州下宜卽分兵會璟于桂林璟到靖江而永忠副將朱亮祖兵自府江而入於是亦至敵恃濠水爲固璟令輕兵攻殺其濠下守隄兵洩其濠濠水涸因築土隄近與城連通士卒六旬而克之於是靖江諸屬既聞其郡已下皆俱下而左右兩江太平府土官黃英衍等田州府土官岑伯顏等各遣使齎印綬詣璟降矣時廣東亦已蕩平永忠引師而西平行至南寧所過城邑莫不迎附璟遂自靖江還京其冬復

與御史大夫湯和俱爲偏將軍從大將軍定山西璟兵出澤潞路與擴廓將韓札兒過韓店戰失利璟大以爲恨及大將軍克太原亦以是得爲特級以分敵勢上顧大奇之會唐州軍亂大將軍檄璟還安撫遂留鎮進征慈利上嘗羣臣璟違勅戒將師上深讓之八月命如低夏諭明昇昇率群議不決璟還仍留書與之曰璟聞古之爲國者同力度德同德度義義不足不敢抗德不足則歸順故能保身家於而全流名譽於亡窮禍及子孫族姓長久反是者往往取敗今足下以幼冲之資藉先人之業據有巴蜀雖然在位不咨至計而聽群下之議以爲瞿塘鉅閣之險一夫負戈萬人無如之何此皆不

明史竊

楊璟四卷

三

達時變以謀足下何則昔之據蜀最盛莫如劉備諸葛孔明佐之訓練士卒財用不足取之南中然猶朝不謀夕僅能自保今足下驍場南不過播州北不及漢中以此準彼相去萬萬而欲以一隅之地延頃刻之命可謂智乎若謂險阻可恃則三苗之墟不滅有扈之國不亡蠶叢魚鳧之鄉不至足下矣我主上仁聖神武遣將用兵天下無敵運謀出奇神明響應願附者無不加恩負固者然後致討以足下先人通好之故不忍加師數遣使諭意又以足下年幼未歷事變恐惑於狂瞽之說失遠大之利故復遣璟而諭禍福深仁厚德所以待明氏者不淺足下可不深念之乎且嚮者亂雄如陳友諒張

士誠竊據吳楚造舟塞江河積糧通丘山強將勁兵自謂莫敵然都陽一戰友諒授首旋師東討張氏面縛此非人力實天命也足下視此以爲何如友諒之子竄歸江夏王師致伐勢窮出降主上有其罪愆封以侯爵恩榮之盛天下所知足下無彼之通而能幡然覺悟獨斷於心自求多福則必享茅土之封保先人之祀世世不絕豈不賢智矣哉若必欲蠲強一隅假息頃刻魚游於佛鼎之中燕巢於危幕之上禍害將至恬不自知環恐天兵一臨勢不可禦前日之臣爲足下謀者或以郡獻或以城降各自爲身計以取富貴當此之時老母弱子將安所歸乎縱足下年勿未曉時執語及老母獨不痛

明史稿

楊璟四卷

七

心乎禍福利害瞭然可觀逆順之途在足下審之而已昇不能從三年大封功臣璟封營陽侯祿千五百石子世粲四年伐蜀功不掩過不賞五年副鄧國公平辰州亂蠻師旋佐大將軍鎮北平尋召還十三年詔赴北平督兵屯田兼領遼東訓練士卒十五年卒贈芮國公諡武信子通十七年嗣侯十九年與靖寧侯捕象廣西左江十萬山二十年領韃靼官軍往戍雲南多道元降普定衛指揮使次達散騎舍人

薛顯者沛人也仕元守泗州馮宗異攻下維揚顯以泗州來降太祖使從皇姪大都督守南昌授指揮陳友諒寇南昌顯開新城門出戰斬漢平章一人禽副樞一人

陞江西行省參政從討張士誠與常通春共取湖州大戰吳師昇山下士誠有養子五太子最善戰其健捷能平地起躍高大餘遇春與戰稍爲卻顯戰獨疾力竟降之遇春迎顯勞曰今日之戰多將軍之力遇春弗如也吳平陞右丞大將軍北征太祖所褒勉不四五人而獨謂顯與參政友德勇略冠諸軍可當一面既克元都顯與友德將兵分出偵邏古北諸隘口虜元從官喬右丞等三十四人還從定太原馮宗異克澤州賀宗哲出走過石州顯又與友德邀擊之宗哲復大敗去進援潞州桃花寨從入關中王保保初屯寧夏聞王師至走甘肅顯追擊復保保部將一人知院三人左右從官二人馬

明史稿

薛顯四卷

七

二千匹達師至船城遂會取平涼張良臣佯以慶陽來逆降達信之子顯騎五千步卒六千往納之良臣蒲伏道迎夜劫我師傷顯族城叛王保保爲遣韓札兒將兵攻原州相應援顯與友德駐兵靈州退之韓札兒遁去良臣援絕遂破之是時賀宗哲亦寇鳳翔僅半月而慶陽下宗哲遂由六盤山遁去顯將騎卒萬人追之宗哲絕塞而竄師旋大賞諸將顯與友德各白金二百兩文幣十九表裏明年論功行封列侯畢已受封踰月始及顯封永成侯弗與券賜綺帛六十匹俾居海南上召諸將諭之曰自古帝王有天下必尊賢以醇功刑罰以懲惡故能上下相安以致治也昔漢高祖非有功不侯所

以重封爵也而功臣不免於誅戮侯君集有功於唐犯法當誅太宗欲宥之而執法者不可卒以見誅非高祖太宗忘功臣之勞由其特功驕恣自冒於法耳今石丞薛顯始自肝肅來歸朕撫之厚而待之至推腹心以任之及其從朕征討皆著奇績自後破慶陽造王保保戰賀宗哲其勇略意氣迥出眾中可謂奇男子也朕甚嘉之然其性剛忍朕屢戒飭終不能悛至於妄殺胥吏殺獸醫殺火者及殺馬軍此罪難恕而又殺天長衛千戶吳富此尤不可恕也富自幼從朕有功無過顯因利其所獲孳畜殺而奪之師還之日富妻子服衰絰伺之于途牽馬哭罵且訴寃于朕朕欲加以極刑恐人言天下

明史稿

薛顯四卷

三

甫定卽殺將帥欲宥之則死者何事今仍論功封以侯爵謫居海南分其祿爲三一以贍富之家一以贍所殺馬軍之家一以養其老母妻子庶幾功過不相掩而國法不廢也若顯所爲卿等宜以爲戒顯居海南踰年上思念之召還顯入見上顧右丞汪廣洋曰永成侯鐵券便造與之與列侯剖符世世勿絕是年復從大將軍出征沙漠取王保保八年巡視河南城池十三年詔赴北平督兵屯田十五年練軍山西十六年從魏國公巡撫北邊二十年從宋國公出金山征納哈出還次山海關卒贈永國公諡桓襄無子爵除

論曰郭吳諸公皆以兄弟從與草莽之初並著分茅之

續方諸俞廖伯仲未足以匹其烈也若斯公之奉命誘漢營陽之留書諭蜀卒足以挫強敵懷遠人何其計料審乎事成勇略差擬穎公雖崇禮諒終全帶礪誰謂上少恩哉而長興竟以嫌死則丁靖難之後明主卽欲包荒法吏吹其毛疵其及也宜

明史稿

薛顯四卷

二六

明史竊卷之第二十七

馮傳藍廖列傳第五

東莞尹守衡著

馮勝者定遠人也初名國勝更名宗異最後名勝兄國用貌都雅動止舉舉而勝長軀偉面磊落慷慨生時黑氣滿舍若烟霧經日不散里中異之淮南亂起國用兄弟誦讀兵書內夜爲常暇日則拉同儕出郊野習騎射太祖略地至抄山國用被儒衣入謁太祖曰若儒生耶心頗奇之問之曰生來何以教我我國用首勸太祖定鼎金陵太祖悅留侍宿衛兄弟出入卧內太祖克復陳也先欲釋而用之與之盟也先歃血而嘔國用曰其人必叛叛形見矣也先果叛而爲其下所殺其子兆先復擁

明史竊

馮勝五卷

一

大厥據方山太祖復遣國用等破降之進降卒之驍勇者五百人爲宿衛獨留國用一人侍卧榻旁五百人環榻而寢太祖解甲新睡自如五百人皆感服太祖卽以屬國用將之其月進攻金陵國用遂以五百人先登太祖爲吳國公國用爲帳前總制親軍都指揮使亡何卒太祖令勝嗣兄職仍典親軍從破陳友諒龍灣從擒安慶拔江州轉都護從救安豐擊金斗陞同知樞密院從徐將軍入淮徐將軍還救宜興留勝圍高郵高郵人誑勝伴約降誘殺吾將士太祖聞之深責讓勝勝恥爲所賣督將士竟克之戮其守將從圍姑蘇未下召還治五軍府吳平陞右都督吳元年以參將從大將軍東平齊

明史竊

馮勝五卷

二

魯與常將軍分爲左右翼太祖卽皇帝位兼太子右詹事尋坐小法奪一官爲都督同知大將軍北定中原從入汴引兵下陝州拔潼關先登乘利取華州上幸汴梁還謁授征虜右副將軍留守汴大將軍既克元都承詔以右副將軍從大將軍西定晉冀由汴渡河克武陟下懷慶踰太行克碗子城破其關而澤潞衛氏平陽絳數州地盡下之御史大夫湯和平章楊璟南平閩廣師還上各授以偏將軍詔和居勝下瑯居和下勝居常遇春下俱從大將軍入陝降李思齊臨洮擊張良臣慶陽張良臣既降而復叛破斬之王保保軍陷涇州擊走之關中州郡悉平上初以大將軍滅胡未還故閩廣功未定賞以待大將軍及大將軍既定關中上乃敕諭大將軍與偏將軍和等先還京留守副將軍掌總兵印節制諸鎮軍馬於是達與和班師還京達還五十餘日而勝亦至上詰之曰將軍在平涼外禦胡虜內鎮撫關中國家所託非輕也乃不俟命輒引眾還關外之事誰任勝頓首請罪上以其功高弗忍下吏至定賞頗列其事金幣不能當大將軍半尋復爲右都督再以征虜右副將軍同大將軍出西安大破王保保定西古城凱旋論功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同參軍國事封宋國公食祿三千石賜券子誥以勝兄弟親同骨肉痛切肢體所以眷念甚至賜文綺及帛八十疋

通封國用郅國公四年出鎮陝西五年以征南將軍由西路出金蘭取姑肅時中路大將軍先利東路左副將軍文忠失得僅相當獨勝以捷聞而有言其匿私虜橐駝馬者賞不行自是連以將軍印出西北邊練兵備虜十年移鎮河南冊其女爲周玉璫妃二十年以征虜大將軍總兵二十萬征納哈出納哈出棄金山西走追至一秃河降之鄭國公常茂驚潰虜眾械還京茂勝之曙也勝每軍中折辱茂茂不能堪語不遜勝卿之以是歸咎茂欲自解茂還計勝自掠胡馬使闇者行酒于納哈出妻求大珠異寶又胡王死才二日強娶其女失夷狄降附心上怒命收其總兵官印召還居鳳陽奉朝請

明史稿

馬勝五卷

三

諸將士亦無封賞者勝自是不復將大兵然時亦奉敕往西北邊訓練軍馬皇太孫立加太子太師二十八年以宿過不食卒贈卹不及諸元勳諸子皆不得封而國用之子誠積戰功雲南累官至中軍都督府左都督勝子諒與家奴謀殺人上以功臣子特免死

論曰馮國用不死其岐陽伯仲乎勝爲偏將軍勇悍善戰及爲大將軍而其中不能無欲且又時時見驚桀焉能免乎雖然勝功大罪不能相掩適廢可也嫌死不可也不王可也不侯不可也

傅友德者宿州人也初從山東大盜李喜之剽入蜀喜之敗歸明玉珍玉珍不能用過走武昌從陳友諒友諒

使與丁普郎守小孤太祖下江州友德遂與丁普郎迎降從戰鄱陽丁普郎戰死友德亦受數創而殺敵益以百數太祖視師武昌欲得城東山俯瞰城中問諸將誰能奪此山者友德請行率百人一鼓奪之敵矢傳面加勝不爲尼太祖壯之特擢雄武衛指揮使從徐將軍徇湖南過從常將軍取安陸被九創友德驍勇敢戰不避鋒鏑守彭城元擴廓左丞李貳盛兵次陵子號數萬欲攻彭城而友德城中兵止二千友德佯爲堅壁關元兵野略私引伏兵渡呂梁襲斬其將韓壹因設伏并禽貳太祖聞捷甚喜進江淮行省參政及將用兵中原太祖臨誓諸將士顧獨褒勉友德曰昔漢高祖與項羽爭衡

明史稿

傅友德五卷

四

彭越官力山東今用師自山東始汝當努力友德自將五百騎從征大將軍之下山東元丞相也速萬騎至青州友德五百騎前拒大將軍乘後大敗也速邏河而西復以偏師進定河南諸山寨克元都出偵古北諸隘口王保保萬騎來襲北平大將軍趨太原王保保未至還救友德與右丞薛顯輕騎突擊敗其眾追奔至土門關從定關中三年復從大將軍擣定西大破王保保收其士馬輜重移兵侵蜀友德爲前鋒指揮金興旺爲裨將友德繇秦州出一百八渡奪略陽關入沔興旺繇鳳翔入連雲樓取漢中蜀將吳友仁攻興旺謀復漢中兵號三萬友德獨將三千騎夜襲木槽關奪斗山人持十炬

列山上友仁見之皆跳去友德敗遇敵輒以少擊眾而所向常勝是冬還封潁川侯四年以征虜前將軍同中山侯分道伐蜀上諭友德曰蜀人聞吾西伐必悉其精銳東守瞿塘北阻金牛以拒我師我若出其不意直搗階文門戶既墜則腹心自潰兵皆神速但患卿等不勇耳友德受命至陝佯言出金牛規知階文守備弱即引兵趨陳倉草山晝夜兼行數百里不數日連拔階文綿三州至漢江則爲木牌干投漢流露布湯將軍而下流守將見之解體矣是時蜀軍精銳者果皆拒守瞿塘夏相戴壽語太尉吳文仁曰漢州失則成都危矣急分壘塘之眾還援未及至而友德兵已逼漢州大破其城下

明史稿

傅友德五卷

五

向大亨兵壽等兵間敗皆內恐友德乘利往迎之又大敗之遂拔漢州壽大亨退走成都友仁走古城友德進圍成都中流矢時永忠已破夔州入重慶壽大亨遂以成都降蜀平上以友德承忠功最別爲文旌厲焉五年以左副將軍副宋國公出金蘭取甘肅是時師出三道獨友德斬獲功多而以主將勝坐小法不被賞六年從大將軍出鴈門巡視西北長城友德爲前鋒追獲故元平章鄧季韞帖木兒等還軍鎮北平尋召還扈皇太子諸王講武荆山下與諸倣俱增歲祿千石九年同中山侯備邊延安十四年副大將軍出討元太尉乃兒不花至北黃河夜覆其灰山塞其秋以征南將軍偕永昌

侯玉西平侯英討雲南上饒之龍江授以進師之策友德前伐蜀一如上教成功於是至湖廣則先遣都督胡海將兵五萬出永寧向烏撒大軍由辰沅趨貴州軍至善定普安皆下之梁王聞之遣司徒達里麻將兵十萬屯禦曲靖友德亟趣諸軍兼程夜進蒙大霧往至白石江已見敵軍簇擁江上友德佯欲濟密使精騎數百下流潛渡出敵後敵軍見之大亂急自救友德得以一意督諸軍盡濟大破敵軍遂入曲靖友德自循格孤山而南以合永寧軍而追左右兩將軍下雲南友德至克烏撒則築城守之取七星關通畢節克可渡河盡降東川烏蒙芒部諸蠻北掃金馬碧雞梁王走死慎池於是

明史稿

傅友德五卷

六

大理宣慰使段世上書軍門乞倣唐宋故事願降雲南王印一顆大統歷一本律令一部比年小貢三年大貢友德檄其使遣之督軍並進俘世而歸承制置宣慰司七宣撫司三安撫長官司十俾世其土以撫諸夷滇南地悉平上前後下璽書友德等凡數十皆懸斷萬里外委曲中款友德等所以奉行不敢爽十七年遣京上所以宴勞有加進封潁國公食祿三千石千世券其後諸蠻間叛復掛征南將軍印討平之二十年以征虜左副將軍同宋國公北襲虜將納哈出於金山降其眾勝以譴召歸留撫降虜尋亦召還令率辰沅貴州諸衛軍討平廣西韃靼反者二十三年以征虜將軍扈從燕王

出沙漠至遼都二十四年復出東塞追討故元遼王阿札失里深入挑兒河逆黑松林之北抵熊皮山野人之居二十五年皇太孫立兼太子太師副宋國公山西河南練兵屯田二十六年復與宋公北平儀邊是年藍玉以逆誅友德與宋公相繼暴卒國除子忠尙壽春公主爲駙馬都尉讓金吾所鎮撫

論曰當時恃重善將將無如中山王至暗鳴跳盪獨開平王而友德差次之稱二虎將開平死大封之後友德始益展而有方面勳取巴蜀定滇筰其離離益庶幾中山矣後友德公者爲涼公藍玉其戰功亞友德至上寵任之友德弗如也友德晚年嘗請懷遠官地爲田園上明史稿

傅友德五卷

七

曰爾不聞公儀休事耶弗許竊謂蕭文終嘗用客言故貰貸民田自汙友德豈其遺意耶

藍玉者定遠人也長身絳面婦歸開平王五因隸開平王帳下每戰先登陷陣上亦以開平王故特寵擢歷官都督僉事四年從穎川侯伐蜀五年從大將軍出征王保保六年從大將軍練兵北平上開其酬酒諄諄勸大將軍省論七年出敗虜與和十二年從西平侯征面番還封永昌侯十四年副穎川侯平雲南增祿五百石二十年以征虜右副將軍同宋國公襲金山降納哈出上以勝師不律還卽軍中拜征虜大將軍代宋國公已得隆胡脫脫言故元丞相哈喇章等在和林請干上乞進

兵上遣延安侯勝宗武定侯英定遠侯弼南雄侯鏞東川侯海六將軍從玉往討時虜主脫古思帖木兒在捕魚兒海兼程進去海四十里而軍不見虜玉欲班師弼曰將軍奉主上威德提二十萬取深入虜地勞費甚而不見虜自還將何所藉手見主上乎前旌一麾勢難再返不如前進以需後利玉然之戒軍穴地而襲毋令虜見煙火乘夜疾抵海乃知虜主營在海東北八十里亟薄之大風揚沙晝晦虜不知我師猝至則大驚太尉蠻子猝逆戰玉斬之虜王急與太子天保奴從十餘騎跳身遁玉追之不及獲其次子地保奴及故太子必里禿妃及公主等百二十三人宗王二人將相官校八蘭等

明史稿

藍玉五卷

八

二千九百九十四人男女七萬七千餘口寶璽圖書一百四十九金印一銀印三馬駝牛羊十五萬二千四百有奇車二千輛復破降其太師哈喇章獲將士萬五千八百人馬駝四萬八千餘正捷聞上大悅特勅勞之擬封玉爲梁國公有發玉私元主妃上大怒曰玉無禮乃爾何所稱大將軍爲詰責玉玉頓首謝死上嘆惜良久曰朕今憫爾功勞屈法宥爾爾其率德改行以愼厥終於是改封涼國公鑄過于券二十三年以平定番寇散毛蠻功增祿五百石二十四年與魏國公輝祖曹國公景隆率諸將桑敬馬鑑等往陝西防邊玉至蘭州以驍馬傷賜手詔慰勞召還賜米千五百石明年復出蘭州

率諸衛將士追捕逃寇祁者孫弗及因遂深入罕東至
阿真州番酋皆散遁而會蜀故降將月魯帖木兒反承
詔移師討之至則四川都指揮使瞿能已大破其眾月
魯帖木兒走相與玉以計誘縛其父子送京師斬之而
盡降其餘黨玉故侍上寵功高自益蔽膝床帷皆飾金
龍繡金爵爲飲器馬坊皆九五莊奴假子數千人奪民
田民詣御史訴玉怒捶逐御史北征還連喜峰關關吏
夜不卽納玉玉毀關入上聞之不樂胡陳之黨玉嘗預
上念開平王親宥不問上定東官官屬玉兼太子太傅
意不樂居宋穎二公下詔曰我乃不堪太師耶間有奏
請上不盡聽大恚曰上疑我矣遂密召故部曲軍士并

明史竊

藍玉五卷

九

家奴伏甲爲變衛士蔣瓚上告逮玉獄上集羣臣延訊
玉不肯伏吏部尙書詹徽叱玉吐實無徒株連人玉大
呼曰檄卽吾黨遂并誅徵連詩人孫賈賈別見文苑翰
林典籍有才名臨刑口占詩曰鼙鼓三聲急西山日又
斜黃泉無客舍今夜宿誰家上問監殺指揮賈死何言
以詩對上怒曰賈有是詩不覆奏而竟殺之耶并殺監
殺者是歲九月詔曰藍賊爲亂謀泄族誅者已萬五千
人自今胡藍二黨悉赦勿問初玉之出計越傳也與部
將十餘人陛辭上方留玉與議呼諸將去三呼無應者
玉舉袖一麾諸將盡起上惡之故連坐者皆多從征將
士

論曰世傳藍玉初欲結知燕王北征還至北平獻王名
馬王不受玉慙謝歸見太子太子妃開平王女也因說
太子曰殿下試觀皇上於諸子中最愛者爲誰太子曰
鳴鳩之愛焉有軒輊玉頓首曰臣望燕王英武得人心
威名日盛皇上所鍾愛又聞術者言燕地有天子氣臣
幸托肺腑願殿下自愛嗟夫幸太子友孝不入其間耳
不然建成之難當先自玉發之或言玉之誅徵侯功臣
文武大吏以至偏裨將卒坐黨死者可二萬人宋穎用
材武且名位極雖不入黨語亦皆不良死又四年而上
崩燕師稱靖難宿將皆盡無與抗者嗟夫王不死玉亦
焉能爲太子子死哉

明史竊

藍玉五卷

一

廖永忠者巢人也父旺子五人永清永甯永堅永安永
忠旺扈太祖渡江不仕永清以子昇贈指揮僉事永甯
早卒永堅仕陳友諒爲參政來歸亦卒永安永忠皆從
旺事太祖時永忠年尙少太祖曰汝亦欲圖富貴乎以
永將屬永安永忠副之從定江東永安以功陞至僉院
從徐將軍拔宜與深入太湖爲吳將呂珍所獲降之不
可囚之太祖以永安之能不屈於吳也遙授江淮行省
平章封楚國公令永忠副兄職總其軍永安竟卒吳因
贈鄖國公諡武懿陳友諒之犯龍江永安與張德勝伏
關外還合擊大敗友諒復太平還同知樞密院事從戰
鄱陽上還賞諸將而賜田者三四人永忠與焉漢平還

湖廣左丞從徐將軍定兩淮下姑蘇遷平章吳元年以
征南副將軍率舟師往會湯將軍明州降方國珍遂從
明州航海下福州入延平執元平章陳友定湯將軍還
明州永忠承詔特總征南之師由海道取廣東是時江
西行省左丞何真保有廣東永忠先自福州移書諭真
真卽奉書迎降永忠師至廣州市不易肆馳檄往諭九
真日南朱崖儋耳三十餘城皆下之遂遣副將軍朱亮
祖會楊璟定桂林永忠率諸將而西通行至南甯平百
粵乃班師上命太子率百官迎勞龍灣永忠貌不逾人
而性識豁達撫綏初附甚得其歡粵人德之三年論功
封德慶侯子世恭明年副湯將軍伐蜀克歸州炎師大

明史稿

廖永忠五卷

土

漢口未進前將軍既克階文上乃下詔切責湯將軍永
忠聞詔直帥部兵獨進至瞿塘關蜀人以鐵索飛橋橫
瞿瞿塘關口永忠度不可攻令將士人持糗糧腰火筒
衣青蓑衣舁小舟度縣崖間道出關上流自率精兵出
黑葉渡夜五鼓進破其陸寨遂望水寨前攻蜀殊死拒
我俄而舁舟復自上流揚旗鼓譟至始大駭我軍火具
俱發風迅火烈索斷橋燼斬首千級遂入夔州數日湯
將軍始以步騎至夔永忠復從舟師約會湯將軍重慶
永忠前至明昇遣使迎降辭不受以待湯將軍數日湯
將軍至乃會湯將軍受明昇降凡定七路府八元帥府
二十五宣慰宣撫司二十七州六十七縣凱旋上褒

一如顧國公而征西將軍不與焉八年坐奢僭僂死秘
莫得聞上尋悔加賻葬子權娶湯將軍女爲散騎舍人
九年從宋國公練兵西安十一年從御史大夫丁玉征
松壘十三年嗣會十四年從傅將軍征雲南十五年領
兵守畢節移守廬州十六年召還十七年卒國除
論曰永忠以少年跳盪之氣身先六師游戲於鯨波西
萬之中洵哉一奇男子也及至義旗西指劍閣中夷素
車白馬之使稽首轅門獨斂前矛以需主帥何行師之
有禮哉夫何帶礪未寒遂不免於走狗良弓之憾悲夫

明史稿

廖永忠五卷

土

明史竊卷之第二十八

桑張花胡耿趙韓俞列傳第六

東莞尹守衡著

桑世傑者無爲人也自少慷慨有大志張德勝者合肥人也豪邁多材畧此兩人者皆廬產是時汝潁盜起有左君弼者亦廬人起據廬州世傑兩人集眾各千餘人結砦巢湖中伺變而湖中諸少年相集者衆人有俞廷玉父子廖永安趙伯仲諸兄弟含山人有華高合肥人又有葉昇合重萬餘共保湖中君弼黨數從湖上往來時侵軼世傑等與戰輒不利甚苦之及太祖下和陽世傑等私相語曰方今羣雄並起人人各欲舉大事吾等勢必不能與君弼共爭此土不如有所屬夫識時變者明史竊

桑世傑六卷

一

爲俊傑吾聞和陽軍曰有聲於江北此真吾主也盍往歸焉眾皆以爲然遣人問道來輸款太祖喜語善長曰吾業已集數萬眾欲渡江獨舟師未備此來良應我機天贊我也乃自將兵至巢湖納之時趙普勝屯黃墩所請雙刀趙者乃是太祖亦欲招降之普勝願自異謀劫太祖世傑等覺之白太祖挾兵臨營太祖既收世傑等軍以是渡江克采石下太平行定江東諸郡縣因置各翼元帥府處諸將世傑德勝皆授泰淮翼元帥克常州德勝陞金院世傑陞院判是時太祖保有江東稍欲飲馬浙西收其地自廣世傑等常從常二將軍西略潁年水軍數出戊戌正月世傑等安等討江陰石

賊饒瑞世傑陷陣死永安怒擊殺瑞其冬永安亦以追敗吳兵深入太湖爲吳會趙普勝時歸陳友諒陷我池州德勝與戰于柵江口破走之復池州與俞通海曷地太湖入至馬跡山降其水寨將王貴已亥從徐將軍取安慶夜襲趙普勝浮山砦大敗其眾追斬僞參政郭泰沙河友諒之敗走龍灣德勝因追至采石殺千陣我師遂克安慶太祖令伯仲守之亡何友諒又破安慶伯仲亡歸自盡死俞廷玉復往攻安慶不克死之上憐世傑贈承義侯德勝贈蔡國公諡忠毅與楚國公廖永安三人皆侑享太廟廷玉贈河間郡公洪武六年詔定世傑諡禮臣言光武封寇恂爲承義侯景丹奉義侯世傑侯

明史竊

張德勝六卷

二

名承義不必重諡從之世傑等凡七人多不終獨華高葉昇兩人身封侯洪武三年高封廣德侯卒崖州諡武莊昇十二年平西番封靖甯侯後坐胡黨論死伯仲死太祖以其弟趙庸嗣職後封南雄侯德勝死子幼養子江興祖嗣職後封東勝侯從傳將軍伐蜀中飛石死世傑子敬後封徽先伯

世雲者懷遠人也初謁太祖臨濠太祖見其驍勇使將兵每出略地輒前行定遠人繆大亨有眾二萬屯橫澗山雲率壯士百人夜襲取之太祖以是收合其眾得以南下滁陽雲體長大面鐵色嘗單騎衛太祖前行遇賊千人于道從騎皆未至雲提尺劍躍馬橫衝賊陣而過

賊皆驚避相與語曰此黑將軍勇甚不可與爭鋒從取和陽授管勾從渡江克太平待宿衛從定金陵遷總管徐達下鎮江雲出收降諸下縣過馬駭沙賊壘相望邀道中雲行三日夜遇賊輒與殺殺殘盡克常州駐守牛塘其年立行樞密院太平陞院判明年下常熟獲卒萬人太祖悉令屬雲將之從攻甯國時陳友諒破安慶數侵略我池州太祖慮之乃進雲略安遠大將軍使守太平太平爲江東肘腋地與友諒鄰壤友諒既據江州自立爲漢王遂來寇時雲城中兵止三千人出與結陣連戰三日殺我元帥朱文遜雲率士卒棄城拒守賊不得入而城西南隅下瞰姑溪賊引巨舟乘漲泊城與城頭

明史稿

花雲六卷

三

雉堞等賊共攀緣舟尾上城而城中士卒久乏食儲甚不能戰城遂陷賊縛雲急雲怒罵曰賊奴縛吾主必滅爾曹斯爾爲膽也奮躍大呼縛皆絕雲起奪刀連斫六人賊急併力縛雲懸舟牆叢射之雲至死罵不絕口時年三十九妻郤聞城陷抱三歲子泣罵侍女孫氏曰城陷主公必死主公死吾必不獨生然花氏血肉止此耳汝等爲我善護此兒至上前遂赴水死於是孫收郤屍潛瘞之急袍兒逃又遇賊虜之行賊中惡兒啼梓孫及兒投江中孫謹袍兒出沒水中幾絕會有斷木上流至孫挾兒附木浮入蘆渚中得不死孫採蓮實哺兒伏渚中七日夜半聞人語聲呼之乃一老父自稱雷老

之故老父令與俱行得達高皇帝所孫抱兒拜且泣高皇帝亦泣置兒膝上曰此將種也命賜老父衣老父已不見追之無所得眾以爲神兒後名煒太祖爲吳王贈雲東丘郡侯煒八歲上令侍皇太子學年十三授虎賁右衛副千戶旣長授水軍左衛指揮僉事世宗入繼大統贈部氏貞烈夫人孫氏安人並與雲立祠遼東胡大海者虹人也長身鐵面太祖之旣下滁州大海來謁太祖一見與語合命爲前部先鋒從渡江定江左皆冠軍陞右翼統軍元帥特宿衛出佐鄧愈守宣州定徽嚴型行樞密院判攻下蘭溪陞僉院守蘭溪太祖往定浙東過蘭溪因薦和州人王宗顯從攻婺州克之太祖

明史稿

花雲六卷

四

悅乃以大海爲行省參政守婺州以宗顯知府事入朝語大海曰婺吾浙東重地念非卿無可守者吾令遇春佐卿卿與衛處紹興三郡皆密濶進取之宜好共籌之宋伯顔不化守衢州多知略處守石抹宜孫善用士紹興爲呂珍所據亦張氏名帥此三人者皆勦敵不可忽也命都事王愷參軍事大海旣受命其明年遂下諸暨與常將軍克衢州龍泉守將胡深收處中四邑反宜孫來就降因言大海曰處中之民日相尋于兵戈亦已苦矣家有砦糧人無鬪志攻之可唾手得也是時耿再成一軍先次黃龍山待進取大海乃出樊嶺與再成軍合連進戰宜孫數軍初據險皆敗走宜孫自策不能守棄

城遁大海遂定處州呂珍憤諸全之失于我來入寇亦爲大海所困幾獲之珍急馬上折矢求解誓不復入處州界大海許之引兵還參軍王愷曰猾賊難信不如乘勢追擊之可大獲大海曰吾許其言而背之不信縱其去而擊之不武乃止庚子陳友諒寇龍灣太祖使大海誘信州及敗友諒大海亦克信州大海子德濟常從父軍中太祖見其能授德濟以行樞密院同僉令守信友諒尋遣其將李明道來攻信德濟自以軍少嬰城守請援於父大海又自引兵親至信諭明道歸太祖太祖因用明道爲嚮導降下江西明道具輸漢情于我漢滅明道陰有力焉大海在婺州民間不得橫茅一莖苗將劉

明史竊

胡大海六卷

五

震蕩英大海初下嚴時降將也大海喜二人驍勇留麾下分使震蕩李佑之等往戍處州佑之使人約震共反震不可曰胡將軍遇我厚我不忍佑之報曰人將忍爾爾舉大事甯顧私恩乎於是震等伴詣大海請觀弩大海上馬出英袖鐵椎從後擊大海中腦絕并殺愷二人走降張士誠呂珍因遂寇諸全李文忠急欲救諸全傷兵信德濟未及奔父難急引信兵走諸全宵攻之呂珍夜遁吳軍自相蹂亂皆盡殺無隻輪返者已而謝再興反諸全則又與文忠策新城守之以距吳陸行省參政已又與文忠大破吳軍新城軍二十萬陞左丞後從文忠下杭州距大海之死已五年始得生縛蔣英歸于京

師太祖令懸大海像市曹外英血以祭超贈大海越國公諡武莊大海嘗曰吾武人不知書吾行兵惟知有三事不殺人不虜人婦女不焚人廬舍以故所至健兒謹附編民寧輯嘗夜出婺人見大海兩目炯炯光若燈旣薨敵兵犯境軍中或夢若生時或夜見火光滿野洵洵聞人馬聲師出輒大捷德濟亦有父風初往守新城時其部將先是家留嚴州者悉載以隨文忠乃疑德濟使之誅其部事羅彥敬諸部將咸憤怒謂我等守方面委命征戰乃略不相容謂德濟何處不富貴爾等乃爾德濟曰右丞之殺彥敬別爲軍中事豈爲我哉爾等無多言言則軍法亦不爾貸矣上聞故賁文忠曰爾乃不

明史竊

胡大海六卷

六

能牢籠人物胡德濟之德量爾不及也洪武三年征荊浪失律大將軍械還京上有之後以都指揮使出鎮陝西卒耿再成者五河人也初從太祖授百戶歷功元帥守鎮江已改守揚吳人數寇宜興復從守宜興尋還守揚太祖取金華從爲先鋒克處州陞院判復從守處州先是處州兵士皆徵私粟民間號苦糧民苦之莫敢誰何再成白參政胡大海悉罷之苗將蔣英反婺州其黨李佑之在處州亦同以其日反再成方飲客猝聞變卽跨馬出不及收戰卒迎賊罵曰俘虜奴國何負汝乃反急謂甲降不降吾斫汝萬段揮劍取賊連斷賊數衆兵不繼

賊迎刺中項墜馬大罵不絕口死都事孫炎亦死之再
成贈高陽郡公洪武二年進侑享太廟三年加贈泗國
公諡武莊子天璧太祖令嗣父職仍守處州累功陞處
州衛指揮副使從下杭州改嚴州衛同知後從征討四
方有功進階安遠將軍復改仁和世襲七年出海捕倭
以疾卒

趙德勝者鳳陽人也初隸元歸德王忙哥孛下爲隊率
甲午間母在滁陽軍中棄妻子來歸爲帳前先鋒前援
六合左股中流矢幾殆從渡江下太平授總管從建
業克毗陵陞中翼左副元帥陳友諒寇龍江德勝獨軍
虎口城虎口龍江第一關也明年太祖擄江州下南昌

七

耿再成六卷

德勝與諸將各引兵分定江西諸郡縣祝宗康泰反南
昌他郡縣因之皆復叛而歸漢德勝又引兵復定之攻
南昌砲傷左肩南昌定太祖詔姪文正爲大都督鄧愈
爲參政德勝爲僉院同鎮守是時友諒已走武昌明年
白將武昌軍號六十萬截巨艦圍南昌因復陷吉安陷
臨江以吉安守將右副指揮使劉齊右翼元帥朱潛統
軍元帥許圭臨江同知趙天麟等來徇城下德勝與漢
相距六十餘日時時出城與戰射殺其一裨將金指揮
漢圍日急而我軍守禦亦固時德勝巡守三門漢兵望
見德勝坐東門樓上指畫發礮張弩一矢正中德勝腰
臂矢深入六寸德勝援矢出嘆曰吾自壯歲從軍傷矢

石斂矣重亡踰此者豈命也夫大丈夫死卽死耳第不
能從主上掃清中原稍效微勛垂令名於竹帛可恨也
遂卒德勝死友諒晝夜盡攻擊建康音問久不通文正
欲遣告急建康四而皆漢兵不能出有軍士號捨命王
者請於文正曰臣願以身殉漢誑友諒約日出降友諒
必信臣言止不攻待其懈此時乃可以間出文正遣捨
命王往友諒果信之止不攻文正以是得遣千戶張子
明從水關潛出至期城上戰守益具友諒方知捨命王
詐也縛至城下殺之子明小舟間關夜行晝伏凡十五
日得達建康見上上問友諒兵勢若何子明曰漢兵雖
盛而戰鬪死者亦不少今江水日涸敵之巨艦將不利

八

趙德勝六卷

明史稿

用又師久糧乏援兵若至可必破也上曰汝歸語文正
但堅守一月吾當自取之不足慮也子明還至湖口漢
兵得之以見友諒友諒勞之曰若能誘城降非但不死
吾立富貴汝子明佯許之至城下大呼我張大舍已見
主上令諸公堅守大軍旦夕且至友諒怒積槩刺之死
于城下子明臨濠人張天佑元帥子也友諒滅德勝贈
梁國公侑享太廟諡武莊子明初贈武毅將軍飛騎尉
千戶後加贈忠節侯捨命王亡其名不知何許人是時
南昌死事臣最眾然子明得以申請救之力文正得以
蓄戰守之備捨命王功最偉然南昌廟祀軍士死者二
人張德山夜半出焚賊舟死贈千戶夏茂成守城樓當

中屯死贈總管捨命王贈卹獨不及余故附見傳
中厥後鄱陽之戰有韓成者虹人也時太祖所乘舟
膠于沙漢相張定邊入犯太祖舟甚急太祖舟爲所
害成言太祖曰臣聞古人有殺身成仁者臣不敢辭請
服龍袍冠冕與上同誑漢軍爲上赴水死漢軍見之以
成之死也信爲上趣爭欲得成皆緩上舟不攻會得諸
將皆入援而太祖遂得脫子敵險友諒敗死上還建康
議所以褒贈死事諸臣成爲首封高陽郡侯建忠臣祠
康郎山成位第一蔭子觀爲散騎舍人帶刀侍衛觀洪
武五年從征沙漠授廣西桂林衛都指揮僉事累功進
廣西都司都指揮使右軍都督府都督同知鎮守廣西

明史稿 趙德勝六卷

九

永樂九年從平交趾鎮守交趾卒于鎮
俞通海者俞廷玉之長子也廷玉與諸子宜力江東獨
通海陷敵功多授泰淮翼元帥廷玉死太祖乃令通海
仍嗣父職僉書樞密院事擊吳江右日中流失失明再
破雙刀趙復池州進同知從征陳友諒江州將兵前定
斬黃還下安慶從戰鄱陽上舟膠漢乘之甚急上舟欲
退不能脫上窘甚通海俯舟入援進湧上舟上舟脫而
通海舟反逼敵艦爲所壓士爭以首抵艦鐵帽盡破當
是時微韓成行紀信之策上幾殆然上舟瀕危而復卽
安者通海力也通海又與廖永忠汪興祖趙庸等六舟
深入搏敵上望之久不復見意通海等已陷沒俄見六

舟飄颻遠擊敵艦而出我師奮前合擊大敗敵兵通海
言於上曰湖水多淺戰舟不利迴旋莫若移舟入江據
上游敵舟若入我直禽之易耳劉基亦請徙軍湖口上
從之友諒窘果繞下流而遁我軍追擊射殺之師還上
賜通海與永忠田及金帛漢亡上爲吳王遷中書省平
章政事克廬州攝行江淮行省事守廬州繕壙壑興農
田兵民甯輯大將軍討姑蘇通海部其兵下大倉降定
崑山崇明嘉定松江諸郡縣入擊桃花塢中流失劍甚
還京病且革上臨視問曰平章知子來問疾乎通海不
能語上揮淚出遂卒上哭之慟超贈豫國公令通海弟
通源領其軍嗣兄職通源屢從大將軍北定中原克元

明史稿

俞通海六卷

十

都有功三年封南安侯通海改贈號國公諡忠烈侑享
太廟通源以二十二年詔還鄉上令建第集使優老尋
卒又弟通淵以父兄故充參侍舍人歷功封越僉侯二
十六年坐累罷爵建文元年召爲豹韜衛指揮使戰白
溝河歿于陣

論曰數公皆國初所謂以死勤事之臣也大丞侑食而
東丘獨遺何哉亡何又罷楚公將效死者忠而失守之
愆難追不屈者節而南冠之恥未滌乎若至功臣廟祀
永義復闕嗟哉名重於器以至是乎是故賞其志節典
秩宜崇原其早殞敘勳則未也

明史稿卷之第二十九

胡何韓曹陸梅列傳第七

東莞尹守衡著

胡美者沔人也初名廷瑞仕陳友諒爲江西行省丞相守南昌太祖旣下江州招諭美美欲降同僉康泰者美之甥與平章祝宗二人皆不欲美卽專心不能安二人乃爲二人陳請願各還守故部曲太祖賜書慰藉之甚至太祖如南昌而袁州守將黃彬亦就南昌來款太祖益嘉納與美等皆仍其故官宗泰反亦以美故宥泰及卽帝位授美征南將軍總大師平閩進中書省平章兼同知詹事院事其後上叙諸將功謂持兵負固於兩間可觀望而不觀望來歸者七人美與彬與焉七人者當

明史稿

胡美七卷

一

太祖之初起左君弼據廬州楊璟自合肥至僞宋都大梁韓政雖州至曹良臣安豐至張士誠奄有淮甸陸聚以徐州守將至梅思祖以淮安守將至是時江東雖稍定而四方雄桀相與爲敵者未可勝數七人皆敵產皆不肯爲敵用先後皆歸我以故太祖大嘉悅太祖嘗問思祖曰汝等先事故主往往皆受重名食其祿今來歸我宜無舊主之思乎思祖對曰草昧之際臣等誠欲擇豪傑以自附今幸去彼而從主上猶出昏暗觀天日放有二心太祖曰汝豈真知我之可附哉思祖曰臣觀主上豁達大度英明雄斷推赤心以任人輟衣食以賞士令行禁止真命世之主也臣等誠得所歸太祖曰汝等

寤亡何卒

明史稿

胡美七卷

二

既無二心當戮力建功以保富貴思祖頓首謝七人獨美與楊璟有方面勲璟別有傳彬聚皆以參政仍守故州歷功俱階中奉大夫思祖初從趙均用王保保臨其父均用死從張九四旣而歸我張九四復副其弟數人上憐焉特授大都督府副使洪武三年論功行封七人皆封列侯爵邑見開國紀中美後改封臨川侯二十六年卒良臣以洪武五年從曹國公征遼北領東道兵取和林至阿魯渾河深入與虜戰歿上痛悼之贈光祿大夫追封安國公諡忠壯政守山東征河北數有功十一年卒贈鄆國公思祖守雲南善撫輯民夷安之十五年卒美與思祖卒後皆坐黨事戮其家彬聚亦與坐得原

守將黃常叛據惠州惠人聞真威信迎真往逐之戮其黨王仲剛於是行省授真以惠州路判同知廣東都元帥事真因撫有梅循二州地二十一年廣東廉訪使入撤刺不花盡殺廉訪司官據廣州於是諸邑豪民各逐其長吏一時並起南海三山盜邵宗愚遂假義族執入撤刺殺之城擾亂真聞自惠還攻宗愚宗愚走還三山真復遣弟何迪分兵討平諸邑豪民行省乃復進真爲左丞分省廣州真開府署延名士孫贊王佐等共參軍事或陳行端獻爲財佗計者真卽逮戮之受元正朔徐待天下時變德慶人李質守端州稱一時豪帥真遣黃佐二人往招之質遂通好朔南益入寇德慶真遣兵

明史竊

何真七卷

三

往助討平辟爲行省員外郎而是時三山賊未嘗一日忘真往往稱真僭據以號召四方亟欲攻真通真部將馬丑寒叛據博羅真自引兵撤惠討平而宗愚遂乘真去陷廣州明年真還民爭出城應真宗愚懼復還走真旣得復廣州制授榮祿大夫陞右丞東連潮惠西達蒼梧皆真保障洪武元年廖永忠師下福州移書論真真知天命有歸元祚已燼率父老精素大臨於常衙羅奉圖籍歸命高皇帝大喜手詔褒諭以真保境安民以待有德視漢寶融唐李勣奚讓特召乘傳入朝賜白金文綺侍膳內廷授中奉大夫江西行中書省參知政事之曰天下紛爭所謂豪傑有三易亂爲治者上也保民

達變識所歸者次也負固偷安流毒生民身死不悔斯無足論矣頃者師臨閩越卿卽輸誠來歸不煩一旅之力使兵不血刃民庶安堵可謂識時達變者矣真叩頭謝曰昔武王伐暴救民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今主上除亂以安天下天命人歸四海景從臣本發邦之人始者逢亂不過結聚鄉民爲保生之計實無他志今幸遇大明麗天無幽不燭臣愚豈敢上違天命上曰夫能不賈禍于生靈者必世享其澤朕嘉卿忠誠念江西地近廣東時授卿江而行省參政以表來歸之誠夫令名德之興也卿令名已著尙懋修厥德以輔我國家真蒞官有德有威政令風行霆斷而主於寬厚三年召還京遷

明史竊

何真七卷

四

山東九年致仕十三年請以子貴泰侍東宮上授貴北城兵馬指揮十四年受命與貴同往雲南畫糧餉開道路以候大軍征進還陞山西右布政使十六年致仕復受命與貴還廣收集土豪萬六百二十三人還朝貴拜明威將軍鎮南衛指揮僉事上復官其從子三人軍校數十人授管軍百戶十八年召起爲浙江左布政使明年入朝調湖廣二十年致仕八月封東莞伯食祿千五百石予世券復予子宏尙寶司丞二十一年三月真薨年六十七真爲人豐偉美鬚髯吐音如鐘少時有相者謂曰公才兼文武霸王之器惜生南方復帶火色位不過封侯卒如其言長子榮二十一年襲封東莞伯後以

藍黨坐罪，祿爵次貴，次宏皆死。千黨禍初，真之歸命也。質亦隨真入覲，授奉訓大夫、中書省斷事五年，遷刑部侍郎。踰月，遂晉尚書，過賑山東，御製詩賜之，以寵其行。詩曰：遺贈待懷，拔齊東念爾賢勞苦厥功經國老臣勤撫恤行天使者起疲癯官備有稟宜從賑囊橐無私任至公七十二城皆恩還授中奉大夫、湖江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八年，復授資政大夫、靖江府右相，在官四載而卒。

諭曰：當秦鹿之既失，七君各擁州郡，議真主於共逐之秋，遂能感會風雲，裂封茅土，殆千載之一遇乎？若使朝南暮北，徒徘徊於子陽文伯之間，庸足幾也？何真保有南服，卽欲追蹤趙尉，夫豈不足自王？計安桑梓，屈首腥明史籍。

何真七卷

五

真一十餘年，迨夫大明麗天，尺書南下，夫然後縞素以謝故君，蒲伏以迎新命，去就有禮，非夫泥首銜玉者，良足羞也。

明史稿卷之第三十

小方明納列傳第八

東莞尹守衡著

小明王韓林兒者樂城人韓山童之子也山童祖父世爲白蓮會燒香事佛江淮河洛之衆皆來從至山童時東陽人有男周歲暴長四尺腹脩如僧山童倡言彌勒佛下生明王出世衆信之類人劉福通妖人也詭與其黨杜遵道羅文素盛文郁劉六等謀曰元人腥臊中國久矣民心思亂天將還朱舊物山童宋徽宗八世孫宜爲中國主誠以山童起爲天下倡民當響應遵道等以爲然遂欲共尊山童倡義兵皆紅巾殺白馬黑牛祭天地誓告衆約共起有期矣縣官覺急捕山童去福通

明史稿

小明王八卷

一

遂以其衆反山童之妻楊氏夜挈韓林兒逃之武安福通走據朱皋破羅山真陽鶴山行收兵至葉陷汝寧光息衆至十萬於是一時豪黨皆特起蕭人李二陷徐州羅田人徐壽輝陷蕪水及黃州泰州人張士誠陷泰州及高郵尋李二爲脫脫太師敗走而徐張皆假尊號號召四方江右湖南諸郡縣壽輝席卷幾盡矣福通遂自碭州夾河迎韓林兒于武安至以爲帝號小明王都亳州仍未國號改元龍鳳尊楊氏爲皇太后以杜遵道盛文郁爲丞相自與羅文素爲平章劉六知樞密院事福通尋惡遵道專橫殺遵道自爲丞相政令皆已出韓林兒懸空名于上而已是時太祖已起濠州福通復通好

太祖欲引諸將爲已用因徵濠陽王之子爲都元帥張天祐爲右副元帥太祖爲左副元帥太祖不受於是郭輿天祐往而福通亦不敢外太祖遂與太祖相聲援太祖渡江馳檄四方遂亦紀年龍鳳從宋舊也其年福通與元平章答失八都魯戰于長葛敗之答失八都魯走中牟收其散卒進與劉哈刺不花兵合大敗福通兵太康遂國亳州福通懼夜泰小明王遁走安豐太祖既有江東滁陽王之子與張天祐皆棄福通復來從太祖二人至方山皆戰死福通保守安豐行收兵復聚既踰年遣其黨毛貴畧地山東貴兵遂拔膠州殺樞臣脫歡取萊陽殺守臣釋嘉納破益都貴兵大振福通自將攻汴

明史稿

小明王八卷

二

梁汴梁城守未下福通進取曹濮破大名及衛輝答失八都魯以奔命卒于曹太不花尋復大名福通趣還擊大梁大梁守將竹貞棄城遁福通入據大梁復迎小明王至都之分遣關先生破頭潘等故皆汝穎群盜引一軍寇晉冀白不信大刀敖李喜喜等引一軍趨關中貴攻濟南董博霄宣慰山東貴與戰敗績會詔博霄還守河間貴因遂取濟南博霄尋道貴南皮貴與戰殺之博霄被刺無血惟一白氣騰騰獨上而滅貴乘勝出河間破蓆州元君議北巡遷避焉劉哈刺不花拒貴柳林貴兵還濟南黃河萬戶田豐棣州千戶俞賡棣州萬戶王信皆殺其長吏降貴貴是時已奄據山東遙受命於小

明王然山東地小明王不能有也白不信與關先生等
兵出關陝關陝守臣不能制元君乃詔察罕鎮陝西李
思齊屯鳳翔白不信陷秦隴據鞏昌察罕自將鐵騎馳
二百里與李思齊會擊不信等兵潰敗走李喜喜遁入
蜀關先生破頭潘等分兵二道一出絳州一出沁州綸
太行焚上黨破遼州陷冀寧而雲中鴈門代郡間烽火
數千里察罕遣其部將關保等分兵阻隘而自勒重兵
屯聞喜絳陽塞井陘杜太行以控扼之二將乘利破上
都焚宮關留七日轉掠遼陽而去是時福通諸將四出
皆破竹長驅然兵無節制所至剽掠果殺人人人避
匿遠竄不願來歸以故所得地輒復失人無固志而察

明史竊

小明王八卷

三

罕念大梁已失西北事俱付諸將自還洛陽而懷慶守
將周全遂據懷慶叛降于劉福通察罕乃使伯帖木兒
守益子城拒周全又擊益子城役伯帖木兒盡驅懷
慶民渡河入汴於是福通益子周全全兵往攻察罕察罕
不與全戰登城責全不義全慙恐謝察罕退兵還福通
誅全殉于軍察罕大發秦晉軍圍汴梁分門而壘夜新
關入福通力不支遂奉小明王還走安豐而是年李二
之將趙均用自淮來依貴遂殺貴貴死田豐據守山東
察罕卒攻下之白不信破頭潘等皆散滅而劉福通自
保小明王守安豐日窘矣是時張士誠已據平江有淮
浙徐壽輝之將陳友諒已殺倪文俊都江州福通更不

能得志他路惟是一介行人往來江東間而又不能俛
首江東徒自保顧太祖念小明王爲後於宋以伐元奉
宋約不肯以寸鐵遺安豐憂福通在安豐既三年爲至
正癸卯張士誠之將呂珍將兵十餘萬攻安豐福通告
急建康太祖使徐達往援未至而安豐破呂珍殺福通
小明王單騎來奔依太祖至丙午而祖太祖時已爲吳
王牒文猶曰皇帝聖旨吳王令旨不別建年號稱龍鳳
小明王既死始改號稱吳元年

論曰小明王固犁眉公所指爲牧豎者也劉福通挾之
以假宋室倡亂四方其初豈有遠圖乘時擾攘徒爲大
盜雄耳及鼓烏合之徒黨東卷西發衝行齊晉河陝之

明史竊

小明王八卷

四

間京甸爲之震動其資藉畧可憑矣使據大梁行弔伐
蘊玉璽於海東取精兵於日本前人故事夫豈難圖而
仁義罔聞暴以暴代宜其無足以憚察罕諸人而吳得
擬其後也

方國珍者黃巖人其初楊嶼盜徒也膂力絕人至正四
年縣官懸購大盜首蔡亂頭國珍出應賞格帥徒屬追
捕而賊中魁宿急甚覆欲中傷國珍求脫免首告國珍
實與蔡通詭捕名自匿吏乃弁逮國珍國珍忿曰蔡能
爲盜我不能耶方食逮至國珍左手執食桌爲翼蔽右
手執斧格殺十餘人亡入海吏不能得通械齊民爲國
珍黨民亡國珍所旬日而得數千人國珍曰元苦吾民

久矣等死不如死衆而國珍少時嘗詣宦家載其主人
妾有黑龍蟠屬事廊柱宿視之國珍也以女妻之其民
固已怪之矣至是則相與謀推爲長擁船千艘據海道
絕糧運而旁海州郡皆藉國珍粟台溫慶元三路六州
十一縣皆屬焉省臣累奉詔命討之不能得招之輒又
叛去予官治中分官其弟姪皆不受命而且執其州縣
長吏以爲質竟爲所脅得授節鉞坐鎮潮東開治于鄞
郡人童子善走說國珍曰夷狄無百年之運元數將極
不待知者而知也今豪傑並起分裂天下足下奮襁一
呼千百之舟數十萬之衆可立而待沂江而上則南北
中絕糧饋運之粟馳四出之師青徐遼海閩廣驟越傳

明史稿

方國珍入卷

五

後可定審能行此則人心有所屬而霸業可成也國珍
曰公言良是然智謀之士不爲禍始不爲禍先朝廷雖
無道猶可以延歲月豪傑並起智均力敵天下事未可
知且莫若保境安民以俟真人之出吾志也願公勿復
言子善謝去至正十八年高皇帝克婺州使使招諭國
珍國珍佯以三郡來獻而使子完人質上曰英雄豪傑
義氣相許何疑而質子耶遣之還國珍請如錢鏐故事
歲貢白金助軍興而不奉我正朔南交陳友定北通擴
廓問之則惶慄謝過而以金玉飾馬鞍轡來獻上卻之
上方勵志中原使者交于境上庇民而已其後上克杭
州國珍猶屏蔽海隅上怒諭之書曰汝初納款謂杭城

下卽獻土來歸此汝左右之士共保富貴之良謀也豈
意汝懷奸挾詐陽降陰叛數相愚弄張士誠與汝壤地
相接取爾甚易然所以不敢加兵子汝者誠以吾力能
制之汝故得安處海隅坐享三郡之富貴是我大庇於
汝也汝乃自爲不祥背妻信義時遣奸細覘我動靜潛
兵遠援汝何惑之甚也今明以告汝吾兵下姑蘇卽南
溫台慶元水陸並進無能禦也汝早於此時改過效
能盡以小事大之義猶可保其富貴以貽子孫以及
人如其不然集三郡之兵與我一較勝負亦大丈夫
之所爲不然舍三郡之民爲偷生之計陽帆乘舟竄入
海島然吾恐子女玉帛反爲汝累舟中有日生敵國徒

明史稿

方國珍入卷

六

爲豪傑所笑也非分之恩不可數得宜慎思之國珍
猶未夾上命朱亮祖馬步舟師往討之其弟國瑛守台
州道走黃巖國珍亡入海姑蘇平湯和與廖永忠軍且
至國瑛降國珍從海上還于完奉表待罪其表曰臣聞
天無所不覆地無所不載王者體天法地於人無所不
容臣荷陛下覆載生成之德久矣安敢自外於天地敢
一陳愚衷惟陛下鑒焉臣本庸才處乎季世保境安民
非有黃屋左纁之念曩者陛下霆擊雷掣之師至於婺
州臣愚以爲天命有在遣子人侍於時固已知陛下有
今日矣所謂依日月之末光望雨露之餘澤者也而陛
下開誠布公賜手書歸質子俾子郡縣如錢鏐故事十

年之間與宋吳角立皆陛下之賜戢也遽天兵下臨

遇我過厚可求皇城外之地埋焉且使後人習於禮義

會臣嘗上書謂朝廷杭越則募歸田里不意今年以來

上欣然曰可

老病交攻頓成昏昧而弟兄子侄志慮不齊致煩陛下

明玉珍者隨州人也身長八尺目重瞳子汝穎兵起玉

與問罪之師方懷憂懼未能自明而大軍已至台溫令

珍團保青山徐壽輝招致之使爲元帥守沔陽玉珍嘗

臣計無所出雖遣使再三而承詔之師勢不容已是以

與元將哈林禿戰飛矢中其右目人呼爲晏眼子沔陽

封府庫開城郭以候王師之至然猶未免爲浮海之計

者都行收兵辰州人楊漢有兵五千屯平西完者都欲

者昔有孝子于其親也遇小杖則受大杖則走臣之事

份其軍誘漢來謁殺之漢軍怒走遇玉珍於巫峽詎其

適與相類雖然臣一介草莽安敢自絕于天地故每自

事且言重慶一城並有左丞相哈林禿右丞相完者都

思欲面縛待罪闕庭復恐陛下萬一震雷霆之怒天下

而不相下郡無厚兵可攻也玉珍從其言與萬戶戴壽

後世不謂臣得罪之深將謂陛下不能容臣豈不累天

等分船爲二以其半載糧還沔陽以其半因漢兵攻重

地之大德哉謹昧死奉表以聞俯伏候命上讀表曰孰

明史竊

明史竊

明史竊

謂方氏無人哉是可以活其命矣宥其罪使來闕珍至

慶完者都聞其來先遁去玉珍生獲哈林禿玉珍師人

上且喜曰若來何晚國珍叩首謝罪上曰朕推赤心待

重慶秋毫無所犯旁郡聞之皆詣玉珍獻降玉珍歸哈

改其自安授國珍廣西行省左丞亡何上聞表出國珍

林禿于漢陽壽輝以玉珍爲隴蜀省右丞其明年戊戌

都事詹鼎草使召鼎鼎爲書萬餘言詣闕下叩車駕上

完者都行與嘉定守將平章朗華歹參政趙資謀攻玉

之上立馬受讀付丞相官鼎鼎寧海人美鬚髯威儀甚

珍玉珍先使其義弟明二進攻嘉定破之完者都與朗

都丞相奏爲刑部郎中國珍不得之官奉朝請一日侍

草歹夜遁去資保大佛寺明二執資妻子江旣以招資

上燕坐不能與與至第成未疾上乃官其二子禮爲指

資嘻曰癡婦不死何爲汝不見平章婦乎平章婦朗華

揮使完爲鎮撫國珍疾革上使問所欲言國珍曰臣荷

友妻也城陷時赴水死語畢以強弩射殺其妻復欲射

陛下厚恩無尺寸功而子孫庸魯絕不知人間事臣所

其子爲衆所擁不得射明二與資持半載資軍亦潰走

憂獨此耳幸陛下以臣故曲加保全則臣感恩九泉爲

玉珍以是威行西蜀奄有諸郡歲修貢賦于漢陽在蜀

犬馬報陛下矣先屬諸子曰我卽死毋歸葬海濱主上

四年陳友諒自稱大號弒壽輝且欲犯建康使使來徵

兵王珍怒斬其使絕不與通而戴壽等遂推王珍爲醜
蜀王王珍初過鹽州見元進士劉禎與之語喜曰吾得
一孔明也拜爲參謀於是說王珍曰西蜀形勝之地東
有瞿塘北有劍門沃野千里自遭青巾之虐民物彫耗
明公撫養民幸蘇息人心之歸天命可知若不稱大號
以繫人心恐軍士俱四方之人或思其鄉土而去明公
孰與守此乎遂以壬寅年春三月卽帝位子重慶國號
大夏建元曰天統元年倣周制設六卿以戴壽爲冢宰
萬勝爲司馬勝卽明二張文炳爲司空向大亨莫仁壽
爲司寇吳友仁鄒興爲司徒劉禎爲宗伯立妻彭氏爲
皇后子昇爲皇太子明年癸卯爲天統二年遂發巴蜀

明史稿

明王珍八卷

九

兵取雲南萬勝從界首鄒興從建昌指揮芝蔴李從八
番軍分三道勝軍不滿萬人一以當十長驅直抵雲南
梁王把都走威楚勝軍屯馬山以待鄒李二軍二軍
久不至已而梁王求救於大理旦暮兵且至勝慮孤軍
遠懸士卒又多戰傷難久持遂引還天統三年更立中
書省樞密院壽爲左丞相勝爲右丞相向大亨張文炳
爲都察院以鄒興鎮成都吳友仁鎮保寧莫仁壽鎮夔
門俱爲平章以寶英爲參政鎮播州以荆玉商希孟俱
爲宣慰王鎮永寧希孟鎮黔南王珍在蜀與教化薄俗
賦百姓樂其寬和及聞友諒已破滅漢地悉歸太祖王
珍乃遣其參政江儼來通好太祖報之書曰足下應時

而起居地上流區區有長江之險相爲唇齒協心同力
併復中原惟足下圖之太祖有招王珍意而王珍亦不
敢外太祖第以地邊處遠據險自安而已帝蜀五年而
卒年三十六子昇嗣位改元開熙昇方十歲母以皇太
后同聽政太祖旣爲皇帝命取大木昇亦遣使來貢上
數遣人諷令入朝昇不省洪武三年吳友仁入寇興元
金興旺擊却之是年上欲假道攻雲南戴壽不奉命四
年乃與師虜昇還夏亡

明史稿

明王珍八卷

十

珍竊帝一隅以高深自安臨視四方獨據江東之好夫
英雄之所趨舍隱然知漢鹿之有歸矣天假之年何至
煩穎川之演出東莞之後哉靜言思之可爲太息
納哈出者元木華黎裔孫也上初下太平也納哈出以
萬戶被俘上以其爲名家子遇之善而納哈出常不樂
上使萬戶黃疇私察其去就納哈出求歸上欲遣之徐
將軍力阻上勿遣上曰人臣各念其主况有父母妻子
之思竟資遣去納哈出得歸久之有衆二十餘萬華裔
富於元主元主官之太尉不肯預朝會召之亦不往洪
武四年平章劉益以遼東來降而納哈出是時據守金
山與平章高家奴等時時出沒遼東遂下劉益故黨洪

保保乘間殺益走從納哈出上乃以馬雲葉旺爲都指揮使往鎮之已而高家奴等相繼降上遣黃壽齋書往諭納哈出納哈出殺壽入寇蓋州蓋州盡清其野壁不與戰納哈出亡所得趣攻金州金州指揮韋富與戰禽其裨將乃刺吾納哈出失利欲退走馬雲等設伏大敗之於連雲島僅身免上以納哈出久爲遼東患討之未可百全不若降服之遣送乃刺吾北還予書再讓納哈出命宋國公勝率列侯步騎二十萬隨其後勝至通州謀虜有屯慶州遣永昌侯玉輕騎乘大雪掩之殺其平章朶來納哈出欲遂棄金山北走新泰上聞密勅勝曰新泰去遼陽千八百里群胡雖起營北行計離金山尙

明史竊

納哈出入卷

七

未遠以兵促之勢必來降虜且謂我得志慶州無意窮追必顧逐水草往來黑山魚海之間爾乘其趨趨攻其無備虜衆可盡圖也勝師遂渡遼河徑壓金山而是時乃刺吾追至松花河得見納哈出納哈出大驚曰吾謂汝死矣今日乃復得相見執手勞問殷勤乃刺吾因諭上所以遣還德意納哈出喜卽遣左丞探馬赤至勝軍獻馬而乃刺吾備語虜衆朝廷撫恤我曹輩恩甚厚虜衆聞之多有願降者矣勝大軍直前逼納哈出之部將全國公觀童遂來降納哈出因亦遣人詣轅門獻款勝遣副將軍玉往受之納哈出覘知明兵盛不可敵指天噴噴曰天不復與我有此衆矣遂率數百騎詣玉王大

喜出酒與飲甚相懽納哈出因酌酒酬玉玉請先之納哈出卽先飲復酌授玉玉解衣衣納哈出謂曰請服此而後飲納哈出不肯服玉亦持酒不飲爭之急納哈出取酒澆地顧左右咄咄語鄭國公常茂有麾下解胡語謂此且欲遁也告茂茂直前手縛納哈出納哈出大驚起就馬拔佩刀砍之傷臂不得去與都督耿忠擁見勝勝下階慰謝納哈出使耿忠共寢食善視焉而納哈出妻千及將士尙二十萬留松花河北聞之驚潰欲來追勝遣觀童往諭遂亦盡降其衆輜重五百餘里納哈出至京師見上上封海西侯食祿二千石賜其官屬祿秩有差其明年從傅將軍征雲南至武昌卒納哈出嗜

明史竊

納哈出入卷

三

飲燒酒醉好浴時當盛夏因浴致疾上每戒其飲不聽以是死賜葬南京是年改封其子察罕潛陽侯坐黨

明史稿卷之三十一

李汪胡楊張陳列傳第九

東莞尹守衡著

韓國公李善長者定遠人本元時刀筆吏也元末盜起汝穎淮南北大震善長避居東山中太祖略地至滁陽善長被書生服出謁道旁伏地告曰有天有日矣太祖問知爲里中長者降容待之與語合遂收之以爲掌書記太祖嘗從容問曰四方戰鬪天下何時定乎善長對曰秦亂漢高帝起布衣豁達大度知人善任使不嗜殺人不少載而成帝業胡元酷暴視秦尤烈以故群雄蠭奮土崩瓦解主公豪產距沛不遠與漢高帝同受山川王氣能法其所爲天下不難定也太祖曰漢高帝所用

明史稿

韓國公九卷

一

豪傑未有踰張良韓信蕭何三人者孤徐達或可方信先生可當張良蕭何乎善長曰良知計絕人後世無匹善長何敢望良主公不以善長爲無能使給餽餉或可效何耳太祖曰良不可得矣今天下才智士可擬良者先生幸教孤孤將就見之善長曰世豈乏才領善長不能悉知知金華宋濂博學洽聞且知象緯太祖曰以孤所聞知象緯者莫如青田劉基是時善長獨持文墨周旋諸將間太祖語之曰若觀群雄中往往多敗乃公事者誰乎則若等文吏實爲之文吏每與將士爲關通則主帥易爲其榮惑是致上下相猜忌而肘腋之變遂成吾今與若約吾將士之得失若毋我言惟予自知若但

掌簿書而已善長謹受教從克滁州郭子興脫酒上還滁頗中流言內疑太祖稍稍奪太祖兵又欲奪善長善長謝弗肯往太祖曰主帥吾父也而安得辭善長固謝不往子興亦不復強尋子興死太祖代總其兵鎮和陽元王子禕堅樞密絆住等來侵軼太祖既屢破之而又出襲雞籠山留少兵佐善長守曰敵至謹自保元謀知和陽兵少復來襲善長設伏大敗之太祖聞捷乃大悅曰孰謂不屢屢握筆者也當今執戈者屈矣從渡江克太平授元帥府都事從定建康鎮撫諭告軍民韓和善長乃與諸將奉太祖爲吳國公置江南行中書省太祖以善長爲參議與宋思顏李夢庚郭景祥陶安等俱爲

明史稿

韓國公九卷

二

省僚軍需進止章程賞罰十九取善長處分太祖出征發卿善長留守婺州下太祖因徵宋濂劉基兩人用之辛丑改樞密院爲大都督府以善長兼司馬事尋陞中書省參知政事時處吳漢兩雄割據之中善長左右支吾一切軍與常給無乏聞采旁議佐以茶鹽魚課錢鐵之屬諸利孔雖若煩悉而裁取有衷民不爲困甲辰奉太祖爲吳王善長爲右相國善長固請太祖進卽皇帝位太祖弗許然念漢吳已殄滅善長有饋餉之勞召見戰門封宣國公賚賜無算丙午改左相國丁未復率諸臣勸進從之明年戊申正月上卽皇帝位改中書左丞相立妃馬氏爲皇后封皇太子諸王善長皆充大將軍

孝太子少師進郊社宗廟議五月上幸汴梁善長留守八月駕還上六部官制十二月定喪制及三司朝賀東宮儀二年正月上諸神祭禮及翰林官制二月監修元史四月奉詔編祿訓十二月議賞平定中原功三年正月定服色議征沙漠置司農司河南制存恤祿養國初都先鋒十大元帥都尉指揮陣亡無後者之父母妻禁淫祀是秋病十一月大封賞上諭諸將曰善長雖無汗馬功然事朕久給足軍食功甚大宜進封韓國公授開國輔運推誠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師參軍國事食祿四千石子孫世世勿絕賜鐵券仍免二死子免一死券文比之蕭何曰此天以善長授朕朕獨知

明史稿

韓國公九卷

三

之人人未必盡知也賁文綺帛百匹大將軍達爲元功位猶在善長下善長雖寬博有器畧然意思多不能平參議李飲水楊希聖稍侵善長權善長按其罪奏黜之又與中丞基爭法而詬基不自安請告歸上所寵任張景楊憲汪廣洋胡惟庸景憲以事誅廣洋亦數譴而善長權寄如故既貴富極意稍溢而倦上始微厭之明年引疾乞解任賜臨濠地千五百頃佃戶稱之復爲置守家戶百五十家守仗戶二十家與魏公等踰年疾良已命督吏士建臨濠宮殿既數月上念善長行役久以牢醴若漿賜之復語善長臨濠吾豐沛地數苦流移無萊不治今徙江南富民十有四萬田其地公爲我經略毋

使失所南安侯藍田弗勸勅善長留鳳陽者數年上推恩懼善長弟存義爲太僕丞二子仲佐留爲群牧所官尋以長太臨失公主婦其子祺拜駙馬都尉初定婚禮公主修婦道甚具光寵赫奕時人謠稱之居一月而御史大夫汪廣洋陳寧疏糾太師善長自子祺尙主御寵自恣陛下病不視朝幾及旬而不知問候駙馬都尉六日不朝宣至殿前又不施禮大不敬請付所司論法善長牽子免冠請罪上赦之又踰月善長符同小吏奏對不實上以爲欺勅諭善長法當斬然行賞有誓止削祿一千四百石善長自是意忽忽不自得尋起與曹國公文忠議軍國政督南郊園丘工洪武十三年御史中丞

明史稿

韓國公九卷

四

涂節告左丞相胡惟庸等反狀上命群臣更訊復親臨鞠具言惟庸嘗以兄女妻善長弟存義子佑相表裏爲威福與御史大夫陳瑄中丞涂節厚相善容語惟庸定遠故里第井中忽生石筍出水高數尺祖父三世塚上皆夜有火光燭天此皆丞相瑞應惟庸私自喜遂與三人有邪謀吉安侯仲亨平涼侯聚時貢上譴恐見誅惟庸誘與同事二人素惡勇收軍馬以俟惟庸陰使存義說善長善長大悸曰矣孺子安得此言族矣存義懼不敢應居旬日惟庸復謂存義苟事成盡捐惟而地王太師以語善長善長佯自驚而心頗念淮西之地王已終不失富貴且欲居中觀望爲復計乃嘆息起曰吾老矣

任爾等爲之又旬日惟庸過謁善長善長東向坐惟庸
西向坐屏左右欵語良久人莫得聞但遙見善長領首
而已惟庸自是與倭通俾以精兵寓貢舶挾詐害上而
掠武庫兵入海上乃賜惟庸與御史大夫陳孟死并誅
節時費聚已前死群臣請併誅善長與吉安侯上不忍
曰此皆朕初起時股肱腹心其勿問遂止誅存義併赦
佑於是善長奏還儀仗戶御史左中丞安然老上仍命
善長攝臺事二十一年肅清逆黨榜列勲臣猶前善長
又二年所善長已七十七矣耄不能檢飭其下嘗欲營
第宅從信國公和假衛卒三百人役和探得上旨攘臂
曰太師敢擅發兵耶密以聞而復有謂坐惟庸株累當

明史稿

韓國公九卷

五

徒邊者皆豪而善長私之數以給其親上惡之會有言
星變其占當移大臣於是御史上書論劾善長又復爲
捕存義之子佑仲置獄獄具惟庸初爲宰國令善長薦
之超爲太常少卿以黃金三百而謝及惟庸反謀定善
長遣家奴耿子忠等西十人從皆厚得其金帛而惟庸
復以西域古劍白玉壺玉刻蛟龍蟠桃杯酬善長群臣
奏請誅善長不許仍手詔慰諭之召詣奉天門與語開
創艱難爲流涕至右順門謂群臣曰太師老矣吾欲曲
宥佑仲死以慰太師心群臣固言善長反狀明甚三尺
法非陛下所得私上曰法如是奈何善長大慟曰臣誠
負陛下之恩無西目見群臣歸西自縊死佑仲與吉安

侯皆坐棄市特赦諸子弗誅以禮葬善長卹其家都尉
祺後數年卒有二子以公主推恩芳爲留守中衛指揮
次茂旗手衛鎮撫後罷世襲善長死之明年而御史解
縉代虞部郎中王國用爲上書訟冤曰臣聞君親無將
春秋誅意臣子事嫌子不軌固天下之所共誅幽明之
所同情者也然於事嫌不軌之中辨折幾微之際此禍
幾之所不測骨肉之所難言者惟明主能察焉竊見太
師李善長與陛下同一心出萬死以得天下爲勲臣第
一生封公死封王男尚公主親戚皆被寵榮人臣之分
極矣志願亦已足矣天下之富貴無以復加矣若謂其
自圖不軌尙未可知而今謂其欲佐胡惟庸者揆之事

明史稿

韓國公九卷

六

理大謬不然矣人情之愛其子必甚於愛其兄弟之子
安享萬全之富貴者豈肯倖萬一之富貴哉雖至病
狂亦不爲矣善長於胡惟庸則姪之親耳於陛下則子
之親也豈肯舍其子而從其姪哉使善長佐胡惟庸成
事亦不過勲臣第一而已矣太師國公封王而已矣尙
主納妃而已矣豈復有加於今日之富貴者乎且善長
豈不知天命之不可倖求取天下之百戰而艱危也哉
當元之季欲爲此者何限莫不身爲藩粉世絕官污僅
保首領者幾人哉此善長之所熟見也且人之年適推
頽轉轉意慮鼓舞倦矣偷安苟容則善長有之曾謂有
血氣之禍暴動感其中也哉又其子事陛下託骨肉三

親無纖芥之嫌何得忽有深讎急變大不得已之謀哉凡爲此者必有深讎急變大不得已而後父子之間或至相挾以求脫禍圖全耳未有平居晏然都無形跡而忽起此謀者也此理之所必無也若謂天象告變大臣嘗災則殺人以應天象夫豈上天之所欲哉今不幸已失刑而臣懇惻爲明之猶願陛下作戒於將來也天下孰不日功如李善長又何如哉臣恐四方之鮮體也且臣至疎賤非不知言出而禍必隨之然耻立於聖明之朝而無一諫諍之士始者側聽私室引耳朝端意謂群臣豈無忠智左右近侍必有爲陛下言者公卿大臣必有爲陛下言者蓋諫御史必有爲陛下言者而事極人

明史稿

韓國公九卷

七

寃延今未已群臣杜口竟無一人爲陛下言之者臣所以忘其疎賤冀陛下萬一感悟臣甘就鼎鑊無所復恨矣上亦不罪

論曰李韓公老守刀筆伏跡東山誠真主於擾攘之中遠際天日之光慶風雲之會斯固千載一時者哉坐贊廟謨翊成帝業垂帶彌位冠群公比迹文終未爲過也迨至耄年不勝驕溢之私遂忘止足之戒以致子弟親戚馮藉寵榮謀出非分變生意外自殃厥躬復何憾焉然以帝度寬洪業已包荒一紀而悠悠吏議久而彌峻功名之際豈易處哉

汪廣洋字朝宗高郵人也太祖下太平廣洋以游士旅

群儒入見留幕下爲元帥府令史太祖定鼎建康行樞密院樞密江南行省提控丁而除照磨已亥立執法議理司廣洋與李勝端爲執法官以議時政圖失又名爲都諫官辛丑遷江南行省都事陞郎中甲辰立中書省改右司郎中嘗勸講賓初筵尋知驍騎衛事常將軍下贛州出參軍事遂守贛州尋陞江西參政洪武元年大將軍下齊魯開省山東上命學士陶安代廣洋江而從山東是冬召入參政中書明年關中平復出參政陝西三年李丞相病告召還中書爲左丞時楊憲以山西參政先召入爲右丞惡廣洋位軋已省中事輒多顛決廣洋畏之不與較憲猶未惟欲遂去之喉御史劉炳劾廣

明史稿

汪廣洋九卷

八

洋奉母不如禮上令免官還高郵憲恐上念廣洋將復入又教炳奏徙海南上尋覺下炳獄按治御史中丞劉基并發憲奸狀上大怒誅憲及炳召廣洋還其冬與劉基同日受封封廣洋護軍忠勤伯食祿二百五十石四年李善長致仕乃以廣洋爲右丞相胡惟庸爲左丞廣洋性故柔懦位居惟庸上事多受成於僚屬上以爲怠政六年三月左遷廣東行省參政明年上思之召還爲左御史大夫十年復拜左丞相加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上遇之特厚嘗有疾在告賜勅勞問皇太子詣中都祀皇陵上使廣洋從且有別命而廣洋耽酒色違慢上不悅右丞相惟庸多不法廣洋知之不敢言浮沉守位

而已上察其如此勅令洗心補過廣洋皇恐謝罪誠意伯辛御史中丞涂節爲上言基死于錐廣洋知狀上問廣洋對無是事上頗問基病時飲惟庸藥遂死乃責廣洋朋黨謫居海南廣洋舟至太平得上勅勅曰勅諭怠政坐視廢興丞相汪朝宗雖相從之久初務事軍中凡有問則頗言是非不問則是非然不舉既入臺省公政不謀民瘼不問奉祝諸神所在略不究心自居太宰之位公事浩繁惟從他官剖決不問是非隨而舉行數十年來進退人才並無一名可紀終歲安享大祿肯命助文正於江西雖不能匡正其惡自當明其不善何其幽深隱匿以致禍生與楊憲同署中書憲奸惡萬狀爾

明史稿

汪廣洋九卷

九

匿而不言觀爾之爲也君之利乃視之君之禍亦視之其與利除害莫知所爲以此觀之無忠於朕無利於民如此肆侮法所難容差人追斬其首以示柔奸爾本寶非愚士特賜勅以刑之爾自舒心西量已以歸冥冥廣洋奉勅慙懼自裁廣洋死惟庸遂以右丞相獨總中書之政惟庸者定遠人也爲人雄爽有大畧西陰刻險鷲衆多畏之先是上誅楊憲後求可代憲者群臣亡當意惟庸晨朝奉止便辟即上所問能彊記額對少所遂上遂大愛幸之進爲左丞廣洋尋謫廣東遂代廣洋爲右丞相惟庸既得志益驕恣無所忌善以其才蒙蔽上上愛其才未深察西惟庸權日益重諸徹侯失職亡命多

依惟庸左右爲心腹已而家人爲奸利事逆關榜辱關吏吏奏之上怒殺家人切責丞相謝不知乃已于乘馬馳衝道中誤踐人死上怒使抵償惟庸請納馬贖罪上不許惟庸以驕恣漸露不自安私自計曰主上魚肉勳舊臣何有我耶死等耳宜先發毋爲人東死寂寂西遂謀遂益央矣上誅其僚屬黨與萬五千人誣罔株蔓甚衆上即大位立丞相使十年韓國忠勳皆不獲令終胡惟庸與左丞楊憲參政張昶又皆以逆誅死上於是盡罷中書省官楊憲者陽曲人張昶者宛平人兩人皆以才能爲上所愛幸而昶才猶在憲右昶本事元爲戶部尚書出使吳張士誠爲我游卒獲見上上特留用自上

明史稿

汪廣洋九卷

明惟庸張昶楊憲十

得昶軍府事爲昶裁定者十七上倚昶日三接昶每盡心爲上模畫即獨取上旨行之而不關白善長憲與同在中書浮相奸而內實忌之昶嘗與憲言吾故元臣也勉留於此意不能忘故君而吾妻子又皆在北方存亡不可知憲佯爲惻然而遂有心於構昶矣久之昶聞元主以昶已死贈昶官謚擢用其子昶愧之既未即歸元而又陰欲弱明詐使人稱上功德勸以及時娛樂上示劉基曰是欲爲趙高也焚其書昶皇懼不自安上遣元平章長壽丑的歸元昶乃以書託奏元主請反擴廓兵襲金陵憲候昶疾得昶手廣進發之昶具伏磔于市憲跡是得專任用上欲相之久矣基未之許而憲爲人意

忌深刻上未深知之爲司農卿時浙西初平憲以其民
富厚稅歛以資國祲加二畝民甚怨之及爲右丞乃欲
盡變易省中事凡舊史一切罷出欲特權創爲一統山
河花押以自尊其不法類此面是年遂見誅

論曰高皇帝之勅舊文臣所封爵者李韓公劉誠意暨
廣洋而三耳廣洋初固一游士才能遠在楊憲之下
一旦會遇風雲爵亞列侯位居執政夫非亢極滿盈之秋
而姦邪側目之地乎憲以持權自固故靡終廣洋顧爾
寬和自守豈不以吾宜碌碌爲容冀免讒隙僥倖保全抑
詎知夫身若可容相焉用彼上所斥謫再矣予之以洗
心補過之期非一日矣廣洋未之思耶與奸同處上之
明史稿

陳寧九卷

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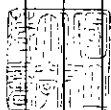
不能正色朝廷之上有所匡扶下之不能脫屣功名之
外甘爲邪比雖有海外之竄且不免於屬饒之賜尙奚
悔哉
陳寧者茶陵人也元末爲鎮江小吏從軍至金陵代諸
將言事上喜其雄論署爲東曹掾上令徵兵淮安爲吳
將所獲益與抗言高辨吳將義而遣之上命爲中書省
參議吳元年出知廣德會歲旱奏乞免租不允宜赴闕
面陳天災民饑催租太急是爲張士誠驅民也上曰爾
乃膽大敢爲此言耶從之遷浙江按察使早隸小毛訟
其隱過逮繫廳天獄久乃釋之降提舉上卽帝位徵爲
司農卿遷兵部尙書已復出守松江還中書省右丞已

又出守蘇州遷浙江行省參知政事召還御史中丞九
年晉御史大夫十三年胡惟庸反御史涂節告變連宜
且言宜在蘇州督催糧餉燒烙人其子孟麟泣諫杖
之至死上曰宜於其子如此奚有於君父耶遂賜死

明史稿

陳寧九卷

上



明史竊卷之三十二

葉王胡孫子朱熊列傳第十

東莞尹守衡

葉琛字景淵麗水人也劉基章濫皆琛同郡人

葉琛

名一時上克婺州聘示濂爲五經師因聞三人皆國士

及克處特徵三人與濂入見上稱四先生而四人者朝夕與上講論天下事而琛特以吏材見知與濂皆授營

田司僉事將柄用之矣從討九江下龍興上改龍興爲

洪都府遂用琛知府事琛至洪都勞心撫輯軍民戴焉

亡何祝宗康泰反洪都琛與都事萬思誠迎戰于市皆

死之琛贈南陽郡侯琛先仕元爲歙丞已又爲青田武

義二邑令所在稱神明宿奸隱猾不鈎距而得吏胥屏

明史竊

葉琛十卷

息是時國有大軍所過驛驛琛坐溪許據胡床揮塵調

遣一卒不敢跳梁處中坑洞渠魁進兵蒐捕殆盡遷治

中既來歸於是死上念之輒慨然嘆曰吾南昌諸臣文

失葉琛武失趙德勝至今扼腕

王愷字用和富塗人也少年爲府小史上過富塗愷杖

策謁上轅門上命爲幕府掾上定金陵以愷爲省都事

上還自婺命愷往佐胡大海守婺使參軍事大海克衢

州上加愷秩郎中使兼理而衢無城守愷簡屬縣民丁

六籍其一得兵一萬二千八百人斥廢地得田五萬七

千畝給兵屯種大海治軍旅愷治民事捐貲大俠一時

重足常將軍有部將擾民愷執而撻之市常將軍使人

讓愷愷曰民國之本也將軍上股肱肯令傷其本乎撻

一部將而萬民安將軍所樂聞也遇春改容謝愷苗帥

之難苗人咸欲擁愷而西愷叱曰吾佐天子大吏守茲

土汝敢戕吾天于大吏吾義不得與爾共生帥聞愷言

縲而囚之別室愷罵賊逾厲呼左右取酒引滿自醉旁

若無人賊中有與愷卻休帥亟殺愷愷無自遺遂殺愷

其子行人勸之走行曰世豈有棄父求生之子哉亦死

之愷死上痛悼他日語宋濂曰王用和經濟才朕將大

任之惜哉早歿于難愷嘗諫上不聽却立戶外追慕不

去上出見愷猶在怪問故愷從容進諫如前上慨然從

焉愷善用正而嫻於辭初殺時追封富塗縣男洪武元

明史竊

王愷十卷

二

年進爵子

胡琛字仲淵龍泉人也至正壬辰嘗語人曰浙水東地

氣白矣禍將及乎倡義兵保守湖山石抹宜孫奉省符

來守處辟深爲參謀太祖攻婺州宜孫教有車師屬深

將之往援深晨起見有黑氣亙天西北白氣亙東南頃

白氣爲黑氣所蕩深心識之曰此敗徵也師果敗深還

宜孫使守龍泉兼理慶元松陽遂昌四屬邑及王師攻

處四邑民詣深請曰公治兵十年勞苦功高朝廷未有一

命之錫國寶負公公何負於國哉顯公內附以全民

命深因民心解甲請降見將軍胡大海曰深所以爲此

者爲吾民也願明公與之四邑得不愛兵上聞深名

人召入爲左司賁外郎與深語未嘗不稱善從平江西守吉安已因苗帥叛殺耿再成復還守處山寇乘苗亂或竊發深第捕渠帥誅之餘皆諭令散處加防約而已深見處兵單弱乃諭于衆曰兵以衛民無兵子女玉帛不保兵衆又無以餉之奈何衆皆頓首曰願如公教深度民間恆產有萬十石令出一人爲兵就食其中處米二十萬石得壯兵二萬人軍無遠戍之勞官無養兵之費謝再興反諸全從李文忠進壘敗吳兵義烏深相地得五指巖請文忠築新城捍吳旬日城成上錫以名馬是年九月溫冠方明善攻平陽深引兵救平陽方明善敗走因下瑞安深兵直指溫州明善急與其仲父國珍

明史稿

胡溪十卷

三

謀顧歲輸金幣乃還師明年八朝上欲留深用深以邊境未寧願還處時上已爲吳王乃加深爲王府參軍往仍總制處州各翼語之曰閩浙平朕當還汝中書也深出上顧宋濂問曰胡深何如人濂曰文武材也上曰詢如卿言浙東一障朕方賴之深荷上知嘗謂人曰處藩皇靈覆冒幸已牧宰誓挈全閩之逸入版圖方展犬馬微衷明年將兵下浦城克松溪請上更發建昌廣信撫州三路兵併力八閩上如深言命指揮朱亮祖率廣信兵出鉛山左丞王溥率建昌兵出杉關往與深合克崇安圍建寧建寧人嬰城謹守朱亮祖亟欲攻之深視氛祲不利止之曰天時未協將必有災未可與戰亮祖曰

參軍何得以災爲辭師已至此庸可緩乎且天道玄遠山澤之氣變態無時何足徵也深猶不可忽聞兵屯錦江者乘深後來逼亮祖以是咎深深不得已引兵進擊破其二門建寧守將阮德柔盡率精騎開城門出扼深軍圍深數重會日已暮深以營壘未安敵圍不鮮難久持突圍出伏兵四起馬蹶被執阮德柔送深友定所深見友定曰我主上神聖威武群雄屬心足下當效寶融故事奉土歸命可不失富貴友定不悟遂殺之先是日中有一黑子太史令劉基曰東南當失一大將果深也上痛悼追封縉雲郡伯其後友定就俘上命深子櫛其肉祭焉

明史稿

孫炎十卷

四

孫炎字伯融句容人也炎長六尺餘面黑如鐵跛一足喜雄辯辯窮一座人天台人丁復負詩名當其舛憤談笑人無有當之者金陵夏煜師事復而橫逸出復上炎遊此兩人間最深時時與兩人飲酒賦詩角勝得一雋語輒搥案大譁聲撼四鄰下筆累紙立盡由此驚動江東間出遊四方所與交盡一時英傑時時抵掌顧章句生罵曰孫炎男子豈效若等槁死蒿下耶衆生固豪之不與較炎亦竟落魄歸高皇帝定鼎金陵炎散髀入見勸上延攬圖大業稱上心上使爲行省掾與論天下事每至千數百言皆可聽從征浙東擢池州府同知尋改池爲華陽府卽拜華陽守明年召入爲省都事會處下

以都事往總制處州上許以便宣行事不取中報付省符未署者聽辟任炎疋馬入處坐廳事驅賊中民踴躍下諭之日元之不爲天祐人共知之今四海裂爲七八皆無以生民爲心者得天下者必吾主上也爾民未知朝廷德意握兵戲溝中主上不忍加兵命我而諭爾民將以安汝非厲汝也爾民遵化有後福不然自取塗粉無爲也炎語氣慷慨甚民皆叩頭流血退而轉相告以爲孫使君不比舊官可玩狎矣炎又徧檄諸屬縣數月皆奉炎約投兵相繼爲良民炎擇勇健民練爲兵推一人爲長日督教以備不虞發一符立至麾下無敢後奸吏強族素驕蹇束手歛戢於是人人願得孫使君長爲用尺第

系炎十卷

五

守也是時四方爭割據秀民伏匿山谷中未肯出炎鈞致一二人問有才者爲誰今皆安在錄其姓名授使者書招之而是時劉基章溢葉琛最爲處士所推而基又最有名又豪俠負氣與炎類自以爲不當爲他人任使炎使者再往返不起奉炎寶劔炎以劔賞獻天子斬不順命者封還之爲書數千言開陳天命論基基不答後乃遂巡來見炎置酒與基飲上下古今成敗傾河決壘基飲謝曰始基自以爲勝公聆公論議基何敢望公也炎徒以口舌安反側郡上方征伐無一兵子炎亡何苗帥亂襲炎幽空室中列卒環守荷炎降炎不肯屈夜以燭屑斗酒饋炎曰以此與公訣矣炎引佩刀割屑舉厄

酒仰天嘆曰嗟夫大丈夫乃爲鼠輩所困我卽死死義爾賊死肉臭狗不爾食卒怒持劔瞋目擬之炎飲酒自若卒叱炎解衣炎罵曰此紫衣裘主上賜我者吾當服以死引枕卧賊乘睡中刃之洪武元年追封丹陽縣男妻王國兵八金陵時死之

于光字大用都昌人其少年一磊落書生也紅巾亂起光投筆從戎徐壽輝陷都昌署光爲江東宣慰鎮鄱陽陳友諒弒壽輝自立爲漢王光譚衆曰我不能殺友諒可北而之乎遂與左丞余椿反擊漢兵以饒降輕騎謁上龍江上賜光錦袍鵬帽授行樞密院判官令成徽光旣行上解金蓮環繼授光日子賜卿冠衣不可少此光

明史稿

于光一卷

六

疏謝曰于光之心鞠躬盡力報國一忠死而後已上命左右藏弔曰此于光誓書也識之從征九江下黃梅拔建昌從戰鄱陽遷指揮同知從平武昌遷鷹揚衛指揮使階懷遠將軍從徐將軍東平淮浙北定中原郭子與之守潼關及鞏昌徐將軍皆令光往佐之王保保數入寇光輟鞏昌之大將軍班師還京王保保襲蘭州光自鞏昌將兵往援及馬蘭灘卒遇敵兵爲所襲被執是時蘭州兵少守將指揮張溫堅守不與戰敵脅光降光不肯縛光至城下語光曰若能呼以城降不汝殺不能將磔汝光大呼曰我不幸被執公等善堅守徐總兵將大軍旦夕至矣敵怒批其頰殺之城中聞光言守益固敵

不能下且懼大軍至乃引去上聞光死流涕曰于光不食言矣祭之少牢配享舞龍山

朱顯忠秦州如皋人也初從張士誠守松江我師下太倉顯忠遂以松江降歷功陞授涼梁衛指揮僉事從類國公伐蜀留守文州蜀將丁世真更欲爭文州圍城益急奮兵數萬顯忠城中兵僅七百人食且盡外援不至部下皆曰與其陷死地就若棄城求生路乎顯忠厲聲曰爲將守城城存與存城亡與亡豈有求活將軍耶部士聞言爭自奮顯忠被創以十數戰益疾城破士卒止存二百人顯忠死于亂軍中蜀軍得我千戶王均諒均諒不爲屈蜀人磔之于文州東門上聞二人死遣祭之

明史竊

朱顯忠十卷

七

厚恤其家爲顯忠贖鎮國將軍都指揮使丁世真後爲帳下小校所殺蜀平小校赴京言狀中書省臣請賞之上曰小校殺本管非義也何賞爲不許

熊鼎字伯穎臨川人鄧將軍守南昌鼎持謁入轅門坐將軍帳中振腕縱談天下事鄧將軍大喜以爲遇異晚薦于朝太祖召見江州浙西平召爲德清丞吳元年召入爲博士尋遷起居注時初置臬臺鼎出僉事台溫上以台溫方氏陸梁之後務得人鼎至廉得僞將二百人暴州邑中遷之江淮鈎獲蠹民豪胥猾隸散置別郡六百戶有金萬戶奪民三妻矣夫訴則更妻其夫而竟不予前婦鼎至三夫皆訴鼎悉歸婦三夫棄金市平陽有

農婦爲一故校鹵而室之五年鼎攝至校搜二兒泣曰妻去兒不養餓死願公憐我鼎命真兒妻旁兒避不肯鼎曰詐也鞠之乃鄰人子諭如法於是軍中所掠婦數百人皆相戒夜遣去其秋山東平上又命鼎以前秩往山東而山東爲齊魯故域民敦讓不許鬪詭治之是時河北甫定濟南宿有重兵兵數縱火焚畧一室火則一市財皆殫鼎檄令長庀火具署保伍相赴援榜戢士卒毋得復如曩時焚畧置不問士卒不貳郎所轄坐故縱火患乃息論罷州邑漁獵吏數人檄令月置二厝日著所理錢穀訟獄之數月以其一上憲司鈎考小吏無隱情上語廷臣曰熊鼎爲政得體朕甚嘉焉尋轉副使

明史竊

熊鼎十卷

八

三年封建諸王上慎選臣僚問丞相曰熊鼎稱是乎丞相曰賢上紀姓名几上閱禮書崔亮亮對如丞相語上曰朕固以鼎足任也召拜晉王府右傅階中奉大夫會徙邊徵雜羌入內地護卒弗嚴道奔散事連陷左遷衛知事五年召還爲晉府參軍間令爲皇太子說書一日上問曰秦漢以來諸侯王不肖者幾何鼎謝未攷命覈糧姑蘇還上復問鼎諸侯王事鼎對如初上怒改刑部主事奪參軍俸八年西戎朵兒只班內財上以鼎老成曉暢戎事出爲岐寧衛經歷賜白金五鎰錢千三十緡其冬賜鼎狐裘纁袍鼎計西戎終必叛上言西涼岐寧漢唐內地不可棄朵兒只班來婦非誠心假我聲援威

齊鄰邦爲旦夕自安之計朝廷宜思制御之道急之則
席卷而遁雖得其地而無民緩之則恐羽翼旣成而跋
扈猶昔今宜稍給糧種撫其遁民以安衆心守以良將
彼朶兒只班特匹夫耳又將焉往上聞疏曰人常謂熊
鼎迂今不迂也九年四月上思鼎邊上良苦遣中使趙
成徵鼎至西涼打班驛而朶兒只班叛令酋長么哥
勝鼎還得切責之大義與成俱爲所害上深悼焉立祠
祠鼎祿養其家

論曰葉景淵名亞劉章使無康祝之難勲庸肯遜二公
下乎王用和執法不阿得遇賢將遂無廉藺之隙胡仲
淵知難冒進不有剛愎者參乎孫伯融以豪俠得衆心

明史稿

熊鼎十卷

九

有古烈士風然君臣草創之初伯溫之卒歸太祖炎力
也于大用張子明呼吸片言直足以壯三軍而褫敵魄
朱文卿倡必死之氣以鼓士士人人願決一旦之負血
雲樓檣能參軍策料西戎若指諸掌不出時戲身罹其
殃惜也

明史稿卷之三十三

陳陶章唐凌楊茹列傳第十一 東莞尹守衡著

陳遇字中行金陵人也遇初仕元授江東明道書院山長改温州路教授元亂棄官歸隱太祖下金陵方思招致天下賢士聞洛陽人秦元之避地鎮江使徐達物色之聘之至語太祖曰金陵名士明公搜用盡矣且及巨老朽此中尙有百倍臣者奈何遣之因薦遇太祖立致書幣徵見太祖與語大悅之稱先生不名遇與元之二人參侍帷幄太祖嘗有私書臨幸其第者三元之誕日太祖嘗臨燕且多贈遺元之有從子殺啓太祖還鎮江太祖爲出郊相送握手密談久之太祖初爲吳國公時明史稿

陳遇十一卷

一

時賓禮二人不煩以職務及爲吳王元之已前卒時欲官遇遇辭不肯受明年上卽皇帝位再命爲翰林學士皆固辭尋奉密命至浙江還奏稱旨除中書左丞又辭辛亥召對華蓋殿賜坐命草平西詔授禮部侍郎兼宏文館大學士則又辭會有疾命醫往視時天微寒因賜錦被及上供米疾間入謝上望見連呼曰君子君子久之又命爲禮部尙書則又辭上見遇固不肯仕乃爾遂不復強每見多錫餐之遇皆拜受賜坐侍食談古今成敗遺廐馬送歸仍賜肩輿校尉十人俾安佚之論之曰卿不欲仕有子可令帶刀侍衛遇頓首謝曰臣三子皆幼俟其成立圖補報上悅遇初以四方多難夜必焚香

籲天願天早生仁聖救創殘及上起江東遇聞召卽就命然不受官爵不滓其志洪武十七年乃卒時年七十有二賜贈祭加東園秘器薤山季子恭舉鄉貢士累官左通政累贈通官中議大夫贊治尹大理寺右少卿遇爲人清遠有與致游心繪事然不肯傳示人人無知者弟中復嘗學習遇叱之曰吾豈他無一長汝乃習其下者中復常隨遇侍太祖卒以此伎受知文皇永樂初授翰林待詔遇嘗爲太祖聖容妙絕當時中復子孟顥善八分楊東里最愛之

陶安字敬直潁當塗人也安初舉元至正間鄉試授明道書院山長爲人貌癯而內多謀略精易筮嘗以王

明史稿

陶安十一卷

二

佐自負而人未之知也上渡江首至太平安與耆儒李習率父老山城迎上見上龍姿鳳表因獻言平天下大略上悅使參幕府事從下金陵諸將奉上爲吳園公以安爲員外郎上方寤寐英豪徵劉宋章葉四公至上問安四人者何如安對曰臣謀略不如基學問不如濂治民之才不如溢與琛上嘉其善讓上克武昌拜守黃州及下饒州徙守饒閩寇時陷浮梁樂平來攻饒州二縣民多從賊剽安登城諭曰若等皆吾隴上農民奈何反爲賊用去賊遣爲太守用章猶貴乎賊曰使皆如太守豈有今日城卽破不相害也已而行省援兵至賊大敗遁去諸將請盡屠從賊者安曰民爲賊脅非其本心奈

何殺之明年入朝上作詩美之謂賊去鄱陽猶鯉魚之去湖也吳元年初置翰林召爲學士是時四方宿儒皆集闕下議禮制安輿之而大祀禮專用安議給祿禮定於詹同齋戒禮朱升五祀禮崔亮朝會禮劉基祝祭禮魏觀軍禮陶凱安復與李善長劉基傅藻楊憲等詳定律令有御史言安隱過上曰朕素知安安豈有此且爾何從知御史對曰聞之道路上曰御史取道路言數舉人此爲盡職乎立黜御史洪武元年初置山東行中書省上以江西參政汪廣洋調山東欲令安出參政江而上語安曰江西上游都會朕聞諸臣堪代此者莫如卿安頓首曰愚臣微陋恐付託不效負上恩上曰躬擐甲

明史竊

陶安十一卷

三

胥決勝負兩軍之間此武夫事非卿所能也承流宣化綏輯一方之衆此卿事亦非武夫所能也朕用人因人所能不强人所不能朕豈私卿一人不愛一方耶安頓首受命至江西多善政洪武四年卒年五十七疾劇猶草奏時務十二事贈姑熟郡公上嘗賜安聯語曰國朝謀略無雙士翰苑文章第一家安少講濂洛關閩之學上嘗與諸學士論學術安對曰道之不明邪說害之上曰邪說害道猶美色眩目鮮不爲惑自非豪傑不能決去戰國縱橫排闔之徒當時諸侯急於功利多從其說往往事未就而國隨以亡夫邪說不去則正道不興正道不興天下烏得而治安頓首曰陛下誠探本至論

上曰仁義治天下之本也賈生論秦之亡以不行仁義夫秦襲戰國之弊安得知此

章溢字三益處之龍泉人也少負才畧方頤疎聳目光如電吐音有洪鐘壬辰斬盜寇龍泉得溢從子將殺之溢出謂賊兒勿不足殺願殺我賊方懸募購溢大喜爲釋從子延溢坐問計溢謾罵曰計安出爲賊不已且死爾賊怒縛溢柱刃礪勝欲以威降溢溢奮不屈賊竟弗忍害溢夜乘間脫歸募里中少年擊賊大破走之處帥石抹將軍宜孫上其功行省因留與平七縣諸峒賊屢有功行省以便宜累授溢官辭不受或問之溢曰吾將鄉里子弟使肝腦塗地吾獨四之自爲功寧忍乎乃

明史竊

章溢十一卷

四

退隱匡山上克處州避地入閩庚子上以東帛來召及青田劉基麗水葉琛浦江宋濂四人同詣金陵見上上曰我爲天下屈四先生四海紛紛何時定乎四人同辭對曰天命靡常惟德是輔不嗜殺人是能一之耳上曰卿等其留輔予以溢爲營田司僉事溢乃行視江東兩淮蕪田皆爲辟草萊佐軍興浙東始設提刑按察司改僉司事處州總制胡深出師溫州詔還處州餽糧荆楚平改湖廣溢至湖廣見荆襄多廢地請盡開斥分兵屯田以控制北方上曰善紀綱之事朕一以屬卿未幾浙東按察使孔克仁僉事王壽坐事逮辭連溢溢惶怖上曰朕素知溢守法惡有是遣太史令劉基慰諭毋恐會

處帥將兵入閩敗沒浙東諸郡大震詔遷溢爲浙東副使還鎮處州溢辭曰臣日在浙東無狀同列皆得罪獨臣蒙賜原上恩已重臣不勝感激今更加臣官則益重臣過疆場之事臣不敢辭副臬之命臣不敢拜上從之比諸郡諸狂狡相誑誤者各已據山谷溢令馳榜諭告招轉之誅其渠帥而籍餘衆爲兵溢千存道初以元帥成蒲城詔令提兵從溢往來游擊溫州茗陽賊周遂卿遮畧平陽瑞安道溢命存道擊斬之青田龍泉慶元三縣時多警溢先籌爲守禦賊皆却走諸縣漸稍寧謐既三載請朝京師上手書報曰朕知卿在邊良苦俟吳平當即召卿爾及後浙西平召還京留存道使守處州上

明史竊

章溢十一卷

五

既見溢甚嘉獎諭群臣曰章溢雖儒臣父子宣力一方冠盜盡平功不在諸將後溢叩頭謝不敢當上因諮溢以征閩諸將溢對曰湯和由海道進胡廷瑞自江而入此必勝矣然閩人尤服李文忠威信若令文忠帥師從浦城取建寧則萬全計也上立詔文忠出師如溢策上卽皇帝位溢與劉基同日並拜御史中丞太子立兼太子贊善大夫溢治事務持大體嘗曰憲臺百司儀表務先養人廉耻使人避不肯犯豈宜恃捕擊爲哉存道初率鄉兵萬五千人從李將軍入閩閩平詔移從海道北從溢請上曰鄉兵農人耳始許以閩事平歸農今復調

二其情不可上也不從溢遂請曰今兵已入閩者俾還

州里昔有嘗叛就撫者其人趨勇不好農可籍西代也上乃大喜曰孰謂儒者迂乎先生不迂也非先生爲朕一行無能成茲事者溢受命遂行比還處會母卒上令苦塊治戎事鄉兵旣集乃令存道部領北行疏乞終制存道至京師見上上曰汝父事朕宣勞爲多汝尙勉立事功以無忝爾父則子汝嘉授處州衛指揮副使使戍上黨尋移平陽溢竟以母哀毀得疾卒年五十六存道後從湯和征虜斷頭山力戰死

明史竊

唐鐸十一卷

六

史已復出守會稽築夏蓋湖隄其有功利於民甚溥陞刑部尙書改太常卿內艱賜半俸服闋除兵部尙書改諫議大夫上語鐸曰人有公私好惡不齊故言有邪有正正言務規諫邪言務謗諛諛言近於忠諫言近於愛惟不或於謗言則聽日聰而譏人自去不眩於諛言則智日明而佞人自絕矣鐸對曰聽言之難從古爲然陛下已深得情幸甚已坐事左遷監察御史尋陞右副都御史復爲兵刑二部尙書初立詹事院上語吏部曰三代保傅禮極尊嚴輔導太子須擇忠正賢良之士兵部尙書唐鐸謹厚有德量其以兼詹事食尙書祿未幾致仕二十五年改院爲府復起鐸爲之仍食尙書祿尋致

仕再起爲太子賓客尋陞太子少保二十八年左軍都督楊文以征南將軍佩總兵官印出平廣西奉議南丹向武等蚺土蠻起鐸以致仕兵部尚書參贊軍務鐸釋事逃還里鐸爲人素長者然短於才上或有付託輒勉出應命出未久復請休上亦念其故舊多蒼注雖致仕全給尙書俸上嘗語鐸曰朕思前代有國家者體天逆順人心以爲治則基業久安間有亂亡未有不由違天逆天所致卿與朕共事日久夙夜左右資弼良多凡朕事天未至卿卽以言使朕知警治亂繫焉卿毋謂已安不以爲意也鐸頓首曰陛下敬天恤民之心拳拳如是臣雖老諄敢不盡心時諸卿中詹徽以才勝鐸以德勝

明史稿 唐鐸十一卷

七

鐸居官不動聲色而政修人和上嘗曰都御史詹徽刑部掌部事唐鐸二人性行不同下人事之亦異徽剛斷嫉惡不容奸僞吏髮蓬面垢容愁肌瘦不異羈囚以不得肆其貪鐸始友及臣至今三十四載交不知變色口不出惡聲德有餘而才稍不足屢被小人誣誤極刑者數矣朕深知其總曲有弗罪奸人忌微剛諍諷滿朝鐸厚重無疵又謂儒而無爲一切文移計稟皆鐸文愚鐸賄賂公行鐸無可奈何嗚呼聰明決斷者以爲非淵德海涵者以爲愚人心不古有此耶三十年卒年六十有九卹贈最優

論曰陳靜誠有還籌首功而尺寸之組不得加于其身

青田公當爲加額矣陶主敬首謁轅門而一統鴻圖已定於出迎數語王者之興其間必有命世者焉蓋謂是平章三益先後保障功不細石抹將軍虛左席以相讓不能屈後竟與龔蒲諸人共邇桐廬而西豈君固擇臣臣亦擇君耶唐公累進累退厚德足以威明主而不能舍實行至於墮群姦而不能累其愚不可及也

凌漢字斗南原武人也洪武十七年舉秀才授司經局正字出令會稽廉憲陶晟以他事坐漢繫按察司獄非其罪也上偶知之會晟至京師上械晟還浙令釋漢與俱來漢至上卽日拜爲監察御史巡按陝西漢疏民瘼數事具言古人有言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

凌漢十一卷

八

者專之可也臣竊以爲在春秋戰國則可在今大一統之時則不可苟許其專恐啓大臣擅權之漸上嘉其言召其子賜鈔二百錠衣一襲漢嘗平反一冤獄謝以千金漢謂之曰子罪得原律有定法非我私子峻却之上聞擢右副都御史時詹徽爲左都御史性殘刻漢嫉之數面折徽微側目視漢奏遣漢出按事蘇松嶺御史桂滿拾漢微過爲失職左遷刑部侍郎未幾署吏部改禮部漢長於政事有廉操上愛之然漢處同列出言多不檢亦以是貶上亦稍知之虛爲所中傷以年老賜歸田里漢叩頭謝曰臣願生居京師死葬京土上許之命居私第歲餘起爲左贊善徽尋坐監玉黨伏誅上復拜

行有命都御史與淮事未久遂請老乞還故鄉上曰
朕先賜卿歸不肯行今欲歸何也漢叩頭對曰先是詹
徽在臣有後憂今微誅臣無憂故敢歸爾上賞其直疏

之

楊靖字仲寧山陽人也洪武十八年進士爲庶吉士試
事吏科十九年擢戶部試右侍郎尋實授左侍郎時茹
瑋以貢入太學授承勅郎擢左通政奏遂爲靖同榜進
士歷事都察院擢工部侍郎數人在職公勤上故特超
用之詔有司復其家御製大誥上復特舉數人以激勸
百官而此數人者三四年中皆晉尙書皇太孫立靖以
刑部尙書兼太子賓客其年遂遂致仕去靖在部嘗鞠

明史稿

楊靖十一卷

九

一武官門卒檢其身得一大珠持至靖前僚屬見之皆
駭愕靖徐曰安有許大珠此以贖物侮人耳命碎之上
聞嘉歎曰人得珠人必獻朕以求容悅而靖不然可謂
以道事君使窮詰之必謂有所投獻將以一珠而起大
獄株連之禍安可勝窮今以千金之珠卒然至前畧不
動心遽斥以爲贖物而碎之靖有過人之智應變之才
矣靖時方壯年執法平允上數獎勵之尋以事免云何
召以布衣出使安南還改左都御史有鄉人繫獄靖爲
其改狀草摯登聞鼓爲御史所劾上念其才不之問御
史論不已賜自盡上命歸葬於淮年僅三十八瑞衡山
人事孝陵爲兵部尙書建文時改吏部尙書文皇八國

封忠誠伯謚字文用宣城人也

明史稿

楊靖十一卷

十

明史竊卷之第三十四

汪羅傳揚李趙劉列傳第十二 東莞尹守衡著

汪河者龍舒人也上定金陵河以掾史給事中書省中時時上前有所陳說皆稱旨擢大都督府都事是時上方撫有江東諸郡而師行日有聲元臣察罕方起收復河北佯來通好玉帛交于境上上故知其覬我也以河倜儻有材請可任使使河往報之亡何察罕死蒙古代之以其甥擴廓擴廓又來修舊好上復令河往報擴廓留焉上爲河致書曰河行以爲生者賀沒者弔也久留不遣何故春秋鄭絕於楚楚執良霄漢伐匈奴奴拘蘇武此夷狄報怨之淺見奈何閣下反效之乎書三致

明史竊

汪河十二卷

不答留六年不遣河卽曩然楚囚哉不少屈遜矣洪武元年師下河洛擴廓非走定西河乃完節還歸上卽日陞河吏部侍郎河在虜中久且悉虜事上方略擴廓竟不得有加于我河力也尋遷御史臺數觸天威陳讜論上多容納其後封建親王河拜晉相尋卒

羅復仁吉水人也初受僞漢辟及我兵下九江杖策來歸太祖喜置左右甚信用從破友諒都陽湖齊捧蠟書招諭臨江袁州諸郡皆來下太祖爲吳王除中書省諸議僞漢敗守武昌太祖使復仁說之降語在開國紀擢國子監助教以老故賜小車出入燕見輒賜坐食飲太祖卽帝位遷翰林編修洪武二年占城來貢言安南侵

奪其疆域地上命復仁齎詔往諭安南歸地占城罷兩國之兵而還安南遺之金貝土物悉却之上嘉之曰不受其餽是也拜宏文館學士復仁敦茂簡樸見若草野倨侮而胸中了了太祖與談率意陳得失無所顧避常操南音以對太祖顧賢其質直呼爲老實羅而不名嘗幸其第復仁方操塗具完壁急呼妻抱几坐上上曰賢士豈宜居此賜第城內天壽節製水龍吟一闕以獻上悅厚賜之禮幣尋乞致仕許之陛辭賜大布衣題其額曰性雖粗率忠直可嘉賜汝布衣放歸田里久之上復思而召之乘傳至京師見上上大嘉復仁奏滅江西秋糧軍籍等數事上皆可之留三月上憐其老賜玉帶名

明史竊

羅復仁十二卷

二

馬錢柱杖及家僮飲食具還家

傳安字志道太康人也洪武中爲都督府吏起歷四夷館通事舍人鴻臚序班授兵科給事中二十八年改禮科都給事中奉使西域通貢道安至撒馬兒罕國王帖木兒自以遠中國負固不守外藩禮且欲安稱臣安曰我天朝命使誰爲汝臣耶具陳國家威德薄海內外罔不臣服汝何敢與我中國敵也王曰我國土何渠不及中國令人導安從而行南還所至地方萬千餘里六年始返其國以安始終弗爲屈遂不遣歸永樂五年王死頭目哈里令虎牙達乃送安還朝因獻名馬珠玉謝罪安初同行太監劉帷御史姚臣皆物故官軍千五百人

生還者十有七人而已上以安羈西域十三年不屈節賜第免朝十三年奉使往封別失別里納里失罕爲王見羈北虜復留九年洪熙元年始歸時安母且期願矣安自念老病不復能任事上書乞骸骨言臣離母膝下使絕域先後二十二年今幸生還願得以白首餘生承歡旦夕請賜勅命榮養吏部言安歷年雖久未經部考例不得授上曰安使遠夷留滯廿餘載良苦何例爲予安勅命歸養令有司歲給月米一十二石與夫二名宣德四年卒上特遣官祭葬子霖以賢良方正薦授通政司知事遷錦衣衛經歷改六安州判官

論曰汪河以修敵好而受俘繫所不以之釁鼓者比鄺明史編

傳安十二卷

三

生幸耳而敵人要領已豫得之南冠之日其智略有足多者羅復仁一橫轅儒生無他材能逐鹿之際漢旆且先遽令泥首於轅門外夷相吞犬羊常性乃復使之折戈頓顙降心而聽命故曰忠信篤敬蠻貊行焉不誣也傳安久羈西域視蘇武已爲過之不知勞苦之狀何如子卿然而皇靈以宣臣節不失可謂老而彌壯者矣家有白頭之母寡無陸賈之金首邱之日猶能藉天子之寵光以終人子之養不謂忠孝兩全者耶

楊善字思敬大興人也少補比平諸生不大讀書好爲人策事慷慨多權略燕王初起兵內靖署善與儀所引禮舍人從世子居守燕王既有天下予善官序班善偉

丰儀工舉止音吐如洪鐘上常目屬之稍進爲丞昭皇帝嗣位進爲卿居第有美園亭喜與京師權貴人遊大得公卿間聲歷事仁宗宣宗正統十三年卿考滿還禮部左侍郎明年從駕至土木師潰抵足走還京師時年六十五矣也先入犯鄜王以善曉暢軍事改左副都御史佐于謙營九門外禦虜數有功進右都御史善自侍即歷臺端皆領鴻臚寺事而是時太上皇帝在漠北元旦故事自朝正出率從朝房相謁賀善獨流涕曰此何時也太上皇帝何所而我曹稱賀耶衆愧爲止時虜亦欲歸我太上皇帝每察大臣到迎而我先所遣科臣李實乃假卿佐以往虜故猶得藉以責我日我留汝皇帝無

明史編

楊善十二卷

四

以爲奈何不遣大臣來迎歸諸大臣無有敢任行者善獨出班請曰上皇狩虜已越暮犬馬臣未嘗有一飯不戀戀於朔北今幸叨從九卿之後願假一介行李談笑而折其跋扈不臣之心虜其或者悔禍於予俾臣得奉上皇以歸君之靈也社稷之福也卽不然臣節亦盡臣死無憾工部右侍郎趙榮曰臣前已如虜師識虜情臣願陪行詔許之予之勅然絕不及奉迎事善至也先問日都御史爲通好來耶爲迎皇帝來耶善曰南北之好久矣奚待今日太師偶以日者耀兵我境我太上皇是以得與太師相從及此然太師奉事我上皇猶吾臣子我中國人民無不稱頌太師威德上皇今已稍倦於遊

我臣子是以敢有今日之請也先日曰者之釁乃汝中國自貽之感汝知悔乎善曰太師姑以是爲可執之詞耳總以太師之英雄偉略久欲示威於我邊境我太上皇帝亦惟是暱比之小人致貽今日之憂太上即肯深居九重惟是守疆將士左執鞭弭右屬鞬囊與太師相周旋于邊鄙之中未知雌雄若何耳也先每有詰難善輒片言折之語具在比待紀中於是引善進見上皇遂以明日奉駕歸矣君子謂上皇之得以返自虜庭善有詞也善歸進左都御史仍領鴻臚寺事李實者字孟誠合州人正統七年進士爲禮科都給事中使虜上事宜八事上曰此難可以遷度也實捧勅書讀之無迎復語

明史竊

李實十二卷

五

訴之將詣白閣臣遇興安論之曰爾奉黃紙幹事他何與焉實遂偕虜使北行上皇見實泣曰在此踰年始見卿等實見上皇皮帳布幃席地而寢泣伏奏曰陛下往日深居宮殿玉食錦衣乃國王振遂至北行非陛下寵之太過豈有今日蒙塵之禍上皇曰振未收時卿等無人肯爲朕言今悔何及明日也先款實問曰爾等念太上不遺大臣來迎歸實於是信虜之欲歸我上皇非謾我也實歸進右副都御史趙榮者字孟仁以能書秀才選任中書舍人初與右通政王復通候上皇還改太常少卿及奉上皇歸轉左侍郎榮閩縣人也上皇後復辟進

榮尙書實時巡撫湖廣中旨奪職爲民或謂實至虜中見上皇頗倨而其詞又懇上故卿之善雖負才辯而以巧佞取功名景帝易東官加太子太保先嘗事王振後更事吉祥而比石亨故又以奪門功封興濟伯兼禍部尙書賜號奉天翊運推誠守正文臣卒仍故封進侯諡忠敬因子一爲勲衛一指揮僉事一千戶一鎮撫孫增尙公主爲駙馬都尉

論曰興濟材人也而其功名則皆巧於伺竊而得之又聞其儉忤人也初爲序班坐事下獄庶吉士章朴亦坐事下獄偶與善言家有方孝孺集時方窮治孝孺黨善從借觀而密奏之上遂誅朴而復善官最後于謙王文

明史竊

趙榮十二卷

六

之慘陳循等之竄皆有力焉善死或云見謙文爲崇陰惡亦昭昭矣哉若夫太上之歸也謂善之口舌可能爭而得乎非也乃天歸之又豈虜之真能悔禍而來請乎亦非也乃天歸之天留太上以天順八年之天下卽非善往而必歸也卽實再往而亦必歸也天啓太上以爲殷憂之聖主故使之居夷一載而不以爲辱南宮六載而不以爲屈故曰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天之所去則爲亡國之徵欽天之所留則爲虛桐之太甲吾故曰皆天也

劉誠字景元安福人也成化十一年進士第二人授翰林院編修進侍講宏治改元奉使交趾說從兩健僮一

肩輿道南寧直抵交境交人驚曰昔之使者皆航海來
殿幃蔽洋今豈天人耶步空而至也郊迎館候視皆倍
恭陪臣拜跪據大明集禮受之不與交一語至之日頒
詔明日宴畢遂行交王饋之金珠犀象不一額既行復
遣陪臣要於路期必致之戡書初入關詩示之有曰歸
裝若有關南物一任關神降百殃交人益敬懷戡初入
交苦炎暑館人進一象骨扇出關返之還置右春坊右
諭德踰年卒配胡氏盲女也胡數請置貳室不聽臨卒
索紙書曰劉伶之錡旣荷莊叟之骸如遺無一語及家
事云

明史稿卷之三十五

宋蘇胡王具桂魏列傳第十三 東莞尹守衡著

宋學士濂者字景濂浦江人也始七月而生嬰兒時多病六歲能記二子言稍長受春秋三傳於聞人夢吉先生歲餘兼通易書詩及周禮諸經與貞文公萊講學白麟溪上濂與金華胡仲申從攻古文辭時柳文肅公賈黃文獻公潛皆大儒濂皆師事之諸學士家言濂且以後進燁燁先達聞矣至正中以布衣徵拜翰林國史編修辭不就隱居小龍門著書龍門子上克孜州郡守王宗顯禮致爲郡學五經師王師下括倉上復徵與劉基等四人至江東授江南儒學提舉使授太子經濂爲太

明史稿

宋濂十三卷

一

子陳解經義間傳極言爲帖括上以爲疏通語從臣曰先生諱諸君子也上方從馬上定四方問濂黃石公三畧濂曰尙書典謨帝王大經大法具在願陛下留意上曰善而心頗迂之矣甲辰遷起居注總修元史陞翰林學士知制誥次朝降編修洪武三年侍講學士魏觀爲國子祭酒改濂爲司業坐議孔廟禮稽緩請安遠令尋召還爲禮部主事陞太子贊善大夫上問帝王宜讀何書濂請讀真德秀大學衍義上令大書揭兩廡壁嘗臨御賜坐講析陞侍講學士仍兼贊善大夫令輯歷代好臣事爲辨奸錄分賜太子諸王上作祖訓錄成令濂序之於時當代紀載上皆屬濂總其成上最嘉濂博洽然

不敢使參大政一日欲試之濂頓首謝曰臣少無長徒以文墨事上待罪禁林陛下之恩大矣一旦受賤任事一不效臣死不足惜負陛下不敢上益重之上擇少舉人俊異者爲翰林編修令人禁中文華堂肄業詔濂爲之師每食太子親王造爲之主上時幸堂中品評文字濂每見上輒賜坐賜茶詢舊章講治通夜分爲常諫无益者不洩大書溫樹二字室中人有問朝廷事指二字不答上嘗召翰林諸臣飲勅內臣行觴濂素不勝杯酌捧觴辭上曰卿姑試之濂飲畢上曰更宜一觴又辭上曰一觴豈便醉人乎濂舉觴瑟縮上笑曰男子何不慷慨濂一吸盡上大悅而濂已赭面趨起矣上復笑

明史稿

宋濂十三卷

二

曰朕爲卿賦醉歌濡翰墨賜濂辭一章顧諸臣曰卿等爲朕賦醉學士歌俾百世下知朕君臣同樂若此也他日御武樓濂侍坐上勅中使入取所儲甘露於宮中起用金杓煉湯於鼎調以飲濂曰此天地至和所凝服之去沉疴延遐齡故與卿共之上又見濂行步艱命太子選良馬賜濂上爲賦良馬歌九年拜翰林學士承旨嘉議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上曰朕起布衣爲天子卿自草萊列侍從爲闕國文臣之首俾世世與國同休不亦美乎趣官其子以豕子璵之子慎爲儀禮司序班介子璵爲中書舍人加贈祖爲太常少卿父爲禮部尙書諱辭乃上親製稱濂實有古人之風撓之而不怒靜之而

不肆豈不如淵之濯清者乎攬之而不濁靜之而不清
朕觀濂之性有若是焉又嘗廷譽濂曰古人太上爲聖
其次爲賢爲君子景濂事朕十九年嘗有一言之僞
請一人之短寵辱不驚始終無異不謂君子人乎抑可
謂賢矣十年致仕賜綬綺御製文集太子贈衣三襲上
日朕最慎賞嘉卿忠誠貫金石故以賜卿卿今年壽幾
何矣日六十八上曰藏此綺三十二年作百歲衣濂頓
首謝上令濂孫慎謹護行復屬濂曰卿歸猶能來見朕乎
濂叩首曰臣身未就木請歲一來朝是年九月入朝上
大喜日侍上遊歷觀闕盤旋禁籞侍食使殿日中始退
上嘆日純臣哉爾濂方今四夷皆知卿名卿自愛濂通

明史稿

宋濂十三卷

三

謝歲暮乃辭歸既數日上語璉日爾父道中無恙乎朕
時昔之夜夢見爾父笑談如曩時爾父雖去其容儀儼
然在朕目中也歸居青蘿山杜門著述人不見其面布
衣蔬食無異貧士或勸爲子孫計日富貴一家物哉我
乃遺之也十三年孫慎以黨連坐論死濂當得重辟以
太子力救得釋安置茂州十四年五月行至夔卒年七
十三濂體幹短小細目疎髯自少至老未嘗一時去書
文名滿天下海外諸國朝貢接國門必問太史公安否
購其文以歸日本使奉勅請文獻百金濂不受上問濂
對日天朝侍從受小夷金非所以崇國體也上晚年天
威巨測有上萬言疏觸上怒善以示群臣群臣或指疏

中此不敬此詆謗罪當誅濂日應詔陳言本效忠無他
烏可深罪上爲霽威再閱疏中多足采召前指抵罪者
罵日若等激吾怒何異以膏沃火向非宋景濂幾不悞
罪言若濂之既請老也入辭上上問日今在外文學復
有如卿者乎其舉以自代濂對日國子監學正蘇伯衡
臣鄉人也博學飭行文辭蔚瞻有法要不可以微疾廢
之伯衡初在成均教習子五年士多好古通今近臣有
薦於上即日召見親擢翰林國史院編修伯衡詣丞相
辭日禁林地望親切日侍天子左右備顧問至華要也
伯衡不幸幼有瞽疾雖羸退文史然大懼奏對失措將
逮刑修誠不足以堪之敢辭丞相以聞上亦不之強也

明史稿

宋濂十三卷

四

及是濂言上趣召之伯衡至宰執以下咸往候伯衡日
聲瞽之人安能復侍天子之側以自取罪過明日入見
固辭上屬目久之既退問群臣皆遂伯衡前語上然之
賜文綺及寶鈔遣歸二十一年會試上仍召爲考試官
事竣即辭歸遂不復出見客伯衡字平仲宋文定十世
孫著有誓說四十首爲學者傳誦胡仲申者名翰元季
與濂俱不肯仕仲申隱居南華山中人稱胡仲子上下
婺州始應聘起授衢州教授會修元史上以濂爲總裁
翰同纂修濂墓初在蕤永樂十一年璉子恪以蜀獻王
命遷葬華陽遂居華陽璉字仲珩以書顯與華亭宋仲
溫吳郡宋昌裔稱國初三宋恪兄懌亦能書時人亦稱

之宋氏義獻建文君召入翰林爲侍書璫有三子慎愷
恂皆無後成化七年巡視四川南京戶部侍郎黃察爲
廉請贈諡又久之子諡文憲

論曰太史公恂恂乎德言君子也受知高皇千載無兩
而夔州之行不免何哉公初辭元辟命欲入僊華山爲
道士犁眉公歌以速其行語之曰先生行吾亦從茲往
矣他日道成爲列仙毋相忘也嗟夫二公追誦乎斯言
其無遺憾於身後乎

王禕字子充義烏人也至正初詣闕上書八千言不報
隱居青巖山術人齊琦見而語之曰公當爲異代人物
上克婺州徵禕禕曰吾聞大亂極而聖人出琦言蓋在
明史竊

王禕十三卷

五

茲乎詣見上上大喜命署中書省樞與語稱子充不名
辛丑獻平江西頌上曰吾同知浙東有二儒卿與宋濂
衡學問之博卿不如濂才思之雄濂不如卿二人皆以
文墨受知然禕上常屬以民事上爲吳王授江南儒學
提舉司校理陞侍禮郎兼引進他轉起居注丙午出同
知南康府事綏輯有功特發黃金帶及上卽帝位召入
議禮忤旨改漳州通判頌行上疏曰臣聞自古帝王定
天下成大業必祈天永命以爲萬世無疆之計所以祈
之者在乎人君修德而已君德既修則天眷自不能已
者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此之謂也人君修德之要
有二忠厚以存心寬大以爲政二者君德之大端也是

故周家以忠厚開國故能垂八百年之基漢室以寬大
爲政故能傳四百載之業簡冊所載不可誣也欽惟陛
下貢不世出之資奮大有爲之志艱難十年大業已成
周之文武漢之高光蓋無議焉臣竊聞之人君莫先於
法天道莫急於順人心夫上天以生物爲心故春夏以
長養之秋冬以收藏之皆所以生物也其間雷霆霜雪
有時而搏擊焉有時而肅殺焉然皆暫而不常向使雷
霆霜雪無時而不有焉則上天生物之心息矣人君體
上天生物之心故一動一靜之間務合乎天不然則天
必示之變異以警戒之人君誠能修德則豈不足以當
天意而承天眷哉此臣所以願陛下之法天道也夫民

明史竊

王禕十三卷

六

特君以爲生故人君視民之休戚必若己之休戚以君
民同一體耳古者藏富於民言取之有節也取之有節
則民生遂而得其所陛下近發德音減茶課免軍需蠲
邊郡之租稅民生咸悅冀得以遂其有生之樂然今浙
而既平租稅既廣科歛之當減猶有可議者此臣所以
願陛下之順人心也法天道順人心則存於心者自然
忠厚施於政者自然寬大祈天永命之道未有越此者
也今陛下建國之始方將立法垂憲以定一代之典制
度禮文之事可議者固多未敢悉數謹舉帝王爲治之
大要冒昧以聞陛下無謂儒者常談而不加覽焉上嘉
納尋脩元史召還與廉同爲總裁禕在史局上嘗飲以

梁瑩一口禍語錄憶之上聞遣中使齎賜史成拜翰林待制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祿長身山立人望之若不敢卽上見每喜其人乃令齎詔招諭雲南梁王把都初見祿疑不奉命祿因說曰今天子使使臣遠來毋亦以雲南生聚百萬不欲礙于鋒鏑王不聞元綱解紐天下豪傑蠶起惟我皇帝肇基江左命將四征不五年間西平陳友諒東縛張士誠南下閩越北靖幽燕爾元君走死獮廓帖木兒之屬或降或質曾無用武之地天下大定蠻夷酋長莫不稱臣王今欲與天子抗衡崛強於此試自料勇悍強執愈張陳土地甲兵孰愈中國度德籌義孰愈天朝推亡固存孰愈天命天之所廢誰明史竊

王禕十三卷

七

能興之孰若順天之命奉版圖歸職方官封如故身名俱全不亦美乎王恃險遠欲拒朝廷朝廷遣一偏將將百萬衆龍驤鸞艦會戰昆明王如魚遊釜中耳不亡何待梁王聞之顧其臣皆自失歛容謝曰使者且休請改日待命於是館之上賓祿留數月元有孽主自立朔漢使侍郎脫脫至雲南通耗求援聞祿在欲殺之梁王匿祿他所脫脫讓王曰國家顛覆不能救而王反欲遠附他人耶躍馬欲去王不得已出祿與見脫脫欲屈祿祿罵曰天詔汝元命我朝實代之汝如燭火餘燼尙與日月爭光乎我將命遠來豈爲汝屈有死而已遂爲脫脫所害年五十二其明年爲洪武七年上不知祿死復謂參

政吳雲曰雲南未奉正朔卿能爲朕作陸賈乎雲曰臣奉至上威德告之大義曉以禍福當今北而稱臣如其冥頑不靈六師臨之未晚也會獲梁王漠北使鐵知院等二十人至上釋之令與雲偕行二十人旣至沙塘口謀曰吾屬奉使不達中道被執而還罪必不免誘雲胡服剃髮詐爲元使改易制書以給梁王雲不從二十人歐殺之其後雲南平上乃知雲死狀求歸其骸蔭雲子徽爲國子生禕子紳洪武二十八年走雲南求父遺骸不得還值建文君新卽位給事中徐誠御史黃凱薦召爲國子博士預修高皇實錄上言父禕死節狀曰陛下方隆孝治而明詔又有旌表節義之條正微臣得展事

明史竊

王禕十三卷

八

情之時先臣志節獲伸之日也下翰林議贈祿翰林院學士奉議大夫謚文節開國以來文臣之有謚自禕始也靖難後革正統六年以義烏丞劉傑請仍贈翰林學士改謚忠文成化十八年命雲南布政司歲祭宏治中雲南撫臣援祿例復得贈雲刑部尙書謚忠節與祿並祀雲南賜祠額爲二忠雲字友雲宜與人仕元爲翰林侍制徐魏公克元都送赴京授校書郎歷官刑部尙書出爲湖廣參政坐事逮上釋之有是遺雲嘉靖中又官其會孫承宗中書舍人

論曰王禕吳雲皆以天子之命使見朕死等耳滇平贈卹獨加於雲不及禕何也禕事上十有五年上固深知

禕者詎忘禕耶夫陸賈之不能賢於蘇屬國也明甚禕既不獲生還如蘇屬國然以方陸生功垂成而始敗又與雲之被隕子中道者異日談也敵日之節迄嗣君而始白人固有幸有不幸哉

桂彥良名德稱慈鄉人元季舉于卿上南宮不利歸長包山再長高節皆有文名除平江路文學掾不就曰吾以待天下之定也洪武六年大徵天下士彥良以省臣薦待詔公車一時名士集闕下數千人獨彥良得以白衣錫宴授皇太子正字入侍大本堂啟事太子多對切太子深器重之詔與宋濂分教文華堂上語彥良曰昔許魯齋諸生多爲宰輔卿其勉之上語以治道對曰道明史竊

桂彥良十三卷

九

在正心心不正則好惡頗好惡頗則刑賞乖刑賞乖則太平未有期也是以君人將忿怒是務去上曰善他日從登內城上曰朕比來善善惡惡何如彥良曰明君至公無私則好惡自當故孔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上揭其語殿楹明年日南至有事於員丘上以祝文謹主者彥良曰予小子履湯用于郊我將我享武歌於廟以古率今未足深譴上笑曰卿動援經史屢聞獻替稱善久之上欲誅一墨吏彥良爭如律上不聽彥良曰三尺法陛下當與天下共守之上不能奪上以三府疑獄命之獻且試之多見原法官呵彥良失議彥良奏當取長略短上曰不然吾因其長而拔其短以造其全上問

彥良曰法數行而數犯奈何對曰用德則失用法則勞法以靖民民勞而弗靖德以靖民民逸而靖于德矣他日侍上曰卿何官曰正字上曰卿帝者師也因問三教曰治天下當法孔子上曰江南大儒惟卿一人曰臣不敢當宋濂劉基上曰濂文人耳基峻隘不如卿也十一年擢晉相府右傳上親製勅褒厲之勅曰孔孟之爲人也乃一聖一賢所以稱聖賢者自漢唐以來則稱之所以然者何蓋謂務懷才而抱仁專博濟以善天下其爲聖賢之稱非人強稱由陰陽厚而天地鬼神使然也何當時無聖賢之稱而乃後世稱之此所以陰陽也且孔孟之賢聖也當時奔走天下志在助德者以安生靈使

明史竊

桂彥良十三卷

十

二帝三王之道與何期事在七國縱橫之秋不能行矣朕觀當此之際雖聖與賢猶不得其位如爾桂彥良心清而不詐本固執而不變其爲人也善其爲學也篤使其通達變化則無所取焉若校之愚人也作聰明者爾尙猶爲能士也今晉無王傳特命爾往職之豈不思一聖一賢在當時切於入仕却乃不得其王佐之位乎爾既往而至其王府之事所以專者祖訓錄爲規毋作聰明務欲靜安毋子有司事其助王之道務湯善而使之以由善常論不德之人當使不履其蹤避其險惡也於此篤記在心則王佐之才足矣汝往欽哉彥良以輔導在先格心製心圖獻晉王上聞之嘉獎十三年革相府

改長史授奉政大夫十五年以晉相入朝上太平十二策一日法天道二日廣地利三日順人心四日養聖德五日培國脉六日開經筵七日精選舉八日審刑罰九日敦教化十日馭戎狄十一日蒐材俊十二日廣諮訪上聞策頗語侍臣曰朕初謂儒者泥古而不通今今觀彥良言皆有裨於政道頗可語通儒十八年以病免歸二十年卒彥良故慶元府判葉同子也生之夕室有火光如流星母以爲不祥棄弗育桂氏鞠而子之故從桂姓彥良見道純一而寡知愛上以故稱重彥良然卒不使參大政

論曰國初之所謂名士者我得品其人矣犁眉公抱黃明史竊

桂彥良十三卷

上

石起爲帝者師龍門子負尙書入爲明聖輔皆文人也桂彥良出應弓旌言稱宣聖上故亦以王佐才予之雖然兩公論思淵戾孰與曳長裾者善保其身名也哉貌觀字杞山蒲圻人也太祖平江漢徵授平江州學正遷國子監助教浙江提刑會事吳元年改兩淮都轉運使人爲起居注洪武初建大本堂侍皇太子說書及授秦晉諸王經二年十一月冬援如春上召觀借危素詹同吳琳宋濂遊觀內苑燕紫閣上日卿等各賦一詩以述今日之樂明年春轉太常卿七月陞侍講學士尋與宋濂皆轉國子觀祭酒濂司業閏年廷試進士與博士孫吾與修撰王俱爲讀卷官九月坐考祀禮遲慢與濂

俱外謫宋赴皆召遲禮部主事賜宴奉天門上日前日逐卿去今日與卿飲何其樂哉仍命各賦一詩五年上以姑蘇京輔重地經張士誠之亂民未獲宰字命觀往爲知府觀懲陳宰苛政濟以寬大敬老恤民建學舍闢宣聖廟庭舉鄉飲酒禮聘郡賢士周南老王行徐用誠教授貢頴之定儀節高敬王彝張羽闡文學郡多耆耄崑山周壽誼年百有十歲吳縣楊茂年九十三林文友年九十二皆延至之禮成彬彬可觀壽誼還餞諸郊再拜送之時戎事倥傯百物彫耗禮文衰落觀能力挽躬行風教勃興封部皞然課績爲天下最上嘉之陞四川行省參知政事郡父老上疏乞留命還郡七年觀以

明史竊

魏觀十三卷

上

舊治爲張氏竊據改而新之衛帥言上曰觀與旣城之基有異志上怒誅觀尋悔之命祭觀皇太子諸王皆有厚賻觀守僭竊僞邦其所延致門下士又皆故時僞府賓客以是卒不免於難周壽誼旣賓鄉筵後又六年上召見便殿賜宴慰撫予之冠帶楮幣給驛舟還還齡年乃卒壽誼生宋濬祐四年甲辰跨元及明凡三國十三帝爲年一百一十六歲

論曰魏觀本廊廡美材不肯失身僞漢讀書蒲首山中構亭梅初吟咏自適寄志清遠斯固一時也已而一遇真主幡然出應弓旌及夫大寶有歸與宋景濂並侍東朝同升講席賡歌紫閣爲天子嘉賓歡同魚水世亂則

隱跡以求志運泰則宏道以匡時出處大致良有足觀
者至其出守畿輔敬老尊賢禮教大興庶幾哉德讓君
子之流風謠言一入遠嬰大猷謂執是以懲反側其視
彰瘡大典不其舛與

明史稿

魏觀十三卷

十三

明史竊卷之第三十六

東莞尹守衡著

樂朱劉陶詹劉錢曾徐貝梁劉王張郭列傳第十四
樂韶鳳全椒人乙未韶鳳與友人趙奎王才魯文質陳
旭陳友六人並起畎澮從上渡江奎才旭友四人皆有
材武獨文質攻醫韶鳳博學能文章有智畧時與參贊
機事爲人謹厚上每愛重之上卽帝位之三年授韶鳳
起居注俾與諸文士考議禮制四年轉給事中遷中書
省員外郎再陞兵部侍郎尙書六年改侍講學士與修
大明日歷奉旨校定洪武正韻更置釋奠先師樂章尋
移病免八年召拜國子司業陞祭酒上予手勅勉之曰
文廟之設是尊先師也因之而國學焉所以歷代以之

明史竊

樂韶鳳十四卷

一

而訓君嗣教公子也觀斯所以不爲不重故哲王必選
名儒以導學者今朕注前代命爾樂韶鳳承是師範闡
揚博通使幼者記壯者解毋怠寸陰之工不但稱此職
任甚有補於朕政若此必後賢之濟濟焉汝往欽哉未
幾致仕歸以壽終弟暉以人材進遷開封知府太常卿
毅爲諸暨同知並知名文質官授太醫院判奎才並都
指揮使旭從靖難封雲陽伯友平蠻功封武平伯
朱升字允升休寧人元末爲池州學正卽上初下徵時
召見獻三言者也生而好學著有易書詩周官儀禮禮
記論語孟子大學中庸孝經小學旁注嘗曰旁註之作
也知其麤者以爲小學訓詁之入門悟其妙者知爲研

精造道之要法平生有得聖經之蘊以此吳元年授侍
講學士制日朕闡洙泗集群賢之大成新安爲文公之
闕里先後相望斯文盛昌况新安之有人與前賢而同
氏允爲博古通今之士誓年碩望之英是宜備顧問於
內庭參密命於翰苑惟茲華要用寵師儒未升趨講禮
法之場超擢傳註之表群經獨得其趣諸子莫違其情
網羅百家馳騁千古自其潛心積慮至於皓首蒼顏用
功勤矣朕開基以來歲每徵聘耄耄東帛爲矜式於國
中青青子衿來英才於館下議禮作樂郊廟所資修已
及人國家所尙擢登玉署侍講彫闡鳳池兼掌於絲綸
麟史仍參於筆削天地交泰有資贊翊之功雲漢昭回

明史竊

朱升十四卷

二

共致文明之治可授翰林侍講學士中順大夫知制誥
同修國史洪武改元與詹同共定宗廟時享之禮奉命
修女誡尋以年老乞致仕
劉棖字子高泰和人洪武三年以經明行修薦授職方
司郎中陞北平按察副使日治政事夜則孤燈一榻讀
書不輟五更衣冠起坐待旦首加意於學校不肯以一
公事瀆諸生坐胡丞相註誤輪作京師尋放歸鄉十三
年惟唐諫上手勅召爲禮部侍郎是年雷震謹身殿賜
致仕上又手勅慰諭明年起國子司業賜鞍馬令朝夕
繼見未旬日遽得疾猶強坐訓諸生旣卒上悲悼曰劉
棖前日徵來朕怪其候老命教國子將以作成我公侯

子弟以待用豈意其至此哉命有司治殯歛賜諡年六十一松家故貧聰敏好學常以天寒執筆手爲皸裂授徒自給元季鄉舉國初入官十一載不以家累自隨攜一僮往至卽遣還身所覆被猶授館時物問學之功老而彌篤所著書有北平八府志及職方集皆其留心職業之手筆也詩文凡三十餘帙

陶凱字中立臨海人洪武二年薦徵與修元史史成遷授太子書尋除翰林應奉文字三年超陞禮部尙書考議禮制每與棗城崔亮相可否亮亦有學識善論奏四年與吏部尙書詹同上宴享九奏樂章上命協音律者歌之謂侍臣曰今所製樂乃有和平廣大之意自今一

明史稿

劉松一四卷

三

切流俗誼譏淫褻之樂悉宜屏絕勿陳也五年上言漢唐皆有會要紀載時政今起居注記言記事宜令臺省府各置銅匱簿錄聖旨及時政依會要編類爲書上從之是年出爲湖廣參政七年增賜祿米百石尋致仕八年召爲國子祭酒請老復以參政致仕凱喜爲人作文往往獨稱別號曰耐久道人復書名壽上曰何自賤也爲設大官卑職山林館閣辯以鄙之大官指凱卑職別指內黃令沈仁也借言沈仁每予人文務以內黃縣令書於首故求文者求其名以爲貴忘君爵而書耐久則不貴稱道人則不度善視者以二文爲一目艱乃辨其人矣耐久文艱之乃有黃精蕨薇之氣盈章沈仁文

艱之則御爐烟霽尙有御饌之氣芬芳山林館閣曉然矣時復有修撰曰答祿與權者胡儒也著書上稱格上翁上亦爲著辯言周臣呂望龍釣歸朝至今日望漢三侏良何參今亦良何參三名不易未嘗奇其名而流芳昔有河上翁今徒使人知河上耳不知其姓氏此好奇譎詐之徒何足道因并及凱曰是其自賤無福所催如是乎凱竟坐罪凱才高學博爲文千言汨汨不見有艱難意時稱鉅筆

明史稿

陶凱十四卷

四

不測同投長竿探知其尺寸之所底止丙午轉起居注翰林待制直學士洪武元年侍讀學士同在翰苑文學重於一時萬言倚馬可待四年二月與國子司業宋濂主考禮闈濂所閱士頗多懸衡於同濂出語人曰詹同文之校文如老吏之斷獄其推重若此五月陞吏部尙書上謂同曰論行事於目前不若鑒之於往古卿儒者宜知古帝王爲治之道試爲朕言之同對曰古帝王之治無過於唐虞三代上曰然朕觀唐虞三代之治皆本於心本於心者道德仁義其用無窮叔季之治皆由平法由平法者遂入於權謀術數求治彌堅去古彌遠矣六年遷翰林學士承旨兼吏部尙書同上言陛下起兵

勝江以來征討平定之精禮樂刑政之詳雖有紀載向未成書請乞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年編爲日曆藏之金匱傳於後世上從之同風夜史館編集一日見上留燕密醉歸日已暮舉人黃景校對未退同喜賦詩贈景少選上乘步輦至館同餘醴未解上曰卿醉未醒耶同對曰臣雖醉猶能賦詩贈黃秀才上曰詩何在對曰在史館上顧謂宋廉亟取詩來廉取以進上笑謂廉曰朕卽和同詩卿當爲朕書之青畢賜景日曆成凡百卷上之同又言日曆藏之天府人欲見之不可得請如唐太宗貞觀政要分類更輯聖政爲書以傳天下從之名曰皇明寶訓凡四十類五卷其後聖政史官日錄增

明史稿

詹同十四卷

五

入上一日與同論方竹瀝翰墨爲記賜同同捧記忤躍趨拜丹墀下謝頗龍鍾上笑曰卿頃童齒豁矣何謝爲是時同年七十矣上見同陪首蒼顏與白面少年旅進旅退惻然憐之賜致仕未幾復以爲承旨罷兼吏部尙書尋卒子徽別有傳

劉三吾名昆孫以字行茶陵人三吾美鬚髯喜文藻嘗自陶寫著有知非化鶴諸集元季避地廣西行省署爲靖江教諭稍遷儒學副提舉已同德慶李文彬最好士又往依之五羊孫仲衍王彥舉皆廣中名士三吾遊於其間而左丞何公爲之館穀洪武元年王師入粵三吾乃歸茶陵洪武十七年上用通政使茹璠薦徵至時年

七十三矣三吾俯伏上前奏對詳謹上喜授左春坊左贊善命編省躬錄尋陞翰林院學士二十三年授晉世子經坐怠慢爲吏部侍郎侯庸劾降國于博士尋復學士上自惻江新安諸儒卒後晚得三吾甚喜有績校輒屬總裁與密議上嘗讀蔡沈書傳問群臣七政左旋然乎翰林應奉傳藻典籍黃鄭考功監丞郭傳皆舉蔡氏書註對上曰朕自起兵底今未嘗置步覽蓋二十八宿經也附天體不動日月五星緯乎天者也夜嘗按指一宿西太陰在宿西去丈許盡夜則漸過而東由此觀之是右旋也蔡氏洪範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曆又皆言天非也夫風西霜露均調四時五穀結實立烝民之命

明史稿

劉三吾十四卷

六

此天之陰騭也教五教教民明五刑弼教使強不得廢弱衆不得暴寡各安其居此君之相協厥居也蔡說皆付之天而人君奉天勤民之政邈不相與豈天佑下民作之君師之意哉於是命三吾總其書定正焉自註洪範一篇令三吾序于後上曰朕觀天象自洪武初有黑氣凝奎壁奎壁文章府也朕甚異焉今年春暮始消文運自此興矣卿等宜攷正古今慎述作以稱朕意又令并修孟子節文初上讀孟子至如士芥寇讎語輒廢卷謂非臣子所宜言議欲去配享詔有諫者命金吾射之刑部尙書雖唐手疏袒胸受箭曰臣願得爲孟軻死上乃大悟配享得不廢是時上遇諸儒甚厚賜綺繒衣破

朝班前列侍衛上宴享坐次中殿而三吾爲諸儒領袖皇太子薨上意在文皇嘗曰燕王似朕聞三吾三吾叩首對曰陛下言是但置秦晉二王何地土上頷之故皇太孫立三吾有力焉三吾精戶部尚書趙勉夫婦坐法當刑三吾詣吏部自陳坐失家教退免明年九月召還復學士三十年與安府紀善白信稱主考官試而北士多落第及賜進士上以陳郊爲第一人北士大譁三吾取士不公上聞士之得雋者皆南人亦疑之乃詔三吾及陳郊等一甲三人皆下獄命侍讀張信侍講戴聚等覆落卷得六十一人而三吾又與考官構以下卷進事覺上益怒曰是皆胡藍餘黨盡拷訊諸考官棄市宥三吾

明史竊

劉三吾十四卷

七

死謫戍邊上復廷試賜韓克忠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三吾尋暴卒唐象山人也唐嘗被召講書陞立而譴或糾唐草野不知君臣禮唐曰以古聖王之言陳於陛下不跪不爲偶唐之任真守正率此類也唐貌魁梧居常豪杰自負因元亂隱不仕太祖既有天下始獻長詩一章稱旨拜刑部侍郎時年近六十矣

論曰始高皇帝自立國時臺省要地俱以勲舊充之然多被虛名幾務皆從宸斷館院諸儒獨劉基宋濂二人最貴幸上所從受經史資治理而朱升樂韶鳳詹同等諸學士間被顧問總皆未能有所獻替而將順不違他如錄自亡國若危素秦裕伯答祿與權等取充位而已及

大衍修元史乃令朝紳各舉所知使持書下郡徵聘山林遺逸一時耆舊乘運而奮慨然應命咸願披腹以呈琅玕曩在兵革俗僣未遑禮樂之事於是復詔諸儒考定禮制使五帝三王百年已墜之典久汚夷俗嘉與天下維新而是時稽古考文之士雖未必魯而生舜夷夔率足以鋪張雄偉黼黻王化一代制作烜赫千古與天亡極矣士集輩數十人詔皆錫以官秩或領州縣或授藩傳或以老癯疾疾願自引退賜以金帛遣歸亡論名位顯晦出處殊致彼其文章行誼斯皆彬彬然允稱宿學耆儒亦昭代之羽儀也其最著者王禕陶凱各有傳曾魯爲禮部侍郎魯新淦人也宋太

明史竊

曾魯徐大年貝瓊十四卷

八

史言曾君之學叩之如山川出雲層見叠敷杳莫察其端倪初授禮部主事嘗遊折一二外夷失臣禮受知上上問丞相曰魯在禮部何職耶丞相對曰主事上即日超六階拜中順大夫禮部侍郎上嘗屬魯詔革一見嘆曰頃觀陶凱文已起人意今魯復如此文運庶其昌乎史局群議沸騰但魯至立舉傳記折之人人醉而去嚴陵徐尊生曰南京有博學之士二人一以舌爲筆一以筆爲舌蓋謂魯與謙也太史公笑而頷之有徐大年者淳安人召修元史史成命官之辭以老乞還鄉詔留與宋太史兼修日曆大年長於本末義例識會運首尾無衝突之患宋太史深善之書成賜金帛遣還山又有

崇德人貝瓊年四十八始領元鄉薦張士誠之竊吳自王也徵之不肯往入國朝始就徵修元史受賞歸六年以儒士舉授國子助教慨古樂不復著大韶賦以見志九年遷中都助教教勲臣子弟又二年乃致仕是時搜羅巖穴士號通經博古者相接足於闕庭新喻有梁寅就徵時已六十餘矣在禮局爲諸儒領袖亦不受官歸隱石門山四方士皆就山中從受學時稱爲梁五經所著有周易參議春秋攷義書纂義類禮周禮攷註詩演義策要論林堯言史略類訓等書藏之一室中號書莊曰莊者田舍之稱也秬稻菽粟之所藏也吾無田以養稅稻菽粟而所藏惟書子孫守焉無租稅無科需學則明史稿

梁寅劉千十四卷

九

足以應上之求贊時之治是吾之不念子孫立產業實所以深念夫子孫者也子孫能守是莊則亦足以贍生矣又有劉子者永豐人先仕元爲泰和學正洪武四年徵至于初入見召進內廷講論經傳上爲首肯者再三明日復召見勅賜冠衣又明日召見便殿諭曰君子爲學當見世用朕將官爾可任卿邑之職乎不俯伏對曰臣前朝嘗應進士舉試南宮不利今幸逢有道之朝凡有血氣皆願忠盡瓦之日臣豈不知效奔走以竭愚衷第大馬齒既衰顛毛種種自度不能有所爲矣卽欲勉強應命恐負天恩敢固辭上熟視曰爾誠老矣盍賦詩見志于揮毫成詩上覽之大悅命太官賜酒放還山又

王珪者御史具與宗薦爲有學有行之老儒徵授翰林典籍勅曰爾珪年已六十有八比呂望之興周末老較之公孫弘助漢正壯若職以翰林典籍坐院中有宣則至或問則答是其宜也珪職雖小朕命東官賜坐聞中講道悉爾丹衷沃我儲嗣於斯可乎果如朕命汝往欽哉六月上開文華堂禁中詔選是年解額內雋異士張唯等十有七人俾肄業其中唯永豐人是年以尙書奉第一十七人者皆擢翰林國史院編修以贊善大夫宋濂太子正字桂彥良分教之上每政暇輒幸堂中取其文親評優劣命光祿日給酒饌每食皇太子親王送爲之主唯等侍食左右冬夏賜衣及以矢鞍馬恩禮甚厚明史稿

王珪張唯十四卷

十

濂輩雖司啓迪顧諸生皆上所親教不敢以師道自居一日侍燕間詢及肄業進益濂對曰無如張唯者因備述其雋才請錄爲弟子員上笑而許之三月上命唯等各歸展墓皆攝監察御史以行尋還任其時同進者有祥符王輝河內李端洛陽張翀禮遇雖不及唯然侍從車駕應制備顧問未始異也七年濂侍上升武樓賜坐問曰天下雖定朕猶垂意宿學之士卿能知其人乎濂對曰會稽有郭傳者寄迹釋氏法中其學有淵源其文雄贍新麗而精魄熒煌其論議崇微皆根據乎六經波瀾相推若不知其所窮誠一代奇才也邇來以文一卷貽臣臣故知之上額之私自喜爲著拔儒僧文將召用

之命廉以傳文進覽上覽已笑曰誠如卿言卽日召見
謹身殿擢爲應奉翰林文字日侍左右備顧問每命題
俾撰文若詩輒賞愛上深眷注尋陞起居注遷考功丞
是時上方嘉意文事萬幾之暇常與文學侍從之臣親
麗翰墨賦詩屬令賡和一日賦冬日學士危素詩成最
後上覽之顧大悅曰素終老成其有軫念蒼生之意乎
一時廊廟之泰交恍然具見千古宸歌之遺響矣

明史竊卷之三十七

劉吳吳朱權列傳第十五

東莞尹守衡著

劉仲質字文質分宜人也洪武初舉爲宜春訓導有蒲仲質好學博通經史召對稱旨授翰林院編修歷官禮部尙書十五年設諸殿閣學士如宋制命仲質爲華蓋殿大學士宋訥文淵閣吳伯宗武英殿吳沉東閣皆無所領閣務惟從容待顧問而已文華殿爲皇太子講讀之所未授官時有耆儒鮑恂者崇德人全思誠上海人余詮安吉人張長年高郵人張紳登州人年俱七十餘矣禮部主事劉庸薦稱恂等皆明經老儒達治體上皆召至入見賜坐顧問並命爲文華殿大學士恂等固辭

明史竊

劉仲質十五卷

一

上曰朕以卿等年高不欲煩以政故授此職以輔導太子免卿早朝日晏而入不久當從卿志庶無負卿等生平而鄉里亦有光矣卿何辭焉恂等固辭乃賜勅放還鄉紳後至以爲鄒縣教諭仲質後繼爲監察御史而訥伯宗沉尋皆遷謫去閣員罷不用文皇始以胡廣楊榮金幼孜爲文淵閣大學士預幾務昭皇進楊士奇華蓋楊榮兼謹身黃淮金幼孜兼武英內閣儼然稱宰相矣吳伯宗名祐金谿人也伯宗十歲即通舉子業有先達見其文嘆曰此兒玉光錫氣終不可掩洪武四年首開取士科士就廷試高皇帝親策問曰古者敷奏以言明試以功漢之賢良宋之制科得人爲盛今特延子大夫

子廷不知古帝王敬天勤民其道何繇是時伯宗已爲鄉試爲第一人聯雋中書省於是廷對復稱旨上遂擢爲進士第一人賜袍笏靴帶特寵榮之授禮部員外郎命與學士宋濂同修大明日曆時丞相胡惟庸方用事伯宗不肯相屈下惟庸遂坐以他事中傷之謫居鳳陽八年伯宗上疏論時政因及惟庸顯恣不法不宜獨在中書恐滋久爲國大蠹上覽奏即召伯宗還朝仍賜之衣鈔奉使安南歸爲國子助教進講東宮陳正心誠意之學明年改翰林典籍上聞喜吟咏嘗製十題命伯宗賦之援筆立就上喜稱才子賜織金錦衣舞麈和其詩見御集中十四年除太常丞辭明年改國子司業又固

明史竊

吳伯宗十五卷

二

辭由是忤旨謫陝西教諭及淮召還爲檢討是年命爲武英殿大學士十六年伯宗弟仲實爲三河知縣繆薦人連伯宗復降檢討十七年進文字不以時訥雲南卒吳沉字濬仲金華人元國子博士師道子也國初舉爲縣學訓導以疾辭洪武十二年以省臣薦至京授翰林侍制時上已勅馬上業往往進諸儒臣講論經史學士濂最親重得偕上坐起上時時授以旨使爲詔草其他諸儒次莫若同及沉三吾等而數人起自濂後上皆以其學問該洽文詞優贍悉令供職翰林紀注言動備顧問上論議故自明聖而沉等皆能將順稱旨踰年坐事降編修給事中鄭相同同上言國初之制啟事京官惟東

官官屬稱臣朝臣則否蓋尊無二上一體稱臣於禮未安詔群臣議沉奏曰東宮國之大本所以繼聖體承天位臣子尊敬之禮何得異同相同言非是啓事東宮臣請稱臣如故上從之是年復陞待制十五年應對失旨降爲渭源學教諭未行改翰林典簿上嘗咨論治道嘉沉德業文學並美命畫工繪沉像賜之以示褒異是年

陞

東閣大學士上方齋戒享太廟

謂沉曰朕閱古昔聖賢之書垂訓立教大要有三君能敬天臣能忠君子能孝親人道立矣卿其類輯前言爲書助朕觀覽沉集五經四書語爲書三卷以進上覽而善之賜名精誠錄命沉序之尋以進講後期爲考功監

明史稿

吳沉十五卷

三

所劾降侍書復改國子博士十九年秋以老疾乞致仕許之沉嘗著孔子封王嶽其言曰孔子聖人也孔子生不得位沒而以南面之禮尊之似也然王君之號也生非王爵死而諡之可乎孔子曰必也正名名不正則言不順臣而王之名正而言順乎孔子作春秋諸侯有僭稱王者黜之蓋名者實之著也無其實有其名謂之淫名孔子生不獲有尺寸之士今歸以有天下之號孔子在天之靈肯歆之哉嗟夫有德者必有位理之常也有其德無其位孔子之不幸也曾謂無實之稱足爲聖人榮乎哉或曰夫子之道王者之道也謂仲尼素王其來久矣奚至今封之而不可吁謂夫子有王者之尊則可

謂夫子有王者之號則不可昔夫子病子路使門人爲臣夫子責之曰久矣哉出之行詐也無臣而爲有臣夫無臣不可爲有臣非王而可以稱王乎聖人不敢欺天吾其可以欺聖乎然則若之何曰夫子澤不蔽子當時而教實垂於萬世褒之以王者之號曷若事之以師之尊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古者治教之職不分君卽師也師卽君也二帝三王盡君師之責者也夫子則不得爲君而爲師者也師者君之所不得而臣者也故曰雖詔於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後以王爵之貴爲隆於稱師者習俗之見也考之經傳當時高弟之稱其師有曰孔子有曰夫子其孫子思直字之曰仲尼蓋

明史稿

吳沉十五卷

四

夫子既無爵諡門人弟子不敢過號其師則知以無實之謚加於聖人必非聖人意也天下之論每病於徇同惡異而不折之以至公至當之理談夫子之封王則必相與和之以爲誇大矣謂夫子不當封王則必相與咻之以爲狂怪矣吁此所以行之數百年之久而未敢議其非也彼之不敢議者曰哉畏聖人也非畏聖人也畏天下之罪已也余之說則雖得罪於天下不憾也懼得罪於聖人而已曰請問今將何以尊聖人曰在明其道不在乎王王不王是時文治大興沉獨謂兵不可廢言武經七書多依託之言惟司馬法與孫吳爲可信昔者齊威王使其大夫追論古司馬兵法附以田穰苴之說今

所傳者非齊之全書矣宜孫吳之威行也聖人之兵昭文德而威不軌者也所以生人也非殺人也禦亂也非爲亂也尙義也非尙詐也孫子曰兵詭通也吾恐非聖人意也聞嘗以易詩書禮論孟諸經詞義有涉於戎事者輒而類之定爲五篇一日兵象二日兵用三日兵禮四日兵詩五日兵訓總而題之日六經師律沉在成均與諸生訂正傳焉

朱善字備萬豐城人也善生十歲已通五經大義元亂奉繼母隱匿山中太祖既有天下始應郡守聘出爲學校師洪武八年以宿儒召試第一授翰林修撰逾年不以家屬至京上怪之日汝不欲久居此耶其速之來久

明史竊

矢善二五卷

正

之又不至上又問無以對由是得罪謫戍遼東時善典修春秋本末未成去甚歎之因得病方進藥恍有神人執春秋一卷見善曰此予所編書與予對讀一日之間醫投藥者三神授書者三病遂已善行未至遼有旨放還鄉十七年上思用老成人召起爲翰林侍詔十八年奉旨與典籍輯鉉主考禮闈三月授奉議大夫文淵閣大學士上御殿閣善嘗進讀心箴多啓沃請選任賢才務嚴簡擇以保其終從遊內苑賦甘露詩上親折松枝甘露賜之是年以疾請告賜歸甫及家而卒卒之先夕有星如虹隕于居正德中追謚文恪

論曰我太祖懲於胡惟庸罷丞相不設聖念淵矣今之

殿閣選丞相名耳安在不丞相哉初制殿閣太學士不得壓九卿九卿奏事不得關內閣今之九卿題奏聽內閣票旨倘非其人安在不惟庸哉然在仁宗之世獨有權謹者以光祿署丞命爲文華殿大學士無兼官亦不預閣務謹河間人也太宗時主事呂寧薦爲樂安令滿考轉光祿寺署丞謹素以孝行聞母病躬舐藥弗效叩首額天求以身代母得愈年九十乃終躬負土以葬廬墓三年有烏鳴泉湧兔馴之異仁宗卽位特召見命鴻臚官以謹事狀朗誦大延示百僚就日拜文華殿大學士謹辭弗稱上曰朕之除卿嘉卿孝以風天下之爲人子者他非卿責也夫能孝者必忠忠孝之人可任輔導

明史竊

權謹一五卷

六

令侍皇太子監國留京宣宗立以疾乞歸學士秩正五品進逾政司右參議致仕謹去後文華學士遂不設官矣謹正統中卒

開史竊卷之第三十八

詹徽開濟列傳第十六

東莞尹守衡著

詹徽翰林學士承旨同之于也以文行歷官監察都御史僉都御史十七年陞左都御史徽執法過峻然在職公勤上復其家性殘刻吏有過罰書寫母死不歸以至吏擊登聞鼓嘗上言陛下奉天子民刑獄每存欽恤期于無刑而頑民犯法不止臣愚以爲莫若嚴刑以制之使民知畏而重犯法上曰刑不可使縱弛亦不可使過嚴用刑之道貴得中得中則刑清失中則刑亂而政衰矣如爾所言恐流於濫其可哉有軍人會兩犯罪蒙宥今復犯罪當杖徽欲并其前罪請誅之上曰前罪旣明史竊

詹徽十六卷

一

宥今復追論則不信矣用刑不信使民何所措手足夫罪本應死而縱之則爲縱惡不應死而誅之則爲濫刑今罪未至死而輒欲殺之在爾有故人之罪在朕無恤刑之仁皆不可也令杖而遣之二十二年陞吏部尙書上擢兩訓導爲長史徽以爲越資請試職上曰師儒職雖卑道則尊資格可勿論二十五年加太子少保兼吏部尙書其明年坐藍黨死子絳尙寶司丞

無復有如往時淹停歲月者濟才足辦之也上喜信用之濟由是益自負嘗不奉旨移文督責諸司如中書省所爲榜戒僚屬曰尙書到任久事之遲錯皆寬大容忍復爾則罪不爾貸奏請揭于文華殿以示于衆上曰爾告戒僚屬之言欲張之殿廷豈人臣禮耶濟慙謝已又立簿曰寅戌之書限僚屬出入上聞責之曰古人以卯酉爲常道今使趨事赴功者朝自寅暮盡戌奉父母會妻子能幾何時耶濟不聽濟能以勤率屬然其性殘酷議法漸巧容上惡其太刻論之曰刑罰所以禁民使之遠罪非以陷民也古人網漏於吞舟之魚竭澤而漁尙安有魚者汝張密法以網民民其能免乎此非朕所望明史竊

開濟十六卷

二

汝也濟大慚濟與鄉人有舊怨濟則巧構其人陷於獄令卽中仇衍等鍛成之其善中傷人類此又嘗受一囚賂以獄中死囚代而脫之獄官爲發覺詔濟諭之歸部與侍郎王希哲主事伍叔徵執獄官於獄扼其吭殺之其恃權罔上又若此上屢訓諭不復省業惡之會有告其在洛陽時強其甥女閻氏爲奴使濟妹早寡而有姑在濟盡掠其家財攜其妹并子歸姑欲訴濟輒捶逐之於是監察御史陶屋仲等劾奏濟潰亂人倫有傷風教不可爲國大臣且言濟奏事時置奏札懷中或隱不言欲入啓皇太子至則又不言乃復入奏規尙上意務爲兩圖奸計莫測上怒下濟獄并執王希哲仇衍等詔廷

臣訊之濟具服與希哲等俱錄之濟爲人有才辦外事
說悅然陰籌牧險嘗侍上見御製詩文輒請歸潛刻以
詩大聲勢所爲多不法一日朝罷上召與論政事濟畧
無建明但稱曰真聖人真聖人故上深惡其諂佞卒及
於敗上嘗勅諭濟父蒙曰翁志堅人也所以子尚書今
尚書之志正在首觀時誠固志人也久若是而不異則
出仕賢稱矣翁願若是國民幸若是朕思必若是欣哉
欣哉不亦美乎然翁慈父之道不已又構孫等赴京可
見翁以子爲國爲民之切許國之心盡矣足翁平昔之
志况今日之耀朕幸翁來多方更訓揚爾祖宗保我社
稷故茲敕諭

明史稿

開濟十六卷

三

明史竊卷之第三十九

張葉鄭列傳第十七

東莞尹守衡著

張孟兼者名丁浦江人孟兼爲人侃侃自好涉獵書史天子詔徵才能士郡縣以孟兼名上擢國子學錄禮部主事遷太常丞孟兼故負能文奴視同輩是時中丞劉伯溫學士宋景濂皆以文章有重名而伯溫氣豪甚不肯妄下人顧獨喜孟兼上嘗以文學臣爲問伯溫對曰今天下文章士第一爲翰林學士宋濂臣基次之不敢辭又其次則有張生孟兼其餘臣不知也孟兼聞之益自高嘗以其文示其鄉人人弗之服也視之無言置袖中曰俟夜熟復之今未悉也孟兼陽爲好言曰幸刪修明史竊

張孟兼十七卷

之可也退則大怒面且詆之曰是惡知文者彼猶蠻夷山谷中縱爲人製衣前懸而後曳左侈而右歛視國工何敢望哉旣而孟兼謫輪作鄉人不及喟及以赦出復官乃賀孟兼怒罵曰若見人失官棄背不一視及復官乃更繆爲恭敬賀我若眞細人吾何以禮爲僑坐不起迎送其傲視好面計人皆類此人以是益不附之而孟兼則時時爲濂言先生曷不於上前薦我會上欲用越倫證問濂曾見證文否誰所有且索來觀時證爲書與孟兼論性命濂因言太常丞張孟兼所有之詔濂召孟兼以證文至上覽畢顧孟兼謂濂曰張丞卿門人耶濂對曰非臣門人臣里中子耳爲文才甚劉基嘗爲上稱

即丞也上熟視孟兼曰生骨相薄仕宦徐徐進乃可耳毋驟也未幾除孟兼爲山西按察司僉事孟兼廉勁疾惡抵司糾撻奸猾無所貸株連徒黨相接引一事蔓延數十吏民見張僉事出行部皆墮膽聲聞朝廷陞副使移山東山東布政使吳印乃鍾山僧也頗尊重簡禮節孟兼自負其能無敵且易之印侯孟兼中門入孟兼以爲印雖位大我風憲司不當由我中門召守卒等之月朔望謁學令諸生執經講說孟兼故以語侵印印不平時初刊大明寶鈔印下令使軍民更自至庫買錢孟兼謂此非詔旨騎馬入布政司譴鎗僚吏問罪上封事論印違制印亦上封事具言孟兼凌侮狀請去位以避之

明史竊

張孟兼十七卷

二

不且爲所擠上大怒曰此小人不顧生死敢於誣朕阻壞公政特勅御史虞泰往將孟兼杖六十械還閣下上見孟兼益大怒命衛士捽髮摘拿垂死論棄市勅諭印曰朕不聰明以小人居要位政是小人侮君子害忠良擅敢大作威福以取滅亡然自今已後卿勿異強西自弱勿恃大而眇小於斯漢守吉哉初孟兼遷副使山東乞假道歸省父臺上許之孟兼至家縣令丞問謁奉酒牲爲禮孟兼坐受拜不答麾酒却之鄉人皆勸孟兼少遜讓和以下人孟兼不聽及敗或憐之或快之而孟兼中實無檢賊心祇以尙氣好高自陷於死印有文學多才智上令蓄髮驟拜方面受殊寵洪武九年星變詔求

直言印應詔上書上手詔褒異焉印在方岳諸僚事之
惟謹有參政彭通者南海人印嘗以事干通通條其事
以聞上不之罪也

論曰才能者人所欲得也無詠遜以奉之而挾以驕人
其爲身害矣怪哉以孟兼之才使能克己下人雖不幸
未必死而欲尊大其勢而眇他人謬矣法雖過當其
底于此酷厥有自哉

葉居升名伯巨寧海人也弱冠爲邑諸生善說禮人有
婚喪伯巨爲相爲人耿介不能藏人短好而斥人人知
其無他不恨也以年長通經術遷入太學上詔諸生分
教河北子弟伯巨得平遙縣待諸生如子諸生父事之

明史稿

葉居升十七卷

三

洪武九年星變下詔求言伯巨曰今天下有三事最切
其二事易見而爲患小其一事難知而爲患大此三者
積於吾心久矣上不求言吾猶將言之況有明詔乎即
爲書言三事曰分封太侈也求治太急也用刑太煩也
今四方已平矣民庶思治矣而不務以寬厚御之視誅
殺人如滅蟻蟻使民何所措手足乎數年以來治獄之
吏務從深刻未聞有罪疑惟輕者未聞有殺之三宥之
三者士有廉如夷齊知如夏平一或不謹少戾於法以
鞭笞箠楚爲尋常之辱以屯田工役爲必獲之罪漢之
世徙大族於山陵矣未聞實之以罪人也今鳳陽皇陵
所在龍興之地而率以罪人居之以怨嗟愁苦之聲充

明史稿

葉居升十七卷

四

斥園邑非朝廷所以恭承宗廟意也晉郭璞曰陰陽鑒
繆皆煩刑所致今日之謂也臣惟國家紀元九年千茲
偃兵息民天下大定綱紀大振法令修行求治不難矣
然民俗澆漓人不知懼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詐起故或
朝詠而暮犯者有之昨日所進今日被戮者有之乃致
令下而尋改已赦而復收天下臣民莫之適從而不能
相安者甚不稱皇上求治之心也臣愚謂天下趨于治
也猶堅冰之將泮也冰之堅非太陽一日之光能消之
也陽氣發生土脈微動和氣薰蒸然後融釋聖人之治
天下亦猶是也刑以威之禮以導之漸民以仁摩民以
義而後其化熙熙也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此
非空言也此二者人皆知其不可而爲患易見也惟所
謂分封太侈者巨故以爲其患難知也傳曰都城過百
雉國之害也先生之制大都不過三國之一中五之一
小九之一國家裂土分封使諸王各有分地以樹藩屏
以復古制蓋懲宋元孤立宗室不競之弊也然而天千
畿內地止千里而燕秦晉楚踰千里之國以封年少未
達事之王臣恐無事則易驕佚有事則易爲僭亂如漢
之七國晉之諸王否則恃險爭衡否則擁衆入朝甚則
緣間而起防之亡及也禮莫大於分使王侯之國與京
畿同則爲列國矣尚有君臣之分乎此皇天眷顧之甚
或者譴告以相刑之象歟漢巨賈生之所爲痛哭者此

也割一世之恩以制萬世之利以消天變以安社稷幸甚書上上大怒曰小子乃敢踰聞吾家骨肉我見之且心憤況使吾兒見耶速取來吾將手刃之而啖其肉伯巨至丞相乘上喜乃敢奏詔繫刑曹問狀瘼死獄中伯巨同邑人有鄭士利者字好義爲邑諸生兄士原以儒薦爲河南錢慶府同知遷湖廣按察司叅事洪武九年天下考校錢穀冊書空印事起上以爲欺問繫郡而守相以下數十百人獄主印者皆論死佐貳下榜一百減死成遠方士利兄亦在繫中丞相御史大夫皆知空印無他弊莫敢諫士利歎曰上不知以爲空印大罪誠得人言之上聖明寧有不悟乎會星變求言士利曰可以

鄭士利十七卷

五

言矣讀詔有假公言私者罪士利曰吾所欲言爲天子殺無罪爲可痛耳吾兄非主印同當出需吾兄杖出乃言言吾死不恨士原免死出士利乃爲書數千言言數事而言空印事曰陛下誠欲深罪空印者恐奸吏得挾空印紙爲文移以虐民耳臣以爲文移完印考校冊書兩繩印也非一印一紙比也縱得之無用況不可得乎錢穀之數府必合省省必合部數難懸決至部而數乃定省府去部遠六七千里近亦三四千里冊成而後用印往返非期年不可以故先印而後書此權宜之務所從來遠矣何足深罪且兩家諸法必明示之天下而後罪犯法者以其知其不可而故犯之也自立國至今未

嘗有空印之律有司丞相不知其罪今一旦捕而誅之則何以使受誅者甘心而無詞乎朝廷求賢士而置之庶位得之甚難位至郡守則皆數十年成就通達廉明之士非如草菅然可刈而復生也陛下奈何以不足罪之罪而壞足用之材乎臣竊爲陛下痛惜之書成欲上數矣而未決開門返旅俯首泣泣數日兄子問曰叔何所苦乎士利曰吾有書欲上觸天子怒必受禍然殺我生數十人我何恨遂持書詣丞相府士利生而短小貌不揚見丞相禮頗倨丞相問何書士利曰吾將爲天子言丞相何問丞相因御史大夫入奏上覽書大怒詔丞相御史大夫雜問誰教若爲此士利笑曰願吾書可用

鄭士利十七卷

六

否耳吾業爲國家言事自分必死誰能爲我謀乎辭不屈譴輪作終身而竟殺空印者論曰余於兩君視其志蓋甚足憐云雖然一無故而發大難之端一以縱後兩妄冀回天之力肉食者豈盡鄙耶嗟夫二君好言高耳更讀十年書無憂天下事也

明史竊卷之第四十

姚廣孝列傳第十八

東莞尹守衡著

姚廣孝長洲人父爲醫廣孝性早慧通儒書一日語父曰兒不樂爲醫願從佛法名道衍字斯道喜爲詩道士席應真授有兵書衍家言又好之盡得其學探閒匿人無知者友人王行私異之曰是未遇時耳萬戶侯安足道哉衍嘗遊弔京口搖膝豪吟僧宗泐見而笑之曰此釋子語耶斯道斯道汝薄南朝矣洪武八年詔僧通儒者與官衍就禮部試不中選賜僧服還山十五年十五當之國上曰王與一高僧誦經念佛修齋衍以僧宗泐薦得見燕王藩邸衍覘燕王有天子氣乘間請王曰殿下若能從上乞臣府中臣當有以報殿下王乃自求衍於太祖得從至北平衍喜得當王王亦時時與語合喜得衍皇考既殂落太孫嗣服往往制辱諸藩王王或嘆息泣下衍曰天之所興誰能廢之願王厚自愛毋慮王曰爾能卜乎對曰能爲王卜大吉衍復啓王召鄧人袁珙使相王珙曰殿下太平天子也請難兵道起珙相術在勝國時已擅名遇衍嵩山寺相衍爲病虎形性嗜殺他日劉秉忠之流也衍大笑益自負至是二人同事燕王相得甚及起兵其日烈風暴雨王不憚衍曰龍飛在天則風雨從之元吉之祥王兵南行衍輔世子居守南兵來侵皆衍畫謀守禦王以是無北顧之憂南行進止

明史竊

姚廣孝十八卷

一

明史竊

姚廣孝十八卷

二

王輒誅書飛騎問衍條答附去並申機適靖難功衍第一上大封功臣屢欲爵衍衍固辭曰臣僧也願爲左善世品極矣乃授僧錄司左善世而上心弗恆也一日上忽願誦廣孝日卿今日若有不豫色然何也曰無之上日朕已知矣毋諱強之言乃對曰臣早待漏門外進與吏部尚書有言臣歷五階而上言已歷五階而下臣覺趨踰甚故介介耳上曰朕所以欲爵卿也即日拜太子少師復姚姓賜今名上與語呼少師不名命之蓄髮則解緋衣玉帶髡頂唐帽賜之第亦辭竟居慶壽寺中令娶妻不肯賜二宮人受之不近乃召還永樂二年上令出賑蘇湖廣孝有姊初聞衍預靖難嘆息謂人曰和尚慈悲當如是耶至是道長洲求見姊姊不納曰貴人何用至貧家爲也廣孝易僧服往姊堅不肯見家人固勸之乃出立堂中廣孝卽下拜姊曰我安用拜做和尚不了地有甚好人拂衣入不復出故人王賓隱君子也廣孝就見之三不可迴屏騎徒走造叩門賓不應遂語日和尚錯耶廣孝慚而退上往來兩都廣孝留輔太子南京六年入覲北京時八十有四矣其年三月自知其將道也先以其期詔諸門人上臨問後事對曰出家人復何所戀卒七日異香不散上爲卜地西山碧石建塔而火之心舌與牙堅固不壞得舍利皆五色官其養子姚繼爲尚寶少卿贈榮國公諡恭靖上爲文神道碑廣孝

與宋陳蘇伯衡高啟諸文人相來往所書有道虛子別有道德錄則專託程朱其友張洪嘗云少師於我厚今死矣無以報之但見道餘錄輒爲焚棄洪應元年脩享成祖廟庭嘉靖九年移祀大興隆寺罷脩享

論曰廣孝協定大計乃循初服棲心玄門終不得以富貴易之奇士哉雖然於釋則臣道廢也於臣則釋道累也所謂歸儒者不盡而爲墨者不終耶彼王賓者隱人亡論焉誠愧其姊矣余讀成祖之碑其墓曰南家得傳說之史以佐中興漢高用赤松之流以成大業病虎兇固又是一種英雄哉

郭資字存性武安人也洪武十八年進士爲郎戶部治

明史稿

郭資十八卷

三

錢穀有聲超陞左僉都御史尙書郁新薦改北平參議至則盡條北平之弊政以聞高皇帝嘉焉陞參政不數月轉左布政使紀綱大振燕王起兵靖難資與按察司副使墨麟都指揮同知李濬共稽首呼萬歲王悅留侍王世子居守李景隆攻北平資殫心力捍備韓陸兵民王師南下轉餉不乏靖難後陞戶部尙書上曰郭資朕之蕭何也賜資視諸伯未閱月出掌北平布政司事詔建北京遷行部改行部尙書永樂十九年罷行部都北京復爲戶部尙書時巡狩營建百廢並興皆資調度太宗上賓仁宗嗣位冊立皇太子上念舊勞以資兼太子賓客貴與憲夏二尙書多忤二尙書言上曰資偏執妨

事且多病宜令致仕上曰朕居守時甚得資力今出旌履安乃遂棄之朕誠不忍問士奇曰資何如人士奇對曰資強毅人也人不得干以私但性太偏執耳上曰何也士奇曰陛下蠲租詔數下資執不肯開除仍責有司徵納則何以使陛下之恩澤得流於下乎此其過之大者然其耿介有守衆弗能及也上曰有朕在又原吉與共事當不復偏執矣憲夏二尙書數言上曰不去資仁政必爲所格上乃命以太子太師戶部尙書致仕給半俸復其家宣德三年原吉輟部務召還掌部事免朝參資益恭慎祁寒暑雨必入署視事上謂資如歲寒松柏愈老愈勁卒贈湯陰伯諡忠襄官一子戶部主事資受

明史稿

郭資十八卷

四

脊四朝屢登八座衣食僅充幾不能葬同時有兵部尙書金忠者鄴人也精卜筮徵時同邑袁廷玉相之曰此尙書骨法也他日當大貴補成趙州賈卜多奇中燕王起兵北平忠布衣田冠上謁典儀云浙東奇士金忠願見殿下說兵事及中朝勅諭王召見忠叩首言殿下太平皇帝小人來往齊魯道上聞殿下賢譽服人心久矣茲舉大事臣忠願捧元龜以從王命卜之大吉立授紀善日侍帷幄贊理戎務尋陞署長史已爲真靖難後陞工部右侍郎治事北京永樂二年召入兵部爲尙書上欲建儲藩府舊臣洪國公丘福駙馬王寧善皇次子盛言高煦屢從功請上立爲皇太子時文臣獨忠在力爭

以爲不可忠離戍卒博於古史遂就上前歷數古昔適
尊事以對上心是之異日密以質解黃二學士二學士
對上如忠言已而皇世子既立爲太子上遂屬忠爲東
宮輔導官令兼詹事府詹事六年勅兼輔導皇長孫七
年上北巡留忠與蹇義黃淮楊士奇四人輔太子監國
八年上征本雅失里十二年征瓦剌皇太子兩進迎鑾
表皆選忠官僚往往爲高煦黨譖上以過違繫上密令
忠察蹇忠每頓首再三爲白無此事願陛下寬霽上或
不喜卽又頓首言臣敢保其無他他日有踪跡卽如人
言臣甘連坐忠承顧問能慎愆不洩上改專信任之尋
卒太子卽位追贈少師謚忠襄以其子達爲翰林檢討

明史竊

金忠十八卷

五

達幼遭歸寧波學文俸讀書比長景陵召達還翰林正
統十三年改禮科給事中陞都給事中景泰二年出爲
長蘆運使

明史竊卷之第四十一

解黃胡金列傳第十九

東莞尹守衡



解縉字大紳吉水人也父開洪武初以李宣公薦爲
華蓋殿高皇帝問開何以教朕開叩頭對曰願天子明
德慎罰高皇帝喜欲官之固辭歸洪武二十一年二子
一皆同登進士第高皇帝又喜以開一家三人皆出仕
而縉又年少縉兄綸授禮部主事而縉與縉特親拔爲
庶吉士使讀中秘書時時召兩人論議考所學一日論
縉于大庖西室曰爾縉試舉今日施政所宜其直爲朕
言之縉退上封事萬餘言事多切劇上躬已又獻太平
十策上皆嘉納數與諸大臣稱縉奇才縉亦高自負不
明史竊

解縉十九卷

一

能俛仰諸大臣諸大臣多不好縉兵部侍郎沈潛爲上
言縉入部堂索早諫語縉慢亡禮上以縉過優逸乃稍
遷縉御史欲以吏事勞之而縉又爲諸御史作疏劾都
御史袁泰上既曲有泰而泰切齒恨縉矣上知縉不容
於諸大臣召開至謂曰才之生實難而大器者晚成其
以而子歸益進所學且諭縉曰朕於爾義則君臣恩同
父子其歸盡心於古人後十年來朝朕大用爾未晚也
縉歸八年前縉奔喪而諸忌縉者調有司劾縉遠來
非詔旨謫河州衛吏建文君嗣位召還爲翰林待詔是
時翰林修撰胡廣吳府審理楊士奇衛府紀善周是修
給事中金幼孜皆縉同郡人儻然相好共慶彈冠之雅

矣其後燕王入國是修死之而縉與廣士奇幼孜等連
戴燕王爲天子踰月皆進秩有差天子常坐奉天門左
室親國政輒召縉與中書舍人黃淮兩人立御榻旁備
顧問夜分上寢卽賜坐榻前不數日令入內閣諸制詔
咸出於縉縉復引廣士奇幼孜等上皆令與共直文淵
閣而縉是秋遂陞侍讀學士初修高皇帝實錄縉爲總
裁皇太子立陞翰林院學士兼右春坊大學士縉時同
直間事者七人上深寵任上諭七人曰爾七人朝夕與
朕共事朕嘉爾等恭慎不懈故在宮中亦屢言之然恒
情保初易保終難朕固常存於心爾等亦宜謹終如始
庶幾君臣獲保全之美縉七人叩首謝上皆賜五品公
明史竊

解縉十九卷

二

服令七人命婦赴柔儀殿見中宮中宮訓勞如上語賜
七命婦冠服亦如之歲時賞資與六卿等初
淇國公丘福駙馬王寧

數在上前請立高煦爲皇太子

上私

語縉縉頓首曰世子仁孝天下歸心以孽奪宗自古致
亂又頓首曰好聖孫上領之 縉因言 上母

爲過寵漢王致生覬覦上怒謂縉離間我骨肉遂疎縉
而縉語外廷人頗知之於是高煦急欲殺縉令福等誘
縉漏洩禁中語上聞之不樂會上欲征交趾縉言交趾
古羈縻國得其地不足郡縣上怒出縉爲廣西右參議
尋用李至剛言縉怨望改交趾縉居交趾四載入京時

上北征縉見東宮逃辭去上還高煦言縉職上出塞還觀儲君還歸無人臣禮而縉偕檢討王偁還廣東姚煥山水因上封事請用數萬人鑿頓江以便往來上覽疏大怒曰爲臣受事則引而避去乃欲勞民如此耶并逮偁下詔獄偁聞人也洪武庚午鄉薦例入太學乞將養母終文皇帝召起爲翰林檢討英公討安南辟居幕下泛洞庭浮沅湘歷九疑弔蒼梧徵兵南海窮象桂道五營觀師于日南九真之交大將軍待之爲揖客其爲人若靡若傲大都類縉獄中有自詩文極之以呼天之辭而先縉痼疾死縉在繫五年爲永樂乙未錦衣帥上囚籍上見縉名問帥曰解縉猶未死耶帥退與縉對泣辭之

明史稿

解縉十九卷

王

酒坐雪中卒上令籍其家徙妻子遼東君子謂縉之以讒死也在漏言以故上心終莫釋七人士奇榮皆躋少師惟少保切致禮部尚書儼以祭酒致仕加授太子賓客獨縉雜履廣亦聽天上嘗書憲義等十人名命縉疏其人品十人者吏部尚書憲義戶書夏原吉兵書劉儔刑書鄭賜禮書李至剛行部工書黃福左都御史陳瑛工書宋禮大理卿陳洽兵書方賓縉疏中各有短長上覽之授東宮曰李至剛朕洞燭之矣餘徐驗之東宮因問縉建文在用諸人縉曰此皆洪武中人材往事不足論已遂問尹昌隆王汝玉縉曰昌隆君子而量不弘汝玉文翰不易得所惜者市心耳其後仁宗出縉疏語而

楊日人率謂縉在土籍非在土向論十人肯定見也乃赦縉妻子還鄉官其次子禎亮爲中書舍人正統元年盡還其故產成化五年禎亮以九年滿考時年六十八矣例不復用禎亮自言父縉永樂時擢居內閣願效忠勤乞仍舊職上許之縉文名藉甚一時書亦精絕于人求無倦色或言有不當與者笑曰雨露豈擇地而施哉縉嘗教人曰率爲有瑕玉勿作無瑕石此類其爲人

黃淮字宗豫永嘉人也洪武三十年進士初授中書舍人靖難後首與解縉同被召改編修同直內閣踰月陞侍讀太子立陞左庶子五年陞右春坊大學士兼侍讀復勅兼輔皇長孫上初北巡淮留守上還奉太子表迎

明史稿

黃淮十九卷

附

上滁州上喜與語良久封淮父如淮官上再巡漢王日造飛語搗監國且構諸輔導臣上征瓦剌還淮奉太子表進上上以奏書失辭遂盡逮諸輔導臣下詔獄淮坐獄中凡十年所著有省愆集太子卽位始釋出爲通政使兼武英殿大學士仍入內閣洪熙元年陞少保戶部尚書大學士如故獻陵大漸皇太子在南京太子有漢隙中外洶洶淮與西楊佐鄭襄二王監國憂勞至于嘔血太子入卽大位漢遂反上親征淮以多病留佐二王上還淮疾益甚上特命醫診視病瘥固請骸骨歸養賜柩銀萬貫是時父年九十而淮餘六旬矣抵家父卒上賜一品葬祭八年淮疾且愈請闕謝上留之累月上召

諸大臣遊西苑張大師卷夏諸人騎西從特賜淮肩輿登萬歲山宴山麓會當會試天下士上命淮與少詹事王直爲考試官及辭歸上賜金織衣一襲宴餞太液池灑宸翰爲詩送之從來恩數未有也上曰明年朕生日卿其復來及期淮至上大喜恩渥倍于初明年上崩淮奔喪新皇帝念淮先朝舊臣厚寵養之留月餘乃歸初直聞諸人淮才亞東楊而縮與士奇廣文學勝之縮頗輕淮淮因不能釋憾三人而三人待淮愈謹淮夙嬰瘵病宣宗一日問淮何在三人同以淮疾對且言療善染人上於是自免淮奏對而淮遂請老淮歸林下二十四年卒年八十有三淮立朝多獻納且舉其大者靖

明史稿

黃淮十九卷

五

難後黨獄大起吏部例以南人官北土不効順者奏額赤伍淮援近勅言于上不宜自背詔旨以復追罪南人阿魯台納欵欲收女直吐蕃東西諸部落廷議欲許之淮曰胡人狼子野心使各自爲心則力易制若併爲一後患滋大此奸謀不可許上顧左右曰黃淮如立高岡無遠不見爾輩直平地見目前耳上欲賜西域大寶法王玉印以璞示淮淮曰朝廷賜外夷用勅命廣運二寶此璞大於二寶夷人將謂法王尊於朝廷矣上嘉納上故英斷士奇等善將順淮獨過認真即同列稍有不宜上前不相假人故謂淮奸嘗毀人同列多與隙長陵嘗語士奇曰朕聞諸留守臣獨黃淮與汝遇事肯言然聞

東宮有從有不從淮能持正類可知也卒謚文簡

胡廣字光大廬陵人父壽昌字子祺洪武三年以薦爲御史疏請遷都闕中已而出爲廣西僉憲調知彭州陞延平太守有治聲廣入歲而孤稍長從商輅中且節驥偷夜親經史建文初連舉鄉會試時丁靖難兵起廣對制指斥親藩建文君喜擢進士第一曰北邊方與鞬鞞爲亂胡可廣乎更名靖授翰林院修撰文皇入國陞侍講復名廣召入內閣尋改侍讀永樂二年簡用東宮官陞右庶子五年進翰林院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八年文皇出塞親征虜令與庶子榮侍講刃攻皆扈從廣不知兵以文墨備顧問上過塞外名山峻險輒立馬召廣

明史稿

胡廣十九卷

六

三人與語或下馬少坐山岡上賜酒餞駐蹕召詣帳殿前或夜漏數刻方遣出道中相失必急遣兵騎四出尋諸學士時時顧左右問諸學士來未上不得諸學士相與語不悅也三人追不上及當脫衣乘散馬渡河河水沒馬及腰以上狀哀苦白上上笑曰今日方見艱難汝三人亡恐乎塞上四月風威尙嚴廣猶衣皮裘戴狐帽上笑謂廣曰卿今爲冷學士矣廣書法道美上見奇蹟欲磨磨陞陞輒命廣書塞外無大筆廣用小羊毫筆鈎勒上石甚壯偉可觀上喜甚十二年上出征瓦剌三人復扈從皇長孫侍行上謂廣三人曰卿等每日書中間暇卽以經史長孫前講說文事武備不可偏廢也師旋

奉勅纂修五經四書性理大全十四年進文淵閣大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廣敦質簡重上知其朴厚信任亞於東楊廣公退輒杜門讀書與解縉皆以文翰見稱縉性骨鯁廣不如縉上命西僧蘇福有卿雲天花金仙羅漢見雲表廣獻聖孝瑞應頌上綴爲佛曲令宮中歌舞之禮部周訥請封禪不許廣獻却封禪頌皆迎上好取容人比漢之胡廣云永樂十六年廣卒年僅四十有九贈禮部尚書謚文穆上追念廣官其子種翰林院檢討獻陵加贈少師初廣同縉共侍文淵閣文皇曰縉廣少同業仕同官今縉已有子廣宜妻之以女廣頓首曰臣妻有娠未卜男女上曰必生女勿疑矣已而女也遂訂

明史稿 胡廣十九卷

七

盟縉子禎亮縉死妻子戊退廣欲悔婚文竊截耳自誓曰薄命之婦皇上主之父面承之一與之盟終身不改背君忘親何用生爲越數年解氏蒙宥女歸禎亮事姑孝謹人以廣爲建文狀元愧其女矣

金幼孜名善新淦人也建文二年以進士乙科授戶科給事中太宗入國改翰林院檢討直內閣轉侍講是時進講東宮諸臣分閭經義幼孜閭春秋上太子春秋直指三卷五年陞右諭德兼侍講七年扈從北巡八年從征北虜駕次清水源進神應泉銘遇虜飲馬河上率羣騎出逐虜令幼孜留營中幼孜請隨行上曰爾不能戰恐朕顧盼不及爲爾累爾留豈不安乎上被虜還仍以

陣內事語幼孜加慰勞幼孜叩頭謝十二年從征至土剌河十四年陞翰林學士兼諭德十八年陞支淵閣大學士兼翰林學士二十二年從征至開平上之北征必幼孜與東楊廬陵三學士從塞外風迅幼孜左手執馬轡右手護脣寵趨起馬上上顧幼孜笑曰今日秀才酸矣三人嘗迷窮谷中幼孜墜馬廣不能顧榮爲結轡轡行數武復墜榮以己馬讓幼孜面自乘屏馬夜崎嶇至旦及日中方詣中軍成祖戲語幼孜曰此中多狼汝非楊榮將不免所過山川險固上必懸指諭幼孜詎之或令磨礪刻石上曰使萬世後知朕親征過此也榆木川之變東楊南討幼孜留軍中護喪太子即位還戶部右

明史稿

金幼孜十九卷

八

侍郎兼文淵閣大學士翰林學士踰月陞太子少保兼武英殿大學士洪熙改元陞禮部尚書兼支三俸時詔百官離親三年上者聽告歸省幼孜首奉詔告歸省母母卒會修兩朝實錄景陵特勅起復并召省親學士楊溥還爲總裁官宣德五年從上巡邊度鷄鳴山上日唐太宗特其英武征遼嘗度此山幼孜曰太宗後亦悔之此憫忠閣所由建也上曰此山崩於元順帝時人皆謂是元亡之徵對曰順帝亡國之主雖山不崩國亦必亡從至宣府還明年卒年六十四贈少保謚文靖幼孜居內閣二十五年名位亞二楊持節出寧夏冊封慶府兩郡王如歷河南關東西之境所見兵民休戚還上封事

弔覽周秦漢唐以來遺墟多賦詠焉
考會試一讀廷試卷四爲人簡易沉默不伐善不驚名
疾革有啟請身後之澤勿救正色曰
君子所耻有子昭伯登宣德二年進士

論曰解公以始進少年受知高帝不爲不早
文皇入國拔起簪筆之末首授絲綸之寄
不爲不遇骨肉之護一間則君臣之義同
終沒身圖土妻子流遷不亦悲乎黃公名
位雖遜二楊使以懸車之日猶覲顏以與
聞寺爭權必不能矣胡金二公羈勒萬里
軍旅之事不及東楊然詔告一宣威伸絕
漠翰墨之勞惡可少也

明史稿

金幼孜十九卷

九

明史稿卷之第四十二

憲郭吳翟夏黃胡周列傳第二十 東莞尹守衡書

憲義字宜之巴人也初名瑤洪武十八年進士授中書舍人初義祖肩姓李及義身始復憲姓太祖問故豈義叔之後乎并爲改易瑤名丹書義字賜之一考當謂太祖命勿調侯滿九載大用亡何太祖崩建文君卽位起陞吏部右侍郎義居位歲餘無能有所短長國子博士王紳貽之書曰執事方負天下重望而治亂安危固繫於進退取舍之是非也而所任非其所長所職非其所事位高於器則有覆餗之虞才過於職則有積薪之譏非其材而強委之至於債事則執事雖欲爲尋常無聞

明史稿

憲義二十卷

一

之人而不可得况望其遊樂優游而與時俗上下乎義歛容謝教文皇入國義與原吉出迎冀改左侍郎再問月代張統爲尙書是時上方喫除建文諸新例義言上曰監成憲者豈無因革反亂政者自有經權爲陳數事本末上以爲允或遂請義不忘建文上不聽因語義曰人才皆出皇考造就豈因建文嘗用而憲棄之自今勿復分別但隨材擢任永樂二年皇太子立兼詹事上欲諭太子率令詹事往導意太子愛重之七月上建北京皇太子監國義以吏部尙書及兵部尙書金忠與左春坊大學士黃淮左諭德楊士奇留輔上諭義曰昔唐太宗簡輔監國必付房玄齡等今朕簡留卿等四人卿四

人宜藏朕意義等頓首受命其後上每北巡卽義四人留輔四人中書最老成然慮事過於持重多思不能專斷每有朝議大事太子則多關決士奇義辭讓而已十二年上征瓦剌還東宮迎上還行逮諸輔導臣義逮至中途卽放還尋亦并釋士奇餘諸人皆下詔獄十七年外艱立詔起復還京明年改都北京從皇太子入朝又明年三殿災勅廷臣二十六人巡行天下而民疾苦考察文武吏士義與給事中馬侯巡撫應天諸郡義曰國家多事之秋吏難盡法繩束特斥太甚者數人所過諸令長問所以安集百姓者悉條奏行之二十年年上征阿魯台戶部主事張鶴禮部尙書呂震婿也朝東宮失儀

明史稿

憲義二十卷

二

太子以震故宥不問上謂義縱有罪下錦衣衛須繫并逮士奇震逾旬乃釋是時上鮮視朝中外事悉啟皇太子無奈二閣黃儼江保認以是監國諸臣易生嫌隙上素知義爲人忠謹無他腸往往與士奇皆得見原俱無恙又二年上崩皇太子嗣位諸在獄者始得釋而二人各加秩義進少保兼尙書左僕射一歲中恩進少傅少師賜義及原吉士奇榮勿殺五人繩愆糾繆銀圖書而五人詰詞親增二語免之曰勿謂崇高而難入勿以有所從違而或怠上方銳意嚮慕太平義與士奇二人皆監國舊輔尤眷注一日義與原吉士奇榮四人入見上問四人夜來星變曾見否皆對曰未上自少侍太祖識

星象嘗以教士奇問士奇曰卿宜知之士奇對未知上曰天命也歎息起明日召義與士奇入諭曰朕監國二十年讓愚交構心之艱危吾三人共之賴皇考仁明得保全不虞旦暮遂與卿訣言已泣下二人流涕慰上上曰即吾去世後誰復知吾三人同心一誠也出二勅二印賜二人義曰蹇忠貞印楊曰楊貞一印踰月上即世章皇倚毗二人一如仁考二陵實錄皆義監修宣德元年扈上出定樂安上還復範忠厚覲弘銀圖書賜義以示褒寵上時御萬歲山及而苑游輶輶召義與原吉士奇榮等騎而從上嘗指御舟語義曰以操以濟群公之力義等叩頭謝萬歲上大喜三年上出喜峯口禦虞義

明史稿

蹇義二十卷

三

四人皆扈從其冬師旋上念四人俱年高不欲煩以事皆令輟部務朝夕侍左右顧問而祿秩如故義與原吉皆非內閣臣而以師保預閣務特賜珊瑚筆格玉硯卽家條旨草制勅一時公孤稱真任焉五年上奉皇太后出謁二陵上以太后命召見義等行殿諭曰皇帝數言卿等忠勤今天下清寧民生無事是固祖宗福祐家國亦惟卿等贊翼之功命賜酒饌白金文幣上常言四人皆先帝簡畀遺庶老臣以是悉心信用動見優禮已又以吏部侍郎郭璉轉尚書義守故職侍左右討論至理而已特賜新第文明門內益親近之義從中書晉秉銓部未嘗別更他職尚書二十七載以明恕稱八年歷少

師滿九載賜宴于禮部是年生日賜鈔萬緡底馬一匹裕陵卽位之日齋宿中得疾越五日而卒上初聞疾知義必不可起令太監范弘敬臥處問欲何言義對曰陛下初嗣位臣寡祐不能效分十但犬馬之誠望聖明赦守成憲終始不渝耳年七十二贈太師諡忠定子英荃皆尚寶司丞

郭璉直隸新安人也初名進太學生永樂初任戶部主事能勤職務爲卿佐倚任太宗亦知其名未幾陞福建右參議時年二十四人呼小方而歷陞工部右侍郎督修武當山宮觀事竣轉行在吏部左侍郎兼少詹事上爲改名璉尚書蹇義輟部事宣宗欲璉爲尚書太學士

明史稿

郭璉 附長樂縣志 三卷 四

楊士奇言吏尚書非才學俱優者不足以當之乃不果用璉仕早未遑問學問臣以此少之璉後九年秩滿卒璉尚書上念士奇言每諭璉留意人才嘗舉呂崇正夾義虞允文韞材館錄故事教璉勤咨訪裕陵嗣位除璉尺籍優異之時早蝗侍臣言大臣尸位妨賢內批令自陳諸大臣遂皆乞去謝天璉獨不可曰主上冲年吾輩皆先朝簡任受付託一時請去誰與共理宜引罪乞改過璉老矣官至冢宰豈敢貪位顧君臣恩義如此衆是璉言疏上盡留諸大臣先是宣德初內閣謂用人之柄不宜顯在吏部方面風憲郡守令三品以上京官薦用至璉在吏部位重望親樞史知縣復令五品以上京

官薦舉人以遞開薦舉之途寓請寄之術願以壘開爲
都御史王文論列子致仕太祖時有吏部尙書吳琳者
黃岡人也詹同以名儒薦授國子助教歷官兵部尙書
洪武六年改吏部與同迭視部事尋以老致仕琳既家
居上嘗遣使察之使者潛至見一農人孤坐小几徐起
披袂布田貌甚端謹使者問曰此有吳尙書者在家否
乎農人歛手對曰琳是也使者以狀聞上益重之又翟
善者泰與人歲貢入太學授吏部主事尙書詹徽侍郎
傅友文伏誅以郎官署部事稱上意特陞侍郎轉尙書
上諭廷臣曰善雖年少字量宏闊他莫能侔也善與上
議諸司職掌允合上心曰朕有良佐何患天下不治

明史稿

郭建二十卷

五

上欲爲善營第泰興善曰江鄉地隘宗親且衆誠不忍
奪人自益也未報涓埃何敢當此善成籍上欲免之善
曰戍卒宜增豈可以臣破例上曰善可謂社稷臣矣
論曰寢忠定歷事五朝內贊宸謨外康流品晴詢密斷
莫敢侵官以是三十年不更一他秩在位如彼其久也
郭建即代其位仍以師保佐萬幾信任如彼其專也子
時一代老臣知有三楊亦無不知有寢夏者余攷祖宗
時公卿多稱其位吳琳老不情於農事斯能不溺其職
矣寢善居無第宅斯能國爾忘家矣故附表著之

夏原吉字維結湘陰人也洪武中鄉薦遊大學選入禁
廡書讀劄上詠原吉書獨愛之賜紗衣一襲上時遣人

竊謂諸生勤惰獨原吉端坐供職竟日上心讀之書滿
當署部職上曰夏原吉端厚君子特實授戶部主事尙
書郁新與商確諸司事倚重焉有劉郎中數不得新忌
原吉新嘗過聽書算生言觸上怒上問新誰教汝新曰
堂後書算生教臣臣罪萬死上下書算生獄劉郎中因
欲遂中原吉奏原吉專尙書柄前事實原吉教尙書上
曰聞原吉能佐尙書汝願欲陷原吉耶於是并與書算
生棄市秩滿乞歸省上以原吉能勤職特假與卓優之
建文君即位逾月陞戶部右侍郎明年充採訪使巡撫
福建未幾移鎮蘄州文皇入國轉左侍郎逾月進尙書
永樂元年出治吳浙大水三年秋新卒召還掌部事進

明史稿

夏原吉二十卷

六

資政大六足時內難初靖府庫空虛大啟藩封創建官
殿出討四夷國費億萬原吉晝夜焦勞經度無乏七年
從上北巡兼掌行在禮部都察院事八年上征阿魯台
輔太孫留守北京總理行在九卿事原吉每旦入朝獨
近展前參決機務朝退郎中御史環請事口應手判不
動聲色北奏行在南啟東宮太孫端拱以聽而已上還
喜賜原吉鈔幣其後上每北巡輒命原吉侍太孫隨行
上北征則輔太孫留守原吉九載秩滿上親宴之武英
殿諭廷臣曰夏原吉高皇帝養成賢德輔朕爾群臣欲
觀古名臣此其人矣重修太祖實錄命與姚廣孝監修
上欲都北京十八年宮殿成上令原吉迎太子太孫南

京及將至原吉先入見上問太子來何速原吉頓首對曰陛下慈注之深故太子孝思之切上喜賜鈔二百錠亡何三殿災原吉言于上曰愛民所以敬天也請蠲逋負恤流移以回天意時言者多言遷都不便主事蕭儀言尤峻上怒殺儀上曰方遷都時朕與諸大臣密議數月皆言便今群臣言不便何也言官聞上語遂劾諸大臣上怒詆言官諸大臣午門難遷都利害都御史王彰言言官白面書生不知大計原吉獨奏曰御史給事職言路應詔陳言臣等備員大臣不能協贊大議臣等之罪也上悅兩宥之或尤原吉胥初議原吉曰不然天威嚴重吾輩歷事久言雖失上憐之若言官得罪所損不

明史稿

夏原吉二十卷

七

小矣西域法王來朝上欲郊勞原吉爭不可上適止他日上見法王便殿命原吉拜原吉曰王臣雖微序於諸侯之上况夷狄乎臣一屈膝有辱天子之臣臣死不敢奉詔上笑曰卿欲效韓愈耶過侍郎楊勉之遠矣十九年上議征虜問原吉邊備多寡原吉對曰僅給將士備禦不能給大軍頻年師出無功戎馬資儲十喪八九災宵聞作內外俱疲聖躬少安尙須調護勿煩六師上不擇召問兵書方賓刑書吳中二人對與原吉同上怒并原吉皆繫內官監賓懼自殺上因呂震言三人皆諂邪命戮賓屍并欲殺原吉皇太孫爲原吉請上遣中使覘原吉問曰上待公厚今繫之暴怒乎原吉曰風雨霜露

無非教也何敢怨上意解置不問連三載出師及至榆木川不豫乃顧左右曰夏原吉愛我計至太子走繫所泣語原吉原吉伏地哭不能起太子問國事原吉曰今民力竭于東南戎伍疲于漕運宜幸南京少甦民困太子卽位復原吉戶部尙書初原吉在繫丁內艱於是乞終制上曰卿老成人今國有大喪正望相與共濟艱難安得遽言去卿有母朕無父乎令有司爲原吉治母塋太子立兼太子太傅尋進少保仍兼太子少傅尙書如故支三俸是時少師義少傅士奇少保淮並不兼宮秩以孤卿而兼宮秩獨原吉一人上嘗語蹇義曰爾與士奇吾監國舊輔原吉賢民皆吾所倚任賜原吉田五頃

明史稿

夏原吉二十卷

八

建第兩京是冬無雪上作憂民吟屬原吉和賜玉帶侍講李時勉言事激上大怒上曰時勉當朝辱朕必殺之原吉曰時勉小臣豈能上損聖德願陛下少霽天威卽欲罪之下法司議未晚上怒少解時勉之徒免於死原吉力也是時上欲返都南京北諸司復命稱行在太子還祭孝陵遂留太子守南京及上崩皇后急欲召太子留原吉佐襄王居守太子至群臣郊迎不見原吉太子問原吉何在莫能對太子入太后諭所以留原吉意太子乃召原吉慰曰卿奉皇祖命輔朕卿當以事皇祖首事朕也時時密咨原吉或袖小帖付揭出原吉亦時時有所白宣德元年漢庶人反指原吉爲奸臣首原吉免

冠頓首曰臣罪當死上曰彼借卿爲兵端耳東楊首勸親征上難之得原吉言乃決從征庶人過賜問者三人明年各賜諸大臣銀圖書原吉日含弘貞靖從巡邊上取原吉囊中楨嘗之笑曰卿食此粗糲耶對曰臣得食此足矣隨營將士尚多餒者上徹御饌賜原吉且爲加偏將士上還京遂令原吉與蹇少師皆報部務優老之俾專論道左右召還前致仕太子太師郭寶還掌戶部事原吉誕日上繪壽星圖製詩賜之五年春卒贈太師諡忠靖原吉尙書二十五年不解戶部而常兼他部事嘗總六曹兼長都察院大理而佩八印監修三朝實錄是時蹇夏齊名義簡重善謀原吉弘裕善斷一時公卿

明史稿

夏原吉二十卷

九

雅量推爲第一平江伯陳瑄靖難初嘗欲殺原吉原吉卒愛瑄才薦總漕運有隸偶汚原吉金織賜衣懼欲逃原吉曰衣可浣毋懼汝能事我矣慰留之部吏一日捧檄檄徵文書因風爲塵汚吏肉袒俟原吉曰爾何與明日袖至上前自引罪易之原吉嘗夜間蹟忽撫案而歎筆欲下而止者再其夫人問之原吉曰此歲終大辟奏也吾筆一下死生決矣是以慘怛原吉自不肯傳人罪故能往往不肯記錄人過有子瑄少英特原吉一日朝退瑄前問父今日議何事父笑曰非爾所知然父心亦默喜之仁廟嘗問原吉卿子年幾何可官未原吉曰臣子幼穉非食祿時俟成立事陛下未晚及原吉卒宣皇

即日授瑄爲尙寶司丞年甫十三張太師綸呼爲小友正統初雲南夷逆命瑄上疏請纓自效十四年北虜犯京師瑄陳四事詔亟行之虞去瑄言虜得利去今冬來春必圖再寇今汝寧鳳陽陳府及河徙故地流移之民亡慮百萬恐因隙而動爲患不淺願假臣便宜使招募智勇以爲國用教閱之法百人爲率擇其能者十人以教九十人習戰法內可以捍京邑之警外可以消郡縣之變兵部尙書子謙請試用其才會事定不果瑄母老乞就養金陵先後復疏數事皆繫將才吏治國體邊防當事者皆弗能用不伸其志愿官司卿成化十四年九載考最陞南京太常寺少卿仍掌尙寶司事尋卒前三

明史稿

夏原吉二十卷

十

日猶力疾草君德疏遣子崇文上之以爲臣懷此言久未敢輒上今臣病死在旦夕死而不言永無日矣疏聞天子遣諭祭于南京黃福字如錫昌邑人也洪武中鄉貢士初爲邑主簿凡再遷至龍江衛經歷洪武三十一年上書言事稱意旨太祖超遷爲工部右侍郎文皇入國福自陳爲奸臣所累上宥之復其官李景隆指福爲齊黃黨福厲聲爭于上前曰臣罪固應死但目臣爲奸黨臣心不服上不問尋轉左諭月與蹇夏俱陞尙書永樂三年以都御史陳瑛劾改行部尙書四年與大理卿陳洽轉的南交事平遂以尙書兼掌交趾布按二司事福善緩輟民新附

甚馴習而安樂之中朝士遷謫至福教體令行民間化
導戒郡縣吏專撫字毋苛切中官馬騁怡恩肆虐福數
裁抑馬騁亟欲去福自媿快乃竊上書誣福有異志上
察其妄曰此君子不容於小人耳不問也昭皇即位念
福老成人久勞於外使治往代福還福在交趾十九年
內外艱皆奪情不許守制還日交人扶携走送號泣不
忍別其冬上遷東宮官以福兼詹事府詹事宣德元年
騏驎交趾反洽請于朝願乞福還交趾撫安之會福持
節出封親藩即日召還諭之日卿遭憂在交安人思卿
卿強爲朕再行昔先帝念卿萬里召還輔朕朕亦不欲
違卿願退方新附終始勞卿安輒仍以工部尚書兼詹

明史稿

黃福二十卷

十一

事出領交趾藩臬事命總兵宮柳升統大軍偕福往升
至陷沒福被執賊見福皆驚下馬羅拜曰公不北歸我
曹不至此言已皆泣下曰公我父母也願自尊重饒白
金餼糧肩輿衛送出境福至龍州悉以賊遺歸官還京
爲行在工部尚書四年出興平江伯贊理漕河疏請濟
寧以北衛輝真定以南邊河荒地宜役軍民十萬人屯
種種糧以省漕粟下部議食以爲便時已遣諸曹郎往
視舉行已又有言軍民既有常業何得復患苦之事
竟沮其後上在宮中更覽福疏袖出示而楊曰福言智
慮深遠可行悔不能用今六卿中誰倫士奇曰福受知
太祖皇帝最先大用總漕交趾安輒新附具有成績才

德兼備六卿中鮮及福者今年七十矣諸後進少年高
坐中堂理政事享安佚出入輿馬騁從揚揚福四朝舊
人乃朝暮奔走道路勞瘁不已殆非國家所以優老敬
賢之道上曰非汝不聞此言朕常欲得一老成忠直之
人處南京根本之地緩急可倚今以命福固當士奇曰
福必不負陛下任使明且上命吏部改福南京戶部尚
書明年兼掌南京兵部初上好游觀幾夏諸大臣多依
違承順而福獨持正不阿上嘗命福觀戲福曰臣性不
好戲命圖某日臣不會某間何以不會曰臣初時父師
嚴只教讀書不學無益之事所以不會上意稍不樂南
福亦多賢勞在外不得如蹇夏諸人朝夕見親幸福出

明史稿

黃福二十卷

十二

南京勅雖優福年老或以爲直道見遠實疎之也裕陵
卽位加少保參贊機務留都大臣以三孤兼者獨福一
人文臣參贊南京機務亦自福始正統五年卒年七十
八卒之日室無百緡福爲尚書四十年憂四忘家老而
彌篤福以人才出於學校宜設監司提督迄今憲臣之
有提學由福議也成化元年追贈太保謚忠宣
胡濙字源潔武進人也建文二年進士授兵科給事中
承樂元年轉戶科都給事中時傳建文君出亡在外諸
舊臣多從建文君去者上益疑大戮建文諸臣上察近
侍中懷忠實可託命濙巡遊天下名訪張輿傷又名頌
請徧行郡縣察人心及建文君安在時有傳建文君在

滇南漢以故在楚漢南最久十國年閏內舉還朝起復
爲禮部右侍郎明年漢奉命巡江浙而是時藩王屬造
蜚語危監國上令漢且至南京詔察太子漢得皇太子
七事密疏聞則皆皇太子誠敬孝謹事上覽之知太子
無他大悅漢出至均襄二十一年還朝會上出巡宣府
漢馳謁比夜中上已寢聞漢至急披衣起召入勞苦賜
坐與語疑盡釋漢上太嶽太和山瑞光圖及進椰梅
靈芝太子嗣位轉太子賓客兼南京祭酒仁宗後聞宮
中密疏見漢故上太子時七事喜謂漢曰卿素忠慎朕
不及知也仁宗崩景陵卽位轉禮部左侍郎兼太子賓
客冬來朝留行在禮部明年改元代呂屬爲尙書宣德

明史稿

胡漢二十卷

主

二年賜第一區闕二人三年賜文恭世家清和恭靜二
銀章是秋扈駕出會州明年兼詹事再扈越邊會有常
郡豪民田宅沒官上盡賜漢六年兼領行在戶部事往
歲滿租詔下戶部多格不行漢庶人至得借爲兵端以
是西楊始爲上言上廼知以漢謹厚足辦此故以戶部
屬漢上與西楊議欲降勅行宣撫輒令與漢商可否漢
有才畧深中不洩上特信任漢坐榻前忽產玉芝一莖
西楊以爲仁德凝和之應正統元年漢失行在禮部卽
自劾上不問改行禮部印給之九年引年致仕不允十
四年上北狩邸王卽真進漢太子太傅景泰元年右都
御史楊善使虜漢請附進上皇衣幣不報上皇返居南

明史稿

胡漢二十卷

古

官其冬十二月漢請明年正旦百官朝上皇延安門不
許二年災異乞歸不允其冬上皇萬壽節漢請百官拜
賀延安門不許三年加少傅懷獻太子立進兼太子太
師初帝之易儲從諛於都御史王文遂陞吏部尙書入
直文淵閣吏科都給事中林聰欲論之有未可文卿之
屬聰爲甥補官得善地文嗾御史劾聰下廷議乃欲比
律殺聰廷臣多附文者漢諍文曰公以宿憾而殺諫官
毋乃不可及嘗奏廣漢不肯署曰公等自爲之移疾不
出上遣太監興安問漢疾漢曰老臣無疾聞廷議殺聰
驚悸不安耳興安還告上上曰比擬殺人可乎聰得不
死上乃左遷聰爲國子監學正七年災變乞歸不允以
疾辭不許時年八十二矣上皇復位力疾入見請老去
上嘉念漢忠愀官其子長寧錦衣衛鎮撫世襲然竟以
易儲清議削官僚秩免歸歸又七年乃卒年八十九贈
太保諡忠安漢初生白髮白眉彌月方黑母娠漢時夢
僧持花見還誕之明日有僧至索兒觀兒見僧笑僧
曰此吾師天池高僧後身也命我求見笑爲誌今果然
矣漢卒之夕常郡守夢漢入辭祖之僧也明日聞訃漢
性恭謹立朝幾六十年尙書三十餘年十知禮部貢舉
天下士多出其門恩榮始終世莫與比
同忱字恂如吉水人也永樂二年進士時簡進士二十
八人進學文淵閣未及忱忱自陳年少願進學上喜曰

有志之士也命增忱一人皆翰林庶吉士十年授刑部主事歷員外郎二十二年陞越府右長史宣德五年東楊薦陞工部右侍郎巡撫江南蘇松等郡先是巡撫胡聚受民告訐忱至一切不省或面詰悅曰公不及胡卿使我下情不能上達忱笑應之曰胡卿勅有祛除民害語我勅但云撫安軍民朝廷委任自異耳是時蘇州通稅七百九十萬石常松有差忱聞籍駭駭召父老問故得其七弊其苞苴之患首在勢豪而其荒沒之孔莫甚里胥忱語蘇守况鍾曰長此上與下俱困可無所以通融檢制之術乎會是年諸郡皆有秋乃與蘇守况鍾松江守趙豫常守莫恩奉令甲出官鈔平糶復從富民勸

明史稿

周忱二十卷

五

借三郡得米三十萬石有差各縣立倉貯之名曰濟農倉蘇稅官田徵額倍於民田忱乃曲算制為平米法令官與民等畫一起科蘇稅故額二百九十餘萬石疏減八十餘萬有奇而常松亦遞減有差矣夏秋兩稅不得復闌里胥各縣設場水次令民自輸圍里各推富有有力一人為糧長總收受請降鐵斛使糧長如式槩較與民約加耗無貪富不失圭撮差其力產厚薄為押運度地遠近勞逸為上中下支撥於是豪民人人自愛還奉忱約束不敢少踰駭細民上納視舊減三之一及既兌運節其盈縮亦復可覓其什之一以為餘米忱令并入濟農倉三郡歲有餘米一百萬石運給北京武職之月俸

店費六斗忱曰彼能受之南京獨不能來受之此乎來則六斗之餘吾餘也咨部如其請歲省六十萬石有奇歸濟農倉於是倉粟陳陳相因州縣廩庾皆滿運河有失仍與給借修築圩岸開濬河湖則人支口糧以為農事故不責償春耕借貸衡中下事力及田多寡為差秋成則併賦之其或年凶又再賑焉民亦亡不如約而莫肯自違負者當是時豪民既不得兼併面問間亦有蓋藏上供亡慮百數咸取足於餘米民無橫科以至三郡官廩學官賢祠古墓橋梁溝洫歲費不下萬計江南民愛戴之如父母焉滿九年轉左侍郎正統六年兼巡撫嘉湖二郡修築捍海塘費鉅萬役五載皆忱度支海竟

明史稿

周忱二十卷

六

不能為患十四年入朝留為戶部尚書高皇帝制直隸蘇松二郡人不得官戶部永樂中皇太子監國請以江西人給事中王高為戶部侍郎不許忱既拜戶部僅數日遂改工部仍還江南巡撫八月英宗北狩國事倥偬忱還踰月致糧數百萬京師并造軍器數百萬辦次兩至皆無愆期景泰元年引年不允二年請老召還京致仕後二年卒年七十三謚文襄忱在江南二十二年兩艱皆起復視事才識通敏不拘繩墨事苟利國便民不難破格行之巡視淮揚鹽課虧忱借蘇松餘米給饘民上鹽是時米賈鹽賤官民利之勅取牛膠萬餘餘資給綸曾忱入朝則請京庫犒牛皮出煎膠歸市新皮還庫

工部索用水磨開盛非遲歲月不可忱令沃錫應之旬
日而具人多服其善應卒而又不能不卒爲可喜正統
間增振用權忱亦善調劑之間遺往往不吝人以爲附
勢然振深愛重之以故欲有弛張片詞得奉俞旨無中
格後人雖猶忱轍而通變不如忱忱沒江南連年大水
饑民號泣于道曰安得周尙書復生活我也又其後戶
部奏遣曹屬盡稽濟農倉餘米括之官以是徵需雜出
毋他補救人益思忱之功江南民至今祠祭焉

論曰夏忠靖常以一戶部而兼佩九卿之印卽不入內
閣而預閣務條旨吾乃知官不必備惟其人夫其忠良
有裨于天子之論思奚必入閣哉黃忠宣出撫南交十

明史綱

周忱二十卷

七

有九載而奪親喪以爲人于不得守苦塊於一日可謂
憂國忘家者矣胡忠安轍跡半天下或云上別有所以
命之然以六卿之長有同方外之僧人言其天池師後
身意其然乎我朝財賦江南號稱第一周文襄巡撫二
十有二年百姓不知有凶荒朝廷不知有缺乏廟食百
世不亦宜乎

明史竊卷之第四十三

師部段古宋張王列傳第二十一 東莞尹守衡著

師達字允達東阿人也達性至孝少孤母疾思食膝花菜遍乞國中無有也達出城南二十五里得之夜歸遇虎呼云去持菜遇食母而病愈時年方十三比長以太學生從御史出按遼東方嚴不阿爲御史論奏逮至闕下因服入見狀貌偉麗而如玉盤戟擗拂拂太祖目而偉之即以達爲御史不三月擢陝而按察使達至見有獄囚淹繫殆千人立鞠其罪之輕重決遣之旬月而盡永樂改元召爲兵部侍郎尋改吏部上征北虜出沙漠命達總督德運達請均量其程之遠近分設頓舍於

明史竊

師達二十一卷

一

道令民互相更遞以次轉輸民不困於飛輓上以爲能營建北都上復遣達採木湖湘達以十萬之衆深入窮山其所督責於軍民艱險中良苦左中允周翰欣監國諭達刻薄而達在湖湘自驅馳於風霜雨霧之下有八載仁宗卽位念達暴露日久召還爲戶部尚書兼掌吏部宣德二年卒于位太宗嘗語監國曰朝臣扈從來此其能守廉惟吏部侍郎師達一人汝當知之

師新臨淮人也新貌瑰偉有威儀音吐洪暢太祖愛之賜名新洪武二十二年授戶部度支主事掌內帑賜予明年陞北平部郎中又明年起陞戶部右侍郎國初戰爭始息民務生聚而國家經費天子方用焦勞新佐部

務日與其屬能者悉心咨度每歲出入太祖有問新皆應機對答了無遺誤友考滿還陞尚書文皇入國復令仍掌戶部尚書事是時鑿建北京糧道艱於轉運新乃酌船大小受糧多寡由江入淮由淮入河至于陽武車赴衛河以達北京親王蘇米太祖初制歲五萬石新監唐宋之制嚴止萬石而郡王以下遞殺有差黜戚則米鈔兼支如文武官例御馬監索白象食穀新難之爲言於上上曰此古人所謂率獸食人者其勿予永樂三年卒于位新爲尚書一十三年國計出入盈縮有節自謂劉晏以下勿論也新卒上爲輟朝一日諸侍臣解縉等曰新理邦賦能會計量入出今誰可代新者嘆息久之

明史竊

師新二十一卷

二

時夏原吉出治吳淞水乃召還掌部事

授民字時舉武進人也永樂二年進士爲庶吉士選與會榮等二十八人讀書文淵閣與修永樂大典授刑部主事進郎中陞山東左參政民以廉謹受知文皇文皇再征虜勅民轉餉出塞并勅與施按御史考所過郡邑吏廉墨以聞宣德二年以參政召入同考禮部會試以民嘗進學閣中銜鑑精也三年以參政召署戶部侍郎四年實授本部右侍郎五年改刑部賜特勅考察在京百司皆出殊制宣德九年卒于位貧不能殮都御史吳誦賜之衣衾上聞特命有司營塋追後百有數十載以廷臣請追諡襄介

古朴者字文質河南陳州人洪武中舉鄉貢爲太學生奉命出清郡縣田賦值父喪歸母年且老矣及服闋因奏家貧願仕得受寸祿養母太祖嘉其孝授工部主事進母就養京師亡何母卒予舟歸葬服闋改兵部主事轉員外郎建文中陞兵部右侍郎太宗入轉左侍郎建北京宮殿董伐木之役江西仁宗嗣位陞戶部尚書居官早作夜思謹守祖宗成憲或因不便請稍與時損益朴曰遵先王而遺者未之有也楊文貞嘗視朴病入其齋室几案間獨有自警編一帙歷官三十年卒之日無一錢尺帛以遺子孫

宋禮字大本河南永寧人也永樂初上欲都北平禮時明史稿

以民古朴二十一卷

三

爲工部尚書奉命採材川蜀禮得大木數株圓踰尋丈一夕自行出大谷達于江聲吼如雷一草不偃禮聞于朝上命祭告山呼聲者三七年內艱詔令墨哀治事禮不避巖險萬材畢具上以爲能下勅嘉勞九年召還督滑會通河明年漕成又入蜀十二年九載考績十六年入朝又還蜀是歲兼有別命理獄江西十七年又入蜀是年病召還都督造番舟十九年造黃舟而是年又入蜀明年遂卒于蜀禮性剛嚴在蜀多年民頗苦之卒之日棄無遺賫人不見德然皇都肇建工役叢興西務修舉賢勞王事不獲休沐漕渠之在江淮間者瑄功爲大而在齊魯間者禮功爲多禮初疏清時用老人白英畫

築壩寧陽盡抑全汶之水無東流使入南旺導其旺者運河奔也水至南旺中分之分十之四南流徐分十之六北流達臨清相地高下遞增水開以時蓄洩自分水至臨清地降九十尺爲閘十有七達于漳御自分水至沽頭地降百十有六尺爲閘二十有一達于河役夫三十萬工十旬蠲租一百十萬石南北運始通而又虞河之巖變蝕漕也用侍郎張信盡疏魚王口至中濠俾復舊河故道以殺水勢用御史許堪盡自衛河東北疏至海豐古河以洩衛河之水於是漕無河憂漕粟直達京師而海運罷不用矣上賞漕功禮爲第一時協理者有都督周長刑部侍郎金純長以徇私虐人不得賞

明史稿

宋禮二十一卷

四

禮在太祖時爲太學生授山西僉事坐事左遷戶部主事已又適成寧夏建文初薦起爲陝西僉事又坐事左遷刑部員外郎靖難後署禮部事俄陞禮部右侍郎逾月轉左永樂二年尚書工部禮卒洪熙元年呂震以郵典請賜葬祭又百有餘年爲正德七年賜祠會道河上純泗州人洪武中太學生爲文選郎中江西參政召爲刑部侍郎屬篤北征歷禮工刑三部尚書太子賓客卒贈山陽伯純寬和有容吏事幹敏宣德三年夏暑勅法司疏獄純數會客宴飲言官論純掩囚鎖繫錦衣獄上念純老臣與致仕去長天長入有臂力善騎射從靖難有功歷官督府卒贈萊陽伯諡忠毅有蘭芳者夏人以

吉安守坐事謫爲濟寧辦事吏從禮治河禮還薦陞工部右侍郎別見守令傳中

張統字昭季富平人也洪武中舉通經爲東宮侍書遷通政司左參議試左通政十五年雲南平上以統爲雲南左參政賜詩二章最其行尋陞左布政使統以雲南乃諸夷雜處之地自古不能以法羈縻元人氣類相近稍撫有之然弗靖如故統至治之跌蕩簡易不求速化寬小過守大綱卽立簿書期會未始不稍遷就從其便或有盜賊乘其未滋鑿製電擊指的中之以懲其餘數年饑疫荐臻統悉苦心撫輯夷民孚悅百務徐徐整理是時通謫吏上多置滇中統亡問議不識皆有厚臚焉

明史稿

張統王純附二十一卷

五

二十三年秋滿入覲上令吏部勿考賜璽書勞之曰曩者討平西南夷命官撫守爾統實先往在今五年言出則諸夷聽服令布則四野懽忻率由誠信相孚克共乃職今年來朝不待考而朕知其功出乎天下十二牧之首故嘉汝績復命仍治黔南汝往欽哉賜宴子道里賈是時有浙江左布政使王純者太康人一時藩憲重臣能勝任而久於其職惟純與統太祖爲四方膏肓圖治嘗稱二人於朝以勸庶僚純嘗持節撫諭麓川却贈金或曰夷且疑貳純受之輸雲南省藏還陞浙江左轄至期月以母喪去詔徵詣闕論之曰浙江非卿不可治寔事後勉起就任以副倚注之懷命禮部厚加賻贈純懇

終制不許在浙先後十年四境晏然洪武三十一年爲建文君卽位之歲召統爲吏部尙書召純爲戶部尙書統去滇人如失父母統在部振在抑投淹滯一時遺逸士羅致闕下諸謫籍人人相慶彈冠靖難兵入頒示文職奸臣黃子澄齊泰方孝孺等二十九人統與純與焉已而純與工部尙書鄭賜侍郎黃福自陳爲奸臣所累上宥之兵部尙書茹瑄亦乞宥統上皆復其官召統與純諭曰卿二人久事皇考習知典故今皆老矣其解部務月給尙書半俸居京師視時政有戾舊制並向朕直言之毋隱庶稱厚望老成之意二人頓首謝出統自經于部之後堂純承制巡視北畿山東事竣乞骸骨上命

明史稿

張統王純附二十一卷

六

以布政使致仕純既歸鬱鬱不樂遂卒

論曰統之死是也純不死慚矣何待旣受命而始死乎陳矣死於部後堂死其職矣何上削純尙書職而以布政賜歸乎不予其爲建文之尙書也所以奪乎其爲君也建文之尙書可以死我皇考之布政可無死哉

明史稿卷之第四十四

韓陳七周王列傳第二十二

東莞尹守衡著

韓宜可字伯時山陰人也國初以歲貢爲楚府錄事改御史言事無所避左都御史陳寧右都御史胡惟庸中丞涂節一日侍上坐方燕語宜可前跪出懷中彈文劾三人險惡似忠奸佞似直持功怙寵內懷反側擢置臺端擅作威福請斬三人首絕來讐太祖怒曰三人事庶盡職豈有反側心快口御史排陷大臣錦衣衛監問尋釋出僉事陝西是時官吏罪犯笞以上悉屯鳳陽宜可言刑以懲淫慝一民軌宜論事情輕重犯罪大小而施舍之有罪不問悉屯鳳陽小人之幸君子殆矣上可其

明史稿

韓宜可二十二卷

一

奏十三年人朝上賜設官男女入諸司爲奴婢宜可不受上言罪人不挈古之制也有事隨坐法之濫也官吏有罪厥辟勿宥國之典也罰其妻子何居男女婚姻論時尙傷和氣閭門連坐豈聖明所宜今進說者曰夫榮妻共榮有罪妻子同坐此豈盛德之言聖人仁政所宜行哉上曰汝言是著爲令後坐累當辟上鞠之天朗氣清忽雷火遶殿上驚曰得非枉此人耶雷遽息獲免封上二十餘事皆報可尋罷歸十九年起山西右布政使二十一年坐事安置滇南二十三年禮部左侍郎陳性善薦起雲南參政陞左副都御史務在鋤奸顯忠百姓懷惕未幾卒時有大星墜地梹馬皆鳴

明史稿

陳諤二十二卷

二

陳諤字克忠番禺人也舉鄉試入太學授刑科給事中鯁直敢彈劾聲譽如鐘廷臣聞之竦背上呼爲大聲秀才嘗言事觸上怒上命坎壈奉天門外露其首七日不死救出還職尋陞史科都給事中率同官奏事件旨罰修象房衆皆雇役畢事諤官去諤貪不能倩人躬爲之駕至觀象問治屋者誰也諤前俯伏具道故上念諤賢直憫其貧命復官擢擊遼甚京師諸貴人咸憚之十一年出使雲南十二年還署通政使司明年署應天復署刑部十四年署鴻臚十五年署工部官四年皆署事俱有聲績上以其能故亦皆不實授而歷試之十六年陞順天府尹人比漢之張趙嘗出行轉城隅誤衝皇太子駕太子聞上上曰陳府尹是我父母官勿問上優假之若此其年有白鳥乳于庭上以爲府尹美政所致賜金幣嘉異明年出爲湖廣按察使三年奏最將代史部侍郎師達有事湖廣留之督軍竣事改山西忤親王貶海鹽令洪熙改元正月封建親藩上問左右曰大聲官人何在此人宜爲輔導官使人得易聞過起爲荆府長史王書忠良鯁直四大字錫之以示尊寵然諤不能將順王王終與諤不協請於上竟遷出爲鎮江府同知尋以老乞歸卒

弋謙代州人永樂九年進士授戶科給事中言事逆天威不願避仁宗頗厭之尙書呂震論謙賣直沽名上語

西楊曰弋謙太踰分士奇曰弋謙不諳大體乃心靡不欲圖報效主聖則臣直惟陛下容之不然進言者懼矣上雖不罪謙然臨朝見謙輒不悅士奇一日獨奏事言上曰弋謙不曉事激聖怒數日朝臣皆悚懼以言爲戒將謙名愈彰而朝廷受不容直言之謗上惕然曰此固是朕不能容如呂震迎合以益吾過自今吾不復言謙免謙朝參令專坐司視事已而朝臣少言事上深悔下勅引過命謙如舊朝參未幾有言中官四川伐木虐民上諭謙曰爾本清鯁之臣朕今用汝陞副都御史諸四川罷伐木之役宣德元年還復以忤旨罷爲民

周新南海人也革除中舉人原名志新文皇帝嘗呼爲

明史稿

弋謙二十二卷

二

周新因以志新爲字初爲大理評事決疑獄受知上改授御史彈劾敢言京師貴戚威權之目爲冷西寒鐵公都人呼之以怖小兒永樂元年巡按福建二年還按順天陞浙江按察使浙中民冤繫者聞知輒喜曰冷面寒鐵公來吾無憂矣新至冤卒前洗自是異政日舊一日視豪族風吹異葉至前新詢此木獨一僧寺有之悟曰此必寺僧殺人埋其下也冤魂報我矣發之得婦人屍人稱爲神明諸所燭姦發隱多類此巡行屬縣嘗微服爲縣官并收獄中與囚語遂知一縣疾苦明日縣官往迂乃自獄出於是悉捕令行過謹責之縣官悅首伏罪去錢塘令葉宗行號廉能新偵之入其居無長物惟笠

澤魚脂一東家所寄也袖少許以出明日召飲以食之同僚餽以鷄炙懸于室後有遺者指示之浙中三尺童子咸知周憲使之名澤及無告民自不冤九年浙西水潦奏蠲遺糧一十七萬二千四百石時上寵用錦衣衛指揮紀綱營咳亡間綱遺腹心幹紀事浙中大索賂新捕之綱更誣奏上逮新立命官校繫至陞前新抗聲曰按察司行事與在內都察院同陞下所部也臣奏詔擒奸惡奈何罪臣死且不憾上愈怒命戮之臨刑大呼曰生爲直臣死當作直鬼他日上問侍臣曰周新何許人對曰廣東上嘆曰廣東乃有此好人在殺之矣新死妻獨挈遺衣及書數卷歸都御史楊信民至巡撫時周

明史稿

周新二十二卷

四

以月俸語人曰周志新當代第一人吾黨所未及也以論曰新之死于紀綱也可哀也哉今想其清風勁節雖死猶生語曰直木先伐又曰物忌芳潔其新之謂與方新被刑之夕司天奏文星陞上以是悔自後見一人衣紅立日中呼之問爲誰曰臣周新也上帝以臣剛直命爲城隍爲陞下治姦臣貪吏言已不見天顏慙然嗚呼豈其然乎豈亦鄭伯有魏元微之比乎時有右都御史王彰者鄭州人巡撫河南嘗令其屬微行都縣吏有奸狀者輒置重辟是歲河南水民多流亡奏蠲食刻吏九百餘人罷不怠之征十餘事相復流移五萬家亡命賊張大妖尼宋繼善等煽亂悉捕斬之事軍省毋具食

頃有丐者至母以餒與之明日至府御史以餒獻即丐者也其伺察之密如此

王英字時彥金谿人也永樂二年進士彦吉士入翰林與曾榮等二十八人讀書文淵閣未幾上獨召英與王直二人入秘閣書機密奏疏五年授修撰扈上北巡十四年進侍講二十年從征胡至調樂兒海旋師過威虜鎮命視李陵臺驛令碑還奏上曰碑鐫難艱姓名異曰虜見必以此地爲己物令再往碎碑沉河中英還上喜曰秀才足是二十八人讀書者朕需爾爲用正好宣力勿憚勞苦因問曰朕今帥師伐虜爾試言成功如何英曰胡寇犯邊罪在不宥既聞天兵遠走臣願陛下幸毋入

明史稿

王英二十二卷

五

險窮追上笑曰朕爲天下國家計秀才言直不欲顯武耳復謂曰軍中一切動靜或諸言有聞卽來密奏朕知諭太監馬驥曰秀才有事入見毋阻也駐蹕安平鎮上因責譴一軍未與口糧怨泣曰吾屬糧盡必死道路矣英以聞上上怒英曰此皆壯士也願陛下赦宥其過稍與恩澤異日必得其死力上喜立命兵部尚書李慶人給口糧并載衣甲驢一疋二十二年上崩榆木川東宮命英與諸大臣定喪禮議國政宿內閣七日東宮卽位陞侍講學士尋陞右春坊大學士兼放官支兼俸明年乞歸省還朝景陵召入便殿謂曰洪武中學士有宋濂吳沉朱善劉三吾永樂初則解縉胡廣皆有重名汝尚

敢沃朕心無愧前人五年陞少詹事兼侍講學士七年內艱上遣內官阮童護送回籍奔喪奪哀還朝裕陵卽位充經筵講官進禮部左侍郎兼侍講學士正統八年出理部事講官仍故十一年自春徂夏不雨英言京師去冬少雪今年雨澤不降種不入土小民缺食此皆臣等政事不修激怒上蒼所致引年乞罷政不允陞南京禮部尚書景泰元年卒諡文安改諡文忠英在朝四十五年與修文仁宣三朝責錄列聖眷遇不衰與王直齊名一時皆阻於西楊不得入內閣直久秉銓柄英竟置散

地

明史稿

王英二十二卷

六

明史綱卷之第四十五

東莞尹守衡著

李汪儀金鄒徐王梁周列傳第二十三

李希顏號愚菴夾谷隱士也性行峻茂貴耐群籍太祖既有天下爲天子用薦手嘗徵至南畿爲諸王子師今分建十王者是也教法嚴毅諸王子有弗若教或擊額以管帝撫而怒高皇后問故曰惡有以堯舜訓爾子顧怒之耶帝乃笑而撫之曰若後當聽先生教也授左春坊贊善大夫已而太宗北歸希顏歸舊隱落魄應領夾谷有孔子廟館其中教授生徒優游耕讀間或感時懷憤陶情杯酒客與謳歌焉然有操築鼓刀之風足跡不涉城市有藩司驛與訪之途遇一老枕袋側卧前驅蹶明史稿

李希顏二十三卷

一

之乃希顏也遂與班荆傾囊以別首戴笠笠身著緋袍時臨盛會客嘲之曰戴者本質着者君賜也桀黷莫周鄉井罔識其丰懷而卒孤立忍教以死

汪獻字仲魯婺源人夙有喘疾洪武十七年以學行徵至上與講書之西伯勤黎篇悅之授左春坊左司直翊贊儲皇上亦日召侍講與贊善劉三吾趨朝則同班賜坐則聯席上憫仲魯年老氣喘勸賜朝房俾便趨朝仲魯見上嘗以春夏夾人死罪輒涕泣俯伏進諫以爲有傷天地生物之仁上允其奏稱爲善人十九年喘疾大作乞歸療治期秋再至上可其請仲魯未即行上御奉天門勅中使宣召春坊贊善臣三吾司直耶臣仲魯既

至賜坐語次上顧仲魯曰若知所以召見意乎仲魯起對曰臣愚不知上曰日昨若以老病暫請遲鄉期秋再來朕可若請有不須辭別之旨已乃思之若等光陰有限言歸有期若之喘疾誠劇然得此病者往往往壽考矧若龐眉有壽之徵若之心事朕深知之孔子不云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若多讀書何理不窮第心素善人之善者固好之不善者亦不惡之斯爲未能全其好善之心也朕今許若還鄉毋庸再來矣所戒者近侍之歸郡邑官來見當閉門以絕否則筆之於東俾僕僕示之若曰仲魯幸蒙聖恩予告還鄉理宜殿門謝客輪租應役則有恆制矣其敢以是自速厥戾如是可考

明史稿

汪獻二十三卷

二

終命矣臣三吾臣仲魯同叩首謝曰聖上愛人以德適茲聖訓是欲臣等全其晚節也敢不欽佩以矢無負上心明日辭朝都門送車百而歸又十有六年而終

儀智者高密人也洪武中薦爲教官知高郵州高郵人愛之曰知州長者陸知寶慶府寶慶人健悍又畏敬之日太守不可犯智爲人溫重端慤以故所至皆能得民永樂二年遷東宮官陞右通政兼右春坊中允數月陞湖廣布政使尋坐累被謫去湖廣都指揮使龔忠入見上問湖湘間老儒宜有存者忠對曰臣愚不能盡識以臣所識儀智固老儒也然坐小累斥矣上即日召之既以爲禮部左侍郎十一年上以元旦日食宜免朝賀召

問禮部翰林官尙書呂震對曰日食之與朝賀時不相妨也元旦請如常儀獨智爭之曰終是同日免賀爲當上是之卒從智言當是時上已知智願能持正出比他日上令吏部翰林院簡一老成正大儒者侍皇太孫明日太子召問得人未塞義及西楊薦智且曰人鮮知智者以故議未決太子曰吾嘗舉李繼鼎大誤悔亡及如智誠端士然老矣西楊稱智起家學官明理守正精神未衰廷臣中老成正大無踰智者是日午朝上顧太子問曰待太孫請讀得人未太子應曰禮部侍郎儀智議尙未決上喜曰得人得人智雖老識朝廷大體能直言不阿向之元正日食呂震等皆欲行賀禮惟此老與楊

明史稿

儀智二十三卷

附金問

三

士奇執議免賀朕從之智可用遂令侍太孫授經智侍太孫數年陳說經義不肩附會啟迪匡益竭盡誠悃年八十乞致仕賜劄獎諭遣歸智薦同鄉訓導戴綸上卽擢爲禮科給事中俾爲皇太孫侍從講授智子銘洪熙紀元綸應詔舉銘經明行修授禮科給事中得請贈父太子少師諡文簡應修撰侍講正統中爲郕王長史景帝卽大位爲禮部左侍郎陞南京禮部尙書以立懷獻太子加太子太保召還兵部尙書尋掌詹事府事卒贈太師諡忠襄有金問者吳人永樂初用薦爲司經局正字侍仁宗東宮太宗北巡多詰過諸宮僚官問與楊溥黃淮同坐繫獄十年三人相得甚各持一經講論曰此

處憂患之道也問文行敦茂製造雅健書有魏晉筆法仁宗監國暇專意文事問爲所眷愛太宗且不知問爲何人仁宗旣卽大位淮與溥皆入直內閣而問則命待詔思善門制授翰林修撰備顧問論時政宣德中擢太常少卿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正統中陞禮部右侍郎卒

子位子汝進太僕丞

鄒濟字汝舟其先嘉興人徙仁和洪武十五年舉經明行修授餘杭訓導復徙餘杭秩滿陞中都國子學錄轉助教坐事左遷教授河間陞平度知州內艱歸翰林修撰李貫薦修高廟實錄永樂元年陞儀制郎中征安南以文學薦從大將軍司奏記進陞廣東參議十年坐事

明史稿

鄒濟二十三卷

附徐善

四

改考功郎中獻陵留守南京擇宮僚改右庶子奉令旨授皇孫經秩滿遣少詹事當是時宮僚多得罪徐善述王汝玉梁潛周冕相繼下獄死者一時名士濟幾陷死地數矣竟積憂懼成疾東宮憐之書問曰卿善自攝疾不諱卿苗裔余爲提携不使墜入蓬蒿竟卒有子幹監國遣入應天學月給米二石徐善述字好古天台人也初簡官僚時善述以國子監博士入爲左司直皇太子好文學每作詩則令善述改定致書善述輒稱好古先生而不名書言卿今年邁輔余爲勞朴直苦口如卿者百無一二卿無憚勞耐成余業春暇順時將息以慰余懷冬至賜詩曰清朝盛文治輔德資耆儒念彼筋力倦

趨朝諒非宜賦詩有佳致納誨多良規起予得深懇權
懷浩無涯新陽屆初復況此承平時酌勞見尊酒庶以
勞期罔好古邃於經學且工爲詩以貢入太學初授桂
陽州學正爲博士累預纂修考鄉試一會試二獻陵待
以師禮卒之日皇太子親爲文祭焉汝玉遂卒年十
七舉浙江鄉試授應天府學訓導歷翰林院五經博士
永樂初進檢討尋兼右贊善汝玉詩亦雋永常與太子
論說詩法同解縉應制撰神龜賦仁宗甚稱詞之後縉
下獄詞連汝玉同類死梁潛字用之太和人洪武二十
九年鄉舉應訓導知縣靖難後召修實錄成陞修撰尋
兼贊善上幸北京常扈從十三年主考禮闈十五年命
明史稿

鄭濟二十三卷

附王敬玉

五

副楊士奇輔監國有陳千戶害民取財令旨誚交趾數
日念其舊有軍功貸之還或譖上曰上所誚罪人皇太
子曲宥之矣上怒殺千戶事連潛及司諫周冕上逮二
人鞠之語學士榮曰事固無損潛他日又語尚書震曰
事亦豈得由潛然兩人猶繫獄中有毀冕在獄僊薄放
恣上怒遂并潛殺之獻陵卽位濟與善述皆贈太子少
保濟謚文敏善述謚文肅汝玉贈太子賓客謚文靖皆
令有司祠祭濟子幹正統四年進士厯官太子少保禮
部尚書卒贈太子太保謚康靖冕寧波人

明史竊卷之第四十六

王直王翱列傳第二十四

東莞尹守衡著

王直字行儉泰和人也父伯貞以薦舉考第高等授廣東僉事分巡海康直蚤失母伯貞有母撫直居貧力學伯貞單車之官有惠政後爲瓊州知府瓊人祠之直登永樂二年進士選翰林庶吉士與曾榮等二十八人進學文淵閣授修撰尋陞侍讀洪熙初進侍讀學士宣宗立爲皇太子進右庶子仍守翰林故官兼記注宣宗即位進少詹事仍兼侍讀學士進講經筵上每與直剖析書義以及時政八年與少保黃淮主考會試訓胥是科庶吉士上好詞章時麗宸翰賜諸大臣是年八月景星

明史竊

王直二十四卷

見天門獻景星頌正統元年主考會試三年宣宗實錄成進禮部左侍郎兼學士專典制誥四年復主禮闈六年出涖部事時胡濙爲宗伯失部印上以濙且老矣命直佐之八年代郭璉爲吏部尚書十一年八月坐選擄過誤下獄尋得白釋出加授資德大夫正治上卿十四年上欲親征虜直率廷臣伏闕疏留不獲命加太子太保留守上北狩學士周叙自南京賡之書曰永樂宣德間嘗仰望少師東里先生然迹其舉措究其底蘊士大夫公論不容掩也易曰知幾其神平書曰慎終於始又曰惟克果斷乃同後艱竊思三楊輔政之初一幾也不深思熟慮身任其責惟陽秋陰施掩人耳目雖曰自保

其實誤國故致今歲七月之禍此時先生與諸君子輔政之初又一幾也宜鑒覆轍爲宗社生靈永違之謀失今不圖噬臍莫及豈得即能效子房之從赤松晉公之營綠野乎叙官至學士又冒膺宋史之修倘不即死成此一事竊名穹壤間他富貴皆無所望所念者國家安則民皆安叙輩亦可偷生畢其素志今歲以來因朝廷屢有更張事不敢避禍屢有所陳未審朝議以爲可采否自是以以往亦不敢預告一語矣直深念之以爲然景帝卽位進少傅會歲旱直言亢旱爲災乞奮發乾剛思雪仇恥罷不急之務省無益之費日御便殿召諸謀臣宿將考論軍馬錢穀之實抗禦戰鬪之方守正以挫其

明史竊

王直二十四卷

二

鋒出奇以奪其魄敬共武事必出萬全臣實不職乞賜罷逐上慰留虜使數還歸上皇我再三往不報朝意更綴久之虜使再至上諭廷臣欲絕虜直叩頭言必報使毋生戎心致有後悔與尚書濙請益力上不懌而退太監興安劄劄出呼廷臣曰曉堪使者有文天祥富弼其人乎衆未荅直亦面厲聲曰是何言臣皆王臣唯上是使敢弗行乎言至再詞色愈厲安語塞景帝帝辛用尚書謙言以李實楊善先後往上皇之復先後奏請皆直主之濙佐之尋以中書舍人何觀劾請老不許上得西華黃玿疏請易太子下部議直難之及署名大學士陳循持筆跪以請直不能却帝賜諸大臣朱提直扣案頓足

歎曰此何等大事乃出一蠻夷也吾輩當愧死矣累疏乞休不許見濟太子立加少師兼太子太師時直春秋高上以左侍郎何文淵爲尙書佐直文淵徇私鬻爵爲御史練綱等論劾且以直爲文淵所愚失覺舉宜并究詰直任過求退不許上因罷文淵召還左都御史王翱代仍留直漼部事裕陵復位竟坐易儲清議落保傳免歸直方面修髯器宇宏偉居家宰一十六年躋三孤秩一品年垂八袞雍容廊廟儀範百僚德量爲一時景仰先是文貞當國方面官聽廷臣薦舉直奏罷專歸吏部於是干請斷絕奔競稍息而直愛重人才聶大年臨川名士也直嘗欲作詩索戴文進畫十年始將去大年請

明史稿

王直二十四卷

三

之曰公愛文進畫十年不忘使以十年不忘之心待天下之賢天下豈復有遺才哉大年卒直涕泣銘其墓恨不能薦大年也王文安英位望與直相伯仲時稱江西二王東王謂直西王謂英直歸里田園繞郭子孫賢孝春夏間佃僕百人犁田插秧擊鼓唱歌直與夫人乘兩肩輿循觀阡陌午憩莊所子孫更迭稱觴上壽宴歡竟日形諸賦詠里中以爲美談一日謂諸子曰昔東里先生不欲與予同入內閣出予理部事當是時予不能無憾西楊若使不出部丁丑正月當坐首禍能免遼陽之行乎今日安得與汝曹樂也年八十四卒贈太保諡文端子積蔭官翰林檢討

論曰余讀周學士書有味哉其感于朝事之夏張西溪鏡于當國得失之原也王公位六卿之長碩德令望良足服人不自深維倪徇易儲之議曲筆于芳洲之膝何哉赤松之遊未請四皓之策無聞至于內自愧死之時朝足長歎亦何及矣嗣顏于青宮保傅之隆何以仰觀於南宮返正之日乎他日歸田之樂雖免遼陽之行然質以當日患失之心終難追于賣國之詠也

王翱字九皋直隸益山人也永樂十三年大比天下士北京朝中式第五名上喜曰北京初啟會闈而經魁得一畿甸士遂以布衣召見賜酒飯恩遇之榮自來會試士未有也廷試二甲第一人改庶吉士授大理寺左寺

明史稿

王翱二十四卷

四

正註誤左遷行人宣德元年西楊薦陞行在山東道御史十年陞食都御史正統元年出鎮江西轉巡浙江經理雄政四年松潘用兵巡撫四川參贊軍務招徠一十八寨六年鎮守陝西七年提督遼東是時東虜入寇我師每出輒北遼東西震動且提督遼陽上乃假期便宜移往提督翱自巡視邊壘深溝崇墉亭障一新烽堠接于千里虜至哨齒還走八年九載秩滿陞左副都御史內艱奪情留撫十二年轉右都御史十四年轉左俱留遼東景泰三年召還掌院事景帝改立太子加太子太保會廣西尚蠻爲亂守將不即討欲得廣東兵應援廣東兵未遣共觀望撫臣不相統賊且熾于少保言于景帝

曰兩省用兵事權不一何以成功乞遣一重臣爲總督
諫具三人名上請用一人景帝遂用朝朝以左都御史
是年出爲兩廣總督時朝威望素著諸蠻聞之已畏服
朝至畧去兵威一意推誠撫諭諸蠻解歸巢穴蠻平還
朝陞吏部尚書佐王直掌部事直部推盡委朝一時道
路復清任使號稱得人六年引年求退不允裕陵復位
與直俱坐易儲落太子太保閣學士陳循等皆斥去李
賢時爲吏部右侍郎石亨欲引賢入閣賢不可亨諷朝
自陳去請賢代賢曰朝廷不可無老成人朝雖老精力
未衰賢輔之可也賢敢獨當重任乎亨因賢言復留朝
上亦奪相賢已復用亨訴出賢參政福建面心切寃之

明史稿

王朝二一四卷

五

因問朝賢何如人朝曰賢與臣處久始終淳實可用上
遂召賢還仍入內閣朝與賢二人交權事上上每進退
大臣與賢齟齬輒召朝面問可否曹欽反擊賢朝房傷
首欽挾賢至朝所併執之朝曰朝廷何負汝汝反耶汝
殺他人寧殺我欽謝曰豈敢殺長者要朝與賢爲奏請
及至朝門門閉賊欲殺賢得朝力解乃已賊誅加朝太
子少保上嘗語朝曰北人質直雄偉文章藻飾似不及
南人朝緩急得力朝以是推轂北人常多悉稱所舉是
時尚書六部上皆喜得人獨深念朝老朝年已七十八
矣上問語賢賢頓首曰臣聞祿命之說朝壽最高尚有
十年上喜曰如此無慮矣上見則呼老王不名其親敬

若此茂陵卽位更念朝爲五朝老臣力
免朝成化元年加太子太保三年疾篤乞致仕上手勅
慰問賜白金寶鈔金織衣一襲尋卒年八十四贈太保
諡忠肅朝出撫諸鎮在遼最久追塞孤懸軍興輒匿朝
緣俗立法細大收贖十數年間得金穀馬牛羊數十萬
邊用充饒器械明利簡練卒伍調恤窮乏偶配鰥寡人
情大悅朝言蠻戎撫捕各有機宜以故川廣驛驛民獲
寧宇仲孫隣庵入太學白朝求試朝曰汝才倘可登第
吾豈忍蔽之願汝學尚未萬一課中選則妨一寒士矣
且汝有階得仕何必強所不能以倖冀非分耶裂卷焚
之子婿賈傑既登第白夫人爲祈一京秩不可得身典

明史稿

王朝二十四卷

六

銓衡而能无私所親類此平生不肯受人一饒遣朝自
遼左還京鎮監榮素清謹朝亦知之俄出匣中四大珠
爲別朝大驚訝回辭榮泣而言曰公豈以予爲賄得之
乎昔先皇頒僧保所貨西洋珠侍臣子得八焉今以半
饋公且旌倦倦於公爾公不納公且視予爲何如人哉
朝感其言受之亡何榮卒朝求榮後得二從子出前珠
授之封識宛然舊也二子鬻之得金四千始買居以奉
榮祀朝因往奠榮主一飯而退朝居第三十年不改於
舊英宗特命有司爲朝起第蓋城多數楹朝以非詔旨
拆去李南陽曰臬陶言九德王公有其五亂而敬擾而
毅簡而廉剛而塞強而義人以爲確論子崱世官錦衣

副千戶

論曰世言王忠肅之在遼東也約法皆用贖人命亦然公之言曰死者死矣而又以生者繼之無益也有益於死者之家而使生者得存可爲也有指揮孫璟者鞭戍卒至死其妻女哭之相繼死或訴公曰璟殺一家三人公曰卒死以罪妻女死于夫非殺也璟得贖後璟爲將屢建奇勲人以歸德於公嗟夫千金之子不死於市然與非與或言戍卒妻女法當旌惜公不及也

明史稿

王鼎二十四卷

七

明史稿卷之第四十七

李棣李黃朱列傳第二十五 東莞尹守衡著

李秉字執中曹州人也正統元年進士筮仕延平理急欲捕治郡中諸大家爲所誣下獄期年乃得白然而剛直聲日有聞矣景泰二年以部郎薦陞右僉都御史參贊宣府軍務首請裕金買牛屯種以其餘糧易馬騎操論劾都督紀廣參將楊能而廣等亦憾秉他事誣飾上欲召秉還言官交章言風憲糾劾跋扈未辨曲直焉得以撻拾之言改罷秉上爲遣言官卽勘乃留秉而切責廣等明年命兼巡撫尋改提督時有達虜牧邊廷議欲擊之秉上言曰邊牆之外則皆夷狄放牧之地彼未犯邊我掩其不意而襲殺之是倖功賞而啟邊釁也昔姚崇爲相不賞邊功以此議乃屢條陳邊務一十四事上皆允行內有汰冗員停造作均田土貨官監數事邊儲賴之秉在宣府節用愛人吏民畏服奏掩土木鶴兒嶺戰沒遺幣萬五千請下大同紫荆諸鎮並掩凡十數萬虜以剽掠男婦來易米朝議大口一石小口五斗虜不從秉曰是重物而輕人也各以一石與之總兵官以爲礙例秉曰何忍使吾赤子爲夷人耶專擅之咎吾自當之上聞以秉爲是秉汰宣府僧尼以配無妻軍士諸將校不才者更置之士免脫削數載塞無大寇深入卽小入驅出塞卽已不肯邀功生事以是邊民稍休息虜亦

明史稿

李秉二十五卷

一

明史稿

李秉二十五卷

二

徙帳遯去然竟爲諸武臣排陷罷歸天順改元召起巡撫江南明年移撫大同復坐累去久之起以石副都御史再巡宣府成化元年給事中張寧薦陞左都御史還掌臺事三年建酋董山叛寇遼東上以武靖伯趙輔爲總兵官命秉提督討平之加太子少保是年冬王崑山請老代爲吏部尚書秉居家卒士大夫有聲望者皆以不次之位擢之以監生雜冗倣古身言書判不稱者給冠帶閑住人多怨望與崔恭尹旻二少宰每相左四年彗星見秉同都察院考察京官令大臣被劾者自陳因罷戶部尚書馬昂而是年朝覲黜斥者多且爲大臣姻黨以是大臣又多忌秉御史戴用疏請方面官復加正統間例聽在京三品以上大臣薦舉語侵秉上從之於是給事中蕭彥莊劾秉賂結年深御史附己專權大罪十有三下廷議二少宰唯唯承伏曰吾二人嘗諫之不吾聽也上乃落秉太子少保以尚書致仕遂與來朝罷斥官同辭竟快諸譏忌者上詰彥莊年深御史爲誰時劉壁吳遠馮徽三人嘗上書請歸推舉之權吏部彥莊遂以三人對而諸言官復言彥莊受指於姻家大理寺卿王梈謀代秉內閣彭時實主之上命會官廷鞠彥莊坐奏事不實降永寧驛時引病諸挂彈章者皆謫官彥莊後署大寧以科罰太重爲怨家所殺聞者快之彥家居言官屢薦大臣忌其方覲竟不起卒謚襄敏

論曰李執中之去位有謂執中爲慧星掃人兼自掃可謂快心於讒賊之口哉然不如是亦無以見執中何者正人之緝固邪人之幸也然是時內閣南人爲政欲用南人吏部以故秉僅一年而去北人於是紛紛而黨善傾人內閣不得已乃用崔恭南人又不喜會恭內艱僅數月去而姚夔代凡五年變卒尹旻代凡一十三年然旻則噴有煩言矣旻與內閣劉珣皆北人爲一黨內閣萬安南人也又爲一黨安久欲去旻而梗於珣珣去旻故萬爲安逐之嗟夫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奈何以內閣而爲南北祠堂幟哉

崔恭字克讓廣平人也正統元年進士爲戶部主事出

明史稿

三

明史稿

崔恭二十五卷

四

督延綏邊儲還進郎中南陽薦知山東萊州府事萊號難治恭居郡六年萊人歌頌之曰古之楊今之崔漢楊震嘗刺是郡故以爲比恭去萊人思之爲祠碑楊震祠中景泰中以郡守吳等超陞湖廣右布政使尋轉江西左布政使天順二年陞右副都御史巡撫蘇松諸郡恭既用廉起家而又有爲事苟便民直肩任無所避先是蘇松加耗則例自周文襄奏定後多更竄恭悉疏復還舊都督徐恭請浚儀真漕河勅恭兼理恭自臨督民不告勞揚州饑餉推浚河餘粟濟之清軍御史郭觀銳以充伍爲功崑山民被誣首連逮二十四人欲訴恭或謂趙撫與御史各領勑行事不相侵訴無益也有應之曰

刑部都察院獄情必大理寺評允無礙方敢決斷御史行事苟有冤抑欲伸理非巡撫而誰乃竟諸恭訴之恭爲平反二十四人皆復爲民時稱南京巡撫周文襄後恭爲特著其行事多做文襄之舊尙嚴切不若文襄寬而理至欲蠲民疾苦真如洞燭切身所五民懷四年崑山薦爲吏部右侍郎七年左侍郎姚夔進禮部尙書轉左成化三年崑山去左都御史李秉代五年秉去恭代恭爲尙書僅數月遂以母喪去位九年起爲南京吏部尙書尋勅參贊南京守備幾務恭初任崑山自爲手錄私藉天下人材所見爲賢言崑山用之所見爲不肖卽有憑藉相干不恤也輒及秉皆北人恭亦以北人繼秉

南人皆不樂然三人皆稱名冢宰其後恭起夔在位故改南京尋致仕成化十五年卒贈太子少保諡莊敏論曰崔恭爲冢宰無半載乃佐銓者亦十年矣天順間崑山引爲知己主上稱其佳品亦當代之名卿乎然恭在江南與諸御史常左御史黜士恭多收錄成名夫士

則百世德也君子予之

東總憲陝而藩轅入爲大京兆都御史大司空進篆宇先是同仁秉銓一十三年大不滿人望而又深惡江西人不肯使居華要憲宗末年江而人李孜省挾左道得幸上用事當受密命訪察百官遂謀於內侍罷免去而以少宰耿裕代之耿裕素持正不阿僅踰月出之南京於是裕代其位裕爲冢宰孜省蓋有力焉然裕亦能守正不私附孜省語僚屬曰諺君豈不知五服五章乃天之所以命有德乎故曰天官官須不愧於天當大選設一木主書皇天鑒之四字置中堂上裕與二侍郎傍坐文選司官前立每選一職輒先第其資格可否共品定而注於手牘謹緘之至期引奏對牘填榜更不移易一

明史竊

李裕二十五卷

五

人一日謝司空一夔指朝班中語裕曰吾江而往日臺省中晨星寥寥今日山東進士選科道京秩者何多裕正色曰掌銓法惟至公庶無罪悔苟有私釁不但負朝廷其如天下公議何舊制考察曰老疾者致仕日貪酷者爲民曰不謹曰罷軟者閑任裕曰是則然矣願有似之而非者遲鈍者不似軟乎偏執者不似酷乎二者於老疾不謹復無所屬宜更創立才力不及者爲一等降調有差今爲定制焉或言裕附孜省故以此爲媚衆之術已而憲宗上賞孜省誅裕亦罷去而三原用矣黃孔昭字世顯浙太平人也父塲正統元年進士兵部職方司主事有賢聲弗究于用而卒孔昭年方十四家

貧無資刻志讀書既長父有執友建寧守賀或憐其貧知其學頗有成薦爲松溪訓導孔昭曰士之仕也待人薦舉耶辭不受命誓以科第自顯期橫父業以世其家益力於學遂登天順四年進士授工部主事孔昭守父清貧大有廉名同官有惡其形已曠奸吏誣奏孔昭事竟白同僚坐傾險去官孔昭以是名益起陞都水員外郎調吏部歷陞文選郎中持銓清慎汲汲以人才爲慮常曰國家之用才猶農家之積粟積粟于豐年乃可以濟饑才儲於平時乃可以濟事往事諸君多自引嫌皆以閉門謝客爲高天下人才何由得知耶孔昭公遲每有客至無不延見悉心諮訪有得必書于冊量其才請

明史竊

黃孔昭二十五卷

六

隨其地望參之輿論薦于天官卿用之或因權勢干請私用一人輒力言不可卽不能盡沮後其人多自敗先後十五年稱文選之賢者必曰黃郎中陞右通政出南京工部右侍郎卒贈禮部尚書謚文毅朱希周字懋忠吳縣人弘治九年進士第一人世宗時秉南銓當考察張永嘉有欲庇者三人欲去者二人令人喻意希周不聽永嘉遂言南京考察不公命再考希周上言臣備員南吏部四年矣察典最重今以臣之四年所孜孜留心者不足信是臣不職甚矣乞卽罷臣別任一賢明庶無負於聖政已又以南科無一人去者爲私希周言察僚庶所以別賢否非論曹局之有無也使

一曹皆賢必去一人以爲公則一曹偶皆不肖亦將姑去一二以塞責乎上亦不之譴也希周遂解官去

論曰我高皇帝關中書省而分列九卿使相頤頤不相歷爲慮至深遠也文皇時雖設內閣諸學士惟備顧問而已蹇忠定爲吏部委任猶在二楊之上部權未失也宣皇時三楊位益尊新安望輕資淺因稍退遜行薦舉之例遂開請寄之門矣東王繼之始復一其權以歸之吏部然以年垂八袞乃又不能不爲廣昌受過裕陵復辟盭山任事而南陽當國而人相得益懽秉正懸公官評清允具見和衷之雅焉憲宗時李執中崔克讓雖皆稱職而南北之黨已分姚文敏尹同仁皆視內閣以爲

明史稿

朱希周二十五卷

七

之去留晉楚爭長宋鄭受其微矣至于三原則以一時重望壓服群情而去也猶以瓊山顧在孝宗之朝天王聖明故盧氏金陵以及鈞陽相繼在位並稱名碩武宗時朝多群小邪正雜進官方淆亂幸賴二三元老共濟時艱嘉靖初年方桂任事內閣同爲議禮之臣不相侵軋天子晚年一意齋居分宜在閣久而部權於是失矣迨于江陵而益禍部如屬矣何以故蓋于時九卿之缺員會推非受意於內閣不可以得俞旨故冢宰必爲內閣之私人百官之進退遂多受成於內閣而無敢異同其不然者且調鷹鷂擊之矣故內閣能黜吏部而吏部不能掩內閣縣是觀之安在其無中書省哉迨其後

也冢宰稍知自愛嫌於視人眉睫一意第自尊重百官不暇置可否兩少宰遞相視瞻不語避越俎相引嫌而盡以任郎中郎中智與力困則盡以任吏於是銓部之權幾由吏出矣政體不胥而盡裂耶後之秉銓者尙視曹數公爲權衡余因并叙先今政體而世變從可知矣

明史稿

朱希周二十五卷

八

明史稿卷之第四十八

劉蕡張何周列傳第二十六 東莞尹守衡著

劉大夏字時雍華容人也天順八年進士父仁宅舉永樂庚子應官廣西按察西使以清約稱大夏自少雅能知父意父出按部歸廣朝獻大夏見之輒以請父示爲餘廉易者意乃釋弱冠領省解臺司檄有司佐鹽大夏以里中阻饑力辭謝既登第選讀中秘書解館當留願以黥業自見乃出爲兵部職方司主事凡歷郎署十餘年益明練天下事大司馬余肅敏深倚重之璫直時欲乘間討安南使索永樂時調軍故廣大夏先檢匿尙書數榜吏不能得大夏若弗聞也徐乃告尙書曰璫開西

明史稿

劉大夏二十六卷

一

南立廉燭矣尙書悟乃已朝鮮貢使爲建州夷邀劫有中官朝鮮人爲地請改貢道由鴨綠江入使尙書欲許之大夏曰鴨綠江誠便顧祖宗不以故道爲迂以迄今日殆有微意在乃勿許及考滿擬遷京秩大夏語所知曰京秩固華慮但吾儉秀才時見府縣政事不得其平輒私擬曰此官使爲之某事當如何行某事當如何辦今幸登朝不得一親民官非素志也以郎中一出非知府則參議官階崇重何爲不可但恐人負官耳後乃出爲福遠參政遷廣東右布政使再爲浙江左布政使大夏居廣則與白沙爲道學賓友白沙嘗稱之曰劉公愛民如子守身如女毋論今人卽古人未易當也三任

藩宣日夜以身講求民瘼弘治六年河決張秋晉副都

御史治河河馴晉戶部右侍郎尋轉左理餉雲中尙書周經日邊上倉場糧草半爲中貴子弗把持公素不與此輩合奈何大夏曰處天下事以理不以勢定天下事在近不在邀使至彼圖之大夏至則召父老諮議得其要領收買之令下而軍民咸便卽不利於中貴子弟而卒無所歸怨踰月邊備充足三上疏乞休 予告歸二年兩廣 督撫缺上乃卽家起大夏以左都御史任之大夏拜命卽携二僮行兩廣人聞大夏至如饑兒之得乳母也一歲所再求去不許十五年召入爲兵部尙書力辭復不許既廷謝上問朕數召用卿卿數以疾辭何也大夏叩頭對曰臣實年老多病近見四方人窮財盡臣材不足辦此憂懼不敢來耳上默然久之曰卿彈乃心供職數日上問大夏祖宗來徵歛俱有常制而卿何以獨言天下民窮財盡大夏言臣不知他省卽臣在廣而廣西取鐸木廣東取香料費固以萬計上曰卿獨者言之朕已停止嗣後第有分外之征卿具以聞他日復問天下衡所軍士何如大夏曰窮與民同安能養其銳氣上曰居有月糧出有行糧何以窮大夏曰江南困于漕運江北困于京操他困又不止此且所謂月糧行糧半與其帥共之能無窮也上朗息曰朕在位久微卿言朕安能知翼日下詔九卿大臣各以其職陳言軍民

明史稿

劉大夏二十六卷

二

掌政而議除之上見大夏奏對誠心爲質無有疑諱顧獨喜論大夏事有當行當罷者卿可以揭帖入啟大夏叩頭對不敢上問何也大夏曰先朝李孜省可戒上曰卿論國事豈敢省比乎大夏曰臣下以揭帖進陛下以揭帖行何異前代斜封密勅陛下宜遵法帝王近法祖宗公是公非與眾共之外付府部內咨閣臣如用揭帖久視爲常萬一匪人其害有不可言者矣上稱善時上銳意太平政事輒與閣臣講議上與大夏言閣臣健儘可與計事第門下人太雜健當薦稱劉字才可大用甚不合上意而字在大同私官馬道權貴大夏言于上上欲究問太監李榮爲解免大夏

清革騰驤四

明史稿

劉大夏二十六卷

三

衛占役軍士數萬人請罷光祿無名供億歲省銀錢八十餘萬擬遣保定京操萬人還鎮以爲西衛而東兵餉之密雲薊州

業報可俄有飛語揭之宮門上

得之以示大夏諭曰宮門豈外人可到必此曹子念不得私役此軍者所爲耳大夏叩頭謝大夏每承召問上即轉顧近侍皆退遜數丈許上或言及左右大夏未及對上曰卿趨起不言尙疑朕爲聽左右皇帝耶大夏惶恐謝上令大夏往同英國選內臣爲坐營大夏巡稱故典外臣不得與上笑曰卿憂此曹他日害卿耳有朕在何憂竟令往

太監岑璋方詔命大夏即奏請

雖

優容而內官咸悚慄矣大夏一日跪對榻前不能起上

呼李榮來曰朕與劉尙書論話長尙書年老動趣艱爾榮扶掖出左順門外其眷顧若此左都御史戴珊時亦以材見知九卿中上有宣必大夏再宣必珊而御文華有所召問亦必大夏與珊偕上信二人賞資金幣穀醴無虛月至賜大夏玉帶麒麟服一日手金二錠賜二人論曰述職官來集諸用事大臣皆杜門如二卿門何必杜也朕能知卿故以賜卿毋廷謝恐他人慚懼時大臣有因左右間大夏于上上故以是語之大夏獨此模忠故蒙特眷是年上崩數月珊亦卒正德改元諸權璫用事閣臣劉健邵臣馬文升相繼乞骸骨大夏亦篤老亟求去特加太子太保致仕三年劉字比瑾得居要地求

明史稿

劉大夏二十六卷

四

修大夏郊諸瑾曰藉劉尙書家可當邊費十二於是以廣而土帥岑濬事波及大夏矯制逮繫詔獄欲置重辟下廷議左都御史屠滸曰檢律劉尙書無死罪瑾曰卽不死重亦無耶乃坐戍肅州大夏卽挾二僮買驢行至肅無資藩臬諸司憫瑾毋敢館穀三學生徒輪食之五年大赦放歸秋八月瑾誅復職取仕大夏之遇泰陵也鑒先朝汪直諸人生繫外夷但遇邊警第令料敵戰守上憤小王子慨然募太宗遺烈因太監苗達欲出師大夏力持不可上頓爲止大夏歷官中分四十年始終一節嘗曰居官以正己爲先所謂正己不特戒利亦當遠名故無翼援朝著交李文正張簡肅戴恭簡山林交陳

白沙李西涯大夏語人曰仕途不可廣交受人知只如朋友若三數人得力者自可了一生家居薄田僅足供衣食嘗言財貨惟務農販買比力得者獲用其餘易致之物終非已有子孫視之亦不慎惜况官貨悖入者乎預作壽藏自爲記曰予嘗見士大夫家子弟受其父兄者俟其身後必求名儒大筆鋪張其行業以誌于其墓作國史者或憑而采之予無似承祖宗世澤竊科甲官祿前後四十年在家在那無一事可述以傳者萬一後人私所親謬言以謾名筆縱可欺人獨不自媿于地下也耶用是自述平生履歷書而勒諸石付兒祖生等藏之以俟他日其詞雖俚其事則核庶子之心安焉李西

明史稿

劉大夏二十六卷

五

涯見之獻曰天下皆知公翰林文章亡用矣大夏曰先生輩文章宜紀有大功德者予非人敢以相累哉大夏官至大司馬不爲子孫乞恩澤正德茂元有大臣自陳求蔭言官奏駁欲舉大夏例以崇廉退朝廷從之正德十一年五月卒壽八十一贈太保諡忠宣

論曰劉大夏之初謝史館就郎曹已又辭京秩而請外補此其志豈矯之乎爲名高乎固欲朝布政而夕及民急有以大展其懷抱也晚遇孝宗密勿都俞庶幾三代風哉弘治最多名臣大夏與三原鈞陽三人名最重或曰想疆差近名大夏弱近實文升練差用術然與

戴珊字廷珍淳梁人也天順八年進士授御史成化三

年督學南畿吳中服其藻鑒十四年陞陝而提學副使學政一視南畿而在陝久德教尤浹二十年陞浙江按察使歷福建左右布政使弘治二年三原爲太宰薦陞右副都御史撫治鄖陽蜀盜野王剛嘯起五載守臣莫敢以問珊請于朝合川湖陝三省兵討平之因自製爲營陣法以練兵伍四年召入爲刑部右侍郎久之轉左出訊荆王見瀆爲樊山王所計不法狀還奏上以爲尤九年陞南京刑部尚書十三年以左都御史召還掌院事時有大理寺卿吳一貫按一武臣罪而令瘐死于獄上大怒親鞫之以武臣罪不宜死西欲反坐一貫珊進而言曰一貫罪止當徒上恕仍未解珊曰法如是足矣

明史稿

戴珊二十六卷

六

天威頓爲霽以是受知于上上每廷宣接膝面容移晷刻乃退而珊亦老病累求致不允一日上召兵部尚書劉大夏及珊同諸事珊因私懇大夏曰少頃進見公當捨己爲我言之及見議事畢上曰爾珊昨日何以又陳老疾求去也珊顧大夏未敢對大夏進曰都察院當身率各道御史相彈劾者也堂上官卧病不勝任則御史得彈劾之安得不自陳珊實病非敢假上曰賓客在人

家告歸主人留客堅各亦強爲主人留爾珊何忍拂朕意如是耶珊忽泣然涕下上亦爲之感動相對不能言久之上曰爾等始退珊退語大夏曰珊即死不敢復言去矣珊與吏部考察京朝官者一考天下述職者再孝

宗勳於治理是時劉健爲內閣首輔馬文升以師臣長吏部上時召見於便殿西二人皆篤老願不若遇珊與大夏尤眷注上崩之歲上在五月其冬十二月珊亦卒壽六十九贈太子太保諡恭簡

論曰珊大夏之遇孝宗也孝宗賜之金日卿等將去買茶果用堂陞之歎斯何嘔嘔一如家人父子哉珊欲去上直以賓客相留珊乎即死此官何恨已

張敷華字公實安福人也父洪正統乙丑進士洪爲御史死土木敷華受蔭國子生舉天順壬午甲申進士選翰林庶吉士解館當留敷華與華容私相約曰吾儕已得爲世用便當身習民事爲國家效尺寸彼沒沒徒老

明史稿

戴珊二十六卷

七

於文字竊恥之於是同出爲兵部主事華容醇亮端恪敷華方毅坦直而人並負時名成化十一年敷華以郎中陞浙江參議景寧有礦盜衆且議用兵敷華曰此可撫而定也身泣盜巢但執首惡者十二人解散之人人呼曰我張公威駭首受命轉右參政進右布政使弘治改元轉湖廣左布政使歲饑募民繕修學宮或訖非時乃貧民樂資備直以自活三年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山西而末赴憂去服闋仍撫山西奏增解池道課補宗藩歲祿山西鎮守內臣劉瑄以敷華不便已入貺其黨八年移撫陝西會有妖僧據山中爲逆朝議以爲憂馬鈞陽曰有張都御史在必能了此不數日敷華果已

授計山中父老生縛之矣明年陞南京刑部侍郎十二年陞右都御史總督漕運巡撫江北盡斥去一時諸貪刻武臣時例漕司負筭輒假銀太倉稍寬其息待來年來償償前負又復假前後相尾負益積敷華曰下剗上攘漕是以因國貨取息大非政體峻爲之禁漕政舉舉十四年改掌南臺會京察林瀚爲南吏部務清汰敷華但敦大體有坐帷簿謗者瀚欲熱之敷華曰彼不幸而有遇非其罪也諫之可矣寧失不明無爲不仁瀚從之諸御史不敢緣法爲市時林俊起僉南院章懋起南祭酒與瀚及敷華並稱南都四君子十八年代樊瑩爲南刑部尙書其冬浮梁卒召入爲左都御史掌院事上御

明史稿

張敷華二十六卷

八

諸閹好遇遊內閣及諸官皆切諫上不聽敷華疏請聽納於是閹瑾諸人遂多不悅敷華者敷華先是督漕入京諸閹曾介李而涯以名香爲敷華壽冀敷華往謝敷華曰公常以公會改得朝夕敷華則不敢而涯強之行乃各報以幣使者出戶亟追還曰幾誤矣吾平生無內交忍一旦自敗乎諸閹聞入賺敷華爲異已至是乃誦敷華曩日漕糧之虧耗者以坐敷華職康武功聞之故以弄語調瑾曰公陝人也陝人愛敷華如父母忍相薄耶瑾意解乃假內降令致仕歸之明年瑾矯榜奸黨朝堂猶不脫敷華名又明年卒贈太子少保諡簡肅劉文靖嘗薦敷華于泰陵上曰朕非不知張敷華但忒

難爲人耳人以爲敷華之久於南都諸闔有力焉
論曰羅太史洪先言敷華爲浙韓子來省體魁碩食兼
數人敷華日料肉止一斤語子曰吾固慮汝不飽也師
遣歸夫人卒容有以悅莫敷華曰悅以爲莫知我廉也
不知悅非莫物也竟返之茲二事至微細矣其冰心葉
操亦足觀云

何喬新字廷秀廣昌人也景泰五年進士父文淵官至
吏部尙書爲溫州守有治聲見循吏傳喬新既成進士
持三言自誓不營私不阿權貴人不以愛憎人爲賞罰
觀政時奉使淮西過巢巢令聞檄文淵門下士也贈之
白金文綺喬新不受今日請以爲吾師壽喬新日子書
明史稿

何喬新二十六卷

九

吾親而因吾政可乎力却之還授南京禮部主事部務
最簡靜日取國家典故求講習改遷刑部法如是大司
寇不能奪歷員外郎郎中出爲福建按察司副使福安
軍德二邑銀鑲入絕而歲課猶供喬新爲奏減三之二
興化洪武初官以耕牛貸民而徵其租牛久故而租猶
存并請蠲之修葺先儒楊龜山先生祠墓得廢寺腴田
百畝則以給其子孫奉祀焉典市舶中官死鎮監分其
遺橐餽三司喬新辭或嫌其自異受而輸之庫陞河南
按察使時大水民艱食舊令賑貸至秋罷喬新曰賑貸
止於秋者以秋成可仰也今秋田無收賑貸可已乎命
郡縣如舊賑之麥熟乃止河南守薛昌鹿邑令胡宏杞

令李文中皆食殘有與援它使者莫敢詰喬新至按治
如法俱罷斥陞湖廣右布政使歷都察院左右副都御
史巡撫山西召入爲刑部左侍郎尋奉命出賑山西詔
以便宜行事得銀數萬兩粟數十萬石凡活三十萬人
流徙復業十四萬人播州宣慰使楊輝嬖其妾子友欲
廢其適子愛而立友安撫長官請司皆不可輝乃矯誣
數夷寨爲亂卽其地立二長官司割五十二寨爲一宣
撫司以友爲使因撫臣張瓚得請于朝且十年矣輝死
友求死士殺愛不能得糾凶黨奏愛交通唐王造反謀
上遣喬新卽訊而友母子又輩金寶財帛往賂京中權
貴人因愛待命喬新言上曰播州古夜郎牂牁地唐乾

明史稿

何喬新二十六卷

十

符間太原楊原端據之今五百餘年蠻夷服從久矣廉
代撫以恩信寬以文法皆以不治治之今一旦囚係其
首臣恐諸夷見之驚疑或生他變且免回容臣往逮二
人物實以請卽旦夕令就斧鑕無怨制曰可喬新至諸
受友囑者藉藉爲友游說鞠之得友母子奸慝狀上封
事日上受實無有與唐王反者友詞皆虛宜復愛官今
所授友宣撫使宜褫職銷其印遷友保寧撫定諸夷寨
而還陞南京刑部尙書奏奪南京守備臣蘆州還民萬
有千百畝由是與中官意格是時萬安當國惡喬新特
正故出之南京泰陵既逐安去召還刑部尙書兩以疾
乞罷不允已爲御史鄒魯論劾杜門引咎懇辭免子致

仕魯外謫去喬新還里片刺不出門賓客不見其面揚
宣慰獻文梓爲壽器喬新日戒之在得正在今日謝却
之平生每愛彭鳳儀氣節丘仲深文學引爲知己喬新
自少好學居官視事手不忘卷公退書聲聞戶外家有
藏書三萬卷手自鐫校弘治十五年卒樞臣林俊請贈
諡竟又尼於諸舊郅者不可得正德初廣昌令張潔再
疏請贈太子少傅謚文肅

論曰怨毒之於人也甚矣哉史稱何喬新勸父引決以
自全或曰出焦芳之黜筆王弇州日文淵四月卒黃竑
徐正五月諫先後不相及嗟夫小人之得以汚讐乎君
子其笑談百世下猶能令百犬之群吠可恨也哉

明史稿

何喬新二十六卷

士

周經字伯常其先陽曲人也父瑄修髯長身宣德十年
貢士初主事刑部題從英廟北征身負重創幸不死脫
還署郎中超陞右侍郎歷陞南京刑部尚書守官稱廉
明放鄉無田宅可歸久宦留都遂家金陵經登天順四
年進士選庶吉士授檢討與修英宗實錄成進編修成
化十二年秩滿進侍讀十四年皇太子出閣講學進春
坊左中允侍講文華大訓東宮起立拱聽閣臣調經跪
請太子坐經不從朝士咸嘉經能以師臣自重也孝宗
登極陞太常寺少卿兼侍讀與修憲宗實錄陞禮部右
侍郎弘治三年改吏部左侍郎歷佐兩部前後皆與倪
文毅耿文裕王端毅諸公協持正論定國是稱寅恭云

八年部大臣以災異故上言屬經草疏請早朝勸聽政
節侈費省遊幸止貢獻斥樂戲而斥樂戲一事語尤切
直頗傳上踪跡此疏出誰歟尙書曰疏名首吏部祿不
敢他談經曰疏草本出經卽有罪罪經十年陞戶部尙
書前是部務尙書悉急目前忘民寧經先恤民面後惜
財貴戚近幸但有陳請堅執不與若遇四方災傷奏報
輒爲覆請議獨給事中曾昂奏請各省貯庫羨銀盡輸
太倉以助邊費上下部議經曰國用之不足蓋以織造
賞賚齋醮土木之故此能節省自宜少裕必欲盡括天
下之財以歸京師豈王者藏富於民之意乎給事中言
非是經視民瘼真如痾療切身屬吏有股削爲功而入

明史稿

周經二十六卷

士

課多者下其考於是監稅官各務惇大寬平而搭稅聚
斂之風稍革時修清寧宮欲調山東民夫七千人經曰
歲歉民貧不可令其遠去鄉井就以部羨願役於京師
爲之內旨傳取太倉銀三萬兩爲燈費經曰不可以小
民膏脂供耳目之玩執不肯發竟寢之馬鈞陽時爲兵
部尙書大同缺戰馬鈞陽請給折糧銀就市之已得旨
經言上曰糧馬各有司存祖訓六部不得相壓兵部輒
侵戶部官非祖訓上是之改命取之太僕經盡心體國
每有裁抑上輒俯從弘治中面裕民安多經節省之力
十三年星變致仕康陵卽位起爲南戶部會內艱正德
五年經擢賈元爲太子少保兵部尙書入內閣起禮部

卒贈太保謚文端瑄季子紱成化戊戌進士瑄自郎署至尙書三十餘年未嘗更曹僅一爲右都御史亦法司居官一意洗冤澤物既爲大司寇戒諸司事非會勘者不得出五日以是無滯獄八子累孫一時貴盛人謚稱之瑄卒贈太子少保謚莊懿

論曰成弘之際國用稍稱諒矣貴近之陳乞無已大官之侈費不貲司國計者不亦難乎曾昂倡搜括之令可謂取之盡錫銖李沆所以不用浮薄薪進喜事之人豈謂昂等耶語云江河不能實漏卮尙不嫌於侵官蠹蝕之孔旁出末流何極夫索之於不足之外以騰民孰與儉之於自足之中以厚下此葉淇變法於淮益君子以

明史稿

周經二十六卷

主

是爲萬世之罪人也

韓文字貫道洪洞人也母姓夢紫衣人言與爾文潯公因名文成化二年進士授工科給事中與同官梁璟王詔會劾都御史王越邀功敗舉而薦前吏部尙書李秉兵部尙書王竑疏中語涉兩宮上怒逮至文華殿考試幾死王詔頓首曰臣等愚竊思諱大馬之誠實惟爲國上怒解還職秩滿出爲湖廣參議轉山東參政而濟南俗有乘早而聚衆發人墓暴其屍名打魃文曰是甚于魃巫之暴矣下令民曰天卽早吾國法不爾貸自是無有敢打魃者弘治三年禮部左侍郎倪岳薦陞雲南左

以復六年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廣再撫河

南救荒多善政九年陞戶部右侍郎以艱去起改吏部十六年陞南京兵部尙書參贊幾務是歲留都屬大饑文咨戶部預支官軍俸糧三月教民急度支辭未得命文曰救荒如救焚民命在旦夕安能忍死以待耶卽得罪吾請當之踰年召入爲戶部尙書一日上顧尙書是嘆文頓首謝不職上曰朕欲理法若人撓沮今邊備日急奈何文又頓首謝摘塩法七弊條上上嘉納時屬大婚大喪國用稍費調度疏請通勅重臣公同會計講求所以足國裕民之策上方勵精治道下其奏使群臣集議於是時浪費多得裁省國用稍舒而貴戚倖倖不敢濫有陳請民困少蘇矣武皇登極劉瑾諸閹日導

明史稿

韓文二十六卷

十四

上狗馬鷹兔舞唱角抵棄萬幾用親文每朝退對屬吏言輒泣下郎中李夢陽曰公大臣也義共國休戚徒泣何益文曰奈何夢陽曰比諫臣有章入交論諸閹罪下之閹矣夫三老者顧命臣也聞持諫官章甚力公誠及此時率諸大臣殊死爭閹老以諸大臣爭持必更益力益有詞去蓮輩易耳文於是將鬚眉眉毅然改容曰善卽事弗濟吾年足死矣不死不足以報國明日早朝文密叩三老三老許之而倡諸大臣諸大臣又無不踴躍喜文乃召夢陽令具草草具文讀而焚之曰是不可文文上弗省也不可多多覽弗竟也其疏曰臣等伏念人主以辨姦爲明人臣以犯顏爲忠故群小之姦逼近君

側勢足以危社稷亂天下伏未及發是謂禍萌故曰萌不可長臣等幸待罪股肱之列值主少國疑之秋仰觀乾象俯察物議瞻前顧後心焉如割至於中夜起嘆臨食而泣者屢矣臣等伏思與其退回泣歎不若昧死進言即使進言以死不猶愈於緘默苟容乎此臣之志亦臣之職也臣等伏觀近歲以來朝政日非視朝漸晚仰窺聖容日漸清瘦皆言大監馬永成谷大用張永羅祥魏彬劉瑾丘聚等置造巧偽淫蕩上心或擊毬走馬或放鷹逐犬或俳優雜劇錯陳於前或導萬乘之尊與外人交易狎隱媒孽無復禮體日遊不足夜以繼之勞耗精神虧損志德遂使天道失序地氣靡寧雷異星變桃

明史稿

韓文二十六卷

五

李秋花考厥占候咸非吉徵切緣此等細人惟知蠱惑君上以便已行私而不思赫赫天命皇皇帝業在陛下

潛消禍亂之階永保靈長之業則皇上爲守成之令主臣等亦得爲太平之具臣矣疏入上驚泣不食遣司禮監八人詣閣議一日三至閣議必欲誅瑾等上不忍復召諸大臣入而令太監李榮手文疏問諸大臣幸少寬之是日瑾等業已窘求去南京安置而閣議猶持不從而八人中王岳者亦青宮舊聞素剛厲惡其儕而與司禮監范亨徐智密奏上宜罪瑾等以謝諸大臣上意稍屈吏部尚書焦芳素媚瑾遂以內閣堅持之議泄於瑾瑾等夜趨上前繞跪伏哭痛首觸地詆岳三人內外交通害奴儕微上恩奴儕肉磔餒狗矣上爲之動瑾立勸上收王岳三閣下獄而上又曾先入瑾言內閣專執

明史稿

韓文二十六卷

六

朝權文官欺壓內臣武職之事於是傳諭閣臣直質瑾等閤臣健復上疏曰伏見舊年以來龍顏清減心切憂惶傳聞每夜戲樂有妨寢膳皇城禁門開閉無節甚至入市交易全無護衛皆左右引誘以致聖心荒怠政令乖違財盡民窮上干天變昨者府部科道等合詞累奏皆謂太監劉瑾等邪昵淫巧罪大惡極欲乞明示典刑臣等讀未終篇涕泣交下連日司禮太監李榮等三至內閣傳示聖意乃謂瑾等自幼服侍不忍遽行斥逐夫君子之于小人若不知而誤用其失猶小天下尙望其能知而去之知而不去人心危疑被其離間天下之事無可復爲必至於亂亡而後已今數人者情罪畢露乞

卽早賜斥逐且邪正之勢必不兩立今滿朝文武公卿科道皆欲急去數人而使之尙在左右非但朝臣懷疑懼而此數人者亦恐不能自安上下相疑內外不協禍亂之幾皆自此始宗社所關誠非細故上不聽卽日詔瑾入內司禮而健等各上疏求去瑾益弄權罷文官給事中徐昂論救坐除名文子士聰高唐州知州士奇刑部主事皆削籍降夢陽爲山西布政司經歷罷之己又矯詔逮文下詔獄欲殺之坐贖米三千石破其家瑾誅復官致仕數年中廷臣屢薦引而猶厄於閹黨世宗入繼大統天子方思起用諸耆舊大臣而文時八十餘矣賜劄存問加柱國太子太保文以致仕後加柱國蓋曠

明史稿

韓文二十六卷

十七

典云嘉靖五年卒年八十六贈太傅謚忠定

論曰韓忠定親裂趾於權奸持一死以自誓首倡群工叩闕請劍至矣哉社稷之心乎然此數人所謂天子親權之臣也卽逃兩觀之誅薄示三苗之宸庶幾乎禍不滋蔓二三元輔亦足以謝先皇顧命於九原之下矣不諳時變如奕之劫獲則全勝失則全覆甘露之變竟自招之不禱其肉將無已時吾以是深服許襄毅先見之明而恨三閹臣之徘徊生禍也



明史稿卷之第四十九

東莞尹守

姚周揚倪吳黎列傳第二十七

姚周揚倪吳黎列傳第二十七 東莞尹守

姚周揚倪吳黎列傳第二十七 東莞尹守

姚周揚倪吳黎列傳第二十七 東莞尹守

姚周揚倪吳黎列傳第二十七 東莞尹守

姚周揚倪吳黎列傳第二十七 東莞尹守

姚周揚倪吳黎列傳第二十七 東莞尹守

姚周揚倪吳黎列傳第二十七 東莞尹守

姚周揚倪吳黎列傳第二十七 東莞尹守

姚周揚倪吳黎列傳第二十七 東莞尹守

姚周揚倪吳黎列傳第二十七 東莞尹守

姚周揚倪吳黎列傳第二十七 東莞尹守

姚周揚倪吳黎列傳第二十七 東莞尹守

姚周揚倪吳黎列傳第二十七 東莞尹守

姚周揚倪吳黎列傳第二十七 東莞尹守

姚周揚倪吳黎列傳第二十七 東莞尹守

姚周揚倪吳黎列傳第二十七 東莞尹守

姚周揚倪吳黎列傳第二十七 東莞尹守

姚周揚倪吳黎列傳第二十七 東莞尹守

姚周揚倪吳黎列傳第二十七 東莞尹守

姚周揚倪吳黎列傳第二十七 東莞尹守

書恭轉左瑜以山東左布政入爲刑部賢薦之也瑜能

平反一二大獄上稱詳慎八年正月月上崩其夏富亦卒

富別有傳獲典邦禮茂陵中頗能持爭昭德官頗寵震

位久虛獲跪請謹小星萬萬之分以兆百男之慶膺皇

后崩上承孝肅太后命不欲合葬附廟下廷臣別議聞

臣時等爭不能得獲率廷臣上言大行慈懿皇太后正

位中宮奉事先帝自始至終如樂之和婦道全矣皇上

嗣位尊爲慈懿皇太后頒詔天下與皇太后並尊同養

母道全矣今崩逝出於考終發遣詔於天下陛下爲之

括髮跣足朝夕哭臨一依孝恭章皇后禮制行事子遂

全矣今欲以梓宮不於裕陵合葬神主不於太廟附享

明史稿 姚周揚倪吳黎列傳第二十七卷

明史稿 姚周揚倪吳黎列傳第二十七卷

明史稿 姚周揚倪吳黎列傳第二十七卷

明史稿 姚周揚倪吳黎列傳第二十七卷

明史稿 姚周揚倪吳黎列傳第二十七卷

明史稿 姚周揚倪吳黎列傳第二十七卷

明史稿 姚周揚倪吳黎列傳第二十七卷

明史稿 姚周揚倪吳黎列傳第二十七卷

明史稿 姚周揚倪吳黎列傳第二十七卷

明史稿 姚周揚倪吳黎列傳第二十七卷

明史稿 姚周揚倪吳黎列傳第二十七卷

太后決從衆議而不惑於它言則皇上全大孝之名母后全賢令之德英皇欲享於上群臣慰悅於下人心鼓舞愛戴莫不尊親有光宗祖有光天地而萬福攸降矣奏入上猶未得太后俞旨夔率群臣伏文華殿門哭諫上頓首皇太后再三請乃從之秦陵見夔跪及閣臣時疏謂劉健曰先朝大臣忠厚爲國如此夔嘗薦左僉都御史張岐巡撫遼東岐爲猾卒牽累坐逮御史謝文祥因以劾夔上怒下文祥獄夔言臣因濫舉張岐獲罪陛下因臣而罪文祥此臣之罪乞貸文祥俾圖自新仍乞罷臣歸田里以謝言路上曰文祥累肆狂妄故罪之非爲卿也五年吏部尙書崔恭內艱去上乃以夔代恭爲

明史稿

姚夔二十七卷

三

吏部尙書七年滿九載加太子少保是年自冬徂春星變異常入夏江南大風雷雨海盜漂民廬舍燬上疏曰宋儒真德秀有言人主修德講學則天下安昆蟲草木各得其所自前歲彗星示變以來四方漸覺多故自古禍亂常起於災傷饑饉之餘毋謂天道姑息有象無應請命廷臣共修所以安民弭患急務上是之命府部大臣會議於是簡重撫臣飭勵庶司守令停免是歲糧芻鹽課顏料匠役變乞罷歸田里以謝天譴不許未幾卒贈少保諡文敏

論曰變典邦禮禮之所不得爲者至率廷臣痛哭于九閭之下天子欣然爲改容於休哉抑聞之太后生辰夔

倡庶僚供佛事禮豈得爲者哉給事中張甯白簡已隨其後惡能無汗親也

周洪諱字堯弼叙州長甯人也正統十年進士第二人授嶺修館問無他政事洪謨朝退卽入中秘檢所未見書考閱探其有闕政本者條一十二事上之以爲讀書務裨實用當若此比爲祭酒請改孔子封號大成至聖爲神聖廣運加服裘冕十二簋豆舞八佾下禮官議尙書鄒幹言正統十二年御史李奎請加封孔子英宗不允今考聖神廣運乃伯益贊堯之詞不若大成至聖本於孟子中庸猶可擬議洪武中新創南京太學廟用木至當時祭酒朱訥奉勅碑文曰像不土繪夷習乃革今

明史稿

周洪謨二十七卷

四

北監塑像徒仍元舊不忍撤毀故有冕旒原非國典違豆佾舞之數祖宗品式具在不取輒議洪謨復言裘冕已用天子之禮佾舞止用諸侯之樂以禮論樂則樂不備以樂論禮則禮爲僭佾舞與冕服相稱則禮明樂備補前代缺乏之典備聖明尊崇之制上乃詔加簋豆佾舞之數從洪謨言踰年陞禮部右侍郎仍掌監事監丞祝瀾疏請天下郡縣孔子廟皆木主如南監之制章下禮官洪謨以瀾議不中意劾調雲南經厯洪謨嘗著有疑辨錄三卷自言吾爲此錄發經書之蘊正先儒之失破千載之惑雖三公之尊黃閣之榮吾不與易也至是進于朝上曰五經四書永樂間儒臣纂修已訂取其不

梓本旨者輯錄之天下學校誦習已久周洪謨復以已見紛更不準行真定教諭俞正已奏言我朝今日曆數有差稍綴一章十有九年七閏之數爲書上進洪謨命集曆科官生與正已參論既竟日弗能決洪謨以正已謬妄請下錦衣衛治之洪謨上言璿璣玉衡尙書蔡傳制非是以故占步不合乞更定手製圖式進上上賜上尊寶鈔嘉勞焉洪謨學有見解然亦拘執不通凡所建白人多以迂日之所見爲是斷在必行人雖喋喋言之不聽也人有意見而已見未真洪謨桀執爲非反加排斥以是聯名章奏遂爲人所指摘而天子諒其樸忠茂陵升遐之歲月當食不食廷臣以爲宜賀洪謨曰此陰

明史稿

周洪謨二十七卷

五

盛之象其可賀耶遂止往祭天壽山見役夫運載相繼於道知有所營建也歸言月令云盛夏不可興土功又曰舉大事則有天殃今歲大旱未必不繇於此且時方炎烝人易疾疫宜暫休息之不報乞歸中途遇疾懼不起上安接十事歸又三年卒諡文安洪謨初爲祭酒時闕陝荆襄唐鄧間劉千斤李鬚子皆以嘯聚流民相繼爲亂督撫項忠既討平遂乘兵威下令有司逐流民有弗率發戍邊當盛暑道暍疫死者千萬也洪謨流民有著流民說蓋云昔日與修天下地理志而見東晉時廬江松滋之民流至荊州乃僑置滋縣於荊江之南陝西雍州之民流聚襄陽乃僑置南雍州於襄水之側其後

松滋遂隸於荊州南雍遂併於襄陽垂今千載甯謚如故此前代處置荆襄流民者甚得其道彼中山谷曠遠民遺水早有司不能賑恤則轉徙其間勢必不可禁今倡亂者已誅而脅從者俾無所容民亦安所逃生曷若因而撫定之聽其近諸縣者附占版籍遠諸縣者設州縣以安集之置官吏編里甲寬徭役使安生理則流民皆齊民矣何以逐爲于時諸大夫皆然其說未有行者云何歲復饑流民復集於是右都御史李賓疏其說上之上可焉命副都御史原傑往安集之爲縣八爲郡一設一都司衛所總制之人皆歸德洪謨云

明史稿

周洪謨二十七卷

六

吾卽子之前身也洪謨曰子何人對曰吾友鶴丁山人忽不見洪謨以詩訊維揚守曰生死輪迴事杳冥前身幻出鶴仙靈當年一覺揚州夢華表歸來又姓丁守訊郡民友鶴山人元末隱士以詩名家至建文元年歿於成都以儒雅重於藩王有德人也於乎羊祜房琯之事益知其不虛也夫

楊守陳字維新鄞人也舉鄉試第一景泰二年進士庶吉士授編修成化初開經筵充講官陞侍講英廟實錄成遷司經周洗馬守陳講筵多謫論時權貴講官嘗應制作內宴樂語守陳曰吾以工瞽諫天子遇聽不賢於優孟滑稽之談乎尋遷侍講學士一官五品十六年有權貴欲援之守陳謝曰我婆娑抱節三十年今老矣改

志耶奉陵出闕充日講官文華大訓成雖少詹事兼侍講學士奉陵卽位例還官僚官執政擬守陳南京吏部侍郎上日守陳宜留此御筆卽塗南京字憲宗升附禮官議尊德祖爲始祖比宋僖祖面不遷請祧祧祖備九廟守陳以爲非是疏言詔書九廟臣似難違若德祖不祧以爲百世之祖則有不可孔子曰祖有功宗有德夏之世顓頊既帝而無無功故以禹爲始祖殷之始祖曰契周之始祖曰稷皆有大功故號太祖而郊祀配天漢以下上祖無功故皆以創業之君爲太祖凡號太祖而配天者必居尊位而百世不遷然後合乎典禮協於人心而無可議也國初追帝高曾祖考爲德懿熙仁四祖明史稿

楊守陳二十七卷

七

但以爲四親廟而已初無祖功之意而郊祀配天則以仁祖嚴父之義爾未嘗以德祖擬殷周之稷契而輒以配天也太宗嗣位乃尊高皇帝爲太祖面遂以配天而仁祖不得預意亦以四祖親盡當祧而太祖有功不遷當如夏之以禹爲始祖漢以下以創業之君爲太祖者也在禮太祖卽始祖今強以無功之德祖爲始祖面百世不遷永居南面之位面常尊太祖有功而配天反不得正位南向永居東西向之位而常卑先王之禮祖宗之意哉後世臣子瞻之孰無憾恨必有博文達禮之儒昌言正義而群臣和之天子從之卒祧德祖而尊太祖而後已爾則宋僖祖其明鑑也議者率謂王安石嘗

尊僖祖爲始祖其後朱熹廟議實取之不知當時名臣韓維司馬光諸人力爭莫能回及至甯宗乃用趙汝愚陳傅良諸臣議卒祧僖祖于別廟以藝祖爲太祖而後已蓋祖有功之禮終不可泯也況時異制殊尙當執其說之不可行於宋者而必欲行之於今乎陛下始循舊制則存九廟祧德祖是也從今議而每歲一祧無不可蓋古禮四時皆祭三歲一祧務遵古典官用臣議併祧三祖但存七廟三歲面一祧乃協前代之典足垂萬世之法也時不能從弘治元年春請開小經筵講學御午朝聽政疏言陛下御極以來屏棄珍玩放遠奸邪登用正人聽納忠諫躬覽題奏日勤政務持此不懈可幾堯

明史稿

楊守陳二十七卷

八

舜臣愚過慮革故而正始猶易持久而保終實難臣昔忝陪宮僚伏覩陛下儼然端拱明誦經書未嘗降一磨問儒臣肅然進退略陳訓詁未嘗進一詳說今日祖朝所接見大臣丰儀而已至於君子小人之情狀小官遠臣之才貌何由識之退朝所閱覽百官題奏而已至於諸司之條例群吏之情弊何由見之宮中所聽信內官語言而已至於千官百職之正論六軍萬姓之煩言何由聞之賢才不能以自達聰明時有所偏蔽臣恐陛下銳志少懈欲心漸滋則今日所屏棄者異日將收而愛之今日所放遠者異日將召而親之今日所登用者異日將憎而黜之今日所聽納者異日將厭而拒之今日

所勤覽者異日將嫌而麾之此臣之所錄過慮也伏望
陛下退朝則請御文華殿講學日輪內閣大臣一員領
講官二員進講聽講未明即賜清問必求明悟不憚咨
詢人才孰是爲賢爲不肖政事孰是爲得爲失天下爲
何治亂歷代爲何興亡講之明而無疑乃可行之篤而
無懈午朝則御文華門聽百官奏事面與裁斷言有忠
謏切實者議行之謏佞諂諛者繼逐之愚惑狂直者優
容之塞聘不能言者令具本備陳之大抵一日之閒陞
下居文華殿之時多處乾清宮之時少賢才常接於耳
目視聽不偏於左右終始如一比隆堯舜不難也但如
近日朝講故事取具虛文凡百題奏皆付司禮諸臣調
明史稿

楊守陳二十七卷

九

旨批答臣惡積弊未革後患滋深自是上御經筵次日
卽御文華殿進講尙書大學衍義數御平臺暖閣召閣
部大臣劉健劉大夏等開章奏守陳啓之也及修憲宗
實錄再請解部事專史職不允已見諸新進多好誣詆
舊老臣守陳曰吾可久處此耶遂請老且曰吏部進退
百官眾怨所集尙書王恕尙不免人言況臣迂疎豈能
勝任伏望放臣致仕俾養病林下以盡餘年上不許命
以本官兼詹事府丞專職史館守陳言自古國可滅史
不可滅靖難後不記建文君事遂使當時朝政與方黃
死事諸臣皆湮沒無傳及今蒐採猶可補葺景帝已正
位號英宗實錄標目猶書廢辰王附宣改正凡詭習

者卽忠言正議國家大政事例不得登實錄宜宣付史
館以備遺忘疏具病不果上卒諡文懿實錄成贈禮部
尙書守陳居鄉郡邑舊臬諸大夫不肯輕謁謁則刺稱
侍生中道入或規其非是守陳曰朝廷文學侍從之官
孰可得而治之夫名不可苟也欲其稱也迄不改第守
耻字惟立成化十四年進士及第第二人歷官南京吏
部尙書卒贈太子少保從弟守隨字惟貞成化二年進
士左道李孜省故一職吏也守隨爲御史嘗按治之後
孜省見寵於上守隨已陞應天府丞請於上調南甯府
知府孝宗嗣位陞應天府尹復以按治太監蔣琮爲所
中調參政廣而踰年得還南京都察院轉大理九載秩

明史稿

楊守陳二十七卷

十

滿進工部尙書仍掌大理寺事是時康陵新卽位諸閣
用事守隨偕三法司共獻太監張瑜獄與內意忤遂致
仕理尋構以他事罰米二千石卒贈太子少保諡康簡
守陳二子茂元刑部侍郎茂仁四川按察使茂元成化
十一年進士副使山東時張秋河決上旣遣劉大夏往
治又遣太監李興平江伯陳銳至茂元上言官多民擾
乞召李興陳銳二人還使劉大夏得以專力而成功水
者驗象其應爲後官爲夷狄宜戒飭后戚防禦邊寇二
人執奏以爲妖言詔遣錦衣衛百戶胡節逮茂元去山
東百姓遮節泣訴道擁不能行節爲泣下慰諭去比下
獄節見諸中貴深言茂元甚得山東民心狀語與淚

諸中貴約與之解乃謫長沙府同知踰年乞歸已言路薦起安慶知府陞廣而參政時璫逼索藩臬官賄茂元曰官以賄成非盜官幣則剝民脂畏无妄之灾犯有名之律謹將益深吾死誓不爲也璫矯旨令致仕璫誅起江西參政轉雲南有政陞貴州巡撫食都御史兼制四川酉陽湖廣湖北諸道時討草子坪等寨苗寇俄改南京右副都御史茂元曰吾幸脫事去西遺後人以勞可乎況兵糧已集事貴神道授策諸將討平之乃行尋陞南京兵部侍郎明年召還刑部居二載卒于位

明史稿

楊守陳二十七卷

七

而必聖者作之蓋謂是乎至其末年所論國史二遺事乃欲正名於兩朝有是哉奚其迂也然今日人人有百世之慨焉想當有待哉嗟夫明聖有作其無世宗乎倪岳字舜咨上元人也父謙正統四年進士及第三入仕至南京禮部尚書謙嘗奉命祀北岳岳母姚夫人夢有排袍神入室遂生岳謙奇之故以名謙爲翰林學士時主考順天有權憲子以弗獲雋誣構請成宜府岳隨成爲宣府諸生舉順天遂舉甲申進士是爲天順之八年選爲翰林庶吉士授編修成化改元謙以憲宗登極恩復官學士是時纂修英宗實錄父子同在史局人以爲榮然謙景泰中上嘗令教內侍書以故諸內侍用

事者輒推轂讓西謙亦以此大子清議每爲臺省論罷去輒復起西謙致仕時岳亦已轉侍讀歸歲數年謙乃卒岳服闋會輯文華大訓進學士充東宮講讀官尋陞禮部右侍郎弘治改元轉左時周弘讓爲尙書每以岳知故典遇有大禮皆取裁岳二十三年茂陵升祔是時九廟已備宜有祧者詔禮官集議少詹事楊守陳言天子七廟凡號太祖卽爲始祖百世不遷禮也今宜并祧德懿熙三祖而自仁祖以下爲七廟岳言知尊太祖矣不知太祖之尊其祖也德祖而上莫推其世則德祖可視周后稷太祖太宗視周文武德祖不宜祧懿熙仁三祖今當以次祧遷上從岳議禮科給事中張九功請正

明史稿

倪岳二十七卷

七

京師應祀神祇章下禮官岳攷古證今諸所稱君稱帝道佛神祠一切矯誣悉請裁革九功復欲更定孔庭從祀諸賢請黜荀卿馬融王弼諸人而少詹事程敏政疏亦及之以爲宜黜者八人復有所改正七十二子岳上言曰馬融王弼之徒其立身不無可貶然秦漢以來六經出子熒熒頗諸儒抱遺經顧明講授經得復存自唐之註疏咸祖其言而今之經傳引用尙多其說何可盡廢况七十二子名字自司馬遷以來相沿已久又何必以區區臆見追論子千百年之後哉是年冬周洪謨請老耿裕以南兵部人代三年災異求言裕率部臣附時政七事上嘉納岳復繼陳八事先是成化中宗藩嘗請

莊田及有內旨傳奉官上登極時鑒裁革亡何復踵前轍上亦不禁止岳故特疏及之上報旨曰二事朕自裁處餘下所司六年裕轉吏部岳進尙書內臣章泰傳旨召國師領占竹于四川岳言領占竹僭號法王淫昏矯僞上初削奪斥遣中外稱聖今復召還有損聖德上不聽已因給事中柴昇言乃已然度僧不止岳三上疏不報部郡王雲鳳又再言之稍衰息時內庭頗好齋醮岳典邦禮往往持正抗論權貴滋不悅九年改南京吏部已幾又轉南兵部參贊岳居留都四年吏部尚書屠滸以星變乞致上始思岳召入吏部尙書岳典銓衡不恤恩怨獎恬抑躁干謁消沮或勸岳毋別白太過岳曰冢

明史稿

《倪岳二十七卷

主

孔廟諸儒世宗朝有去留矣嗟夫此殆難與諸怪祀者議存毀哉

吳寬字原博長洲人也成化八年進士寬少小爲諸生獨不喜舉業好爲古文辭累應舉輒曠竟以歲資貢入太學年近四旬塲屋念已衰南京提學御史陳選惜其才強令就試遂以尙書魁應天禮闈廷試皆第一人授修撰九載滿進右諭德孝宗登極進左春坊左庶子與修憲宗實錄威進少詹事兼侍講學士侍康陵東宮官豎不欲太子近儒臣數移事間講讀寬率官僚上疏曰仰惟東宮講學寒暑風雨則止朔望令節則止一歲不過數月一月不過數日一日不過數刻況又間有推移

明史稿

《吳寬二十七卷

虛

宰職固如是岳於諸卿中最推遜馬鈞陽至論固事亦不肯相徇鈞陽言今天下財力太耗計無所出獨蘇松折糧價輕宜稍增之以足國用岳曰東南民力竭矣又復重之因而生變誰任其咎乃不果增十四年卒于位贈少保諡文毅諡贈太子少保諡文僖國朝父子爲學士翰林得並諡文二百餘年獨公父子岳才學識量朝端推重未嘗劇惡兵曹然爲吏部嘗疏西北備邊事宜人咸服其經畧文多不錄

論曰余聞文王四乳倪謙亦四乳異哉而文王有聖子謙有賢嗣豈繫於形體然與詩言岳降生申岳生亦然天挺一代名卿固不偶耶岳爲宗伯可謂觀子會通然

時或罷歇人生八歲出就外傳居宿於外誠欲離近習親正人也庶民且然況有天下者乎借曰習讀於內終不若就傳於外親近儒臣講明治道所得爲多也上嘉納寬造春宮進講每存規諷義切君德輒爲反覆頌言之廟廊會議人不致言寬以雍容片語西決威甯伯罷黜久上疏自列求復爵寬曰若論威甯功先皇時已論革今乞復爵當攷自後何功如念先功復爵是今致先皇令也無從奏請祭酒謝鐸請斥吳澄從祀寬曰從祀苟有裨於經傳揚雄馬融昔皆不廢今何獨廢澄也弘治十七年孝肅太后崩廷臣欲遵先帝時議耐葬祭廟禮皆如嫡於是謚稱廢后與孝莊同輔臣劉健以爲非

疏請再議上感悟下廷議再三諸大臣皆不敢顯言共
推寬寬抗讓曰魯頌奚斯闕官春秋考仲子之官皆於
禮爲別廟之證漢唐來皆然至宋始有並祔者然皆諸
帝繼室作配生前非後子孫嗣位追尊所生之比惟宋
李宸妃歿仁宗傷痛追尊祔祭雖出至情寔爲非禮此
豈後世所宜法哉廷臣皆是寬議會疏上上喜乃改稱
孝肅太皇太后祀奉慈殿君子以爲合禮奉慈殿上建
以祀上之生母孝穆皇太后也是年秋寬卒贈太子太
保諡文定寬靜重淳實文章德行聲望重一時以少詹
事進吏部右侍郎轉左侍郎以左侍郎兼學士掌詹事
府直東閣司諫勅久之進禮部尚書餘如故卒年七十
明史稿

吳寬二十一卷

十五

九陳眉目豐下而長美髯脩脩望而知其鉅公長者
論曰弘治諸賢鬱昌于朝而寬與謝遷二人者皆翹然
鶴禁元標也遷求免舉寬自代而又累言于健冀同升
健竟弗之許也謂何哉世言寬末第時諫貢於其友程
敏政學士以策免起復官寬以印讓寬員長者也
黎淳字太樸華容人也天順元年進士第一人授修撰
成化二年秩滿陞左春坊左諭德三年英宗實錄成進
左庶子祖制官僚官皆兼翰林時淳不兼翰林官淳請
之上不允荆門州學訓導高瑤請復邸王廟號下禮部
議禮官具請上裁淳上疏曰臣按正統十四年八月冊
立陛下爲皇太子九月群臣又奉邸王卽帝位改元景

泰至天順元年正月先帝復位欽遵慈壽皇太后懿旨
仍以景泰爲邸王詔告天下人倫正天理得而名正言
順典高瑤建言欲加邸王廟號臣惟朝廷既立皇太子
則異時居天子之位乃皇太子也會未半月群臣又立
親王爲天子則前時所立之皇太子將何爲哉若曰王
少國疑四方多事周成王之時姬旦實有功之叔父何
不遂居天位若曰神器久虛不可無人共和之際周召
皆王國之懿親何不共分姬室特以君臣有定分皇太
子爲君親王爲臣天經地義民彛物則截然一定而不
可易也今若誤聽高瑤言一加邸王廟號必將祭告太
廟而行耐廟承祧之禮必將改造山陵而加珠襦玉匣

黎淳二十七卷

十六

之典必將追贈皇太后皇后之稱必當盡復當時所用
之人不知昌邑既廢未聞復爲漢何帝也更始既廢未
聞復爲漢何王也陛下昔爲皇太子邸王乃敢廢之易
以己子至使先帝久遭幽閉此非邸王所自爲也當時
館閣大臣陳循等貪圖富貴默運姦謀從諛爲之也至
於天順元年邸王有疾陳循自當運請先帝復位願乃
率領羣臣奏乞早還元良正位東宮當時皇太子見在
欲選何人以臣愚見若非南城迎駕之功先帝終無出
路但迎駕者皆貪圖富貴之小人氣盈志滿驕奢淫佚
靡所不爲是故高爵厚祿尊顯於元年者實其迎駕之
功也嚴刑峻法誅戮於後來者謂其驕奢之罪也陛下

卽位之初有罪羣邪寒心破膽及見取回商輅復職內閣然後欣然自以爲得計又皆私竊效慕希求進用彼小人者但得官豈顧貽忠臣謂高瑄此舉非欲尊禮鄭王特爲羣邪進用之地此必有小人主使之者不然彼草茅疎遠安敢妄言今之議者豈可不察乎此隱忍幽從而煩陛下之議哉疏入上曰往事已久俱已之十年主考顧天十三年進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尋遷吏部右侍郎二十二年改南京明年滿九載轉左泰陵卽位陞南京工部尙書尋改禮部又三年致仕卒諡文僖淳性簡重寡與人合取予不苟有門生尹華亭饋寄一紅雲布淳不受卽書封識上曰古之爲令植桑拔茶今賜史稿

黎淳二十七卷

七

之爲令織布添花吾不用此妖服也

明史稿卷之第五十

王恕彭韶林俊列傳第二十八 東莞尹守衡著

王恕字宗貢三原人也正統十三年進士選庶吉士授大理寺左評事遷左寺副條上刑罰之不中者六事絮爲令權知揚州府歲再饑上疏再請賑不待報而先發民不至後時而殍立書院以教郡中之少年子弟而延文學行誼之士爲之師太守以間按行召諸生講說人文大振超拜江西右布政使成化元年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撫治南陽荆襄諸郡流民內艱不聽終制以左副起撫河南蝗蝻傷稼疏請止營運崇儉約以同天意上爲蠲賦有差遷南京刑部右侍郎總督河運外艱制

明史稿

王恕二十八卷

十

終起南京戶部再改左副都御史巡撫雲南恕於遷若左朝議以雲南在萬里外西控諸夷南接交趾而鎮守中貴橫甚欲借巡撫壓之恕至中貴人錢能果使其麾下指揮郭景以玉帶龍衣吳裝玩好往謁安南王黎灝請與其國互市王報以異寶生金犀角象牙等物恕遣巡騎遮景于道獲之飛章劾能私通外夷罪當死能亟使使乘驛以黃鸝鵲進媚上求免罪恕復上章極言明王不貴異物今萬里勞人而進一羽族微物恐天下有以窺見上意因盡發能貪贖暴肆諸狀且言昔日交趾以鎮守非人一方陷沒騰衝啓麓麓川叛迄今日之事殆又甚焉上爲不得已召能歸安置南京西黔公諸大

帥以及土酋皆備備奉三尺矣十三年三品滿九載進右都御史是年召還掌南京都察院事奏贊南京守備往返衣書各一橐明年遷南京兵部尚書奏贊如故已同事者不便恕而適有與方取中旨改兵部尚書兼左副都御史巡撫南畿兼總督糧餉恕益日夜孜孜民瘼首以畿郡官田之賦太重奏減耗米十餘萬明年水災奏免秋糧數十萬草半之周行賑貸貧民至二百餘萬口三吳人頌之以爲自設巡撫來幾一甲子獨恕與周忱兩人而已中貴人杜福以中旨下常州取載江網及刻絲觀音羅漢古跡恕言帝王之學貴知要典謨訓詁及無逸旅焚皆帝王修身治國平天下之道上之取

明史稿

王恕二十八卷

二

而取載江網者何瑄瑄也佛像外道亦不足汙清覽而中貴人王敬挾其千戶王臣以妖術取中旨齋御帑金收市圖籍珍玩搜括富人財寶殆盡而官府供億亦不賞恕列其罪狀上之請乞留意難保之天命割恩壞事之小人正法典安人心詔械散還下錦衣獄成其黨十八人斬臣于市尋復改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時錢能復賈緣得同守備南京與恕共事然益心服恕語人曰王公天人也吾唯有敬事而已恕諭其少自抑損坦待之滿九載加大子少保刑部員外郎林俊疏論中貴人梁芳與妖僧繼曉比而蓋大鎮國永昌寺忤旨下詔獄都督府經歷張鶴教俊併逮論恕言京師祀天地僅

一壇祖宗暨先聖僅一廟而佛乃至千餘寺者舛也一寺立而移民居者且百家費內帑者數十萬金俊言當不宜罪乞復俊等以勵忠直停建寺以理兵荒不報會星變梁芳諸人懼乃乞還俊補官南京恕忠懇獲上信凡應詔者二十一建白者二十九多報可天下益服恕之直至朝事有所不可必曰王公胡不言也則又曰公既且至矣而恕疏果至至爲諍曰兩京十二部獨有一王恕公卿大臣皆側目而天子亦漸心厭之而最後所言政令失信中上諱會南京兵部右侍郎馬顯年老請致仕附批坐恕救饒無策亦年老無爲落太子少保以尙書致仕工部主事王純上言曰昔莊助論汲黯于漢

明史編

王恕二十八卷

三

武帝帝以爲古社稷之臣如黯近之臣竊見一時大臣遇事敢言者亡論恕妄意以恕爲社稷臣一朝去位群臣驚駭莫知其由乞賜召還以厭人望上怒純出位妄言杖之恕歸名益重臺諫推薦無虛月孝宗卽位召還爲吏部尙書人見卽加太子太保言官猶謂恕且老而賢不當勞以繁劇宜用之內閣備顧問上曰朕用塞義王直故事官恕吏部若有謀議無不聽從何必內閣也上新政方倚重諸老成特信任恕因上言正統以來每日止一朝臣下進見說事不過片時聖主雖聰明豈能盡識盡察不過寄耳目於左右而左右人與大臣相見者不多亦豈能盡識諸大臣之賢否或得之毀譽之言

或出於好惡之私未免以直爲枉以枉爲直欲察識之眞必須陛下日御便殿宣召諸大臣與之講論治道謀議政事或令轉對或閱其章奏如此非惟可以識大臣而隨材任使亦可以啓沃聖心而進于高明矣上褒納上於春宮內臣多所登進諸內臣復多陳乞恕執不可上輒異辭報罷時劉吉當國言官論列必首稱恕而指斥吉吉故深恨諸言官而嫉恕進甚會南京守備太監蔣琮與御史姜綰等許吉票綰等盡誦而琮獨留恕謂獨留琮何以示天下公不報恕所欲薦用吉必從中擠之所欲擯斥吉必曲爲解免恕欲有所匡正吉往往務相反以至臺諫交章人以爲老臣言宜聽乃得旨幸上

明史編

王恕二十八卷

四

深信恕而太監懷恩素稱恕賢常得在上左右吉譏故不得入而恕在銓臺一切僥倖悉裁抑而多扼於吉累疏求退上輒溫旨慰留滿三載授光祿大夫柱國上念恕老臣風雨雪免朝後一歲上亦罷吉去先是右都御史秦紱糾總兵安遠侯柳景爲景誣與俱罷恕奏起爲南京戶部尙書中旨以通政司經歷高祿爲本司參議高祿壽甯侯親也恕不奉旨其持正多類此六年考察天下應覲官奏黜多上用學士丘濬言留用九十餘人已而言官拾遺復指其留而當黜者以聞旨不允恕疑濬沮之力求去上慰留居無何太醫院院判劉文泰奏恐妄行選補御醫吏目非故事及里居日託人作傳而

錢行之曰大司馬三原王公傳其疏辭不見行者皆曰不報以彰先帝拒諫之失自此伊周無人臣禮有旨令恕看許恕不憚意文泰受之潛疏辨乞究至使之人上下文泰獄獄具謂文泰嘗謁濟語恕傳濟謂此沽直諫君也上聞罪當不小文泰自是心動遂論恕上爲左文泰秩而責恕責直沽名俾挾其傳草濟不究恕意不能平復疏辯上不聽於是懇疏引疾乞休至再三乃許之命乘傳歸月廩二石歲夫二人不賜勅家居十三年而正德政元恕九十矣天子遣行人齋手勅中體綵幣存問益月廩歲夫褒諭之恕疏謝陳數事又三年卒年九十有三恕噉食兼數人至其日而小減已閉戶獨坐忽

明史稿

王恕二十八卷

五

有聲若雷白氣彌漫入視之瞑矣贈特進左柱國太師諡端毅恕有五子十三孫多賢顯爲太宰時子從三原來省自騎一騾途中有司不聞也少子承裕弘治六年進士正德中瑾用事以給事中上書罰米三百石輪邊官至南京戶部尙書恕年八十猶考論著述嘗言我垂老方理會學問承裕釋褐卽歸養恕語之曰汝宜靜覽群書參歷世務庶可他日得實用耳承裕亦有學行不

隱其家聲

論曰王三原望重朝堂孝宗聖王猶以齟齬終豈謂數使然耶或曰三原去瓊山有力焉夫小人借於君子之言以自文往往有之人自不見其賤何乃罪口齒哉

彭詔字鳳儀莆田人也天順元年進士爲郎刑部成化初疏論壽甯侯兄張岐不當以外臺躋陞食都御史協理院事下詔獄給事中毛弘論救得釋長甯伯周或冒賜額併民田上遣詔往步之詔至眞定繞田周視徑歸上疏自劾曰昔田文使馮讓收債於薛謹願折券矯賜薛人漢景帝遣田叔按梁王田叔悉燒獄辭還報今眞定田祖宗來予民開種卽爲恒產不復增科以勸力農臣誠不忍奪小民衣食附益貪戚請伏不能丈田之罪復下詔獄言官交論救上諒其無他釋之然自是貴戚陳請上不復聽星變詔陳初政漸不克終四事不報成化六年陞四川按察副使轉按察使十四年陞廣東布

明史稿

彭詔二十八卷

六

政使首薦陳白沙于朝曰國以仁賢爲寶臣材德不及獻章遠甚猶叨厚祿獻章醇儒未見收用誠恐國家坐失爲善之寶上召獻章翰林檢討時鎮守太監顧恒市舶太監章眷珠池監丞黃福太監梁芳弟錦衣衛鎮撫梁海皆藉貢獻騷動廣東部每露章劾請停罷因言國家昇平百十餘年生商之繁田野之辟商旅之通可謂盛矣然而官府倉庫少有儲蓄人民衣食難於自給比之國初無經營戰伐之事無創作營造之大富強反有不及何哉以害財之多也國初設官有數今則內外文武加數倍矣國初宗戚有限今則遠近親疎日益衆矣初僧道有額今寺觀日增矣初貢貢有節今國夷絡繹

矣初土賦有常今進獻多門矣初上用儉朴今百度侈
麗矣初賦役尚簡今差使繁重矣初書籍少刻今版行
猥濫矣初牌坊少豎今街衢充斥矣初士風淳質今人
情皆好奇巧矣凡此皆所以害財者使及今之時十分
愛惜加意樽節猶恐無以爲計況又更啓他端而益以
雜用何以善後哉疏入上不喜於是諸中貴爭中傷轉
調貴州朝士姪阿者咸謂部邀名何喬新語韶曰世之
爲士者皆能學公邀名又安肯積首匍匐於宦寺之前
以求美官韶居貴州九月冢宰尹旻薦陞右副都御史
巡撫江南踰年召爲大理卿尋奉內旨改從原秩巡撫
順天韶在江南數與鎮守內臣忤以故不得復入孝宗

明史稿

彭韶二十八卷

七

卽位乃召還爲刑部右侍郎尋兼右僉都御史奉勅清
理浙江益法韶見憲戶小民破屋茅簷衣不蔽體溺淋煎
責不似人形乃傲鄭俠流民圖繪諸苦狀分爲八圖圖
系之詩還朝獻之進吏部左侍郎時王三原爲冢宰韶
佐之伴路悉爲杜塞弘治三年星變韶諸大臣言政事
闕失韶言內臣言輕重能爲人禍福望折其氣以服其
心職務歸於有司威福必由上出午朝祖宗勤政之典
乞師其

有大陞除大災異大邊報大

工程四犯悉於御前評議可否仍乞溫顏俯詢曲折如
此不惟世事日熟廣聖明耳目且可率群臣興事而軍
民利病自可次第弛張上嘉納四年陞刑部尚書安遠

侯柳景總兵兩廣兩廣巡撫秦紘發其姦駐鉅萬景以
有挾破法誘紘韶竟抵景於法纓其爵景駐僅入八百
兩降旨諡免韶言陛下優待貴近之臣如此臣固知陛
下有所不得已也但臣忝列守法之官不宜阿順以圖
自便景駐可免他日爵位亦可普求而復矣爵位既復
遂可營求出鎮矣奸固藉口良善解體誠非國家之利
也不聽在部二年致仕嘗簡所知曰抵家半載邸居寡
學所存所行一故吾而已何錄可善其後而減宿咎哉
居平好學雖在官署時常緝閱經史學識醇正以是敏
應中外不肯阿徇行峻言危群小遇之動相抵牾卽眉
山宜興二柄要皆不樂其爲人而與王三原何椒丘孝

明史稿

彭韶二十八卷

八

宗時稱三大老韶與白沙論學曰聖人之道體用具而
已孔子論士以行已有耻使命不辱爲先修孝弟謹言
行者次之大學言明德而必及新民中庸語率性而必
及修道西銘文乾母坤乃至民胞物與蓋合內外之道
該本末之事未嘗偏至獨勝以爲學也卒贈太子少保
諡惠安林俊疏言韶諡不副行乞如葉盛吳訥魏驥等
諡不報

論曰我朝諡典文之諡獨擅之於翰林非翰林而諡爲
文者亦多有之不獨吳文恪魏文靖葉文莊已也林俊
援之以爲喬新及韶請也於二公奚愧焉然喬新不能
得之於俊而卒得之於廣昌令肯謂沒世無公論哉故

歐陽永叔見詆於蔣之奇而文忠之諡之奇不能奪朱晦翁見詆於胡鉉而文公之諡鉉不能奪私不勝公群小不能勝君子千百世可俟也夫使惠劣爲可易也百世下肯謂無廣昌令乎

林俊字待用莆田人成化十四年進士主事刑部署員外郎太監梁芳引僧繼曉以秘術惑上上發帑金數十萬爲造大鐘國永昌寺俊上疏曰臣按僧繼曉本一僧險小人市井云賴先挾邪術欺誑楚府竄匿京師誤蒙聖眷敢復惑亂聖聰以有用之財供無益之費以陛下超三邁五之資陷唐惡梁武之轍逼遷民居妄虧國計聖譽日損人怨日興臣謂不斬繼曉異日之禍未可言

明史稿

林俊二十八卷

九

也然縱之者誰乎太監梁芳也梁芳傾覆陰狼引用邪佞輔之者輒得美官觸之者動遭竄逐欺罔如趙高奢侈如石崇數年間假以進貢買辦爲名盜祖宗百餘年之府藏殆盡家資山積尚銘不足多所在風擾注直莫能遏乃復薦進繼曉陰求蓋寺虛耗內財飛語外間謂其立意不肯爲是陛下逼脅屈從是畏天下議已以陛下專輒聲耳臣謂粉梁芳之身不足以償其罪之萬一也臣德不足信職非言官孰視然熱可以保位顧乃不自揣量與此二權奸臣抗可否是猶螞蟥山蛾赴火已不可言智矣然臣惟牛司耕犬司守走獸之微亦以勞而食也臣食於陛下且七年矣近以年勞復蒙增秩感

愧無地中夜以思涕淚交流謂人主深居九重利害豈能盡知而祖宗在天之靈亦望臣等以言進於陛下也今內而大臣外而百官以及閭井之徒亦皆痛心欲食梁芳繼曉之肉卒之不敢以此言進之陛下者所惜者官所畏者死耳使臣復不言則陛下終不悟祖宗在天謂臣等何如人天下後世謂臣等何如人秉筆史官必譏笑臣等恐將及陛下矣惟陛下留神聽覽上大怒下詔獄謫判姚州尋以星變叙復南部孝廟踐祚陞雲南副使四年轉湖廣按察使遇災疏陳時政不報遂請告歸言官薦起廣東右布政使辭不赴十三年起南京右僉都御史提督巡江陝西地震上言變不虛生必有其

明史稿

林俊二十八卷

十

應歷述漢唐來宮闈內侍柄臣之禍乞減齋醮清役占汰冗食止工作節賞賜戒逸欲遠佞幸親賢人時毅皇帝在青宮愛與諸宦官游戲後復上疏曰昔殷武丁爲太子父小乙使居民間與小民出人同事其在祖甲高宗也亦然漢宣帝少居民間涉艱虞故能周悉民情爲守成令至蓋處境太順驕惰易生今農畝小民家無十金之產猶慎教子以守先業況太子國本天地祖宗華夷所付託耶今皇太子年踰志學趨向大幾正決於此而多處宮中少就外傳非古人早教豫養之意也乞召禮部侍郎謝鐸太僕少卿儲璫南京光祿少卿楊廉克講讀官致仕副使曹時中渾厚澄瑩粹然和氣乞禮致

爲官僚處士劉閔恭慎醇粹學行高古乞令以布衣入侍二人均於勸諫宜稱尋乞休薦時中自代不許江西盜起轉左僉都御史往巡撫軍車深入賊罷撫平之所至宣上德汰官邪問民疾苦雖險僻山縣後必巡及其境拊循獨至甯濠累乞疏請瓦奏止之請以鄭其叔之請京請鄒爲鑒內觀歸陞右副都御史起四川巡撫是時兩川所在皆賊衆至四十餘萬破州縣殺命事吳景俊至仍如前江而故事單車造賊壘招諭賊伏地聽後撫羅拜謝約降有期矣尋復疑阻俊知其不肯降也督諸路軍分進夾攻之大敗其衆多斬獲然渠魁未得散走復聚流布川陝上命刑部尚書洪鐘出爲總制合鎮

明史稿

林俊二十八卷

十一

楚河陝四省兵追勦賊急乃復投降鐘誘其渠魁來見并執其二十八人斬賊以聞餘黨大潰俊之用兵主招撫耻殺降與洪鐘議多不合是時宦官用事各邊征剿必以其弟姪私人寄名兵籍冒功陞賞俊悉拒絕諸權倖惡之洪鐘既以提聞加太子少保俊陞右都御史遂乞致仕諸惡俊者謂盜已平無所事俊內批允之臺省既留不報俊去賊黨踰年不能定鐘亦以言官王綸論罷去矣俊好權擊諸內臣川中聞劉瑾伏誅俊即上疏爲國慶幸且言其先有論瑾疏方討賊未平未即上并錄以聞而又預以防微杜後爲請曰昔夙沙衛殺國楊思昂平亂春秋綱目書之謂功出聞寺國爲無人也今

賊瑾謀逆國勢如千鈞垂一髮舉朝文武無一人言之獨幸內臣一永也幸一永傷文武之無人也傷文武之無人亦以見陛下信文武之臣之不如永也信文武之臣之如永容不有早發其奸致板蕩土崩若是之危迫耶此春秋綱目之深意也臣聞近日文武大臣有缺二三內臣猶與會推誠有是豈不以前是之腹心專託瑾故致亂今是而兼託諸人以杜亂耶不知前是之腹心專託瑾而致亂顧今是之兼託容保無瑾者乎今是之兼託保無瑾繼是之兼託容保無瑾者乎臣不敢遠引竊就本朝論之王振之後保無有振也而有吉祥吉祥之後保無有吉祥也而有劉瑾夫得瑾望蜀竊富貴

明史稿

林俊二十八卷

十二

有何紀限人心者可盡信乎周官六卿分職而百官統於冢宰九伐掌於司馬今吏兵二部是也使內臣應預周制之矣我太祖稽古建官又制之矣如其未然宜皆有說弊端未可自我始也伏望陛下法古而憂畏慮遠而慎微時時以專任賊瑾之誤爲戒循用孝宗舊人修復孝宗舊治謹錄前奏賊瑾疏奏上進疏中具陳瑾惡萬狀末言瑾對諸臣許臣忠義起臣巡撫臣宜以知已爲報昔崔洪薦鄒詭說奏洪王鳳薦王章章劾鳳安祿山薦顏果卿果卿討祿山臣不敢以一德之私廢天下公論上報旨詰責曰俊稱奏成於瑾亂致之日瑾今已正典刑乃敢進呈懷奸畏罪朋矣始免究後歸終武宗

之世竟無有起之者肅皇帝入繼大統召爲刑部尙書時議大禮俊從田間特疏附閣議留中不下及行司寇事內臣有不法爲科臣論糾上付司禮監不下法司俊爭于上曰法立于祖宗守子陛下而奉行于法司俊議罪不當自宜廢不法之官不宜廢祖宗之法上曰已有旨已而太監崔文師養子李陽鳳犯法當刑工部尙書趙璜執送刑部就訊文謂俊爲陽鳳求免俊不從遂誑上移獄鎮撫司俊執不發俊言祖宗朝以刑獄付法司自劉瑾錢甯用事專任鎮撫司爲之爪牙政出多門盜賊滋起此陛下所親見更化善治正在今日不宜復以小事誅法臣奉詔則廢法守法則違詔臣甯違詔不

明史稿

林俊二十八卷

七

敢廢法上怒責令對狀俊曰昔唐德宗相裴延齡陽城欲取白麻壞之唐文宗詔赦左藏盜吏狄兼謨繳還詞頭自古忠臣愛君大抵如是太監崔文乃先朝之漏奸而左道之作俑也蕩搖王心排軋言路罪已不容誅茲復飾詞巧辨脅奪見因謂法司爲無人謂祖宗成憲爲不足守臣受國厚恩誠不忍見朝廷百五十年紀綱一旦遂爲此輩紛亂人愚言突不敢愛死上優容之俊自慙不得職亟欲去未敢已又與上爭免知府郭九臬逮不能得遂乞休上允之俊之陛辭也復請於上曰聖明在上朝多君子而臣子將歸之言願賜采納時乞宣召大臣如孝宗故事每事必與臺閣共議而行上嘉之賜

酒饌寶鏤以行俊起僅踰年遂歸歸二年卒卒後三年明倫大典成以附閣議詔奪故官隆慶改元復刑部尙書諡貞肅

論曰林俊身事四朝凡所論爭皆從近幸中廖天子逆鱗天子亦每察其慳軟而諒其忠允至其慶幸戮瑾一疏諷指蓋猶在張永乃并陳其論瑾未上之疏近於銜名矣後從田間議大禮徒爲閣臣吠犬堂陛之交已先自設一藩籬既出不獲久安於其位奚怪也

明史稿

林俊二十八卷

七

明史竊卷之第五十一

于王項余列傳第二十九

東莞尹守衡著

于謙字廷益錢塘人也永樂十九年進士宣德元年授監察御史謙長身貌白晳如冠玉音吐鴻朗每奏對宣皇帝常目屬之巡按江西嘗以平反冤獄出數百人死稱神明從繁漢庶人還上命廷數庶人罪嚴詞朗朗徹衍陞間上心益喜謙以爲才特眷注五年山而河南災手書謙名授吏部陞兵部右侍郎巡撫二省時年僅三十三謙感上知遇遍歷梁晉閭民疾苦百弊剔剔馬政河防民租軍賦一經擘畫遂爲規式然謙才大機疎遇事致往少瞻顧入朝議事或風以持一二土物入交際

明史竊

于謙二十九卷

一

謙笑而舉手謝曰吾惟兩袖清風而已以是滿九載始轉左在鎮任一十八年不遷正統十三年因與戶書王佐議不合舉參政孫原貞與王來自代言者劾謙任久擅求代有怨望下法司論繫三月赦出左遷大理寺少卿山西河南吏民詣闕乞留遂以少卿還撫二鎮又明年始召入兵部右侍郎是年瑞振挨上親征虜尙書鄭瑄從治兵留謙治部事上比狩京師大震時鄭王監國廷臣譁請族振恨不卽食其肉錦衣指揮馬順長隨二內侍皆振黨侍王側群臣爭取立捶死鄭王懼欲退諸大臣多趨匿謙獨直前振王啓王宣諭乃息廷臣於是人人屬目謙以爲今日之社稷非謙亡可與相付者尙

書王直執謙手嘆曰今日事起倉卒賴公以定百王直何能爲時鄭瑄已沒行陣太后卽曰陞謙兵部尙書邊事倥傯詔言日至謙靜鎮之侍講徐理穆以占象倡南遷謙抗言曰京師天下根本宗廟山陵百官萬姓咸託于此此西不守去將安之豈不鑒宋南渡之覆轍乎廷議是之於是始言守備事矣鄭王旣卽大位虛心委焉謙策虜今得志挾我大駕勢必長驅而南請下令分道募兵留漕卒自益勅工部併日蒐乘繕械已而虜擁土皇至紫荆關謙恐京通芻粟爲虜資下令募軍民得自運人以多寡受糧歸一二日而盡驅草亦如令聽自取之不盡則焚之盡徙郭外之民入城使清野九門要地

明史竊

于謙二十九卷

二

分列將帥畫而守之是時石亨以右軍從西寧侯興虜戰陽和敗歸謙愛其材勇復用之比虜至亨請鍵九門避虜鋒謙曰不有戰何以守身自監督諸軍按壘城外兩令都督王通都御史楊善闔門城守上皇在虜我軍不敢遣一矢虜覘我壘而亦不敢輕軼我詭言邀我大臣出迎駕索金帛謙第報曰賴宗廟社稷之靈國有君矣虜計沮俄以三千騎趨通州不能得我一粒米散掠皆空野七日乃奉上皇宵遁謙謀上皇移蹕遠發噉尾擊虜死噉下萬計上嘉謙功加少保謙曰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辱也城下之役但不盟耳何功之有虜去大同泰將許貴乞與虜和謙下勅詰責之語遂鎮戰守真

保通涿易五路爲京師拱衛各宿以重兵監以文大臣
驍將楊俊督之虜即逡巡塞外不得再逞於是始欲歸
我太上矣而是時浙賊葉宗留闖賊鄧茂七廣賊黃蕭
養三楚之貴竹苗療處處蜂起軍務旁午變在呼吸諫
口盡指授一日而平章者百端入則面陳出則手疏夜
分乃罷有不如意輒撫膺忿曰一腔血竟灑何地念京
軍四十餘萬冗不可用自立法簡取十五萬爲國營十
二身與總兵石亨日教練之石亨復推謙功請官謙子
冕爲府軍前衛副千戶謙懇辭不許謙曰臣肯爲子求
官自當乞恩君父何必假手石亨亨聞而銜之懷獻太
子立加太子太傅謙以國事多艱窮年不還私第居止

明史竊

于謙二十九卷

王

朝房上以闕西一第賜之謙固辭曰國家多事之秋豈
臣子安居之日云無絮帛食無兼味嘗臥病上徹尙膳
物賜之下墜書慰問病痰壅幸萬崧山伐竹取應和
藥倚毗獨切而廷臣亦以此思謙矣言官常言上柄用
謙過重太監興安語于廷曰諸君第媒孽于公何不爲
朝廷惜人諸君中有不愛錢不愛官不問家計一心體
國如于公者誰數時徐有貞者即前侍講程所更名也
嘗託謙姻求爲祭酒上罵其人不允有貞疑謙毀之石
亨又與有貞善二人側目事謙謙知柄國久履危機累
乞骸骨不許及上病亨等奪門迎上皇復位遂風給事中王鎮劾
謙與王文及太監王誠謀盜金符迎立襄王子上下左

明史竊

于謙二十九卷

四

都御史蕭維禎廷鞠維禎并謙與文大肆拷掠而竟無
左證有貞曰春秋之法將則必誅竟文致之必死文辨
謙曰罪輩直欲死我耳辯何益獄具上猶嫌未忍有
貞直前言不殺謙等今日事爲無名是日謙就東市天
爲驟變陰霾蔽空朝野冤之達官梁耳枕諫尸而哭之
收瘞焉時年六十籍其家無長物惟上賜盞甲袍帶子
冕皮龍門章皇后憐謙忠于社稷有功不賞嗟嘆累日
論上何不留謙上深悟悔亨薦戶部侍郎陳汝言代謙
爲尙書不一載而敗籍之金帛積廩下上曰于謙任且
久賜資外無長物陳汝言抑何多耶枉斧勦地稱好于
謙三亨等低頭不能對未幾西北邊警報亟恭順侯吳

奉祠

論曰景帝之易儲也子公不一闕其忠或者憾焉君子

曰此正留侯所不能得之漢高者也留侯之言曰骨肉之間雖臣等百餘人何益公奈何肯以所不能爭之口舌而輕與鍾同章綸輩爲先嘗哉曷不覲公當日之世態乎當太上之蒙塵也主我社稷者誰乎國幸有君謙曰吾事吾君而已社稷重則君爲輕而何有於太上虜氛之未息也謙任之社稷之未定也謙任之太子之宜立不宜立也則太后主之君定之閣臣任之諍臣持之謙何與焉懷獻之立謙曰此吾君之子也吾事之而已烏能使吾君之不子其子而子太上之子也沂王之廢謙曰此太上之子也吾聽之而已吾不能使太上之復爲吾君又惡能使太上之子復爲吾君之子也奪門之

明史稿

王謙二十九卷

五

事幸而濟社稷無恙也則太上今日之復爲吾君也猶昔日之爲吾君也設不濟而景帝無恙也夫庸知太上之不爲泰徐石諸人之不爲逆耶設景帝先不諱而國人思舊君也又庸知太上之反正于大位沂王之反正于東宮也豈出于群小之僥倖而安劉氏者非勃耶社稷不幸而至于奪門王女無憾也竟使忠良頸血猥與共隄東曹君子是以不能不合悲于百世之下矣

王竑字公度河州人也正統四年進士爲人豪雋尙奇氣初授戶科給事中英宗之北狩也竑手梓振黨指揮馬順首殿上批殺之是時衆心憤鬱甚竑雖失人臣禮而人人愉快於是竑名籍甚公卿間其冬也先擁駕犯

都城竑監北城軍虜去陞僉都御史出守居庸關尋病還京景泰二年總漕淮上明年兼理巡撫江北諸郡巡河御史王珉竑聞其貪淫首劾治之請成開平墨吏聞之自遁去會歲災傷引咎自陳上言去年正月大雪異常夏秋雨水人民廬舍漂蕩麥稻淹沒邇者新春風雨連月寒返倍冬不識天意何在在易否泰蓋陽爲君子陰爲小人陰盛陽微殆食祿者君子少而小人多然小人之行豈懦而亡用鈍而不敏諛而無言愚慙而冒犯天怒者乎必其欺詐若誠敬便佞若忠鯁大貪若廉大姦若愚卽書所謂靜言庸違孔子所謂色厲內荏者是也伏望皇上念祖宗社稷之重上天咎徵之戒責有位

明史稿

王竑二十九卷

六

之臣痛自修省改圖進君子退小人俾忠貞者任政奸邪者屏處省刑罰而止聚歛節財用而抑貢獻罷冗益之工嚴無功之賞散財以收民心愛民以植邦本庶幾人事修而天變可回然欲知君子小人之邪正又必本于聖德之明睿伏望皇上日親講臣俾陳二帝三王與祖宗列聖養心修德之要以清出治之源則凡君子小人莫逃天鑑矣臣濫處臺憲致茲災異無所逃罪伏乞罷歸田里是時徐淮旣荒而齊魯河洛之間流徙并至竑殫心力賑救諸廩已空亟欲借貸廣運倉京米顧有一內臣暨一戶曹主之不肯竑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民窮至此臣恐貽憂朝廷故急欲借貸公不吾從或致

有變請先殺公以謝衆怒吾方請罪朝廷至者遂不復
敢言竑乃大發倉儲仍勸富有力家各出米麥錢布之
屬分給難賑撫還復業者五千餘家他境流集安輯者
萬六百餘家其流民病者處以空廩六十楹予醫療治
死給棺殯凡葬二千三百有奇上初聞流民奏大驚曰
饑死吾民矣奈何及竑賑貸疏聞乃大喜曰幸哉有好
部御史五年入朝陞左副都御史仍治淮安英宗復辟
追責諸殺振黨者誅竑浙江參政尋除名編管江夏居
半載放歸河州天順五年虜寇河西以舊官起同兵部
侍郎白圭出視師虜去還蒞淮上徐揚老稚迎舟羅拜
歡動數日會旱漕涸一禱而雨茂陵卽位召爲兵部尙

明史竊

王竑二十九卷

七

書三閔月遂請老竑在位正色敢言是時有陳古北口
遼事多與竑成竑如議以聞持兩
每有陳議不嫌干礙上嘗持議兩日未報竑具疏以
待或語竑曰自今事有大干礙者公何苦不再計耶竑
曰干礙更有大此者吾亦不之計也已而嘆曰大臣以
道事君不可則止吾可以行矣遂決去請致章三上上
許之竑登第時年二十六阻艱八年始授職甫三年起
遷內臺僅七年卽退退四年復起起又四年請老家居
二十三年先後出僅十四年成化末年卒初竑擊死順
時血漬丹陛內臣滌之長史儀銘曰勿滌留爲若曹監
也正德中諡莊毅竑與李秉皆一時名碩二人家居竑
抗志寡交秉出入里閭博奕諧謔竑聞之曰執中八座

大臣胡遂細民戲狎不自愛秉亦非竑曰所謂大臣者
豈立異鄉曲矯激爲哉秉別有傳

項忠字盡臣嘉興人也正統七年進士爲刑部主事陞
員外郎從英宗北狩陷虜自拔歸步走間道七晝夜達
宜府足陷英黎百數不知也還復爲郎進廣東按察副
使轉陝西按察使適歲饑先發倉粟賑濟而後奏報既
而內艱陝民赴闕乞留奪情還任明年徵爲大理卿復
乞留詔改副都御史巡撫秦疏龍首鄭白二渠利民民
立生祠尸祝之成化三年召還署院事四年與馬鈞陽
征叛達滿四爲總督身自披堅冒矢石不爲納馬鈞陽
勸其持重忠曰奉命討賊久無成功死所甘心賊僞約

明史竊

項忠二十九卷

八

降邀忠往忠曰不往示之怯也單騎從二卒至賊寨賊
首羅拜賊本不肯降然終不敢遮留忠賊殺伏羌伯毛
玉勢猖甚會有星孛台斗占者以木在秦州不祥忠曰
兵法禁祥去疑昔李晟討朱泚焚惑守歲卒以成功今
正類此兵部尙書程信欲益兵忠曰兵雖多無以爲信
惡其異已而獨內關知忠必能坐困賊不益兵卒禽滿
四還進右都御史六年大旱荆襄流賊李勣子倡流民
爲亂忠復出爲總督討平之招復流民還業者四十萬
人編戍萬二百有奇俘首惡百人獻于朝陳便宜十事
上報詔嘉獎進左都御史餘孽未殄仍留忠撫治之荆
襄以忠搜斬後三十餘年賊不起八年星孛天田省臣

言忠盜殺干天和忠再疏自白乞骸骨上降旨慰留召還院十年代王槩爲刑部尙書十一年代白圭爲兵部尙書大璫汪直時在西廠肆羅織起大獄圍臣條奏未卽允忠倡九卿繼其後乃得罷版事已直泣訴上前言此內臣黃賜陳祖生中傷奴上爲逐二內臣南京尋用御史戴縉言還直版事直於是得因賜祖生等并誣忠下廷訊直有近用事人干戶吳綬先從忠在楚軍中撓法忠逐去以是益構忠欲置忠死忠廷辯慷慨不少屈落職去久之諸奸次第敗上乃復忠兵部尙書致仕初忠論奏直時令武選郎中姚璧持疏詣家宰尹旻請曰公六卿之長宜爲首旻潛報直先自解忠去旻調璧爲

明史竊

項忠二十九卷

九

思明府同知及直再得志於是商文毅公首乞去左都御史李賓戶部尙書薛遠刑部尙書董方戶部侍郎程萬里兵部侍郎滕昭遠相繼去萬安爲首相王越兵部尙書兼左都御史仍掌院事兼提督團營余子俊巡撫陝西召還代忠越不樂辭免提督上不許忠歸家居二十六年卒贈太子太保諡襄毅子綬孫錫皆舉進士綬爲江西參政錫爲南光祿卿錫兄鏞以忠功世蘇州衛指揮錫子治元嘉靖丙辰進士

論曰王公廷擊馬順直蔑忠良之憤而忘齒馬之誅一時群小魄奪壯矣哉及欲矯制發倉先斬方命者而後請罪其風槩不減昔時也石城之役項公力止濟師料

敵誠審後定刑襄樓斬或嘗其太過夫刑戮道家所忌豈其以殺止殺乎至有借援墮淚之碑爲反諷曷不觀于此公後胤何其能獨隆也

余子俊字士英青神人也景泰二年進士初授戶曹應爲郎有能名天順四年出爲西安知府西安爲關中會府又三邊孔道先是太守多罷異不勝任子俊饒爲之城申民病水鹹開新渠以導山泉利民汲民號余公渠涇陽山高水迅於溉田不便也鑿山開導灌田千頃居六載治行爲關中七府之冠上賜璽書旌異焉成化二年晉有參政督餉三邊明年晉有布政使士達滿四反上以于俊等職在旬宣不能撫綏防範各停俸滿四誅

明史竊

余子俊二十九卷

十

轉浙江左布政使六閏月晉右副都御史巡撫延綬時虜入屯河套數擾邊鎮臣內居綬德遣兵出禦每不及西返子俊行視邊地形勢要害乃議徙鎮榆林請築邊牆東自黃甫川西至定邊營互千二百餘里連墩勾堡橫截套口內復鑿山湮谷是曰夾道得地利焉虜遂不敢輒渡河我得耕牧套內先是正統中都督王禎始築榆林城未設衛也於是子俊拓其城使加廣開設榆林衛立學校以教軍中子弟俗多棄壞教樹疏果與屯田歲得儲糧數萬石教壯士習騎射士敢戰不貫甲虜呼之爲駱駝城不敢近而榆林與寧夏甘肅稱三重鎮云成化九年轉左副都御史又明年進右都御史仍鎮延

綏子俊撫延綏六年復以右都御史移鎮國中天子詔議所以弭盜安民選將練兵之策子俊疏條七事上之著爲令明年召入兵部爲尙書子俊方平岷州四族生羌亂錄功加一品俸尋加太子少保陳鉞巡撫遼東附汪直欲征建州夷子俊言建州乃羈縻邊衛祖宗來不盡以中國治治之既多設官以分其勢又開馬市以掣其黨許買牛以結其心非示之弱也治夷之道宜爾也今建酋罪狀未著遽加以師非祖宗備邊本意議上不可止及建夷大肆復警言官因共攻鉞皆得罪而子俊亦劾奪則直至之也子俊在邊久知虜情邊臣每有奏請子俊從中調度各中機宜但不能不扼於直子俊亦

明史稿 余子俊二十九卷

二

稍委蛇不甚與抗尋丁母喪去而鉞得代其位十九年召起爲戶部加太子太保是時王鉞亦以附直徵功威軍海子以是虜復大舉入宣大一時守將皆失利上於是復勅子俊出爲宣大總督虜尋退子俊臨邊存斬遺虜十餘騎已乃列上利害請築邊牆如延綏會歲款宣府撫臣李岳請待豐年詔子俊會議子俊堅以爲請上允行之尋有命召還兵部宣府守將受事不如約子俊論劾之以是府怨子俊還亡幾復改左都御史出鎮大同邊人苦於趨事益多飛語爲沮撓於是給事中劉昂御史朱欽等交章彈劾子俊言子俊取民無度用財云節賦有定制而創爲預徵邊有常供而索於額外借清還而京

儲因以不充急執運而京民爲之騷動當凋敝之餘興城堡之築事不酌其可否功惟幸其必成遂致邊備空虛群情嗟怨上下其章于部落太子太保以左都御史致仕子俊去僅一載上復以兵部召還仍加太子太保出未兩月上崩弘治二年二月卒于位年六十一贈太保諡肅敏初子俊之築邊牆也忽謗叢興子俊堅執不撓務臻厥成嘗語人曰吾事須會足到目過似能經久者方始爲之計其時雖似勞費然虜寇緣是日稀榆林一鎮屹爲西北保障及鎮宣大梗於謾忌功甫創而旋止子俊卒後各邊守臣復倣榆林故事大興工築朝廷日輦帑金相繼則子俊之功効最著爲百世規至明也

明史稿

余子俊二十九卷

三

子俊同時有羅山徐廷璋巡撫寧夏亦浚濠築墻繕亭障有功馬鈞陽巡撫陝西大有名時稱關中三巡撫廷璋由選舉歷工科給事中至副都御史子俊又嘗具戰車圖本上請一軍用車五百兩一車用步卒十人行則從以爲陣止則橫以爲營猶之運有足之城策不飼之馬嗣後議邊者又爭言戰車矣

論曰易稱天險不可升地險山川丘陵天之所以限隔華夷詎不在險哉苟山川有不足順形勢之便補阨塞之關以扼犬羊之衝斯不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乎是故秦人築城非其不量力爲非不恤民爲非今奈何懲噎而廢食也子俊無首功然修築之利至于今言守者

祖焉故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及臻厥成天下莫如也
蓋余公之謂矣

明史稿

余子俊二十九卷

三

明史竊卷之第五十二

羅通羅亨信程信列傳第三十

東莞尹守衡著

羅通字學古吉水人永樂十年進士授御史巡按四川蜀王出入僭用乘輿儀從通收置故立元皇帝廟中啓王曰此廟中故物今還之蜀中士大夫嘆稱真御史還朝諫上巡邊謫知交趾清化州黎利反交趾成山侯王通檄割清化還南地與利講通謂指揮打忠曰吾與若受天子命守城元帥今欲賣城賊吾與若敢委而棄之此城今日羅通死所耳通指摩清化人六年清化人豈不能爲我死守此乎忠曰死生惟君於是諸所割城守將皆下利通獨不肯與利清化利來攻城通督將士固

明史竊

羅通三十卷

一

守不可拔賊築土山與城埒夜破之賊亦罷去不敢復嚮清化踰年詔棄交趾乃全吏士歸上怒收成山侯下獄論死贖爲庶人餘某罷即謫而獨引見通改戶部員外郎督理宣府邊餉陞兵部郎中正統三年從尙書王驥征阿台朵兒只怕坐法徙西粵爲容山關官尋調廣東東莞河泊廩皇帝比陷虜虜日近詔群臣舉將略內閣陳循舉通召還兵部員外郎守居庸關給事中孫祥守紫荆關通至上言曰臣竊見前代都艾取蜀蜀守成都備艾艾從劍閣緣崖而入蜀破而成都守者猶不知劉裕取秦秦守潼關備裕王鎮惡乘舟過渭至咸陽秦破而潼關守者猶不知居庸固京師後門相去百里而

遙一失守則虜入京師在旦夕耳臣遍閱諸阨塞有口

可通人馬者七十所可通人不通馬者一百三十所須多方固守防虜窺伺之虞臣職卑權輕於總督不稱乞上命大臣一員委以生殺予奪之權總督軍務然後關可守關門固則京師亦固唯上裁察景帝既卽大位通與孫祥並授副都御史總督軍務便宜行事已而虜擁上皇入破紫荆關孫祥走死虜遂直犯都城通提兵方赴援會德勝戰捷虜乃奉上皇出紫荆也先自帥鐵騎五萬攻居庸值天大寒通令汲水灌城城皆堅滑不得近虜所恃在鐵騎夜環以爲營畫用衝敵通復計破之鐵騎人馬還自踐踏死我獲其酋那吉虜仍轉趨紫荆

明史竊

羅通三十卷

二

通追至五狼河大敗之上降勅褒獎召入參贊軍務兼理院事通計宣大諸路關口牆樁虜多殘破疏請勒石亨自紫荆出大同楊洪自居庸出宣府沿途統督官軍堵塞修理因言邊軍妄報首功虛張虜勢德勝之戰近在都門斬虜幾何而陞級六萬六千有奇拖玉珥貂者曾無奉身報國之忠苟存性命疏下謙不悅謙言德勝當先一萬九千八百八十人陞一級陣亡三千一百一十八人陞二級餘皆給賞而已乞罷兵柄於是廷臣僉爲通解言通志在滅賊爲國家善後計無他謙宜同心協力勿互猜嫌謙因上言曰口外軍民連歲破兵不能種藝恐虜至野無所掠擁衆以送駕爲名突至太原則

山西搖動而河南淮甸之間亦可憂矣宜選有謀略文職大臣往鎮山西昌平侯洪亦乞通文職大臣率兵出鴈門用鹿角檣營護山西餽運大同意俱屬通兵部請通往通言謙洪建此策乞令與臣同行諫言曰國家多事之秋非臣子辭勞之日臣諫諍熱山西事謙宜去上仍以命通通至懷來追虜出走長安嶺大斬獲虜始大退來議和召還協贊京營軍務四年上將傳要略詔以訓練將士是秋與蕭維禎並陞左右都御史懷獻立加太子少保通初赴交趾守過南海遇異人授一編書使習之曰已巳之歲需公大用及守居庸所決勝多奇中虜人攻之望煙雲草木若數萬人狀以是也先更不敢

明史竊

羅通三十卷

三

進犯居庸石亨張軌謀復上皇密語通通曰竊觀天象上皇必復第子老矣不能從諸公好爲之亨去通諸子問曰大人既知上皇必復大人何不相從通曰亨軌等不可與共功且吾出萬死一生賴社稷神靈所戰幸有功天子返駕金甌不缺得保首領死於牖下足矣天功不可屢徵兒何知勿復言上皇復辟通適內艱遂歸天順三年起復右都御史卽引年乞致仕通弱冠登第閩闕南北五十年持危定傾名完身全臨終諸子進藥通曰學古生死豈在草木卒年八十一弘治十八年隆興父老奏已巳之變通守闕有保障功勛居庸關今邊人以通爲神水旱疾疫必禱焉

論曰羅通之守居庸也功不在肅悉諸人下使爲柴荆之續國門之外不將悉與虜共乎不可謂非一代之干城也功成之日更不擬於張石之邪謀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豈不善始善終哉

羅亨信字用實東莞人也亨信幼時父禩之逃亂急棄叢莽中幸不死追兵見西異之曰此必良家兒收撫之賊平父乃贖之歸讀書聰穎登永樂二年進士授工科給事中尋內艱歸囊無一錢教授生徒資束脩以養父服除起改吏科轉右給事中以誣誤謫交趾鎮夷衛吏居九年還京歷事繕工司三考滿太子洗馬張瑄言子仁宗授山西道監察御史宣德元年巡按真定順德廣

明史竊

羅亨信三十卷

四

平大名西畿郡三年出清軍山西還朝治鈔京師鈔法大行上以爲能詔食按察司僉事俸十年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劾往陝西監練平涼莊浪河峽西寧臨洮鞏昌等處八衛兵備屬其冬睿皇帝新嗣位念邊境苦寒下璽書慰諭賜紵絲二表裏俾爲禦寒之衣時阿台王子朵兒只伯常窺伺塞下上授都督蔣貴爲平虜將軍子京營騎五千勅亨信督入衛兵會貴進勸師至魚兒海遇虜將及之貴用都指揮安敬議駐師不進亨信馳抵貴營責之曰汝輩受國厚恩臨敵退縮安用汝提重兵爲且汝特畏死耳死三尺法孰與死敵貴色變曰糧芻不繼奈何遂退師亨信卽日露章奏貴老師玩寇敬

怯懦不忠乞誅以振法贊輔如臣之比軍旅不知自生
矛盾請歸朝待罪上命兵部尚書王驥往視師驥斬敵
以徇原賞罪當死責狀以聞緣是將士股慄明年師出
遼多斬獲亨信進奉一級賚白金文綺亨信先是已聞
父喪上令奪情視事於是始命歸葬賜楮幣千緡不許
終制即還朝勅往巡撫大同宣府總督屯種每歲初秋
同京議事奏汰冗官省虛費積邊儲禁私役又言殘虜
也先臣竊觀其情狀惟俟費端欲爲邊思請修各衛土
城庶便防守宣府距懷來二百餘里空濶無援宜徙他
城之僻遠者置其間互相聯絡時議難之奉將石亨請
科大同四州七縣民三丁之一爲兵亨信奏止之又有

明史稿

羅亨信三十卷

五

勅令宣府一十九衛屯種軍餘田地量畝起科亨信上
言塞北官軍皆以餘丁爲其手足其間防禦奔走之勞
餘丁尤爲至苦一年之內不得三月之閒邊地瘠薄生
理全艱若復責令起科是欲絕其衣食之路斷官軍之
手足而逼其逃竄也揆今事勢正宜布恩信以結人心
遇警乃能舍生赴敵豈有衣食不足而能得其心哉人
心得而後邊國可固也上從之十三年進右副都御史
十四年也先入寇上親征遂北狩是時獨石懷來等衛
城堡隆慶等州縣官吏各率其民人逃還京師亨信獨
守宣府孤城危甚虜警旦夕三四至民相江伏棄其城
走亨信伏劍坐當門下令曰敢有出城者手斬之又指

明史稿

羅亨信三十卷

六

將亨信之曰朝廷付亨信以此城亨信以死守之而
已願諸君無他於是城中老稚聞亨信言乃稍定亨信
日督諸將畫策防禦其後虜知有備至大同不敢至宣
府其秋九月轉左副都御史土木初以無城故喪師不
可支及是人人咸咎昔日當事者不能用亨信言遂使
六飛無蒞止之所至此也鄭王即真亨信以年踰七十
上章致仕不許是秋回京陛見辭益力免冠叩首上見
其着兜鍪處顛髮皆盡乃許焉歸八年爲天順元年卒
論曰已巳之變以我萬國共主群大羊得狹之拱表疆
場亨信獨守孤城民存與存民亡與亡之秋也伏三尺
之劍鎮安百萬之人心轉亡爲存卽與于謙坐論社稷
功卑讓乎嗟乎莫非王臣徐理倡欲南遷孫祥爲之走
死彼又何人哉歸朝之日頭毛種種無一絲存生我者
父死不終制血枯心竭髮膚不惜生無爵賞之加死無
贈蔭之及何怪乎當日之隆慶諸州縣一聞虜至毋寧
委國逃歸也哉

程信字彥實休寧人也正統七年進士授吏科給事中
十四年虜寇上皇犯都城信奉上命監軍西城都督孫
鏜與虜戰還走信閉門不納亟奏上曰今日虜敢南侵
正爲臣子誓不戴天枕戈復仇之日孫鏜縱小失利豈
宜先自退却以張虜勢際士氣平露勅責鏜躬督城上
諸軍大發火礮爲鏜聲援虜不敢近自引去事平轉左

景泰二年上中興固本十事首陳敬天一事則言天象
屢變陛下宜篤南宮之友敬答仁愛之天心疏入不報
三年出爲山東參政督餉遼東遼東撫臣寇深降一加
斛鈎考監糧官吏若曰盜石以上者死信曰使彼真盜
死何卹故爲加斛以置人死豈情也哉立碎而火之尋
以憂去六年起補四川理餉松番天順改元召入爲太
僕卿二年陞左僉都御史巡撫遼東四年以僉事胡鼎
言論奏都指揮夏霖不法四十事霖曹欽嫺姪左都御
史冠深素附欽劾信繆聽鼎言瀆聖聽詔信不肯引
咎徵下詔獄調南京太僕少卿五年召還侍郎刑部尋
憂去成化元年起爲兵部侍郎三年貴州山都掌蠻據

程信三十卷

七

大壩破合江上九縣以叛進兵部尚書督軍與襄城伯
李瑾發川廣雲貴番漢兵討之信分固軍而入破其二
十餘寨斬首五千級俘賊二千有奇時有九姓土獠故
附都掌蠻爲亂還師蠻焉蠻地悉平更大壩爲太平川
立長官司以轄諸熟夷師旋論功兼大理寺卿四年星
變言官胡深等論指閣臣商格爲賣國遺姦禮書姚夔
度僧受賄戶書馬昂納人醜女因并及信西征首虜功
多受囑權豪子弟四人足致天變信四疏請老不允七
年春上以雨雪不降求直言信言兵事可更張者四兵
弊可伸理者五其大者延緩兩廣歲遭殺掠邊以捷聞
朝以捷賀上下相蒙戎夷益肆四方流民盡聚荆襄不

早區畫變起中土天子六師駟輕居重京營士馬疲耗
器用頓朽非大更張緩急可憂朝議時欲搜套興師十
萬信持不可曰師行饒運當加數倍自古禦戎來者拒
之去者勿追此不易之法也總兵楊信請以三萬人巡
遼信曰此大舉亦係國勢之強弱三萬人搜套則少巡
遼則多關陝連歲受兵今勝負未見而先自困豈謀國
之道乃與二萬人巡邊而罷搜套之議云何遂改南都
參贊機務八年彗出軒轅與六卿合議上興利除害三
十事參贊固載致仕又四年卒贈太子少保諡襄敏信
征川貴時詔以便宜之權付信信功成不官一人不戮
一人信曰刑賞天子大柄關外事不易集假大臣東攝

明史稿

程信三十卷

八

卽幸事集輒自專非分有奇禍子敏政字克勤生而早
慧十歲侍父官蜀巡撫侍郎羅綺以神童薦于朝召武
館閣令讀書翰林院成化二年以進士第二人及第授
編修九年考滿陞侍講
宗皇帝東宮弘治改元進少詹事兼侍講學士侍文華
殿日講時上雅重講幄儒臣嘗呼先生不名諸儒臣累
被特恩殊錫四年御史魏璋廷劾其隱過致仕去六年
召還太常轉詹事兼翰林院學士陞禮部右侍郎十二
年同李東陽王考會試未揭榜給事中葉泉露章劾奏
敏政先洩會試題鬻進士發舉子唐寅徐經等數人名
皆入金錢無算上乃逮治午門前敏政素負詩名不能

忍辱下人朋輩要津人亦幸敏政敗污蟻去不可復起
不復知左右敏政竟奪職逾年憤懣卒敏政爲人秀眉
長髯風神清茂於書無所不讀著述尙本實議論傳經
義參法理少詹時請正文廟祀典謂戴聖劉向賈逵馬
融何休王肅王弼杜預八人宜禪爵罷祀鄭衆盧植鄭
玄服虔范甯五人各祀于鄉后蒼說禮萬言號曲臺禮
戴聖等皆受業今禮記非后氏不傳王通胡瑗身立師
道百世如新宜加封爵從祀乞別祠祀啓聖王以頌無
錄曾點孔鯉孟孫氏配享以程珦朱松從祀敏政議恰
與宋文憲公相表裏跪下禮部報聞又請錄開國功臣
後裔嘉靖中議禮考文敏政言多採行敏政又請揚時

明史稿

程信三十卷

九

從祀文廟請孝穆太后比周姜嫄別廟享所輯有道一
編謂朱子早年誤疑象山而晚年始悔悟而與象山合
東莞陳建深詆其顛倒大謬誣悞後學云二公之言請
以俟見道之君子

論曰余攷程敏政平日所論著有功于吾道不小是可
以覘其識矣謂上日甘自污蟻以土爲市何不自好甚
乎余必謂其不然余初試於禮部試日先有傳聞余託
之而卒不爽再試相聞亦如之豈皆鬻題者耶此大易
所以迭巖於不密之訓也敏政飲恨死唐伯虎竟錮于
聖世惜哉

明史稿卷之第五十三

韓朱葉葉列傳第三十一

東莞尹守衡著

韓雍字永熙長州人也父以閩右徙實北京宛平以是雍從順天起家登正統七年進士授御史年方二十巡按江西兵部侍郎楊瑄時出巡撫與雍語每自失曰百官不足以當一少年御史雍歷補吏民乞留於甯奏請再選一年從之還陞浙江按察副使僅牛載少保陳循言於景帝陞右僉都御史巡撫江西年未三十精於民情吏治雍立一法後人遂按爲例他巡撫不能改英宗復辟罪適循雍坐累調山西副使尋罷歸一載召拜大理寺右少卿仍右僉都御史時法司亟治石亨黨錦衣

明史稿

韓雍三十一卷

一

衛指揮劉敬曾邀亨午具遂連坐雍曰一飯而擬朋黨亨盛時大臣中固有朝夕趨其門爲宴會今不坐獨以坐敬何也敬獲免天順四年巡撫大同上召見文華殿賜鈔勞之曰卿善爲朝廷守北門雍有智略時出已意經畫防守戎政大修塲不近塞七年還議事留爲兵部右侍郎上甚喜雍儀表而難其代諭閣臣賢曰須得似韓雍人品方稱賢薦山東按察使王越越見上乃喜語賢曰是一爽利武職英矣遂用之裕凌卽世雍坐侍讀學士錢溥累左遷浙江右參政成化元年上欲用兵兩廣以兵部尚書王竑薦召入爲右僉都御史上以都督趙輔爲征夷將軍令雍督理軍務是時大藤峽素稱賊

戴景泰中緝酋侯大狗倡亂諸郡山蠻四起應之墮城殺吏兩廣殆無完郡守臣戴罪以討莫能得也於是該言上曰廣賊不靖此由守臣累以招撫爲功致之譬之驕子念惜愈時非流血撻之不止也今若以此賊屬雍主上可免南顧雍既拜命輔與議曰今之賊勢譬之烈火燎原無復緩急吾分兩軍一由大庾而東一由湖廣而西隨在撲滅俟其團結乃可盡圖雍曰不然兵法有云萃于中堅先其難之謂也大藤峽爲西粵腹心之疾釋此不圖分兵四出賊必擁而漫流流賊愈多而州縣愈被謗所謂救火而噓之也莫若併力西向搗其腹心元惡既禽餘必投刃而解矣輔知雍才軍事遂一聽雍

明史稿

韓雍三十一卷

二

大軍進抵廣西雍遣偏師首平陽洞執其渠魁磔之指揮李瑛等四人失機斬于轅門軍聲大震三軍無敢不用命者師至桂林雍曰修仁荔浦峽賊之羽翼也先當剪除分軍盡破其巢窮追至力山殲之乘勝直至峽中諸將見峽天險攀援所不及請棄環師困之久當自斃雍曰不然兵貴拙速不貴巧遲峽周圍六百里縱吾甲兵數萬豈能斷賊出入乎與其老師挫銳不如直搗長驅道有儒生里老數十百人持香迎跪曰我輩苦賊久矣莫敢自拔今幸遇天兵得生爲良民荷甚願先三軍鋒雍顧左右叱曰此皆賊耳縛斬之左右驚疑何乃殺良民既縛而決中利刃出避知問也悉斷頭散手足剝

賜胃分掛箚棘中累累相屬賊大驚沮曰韓公天威也
悉力拒支遂大破之禽侯大狗凡斬酋四萬一千有
奇捷上天子大嘉賞卽軍中拜左副都御史官一子錦
衣鎮撫尋外艱去踰年賊復張上用僉事陶魯言設總
府居中撫治起復雍爲右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兼理
巡撫於是兩廣軍政不分雍皆得以便宜專制乃修飭
陣伍群蠻震懾以父呼之而不名雍威嚴擬王公三司
長吏見長跪白事促縮如小吏軍門設銅鼓數十儀節
詳密賓佐極一時之選然不好事邊幅以故御史言事
者得中之致仕時年五十三雍雅負功名既歸鬱鬱不
自展居四年遂卒諡襄毅雍起經術習文法爲御史直

明史竊

韓雍三十一卷

三

法行治不避權勢善撫伏而操心平居法司數爲人覆
免疑獄人咸服其得情用兵兩廣約將士有能生致彼
擄男女一人者准叙一功以是軍無妄殺費民財力頗
鉅而民不怨之廣有祠祭迄今二百年人未嘗不口韓
都堂云

論曰世言大藤峽其峽中有藤大如斗延互兩崖諸蠻
蟻渡若徒杠然豈天故造之地故設之而使諸蠻緣此
爲梗乎韓雍既滅群蠻遂斷之改名斷藤峽之絕險
有九層樓猿猴之所不及獨雍至之勒勳其上今二廣
人奉雍不啻若尊神傳雍所至往往多奇怪世人豈其
功故益神其事余弗得而論之矣

朱英字時傑桂陽人也正統十年進士授御史是時閩
浙東南間賊多起於銀冶州縣不能制勅遣御史十三
人分守要地坐鎮之英得處州英至則誘政其渠魁周
明松者戮之而撫散其餘黨還陞廣東參議兩廣撫臣
葉盛用兵高涼檄英督察軍事時高涼賊星相望於道
英見嘆惋曰此真非窮民輕性命於豺虎之林豈其得
已哉遂擣其巢穴悉寬貸其脅從又別爲營以居婦女
之屈爲虜者還其家師至廉橫間參將范信指一窮鄉
居民爲賊欲屠之英力爭其非辜乃得免信猶
淹處狹旬利爾略英乃遣使請盛亟班師其後盛有殺
降之謗始此賊平廣人雖多盛功而卒以是陰戴英德

明史竊

朱英三十一卷

四

遷右參政改歷陝西左右布政使陞都察院右副都御
史巡撫甘肅首請與屯田簡貢獻以節邊費尋改兩廣
總督兼理巡撫先是韓雍在廣大創列諸賊藪亦赫然
蕩平而遺民久罹鋒鏑未安田里英則急於勞來撫綏
下令諸將不得聞賊輒進兵賊出則督府下符檄往慰
諭賊多解散歸農榜諭諸峒猺獞有能去逆效順願爲
吾民三年復其徭役於是立山猺長李恭著首請歸化
納欵英爲奏置永安州世以其子爲吏目使撫其衆諸
峒以是益傾信爭來歸參政袁愷招出馬平等縣猺獞
千五百人參議謝綬招出蒼梧等縣猺獞千八百人副
使范鏞招出陽朔等縣猺獞千九百人他縣莫可勝數

數歲凡增四萬三千戶一十五萬口上爲下勅褒諭曰
爾以好生一念之仁代血戰數萬之兵視他吏之勞師
殫財僅成懷御之功者所損益相萬也時英以總督坐
總兵官平鄉伯之左鎮監爲請華英總督兵部尚書余
子俊上言忽撫權極不足以彈壓諸夷進英右都御史
還英總督加祿從一品初雍傾兩粵之府庫用兵大藤
峽英繼其後留鎮八載一意拊循征需供億悉令節省
兩鎮之積有羨金數十萬或勸英進于朝英曰王者藏
富于郡縣兩廣用兵不常荷進以希寵他日饋餉將安
取給乎上念英久勞于外召入掌臺事滿考加太子少
保卒于位贈太子太保諡恭簡英鎮兩廣時白沙先生

明史稿

朱英三十一卷

五

以舉人講學于家英慕其賢疏薦于朝白沙被徵出見
英英使門吏據先生由中道出入與論嗟異以爲王公
之尊賢不能過也英在督府無家累相隨舍人自桂陽
來老蒼頭一人兩已英謂白沙曰吾在得已雖一錢惜
之不以病民白沙語人曰吾入其室神爽頓清其爲白
紗憂重若此

論曰朱公之在兩廣今人未有口之如韓都堂者顧兩
粵遺黎荷公之陰爲噓沫者不淺至今稱爲韓父朱母
云或疵韓公爲好殺嗟夫亦時之慘舒當有異乎

葉盛字與中崑山人也正統十年進士授兵科給事中
十四年乘輿北狩盛請先誅寇從失律將臣以謝天下

然後選將練兵討虜復讐已而廣薄都城監軍城守虜
退進都給事中兵部尚書于謙叙賞德勝門有功將士
盛言先是守關者備禦不嚴赴難不力致虜長驅盡宜
追究峻罰示懲時有邊兵入援內閣陳循議欲留衛京
師盛言今日之事邊關爲急往者獨石馬營不棄則六
師何以陷土木紫荆白羊不破則虜騎何以薄都城邊
關不固京城雖守亦僅僅九門完耳如陵寢何如郊社
壇還何如田野生靈荼毒何於是邊兵盡遣道鎮會河
南陳州流民聚爲變奉勅往視殺輯之還見所過畿輔
地多凶歉上言京城天下根本而八府早蝗相仍加以
虜寇侵擾民不聊生乞議寬恤俾安生理不然臣不能

明史稿

葉盛三十一卷

六

不爲社稷憂也二年天變上弭災防患十二事下所司
議行之中書舍人何觀論奏尙書王直胡濙正統中阿
附權姦今此輩老猾不宜在左右又言比虜來朝宜驅
置千南方下科臣看議吏科給事中毛玉擬觀誣陷大
臣擅開邊釁盛語王曰朝廷大開言路未嘗罪一言者
今欲罪說猶令我曹看議蓋甚盛德也君獨不念劉球
之事乎球之死人至今以王振馬順爲恨此諸君所親
見也雷霆之下萬一不測是我曹爲之兩成朝廷不容
直臣之名且諸君亦言官獨不爲他日計乎乃爲王改
擬觀得外調時論體之二年遷山西右參政督宣府軍
餉尋以李秉薦協贊獨石軍務獨石馬營共八城都督

孫安時出鎮守土木之變八城遇虜殘毀盛至悉爲修

復奏請帑金五千買牛千頭摘戍卒不任戰者使屯田

課其餘粟以除戎器買戰馬盛留獨石五年外艱去天

順二年兩廣盜四起朝議奪情起盛爲右僉都御史往

巡撫盛亡終制不能得盛至咨訪輿議首則疏通盜法

以清盜源大集兩省兵東平海賊嚴啓盛山賊鳳弟吉

猷俘京師西征大藤峽破寨七百二十有奇盛用參將

范信太喜功所至斬獲過當遂有殺降之謗騰於兩粵

之間丘瓊山廣入也以是言於李南陽李南陽故不喜

盛私議之盛故人不叙凡七年僅得移鎮宣府盛至復

循獨石時故事首飭邊民修補各邊屯堡邊人不悅謗

明史竊

葉盛三十一卷

七

開京師盛獨任怨不數月完堡七百餘所買牛五千七

百有奇墾田四千頃歲入粟七萬四千石養馬千八百

匹其留心邊防類此成化三年陞禮部右侍郎五年改

吏部八年奉勅往會三邊督臣王越撫臣余子俊議搜

河套越欲懈虜冀他日自爲功言虜退日久邊境稍甯

士卒衣裝盡壞馬死過半宜暫休息盛因與越及子俊

協疏請依界石山勢修剏爲牆增兵守險爲長便策上

從之其後越逢丙幸任直意竟徵功歲甯海子大領封

拜九年轉左侍郎十年卒年僅五十五諡文莊盛平生

力行好古清修苦節動慕范文正之爲人論事不激不

隨其文章紆徐委備大有法則初有人言南陽曰葉與

中笑公詩文不佳南陽終嘲之不能釋也

論曰葉文莊協贊獨石值寇難之稍紓保聚八城確心

屯種安邊勝略孰踰於此及平兩粵夷蠻窮山極悔之

遙用武思盡長鯨巨豕斬刈無遺不知怨謗已隨其後

矣維昔有云崑岡之火畏於俱焚良有以也若夫搜套

大舉倡自廟堂馳議西陲狃安旦夕夫猛獍戎狄種類

非殊豈其有監前車而急於悔禍乎不然殺降固非以

殺止殺恐亦未爲失也

葉夢熊列傳闕

明史竊

葉盛三十一卷

八

明史竊卷之第五十四

楊孔邵列傳第三十二

東莞尹守衡著

楊信民名誠紹興新昌人也永樂庚子貢士宣德中選授工科給事中奉勅閱軍江而還報因并條其所見民瘼五事上之尋陞廣東參議陞辭受旨許言事信民至首論逐按察使郭智參政黃翰轉代智益無檢信民復疏論之因連僉事章廣廣誣信民數事并被逮廣民爭携金帛贈信民行信民一無所受翰舟瓦石幾滿上下法司鞠治翰削籍廣坐信民數事無左驗廣民何甯等詣闕下疏陳信民公勤廉能乞還任安百姓而信民坐待京邸時上已用言者言業復官出守白牟口寧等聞明史竊

楊信民三十二卷

一

報廣賊黃蕭養張甚復上章願得信民還廣寇賊自弭上可其奏召信民還賜大官飲膳陞右僉都御史巡撫廣東比至廣則城中賊困已數月矣先是鄉民避賊趨城有司虞賊乘間竊入爲內應閉門并不與入以是遇賊而畏死脇從者殆萬人信民至則令大啓城扉毋得仍前不納鄉民之避賊者有爭之曰患生不測咎將誰歸信民曰吾獨當之下令約民有已從賊自拔潛歸復爲吾民免罪不追論踰月民自賊所盡逃歸趨城泣拜臺下信民亦泣而慰遣之信民遣使撫諭賊賊對使言曰吾輩願見楊大人一言死無所恨信民單輿出見賊賊曰豈真吾楊父母耶信民下輿麾左右却立岸烏紗

示之於是賊衆羅拜泣下滿伏聽命獻一大鯁信民受之賊益喜不疑信民還制鯁分送諸司賊亦欲賊待罪無何信民遽卒信民無疾而知必死嘆曰恨不能終始王事知我者其天乎賊聞之曰楊大人死吾屬無生理矣閱月都督重興大軍至賊益猖肆過鄉落悉屠之鄉民益思信民也信民初佐廣藩論逐黃章諸人去人疾信民好擠同僚自異及來鎮人始信其誠實愛民非有他腸敬服之信民卒民手香燈弔哭者旬日天子遣官諭祭錄一子太學廣民上請建祠祀焉諡恭惠論曰嘗聞信民堇母時倚夫昇塚石每夫代昇數百步人遍乃止或問何自苦信民曰堇吾母吾不一竭力而專役他人心安乎嗟夫能竭力於母斯能致身於君矣能不盡人之力斯能得民之心矣信民之世祀於廣也宜哉

明史竊

楊信民三十二卷

二

孔鏞字韶文宜聖五十八代孫景泰五年進士高大父徙家姑蘇遂爲長洲人父友諒舉進士爲雙流令蚤卒國朝宣聖後獨鏞父子以甲第起家鏞筮仕都昌令有異政縣濱彭蠡湖湖中有物蜿蜒如龍能起風濤覆人舟相傳太祖克僞漢時漢艦飄沉水中不朽久而成妖舟人望見輒祀之鑄釣致之妖息尋以烟連寧藩改連山邑治故在萬山中近賊穴民盡流徙令至輒依州而居無民也鏞至出諭招之即有故民州

居者皆竄避鑄膏炊飯民舍留錢穀償薪水民間之知鑄之不若他令之撫吾民也始漸相率拜伏道左曰民大人之赤子也鑄喜勞之給閒田與耕予之牛種踰年大征諸蠻洞鑄率民丁隨軍破賊巢復縣境所至招徠不事斬刈遷治雒籠關內茅茨蓬蒿收集其民以居焉撫輯徭衆歸爲齊民鑿山疏泉通長逕山路便民之政畢舉於是諸上司人人以爲連州無鑄連山無縣矣而是時高州一郡盡爲廣西流賊殘破郡守徒守一孤城城外皆賊壘數百里無雞犬聲當路者曰使無一賢守何以外禦賊內安百姓高州無郡矣於是共議借鑄往急未得上請而又以令不可以攝郡事也權以試知府

明史竊

孔鑄三十二卷

三

偵報無所見乃釋甲羅拜請鑄入坐定從容論以逆順禍福指天日爲約於是衆酋皆感悟泣下恨太守來晚公長跪奉卮酒爲壽鑄飲之不疑衆酋咸舞願以明晨卽赴太守請死護送鑄回夜四鼓遠近見火光則賊自焚其巢也公長降而梁定侯大六鄧辛酉皆次第納款鑄皆處之內地令耕種且爲我備非常焉曉猶負固化州界屢招之不服鑄遣部下黎浩夜率敢死士二百人出曉後鑄以前軍應之擣其巢曉遁去執其妻子以歸曉意妻孥爲戮顧問存撫甚厚也遂以其黨五百人來歸事聞賜文綺寶鑑特陞按察司副使下璽書褒獎仍知高州府事鑄有撫綏才民夷感畏部有謀勇士林雄

明史竊

孔鑄三十二卷

四

死於賊鑄撫尸慟哭親爲殯塋一軍莫不感泣以故所至成功守高州四年內艱去民夷懷德立生祠祀焉服闋起補廣西尋陞按察使督府檄鑄往勦荔浦賊賊聞鑄來駭曰是高州孔副使耶有走而已一破平之進食二品俸轉左布政使甫半月陞右副都御史巡撫貴州清平有苗阿刺者挾其子溪能敵百夫父子豪長溪洞間二十年數殺官軍鑄刺得清平有指揮與厚善授之策而誘縛之召入爲工部右侍郎未赴卒舟中有白氣自舟尾上直貫天表曰正中而焚焚星也

論曰孔子爲中都宰一年四方則之鑄宰連山連山之無民入矣初避者來就先去者復歸豺狼窟化爲言室

廬夫非孔氏家法耶及守高涼望駭入虎穴尺組繫單于終其世襲空門居闕外孔子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此又隨三都卻夢黃龍之行事也夫兩粵濱海之區也貴陽兇方之極也其俗悍而英浮海至鏞之身而始親見之則又見其俗之所不通雖及百世猶爾乎

名獨著

鄧廷璜字子器

滿九載先遷廣西

二千石共賞

起復適貴州

明史紀事本末卷三十二卷

方慮無可以任茲郡者見廷璜即喜曰是嘗薦知梧州

其必相宜於程番可知遂補廷璜為程番守廷璜至不

求速化開心撫綏論諸夷使受約束政令公平諸夷

感悅舉目不踰界人而二價四境晏如撫臣陳儼奏

廷讚治績異等民夷方安其治宜久任以慰之廷璜上

言程番學校今既建置生徒比內地科舉之業未可猝

成請乞歲貢一人俾觀光上國相勸于學上嘉納之久

之乃陞山東左參政轉左布政使拜右副都御史巡撫

貴州時諸苗稱亂有偽稱王者滇蜀道遂為不通廷璜

既至撫之不從遂決策討之苗有逆順難處撤不從亂

者毋得驚擾縣是四百餘寨皆獲保全禽其偽王以獻

而悉殲其餘黨招還流徙五千餘戶舊有都勻清平二衛九長官司皆嘗殘虐苗人激使生亂者也奏改為府一州二縣一更設流官與土官兼治之苗平晉左都御史掌院事不數月出鎮兩廣時在韓襄毅後但思安靜為治不輕用兵歲饑四會稍有亂民勢頗熾廷璜第誅其首惡李景光譚傑及其黨二百餘人餘悉解散歸農又以廣東隴水為賊藪澤設一千戶所守之給以隙地俾屯種為長久計云何卒贈太子少保謚襄毅廷璜自為知縣至知府淹於常調者餘三十年而程番治績入乃稱著征貴州或言其部下多妄殺冒功而總兵官則鎮遠侯顧溥云溥以貴州功加太子太保增歲祿二百

明史竊

鄧廷璜三十二卷

六

石

明史稿卷之第五十五

林鶴樊堃黃綬列傳第三十三

東莞尹守衡著

林鶴字一鶴浙之太平人也景泰二年進士授御史言路中鶴獨持正推總三法司奏案七年監試順天內閣子不得舉奏考官以鶴邑子林挺得舉誣鶴私挺及校挺文應中式事乃白英廟復辟簡諸言官爲大郡知府子鶴鎮江召見文華殿賜燕勞給路鈔優異之鶴至郡奏宣德意諸善政廢弛者以次舉行不言前人非第曰必如是乃是鎮江漕河孔道往經孟濱險撫臣欲別鑿河避之鶴按京口閘甘露場得古運河故跡請浚之道里近而功力省居六載再調蘇州蘇事更劇吳人聞鶴

明史稿

林鶴三十三卷

一

聲望冀旦夕大興善責成效鶴更以簡靜坐鎮之緩急各有次第時頗笑守迂緩已而見其深思曲筭皆圖久遠利始大信服且稱太守真康濟才也蘇學廟像歲久剝落或欲修飾鶴曰塑像非古也我太祖於太學易以木主百年夷俗乃革彼未壞者猶當毀之幸遇其壤易以木主有何不可或以壞聖賢像爲疑鶴曰此坭土耳豈聖賢耶孔子生於佛教未入中國之前烏覩所謂坭像哉況古人席地而坐政不如此也成化初起遷江西按察使行法一正諸律得憲體冤獄多所平反廣信有妖賊妄稱天神誣惑鄉俗鶴寘其魁于法榜諭其衆怪乃息歷兩布政使歲饑奏減恆賦十五萬石陞南京刑

部侍郎內艱去服闋召入刑部侍郎未幾卒官貧無以爲歛鶴歷中外一十六年家無白金積田不增一畝事母極孝敬官已三品母稍不悅跪請移時必母悅乃起人稱篤行孝廉君子云嘉靖二十二年以御史趙天佑請贈刑部尚書諡恭肅

樊堃字廷鑑常山人也天順七年進士爲御史清理淮陽軍上所條畫事空著爲令列按雲南會外艱起復出知松江府府故賦重後繁自周文襄後法在人亡堃至晝夜講求爲之稍輕之使議請折徵米穀減布織征通幹漕法數事皆有寔惠及民而積弊十除八九再知平陽以黃孔昭薦陞河南按察使未幾尹應天府府故有

明史稿

樊堃三十三卷

二

恒例錢數千緡給宴勞坐悉罷歸之民三年陞南工部侍郎改都御史巡撫湖廣錦田賊起衆幾三萬計禽其倡亂十八人置之法散解其黨兵不血刃巡屬水旱連二十州而又營造諸藩府公私困弊奏通廣益收其餘利以助工作給賑濟奏停綾紗紙銀數萬兩奏減襄府琉璃瓦料以常瓦參之凡省費數十萬故年雖侵而民不甚病尋以疾乞致總兵官鎮遠侯顧溥上疏懇留堃之在任官吏畏其威軍民懷其惠疾不至甚政以和坐請不已允之家居七年薦起撫治鄖陽敗南戶左侍郎雲南晝晦五日勅往考察雲貴諸使皆以爲人威風所至蠻夷畏服土官有相聚兵者殺之

制以白堊塗曰吾在賊敢爾耶不日當直擣其巢穴舉其族覆之語聞各歛兵退民牛有爲土官營其數頭不還者走訴坐坐還其狀曰汝第歸彼今還汝牛矣民歸土官果已先還其牛尋召還部爲尙書孝宗賈天乞致仕正德三年瑾用事落職爲民又以故守松江臧官布事責輸米五百石尋卒瑾誅詔復官十四年贈太子少保諡清簡

論曰林恭肅之在鎮江樊清簡之在松江惟良二千石二公之謂歟然恭肅簡靜有餘清簡最侃侃自樹要其清風雅操皆一代之民譽云

黃紱字用章封丘人也正統十三年進士授行人歷南明史稿

黃紱三十三卷

三

京刑部員外郎郎中紱廉峻峭直諸凡世人智巧所避紱獨肩任之人竊笑其呆然亦以是獲名時人以硬黃目之譚千戶者本一豪弁其俠氣有足傾動士流又善結權留都諸貴人奪民蠶田不啻萬畝民數訟於當事者明和民不能爲民直訟於紱紱竟致千戶於法責田還民歷四川參議參政右布政使嘗如崇慶旋風擁輿不得行紱曰汝冤氣耶姑散予爲若圖之風止抵州齋沐禱于城隍夜夢若有神言州四寺州西四十里果有寺當孔道倚山爲巢紱率吏兵至寺盡呼僧出謂曰余夜見有冤魂數百稱在寺中沉鬱米數汝知罪乎令僧持牒來看中一少僧貌甚猥惡詰之無牒使坐

聖額上曬洗之有巾痕詢之盡得其姦狀寺後有巨塘夜殺投宿人沉塘中分其囊實有妻女則又分其妻女匿害中恣淫毒於是被殺按律殺僧毀其寺爲右使奏閉建昌銀礦轉湖廣左使時國有大工詔湖廣徵銀二萬兩例當派民輸取庫之積羨老充之不更累民僧繼號以妖術惑上避罪還鄉紱曰此朝廷之逸賊也旦暮當就誅諭武昌府陽尊禮而陰錮之卒得檻送還京戮諸市陞刑部御史巡撫延綏紱行道望見川中飲馬婦片布遮下體乃自悲憐曰我爲巡撫至今健兒貧至此我何面目坐臨其上而驅之戰守耶令預支米三月卹其家會有詔毀庵寺紱使汰尼盡轉軍門給配餼軍軍

明史稿

黃紱三十三卷

四

中人大懼悅無不願爲黃都堂出死力者召還戶部尙書尼攜子女拜送路旁江湖食鹽錢鈔民苦包攬拊勒呻吟紱力條其折徵銀狀以聞至今行之稱便已改左都御史嚴甄御史量能委之火其差簿於廷日事貴得人耳資勞久近豈立官者意哉而是時諸御史無敢有毀撓之者亡幾遂請老



明史稿卷之第五十六

秦楊熊陳傳吳列傳第三十四

東莞尹守衡

秦紘字世綬軍縣人也景泰二年進士授南寧縣令
忤臺長軒輓降比黃驛丞御史練綱薦起爲雄縣令坐
禁中官游獵擾民爲所誣禍已劇百姓走擊登聞鼓訟
冤乃得有調府谷六載轉葭州復調秦州以銀去秦民
哭留之奏保還任陞葭昌太守陞陝西參政復調廣西
已陞僉都御史巡撫宣府轉副都御史巡撫陝西先是
秦府旗校往往恣睢部民紘至捕治之王不能堪訐紘
凌蔑親王王藩臣禮遠下詔獄藉其家止得一黃絹數
故衣上大嘉歎且賜鈔旌厲改撫河南上已心屬紘廉
明史稿

秦紘三十四卷

一

而又喜紘能執法汪直巡邊所過都御史戎裝伏謁紘
獨與抗禮疏直驛騷郡縣直還上問各省巡撫孰賢直
獨稱紘上出紘疏示直直叩頭伏罪益稱紘賢不已上
亦釋直不問召紘還戶部右侍郎上晚年頗惑方士有
內旨降廣西參政弘治改元王三原薦起左副都御史
總督漕運坐論御史姜洪爲臺省論駁罰俸一月三年
轉右都御史出爲兩廣總督僅數月奏劾總兵柳景貪
汙坐贓逮治景請壽寧侯爲上解減免景撫他事反誣
紘上亦逮紘還去官臺諫交章論救不報吏部尙書王
恕上言景贓陛下免之矣而恩不及紘是爲地方軍民
之害者可恕而除地方軍民之害者不可用何以服人

心而願將來肇慶府同知張吉亦抗章極論紘誣上悟
乃召起爲南京戶部尙書掌部五年致仕去去三年虜
犯固原南京守備魏國公徐博疏紘可當邊關重寄召
還戶部兼左副都御史出撫陝西明年詔設總制府于
固原俾紘總陝三邊紘自以意造布甲輕車以統制勝
十七年加太子太保是年革總制召還部遂致仕明年
卒年八十贈少保諡襄毅紘歷官四十餘年提兵南北
列位孤卿所居僅蔽風雨妻孥糗糒不改其舊未
幾子孫貧乏不能存者

論曰秦襄毅之初爲御史首見黜于鹿邑軒公及起爲
令以至卿孤起輟蹟蹟復起處群小不啻如鷹鷂之逐
明史稿

秦紘三十四卷

二

烏雀宜其殆哉闔直牛馬走公卿而獨尊畏紘非人
臣乎王越諸人胡不遽死柳下惠曰直道而事人焉往
而不三黜此足以見襄毅矣

楊繼宗字承芳山西陽城人天順元年進士初授刑部
主事獄中重囚數百久桎梏多臭腐死繼宗敕令守者
子囚三日一櫛沐吏部尙書王翱聞而賢之薦知嘉興
府故事守見上司皆素服繼宗必服其本品袴補或曰
不可繼宗曰此乃制服也朝見君上且用之矣舍此將
安服耶七邑屬吏來參謁戒之曰近民之職惟守與令
其長賢則僚佐皆賢令爲四民之父母庶官之視效可
不謹哉一不職較僚佐官加罪諸令長其悉太守意請

日大頒政教禁游民禁倡優博奕樗蒲之具市不得鬻凡民子弟八歲不就學者罰其父兄孝子順孫義夫節婦令長各得以其名來上旌廟表揚豪民勢宦有犯亡貨會御史行郡嘗受要津託欲釋一土豪竊盜官絹臨鞠指因語繼宗曰是富有失主何人也繼宗曰朝廷即失主曰原告者何人也曰知府即原告御史語塞有孔御史行郡清軍里老多爲撻死繼宗揭示通衢曰郡民其爲孔清軍打死者各以其名來報入告御史曰爲治貴識體將死數民之命求補已絕之伍可乎今必若公逐里清審此有司之事非憲臣體也孔不能折以委太守行日直入郡衙思有以訐繼宗者繼宗引入臥內凡

明史稿

楊繼宗三十四卷

三

上圖書數卷床頭故衣一篋而已御史愧服而去嘉興當江南孔道內臣往來百方索賂繼宗直與菱藕磨日內臣曰我無用此太守幸與我金錢或好布絹繼宗曰諾出牒取庫中金錢入饋曰此金錢在也布絹可市而有矣幸子印券附案他日磨勘內臣咋舌不敢受是時增直內用尋聞之私譏繼宗矣及繼宗入觀上問直來朝郡縣官問孰廉直以繼宗對繼宗九載秩滿超陞浙江按察使郡民遮道扶携不忍舍去爲立生祠祀繼宗長臬威信益著貪墨吏望風避盡革諸司和而市鎮守內臣張慶橫甚日索供萬錢繼宗尺符下枕悉汰之慶兄敏在司禮時譏繼宗上前欲中之上曰得非不要錢

之楊繼宗乎敏懼因遺書慶令善過繼宗官家已知其入矣已值內艱解任制終起陞右僉都御史巡撫順天永平民故有田爲戚官占去聞繼宗風裁皆赴懇繼宗曰巡撫以撫恤重民爲職舍此將何撫乎盡奪還民會有星變地震之異下詔求言繼宗既指內臣及文武百官大肆貪殘民心嗟怨致此變異乞查舊例取聞鎮守諸處內臣如巡撫漕運必賢如周忱李秉王竑者任之布政憲使必賢如王恕軒輊者任之知府必賢如崔恭王宇者任之下此斗筭之人不堪任使疏上不報而是時管河治中陳翼嘗謁繼宗挹不見甚恨之於是應詔陳言援繼宗平日諸過當事訐奏繼宗褊心迂物失大

明史稿

楊繼宗三十四卷

四

臣體調雲南按察司副使時值峒獠生亂繼宗自署其旗曰雲南副使楊繼宗入其穴諭之衆皆羅拜曰聞大名久矣今至此是吾僑人再生日也聽撫安受約束而還弘治元年陞湖廣按察使甫下車卽命祇候者汲清水三百斛將公堂上洗刷三日曰滌去貪污之氣官吏人人股栗尋陞左僉都御史巡撫雲南遂卒于官時三司官多其舊僚繼宗至則疏其不職者八人皆去官其方嚴若此人謂繼宗別白太明言論太激然所至民懷如父母吏畏若神明沒將百年始得追諡貞肅論曰楊繼宗嘗言吾初仕欲學包公終不能及余謂包公之廉明正直洵古之寡儼然尙論者有病其刻鑿宗

其剛大之氣直足以攝群邪之膽而庇我蒼生比比
矣視包待制不猶過之乎後君子以爲然否

熊繡字汝明道州人也成化二年進士初授行人奉使
楚府巡茶四川往返饋遺雖一扇不受其清操天性也
還御史巡按陝西發姦擒伏無所假繡欲按治右布政
使于璠璠棄官逃繡道之急反爲璠誣奏被逮還京
事白璠固落職而繡亦謫知清豐縣在縣殫心民瘼單
騎巡行鄉社等第其民戶高下爲之均徭薄賦民有老
死無依者爲歛塋之滿三載陞鳳翔守去之日清豐父
老遙留痛哭如孔子之失慈母也是年陝西大侵繡至
鳳翔三日而雨郡內豐登繡見有繡其像祀于家者則
明史竊

熊繡三十四卷

五

按陝時戴恩戶祝者也治郡一如其治清豐陞山東右
參政轉右布政陞右副都御史巡撫延綏將士憚其廉
素軍威振肅套虜不敢犯塞內輟歸坐一小茅蓬船麻
衣草屨人莫知其爲誰服閱起兵部右侍郎尋轉左奉
命清汰騰驤四衛勇士千人雖爲諸閫所劾而孝宗實
信任之正德改元諸閫遂不肯使容於朝以左都御史
令出兩廣總督瑾復令人問詞其粵中行事還報曰熊
都御史廉給外無一毫過誤可指且奈何召還南院令
致仕已擢大同豆布泥爛爲繡巡撫時事罰米五百石
繡先巡撫征賊有功賞以金幣悉輸之六年瑾誅繡以
清直之過入畏避之竟無有起之者十年卒無子巡撫

蔡金請于朝贈南京刑部尚書明年太僕少卿何孟春
上疏曰竊見故都御史熊繡事母能孝事兄能友居貴
能貧居常能儉敷歷中外四十餘年守法奉公推賢嫉
惡不邀時譽不急近功言無爽於屬垣行弗虧於顧影
田廬一守先業俸祿頌及同宗在官恆蔬食以自安巡
撫之日雖廩米有羨亦斥還官在家惟山居以自遠饒
遺之物雖親戚至厚不吝晚已鄉人評其白首持清節
終身無過舉之士矣往年都御史戴珊張敷華卒其門
生屬吏子孫成諱易名主事張鳳翔孔琦卒鄉人誦
其家聖朝表勸清賢不吝恩需繡才節操履無讓珊等
賜諡卹孤惟宸衷軫允幸甚詔給繡繼子之子端米月

明史竊

熊繡三十四卷

六

一石諡莊簡

陳壽字本仁其先新淦人也其伯祖父諱成遼東喪明
不能住止一子應受役壽祖念兄養無所託請以身代
人義其行壽父隨成而生壽壽少貧甚而落落自豪嘗
得遺金於市坐候夜分得金主還之時人已服其介比
從學醫問先生學三舉不過乃遍歷宣大關西諸鎮欲
持戈建功名去二年仗劍歸還左理舊業廬山東舉登
成化八年進士授戶科給事中疏指萬貴妃兄弟及中
官梁芳妖僧繼曉干撓國是繫詔獄尋釋孝廟登極遷
大理寺丞有御史撻壽短於吏部而已欲獵取之王三
原曰壽廉正敢言於執法吏爲稱尋調南京光祿少卿

復轉南鴻臚卿十三年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延
級先是延綏守臣失事俱得罪倪文毅爲太宰難其人
欲用壽以問楊文襄文襄曰是固儒將當不負公知也
壽至火歸脫羅干入冠先以百騎誘我諸將請赴之壽
曰虜衆未可當也自出帳前擁左右數十騎據胡牀麾
指飲食如無事虜望見疑之引去尋授方畧諸將佐邀
擊之大斬獲上降勅獎賚加俸一級性是守臣子弟多
廢名於職給冒首功同事者以諷壽壽曰吾子弟不諳
弓馬豈可欺罔以邀賈賞乎十六年陞南京右副都御
史正德改元閻瑾竊柄勅令鈴東臺官不得妄言朝政
既讀勅壽正色言於衆曰言路其可闕乎已而南京諸

明史稿

陳壽三十四卷

七

言官科臣戴銑道臣薄彥徵等同上章論瑾皆被逮繫
壽獨上疏救之瑾怒奪職八年楊一清爲吏部薦起巡
撫陝西時陝正屬兵荒後太監廖鏜爲鎮守兵民爲所
椎刺一清曰非得素忠鯁輕去就如壽者不足以制之
時鏜稱旨徵造絨毯帳幄數百間料價數十萬壽至則
已完解餘價數萬鏜欲取輸內權貴壽微留以備賑其
爪牙惡少散遣衛縣漁獵下令捕之皆逃歸鏜氣沮民
稍安未幾改遷南京兵部右侍郎軍民號泣擁留壽曰
君命也九上疏乞休乃陞南京刑部尚書致仕壽歷官
四十年大半在散地食祿任事不久而廉名最著貧無
所於歸僑寓南都上知其情謚令有司月給米二石與

諫二名世宗入嗣大統詔進一品階榮祿大夫賜羊酒
綵幣存問尋卒無以爲歛又數載始得歸塋新淦久之
都督楊宏陝人也上疏言壽仁廉恤下知兵能遏虜請
卹其後

論曰壽之在諫垣也指斥貴近無所避忌而不肯彈劾
一士大夫嘗語人曰吾父戒我勿作刑官任人而言官
任人尤甚言可輕耶余惟宋有諫官王素言曰人材難
得無事之時當爲朝廷愛惜壽之心其類是乎

傳珪字邦瑞清苑人也成化二十三年進士庶吉士授
編修弘治中兼司經局校書與修大明會典陞左春坊
左中允正德改元陞左諭德兼侍講充經筵講官與修

明史稿

傳珪三十四卷

八

孝廟實錄是時閹瑾弄政惡翰林之不附已也竟以會
典中新例爲壞祖宗制書奪諸與修者官降修撰瑾誅
復中允歷侍講學士陞吏部右侍郎尋轉左陞禮部尚
書時上好佛自稱大慶法王外廷聞之無微不敢諫俄
有內批帝僧請田百頃爲大慶法王下院珪遂劾僧曰
孰爲大慶法王至與聖旨並列大不道當誅詔勿問田
亦竟止時上固已心憚珪諸近侍亦都欲戢不敢復有
請託如前尚書時也已而優伶臧賢枯上寵請改牙牌
珪曰優敢亂祖宗法耶尋又私於部屬吏之陰附已者
請鑄教坊司印改爲方部屬吏請於珪珪曰第做舊式
鑄與之諸優遂欲騰誇中傷部屬吏珪召教坊官語之

優者供事久豈無年長曉事者今日敢亂祖宗法
可常保耶諸優皆叩首稱不敢而心內甚踴躍日
內臣謀去珪未有以中也會太監陸閻征劉六劉
賊欲立監鑰名銜益出後曹內臣統軍下廷議群
僉莫敢爭珪奮言于朝曰今兵老民疲直以冒功
加罪僉事者漏罰致失將士心賊在郊圻肺腑間民
然思亂禍旦夕及宗社吾儕死不償責諸公尚首鼠
踟躕上明日竟遣監鑰者傳旨令珪致仕珪太顯直與
榮閣諸大老多不合無一人有言上留之者南北言
官交章入不報珪歸杜門謝絕賓客及卒遺命無請葬
祭嘉靖元年詔錄先朝守正諸臣贈太子少保諡文毅

明史稿

傳珪三十四卷

九

珪在銓部時楊一清爲冢宰朝士爭趨附一清一清亦
善招援珪數爭其不公一清不能堪乃進珪太宗伯以
遠之及珪爲宗伯李東陽有壻爲儀制郎中前尚書皆
遇郎中厚恣其爲嘗呼其字而不官珪頓常按其廢法
咎其吏胥郎中求遷他曹避珪去以是故不容於朝
論曰我朝群小弄政至正德極矣傳珪爲太宗伯正色
立於朝堂風節稜稜天子敬憚茲邪欽縮可謂以道事
君允哉大臣然終朝之讎已隨其後是故君子予諷而
少直智士據經以行權楊一清不動聲色戮瑾之謀已
定笑談樽俎之上非此一輩之內臣乎嗟夫磔磔者
有自來矣

奉字徽臣嘉魚人成化二十三年進士
爲順德令舉已字民時鄒智以陳言謫石城卒于順
德舉爲治喪左方伯劉大夏行部至不遑迎謁大夏
益重其人廷舉至省謁大夏大夏留館署中不相
舍有高士李孔修廷舉與爲布衣交總督兩廣署藩
見廷舉言甚溫廷舉請曰知縣特奉臺檄數百里來
身命將有地方重事耶藩曰非也順德有陳內監者屬
爲修其家廟敢以相託廷舉曰知縣非有舊例新恩
夫不敢役一錢不敢費也遂辭出市舶太監給銀買
爲廷舉止用市二葛而返其餘金曰葛雷崖也御史汪
宗器惡之曰是顯抗上官市已能者思有以中之廷舉

明史稿

吳廷舉三十四卷

十

嘗毀過庭祠二百二十五所改社學修學宮御史遂會
其本直坐廷舉廷舉因服就訊百姓群擁御史臺泣訴
乃釋之廣士夫稱廷舉渾身是膽皮囊是智令十年屠
痛入爲冢宰曾御前隙僅陞成都府同知內艱起補松
江華容薦陞廣東兵備僉事尋兼鹽法時劉瑾矯旨
令取各省帑金進貢內又有司禮打點錢同僚議以鹽
餉金應之廷舉疏言帑金自正賦外皆以留備兩廣軍
興因發鎮守太監潘忠二十罪忠亦誣計廷舉逮繫詔
獄荷校十二日謫戍鳳門瑾誅還職進江西右參政時
計挑原賊師興數載同成功廷舉身往撫諭爲賊劫留
山寨中十餘日廷舉得賊要領計誘一二徒黨執其酋

以出勦平之陸廣東右布政使兼兵備副使奏許佛朗
機入貢民頗怨之延舉曰夷船一可當一郡軍餉十不
知夷船後爲民害且數年海道汪鋐始驅逐之尋以左
轄入副內臺既六事陰備宸濠濠惡之貽書陸尙書完
使去孫燧別用一撫臣湯沐可梁宸可王守仁亦可吳
廷舉不可不可重寤之深懼之也嘉靖改元召入兵部
右侍郎議禮與永嘉不合立朝五日改南部尋掌南臺
晉南工部尙書遂歸逾二年卒廷舉長身而瘠面如削
瓜而神采英毅食田僅十餘畝妻子饑寒卒日都御史
姚鏐爲襄大事平生篤友誼初遊太學與南城羅玘友
善玘病瘵僕役死廷舉爲煮粥負登厠一晝夜十數反
厠史竊

吳廷舉三十四卷

士

玘堯同登進士玘語人曰玘四十年前生我者父母四
十年後歿臣生我隆慶改元贈太子少保諡清惠

論曰吳廷舉官東粵最久其遺愛婦人女子能道之然
身觸權貴伏囹圄貫三木匪朝卽夕及在江西穿窬草
石深窮賊壘寄之百死之地而不肯避逆濠發難乃其
心膽所碎裂首在當日桃源被刼一驂官吁嗟乎此豈
小之乎其爲廷舉哉

明史稿卷之第五十七

馬文升許進列傳第三十五

東莞尹守衡著

馬文升字負圖鉤州人也景泰二年進士授御史按察楚有聲天順七年超陞福建按察使成化元年外艱歸因原土達滿四反卽家起爲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與項忠協討滿四禽之而思者言其殺戮太過僅轉一階爲左副仍留撫安土遠餘民文升檢其戶數給復三年於是皆叩頭俯伏誓不敢爲亂時茶法已久弛飭行之得馬八千餘匹虜犯臨鞏追獲其平章鐵烈孫上因命兼提督甘涼寧夏三鎮軍務虜入章州大破之於湯羊嶺築京觀焉名其嶺曰得勝坡十一年召還爲兵部右

明史稿

馬文升三十五卷

一

侍郎明年虜犯宣府以右侍郎出飭薊遼兵備文升巡閭險要以爲邊陽之西廣寧以東中有大河界之一方遇警應援不便奏於河上列舟爲梁立一軍皮之彼此得以相連防禦虜退上以副都御史陳鉞往代文升還轉左侍郎鉞至多調將吏小過令輸馬將吏且狎法而馬價亦踊文升上禦邊十五事及之鉞以是銜文升會建州女直反鉞掩近塞進貢夷屠其十八族以爲功諸夷恚大入塞鉞欲請大兵上令太監懷恩至兵部議尙書余子俊曰虜使人貢而掩屠其家何以爲中國懷恩曰然則撫之乎文升疾應之曰善上遂遣文升時璫直方恃寵喜功欲偕行文升謝弗聽馳赴盡撫安之直

言上從後至諸夷業解散直與鉞共構文升以爲夷之

變文升禁不與易農器激之也上遣刑部尙書林聰往勘如直言遂下文升獄謫戍重慶衛以去直偕鉞大發兵破諸屬夷拜賞賜而二人相比未久皆敗露文升乃得復官致仕十九年起左副都御史仍撫遼東東人聞文升復至鼓掌喧舞蓋文升至是凡三渡遼矣明年進右都御史總督漕運兼巡撫鳳陽等處未期陞兵部尙書尋有中旨調南京參贊幾務孝宗政元召入爲左都御史召見文華殿賜金織緋衣文升請釐時政一十五事上新立方勵精特嘉納是年勅兼提督十二團營明年轉兵部尙書首請作養將材刊布武經七書兩京武

明史稿

馬文升三十五卷

二

學及中外武臣北虜時犯大同且西畧上安援十三議謂薊宣大宜置總制大臣三府既有鎮守太監宜汰各路分守守備監鎗等內臣庶事權不相掣肘上從其議文升既秉兵柄六軍諸校多所嚴數不能無侵貴幸以是有怨家夜持弓矢警文升門上聞給金吾騎士十二出入爲文升衛文升因乞休優詔不許屬文升有小疾上使中貴人校醫往視賜上尊脯饌上以文升在任久特加太子少保久之又加太子太保皇太子出閣講學再進少保兼太子太傅階光祿大夫勲柱國而文升上章請釋老成醇謹之士以資啓沃上乃以吳寬爲東宮講讀官有旨傳陞畫工張昉等二十七人錦衣千戶文

升諍之曰此先朝弊孔顙上初室之今復啓之耶且無功而冒武職使邊將解體江南歲設有司請募民入粟授以指揮等官文升復諍如前上皆爲停弗行時哈密苦受弁於土魯番王死王母署國土魯番襲而執之弁奪其金印去我納王母之甥罕慎土魯番殺之以死來赴歸我金印而求封文升曰何物小酋欲與我媾且黜然王也格不予立曲先安定王之姪陝巴土魯番又執之而使其驍將牙木蘭守焉文升曰虜非用陳湯故事終不懼遣師至乃怖服歸陝巴爲王哈密之復也文升久任居中經略一十餘載弘治十四年進吏部尙書首言近日傳陞等官將八百餘員減一官則朝廷省一官

明史稿

馬文升三十五卷

三

之俸而民受一官之賜胡虜犯邊納馬八監者七千人川陝荒歉上糧入監者萬人今日之濫進日多他日之害民不淺已又上陳職掌十事皆取近日之弊蠹而剷正之十五年上半年上坐暖閣召大臣議政事諭文升曰明三百官當朝觀卿其豫先採訪務乘至公以行黜陟御史揭報賢否未可盡信卿須用心斟酌時文升已年老上虞其曠也復諭曰卿聞未文升頓首曰聞之聖心留意庶官爲天下蒼生此宗社之福敢不盡心上喜命宦掖下階明年考察來朝官汰不職者二千餘人無異議及考察京僚給事中吳蕤王益自以躁妄當斥因先事誣論文升及都御史戴珊欲兩持以解文升曰吾安

可市名而廢天子法乎悉署去之滿九載加少師兼太子太師文升與王三原慝官皆當成弘之世知無不言想直而劉文升練而諱二公持守咸卓中貴人李廣敗時王公久已去公卿無不見染碑章壘上獨不能及文升但任兵部人不能盡得豪貴心在吏部年且八十材力微示倦天子方嚮信劉大夏戴珊等文升與內閣劉健等皆不能不少議矣正德初文升汰去弘治中傳陞官七百六十三人盡籍寧晉河閒靜海皇莊地還民而中貴人之主莊者得盡革御馬監王瑞以大婚禮奏討書家儒士自考校文升持不肯上不聽更下內閣府部議卒從文升言文升因乞歸廩二十一上方允致仕去

明史稿

馬文升三十五卷

四

是時吏部侍郎焦芳與司禮李榮相厚善且善瑾日夜親文升去而已代其位至是芳果得代而文升歸又三年坐薦許進雍泰爲朋黨除名子琇錦衣百戶調鈞州所人以其爲芳構之文升尋卒正德五年瑾誅芳子琇復官錦衣文升得贈太傅諡端肅子祭壘嘉靖初加贈特進左柱國太師初文升卒無幾大盜趙鐃亂河南行剽至鈞州以文升家在焉捨弗攻攻破泌陽焦芳已逃匿燬其家發芳篋取其衣冠縛藁爲人而屠裂之曰恨不爲天下殺此賊

論曰馬公之再出遼東也撫叛之績誠偉矣而譏問一人遂不免重慶之行林公亦從之下石何哉八掌本兵

得不逞者彎弓且及其門又何其身之不恤而爲國府
怨也至都家宰雖在老年而名器之由前冗濫者汰之
不遺餘力幸丁弘治之世云爾迨及嗣君璫氣再熾復
不免贖名於身退之後悲夫

許進字季升靈寶人也成化二年進士初授監察御史
時太監汪直用事進居言路累與直忤直與都御史陳
誠啓邊蒙爲巡按遼東御史強珍劾直反誣珍他事械
遼京進率諸御史協救珍而論誠罪浮於宋之黃潛善
賈似道上是其言罰誠俸卒亦論成珍降進俸三月直
又主一方士遼湖廣總兵李震以逆聞家累百口皆繫
獄進又爲震白冤上諫方士于市進亦卒爲直陷受校
明史竊

許進三十五卷

五

午門幾死滿三考陞山東按察副使弘治元年轉廣西
按察使閱數月陞僉都御史巡撫大同馬鈞陽在本兵
素知進進疏邊事至輒得請邊務得修飭進又貽書小
王子言通貢之利小王子與又刺兩種奉進約兩年三
貢虜使多至三千人至關皆下馬脫弓矢入館戢戰聽
命北虜憚進威名雲中上谷河曲諸塞上竟無虜患代
藩諸郡王或驕與巡撫通飲食乾沒芻餉進一切持法
行已意諸郡王多惡進進發武邑王聰沐不律狀廢爲
庶人警動諸郡王諸郡王自是不敢譁忤巡撫四年以
論鎮守內臣石巖爲嚴轉誣降知宛州府七年陞陝西
按察使馬鈞陽欲復哈密得進共事乃薦進爲僉都

御史巡撫甘肅時土魯番遣其酋牙蘭據哈密進議方
略上言曰不襲斬牙蘭則天威不振而土魯番終不知
懼不懷來諸夷則聲援不合而我兵終不敢入今日之
計結好北虜撫諭南羌收赤斤等衛未一之心作苦峪
遺民已餒之氣以夷攻夷佐以漢兵出其不意則牙蘭
成禽矣牙蘭既禽賊計沮塞然後綏和諸夷使之結爲
姻好分守要害以防報復少遷苦峪居者之半使之共
守哈密以理舊業整飭戎兵聯絡聲勢以爲諸夷應援
如是則土魯番進不能戰退無所得力屈智窮稱款有
日矣詔曰可鈞陽於是以前兵屬進進調諸番兵乘夜倍
道襲牙蘭牙蘭調知遁去遂復哈密而西域以定是役
明史竊

許進三十五卷

六

也鈞陽以進不能獲牙蘭徒取空城無益失望不欲
實天子念進塞外勞苦功足錄下勅獎勵陞右副都御
史巡撫陝西進繼張敷華後敷華在陝上下孚其政教
進因其舊第整齊之

監司巡歷歲有期

會所蒞州郡令籍其日所施行者來聞以是守巡悉各
留心民隱關中有張明鏡許重磨之謠十年召入爲戶
部右侍郎

壽

宰侯家有賜田在河間凡與民田比者盡奪之宛聲撼
野上雅愛民勅進往勘進盡覈出還民一時內戚遂多
憾進者是年虜寇宣大詔兼僉都御史提督軍務與平
江伯陳銳出師禦虜從征諸將時多貴遊子弟爲參隨

賢官功進出居庸關下令盡編入伍不且以軍法從事諸貴介不便又競謀進矣已而總兵王璽失律軍敗進聞于朝上乃下旨責進以右都御史史琳往代進還京進遂致仕歸數年廷臣論薦四十八疏上亦時時稱許進可大用又曰劉大夏若入吏部進可代大夏者未及召而上崩康陵即位首召起爲兵部左侍郎提督團營進薦都御史雍泰代已不報當是時兵部尚書劉大夏屢求去侯進至大夏曰吾可去矣謂進曰勉爲國家負荷報答先帝正德元年大夏致仕去進轉爲兵部尚書時上不親政進疏乞勤聖學戒逸遊復議時政之宜與革者八事乞鑒古人官府一體之意勿中阻已而璫

明史竊

許進三十五卷

七

璫以吏部尚書焦芳入閣遂轉進代芳冀進附已願進不阿亦不激時傳公議輒持正正德二年璫欲盡革天下提學官進不可三年考察璫欲留用一二貪殘官進不可璫見進數抵牾寢不能容語尚書顧佐目進爲奸邪欲去進用劉宇進薦前都御史雍泰起掌南戶部宇遣人議進于璫曰泰平日剛暴朝廷罷不用今進以欺公抑又揚言公雖與泰同鄉不阿于公乃吏部委曲用之耳璫聞言大恨進立斥泰崇旨責進欺罔削進籍宇得代璫恨猶未解又璫進在大同時籍士出雇役錢失勾校爲吏乾沒且籍進家會璫誅得解復官致仕卒嘉靖五年始得賜諡襄毅以子讓贈少保進議事每有違

謀廷臣初欲誅璫時璫等嘗自求安置南京京闕議堅持在必克進曰此屬得陳斥足矣果獲其事恐有甘露之變時不能從卒貽縉紳數年之禍進八子六登仕籍詔舉鄉試登卒誥恩官南戶部尚書議恩官少保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詩工部郎中詞知府論恩官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初進位冢宰誥以給事中避改翰林檢討諡以御史改編修進創籍諸謫判官議知縣諸後起爲尙書丞遂請告嘉靖改元起爲南通議時與王湛諸君子講學輔臣薦改侍讀學士爲經筵講官上繼熙聖學四事一曰開圖書以明道源二曰至聖經以求道是三曰辯諸儒以祛道惑四曰屏雜說以防

明史竊

許進三十五卷

八

道害復上所著三書一通鑑綱目前編一圖書管見一大極圖論尋權太常卿掌國子監祭酒事九年從謁先聖文華殿上諭曰朕奉先聖先師于此庶起敬慕以遜志千學卿等其罔朕棄語進中庸喜怒哀樂章講義十年從宴幽風亭進無逸篇中宗受命章講義進諸子語最好學其論學謂理氣渾全本無支離宋儒力詆虛無以排二氏及自爲論析理氣爲一不知自墮於佛老之見也王浚川深然之語素澹於仕進嘗曰吾近見士人失官憤恚若喪吾甚惑之夫官朝廷物也來若被衣去若解帶豈吾骸體若乎嘉靖十三年卒于位諡莊敏諡起自藩臬入爲光祿卿轉刑部侍郎拜尙書時議郊禮

分合議上疏曰分祀者致嚴辨之道也合祀者通用之妙也昭格天地不在禮文而在淵德請慎茲大典及轉戶部有創新議輒爲報罷曰利不百不變法毋徒徇名貽害爲時令有司積穀備荒以多寡爲殿最諫曰預備既有倉矣今舍此而別積穀徒增苛歛不可有請內務發邊土屯田諫曰兵弱虜強士不得耕徒損國儲非計母病歸省已起吏部值守制詔先期來服終卽詣部泣事吏科謝廷蔭請令終制勸忠以爲孝上曰用人急尙書不可虛位耳勿爲例屢加官至少保災異罷歸尋又起一品六載考績加太子太傅入內閣太廟成加少傅尋引疾乞致仕上怒削籍二十七年卒贈少師諡文

明史稿

許進三十五卷

九

簡讀小心守法居家宰不敢任喜怒進退人上嘗稱諫端慎故屢罷屢起議以兩世掌銓大懼盈滿故在位恒兢兢論有才畧好談兵嘗進九邊圖時稱石畫入爲都御史歷兵部尙書多出巡撫總督三邊要地三十四年加太子太保三十五年召還管部事三十七年以科臣吳時來論劾削籍明年復起總督薊遼上晚年好玄修論進家藏紫清仙人白玉蟾真蹟一本上嘉其忠款四十年科臣鄭茂勛論在鎮三年一卒未練糧餉倍於往昔罷歸四十五年卒

論曰語曰活千人者子孫必封初進之討牙蘭也哈寧城有畜種八百人登臺自保將校請曰斬此八百首功

公且得封侯進曰拊脅從柔遠人期在安輯安忍以多殺爲功逆天道有敢違令者斬八百人竟得不死君子曰襄毅公之克昌厥後也宜哉又聞進初起家御史道上惟乘馬其配高夫人亦騎而從誥襴襦讀姪在腹諡起太宰沿途供張甚令陳文獨草具成禮文簡識之日此必雅志古道者卒召用之其父子風度皆可愛也

明史稿

許進三十五卷

十

明史稿卷之第五十八

王彭陳伍翁列傳第三十六

東莞尹守衡著

王瓊字德華晉州人也成化二十年進士初授工部主事累官至右布政武宗朝入爲右副都御史應進戶部尙書轉兵部尙書當是時錢甯諸小人皆上所寵幸能用事瓊處其間顧有權術善駕馭之反與相得有言於上必得俞旨瓊才故大而且有遠識至其聰察明敏延臣所不及居戶部各邊錢穀士馬數至百千萬億瓊悉類能默識之事至應機立斷不爽毫髮邊帥有與內倖交通謬稱糧草不足橫奏乞瓊屈指計之曰某倉庾糧幾何某場庾草幾何各郡歲輸糧幾何邊卒歲採秋青

明史稿

王瓊三十六卷

一

草幾何用蓋饒也何重索不許邊帥屈服及爲司馬每征討所擬將帥上請得旨來見瓊輒授與方畧數千里外如在目前且語之曰閭閻以外主帥當自制之大事先行後聞可也王守仁巡撫南贛奏請得從軍興法便宜行事瓊報可瓊語僚屬曰此小事不足煩守仁但假此勅得在其手以待他變守仁後已奉命入閩漳反遂得專制留吉安與伍文定共計禽濠建大勳是時上好出遊不親萬幾且未有皇子朝士問濠反不敢正名曰濠及各端端私相語曰事必成瓊獨奮曰監子鳥鼠聚刻期成禽首請下詔削濠屬籍正賊名對衆大言曰禽濠者必守仁也卒如瓊言願守仁不自有功歸功瓊瓊計

事無遺算且有膽力上初單騎巡邊朝士凜凜曰遠則漢高帝之平城近則土木可鑒也議嚴兵守京師瓊曰上偶出遽嚴兵如有譏夫曰將據國也禍孽作矣乃馳奏行在命文武大臣守都門調將士列伏邊城大同遼東延綏士馬皆集行在命大帥一人開闢河間近保京師遠控齊魯檄薊州都御史臧鳳保定都御史李瓚嚴兵要害爲駕驛區檄在京守備時察奸宄是時乘輿出邊塞逾年京師無虞警邊圍安堵如常皆瓊鎮定功也上初轉瓊兵部御史高韶論之瓊疏六上乞避位不許是時都御史彭澤出經畧哈密未成功卽歸士馬皆入寇殺邊將去瓊論之朱宰將取上旨殺澤澤嘗言帝恨

明史稿

王瓊三十六卷

二

不手及此奴瓊以語軍卒故深恨之澤去朝士以是皆爲澤憤齊共惡瓊矣瓊明年遂加太子太保又明年加少保兼太子太保其冬以兩廣功加少傅兼太子太傅又二年以應州功加少師兼太子太師人謂瓊結諸佞倖遂躋公孤至此尋進吏部尙書世宗入國盡誅諸佞倖於是言官亦共劾瓊阿附權奸斥逐忠良詔下獄閣臣廷和欲論瓊死已赦出之成邊左瓊益大恨廷和廷和因議禮不合罷歸瓊上疏自列語多侵廷和釋爲民膚是時大人陝楊一清還朝難其代宰臣桂萼欲起用瓊言一清曰卽今六部諸公及在外舊舊誰可比王瓊者一清曰論瓊才一時六部九卿誠不能及但其心術

衆不肯信尋日取得其道天下但詐威作使聖天子在上用之於久廢之餘當必深思所以報皇上者一清曰雖然子姑存此義在天下可也專疏于上詔復瓊兵部尙書兼右都御史總督陝西軍務瓊至鎮土魯番請還我哈密率十國番夷來入貢語益恭愛引夷使伏階下風諭朝廷威德慰犒之辭是諸番皆受約束若籠板爾不受命時入犯搗其巢殲焉三四年間西陲無事河西四郡民慮瓊日暮還朝去詣撫臣唐澤頌瓊功伐願得瓊長坐鎮我河西澤以聞上降勅褒美差夷冠鞬昌瓊曰欲撫罕开必勦先零自固原以至洮岷各於要害大耀甲兵撫定六十五族勦平一十六族又自蘭兆盡三

明史竊

王瓊三十六卷

三

千餘里修築邊牆以禦吉囊俺答大修楊一清之政加振刷焉十年甘露降於固原瓊採以獻因言陝西天旱民饑流徙者衆願以甘露降祥而感上天以旱乾爲災而恤下民亟請大施賑恤以上應天眷上悅令議賑賜瓊金幣是歲召還朝轉吏部尙書踰載卒于位贈太子太保諡恭襄彭澤者字濟物蘭州衛人弘治三年進士爲人長大腰帶十二圍其顧盼雄如也平居鮮笑容雖與爲偶語叱咤若冑縣部郎出知真定府陞浙江副使河南按察使皆以威猛聞召入爲都御史詔帥延綏寧夏邊兵分勦河南流賊劉六趙風子等還加太子少保右都御史已又詔充總督往平蜀盜廖麻子還加大

王太保是時彭澤兩爲主帥功名頗著公卿皆遂益驕傲重爲大司馬主兵柄澤每因酒使氣時時出瓊上瓊之澤亡何遂有經畧哈密之行哈密者元之遺裔國初置衛其地爲我外藩太宗時封忠順王子之金印成化中土魯番據而有之旋還我旋復奪及是貽書甘州鎮總官索幣一萬疋復還我哈密否即插旗甘州門總制都御史鄧璋以書問閣臣楊廷和遂請勅澤爲總督往經畧之澤至大集延寧諸路兵費餉百萬按戈境上是時占守哈密諸夷大蹂赤斤苦峪諸處澤坐視之不敢遠以綰綺三千并一白金器皿遺送土魯番且諭之曰汝還忠順王城印我奏朝廷蟒衣膝襪織金紗段賈

明史竊

彭澤三十六卷

四

王珍珠都可得也使者未還報澤奏事平先歸土魯番得幣甚喜然猶少之我使者乃復許之增幣土魯番於是遣人歸我城印至肅州我許之幣不如其數且留其二夷使爲質土魯番怒乃復占守哈密直犯肅州遊擊萬章與戰死之瓊條澤死罪錢寧欲從中下閣臣救得免削籍去及瓊論戍澤復起爲兵部尙書以老加少保致仕卒隆慶初更贈少保諡襄毅

陳九疇者字禹學曹州人也弘治十五年進士授刑部主事九疇善騎射多權畧因反于獄勢莫敢櫻九疇荷戈獨先囚悉就禽名重京師植錄南畿不略瑾誦山瑾誅還部歷郎中陞肅州兵備副使土魯番挾

九疇曰與之幣哈密亦不吾有不與之幣哈密亦不吾有九疇知有河西而已何有哈密上命總督彭奎至經畧九疇止澤勿與幣澤不可都御史鄧璋時亦制甘肅亦止之亦不可澤竟予之九疇言璋曰彭公天子命全陝重寄不能身任利害徒模稜効弱宋故欺何顏立天地間耶此行夷禍不旋踵矣日惟厲士卒結聚俾待之及使者至土魯番不得要領反致番兵來入城直逼肅州城下城中危困甚先是諸降夷及夷使入城中者番兵陰與約爲內應共翻城九疇頗得其影嚮悉收捕捶殺之身披甲胄督士卒嬰城守而使使靖瓦刺夷酋大破番落三城乃遁去肅州人以是皆怨

明史稿

陳九疇三十六卷

五

澤以爲夷來殺戮我民人澤勾致之王瓊遂得以此媒孽澤而是時入貢回夷有憾九疇捶殺其父覲知瓊指上書訟冤瓊乃并逮九疇廷訊當九疇激變喪師罪死科臣論救免爲民世宗卽位起按察使超拜僉都御史巡撫甘肅三年土魯番速壇滿速兒以二萬騎寇甘州九疇擊走之追至肅州斬其將火者他只丁而部下且言滿速兒中流矢死九疇上首功以聞上降聖書加賞勞焉九疇請絕其貢滿速兒故未死瓊使錦衣百戶王邦奇劾奏之上怒甚逮下詔獄坐誣罔論死兵部尙書胡世寧言九疇雖輕信所部上功失實然其人忠勇足任也且土魯番所忌惟九疇游詞反間變詐百出罪九

膏是快夷心自隰千城非計乃戍邊夷人見九疇登陣脫從上射下無虛矢疇指走賊爲飛將甘肅人建生祠祀之戍後竟不復起晚年縱誕登酒嘗宴客不給飯從一騎出百里外必有所獲而歸人亦不敢問之

論曰王瓊邊人以亂楊一清彭澤豈其比哉澤剛而無禮徒好上人而無益於國百萬軍中一籌莫展夷心何厭之有二千緡縉猶以萬寧一軍之首領從之尙不欠一死耶何訾瓊也然而因澤以及九疇冤矣瓊比錢寧江彬誠有之直拊兩人之背握其吭使爲吾用耳以論於楊廷和陸完諸公錢寧賊賢輩得役使之瓊有是乎吾聞江彬扈從南還至通州勢至赫也時召九卿出覲

明史稿

陳九疇三十六卷

六

部人洵洵會調彬將盡掠九卿之印以行大事九卿凜凜無敢詣行在者瓊曰子也備位大臣天威咫尺敢不親與佩印以往彬等見之歛如魚水瓊按大司馬行事三軍歸統屬焉顧視彬輩猶棄土也大臣制變胥中自有權畧矣在其必與群小爭衡乎

伍文定字時泰松滋人也弘治十二年進士初授常州府推官性剛直敢任事嘗與提學御史抗至爲諸生箠之幾斃猶曳衣行行自若也遷成都府同知仍以常州時承勅徐國奏爭民田事瓊瑾遠下詔獄罷爲民瑾誅徵補嘉興撫臣陶琰檄守開化常山諸縣文定身入華埠諸山寨梟其首惡汪宣等一十二人瑛上其功詔下

賁賁權河南守尋改吉安南贛撫臣王守仁據計大茅
山洞賊平之濠反爲文以弔孫許二公讀之髮指淚墮
王守仁遇吉安文定遮留入城請曰賊烏合勢必敗一
時猝起百姓承平久無敢與爲難公威望素重宜即吉
安起義集諸路兵構其穴必潰身敢任麾下之役守仁
曰善非太守吾亡與共事者遂留吉安飛檄者郡縣起
兵文定曰督郡民繕戈甲修戰船窮晝夜不休誓之衆
曰濠今所苦毒非爾父兄即爾于弟今宜早殲爾營
爾宿憤衆唯爭用命守仁駐節吉安文定曰與爾書
共矢天日務殄此逆賊而後朝夕食破南昌出鄱陽身
對賊大戟立銃炮間火燭其鬚盡然死進不少憾遂禽

明史稿

伍文定三十六卷

七

濠詔進江西按察使大閣張忠崇上親征賊獻功已無
與志根甚率北軍至南昌窮搜黨文定每與忤常見
脇遂移病免官去嘉靖初論功官子錦交千戶起文
定南京右副都御史提督操江尋乞休嘉靖七年上命
守仁巡撫兩廣守仁辭薦文定言臣與文定昔討寧藩
備知其能起而用之其于經略之方撫綏之術必能不
負所委任詔起爲兵部侍郎右都御史時丁雲南土酋
安詮方構亂勅文定提督雲貴赴蜀四省兵討之文定
至諍死難平遂乞休卒諡忠襄

論曰人言禽討寧王之役文定功第一夫守仁固制帥
哉其德通揮霍提其領而夾輔之亦不少矣余觀文定

雖其天性然哉
字仁夫揭陽人也嘉靖五年進士初授戶部主
事張饑饉補萬達屏去騷從禁民供應曰百姓方
困於我能享受如此乎巡行勞來所至民懷上嘉
賜以金帛半酒出爲梧州守部當兩粵要衝萬達居
四年威惠大著督府每以坐鎮與朝夕咨議咸服其材
畧焉天子方議欲征安南逆賊莫登庸乃陞萬達爲廣
西按察司征南副使萬達上書督府曰兵家之勝負知
彼已竊計莫賊備我之策大約有三早懇陳乞幸免加

明史稿

翁萬達三十六卷

八

兵上策也不得已而乘虛先突擾我邊場大兵至日勢
如不敵堅壁清野退守海東中策也又不得已航海而
逃伺間竊發下策也我今所以處莫賊者其策亦有三
以天朝威德之盛布之文告之辭震如府雷掃如機槍
使千里之國折於咫尺書莫人之命全於一檄登庸噉然
獻誠頓首待命以全我聖天子大造之仁而二三執事
可以垂橐端委揖讓而告成功焉此上策也若彼以奸
充之心逆我大信猶豫之狀撓我寬仁必將提兵百萬
大震天威譬之太山臨於累卵洪濤沃於一壩而懼之
以不敢不從則猶幸兵不血刃以戢列藩於崑崙此中
策也倘彼以義問爲要叔以至誠爲可給迷復估終奸

我王命則徒繁辯駁之書反傷尊大之體於是乎三略訓兵五中誓衆靈旗直指雲騎長驅取鯨鯢以爲大戮雖僞屍蔽野腥血灑途及夷滅絕所不惜也執事者將驅露布以告捷繫俘囚而獻廟皇靈殫赫震於九域威則威矣而聖天子好生惡殺非其所先此下策也今宜總衆長兼群策臨之以懼終之以謀集兵糧倡勇神機在我動出萬全縱不得其上而可得其中必不得已就其下亦將舉之裕如不至於從事失時也若徒煇暉以馳聲馳騁以騰說夷情狡譎豈謂無知惟麾下其圖之萬達遂行部至太平驕賊勢而是時龍州土目趙楷向武州韋應憑祥州李寰三酋皆慕至自立共通於莫

明史稿

翁萬達三十六卷

九

薩廣萬達憂之言督府曰若使我軍深入而此輩皆先得爲莫賊耳目此危道也宜先襲此督府曰公當以便宜行事萬達已問思明土舍黃朝普管助應楷及賓朝皆與有連朝亦常與登庸通遂召朝來見讓之曰而罪當死而知之乎摘數之朝叩頭流血乞免死萬達曰汝能從我言可自贖朝曰敢不從命萬達曰今督府所欲急者此三人汝能爲我禽之乎朝叩頭願以死報萬達遣之去朝遂先械韋應詣萬達請罪他日使人傳語楷曰翁監軍語我曰今天子將有事南夷凡我邊圉之臣有用命者尊官立致也聞汝多智勇南征可當一面楷信之統兵千人來見萬達萬達喜甚留語旬日一日入

見伏壯士繫之曰汝罪無赦汝死官必及子可論汝黨勿亂也楷曰楷死而官府食言奈何萬達曰有如此楷吾論其黨曰亂無益也可善輔我子以存趙遂杖殺楷而立其子匡萬達遣一指揮徵兵憑祥部勒若行邊然襲賓執之榜諭其黨曰罪止一李寰也三兇授首乃下禁令曰敢有出境與莫賊通者磔之籍其家能禽莫賊一人者予百金賊謀無敢近邊關已而我軍謀者來言莫登庸近將精兵五六萬人往來山海間有以天朝加兵言者必繫之有以不加兵言者亦繫之曰第觀他日言可據者生不可據者死萬達以聞子督府曰莫賊固亦有心想計者大較我不震之以兵則彼或無畏欲震之以兵則大衆未集兵家之法不用而示之有用而示之不用漢兵誅郢亦行以驚動南越威近可以警遠日者斷藤峽諸蠻每出殺掠爲潯書御史已得朝旨命討之今請用兵於峽蠻先聲以奪交人之氣亦一奇也督府聽之屬萬達兵五萬使征之萬達分爲左右兩軍從南北峽入勦躬矢石冒嵐瘴搗其巢斬首一千二百級進至羅連山餘黨率其妻孥叩首歸命乃遣之始班師督府上其功詔陞一級賚之金幣登庸聞之大恐謂左右曰天朝方以兵加我而悉平內冠以爲之先豈其嘗我也哉萬達尋陞浙江右參政督府疏言萬達通達國體曉暢戎務宜終始安南以贊成安攘之功詔改廣而參

明史稿

翁萬達三十六卷

十

政萬達行過豐門虎出傷其一卒死萬達爲文告山
曰天地生物而聖人治之故龍蛇於淵驪虎豹於山
所以各得其所使並育而無相害吾奉天伐罪爾神不
遠驅逐猛毒以傷吾軍吾將叩聞天帝有所辟罰於神
矣敢告王者其令臣人者死無或故縱以爲神羞乃募
力士探其穴射殺其七其一獨雄猛生得之軍中誦曰
罪虎也登庸畏威輸款是其兆乎已而登庸素衣面縛
叩嶺南關來降上其安南國王印歸欽州四高地復捧
名牋謁轅門請曰蠻夷今日始入中國得覩漢官威儀
願乞一言宣示遠人使知聖天子德澤遠萬達
執筆大書曰聖天子以好生爲德待爾不死此覆載之
明史稿

翁萬達三十六卷

士

大恩也爾宜永肩一心世爲不侵不叛之臣爾亦尙荷
聖天子萬世無疆之休登庸且喜且讀稽首稱萬歲是
役也萬達意始終之督府奏勳萬達爲最尋陞開州按
察使歷陝西左右布政陞右副御史巡撫陝西其冬
晉兵部右侍郎總督宣大萬達上疏謝恩曰臣惟司馬
作貳官秩驟遷制閫專征使權彌重省循竟日榮悴兼
懷伏念臣本南人徒讀父書未聞將畧不意北門重寄
誤以界臣廷臣共遜其難驚勞豈勝其任但天驕未滅
王上殷憂臣身馬牛敢退自愛誓當鞠率從事仰酬國
恩願方今邊事得失之故借箸難詳而將來設施措注
之方掣肘是慮覆車當鑒易轍乃行欲持承安宜畧近

交伏願少寬銜策俾盡驅馳僅有建明特賜採擇萬達
自出重關周覽絕塞數訪邊居遺裔於是稍知邊畧首
請修築邊牆長一百三十八里有奇壕塹如之東連而
陽河西接靖虜堡緣牆而爲堡七墩臺一百五十有奇
分兵置戍聲援聯絡自居庸以臨三鎮禾黍蔽野室家
無恐盡圖以獻上曰總督官備極忠勞朕心嘉悅翁萬
達陞右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蔭一子資銀五十兩紵
絲四表裏虜入犯萬達徵書西發疾馳四五百里自督
各軍迎擊別製火炮有三出連珠百出先鋒鐵棒雷飛
數種一砲當虜數十騎虜大驚以爲前所未有也聞砲
聲輒大呼曰翁太師來矣不得一人一畜而遁萬達嘗

明史稿

翁萬達三十六卷

十

自愧曰以一總督躬親戎服介馬營中誠非體稱之焉
婦不免爲士人所譏然使過圍遺黎大半得食其肉則
亦安用總督爲也獨喜大同帥周尙文可共事聞警輒
令尙文帥其部騎爲先鋒尙文嘗與虜戰曹家莊虜騎
十萬尙文僅以萬騎爲所用萬達又僅以四千騎往援
相去四十五里會西南風大作萬達命輕車數百輛曳
柴以進塵霧蔽天咫尺不能辨虜大驚相呼翁太師已
至解圍走萬達與尙文追奔出境乃還是時關南北皆
東北風且甚烈獨萬達師行五六十里內起西南風萬
達曰嚮謂孔明公亮東風助順以破曹操不謂天亦佑
予也獻首虜四十九級上下還營褒獎養子有加歷左

都御史陞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仍總督其年五月召八爲兵部尚書十月遂奔父喪歸里其明年七月虜人大同塞殺總兵張達上遣總督郭宗皋議戍去乃思萬達詔奪情起之以萬達未卽至命兵部侍郎蘇佑往攝以待萬達方懇終制未得命且夕守喪次八月虜薄都城上下兵部尚書丁汝夢復起萬達兵部尚書趣之萬達聞命慟哭曰主憂至是豈臣子愛身之日乎卽日哭几筵畢馳就道而是時已兩閱月上心稍遲之矣屢問翁萬達到未耶輔臣豈曰虜患在肘腋諸臣顧親望恐非君命不俟駕之義上深然之曰古語忠則盡命又豈俟駕耶卽萬達不來不必待也以侍郎王邦瑞代

明史稿

卷三十六

三

之萬達至謝罪奪秩數日降兵部右侍郎兼僉都御史守易州明年以大察自陳乞終制上怒斥爲民遠歸乃焚父廬于墓側其明年上罷兵部尚書趙錦復萬達爲兵部尚書尋卒贈太子少保諡襄毅

論曰安南之役片蜚蜚非萬達功哉兵聯四省僅及門庭計當其時郡縣之何有廟堂之上議復河套紛紛何難島上夷也比虜總督三邊肝膽皆爲出血深懼絕肱四五年間先時者三人同時者二人罷去幸也謫戍坎也繫獄且死哀矣萬達敢斬免耶斬焉衰經之中天子益置頗牧之思身還朝廷魂依先隴及蒙天譴稍遂首邱旋荷賜環九原不可作矣爲人子有未竭之孝思爲

人臣有不盡之忠惻亦足悲也萬達爲總督時有王邦直者磁州人初爲諸生餽廩矣慨然有求試請纓之志自薦於朝得卽萬達轅門來見萬達與談邊事大相契每共解衣分坐遇以國士邦直願以肝膽相歸爲人力舉千鈞且熟武經三畧而性又至孝萬達畀以一雞一黍南向垂涕念母爲動後從參將張鳳出討虜爲贊議鳳與虜戰死鴉鵒鎔邦直身帥壯士大呼曰鳳死吾儕豈得獨生邦直不死耻視總督軍門顏面汝衆宜捐一死報國壯士共奮前斬虜四百人盡死無一退者邦直手一大刀三十斤殺虜數十人腰一鐵簡十五斤垂死運擊又殺十餘虜萬達曰邦直恂恂一書生耳觸鋒突刃畢力死綏雖古烈士寧多數乎請于朝贈都指揮食事陰一子磁州所正千戶

明史稿

卷三十六

附王邦直傳

明史稿卷之第五十九

胡世寧字承勛列傳第三十七 東莞尹守衡著

胡世寧字承勛仁和人弘治六年進士初授德安府推官岐王開國百姓苦需求世寧一裁以法啓王曰此朝廷法即殿下家法世寧何敢不守此朝廷民即殿下千百年立國根本民世寧何敢不恤王欽謝散群下無敢橫需陞南京刑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出爲廣西太平知府太平所隸多土官先是太守多責土官饋遺世寧一切清洗畧去文法無以恩信時或單騎過其營坐帳中縱閱騎射乃還土官或故即爲請襲一錢不授諸土夷人八喜太守推心我一呼即旬階下內艱解官

明史稿 胡世寧三十七卷

一

官民泣送數日之程正德七年起補寶慶府先是岷府常受民詞橫禁人世寧朝王後召里老諭有令旨必并其人送府啓王行諸宗裔反共喜得賢守相戒毋犯踰年陞江西兵備副使時江西負阻山險諸盜賊張甚而軍虞且有逆形世寧獨憂之乃上言曰臣惟自古盜賊之興卽當撲滅於微若其既久而多則不得不撫捕兼行者蓋以情則脅從當罔治以勢則延蔓難根株也漢竇遂當宣帝疆盛之時下令渤海諸持田器者爲農民吏毋得固固不聞其誘使釋兵而盡殺之也自古招撫之失有當戒者唐宋金元之季官其渠帥授以土地假以兵權更或因其僻地而遂行誘殺見其跋扈而復事

於息以是威信兩失紀綱大壞坐致衰微耳以臣愚見

則謂舊招者不殺再叛者不招而新起者必撲滅於微

持此三言則官有定守民有定志治安之效可尋崩解

之亂可息不然民窮財盡兵連禍結後患未涯殷憂方

盛臣恐江西之患不止盜賊最可憂者天旱日久赤地

千里水泉益竭田禾無收來歲民饑賑救無備省城被

火延燒萬室基地所便盡歸王府債負所責閭閻破家

莊田所逼村落結寨三司官多被鉅賄東買辦漸行於外

府騷擾逼及于窮鄉臣恐此不善處則良民不得安生

聚爲大盜臣下懼有隱禍多懷二心禮樂刑政慚不自

朝廷出矣寧王諒親多才豈有毫髮過議但內外臣僚

明史稿

胡世寧三十七卷

二

輔導非法上下官司承奉太過伏乞溫詔戒諭賢王益

崇謙順遠避嫌疑仰遵祖訓止治國內自僚江西藩臬

都郵政務勿有侵撓嚴嚴官查格守禁令施舍已責惠

及貧民庄田基址悉還原業或有稔惡不悛一聽法司

提問庶幾小民有再生之望地方無意外之虞宗室有

磐石之固九重紆南顧之憂矣疏入下兵部議已得旨

勅戒豫豫恨甚抗論世寧斬罪十坐以誹謗妖言賄近

倖錢寧等遣官校捕逮下錦衣獄計欲拷殺之幸不死

世寧復從獄中三上書言江藩橫逆朝野皆聞微巨

愚天日共鑒不報兩都言官交章救得減死戍邊焉

四年寧反起戊申爲湖廣按察使世宗朝仁

金部御史巡撫四川尋召爲吏部右侍郎父喪還里
議追崇唐皇帝群臣延爭至有叩闕杖死禮猶未決
世寧深是永嘉諸人議而咎群臣不能將順以成聖孝
乃從里中上章乞聖心獨斷而早定之不可復牽於羣
議因復推陳治道數千餘言以今日急務孝親爲大保
其爲孝而保民圖治在釋言官而納諫爭圖士風而變
治則使兩宮二廟均享陛下之孝而歡洽無間九州四
海咸頌陛下之德而愛戴無疆新舊諸臣協和於下共
贊維新之治祈天永命於萬年世寧下萬世之孝也臣
等奸諂導諛大負平生世寧至京後屢處滯時所見退
朝見霸

胡世寧三十七卷

世寧進講易大傳不出戶庭言告帝之風世寧引罪
求退不聽上知人官人十事以病乞改南京爲吏部左
侍郎進南工部尚書甫二月召爲左都御史尋進尚書
副都御史以風竄求直言上勤學恤民任官十事轉兵部
尚書加太子太保世寧三辭不允請效姚崇李綱故事
乞還愚衷妄陳十事乞垂聽納其十事曰崇憲職御土
夷則世寧身所閱歷而已見功他若重將權別首功足
是儲增武備等事世寧言上而未見行於是必欲盡
闢其志以圖治安而乃輸決末一事在惜人才則薦都
御史馬吳陳九疇二人以緩急而以檢人間斥戍邊

宜復職進用上報旨許泄部次第行之上將起吳桂冢
宰詆其侵官故沮格九疇初以誤報虜酋功當事者欲
甘心之世寧當在刑部昌言于朝曰使世寧司刑而殺
一忠臣寧先殺世寧疏其有功河西狀上乃大悟曰今
得胡世寧說豈有殺我巡撫償國子命耶九疇得不死
世寧故復薦及之而是時營事霍翰謂宜興復哈密世
寧則請專守河西而棄哈密徒煩億我中國爲小夷
奔命世寧時與新用事諸大臣議多不協且已得未疾
力求去上從之逾年召爲南京參贊機務兵部尚書辭
以疾篤尋卒贈少保諡端敏世寧身不踰中人言期期
不能出口席文襄稱其論事如結舌草奏如縣河邵康

明史稿

胡世寧三十七卷

四

信言世寧疾惡如讐善則猶已世寧自言驕人之事弗
爲害人之心弗存有利於國之事雖死不避仕幾四十
年祿一品被服飲食如素士子純筆履知府次子繼幼
讀書不大了了父亦棄之世寧調兵至江西兵官以世
寧出見繼繼曰兵素不習安能見我父哉兵官跪請教
繼乃指示進退離合勢甚詳三日而世寧歸聞大異之
願兵官非能曉此者以詰不能諱具以實告世寧歎曰
我有子自不識何也自是孽賊必從繼問方略世寧十
不失三繼策十不失一也世寧之上寧王事繼隨曰疏
入必重禍奈何父曰吾業以身許國矣疏到世寧
是歲繼因念父病死君子曰繼亦一奇士哉

名士三十年而不知者繼之不見知于父也何怪焉然卒以憂其父天其年繼亦可稱賢孝也哉

李承勛字立卿嘉魚人也父田歷官都御史承勛弘治六年進士兄承恩郎中承芳評事承箕承顏貢士皆以第世其家兄弟共相師友而承箕以道學見稱於時自有傳承勛初仕爲太湖令力行善政陞南京主事刑部應戶工部郎中出守南昌是時江西賊靖安胡雪二

明史竊

李承勛三十七卷

五

承勛納置麾下任用之人謂承勛宜防不測承勛益親信令宿帳中王奇大感激還說其僂多出降承勛縱還約令內應夜遣精兵五百人踰校度險至賊寨襲擊之俘其酋斬首二千餘級二賊既平疏請獨免是年民租制可之姚林賊聞承勛已破二賊將遁走承勛自率南昌兵伏裝源待之賊果走裝源復多斬酋餘皆散竄中官黎安遂以竄賊論坐承勛詔大理卿燕忠卽訊忠爲疏白起陞浙江按察使陝西河南左右布政使進副都御史趙撫遼東遂自汪直開邊奴兒常擾開原承勛修築遠慶雲古城鎮夷松山柴河六堡俟望百八十一所屯田千五百頃又修中固鐵嶺蒲河撫順諸城皆處

遼樹木爲阻固遼左顧之選倖一級逾年請告嘉靖初召起南臺尋入尙書刑部加太子少保已改兵部兼左都御史提督十二團營與總兵郭勛多忤勛常謂上不聽八年代胡世寧兵部尙書時土魯番每據哈密河西胡世寧請棄哈密而讓禮諸臣欲興復王議不一於是承勛上言曰土魯番在西戎中非強大者自正德十一年後數犯甘肅邊兵性性失利非彼之能我之自治未善耳今稱歸哈密不過空言相謹所歸原掠人口不及百之十一而乃以索牙木蘭爲詞徒以起釁耳今甘肅之安危不在土魯番之強弱而在自治之得失要當以足食固邊爲久計通番納貢爲權宜彼雖變詐多端

明史竊

李承勛三十七卷

六

而我待以誠彼雖反覆萬狀而我度以理則控制有道體統自尊然兵有深機事難逆度是以闕外之事不從中制材猷練達如王瓊膺總制之任握便宜之權事當應機立決畫一具奏毋或顧慮太過動輒生疑恐鋒鏑交于原野謀猷決于廊廟不合機宜反致牽制臣與瓊中外雖殊義當共濟令瓊展布四體知無不爲申長子帥師之義釋皇上西顧之憂則闕陝承顧遠夷自服矣上然之勅瓊用心調處勿負倚任九年甘肅鎮巡官唐鐸請結瓦刺以間土魯番瓊言無故齎賞僥倖不可成之功自起釁端不可爲也承勛請從瓊議承勛既掌兵柄固大學士字敬裁革內臣之出鎮守守備者二十七

以銀衣衛千五百員請以騰驤四衛官軍考選
清覈如旗手等衛內臣言四衛乃禁軍隸兵部不便往
歲彰義門破虜東市勦曹賊皆四衛功以直內故號召
易集承勛言往歲之事正以兵權歸閹人致亂彰義門
之戰由大監王振東市之賊即太監曹吉祥也詔如承
勛議是年大風晝晦上恐懼憂遑詔問之承勛上言曰
聖祖有訓謹備胡戎虜自去冬河水後大營俱入河套
小帳尚在河東今歲遑患陝西最急宜大次之急者或
營戒而獲安緩者或晏安而召寇宜申飭各邊嚴加隄
備此其一也甘肅孤懸河外多山而鮮耕軍糧賴仰河
東宜令蘭州及時糴貯以備河西災窘若不蚤圖則立

明史竊

李承勛三十七卷

七

視其死而不能救此其二也往時河西患苦土魯番今
加以亦卜刺又深入兩寇夾擾孤危益甚近歲套賊海
賊往返並經莊浪被其殘害急宜設險增墩遠斥堠以
清野使兩寇不得交合此其三也兀良哈最近京師往
昔陳乾失律花當浸驕其男姪把兒孫勇悍過人所領
部落千餘獵於紅羅山善撫之則為藩籬之用不善撫
之則為門庭之寇此其四也雲南安鳳之叛軍民困敝
臨安象自盜賊生發攻圍州縣曠日持久恐釀成大患
此其五也安南國素失人心其叔顓制其國識者已憂
其為雲南廣西之患近老樞宣慰奏稱交趾世子流寓
本地強掠象馬此其六也今邊務可憂有此六患其要

在兩端曰豐財用才而已伏乞早為籌備以安社稷幸
甚承勛楚人雅有時名上為世千稔知之以是有大議
必諮問之承勛孜孜為國知無不言甚稱上意上遣兼
督團營詩遺之十年春充正使册九嬪晨起趨朝暴
疾卒上深悼惜自為文遣禮臣致祭賜其家白金四十
兩綵段四表裏米五石贈少保諡康惠周憲者字時敏
人與承勛同榜進士為副使僅一年遂死千賊憲貌魁
梧性侃直不阿與承勛共事每論賊勢輒自負其才力
先是有廬山左湖盆塘賊憲至討禽之威名已滿郡中
大攻華林華林賊先立仙女寨拒我憲破之已又立寨
公嶺又破之斬獲且以千數進壁華林絕賊出道塹

明史竊

李承勛三十七卷附憲

八

而守之久之賊遺謀者設憲曰賊眾今乏食饑餓甚儻
突攻之旦暮禽矣憲信之遂進兵逼之賊滾其墻石下
如兩軍遂潰憲頭中刀牌中鎗被執罵賊不絕口賊支
解之其子幹前救憲中鎗亦死之憲善談星命之學常
言自命刑殺太重無制竟罹于害後贈按察使諡節愍
論曰胡世寧抱徒薪之獨見便欲天子下尺一之詔以
寢淮南之逆謀其不即死于社鼠城狐中幸耳晚自田
間起定大禮人或詆其獻諫夫忠順不失以事其上是
以上下能相親也正老臣之極慮世何吹索之甚乎李
承勛華林討賊之功甚偉及在樞府籌邊遠略慮周四
海臣職社稷之為心乎至其所論彰義門東市之事直

足以發諸聞之魄而奪其氣快矣哉原其公忠體國受
知于上有素所以龍錫殊恩獨隆於身後也

明史稿

李承勛三十七

附周憲

九

明史稿卷之第六十

霍韜海瑞列傳第三十八

東莞尹守衡著

霍韜字潤崖南海人也正德九年進士是年會試第一未娶告歸世宗入繼大統起授兵部主事與張永嘉共議大禮爲上所簡注而二三元老方持議議與上爭出承嘉王事南京以遠之韜見與時宰不合遂乞歸不能忘至上進初政三劾首言上自深宮屋漏以及臨對百官無時可有豫意凡章奏大臣條議而科道講讀官請得參駁毋使有干近習蔽塞聖聰次言六部掌故祖宗時幾何較今增減幾何請得時賜召問常懷恐懼擇節之思三言中外時弊凡足困民害政嚴務剔除而吏胥

明史稿

霍韜三十八卷

一

之蠹尤亟願其本又在上下之交英宗召學士李賢阿忒政事孝宗召尚書劉大夏咨詢密謀兩朝泰交陛下可爲師法韜爲人伉直不肯辭阿歸與藩憲郡邑諸大夫接名刺不義稱治生日吾嘗已掛籍朝紳唯天子治之尊不可有二上也諸大夫無能難之大禮定召起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講學士韜始不肯出曰臣不敢以議禮得官上趣之時張桂已進臺台衡韜始受命尋進詹事兼翰林院學士克日講官韜曰臣南人語音多訛使臣形之札讀徐徐可能使臣膝之頰舌吃吃難措辭免日講而撰古今政要及詩書叙略上之大禮書成進禮部右侍郎辭尋進禮部尚書又辭侍朝獨立敢言

烈疏恩陳先朝故事以神時政夏言議建兩郊請親蠶繅曰合祀皇祖定令也宜勿更皇后出郊勞民太甚也非可常宮中行焉則至善也抗跡力爭復貽言書言必至於啓四郊更九廟圖費彌甚言得書飛章論韜惡浮正卯下韜御史臺獄尋釋之時冊九嬪相璵容勿進言請親蠶朝儀保聖躬私語韜曰此不可輕泄韜即抗疏入言之曰臣謁大學士璵示臣御札乃知陛下每晨恭謁祖廟凡幾陟降凡幾拜禮復冒寒而出未明臨朝每日勤勞十倍臣等自古儒臣未有勸其君以晏朝者惟璵乃能爲此言惟陛下乃可聞此言臣請陛下勅輔臣會九卿議定每月內謁兩宮祖廟常儀暑月不妨早朝

明史稿

霍韜三十八卷

二

隆慶南明乃興康風凍雪仍暫輟免宮閣進御之禮宜講論斯樛木之詩則所以蕃綿皇嗣保重聖躬之道莫大於此矣上嘉納已而璵與桂萼二人每攻訐大學士一清韜復戒之曰爾二人雖忠然爲衆所嫉一清雖有過然爲衆所信留一清在上以繫衆望可也璵等不能用韜言等爲給事中監奏等論劾上爲降勅切責二臣令致仕韜念璵等同功一體臣璵等去豈宜獨留上國是疏救之以衆等皆爲大學士楊一清王使歷數璵等不能與一清和衷致生嫌隙而一清復不能自存老臣大體鼓誘朋奸自劾不能先事調停乞賜罷黜以謝二臣毋亂國是上聽韜言乃使召還璵等而反罷免一清

一清去朝士遂多側目韜矣韜尋內艱及服闋上乃劄家召起爲吏部左侍郎時汪鉞爲尙書頗多私然部事故獨賴於太宰二少宰罕與聞韜啓太宰宜擴大公以同扶聖治自是鉞不自擅引韜共事而少宰無伴食者鉞罷韜攝部篆則欲盡刷部中積弊流俗不堪右宰張邦奇以同秩相形數至詬訾韜故含忍不校而剛執自如廷臣忌之遂出韜南京禮部尙書南省科臣是時多越禮制凌轢六卿途遇六卿不避馬同事會坐其體敵拜聖六卿先至朝服以候太宗伯爲之措笏送茶韜曰此何禮也陵遲一至此耶一王之制豈宜以南北異同疏于朝請正之六科噤不敢一語南中僧尼庵院悉社

明史稿

霍韜三十八卷

三

學之娼簪遺選俗祭慚崔旣曰涓崖南都舉動眞禮部尙書也長部二年婦人女子無不稱頌霍尙書者十八年進太子少保禮部尙書掌詹事府事上東宮聖學圖上覽之曰是多隱語借以誚朕然知韜忠悃不之罪也明年遂卒于位贈太子太保諡文敏韜初登第不修座至禮嘉靖八年至會談進所取士三百人命之曰是進士者天子不用爲私臣我衆執事豈敢曰士由吾進爲吾門生市私恩乎立朝一十三載建白九十餘疏竭忠國事魏莊渠貽林勿欺書曰涓厓之亡於世道有大關係南京一小內臣大叫曰朝廷崩一座山矣韜重瞳也目不邪視風格峻整儼若尊神仕途甚炎韜子與選

進士爲慈谿令以直道大察去後薦起至南太僕丞論曰大禮之議起五臣雖忠而似諛壘守濮議以避於諛而今之君子終莫之許也禮成韜獨不肯受官耻以干進云爾君父之禮臣子議之何以爲黨國是一疏雖曰不黨吾不信也乃其孤忠直節今人猶想望其風采余欣爲之執鞭

海瑞字汝賢瓊山人也嘉靖間舉人瓊居大海中絕島上皆黎人自居化外瑞爲諸生嘗著平黎策計偕上之不報入諫南宮不第嘆曰士繇科目奮跡皆得行志奚必制科遂就教而得南平學諭瑞至則倡明師道首揭鄉原忠信廉潔之似孟子不見諸侯之守孔子申根剛

明史稿

海瑞三十八卷

四

者之辨以廣厲學者而作其氣抗學官禮於臺使者及臨司使者務守會典憲綱獨立行一意而已學憲朱衡獨監議之選淳安令初初入署例有燕瑞命以祀神牲草治具召丞尉若學官弟子若耆老以次列備陳所爲奉法字下意甚悉竟日散去淳安人固沾沾知令志有在矣已卽度田定稅蠲民疾苦署中有隙地課老僕樹禾麥蔬蔬芥旦夕取自贍江水外無關淳安者吏書無事聽歸農都御史鄧懋卿相嵩黨也總制八省嵯政出行部張甚將過嚴先有用事私人入淳安瑞執以問懋卿置諸法鄧恨甚迂道去嶺御史袁袁淳論調之時朱衡入爲亞卿言王選者改知興國興國朱衡陞邑號披磨

歲賦不入民苦浮糧爲患瑞條入事上大中丞而獨急清丈清丈甫竣事陞戶部主事時肅皇帝好玄修百官道服從事瑞上疏諫曰昔漢賈誼陳政事於文帝曰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爲未也安風治者非愚則諛夫文帝漢賢君也賈誼非苛責備也陛下自視于漢文帝何如陛下天資英斷睿識絕人可爲堯舜可爲禹湯文武卽位初年剷除積弊煥然與天下更始箴敬一以養心定冠履以辨分聽聖賢土木之像奪宦官內外之權元世祖毀不與祀祀孔子推及所生天下忻忻然以大有爲仰之識者謂輔相得人太平指日可期高漢文帝遠甚然文帝能充其仁恕之性節用愛人

海瑞三十八卷

五

一時天下雖未可盡以治安于之然貫朽粟陳民多康阜三代之後稱賢君焉陛下則銳精未久妄念牽之而去矣反剛明而錯用之謂長生可得一意玄修富有四海不曰民之脂膏在是也而興修土木二十餘年不視朝綱法紀弛矣數行推廣事例名器濫矣二王不相見人以爲薄於父子以猜疑誹謗戮辱臣下人以爲薄於君臣樂西苑而不返宮人以爲薄於夫婦天下吏貪將儒民不聊生水旱靡時盜賊滋熾十餘年來天下極矣不及漢文帝遠甚天下之人不直陛下久矣內外臣工之所知也知之不可謂愚今日所賴以匡救而歸之正者諸臣責也乃修齋建醮相率進香天桃天藥相率表

賀興建官室工部極力經營取香覓寶戶部差求四出陛下誤舉諸臣誤順無一人爲陛下正言焉都俞吁咈之風陳善閉邪之義邈無聞矣諛之甚也然愧心餒氣退有後言以從陛下昧沒本心以歌頌陛下欺君之罪何如一意玄修是陛下之心惑也過於苛斷是陛下之情偏也諸臣顧身家之念重有不足以當陛下之心遂謂陛下爲賤薄臣工諸臣正心之學微有不足以當陛下之心遂謂陛下爲是已拒諫爲身家心與懼心合臣職所以不明求長生心與惑心合君道所以不正陛下之誤多矣太端在修醮修醮所以求長生也堯舜禹湯文武之君聖之盛也未能久世不終下之亦未見方外

海瑞三十八卷

六

士自漢唐宋存至今日使陛下得以訪其術者陶仲文陛下以師呼之仲文則既死矣仲文尙不能長生而陛下獨何求之陛下誠知玄修無益翻然悔悟日視正朝幸輔九卿侍從言官講求天下利害洗數十年君道之誤置其身於堯舜禹湯文武之上使其臣亦洗數十年阿君之耻置其身于皋陶伊傳之列明良喜起都俞吁咈民物熙洽薰爲太和道與天通命由我立而陛下性分中自有真壽矣此理之所有可旋至而立效者也若夫服食不終之藥遙望輕舉理之所無者也理之所無而切切然散爵祿疎精神玄修求之懸想繫想繫風捕影終其身如斯而已矣其可乎君道不正臣職不明此

天下第一事也于此不言更復何言大臣持祿而外爲諛小臣畏罪而而爲順陛下有不得知而改之行之者臣每恨焉是以昧死竭其慘慘爲陛下言之一反情易向之間而天下治與不治民物之安與不安決焉伏惟陛下留神上覽疏怒甚抵于地繞座遶巡叱咤久之拾取再三讀意若爲動者留甲數月論輔臣階曰今人恨不新其政瑞可見也瑞言俱是朕今病久不如甲午前安能視事已又曰朕亦不自謹惜致此如能出御政豈受此人詬詈也會上疾煩憊乃下詔曰海瑞言至毀君悖道不臣錦衣衛收訊刑部尙書黃光昇擬大辟獻上留中戶部司務何以竟上言至聖則臣直海瑞任其愚

明史稿

海瑞三十八卷

七

題遂以逆耳之言仰干天聽乃蒙聖度優容置之不問此堯舜所難也但詔付法司中外惴惴以瑞爲戒乞渙發德音曲貸瑞罪以開寒直之門上怒并下獄上崩莊皇乃釋出爲兵部主事歷陞僉事大理丞出南京右通政隆慶三年召入右通政陞右僉都御史巡撫應天時瑞威名藉甚有顯者緒其門以居聞瑞至卽易而黜往往日監造中人出輟八人肩輿爲瑞威其半瑞恨吳民好投獻每獲主者名輒斷擊不少貸嘗嘆天下欲太平惟有井田一法井田壞而不復亟宜盡奪富民田不得已而限田又不得已而均稅下下策矣其意獨在羽翼窮民而權折士大夫之豪有力者行部松江每嘗故相徐

階賞產太盛黠民詣瑞陳詞萬人瑞下副使蔡國熙附爰書而階子姓親黨戍邊殆盡竟以是府怨刑科給事中舒化言瑞著節先朝誠一代直臣然迂滯不諳事體科條約束切切于片紙尺帛間以難適容恐非人情如瑞第宜與兩京清秩以風激天下之士上曰海瑞節用愛人動事任怨留撫地方如故於是科臣戴鳳翔復言瑞受訟動盈于紙傳客相視如仇禁佃戶不得完租貧民不得完債皆迂狂顛倒之甚不可一日居地方遂解撫事顯督糧儲尋卽裁革糧儲遂自免歸瑞歸不能溫突泰如也萬曆三年按臣鄧綬薦起南京吏部右侍郎瑞聞命旣行或諷瑞大臣故事宜辭讓瑞曰主上有特

明史稿

海瑞三十八卷

八

達之知臣于不可無特達之報扁舟詣京人無知者瑞曰吏部職長六曹安可不念先百姓疏陳貪墨吏國初尙有剝皮囊草之令律受枉法贓八十貫絞改從雜犯准徒贖無重刑決不能懲今欲使百姓安樂其於守令務極選欲督守令先司道欲督司道先撫按而致望於閣部大臣歸本於君身願皇上以茅茨土階之心居九重金闕持智者行所無事之術御一日萬幾其艱若此於是忌信者參矣尋轉右都御史瑞在留都一意省約裕民所罷無名官費理根排枝毛舉細察人見爲迂而瑞斷在必行留都民若弛重負出湯火御史房寰上書力抵之而進士彭遵古顧允成諸壽賢同疏斥寰皆外

諫瑞六乞骸骨不允竟卒于位年七十有圓卒之日諸御史捐金歛之都民罷市數日計聞上震悼賜塋贈太子少保諡忠介瑞用世志老而彌銳其學以剛爲主故自號剛峰語邑人學士王弘誨曰今之醫閭者只一味甘草處世者只兩字鄉原治古之盛何繇而見嘗言世俗群然稱僻性稱太過者多是中行之士所稱賢士大夫多是鄉原之爲鄉原去大奸惡不遠孟子功不在禹下當以惡鄉原爲第一其爲人粒官行已事事認真以是不可一世云

論曰世宗晚好玄修惟是宰執群工二十年間日共趨瞻子道教之場可謂閭閻汶汶臣主同惑海瑞一入朝

明史稿

海瑞三十八卷

九

堂之日直箴主失忘其狂顛詞若質責天威卽震赫乎而大司寇之爰書停置大內不可謂天聽之不聰也當是時也三尺之童皆識其名及至莊呈一歲三遷允稱特簡三吳赤子如坐于慈母之懷乃彼一二鄙夫爲國司直不自省愧中之者無隙攻之者無詞祇以其難過客破貧民謬見彈章詈謂迂狂顛倒之甚以此程材豈必空國用於供張罄民脂於兼弁始稱職而愉快乎瑞豈詭行之士陽爲閭閻爲聞能與若輩閤然以竄于鄉原之中者哉孔子曰與其不得中庸也必也狂狷乎又曰吾未見剛者瑞乎其近之矣

宋胡李王吳錢趙羅孫陳謝章羅魯呂王傳第三十九
宋訥字仲敏潯人父崇祿仕元爲行臺侍御史諡忠肅
訥性遲重不妄言笑初舉進士爲蓋山令元亂棄官歸
隱太祖既登極之十三年徵詣公車授國子助教年七
十矣時與諸儒應制撰勅命陞翰林學士已置殿閣學
士遷文淵閣大學士上三詔詞曰望於儲樞老矣猶有
非熊之兆而乃與周八百爾往欽哉聞訥附火燎腸下
衣傷膚爲文戲訥曰賜者協也火焚汝腸將非汝居內
相不能協助人主爲政神怒之耶訥頓首謝會新政國
子學爲監上方廣厲學官見祭酒吳頤多異便貴游子
明史稿 宋訥三十九卷 一

第教尼不行上乃罷頤驟遷訥爲祭酒訥入文淵僅百
日上念宿學諸儒德望老成可爲多士師師者亡如訥
特簡注復令曹國公李文忠領監事助纒糾上時時召
訥與問對亦時時幸太學臨觀而訥寢食堂廂不歸私
第休沐誨士諄切無餘日方嚴當職上燕居思見之不
欲數召使盡工私往廂房爲其神來畫工見訥公服危
坐色不豫明日訥朝上問卿昨午坐廂房色頗厲何也
訥頓首言臣荷皇上厚恩欲爲國家效犬馬力造士
適生徒有造次傾跌失容此臣不能教迪所致靜日尅
責上嘉歎訥頓首言主臣大馬臣動息聖明何從知上
曰朕歛時見卿念卿學事煩不欲爲數數故遣畫工圖

卿像來因出像示訥像甚肖上大嘉訥感泣頓首謝助
教金文徵患訥嚴謀於鄉人吏部尚書余煥以訥年老
移文致仕訥陛辭上驚問故召二人面質時上特嚴誅
更罰文徵誣訥受公侯餽爲賍上怒曰禮師父兄盛節
儒者之榮何謂賍文徵曰訥饑死有病生上曰祭酒本
提大綱此自親教者不省錄之過訥何罪上大怒誅文
徵并煥勅祭酒曰君子之道猶嘉穀小人之道猶稊莠
二者並存世所不免然天相德人猶扶植嘉穀故道堅
而不磨彼小人之所爲自斷滅盡矣卿勿以是替威儀
竭心力如故訥頓首謝後訥病上遣中使諭曰卿稟天
命之性發伸尼之誠施已之幽德修道教人所以病不
明史稿 宋訥三十九卷 二

病而速瘥以其有神也召其子望江主簿麟令侍養十
八年會試國子生多前列上大喜二十一年三月殿試
監生任亨泰廷對第一上召訥褒獎令撰進士題名記
立碑于監門二十三年卒于官年八十疾將革麟托諸
監官詣廂房懇還家訥厲聲曰是何風雲氣少兒女情
多現在丁社齋戒中耶兩祭竣事昇還家卒上爲文奠
之故事文臣四品無給喪費者給自訥始復遣行人祭
于家爲治墳塋官其次子鄉邑訓導復祖爲司業麟其
長子擢進士第拜監察御史出至望江簿三十年上以
太常卿張顯宗修撰韓克忠署祭酒司業事因論太學
生曰宋訥作祭酒學規嚴肅秀才猶陷規矩向學中用

朝廷以故得人近年老秀才做祭酒懷異心不肯教讀
改廢訥學規今命少年秀才署學事違犯學規重罪投
及頭帖誘師長者首人賞銀百兩犯者凌遲沒產訥正
中追諡文恪

縣字若思南昌人洪武二十一年會試以乙科授華
縣學教諭時年尙少獨抗師道首以行檢訓飭諸生
爲諸生講說經史寒暑不廢內報服闋改長垣乞便養
親改餘于建文元年薦陞桐城知縣燕兵初起也御史
大夫練安薦儼學足以達天人之際智足以資帷幄之
籌必按用之乃知臣言不妄下吏部召用儼通象緯議
占候是時兵事方棘故安薦之比儼至京靖難師已渡
明京寓

胡儼三一九卷

三

江矣太宗卽位故知儼曉天文以吏部薦令就欽天監
試翰林侍詔解縉曰儼才學足備顧問授翰林檢討與
縉等七人同直內閣尋陞侍讀太子立陞左諭德兼侍
讀儼持論稍愆諸同事人不能容遂以其年九月轉國
子監祭酒儼雖出閣不預機務然朝廷制作修太祖實
錄永樂大典天下圖誌皆推儼總裁八年上北征學士
廣榮劾致扈從儼以祭酒兼侍講掌翰林院事輔導皇
太孫監國國初祭酒宋訥方嚴帥士儼獨濟以寬厚是
時士有借故告歸者法坐戍邊儼爲申論得免疏請申
明洪武中所定學規上曰此其條約耳爲師範者當務
正己以先之講學以養其心漸摩以淑其身此爲良察

也勉之儼承諭教督諸生率自身先帥士士心翕然嚮
慕不嚴而教成儼終文皇世典圖學二十二年士出門
下至公卿者猶執弟子禮益恭儼以是名益重於天下
洪熙元年以疾乞休加授太子賓客致仕聖書褒美復
其子孫歸養丘樊十九年卒年八十三生平衣食僅足
言行慤慤稱耆俊焉

李時勉名懋以字行安福人也永樂二年進士選庶吉
士內艱起復授刑部主事召入史館修書書成授翰林
院侍讀十九年三殿災應詔陳言十五事上允其十四
事行之尋議構下獄二載二十一年赦出復翰林院侍
讀獻陵初卽位上疏留中不知疏指云何上覽之大怒
囚之第

李時勉三一九卷

四

縛至便殿命力士播十八瓜折三肋幾死改交趾道御
史令日鞠一四日疏一事疏三上上復大怒下詔獄宣
宗嗣位令左右校往獄縛時勉來面詢上恨時勉慙觸
仁考欲殺之俄又令錦衣衛指揮縛時勉斬西市指揮
出端西旁門去時勉已先縛從端東旁門入兩相左而
時勉遂得見上面詢上矜容之立脫桎梏復其官陞侍
讀學士五年主考會試正統三年預修宣宗實錄成進
學士六年國子祭酒闕西楊嘆乏人時勉曰豈遂無人
耶有同坐者目時勉曰誰復有如先生者詰朝竟以時
勉爲祭酒時勉在太學一做胡瑗條教甄別士品身帥
僚屬督諸生讀書與寢有常燈光達旦諸生食不能

婚病不能醫死不能喪時勉力爲節縮餐錢贍給是時改建太學上令瑞振往視先是司成過振進香文廟輒爲設茗延款時勉獨不延款振駭之搆以他事荷校學門諸生石大用者蘄州人號於衆曰師猶父也父師羅難吾弟子忍坐視耶倡義上疏請代衆難之大用作色日朋友急難詩歌鵲鵲況師乎況師乎自退去閉門草疏上言曰民生於三事之如一時勉伐樹果小園師城首舉焉事聞綱端且年已七十吏值炎熱臣恐時勉死亡無日伏乞容臣代初以全師生恩義諸生因而哀號闕下者三千人上釋之又四年乞致仕諸生復相與叩闕下乞留言祭酒李時勉感皇上嘉惠學者之意小大之才多所裁就蓋前此未有

明史稿

李時勉三十九卷

五

臣等尚願少留時勉辭益力上乃許之詔兵部具舟賜鈔一千貫命光祿具酒饌公卿咸共祖道崇文門外太學師生用彩幣製旗帳頌時勉德教樂工槌大鼓雜絲竹喧然前導觀者塞途京師罷市人皆嘖嘖稱美以爲榮吏部尚書王直嘆曰二疏以來恐未有此時勉歸二年聞上北狩北而稽首號慟疏請監國選將練兵親君子遠小人褒表忠節迎還車駕復讎雪耻留中不報亡何卒年七十七諡文毅成化中贈禮部左侍郎改諡忠文時勉同時南祭酒陳敬宗與齊名

論曰我太祖始建太學未嘗不慎選師儒初則魏觀爲祭酒宋康爲司業是時千戈甫戢民間俊秀未遑闕學

及後文教既敷學徒頗衆而勲臣子弟每多不守學規上憂之喟然嘆曰此六堂之教官人各不能教訓之過也乃置二司業分爲左右令各提調三堂月有會議背書之期品其高下以定諸生三等分令坐堂肄業試法一如科舉之制而乃許之入官訥時冀敷以四輔官改爲左司業王嘉會以翰林院檢討改爲右司業二人者春秋已高巋巋焉如正其衣冠旦夕端坐六館諸生雲集階下肅然望而畏之以是士皆率教儼嚴不如訥然訥故所定學規儼時申飭之修撰吳溥爲司業溥則每晨五鼓輒出堂上集諸生視所習爲之講說終日危坐無怠容佐成均一十九年而卒溥字德潤崇仁人建文

明史稿

王嘉會吳溥錢寧三十九卷六

初試禮部爲第一人嘉會字原禮嘉興人祖宗時太學官屬人務申明祭酒司業之條約以分淑其徒其著者洪武初有助教錢宰博士趙倅承樂中博士羅師程孫貞宰字子山陰人以儒士舉爲助教九年年老乞休上以其教士綽有成效加授博士上賜勅歸曰爾尚師表一鄉訓誘後進以裨治政庶幾不愧鄉大夫之教則朕猶有望焉宰歸宣上德意有從之遊者開迪不倦遠近宗之倅字汝初會稽人上嘗與倅講論經史每奏對上輒稱善以詩經自顯師席者五年引年請致御史大夫汪廣洋奏曰博士趙倅其弟子爲方岳重臣及持節各部者往往有之是不爲無功今年逾七十筋力寢衰

不克隨陛下放歸山中以盡其餘齒加授翰林侍
讀上曰卿何郡人對曰會稽上曰向爲兵部侍郎
知萊州卿之子耶對曰是也上綽視之曰卿誠耄矣
歸養其家爲宜賜錢二十五緡似子圭玉官法從時似
作謂忠書教之圭玉繇是服政有盛名繇程名恢永豐
人以訓導薦入史館纂修高皇帝實錄陞學錄師範尊
爲弟子之受業門下者千人滿考轉博士又六載以年
七十乞致仕時博爲司業先嘗受業其門貞字宗正豐
人舉人教授紹興陞助教轉博士祭酒儼司業溥重
其文行並遣子受業諸生在貞門下者親爲講授多成
材嘗署監事一年進階修職佐郎時稱明師皆曰孫博
明史稿 趙復羅師程系貞三十九卷七

士子曰良曰恭皆甲科曰儼曰讓皆教職云

陳敬宗字光世慈谿人同李時勉進士同選庶吉士與
修撰曾棨等二十八人同留讀書文淵閣預修承業大
典成院刑部主事九年預重修高皇帝實錄十二年預
修國書五經性理大全改翰林侍講宣德改元敬宗時
以內艱去勅召起復纂修兩朝實錄明年轉南京國子
監司業正統三年秩滿轉祭酒敬宗德望文章久爲館
所推重及居太學力以師道自任訓士規範肅於朝廷
士事敬宗嚴如對君時當會食諸生稍有失容卽令侍
罪堂下不肯假貸僚屬凜凜在列然亦以是府怨有弗
與士訟敬宗法司請逮理敬宗置弗校事亦竟白不能

損敬宗而敬宗名益重時稱南陳北李願李寬平得士
心而矜嚴好禮不如敬宗袁忠徹嘗相二人曳令並立
曰二公他日功名相埒敬宗儀望魁偉美鬚髯李貌稍
寢又短小聞者未信後二人皆官祭酒並著聲敬宗性
善飲常飲襄城伯李隆所隆最重敬宗有時旅譙賓已
罷去留敬宗再飲加酹酹而敬宗言親儼然無改其初
一夕飲過劇兀坐喧煩或伺之見敬宗拳握最謹喧振
傾慕敬宗欲致之不可得聞周恂如與善令通意敬宗
曰敬宗奈爲人師表而謁中貴人他日無以見諸生恂
乃謂振曰陳祭酒書法極高公何不以求書爲名先之
以禮幣彼將謁謝矣振遣敬宗文綺半酒求書程子四
明史稿 陳汝宗三十九卷 八

陳敬宗走筆書之而返其禮幣竟不往以故十八年不
遷意諸如也景泰元年引年致仕天順三年卒年八十
三

謝鐸字鳴治浙江太平人天順八年進士庶吉士授編
修時憲宗命諸儒校訂宋儒朱熹通鑑綱目鐸上言宋
神宗好通鑑理宗好綱目皆不能推之政治願陛下親
賢講學按史實經窮理修身見諸行事不可爲二君之
徒好上嘉納成化十一年陞侍講尋值外艱制終屢薦
不起弘治改元學士李東陽貽之書曰聖天子新卽位
海內諸賢伏在草莽者咸冀征于朝官宜速起以盡正
人之用鐸乃起修憲宗實錄轉南京國子祭酒上修明

教化六事言教化學校所自出如臣愚陋願賜提點乞
求道術之士以爲太學師簡任提學須得風采嚴重之
臣以爲一方表帥慎科貢以清教化之原正祀典以端
崇化之本廣載籍以承教化之基復會饌以嚴教化之
紀均接應以拯教化之弊是時有詔考正孔廟從祀諸
儒鐸故疏請增祀宋儒楊時以吳澄忘宋事元宜從恭
大夫之例罷斥禮部尚書傅瀚力辯前人之請爲有見
不可遽納前人者楊士奇也瀚同鄉堅相庇鐸議六事
竟皆寢不行鐸明年遂乞致仕八上用博士楊廷用
奏始進楊時從祀而吳澄仍以瀚故得留鐸歸里十載
上思任用儒宿乃卽鐸家拜禮部侍郎掌國子監祭酒

明史稿

謝鐸三十九卷

九

事章憊以福建僉事致政家居二十年起爲南祭酒鐸
念求退得還非義所安辭乞舊官供職不許鐸以前在
南雍所建白祀典未見用於是復疏請行之且言納粟
納馬之例此徑宜塞具條教人斂才之法皆師古義不
徇世要在主持風教訓士務先養其廉耻監故有羨金
爲祭酒費鐸盡籍於官均贍僚屬構東西樓以庋經籍
北監廟街斜側市地修闢益爲廬舍三十餘區以居博
士助教諸學官諸生貧者贍給死者購經皆羨金不肯
私一錢十七年以年七十引致特賜告正德三年奄瑾
矯令致仕五年卒年七十六贈尚書諡文肅嘉靖初禮
部乃援鐸議罷黜吳澄從祀

章憊字德懋蘭谿人也成化二年進士會試第一入翰
林爲庶吉士授編修內庭張燈下詞臣賦詩懋與編修
等詩以爲上元玩好之具臣等竊議以爲此事必非陛
下本心陛下卽位之初首下溫詔赦田租絕貢獻蠲逋
負停不急之務與民息肩則煙火之事決知陛下之不
樂爲此也或者兩宮皇太后在上陛下欲極孝養奉其
歡心非爲一身娛樂之計然大孝在乎養志伏觀兩宮
母后恭儉慈仁之德著于天下豈以煙火爲樂哉況今
兩廣弗靖四川未寧遼東離亂北虜窺竊江西湖廣赤
旱千里正陛下宵旰焦勞不遑暇食兩宮母后同憂天
下之日臣等又知陛下之不暇爲此也至如翰林之官
以論思代言爲職雖曰供奉文字然鄙儒不經之辭豈
宜進於君上若不取法於聖賢而引宋祁蘇軾之教
坊致語以爲之是以三代以下之君望陛下而不以三
代以上之君望陛下臣等叨與翰林誦習六經師法孔
孟夙夜惓惓相與戒飭惟恐曲學阿世無以補報於萬
一何敢爲此鄙詞上瀆天聽以自取侮慢不敬之罪我
臣等又嘗伏讀宣宗章皇帝御製翰林箴有曰啓沃之
言惟義與仁堯舜之道鄒孟以陳若今煙火之舉恐非
堯舜之道煙火之詩恐非仁義之言臣等知陛下之心
卽祖宗之心故不敢以是妄陳於陛下之前古之帝王

明史稿

章憊三十九卷

十

盤玉有戒几杖有銘目不視非禮之色耳不聽非禮之聲誠以人主一心攻之者衆一惑於耳則凡侈靡之聲皆乘間而入矣一惑於目則凡侈靡之色皆抵隙而進矣人心愈危則道心愈微天理人欲不容並立若曰上元之樂乃微事耳煙火之舉乃細故耳此不足爲聖明之累是殆不然書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又曰不役耳目百度惟貞若於此一事厭常喜新之念興則他日有甚於此者將無不至不可以微事細故而不之謹也且漆器之作何損於德而舜則止之旨酒之甘何害於事而禹則絕之露臺之費不足爲奢而漢文則已之彼聖賢之君何汲汲於是哉正以欲不可縱漸不可長故耳

利只窮

章懋三十九卷

士

陛下將此煙火之事一切禁止移此視聽爲文王其如傷爲大舜之聞善若決江河省此冗費以活離困苦之民賞征伐勞役之士則干戈可息災旱可消百姓可以富庶四夷可以賓服億千萬年享太平無疆之休則陛下之所以奉養兩宮者其孝豈有大於此哉奏入上怒杖三人闕下皆左遷而懋得知臨武縣朝諭稱三君子時羅一峯論李南陽亦外謫又稱翰林四諫懋三人尋以給事中毛弘等論救皆改官而懋得南京大理寺評事一考陞福建按察僉事部多曠盜羣民懋皆緣俗設法自合帖肅部內清理考績到京遂求休致年僅四十一家宰尹直曰不罷歟不貪酷不老病何

以求退懋曰古人正色立朝懋之罷歟多矣古人一介不取懋之貪多矣古人視民如傷懋之酷多矣年雖未艾鬚髮早白亦可稱老矣竟謝官歸足跡不入城府日與四方弟子橫經論道或譏爲文章曰小技耳子弗暇或請著述曰儒先之言至矣盡矣刪其繁蕪可也家居二十餘年公卿臺諫累薦不出弘治十四年特召爲南京國子監祭酒適外艱天子詔以編修羅欽順爲司業署其事虛位以待懋終制十六年服闋懋乃赴任時士多放逸欽順以爲士之放心宜收非管攝之嚴不可已而諉作懋至開示以近裏工夫謹矩度勵廉耻雖祁寒暑雨令具冠服危坐終日士遂各爲收斂其有志者

明兒竊

章懋三十九卷

其

排日執經質問更相詰難人人自以爲得師士有母病據例不得歸省晝夜涕泣懋許之或以爲言懋曰吾寧以違制獲罪不忍絕其母子之情也士皆感悅疏陳教士欽才之法具言洪武永樂中生徒動以千計類多俊少而教養之法以通經積分而出序故其時布列庶位類多得人今歲貢非無可學之資而衰遲不振十常八九舉人下第當入監者宜及時作養顧往往徑自回籍故教養難效本末胥病臣愚欲行選貢之法不分廩增附生員令提學憲臣精加考選務行著鄉閭學通經術年富力強者以充約計天下可得五七百人下第舉人寬其違限之科而要以坐堂之實實坐堂一年之上坊

准會試庶生徒充備使臣等得竭驚純勉勵少追尸素之咎上允行之繇是以後有選貢一途自懋始也正德敗元群邪爭用事懋憂之疏言皇上龍飛御極紹承大統而建言獨取於正德臣有以知陛下真不世出之主負大有爲之志可以四三王六五帝爭光列聖矣然以正德爲名當求正德之實必如唐劉蕡所謂居正位親正人發正言行正道而後可以正德必如董仲舒所謂正心正朝廷正百官正萬民而後謂之正德臣以菲才待罪冒監敢據一得之愚以正德之要務五事效野人炙背食芹之獻以爲新政涓埃之助一勸聖學二隆經述三謹大婚四重詔令五敬天戒詔優答之尋再疏

明史稿

章懋三十九卷

三

乞休不允二年引年以請不待報遂歸已而兩都諸名卿多遭璫璉斥辱西懋以先幾去矣五年瑾誅起南京太常卿辭六年陞南禮部侍郎辭詔以侍郎致仕世宗入嗣大統詔加南京禮部尚書致仕懋筮仕九轉至八座居官不過十年歷俸僅滿三考難進易退之節天下高之卒年八十有六贈太子太保諡文懿懋同邑唐龍少從懋學正德三年進士官至冢宰嘗以副使督學陝西品士務先器識而文貴雅醇儒者宗仰龍之學一票於懋終身以爲師年比七旬出入皆徒行或諷龍曰公學孔子者願欲過之耶龍曰固然第吾楓山先師致政歸家祇步行乃姪朴菴公竹潤潘公俱守此禮吾安敢

違耶其遺矩留範後賢若此朴菴名琢工部尚書竹潤名希曾兵部侍郎楓山懋之別號也其後吳文定寬朱泰靖希周里第皆徒行魚魚雅雅如庠士又嘉靖中紹興韓尚書邦問陽明先生父華同輩也陽明事之甚謹一日祝聖皆赴公所陽明自謂勲臣紹韓朝服乘馬而趨從人俄報韓尚書在後陽明亟下馬執笏立道左邦問至不下輿第拱手曰伯安行矣予先在陽明立俟邦問遑乃上馬君子曰當是時也邦問慨然以前輩自居陽明歛然不以伯翁自重古道而足徵云嗟夫以今世道之日澆也勢饑日加一日行誼日薄一日與從之輝煌總以爲播惡之赤幟而已余故於數公之流風懿範特附而著之

明史稿

章懋三十九卷

四

羅欽順字允升泰和人也弘治六年進士及第三人授翰林院編修欽順初政舉子業不識禪學既登第即一老僧問佛僧答以一偈語欽順爲之構思徹夜不寐達旦恍若有覺已取佛氏諸經玩讀深有會自以爲至奇至妙天下之理莫加焉已陞南京國子司業更復潛心理學讀濂洛關閩諸大儒語錄愈讀愈見就實惘然嘆曰昔兩程子張子朱子早歲皆營學禪及於吾道有得始大悟禪學之非且力排而痛闢之蓋其見之審矣吾今始知吾前所覺悟自喜者乃此心虛靈之妙非性之理也釋氏之明心見性與吾儒之盡心知性相似而

實不同蓋虛靈知覺心之妙也精微純一性之真也釋氏之學大抵有見於心無見於性故其爲教始則欲人盡離諸相而求其所謂空空即虛也既則欲其即相即空而契其所謂覺即知覺也覺性既得則空相洞徹神用無方神即靈也凡釋氏之言性窮其本末要不出此三者皆心之妙而豈性之謂哉是時講學之士皆尊王湛陽明曰吾心之良知即天理甘泉曰天理只是吾心本體豈可於事物上尋討欽順謂二子皆是認心以爲性猶近於禪蓋天下事事物物皆有箇理今但求之於心不於事物上理會因覺固其第一義矣不亦悞乎武宗嗣位欽順跪請終養瑾怒奪職爲民瑾誅起南太常明史稿

羅欽順三十九卷

五

少卿陞南吏部右侍郎改吏部世宗入國轉左侍郎尋出南部尙書父年踰八十矣乞歸養許之既而詔改禮部尙書會父卒服終改吏部懇致不復起欽順年四十始慨然志道雖恨已晚庶幾無負此生家宰歸二十餘年窮探理性嘗曰聖賢千言萬語無非發明此理有志於學者必須熟讀精思將一己身心入在聖賢言語中翻來覆去體認窮究方尋得道理出其學一守程朱家法時形諸嘆曰自昔志於道學者罔不尊信程朱近時以道學鳴者則泰然自處程朱上矣攷其所得乃程朱早嘗學焉而竟棄之者也夫勤一生以求道乃捨先賢所棄以自珍反從而議其後不亦異乎著有困知記折

心性以辨儒釋合理氣以一天人謂古之聖賢罔不戒慎省察率諸終身而不足今之論者以謂圓明朗徹取諸一言而有餘百世君子必有能辨之者卒贈太子太保諡文莊

魯鐸字振之景陵人也弘治十五年進士會試第一選庶吉士授編修正德改元與修孝廟實錄諱克正使奉詔諭安南還遶國子司業轉南京祭酒尋改北京歷典成均其教至於理道不事章句士有歲年不復常者盡類給諸生人六館中然凡歲歲月皆者道國初成憲道自尊重每相與展講告乃是時鐸一小園居跡深居自分終老此矣名曰曰有園記之曰吾材類樗而今復病是加之朽也樗而朽釜無所用之無用則無所屬吾明史稿

魯鐸三十九卷

六

其屬吾矣吾吾屬吾園始爲吾有也苟藥物能吾扶執使吾不樂葛巾野服客至呼酒嘯歌嘉靖初刑部尙書林俊上書謂經師易得人師難求鐸性質渾樸志尙清純道足以鎮雅黜浮學足以訂頑立懦方今釐革庶弊正育賢成德振作士風之時今魯鐸與謝鐸人品爲類謝鐸以祭酒養病孝宗用吏部薦進禮部侍郎掌祭酒事起之千家遺官以速其行臣願陛下請處魯鐸如謝鐸故事則今日之重道尊師有光於孝宗矣于時撫按臣暨兩都臺諫交章諭薦十數五推卿佐皆不起比卒守臣以卹典請詔予祭塋諡文恪

論曰李古廉爲御史瀕死屢矣而皆事明主是故未信

而諫君子以爲難焉比掌版均囊頭受辱於振乎何諫乃陳光世顧不能爲之招振亦無以有加於光世是以守道君子使之濡足以狷人不能如有一朝之患不思矣古廉士日益親光世道日益尊兩公山斗並高一時晚近諸儒具員而已謝鳴治章德懋皆亦宿儒起田間群公勸駕爭先天子虛位而待一朝閣瑾弄權兩人相繼辭位道直所以不安於流俗守正故以見卸於群邪有自來矣魯振之五推卿佐甘丘園而不出宜哉

呂柟字仲木高陵人也正德三年進士第一人授翰林院修撰時閣瑾用事以柟爲同鄉特先致幣賀柟却之瑾斂令人哄柟許以先朝故事引入內閣柟遜避不

明史稿

呂柟三十九卷

七

與來往瑾深憾之柟乃引疾乞歸瑾敗乃起上好逸遊內庭土木競極華侈柟上言曰周文王緝熙敬止咸和萬民斯享寧臺靈囿之樂元順帝濟學繼盛有臺沼我太祖一舉而取之殷監不遠陛下可爲深戒聞者議其過直柟曰昔賈生借秦爲喻文帝尙能用之矧至上明聖遠過漢文吾獨不能爲賈生乎乾清官災應詔陳言六事一請遣去義子僧一請取回鎮守太監不報復引告嘉靖改元以新天子起用還館中進講日會爲仁祖淳皇后忌辰口奏存禪服之禮罷酒飯之賜從之疏請溫尋聖學曰學貴知要而力行望皇上慎獨克已上對天心親賢遠讒下通民志三年議大禮忤旨下獄

訊治降解州判官柟故以理學爲都人士宗仰及至解遠近士爭來受學州人爲闢解梁書院居之朔望則令耆民鄉長講讀教民勝文行呂氏鄉約習文公家禮求子夏後訓諸學宮建司馬溫公祠正首陽夷齊墓居三年陞南京吏部考功司郎中轉應尙寶卿太常少卿皆南都凡八年四方士環趨講下是時海內講學者相望起而各守一先生言柟獨集取宋儒周程朱張語爲四子抄釋令學者務體驗而方行之語學皆曰必如是乃爲吾實學無他法門也十四年入爲國子監祭酒嚴自表樹申明監規五事請于上上皆報可未言儀禮一書乃戒周致太平之具世行高堂隆所傳十七篇宋儒楊

明史稿

呂柟三十九卷

六

復爲之圖解皆可習行近臣等選諸士按圖學步自冠射鄉燕至士相見諸儀使士子閑於周旋進退之節養其中正和平之氣兩此書稀少靡所正據禮樂諸器舊多未完乞勅該部重刊儀禮一書并造禮樂諸器以便諸生游業雅古大雅鼓鐘辟離周禮樂語之義或諷以敷教在寬柟曰寬非縱肆乃日刮月磨而不責效於旦暮間云耳然曰敬敷則易嘗不嚴古稱師嚴道尊道尊而民敬學今人才不古豈古今人真不相及哉內則祭酒外則提學率多因循姑息而不知人才日下也十五年陞南京禮部右侍郎士人就講如昔十八年奉先殿災自陳致仕歸越四年卒柟初爲夏貴溪所愛重而貴

溪故與霍文敏交惡文敏時爲部長每對桺嘖語貴溪桺數規諷文敏謂非大臣體文敏性故剛執至所以待桺者又多爲不堪已桺以朝賀赴闕下貴溪方柄國見桺入甚權一日數持文敏短至謂不可一日近者桺曰霍君性雖少褊故天下才也公茲爲國欲才卽當推轂霍君奈何以寸朽棄連抱耶貴溪則以桺衷附文敏而異已大不悅竟以是策免桺也或疑陽明之學以難桺桺曰講其學而行非勿信可也不講其學而行是信之可也時有以甘泉之學見之彈章詔盡毀其講學書院桺曰聖君在上賢臣在下豈可使明時有僞學之禁論曰呂仲木處夏霍之間外不隱賢內無留怨上懷體

明史竊

呂桺三十九卷

一九

國之忠下不失寅恭之美貴溪不能然此聖人所以致斯於和同周比之論而君子小人所以分乎嗟夫意見稍左則桺組之上遠起戈鋌人情險於山川不虛也雖然何傷於仲木余詳味其文學政事務在於躬行以帥士循禮以化民允爲一代儒宗也

王雲鳳字應韶和順人也父佐成化十四年進士應官南京戶部尙書佐孤介寡合號清謹雲鳳後父六載舉進士年僅二十獨立之操屹有父風初授禮部主事足無故不躡公卿門不赴無名宴飲時內庭崇修醮事度僧不已雲鳳力贊宗伯疏請停止不報仍特自疏爭之弘治十年以祠祭郎中疏論中官李廣及諸左道倖進

者不報廣恨之十二月朝薦自郤廬還廣言雲鳳薦後騎馬遽下詔獄謫陝州知州十一年廣死吏部員外郎張綵薦陞陝西僉事提學設四科以取士曰求道曰讀書曰學文曰治事以五要肅士心以九容飭士身以十才一行正士習以九戒敦士禮以二十一過禁士姦士心交約束甚苦其嚴終皆欽服多成就呂懷康海皆其所造士也已改副使三載考績仍以副使復督學關中正德二年陞山東按察使會內艱四年服闕復以張綵薦起爲國子祭酒是時瑾尙苛政有言雲鳳在陝時非類生徒榜笞至死瑾聞而喜之故用綵言使掌成均雲鳳復以所督陝士訓約行之國學於是誹謗因出瑾敗

明史竊

王雲鳳三十九卷

三

綵被逮言路遂因論及雲鳳改南通政遂請告七年起家僉都御史巡撫宣府疏辭不允時楊一清爲吏部雲鳳上一清書曰伏惟執事晉位太宰竊爲天下慶而不敢奉問者非敢效劉元城不通司馬公書之義也以時事多端舞一把筆輒長太息而止近於咨文中始見陞少保益慶位之愈崇而志之可大行也山中屢聞忠讜之言近者留王昂一疏尤爲人所傳誦不聞唐介初貶之時路公有此也執事於是乎加人一等矣然介雖貶數月之間兩轉未久而復其殿中侍御史今王昂既不獲還之青瑣則推薦超陞在執事筆端焉耳他日秉史筆者書此一行豈不足以照耀今古哉每恨李文文法

稱賢相然惡羅倫淪落以死擯岳正坎珂終身而極食之陸布政反得峻擢今文達之富貴安在哉一時快意可略也前輩影樣之多後人是非之公可畏也一人私情可略也天下指視之嚴史氏紀載之實可畏也一身極榮極貴極富可略也每日光陰之易去過者不復可補百年歲月之無多來者未必可追可畏也且用舍之間士風所繫扶持正人則善類慶而士風以振獎進邪人則善類沮而士風以類屬恐有奔趨富貴譴談利達之人相見之際非稱功頌德之詞則乞憐求官之語未有以直諫之言達于德聰以古人功業望執事者故雲鳳敢布其愚焉雲鳳迂陋孤蹤疊辱薦蒙今蒙委以巡

明史稿

王雲鳳三十九卷

三

撫重寄感激之餘慚懼交至久病殘喘豈堪任事向者臨歸寺中拜別妄有者不得幹不得之言此雲鳳之本心也况今兩耳全聾百藥不効只當耕田納稅爲畝畝之餘民養親讀書忘歲月之去我豈有夢寐更着冠束帶耶惟俯垂憐念縱須鹿于林莽之外投魚蝦于滌澣之中使各得其性焉則雲鳳未死之年皆執事之賜也倘執事他日解重而南雲鳳尚當杖竹跨驢候門下于待隱之園或隨杖屨登金山之巔把酒酌江以弔千古之豪豈不快哉官之崇卑有無何足掛之齒頰間也不已之鎮兩月值父艱服闋起副都御史懇以疾辭上子告遂不復出

論曰王雲鳳本一直節君子也爲祭酒時有言其欲請
璋臨太學如魚朝恩故事士論鄙之嗟夫人之全喪何
至是乎竊以雲鳳之起家出張綏之推轂小人朋比
之日正君子道消之時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賢人其
可往哉比匪之傷從自及已

明史稿

王雲鳳三十九卷

三



明史竊卷之第六十二

東莞尹守衡著

吳魏陳孫陳高張林王邵列傳第四十

吳訥字敏德常熟人也父爲沅陵至薄誣繫獄訥身

代事未白而父歿由是自痛憤大肆力於詩書而益究

心性理之學爲文章有根柢郡邑交薦爲學官不就喜

聞岐黃方術書以醫名江東永樂末崑山令舉醫生至

南京而是時西楊輔仁宗監國薦令教授功臣子弟而

禮部侍郎儀智遺其子銘從受學焉文皇帝召見齊殿

白衣備顧問洪熙初用沈學士度薦授監察御史出按

浙江首振風紀表陸宣公里修岳鄂王墓斷秦檜碑還

京超拜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考滿進左副都御史

明史竊

吳訥四十卷

一

仍理院事訥前後皆盜臺職凜有丰裁而不察察求人

過然奸賊不法之徒亦自消沮人服其正直忠厚正統

元年天子幼冲閣臣方請御經筵開講讀訥乃錄已所

輯文公小學集解上之其志務行所學非苟論著而已

又輯前代名臣諫疏以厲臺屬正統六年請老弗許又

再疏乃特賜宴而遣之南京守備襄城伯李隆與訥嘗

賈以紫貂裘帽白金百兩弗受也家居惟事讀書立言

務開世教每見淺學後進目爲越航船秀才言其群坐

多人偶語紛紛祇供談笑而已爲人古貌古心環堵蕭

然周恤如巡撫江南欲爲創新第城中訥辭謝曰訥素

不愛華麗不喜城市而何敢勞民傷財以重吾罪耶致政

十九年乃卒年八十六諡文恪

魏驥字仲房蕭山人也永樂二年舉人明年以乙榜授

松江府儒學訓導學宮故有號舍集諸生讀書驥居久

驥至教令肄業皆滿驥從時携茶粥往勞藉諸生勤

惰諸生皆感激嚮學多成材九載滿當遷諸生楊洪等

詣闕乞留獻陵監國聽與還任復督教事三載十七年

所薦諸生太常博士上請遠日劉履節九年御史我皇

考方授以此職不無以與人也宣德初陞考功員外郎

轉太常少卿正統三年召試行在吏部右侍郎踰年爲

直七年奉勅巡撫畿內諸郡是年保定真定蝗上以爲

憂特勅往視驥至督民收捕不爲灾八年請老調禮部

辭改南京吏左十三年九載考滿乞致仕不允陞南京

明史竊

魏驥四一卷

二

吏部尙書景泰元年年七十七又乞致乃得歸門生大

學士陳循時直內閣謁驥請曰先生雖位冢宰未嘗得

立朝願少待事在吾輩而已驥聞言大不悅曰君爲輔

臣爲天下進賢才豈宜私一座王循大愧驥歸數年茂

陵復辟進榮祿大夫驥居鄉不謝賓客然不進公府過

客則答訪舟次布衣芒屨首竹笠課農作晨夕與野叟

遊處好吟咏矢口適情不雕飾而有雋味年雖老事兄

教論驥愈恭謹兄弟蒼顏白髮齒德爲鄉閭之冠成化

間監察御史梁昉既請優禮如漢故事上嘉悅賜勅存

問勅曰卿以醇篤之資正大之學歷事累朝官登八座

歸安田里壽屆百齡進退從容體履康豫絢惟風采嘉

歎不忘茲特遣行人賁勅存問并賜羊酒令有司月給食米三石優贍終身卿宜倍加調攝益隆壽祉佇聞謚諭用慰渴思卿其體朕至懷是時驥年九十七矣勅下驥未及見而卒有司疏請如例塋祭驥子鴻廬序班完奉父遺命上言臣父先臣驥正月卒于家臨終語臣母曰我即死朝廷賜塋必須辭免手書遺臣死後慎勿以塋事累鄉里今者皇上念驥先朝老臣特加優恤而臣於先臣遺命不忍棄違故敢昧死以請禮部言辭塋固魏驥誠心賜塋乃朝廷盛典伏惟上裁上曰朝廷卹典乃爲盡忠者勸今驥臨終遺言猶恐勞民可謂純臣矣覽奏良用惻然重違其志特從之賜諡文靖驥身不勝

明史稿

魏驥四一卷

二

衣言不出口雅望爲國具瞻正統中瑞振最怙寵用事隸視公卿驥遇振不避車振卒不致有加於驥見必呼先生驥禮振惟怕一方振亦不之較也驥居官時嘗寄俸金邑子刑曹郎刑曹郎請封鎗驥絕然曰後生輩何待前輩薄也及還驥驥付銀工碎之皆賸物驥笑曰部司豈無良至此乎銀工私於蒼頭曰昔刑曹郎舍人嘗爲此物出予手將無是乎蒼頭以告驥驥戒蒼頭曰慎毋洩洩之彼不安矣寧云金毋令失權也已而刑曹郎出守辰州來辭驥且請教何以出治郡也驥曰君練事久又精刑名何郡之足爲第須教舍中雖至親不可忘防檢刑曹郎深念之久之舍人事覺守大慙驥俸金剛

謝驥笑曰君誤矣奈何以不明迹加人不體乎子金固在未嘗失迄不受也蕭山故有祠祀宋縣令楊時驥家居嘗勸鄉人修築海隄鄉人德之成化十九年邑人請于朝配祭時從之

陳璉字廷器東莞人也洪武二十三年舉人卒業太學試吏部高等授桂林府儒學教授是時粵西方脫兵甲未遑庠序之事璉至身誘諸生誦誦經史習文章由是絃誦日興其歲大比解元丁昂出璉門下士士獲雋倍他郡是時都督韓觀總兵鎮守猛悍不下士獨折節璉見必稱先生九載秩滿陞國子助教文皇入國擢知許州州人初皆以儒者易之璉曰儒與吏異乎民胡不可

明史稿

陳璉四一卷

四

以儒治也一切寬厚率民民率相安於簡易樂從其教化居數月俗多淫祠盡革毀尋改滁洲滁當京邑要衝首驗丁賦省民徭役征歛之苦修學校勸農桑民用太和政暇時與僚屬晨咏醉翁亭上百姓稱小歐陽上北巡過滁璉上巡符頌廷臣上璉怡行餘人恐遷去詣闕乞留待陞揚州守掌滁州上征本雅失里還上平胡頌安南平上平安南頌已復倣柳宗元上號歌鼓吹曲十二章上愛璉文學兩命同考禮閣外親奪情起陞四川按察使宣宗卽位召還爲南京通政使掌國子監事數年祭酒無特員專任璉正統元年陞南京禮部左侍郎六年致仕璉於書無所不讀書過關有書數車悉封繪

關吏曰宦橐耶璉不答令家人啟篋盡書也關吏猶疑隨手探書出因璉璉誦答無遺脫見書中多璉手記歎服長跽謝罪家有萬卷堂多秘府所無之書四方學士來觀必館穀焉璉之去滁也滁人侑之于醉翁亭與歐陽修王禹偁爲三賢祠景泰五年璉卒年八十五

孫鼎宇宜鉞廬陵人也永樂間鄉舉初爲松江府儒學教授鼎之愛士甚於士之自愛郡有司皆尊敬鼎踰於下司之尊敬上官也鼎嘗奉哀詔入臨府中誤翻戴喪冠太守見之亦遂效之而翻其冠其信慕若此秩滿以楊文定薦陞監察御史督南畿學校士不盡拘文藝重德行學置本源錄錄諸生善行以身爲率不事譏防

明史竊

孫鼎四十卷

五

行部令勿先知從單與符至諸生集報閉門面試一文或破題數百隨閱隨定畢便開門呼名而出案牘隨之先後允愜必囑者無所措手嘗見庭榜方熟命左右摘嘗前有界誦生同啗之一生獨取其二鼎問之曰日留歸以奉二親也鼎大賞倍遺之時應天苦旱民饑奏免田租什之七賑粟萬二千餘石全活民甚衆庚午秋試時上北狩鼎小試罷謂諸生曰諸君從有司試當簪花燕饒今日爲臣子枕戈之秋老夫不敢陷諸君於不義乃與飲茶令從中道行自步送出門旣而詣關上疏請隨所用以致死不報乃自矢於文信公嗣去蒞所部道遇金尚書濂慷慨對泣有萬里丹衷扶日月兩人清淚

對山河之句其忠憤如此是年勅封父母得告歸省及恩命至父擁騎郊迎鼎徒行控御甚虔親者榮之明年還朝念親老請致仕歸後祭酒司業闕當道屢薦不肯起郡守金陵張瑄疏鼎孝追曾閔學踵程朱宜起居論思之職名卿大夫過其鄉必禮其廬鄉人子弟考德問業無虛日守若令以下時從乞言焉歸六載爲天順元年年六十六卒

論曰吳公篤行君子也耻爲流俗師不應辟以醫舉西楊獨識拔之卒履臺端爲國名臣知遇亦奇矣哉魏公歸田遠跡朝市死不邀榮可謂行過乎儉先進流風固百代之人物乎陳公蓋亦一代文儒或言其獻頌近諛

明史竊

孫鼎四十卷

六

宋景濂事太祖有嘉瓜頌劉青田有瑞麥頌文臣之欲鋪張至上功德類有此胡足譽也孫公益特達不凡校士不以文法自拘今人所不能其氣誼足鼓動乎多士今之人亦難得之於其第于上北狩上書自效道遇知已一腔熱血情見乎辭斯古之狂也豈曰今之人乎陳選字士賢臨海人也父員韜宣德中進士歷官福建左布政使選登天順四年進士初試禮部丘瓊山爲編修得其文讀之曰此古君子也大學士呂原取寅第一人及相見而貌不揚丘瓊山曰吾聞賢聖無相苟卿子豈欺我哉授御史獨持風紀修撰羅倫論大學士李賢謫官選率同官上言奪情非禮倫請終制綱常偉議不

宜外斥出按江西兩司皆倣往事素服進謁選曰此非
憲綱體也人臣觀君服必視其品顧獨殺於御史前乎
兩司相顧皆以選能持正不敢趨媚苟容已督學南畿
諸生試卷不糊名選曰吾且不自信何以信於人耶每
按部就正學宮徐行審觀周旋磬折絃歌俎豆郁然古
風前後三載變色之言不施於矜佩再轉河南提學副
使臨御諸生一如南畿時時太監汪直被命巡行郡國
都御史以下匍匐趨拜選獨長揖直怒曰爾何官敢爾
選曰提學直愈怒曰提學率大於都御史耶選曰提學
非都御史比其職掌宗主斯文爲世表率不可屈節直
見選詞氣嚴正而舉止又有禮諸生濟濟在門外不可

明史稿

陳選四十卷

七

犯遂改容曰先生無公務相關自後不必來選徐步而
出尋轉按察使內艱去起陞廣東布政使選曰布政使
職在承流宣化至則首以太祖所頒布六諭日使警者
振木鐸以徇于道路置褒衣幅巾擇耆民有德者授之
使教其子弟蒞治不用刑扑隸人惟令業巾帽于左右
以聞其心肇慶大水具奏災傷不待報即令開倉發粟
賑之市廛大監章春奏增均徭餘戶六十八辨六物選
援詔例得請停免眷恨甚而春先是所勒富民供具及
與市民和買諸椎剝選悉條列禁止番人撤馬兒罕使
臣浮海還國在道至廣欲往滿刺加市後復入貢選上
言曰臣聞西旅貢獒召公進諫越裳獻雉周公致規蓋

不惟防玩好之漸實以杜窺伺之萌也邇者珍禽奇卉
旁午徵求外夷小醜探聽舉動豈真有貢獻之誠惟以
邀賞賜之利陛下必以爲娛玩之物於民無損不知奸
貪憑藉因緣爲利招引殊方營圖擾亂即如後狻本非
澤國所產假借意指入海宣索驚擾震中貽譏海外是
陛下忽細行之矜而爲大德之累也疏下驅逐時眷喜
得諸夷進貢爲奸利先是常遣其黨私與海外諸番通
貿易至是番禺知縣高瑤禽獲之發其贓巨萬選爲奏
聞事下巡撫都御史宋晏不敢詰春亦誣奏選黨比高
瑤和同貪墨上遣刑部員外郎李行即與巡按御史徐
同愛會訊春復鉤致選所黜吏張襲使左證選娶不從

明史稿

陳選四十卷

八

大拷掠襲曰死即死耳安敢以私憾滅公義陷正人也
行等無可羅織乃以其擅發倉粟事坐奪官被謫嶺南
人數萬遮遠官泣留不肯奉詔命願爲選死選亦泣語
百姓曰此非所以愛選也君命詎敢抗乎徒步相從數
百人斬詣關陳白而選囊頭鈴緒坐舟中受毒言遂得
病行至南昌卒其友人張元禎歛以疏綵或咎其薄元
禎曰公平生清苦殮之以時服公志也張襲乃上言曰
臣聞周公元聖而四國之謗乃致上疑於其君曾參大
賢而三至之言不免近惑於其母豈成王之不明參母
之不親哉凡以口能鑠金而毀可銷骨也陛下明並日
月恩同父母詎圖怙冒之中尙罹屈抑覆盆之下復有

沈寃竊見廣東布政使陳選少崇正學夙抱孤忠子處
群邪之間獨立衆憎之地太監章春通番敗露知縣高
瑤按法持之選移文嘉獎以激貪懦固監司之體也奈
何未受徐同愛佐勢保姦首鼠兩顧以致章春橫行胸
臆汗流清節榮惑聖明勒官李行承春願指鍛鍊成獄
竟無左驗臣本小吏以誑誤觸法爲選罷黜實臣自取
咎妄意臣必憾選以厚賄陷臣令扶同陷選臣雖胥徒
安敢欺昧心術顛倒是非春既知臣不可利誘乃嗾行
等逮臣於理彌日拷掠身無完膚臣甘死籲天終無異
口行等乃依傍春語文致其詞劾選勒災不實擅便發
倉曲蔽屬官意圖報謝是毀共姜爲夏姬誦夷齊爲盜

申史竊

陳選四十卷

九

所也頃年橫外地震水溢漂民廬舍屬郡交謀報災老
弱張口待哺而撫按藩臬若罔聞知選獨抱隱憂食不
下咽謂展轉行勸則民命垂絕其何能待所以使宜議
賑志在救民非有他也選素剛正不堪屈辱乃爲勸官
凌侮憤懣成疾旬日而殂李行幸其就死不爲醫療又
潛遣養子密以選死報春以快其忿小人佞毒一至於
斯可冠之屬要在詰姦刑暴安取此輩爲也夫選砥節
奉公橫罹讒構君門萬里孰諒其冤臣以罪人橫斥田
野棄未自給百無所圖敢冒死披陳甘心鼎鑊者誠痛
忠廉之士啣屈抑之冤長議佞之奸爲聖明之累也奏
入不報第以他事罷春鎮守正德中贈光祿卿諡忠愍

高瑤者閩縣人景泰中舉人令番禺公廩有威縣旁草
營先創有一寺自瑤至僧不敢杵鐘春亦爲撤鐘去瑤
既搜沒春賊選獨移文獎勵選既被逮瑤亦落職束書
數策戴平頭巾飄然去亦一奇士也

論曰春秋王人序諸侯之上選爲直指不肯以非禮之
禮示貴倨於藩臬諸大夫所謂有道之君子非耶夫禮
之行也所以別尊卑定名分自朝廷以達於郡國一也
以意而卑之者固非以意而抗之者亦非彼裁權監其
能得之於都御史者不能得之於一提學也又何怪焉
至其出長句宣獨一縣令差可共事諸要路者皆與
一時之權貴者比而我又相左也卽有尺一之疏爲民
請命而吮疽砥痔之一輩鄙夫相隨而媒孽其後遂致
身荷桁楊蓋棺于道路讀張襲之一疏守道之士不能不
爲之哽咽云 聞選 督學吳中 韓襄毅父喪選
青袍往弔或訝之選曰公服不敢以私易也往拜徐武
功武功屏撤樂器而延之 誠揮其守正云
張悅字時敏華亭人也天順四年進士初爲刑曹郎朝
士有囑其所親者曰不敢撓公法但乞假一詞使知某
嘗有言耳訖事而復之曰是無大罪者吾據法施之矣
敢僞言以市恩出爲浙江提學故事校士皆棚名悅去
之曰我且自疑人誰信我津要以子弟請託一無所徇
浙士信服成化中兩轉爲按察使進僉都御史工部侍

明史竊

高瑤四十卷

十

郎泰陵卽位諸大臣相率上疏求去位悅獨不可曰更
新之始正當竭忠報國豈可以去言耶弘治元年改禮
部再政吏部六年大旱應制陳言請遵舊章恤小民崇
儉素裁冗食禁濫罰數事并修德圓治二疏上皆嘉納
時三原長吏部倚信悅三原致仕衆望屬悅內閣故欲
推用翰林出悅南銓尙書尋改兵部參贊幾務凝重簡
靜上下安之守脩太監陳祖生會悅必推上坐不敢與
悅齒四年六疏乞歸加太子少保致仕悅平居畏謹人
未嘗見有疾言厲色德量爲一時鉅公表率嘗語人曰
古之聖賢凡所欲爲至公無私故其事業光明俊偉今
之人去古聖賢遠矣每事竭其公忠猶恐不至况復濟

明史稿

張悅四十卷

十一

之以私乎或言有善讀書不善作官者悅笑曰此正不
善讀書耳世豈有遵書本行而候者家居見風俗奢靡
日甚益崇節儉以率子孫嘗有言揭屏間曰客至留饌
儉約適情肴隨有而設酒隨量而傾雖新親不擡飯雖
大賓不宰牲匪直戒奢侈而可久亦將免煩勞以安生
卒贈太子太保諡莊簡楊文懿嘗曰吾友三人時敏廷
秀鳳儀皆始仕刑部爲名卿

林瀚字亨大閩人也成化二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
歷陞諭德弘治三年爲祭酒上疏請開科貢以進人才
謂今天下學校作養日盛科貢二途取有定數歲有常
規不無遺材淹滯之嘆詔令開貢四年九年進禮部有

侍郎仍掌祭酒事祭酒膳役金歲百數瀚悉貯以構公
署及諸師儒寓舍典成均垂十年教士嚴而有恩十二
年政吏部右侍郎尋轉左明年晉南吏部尙書會災異
率群僚陳時政十二事有御史自巡按逮獄二三儒生
傳奉爲中書舍人上疏申救御史乞寬宥以全風憲之
職收同中書成命以杜倖進之門奏入忤旨乞罷免不
允十七年復疏重根本以回天變四事曰保固南京以
重祖宗之根本佑啓皇儲以重天下之根本撫綏百姓
以重邦家之根本增進賢才以重政治之根本明年甲
子適符洪武十七年聖祖開科取士之期宜加增鄉試
解額以廣賢路是年請老疏云臣在南京親見諸尙書

明史稿

林瀚四十卷

十二

翟瑄董越謝綬王繼陳道乞休不允三年間相繼物故
願陛下憐臣俾遂首邱不允未幾孝廟賓天正德元年
改南京兵部尙書參贊幾務會災異陳十二事曰隆大
孝以先天下言先帝奄忽上賓陛下親承付託繼任大
臣而不改先帝所倚用立大政而不易先帝所貽謀斥
遠近習力體先帝親賢遠佞勿假貴戚力行先帝割私
任公戒飭兵備常若先帝不忘夷虜節省財費常若先
帝不忘生靈事無巨細無內外推倣先帝所已行者而
力行之則大孝之實通于天下矣其次集群議以決大
政改州治以奉陵寢崇儉德以裕財用省虛費以甦軍
民增貢舉以進人才修武備以禦寇盜省匠役以甦民

困節工役以省財用清吏役以革宿弊清馬政以防欺蔽大優容以廣言路疏中多觸權姦語時逆瑾正用事恨瀚甚已而南中臺省章繼上侵論瑾瑾怒盡逮諸言官瀚又亟欲疏救諸言官瑾遂矯旨降瀚浙江左參政致仕已復榜諸朝堂指爲奸黨瑾誅復官尙書仍致仕副使陳伯獻稱瀚賤者卽之不知其爲貴卑者卽之不知其爲尊愚不肖者卽之不知其爲賢且智獨非意相干者卽之始知其凜然不可犯也卒贈太子太保諡文安瀚父元美起家永樂進士歷官知縣知州知府瀚九子皆貴仲子廷樞嘉靖中爲工部尙書諡康懿李子廷機隆慶初南京禮部尙書廷樞參政雲南時瀚已八旬

明史竊

林瀚四十卷

七三

有一乞終養許之仍詔有司存問廷樞子炫亦以是年登進士以禮部主事謁告還籍三世同堂衣冠赫奕閭閻以來所未有也廷樞伯子廉亦官南京禮部尙書父子相見爲宗伯仲子煙廣西按察司副使諡文昭

王鴻儒字懋學南陽人也少聰悟更工書里人有爲府史者常致鴻儒佐書府中太守段堅見鴻儒書奇之問府史府史對曰臣里中一王書生也堅卽召見驚賞曰子風神清徹豈塵埃中人留讀書府中蠶食授衣遺入郡學爲諸生提學副使陳選異其文曰此高才經世文章也未幾發解河南成化二十三年進士筮仕南京戶部權舟淮安督稅鳳陽皆有聲蹟弘治中陞僉事督學

山西已又進副使仍督學政凡九載教人不顧文藝正己率士簡約條束生徒請益因材開發竟日不倦士津津信嚮上見先後臺臣薦剡思物色之未遑也嘗與華容論人才曰藩臬中如山西副使王鴻儒他日可大用大夏對曰此人才行不易得誠如聖諭無何敬皇祖落鴻儒念以外僚獨受上知感激悲泣遂謝病歸正德四年家拜國子監祭酒不數月遽值外艱七年又家拜南京戶部侍郎十年召入吏部歷左右侍郎甄拔人物不采虛名嘗曰濟天下事惟誠實者能之趨名者亦趨利無益也時吏部尙書陸完有才名顧與宸濠通語言鴻儒舉前輩諷之曰吾儕位至九卿當以夏忠靖王益山

明史竊

王鴻儒四十卷

七四

二公爲師法二公惟知有朝廷而不知有親黨惟知有大理西不知有身家如是而社稷生靈乃有攸賴完竟不悅十四年陞鴻儒爲南戶部尙書是歲六月濠反完竟自殄其身名鴻儒聞上南巡政門羣雜瘋癲飲泣疽發於脇遂卒諡文莊段太守蘭州人脫畧簿書宣導化理南陽人今祀于志學書院太守故與諸生講習處也鴻儒弟鴻漸亦舉河南鄉試第一官至山東左布政使邵寶字國賢無錫人成化二十年進士李東陽至考南都門下士也初知許州教民禮讓勸課農桑事係風化百廢俱舉弘治七年入戶部爲員外郎郎中陞江西提學副使李東陽與之詩曰職在文章官在憲政宜嚴肅

教宜寬他日實語人曰余官江西每誦李先生之言深得其力尋長浙臬歷江西湖廣左右轄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督漕過是時逆瑾用事實無所愧謝勒令致仕瑾誅起貴州巡撫尋陞戶部右侍郎進左侍郎遂以母老乞養歸朝夕承歡如少壯時無事但親書史深居簡出別號二泉人每稱之泉翁實辭謝曰實切也孤教育於母幸今歸養養不能具物而以心承焉實或微病輒累親心見吾色胸則悅言揚則悅不然則否由是自計無可以悅吾母者我思古人於老萊氏得我心焉推類而效之蓋無不爲也然吾年逾五望六矣距夫古人之稱老者行將及之病非親所悅而悅老乎泉翁

明史竊

邵寶四十卷

五

之稱吾甚不願聞於吾親也古者親在恆言不孝老老不可諱而若諱焉非惟避尊亦將以悅之而已矣君子之稱我固將以尊我敬我也尊我敬我而不悅於吾親實也懼敬辭惟重爲親圖之李東陽貽之詩曰只爾靜探康節手深衣閒稱老萊衣實終身誦之物非其所有不以養親所居二泉精舍有門人來督學者過之欲爲精舍置祭田諭無錫令饋以入官閑田寶致書辭曰辱過精舍山水增多矣辱置祭田初亦未見不可既而思之寶青年在撫州嘗止諸生爭古寺基今受此是人已異致後先殊情也敢辭之精舍從是亦以是故不欲尺寸之益若復益此是利之也利之弗遠如尙德何是以

敢固辭之請勿留念是望吾友誠愛我宜聽吾辭如不吾信雖動百致決不敢取戴天履地字字由衷惠山之靈寶聞吾言惟高明亮之世宗嗣統薦起南京禮部尙書郡邑有司勸駕寶答之書曰士之用世者必量而後行不行而後量一日量才二曰量志三曰量力寶也不才不能用於世固矣而人不謂然者蓋自筮仕以來在許州嘗從事勸課矣入爲戶部屬嘗從事章奏矣及出江西又嘗從事程試矣若是者皆粗疎跡也施之當時僅可追責而已而可謂才乎其于臬于藩于漕不及而去之且然咎焉又不必論也若今之地則非昔之比矣以昔所爲而施之於今可乎此吾所謂量才者乃槩言

明史竊

邵寶四十卷

六

事實而知其必然非泛爲謙遜云爾寶既不才重以母老且病無人侍養於是懇乞南歸歸及半年實得危疾大驚母心當是時有不言離朝言離則夕以病夕言離則朝以病病乘衰至愈將無日侍養之缺猶前日也茲艱日思百念俱灰又可知矣蓋區區今日之志如此而望其有爲乎哉此吾所謂量志者猶夫才之謂也惟我之疾在醫書蓋第一證也說者謂無幾全卽全矣不戒則復復則不可藥凡我姻友近者以言遠者以書不曰戒勞則曰戒怒戒勞者曰雖詩文亦不可作爲其損心精也詩文不可而可簿書乎戒怒者曰童僕有過不宜作嗔爲其動肝火也童僕不可而可吏民乎強謂可出

出將奚若舟行則不任夫眩也與行則不任夫顛也人猶可扶也至於逐命謝恩朝叅陵謁拜踴躍伏亦將扶於人乎不可也凡此大節下至交承應接發言行事氣不隨心必多舛誤至是而後退處館舍曰吾疾又作此養病地耶此吾所謂量力者亦猶夫才與志之謂也是豈惟吾知之人皆知之特不肯言耳不言可也而欲強之何居且寶宦學餘三十年矣勉強從事少圖建立豈非平生之願哉顧以情事如此不能自副故耳守知足之戒以終養吾親期免大戾而已寶仍踴躍終養天子不忍奪其志且勅有司存問其母時人以孝榮之比母歿寶僅終喪亦卒贈太子少保諡文莊寶嘗曰願爲真明史竊

邵寶四十卷

七

士夫不爲假道學蓋真一代純儒云所著有端簡錄學史錄巡撫吳廷舉以二事上于朝付史館寶與西涯師生情義懇篤西涯歿寶執喪如子爲位哭泣而西涯故亦以國士遇寶云

論曰語有之桃李不言下自成蹊邵國賢恂恂未有講學名也而今之言道學者必歸焉何也彼其誠心質行固信於士大夫也所謂不言而躬行者耶且其養母務其悅斯爲以志養矣士務爲其真斯無愧於士夫矣君子哉

明史稿卷之第六十三

儲璫羅景淳列傳第四十一

東莞尹守衡著

儲璫字靜夫泰州人成化二十年進士鄉會試皆第一授南京考功司主事弘治改元先是中書舍人丁璣主事張吉王純進士敖毓元李文祥並以言事遠請璫於是上言五人者既以直言殉國必不變節辱身乞取而寘之風紀論思之地則言論風采必有裨益與其旋求敢諫之士不若先用已試之人上從璫言下吏部盡起用之耿好問爲尙書改入爲考功郎中考察庶官雖堂官不假借好問嘗敷一官得實忽改評璫不從謂好問曰公所執何異王介甫兩侍郎並坐省中好問大慙良久曰我爲渠知已然非我莫能容也朝士聞之惇然曰儲君陽秋可畏九年武岡州知州劉遜以岷王奏許逮下獄六科都給事中龐泮等十三道御史劉紳等連章論救之上怒并下獄璫自上疏申救諸言官不報尋陞太僕卿陳馬政便民者四事報可開局無事璫得願心經史益習於國朝典故上疏請勅在廷臣僚先後曾蒙召問者備錄奏對之辭進覽宣付史官存古左右史紀丘言動遺意報聞明年陞僉都御史總權南京又明年入戶部爲侍郎璫輒自愧憤引疾求去去數月璫誅不數月召起還部諸佞幸相繼用璫又不樂明年又乞休

儲璫四十一卷

一

去又明年召起南戶部是冬改吏部左侍郎尋卒卒時

索筆書國恩未報親養未終八字平生鬚髮瓜甲不敢棄遺藏至數大畏竟以殉欽上賜綺幣悉製衣以悅親其忠孝蓋天性云諡文懿

論曰陽明之成進士也時璫已爲阿卿居然前輩也而往來問學於陽明者弟子陽明嘗懷之詩曰柴墟吾所愛春陽溫鬢眉白巖吾所愛慎默畏如愚二君廊廟器子亦山泉安度量較齒德長者皆吾師置我五人末庶亦忘崇卑嗟夫士之以道德相應求也固不當爾耶柴墟璫之別號也白巖爲太原喬宇陽明之討寧藩字在南京參贊

明史稿

儲璫四十一卷

二

瞿景淳字師道常熟人也少攻制科業聲籍甚而家故貧教授里中自給久困諸生間一日扁舟巢湖中夜有炬火數百千通舟景淳厲聲叱之曰吾在何爲者即應聲戒心頗自負他日當有大貴及薦千鄉其明年遂爲會試第一人己廷試復第二人時綴青紫之士誦其文以與王濟之唐應德共尊爲一代齊盟王初授翰林院編修尋入內閣理諸勅滿九載遷侍讀進左春坊左諭德侍讀學士分考會試三主應天試一主武試二總校永樂大典以太常卿領南京國子監祭酒已卽南京爲吏部左侍郎隆慶初遺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纂修世宗實錄尋請告子歸不及一歲而卒景淳時負文

學重名四方造請碑誌序記日踵其門投贊而應之有餘功文思川湧雲聚下筆不復塗竄取詞達而已不若諸詞士務繡悅爲工者王元美言其爲文不近好所謂朱絃疏越一唱三款有餘音矣儀貌矜小體若不勝衣而與貴幸大臣語侃侃亡少屈嘗從衆謁分宜相分宜謂客曰倭且夕平云何胡總督才足辦也而南中人往往爲倭挫胡君何好亂也胡總督者分宜客也景淳時方以請告還朝前立應曰固也相公雖明遠度之不如不佞目瞎也胡君擁十萬師無尺寸效而賊日夜躡赤子財賦地不佞南中人不得一單枕卧何言好亂也相公業不欲聞之誰爲相公聞者於是分宜改容而謝曰

明史竊

瞿景淳四十一卷

三

善乎生之箴我然數以目攝之矣景淳初領治諸勅陸太保炳爲緹騎帥與相嚴表裏其勢傾天下後先有四妻至欲封其最後者獨難景淳豚臄挾兵部移以請景淳執不可分宜爲請之又不可太保則橐金而夜要之景淳不顧曰公毋溷我吾所守禮也太保不自擇去竟不敢言封最後妻矣學士地親而格重不當祭酒卽祭酒不當南而景淳意殊安之且曰吾懼夫不稱乎抗顏者耳居四載始得一卿佐年望雖尊重而門下士且相繼遷拜景淳謙讓未遑也卒贈禮部尙書諡文懿論曰我朝舉業宗匠則稱王守谿先生今天下後學配以荆川暨先生稱唐瞿矣顧舉業之文士得青紫卽敝

帝棄之目曰時文無益於用然用世士非是無以致身雲路顯名卿相原其無用乃其所以爲用也天下文章孰大於是

明史竊

瞿景淳四十一

四

明史竊卷之第六十四

會楊羅王崔鄭雷列傳第四十二 東莞尹守衡著
會榮字子啓吉永豐人也永樂二年進士第一人授翰林院修撰榮對策幾二萬言上嘉其才故以冠多士賜冠服銀帶上命解縉選進士中才識敏達者定爲翰林庶吉士與三及第共二十八人俾進學文淵閣上諭之曰人須立志志立則功就未有無志而能建功成事者爾等拔千百人中爲進士又拔進士中至此固皆今之英俊然當立心遠大不可安於小成爲學必造道德之微具體用之全爲文必並驅班馬韓歐如此立心日進不已未有不成就者古人文學豈皆天成亦積功所致爾

明史竊

會榮四十二卷

一

等勉之朕不任爾等以事文淵閣古今載籍所萃各食其祿日就閣中玩索務實得於己國家將來皆得爾用不可自怠負朕期待之意上時時召試之嘗試天馬歌榮當上前拔筆立就上嘆佳獨賜之寶帶修永樂大典爲副總裁陞侍讀數侍燕閒應制賦詩上典諸侍臣論文士則問得如會榮否同邑有坐姦黨事辭及榮上持原之謂曰朕惜爾才也榮又嘗因醉遺火延及禁垣上置勿問滿陞侍讀學士與重修高帝實錄成陞右春坊大學士仍兼侍讀學士宣德改元與修兩朝實錄成賜金織襲衣白金文綺進詹事府少詹事日直文淵閣榮歷三朝再扈北巡典南京文衡三考會試爲文章下筆

萬言手不停揮狀寫之工極其天趣他人不足已常有餘草書雄放自解胡後獨步當世儀貌魁偉襟度坦夷而神情灑落能飲酒百石不醉歲時上每出大內上尊賜之一日趨朝以咳嗽遽引進上遙見之詔免朝忝及病且氣絕呼酒飲至醉題曰宮詹非小六十非天我以爲多人以爲少易養蓋棺此外何求白雲青山樂哉斯丘卒贈禮部侍郎諡襄

明史竊

楊廉四十二卷

二

取正六年永宰王恕以謚言求去疏請留之言恕廷之上公卿之中不可一日無王恕也不聽尋內艱起改刑科請以薛瑄從祀及取讀書錄貯國學以教諸生刊布天下旨允行之已又疏論宋儒周程張朱之位宜居漢唐諸儒之上闕里災請因廟宇重新更立木主以革夷教及改大成二字譬喻之語於訟法不合陞南京光祿寺少卿入賀千秋節上言皇太子講讀須先大學次論孟而後及中庸尙書屬對作文非帝王之學其於格致誠正之功有妨乞於翰林宮僚選其年齒最少性行端謹者三二人日與皇太子遊處爲傳德保身之助轉南京太僕少卿外艱起南京右通政陞順天府尹盡太極

圖府岸北壁著太極圖記以迪諸生陞南京禮部右侍郎世宗入繼大統陞南京禮部尚書進大學衍義節畧上褒答之是歲遂乞致仕詔有司月米三石役夫四人論之曰卿歸其頤神保和以茂膺壽考著書樂道以潤色太平廉自居官及懸車終日手不釋卷莆田林希元曰方震之學門戶自程朱淵源自六經權衡百氏低昂漢唐平生不作無益詩文不見異端書所著述類多纂輯宋儒書凡十餘種有皇明名臣名臣言行錄理學名臣錄王陽明稱其爲君子有用之學云卒贈太子少保謚文恪

羅玘字景鳴南城人也成化二十三年進士玘讀書目

明史竊 羅玘四十二卷

三

數行下文奇崛不落時士口屢試於鄉竟無有識之者以入粟升入青監丘瓊山爲祭酒南士不聽北留玘固請瓊山斥之曰若能識幾字而崛強乃爾耶玘昂首大聲對曰惟中秘未嘗讀耳脣留之心識之矣已試之六館士無有知玘者嘆曰有士如此而不名薦書誠有司之過也而是科遂以順天連捷改翰林庶吉士授編修弘治十一年中官李廣死言官請上出廣納賄簿按名鞠治玘言諸所賄廣有名官廉耻已掃地矣固不可不治然又不可峻治蓋其間有居部侍之尊有專將帥之寄一旦指其名而暴之恐敗外夷輕中國之心又人情窘急必干貴戚近侍鑽刺乞哀是滅一李廣又生數李

廣也況科道客有捕風捉影之疑陛下當存投鼠忌器之意臣願陛下曲全大體免其指名降旨密諭使自引疾求退或以他事黜其尤甚者賜若不知陰賈加譴庶潛消已成之黨永絕未起之禍安反側子之心作敢言者之氣時有預名卿佐以昏夜乞哀壽寧侯不期而會者十三人故玘言及之上遂寢不治十八年秩滿陞侍讀武宗嗣位出爲留都卿卿寺歷南京吏部右侍郎正德六年疏請早建儲貳以繫人心絕窺覬言臣之見左右大臣所共知也百司庶尹言官所共知也閭閻小人外至荒服夷狄所共知也或畏死而不敢言或以非其職而不得以言或卑且遠而不獲以言或懷祿保位而不

明史竊

羅玘四十二卷

四

肯以言甚或乘隙市姦以媒非常之富貴而幸人之不言爲已地者焉斯亦可爲寒心也哉何也陛下受太祖太宗列聖之付託以天下六年有奇于茲矣而地久天長萬書無繼固將自今始也然亦必知祖宗有所付託如陛下陛下乃無負祖宗所付託也不知陛下今之將所付託者何在耶前日逆瑾之謀遂榮王借使當時顧命大臣以死助陛下下諄留榮王張綏雖狡急於助逆彼知有天潢血屬之在肘腋其敢萌是心乎是無血屬之在肘腋足以召亂明矣幸天啟聖衷卒殲滅之瑾滅之後可保決無瑾乎若綏則今班行中未必無綏也何以明之凡以公呼瑾者起此輩保能不以事瑾者事之乎

絲獨惡者而先發焉耳賴列聖神靈俾瑾絲識廣慮淺其迹易見萬一有操莽者出於其間不知何以殲之伏望陛下蚤堅宸斷爲宗社之計以繫海宇臣民之望以絕奸雄睥睨之心然後爲斯衍慶麟趾肇祥禮通歸藩爰正主鬯斯萬世之長策也臣言至此惟知宗社不恤其他故不諱不諱故傷觸權姦雖陷致罪辟以至於死臣亦甘心分內事也疏上踰年未得旨意玘復上言曰方今大盜並興遍布天下連城數十所逼如洗運河兩廝焚劫殆空前日縛殺方面明日射死將官近於楊村剗剗參將王梟夫楊村去京城幾何面眼光如此臣謂國本不定姦雄睥睨今何如哉玘又傳報潮廣流賊執

明史稿

羅玘四十二卷

五

殺右副都御史馬炳然矣臣以爲副都御史九卿之貳也且非受命征剿之官不過遇之而已而輒殺之則九卿之長遇之必殺也九卿之長故殺之則公侯驸馬伯遇之必殺也是尙知有朝廷威令哉而朝廷左右尙爲有人乎而臣亦備員九卿之貳亦在賊必殺之中嘗當不與此賊俱生賊生臣死賊死臣生也亦痛乎國本之未定而睥睨之萌漸不可遏已至此也或至擁如盆子者一二人焉馳騁中原誘聚不逞百姓愚頑未明逆順諸將狐疑益見逗遛事機一變成敗分焉自是二三大臣雖欲竊假包荒養高之名以庇其私門桃李之黨如數十年前恐未可也而陛下尙欲與數十近習爲講武

之舉宜有暇哉臣敢於未死之前披瀝肝膽再申前請伏望陛下幹乾轉坤少垂睿覽立召皇親公侯駙馬伯府部院寺大臣翰林院科道多官酌古準今隨事據理假代九廟之勤渠兼託兩宮之奉侍體祖宗之意而不懸定順昭穆之序而無卽眞專候椒房之芳快觀前星之耀納衆庶於不識不知之天視姦雄於如雷如霆之下則臣卽誅死猶生之年亦甚樂也是時李東陽在首揆與諸權姦並處不能去且曰調護善類玘東陽順天所取士也於是爲奏記曰生遭敬下屢更變故雖常貢書然不敢頻頻者恐彼此亡益也今則天下皆知忠赤竭矣大事亦無所措手矣易曰不俟終日此言非與彼

明史稿

羅玘四十二卷

六

朝夕獻諂以爲當依依者皆爲其身謀也不知乃公身集百詬百歲之後史冊書之萬世傳之不知此輩亦能救之乎白首老生受恩居多致有今日然病亦垂死此而不言誰復言之伏望痛割舊志勇而從之不然請先削生門牆之籍然後公言千衆大加誅伐以彰叛恩之罪生亦甘心焉生蓄誠積直有日矣臨楮不覺狂悖干冒之至東陽得書淚下尋以秩滿請老歸田益濠甚重之致百金爲壽竄避山中去家人莫知其處居常自重其文一字不苟遇有撰作常棲踞於喬樹之巔霞思天想或時閑坐一室竊矚之容色盡爲枯槁有死人氣都少卿穆乞銘其父墓文成語少卿曰吾爲此銘瞑去四

五度矣卒贈禮部尚書謚文肅

王廷相字子衡儀封人也弘治十五年進士還翰林庶吉士授兵科給事中武宗朝諸中貴用事廷相每以持正爲所構謫判亳州稍遷爲令召還爲御史出按陝西鎮守廖鵬素不法痛繩之視學北畿而中貴有所聞請焚其書不應諸用事者復共構之逮下制獄謫贛榆丞遷孟國令松江丞進四川僉事山東副使皆視學政廷相素以文學見稱於時以故督學之選屢推重之歷湖廣按察使山東布政使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四川入爲兵部左右侍郎轉南京兵部尚書參贊幾務廷相以爲南京外守備祖宗朝公侯伯皆得推用非必日明史竊

王廷相四十二卷

七

魏國公而後授之今且任之以終其身非制也謂自今宜同文武官例推任或以三年五年任滿更代如使事權偏重於一人威劫久行於有素將有如漢之郡將坐失刑吳唐之留後竟成方鎮非善後之策也上從之三年召爲左都御史疏陳考察御史條例六事言今天下官邪民玩甚矣御史要在除奸革弊激濁揚清閭閻勿使有莫訴之冤舉劾毋令有可漏之網按部宜從簡靜省驕從止迎送屬吏毋令越境參隨其於撫臣毋論僉副必側坐後班毋得仍前不通致有猜嫌務在和衷相與共襄王事上嘉與頌示諸御史今守爲故籍焉已用給事中曾朴言改兵部尚書提督十二團營兼掌院事

廷相疏論在營三事言卒必精健而後兵可強故論選軍馬必臚壯而後戰可力故論惜馬兵強馬力使不置之以操練之法則武藝不閑戰鬪有怯亦不堪於用矣故論訓練乞勅部議

勿忌

夫事權之不一勿拘夫事例之不合

要於武備修舉足爲國家經久之畫而後可上嘗語輔臣曰六部須得人而吏部都察院尤要因遂評薦諸臣首稱之曰王廷相賢矣其受知若此十八年雷震奉先殿上祭告修省廷相上疏自陳曰記曰大臣法小臣廉古之士風如此天下烏乎不治社稷烏乎不安臣觀今日朝野之風大不類此廉靜之節盡喪貪行之明史竊

王廷相四十二卷

八

風大行一得任事之權便爲營利之計滋薪可以點火白晝可以通神是豈清平之世所宜有乎昔在先朝豈無賄者餽及百金人已駭其多矣今也動稱千數或及萬數矣豈無貪者暮夜而行潛賊其跡猶畏人知今也張膽明目公行無忌豈非士風之大壞乎大臣貪濁而日在高位則小臣得於觀感之下者將無不惟利是圖矣京官貪濁而安處無事則外官破其鼓動之風者亦無不惟利是趨矣大小效尤內外交征由今之道不變其俗在上者日以封殖在下者日以剝削民窮盜起而國事日非矣豈非時政之大蠹乎且古之君子難進而易退孟守己以俟時毋孟速化以失己孟遁世不見知

而不悔毋益熱中阿附毀道以求進蓋以其見道明用心剛素有所養而然爾由是人主舉而用之大則可以康濟世務小則可以風勵時俗而不失民望豈不有益於國臣觀今日士大夫恬退者衆噫其拙奔競者咸嘉其能要路權門終日十至每遇一官有缺則必數人爭競而廉耻掃地矣夫恬靜者君子之流也奔競者小人之類也奔競者進則恬靜者必退由是以小人引小入而朝廷之上無君子矣無君子則法賅何由而清紀綱何由而正義充何由而除其爲世道不祥莫大焉臣爲都御史職在糾劾百僚振肅風紀既不能正身格物使弊絕風清復不能不避嫌疑以抗疏論列悠悠坐視曰明史稿

王廷相四十二卷

九

惟慨嘆臣之不職在廷之臣莫有諭者且夫一婦含冤三年不雨忠臣下獄六月飛霜事乃至微而天應甚著况賢否顛置害及地方上干和氣以召天變實臣奉職無狀致之矣乞賜罷黜以儆有位則修省以實而災變可弭也不允廷相以內臺兼京營且及三考初加太子少保再加太子太保上出內府玉帶及鞍馬賜之廷相立朝忠直不欺奉公履正雖有甚利害無能動搖之者或諷之曰公疾行無善步促柱無和音廷相答之曰此誠有之嘗觀今世士夫以華猾爲上謀以和同爲善處避事推姦將朝廷事悠悠坐視卒成廢閣嗟夫食君之祿儋君之爵而媮媮若此不先國慮而專爲身謀斯人

也平生切齒痛心以爲鑒戒遇事之當爲弊之當去卽毅然勇往志決必行是以有急迫而無和緩有疾趨而寡從容善步和音固知不能矣既而上以科臣所論郭勛不法事下院勘廷相與勛京營共事稍延之月餘未覆上怒罷免里居開門謝客者述日富家藏有十八種內艱時著有喪禮備纂今士大夫遵用之議禮初廷相有與張都諫元傑書曰承集議大禮之教僕不敢放言但禮云適子不後一子不後大宗不得奪小宗今然乎不然是變禮矣以禮之變者處天子而以禮之常者處天子之父而曰爲人後者不得顧私親可乎不可乎利天下之尊突然使其親絕祀使今議禮諸君子與吾執明史稿

王廷相四十二卷

十

事自處其父母將且爲之平僕意諸君子與吾執事決不肯爲矣此于治體所傷不細蓋既以變禮處天子亦當以變禮處天子之父此爲適均漢宋二代事情與今迥然不同豈可執一而論此在當國者一轉移之間可以立萬世之大防執事今在議禮之次漫以此義奉助是時朝臣共沮於相國之議元傑爲言官故廷相特申其說他日嘗曰迂儒強執不識古今之宜鄙儒依阿不顧國家之計俗儒淺陋不達治忽之幾皆不堪委任又曰儒者貴識義理貴識治要識義理則父子君臣之道不虧識治要則興衰成敗之幾不迷蓋有慨乎其言之也卒贈少保謚肅敏

星銑字子鍾一字仲鳧安陽人也弘治十八年進士改翰林庶吉士授編修正德初宦瑾專權卿佐皆伏謁跪銑遇瑾史館門獨長揖瑾怒目視銑他日諸史官旅見又多長揖瑾益怒謂張綏曰翰林白面後生多輕薄如星銑尤甚瑾意不能釋銑絲曰北方類此人倡占作挫抑之不可孝宗實錄成瑾借以出練政事改銑南京稽勳主事銑益喜留都多名士日相集講評經史部有一二陋政治爲例銑革之主者丐於尙書尙書止之曰子謫仙也無用爲此銑曰何勤非忠何忠非分瑾誅召還翰林時上不親政多任諸權姦百事廢弛宰相不能自持銑憂之上李東陽書曰竊聞忠臣者遠不聞其情厚

明史竊

星銑四十二卷

十一

師者微不格其敬銑賤士也待罪侍從坐視時變上未能訟言於君次未能私告於師是天下之大罪今天下之病深矣財殫而用加侈民疲而勞未已賞數而功不勸罰輕而罪不威令下而不循惠施而不霑官肆貪而法廢事取具而實亡雖然此見事也惟執事可告之也而所以拯救之者端係于一二帷幄之臣竊意執事之計之不可緩也夫舉政以才行介而內信學深而知政藝精而適用才之全也偏得者酌用之毋以科目舉其進毋以浮僞溷其真毋以羣率棄其直毋以小瑕遺其長毋以資格緩其爲使部薦其監臨薦其守守令各薦其屬抑倖治貪腐耻表節嚴其進覈其偽不惟得真材

亦可以正士習矣周上需繫民心財也今內廷之奉軍旅之供者可計乎南以水荒北以盜蕪其歲入幾何也財不足則民貧貧則苦生苦生則心離心離則凡可以救死者何不爲夫盜者擾始也擾之靡靡英雄困之而起是故亂則財始子曰節用而愛人周禮歲終計入以會王用官以工皆稽業而定餼廩併庶官今皆可行也夫本強者能制弱枝備禦者能當卒變禁兵本也重鎮備也兩京禁兵伍以內賂而缺操應故事而舉治戎者以統騎子將之一旦緩急此屬可仗乎當燎眉濡髮之時尙修拱手徐行之度非計之得也秦晉兩鎮地險人勇選將以練禁卒擇人以守秦晉厚結民心精治士馬

明史竊

星銑四十二卷

三

守險廣儲俸可憑藉今議者曰士兵劣於邊兵未知計者也勇不自奮作之斯興技非自長習之斯熟太祖定中原江上卒耳太宗北伐中土兵耳是故安危在所任倡者利鈍之繫也十一年九載滿陞侍讀明年請告歸嘉靖元年召修武宗實錄充日講明年陞南京國子祭酒九禮議起抗疏忤上自分必被逮僅禡其官喜曰天恩湯覆得見老父幸矣銑歸杜門著書非用世之學不談非翼經之文不閱教人讀書曰讀經見諸行事因事驗其經旨是故卒至不駭可以卽變矣邇言不狎可以出令矣小物克勤可以舉大矣僕婢服義可以使民矣日誦六經不方行得其字耳家居十六年皇太子立起

補少詹事兼侍讀學士夏貴溪嘗慕之特過鏡談夜午忘歸贈之句曰一字不曾通政府十年始得見先生未幾擢南京禮部侍郎以疾請致尋卒贈禮部尚書諡文敏統爲人端嚴忼爽言動有矩時稱一代鉅儒博古好學爲文沉精研思奇崛簡勁讀者或不能句以是頗不見悅於俗而一時朝野諸名士咸推奉爲名言所著述有松窓廬言中唐凡大學全文政議士翼讀易餘言中說考文苑春秋諸書

鄭曉字室甫海鹽人也小名阿文少好嬉戲乘屋緣木蹻捷自喜八九歲時夏月猶被絮襖逐羣兒塲塲循墟塹捕蛭也里中王生見之謂曉父曰阿文昂類豐顙蒼

明史竊

鄭曉四十二卷

三

顏鳳目相當貴奈何不令學哉父應王生曰吾父積學一生乃官提舉吾學數十年卽碌碌不自拔吾父子教授里中弟子凡數百顯者凡幾讀書良苦又以苦之子耶久之取大學序文試令識字則盡識解以字義又盡解於是授之經傳不半載遂通尙書論孟大旨父喜益博以諸經子史且指古人成事列其臧否誠之曰如此則君子如彼爲小人苟其學如此其人如彼卽富貴無爲也曉謹受教嘉靖元年舉鄉試第一明年舉進士授兵部職方主事曉則就其職掌盡搜九朝故牘閱之凡天下阨塞土馬虛實強弱之數詳爲攷覈撰次九邊圖誌三十卷亡何內艱服除起補武選又外艱家食八年

薦起吏部考功主事繼轉文選郎中相嵩子世蕃以治中求爲尙寶丞曉不肯嵩有密疏詔貶和州判官而世蕃且晉尙寶少卿曉久之乃陞太僕丞又遷翔南都御史幾十年召入爲刑部右侍郎尋改兵部兼僉都御史出撫鳳陽時有徽人王直導倭寇江北震動曉因上言倭寇類多中國人其間有勇力智謀者可用每苦資身無策遂甘心從賊爲之嚮導若不蚤圖區處必爲腹心憂乞命各巡撫官於軍民白衣中每歲查舉與以義勇名色月給食米一石令其無事則率人捕盜有事則領兵殺賊立有功勞量議官職奏請陞授如此則悍士漸受條籠不惟中國之人不爲賊用異日且有將材出

明史竊

鄭曉四十二卷

四

于其間卽今從賊者宜出榜諭許令歸降遣還故土有禽斬賊徒者如例給賞才力可用者立功贖罪俟有勞績亦與敘遷不然數年後或有如盧循孫恩黃巢王仙芝者益至滋蔓難撲滅矣已轉吏左出南京吏部尙書上曰鄭曉宜任煩劇南中令王用賀就彼養疴可也乃以用賓代還爲右都御史協理戎政已進刑部尙書是時分宜當國有數大獄曉多與忤法宜於寬假者分宜則欲殺之法在所不赦者分宜則欲宥之彼此互折成隙刑部故與錦衣獄相逼近錦衣獄多羅織不麗法比曉每論奏之因言五城御史受訟非制宜自通政司告送刑部問理大理寺詳允諸司毋得妄以意見出入顛

倒法令致奸頑害於詐害良善苦於紛拏上允之御史鄭存仁疏曉欺罔下廷臣會議曉素嫻於職掌疏述故事辦之甚悉時會議未履分宜竟構干上以其積也罷免之曉既家居與子履涓各一書室相對朝夕探討經文意有所得即呼其子詔之父子自相師友曉項篤壽同履涓舉進士時過門牆講論曉益自喜生平著述有古言今言吾學編履涓敘曰古之作者必雄傑不羈之才胸中本有全書而弗得試乃著述以自見丘明司馬皆才兼文武人豪也彼其所蘊如日月有明雲霓終掩江河有性土可終湮不宜於此則呈於彼不霖雨乎當時卽山斗乎來世天之所賦非偶然豈但淚焉耳已

鄭曉四十二卷

二五

先君幼學卽志四方無書不讀所讀必可裨用少壯入仕益詣我典常質彼文憲耳目見聞咸類紀之博古則約其精微今則核其備人文淵藪國是著龜麗埒班揚思凌屈賈卽之驚其多聞何便便有條也稿未竟嘉靖丙辰太宰古冲李公爲趙文華計奏論死翁震懼曰古以言殺身況成書乎悉昇火孤四請秘之弗得遂竊小靖藏之述古獨餘古言蓋千百之一今言存失相等逮歲壬戌孤請告歸始以殘帙白翁成志喟然嘆曰嗟夫此稿尚有存乎予行藏勲業盡於此而所存僅此乎遂畧以今書倫次補輯弟準天資絕人先君口相證受準多代筆又三年翁遽長逝嗚呼痛何如哉胡天不使此

書盡試諸用而徒留此空言欲以何明也翁蘊全才而不大任亦云爲兆震隔際孤憂國衛身艱險歷備勳節雖完精力竭矣玄珠寂寞白壁幽淪光在山川天真寧過是迺旁觀宇內違駕初服惜繁華之易零念弘圖於不朽盤桓憤激委約飛文竊職掌於史官謹權衡於獨斷危詞隱義遠略壯猷觀是書可知是人契是心殆有周駕八荒彌綸千古之致豈徒一世土區區文藝名也噫邇此生民以來凡彼玉質金相英髦秀達亞生知時不我與湮滅無聞安可勝悼夫太上以德鮮矣流形大塊而一無可傳非夫也可傳在我而其存與熄則命也黃梁得喪青史是非聖人復起賢愚有定豈其幸與

明史稿

鄭曉四十二卷

二六

不幸果可誰欺與故曰其位可卑其身可死其言立遂與天地相終始始貧富貴賤壽夭同之然蔡柳奇葩名常爽實機雲高譽知不逮言亦或文以人傳人由文顯兼茲無愧大爾才難若先君所不能全殆惟壽耳使無是書果將同凋草木矣乎抑嘗聞作易之有憂患王通以爲畏天憫人思及時而動深知易矣動而不時則冒耻於行露比而入於蹇時而弗動則泥類於匏瓜節而至於屯潛躍有具用舍惟時庶亡悔吝而周公孔子之教此其最要先君率爾成書豈希贊易之心乎終焉憂患未釋而腹書以沒丘園信乎命實爲之雖聖哲無如之何宜昔人之梁翰慷慨屢伸而不能已者也去我英雄

遺編故屋承顏寤寐猶恍傳心音容杳冥誰能不隱離
違伯樂會有子期撫卷徘徊風雲蕭瑟向之七畧成於
歆先君精忠邃學無愧於向惜子非劉歆殘缺莫補條
具如左參詳潤色尙俟後之君子云

維皇開泰新制正經親賢和衆萬國以甯聖子神孫典
治同興昭哉祖武萬世允繩作大政記第一

江左肇基據國上游龍飛北固鶴返丹丘漢文天授少
帝何尤慨彼黍離爰諱乾侯作遜國記第二

堯稱既睦周作方來富之不費貫之無猜勢以時異恩
以禮裁均奠磐石藩翰九垓作同姓諸王表第三

永清九有實賴虎臣報功崇德分券圖麟德薄位尊或
明史稿 鄭曉四十二卷 七

覆厥身韓彭絳灌全毀由人作異姓王侯表第四
三公論道致主調元秩有等殺職共斯言爰立無方考

慎台垣一人進退治忽攸源作閣臣表第五
窺乎冢宰百官之表責在進賢決彼羣小告自乃邑休

休皎皎吏治澄清兆民斯擾作典詮表第六
無競維人萬方之望克展其猷知恤在上猗我多賢爲

周半倡爰條兇童以俟魏相作名臣記第七
成仁取義人臣之信甯爲桀犬不事堯舜心協三仁黨

凌八俊立儒廉頑名教丕振作遜國臣記第八
星象考驗代有程章立機杳默固矣梓萑無災可懼有

災亦昌誠身省躬實應之常作天文述第九

天子無外莫不尊親廣土非寶寶在裕民聚人以財守
財以人得彼猛士慎固威實作地理述第十

舜嚴降格說戒弗欽神無私享明德惟馨敦此仁孝率
義推心必躬必敬昭格威臨作三禮述第十一

官代天工惟民之極睿制曲防綱維以則擇人乃呂擇
官斯式敬事君子慎思厥職作百官述第十二

要荒服夏番鎮承周炎屋朔雪孰匪受球總攬乾綱余
宋長歎王者不治亦曰懷柔作四夷考第十三

北門勁寇郊畿援壤人由我益地由我廣茲備將來宜
懲既往鎖鑰得司不兵而攘作北虜考第十四

右凡十有四篇爲卷六十九曉卒履涓始爲之敘云爾
明史稿 鄭曉四十二卷 大

隆慶改元履涓竊思宸恤贈太子少保蔭一子諡端簡
時履涓爲尙寶司丞其論時政疏曰伏惟時方多故萬

姓爰咨頃年以來上持議論囂煩終乏及民之澤下實
窮愁局蹐略無樂生之心燕雲遼代中原之脊也鼙鼓

一聞則三開震動徐梁齊衛天下之腹也洪波蕩折而
四顧無烟荆襄秦洛形勝之區也強狼馮依而嘯聚枵

扇浙直閩廣財貨之藪也師勞費劇而姦宄未殲宗藩
之坐窘無簪中澤之哀鳴尤慘蕭條閭里烽火關河武

衛陵夷卒伍驕忽內憂外棘百孔千瘡物怪人妖天鳴
地震彗星雨見於尾女日月繼食於元春天心人事種

種可駭臣等當慟哭流涕於陛前皇上應卹薪嘗膽於

宵旰也若不及今定周家桑土之謀切虞廷困窮之懼則上天所以警動海內者適以資他人矣而今之最急孰如用賢乎諸葛亮曰親賢人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人此後漢所以傾頽也陛下御極以來諒陰恭默已三期矣甯曾召問一大臣面質一講官賞納一諫士以共畫思患豫防之策乎竊慮高亢睽孤乾坤否隔忠言重折檻之罰儒臣虛納諄之功姬姜違脫珥之規周召拂同舟之義日覲絕瞻咨之益便殿遡帶接之期同話屢懲趙普笑從補牘內批徑出蘇轍何自封還善類既失於振揚厲階陰啟平奄寺言涉宮府輒肆阻撓權在私門牢不可破始也童牛羸豕之圖不明史竊

鄭曉四十二卷

九

豫他日城狐社鼠之計莫施遠其手握王爵口啣天憲風行勢協覺積權移會使台輔具員六卿拱手元良惛悔於孤立百職駢首而奔命霜雖未冰月已幾望前車不遠怨豈在明萬衆洵洵皆謂羣小侮常明良疎間未有若是可獲永安者也伏願蚤奮英斷之剛以決大計勿爲小故之所淆弘昭磨哲之明以任君子勿爲僻昵之所惑上天元子之責至重必思栽培傾覆之命爲難謹下民父母之望至殷必思向背岩險之情爲可畏以美色奇珍之玩而保瘡痍以昭陽細務之勤面和庶政以蠻夷爲關門勁敵以錢穀爲黎庶脂膏拔用陸樹聲石星之流以達法家拂士省納殷士儋翁大立等疏以

求鯁議訐謀經史講筵臣民章奏必與所司面相可否親授絲綸都俞一堂乃成朝著萬幾之裁理漸熟人才之邪正自知察變謹微同天開泰計無踰此不然面或仍彼故習則雖臯夔伊傅接踵都門晁董公孫昌言盈耳何補於國是之萬一且三年無及于畜艾幾事一去不可爲矣愚陋微臣本無言責數年家食忻際清時適見邪正相持賢人掣肘太平未兆感憤激衷冒犯天威觸怒權侍自知弗宥伏祈聖明垂鑒疏入廷杖一百罷爲民神宗嗣位乃復其官晉光祿少卿履準詹事府主簿曉同時有雷禮者字必進豐城人也嘉靖十一年進士好學洽聞初在銓司與曉同官每政暇輒以彼此所明史竊

鄭曉雷禮附四十二卷 三

撰述相質說時人爲之語曰雷禮傳古鄭曉通今所著有皇明大政紀內閣行實刻卿實紀等書行世官至少傳太子太傅工部尙書卒贈太保

明史竊卷之第六十五

東莞尹守衡著

顧邵向石虞王陳耿年軒魯李列傳第四十三

顧佐者太康人也初舉建文進士爲莊浪知縣文皇入國召拜御史巡按廣西採木四川陞陝西按察副使更陞應天府尹尋轉順天佐歷京兆勦賊皆爲歛賊時人比包拯之尹開封也永樂十九年貴州夷警因共排佐出爲貴州按察使仁宗嗣位始以通政使召還宣德初上問二楊祖宗時朝臣無貪者近來貪濁之風滿朝何也士奇對曰貪風永樂之末已作太宗亦知之太宗嘗語先帝扈從北來諸臣皆奸貨獨吏部侍郎師達一人廉潔曰是時職貪方竄爲甚上曰今日之貪誰最甚榮

對曰莫甚劉觀上撫掌歎曰除惡務本今廷臣中誰可代觀者兩人咸以佐應昌稱佐往日內外臺風采上喜曰顧佐乃能如此乃斤觀出閱河道以佐代觀歷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特予璽書使掌都察院事佐奏黜貪淫不律御史嚴愷等二十人謫吏遼東不達政體李宜孟等九人降典史老疾馮斌等三人爲民愷且竊逃還京造詞脅人謀中佐佐聞上上詆愷西市由是羣屬人人側目佐從中恨無可以去佐者急爲地有吏犯科道佐咎摺奏佐受隸金私遣歸上密以示西楊誥西楊曰爾不舉佐廉乎士奇閱奏謝曰事有之蓋今朝臣月俸止給米一石僕馬薪芻成資之隸遣隸練得歸耕官得資

費京師大小臣僚皆然臣亦然自永樂以來如此先帝

固知之所以增朝臣之俸上悟歎曰朝臣之艱迺爾怒吏曰朝廷用一好人輒爲小人所排必下法司治之士奇曰末事不足干聖怒付佐自治恩法並行矣上乃召佐受吏狀諭曰此不足爲卿累小人不樂卿檢制敢誣正人卿自治之佐頓首謝退呼吏至吏恐懼乞死佐曰上命我治汝汝宜改行吾且貸汝上聞喜曰佐得大體矣數月又有囚告佐枉人重罪久淹不理上又大怒諭西楊曰此必死囚教之冀有以中傷佐者立命三法司會鞠實出千戶賊清清殺無罪家三人奏當死繫獄上曰不誅清佐安能行法立磔清西市佐掌臺端振揚風

紀故事朝士諸少年朝退輒詣六樓游宴樓檻牙牌累
累佐悉彈劾禁止入內直廡獨處小夾室非議政不與
諸司羣坐比隣三五室寂然不敢呼叱至出憩外廡立
呵藤戶外官僚行道者輒引避剛嚴爲朝紳之冠尋疾
請告上儲思久乃畀兵部侍郎王驥暫署院事八年請
告上乃予吏部尙書郭確兼院事正統元年上特開佐
尺籍二年佐考察罷去御史邵宗宗以九載滿在吏部
上爲原宗且詰佐佐又論陝西布政使周景駐欲置法
上有之佐面斥畧去而景竟有與援佐志不行遂引疾
乞歸上勅戶部復其家佐去繼佐居位者皆不如而是
時福建按察使邵玘入長南臺玘亦方嚴奏黜不肖御

史二十餘人與佐齊名南北臺爲清佐歸終老不復起
玘蘭谿人字以先蓋孝廉人也內艱哀毀盡禮有芝產
于憂居之室永樂西年進士自御史歷官藩臬皆有聲
時又有向寶者進賢人洪武十八年進士獻陵初以左
遷召入爲右都御史兼詹事府詹事寶初以部郎九年
滿陞通政使改應天尹建文中坐累謫廣西靖難後召
還前職又坐累繫獄數年左遷兩浙巡運司判官獻陵
知其廉直特起用焉給兩俸歷仕四十餘載家具蕭然
又後有石璞者臨漳人起家御史歷遷江西按察使山
西布政使治行皆有聲江西人號曰斷鬼石以其曾以
一夢出一冤獄於臨刑之日也官至兵部尚書歸英宗

明史稿

石璞四十三卷

三

一日謂李賢曰石璞純臣也聞其尙健然貧爲我以璽
書召來璞至京上召見文華殿璞服青袍繫角帶入上
曰吾賜爾緋玉敝平璞叩頭曰臣平生以孤忠奮無結
納今臣自分填溝壑矣詔至臣自知無他途必臣有罪
當誅譴耳上說是時璞微賸乃命掌南京都察院旌其
廉也璞在江西其夫人嘗與諸僚妻會燕歸慍曰彼多
金珠綺絲吾布裙敝襖甚不稱布政妻也璞曰爾何坐
日席首璞曰使汝若有金珠綺絲汝今日安得居此坐
也且吾素不因妻子故官遊彼金珠綺絲者後欲居汝
席得乎明年其僚果以墨罷璞歸無宅第茅舍三楹菜
園一畝有親爲縣尉還家璞拜之尉盛爲具候璞席上

陳有銀兩金杯璞入門見之曰是臣橐耶拂衣而出尉
懇留之璞曰使爾爲吾屬爾能還鄉里哉

論曰顧佐風采洵足重於臺端然俸金猶取之隸薪輿
之以激濁揚清謂何門下吏敢於反唇也矣怪焉西楊
爲之諱曰此畝畝農民願得歸耕者也託之自文云爾
使佐名吏簿對欲不屈法相從能無內自羞慚也哉

虞謙字伯益金壇人也洪武二十八年由太學生擢刑
部郎中陞杭州守太宗入國召爲大理寺左少卿仁宗
監國奏陞左副都御史奉命巡視淮揚早疏請倉粟出
賑貧民貧民所賣男女之爲奴婢者出官錢贖還之民
大悅監國以爲賢及嗣位召還爲大理卿上好咨訪諸

明史稿

虞謙四十三卷

四

大臣政事諸大臣奏事常造榻前密請旨謙以爲非所
以示臣下公也謙每奏事輒在朝班廷諭侍臣有言其
責恩上過聽之降謙左少進左評事楊時習爲卿時習
以寺屬位謙上慚懼不自安言於大學士士奇士奇言
上曰謙事三朝居通顯得大臣體今所犯小通上曰吾
悔之亦念此楊時習爲人如何士奇曰時習雖起於吏
然明習法律公正廉潔上喜曰吾有以處之諭塞義曰
左遷虞謙吾還矣其還謙大理卿時習可爲交趾按察
使謙還大理其治獄一奉新天子詔書從事詔書准用
大明律不許律外旁引爲深文兩法司時引洪武榜例
論誣騙者梟首謙言非詔旨律當杖而流上曰謙言是

竟從律謙遇重辟更詳慎再三參覆律難於出乃論奏若曰我無憾斯彼無憾矣有御史往視天津衛倉火還言主守自盜多無可掩自火之追逮八百人坐應死百人謙廉其寃白上皆論減謙之用法平允類此也宣德二年卒于位初謙守杭時嘗建議僧道民之蠹江南寺院多者田數百頃而官府徭役未嘗及之貧民無田往往爲徭役所困請爲定制僧道每人田無過五畝餘田以均貧民初是之已而謂非舊制遂寢今天下民貧甚矣似當議行之

王槩字同節廬陵人也正統七年進士初授刑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陞湖廣參政進河南按察使天順初被

明史編

王槩四十三卷

五

誣下獄會襄憲王入朝上問所過官吏賢否王對曰臣過河南百姓遮道訴王廉使寃且言王廉使清勁鋤豪拊善有恩有威殿下幸爲百姓奏皇帝還我王廉使上喜即日宥還仍賜旌旌異焉四年薨去百姓裹帷號泣六年制終起陞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七年大理寺卿王宇卒于位廷臣乃共推槩天子業亦知槩賢召還令代宇宇先巡撫大同時有疏請誅石彪弗聽彪逆尋覺上始思宇宇時內艱上特奪情起用宇既受知上一意洗冤澤物勉求副上欲恤至意訟獄研情推鞠不知案牘過勞瘁其形體而亦竟用是死槩才頗敏達其詳慎一如宇至其審斷明允會文切理倫要簡暢宇不能及

諸法吏絜以爲令掌廷尉事凡十載廷中皆稱其廉平成化初吏部尙書姚夔卒彭文憲擬推槩主議者不喜南人竟用尹同仁遷槩爲刑部尙書踰年卒諡恭毅子臣成化五年進士翰林侍講出廣西參政王宇字仲宏祥符人也正統四年進士嘗爲梧州太守郡人頌之曰關節一毫無地入公廉兩字有先知金幣民有聚爲盜者宇曰此吾良民也餓餒耳開倉濟之盜感泣曰真吾父母也卽散去天順改元起陞山東布政使尋道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其卒也上傷悼曰可惜佳士子祭葬論曰讒人之言亂四國狂夫之言聖人擇士奇片語虞謙復襄王一見王槩釋仁宗聞過悅而憚英廟轉圜如

明史編

陳鑑四十三卷

六

不及美哉天子明聖德

陳鑑字有戒吳人也永樂十年進士授監察御史滿九載遷湖廣按察副使尋以母憂歸三年起補山東副使未履任而復以父憂歸服除時有三殿工補浙江督木魯家務起拜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鎮守陝西提督甯夏延綏邊備三載還朝亡何復往又三載召選佐院事不踰歲復往且許便宜行事又三載進右都御史詔與靖遠伯王驥更迭治軍驥老將顧推稱鑑正統末復召還掌院事上親征虜留鑑居守六師震驚虜乘勢入犯鑑以左都御史按行通州以南護邊人避虜鑑美鬚髯風神峻整望之人人起敬寬中長者豁達有大度不爲一

切苛辦居官所至有聲績而關中尤著每行部下車久旱則雨雨久則霽人有疾病誓得爲鑑一昇肩輿輒愈鑑出則老稚歡呼爭前舁之鑑笑弗卻也至是陝大饑陝父老上書願得鑑至以副雲霓之望詔鑑往賑之鑑至陝民舉手加額曰今復何幸得見我慈父爺爺也族事還賜玉帶金幣羊酒會易儲加太子太保時同理院者王文而氣凌其上鑑如弗聞也景泰四年以疾乞休歸又三年卒贈少保諡僖敏陝人廟祀之若盼饗然耿九疇字禹範廬氏人也永樂二十二年進士章皇時爲禮科給事中正統初大臣有言兩淮鹽政之弊以九疇素有清譽出爲兩淮鹽運司同知九疇至盡剗前弊

明史稿

七

條奏數事著爲令甲使遵行會內艱兩淮鹽場數千人走闕下乞留進運使奪情還任九疇嘗坐水傍嘆曰水何清也有童子曰尚不如使君之清尋以誣誤逮至京景皇初攝位知非其罪也特旨陞刑部右侍郎仍以侍郎出理兩淮益法奉勅往視江北四年九疇尤善拊循招復流民七萬餘戶已又勅錄諸郡大辟囚九疇益自喜曰洗冤澤物固吾願也囚之得荷平反者二十六人果人人皆頌其寬而共服九疇之明景泰三年正月復以侍郎出鎮陝西是時各省鎮守多部寺卿佐按察司不肯受約束九疇首上封事請得文移徑下按察司而陝西布政使許資亦上言鎮守侍郎與巡按御史不相

攝下部議於是各處鎮守盡改爲巡撫都御史九疇遂得改陞副都御史考察陝西方而四年五月歲星晝見九疇上言弭災六事一日延儒碩二日御經筵三日精選舉四日明賞罰五日重守令六日簡將帥上優詔答之五年詔市羊角爲上元燈九疇言宋神宗買浙燈蘇軾進諫恐以細行累大德今無乃類是命止之裕陵復辟出左都御史蕭維禎南京問李賢誰可代此任者耿九疇何如李賢對曰陛下得人矣進召還爲右都御史掌院事九疇疏五事末一事在重臺諫以振綱紀上嘉納九疇敕諸御史日公等各宜凜凜副任使俾無忝憲職倘不稱上意吾不能覲顏立御史之上子裕景泰五

明史稿

耿九疇四十三卷

人

年進士庶吉士授工科給事中九疇以己爲總憲子於言路不便也乞改除上乃改裕翰林檢討是時曹石用事御史楊瑄出印馬得二人橫奪民田狀論劾之二人哭訴于上謂閣臣傾已天子不欲違二人意逮賢有貞下獄而二人且以御史敢於彈劾已實九疇主使之遂并逮九疇會天變諸人乃得釋而九疇降江而右布政使裕以父故謫泗州判官九疇掌院僅百日外遷又轉四川兩裕亦改判定州天順三年亨敗李賢已還內閣一日上思九疇去非其罪語賢曰耿九疇爲人清正可大用不易得遂以禮部尙書召還九疇得見上上覺其哀憐之語曰朕久不見卿卿老矣可南京遂卿優開政

陞南京刑部尚書明年卒于位上聞訃嘆曰可清此老
朕方欲優閑之而遽亡耶裕至成化改元始召還翰林
應官大學爲祭酒進吏部右侍郎尋轉左家宰尹旻去
代旻爲尚書僅踰月出南京爲禮部奉陵嗣位改南京
兵部參贊幾務弘治元年召還禮部六年復尚書吏部
代三原加太子太保裕爲冢宰素持正雖僚屬不少徇
一日有所可否人材事意未允執筆方躊躇少宰從左
右贊一辭裕正色曰天子建天官一人耳安得二天官
耶少宰歛手退弟偉爲都事秩滿當遷裕故緩之曰今
在吾弟當如是亡何卒裕有父風守家清白九疇卒諡
清惠裕卒贈太保諡文恪裕字好問偉幹修髯人望之

明史稿

秋元疇四十三卷

子裕

九

儼若神明

論曰陳鑑在關中秦民望若雲霓呼爲慈父兄之愈疾
家繪其像而尸祝之此豈可以聲音笑貌得乎耿九疇
清譽洽于兩淮字于童穉桃李不言下自成谿蓋謂是
平耿裕清白自守位至天官爲冢宰可不謂是父是
子哉

年富字大有懷遠人永樂中鄉貢爲德平學訓導宣德
初召入爲吏科給事中歷陝而參政河南右轉進左副
都御史提督大同軍務坐襄垣王遜輝誣求退免上爲
富勅戒王留在事有主者使卒吳淮奏富故侵郭總兵
坐其上上下部議尚書于謙曰穰苴布衣以軍法誅莊

賈破燕晉裴度御史中丞督淮南諸大帥平蔡州我朝
近日左都御史王翱右僉都御史鄒來學皆坐總兵上
以軍令出翱等准妄言沮軍法宜究主者事遂寢富泣
風憲甚持正同事諸僚多畏忌之嘗按山西參政林厚
厚反誣富臺臣欲置訊景帝徑制厚籍去諭臺臣曰朕
以邊事付富終不以一人言辱富也富又按分守內臣
章力轉力轉亦反誣官而景帝深信富令得伸法直
行其意不爲撓值外艱不許終制上皇復位亨姪石彪
總兵大同恃亨內用事中富危法奏逮至京冀去富自
利上疑之問李賢賢曰富行事甚公道在彼能革夙弊
上因嘆曰此石彪悍富不得遂其私耳賢曰陛下已得

明史稿

年富四十三卷

十

其清於是富得致仕歸而亨尋亦勸上盡革天下巡撫
官矣天順四年吏部欲推副都御史賈銓爲戶部尚書
是時銓負重名而賢薄其貌心屬富有沮於賢曰上不
喜富不知上心正欲用富一日語賢曰戶部恐非年富
不可賢曰富人不悅者衆上曰富執法正宜居此國計
所關豈顧私情不悅者竟召起爲戶部尚書上與李賢
品論部院諸大臣深言富不易得

吏部王翱年已老他日可以繼翱者亡

如富茂陵卽位是年關中數用兵督餉非人屢乏軍興
富薦楊瑄余子俊吏部論其侵官富上言薦賢爲國同
心共濟事輒任已動率尤人恐乖推讓之風自失寅恭

之義且以年躋七十禮得懸車乞致仕上慰留之遂以其年五月卒于位諡恭定富本姓嚴籍說爲年遂從年

姓

軒輓字維行鹿邑人永樂二十二年進士輓以進士督漕淮上嚴冬忽墮水援出裹被坐有司急易新衣進命持去竟待舊衣乾其狷介類此還授行人司副轉御史正統元年以御史出清軍冰蘗自持陞浙江按察使四時一青布袍疏食菜羹俸入外不肯私用公費一錢約諸僚三日出廩米易肉一斤客過留飯一肉無兼味或至烹鷄同僚見之咸驚異曰憲長殺雞食客客不易得也聞外輟卽行但一奴挈行李相隨去僚屬不及知浙

明史稿

軒輓四十三卷

士

人思之奪情復任頗使酒晉人同僚多不悅然憚其清嘯不敢一語人比之前使周新新卽所謂冷西寒鐵公也九年陞副都御史景泰元年鎮守浙江兼理鹽課四年改巡撫尋改南臺督儲內艱去位天順改元首召入爲刑部尚書是時輓與刑部右侍郎耿九疇皆溪刻自處有清名九疇時自陝西召還爲右都御史未幾石亨輩因御史楊瑄等并逐九疇去輓遂以疾求致上召輓文華殿諭留視輓誠疾不可強乃賜歸上問輓曰昔浙江廉使考滿歸家僅二竹籠是汝乎輓頓首謝上曰卿年未老病愈再可用乎輓又頓首辭謝上賜朱提爲道路費享敗上起九疇爲禮部尚書因思輓召爲左都御

史總督南京糧儲輓出晚節益自堅益尊倨少與僚屬相接孤立自行己意歲時拜聖詣禮部獨屏一室微燭朝服端坐鼓嚴出成禮竟御肩輿歸僚儕聞輓在亦避去不樂與輓處公卿造謁不報謝宴不赴餽之席不受人以爲僻然清白始終一節李南陽曰輓蓋古狷介之流在今仕途眞鳥中之孤鳳也

魯穆字希文天台人永樂二年進士穆爲諸生時嘗大書座右咬得菜根百事可做登第歸絕跡公門比還京有司每具膳贍贈行固辭不受或曰行以贍禮也奈何拒之穆曰筮仕之始未有分毫益於鄉里而先厲之忍乎拜監察御史獻陵監國列上漢庶人不法罪狀留中

明史稿

魯穆四十三卷

士

陞福建按察司僉事楊文敏時執國政家人有麗于法穆亦不肯貸之人稱魯鐵西雪漳泉人一二大冤濫文敏聞而賢之薦爲右僉都御史正統二年卒于位入官三十年家無餘貲被服如寒士卒無以歛公卿贈賻乃足棺衾後百數十年追諡端毅

李綱字廷張濟南人天順元年進士授御史巡按浙江論去職吏四百餘人人目爲鐵御史出視馬政真定保定諸郡有司不敢歛一錢於民自府察以下下檢者箚之行冀州道劇賊驅騎卒至綱解前馳衣箱并鑰與之相去未百步賊指隸人曰此豈太僕寺李綱耶隸人曰然衆賊曰無錢無錢遂不開箱上馬裴回若有退謝之

狀尋內外艱家居六載足跡未嘗出門服闋起以僉都御史總督漕運卒于官行李獨一衣箱啟視之敝衣數事而已平江侯具棺衾收斂請于朝予葬祭

論曰世道日汙公直士不容於人非一日矣年富羣情所不悅天子嘆其不易得誰謂天王不聖明哉他若軒輊一官止二竹籠脅穆咬菜根做事盜遇李綱叱以無錢自去斯其人孰非可以廉頑而立懦也哉

明史稿

李綱四十三卷

十三

明史竊卷之第六十六

三楊列傳第四十四

東莞尹守衡著

楊士奇名邁江西泰和人也生周歲而孤家故貧年稍勝衣旦暮代母躬薪水晝出從師受學年十五稍從里中子弟受束修爲社師有餼生挾書冊過館下色饑甚問云有母不能養也士奇曰嗟乎人孰無母分徒十五與生弱冠游章貢章貢守儒者也令攝琴江教事琴江令亦儒者益禮下之已去遊湖湘黃巖王叔英爲漢陽令聘爲儒學訓導辭弗就建文初修高皇帝實錄叔英薦入翰林充編纂時史館皆集四方宿儒朝廷欲遂官之命吏部考第尙書張統奏士奇第一授吳府審理副明只竊

楊士奇四十四卷

仍令執筆翰林靖難後初建內閣改授編修與解縉胡靖楊榮黃淮金幼孜胡儼等同入直常旦百官奏事退輒隨縉等七人造展前備顧問典機密率漏下十數刻始退永樂二年冊立皇太子兼左中允五年陞左諭德十四年陞翰林學士仍兼諭德十九年陞左春坊大學士士奇每日朝罷輒追東朝參侍經幄春坊諸臣時皆分撰諸經講義士奇閱易然諸經太子多從質正太子喜閱真德秀文章正宗士奇曰德秀道學之儒其所著大學衍義有裨治道願殿下留意上北巡則士奇留輔皇太子監國漢趙二王數危皇太子宮僚多得罪士奇兩被逮下錦衣獄上詰過東官事士奇叩首言皇太子

孝敬仁愛爲上條指數事且言太子有過未嘗不知知張梅輒亟改此皆臣等輔導失職所致非皇太子之罪上以爲忠特見宥而右春坊大學士黃淮先馬楊溥正字金間繫終長陵之世仁宗踐祚始盡釋諸人而士奇陞禮部左侍郎兼華蓋殿大學士士奇甫謝上出聞事有與新詔旨戾遽入奏上進見士奇笑謂蹇夏二人曰新華蓋來奏事必有理試共聽之已聞士奇奏喜曰吾固知學士言有理也顧蹇夏曰汝三人吾何毗非輕其務盡言庶幾輔吾不遠踰月加少保尋進少傅洪熙元年春正月進兼兵部尙書三俸並給士奇諸辭尙書俸上曰卿於朕勤勞二十年一志不懈故以此祿相酬耳

楊士奇四十四卷

二

明史竊
士奇曰尙書月俸六十石國家可養六十卒敢固辭上曰朕成卿志於是黃淮亦辭戶部尙書俸上嘗賜蹇義田二頃乃復以二頃賜士奇又固辭上顧蹇義曰士奇真能廉使仕者悉如士奇世豈有賊吏乎上望治如渴數勉諸大臣使直言特賜士奇與蹇夏二人繩愆糾繆銀國書士奇復請均賜榮幼孜久之獨士奇如上旨封入五疏已而朝士有上書頌太平者上以示諸大臣士奇曰陛下恩澤雖已敷但流徙未盡歸瘡痍未盡復人尙有艱食更得二三年休息太平方可期也上笑顧蹇夏諸人曰曩與卿輩銀國書望卿匡輔朕士奇會上五章朕從其四卿諸人皆無一言豈朝政果無闕生民皆

已安乎義等叩首慙謝上從善如轉瞬羣臣或有過激語觸上怒禮書呂震等復多指訐言者士奇獨爲國解上亟內僚反召言者優勵之語士奇曰如震等每迎合以益吾過賴爾獨能知朕心上常言震及兵書李慶二人言事多悞朕往往取衷士奇二人共念士奇爲初已蹇每從旁勸解上亦知之念皆先朝舊臣曲爲調劑和輯上在宥僅一年堂陛特稱泰交宜皇嗣國宜皇益倚任焉宣德元年上械漢庶人還尙書陳山遂欲移師襲趙王羣臣皆請如山策獨士奇不可語在趙王傳中上後卒念士奇言面待趙王不失親親之禮以是上益親愛士奇上習聞都御史劉觀素貪墨逐觀去問士奇誰

楊士奇四十四卷

三

可代觀者士奇曰願佐可遂用佐一時朝署頓清士奇議請方面郡守聽三品以上京官及藩臬使薦用他日得連坐於是守令共稱得人寬恤詔屢下上皆與士奇密議就展前面授筆楮條奏立子璽書頒布上好微行嘗夜半至士奇第士奇叩首曰陛下奈何以宗廟社稷之身自輕上笑曰朕思卿一言故來西屏左右語良久迺還時諸大臣類多依違獨士奇肯任事上雖信重蹇而蹇受事常持兩端上待士奇力爭榻前不可用上卒不用上曰蹇不尤爾乎士奇曰蹇平日無人我心況國事孰敢偏任已見上喜曰君子和而不同蓋卿等是已士奇

雅言天下事當以天下萬世心處之以故久典論思上下和洽十年章皇上賓張太后取襄府金符入內籍籍且議長君士奇語榮曰梓宮未殯主少國疑祖宗社稷之託非吾等誰任入臨畢即請見皇太子皇太子出見士奇榮叩頭呼萬歲殿下羣臣亦皆叩頭呼萬歲浮議遂息是時英宗方九歲天下事皆白皇太后太后付三楊三楊者榮爲東楊溥南陽士奇西楊初士奇受知仁宗時深故太后亦知其爲人太后嘗語宣宗仁考於諸大臣獨取士奇能持正言不避逆意即不樂終聽其言不敗事以是太后倚重之士奇首請閣經筵備侍從上冲年未能親閱章奏每日預擬陳進八事取旨閣振雖

楊士奇四十四卷

四

日侍上起居脅權寵內畏太皇太后自斂戢太后嘗使振持事詣閣議振因與士奇置可否士奇遂謝閣事三日不出太后使人慰問而榮語之故太后大怒詔輟振令赴閣中謝罪以故數年間災變頻仍邊庭多警士奇一意慎選舉廣儲蓄任將帥修武備不見肘於振政治清明天下稱仰三楊三年宣宗實錄成士奇與榮俱進少師士奇尋與南陽共爭僉事廖謨杖死驛丞事皆有私遂爲振所持漸蹙其短於太后稍乃弄權而三楊年亦向衰風裁大減曩時矣亡何東楊振竟中傷卒七年太皇太后崩於是天子益私比振振益橫士奇子璽數劾殺入爲鄉人訐奏被逮至士奇益自慚憤病卧不出

上賜手劄慰諭而士奇感泣不自勝遂卒於是年八十矣贈太師諡文貞士奇卒後四年而南陽亦卒又三年遂有土木之禍文貞在朝四十年未嘗一日及家鄉晚歸省墓僅四十日鄉人願少留之曰君命不敢稽其一志國家類此以是其家不能恤不獲訓誨其子子之不肯不可奈何非詒謀之罪喜薦士士必舉其所知已所不知不敢舉士有一詩一文造門物色爲佳士不忘獎拔其留心人物又類此有孫載鳴嘉靖中進士督學東粵寅秋萬厯初進士初授東莞令召入爲侍御史出僉憲雲南莞民爲立生祠尸祝之寅秋子嘉祚萬厯丙辰進士

明史稿

楊士奇四十四卷

五

楊榮字勉仁建安人也舉革除二年進士授翰林編修文皇入國榮以迎戴受知改修撰簡入內閣入閣之臣七人榮年最少最警敏上嘗出一封章示榮榮具對稱旨上以爲才自是心親榮尋進侍講皇太子立左右諭德已轉庶子外艱起復從幸北京其年又內艱從征本雅失里欽拉執輓轡斷酒肉身體羸瘁上憐之師旋特遣中使護還奔喪即起復侍皇長孫學太子諭長孫曰此皇祖近臣汝當禮敬長孫深愛重榮熟於邊事奉命兩至甘肅經畧降虜還奏皆稱上意十二年從征瓦剌兼掌尙寶司事上欲皇太孫習武事令撫軍使榮與廣切孜三人日卽軍中爲太孫講說經史十四年陞翰林

學士仍兼庶子上時往來兩都榮與胡金二學士輒隨行十六年廣沒榮掌翰林院事時廷臣多狎恩寵自縱榮惡之指斥府部院十弊爲帝章上文皇上恐諸大臣情忌榮留榮章不下令榮授御史鄧眞入奏諸大臣股栗免冠謝罪後閣出榮旨忌榮益甚推榮國子祭酒令疎遠上上不予榮祭酒衆意乃銷沮十八年進文淵閣大學士仍兼翰林學士十九年三殿災榮上弭災十事二十年阿魯台寇興和從征至殺胡原明年詔復西征命掌六軍機務從至宣府上在軍中俱稱楊學士不名還冀羣臣第功榮幼孜以五品特勅與兵部尙書方賓同列又明年從征至開平駕次長樂鎮上語榮曰漢高

明史稿

楊榮四十四卷

六

祖過柏人慮迫於人朕今至長樂思與天下同樂何時可幾榮對曰皇志如此天必助順矣時虜遠遁亡所見上召榮問曰朕夜夢神人語朕曰上帝好生如是者再是何祥也豈天屬意茲虜乎榮對曰陛下好生惡殺誠格于天兵在除暴安民火災岷四玉石俱燬願陛下留意遂班師上曰東宮監國久闕政已深朕歸軍國事悉付之朕惟優游暮年卒安和之福矣榮對曰東宮孝友仁厚天下歸心允稱皇上付託上悅六軍未入塞上崩是時漢王方構隙皇太子榮恐內變秘上喪不敢發從官上食起居可事如常儀或欲權他事用勅馳訃皇太子榮不可曰先帝在乃稱勅賓天而稱罪孰大焉乃身

與一二謹豎入報太子太子踐祚進榮太常卿逾月加太子少傅兼護身殿大學士尋加工部尚書給三俸與蹇夏西楊同輔政西軍旅事一以諮榮後漢王反皇太孫新嗣天子位榮勸上親征上難之榮曰陛下不見李景隆事乎上顧原吉朝廷初議授鉞陽武侯原吉因語上曰日陛下命將時臣見薛祿已色變退語臣等泣下在廷如此臨事可知楊榮言是上乃決從城高煦而歸宣德三年兀良哈犯塞從征至寬河榮跨鐵騎扈上出擊還加少傅九年從巡邊至洗馬林是時而北多事運籌應卒內閣顧獨推榮士奇等諸人不及榮從文皇蒞邊久邊將才不阨塞險易虜情逆順榮素諳曉邊將久

楊榮四十四卷

七

明史稿 習於榮往來頗密禮書張瑄者東宮舊臣私言上榮畜馬甚富皆典邊將交通於是上稍疑之而榮一日爲邊將求恩貸上益疑語士奇曰榮負朕不可令居親密地士奇雖爲榮解然上自是不敢專任榮留榮在閣視事如故英宗初皇太后秉政寵遇無替正統三年與西楊並進少師閣振日伺三楊短行間皇太后五年榮歸省墓振乘榮去誣榮受宗室賄榮聞憤懣還京卒子道榮仕四君共四十年總裁國朝實錄經理三帝山陵考鄉試一讀廷試卷九遇事敏而能斷中官持事至閣輒問東楊先生在不不在閣即持回榮議事未嘗不遷西楊西楊持不可行卒斷於榮行之竟無礙也每秋詣大臣

會獻英國下俱退避僉俟二楊先生西楊說之至不可了榮一問立決文廟英武羣臣奏對少稱旨獨愛榮才時怒他大臣不省事榮至輒齊威事亦隨決榮不忍却人饋遣人故以爲愛錢然亦稱人酬答有施報卽陳乞相屬文廟知不禁也卒年七十贈太師諡文敏

楊溥字宏濟石首人也建文時胡儼以桐城令與楚文衡拔舉鄉試第一明年第進士授翰林院編修靖難後侍東宮爲洗馬東宮觀漢書嘆張釋之不易得溥進曰釋之誠賢然非文帝寬仁亡繇得行其志退采文帝事編事類以獻皇太子大悅東宮居守南都上常入中貴譏不憚永樂十二年上北巡還東宮遣使迎上遲上怒

楊溥四十四卷

八

明史稿 黃淮先至下獄楊士奇金問繼至上曰楊士奇尚可宥朕不識金問何人乃爾得侍東宮下法司訊詞連溥并下錦衣獄溥坐獄中十年數絕糧讀書不輟獄中人哂曰公命匡測何徒自苦爲溥曰朝聞道夕可死奈何輒自棄長陵崩釋出爲翰林學士溥既出因上密疏言事上特賜鈔幣下手札獎諭上每念溥忠懇循文皇故事別建弘文閣思善門左選用文儒得侍講王璉等數人日令侍直輪對手閣印授溥掌其事是時監國舊臣士奇爲禮部侍郎准爲通政使皆兼殿閣大學士同辦事內閣於是溥爲太常卿仍兼院學士獨掌弘文閣宣德元年罷閣務入文淵溥乃上還閣印上復命與士奇

等同辦內閣事尋乞歸省特勅召還纂修兩朝實錄上好詞章復命溥與一二儒臣日直南宮應制時國政頗號清明羣臣將順恐後上厭其諛一日坐齋宮諭溥曰卿素忠謹宜贊朕於善道溥頓首謝曰臣不敢忘報稱上曰直餒朕過報朕多矣上之虛心望治尤汲汲於溥類此會內艱特賜一品夫人葬禮遣中使護還奔喪奪情起復溥既宅憂出閣遂不復入謹守故秩而已宣德九年以九載考滿進禮部尚書學士如故正統元年天子幼冲昭皇后臨御復命仍直文淵閣與二楊同知經筵先是獻陵嘗與后言東宮時事輒慘然泣下一日后坐便殿英國輔大學士士奇榮及溥尚書淡被旨入朝

明史竊

楊溥四十四卷

九

英宗東立輔等兩下立太后人人召問皆有獎勸之辭及溥乃嘆曰先皇帝常稱卿忠不謂今日得相見也溥伏地泣太后亦泣左右皆悲愴后顧上曰此五臣三朝簡任畀輔後人皇帝萬幾宜與五臣共計非經五臣贊畫皇帝不可行也太后起詔上賜五臣酒飯三年宣宗實錄成進少保武英殿大學士溥入閣遲二楊二十三年然皆號得君秉鈞最久溥文學不及東里政事不及建安而德量過二人子自石首來省溥問曰汝來一路守令聞孰賢子曰兒道出江陵江陵令殊不當兒意溥曰云何曰即待兒荀簡甚矣乃天台范理也溥默識之薦陞德安太守德安民歌頌之再擢貴州左布政使或

勸理宜致書謝理曰宰相爲朝廷用人非私理也何謝爲華容劉仁宅令瑞昌與高安令同入覲皆溥鄰邑子且有嫌溥先遣僕矚之還白曰高安令雅稱官劉令棄席布被瓦盆煤竈猶然窮人耳溥心識之高安特先見且厚贊溥不受仁宅茗一袋蜜一缶耳溥欣納之尋擢爲御史仁宅忠宣大夏父也溥展墓還里過華容私造仁宅偶他往妻適隣家磨麵去溥引大夏入內視亡所有牀上惟蒲席布被褥喜曰操若是是稱御史職矣不語姓名而去仁宅還大夏白之父仁宅曰此必鄉先生楊少保也其爲人纘密故觀人於所忽若此其後仁宅官至憲副理官至侍郎溥以正統十一年卒年七十五

明史竊

楊溥四十四卷

十

贈太師諡文定溥卒理往哭之哀

論曰三楊初並簪筆詞垣同立顛覆之朝一遇文皇遂爾協心推戴卒共致身鼎鼐調羹醞醑臻效太平殆天資之良弼乎世人猥以匹夫之諒見經小矣西楊擁護三朝始侍東宮繼全趙邸晚輔幼帝寅亮之節光昭日月信哉乎一代之師臣也若東楊之揮斤游刃幾立斷羈勒萬里倡平逆孽出掃妖氛入安宗社具有數定之績焉南楊幽淹美里暗道若渴一際通顯忠體國好土如不及庶幾休休之風一時二三元老同心德雍容廊廟之中參合成名不亦美乎我朝相業之隆者必首三楊良不虛也

明史稿卷之第六十七

李商高岳劉列傳第四十五

東莞尹守衡著



李賢字原德鄧州人宣德八年進士楊文貞公賢太僕
一來見不可曰素無識而進門是求知也裕陵卽位賢
以進士上疏言京師驛官萬計月俸驛官一當華官指
揮十七有差冗食橫賜其何能繼況非我族類其心必
異晉胡迭亂殷監不遠乞漸分徒以省無益之費消未
萌之患正統元年授驗封司主事疏言國家建都北京
以來頽弛莫甚于太學繕飾莫多於佛寺與措如此可
謂太舛上從其言詔新太學十年轉考功文選郎中十
四年扈駕土木瀕死乃還邸王卽眞頗以奢侈外聞賢
明史稿 李賢四十五卷

上正本十策詔付外館給事中李侃復因災異疏請採
納賢言弗省禮部尙書楊甯太息謂賢曰吾讀崇節儉
一事殆欲下淚也二年陞兵部右侍郎三年奉使考察
四川明年遷改戶部又明年改吏部會頒君鑒錄羣臣
賢撮錄中堯舜而下二十二君善事切於時務者稍爲
解說令易曉名鑑古錄上之上問內侍王誠是何爲者
誠對曰欲陛下學數君耳上頷之而竟弗之寤也上皇
復位旣用徐有貞許彬薛瑄等三人內閣知賢忠實可
倚任令兼翰林學士同八直邸王薨上欲令汪妃殉葬
得賢言適止尋進吏部尙書兼職故有貞時雖首於
然上每事輒諮賢賢亦矢心無私有貞陽附賢而不能

持正每見上從賢言心又不樂而又與曹石二凶陰予
盾會御史楊瑄疏劾吉祥亨奪民田上壯瑄敢言令吏
部籍瑄名且大用二凶意瑄出內閣言乞獨上前哭訴
奴輩萬死一生迎復皇上有貞賢必欲傾奴二人使無
唯賴伏地哭不休上不得已下賢有貞獄皆外請上旣
謫賢二日心切寃賢諭吏部尙書王誥曰李賢不可放
去朕還欲用之朔頑首請改賢南吏部願意賢且宜遠
去避禍上顧不喜曰南京遠仍留賢吏部左侍郎學士
亨吉祥又大恨顧上心屬賢不得已匿怨接殷勤同召
對輒喜獨召賢卽不喜疑賢或短毀之復薦參議盧彬
太常少卿王謙入直閣事冀間賢上皆不用常念賢忠
明史稿 李賢四十五卷 二

仍復賢內閣進吏部尙書兼職如故賢於是益避二
人非宣召不入見而石亨輩數出入內舞權甚上甚厭
之而不獲裁抑往往對賢嗟嘆賢但勸上從容改攝上
何亨欺上因問賢迎駕奪門事實曰迎駕則可奪門二
字豈可示後此賴陛下之福倖而成耳使景泰元年先
知亨輩何足惜置陛下何地且曰景泰不諱陛下自宜
復位何必奪門雖欲陞賞以誰爲功老臣耆舊又安有
殺戮黜逐之事也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以此驗之
尤信上疎然大悟詔革奪門功陞者四人爲諸驛官
官爲吉祥所庇如故驛官人人皆德吉祥五年言祥發
挾諸驛官與姪曹欽反擊賢朝房傷首復欲刃賢禮部

鄺中萬祺語欽曰尊翁碑文非李公筆耶公當勿忘賢得免上聞還祿太常卿加賢太子太保是時固五年聞江南連大水賢請于上寬恤之詔屢下七年二月空中有聲賢言上不恤民厥有鼓妖條不便民者十事上悉從之復請罷江南織造及室器清錦衣衛獄止邊臣貢獻停使臣中外採辦上皆不允賢固強上左右皆寒悚爲賢懼上知賢深卒無忤也上固殷憂啟聖而賢尤善將順上意所欲嚮必推獎以成上美上所欲去又委曲以全上思參酌可否皆當賢獨見上上則稱先生時有錦衣衛都指揮門達上所寵任亞於賢達素惡賢軋已嘗謂賢於上曰是嘗受陸瑜金酬尙書者上不信達

明史稿

李賢四十五卷

三

誣袁彬下獄有疏雪彬者達誣賢主使賢乞罷免不允一日上不豫禁中有讒言謂茂陵不宜復在東宮者上疑之召賢諭曰今庶事頗簡而大者反搖奈何賢頓首伏地曰此國本也上曰然則必傳太子位乎賢又頓首賀曰宗社幸甚上起立召太子至賢扶太子曰謝謝太子謝上抱上足泣上亦泣內譏乃止八年太子卽位進少保華蓋殿大學士餘官如故會災異屢見賢請出宮人簡近侍無狎左右聽官誘先以奪門功冒陞者羣羣訴乞復官賢言上曰自此輩得富貴之易今若不盡懲革將使人人皆幸國家有事益生羣小之心按藉復祿太平侯張瑾興濟伯楊宗爵成化二年三月外艱詔遣

內臣護賢還鄉視葬五月奪情起復還京其年冬卒于位贈太師諡文達賢得君比三楊政務任九卿議擬不相侵奪協心調護俾皆得行其志當曹石時耿九疇年富皆罷斥王竑安置江夏軒輒老去賢悉薦引召還諸大臣喜與同升然待諸諫官多雅脫吳后之廢也上放內臣牛玉南京去給事中王徽王淵疏玉罪四大不韙求寘法因詆賢阿附二人皆遠謫都給事中張甯疏救之賢不悅有忌岳正者傷正劾賢疏示賢賢亦卿之二人皆外遷爲郡守修撰羅倫疏賢起復非是賢怒遂倫去必謂朝廷無倫乃已或勸賢依文彥博留唐介故事謝曰吾不能矯情以微語銜恨葉文莊至降撫臣韓雍

明史稿

李賢四十五卷

四

勅曰無若葉盛之殺降也其不能容物多類此論曰李公游目於華韉雜處之中慨然有辛有爲戎之歎卒之辛已之變喋血朝堂稱兵禁閭曩日之言不其驗乎至其累罹凶讒終調鼎鼐忠以悟主和以處邪八年之間左右雖煩有徒國是不淆羣小天子固云明聖夾輔之力良多但其狃旦夕之權宜忽蕭牆之早計倉卒禍興狼狽亡及幾不免於虎口將所謂當斷不斷反受其亂非耶自貽伊感尙誰慰也

商輅字弘載清安人也舉宣德乙卯正統十年進士鄉會試廷對皆第一授修撰十二年選入東閣進學讀書十四年乘輿北狩鄺王監國遂以修撰入內閣辦事陞

侍讀明年八月迎上皇居庸關九月陞翰林學士輅科名獨冠本朝入閣最早其時資次視諸老臣最後是時國事帝多倚藉諸老臣而南內帝心懷伎尤甚諸老臣類私徇帝而未有持正者帝以錦衣衛指揮盧忠言殺中官阮浪窮治不已輅言帝曰盧忠一風子也陛下以一言而傷骨肉之情大不可帝始悟諸老臣復從與帝易儲輅語內臣與安曰此大事上聖皇太后在上爲臣子敢議此耶時諸大臣具聞輅語而卒無人繼爭之輅亦以是加恩進兵部左侍郎兼左春坊大學士翰學如故袁宇通志成加兼太常卿上皇復位首召輅及高穀文華殿論曰朕在南宮具知爾二人無偏向心朕今正

明史稿

商輅四十五卷

五

要用爾好用心辦事而二人竟用清議除名去久之上亦每念商學士是朕所取三元與姚夔效力東宮最多而旁所排擠者深側目不得名輅歸十年爲成化丁亥憲廟追念舊學始遣使驛名來京然未有復職之命輅野服朝見自稱原籍爲民臣商輅上喜卽日復輅故官仍直文淵閣輅首疏八事其一爲納諫請召羅倫上從之明年彗星見言官猶持易儲事勅輅爲賣國宜罷緇以咎天意輅求退不允上詰言官曰唐太宗用王魏朕用商輅何不可上怒欲加譴言官輅曰臣嘗勸上優容言官召用羅倫已蒙嘉納今因論臣而言者受責如公論何上爲置不問踰月陞兵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九

年改戶部尚書進兼文淵閣大學士十三年皇太子立加太子少保吏部尚書初皇太子之生也上爲萬貴妃特秘之育于西宮廷臣鮮知之者於是戴嶺輅乃請勅禮部擬名立爲皇太子間因奏對又稱鄧玉具有社稷功上於是爲復景帝位號上尊諡是時災異數見上於內庭新建玉皇閣玉皇者天神將從道家言以某日神臨祭事如南郊之儀新編樂章命內臣習之輅言天者至尊無對事之禮宜簡而不宜煩可敬而不可瀆刑餘養病之人當切不預乞賜停罷庶幾天心照鑒可以變災爲祥輅轉禍爲福上立毀之已而復上災異八事是歲進諫身殿大學士十三年立西廠太監汪直掌廠事

明史稿

商輅四十五卷

六

輅傳輅臣疏直言大罪深言陛下委聽斷於汪直而直又寄耳目於羣小伺察太繁法令太急刑網太密人心疑畏洵洵不安傷害善良虧損國體大爲聖德之累直不去天下必危上怒曰一內監輒能危天下乎太監懷恩傳旨詰責甚厲輅曰朝臣無大小有罪皆請旨直敢擅抄扎三品以上京官大同宣府北門鎮鑰守備一日不可缺直一日擒械數人南京祖宗根本重地智守大臣直敢擅自收捕諸近侍直敢擅易置直不聽國家安得不危恩昨舌退奏上立命去西廠諸內臣故忌輅竟以直所羅織楊舉事誣輅受舉祖文敏金帶一圓輅語人曰輅縱貪濫肯受前輩先生家物乎上聞降旨

慰安之略遂請老陞少保致仕略去萬安得爲首相遂復西廡直益橫諸大臣皆諂事直矣略家居十年卒年七十二贈太傅諡文毅略丰儀山峙爲人簡重得大臣體與王文陳循高穀彭時萬安劉吉先後共事而略獨能持正景帝不豫時太監興安語諸閣臣曰上亟矣萬幾大事付託何人諸人未有對略曰太監安得有此含糊語不若明言請立東駕使人心有所歸向耶上倘不諱請東駕率百官往南內迎請父子之間自必有處豈不是順事衆唯唯其疏曰陛下爲宣宗章皇帝之子當復立宣宗章皇帝之孫此略接筆所增二語也疏未及上而明日上皇復辟略心遂不白

明史稿

商略四十五卷

七

論曰易儲之際商略滿胸熱腸而猶覲顏共事將感于攝君知遇之早洪忍自甘乎何渠不能以去就爭之也比議鄺王帝號臺臣嘖嘖追論之略乃自陳其時資次第六不能獨止嗟夫鍾同則猶言官也章綸廖莊彼兩入者豈不當蒙出位之誅耶悠悠清議卽略欲避之弗能矣乃其性天忠義洵不負于生平西宮有六尺之孤君父不能得於在宮見姑之日赤心擁戴正位元良萬國屬心前星繼耀宗廟在天之靈實式憑之矣何愧其爲商略也哉

高穀字世用揚州興化人也永樂十三年進士遇庶吉士授中書舍人二十二年改左春坊左司直郎尋陞侍

講正統元年西楊薦充經筵講官三年與修宣宗實錄成進侍講學士十年陞工部右侍郎兼侍講學士人內閣知制誥景皇帝嗣位進工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明年進少保仍以尚書兼東閣大學士中書舍人趙榮自請使虜迎上皇穀解所束黃金帶贈之曰子忠義人也懷獻立穀亦不敢爭穀加太子太傅亦不敢辭七年進謹身殿大學士是年大學士陳循王文以子不得舉訐順天考官春坊學士劉儼侍講學士黃諫請坐儼等罪如洪武間劉三吾例重開科上命穀覆試穀因上言三臣之子文亦可觀但解有定額儼等無罪臣以爲大臣子與寒士並進已不可況又不安於命欲搆考官以致亂祖宗舊制可乎上乃貴儼勿問特增二人子解額慰其意時內閣七人循與文敢犯清議不顧而文又最驕橫英皇復辟文棄市循發邊戍獨請穀忠謹在內閣每議迎駕及南內事輒左右朕無它腸可致仕穀歸里杜門不接賓客人問正統景泰天順間事輒不應官至台

明史稿

高穀四十五卷

八

甕始終有清儉聲當爲侍講學士時歷官已二十餘年猶以新花樣補綴舊錦袍人笑謂高學士錦上添花有妻侍御校士至興化觀其居第卑隘嘆曰此所以爲高先生也瘠田僅足衣食身沒未幾子孫貧窶成化初以禮官姚夔請贈太保諡文義

論曰當高穀解帶以贈趙榮恍惚之氣朝士無兩想其

羅鼎積義非子坦然矣乃至廣位一移何穀曩日急君之嫌不一垂意留侯羽翼之策金英何人東宮生日之對猶存隱諷哉數當爲之汗顏至于首丘歸老安得不敘恨吞聲對客羞慚也

岳正字季方順天灤縣人也正統十三年會試第一人進士及第授編修景泰三年陞右春坊贊善兼編修英宗復辟改兼修撰是時天子有密之臣獨親擢上知正故奇士而吏部尙書王翱又在上前亟稱之上方思得正入柄用召見交華殿命直文淵閣正長身美鬚神采秀發上遙見遽曰好遽近御前遽曰好好問年幾何曰四計上曰正好問家安在在灤縣上更喜曰是朕北方

明史稿

岳正四十五卷

九

人甚善問讀何經曰尙書上曰是書經尤善問何科進士曰正統十三年上益喜曰朕固取汝朕今用汝內閣參預幾務許彬老矣不足恃也正頓首受命是時武功南陽皆被謫河津引疾去上故用正與通政左參議兼侍講呂原同入直正出赴閣至左順門遇石亨張軫愕然問曰何爲至此正不對二人入見上曰朕今擇一內閣臣甚佳二人請爲誰上曰岳正二人陽賀曰誠佳上曰但官小耳須與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二人曰陛下欲進正官甚易第姑試之俟果稱職未晚也上默然然時時召見正正感知遇言盡肺腑是年承天門災上令正草罪己詔語多竊指曹石曹石深啣之會上得

匿名書論吉祥罪狀吉祥怒力請上榜搆告捕正與呂原見上曰爲政有體盜賊責兵部奸宄責法司天子豈可自榜搆募背棄建進善之旌舜立誹謗之木秦始皇獲短杜諫乃下妖言誹謗之令由此遇失不聞卒至亡國陛下新復寶祚當以堯舜爲法以秦爲戒事遂止正因極言曹石二人將來必不靖宜早節制上領之且語正曰汝可往喻朕意正退徑造曹石所諷令欽彪二人謝兵歸第不然上將有疑心欽彪走告吉祥吉祥詣上前垂泣具道正所以來責臣狀免冠請死上佯不省曰無之已乃召正責其漏言正曰固也臣觀二家必有背叛之滅卽今無可按之誅臣欲全君臣共難之情故令

明史稿

岳正四十五卷

十

早自爲計上不悅而二人亦大恐益恨正造飛語言正草詔出輒對人言此非上意我欲諷上改過也實直訕君父不敬正事上實多慙進對時時躁激語嚙齟御衣二人以是得媒孽正上信之數日內批降正欽州同知上語近臣曰正大膽固敢爾原素謹厚左右正何也留原名李賢還或語正曰公犯孔子末信之戒矣正日子以諫官處我耶我道當如是正過家留省母閱月兵部尙書陳汝言黨二人且憾正曾言其不可用嗾邏卒以私事中正逮詔獄備拷掠謫戍肅州上以幸臣都督李鐸請奪其廬昇鐸正去後上每念及輒又曰岳正到好只是大膽有賀正曰上念公如此行且召公矣正因鑒

括上語題於寫肖之上曰岳正到好只居大膽惟帝念
哉必當有感如或赦汝再敢不敢臣嘗誦古人之言蓋
將之死而虞憾也越四年曹石敗誅上謂李賢曰向岳
正固言之賢曰正有老母得放歸幸甚上命釋還爲民
茂陵嗣位復其官賢方欲引用正使輔己有僞爲正劾
賢章示賢賢遂大疑會廷推正爲兵部侍郎與都給事
中張甯名並上甯故忤賢賢因票旨各補外府固正得
興化正以直閣大臣出領郡意甚缺執至則盡厭俗調
畧細節計濶遠築西湖隄溉田數千頃士夫有規利權
者悉裁抑一意節財裕民不嫌屑末以是謗書騰沸不
止正亦厭苦吏職三年入覲遂乞致仕去郡後郡中叢

明史稿

岳正四十五卷

十二

積數萬凶年賴之正林居蕭然貧困如儒生人始知其
不持一錢還也興化人爲立祠志去思未幾卒正爲人
好負才氣屹屹不能下人每開口論大事自許得柄用
必開世太平然性躁不能容物人畏其亢厲以故再起
再廢竟不盡其用呂原性謹厚與人無忤故曹石亦諒
原之無他而得安其位原秀水人正統七年進士及第
居官二十年家無田宅岳正歸李鐸已敗朝廷還其故
廬許彬甯陽人永樂十三年進士彬以太常卿請迎太
上皇謁見于宣府上皇命書罪己詔勅諭羣臣仍遣祭
土木陣亡官軍以此受知上皇及上皇復辟進禮部右
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入內閣然彬年已老一日朝退上

東閣階峻雪滑失足傾仆匍匐復上徐有貞側頃而笑
之岳正既竄斥亨輩遂并及彬調南京禮部侍郎尋謫
陝而參政亨敗乃復官彬素坦率及典機務一意開門
謝客平昔舊游惡之故多騰謗以及于擯逐卒贈禮部
尚書原卒諡文懿正嘉靖中贈太常卿諡文肅
論曰岳公自負稷稷不撓之氣丁裕陵反正之初狐鼠
之虐焰方張而魚水之遭逢不偶詎不謂萬世一遇哉
乃才大於器欲速無成不聞納牖之明自招反噬之侮
至以垂白之母而不能顧官室之奉而不能保不密之
戒大易著之有自來矣

明史稿

劉定之四十五卷

十二

劉定之字主靜永新人也父聖有學行永樂戊子舉人
授徒家塾定之幼穎敏髦日授書數千言皆記誦而不
令作文定之間私爲之而不敢進一日父親定之病見
私作有肥竈文大驚異竊嘆曰此子有八而受敵之才
正統元年舉禮部第一登進士一甲第三授編修正統
四年水灾陳十事留中進侍講英宗北狩景泰改元又
以十事上陳其言守禦曰日者紫荆居庸等關不能禦
虜之入又不能遏虜之出雖名關塞實則坦途蓋士伍
單敵亭障缺敗蹊疎漏非朝夕之積也今宜增兵士
繕亭障塞蹊隨如古盡境分守之制因其陸地縱橫掘
壘爲地網因其水泉隨處停瀦爲水櫃或多植榆柳以
制奔突或多招土兵以助官軍言通使曰使職欲其內

蘊忠誠之心外有言語之才漢文帝遣陸賈使南起用
能屈趙佗之膝以去僭號宋仁宗遣富弼使契丹用能
結華夷之盟以息戰爭奈何往時專以譯人驅夫爲之
哉今後宜用文武賢臣備正使之選令盟敵者爲之介
紹庶不至於招覺起戎言降胡曰降胡往皆留居京師
授以官職給以全俸夫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昨者或衝
圍塞奔歸故土或伺機便寇掠畿甸今宜乘大兵方集
遷徙其衆遠居南土禁其種落不許自相婚媾變其衣
服不許仍被夷俗或以爲兵使與吾中國之兵部伍相
雜以牽制之或以爲民使與吾中國之民里甲相錯以
染化之言練兵曰天下之民農出粟女出布輸納公家

明史稿

劉定之四十五卷

三

多以養兵衛者兵士受粟布於公門而納月錢於私室
於是乎手不習攻伐擊刺之法足不習坐作進退之宜
目不識旗幟之色耳不聞金鼓之節而或轉販爲商或
習藝爲工工商所入僅神月錢之費蓋民之膏血匠之
氣力皆變爲金銀以惠奸宄一旦率以臨敵如率牛羊
以當虎狼幾何其不敗哉今宜痛革月錢之弊作新操
練之政將帥有踵舊弊而不改者誅之怠新政而不務
者降之言選將曰天生將材豈專在於將門取繪屠狗
之夫漢賴以王被禍捫虱之人秦賴以伯趙拮趙奢之
子願首於白起王離王翦之孫係頸於項羽今國家用
將有出於將門之中者若石亨楊洪是也有出於將門

之外者若干謙楊善是也然將能知將宜各舉所知不
拘門第或以勇力或以計策庶乎拔十得五聞一知二
將材繇此可充言賞罰曰昨遣石亨于謙等將兵禦虜
未聞其摧陷敗殲迥回變輅但迭爲勝負互相殺傷而
已雖不足罰亦未足賞今亨自伯爵陞爲侯爵謙自二
品陞爲一品天下之人未聞其功而但見其賞豈不怠
忠臣義士之心乎昔漢之圖恢復也特諸葛亮宋之圖
恢復也特張浚二人忠義素著功業久立街亭之戰不
勝亮降丞相之號符離之役未捷浚解都督之職待收
後效乃復前官今宜使亨等但居舊職勿授新陞以崇
廉耻之節以作敵愾之氣夫既予而不忍奪者姑息之

明史稿

劉定之四十五卷

四

政也既進而不肯退者患失之心也上不行姑息之政
下不懷患失之心然後治平可待其十言德學曰人主
之德欲其知如日月之明以察枉直仁如天地之大以
覆羣生勇如雷霆之斷以收威柄故司馬光之告其君
皆以仁明武爲言然豈易能哉必本於學矣臣謂經莫
要於尚書春秋史莫正於通鑑綱目陛下宜留心焉於
吾也知禹湯文武之所以異又知桀紂幽厲之所以替
而趨避審矣於內臣也知有呂強張承業之忠又知有
仇士良陳弘志之惡於外臣也知有蕭曹房杜之良又
知有李林甫楊國忠之奸而用舍當矣前日若儒臣徒
誦其善而避其惡是猶恐道路之有陷阱閉目而不視

恐魚肉之有餒腐擁鼻而不餓其不至於誤食而嘔噦冥行而顛蹶者少矣陛下以不世出之聖當大有爲之時誠本於德學以見於政治天下之大尙如金甌之完固而未缺臣見固勢可強警恥可雪兄弟之恩可全以復祖宗之治何難哉上納其言陞洗馬尋進庶子景泰三年北虜來貢馬且乞命使通往來言官以爲虜懷窺伺勿報使定之獨上疏備言前代所以待夷狄之道宜暫遣使以羈縻之使我得得益修內治兵部尙書諫曰臣職本兵獨知有兵脫賊犯順卽當行天誅使事臣不敢知也於是詔勿遣使天順元年改通政司參議兼侍講成化二年南陽卒上欲得人入內閣勅王忠肅慎簡

明史稿

劉定之四十五卷

天

擬輟以定之請上乃用爲太常卿兼侍讀學士其冬命直文淵閣三年過工部右侍郎兼大學士四年改禮部左侍郎定之在閣再進洛疏稽古訓折疑議閣臣咸推服焉文思敏捷上嘗命製元宵詩中使卻立以俟定之據几筆不停揮成百首以進五年卒贈禮部尙書諡文安

論曰余過吉州誦吉之文獻則聞劉學士古之旆旄君子也出彭蠡下楊子每見江風怒濤怵然厥心而長年者爲余言往時劉學士約舟人舟行不得離岸三尺長年曰敬如約請相公尊重不得步至艙門旁脫恐不便於行舟於是學士危坐舟中不敢左右盼舟子揚帆大

江中不知也談其爲樞宰吾聞學士號呆齋豈亦自知其爲呆士哉至論固事又何鑿鑿不呆也呆士亦能作相周嘗所謂一个臣不虛耶

明史稿卷之第六十八

彭徐公劉謝王李列傳第四十六 東莞尹守衡著
彭時字純道安福人也正統十三年進士第一人上北
侍監國命與商輅同日入直內閣會內艱辭不允勉受
命鄒王既即真與輅並進侍讀再懇終制忤旨去後起
復還職遂不復與內閣事遷左春坊大學士轉太常寺
少卿兼侍讀英廟復辟之元年上多屈意曹石諸人先
後關臣牛載聞數易已乃念時先曾辦事內閣欲用之
召見文華殿問曰爾是十三年狀元耶時對曰臣不才
誤恩拔擢叩頭三上曰第二陳鑑第三岳正耶對曰是
上曰汝年幾何對曰犬馬齒四十二上笑曰年方壯強

明史稿 彭時四十六卷

正好用事時也明日降旨令入內閣尋兼翰林學士是
時上專倚任李賢每召賢獨對賢退亦必諮時時才不
及賢而持論甚正賢每爲屈宜德間章皇嘗御文淵閣
以是閣臣不敢南而坐賢以吏部入居首揆欲循品秩
設公座如部堂時不可賢爭之至失色上聞範一孔子
像及四配置閣中乃止四年命選庶吉士上語李賢曰
南人必有如彭時者方可選取其見重若此幸臣門達
者中傷賢上信之上曰去賢行專用時矣內臣或語時
時瞿然曰李公有經濟才胡遂至此因力辯其誣謝內
臣曰李公去時不得獨留語閣上上徐知達議乃益重
賢上崩時與賢同受顧命協持國政議上兩宮徽號內

臣有以錢后無子止尊所生時與賢相繼力爭兩宮乃
得同尊進吏部右侍郎仍兼翰林學士成化元年加兵
部尚書兼職如故尋乞歸省是年賢卒於是陳文得爲
首相而文不厭羣望明年天子趣召時還并相商輅而
是年陳文亦卒進太子太保兼文淵閣大學士尚書如
故四年慈懿太后崩上以孝肅太后故不欲合葬裕陵
時率閣臣臣輅臣定之上前力爭時曰臣等意未盡還
具奏乞陛下申勸聖母以終大事上頷之時退而上言
曰臣等仰惟大行慈懿皇太后作配英宗皇帝正位中
宮及皇上嗣居宸極尊爲慈懿皇太后蓋先帝全夫婦
大倫皇上全母子深恩天下後世無容議矣今壽終之

明史稿

彭時四十六卷

二

後宜奉梓宮祔裕陵奉神主祔太廟此古今不易之理
亦先帝與皇上之初心也今閣欲別卜葬地臣等實切
疑懼竊計皇上所以若是者必以今皇太后千秋萬年
之後當與先帝同尊自嫌二后並配臣等攷之前代漢
文帝尊所生母薄太后然其適母呂太后雖得罪於宗
社仍與高帝並葬長陵宋仁宗追尊其生母李宸妣然
其適母劉太后雖本無子仍與真宗同祭太廟今若陵
廟之祔稍不合禮則致貽後議有掩前美疏入上下禮
部會議禮部尚書姚夔集百官皆如時議言尤懇母后
不從時與廷臣跪伏文華門號泣不起再三請皇太后
感動始從之其秋彗星見掃三台乞罷免不許是時昭

德宮額寵儲位久虛時言願重官中各分均恩愛廣繼嗣爲宗社大計是年項忠督征叛達滿四滿四據保石城殺伏羌伯毛玉天子復遣撫甯伯朱永帥京軍四萬往助之時與略計曰賊若四而攻却誠可駭懼今賊入山自保我軍圍守甚固不一兩月賊必窮困可成禽矣止永軍不用再行廷臣以爲更不濟師必失關中成爲時懼語時曰公之止軍不發有何所見兩固執輕敵平時曰吾觀項忠疏內曲折面知賊決可平也已禽四如時言是年改吏部尙書五年上用萬安入直閣事安冒萬貴妃爲同宗而與內官李永昌深結納時等坐爲所困堂陛不通七年慧見軒轅時上修德要事首請名見

明史稿

彭時四十六卷

三

面議機政上御文華殿名時等入見復爲諸內臣所賣初見不宜多言僅請免臧武官俸一事上尤之萬安遽叩頭呼萬歲退時等自是不復得見上矣八年水旱陳時政闕失乞放歸田不許十一年正月進少保三月卒年六十贈太師諡文憲時立朝三十年大事多能持正聽然爲一代人望云

徐溥字時用宜興人也景泰五年進士初授編修天順元年兼司經校書成化元年陞左庶子兼侍講十年陞少詹事兼侍講學士十六年轉太常卿兼學士明年禮部侍郎二千二年改吏部時萬安劉吉尹直諸人居內閣無二可愜人望泰陵卽位首逐萬安用溥溥以吏部

侍郎兼學士入直內閣踰月復權尹直用劉健陞溥禮部尙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四年進太子太傅戶部尙書武英殿大學士九月又罷劉吉相上溥爲首揆七年如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尙書謹身殿大學士溥請如正統初用王直王英故事奏以待讀學士李東陽兼禮部左侍郎顧典誥勅八年溥卒上乃遂相東陽及謝遷溥自東陽入相閣中章疏悉屬東陽廟堂每有大議溥不自用與二三元老同心題擬大小陞除一洗成化傳奉意旨干請斷絕是年上以欽天監致仕監正李華葬昌國公有勞內旨傳與還職溥不奉旨奏止之武岡州知州劉遜忤岷王被逮臺省臣論救并下獄溥率

明史稿

徐溥四十六卷

四

同官疏爭遜得溥諫并有言者而岷王祿米亦削上圖虛懷納諫面諸閣老亦無復向日安吉輩依違自固畧無吁咈意矣一日中官傳旨至閣命撰三清樂章溥率同官上言天子祭天地夫天至尊無對故禮以少爲貴祭不過南郊時不過孟春特不過牲牛漢祀五帝儒者非之況三清乃邪妄之說謂一天之上有三太帝乃以李時居其一是以人鬼列於天神非禮也臣等諫習儒書若邪說俚曲尤所不習且初設文淵閣命學士居之者貴欲其謀議政事講論經史培養卒源弼正闕失非欲其阿諛順旨以取容悅也蓋是時中官李廣導上燒煉齋醮上爲所壅溥等因復上疏曰我祖宗自洪武

至天順固而名儒臣諮議政事今朝參外不得一觀天
顏且經筵日講成就君德裨益治道今每歲進講不遇
數日夫人君之心必有所繫不繫於此必繫於彼正士
既疎則邪說乘間而入近有以齋醮燒煉進者此乃異
端惑世之術聖王之所必禁也宋徽宗崇信道流及金
兵圍城方士郭京誑稱作法卒使乘輿播遷社稷傾覆
求福不得反以致禍至若燒煉其禍尤慘金石之藥性
多酷烈一入腸腑爲禍百端唐憲宗藥發政疾雖杖殺
方士柳泌竟亦何益今上清龍虎宮神樂祖師殿及香
經殿皆焚燬無遺神如有靈何不自保天厭其穢亦已
明甚矧熒惑失度太陽無光天鳴地震草木異四方

明史稿

徐溥四十六卷

五

奏報殆無虛日伏望嚴早朝之節復奏事之期勤講學
之功優接下之禮遠邪佞之人斥誣罔之說太平之業
可保矣疏入上嘉納雖未斥絕廣等愈益留心政典十
年三月上御經筵罷坐文華殿命司禮太監輩泰至內
閣宣四先生臣溥臣健臣東陽臣遷等趨至殿頓首上
曰近前溥等前上曰看文書諸司禮取諸司題奏與溥
等每一疏上必曰與先生輩計議溥等看擬批答以次
陳奏上覽或更二三字或刪一二句應手疾書畧無疑
溥溥等懼不能稱上意頓首請曰疏中事多者臣等請
將下閣詳擬上稍不說曰盍就此而議溥等頓首曰唯
賜茶而退其秋八月上又召見平臺議事時虜稍跳梁

四方災異數見溥等因事納誨守以安靜天下清平十
一年二月進少師兼太子太師華蓋殿大學士七月以
目眚乞致仕十二年九月卒贈太傅諡文靖溥做范仲
淹置義田八百畝贍宗族請上籍于戶部詔褒予復其
繇其子不肖多奪鄉人田充之溥終爭訟者紛然
論曰彭時位居李賢之次天子方信讒言時願與賢同
去體國之公今人有是乎比相憲宗見賣內臣至來萬
歲閣老之譏懷忠有餘補袞無日可爲歎息徐溥進居
首揆廟謨宏議壹授簡於東陽可謂人之有技若己有
之參之名臣亦其次也

明史稿

徐溥四十六卷

六

修讀書史館博洽爲諸儒之冠學有經濟天順中兩廣
用兵上南陽平寇方略南陽以濬言繳上詔付總帥成
化元年陞侍講預修其宗實錄于謙之死執筆者欲以
逆書濬曰己已之變微于公天下未可知功高隙深身
受誅夷乃當日柄臣傳會今以一時口實沒謙萬世社
稷功謂信史何錄成陞侍講學士濬貌不揚然吐音洪
暢進講經筵上每疎聽嘉納五年內艱九年續修宋元
綱目大學士彭時開七館以侍諸儒濬明年起復特加
一館與焉濬以意見自撰史略謂朱子綱目義重正統
秦隋之末未可遽奪漢唐之初未可遽子作世史正綱
以著世變之升降明國統之偏全十三年陞翰林學士

是年特轉國子監祭酒學士劉吉喜曰南療止可爲教
官耳十六年進禮部右侍郎仍掌國子監事濬居太學
踰十年師嚴道尊造士分列科貢應例三途覈長幼立
資次區別教養士多成材濬自念海外書生幸綴儒班
舊筆事上讀書無裨惡用日康太官館廩乃採經傳子
史百家治平要語附以己見輯爲大學衍義補補宋儒
眞德秀之閣成書一百六十卷泰陵新立上之時年七
十矣自分禮當致政生平精力盡在此書萬一有契宸
衷採什一於千百則雖不用臣身而用臣言勝於臣身
見用而賜以高爵厚祿萬萬也犬馬齒且暮沒無恨上
覽書嘉悅下勅褒美賜白金文綺立陞禮部尙書掌詹

明史稿

上濬四十六卷

七

事府事四年副修憲宗實錄成加太子太保是年冬兼
文淵閣大學士辦事內閣辭免疏三上上慰留之大拜
之明日濬疏謝曰臣聞禮經有云事君必資其言拜自
獻其身以成其信是故君有責於其臣臣有死於其言
稽古伊尹畎畝嚳然數語傳說受命對揚三篇諸葛草
廬三顧之言姚崇入相十可之請是皆資言於先而成
信於後臣願擇衍義補中一二切時要務望皇上施行
庶令紙上陳言不爲徒託少報聖恩萬一上曰卿欲有
言朕所願聞也濬因條陳疏奏曰臣惟太祖高皇帝於
洪武元年歲在戊申登大寶之位肇皇明之基復中國
之統我皇上登極紀元之始適與相符謂上天無意可

乎謂聖祖在天之靈無意可乎臣按天地大數以十二
萬九千六百年爲一元國祚大數以九千六百年爲一
元如人壽以百二十年爲一元然非善攝養者惜元氣
存仁心謹身節用不能盡其天年以滿其元也是以漢
唐宋之世自百五六十以後往往中微政務日弊風
俗日薄紀綱日弛由是馴致于不可振起而底于亡此
無他繼體之君皆生世道豐亨之際官闕逸樂之中不
惡險阻不經憂患天示變而不知畏民失所而不知恤
人有言而不知信好尚失其正用度無其節信任非其
人因循苟且而無奮發之志顛倒錯亂而甘爲敗亡之
歸故也向使其君若臣當其將微之時灼然豫知其中

明史稿

上濬四十六卷

八

微之象因上天之垂戒汲汲然反躬修省以祈天永命
其國祚豈止此哉成化間彗星三見遍掃三垣地亡慮
五六百震餘殃至弘治之初未已也邇者彗出天津地
震天鳴無虛日異鳥三鳴于禁中攷諸經史天變莫大
于彗字在三垣三台爲重地變莫大於震動在京師邊
防爲急禽鳥動物得氣之先其變尤亟春秋二百四十
二年書彗字者三地震者五飛禽者二今乃屢見于二
十五六年之間變不虛生必有其應天人相與甚可畏
也恭惟皇上稟非常之資膺重明之運於太祖開基百
二十年之後則四世矣四世則當四時之數而爲一蓁
也歲事周矣月窮于紀星回于天至是則三陽閣泰萬

象維新之時焉當此之時事必更始使舊者新廢者起銷已然之變而使之不爲災傾將否之運而使之轉爲泰其幹旋之機政在於皇上今日臣願皇上體上天仁愛之深念祖宗基業之大端一身以立天下之本清三心以應天下之務上畏天怒下畏民怨中畏人言謹好尚勿流于異端節財費勿至于耗國公任用勿失于偏聽聖心有所思維臣下有所論奏左右有所陳請熟思審處其於聖賢經史有無該載其於祖宗彝訓有無違悖其於當世軍民有無利益物論以爲是否人情以爲便否清議以爲善否得無違道悖德以致天怒乎得無勞民傷財以致民怨乎得無蠹國害民以致人言乎養

明史稿

卷四十六

九

心性以保天和閱經史以廣聖學禁私謁以肅內政明義理以絕神竊慎儉德以懷永圖勤政務以弘至治信任防一己之偏聽納取衆人之善示消憮以爲天下之先明意嚮以定萬民之志使夫投機伺便之人承風希旨之輩曉然皆知上之所好尚者在乎仁義而不在功利也在乎儒教而不在佛老也所用度者在乎儉樸而不在奢靡也在乎省節而不在浪費也所任用者在乎賢良而不在嬖倖也在乎正直而不在諛佞也則朝廷之上如日正中仰其光景者皆知其不可隱蔽如水趨海觀其波流者皆知其不可迴轉小人不敵肆其姦君子不爲人所蔽左道惑衆者不能亂聖人之教巧言詭

詐者不能遷明聖之意則紀綱振作治教休明風俗淳和止有餘而下無不足國勢隆重而運祚靈長矣然而小人咎執其二偏之見各徇其一家之說各聘其一二之私互相標榜交相證助迭相游說屢變以求勝多方以遮飾左使以亂真必欲踐其所言成其所謀道其所大彼而後已不幸而墮其術中誠有如古人所謂簒權昧目則天地四方爲之易位者矣苟非至正之人據正理以折之稽古道以正之按國典以諭之安能服其心而遏其勢哉臣不佞謹擬爲數條以進自今以後臣下有言佛道二教可以延福祚者請折之曰古之帝王好佛者蓋如梁武帝崇運者亡如宋徽宗考之史鑑武帝餓

明史稿

卷四十六

十

死臺城子孫自相魚肉以至于亡徽宗爲金人所執死於五國城親王公主隨之北行而死於虜者四十餘人其效何如也有言修煉金丹可致畏生者請正之曰後漢魏伯陽作參同契宋張平叔作悟真篇二人著書教人煉金丹以求長生必其人真得其傳果長生不死至今猶在天地間也二人者今果安在哉求其人不復見則是其人亦死其術不驗也夫著書教人以畏生者已身且不免於死況夫讀其書以效其所爲者豈得長生哉凡擬二十二事萬餘言文多不載載其首兩事是時上溺禱祠中貴李廣靈諸戚畹皆希旨用事多陳乞濟疏中隨事指引輒爲援證以逆折之上覽奏甚悅以爲

切中時弊心益嚮用濬濬以寬大啟上心以忠厚變士習以平順正文體以經濟覈人材時吏部考察外官務以多黜爲公斥去二千餘人濬言唐虞三載考績三考黜陟今有居官未半載黜奈何輕徇一時耳目挫棄天下賢材且非祖宗舊制請勅應官未三載者俱復任任經二考非貪暴顯白者且勿斥上然之是時王三原方以重望起用居銓臺濬擬旨留用數人三原頗不悅時客有作大司馬王公傳美三原者濬以三原爲好名以語溥會內宴濬以內閣坐三原上三原以是嘖有言及太醫院判劉文泰憾許三原并以傳聞朝士遂疑濬嗾使三原去位臺諫交論濬濬乞骸骨上固留待濬益厚

明史竊

上濬四十六卷

三

七年加少保仍兼太子太保改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濬性剛直與諸大臣言官相論議不肯煇爛學士徐溥嘗與有異同濬至掉冠於案執愈堅遇館中諸後進尤峻入閣後無成不求歸疏十三上不得許竟卒于位贈特進左柱國太傅諡文莊劉文靖嘗誦其著述曰亡仲深有一屋散錢只欠索子濬應之曰劉希賢有一屋索子但欠散錢健亦自此不悅濬平生自少至老手不釋卷詩文滿天下絕不爲中官作應官四十載俸祿所入惟得指揮張淮一園正德初賜與宋學士蘇軾秩祀瓊州予祠額爲景賢官其孫營爲尚寶司丞

論曰瓊之爲郡高皇帝所嘉稱爲南溟奇甸也亡濬挺

生其地獨鍾其氣以與神州赤縣之人士相頡頏翔翺乎玉堂之上高論于廊廟之間冠冕佩玉相天子爲一代之名世賢輔豈偶然哉人多以地取人博學不如濬謂其爲散錢經濟不如濬嗶其爲教官嗟夫以濬之所著述而適於用今天下所紛紛浮慕爲講道學先生恐當異日談也

劉健字希責洛陽人也天順四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成化中陞修撰歷右諭德左庶子少詹事事泰陵于東宮東宮卽位之年陞禮部右侍郎兼學士入內閣四年進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健初在翰林閉戶讀書交遊稀寡比入閣遂得練習國家典故七年進太子太保武

明史竊

劉健四十六卷

三

英殿大學士十二年進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七月宜與以目背請致去健爲首務健以上視朝遲率同官首請勤政務戒怠荒上乃數御平臺暖閣神出四方章奏與健等面議必稟先生上旣明習國事而健與李謝二公參論可悉上意每嘉納時人語曰李公謀劉公斷謝公允侃侃見人者在內閣釣陽在吏部華容兵部浮梁都察院參議部同心戮力天下仰望風采華容裁減清甯官習與夫合司禮諸健擬旨詰責健曰愛惜軍夫兵部職也人謝書近以老辭位朝廷下溫旨勉留尚請未已若詰責則何以不職固辭更於何處得如此人用也上欣然從之

嘉熙命撰武當山祝文及撰真人杜永祺誥命健皆固持不受旨上亦不更強焉十六年加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是年五月一品滿九載上諭兼文大學士俸十七年睿皇后崩陵寢殿禮成化中雖有成議健以爲非於是得請釐正其明年爲乙丑其夏上寢疾上度不能興召入至榻前執健手歎欬論曰天下事朕知先生每多費心東宮聰明但年幼好逸樂不肯讀書賴先生等輔導健遷東陽同叩首曰臣等敢不盡力武宗卽位加左柱國而東陽遷並少傅兼太子太傅上素溺諸近侍劉瑾等追嗣國游戲益亡度廢棄萬幾健三人皆以顧命大臣同疏極諫凡再上皆報聞乃

明史稿

劉健四十六卷

三

共自劾上奏曰臣等遭逢先帝簡任內閣臨終顧命倦倦以陛下爲託臣等痛心刻骨誓以死報及當初政竭力匡扶未敢輕易求退近者地動天鳴五星凌犯星斗晝見白虹貫日羣災疊異併在一時京城道路殺人西北諸邊胡虜猖獗損軍折將戰則無兵守則無食民生窮苦府庫空虛風俗傾頹紀綱廢弛賞不當功罰不當罪法令不行名器冗濫諸司弊政日益月增百孔千瘡隨補隨漏當此之際內外臣僚協心協力猶恐弗堪方且持祿固寵任情作弊讒謗公行姦邪得計變亂黑白顛倒是非人怨於下而不知天變於上而不畏竊嘗歷觀載籍徧閱古今未有如此而不亂者也恭惟陛下卽

位之初詔書一降天下延頸想望太平而朝令夕改迄無甯日百官庶府倣效成風非惟廢格不行抑且變易殆盡建言者以爲多言幹事者以爲生事累次執奏則謂之再擾查革舊例則謂之紛更政在于民生國計則若罔聞知事涉於近倖貴戚則牢不可破以一二人之私恩壞百年之定制而不顧以一二人之邪說違滿朝之公論而不恤臣等叨居重地徒擁虛銜或旨從中出畧不預聞或衆所擬議徑行改易似此之類不能備舉臣等心知不可義所當言累有論列多不見允比爲戶兵等部違法功次等事具本上陳極言利害拱候數日未蒙批答若以臣等言是則宜俯賜施行臣等言非則

明史稿

劉健四十六卷

七

亦明加斥責而乃留中不報視之若無使臣等趨向不明進退無據深憂極慮寢食弗甯亦知內告外順人臣之常但政出幾門告歸臣等捫心反覆無以自明展轉于衷事非獲已若委顧命之名而不盡輔導之責因循玩愒竊祿苟容既負先帝又負陛下用是共懇愚誠上座天聽伏乞聖明矜察特允退休別選賢能代茲重任少追分毫之罪幸延大馬之齡則陛下優待舊臣之心勵精新政之義兩盡而無遺矣上降旨慰留健等因陳政令十失得付諸司議革尼不行是時健等先後疏中皆未敢斥言諸內侍已而言官暨諸大臣戶書韓文等交章論劾直數瑾等罪惡於是閣議持不下而與司禮

太監王岳等內爲應固請上補誅之吏部尙書焦芳素
媚瑾欲攻健去希入閣洩謀於瑾瑾急得先見上泣請
并言諸大臣過欺官家幼冲上果疑怒立貴瑾等健率
同官疏請至再皆不省遂乞致仕還亦去獨東陽得留
而焦芳入內閣矣東陽言臣三人責任同臣獨留臣無
辭以謝天下不報先是閣議時健嘗推案哭還亦皆瑾
等不休東陽獨無言故得留及二人頗行東陽飲獻泣
下健曰何用今日哭爲使當日出一語則與我輩同去
爾東陽默無以應健去瑾自是盡逐骨鯁卿士大夫正
德二年瑾恨健諸人未已矯旨奪健官權健與還并文
等爲奸黨凡五十餘人榜諸朝堂五年瑾誅健乃復官

明史稿

劉健四十六卷

十五

致仕比上數巡邊幸江南健輒泣不食飲曰吾死無以
見先帝矣世宗入繼大統健年已八十有九降詔存問
曰皇帝勅諭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
吏部尙書華蓋殿大學士劉健朕惟人臣之事君得志
行道樹功烈於當時者固難而名遂身退康甯壽考始
終一節足以繫天下之望尤爲不易卿資稟醇正器識
恢弘粵自蚤年究心理學上探河洛之傳登名賢書畫
聲藝苑勞勤懋著聞望漸隆進以碩德長才受知於我
孝宗皇帝簡自聖心擢居政府朝夕獻替不詭不隨培
植人才愛惜善類宣達民隱慎守彝章延訪于便殿賜
對於平臺危言讜論裨益弘多是以致弘治十有八年

之閣政事清明實惟卿與三三大臣佐理之功至於願
命之際推誠付託至切至專卿感激知遇益切勞瘁故
當武宗皇帝改元之初隨事納忠曲爲匡救其毅然不
可回之氣往往形於辭色釐革宿弊斥逐羣小直道難
容告老而歸高風大節播在天下中遂擢姦橫如護擁
旋復昭雪人皆欽仰之不置乃今年近九旬體履康泰
全名盛福求之當代實鮮其倫惟昔宋之名賢如司馬
光文彥博輩皆卿鄉哲揆其始終進退之大義抑亦不
多讓焉朕嗣承大統圖新治理願茲尊賢優老之典誠
不可緩惟卿累朝舊德實軫朕懷矧今公諭明揚至再
至三亦可見卿之資於人達矣茲特遣行人齎勅至家

明史稿

劉健四十六卷

十六

存固仍賜羊酒命有司月餽官廩八石歲給與隸士各
用表異敘其體朕至意願養天和茂膺壽祉用表儀
於天下非特卿一鄉一邑之光而已朕又聞老臣體國
義不忘君卿有嘉謨至計尙無所隱以輔朕之不逮期
於海內父安共享太平之福而卿亦有令譽於無窮矣
欽哉故諭時謝公年七十三韓公年八十二詔皆存問
各官一子爲中書舍人明年復遣撫臣就其第致束帛
餽羊上尊酒五年卒年九十四贈太師諡文靖嘉靖三
十六年復官其曾孫一人爲尙寶司丞
謝遷字子喬餘姚人也成化甲午以省解連第爲乙未
進士第一人授修撰十九年冬滿九載陞柱春坊右諭

德孝宗登極臨在庶子兼翰林院侍讀關鑑勅充侍講官弘治四年與修憲宗實錄成陞少詹事兼侍講學士是時翰林諸賢遷與學士吳寬並大並負公輔之望遷明暢亮直寬溫粹合弘儀幹並修偉八年官文莊卒寬適憂去而遷遂與長沙同入內閣九年壬午會試中守年皇太子出閣講學加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疏請太子親賢遠佞勸學戒逸上欣納焉是冬清甯宮災閣臣咸引咎避位遷舉寬與學士王鏊自代不允時宜與已先去洛陽爲首相遷位次猶在東陽下然三人中遷能持正太監李廣以符籙見寵幸有罪自殺上欲加恩遷諫止十四年虜會火儲數入寇至大同

明史稿

謝遷四十六卷

七

上憂之遷疏安遷機宜上節行之兵部請加南方折銀以贍軍興遷曰先朝以官田稅至重故立折銀以寬之今若再加民不堪命矣蓋節用以紓之虞尋遷乃止十六年加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弘治中國家最號清明上每御便殿及平臺煖閣與輔臣議政事遷多獻納遷每欲薦寬入閣言於洛陽洛陽曰吾且去用之未晚他日又言之又曰我且去用之未晚遷曰吾豈私原博耶顧渠科第先于年齒先于望寬先于越次在此漸焉故言之而公終不聽耶洛陽笑不答寬竟不得入閣敬皇卽世毅皇立遷加少傅兼太子太傅尚書夫學士如故奄瑾事國遷與洛陽亡何並爲瑾勒致

仕長沙爲首相遷初薦鏊代已於是焦芳欲援鏊爲重而鏊得入閣遷爲相子丕舉進士及第人皆以宰相爲私其子已而遷祿職遷弟迪武選員外郎致仕丕編修除名瑾誅遷復職致仕世宗登極賜勅存問迪參議丕復翰林遷遣子正入謝疏曰臣菲材誤蒙孝宗知遇願託之重欲圖報稱不自知其力之不足既而格心無術輔導不效引身退避杜門省愆俯仰懷慙罪責難追分與草木同腐幸溝壑未填遇皇帝聖明嗣承天統一新萬化疲困更生如臣衰朽特彰聖慈不加負國之誅重錫優老之典寵命下及漸懼交并顧茲垂暮之年諒無圖報之日惟有一言獻納庶幾少効涓埃臣聞傳說

明史稿

謝遷四十六卷

太

告高宗曰學子古訓乃有獲又曰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古訓者二帝三王之典謨訓誥及諸經史之所載者是已成憲者聖祖神宗之典章法度凡今諸司之所職者是已仰惟聖性庠序生成而聖德成就必資問學經筵儒臣分直進講所以薰陶涵養者在是燕閑之時尤宜博覽羣籍以廣見聞苟有疑義難明卽名勸講之臣面賜質問務求通解戒一暴十寒之失積日就月將之功則聖學緝熙追躋古昔帝王之盛近代不足言矣我朝熙宗之法斟酌古今之宜諸司而能恪守萬世可以常行奈何世遠人亡政久弊生漸失其初者有矣聽覽之際宜申飭百司講求成憲苟有窒礙難行卽召執

政之臣面加商榷務合舊制究詰舛說之端振革廢弛之弊則聖政有恆而聖治之成可以紹休祖宗垂裕無疆矣夫一日萬幾固未易縷陳而一心萬化惟在於知要臣故特舉君道之至要以裨聰明之萬一其他軍民利病政治闕失陛下明詔許諸人直言無隱況以言爲職者林立於廷必能爲陛下次第陳之惟望留神省覽兼聽廣納不以疎賤而或遺不以拂逆而見拒則宗社幸甚生靈幸甚疏入上以正爲中書舍人嘉靖六年大學士費宏請老薦遷自代大學士楊一清請照郭子儀文彥博故事乞降手勅差官行取來京命爲輔弼之首用以講明道德處斷大事上爲特遣行人陳侃遷疏辭

明史稿

謝遷四十六卷

九

上曰任賢求舊惟朕本懷納誨輔德尙咨者碩宜勉爲朕一出以副眷倚至意遂起爲戶部尙書大學士如故一清初意若虛元佐遜遷天下皆相慶遷復入而賢一清之能讓及遷至一清以宮視遷爲尊不肯處遷下乃竟違初志與論頗少之遷在位踰年其正月自陳年已八十在位無補乞放歸上優詔留之四月又辭乃許之是冬卒贈太傅諡文正

論曰劉謝二公並以官僚入參大政受知孝廟弼成弘治三十八年至理平臺煖閣之嚆咎具見都俞吁咈之遺焉夫惟聖君賢相干載一時哉追事武宗皆以顧命老臣無能改于其德么麼小豎急欲焚夷於日暮之間

卒俱受其薰螫世道之不流爲甘露者無幾豈亦智不足而才有餘乎木齋懸車廿載猶濡足于新貴當軸之時一籌莫展數月掛冠完名全節畧稱蛇足矣

王鏊字濟之吳人也成化十一年進士鄉會試皆第一人廷試及第三授翰林院編修九載滿遷侍講憲宗實錄成陞右春坊右諭德鏊言宋時兩制皆文學名天下者始應其選國家翰林侍從率用高科一甲三人終不外任本欲使之種學續文以爲異日公卿之儲士與茲選何可不苦心于學鏊居翰林日惟杜門讀書戒門者謝客勿通一刺卽見客不報謝以是得簡貴聲而人愈慕之而鏊學識日益弘博隱然爲公輔器矣弘治八年進侍講學士兼日講上幸中貴人李廣常導上遊西苑鏊講文王不敢畋遊章上棟聽既罷講謂廣曰今日講官所指殆爲若曹若好爲之自是罷遊戚畹壽甯侯與鏊有嫌鏊絕不與通候歲時有問遺鏊麾去或以爲過鏊曰昔萬循吉攀附昭德吾甚恥之乃今自附壽甯耶遷東宮寮爲少詹事兼學士遷吏部右侍郎會虜火節入寇上籌邊八事一日定廟算二日重主將三日嚴法令四曰恤邊民五日廣召募六日用間七日分兵八日出奇請起致仕南京戶部尙書秦紘爲總制言紘巡撫其地威望素重邊人至今思之雖老猶可用也聞外之權悉以付之沿邊諸將聽其節制則事權歸一醜虜

明史稿

王鏊四十六卷

三

不足平矣又請科貢之外略倣前代制如博學宏詞之類以收異材六年一舉舉不過十餘人其翹然出類者儲之翰林餘補科道部屬中書先有官者量材加秩數年之後士類濯磨必以通經學古爲高而脫去諛聞之陋矣其選將材亦然十六年憂去正德元年服除起仍故職是時有八閩劉瑾等導上逸遊鑿稽古典酌今制分列爲講學親政二事疏以請不報尙書韓文舉諸大臣伏閣諫不聽及瑾入柄司禮盡逐顧命諸大臣獨留李東陽而用冢宰焦芳芳爲瑾之私廷議僉共推鑒瑾心忌鑒而外難公論鑒以左侍郎兼學士遂與焦芳同入內閣踰月進戶部尙書兼文淵閣大學士踰歲

明史稿

王鑒四十六卷

明史稿

王鑒四十六卷

三

趙加少傅兼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學士時瑾方用柳祿威鉗士類鑒言瑾曰士大夫可殺不可辱今既辱之而又殺之吾尙何顏於此瑾每誅求諸大臣鑒但片言折之瑾輒意沮瑾逮華容欲以激變士官罪坐死鑒曰士官未叛何名爲激變又以築邊太費欲逮楊石崇鑒曰楊總制高才偉畧爲國修邊乃可以功爲罪乎三公皆得寬釋是時長沙居首鑒猶劾芳下長沙顧善調停瑾芳則專事妒阿鑒性與芳彌綢瑾所以毒流冠紳芳多導之鑒見瑾曰驕倖常戚然若不能一日安位者瑾曰王先生居高位何自苦乃爾耶又聞鑒交賈亦絕乃笑曰過矣鑒曰吾義當去不去乃禍耳乞歸疏三上乃得

允錫十三年而世宗卽位舉故事遣行人在開賜金幣益輿廩鑒上疏謝而以所著講學親政三篇進鑒以臣子立朝先資首務亡出此三篇而後泰交可成以族身事四朝皆以自獻講學篇曰國家經筵之設其盛矣乎天子自正朝輦御文華殿公卿大臣盛服侍列羽林之士皆環列以聽經筵一開天下莫不欣欣然傳之以爲希獨之典故曰其盛矣乎然七歲之間寒暑皆輟春秋之月日不過三三日之間風雨則免政事有妨則免講之日夙具講章至期講畢給音賜宴儼然而退上下之情未見其親且密也至於日講可謂親矣然體分猶過於嚴上有疑焉未嘗問也下有見焉未嘗獻也昔傅說之告高宗曰學于古訓乃有獲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成王訪落于羣臣曰學有緝熙於光明示我顯德行商周之君好學如此夫人主一日萬幾固不暇如儒生學士日夜孜孜然而帝王精一之傳治天下之大經大法古今治亂之迹天人精祕之際自非遜敏緝熙安望其有得今也閭畧如是暴之之日少寒之之日多傳之人寡咻之之人衆未見其能得也我太祖高皇帝甫得天下開禮賢館與宋濂劉基章溢輩日相講論其後聖學高明詔諸天下皆出御製睿翰如飛羣臣拱視今御製文集是也仁宗皇帝臨御建弘文館於思善門之右文學之臣數人入直時至館中講論孝宗皇帝

經筵之外每觀永樂大典索太極圖西銘等書於官中玩之尤嗜故學士沈度之書曰臨敷過祖宗之學如此陛下磨哲自天春秋鼎盛講明聖學正其時也臣愚特望於便殿之側復弘文館故事妙選天下文學行藝博聞者七八人更番入直內閣大臣一人領之如先朝楊溥故事陛下萬幾有暇時造館中屏去法從特霽天威從容詢問或讀經或讀史或論古今成敗或論民國疾苦閑則遊戲翰墨雖詩文之類惟所好而不禁上有疑則必問下有見則必陳日改月化有不知其然而然者時御經筵所以昭國家之盛典日造弘文所以崇聖學之實功如是不已則聖德日新又新高宗成王不得事

明史稿

王鑑四十六卷

三

美於前矣親政篇曰易之泰曰上下交而其志同其否曰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交則泰不交則否自古皆然而不交之弊未有如近世之甚者君臣相見止於視朝數刻上下之間章奏批答相關接刑名法度相維持而已非獨沿襲故事亦其地勢使然何也國家常朝於奉天門未嘗一日廢可謂勤矣然堂陛懸絕威儀赫奕御史糾儀鴻臚舉不如法通政司引奏上特是之謝恩見辭端端而退上何嘗問一事下何嘗進一言哉此無他地勢懸絕堂上遠於萬里雖欲言無由言也臣愚以爲欲上下之交莫若復古內朝之法蓋周之時有三朝庫門之外爲正朝詢謀大臣在焉路門之外爲治朝日視

朝在焉路門之內曰內朝本日燕朝王藻云君日出而視朝退適路寢聽政蓋視朝而見羣臣所以正上下之分聽政而適路寢所以通遠近之情蓋天有三垣天子象之正朝象太微也外朝象天市也內朝象紫微也自古然矣國朝聖節正且冬至大親會則奉天殿卽古之正朝也常日則奉天門卽古之外朝也而內朝獨缺然非缺也華蓋謹身武英等殿豈非內朝之遺制乎洪武中如宋濂劉基永樂以來如楊士奇楊榮等日侍左右大臣卷義夏原古等嘗奏對便殿于斯時也豈有壅隔之患哉今內朝罕復臨御常朝之後人臣無復進見三殿高閣鮮或窺焉故上下之情壅而不通天下之弊由

明史稿

王鑑四十六卷

三

是而積孝宗晚年深慨於斯屢召大臣於便殿講論天下事將大有爲而民之無祿不及觀至治之美天下至今爲恨惟願陛下遠法聖祖近法孝宗盡剷近世壅隔之弊常朝之外卽文華武英殿倣古內朝之意大臣三日或五日一起居侍從臺諫各一員上殿輪對諸司有事咨決上據所見決之有難決者與大臣面議之不時引見羣臣謝恩辭見皆得上殿陳奏虛心而問之和顏色而道之如此人人得以自盡陛下雖深居九重而天下之事燦然畢陳於前唐虞之世明目遠聰嘉言罔伏野無遠賢不進是也嘉靖三年卒贈太傅諡文恪嘗自贊曰噫嘻先生何如其人窮年校書結髮勵行白首於

道茫然無聞者乎會厠公孤官居臺閣志懷翰忠幾昧納約者乎貴戚赫炎不能附麗權鎗狂獗不能辨阿一有違言超然不屑者乎遇事直前不知顧忌見利思義不知窺避歸卧空山晏然寤寐者乎斯人也其量則隨其材則庸無裨于世自潔其躬跡其所至蓋知慕首陽之節而不知柱下之工知希止足之疏而不能爲應變之崇者乎

論曰今天子廣厲學宮士取青紫而起於絳掖誰不人知有王守谿先生者先生舉業獨爲一代宗工士即童丕業已誦法先生爲功令先生績學自負爲相不久其大者厄於權豎不獲大展布於廟廊而其緒餘有足明史編

王臺四十六卷

三

以主齊盟面淑後學先生良亦不負所學哉

李東陽字賓之茶陵人也大父以戎籍隸金吾進居京師東陽四歲能屬對善大書時稱神童景皇帝召見授筆札面試喜置膝上食以上林珍果賜寶鏤送歸六歲八歲而名試講尚書大義命肄業京庠年十六舉順天連舉會試爲天順八年進士入翰林爲庶吉士成化元年授編修應遷春坊左庶子兼侍講學士預修憲宗實錄陞太常少卿兼前職掌翰林院事然有忌之者數年不得與經筵先是諸學士知制誥有專官於是大學士徐溥言於上以屬東陽陞禮部右侍郎兼侍讀學士與誥勅弘治八年與謝遷同入內閣參預幾務時徐溥掌

閣務素重東陽文學閣中章奏溥悉屬筆東陽每有數陳東陽稽古證今多存納廬上方銳意太平數御便殿宣召內閣四先生食司禮出諸司題奏令一一擬斷東陽因及並法極陳奏討之弊上明日卽降旨停禁十一年皇太子出閣講學加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十六年加太子太保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十七年命祀孔子闕里還上所過民瘼上卽勅下有司議寬恤明年夏五月上不豫與劉健謝遷同受顧命武宗登極加少傅兼太子太傅階光祿大夫勲柱國上不親政東陽力與同官三人數極陳上竟爲瑾輩熒惑且柄用瑾於是三人同自劾求罷瑾遂矯旨逐健及遷去明史編

李東陽四十六卷

三

獨留東陽東陽愧自留懇同罷不聽瑾與冢宰焦芳善欲相芳而朝論推少宰鑒瑾乃並引入閣與東陽共事其冬進芳與鑒宮東陽加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東陽疏請早朝再請經筵日講俱報聞尋加正一品俸東陽疏謝願留之餘之寵以歸朝廷還無功之賞以待天下上褒答是時東陽雖首相然天下章奏上盡付瑾裁決卽送內閣票旨內閣官迎瑾意不敢忤時謂東陽爲伴食中書二年聖體偶違和免朝參東陽乃率同官上疏曰皇上英資洞連聖性剛明直可超越百王齊光列聖但天時偶失其宜倉猝應所不及竊見端陽前後金鼓砲火之聲徹于都邑廐牧廝役之

徒充乎官禁大臣畏懼而不敢諫小臣震懾而不敢言臣等若再緘口括囊旁觀坐視則祖宗分職以設官朝廷庶祿以養士將焉用之伏望念萬乘之尊思萬幾之重體萬民仰戴之切爲萬代悠久之圖視朝加早則炎暑不侵進膳有時則元氣日盛于以導迎和氣坐致太平推之天下人民無不得所則大庭奏事不過數刻之勤而燕處深宮自有無窮之樂矣上曰卿言爲天下社稷臣民朕已知之確立苛法分遣微卒四出逮繫百官時執尚寶司卿崔璿湖廣副使姚祥主事張偉荷校長安門外東陽上言三人坐犯自有本法枷號乃至重之典死生繫焉儒生入官豈能忍死至一兩月之久臣每

明史稿

李東陽四十六卷

三

見皇上當決重困哀矜詳審往往從寬好生之心直與天地相似三人以待從部暑會効微勞一日不謹罹重法命在旦夕實可矜憐伏望少霽威嚴特加寬貸或送法司依律問擬則輕重適中恩威並著既已見愛民之仁亦不失待士之體斯文幸甚羣臣幸甚三人乃得寬宥戊邊他日早朝瑾得匿名書丹墀執朝官三百人送詔獄東陽語瑾曰此事乃一人爲之一人之外則皆無罪人也奈何盡執之三百人乃得釋瑾威權凌駕主上隸視公卿獨東陽以才望素重於瑾芳翰助瑾煽虐東陽隨事彌縫去太甚瑾之毒繒縉紳東陽所以解紓調劑潛消默奪之力人鮮知之真鑄叛逆東陽因得稍

革一時苛政八月甯夏獻俘上納太監張永言誅瑾東陽盡取瑾前諸所變更法令悉復舊章上錄首輔功加特進左柱國蔭一子尚寶司丞南京御史張芹疏論東陽阿瑾于專權亂政之時攘功于禍變潛消之日宜賜罷黜不聽東陽辭蔭乞休不允因儲位未建復率同官上疏曰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上天所付託生民所仰賴高皇帝櫛風沐雨十餘年而後定何其勞也文皇帝南征北伐定鼎貽謀二十餘年而後成何其難也列聖相承兢兢業業罔有怠荒先帝顧命惟欲陛下早嗣大位早成大婚光前裕後衍無疆之澤聖慮所及何其深且遠也臣願上念上天付託者重思祖宗授受者隆體生

明史稿

李東陽四十六卷

三

民仰賴者切每于朝奏講讀之暇安處宮圖博施恩澤起居以節游豫以時保養天和培植國本則六氣莫能侵百邪不敢近矣不報瑾誅永益用事政權仍在內臣永能矯瑾奢僭東陽協與贊襄上時降勅獎諭一品九載考績合兼支大學士俸七年因安賊劉六劉七等蹂躪畿輔上御左順門召閣臣計議東陽曰願朝廷賞罰嚴明諸將効力必有成功賊平加蔭一子爲錦衣衛千戶辭上納幸臣言以京軍不習戰陣欲調宣府邊軍入衛京師東陽揭陳十不便不聽上意蓋有先入之者明日乃內降行之東陽遂乞休上許之復蔭一子中書舍人東陽雖致政然歲時賜賚與見任同郊祀慶成光祿

致其皆出特恩東陽立朝五十年輔政一十八年晚遇
權璫從權守正好以詩文接引後進坐上常滿清操雅
度推重一時門下士有爲異化守入覲饋而帕四易東
陽曰肩以樂輸固可多帕奈何敝絨取扇歸其帕冬月
不爐披冊操觚不勝慄慄就日暴日積亦積有寒士風
正德十一年卒贈太師諡文正固朝文臣諡文正自東
陽始也

論曰正德之初凶豎擅恣其去劉謝二相臣猶振之也
斯豈東陽可與同朝共事之日耶伴食五載乃其風靡
有足以肅狂猗之魄而服其心又豈懷祿苟容而焉用
彼相者幾年間國是賴以調停善類多固保護則固正
明史竊

李東陽四十六卷

无

之不能以邪勝而法之不能以權奪也卒能假手石淙
共鋤凶逆道固委蛇殆謂是乎或啖啖猶援去就之迹
見繩吾未敢隨聲而共嘗之也

明史稿卷之第六十九

楊梁費楊列傳第四十七

東莞尹守衡著

楊廷和字介夫新都人也成化十四年進士選庶吉士授檢討弘治中歷修撰侍讀改左中允陞左春坊大學士兼侍讀學士尋陞少詹事兼院學士武宗登極進詹事仍兼院學士入內閣知誥勅直講經筵稍不賞上意上因語內臣瑾非有意督過之瑾遂擬出廷和爲南京吏部左侍郎轉南京戶部尚書久之不見廷和問瑾楊學士何在瑾對今爲南京戶部尚書上曰楊廷和已入東閣矣戶部豈翰林官耶明日勅取入閣辦事進戶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尋加少保兼太子太保孝宗

明史稿

楊廷和四十七卷

一

皇帝實錄成階光祿大夫勳柱國五年二月進吏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九月加少傅兼太子太傅謹身殿大學士七年進少師兼太子太師華蓋殿大學士是年上聽諸佞言召大同遊擊江彬等帥邊軍入衛李東陽爭之不能止遂請老於是廷和代居首揆彬等入上日與之親狎予國姓呼外家導上出宮遊戲越宿乃回廷臣無知者廷和率同官疏請曰聖駕之出不知環衛者何兵扈從者何人居守者何官萬一車馬驚蹶之虞姦盜竊發之變不知倉卒何備不聽尋值外艱廷和去次當大學士儲代儲諸人曰此天生斯人以了今日之事大匠之任何可代也懇上奪情勉留留之不可得儲

明史稿

楊廷和四十七卷

二

竟虛位以待廷和服闋廷和去上益恣遊亡禁旬日縱獵南海子賜諸大臣鷹鷹兔諸大臣無諫者已幸昌平欲出居庸關巡按御史張欽閉關疏請不予上出乃回鑾久之以間夜出遂幸宣府儲疏請曰陛下不監正統末年之覆轍乎萬乘何可輕出不報上方望獵陰山會虜犯應州親督邊軍擊走之明年春始還時廷和亦起復還京上方自喜應州逐虜功傳諭廷和率百官迎賀賜群臣武服綵帳百綵旗千出候都門外上服戎服乘赤驪佩長劍諸佞幸冠飄三英黃瓜甲簇擁前驅火毯驟起戈矛間煙氣直上而駕乃至群臣道左叩頭呼萬歲上下馬坐御帳大學士廷和捧觴梁儲注酒蔣冕

明史稿

楊廷和四十七卷

二

奉果橘毛紀奉金花長踞帳前稱賀上飲畢諭廷和曰朕在榆河視斬虜首一級廷和等叩頭對曰皇上聖武臣民不勝慶幸上還豹房明日賜謝諸大臣等銀牌予彬等伯魯人謂是日也天顏甚喜而諸宰輔多赧容補袞功念愧張欽達矣亡何上又傳旨內閣令草威武大將軍太師鎮國公朱壽勅廷和復率同官上疏曰人君承天命以爲天子四方萬國皆其臣妾今何爲假稱威武大將軍國公名號無故自損下同臣庶天地易位冠履混淆自古及今未有也或曰此乃陛下假設之詞姑以爲戲焉耳臣等曰天子無戲言而可以假設爲哉適者皇上時出巡遊久不視政天下人心無不危疑憂

權奈何又復爲此萬一宗藩之中或有援引祖訓指此爲言具本上請不知陛下何以應之又或以朝無正臣內有姦邪爲名不知陛下之左右及臣等代言之臣又將何以自解臣等戮身亡家固不足恤但恐朝廷之上禍亂或從此起耳此臣等所以日夜痛心疾首而不致以自默也不省廷和以上志不可挽遂稱疾不復出上至宣府乃駢蹕駕上初厭心大內以豹房爲家江彬宣府人也於是爲上治行宮宣府上甚樂之還京後數數念宣府而彬亦欲顯寵導上遠出俾諸宰臣不得近所賴邊庭無警四海莫安諸權璫幸無瑾輩亂政內外大小臣工各得效忠宣力奉職循理廷和等總已與百

明史稿

楊廷和四十七卷

三

司受成而已當是之時三四年間五位虛拱上二月北還三月有旨南巡時濠逆形已露廷臣恐上行濠意巨測多極諫死杖下者十有二人然皆却寺諸郎院司都屬公卿大臣噤不敢出一語都人爭唾罵之金吾衛指揮張英肉袒持疏叩蹕道自刎死上乃止已報濠反上遂親征廷和與毛紀居守儲冕屨從王守仁己禽濠上感彬等猶赴至南京廷和累疏請回鑾不聽駕行自十四年秋八月越十六年春正月始還京三月宮車遂晏駕司禮監以遺旨至內閣廷和捧讀哭急閉閣門衛旨啓太后遣迎與世子而六卿猶不與知及已定策出宣諭朝臣皆踴躍大呼曰天下事大定矣一時權姦悚息

待命時彬手握重兵朝廷臣以爲憂廷和恐急之生變先以好言餽彬安其心已投彬刺曰謝江公大事賴公鎮定彬猶偃臥私第以廷和爲私厚已亡他處覓語廷和曰連日介介於懷者尙有此人也廷和曰發之須得機會璫承素忠惻惻廷和乃授密指永廷彬至坤寧宮遂啓皇太后禽之厚賞彬等所部選卒散遣還鎮嗣君未入廷和承制顯斷二十七日駕抑姦雄人謂其有蕭張禽信之智周勃收軍之勇云與世子入即皇帝位嘉靖元年與蔣冕毛紀以翊戴功進封伯爵懇辭免加錄磨二子三年以議大禮忤旨致仕七年勅罰議禮諸臣以廷和謬主宋之議議爲罪之魁貪天之功制育君父

明史稿

楊廷和四十七卷

四

其官贈太保謚文忠廷和十二歲舉子鄉十九歲進士後三年父春方舉進士愿官湖廣提學僉事廷和子慎正德辛未狀元官修撰議禮得罪編戍永昌博進士兵部主事恒大理寺副倪舉人孫有仁進士廣博學有文名別有傳

論曰正德之世天子之駕北幸南巡廷和口佐天子以理萬幾格心無術晚歲幾于坐視彼相之謂何迨夫龍馭上賓獨能靜鎮朝堂踐除亂黨虛大位以四旬迎嗣君於千里亦足以微宰相之權度矣身居定策國老而又遭逢真主不謂有君有臣乎乃以迂儒小見上與明

聖爭衡懷忠有餘補過無地終朝之禍從自及己可訖也哉

梁儲字叔厚廣之順德人也成化十四年進士舉禮闈第一人入翰林爲庶吉士授編修尋兼司經局校書侍孝廟東宮講讀弘治中以洗馬侍武廟東宮講讀考滿進翰林院學士累遷吏部尚書兼學士正德初閣運用事追奪與修大明會典諸儒官降吏部右侍郎是年孝宗實錄成復尚書兼職如故時瑾勢方熾諸大臣人人爭媚瑾儲不與亢亦無所比瑾惡之無可指斥

改調南京瑾誅召還吏部兼文淵閣大學士泰預機務其月遂加少保兼太子太保進武英殿大學士七年四

明史竊

梁儲四十七卷

五

方群盜平加恩進少傅兼太子太傅謹身殿大學士儲入內閣廷和皆居首輔十年廷和以憂去位儲虛左待之十一年儲以六載考滿加少師兼太子太師華蓋殿大學士明年廷和服闋不肯出儲力請上起之廷和至儲遜居廷和入咸以爲難焉秦王三疏請關中地益秦封諸侯倖爲地詔與之兵曹臣奏曰太祖高皇帝有令禁茲土不得畀藩封今若遂畀秦藩倖祖制上曰與之臺省臣各執奏不可與上曰朕念親親與之勿距廷和當草制念曰若遂草制異地秦藩恐貽後虞執不草制忤上怒不可測遂引疾不視事繼之蔣冕亦引疾不出儲曰如皆引疾孰與事君上震怒儲遂草制進曰昔

明史竊

梁儲四十七卷

六

太祖皇帝著令曰此土不畀藩封非吝也念此土廣且饒藩封得之多畜士馬饒富而驕奸人誘爲不軌不利宗社今王請祈銀篤朕念親親其畀地於王王得地宜益謹侯慶毋收聚奸人毋多養士馬毋聽任人誘爲不軌震及邊方爲我社稷憂是時雖欲保全親親不可得已王其慎之毋忽上覽制駭曰若是其可虞其勿以君子曰納約自媚儲其有焉十三年上欲巡邊召宅臣草威武大將軍勅廷和率儲等諫不聽遂引疾上遣中官趣草勅冕亦引疾上御左順門召儲面促之儲奏曰勅不敢草上曰何逆朕命對曰凡事可將順獨勅不可草上曰何不可對曰陛下爲君乃自卑而列於臣臣竊勅是臣名君故不可上震怒手劍立曰不草勅齒此劍儲免冠解帶伏地涕泣曰臣有罪臣今日死他日陛下猶憫臣若遂草勅他日陛下覺而怒曰臣儲無禮以臣名君顯戮臣臣罪死不可赦上御劍起先是儲之北巡也群臣無扈從及濠反上假親征南遊儲語廷和曰不有居者孰與守不有從者孰與圖上之危艱乃議廷和居守曰社稷是保身與冕扈從是年考一品九年滿階特進光祿大夫勲左柱國從上至南都凡七請回鑾不聽上留南都逾一載復欲南巡儲偕冕手奏泣跪行宮門外請毋南巡不得回鑾 俞吉不敢起晨至日中晁汧浹背上乃俞吉曰即回鑾不南幸儲與冕乃起扈駕還

及德州自効求罷凡三疏不允復受遺詔定策迎世宗
與明世宗入即皇帝位遂求去有喉言官論儲假濠護
衛兵宜正罪如陸完儲曰予惟有去而已勿論宸濠衛
兵事也不與辨而劾者猶不已儲終不辯因請致仕去
上許之儲去當事者按濠所通朝士饒遠籍聞之獨儲
無私饒人以是始信前之予濠護衛非儲也然儲知之
不肯自白其謹厚若此儲爲人務自韜晦居內閣踰十
載有功不伐聞謗不辯善堅忍不言人過失科臣田賦
爲儲門下士至操戈言役儲之費可減天下租稅之半
儲若弗聞也歸田無百畝之產一時詆毀儲者御史李
鐸及張璉儲惟引愿請謝尋且薦揚之璉感之終身焉

明史稿 梁儲四十七卷

七

嘉靖四年上念定策扈迎功廢一子世錦衣衛指揮解
先有蔭子中書舍人於是進加尙寶司丞也儲歸四載
卒贈太師諡文康

論曰秦藩一制梁文康直以片詞悟主誰謂衮織之難
補乎毛劍擬其喉雷霆之下誰有不摧折者於是時也
二三元輔風度有如九齡否耶

費宏字子充鉛山人也成化十三年進士第一人授翰
林院修撰弘治中改左贊善事毅皇帝於東宮九載滿
陞右諭德兼侍講正德初以舊學進太常少卿兼侍讀
充日講官歷禮部左右侍郎至尙書皆直講如故尋入
內閣與李東陽楊廷和等輔政時四方群盜充斥以次

削平詔錄輔臣功官一子進太子太保戶部尙書武英
殿大學士寧濠有異圖恃錢寧內援奏請復設衛宏恐
同官遂與之言內閣曰今寧王輩金寶巨萬營復護衛
若與之江西無噍類矣時兵部尙書陸完與濠厚業與
通問宏所以覆奏者宏曰其護衛會兩革之矣今可復
與乎完曰第恐不能不與之也宏輒然曰公自任之完
竟謀于廷和票旨與之宏不知也宏復大言于朝曰納
重賕許護衛者何人耶寧輩以是深恨宏遂共傾宏罷
宏去宏歸室廬先墓爲濠焚毀過客吏與濠莫敢造宏
謁濠反宏與信守鉛令起兵應王師獻王守仁方畧世
宗入繼大統手詔召宏進少保入閣時東南水旱相仍

明史稿

費宏四十七卷

八

上命與旨諭上下同修省宏言應天以貴不以文感人
以行不以言皇上欲盡修省之實必存心於政事加意
於窮民而後可條十事上之已而停罷仁壽宮採木盡
蠲弘治通稅減太僕馬十五以輕齎之羨給漕卒勅止
監庫分外加收上皆就宏疏中事力行之上信任若此
尋進吏部尙書謹身殿大學士武廟實錄成進少師兼
太子太師是時張璁桂萼方以議禮後進驟貴顯數爲
吹索彈論宏不爲動上學詩自娛每屬宏和賜宏蟒衣
王帶萼言上曰詩詞小技恐勞聖躬且使宏窺伺意指
竊以厭服朝士上不聽與修獻帝實錄成進華蓋殿大
學士賜御製詩一章璁萼已又三四疏醜詆宏必欲逐

宏去宏累跪乞休上輒慰留勸璉等各修乃職毋庸紛
紛肅奏爲也吏科給事中解一貫上言曰臣按大學士
費宏立朝行事律以古大臣之義未必無議然自入仕
至今四十年未聞過惡陛下于其累疏乞休每不之許
此聖君優禮大臣之道也至于張璉桂萼平生奸險無
一可錄特以議禮一事偶合聖心自超擢以來憑恃寵
靈凌轢朝士與費宏積怨已久欲奪其位而居之其所
攻訐非真爲國家也近者臣工不體朝廷至意蓋知能
去宏而不知不能去璉萼也知去宏之易而不知去璉
萼之難也何也君子難進易退而小人則不然宏恤人
言顧廉恥猶可望以君子璉萼則小人之無忌憚者臣

明史稿

費宏四十七卷

九

恐璉萼之計得行宏將因此動搖群邪之氣愈增善類
之傷無已天下之事將有大可慮者矣上下其章所司
勉使和衷二人遂共譏乞休言臣等既不能積誠以感
動聖聽又不能屈意以附權臣有此二罪難復居位於
是上意稍爲二人屈其明年有錦衣千戶王邦奇者上
入國時汰革怨廷和實爲之於是奏復慮宏不肯因訐
宏與石瑤俱廷和奸黨上入其言下廷訛給事中楊言
直言邦奇誣誣狀上怒言爲大臣遊說宏乃與瑤俱求
罷許之璉尋入閣萼拜禮部尚書改吏部其後張孚敬
去位李時獨辦閣事上因與論字敬專且初思及宏語
時曰舊老宏朕取來與卿共事即手勅起宏宏家居八

載矣聞命即行疏謝上曰朝政莫先用人而進退爲最
重民物必先寬恤而守令爲最急惟聖明特加之意臣
當日有所陳宏至上見之便殿曰別卿久矣喜再見卿
卿猶康健昨覽卿言深慰朕心卿宜盡心輔導以稱朕
懷賜銀圖書一日舊輔元臣時時燕見密議奏對皆稱
旨上一日召宏及時同遊幽風亭上曰舊臣止卿二人
耳宏曰臣等衰朽不足以副眷用亡何遂卒上爲輟朝
贈太保諡文憲

論曰寧康人之復護衛表裏伺着於陸平何誅鉛山乃
不能止之於新都也何哉鉛山寧爲桑梓圖無亦社稷
是極室家墳墓之不保鉛山之志亦苦矣鉛山固一寬
明史稿

費宏四十七卷

十

和不快之君子也夫以老成持重之舊臣共亡當于驟
競驟進之新貴固宜然彼以今日去此以明日來正明
主所以鼓舞仁賢之妙術陰薄之隙亦蔑如矣至于去
國八年天子猶不忘舊老之思魚水之歡有踰疇昔美
哉君臣之間又新都石梁兩公之所不敢望者乎
楊一清字應寧雲南安寧州人父景爲化州同知一清
生於化州父後徙居巴陵一清八歲以奇童薦入翰林
爲秀才憲宗命內閣臣選師教之受業於左庶子黎淳
一清因得盡讀中秘書年十四中順天鄉試時已抗顏
爲人師成化八年進士授中書舍人自喜職務清簡復
得橫經講授所交海內名士九載滿出爲山西僉事督

學政有聲尋內艱弘治四年起補陝西提學副使歲試必遍八府三邊建書院以拔各學之俊秀躬督教令諸朱子白鹿洞規修禮器樂器弦歌盈于西土所識拔士如呂柟康海李夢陽之倫稱許爲大魁爲聞人皆如其言當是時宗室不能奪生員之婚撫按不能撓課試之權爲國朝提學之最一清留滯關中八載復以其暇講究邊事十一年召爲太常少卿提督四夷館十四年轉南太常卿十五年陞右副都御史督理陝西茶馬是時茶禁懈弛私茶盛行番人無利於官馬至漸少劉大夏掌本兵特薦一清經理之召詣闕面授勅一清至大爲申飭舊制召募市易斥去貪賂屬吏益開水草善地居

明史竊 楊一清四十七卷

土

數年馬大蕃息天子以爲能十七年虜入花馬池塞關中震恐十八年勅兼巡撫陝西一清素有才畧時在平涼率帳下五十餘人趨會總兵曹洪瓦亭參政安惟學止之曰公行何恃一清曰以身殉國成敗利鈍非所計也虜尋遁去正德改元命總制全陝三邊兼理馬政一清故雖講習諸邊然形險未經閱歷乃始沿邊巡視參酌輿議奏分四路防禦以定邊興武營花馬池靈州一帶爲藩籬以石溝鹽池寧州萌城山城一帶爲門戶以固原黑水口鎮戎所西安州海刺都一帶爲庭除以安定會寧隆德平涼一帶爲室室俾以四路應援爲犄角且言河套本我內地而虜據爲巢此田中之禽利用搏

執固非稱兵於陰山之窟滅血於不毛之地喜功好大者之所爲也臣以爲宜調宣大二鎮遊奇兵延綏中東二路屯割遏虜毋令入套內侵臣官陝西有年虜情邊事頗常究心但腹裏頻年早荒倉廩空虛饋餉不繼虜賊動輒數萬倏聚忽散未至而廣徵土馬則徒費芻糧既至而調兵應援則緩不及事縱使大兵既集務速則彼或不來持久則我師先老恐終無以伐其深入之謀沮其方張之勢嘗聞防邊之計莫危於戰莫安於守臣恐坐談不如親見自慶陽環縣延綏定邊寧夏花馬池興武清水營直抵寧州一帶邊牆城堡墩臺躬親閱視廣集衆思兼收群策參酌損益始有定論其大要有四

明史竊

楊一清四十七卷

土

修濬牆塹以固邊防增設衛所以壯邊兵經理寧夏以安內附整飭寧州以遏外侵當務之急莫先於此但陝西財匱民勞修邊之役人多異議然利害有輕重關係有大小大事可成則小費不足計遠效可圖則近怨不足恤此臣區區犬馬一寸之忠也今之河套即周之朔方漢之定襄赫連勃勃統萬城也唐張仁愿築三受降城置烽墩千八百所自是突厥不敢踰山牧馬朔方無寇歲省費億計滅鎮兵數萬受降遠在河外古之舉大事者勞而後佚類如此受降據三面之險當千里之蔽正統以來浸失其險舍受降而衛東勝已失一面之險又輟東勝以就延綏則以一面之地遮千餘里之衝遂

使河套沃壤爲虜駭脫巢穴其中深山大沙勢固在彼而寧夏外險反備南河此陝西北虜之患所以相尋而莫之能解也茲欲復守東勝回河爲固東接大同西接寧夏使河套方千里之地歸我耕收開屯田數百萬用省內運不然則陝西用兵殆無虛日八郡之人疲於奔命民窮盜起禍將何極及今將延綏寧夏一帶邊防設法整飭賊來有以待之雖非上計猶愈於無策驍虜聞知或數十年未敢輕犯我得休養生息東勝之議未必終不可復也世之論邊事者或專主於戰伐臣亦非敢忘戰者方將蒐選官軍策勵將士修車馬備器械儲糧糧糧明斥俟今冬虜賊若復侵犯謹當督率諸將恭行天

用竊見

三

罰成功在天臣不敢必凡所當爲臣不敢避今首以築牆挑塹爲言宜必憎茲多口但受恩深重自當爲國遠圖今年套內無賊腹裏有秋人民稍安正可有爲之日應合經理事宜伏望聖明省覽詔下兵部如一清指初一清未嘗先白達達喇之一清修築僅四十里役工以寒故怨戢潰圖尋戢達遂以是極一清一清遂引疾去兵部請簡大臣代一清內批罷役由是朔方復套之議竟止而達且緣他事鈎結一清遠下獄長沙力救之得釋及討安化王上以總督屬太監張永永請文臣中有智謀者一人同行內監張祿薦一清於達乃詔起一清爲提督一清聞語永曰藩室亂易除國家內變不可測

奈何永曰何謂一清曰寧夏事不足平不久當有捷報內變事非公無能爲也永佯弗省比入陝已聞真鐔就禽永語一清曰公何料事有神乎因促膝問一清內變事誰也一清手畫達字永咨嗟曰是常日夜在上旁不離上一時不見不樂今其根幹枝葉連結已成上旁皆其耳目安從得聞一言入乎一清曰間之可入正此時也公亦天子信幸臣觀討賊不付他人付公上意可知因與畫謀誅達且語永曰達誅公大用益矯所爲呂強張承業暨公千載三人耳永曰即不濟奈何一清曰他人言濟不濟未可知公言必濟但須得請即行事無緩時刻永勃然作曰老奴何惜餘年報主乎永還見上果

明史竊

楊一清四十七卷

齒

如一清策竟誅達永遂入柄司禮一清仍留總制輯安寧夏一清出閱舊築邊牆儼然巨障念成功之甚難嘆前志之未遂復陳要務八事訪求諸營衛部領之賢否更置之兩閱月召還爲戶部尙書尋加太子太保六年改吏部山東盜起右都御史馬中錫單車撫賊還請於朝一清獨抗言曰中原百姓敢於稱名煽亂罪不可原今宜易將增兵必殄滅之而後已上平賊十一策賊平加少保兼太子太保九年乾清官災陳五事是冬加少傅兼太子太傅十年三月新都以憂去遂進武英殿大學士入內閣時上專在豹房與國外家朱寧等狎一清每因時事陳力上前上不能用乃引災異自劾極言近

日紀綱縱弛風俗傾頹用舍違宜官府異體讒言可以惑聖聰匹夫得以搖國是禁庭雜介胥之夫京師無藩翰之托是宜地震天鳴日食星變旱乾水溢報無虛月天心譴告固以昭然政事差忒未聞修改臣職在論思參陪密勿沃心造膝調護莫施承德彌違難免扞格九卿執奏不能贊其從言官納忠不能必其用冒輔導虛名無幹旋實效徒使違心度時視顏在位將安用之伏乞早賜罷歸不允然寧等已側目遂移疾求致許之歸居鎮江十五年上南巡還幸其第世宗入繼大統降勅存問世宗世子時獻王語曰吾楚有三傑若知平問爲誰曰故大司馬大夏少師東陽少傅一清上久以識之

明史竊 楊一清四十七卷 五

矣四年北虜大舉南牧乃詔以原官起兼兵部尚書提督陝西三邊軍務一清至是蓋三往部民將校聞一清至皆踴躍喜一清比見疆場戶口時多荒耗喟然太息曰使正德二年劉瑾不出得終前功費不過二三十萬而人民有耕牧之利官民省征戍之苦矣亟欲銳意修繕其冬上遂召還內閣加少師兼太子太傅時一清方以宿望元勳入與鉛山共事而議禮新賓諸近臣張璁桂萼二人者攻鉛山尤狠旦夕欲逐去上不聽溫旨留宏二人乃又時凌一清一清因災異上疏曰臣觀災異如遼東山陝江浙湖廣地震二十餘次各處雨雹傷稼殫人南北直隸旱荒爲虐山東豐洪水泛溢遼東有雷

雨之變貴州有山崩之警至於江南之人疴江西之虎怪即陽之牛禍屢見疊出尤爲奇異豈惟近世未聞抑亦載籍罕有稽諸傳記考其證驗皆陰盛陽消所致君道爲陽臣道爲陰豈乾綱下移而威福或不自上出與君子爲陽小人爲陰豈直道難容而君子在野邪佞易親而小人在列與中國爲陽四夷爲陰豈兵政廢弛而內治不修夷狄侵陵而外攘無策與德教爲陽刑法爲陰豈恩澤壅于下流而民無是惠法令沮于權門而人無懲戒與陛下端拱九重委任臣下然因循玩愒之弊多精明振銳之功少故所用者未必才才者未必用所行者未必當當者未必行是朝廷且未能正況百官乎

明史竊 楊一清四十七卷 六

萬民乎臣願陛下總攬乾綱以防欺蔽之姦延攬大臣以資輔導之益覽諸司之章奏則天下之事得以周知辨臣下之忠邪則聽斷之間不爲所惑戒飭諸司凡朝廷政事之闕失當汲汲修改者幾事天下生民之疾苦當汲汲救援者幾事至於遺賢之未盡甄舉忠直之未盡收錄讒慝之未盡剪除幽滯之未盡昭雪直筆開陳悉心敷對陛下靡納善如流之量弘改過不吝之勇歡然聽受毅然施行大要以恤民固本爲主民心悅則天道和此老臣垂盡之年感恩圖報之恩懼也跪入上降勅褒嘉一清見上時好親詢講臣請以五日內閣輪值翰林講官一員進講大學衍義參陳時事以裨君德上

嘉悅五日一御經筵聽講畢賜詩與閣臣唱和名翊學
詩賜一清銀記二一日耆德中正一日繩愆糾違諭一
清曰朕過不自知卿當密疏直陳使朕改圖勿憚勿吝
上固明聖而一清時有啓沃上即欣納六年宏去一清
薦起謝還而遷居遷下尋以邊功加特進左柱國兼華
蓋殿大學士亡何遷亦自陳去一清獨居首揆雖以老
臣爲天子信任而諸新貴彊直自遂天子往往爲屈
且疏言內閣自三楊後多爲奸人鄙夫占據復以閒廢
有年仍求起用去而復來畧不懲創前非來而復去猶
且陰爲後計內閣之地雖重內閣人之品甚輕聰蓋明
斥一清一清上疏乞休上降溫旨慰留而勉聰和衷一

明史竊

楊一清四十七卷

七

清且謝且請再三懇不允一清乃陳其所以負國之罪
疏言今之持論者多尙紛更臣獨勸以安靜多尙刻削
臣獨矯以寬平欲變法臣謂只宜守法欲生事臣謂不
如省事用人則謂才難當惜斷欲則謂罪疑惟輕臣寔
老病昏耗不善低迴遜避上復優詔褒諭而聰等二人
已復相軋爲省臣論劾上乃降詔切責二人貸聰暫歸
俟用奪等散官致仕去於是詹事霍韜曰議禮者吾輩
三四人二公去且及我上疏爲二人申理而罪狀一清
上得韜疏獨召聰還一清復求退不允然上意已移韜
又跪乞歸省復爲奪解而力攻一清於是上復奪官而
令一清自陳聰致仕去一清故善張永永嘉竟調言官

劾一清坐受承弟張容金名請募誌輒與容指揮世襲
錦衣詔削職一清疽發背卒初一清之起赴關中也過
洛陽謁故大學士劉健健年九十三矣辭疾不肯出已
而斌憤短褐出語一清曰應幸昔而入相矣今出將耶
一清曰偶承乏爾健曰進退由汝一茗而別無他語一
清弗寤竟自隕其身名一清入相世宗上雅屬意其在
邊勞勩手詩勞之一清請募隴右關西民實塞下廣屯
種上即降勅督臣王憲劉天和等令議行兵科給事中
劉綎請如一清初議畢力邊牆上即亟發帑儲佐之清
理勳戚諸所陳乞莊田畿輔軍民賴焉條團營六事起
張永提督而罷武定侯郭勛聰等故勛腹也竟共媒孽

明史竊

楊一清四十七卷

八

之一清遂不安其位矣一清生而隱官貌類寺人無子
卒之後三年繼孫元始援恩詔乞復故官嘉靖二十七
年贈太保謚文襄一清學博才雄嘗一夕十疏書記旁
列甲乙帖授諸疏立就各中機宜好汲引名士善招致
而頗蔽於黨援時論亦以此貶之然在吏部以給事中
王昂論已外謫上疏自劾留昂昂去期月仍令內轉士
故多樂附焉人有饋遺間亦不卻見謂納賄而羅洪先
贊善言一清柄國時有人餽美味一斗直受之諸邊將
入謁留詢邊務出珠分勞頃刻立盡其能散若此
論曰楊一清亦鋒鏘一邊閫重臣哉當其銳意邊牆業
已抵掌餘吾之北一扼於瑾再狙于時駿駿乎且欲建

格天之業降城之外遂無復有飲河之馬矣然以新貴
少年日與比肩嫌忌之地不易居也二三之口日嘖嘖
人主之前又所難調也讒隙既開徘徊寡斷夫惟洛陽
所稱進退由我一清尙不能以此時自決可恨也夫

明史稿

楊一清四十七卷

尤



明史竊卷之第七十

張李席桂方夏列傳第四十八

東莞尹守衡著



張孚敬初名璵字秉用永嘉人也貌魁傑鄉薦年而始成進士是爲肅皇帝入繼大統之歲也璵爲孝廉扁其讀書所曰羅峰書院或笑之璵曰我何以不當書院耶故自若持論慷慨比通朝籍上下廷臣議所以尊崇獻皇帝后者輔臣楊廷和及禮官請上考孝宗璵以觀政進士抗言上以興世子入繼武宗皇帝統非繼武宗嗣也以後武宗則弟以後孝宗孝宗自有子奈何舍獻帝弗考而考孝宗使獻帝有子而無子上有父而無父哉上心是之而東於輔臣禮官議報聞廷和惡璵

明史竊

張孚敬四十八卷

一

獨難已出璵爲南京刑部主事已而兵部主事霍韜巡撫湖廣都御史席書吏部貢外郎方獻夫南京刑部主事桂萼先後章上具如璵指天子於是用以杜輔臣禮官口而廷臣堅附廷和議璵爭愈激舉朝皆欲殺璵璵與持辯三載凡三下詔而大禮始定超拜翰林院學士璵驟顯重雖不見容公卿間而益侃侃自發舒亡所避天子愈器重之明年進詹事爲經筵講官又明年遷兵部右侍郎俄轉左璵性褊逼不能容物既得志挾寵自恣頗導上以誅斥快其忿而會妖民李福達者改姓名爲張寅投武定侯郭勛爲修煉房中衛異貨產千金有二子俱鬻武階適事發山西下司寇御史臺廷尉逮

問反狀當族而上入武定侯語疑之改命璵等獻夫分攝三法司反其獄特爲出福建而中外株累大學士尚書以下數十百人斥戍有差璵尋以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入輔政仍領都察院賜銀記令密啓奏事璵起進士僅六載而拜相知遇特深猥欲大破人臣之私交而離其黨一行已意不避嫌忌進閣首疏則請宣諭

閣臣務絕讒邪以清政本其言明斥舊相廷和等而陰詆一清時一清獨以才受上知居首揆亟乞避位謝璵上溫旨勉留然閣務一清退然有以自下者矣璵在位蕙華天下鎮守內臣而奪司禮柄歸內閣廟廊上一時振肅尋加少保明倫大典成加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時桂萼亦以武英殿大學士入與璵並協攻一清然二人亦自相軋嘗有惡語交關上前於是給事中孫應奎上言曰楊一清雖練達國體而情多尚通私其故舊此可與諮謀難獨任也張璵學博而件偏傷於自恃然猶飭勵功名當抑其過而任之至於桂萼以梟鳴之資桀驁之性作威福而沮抑氣節援黨與而暗役言官政以賄成事多阻捷使天下之人敢怒而不敢言幸加鑒別以爲去留上是其言給事中陸粲復摘璵等所爲不法狀疏聞上乃榜諸朝堂勅璵暫歸創省待用萼等散官致仕二人去而一清亦爲詹事府霍韜論逐矣璵去不閱月召還寵益甚璵請避上二名

明史竊

張孚敬四十八卷

二

諱上爲易今名字茂恭上以明聖兼述作方與字敬推
明祖宗來郊祀大典下羣臣議正之羣臣未有以應也
給事中夏言遂伸上指攷古禮以請上大悅召對使殿
賜璽書褒獎加四品服駸駸欲驟貴之矣言被罷任規
上意雅不欲二三大臣專遂露章論劾字敬私庇已熟
吏部郎中彭澤繼遷太常卿上爲兩解而澤與字敬遂
相交惡言矣亟欲傾言不可得會行人司司正薛侃以
上未有太子疏請擇迎宗室之賢而親者一人入司香
爲守城王上大怒下法司逮訊誰爲主使者澤誑字敬
侃既出言畫字敬密聞上及會訊乃知言受誣而字敬
實爲澤所賣上切責字敬令致仕去數月召還進兼太

明史竊

張字敬四十八卷

三

子太師華蓋殿大學士是年彗星見上復以給事中秦
鰲言暫策免明年春召還進少師時言已進長春卿甚
得公卿間聲人人幸言能抗字敬言名寵頗與字敬亞
字敬常邑邑尋臥病懇乞歸上手藥令內使齋賜慰諭
之字敬飲之弗瘳上乃勅遣行人送歸里亡何又遣錦
衣緹騎帥往視促還朝字敬凡再起疾輒作嘉靖十八
年遂卒年六十五字敬之既以疾告也上問大學士李
時曰字敬閣中專決卿與爭否時曰幾務至重臣豈敢
不爭第字敬至剛一時難人比委曲講究卒亦未嘗不
從上曰昔楊一清言彼性是如此且如莊肅皇后謚號
卽用十二字何害乃至子禮部爭辯時曰字敬亦止以

明史竊

張字敬四十八卷

四

弟嫂與子母不同亦是忠愛上曰忠愛固然不無執拘
耳且彼不惜人才所以多怨故內閣缺人朕欲召取舊
老費宏來與卿相處何如時遜謝稱善字敬去上於是
召宏而明年夏言亦入閣字敬別號羅峰上嘗勅下有
司新其故所爲羅峰書院時有手札下字敬輒稱元輔
張羅峰最後上呼之羅山因更號羅山字敬卒贈太師
諡文忠字敬當國兒視其僚好嫚罵所擬調任喜怒不
復反顧韜素仇直每見字敬事多專主面戒之曰勿多
專權作廟作威古今所忌爾雖自念赤心報國知無不
爲然權之所在衆之所嫉也積衆所嫉禍發必驟聰曰
聖上如此信任我雖粉身甘心矣何暇顧禍福字敬三
見譴逐執性彌堅嘗與上爭張廷齡死上大怒曰自古
強臣令君非一若今愛死因令我矣當自悔不從廷和
耶上故爲重語喝止字敬字敬持不變上亦諒其公忠
然其攻擊宏及一清太甚大不滿於朝議在閣十年不
進一內臣不容一稿調不濫膺一子姪家居自尊大都
邑守令伏謁長跪土木之功冠江南而實廉無遺費殺
未幾居第侵風雨力不能飭子孫多假貸於人以食故
字敬存日數被彈劾人第惡其專未有嘗其納賄清忠
之節不負聖明云李時者字宗易任邸人長七尺餘豐
體龐厚寡言笑舉弘治壬戌進士爲翰林庶吉士授編
修九年滿考遷侍讀久之進左諭德嘉靖初充經筵日

講官遷翰林院學士擢禮部左侍郎進尚書時上神聖多裁定新禮而時奉行不敢後亦不敢有所折衷至諸貴人或爭執厥是兩具之使上自擇而已上久亦知其敦固遇頗厚親蠶禮成加太子太保尋進兼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時張孚敬居首相多獨裁取旨而時袖手旁觀噤不敢發一語孚敬亦安之已進少保而外議頗刺評時糜却長安米尋知南郊建造充大禮使進少傅兼太子太傅華蓋殿大學士夏言入內閣位時下然時巽之不復擅專決也而言又安時時爲相將十年上禮敬非能如孚敬言然少所責辱始終不替卒年七十餘贈太師謚文康

上與孚敬遊南苑論曰朕惟君臣之際固不可不嚴此在朝當慎若燕處

五

明史竊

李時四十八卷

六

則猶家人漢文帝前席賈生迄今以爲美談君臣不交餘事耳輔導大臣與他臣不同故曰導之教訓傳之德義保其身軀卿有令議入奏不時面對交修朕志論曰天下方迫於議禮張孚敬一新進書生首破廷議竟成聖孝禮矣哉黼黻之上直擬之以周公之愛成王廷臣寧有兩平若乃赤心自誓謝絕苞苴實在於誘進人才擴闊賢路以輔成一代中興之美烈曷其綬許吹索使天下人皆不肖而己獨賢乎鉛山旦斥石淙夕逐彼伴食者徒康長安米耳甚矣哉其未知所謂一个臣也

席書字文同遂寧人也弘治三年進士初知剡城稍遷尚書工部即頗有論列積資十餘載歷河南僉事貴

州提學副使王伯安時謫貴州龍場驛丞諸命吏方震瑄璋之談不敢逼龍場一刺書則獨率諸生事龍場爲師楊一清入爲大司徒以嘗見書河南鄉試治河策大善之薦爲河南左參政領河事書尋外艱竟不及治河去已而累遷福建左布政使寧王及王守仁募兵於福建書從選驍勇二萬人日夜馳赴守仁至則寧王就執日矣遂遷副都御史巡撫湖廣適世宗入繼大統之歲大禮議起書乃推上孝思疏辯統嗣之異大要具與張璫指合且欲上會已詔下考孝宗遂遂尋陞南京兵部右侍郎南京諸郡大饑朝議將遣大臣賑貸書署南京戶部隨上賑粥要議乃罷大臣不遣以屬書書行其

席書四十八卷

六

賑粥之法費內帑十五萬金而饑民若更生也已而承嘉諸人深以大禮未正屢疏請而南京刑部主事桂萼趣以書疏繳上上大悅立召書而閣臣楊廷和遂諷言者論書賑濟多乾沒欲從中斥罷書去弗許尋命爲禮部尚書書上疏力辭言陛下欲臣言禮臣當披心不疑欲臣拜官臣雖碎首不敢上褒答時上已逐禮臣汪使去亟待書來書再疏辭復上大禮考議上益趣之甚書乃至書至大禮於是始定書以爲禮成新敢次第當修舉乃檢姚崇要說上列十二事御史藍田劾書自比姚崇比上玄宗大不道上怒削田籍書乞罷不許大同軍叛殺撫臣別置帥魯鎮巡爲請詔從之下禮部給印書

不肯曰天子乃不勝叛軍耶請討之大學士費宏頗尼
實書書遂許宏奸狀而薦新建伯王守仁入閣上爲宏
解切責書

書弟春

爲御史宏以當路子弟改外臺書乃乞恩上改修撰以
是與宏惡臺省僉爲不平然是時上心亟欲附獻帝太
廟書能諫止而又不肯徇狗彘孽輩議從皇后入謁太
廟廷臣以其能不如璉等之拘執也而頗稱之大禮書
成加太子太保監修獻皇帝實錄成加少保加玉帶繡
蟒服然書目已背病且甚乞骸骨上旦夕欲相之詔曰
朕不知書老而困如是當由貴晚耳進兼武英殿大學
士致仕賜第居京師給俸不事事不朝奏承顧問祇答
明矣竊

席書四十八卷

七

命下三日而卒贈太傅諡文襄

論曰大禮之爭且三載二三君子易勝衆口之嘖嘖大
宗伯實典邦禮非書之力國是安攸定乎腐儒域於曲
見禍土急於批根藍田真小人之尤哉矧書材品自高
資望素著游登鼎輔豈曰無期肝膽可披寸衷自矢
與大居卑言高希遇合圖進取者未可同日談也
書亦理學之流亞其學尊象山嘗著鳴冤錄以鳴象山
之冤書殆一高明士也

桂萼字子實安仁人正德六年進士初令歷三邑亡稱
世宗入稍遷南京刑部主事大禮議起進士張璉首抗
閣議以忤楊廷和出爲主事南京萼因與璉同官深是

璉議時廷臣附璉者獨兵部主事霍韜疏入報聞其後
則有湖廣撫臣席書吏部員外郎方獻夫二人見與璉
各異疏欲上會詔下已考孝宗遂中止於是萼知上
殊鬱因得席方二疏錄以聞上大悅立召萼等諸人
入對萼與璉至俱遷翰林院學士大禮成進詹事五人
駁駁柄用寵任亡與比五人同心排異議相得甚懽而
萼與璉尤密時費宏當國萼與璉極肆醜詆務訐宏去
御史鄭洛書言曰臣據璉等論宏宏似不可居政本矣
而宏之留人無非之者以其藏垢納污之量可以敵璉
萼之橫議也以璉萼之言宜其可以秉國柄矣而人無
下之者恐其脾晚代宏遂至流毒天下也乞諭宏以止

用東竊

桂萼四十八卷

八

足之義戒璉萼強橫之愆各令罷歸別選賢良以副任
使已而宏去璉卒代宏明年謝遷去萼又代遷一清尙
爲首輔二人又力攻一清於是言官相繼論劾謂璉雖
狠復自用執拗多私其術猶疎爲害猶淺桂萼外若寬
迂中實深刻伎忍之毒一發於心如蝮蛇猛獸犯者必
死上亦知二人之專肆也勅令致仕而且革萼散官尋
以詹事霍韜言特召璉還璉既入韜復爲萼解而攻楊
益甚於是一清去而萼復入矣其明年一清卒又明年
萼亦以疾乞歸卒贈太傅諡文襄

方獻夫字叔賢南海人也父鄉薦爲州學正獻夫幼而
好學父奇之語曰學非聖賢道不明位非卿相道不行

我端望汝獻夫曰兒志也弘治十八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禮部主事改吏部歷貢外郎獻夫承父教好講學王伯安自龍場還與同官位亞獻夫獻夫與論學有契遂肅贊而愛學人見獻夫能師伯安而伯安又不難爲獻夫師也兩賢之導引疾歸南海將卒志於而焦山中既十年世宗入繼大統詔錄起用以議禮合上意驟遷翰林院侍講學士大禮成陞詹事府少詹事獻夫疏言大禮之成聰倡之而萼成之於臣何有力辭免不允而是時同列議禮者於異己者輒啣之獻夫曰人各有見何必爾以是人亦多疾議禮者而獨不疾獻夫尋陞禮部侍郎轉吏左進禮部尚書加太子太保改吏部皆蕭翰

明史稿

九

林院學士獻夫在吏部頗私其鄉人宰臣璉私屬獻夫有所說調獻夫又爲曲徇言者論璉遂及獻夫獻夫遂引疾謝歸里明年上思之勅遣行人召還部獻夫猶稱疾不肯出上復傳旨趣之曰朕將別用卿也乃就道至京復請攝養旬日其明日進武英殿大學士於是人人皆笑獻夫取舍朝廷官獻夫聞之曰大臣進退義當如是耳三年一品俸考滿加光祿大夫柱國遂請歸進少保嘉靖二十二年卒贈太保謚文襄

論曰桂萼一忤懷之士耳亡他材能以與永嘉同官遂得攀逐後塵坐致卿相而末年好亦不終固小人之能哉獻夫頗聞道學尊象山而事愷退居要地而不爭其風度出永嘉之上然使以經世務議永嘉達矣

夏言字公謹貴溪人也正德十二年進士初授行人選兵科給事中世宗初年奉覲正德中傳乞錦衣監官及皇莊擬奏稱旨上器之特旨發長吏科言以是益自負敢陳論世務上與輔臣張孚敬推明宗祀禮樂之事言謂農桑天下本今人主既行藉田禮而后不親蠶非所以昭陰教示婦職也疏請皇后親蠶上悅報旨稱美因復請分郊祀言高皇帝即位之初爲固丘於鍾山之陽以冬至祀天爲方澤於鍾山之陰以夏至祀地行之十年而始合祀又爲大祀殿而屋之殊異古典弗應經義謹按禮書古者祀天於圓丘丘圓而高以象天也祀地於方丘丘方而卑以象地也凡以順天地之性審陰陽

明史稿

夏言四十八卷

十

之位豈有崇樹棟宇擬之人遂哉宜稽三代已行之盛典復我高皇帝分祭之舊制上大悅下群臣會議召見便殿賜璽書褒獎予四品服詹事霍誦疏擬親親初分而後合聖子神孫行之百六十年今日臣子非敢輕議而又貽書責言曰今啓南北郊之議將自是而東西郊建矣自是而九廟更矣郊社宗廟之禮將因而盡更革之矣可不慮哉言盡繼其書上之上怒甚謂縉紳訓朕躬絀下御史臺獄久之乃釋言因復議太宗不宜與太祖並配宜以太祖配天而太宗配大饗殿如古明堂以配上帝上益大悅祀典成進翰林院侍讀學士仍兼都給事中言薦左舍都御史李如圭出撫榆林上即欲

師言代之御史熊爵論言出如圭爲已地言辭曰宋臣已極劾罷三司使宋祁尋代之歐陽修有踐田奪牛之議臣今日正類此不敢拜命上令食四品俸上欲復古人禘禮以尊德祖言曰祖廟固以德祖爲始祖矣身爲太祖之始祖又爲始祖所自出之帝可乎必欲如夏商之禘黃帝帝嚳既無所考如李唐之祖聃尤屬不經臣以爲宜設先祖虛位而以太祖配饗中允廖道南曰我明始姓爲顓頊之後宜禘顓頊乎敬曰言虛位者失之無言顓頊者失之誣惟禘德祖爲當言復上書諍之上終是言言旋特進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學士尋以字敬隙爲太常卿彭澤誣逮詔獄事曰進禮部左侍郎明史竊

夏言四十八卷

十一

仍兼翰林院學士掌院事未幾命禮部尚書李時入閣而言代之賜銀記俾密封言事尋加少保御史馮恩以星變品第三公九卿長佐多所不滿而獨稱言救時宰相尋以少傅兼武英殿大學士入內閣南京禮部尚書嚴嵩言同鄉於是入代長禮部言有力焉而嵩事言謹甚言亦以門下畜之上心久欲奉尊獻帝稱宗入太廟以是累改廟號而終未憚已因豐坊疏請問嵩嵩不敢阿言問言言不敢對上曰皇考今日稱宗烏在其不宜戶部左侍郎唐胥爭之力禱其官於是嵩懼而如命言亦莫能持也上亦自是屬意嵩矣亡何時卒言進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居首輔尋加特進光祿

大夫上柱國少師言既尊貴益驕倨閣中事言多倦勤不稱職上不早朝言亦不赴閣章疏字洗改不能覺上乙其字以示之選宮僚復不稱旨上幸大峪山又進留守勅而遲幸承天言有密奏不鈐賜印上怒數其怠慢不恭之罪劾令悉上前後所賜銀記璽書手札言懼謝罪固請實爲家藏上益疑有毀損削言勅階以尙書致仕言乃檢十年中璽書手札四百三通并銀記上之上意解召還爲少傅復入內閣還言銀記璽書手札尋以勲功復言勲階及少師華蓋殿大學士言數以病請急然實不病以無子故多擁諸姬妾爲懼壽皇太后崩上示太子服制議言報疏復有譏筆上切責言乞免歸明史竊

夏言四十八卷

十二

上削其勲階散官予致仕言陛辭奏禦廚十四策言臣甫解機務之初適有門庭之寇事勢孔棘關係安危一得之愚不敢不獻至於他嫌非所敢說臣何敢忘皇上眷遇殊恩默然以去也上曰若既思謀何負朕委任若當還閣治事上方治齋醮獨言與嵩言詞稱旨上居西苑齋宮許人直諸貴人得乘馬言獨製小腰輿以乘上聞之不善也上常御道冠命尙方傲而雕沉香爲五冠以賜言及成國公希忠京山侯元大學士鑾尙書嵩言獨密疏謂非人臣法服不敢當上大怒後遂罷言不召嵩乃故冠香冠而冒輕紗其上使上見之上果時或召嵩獨對嵩得甚口言罪上因曰食之既策

而進嵩入閣言去既三載上思之又特召起與嵩共事盡復其勲階官秩而亦加嵩少師示並重顧言素伉偕自以元臣直凌嵩上擬旨不復顧問嵩亦默然不能吐一語心恨甚故事閣臣日給酒饌當會食言與嵩對案不食所給而自携庖甚豐亦不以食嵩言廉知萬子世蕃苟直狀欲上聞嵩懼擊世蕃詣言長跪榻下請死乃已嵩於是益大恨言旦夕欲甘心之矣嵩每善款上左右小璫小璫謁言言奴視之詣嵩嵩必執手延坐密持黃金置袖去以是爭好嵩而惡言上或使夜敕言嵩寓直何狀言時已酣號枕嵩知之故篝燈坐視詞草言老而倦思聽客具藁不自檢閱或仍抄奏舊本上鄙之

明史綱

夏言四十八卷

七

地左右無爲報言言亦不復顧嵩聞而益情專其事以是上益愛之而多厭言有會銑者功名士也以御史平遼陽叛卒顯言故奇之時總督陝西三邊奏復河套言以銑功必可成力主持之部議久未覆上心疑密以詢嵩嵩初從言畫及對上乃騰口攻言會腐警上訝曰是會銑開邊召之耶遂捕銑奪言官以尚書致仕然初無意殺言也咸寧侯仇鸞先爲銑劾逮詔獄嵩因授鸞指上疏自理言銑往年兩出饜虜喪師失律置不以聞以是賄言復套朋奸掩蔽臣驚久處邊陲切見非計懼臣掣肘故乃陷臣臣死不足惜目今全陝替替禍機叵測上怒疏下法司銑與言俱論死刑部尚書喻茂堅請

議貴議能原言上怒茂堅阿附語猶及前不戴香冠事也言妻上言父子夫婦均屬天倫緹繫以女代父臣請以妻代夫上曰妻亦流人安得代死是秋言竟棄市先是議禮諸臣先後皆位宰執列公孤乎敬上最寵任然上因臺省言爲罷斥數矣顧字敬雖專而能持正小心廉讓上以是禮敬始終不衰言亦以議郊禮得上寵任如字敬位極品人臣無兩然亦數被罷斥究卒不免殺身言是驕慢致禍上嘗嘗曰朕所以數寬言非爲言也爲左右誼重也言乃滋憤成性蔑不知微何以表率百僚一而再再而三君子以是知言之不免矣又武定侯之死上嘗疑中言搆上心念之至謂勛既下獄言猶千

明史綱

夏言四十八卷

七

羅百職不已若致憾焉侯勛先以贊成皇考大禮得辛上進封公故其死也上甚惜之言死後人咸寬之隆慶初賜謚文忠予祭葬言之再入相也故人海寧許相卿以給事中家居且十年矣言始書邀相卿出處要秩以待之相卿辭曰公出已誤可復誤人耶人於是服許之先識也

論曰夏言之主曾銑復套偉哉振古雄畧也將相調和返百年之故疆何有內奸未殄惡克望成功哉未見敗徵先成罪案二臣駢首就戮嵩之罪上通于天矣

明史竊卷之第七十一

徐趙張列傳第四十九

東莞尹守衡著

徐階字子升華亭人也嘉靖二年進士第三人授編修
時上欲考正一代禮儀永嘉請去孔廟王號階條三
不必五不可疏上之上以其倡搖國是斥之外為延平
州推官三載進浙江僉事又三載轉江西副使皆視學
暇會選官僚召入為洗馬兼侍讀尋內艱起國子監祭
酒轉禮部右侍郎改吏部兼翰林院學士陞禮部尚書
仍兼院學士入直無選股加太子太保二十九年虜薄
都城分宜當國不能借一籌猶緩語上曰饑賊耳不足
患階曰傳城而軍殺人若刈管何謂饑賊是時虜有嫖
明史竊

徐階四十九卷

一

書求貢上問書安在嵩出諸禮曰禮部事也上乃問階
階曰賊重且深矣不許則我戰守之具一無所有許則
彼逞而厚邀我上曰苟利社稷我知所歸皮幣何愛焉階曰
要有重於珠玉皮幣者能許之乎上悚然曰卿策之遠
矣雖然當何處階曰請計緩之上曰何謂緩階曰請遣
譯者至虜所詰其書非番文皆漢文朝廷疑而不信令
暫出邊用先虜酋側貢馬行賞互市往返數日則我城
中之備完而援兵日益集虜必退不退而擊其情歸可
十全上曰卿言是虜尋以飽去上自是邊疆有警必咨
詢階又明年遂以邊功加少保兼東閣大學士滿三載
加柱國兼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學士滿六載加少傅改

兼吏部尚書入直西內上分郡國所進五色芝授入直
大臣練藥進御謂階曰卿政本所關不相潤也階惶恐
言人臣之義孰有過于保天子萬年者且非政本而何
上乃亦授之芝階念今可以得上意者惟此耳上亦察
知階忠謹且聞嵩子世蕃淫縱心惡之漸疎嵩有所咨
問不及嵩而之階加太子太師進少師四十一年御史
鄒應龍論嵩去於是階始為政署三語懸示閣中曰以
威福還主上以政務還諸司以用舍刑賞還公論九卿
科道見之拱手加額喜今不似分宜時矣階盡反嵩之
政每票旨輒請少輔同擬示不自專廣被張璉平上以
運籌功歸階辭不受賞十五年滿加上柱國廕一子尚
明史竊

徐階四十九卷

二

寶司丞階辭上柱國是年歲久致仕階獨當國不自安
疏請增置輔臣上不允階曰機密之地非臣一人所當
獨居國務不敢辭難有負上恩所以不敢久用首臣者
為主權國政計耳往日閣臣居首者不時乞骸骨人主
欲留則留之不欲留則不留不敢據此位為私物使恩
威常出於上而紀綱法度不至為久而專者所攘耳上
於是更進尚書吏部嚴訥禮部李春芳俱兼武英殿大
學士與階協理機務二人入且嚴事階不敢當僚案有
所斷決唯唯而已訥尋謝政去上復進尚書郭朴為武
英殿大學士高拱為文淵閣大學士朴與拱皆河南為
鄉曲相權甚拱入直以承有子每寅夜潛歸上一日

頗甚拱盡欽其直含器服書籍出之給事中曹應嘉遂以是爲拱罪論拱會上疾不省遂晏駕穆宗嗣位會當考察應嘉既以吏科都給事中參預而復有所論救一二同官於例爲迂拱遂以是得反刃應嘉朴爲擬旨斥爲民階欲寬之不敢爭已而言官皆上疏論救語多侵拱階乃改從外謫拱大怒面訾階結言路必逐已而後快階遂引疾不視事四上疏乞骸骨有御史齊康者拱之門人也復受拱指論階於是九卿大臣及諸言官交章上請留階醜詆拱不容口拱不獲已亦引疾上乃外謫康予拱歸而階始出視事言官尋復攻朴朴亦以是冬謝病去人頗以階爲甚拱去而上時時齒及之言官

明史稿

徐階四十九卷

三

既逐拱而德階氣益張事無大小好與上疆爭上亦不能堪矣而是時上好遊幸中貴人亦咸得言及外廷政事一日中旨下掌兵以內臣呂用蓐相分監團營兵部不肯奉詔上怒趣內閣草勅階曰團營之有內臣也起景帝先帝已於二十九年裁革久已無營可坐望陛下以先帝爲法如必復用內臣必取先帝所定營制盡更變之臣等不敢恐聖心亦有所未安也上乃止已又命修內教場勅中貴人習騎射階持不可亦止時瑞輩頗生事階每以故事裁抑之一品九年再滿加伯爵俸周辭上欲幸南海子諫不聽遂乞避位章三上求罷不允二三同列偕過階問諸公何不爲階擬旨見命諸

公謝不敢階曰公等今不擬而令異日諸閣擬之乎竊恐先帝四十五年收此曹權歸閣中萬一復失之可惜也階既視事亡何科臣張齊復露章劾階奸利六事階遂懇疏乞休時江陵方入閣遂亦不欲階久居上言內臣李芳得旨允之階歸踰年拱復起時有邵樛朽者江南大俠也樛朽聞階免歸走華亭謁之持一刺授閣者問者以布衣故傲睨良久乃爲通樛朽不懌及入見階殊無賓主禮意樛朽蚺噴大言曰邵先生爲若計來若乃僞見先生余且去若無後悔乎階亢貴久不聞爾汝聲諾曰若安所爲老夫計也樛朽曰能令若入相耳階益怒以爲狂噤曰若一身落落不克自計而爲老夫計

明史稿

徐階四十九卷

四

且而安能以相授人乎樛朽曰若井底蛙耳安知神龍屈伸變化乎吾且去遂去走河南見拱拱至華亭謁樛朽通謁大豪爽曰此快士也倒屣迎入坐上坐縱談天下大計及古今豪傑痛飲達旦樛朽喜而語拱曰公能費二萬金使復相可乎拱謝曰顧安所得若多金且休矣樛朽曰不必公金公善中貴人陳洪洪得公數行以謁洪金可立辦也時洪已領司設爲大璫樛朽持拱書謁洪洪言司禮共爲盛舉於上遂召拱拱起兼掌吏部因論今之所起大禮大獄得罪諸臣以反南政而待先帝大不道拱意直欲上援遺詔追論階死階故不善教子先帝鑒於嵩子世蕃常論閣臣教子大學士燁曰臣無

子可教賂曰臣長子璫嘗獲罪幸陛下矜宥今在家餘
二子尙幼上曰有子不教何以不爲世蕃階惶恐叩頭
謝階罪不知云何官太常卿與弟少卿琨皆貪鄙好權
利階在政府二子置有私邸燕市中可數萬金階不知
也有奴賈子蘇頗橫太宰蔡國熙故康潔士嘗以法外
窮治之不少假階家居其友人王幾規之曰田至二十
萬盍損諸階唯唯既而子姓共短幾曰是且焚民財爲
作說客耳階亦唯唯讖復詰之階曰小兒輩意殊不爾
幾曰子何溺兒女子言不能以父制命哉行見子之及
於禍也至是給事中張博拾其三子所以侵奪民田狀
爲拱吠犬論奏之旨下按臣逮治拱乃復起蔡國熙爲
明史竊

徐階四十九卷

五

蘇松兵備副使松民附影相問十百爲群排階門剽竊
遠榻捶擊唾罵階俯首無一語數閉戶自經爲家人制
之不得死蔡國熙盡羅織其事附爰書階三子皆坐戍
子姓僕從內外親黨株連無子遺沒其田六萬畝按臣
以聞階從困中上書拱辭頗哀拱心動乃令改藏國熙
聞而變色曰高公賣我使我任怨而自爲恩亡何拱逐
階事乃盡解三子皆得復官家人不麗一笞杖張佳胤
爲巡撫益務爲調停繩奸宄之擊階者高拱新鄭人字
肅卿嘉靖二十年進士拱有才氣而性剛復既位首輔
自以無前惟意之師昌言于朝曰老臣謬膺託孤之命
社稷宗廟事重不敢不竭股肱之力今而後凡有傳奉

中旨以及府部章奏皆宜公聽並觀博諮詳覈咸折衷
子老臣以復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之義是時中貴人
保內樞機務交關兩宮拱欲去之以清宮禁保知之遂
矯中旨先逐拱忽以昧爽傳制皇后聽旨皇貴妃令旨
皇帝聖旨曰大行皇帝賓天先一日召內閣三臣御榻
同吾母子三人受遺命東宮冲年賴三先生竭忠輔佐
以安社稷今大學士高拱擅權擅政朝廷咸福輒敢自
專不復知有主上罔測其意欲何爲吾母子驚懼不安
高拱令以少師中極殿大學士即日出京聞籍其諸大
臣受國厚恩各宜洗心滌慮毋蹈此轍于是提騎兵卒
跟蹤迫逐拱僦驪車遽行囊篋奪攘無遺大臣去國蓋
明史竊

徐階四十九卷

六

未聞狼籍至此者歸六載卒又二十餘年乃得贈太師
謚文襄階歸一十五載而年八十天子遣行人存問明
年卒贈太師謚文貞孫元春舉進士爲光祿寺少卿階
有二語戒元春日無競之地可以遠忌無恩之身可以
遠謗元春奉爲守官之訓云
論曰嘉靖之季天子齋居西內階爲首揆日撰立文以
稱上旨孔子稱所謂大臣以道事君殆不然乎雖然省
階所署政事堂三語雖古賢相何以加諸繼事莊皇羣
璫方熾寢不能燃言路大張上爲止釐亦庶幾乎一代
之名相哉可恨不才三子愛令智昏乃至忘其舐犢之
醜爲之閉門祈死上書乞憐亦足哀也夫三子所不能

爲世蕃者一聞耳此不干竊于朝廷亦每侵牟于百姓故知敗類者同其處矣公儀于見好布而家婦逐階獨不能以止足戒其子乎孫叔敖將死囑其子曰王數欲封我我辭不受我死必封汝汝無受利地荆楚間有寢丘前有妬谷後有庚丘其名惡可長有也叔敖死子窮困而負薪王召而封之遂請寢丘食十世不絕嗟夫階田二十萬能如寢丘四百戶乎

趙貞吉字孟靜內江人也嘉靖十四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是時上稍惑志方士貞吉疏請數求真儒言聘徵之典乃祖宗舊章至于列聖亦有令甲英宗朝嘗聘江西儒士吳與弼矣憲宗朝嘗徵廣東貢士陳獻章矣明史竊

趙貞吉四十九卷 七

胡上帝篤生聖明應期御世真大有爲之君也則何爲而不生名世之臣與之相應相求也哉故曰雲必從龍風必從虎聖明既作賢哲快觀乃今遲久而未相遇者無亦求之有未至也乎蓋文藝之科有司之式可以旁搜中才而難于坐致不召之士也故必有涓濱傳嚴之事而後足以當今日大有爲之運臣請以商周之事明之昔周之文王承累世之隆基嗣太王王季之盛德西土君子當必滿朝而弔民混一之大業則必付于渭濱之釣畋商之高宗起于殷道方隆之日遺老故舊應必足用而菹梅舟楫之寄必托諸傅嚴之築夫當是之時二賢非有希合於世之願也殷周之制非別無取士之

科也而二后則特超然爲格外之選二賢之旣得遭遇也則投竿釋錡位登台衡不崇朝而知大業之可定不下帶而知正學之可明君臣相逢機動神交洋溢兩間輝映萬代所謂惟非常之士建非常之功惟非常之君能用非常之士也故不以文王高宗之事望我皇上者是上負聖明者矣不以呂望傳說待天下之士者是下誣豪傑者矣陛下若以二后爲敷求之式則何遠不動何幽不應以二賢爲得人之準則何取不精何得不真勞于求賢而逸于得人得一人焉如呂望而用之得一人焉如傳說而用之則何願不遂何功不成陛下豈謂世無斯人哉燕齊之國尙有管樂炎劉之季亦生諸葛明史竊

趙貞吉四十九卷 八

況乎巍巍盛朝中天而立薄海內外豈無一人抱王佐之畧而處者乎臣願陛下廣求真儒而後太平之業可期也若果求真儒也天下事自有任之者矣何待於臣責告也乎疏上慨然有國無其人之感焉閣臣見之皆不擇二十七年虜薊都城是時貞吉遷右春坊右中允攝國于監司業虜執御廐內臣八人去僊酋踞坐覆帷謂曰若歸見天子好爲我致書許我三千人入貢則解圍不且歲一處而郭上命百官集議日中英有發一語貞吉獨出抗言曰此不必問恐後生懦夫閣不解事多言可許則三千人入城悉烏蠻驛中莫之容也虜敢深入震驚宮闈不務驅逐而畏其恐喝許之入貢何異城

下之盟斷不可也檢討毛起曰事棘矣姑許之使出塞而後却之若何貞吉叱之曰諺語中貴人入以聞上召二人入對西內貞吉先謁相嵩西苑直中嵩辭不見貞吉怒叱門者會趙文華趨入願請貞吉曰公休矣天下事當徐議之貞吉怒罵曰汝權門犬何知天下事嵩聞大恨貞吉貞吉見上大言陛下宜擢奉天門下罪已詔追獎故都督周尙文功以屬邊帥釋給事中沈束之獄以開言路且士卒不力以主將多冒首功耳今誠募一首予百金捐十萬金虜且立盡矣上聞貞吉言壯之嵩已啣恨貞吉即請擢貞吉左春坊左諭德兼監察御史領勅宣諭行營將士齎五萬金往募首功然不予以督

明史稿

趙貞吉四十九卷

九

戰事權統攝諸將行事嵩蓋特辭說之將甘心焉貞吉單騎出城首詣總兵仇鸞次過諸將付首功金宜上旨激勵諸將人人陽喜諸大殺賊即語以奇畫不聽遂還復命虜退上追念貞吉初何忼慨第爲申理則尙文沈束而齎金不能得一首功又何狂誕甚也謂杖九十請荔浦縣典史久之量移徽州府判遷南鄭關隴南寺司卿佐久之入戶部爲左侍郎甫四旬嵩驍首官論之去隆慶改元起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掌詹事府事上新登極初幸學祭酒當坐講時推貞吉爲之上見貞吉音吐鴻臚言論侃侃心屬之問之爲新起用臣益喜命充日講尋遷出爲南京禮部尙書上願講筵不見貞

吉召還禮部兼翰林院學士攝詹事府事仍爲日講官明年入爲文淵閣大學士參預機務貞吉稽首陳謝言上曰臣親近日朝綱遑務多有廢弛臣欲捐身任事未免致怨惟陛下主張于上容臣得以盡力臣誓不敢有負任使上曰卿其盡心贊理貞吉既以八月入參大政九月虜寇大同總兵趙奇棄城走且以提問按臣奏論之貞吉欲正其罪兵部尙書霍冀及閣中三輔臣皆不肯貞吉曰國家之事最重者在邊防若大同一鎮功罪不明則諸邊視效皆怠玩不復可整理矣吾備員密勿尙不懷慙而思退乎遂既請解輔職退就講官修舊業上慰留之貞吉既請遵祖制收兵權以飭戎務言我朝

明史稿

趙貞吉四十九卷

一

內外衛兵分隸五府乃高皇帝定萬世太平之計俾免前代強臣握兵之害其爲聖子神孫慮至深遠也永樂末年因聚府兵北伐旋師之後遂結營團操乃以三千神機二營附之因號爲三大營其實皆五府之兵也夫我太祖分府以設將則權任不偏而得將將之法我成祖分營以統兵則分數易明而得將兵之法此祖制之盡善所當世守者也嘉靖庚戌嚴嵩欲爲賊將仇鸞之地請于先帝特設戎政廳括內外兵籍鑄總督戎政之印而授之于鸞夫于五府之外而別立一廳則盡變太祖分府之意矣以十餘萬之衆而統于一人則盡變成祖分營之意矣向使鸞遲于伏誅則時事之危未可測

也驚誅而以鎮遠侯顧震代之震惟知退讓自守以保
顯名以避嫌忌耳然而營兵則日弱矣將強而如鸞則
有不軌之虞將弱而如震則有不振之弊國家與強虜
密邇而兵將不足恃誠可爲之寒心矣臣愚竊謂分府
設將之制未易卒復而分營統兵之法猶可遵行請將
見操官軍九萬分爲左右中前後五營各擇一將分統
之責令開營教習依法訓練仍以文臣巡覈之春秋校
閱將官之能否軍士之勇怯技藝之生熟紀律之嚴縱
皆得奏聞而賞罰治行焉務令五營養成精銳先將
戎政印收入內府有事則領勅掛印而命將于闕外事
完則繳勅納印而歸將于營中太阿之柄獨持于上而

明史稿

趙貞吉四十九卷

士

肇轍下常有數萬精兵可戰可守聽調聽戍隨所用而
無不宜矣轉弱爲強之道實不外此今若徒徃于戎政
聽之設而不遵祖宗分府分營之意則將權重而避忌
愈多兵不敢練也卒伍混而分數不明兵不可練也責
任歸于一人而觀望推諉者多兵不能練也夫與其握
兵權于一人坐視其廢弛以趨于弱孰若分其權于五
人令其各自操練互相奮勉而漸趨于強以壯國威也
哉上下其議兵部尙書霍冀故與貞吉不相合謬
其說曰京兵之訓練不在營制之更張在將佐之得人
沮弗行上特加貞吉太子太保兼掌都察院事上有所
不悅於言路詔吏部等官科道官貞吉跪請止之

時大學士高拱兼掌吏部貞吉因以都察院得其事兩
人平日相引重顧拱性迫急不能容物而貞吉又素位
直意氣不相下會察日遂以去留異議大相詬恨甚
吏科都給事中韓楫拱門生也於是爲拱上疏論貞吉
矣貞吉與拱各任氣爭論俱求去上知兩人不可並立
遂允貞吉歸拱乃祿邸師臣上故慰留之然吏部權拱
不能辭也貞吉歸復貽拱書曰僕抵家閉戶追思往咎
慨然嘆曰今之世惟公能知我惟公能護我亦惟公能
恕我往者合聚歡若骨肉一旦乖隔卽成參商是貞吉
之罪過薄德甚矣然細思之貞吉與公比肩出入者十
月未有一言之卻貞吉雖不肖然自謂惟我爲能翼助

明史稿

趙貞吉四十九卷

三

於公嘗語公曰大有之世惟匪過於盛可以免咎夫于
曰善處此者可謂明辨哲矣夫哲人知機知柔知剛知
微知彰遠處雍容上信下從身安而天下國家可保矣
又何必極其意之所之而後爲快哉又嘗語公曰數十
年來人臣黨比成風其欺罔君上賄賂公行綱紀蕩壞
以致府庫空虛邊防廢潰人才風俗陋弊已甚公稟扶
輿清淑之氣剛毅爽朗文章蘊藉具八面應敵之才居
皇上賓友親臣之任振而新之在此時矣不可讓也僕
雖庸劣願效鉛刀之割自列于散宜南官之傳以佇觀
公勲庸之焯茂夫此二語者僕常常而言之公亦常常
而聽之今猶在耳也嗟嗟僕欲以此義佐公安知竟以

此得罪耶然僕自謝事別來終不敢以纖芥有憾於公
拳拳一念猶慮公舉措萬一或過則社稷奚賴焉故茲
再述前言以獻于公前其用意區區迂而可笑又如此
韓子曰人臣尚同非國家之利古之君子不盡以同爲
貴也嘗觀宋相韓范富三公在位議政未嘗盡合韓范
于西事大相矛盾富議高郵守事有異范公因漸解去
韓富議濮事終身不合富公老猶惓惓焉故知古之君
子以不一切扶同爲正也僕身已老行將逃禪寂以消
餘景耳駟馬高蓋其憂甚大又豈至借此獻諫希他望
哉惟念公高明慈恕必能終始知我又惟善人能受善
言惟賢者所當責備故敢援筆不休唐突記室以自附
明史竊

趙貞吉四十九卷

三

于士君子之義惟公亮之復有書與張居正曰僕嘗自
謂早歲識公如永叔之服子瞻也晚年視公殆深源之
比安石矣夫虛名沾薄自喜之於沉毅雅度者直霄壤
耳抵家與邑中士人道中朝人物謂之曰我張公者有
留侯之智略具謝公之襟量他日必能殫忠竭思爲我
皇上成太平之美治吾傍檮散自合山林耳無不舉手
遙敬公之舉望殆揭七星之芒寒矣僕歸檢舊書反初
服仰思僊息止五柳村中人物日者誤入九棘三槐中
祇益暴其苦直僂堆耳公應笑而憐之必不棄也必不
罪也僕蝸處護生幸有青眼故人在九天之上撫松鼓
腹安枕卧矣又何患焉歸二年前上崩而拱遂居正當國

萬曆四年貞吉亦卒贈少保諡文肅

論曰趙貞吉亦一瑰奇之士讀其請求真儒一疏晚視
一代之朝紳何英雄之欺人也比及庚戌追念往日告
君之言士有鷹揚之畧能斬胡酋之酋以懸於太白之
旗者何人哉赫赫天朝不得借一管樂於燕齊之小國
真可爲之於邑貞吉自顧其身徒負請纓之志且不免
于荔浦之行豈命也夫迨至入參密勿總攝臺綱已叶
於商王夢養之秋所與共調商鼎者乃在於剛愎自用
之新鄭顧昧師濟之義一以意氣相加遺其去克諧德
讓之風亦已遠矣往昔所稱休休有容之度豈猶愧於
一个臣乎

明史竊

張居正四十九卷

四

張居正字時大江陵人也嘉靖二十六年進士改翰林
院庶吉士諸吉士多談詩爲古文居正獨不屑也潛求
國家典故以與近日時政自取衷之院學士徐階時已
重其爲公輔之器矣留授編修久之遷右春坊右中允
領國子監司業事時高拱爲祭酒拱自負以祿駟受經
師必且相而謂居正材且勝我欲相得已而居正還理
坊事遂遜侍裕邸講讀王數心屬之邸中中貴人李芳
數從問書義頗及天下事甚相善也祿王既即大位邸
中故講臣皆進內閣預機務居正以院學士進吏部左
侍郎兼東閣大學士總裁世宗實錄同知經筵其秋進
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時閣臣六人徐階最爲老

宿居首揆與李春芳皆好折節禮士郭朴陳以勤皆重厚長者獨高拱狠躁而以不容於言路尋引去居正最後拜獨謂輔相體當尊重於朝堂偶見九卿他亦亡所延納深中不露朝士多畏憚之其威望重於他相上疏言六事一日情議論二日振紀綱三日重詔令四日覈名實五日固邦本六日飭武備上褒諭下都院議行疏中皆懷于世宗末年政體日漸陵夷亟欲一振刷之未能也已而拱去而春芳代趙貞吉尋入仕居正下然自負長輩間呼居正張子有所謂朝事則曰唉非而少年輩所解居正內恨不復答而與中貴人李芳謀召用高拱俾領吏部計以扼貞吉而奪春芳政拱至春芳去貞

明史竊

張居正四十九卷

五

吉不能爲拱下亦去一時同事諸閣臣去且盡獨居正與拱兩人在然拱甚狷淺居正已弄于股掌中矣言官先後抗章極論拱拱客言居正實使之拱面斥居正數甚口居正頗亦強笑謝罪而已亡何上晏駕司禮監貴人馮保數爲拱見抑素恨拱遂構於皇后皇貴妃立逐拱而歸相權居正上切冲居正尊上生母李貴妃徽號爲慈聖皇太后徙居乾清宮俯視上主持國秉馮保稍稱肺腑內臣居正加左柱國進兼中極殿大學士上御平臺面諭居正曰父皇昔在御日嘗一再聆德音謂先生忠而高拱邪先生幸自愛悉心見輔居正頓首泣謝自以身輔幼主慨然以天下爲己任政自己出而又慮

朝臣捷已會大計既竣事乃具勅諭請於上召群臣廷飭之勅曰蓋聞理道之要在正人心勸阻之機先示所向朕以冲幼獲嗣丕基夙夜兢兢若臨淵谷所賴文武賢臣同心畢力弼予寡昧共底昇平乃自近歲以來士習澆漓官方剝缺鑽窺隙竇巧爲譖取之媒鼓煽朋儔公事擠排之術詆老成廉退爲無用謂譏諂便捷爲有才愛惡橫生恩讐交錯遂使朝廷威福之柄徒爲人臣酬報之資四維幾至於不張九德何由而咸事朕初承大統深燭弊源亟欲大事其除用以廓清氛濁但念臨御茲始鮮澤方覃銘鏘或及於芝蘭密網恐驚乎鸞鳳是用去其太甚薄示戒懲餘皆曲賜矜原與之更始書

明史竊

張居正四十九卷

六

不云乎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朕方嘉與臣民會歸皇極之路爾諸臣亦宜肅蒞宿垢共襄王道之成自今以後其尚精白乃心恪恭乃職毋懷私以罔上毋持祿以養交毋依阿憚憚以隨時毋嚙啗以塞諛以亂政任輔弼者當協恭和衷毋昵比於淫朋以塞公正之路典銓衡者當虛心鑑物毋任情於好惡以開邪枉之門有官守者或內或外各宜分猷念以濟艱難有言責者公是公非各宜奮議直以資聽納大臣當崇養德望有正色立朝之風小臣當砥礪廉隅有退食自公之節庶幾朝政肅道泰時康用臻師師濟濟之休歸於蕩蕩平平之域爾等亦宜至功名於竹帛綿祿

於子孫顧不美歟若或沉溺故常堅守途轍以朝廷爲
必可背以法紀爲必可干則我祖宗寧與甚嚴朕不敢
赦百爾有位宜悉朕懷勅下百官懷懷居正既當國中
外想望其風采居正一意以其初日所陳六事力行之
首則重考成於部院六科及外撫按凡所奉行章奏各
以大小緩急爲期限撫按不如限部劾之部不如限科
劾之六科不如限則聽系於內閣一日萬幾則欲以一
日行之面毋令廢閣內外官復重久任責成功郡國守
相有異等進延陞慰勞之六曹積有功能拜卿寺轉臺
省有司積穀不如數不得陞遷此其用人行政之大凡
也謂國家大事在農賦役不均難乎爲民盡取天下之
明史稿

張居正四十九卷

七

士田清丈之俸足國初之故額而不爲增減民無通賦
官無重歛用給事中楊言之說清驛傳自兩都大臣及
各省方面悉令就民舟車不得濫及置郵中一夫一馬
用提學御史稽缺之說清學校歲考嚴於沙汰士初試
而隸學官者大邑不能過於十五人虜歲與我互市饒
馬則減民種馬令以其價納歸太僕歲可積金四百餘
萬此又其樽節理財之大畧也居正事取獨斷呂調陽
張四維先後二閣臣雖共事不敢有所持諍拱手受成
而已三四年間弊幾盡剔法紀亦張留都一小閣醉辱
一科臣給事中趙參魯請寔治之論頗激馮保意不悅
居正爲降旨謫參魯于外爲典史臺省中多不平居正

亦自忘其操切而莫之顧也於是戶科給事中余懋學
疏五事皆以諷居正奪職爲民御史傅應禎繼言之引
比王安石杖面戍之濱海御史劉臺極論其事擅威福
自比於太祖時丞相宜亟抑其權勢防僭逆之萌居正
怒甚見上俯伏而泣不肯起上下御坐手掖之曰先生
起吾爲逮臺竟其獄以慰先生臺下詔獄上命內閣杖
之百而遠成之時物議頗繁居正不自安陽具疏爲
辭免杖奪職然心終未慊也陸奉常貽書罵其處諸人
太過居正答之曰公抱超世之識尙未知僕所以肩鉅
承危之心乎古之賢聖所遇之時不同而處之之道亦
異易大過棟撓彖曰剛過乎中當大過之時爲大過之
明史稿

張居正四十九卷

六

事未免有剛過之病然不如是不足以定傾而安國棟
撓而本末弱矣伊周當大過之時爲大過之事而商周
之業賴之以存雖剛而不失爲中也僕以一監儒擁十
餘齡幼主立於天下臣民之上威德未建人有玩心自
僕當事一切以尊主庇民振舉頽廢爲務而疾之者乃
僞爲異說欲以抑損主威搖亂朝政故不得不重處一
二人以定國是以一人心蓋所謂剛過乎中處大過之
時者也吾但欲安國家定社稷耳怨讐何足惜乎上以
師臣待居正所賜御札皆不名稱先生或稱元輔居正
有子嗣修得舉禮部上拔爲一甲第二人謂居正曰無
以報先生功貴先生之子以少報耳居正叩首謝尋進

左柱國太傅上將大婚慈聖將去乾清宮返慈寧諭居
正日我不能視皇帝朝夕恐不若前者之向學勤政有
累先帝付托先生有師保之責與諸臣異其爲我朝夕
納諫以輔台德用終先帝馮几之誼社稷蒼生永有賴
焉資以鑒五金幣亡何居正父卒上聞日遣中貴人慰
問起居而一二阿附近臣於是倡言上冲年未能親萬
幾何可一日無相公遂進奪情之說而居正感矣居正
佯乞守制顧露意於馮保言上固留之於是院部臺省
官皆上章請留居正益無意於奔喪而感戴甚請不造
朝青衣角帶入閣理政上大婚被紫纓玉以從事百官
稍以不敢言翰林院編修吳中行檢讀用賢刑部員

明史稿

張居正四十九卷

平

郎艾穆主事沈思孝咸具疏請居正回籍終制進
鄒元標則極陳居正以元宰而首啓人倫何以師表
天下且其人學倫刑名無所利於社稷用深刻之吏沮
傑之才遺其親能忠其君者未之有也諸臣疏入上
旨下旨廷杖之獨中行用賢奪職去餘三人皆謫成居
初自負其行政久得君專朝臣無敢難之者及于論
者紛紛遂益思以威權劫之無所顧忌已而人言稍定
始乞歸葬其父上允之撫諭之曰朕不能舍先生恐重
傷先生懷雖然國家事重朕將何所倚先生葬父畢幸
即還朝論內閣臣調陽等有大事毋得專決仍馳驛之
江陵聽張先生處分命司禮監張誠供張郊外錢之百

官以班所過藩臬守巡檄使持庭參吏部尙書禮臺使
者趨迎爲前驅巡撫都御史陳瑞郎陽都御史徐學詩
皆乘素輿與來會葬既畢葬而兵備憲臣與分守闔帥
請大開居正欣然許之服上所賜繡蟒以御大出其金
幣勞賜加等時遼東奏捷上復使使馳諭居正定爵賞
居正爲條列以聞而大學士調陽累疏乞休矣比還朝
道經襄陽王出候折簡邀宴居正不欲執臣禮辭不入
王強而後可於是直入至偏殿具賓主而出過南陽唐
王亦如之抵京百僚班迎入朝上延之平臺予假十日
而後入閣巡按御史趙應元以未會葬請告居正之門
客僉都御史王篆要脅其長陳煥論紕應元斥爲民戶

明史稿

張居正四十九卷

平

部員外郎王用汲疏煥阿附權臣且言上今春秋漸盛
自宜獨攬乾綱不宜委政於衆所阿附之元輔何者威
福者陛下所當自出也一寄之人不謂之旁落則謂之
倒持矣居正怒甚疏言向者劉臺爲專擅之論今者用
汲造阿附之言皆人主之所深疑也小則使臣冒大嫌
而不自安大則使臣中奇禍而不自保此孔子所以惡
利口大舜所以疾讒說也臣是顧命大臣義當以死報
國雖赴蹈湯火皆所不避況于毀譽得喪之間皇上不
用臣則已必欲用臣臣必不能枉己以徇人必不能違
道以奉臺省紀綱必欲振肅朝廷法令必欲奉行奸
宄之人必不敢姑息以撓三尺之公險躁之七必不敢

引進以壞國家之事如有捏造浮言欲以榮惑上聽紊亂朝政者必舉祖宗之法請于皇上而明正其罪此臣之所以報先帝而忠于皇上之職分也上從居正言奪用汲官斥爲民而且累百餘言褒美居正戒飭言者辭是大小廷臣人人俛首傾事居正無敢有出一語者矣上漸備六官宣進太倉金錢居正乃令戶部具列萬歷五年及六年賦入之數而以出數比之常溢進陳御覽且言近日考成之法行徵解不虧顧今江南北民窮甚河南水災輔早徐宿間民屑榆皮爲粥賑之不可緩乞皇上首樽節于宮中服御可省者省之賞登可裁者裁之至于布施以惠緇黃孰若寬恤百姓存活億兆功德

明史竊

張居正四十九卷

三

九天也上爲首肯蠲貸詔時下而江南貴豪間多狡避不肯完賦於是選擇大吏精悍者嚴行督責民怨尤甚居正服除上賜白玉帶一圍大紅坐蟒盤蟒各一襲時當會試子懋修敬修與四維子甲徵皆中式而敬修狀元及第南京兵部主事趙世卿上言時政不便數事陰詆居正居正怒欲譴之吏部尙書王國光曰譴之是成其名也國光請爲公任怨出世卿爲藩國長史尋大察去之先是論居正者穆懋孝元標等已遠成國光皆中以考察之例杜不得再用主御史復以他事追坐劉臺誦遠戍尋鳩死其昏諂若此人已知其不久矣上初即位馮保朝夕視起居擁護提抱差有力焉小所并裕輒

以聞慈聖而慈聖素海上嚴切責之甚苦且曰內庭可矣即使張先生聞之奈何於是上甚嚴重居正而馮保意自得所以事上不能一切從順上漸長而厭之時上左右用事皆貴幸而不甘保之見凌居正皆請於上削爲淨軍因勸上戒遊宴以重起居專精神以廣制節賞資以省浮費却珍玩以端好尚親萬幾以明庶政勤講學以資治理上迫於太后不得已皆報可於是左右所親信而他失馮保意者所餘無幾矣居正當上初嘗言古君人治亂之事而條治者八十一亂者三十六應陰陽之數繪爲圖以俗語解之使易曉名曰帝鑑圖說上之至是復屬儒臣記高皇帝及列聖寶訓實錄分類

明史竊

張居正四十九卷

三

而成書凡四十款請以經筵之暇進講又請立起居注紀上言動日命翰林臣四員入直應制備顧問上優詔褒予滿十二載加上柱國太傅疏辭上柱國時視四維等若不屑與稱察察四維等事之逾謹而居正則亦已病矣四閱月不愈盡百官爲祈禱遼東復以大捷聞進太師尋卒上爲輟朝數日贈上柱國諡文忠於是四維始爲政而事漸變矣上故所幸中貴人張誠見惡馮保上不得已斥之外於是復入遂悉以保與居正交結恣橫狀聞上且言其珍玩寶藏踰於天府上心動於是執保誦爲奉御居南京籍其家得金銀百餘萬兩珠寶瑰異以萬計上以是益心豔居正疑其贏積當過於保而

是時言官新進者益務攻居正御史楊四知語尤峻上於是始奪居正上柱國太師兼太子太師再奪諡而王篆王國光諸人皆以次斥削朝班幾爲一空吳中行趙用賢鄒元標等皆召還遷秩有差劉臺贈光祿少卿四維知海內之怨居正深一切務爲寬大以收人心而法度漸廢弛矣居正故構遼王見廢遼王之妃止疏辯寃且曰庶人庫中金寶萬計悉人居正府蓋讐語也上命籍其家居正諸子則已先焚毀其奇貨珍物籍得黃金萬兩白金十餘萬兩敬修自經死詔留田千畝贍其母言者益藉藉上復勅法司盡削居正官秩戍其弟都指揮居易及其子編修嗣修

明史稿

張居正四十九卷

論曰孔子稱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嗟夫矧其有才不逮周公者哉張江陵不可謂非一救時之宰相也內擁六尺之孤外秉國鈞之重太后信之主上任之攝行天子之事當其時以視周公之昔日於成王也非異人任然而二三君子至有相率而詆其擅權者何哉嗟夫人主而能剛明獨斷也宰相安所用權哉使值幼冲之主而權不歸於宰相豈必旁落於閹寺宮闈嬖倖也而可乎故宰相不可無權要在有權而不自用耳方周公之初執政天下之權蓋亦不盡以自收是以管蔡得流言以間其政也故其詩曰風雨所漂搖予惟音嘒嘒及管蔡諫而後權歸於周公周公

一其權而不以自用其權也故其詩曰公孫碩膚赤爲几几洪範之書曰無有作福無有作威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反無側王道正直夫以無作威福之心威人福人之權要使人無有偏黨反側而已者周公是已故夫江陵之所以敗失不在收權任事在于有權而自用之以行其私一失爲奪情再失爲自貴其子弟二三宰輔雖曰托同寮而陪後乘反不得與末議而有短長其所與同心而闢天下者又皆貪夫儉王若王國光王篆之屬則又假江陵之權以各行其所私棄仁恩尙奔競公忠正直之士驟驟無有儀氣積禍怨之極惡得無敗哉然秉闢十載天下井井則亦收權之明効也雖然江陵之世王大夫之所爭讓而懼不得當者惟臺閣數年以來當軸元老一切過爲謙讓自願無權士大夫之所顧慮而懼不得當者惟闕宦於平權在臺閣綸可言也懼在闕宦不可言也若徒鑒于江陵之所以敗而分其權於闕宦俟幸則將焉用彼相哉

明史稿

張居正四十九卷

三

明史竊卷之第七十二

道學傳曹薛吳陳胡列傳第五十 東莞尹守衡著

道學傳蓋始於宋史云史爲濂洛明閩諸大儒相與推明孔子之道故特表異之粵稽史記太史公雖未聞道然作孔子世家又爲七十弟子作傳未爲不知尊孔子是時秦火之後申公胡毋生諸儒講論六經乃又列爲儒林老聘與孔子同時孔子見之學禮稱之猶能太史公以與莊子金刑爲傳不得同於孔子蓋古之儒者出於云入乎儒者爲吾孔子之徒出乎儒者如老子則與吾儒之道學不共席而談也其後釋氏入我中國後進之士爲吾徒者往往竊釋之似以亂吾真遂與吾道中明史竊

曹端五十卷

分魯韓愈氏出乃復辭而闢之原道一論如日中天而古之爲儒者醇與疵亦自有分矣有宋諸大儒後先迭出講學之風雲蒸霞爛上接洙泗之真傳於是道學之名始彰道學傳所以特標於宋史而異於前史也爰及胡元儒而夷矣迨我明興於是曹月川先生倡起龍池河津繼之兩先生固肫肫古之儒與嗣是而胡敬齋陳白沙陳布衣王陽明三四君子今皆推爲當代大儒門弟子衆亦多名家余故本宋史而爲道學傳使後學尊孔氏者亦知有所師承云爾

曹端字正夫龍池人也端五歲隨父歸一老人出見河圖洛書還畫地質父父異之父呼群兒語曰吾九歲失

怙恃零丁孤苦又值元末兵戈擾攘教死不贍奚暇詩

書聖賢之道冥冥如夜行爾爲我讀書歸言於我我願

行之諸子拜對曰端也可乃命端學十歲通孝經語孟

學庸諸書十一讀尙書十二讀詩十三讀禮記十四讀

周易十五讀春秋十六盡讀通鑑綱目周禮儀禮諸子

百家書十人補諸生爲父著書夜行燭其言一在於破

愚俗正人心其大指歸本于禮教邑民故多信淫祠會

端受攝龍池儒學事上書于令懲毀之永樂六年舉于

鄉明年會試乙科第一人授霍州學正或言冷官非其

好端曰不然古人惟教學半余得是除臺其溫故尚可

知新至霍則與白雲先生同升講席白雲先生先是霍

明史竊

曹端五十卷

二

人請爲賓師聞端至避席去端命諸生敦請與論答甚相合諸生幸甚白雲先生語諸生曰學不厭教不倦怒不遷過不貳曹夫子之盛德也其知古今之宜達事變之節尊所聞行所知區區莫能及之古云經師易得人師難道諸生今得人師矣由是諸生悚勵四方來學日衆其學一以聖賢爲的其教使人易知易從霍人高交質諸人曰吾聽曹先生講話機可以忘食寒可以忘衣張方岳行部端出迎不拜張臨之暴甚已廉其學行執端手曰吾今日乃知曹正夫也大書廉靜二字旌之入遂稱廉靜先生居十年內數歸龍池其冬復丁歸一老人一守文公家禮以襄大事廬墓四年諸生復就墓

次而來學服闋調補蒲州而州知府郭履造焉問政端曰其公廉乎古人有言吏不畏吾嚴而畏吾廉民不畏吾能而畏吾公公則民不敢慢廉則吏不敢欺晨拜手受教蒲人馮祥嘆曰我自見月川先生聞一言則行一言見一事則行一事二十二年考績蒲霍諸生爭上章保留霍先至遂復任霍州端切喜觀太極圖自作川月交映圖擬太極因號月川子故學者常稱月川先生端曰學欲至乎聖人之道須從太極上立根腳刻苦讀書座下兩足所着磚皆穿嘗曰理無定在惟勤則常存心本活物惟勤則不死又曰端弱而學儒苦爲流俗異端所困後數年方漸脫之放之而至于正之歸然尙爲

明史稿 書端五十卷

三

科舉之學廢之自強以來潛心理學初若駕孤舟而泛煙海渺茫瀰漫傾洞浩瀚莫知涯涘慌忽艱甚省久之逮知命而後方知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焉性卽理也理之別名曰太極曰至誠曰至善曰大德曰大中隨意取名不同而道則一而已六經四書之後闡明開示至當歸一之論惟濂洛關建大儒真得孔孟宗旨晚年自稱伊洛後學身任斯道力行躬推教于人進講諸生雖隆寒盛暑不冠帶不相見或有扣問夜必與食必輟其勤引俯就類此教官二十七年宣德九年卒于官年五十九葬于霍蒲霍澗池皆立祠比關里河東薛瑄贊其像曰質純氣清理明心定篤信好古距邪開

正有言有德以淑後人美哉君子光輝日新端著述有四書詳說性理文集周易乾坤二卦詳義太極圖說西銘通書述解孝經述解儒家宗統家規輯畧存疑錄拙巢鳴等書大司馬彭澤曰我朝道學之傳斷自澗池曹月川先生始白雲先生霍人李德也篤學好古有悍客慢携女樂造其家去德鑿地數尺易以新土曰祖宗遺留第宅而被女樂汚之不孝所致也月川最高其行誼歲長子如五有孝行正統元年霍州節判范禎舉賢良方正不就也

薛瑄字德溫山西河津人瑄年十二能詩賦稍長從講高程張朱書嘆曰此道學正脈也盡焚詩賦潛心理學

明史稿

薛瑄五十一卷

四

薛瑄字德溫山西河津人瑄年十二能詩賦稍長從講高程張朱書嘆曰此道學正脈也盡焚詩賦潛心理學得輟起燃燭疾書今所傳讀書錄是也永樂十八年父賁教諭鄆陵因補鄆陵諸生舉河南鄉試第一明年登進士第適外艱宣德二年授雲南道監察御史出監湖廣銀場筭中止一性理大全書自隨正統元年初設提學憲臣瑄出僉事山東臨校諸郡日與諸博士弟子員親講解山東士人咸呼爲薛夫子瑄爲御史時三楊求一識面不可得三楊故重之瑄振問西楊吾鄉誰可爲大臣者西楊以瑄對召入爲大理寺右少卿久之振語而楊薛少卿何久不相見兩楊知瑄之與李南陽善也語賢諷瑄詣振謝瑄曰原德亦爲是言乎受官公明拜

爲私室吾不爲也一日會議東閣公卿見振皆拜一人
霍立振知其爲瑄也詣瑄前連揖佯謝罪內甚銜之振
瑄王山私一武夫妾欲娶之武夫妻持弗肯予武夫本
病死山令妾以毒殺誣妻坐妻死獄具瑄駁還之都御
史王少誥事振劾瑄受賄背律出人死請廷鞫振喜曰
是固應死竟坐瑄死繫獄瑄怡然曰辯冤獲咎吾死何
恨手持周易讀不輟已得大臣申救免歸田十四年給
中程信薦起爲大理丞分守北門禦虜景泰元年總
督潘轉餉貴州尋陞南京大理寺卿御史劉孜奏瑄
粹學飭躬進無所求退無所累實君子之儒不宜置之
閑秩乞召供館閣之職俾講學輔導必有裨益上曰內

明史竊

薛瑄五十卷

五

國係朕簡任非人所得薦者不許太監金英奉使自南
京還言於朝曰南京好官唯薛卿耳四年秋召入爲大
理卿裕陵復位以禮部右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內閣是
年主考禮闈五月轉左叢見曹石尊用事嘆曰君子見
幾而作豈俟終日乎遂引疾致仕去歸路糧絕哺西餽
未食子愠之瑄笑曰我雖困而道自亨也家居談道四
方從學者日衆常以程氏教人居敬窮理接引後學瑄
日存心端坐即是居敬或讀書思索道理或處事求當
否卽是窮理又曰頴子終日不違如愚喋喋多言而能
存者寡矣瑄沉靜簡默講學貴實踐不尙辭說嘗曰自
朱子後性理已明不必復著書程明道許魯齋未嘗著

作而言道統者必歸焉有讀書錄二十卷皆躬行語瑄
曰讀書不體貼向自家身心上做工夫雖盡讀古今天
下之書猶無益也平生一字不輕與人一言不輕許人
笑不輕假人我朝道學瑄與曹端不立門戶皆所謂
躬行君子也瑄天順八年卒年七十三諡文清隆慶五
年從祀孔子廟庭

吳與弼字子傳江西崇仁人也父溥爲國子司業事連
文君永樂中爲翰林修撰與弼年十九見伊洛淵源錄
至程伯淳亦有攬心喜曰審如是吾亦可學爲聖賢
遂去舉業謝人事獨處一小樓日取四書五經先儒語
錄潛心玩味足不下樓數年每至精思冥會之極文王

明史竊

吳與弼五十卷

六

孔子朱子夢寐中常見來相訪中年家益貧衣食不給
風雨不蔽躬親耕稼手足胼胝非其道義一介不取四
方來學者約已分少飲食誨教景泰七年冬御史陳述
薦于朝詔撫臣韓雍禮聘未起會天順改元召亨謀於
南陽復疏薦上問南陽與弼何如人對曰與弼儒者高
蹈古昔明王莫不好賢下士皇上今聘與弼實聖朝威
舉上曰善卿草勅加束帛遣使聘劾曰朕承祖宗丕緒
求賢圖治亦有年矣永惟勞於求賢然後成無爲之治
樂於忘勢乃能致難進之賢聞爾與弼潛心經史博洽
古今蘊經國之遠猷抱致君之宏略爾乃嘉遯丘園不
求聞達朕眷懷高誼思訪嘉猷企望丰儀以資啟沃夫

古之君子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而獨善自安
豈其本心諒爾于行藏之宜處之當矣今特遣行人曹
隆詣爾居所徵爾赴闕仍賜禮幣以表至懷其惠然就
道以副朕翹待之意與爾開命以亨薦不欲仕赴闕謝
恩賢言于上特授左春坊左諭德更賜銀幣與爾疏辭
上降旨曰幣以將誠官以命德禮非過也明日召見文
華殿上曰朕重卿學行特授官僚煩輔太子對曰微臣
草茅賤士年二十嬰疾日加虛怯以是不能出仕非有
高世之心不意聲聞過情爲當道論薦聖明過聽龍書
束帛天使造門微臣不勝感愧力疾來謝皇上厚恩臣
年已六十有八矣老疾衰朽之人實不能供職上曰宮

明史竊

吳與弼五十卷

七

僚優閑不必辭對曰朝廷之職臺諫之次官僚爲重上
曰官僚亦衆不專勞先生賜文綺酒米遣內臣牛玉送
至館上顧謂賢曰此老非迂濶者務令就職與爾復疏
辭至再上每降旨勞勉與爾遂稱病篤留邸兩月上復
命南陽往諭上意與爾固辭上乃許之復召見文華殿
與爾疏陳十事上遣行人王惟善送歸賜勅慰勞曰朕
惟自古英君誼辟莫不好求賢士以臻治理故復位以
來深思先務莫急於此聞爾與爾懷材抱道嘉遯林泉
特遣行人齎捧書幣造廬徵聘爾乃惠然肯來深慰朕
懷欲煩輔導東宮特授春坊諭德爾以衰老固辭朕堅
意不允留之數月病勢不已乃知本心非不欲仕第以

不能供職故耳於是特允所辭且以嘉猷賜朕足見忠
愛之誠仍遣行人送遣故里賜以銀幣用表至懷復命
有司月給米二石以資供膳爾其優游桑梓安身樂道
以度退齡倘精力未衰尚其無忘纂述以繼前賢輔教
濟世之意與爾既辭歸嘗嘆曰宦官釋氏不除而欲治
天下難矣必除之吾可出講學多舉伊洛成語勇於擔
荷性故剛毅蔡明道之和易力疾渾融陳公甫就學時
見康齋晨光初動手自矚毅厲聲責其子曰秀才恁地
懶惰只此如何到伊川門下又如何到孟子門下動欲
稱慕聖賢若此嘗病未末箋註繁蕪故不輕於著述卒
年七十九清江有陳海雍號龍潭老人潛心古學遜世

明史竊

吳與弼五十卷

八

無悶康齋雅敬重之白沙嘗以周易疑義質康康齋
曰過清江可叩龍潭老人白沙如其言往謁過龍潭雨
中笠笠出乃延至家與之對榻宿辭析疑義白沙
嘆服而去龍潭語兒輩曰吳康齋非愛我者
陳獻章字公甫新會人年二十舉于鄉再試南宮不第
聞吳聘君講學臨川發憤往從之時年二十七居半載
遂歸閉門盡討群書忘寢食三年已而曰雜矣棄書不
觀習靜于玉臺山中又三年已而曰偏矣於是築室白
沙聚徒講學其學以自然爲宗其教使人去耳目支離
之用全虛明不測之神海濱人初聞之駭爲禪而獻章
名日益盛門人日益親成化三年復遊太學祭酒邢讓

試和楊龜山此日不再得詩大驚異以爲真儒爲延譽公卿聞而獻章名震京師矣門人初就獻章所居里稱白沙先生於是天下人無不知有陳白沙者羅整庵莊定山兩人當世名士與獻章結道學交而給事中賀欽聽獻章論學解組相從進士姜麟奉使貴州特迂道至白沙請見出語人曰吾聞人多矣如先生者耳目口鼻人也所以視聽言動者殆非人也人問之曰活孟子活孟子王寅廣東布政使彭韶巡撫都御史朱英先後疏薦于朝請以聘吳與弼故事起之而吏部言獻章乃聽選監生非隱士比移檄徵至京師令就部試獻章辭以舊疾轉增卒不就試懇乞終養其疏曰臣父陳琮年二

明史竊

陳獻章五十卷

九

十七而棄養臣母年二十四而寡居臣遺腹之子也方臣龉時無歲不病至于九齡以乳待哺非母之仁臣委溝壑久矣臣生五十有六臣母七十有九視臣之哀如在襁褓天下母子之愛雖一未有如臣母愛臣之至愛臣之深者也臣以母恩無以爲報而臣母以守節應例爲府縣所白已蒙聖恩表厥宅里是臣以母氏之故荷陛下之深恩厚德又出於尋常萬萬也願臣母以貧賤早寡俯仰無聊殷憂成疾老而彌劇使臣遠客異鄉臣母之憂臣日甚愈愛愈病愈憂愈病相仍理難長久臣又以病軀憂老母年未暮而氣則衰心欲爲而力不逮夫內無攻心之疾則外不見從事之難上有至仁

之君則下多曲成之士惟陛下以大孝治天下以至誠體萬物察臣初年願仕之心憫臣久病思親不能自已之念放臣暫歸田里日就醫藥奉侍老母以窮餘年俟母養獲終臣病痊愈仍前赴部以聽試用疏入明日授翰林院檢討詔令親視疾愈仍來供職獻章歸至南安太守張弼與獻章素相重問曰先生學康齋者康齋赴召不受職先生竟受不辭何也獻章曰康齋先生以布衣爲石亨所薦以故不受職求觀秘書冀得開悟主上惜時相不悟以爲實然言之上令受職然後觀書殊戾康齋意康齋遂去獻章以聽選監生薦始終願仕故不敢虛辭以釣名自後屢薦不出翰林張元禎就獻章

明史竊

陳獻章五十卷

十

問學獻章曰夫學至無而動至近而神虛其本也致虛所以立本也答之詩曰寄與了心人素琴本無絃與漉雨詩曰君若問鳶魚鳶魚體本虛我拈言外意六籍也無書或勸之著述曰伏羲著述數畫耳况畫前元有易乎獻章風韻自足動人入學情紳無不造詣請教雖中官繼流島夷宣慰欣在下風好縛禿筆作壁窠大字出一幅人爭寶之家居寄道味於吟詠嘗與林光書曰舞雩三三兩兩正在勿忘勿助之間便是鳶飛魚躍盖其所自得者在此門人賀克恭嘉魚李承箕增城湛若水南海張詡東莞林光此其燦然者也宏治十三年卒年七十有三萬歷初從祀孔子廟庭

胡居仁字叔心餘千人也居仁年三十始棄舉干業從游吳康齋之門久之學有進益喟然嘆曰吳草廬言人三十年前好用功阻學者進路居仁三十後工夫方親切張橫渠三十後才遇二程孔子言三十而立則後回工夫更多隱居梅溪山中聚徒講學自號敬齋曰心具衆理主敬則心常存常語學者曰天下古今共此道理大用之則大治小用之則小治小失之則小亂大失之則大亂誠者爲王假者爲霸竊者爲姦未有捨此而能濟者儒者只是順其自然之理而已尤遠於春秋曰春秋天理之準的乃孔子之行事讀春秋便見君是君臣是臣父是父子是子長是長幼是幼夫婦朋友中國夷狄截然各止其所今之學者祇從父子君臣夫婦長幼

明獻竊

胡居仁五十卷

上

朋友上求道方是真實道理處家庭如在朝堂對妻孥如對嚴賓居喪骨立非杖不能起三年不入寢門學求爲己不求人知謹于居室嚴于幽獨日有課程記一日之行事以寓存省鵲衣簞食晏如也其詩曰終日觀書聖賢在目終日言談不及利祿若使稊稊弗生何愁五穀不熟其進學箴曰誠敬既立本心自存力行既久全體皆仁舉而措之家齊國治聖賢能事此其畢矣所著有居業錄是時吳康齋以道學大鳴於世受知朝廷然康齋未死後學多遺言居仁闇然自修布衣終其身入以爲薛敬軒之後粹然一出於正者居仁一人而已萬

歷初從祀孔子廟庭

論曰吳康齋以臨川一布衣宰臣推轂行人致幣天子虛左斯不亦桓榮稽古之力乎江門以簾溪光霽倡起海濱餘干以程門一敬開門講授今之尊孔子者進二氏而祖豆之二先生皆出于康齋之門者也乃康齋反不得入廟于宮牆之列何耶故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番禹張贍之知撫州也康齋訟弟求田公庭囚首天倫已薄講學矣神何怪乎張廷祥之上告素王而按兵以待也今君子故無稱焉然康齋能以道學名豈乃父爲太學名師或得之廷訓者深乎

明史竊

胡居仁五十卷

上

明史竊卷之第七十三

羅陳賀莊張列傳第五十一

東莞尹守衡著

羅倫字葵正永豐人成化二年進士第一人授翰林院修撰會大學士李賢遭喪詔奪情起復倫勸請終制賢不從疏于朝乞令準富弼故事終喪劉珙故事言事以爲賢于天下事知必言言必盡雖不起復猶起復也陛下於賢言言不聽計不行賢雖起復猶不起復也願陛下行孝於賢爲萬世大君令賢盡孝于親爲萬世大臣疏入詔倫狂矣落職提舉泉州府舶御史陳選等交章留不報編修尹直引文彥博待唐介故事請賢留倫賢曰路公市恩歸怨朝廷賢不敢賢當國諫臣岳正張寧明史竊

羅倫五十一卷

王徽王淵等竄斥不遺餘力御史楊琨於是則倫弁乞追復徽等原職以作士氣賢票旨責琅朋比於是天下益薄賢而倫直聲震天下賢卒之明年文毅公輅入閣召復倫官改南京尋以疾辭歸築室金牛山閉門講授時與白沙論學往來垂十年卒白沙咏太玄洞詩曰太玄在何許乃在金牛麓綉壁不可援丹房我當宿洞門俯深幽來者秉明燭呼童烹金熬膏此千丈木倫性直懇與人言竭底裏剛腸疾惡結紳多忌之然慷慨樂善少嘗訪友嚴寒單衣不可忍上牀擁衾危坐友人解衣衣之歸遇乞人僵于途解以覆之去既登第欲做古義田贍族人力不足有司欲助之堂食錢貽書責之不

受也故事京官皆資隸薪錢倫却之白寮友曰此東里誤也東里誠憂祿不足乎以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輔其君天下且家給人富況仕者祿乎八口之家百畝之田五畝之宅生有道用有節老者衣帛食肉少壯免於饑寒而且保助隣里親戚成况據四海之富哉乃率百官苟且近利蠹士心虧國體汚蟻聖化君子是以惡乎作俑者矣客晨至留飯妻語子曰瓶罄矣子告倫倫曰之旁舍干之比舉火日近午曠如也平生不受饋遺隴畝自給學者稱一峰先生正德十六年追贈左春坊左諭德諡文毅陳白沙先生曰倫之必爲君子不爲小人較然矣如倫才少貶狗人雖欲窮賄其身寧可得邪以其所

明史竊

羅倫五十一卷

學進說于上世目爲狂何怪也孟子曰豪傑士無文王猶與倫今所謂豪傑非歟又曰倫不及志其青天白日足稱云章楓山曰一峯分明曲肱飲水浮雲富貴之意又曰一峯氣魄大感動得人

陳真晟字剝夫人稱陳布衣莆田鎮海人也晚居漳南之玉洲遂爲漳人生而骨格高聳神氣肅清望之非塵埃中人初治舉業赴省試聞有司防察過嚴無待士體走歸棄科舉不事務求聖學真傳以大學爲爲學次第主敬爲大學基本主一爲主敬工夫語人曰大學誠意爲鐵門關難過主一二字乃其玉鑰匙也天順二年詣闕上程朱正學纂要其書首採程氏學制次採朱子論

說補正學工夫次作心學二圖次言立明師補正學諸
皇儲隆教本數事以終上文圖說之意書末上疏乞先
召見陳其說不報及書上下部看官隔學部事者不知
其說云何目爲迂儒寢不行其二圖一著聖人心與天
同運一著學者心法天之運蓋始斯主敬使一動一靜
互爲其根即致知誠意之事是始學之要也固不外此
一圖終則致立而動靜相明達公溥即知至意誠之
事是聖功之成也亦不外此一圖而自始至終則皆不
離乎敬焉自伏羲畫卦示精之義以是欽傳之舜舜
以是恭傳之禹禹以是精一傳之湯湯以是日躋傳之
文得熙武執競周公待旦孔子博約孔子傳之顏心齋

明史稿 陳真晟五十一卷

三

曾一貫思尊德性孟求放心及王氏沒失傳千餘載至
周程張朱氏出然後此學大明及朱氏沒而後學者由
宋元學校雖皆用程朱之書而取士又仍隋唐科舉是
以士視此心學爲無用故多不求而又失其真傳焉今
幸聖明崇重聖學學校採程朱之說而用之則心學之
傳可以繼朱氏矣已而因讀提學憲臣頒行勅諭教條
以爲學校雖崇正教而科舉不定正考教不行也復採
勅諭要語參以朱氏實學私議作正教正考會通定考
德爲六等考文爲三等第爲長書告當道諸君子諸君
子竟不能推行其說是時吳聘君名方重於世真晟欲
以所學就正之貨其家直得五金聘兄子一人行戒之

我死即瘞于道題曰閩南布衣陳某墓足矣行至江
南張廷祥止之宿扣其學大加稱許曰元禎敢借謂斯
道自程朱以來惟先生得其真許魯齋吳草廬亦未
遠如與爾者不可見亦不必見也遂歸布衣平生不爲
文字之學甫人家誦誦戶詩書自布衣爲學而儒術始
正陳白沙普與布衣訂武夷之遊不果白沙深念以爲
窮壤百年而欠一會云何布衣卒白沙聞之語人曰陳
刺夫者吾聞其學術專一教人靜坐此尋向上人也可
惜此學寥寥世間無人整頓得起士習日見頹靡殊可
憂也布衣卒年六十四郡守彭桓表其墓曰大明關下
兩上書補正學泉南布衣陳先生墓

明史稿

陳真晟五十一卷

四

賀欽字克恭其先世居定海後以戎籍隸遼之義州衛
遂爲遼西人欽幼岐嶷稍長從習舉業心輒不自滿日
學止如是耶後讀近思錄因大省悟曰作聖之功端在
於此成化二年舉進士爲戶科給事中見陳白沙論學
嘆曰至性不顯齊藏猶靈世卽用我而我奚以爲用卽
日解官去執弟子禮欽言論初甚侃侃白沙誠之曰子
鋒芒頗露務養使深沉和平斯爲美耳欽受教自是人
飲其醇既別白沙歸聞山樸小齋肖其像事之夙夜讀
書其中隨事體驗覺無要領白沙貽之書曰爲學須從
靜中坐養出個端倪來方有商量處於是沉味斯旨杜
口不出者十餘年有來學者則謝之曰學者君子之爲

已教者聖賢之餘事自治不暇何暇及人久之與道日親從游日衆始內履焉其教人一以躬行爲本文章政事次之人於是始知有爲己之學弘治改元大學士劉吉薦授陝西參議撫治商洛兼分守漢中時欽以母老不欲出顧自喜日時其泰乎吾雖不能出而天下賢才當見用矣踰月母沒而部檄適至欽上疏曰臣家居今二十餘年矣調理病軀奉養老母中間疾病有間供養有暇則指引後進之蒙士勉以爲己之正學幸成良材得爲世用亦微臣圖報之萬分也臣終身志願不踰於此茲遇皇帝陛下丕紹洪基光臨大寶一心清明庶政脩舉內閣大臣承順德意薦舉人才臣之恩讎誤居首

明史竊

賀欽五十一卷

五

列蒙恩收錄不次超擢就使高蹈遠引之士處此亦當出爲世用况臣素懷犬馬報效之心者耶但當是時臣之舊疾未全愈臣母病卧漸危篤臣寔孤子無他兄弟方欲陳情辭職乞恩終養而母以四月二十六日故矣沒方浹辰而勅諭下臨收涕易服出迎拜受感激悲愴莫能爲心緣臣當日在科歷俸不過年半計年較勞殊爲淺薄驟陞方面義實難安敢瀝悃誠冒干天聽伏乞聖慈收還新命使臣仍以舊職養病守制他日終喪幸而疾愈敢忘天地之恩而不圖犬馬之報耶雖然聖主難逢病軀難保誠恐一旦身先朝露則報恩之言徒成虛語九原之下能瞑目之是臣身之不可言禮以進

言則不可不及時而進也安敢拘拘守居喪不言之禮節而默然以失千載難逢之機會也耶疏陳四事一日以處內官西日與禮樂以化天下大都言經筵勸諍之官所謂師友之臣當求真儒以充其任不宜苟以俗儒充其間檢討陳獻章誠當代之大賢宜以非常之禮起爲或任之內閣使參大政或任之經筵使養君德內官不可使之預朝政出鎮地方近日王振曹吉祥諸人之覆轍宜鑒曾道倡優充塞朝野維皇之禮教當與教坊之俗樂宜革厥凡萬言奏入報聞後照閣薦引相屬不復起矣隱居醫閭山下號醫閭山人并弔喪問疾不

明史竊

賀欽五十一卷

六

出日與友生遊釣凌溪徜徉卒歲教人隨自小學始曰不願讀小學者無留館下於是小學之教盛行鄉邑嘗言迂鄙之見竊慕許魯齋學朱文公從癯掃應對循循而進爲務實爲己之學在吾門者幸相信從如子路於孔子之言多是不信使其能信願安有事衛輒之失哉又曰聖賢處下的方子人肯將去醫病無不效者有門生衛路失容輒責戒曰爲學須躬行小小禮儀遵守不得更說甚學有燕居不冠者曰自古曾有因首聖賢耶欽性篤實非禮弗履身範時俗不言而躬行故言出西人自信服之正德四年逆瑾括田東人驚恐城中亂卒焚劫然率相戒毋入東街驚賀黃門巷中人扶欽往諭

衆卒羅拜泣曰吾父也遂解散待罪城中不傷一人有
邊將誘殺夷虜報功見欽卽自吐服曰他人可欺先生
不忍欺也欽卒鄉人祠之凌溪釣臺子士謐欽在黃門
時士謐方鼓齒白沙過欽士謐能知兩翁意見輒呼曰
我老先生來矣白沙坐置膝前比長有書與白沙論學
白沙大稱許曰恨生不生南海有疑相與對面折衷之
後舉于鄉至京陳王政十二事不報辭歸終身不仕白
沙嘗勸欽讀佛書欽不答士謐奉書統辯白沙亦不報
增城湛若水問焉白沙曰欽篤信謹守人也別三十年
其守如昨又問白沙曰吾子不聞程子六謹禮者可令
讀莊列之說乎若水出而嘆曰甚哉大道之難明以行

明史竊

莊景五十一卷

一

也崔銑曰賀克恭篤行淵雅管幼安之流亞

莊景字孔陽直隸江浦人也年十一里選爲諸生十三
考冠諸生受月廩時稱奇童成化二年進士改翰林庶
吉士授檢討與陳白沙爲道學賓友憲廟欲設上元齋
山燈令史館賦詩景與編修章懋黃仲昭三人不奉詔
同上疏諫三人皆外謫而景得桂陽州判官給事中毛
弘御史陳莊等論救改南京行人司左司副尋值二艱
歸隱定山不起王三原欲爲葺其敝廬辭曰景平生不
欲費人其天性也景持身則慕伊川接人則慕明道白
沙甚高其人品寄之詩曰影響驅馳等是勞風流今古
幾人豪但聞司馬衣裳古更見伊川帽桶高景性最豪

於詩數晚一世詩有放翁橫逸康節理趣與白沙詩嘗
往來而未嘗與白沙問學然其立論有曰天生聖賢將
爲世消計也或裁成以制其過或輔相以補其不足孔
子之於六經朱子之於傳註喚醒聾瞶所以引其不及
者矣今世降風移學者執于聞見人耳出口至于沒溺
而淪胥之者非制其過可乎或曰景殆聞道者也弘治
七年上以後軍都督府經歷周廣榮薦特旨取之應天
巡撫鄒御史何鑑詣定山勸駕先是冢宰王恕大司寇
張璁鄒御史虞璣御史朱德督學王鑑知州萬本薦引
相屬部檄累下不肯起大學士丘濬嫉之語人曰引天
下士夫背朝廷者景也吾當圖必殺之及是景乃幡然

明史竊

莊景五十一卷

八

出應命曰吾承特召而不行罪可誅乎大學士徐溥語
卽中邵寶曰定山我朝出色人當復翰林復謂東陽曰
定山君之故人君當注意東陽唯此景見之東陽戲
曰公今復能用大筆字作拜帖乎趙謁吏部長揖不拜
冢宰耿裕起延之茶令四司送出部門或謂景太僭景
曰第令不失己官職外物耳吏部題復行人司副東陽
曰留都根本之地定山宜官此遂遷南京吏部驗封司
郎中洫官十二日中風疾遷延野寺中明年乞告未得
允卽歸定山其年瓊臺亦卒又明年考察南京吏部尙
書倪岳遂以老疾罷景官景亡何亦卒初景之在告也
白沙貽之詩曰欲歸不歸何遲遲不是孤臣託疾時此

是定山最高處江門漁父却能知是時景與獻章齊名
世稱陳莊景居定山三十年不出既出復求告歸或者
疑之公甫終老於白沙世遂以是爲優劣

論曰世言定山詩人耳未可語道學之士豈詩與道異
乎定山之不得語于道也非余所知然一時講道君子
人人皆與定山相愛重其亦一代人豪與矧其承召而
出不背君矣三揖而進不失已矣又與世之患失得者
異乎湛若水訪之出而嘆曰定山滿然灑落望之知爲
有德人也士令人愛若此可不謂有道之君子哉

張元禎者初名元徵南昌人也元禎生五歲已稱奇童
寧靖王召使爲詩有心定萬事定之句目爲偉器巡按

明史竊

張元禎五十一卷

九

御史韓雍見之嘆曰此人瑞也爲易今名字之曰廷祥
天順四年進士選庶吉士翰林爲編修元禎身軀弗長
細而體兩目如懸星音如洪鐘言論丰采揭揭然獨高
一世時選給事中皆重軀幹元禎建言不宜論軀幹惟
其器識遠大學問該博文章優贍耳諸給事聽其言格
不行茂陵卽位上疏勸行三年喪不報時宰廷其議遂
多不合請告歸家元禎少時從父至考亭慨然嚮慕至
是家居益自究心理學與陳士賢羅舜正陳公甫共以
道學相賓友諸人各樹門戶而元禎孑然中立吳聘君
倡起江右而弗睦于翁元禎訟言誅之責其虛名益世
閩南陳剌夫欲補程朱正學造廬而就正焉學者稱東

白先生名日益高廷臣交薦弘治初召修憲宗實錄進
左贊善上疏勸行王道反覆幾萬言錄成陞南京侍講
學士乞歸養凡九載爲弘治十二年修大明會典交薦
召爲副總裁陞翰林學士經筵日講孝宗特爲低几就
聽嘉悅時上已加眷注值母憂去服闋薦起爲南京太
常卿會修通鑑纂要召爲副總裁改太常卿兼翰林學
士仍侍經筵日講命侍東宮講讀未幾命掌詹事府管
內閣誥勅疏勸經筵講太極圖及西銘諸性理書東宮
請講孝經小學仍令左右伴讀執經旁聽殿下退居不
時使之講說賜之閒拚上閱疏欣納亟索太極圖以觀
曰天生斯人以開朕也且將大用會不豫正德改元陞
明史竊

張元禎五十一卷

十

東部左侍郎兼學士尋卒元禎入仕籍四十餘載而退
居家者三十年茂陵初與諸君子講學里中天下士想
望風采迨以纂修再出在言路者多詆其干進第其爲
人孤峭峻拔以是不容於時初年嫉惡不可近晚益寬
厚自貶抑養更純粹嘗與白沙講河圖于西山後貽白
沙書曰義理須到融液處操存須到灑落處白沙復以
已見相質正焉

明史竊卷之第七十四

蔡陳林李烈列傳第五十二

東莞尹守衡著

蔡清字介夫晉江人成化二十年進士授禮部主事王三原爲冢宰用之吏部已內艱起復又遷禮部弘治十三年彗星見清言于尙書曰前歲清寧宮災科道官請以李廣所受朝士賄賂簿按行黜罰公論所指某爲姦之首某爲佐之魁今偃然猶在朝班至所貶逐以應天變者僅言事御史胡獻一人耳夫以皇上所親見切齒者臣下猶能巧計彌縫況於其他可以眩惑於萬里君門之外者哉紀綱廢弛一至於此士大夫風俗安得不日壞故欲消今日之天變當正今日之紀綱於是諸人

明史竊

蔡清五十二卷

共側目清而清貞剛善晦遂請告已起按察副使督學江西與寧藩不合引疾致仕友人孫九峯質之清予書曰清之所以見怒於寧王者有四事一是賀王壽旦獨去朝服中蔽膝二是三司官舊用朔望朝王次日謁孔子清請三司先謁孔子三是王懋林都憲待用讒者因言清與待用厚王遂併怒清擢四是侍宴王所王故設機械直譏清不能詩文清據理正對拂其意而同僚遂有相傾者以是累不敢輕自屈以取容隨其多方堵樞誠慮一旦死子無名則非惟有孤朝廷任使及斯又責望之意而吾一身上下關係俱未有一毫成立亦可虞也故遂決意求致耳歸數年正德初逆瑾專政示

中外大臣清雅有時望起清爲國子祭酒以厭人心清未及出而卒清篤志好學至老不倦其學以六經爲正宗四書爲嫡傳宋四儒爲真派生平精力盡於此纂擬闡解有圖書易蒙引而於易尤踰圓方學士宗之曰虛齋說也清嘗曰吾始念一靜字既又念一虛字自覺安便不費力故自號虛齋其教學者曰學宜養正性持正行聖賢言語熟復深玩則去舊來新日改而月以化或言蒙引特資舉子業清曰前輩道學先生何嘗不教人舉業義理充拓發由中之蘊蘊括以時文之式便稱舉業何得別有道學一途溫陵一方文物之盛實始於清家極貧位至腰金恒借貸贍養與李宗一書曰清賤病

明史竊

蔡清五十二卷

已二十年而始終一貧債負展轉靜言思之儒者致用尙欲經理一世康濟群生而今數口之家生計乃常不辦至數數仰資他人貽憂父母才之疎劣於此亦可自考雖然士之常也清亦嘗有自解之法卽今臥處自題云命好德不好王侯同腐草德好命不好顏淵任窮天非敢以德自居也用以自易以見貧之外又有在所當念者爾清平生飭躬勵行動準古人其自箴曰善愛其身者能以一生爲萬載之業或一日而遺數百年之休不知自愛者以其聰明而際盛時操名器徒以就其一己之私而已矣所謂如入寶山空手回者也又曰分陰不惜學力不充當事臨疑口耳無所歸手足無所措又

日處今世亦自有許多當避嫌處不可便以聖賢自擬王應韶云此魯男子善學柳下惠之法也邱瓊山曰介大學醇而行潔可以進之于古人銘文懿公確曰見介夫令人鄙吝之心頓忘予今經學之士無不知有虛齋先生云

陳茂烈字時周莆田人也弘治九年進士其先瑞安人成籍興化茂烈少孤襲戎役旦入公署夜歸讀書祖母憐其孱弱亟止之輒燈默誦不少輟年十八學忽有悟嘆曰善學聖人者莫如顏曾顏之克己曾之曰省豈非學之法與作省克錄以自考甘貧樂道初計偕寒具不能辦一菹成進士奉使廣東諸司以故事致膳悉謝却明史竊

陳茂烈五十二卷

三

曰吾窮時授徒尚不欲受一束脩之餽况今日耶即往見陳白沙先生執弟子禮師事之白沙告以爲學須主靜一退作靜思錄終身佩服焉初仕吉安府推官吉民桀黠郡守張本務嚴擊茂烈持大體開至誠徐輔以寬監司亦深嘆茂烈徐爲開解得寬雲上下孚之入京考績還至淮值嚴寒衣單幾凍死召爲監察御史一舊素袍借騎一牝馬身若無官而彈劾不避權貴戶部尙書上疏陳情乞歸終養疏曰臣生十三年父善祥不幸早喪母張氏無任劬勞臣又隻身別無次丁孤苦成立臣前任吉安府推官母年雖高猶能就祿繼蒙聖恩行取

來京母年愈老疾病纏綿不禁跋涉重違故鄉臨別叮嚀言語悲切臣待罪於茲二年矣願以菲才無補風紀又蒙聖恩錄臣前任微勞賜之勅命舉家闔明成破天龍橋分奚堪固宜捐軀圖報於萬一也奈何慈幃衰邁夕照如飛母今年七十有七矣君恩猶可以再酬母年不可以多得也況臣又無男嗣又無兄弟一母一子各天一涯千思萬思無時不思疾病獨自呻吟藥餌孰與訓節臣既思母則報主之心亂母復思臣則保身之心微臣心可憫母心猶可慮也伏望皇上憐母子孤苦乞勅該部照例放臣終養使得以慰倚門之望少申寸草之忱臣雖祇奉親顏仰瞻天日愈思恩渥益勵初心尙

明史竊

陳茂烈五十二卷

四

期消埃之報於將來再效犬馬之勞于未死豈敢釋然而長往者臣心實懇切謹具奏聞上憫其情特許之茂烈歸奉母竭甘旨妻共粗糲短牀敝席不辦一蚊帳一裘頭給薪水郡守嘗遣二力助汲閭三日白守曰是使野人添事而隘口食也還之日坐斗室究極四書五經與有體驗身心隨得隨錄常日備有向上工夫詩文時士其耳正德中守臣昂上其孝行下吏部吏部以茂烈養母清苦奏改爲晉江縣學教諭資其祿辭不拜既又援侍郎潘禮例奏給月米三石陳茂烈清苦可嘉有司其月給米三石資孝義又得免上曰陛下隆孝理之化長清白之風于

幸而已哉第念臣家素貧寒食本儉薄故臣母自安于臣之養而臣亦得以自遺其貧非誠有及人之廉盡已之孝也古人行傭負米皆以爲親臣之貧尙未至是而臣母鞠臣守貧居寡艱苦獨至臣雖勉盡心力之養竟未酬涓滴之恩且母年已八十有六來日恐亦無多返哺至情固欲自盡資養月米心竊不安奏上制曰朝廷以孝治天下陳茂烈既家貧親老特給月米以資養贍不准辭其後母年九十茂烈未有嗣息心切憂之方抱疾母卒強起號哭寢處地而疾轉亟遂卒同邑大司寇林俊具棺殮爲擇其族子使後之御史王應鵬列狀上聞以茂烈廉約如石守道而養獨純孝行如徐仲車而

明史稿

陳茂烈五十二卷

五

處尤困詔表宅里曰孝廉仍廩其配蔣氏終身焉蔣甘枯槁以成茂烈孝廉茂烈自以爲賢於列子妻也茂烈平生尊事俊俊誌其墓曰茂烈杜門養靜領悟深而充養熟隱衷粹行對天地質鬼神人品黃憲管寧之右得在孔門可幾問再程朱高弟子無讓焉

論曰虛齋引今學士家人人誦法其說如集註之有程朱也虛齋不以道學鳴而明道功詎下於講道諸君子乎明以經書取士道學正脈固在此不在彼陳孝廉斗室自樂追尋陋巷遺風乞歸終養似守江門衣鉢孔子欲得獨者而與之微斯人其誰與歸

林光宇緝熙東莞人也成化間舉人會試見白沙于京

師遂納贅而稱弟子而是年白沙下第歸不復出矣光少深居青湖築室橫山閉門靜養與白沙書曰端默論片從此得些光景服膺夫子朝聞夕死之說以爲聖言深切若此必不欺天下誤來世所謂聞者陋不在耳目之間陳迹之上讀盡天下書說盡天下理無自得人頭處總是閑也從白沙問學旣有年一日忽深契於自然宗旨以書質正曰元來四方上下自古來今直是這箇充塞周洽無些小欠缺無毫髮斷無人我大小遠近如一團水相似都滾作一塊又各飽滿不相干涉者前輩謂堯舜事業直是一點空一過太虛今而始知其果不我欺實見得則所謂充塞天地之間所謂天地位

明史稿

林光五十二卷

六

萬物有所謂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亦各有落着處曾點三三兩兩看來自家多少快活何必勞勞攘攘都不是這箇本色千古惟有孟子勿助勿忘之說最不犯手段也白沙見書大喜還答曰病卧在床忽得此來讀之自不覺呻吟之去體也所見甚是超脫甚是完全光之學務自得故其體驗獨有卓見若此光得白沙爲之師隱居青湖以道自樂不復會試後巡撫朱英薦起白沙乃復微有司勸光出適光父憂服始闢乃嶠然曰光人見背母老家貧其以祿養可乎從計偕得副榜授平湖教諭拜官明日有疏請敦風化養廉耻詔亟行之時在官事諸大夫特

之以賓師之禮示尊異秩滿轉充州府學教授母孀卒遂歸隱除若將終老於檇山白沙貽之書曰子在今日雖雖不逮而道足以行委吏乘田先聖所不辭也起請嚴州府學按察使孫需薦陞國子監博士孔廟災既言推原孔子之心必不安於天子禮樂之祀廟號宜稱先師孔子不必加以煩辭尊之過禮著有進學解以教胄子滿三載陞襄府左長史疏請建諸葛武侯祠于隆中掌王府中之政令官僚各效其職王深敬禮之曳裾十年始得請致仕進階中順大夫白沙語人曰從吾遊得此道而能踐履者惟擬熙耳人稱南川先生湛若水曰白沙夫子崛起南方沂濂洛以達于洙泗當是時得明史竊

林光五十二卷

七

其門而入者南川一人而已子時表能傳父學舉鄉書仕爲郡太守

李承箕字世卿嘉魚人成化中與兄承芳同舉子鄉兄弟二人清修苦節好古力行不屑與世俗悅仰承芳字茂卿登進士世卿遂不試時白沙以道學名重天下人或訾其禪承箕心獨喜其說不遠數千里往見白沙大喜曰吾與子神交久矣白沙與之登臨弔古賦詩染翰投壺飲酒不及爲學之方久之承箕曰箕得之矣凡學以言傳非真傳也其有目擊而道存者乎及歸白沙贈之詩曰上上峴崙峯諸山高幾重望望滄溟波百川大

了世卿歸自白沙日端坐一室洗滌身心不涉階級徑是本真或勸之著述曰近世箋註繁蕪鄧書燕說鼎沸絲棼思一割去之而更推波助瀾耶顧喜吟咏時與同志士劇飲賦詩醉起書之側草澤墨糾糾整整無不知意及爲文章往往起無起無止莫可端倪如山川出雲雷雨交至倏然而止天日清明茂卿官大理尋亦謝歸伯仲之間自相師友家徒壁立家人告不足二人相視而笑曰吾道非耶世卿之銘白沙曰虛以立本動而能靜變而適之天飛鴻淪或曰其殆有以自見也夫魏校字子材嶧山人也弘治十八年進士校事父母至孝夙興必省夜必就寢所語語無恙乃卽安父母疾累

明史竊

李華五十二卷

八

晝夜目不交睫其天性也平生篤志聖賢真若饑者之於食渴者之於飲初授南京刑部主事南曹多暇日校則每集諸名士講學正德九年召入兵部爲職方郎校見諸俊幸多用事遂請告嘉靖初起爲廣東提學副使教士黷在德行士有德行者或以名聞不事考校文藝輒進上等餼廩之間有無行者卽文藝累在高等黜之士民莫不相率而興於行誼首禁火葬令民興孝重生教以三時分肄歌詩習禮演樂自洪武中歸并叢林一切菴場寺觀諸淫祠毀絕無遺或改爲書院社學僧尼盡令還俗巫覡編爲疲夫風俗爲之丕變崇正闢邪之功從昔未有也教諸生靜坐謂之坐齋出則僞服

年步委蛇無敢失容著體仁說令學者內省氣象自達外如春風之和乃見仁體尋以憂去起歷大理少卿大學士總薦陞國子祭酒進講經筵時探吳晉上不說改太常少卿罷歸卒贈太常卿謚恭簡所著有大學指歸六書精蘊學者稱爲莊渠先生

明史稿

魏校五十二卷

九



明史竊卷之第七十五

王守仁湛若水列傳第五十三

東莞尹

守仁

從茲厥而兵部尙書王瓊獨奇守仁才以爲不世出可

王守仁字伯安餘姚人也父華成化十七年

第一人累官南京吏部尙書守仁兒時好游戲而讀書

過目輒成誦問塾師曰讀書欲何爲師曰取甲第耳守

仁曰讀書乃僅取甲第耶如聖賢何華聞而嘆曰異哉

乃欲令我愧見之然守仁亦自是罷兒戲從攻舉子業

弱冠舉于鄉乃又學兵法習騎射弘治十二年進士授

刑部主事尋請告歸築室陽明洞中與上虞人許璋講

學璋故精於天文地理兵法奇門九遁之學守仁時與

談論每自喜時人莫之識也數載復赴官補兵部主事

明史竊 王守仁五十三卷

武宗初南京給事中戴銑等論閣瑾輩逮繫守仁上疏

救之杖闕下幾死謫貴州龍場驛丞龍場萬山叢棘中

皆駭舌夷人守仁因俗爲導誘化其子弟喜甚宣慰司

時致薪米酒肉來餉不甚卻之以爲周之亦可受也然

世念盡已解脫於是益得熟繹其故所習經傳多新得

繇是與朱氏說悟自成一言家副使席書督學貴州特

創書院居守仁率諸生尊事守仁爲師居四年陞廬陵

知縣明年瑾誅陞南京刑部主事尋召入爲吏部與編

修湛若水倡道京師於是京師人知有王湛之學相聚

講不輟南海方獻夫秩居守仁上降執弟子禮已錄員

外郎郎中出南京少岡卿鵠臚卿又居閒秩三載弟子

大用是時南贛汀漳等處山賊數出爲亂前是撫臣不

能制瓊言守仁于上詔拜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往巡撫

往事賊至多用招撫紆旦夕守仁曰去惡草者不絕其

根終當復生我兵積弱如養驕子焉能殺賊古之善用

兵者驅市人而使戰假間戍以興師豈以一州八府之

地遂無奮勇敢戰之夫摧鋒陷陣之能乎徧檄諸郡縣

募選材官力士立之節制教習之仍令以三之一赴軍

門參舊兵團練守仁時蒞轅門命騎射行賞罰可不數

月駸駸皆可用而守仁智計復神秘不可測是時閩粵

合勦漳賊粵兵偶稍違制遂失利於是守仁自帥所選

明史竊 王守仁五十三卷

士蒞上杭齊戰遂禽其大酋詹師富斬賊二千六百有

奇破巢四十三奏報加俸一秩守仁正念南安龍川諸

峒酋未殄巡撫權輕不足以控壓諸道乃上疏曰臣按

三省盜賊二三年前總計不過三千今報已將數萬不

啻十倍於前矣臣嘗深求其故盜賊之日滋繇於招撫

之太濫招撫之太濫繇於兵力之不足兵力之不足繇

於賞罰之不行蓋招撫之議但可偶行於無辜脅從之

民而不可行於長惡怙終之寇盜賊之害神怒人怨孰

不痛心而獨有司者必欲招撫之豈得已哉南贛之兵

素不練養以是禦寇猶驅羣羊而攻猛虎也安得不以

招撫爲事乎始也特出於不得已今也遂守以爲常策

以臣觀之豈盡兵之一無可用乎然而金之不止鼓之不進未見敵而亡不待戰而北何者進而效死無償賞之勸退而奔逃無誅戮之及則進有必死而退有幸生也何苦而求必死乎吳起有云法令不明賞罰不信雖有百萬何益於用今朝廷賞罰之典未嘗不具也但未申明而舉行耳古者賞不踰時罰不後事過時而賞與無賞同後事而罰與不罰同況過時而不賞後事而不罰其亦何以齊一人心而作興士氣雖使韓白爲將亦不能有所成況如臣等驕儒小生才識昧劣而素不知兵者復何所冀乎議者以南贛諸處之賊連絡數郡蟻聚四省非奏調狼兵大舉夾攻恐不足以掃蕩巢穴是

明史稿

王守仁五十三卷

三

固一說也然臣以爲狼兵之調非獨所費不貲兼其所過殘掠不下於盜大兵之興曠日持久聲勢彰聞比及舉事諸賊巢魁悉已逃遁所可得者不過老弱脅從無知之民於是乎有械羅之慘於是乎有安殺之弊班師未幾而山林之間復已呼嘯成羣此皆往事之已驗者臣亦近揀南贛之精銳得二千有餘部勒操演畧有可觀誠使得以大軍誅討之賞罰而行之平時假臣等以便宜行事期於成功不限以時則兵眾既練號令既明人知激勵事無掣肘可以伸縮自由相機而動一寨可攻則攻一寨一巢可撲則撲一巢量其罪惡之淺深而爲撫剿度其事勢之緩急以爲後先比於大軍之舉臣

竊以爲可省半費而收倍功如是而兵有不精賊有不滅臣亦無以逃其死奏至王瓊慨然曰不與此人權將誰與也覆請降敕改提督守仁兵符於是守仁益得自展材用是時橫水賊酋謝志珊桶岡藍天鳳湖頭池大鬢皆號眾強自稱盤皇子孫偕王號署僞官而池大鬢尤黠桀守仁曰攻此諸賊當如攻堅木矣先其易者後其節目首欲先攻橫水乃先爲文招撫湖頭遂降其黨黃金巢劉遜等使從征大鬢已在羈際無敢越一步出撓我守仁得以壹意進攻橫水及破橫水禽謝志珊大鬢始遣其弟池仲安帥二百人佯請降守仁復使從攻桶岡及破桶岡禽藍天鳳池大鬢始懼大爲戰守計

明史稿

王守仁五十三卷

四

備我而守仁旣破桶岡還故縱仲安還寨遣使賜大鬢牛酒大鬢語使人曰非敢抗天兵自取死龍川新民盧珂鄭志高等旦夕不忘襲我今者不解甲自保耳珂志高積與大鬢抗故大鬢恨之守仁遂因珂志高等欲誘大鬢來見陽爲恕珂志高立移文召使來欲爲大鬢誅若賊大鬢益喜甚守仁下教國中曰橫水桶岡已蕩平湖頭嚮化百姓可享太平無事散兵撤備示不復用大鬢遂以其讎勇九十二人衷甲來見守仁慰諭宴犒之甚設大鬢喜過望會正元守仁張樂行宴賞伏士以待引大鬢等魚貫入卽僇之庭無一脫者遂使珂等爲鄉導帥師至湖頭悉其黨殲之守仁前後三捷俘斬萬有

奇破巢百有二十立縣治以撫其餘衆焉遂右副都御史官一子錦衣守仁念非王瓊精心任之無與成功名者每疏捷輒歸本邊不容口而內閣首臣楊廷和與瓊交惡因而皆及守仁矣守仁雖旦夕軍旅而不廢與諸儒生講學十四年宸濠反守仁遂得以故所便宜權制起集各郡之兵而私與吉安知府伍文定計曰濠出上策直趨京師出其不意宗社危矣若出中策則趨南都大江南北亦被其害若出下策但據江西省城則勤王之事尙易爲也乃以宸濠僞檄隨疏封進告變曰臣聞多難興邦殷憂啟聖陛下在位一十四年屢經變難民心騷動尙爾巡遊不已致使宗室謀動干戈冀竊大寶

明史稿

王守仁五十三卷

五

且今天下之覬覦豈特一甯王天下之姦雄豈特在宗室言念及此凜骨寒心昔漢武帝有輪臺之悔而天下向治唐德宗下奉天之詔而士民感泣伏望皇上痛自刻責易轍改絃罷出奸諛以同天下豪杰之心絕迹巡遊以杜天下姦雄之望定立國本勵精求治則太平尙有可圖羣臣不勝幸甚濤特劉養正李士實二人爲謀主二人勸濤先取南京守仁謀所以牽制之乃多遣間諜沮濤使南京因得備濤卽又虛張疑兵示爲欲攻南昌者濤留南昌十餘日不敢發探知中外兵無有至乃令宜春王拱樛居守自引兵六萬號十萬至南康出九江皆下之進圍安慶安慶人登城罵濤濤自督師攻之

不能下是時守仁已率列郡兵夜御枚破南昌濤聞之解圍還救劉養正李士實勸濤直趨南京否則徑出斬黃趨京師濤不聽竟返守仁聞之喜謂伍文定曰濤志雖大而無遠畧出未旬月而輒退歸土心旣已携沮我若先出銳卒乘其南歸要迎掩擊一挫其鋒衆當不戰而潰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心攻瑕則堅者瑕也遂督兵出鄱陽湖迎擊大敗之遂禽濤初濤之反也朝議洶洶兵部尙書王瓊大言曰監子素行不義吾久用王守仁上游何耶度今已禽之不久當有捷報及是僅四旬也時上已爲幸臣張忠許泰等從與親征守仁遂獻俘冀可挽乘輿中止道遇內臣張永守仁知永不黨忠泰等

明史稿

王守仁五十三卷

六

言永曰江百百姓苦濤久矣民困已極六師至止更何以堪士崩之勢可立見也永深然之守仁遂以宸濠授永永因得以留上南京忠泰等耻大功爲守仁先得之讒守仁于上曰守仁始同濤反天兵猝臨禽濤自解耳而永先爲上陳守仁忠并有功狀上深信之乃謂忠等曰王都御史乃我家忠臣若何言乃爾乃命守仁爲江西巡撫而張忠許泰等猶恨守仁不已復率兵軍數千人下南昌大羅織濤黨五閱月始去百姓苦之守仁功抑不賞加謗議焉世宗入特降璽書召入論封忌者猶持國喪不可行宴賞沮其來守仁遂乞歸省上許之陞南京兵部尙書參贊機務其冬論封特進柱國新建伯

賜號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食祿一千石世世勿絕而是時同事有功諸臣中傷廢斥殆盡守仁兩疏辭免不敢受爵願并推錄諸勤王者功溫旨慰諭不聽尋外艱居越六年不召四方從遊士日益眾忌者益哄然詆爲僞學不顧語諸生曰不患言謗惟患以身謗耳嘉靖五年總督兩廣都御史姚鏐奏誅田州不用命土官岑猛而請易以流官土酋盧蘇王受挾猛之子以叛上乃召鏐還以左都御史卽家起守仁往治之盧蘇等故已畏懼守仁威名而守仁意亦不欲多殺疏請一切撫綏甚言流官非便而岑氏世有功伐治田州非岑氏不可至則班師微旅使人開諭蘇受等自縛來歸守仁

明史稿

王守仁五十三卷

七

薄示懲遣歸農刻石云爰告思田毋忘帝德爰勒山石昭此赫赫文武聖神率土之濱凡有血氣莫不尊親田州石刻云田石平田州甯田水深田山迎府治新千萬世羣皇明嘉靖歲戊子春新建伯王守仁勒此石告後人守仁不遺一矢撫定思田是時西粵邊郡歲苦八寨諸蠻及斷藤峽牛腸六寺等猖賊守仁欲以便宜從事按軍討之會姚鏐先徵永順保靖二宣慰兵適至遂調蘇受等共相犄角分道深入盡擒其巢穴蕩平之八寨蠻開國來韓都督以數萬眾不能平今盡掃除斷藤峽韓雍大創之後未有若此者也守仁方議增設衛戍立法撫綏次第上疏而病作矣遂乞骸骨不候代徑北歸

過五羊開講院與士大夫講學平旦鼓微自藩臬至于庶叱莫不拱聽歸度大庾而卒守仁之起由龜尊薦也尊故不能善守仁以瓊強之粵暴貴喜功名風守仁圖安南入粵西使偵其要領守仁寢弗應及思田功成專心忌之已而峽寇又平守仁捷疏盛稱諸盜盤劫之禍陷陣俘馘之多上覽奏曰此捷音近於誇詐等因奏參守仁擅離重鎮且斥其學術詔停卹典革其世襲久之子正億始得襲錦衣副千戶隆慶改元兩京言官交章請復守仁世爵下廷議皆曰守仁不顧九族爲國家平大難功高賞格公論爲婉宜世爵如肅皇帝初旨詔曰可守仁贈新建侯謚文成子正億嗣伯爵正億卒子承

明史稿

王守仁五十三卷

八

勛嗣守仁初尙氣節及謫龍場蛇虺與居自爲石槨待盡一日端居澄思俟若神啟大解從前使倆見趣無一可倚惟此靈昭不昧者相爲始終始悟人生學問只在此點良知起官應履危變益信良知二字真足以忘患難出生死故晚年時時舉以示人嘗曰吾此學從百死之體中有善有惡者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此其微上徹下語也守仁名位日尊謗議日熾謂門弟子曰吾道非耶何爲如此弟子曰先生功盛位崇媚嫉者謗耶學駁宋儒泥同者謗耶守仁曰莫有之顧吾自知尤切也往吾名根未盡脫尙有鄉愿掩護意

在今一任吾良知真是真非因所覆藏達于狂妄蘭谿唐龍勸守仁徹講擇交守仁喻以爲金淘沙不能舍沙求金也嘉靖中一時道學稱王湛萬厯初與陳白沙胡敬齋同時從祀孔子廟庭

論曰陽明先生我昭代大儒也其御烏合籠豪儔待宵人蹈險出危倣儻權譎種種變幻孔子有云作易者其有憂患乎抑中古以後不能不爾資兼文武學政聖賢盡脫末學之支離獨守良知之妙悟每語謙之曰致良知三字真孔門正法眼藏嗟夫釋氏語笑以讚美吾道哉服儒之服誦佛之言人目爲禪何怪焉韓愈氏曰人其人火其書敢以望於後學君子

明史稿

王守仁五十三卷

九

湛若水字原明增城人也初名雨字民澤舉于鄉輒焚其路引從講學于白沙先生之門白沙先生歿僉事徐紱爲勸駕出會試登弘治十八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與王陽明倡道學于京師學者稱甘泉先生母喪歸廬墓三年士之來學者若水咸館穀之間禮舍僧寺令習禮三日而後聽講講必端坐觀心不遽與言其學自謂白沙傳以道要曰勿忘勿助之間揭示學者以隨處體認天理皆明道語錄也嘉靖初起考九年滿陞侍讀上以暑月輟經筵疏陳人主不可一日不親賢講學廢於講學則或繼以逸欲不可以不豫戒也臣職在勸學願聖明於一日之間以端居靜思爲本以溫習尋求爲

業俾此心無異於經筵日講之時稍萌逸欲卽爲禁止舊德老臣如楊廷和宿望如孫文林俊及九卿大臣時賜召問以興敬畏之心擇內臣老成端謹者給使左右以取承弼之益尋陞國子監祭酒開講院與諸生論學刻心性圖說未滿考陞禮部侍郎疏陳天德王道嘉納上製敬一箴成若水復上疏曰臣前所陳天德王道本於慎獨者非他也卽聖諭所謂敬一是也嘗有以深契夫堯舜以來相傳精一執中之指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也序文首云敬者存其心而不忽之謂也一者純乎理而不雜之謂也二言極爲明切純而不雜卽天理也孟子所謂必有事焉者卽此也存心不忽卽敬以體

明史稿

湛若水五十三卷

十

認乎天理者也卽孟子勿忘勿助之謂也日用之間隨時隨處隨動隨靜存其心於勿忘勿助之間而天理日見焉上下與天地同流帝王之盛德大業盡此矣若水蓋本其所學以獻也又倣大學衍義補作格物通以進十二年道古文小學十五年上二禮經傳測累遷南京禮吏兵三部尚書若水所至多門徒必建書院祀白沙御史游居敬上疏論之曰王守仁之學主於致良知湛若水主於體認天理皆祖宋儒陸九淵之說而少變其辭以號召好名媒利之士然守仁謀國之忠濟變之才自不可泯若水迂腐之儒廣收門徒私創書院其言近是其行大非乞戒諭以正人心端士習時若水年已七

十屢乞休上每降旨留用於是詔毀書院而已若水在南都最久春時勸農躬詣田畝問俗俟決定喪祭之制頒行之費省而禮舉都人樂從有劉公廟聚眾燒香爲沉其像於江絕眾惑貧者或以火葬若水買地城南創爲漏澤園以處之且置田供時祀蓋毀私創庵院僧尼勒令歸俗後生子多以湛名者歸田所居尙書府立視聖所置倉廩以餉穀多士無處不授徒無日不講學年九十餘猶遊衡嶽訪鄉謙之吉州謙之率其同志友及門人二三百人走迎晨夕定省食而執醬執醕一遵古養老禮惟謹別歸謙之淚下霑襟若水曰謙之何悲甚豈念子老不復再會耶子過十年重來晤公也歸追九

明史稿

湛若水五十三卷

十一

十五而卒諡文簡永康程文德武陵蔣信皆若水大學時門人文德稱其德壽如舜信稱其功在禹右皆以體認天理見之文德嘉靖八年進士歷官吏部侍郎時猶兼職翰林奉旨撰立文文德既講理學所撰不稱旨會推南京吏部尙書文德疏辭勸上享安靜和平之福上怒以爲訕謗削籍去蔣信以歲貢士入京費拜受業於成均若水與之論學數月信歸若水送之曰吾道西矣信年四十六始舉應天再會試始成進士歷官按察司僉事嘗語同郡冀元亨曰釋氏只悟得一空卽根塵無安脚處吾輩體認天理若見得時則私意自退聽矣其學與若水有心傳密證云若水自蒙祖父故業田連阡

陌益增置歲入數千金及門士皆受其廩餼而自好宿肉沙飯居漂搖危樓人皆異之又嗜蹲鴟飯必先啖如卿大者二以故衰年而神氣常王

論曰余少時猶及見甘泉先生爵齒德獨尊於一時誠一代之遺老也國中諸大夫士咸爲之憲老乞言學與陽明先生並鳴當代然晚年體認鄉人之口滋多豈文真猶人躬行君子吾未有得平道之不明不行也無怪也橋李支大綸曰王湛之學卽出千陸亦何詭于聖人生徒聚講卽有虛談豈不愈于商財射利之黨書院卽非勅建亦何愧于淫祠梵宇之輝煌居敬不彼之攻而操戈以戕誦法孔子之徒真無忌憚之小人哉

明史稿

湛若水五十三卷

十二

明史稿卷之第七十六

羅唐鄒王王劉列傳第五十四

東莞尹守衡著

羅洪先字達夫吉水人也嘉靖八年進士第一人授翰林院修撰父循弘治中進士官山東按察副使洪先生而氣稟異凡兒年五歲夢至通衢市人肩摩自知爲夢呼曰汝往來者皆在吾夢中尙自攘攘何耶拍手大笑遂覺以告母或聞之曰此非塵垢中人既學慕羅一峰之爲人聞王陽明講學虔臺心嚮往之比見傳習錄手抄玩益自喜時常欽目端坐同舍生業以道學先生目之矣年二十二舉于鄉登第日猶自袖米偕友人講學蕭寺中授官諭年遂請告歸省一日讀楞嚴經得反聞

明史稿

羅洪先五十四卷

一

之旨遂覺此身在太虛視聽若寄世外猛自省曰嘻是將入禪耶矣吾儒不睹不聞之旨豈若是耶尋起踰年外艱歸服闋久之召改左春坊贊善是時儲位雖定天子方慕長生會當改歲洪先約與宮僚司諫唐順之校書趙時春疏請皇太子元日御文華殿受百官朝賀上曰朕方攝荷靜養遂欲儲貳臨朝豈以君父爲不能起耶俱奪官久之順之與時春先後薦起還朝洪先辭不肯出順之勸與偕起洪先曰天下事爲之非甲則乙洪先欲爲未能者得兄任之卽比自效可也自是與世削跡居石洞中有止止所爲半榻朝夕趺坐洪先學尊陽明然主周子無欲故靜易繁寂然不動語以爲能靜寂

乃爲知體之良能收攝保聚一切無染乃能主靜而歸寂王龍谿曰子此收斂便有樞可執不猶落內外二見乎洪先曰吾輩所以必須學者皆緣習氣作梗要得消磨須是終日應酬終日收斂不使習氣乘機潛發始不負一生龍谿曰今於感中寂得否曰豈曰能之其或免於適越而北轍乎雖然一切雜念不入卽感應處便自安適便不見動靜二境龍谿受學陽明最久得證問最精每論良知當下具足速入悟入洪先日世間豈有現成良知良知非萬死工夫斷不能得也陽明年譜成洪先序曰善學者竭才爲上解悟次之聽言爲下蓋有恃妙契而不知反躬至不負夙期者多矣學憲王宗沐問

明史稿

羅洪先五十四卷

二

靜洪先日君可問者吾之言也所從出此言者君不得聞也豈惟君不得聞吾亦不得而聞之豈非至靜爲之主乎故曰君子思不出其位至靜無思之位也又曰戒慎不睹恐懼不聞不睹不聞靜也戒懼者不欲馳而離也又曰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知止所以歸靜也馳而離焉不可謂之止故歸靜言乎其功也是時講學諸君子皆尊信良知洪先提誨學者多言知止以知止爲良知得力真工夫人見其功專靜寂或疑其禪洪先日周子所謂主靜者乃無極以來真脉絡其立極處與天地合德則發育不窮與日月合明則照應不遺與四時合序則錯行不忒與鬼神合吉凶則感應不爽觀周

子爭死因欲去位此是真能主靜者蓋樂則行憂則違或爲季桓子之仕或爲嬖內之去孔門相傳脉絡始相續也若認幽閤嚴遼以爲主靜便與野狐禪相似矣洪先洞居不染世俗邑造賦冊洪先久慨於大戶飛詭卽爲邑民出言督冊使督冊使遂以邑冊授洪先洪先引爲己任盡一邑田履畝丈之邑賦盡清時適王龍谿訪之第見洪先日與閭里人執冊布算交涉紛紜畧無厭動意夜與龍谿聯床趺坐往復證悟超如也今江右言道學者以念庵與一峯皆尊爲名世大儒而科名亦相亞均稱不愧云洪先卒贈光祿寺少卿諡文恭

唐順之字應德武進人也嘉靖八年進士是科禮部第

明史稿 羅洪先五十四卷

三

一人授武選司主事改考功十二年上命吏部博選部屬臣方正有學術者增充翰林侍從官詔用七人順之得改編修踰年遂請告上曰唐順之方改史職屬校對先朝訓錄何輒以疾請其以吏部原職致仕去旨下朝士共駭之或謂相臣張羅峰自以爲順之舉主而惡其不親近已也歸六載會選官僚薦起爲右春坊右司諫其年冬上疏請朝東宮觸上怒奪職爲民順之初在京師從王龍谿盡叩陽明之學深有得自是歸田遂入宜興山中緇一布袍日與諸後進講學喜靜坐而又樂與方外士遊日方外之學雖與吾儒不同然能苦行堅守洗淨心緣固賢於今之儒嘗謂三代之才皆從心性上

磨鍊更看山中靜養十年後學問成立何如耳人問之今日世故曰當今獨少一穽武子之愚蓋自況也至分宜富國吳越間倭奴紛入寇趙文華以工部侍郎出視師海上過訪順之順之便與陳機略且謂之曰此非專任胡梅林不能平此寇也文華相嵩私人還朝遂以胡宗憲爲浙直總督以南部車駕主事起順之章丘李太常開先與順之兩人意氣素相推重開先聞之胎書箋曰此一起官頗紛物議出非其時託非其人若能了得一兩事急急歸山心跡庶可少白於天下不然將舉平日所守而盡喪之矣順之得書爲猶豫久之報之曰行止非人所爲聽其自至而已然乃心不忘欲出當軸重臣已復卽家轉職方員外郎順之念以年且長矣不際此一出平生之經濟謂何遂起至則陞職方郎中遂奉命出開薊鎮邊垣軍馬還言兵之缺額其故易見兵之不練其實難尋救弊之策補兵猶易而練兵則難專倚邊兵不練士兵誠有如聖論者十年來謂在練兵不在增兵者惟有總督楊博一疏而已漢光武以漁陽突騎定天下唐之藩鎮專兵而盧龍一道常虎視河北古所謂其人慷慨勇悍而沉鬱者也今乃瑣瑣綿緩靡靡然有暮氣之頹惰而無朝氣之精神就而閱之疲卒朽戈十常七八方士健馬十纔二三其於五陣分合之變五兵長短之殊不復講習久矣老羸未汰紀律又疎守猶

明史稿

唐順之五十四卷

固

不足戰何以堪蒞在畿服之內百餘年來止有熟夷小警至庚戌以後北虜諸酋合謀入寇其禍始烈矣卒有緩急至于近檄宣遠遼徽延固以禦之乃鎮兵則置而不理誰之咎也總督王忬總兵歐陽安巡撫馬瑤等俱宜坐贖職誤事之罰因條練兵九事詔降忬等俸二級留視事勅令振飭已而浙江告有倭急詔命順之復出視師浙直順之聞命迅發誓于朝日一月賊不平請拏將官三月賊不平請拏郎中順之至浙則計平倭上策當禦之海外海道不可不熟兩泛大洋至鯨門而遣及防春汎自督諸將擊賊崇明沙沉賊十三艘斬首百二十級賊走三沙陞太僕寺少卿總督胡梅林奏留同事

明史稿

唐順之五十四卷

五

又陞右通政是時江北撫臣復來告急請援總制檄遣總兵盧鏜往順之語梅林曰江北陵巖重地吾能肝食乎乃以三沙賊檄鏜堅守身往江北首尾相助擊賊敗之於姚家灣又敗之於廟灣場已度賊勢無能爲復自江北還攻三沙居海中二月卒勞久病回太倉調遣振兵賊乘風雨夜遂登江北岬順之以此自愧每與宗憲論輒泣下沾襟先是斬賊功宗憲上之凡三賜白金文綺陞僉都御史巡撫淮揚順之勉強扶疾赴官適歲荒順之語請有司曰淮揚所轄天下要道倘民無食而內變倭寇乘之貽患豈細乎自捐俸金首倡有司易米散給更請於朝得餘鹽銀二萬兩賑之時病已甚猶泊軍

旅不少休一日登焦山望三江嘆曰吾第一臬將使吾病而不能展其能奈何然使一病都堂能居海中則諸將無敢不下海諸將能下海則敵人自拏氣也欲從太倉取道常居海中行至通州而卒順之舉業與王文格並稱當代宗匠學者稱爲荆川先生既登仕籍再起再躋自愧以狂慧擯棄恐碌碌終其身無可表見至起郎中意氣橫發建牙海上身親鋒鏑人或謂其輕躁乃其討賊一念必蔽此而後朝食鞠躬盡瘁之死靡他李開先哭之曰于自良友之喪文行進寸退尺唐子今爲枉尺直尋矣戒子不可着禁止子不出醮銀子何可忘良友哉順之卒時猶以爲人與學問未成未了十年工夫

明史稿

唐順之五十四卷

六

自恨計聞天子惜之于祭葬

論曰唐荆川先生人以其推轂於趙文華爲諂迂儒曲見奈何以繩豪傑之士哉孔子志在東周佛肸欲往而況上有聖君乎以一病都堂不忘海上居普與賊同死生今有幾人乎天假之年其功業詎可量哉鄒守益字謙之安福人也正德六年會試中式第一廷試賜進士及第第三人授翰林院編修尋告歸潛心理學嘗疑程朱補大學格致傳兩中庸乃首言慎獨不及格致何耶陽明開府虔州守益往從之講論始幡然悟曰道在是矣遂執弟子禮從禽宸濠周旋兵間久之迫嘉靖改元起官復謁陽明子越陽明留之月餘不忍別

門人問曰先生何念謙之之深也陽明日曾子所謂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若謙之良近之矣大禮議起守益上疏忤旨下詔獄謫廣德州判官著有諭俗禮要訓民行之撤淫祠建復初書院延同門王心齋暨諸賢講學流事臨民每自訟曰如保赤子愧未之能也陞南京禮部郎中日與湛原明呂子木聚講陽明貽之書曰比遭家難因見得良知兩字比舊愈加親近所謂大本達道舍此更無學問可講矣踰年陽明卒于學益爲股心夜考滿請告因趨會稽哭之聚同門諸君子天眞書院已薦起南京考功郎中明年召入司經局洗馬是年初立皇太子守益與掌詹事府事

明史稿

鄒守益五十四卷

七

禮部尙書霍韜繪一十三事爲聖功圖以獻請豫教太子幾得罪陞太常少卿兼侍讀學士掌南院御史毛澄言守益名儒宿學宜留侍青宮不當投之閑散上以愷予子奪調甯國理守益尋陞南京國子監祭酒九廟災自陳遂免歸守益自以身退草野學不大行於世惟有講明道術覺人垂後爲吾儒分內事於是一以興起斯文爲己任士無賢不肖隨材牖迪之四方學者雲集守益曰良知一也自其無昏昧謂之覺自其無放逸謂之戒懼自其無加損謂之平等工夫一也所從言之異耳若以覺與平等爲簡易以戒懼爲起意非惟誤認戒懼亦誤認覺與平等矣卒贈禮部侍郎諡文莊萬曆中禮

部主事劉元卿疏請從祀言守仁提撥良知之旨爲孔門之正脉至能以身發明守仁之學者王艮鄒守益也守益之學卽時行物生卽天載卽三千三百卽發育峻極悟及於無聲無臭而學不越於庸德庸言志期於歸齔脫胞而行不離於子臣弟友臣親今日學術謬悠特甚孔孟之訓幾若贅疣此臣得入祀典使人皆知道脉之正傳其於後學非小補也守益子善太僕卿孫德涵按察僉事德溥太子洗馬皆能世其家學良別有傳王畿字汝中山陰人也王陽明初以良知之學倡起姚江士駭之畿弱冠舉于鄉首往受業入試禮部不第卽取京兆所給路券焚而歸願棄舉子業求卒學於師門

明史稿

王畿五十四卷

八

陽明爲治靜室居之踰年大悟曰致良知三字誰不聞信得及者惟我也明年復會試陽明命之往不答陽明日吾非欲以一第榮子願吾之學疑信者半而吾及門士樸厚者未通解穎慧者乏沉毅能闡明之者亡踰子今宦學者咸集都門子曷往焉畿曰諾而是科禮闈遂中式畿與都人士相來往自良知外口無別談人於是咸以畿爲陽明先生高足弟子咸就畿質正爾是時閣部大臣皆不喜講學先生妹婿錢德洪時亦與畿同舉禮部稱同志二人相語曰此非吾輩仕時也不過廷試而還一日畿語德洪曰夫子所提四句教指亦知夫子爲隨時立教之權法乎吾輩未可徒滯於言詮學須

自證自悟。識以體用顯微。只是一機。心意知物。只是一事。若悟心是無善無惡之心。意即是無善無惡之意。知即是無善無惡之物。即是無善無惡之物。蓋無心之心。則藏密無意之意。則應圓無知之知。則體寂無物之物。則用神天命之性。神感神應。惡固本無善。亦不得而有。也是謂無善無惡。若有善有惡。則意動於物。非自然之流行。着於有矣。自性流行者。動而無動。着於有者。動而動也。意是心之所發。若有善有惡之意。則知與物一齊。皆有心。亦不可謂之無矣。德洪請同質於先生。先生曰。正要二子有此一問。吾教法原有此兩種。四無之說。爲上根人立教。四有之說。爲中根以下人立教。上根

明史稿

王畿五十四卷

九

之人。悟得無善無惡之體。便從無處立根基。意與知物。皆從無生。一了百當。即本體便是工夫。頓悟之學也。中根以下之人。未悟本體。未免在有善有惡上立根基。心與知物。皆從有生。須用爲善去惡工夫。隨處對治。使之漸漸入悟。從有歸無。復還本體。及其成功。一也。陽明奉詔起征思田。過洪都門。人鄒守益集同門三百餘人。請益陽明日。吾雖出山。汝中與同志里居。究竟此事。諸君但裏糧往浙。相與質之。當有證也。明年陽明功成歸卒于南安。畿與德洪方赴廷試。聞訃。還奔喪。至廣信扶襯歸。越廬墓。心喪三年。建天真書院。會城肖先生像。其中春秋祭。以仲丁四方學士。歲以其日來集。會講喪終始。

與德洪入京。廷對既成。進士授南京職方司主事。尋以病乞歸。病已起。補畿門生儀制。郎吳春相貴。溪壻也。春薦畿於貴。溪請補宮僚。貴溪曰。得畿一刺。文選郎乃可。畿謝春不肯與貴。溪怒曰。人投汝懷。乃敢却耶。若負道學名。視我何如人也。遂大恨之。仍補南爲武選主事。三殿災。詔求直言。吏科都給事中戚賢疏請上。審進退。以回天變。所論列皆權寵大臣。而舉海內才望。問學之臣十四人。又多講學之士。上曰。如王畿。詐僞小人。亦擅引薦。壞好植黨。一至於斯。相貴溪所票旨也。出賢爲山東布政司都事。畿遂乞休。得予告。明年考察貴溪。使謂考功薛應旂曰。王畿僞學。有明旨。卽黜一人。不可遺考功

明史稿

王畿五十四卷

十

唯唯。猶未敢而聞者。交以書責考功。唐太史順之。至嘗其不復知人間。廉耻事考功。怒而畿遂以大察去矣。畿歸。專精於講學。所至接引後進。無能容自。兩都吳楚。閩越。皆有講舍。會常數百人。凡所見解。尤趨玄入微。不落階級。年八十餘。猶不廢出游。曰。吾非好遊。天壤悠悠。誰當負荷。思與海內士夫相與證明。先師法旨。續千聖之道脉耳。學者稱爲龍谿先生。王艮者。泰州安豐場人。安豐俗負鹽。不務學。艮初買于齊。晉之墟。聞童子誦魯論之次章。疎然省曰。噫。其爲人也。宜爾哉。奚遂逐而違養也乎。歸事二親。鄉黨服其孝。鄒是益取四書章句及五經誦讀信口談解。宿學無能

難之其學悉從悟入以經徵悟以悟釋經行卽悟處悟卽行處大有省於大學格物之旨未以語人一旦以語塾師塾師詫曰此大類王陽明公談良知之學也艮起而問曰是何人也曰子弗聞乎陽明今之夫子也艮喜曰有是哉雖然王公論良知良談格物如其同也是天以王公子天下後世也如其異也是天以艮于王公也其自信如此時陽明巡撫江西艮卽辭親走謁王公于豫章陽明延之上坐問曰子服何服也曰老萊子之服也曰子欲孝其親服老萊子之服然則行堯之行服堯之服必衮冕乎艮曰嘻非歟解其衣請焚焉陽明曰否而信而心明日又服而來陽明日奚復爾曰吾聞之孝

明史稿

王艮五十四卷

士

子一舉足不敢忘其親出入無間可也曰子之孝無間於夙夜乎曰無間子之於夜也弗解而寢乎曰解曰然則奚爲無間於夙夜乎艮曰嘻非矣遂拜而執弟子禮間與陽明談格物陽明曰待君他日自明之陽明還越艮復從之越見道日益親一日出遊歸陽明問何見艮曰見市人皆聖人陽明日市人但見子是聖人也嘉其信道之篤而艮以先生良知之學北方學者多所未聞自駕小蒲車二僕相隨北行所至化導執途之人而語之務令有省同志悅其講論匿其車勸止之艮輒留其汲汲於引進後學若此陽明卒于師艮通哭于桐廬歸泰州開門講授廓披聖途使人速進或問先生何不仕

曰吾無往而不與二三子是艮之仕也或謂先生爲隱曰吾無往而不與二三子良何敢隱也有問放心難收者艮急呼之輒應而起艮曰汝心見在更何求乎曰卽事是心更無心矣卽心是事更無事矣不喜著述晚作格物要旨求仁方諸篇御史吳悌疏薦之不報艮卒大學士趙貞吉銘其墓曰越中艮知淮北格物如車兩輪實貫一轂配越中爲二王世稱心齋先生萬曆中主事劉元卿疏請從祀聖無不報艮子璧字宗順九歲從陽明先生會講中歌詩聲出金石陽明奇之知爲心齋子誌曰吾固知越中無此兒也授之學比壯從父講授淮南聞望日隆嘗與同志行歌林樾中有舞雩詠歸之

明史稿

王艮五十四卷

士

風歌楚侗晤之通謂曰衆多君解了於道有得君自謂若何璧曰道者六通四闢之塗也精謂我有之將採取焉而又曰我能得之則已離矣或問學何以日樂又問曰樂者心體也有不樂非其體也吾求以復之而已然則如之何而後樂曰吾體自樂曰如之何而後樂是加於體之外也然則學可廢乎曰否莫非學也而皆以求此樂也樂者樂此學學者學此樂吾先子蓋言之矣樂有辨乎曰有所倚西樂者樂以人也喪其所倚則不樂無所倚而樂者樂以天也舒慘失得欣戚榮悴無之而不可日無倚而樂非樂道耶曰樂卽道也而曰樂道是牀上之牀也學顧止此乎曰孔顏曰不改其樂曰樂在

其中於此蓋終身焉而何以加諸然則何以曰憂道曰君子非以外物爲戚戚也所憂者道也憂道者憂其不得乎樂也云爾中丞凌海樓疏薦於朝部擬召用不果人稱東崖先生

劉陽者字子舒安福人也陽明先生撫虔時陽方弱冠讀先生語錄遂如虔拜稱弟子受學焉陽爲人修幹疎眉視之飄飄如世外人陽明一見甚喜之語之曰若能甘至貧至賤者斯可爲聖人陽跪而受教舉嘉靖四年鄉試仕爲碭山令臨民愷悌公暇則引四民入侍堂下訓諭之勉之孝弟力田讀書講學聞有孝子節婦表其閭墓邑苦河患陽齋沐七日率父老子弟禱于河上河

明史竊

劉陽五十四卷

三

遂自疏二十七里居四年九被薦召爲監察御史去之日士民遮道泣別爲創生祠尸祝之陽在臺中風裁獨持世宗改建萬壽宮爲永禧仙宮百官表賀陽曰此當諫不當賀也臣爲諫官不敢阿旨稱賀故事部院接疏中官持疏南面陽謂同官曰跪在中官手北面可耳旣授疏猶倏然當尊謂朝廷何竟東向揖中官中官甚恚然不敢出一語官舍蕭然禪室日恆蔬食或諷其太儉陽曰不聞青萊侍郎長齋御史平服師初教也尋乞休執親喪墓棲三年晚闕雲霞館於三峯翠微坐半雲洞天與諸同志講道飲泉茹蔬悠然樂之薄視色界與人言依於踐履常謂今之學者美堯舜之孝弟而無稱於

鄉黨小溫公之誠實而不踐其然諾言獨言幽乃無忌於可指可視言著言察乃未及乎行之習之年彌高好學彌篤語人曰孔子之學率十年一進藉令壽加乎七十又當有進於從心所欲不踰矩者善爲鄉人排紛批難得陽一言無不歸服卒之日哭于其庭者以千數鄉人相與祠祀至今

明史竊

劉陽五十四卷

十四

明史稿卷之第七十七

羅楊耿夏王鄧劉列傳第五十五 東莞尹守衡著

羅汝芳字惟德南城人也五歲母授孝經小學每語母曰兒學必欲爲聖人稍長從寺中讀書閉關靜養几上常懸一鏡水一盂朝夕對之曰吾心必如此鏡之常空此水之常淨乃得見吾道之本體年二十九舉于鄉運捷禮闈不肯廷試曰吾學未信未可以仕遂請告歸周流四方求證所學受易於楚人胡宗正宗正謂之曰若知必義當日從平地著此一晝耶汝芳忽然大悟回憶從前學問皆著訓詁中來益從先天尋覓直指大學中孝弟慈三字爲生民之命脈乃孔曾一貫傳授之真指其明史稿

羅汝芳五十五卷

一

言曰天命不已者生而又生也生而又生者父母而已身已身而子子而又孫以至曾而且玄也故父母兄弟子孫者爲天命顯其皮膚天命生生不已者爲孝弟慈通其骨髓直而堅之便成上下古今橫而互之便作家國天下高皇帝之六諭所以作天下萬世之君師卽此歸十年乃廷試筮仕爲令入爲部郎出知甯國府汝芳悉本所學而行之常謂士民曰高皇六諭天人精蘊盡數棒在目前學問樞機頃刻轉回掌上爲政不事刑罰徒足所至輒舉六諭昌言之或譏之曰將爲木鐸老人耶汝芳曰此大學之道所以教成於家而行於國者也雖欲不爲木鐸老人甯得耶萬歷中江陵當國是時士

譚名理者槩擯斥汝芳後以外報起復晉謁江陵問山中功課汝芳對曰近讀論語大學視昔差有味耳江陵默然後還雲南副使轉藩參竟爲言官所格繫歸時與諸門人走安慶下劍江趨兩浙金陵往來閩廣益集人士推明此學一日偶示鉞疾具冠服禮天地祖考端坐中堂弟子環侍請教曰徒言也不是道滿前洋溢俱是發育峻極合具楮筆手書曰此道炳然宇宙不隔分毫故人已相通形神相入不待言說古今自直達也後來見之不到往往執滯言詮善求者一切放下放下時更有何物自是絕筆門人私諡曰明德門人楊起元次其會講語爲答問集摘其論仁者爲識仁編傳授後學焉明史稿

楊起元五十五卷

二

起元歸善人萬歷五年進士爲編修時過盱江拜先生之門執弟子禮出語入曰吾坐師春風中師未語子未請問惟觀會堂上長幼畢集融融魚魚此卽唐虞太和景象一聞師學鑽磨刻骨無須臾忘離師一小像尊事之出入必告師沒歲時與同志祭奠於所居以爲常四方士來從受學起元復本師道而推衍之謂孩提不學不慮之良心卽聖人之不思不勉耳目手足之生生卽心愚夫愚婦之知能卽聖氣稟物欲皆明德之寄寓共觀共聞卽不親不聞之本體其學皆取成於心合人自省自悟所著有證學編楊子學解官至吏部右侍郎兼侍讀學士卒諡文懿

耿定向字在倫黃安人也嘉靖三十五年進士授行人選御史巡按甘肅關中故多古書定向於書雅所好既得代藩臬官用故事昇數僉送之境上定向悉還之獨收十三經石刻一部覽數日過洛留與洛陽諸生督學南畿日進諸生共講學生有馴行異等拔之備伍中檄有司禮聘入試里巷小民訓以聖諭六條而謂童子虛明當養以正敦拜社師遣教之自膠庠以達里塾家誦戶絃彬彬比鄰魯輶車所至十四郡翕然興起構崇正書院延四方來學之士郡邑茂異時召就學以陶鑄之督學五年爲國作人冀善人多而天下治其素所用心也四方士大夫過南都賈見他無所受獨受書邸中書

耿定向五十五卷

三

積與康齊出都盡送交知爲別不携一冊去以大理丞論新鄭相徧狹乏大臣度謫州判新鄭罷薦起固寺少卿歷都察院至戶部尚書定向言動一率真性而執古人嘗謂有馬借人此淺細事耳夫子何述焉蓋大道爲公志所存也凡我昭代前輩賢士大夫片言瑣行脍脍古人者輒籍記之名曰先進遺風用挽流俗追古道以爲茹模草之盤煥可挹玄德之風味跡一介之斤斤故是格天之膏矢也其學以孔孟爲修證謂孔子之立達火傳無盡所謂賢於堯舜者此也孟子願學孔子以子弟從之孝弟忠信爲勳庸以距詖放淫爲天吏之征討以守道待後爲劍垂之統業可謂爲巫函不爲矢匠而

善於擇術者以故平生孜孜不厭不倦在朝在野無一日不與朋友相切磋由越中以達洙泗澤於道德醇如也學者稱天臺先生督學時有夏叟者繁昌人王敬臣者長洲諸生君子謂先生造就兩人足徵達材之教云夏叟者下里一田夫也名廷美叟初聽人講學者曰夫爲學學爲人也爲人須求爲真人毋爲假人叟慨然內省曰吾平日所修持爲人者得毋未真耶時時循省求所爲真者天臺聞其人引致門下使從焦弱侯聽講漸知向裏久之自信得自然旨趣語弱侯弱侯曰要自然便不自然可將汝自然拋去他方世界也叟聞言遽有省胸中豁然如洗叟故未事詩書請於弱侯讀何書弱

明史竊

夏叟五十五卷

四

侯曰讀四書可乃日取學唐語孟次第咏誦時以己意詮解一日謁天臺曰比以焦先生教讀四書閱諸註釋中更不了了儼第以正文反身尋繹覺有會處敢以質焉中庸曰思知人不可不知天竊謂仁者人也人原是天人不知天便不是人如何能事親稱孝子又論語所謂異端云者謂其端異也吾人須是研究自己爲學初念其發端果是爲何乃爲正學今人讀孔孟書若祇爲榮肥計便是大異端如何又闢異端又曰吾人須是自心作得主宰凡事只依本心而行便是大丈夫若爲世味牽引依違從物卽名學道者不能自信本心剿襲紙上陳言挨傍別人人口吻此皆孟子所云妾婦道也又一

日侍忽喟然問曰天理人欲不知誰氏作此分別優反身細求理欲似難分別止在迷悟間悟則人欲即天理迷則天理亦人欲也天臺大爲嘆賞曰嘻叟能及此耶難言之矣叟又嘗謂弱侯曰吾讀論孟竊思孔孟之學同其道同乃孔子爲至聖孟子何未能與擬蓋嘗疑之近日反覆誦思如論語篇中孔子自謂未能者七謂何有於我者七乃孟子七篇更未見有此類語意毋乃孔孟之所以別乎非與叟諸詮解多類此儼所謂以我觀書非以書博我者哉叟一日白下從會講有友詢良知指意一友曰良知非究竟宗旨更有向上一着在無聲無臭是也叟起立抗聲曰良知曾有聲臭耶天臺聞之

五

明史稿 王敬臣五十五卷

大魁嘆曰近學之蔽于虛無見也陷而離矣叟乃見及此哉君子曰此空空之鄙夫也坐進此道矣敬臣者一縉紳子也幼讀書輒了了啟口稱聖賢讀詩至野有死麕章廢卷曰孔子放鄭聲而是詩胡爲存哉必漢儒誤拾其已刪者宋儒承陋而不能辨耳爲諸生贅謁魏莊渠先生從講學有招敬臣飲以妓佐歡敬臣曰吾何以衣冠坐塗炭耶稱疾而返自是遂絕燕會天臺聞其行超格貢焉敬臣爲學自修自證遇人杜口不談嘗謂議論不如著述著述不如躬行天臺易之曰聖賢無獨成之學子須以言論橐籥後人俗雖做不可議也由是與人多所勸諭弟子從遊四百餘人咸刻厲相責課敬臣

言學者不可標立門戶門戶若立增長言詮去道逾遠吾道至公至大惟不見乎道則有是非有彼我苟見乎道則方寸大觀物無不可萬派千枝不離於一又何是非彼我哉敬臣於學無所不窺而猶以慎獨爲學之的鶴曰聖賢論學總先於慎獨身體之自可見親長之際衽席之間慎獨之基本平薄其基何以成九仞之山也哉其本何以發子霄之木也故其爲學始於事親鄉黨稱其孝謹於居室夫婦相見如賓燕處不忘敬言動必以禮嚴於屋漏以對越上帝人域是域以上達天德其教人不越庸言庸行以慥慥君子爲實功弟子有專事靜坐者有汎覽子史者敬臣曰靜坐則繫心博觀則奪

明史稿

王敬臣五十五卷

六

志豈所謂主一無適而通達萬變者哉其論文曰六經文之本也今之爲文者舍六經而效子史本之則無譬之祠惡池以爲河祠配林以爲岱何當耶敬臣卒野史氏馮時可爲作傳曰昔蔡中郎作碑惟郭有道無愧色余之傳敬臣也亦然

鄧元錫字汝極江右新城人也元錫爲諸生時業已嚮往稽山致良知之學入試鄉闈主考閱其卷曰使宋儒可作亦自神乎舉中第三人過吉州問學鄉文莊文莊手書發育峻極從三千三百克拓三千三百從戒懼心體流出語遺之悠然有得自是日督二三同志講學門徒日盛時心宗盛行謂學唯無覺一覺無餘蘊九思九

容四教六藝程梈也元錫曰九容不修是無身也九思不慎是無心也日晨起羣子弟靜坐令收攝放心至食辰次第問當下心體語畢各因所至爲覺悟之已而嘆曰學先事心然不稽古格訓而成心自師誣也故其本在窮經學期致用然不考觀成敗而匠意嘗試罔也故其支在窮史然兩者欲博而精必闕然退藏抑氣沉心有遜世不可拔之志而後可庶幾焉與浮世功名的然衣錦者正相馳背則吾其潛乎遂自號潛谷絕意功名杜門山中三十餘年研窮經史作經釋作函支上下篇其言曰大哉先師之六經乎洋洋乎天人之奧倫物之情備是矣首著書經詩經三禮編釋闡先師所謂雅言

明史竊

鄧元錫五十五卷

七

詩書執禮者也春秋屬辭比事大義森著非豈可句字繹也故作純言通焉元錫以易應公車學專門每謂易理玄微卽程夫子易傳稿尙出於易簣之後矧固陋如錫卽喟然嘆曰尼父五十以學易幾無大過文中子曰沒身已焉嗚呼卽沒身豈有竟哉易釋凡四易稿未肯出以示人史依洪荒而來迄於勝國考觀天人貞一之統察古今运舍之變王路隆污道衍善敗之故爲上編有表有記有謨有訓有述有傳有志體裁各異其材取諸史其義稟諸經下編總三才之撰觀會通之極由上古迄當代各紀一事本末終始臚列爲二十一書首天官次方域次人官次時令次厯數次災祥次土田次貢

明史竊

鄧元錫五十五卷

八

賦次漕河次封建次任官次學校次經籍次禮儀次樂律次貨賄次刑法次兵制次邊防次夷狄而以異教終焉謂漢而下儒莫大於王文中而以僭譽之者過也次中說爲六篇周元公通書張子厚西銘程滄公正公遺書彙爲編以明儒統諸書稍稍出海外鉅公長者讀其書想見其人盱守許孚遠命五邑士就學以程伊川先生目之直指使者韓國禎疏薦于朝部用考選故事檄布政司起送郡邑守令詣門勸駕元錫辭疾不肯赴南京祭酒趙用賢貴州御史王以通直指使秦大寶相繼疏薦請徵聘如崇仁新會例部請于上于官翰林院待詔就家徵之元錫遂捧檄而起楚人吳國倫貽之書曰門下負王佐之才不用於一世而用於千百世著書種種儒術經制備焉具足以興禮樂致治安而名理詞章皆虛文也每一馳情輒復長嘆非徒感別實有所慨於中比見天子思賢禁林虛席詔下之日莫不爲門下揚眉門下將登安車就道乎將爲魯兩生乎然以愚意計之一官不足爲門下重門下當爲吾道重也元錫得書笑曰朝廷今日以官召矣敢復坐辭乎幡然就命抵肝江疾作上疏辭曰臣本草莽腐儒年力衰憊久矣扶病詣闕舊疾旋亟前進不能欲歸不敢乞恩放還田里以終殘喘是日恬然而逝弔者見之其容含笑如生學者私謚爲文統先生

劉元卿字調父安福人鄒太僕二子讀書青原元卿從講論津津有味乎皆理道之言也歸陳宋儒諸語錄玩讀三思喜曰必如是而後爲道德之儒舉鄉書師事三五劉公從講學再上公車不第抹其引杜門不出郡邑後進之士多來從元卿慨世學者俯首冥心徒墮理窟漫無實履與世隔閡著有諸儒學案國史舉凡明賢宗解發江證學大學新編等書吉水鄒元標以爲儒者之真品有實用之學術薦之朝起以國子監博士尋轉禮部遂歸與鄧元錫同以道學鳴于一時

逸史公曰今之講學者蓋亦眾矣非楊雄氏所謂譎諛之學各習其師者哉相詆論者紛紛而謂吾儒之道有明史竊

劉元卿五十五卷

九

異同乎非也夫學不至於無父無君辭皆可已余嘗取諸儒之講論互參證於孔門人人所誦聖言也所傳堯舜周孔之道也入門雖異致道則同譬之航海者然有舟可渡期到彼岸而已仁見謂仁知見謂知此其見有獨偏者也可以爲具一體之儒焉高明者爲賢知之過狃卑近者爲愚不肖之不及又其實有利鈍者也故孔子於狂狷也必曰吾與之吾與之今之欲學爲聖人者狂與狷與意見而已矣曰周之靜不如程之敬也不亦惑乎曰陸之德性不如朱之問學也不亦左乎使四君子生當孔子之時與顏曾比肩而游未知其伯仲也奈何以耳食而離黃之白沙陽明今不共推爲昭代大儒

乎人當其時羣然而詆之曰禪兩先生者學孔子之學由孔子之道逢掖之衣章甫之冠未嘗削髮披緇其出者勘亂之勳爛焉其處者萬古景其光霽禪有是乎老氏言無吾孔子易言不言無而專言有佛氏言空吾孔子易言不言空而專言實豈孔子也可詆其爲老爲佛乎故夫言孔子者曰好古曰默識此精一之傳也然孔子之稱聖與仁則在於不厭不倦及門之士同得之而克已參得之而三省賜得之而多識三子者不同學孰是而非孔氏家法乎然顏之卓曾之唯二子獨得其傳何也有進無止死而後已乃其善學孔子者也故荀足以發何嫌於如愚苟勇於任何嫌於魯至以穎悟之賜明史竊

道學傳五十五卷

十

而不免於願息道於是有聞有不聞矣若自畫者而且聚歛豈吾徒乎晝寢者而且短喪可勝誅乎竊謂諸講學者躬行之謂何即持論者有異同可毋辯也今天下家孔孟而戶程朱人人自謂已登孔氏之堂顧今俎豆于先聖之庭者僅四先生耳生于四先生之後者孰見而知乎孰聞而知乎予末學不能知然皆不可謂非願學孔子者也或珍一己獨見謬訾先輩各賢吾必曰此自操乎同室之戈者也或參二氏微言轉語聖賢經傳吾必曰此宜付之昌黎之火者也若或堯言而桀行則盜儒也或孔步而闖趨則賊儒也將以號于天下後世曰此亦道學一先生也吾惡得而與諸

明史稿卷之第七十八

東莞尹守衡著

鐵鉉景清卓敬陳迪等列傳第五十六

鐵鉉鄧州人也洪武中以園子生授禮科給事中調五軍斷事上嘗悅其奏對字之鼎石是時上太聰察羣臣故遇不暇給鉉獨以材能受知數奉命獄疑獄有聲于朝燕府人坐法當刑法官畏連宗藩數推鞠不奏上屬鉉立決上益喜尋陞山東參政建文君命李景隆出師禦燕師景隆進攻北平敗績還走德州鉉時主餉在行遇參贊高巍於臨邑相持勸哭誓效死迎景隆還保濟南城文皇師至圍城數重景隆出戰復敗還燕兵以箭射書城中使亟降濟陽生員高賢甯作周公輔成王諭

明史稿

鐵鉉五十六卷

一

射城外請罷兵文皇督攻急鉉亦悉力防禦時時出不意擊燕兵燕兵不得休城有圯壞未及築鉉縫大布灰紋其上如磚形夜張其處裏以葦席潛內繕治旦視之城完燕兵驚以爲神燕復隄水灌城城將陷鉉令將士解甲佯出降文皇策馬入城城門鐵板亟下幾不測文皇大怒趣兵來攻激擊如雨城垂破鉉書高皇帝神牌懸城上燕軍見之不敢擊相距三月燕軍乃解去朝廷嘉鉉功卽軍中陞鉉山東左布政使有宋參議者說鉉曰濟南天下之中北兵今南去留守北平者類老弱永平保定雖叛他郡堅守實多郭布政輩書生公能出奇兵陸行抵真定南朝諸將潰逸者稍稍收合不數日可

明史稿

鐵鉉五十六卷

二

至此平間有豪傑聞義而起公從便宜部署號召招徠之如此北平可破也北平破北兵無不同顧其家室必散歸徐沛間素多驍勇士公檄諸守臣倡集義勇候北兵歸合南兵征進者晝夜躡之時公館穀北平休養士馬迎其至擊之彼腹背受敵大難旦夕平耳鉉曰軍餉盡於德州城守五月士卒困甚而南將皆驚材無足恃莫若固守濟南牽制北兵使江淮有備北兵不能越淮歸必道濟吾邀而擊之以逸待勞全勝計也時燕師南襲滄州鉉與盛庸躡至東昌大敗燕師斬燕大將張五朝廷陞鉉兵部尚書賜三代誥命鉉入謝賜宴享其後文皇由他道入京師鉉擁殘兵淮南而天下事已去矣

明史稿

鐵鉉五十六卷

二

文皇卽位購鉉歸京師鉉背立殿中責之跪不可朝其膝責之反顧不可刺其耳鼻竟寸磔于市年三十七父仲名年八十三母薛安置海南子福安年十二戍河池康安七歲充匠鞍轡局尋皆卒時濟陽教諭王省聞文皇入國坐明倫堂伐鼓聚諸生謂曰諸生知此堂何以名明倫今勿多論且論君臣之義何如省大哭諸生亦哭觸柱而死子禎亦死省吉水人洪武五年鄉薦文皇執至高賢甯曰此作論秀才耶秀才好人命官之賢甯固辭其友紀綱時爲錦衣指揮倖用事勸賢甯就職賢甯拒不聽曰君以軍旅發身余本書生餽廩有年義不可綱言于上有而遣之年九十七卒

景清本姓耿眞甯人也洪武二十七年進士第二人授翰林院編修改御史署左僉都御史子實倅坐過誤下詔獄尋有焉清爲人倜儻尙氣節聲重臺中建文君卽位出清北平參議燕王召宴聽清言論大嘉異尋召還遷左都御史已改都察院爲御史府改御史大夫官中火清知建文君出亡不得從詣上自歸上喜清歸勞曰卿吾故人也復其官清時時伏劍衣衽中委蛇侍朝人曰清平生慷慨詎今臣虜乃爾清善匿人卒莫之測也一日早朝清衣緋衣入先是星者奏文曲犯帝座甚急文皇疑衣緋衣者文曲星耶因命收清得利劍詰清劍何用清曰用以報故主誓耳躍立嫚罵上大怒命挾明史竊

景清五十六卷

三

其齒清含齒血噴上譏御衣上益怒命剝其皮草櫝示長安門而以鐵帚刷肉至盡上夜夢清仗劍偏上繞殿廷詰朝駕過長安門屍忽斷索走三步犯駕上乃命藏于庫詔赤清族夷其先墓清又時入殿庭爲厲命籍其鄉攀染連坐時人謂之瓜蔓抄村里爲墟卓敬字惟恭瑞安人也敬幼時有相士從羣兒中指謂曰此兒骨髮殊異他日必爲名卿惜乎血不華色年十五讀書香山風雨夜歸迷失道得一兇牛憑之比入門縱之虎也性聰穎書一目十行下不再讀洪武二十一年進士授戶科給事中時同官八十一人上以適符古元士之數改元士尋以六科爲政事之本源又改士源

已又復爲給事中是時制度未遑諸王宮中服乘多擬太子敬乘間白上曰宮中朝廷視效綱紀攸先今陛下於諸王不早辨等威使諸王服飾與太子埒嫡庶相亂尊卑無序何以令天下上笑曰卿言是也朕慮不及此耳因遷宗人府經歷進戶部侍郎建文初燕王來朝敬奏奏曰燕王知慮絕人酷類先帝夫北平者強幹之地金元所由興也宜徙燕封南昌以絕禍本夫萌而未動者幾也量時而爲者勢也勢非至勁莫能斷幾非至順莫能察建文君覽奏大驚袖之翼日語敬曰燕王骨肉至親卿何得及此敬對曰楊廣隋文非父子耶建文君然其良久曰卿休矣事竟寢而靖難之師尋起文皇入明史竊

卓敬五十六卷

國

敬在姦黨中捕至上上訶敬曰此小臣非往日建議搖朕者乎爾何敢離間骨肉敬曰先朝若從敬言殿下安得至此上怒欲殺之憐其才且繫獄初敬嘗輕僧廣孝廣孝叩之必欲殺敬言上曰南昌地居下流使陛下吹封南昌金陵之兵順流而下直如探物囊中耳陛下豈有今日哉上因命斬敬夷其族敬臨刑從容嘆曰變起宗親敬受國家厚恩數年不能畫一謀死有餘罪敬美姿儀立朝多慷慨上在藩邸業聞名實不忍殺敬重惜之日國家養士三十餘年惟得卓敬耳後入私諠曰忠貞論曰鐵公之保有濟南審敵勢存苞桑廟勝才也及至國家板蕩真可剗而背不可轉足可斷而膝不可屈豈

其受氏之日已予此一副之鋼腸勁骨者在乎一何鍾錚也景清心懷豫讓之節戮殘餘蛇猶令上蹕震驚浩氣貫于幽明矣卓敬恨不能輔故主杜禍幾之萌甘授首以快卧虎烹之慨其血誠可以泣天日也嘗是時天下之學士大夫飲其忠義嘔嚔嚔於齒吻間而不敢吐嗟夫是亦參養于國家而稱縣官之犬也可以其吠堯也而貶其節乎方孝孺典刑最酷別有傳若禮部尙書陳迪刑部尙書暴昭則咸有足悲云

陳迪字景道宣城人也少儻有志操洪武八年鄉薦時爲郡學訓導召入翰林編修陞侍講歷山東參政雲南右布政建文君徵爲禮部尙書靖難兵起上疏陳大

明史竊

卷五十六

五

計受命督軍儲於外過家未嘗入聞變卽歸京文皇召迪責問迪謾罵不屈與子鳳山等六人同僞于市文皇命剖子肉塞迪口啖之問美手迪曰此忠臣孝子肉香美迪死衣帶有詩曰三受天王顧命新山河帶礪此緣綸千秋公論明於日照徹區區不二心又有五噫詞並悲烈郡人私謚曰靖獻暴昭浮山人洪武中薦舉授北平參政陞左都御史刑部尙書建文元年設平燕布政司真定掌司事平安兵敗召歸靖難師人執見文皇抗罵不屈士怒挾其齒次斷手足猶不絕聲斷頭乃死姚善字克一安陸人也善志行清實學識高遠洪武中鄉薦應祁門丞同知廬州重慶皆有賢聲三十年擢知

蘇州太祖初以吳俗多僭倭每繩以重法善至率以禮教風之政尙寬厚好親禮賢士相與講求治道考論政俗得失與民更始隱士王賓居陋巷中善徒步叩門求謁賓問爲誰曰姚善乃開門延語及賓報謁面府門再拜而返高士韓英國初累徵不起善往候避入太湖善嘆曰韓先生可謂名可得聞而面不可得見者也又有錢芹俞貞木皆吳中名士貞木以明經爲吳士所推善月朔輒延致學宮講授諸弟子員善一日饋菜貞木誤送芹所芹受之吏告貞木貞木曰錢先生不苟取予今受不辭必餽府公之賢耳善聞之喜欲往候使人先道意芹對使者曰芹誠願見府公然芹民也禮不可往見

明史竊

姚善五十六卷

六

于庭若明公弘下士之風請俟月朔相會於學宮及芹至善延上坐請質經義芹曰此上子之業公今事有急於此者善疎然請教芹出一簡授善竟不交言而去視之皆言勤王事善心嘉之會有詔求嚴穴懷才抱德之士善以芹應薦授戶部司務靖難兵出北平署行軍勸事從大將軍北進善約常鎮嘉松四郡守訓練民兵勸王已而芹受大將軍命還奏事進病卒靖難兵至江上善受建文君詔總督五部兵將行乃不知天命有歸建文君遜國去矣黃子澄走善所約共航海徵兵善謝曰公可去善不可去善守土之臣義當與賊存亡子澄遂去善爲麾下許千戶縛去見文皇文皇詰善曰若一郡

守乃敢舉兵抗我耶善厲聲曰臣各爲其主耳死之善有友人黃鉞者常熟人是以前給事中參劾方孝孺造而弔焉問曰北兵日南蘇常鎮京師左輔君吳人朝廷近臣今雖去幸有以教我鉞曰三郡惟鎮江最要害守非其人是撤垣以納盜也鎮江指揮童復役猶不宜獨任吾近見倭奏事上前視遠而言游其心不可測也蘇州知府姚善忠義激烈有國士風必能獨當一面但仁慈有餘而御下太寬此治郡之良才恐不足下定亂耳然國家大勢不在江南戎馬至此而禦之晚矣孝孺因陷書善勉以忠孝則戮力王室濟時艱善得書與鉞相對慟哭誓以死已而靖難兵至童俊果以鎮江降竟加

明史竊

黃鉞五十六卷

七

鉞言鉞聞善被執遂絕食聞日三日求死或傳善欲服已得有鉞復瞪目曰善爲人決無二心吾且少俟之云事定吾獨死未晚也脫善果不死吾將下報而直也稍食及善就刑報至鉞起登琴川橋西向再拜祀善慟哭曰吾與君同受國恩圖有難義同許身君今與希直同死國吾忍獨生乎祀畢從容整衣冠入水死時北兵四出捕善黨藉藉言且并錄鉞家親族悉驚伏鉞友人楊福獨嬰難出求鉞屍禮葬之鉞子叔陽洪武末以生員薦除宜章典史建文元年舉湖廣鄉試明年成進士爲給事中憂居足跡不人城邑有御史訪之正當秋賦共從禾幕中對語移日家人請具雞黍鉞曰豈有居喪

而殺雞禮客耶卒以采芣對食而別善勤王以書招鉞鉞請即日營葬畢事趨命錢芹亦奇士也元末嘗以策下諸將不遇洪武初辟大都督府掾從中山王出北平絕漠而還未幾解職家居二十餘年甘貧樂道以善薦乃復出臨卒猶條兵事緩急上執政時年七十二矣福父渙元末隱士也國初天下新定上以重法繩下士不樂仕父多不飲教子讀書鉞少明敏好學家無藏書日遊市肆中見書不問今古卽借觀之或竟日不歸鉞父見鉞好學甚恐爲郡縣所知數懲之不能止避居葛澤陂中鉞至陂無書讀問市塩酪入城從友人借數冊歸讀之渙一日泊舟鉞舍旁見鉞持書倚簷讀不輟聲就

明史竊

黃鉞五十六卷

八

視之曰孺子好學至此哉日能讀幾何鉞答曰皆無書過日不能忘也渙曰或舍中去此不遠孺子能從吾遊乎鉞起再拜從渙入月至舍挾數冊還卒讀數冊勿渙怪其數也舉借去書還渙之皆能誦說無脫漏者渙大喜曰吾插架書不下萬卷不能舉付汝汝當就吾舍讀因令子福同室而居三年遂盡其書縣令聞之會詣下郡邑求賢遂以鉞應并辟福渙怨之曰吾不幸遭此亂家破族散今獨携一子耕讀遠邇以畢餘生以子好學盡以藏書奉覽奈何不自靜晦卒爲人知貽累我家鉞徐答曰公毋患當爲公說尹罷之乃教福結束如農夫尹有問第操吳音勿有對也福見尹卽誠教誠告尹

曰鐵與福同筆研幾載知福爲深福材能問學並出鐵
下且福父老身病乞勿遣即遣不足以應明詔君且得
罪尹乃獨遣鐵而福得免福哭鐵詩曰江風夜夜鼓洪
同庚郭志三軍難奪振鼓歌江雨朝朝送時暮九辯不
空樂月影多誰謂百年臣子恨獨聞野老淚滂沱
論曰姚善謹於待士而疎於御下反戈之變自起蕭牆
毋乃忠有餘而智不足乎黃鐵當父徙避葛陂之時潛
身江壑尙苦不審及至國家板蕩委質相從肯謂書之
爲祟耶分道之所驅逼忠肝之所激烈從自及己翠難
以羽見映名同與天不朽平貞木之在國初兩爲邑令
是時歸老菟裘矣猶爲善出參畫幕中會應天以他累
逮去卒于客邸而不罹于患王賓故有異才經籍子史

明史稿

陳彥回五十六卷

九

天官樂書兵家裨志靡所不該覽屬世鼎革自晦爲狂
不娶不仕藥黥其面鬢髮短服行歌道旁故舊訪之箕
踞們虱不相酬對何自廢乃爾庶幾古之逸民乎韓奕
有韓山人集潛心理學國初累薦不起是非讀書人耶
鴻飛冥冥弋人何慕士各有志余故於數君子併論之
陳彥回字士淵莆田人也父立誠洪武初舉秀才爲歸
安丞被誣論死家破彥回謫戍滇南弟彥困遼東彥回
未入滇家人多道死比至蜀惟彥回與祖母郭僅存會
赦又弗原監送者憐彥回縱之去貧不能歸往依定遠
令黃積良積良罷依南充丞于和中未幾聞中教諭嚴
德政薦彥回明經爲保甯府學訓導三考至京承顧問

臨平江知縣至平江閏十三月上崩彥回入臨給事中
楊惟康薦彥回文學廉幹陞守徽州數月政教一新士
民感悅建文元年春以循良受上賞是冬郭卒承重徽
父老走京乞留彥回衰經赴闕疏辭上不許奪情留徽
除彥回戍籍彥回又乞竟服不許許襄事泣郡再疏許
葬郭微郡彥回視事時走墓下哭甚哀徽人名爲太守
山靖難兵至江上彥回糾義勇勤王文皇卽位械至京
師死之籍其家時代彥回爲守者黃希范不知何許人
先是遼府長史程通建文時上防禦北兵策數于言希
范與通善與其議通惡衛士紀綱及綱幸上用事言通
與希范曩有封事指斥併捕至京論死籍其家通績溪

明史稿

黃希范號錄安五十六卷

十

人也又太守葉仲惠臨海人早有文名初任廣武衛知
事陞知縣建文初以知縣充史官修高廟實錄二年同
考禮部陞知府永樂元年坐修實錄時書靖難兵爲逆
黨論死籍其家又鳳陽守徐安北兵至安拒之不得渡
河衛輝守孫鎮北兵至城守不肯下於是悉追論之安
戍雲南鎮戍山海鎮在山海二十餘年宣德初薦起爲
上饒縣丞不就安鄆人鎮合肥人

王叔英字元采黃巖人也洪武中與楊太中葉見春方
孝孺林右並徵至京辭還鄉二十年薦授儒居訓導三
十年改淮安府教授陞漢陽知縣建文元年召入爲翰
林修撰叔英與孝孺皆有時名孝孺廖廖古人叔英一

切與時經制不欲爲希濶矯世之行嘗上資治策其略曰天生斯民立之司牧而寄以三事曰庶富教是也今天下民未甚庶未能從上之教皆由富之道未至有戾于大學生衆食寡爲疾用舒之義臣聞古者井田雖廢然後魏猶有均田之法北齊有永業之制唐有口分世業之田皆恆產也今天下民富者連阡陌而貧者無立雖以致富者益富而貧者益貧此爲恆產不均古者田皆在官故什一通乎天下今天下田有官民之分稅有輕重之異民田之賦似輕而百姓受田之籍頗有富輕而反重官田之賦似重然農人輸納之苦更甚於輸富民之租此爲賦歛未平此二者生之無本之害也古

明史稿

王叔英辛未卷

七

者兵出於農自耕自食今日兵食於農而又多軍餘可以裁減歸農而不裁減古者四民有業今以僧道益之而六而爲其徒者又多此其人可使耕稼而不耕稼古者重農民抑商賈今工商之家棄耕織事淫巧使農人一歲之積不足以俸其一旦之售出是務末者恆有餘而務本者恆不足此三者生之未衆之害也古者天子六軍侯國三軍宋太祖定天下精兵不過二十萬京師十萬外郡十萬今京師兵已十萬外郡兵不知其幾百萬則兵多徒食可知也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又唐太宗省內外之官定制七百三十員曰吾以此待天下之賢足矣今內外大小官以萬計則官多

素餐可知也此二者食之未寡之害也古者用民歲不過三日然役之必於農隙之時後世事繁故徭役寢多唐太宗制租庸調之法歲不過役民二十日蓄能省事故也今天下有司役民無度四時不息不能省事故也至於民稀州縣人丁應役不給丁丁當差男丁有故役及婦人奈何民不窮困乎此爲州縣有應併省而不併省是以民稠州縣雖不盡其力亦奪其時民稀州縣既奪其時又併其力奪之矣此二者爲之未疾之害也古者山林川澤與民共之而有厲禁今天下民因於徭役急於近利由是山林不以時入而材木不給汚池多以數畧而魚蟹不充此爲土地有可養之物而不能養古

明史稿

王叔英五十六卷

三

者三年之耕可積一年九年之耕可積三年今天下賦重役多民無餘蓄然漢有常平倉穀賤則增價而人以利農穀貴則減價而出以利民至良法也及于隋唐皆有利義倉今皆未行或有水旱之災何以備之此爲民粟有可蓄之時而不能蓄古者制民之用宮室飲食器用衣服之制婚姻喪葬祭祀賓客之禮貴賤各有等差民無妄費財用常足今天下富民用度僭擬公侯貧民爭務浮靡婚嫁典田廬喪葬崇齋醮種種竭用不可枚舉此爲民用有可省之費而不能省此三者用之未舒之害也數者其大略也他非臣能盡知視古生財之道謂何陛下因臣所知求臣所未知明其爲害則亟除明其

爲利則亟興則富庶之效不數年可致而教化之行不難矣上嘉納是時朝議削宗藩急紛更叔英上疏曰太祖高皇帝除奸剔劓強鋤梗如醫者之去疾農夫之去草然急於去病或傷其元氣嚴於去草或損於禾稼是故體膚病去則宜調養其血氣禾稼草去則宜培養其根苗上不省北兵渡淮叔英奉詔出募兵至廣德聞建文君遜位去卽慟哭忽齊泰奔至問之故已知事不可爲遂止館于祠山道觀題于坐案曰生既久矣未有補于當時死亦徒然庶無慚於後世沐浴冠帶自縊庭樹下死焉裾間有絕命辭曰人生穹壤間忠孝貴克全嗟余事君父自省多過愆有志未及竟奇疾忽見纏肥

明史稿

王叔英五十六卷

三

甘空在案對之不能嚙意者造化神有命歸九泉嘗念夷與齊餓死首陽嶺周粟豈不佳所見良獨偏高蹤逸難繼偶爾無足傳千秋史官筆慎勿稱希賢祠山道士盛希年叔英故與善先遺之書曰我死葬我祠山之麓今墓存焉楊士奇題曰嗚呼翰林修撰王元采之墓靖難後治奸黨叔英妻金死于獄女二死于井弟元默變姓名匿京城商旅中識者上告太宗捕斬之判其屍叔英有幼子遺戍大同楊文貞訪得之延師教之再三迄無成重贈之金去不知所終文貞布衣時授館漢陽叔英過問讀書聲異之曰兵革之後久不聞此矣入視之士奇避去叔英展視案頭書爲士奇手作題曰此公輔

器也強請相見遂爲國士交是時士奇以處士徵爲齊府審理叔英薦之云

論曰楊東里之於元采不可謂非知己也是時方希直正得君居然王佐自期而元采弗之許至其所稱公輔乃在於蓬戶簞屨之一書生是何識藻資治一疏卽大學治平之要旨一輩腐儒乃遠尋於周禮之彌文近倣智囊之故事何舛也或言東里起自布衣未數旬而簪筆詞垣斯亦千載一時乎臨難之際趨舍頓異何哉竊商其情天生名世固將留之以佐異日之太平此管召之所以分途而同歸未可以此而訾彼也

周是修名德泰和人少孤力學洪武末年薦授霍丘訓導人見太祖問家居何事對曰教人子弟讀書爲善耳

明史稿

周是修五十六卷

高

太祖喜擢周府奉祠正逾年從王北征至黑山還陞紀善太祖上賓之明年有告王過于朝蓋逮王府官下吏建文君素知是修直道能匡輔獨得免改衡府紀善衡王者建文君弟也是時衡王未之國是修留京預修纂翰林北兵渡淮是修與靖江府長史蕭用道上書諷斥用事臣誤國書下廷臣及兩人議用事者怒詆二人言非是相與箝緘挫折之是修屹不爲動北師渡江是修與胡廣胡儼黃淮金幼孜解縉楊士奇等約曰國危矣吾儕誓必同死既退皆負約宮中火是修具衣冠詣應天府學拜宣聖繼死東廡下文皇卽位廣儼等以次登

擢都御史陳瑛奏是修與廖昇黃觀王叔英王良顏伯瑋等皆不順天命效死建文計其存心與畔逆等並宜追戮上曰彼食其祿自盡其心耳勿問其後士奇爲是修作傳語其子曰脫當時我與若父同死誰爲若父作傳近泰和郭子章從是修家見建文帝當日賜是修手諭爲志是修數逸事乃知是修受知於帝已非一日自帝在儲宮時嘗午寐夢異人遣以良藥覺而卜之曰當得達人越一日有薦是修至權甚言於太祖授奉祠正令侍儲官講讀建文帝深樂之以爲夢之徵也是修嘗言其母賢則書賢母二字賜之又言其師胡樵者賢書樵者二字賜胡之後裔帝又仍賜是修詩曰趨朝金殿

明史稿

周是修五十六卷

五

曉諭道王堂清見爾思親意與吾念母情揮毫彰隱德題句寫平生尙賴匡扶力從師望有成帝一日檢樂府辭有思徽人曰君求良佐也作思徽人賦賜之內臣有進鳧者命放之予書是修今作放鳧賦其辭曰荷茫茫之堪輿兮胡萬類之紛敷維水禽之衆美兮盛莫盛於鳧鳧雖幸遊之無算兮非定耦而弗居泛波濤之浩渺兮樂滄洲之遼曩藉軟莎而安眠兮弄輕萍而閑泳頽其趾而丹雘兮縞其襟而玉映性於物而不枝兮恆恣情乎煙沙孰虞人之曾識兮羌潛羅而忽加愛毛質之絢麗兮遙將獻乎皇家繫于皇之仁德兮當覽春平崇臺體陽和之生育兮澹冲融而舒懷適筠籠之跪進兮

綢晴光於文繡旣彬彬而戢羽兮亦肅肅而並珠啟予皇之良心兮敕俱放乎金縢始依依而泊淺兮漸翺翺而升高交翅翔而返顧兮若感恩而不舍徐翽蜚乎雲霄兮遺餘音乎鉅野何皇心之惻怛兮由親親而仁民由仁民而及物兮秩先後而有倫豈屑鑑於往古兮實誠中而形外思高下與洪纖兮期並育而不悖惟好生而惡死兮人與物其同情何至德之昭明兮舉一視而同仁觀夫若南郊之視網兮暨中山之放麋於禽獸猶有所不忍兮矧於人而遺之尤異乎華陰之黃雀兮終銜環而報施抑嘗聞江濱之白龜兮先繡符而朕祀善予皇之深慈兮澤旁沾乎微物念蒼蒼之生靈兮曷非

明史稿

周是修五十六卷

六

幸而有忽嗟羣鳧之何幸兮脫萬死於斯須遂重登於遼廓兮從心性之所如歷漫漫之河濟兮依漠漠之江湖刷羽儀而再整兮顧僑匪而相呼擬物性之或昧兮將天理之可憑粵作善而降祥兮同影響而足徵彼肉林之暴殄兮曾少知夫王德匪麟趾之仁厚兮又烏致夫騶虞之蕃息願攜充乎是心兮明刑政而不忒曰輸揚於仁聞兮無一夫之不獲卒曰爾鳧之生兮仁君之恩倏離鼎俎兮翔於天門東西無際兮南北無垠網羅交張兮緡繳相仍慎爾所止兮全爾性靈毋或輕投兮溟渚寒汀庶永慰予王心兮想遐征而孔甯蓋銜圖而獻頌兮逐韶鳳以來庭彰于皇之至治兮發詠歌乎詞

臣軼唐虞於千古令流無窮之德馨帝間與是修議論微異是修杜門請告帝手勅曰旦起聞卿疾亟遣醫問爾宜善自愛又勅曰日者所言予並無訝卿意子待卿豈他臣比自卿病予旦夕望聞稍愈吾方加一餐卿後傑之才弘大之志此心久已靡甯特令子信臣焦榮將書至且天寒室陋特賜木炭二百斤護卿寒疾并將金賤爲梅以悅情此文人清致可領也且此賤非至信者不予此炭非至喜者弗賜此臣非至重者不遣卿其察子意焉賜名所居曰葆貞軒是修嘗曰忠臣不以得失爲憂故其言無不直烈女不以死生爲慮故其行無不果取歷代忠節遺事輯爲觀感錄時省覽及是死蓋直

明史稿

黃觀五十六卷

七

行其志云

論曰予詳味建文君手翰所談夢中良藥嘗之味清而苦其人口服之可以安精神定四體延年嗟夫斯類出亡後之風味乎果兆在版築之朋和羹之鹽梅似不如是乃是修之遇合蓋亦奇矣雖未能調商之鼎不可謂非國士之報也子聞文廟自經之帶今後裔猶世藏之以旌蘇之節段之笏文之衣帶爭烈域中矣

黃觀字淵伯貴池人也觀父贅于許生觀遂從母姓幼敏穎受學元待制黃俾俾死王事觀感勵常以忠義自許洪武十七年貢入太學是歲鄉薦仍還太學讀書觀繪父母墓爲圖攜以自隨閱輒淚下二十四年會試廷

試皆第一上以觀出太學喜甚召祭酒面褒諭授翰林院修撰日侍上敷奏上愛重之上令編寫醒貪錄時時顧問之以其有政事才凡法司榜文皆令觀撰累陞尚寶卿禮部右侍郎奏復黃姓建文初進侍中與方齊諸人並見信用靖難兵急奉詔出募兵至安慶聞變痛哭謂人曰吾妻雍氏素有志節必不辱卽爲招魂葬之江上明日家人自京奔至則言夫人携二女出通濟門共沉于河死矣觀自分大事不可爲乃朝服東向再拜赴李陽河溺流中死文皇帝籍其家并遺其姻黨

廖昇者襄陽人學行最知名與方孝孺王紳輩友善洪武中爲左府斷事二十九年擢太常少卿建文元年勅

明史稿

廖昇五十六卷

六

修高皇帝實錄爲副總裁開茹瑞自龍潭還自繼死

王良者字天性祥符人歷官刑部左侍郎建文三年良問燕國人罪從末減左遷浙江按察使謁鄧王墓自普日荷愧武穆非人也建文君遜位去聞之大慟文皇詔召良良集臬司諸印私第語妻曰我分應死未知所以處汝妻曰我何難君爲男子乃爲婦人謀乎遂饋良食抱其子歛去置子池旁自投池中死良殮妻畢卽列薪于戶令妾抱幼子匿寄其僚一僉事家曰此宗祀所寄也遂闔室自焚事聞文皇怒曰良死分也卽吾父皇所制燬之特可罪詔徙其家于邊良死後風雨晦冥人或見其出沒詫其英爽尙存云

顏伯瑋名璜廬陵人建文元年以賢良徵授浦縣知縣浦自南北講兵民人終歲餽給軍餉已而北兵直擣濟甯過浦民益惶懼逃匿去三年朝廷以豐浦爲南北要害特設一軍民指揮司集民兵五千人築七堡爲北兵備禦尋調三千人往益山東兵於是浦之武備虛矣四年北兵來攻所存二千人不任戰伯瑋遣人詣徐告急都督援兵竟不至伯瑋度不能支令其弟瑄子有爲去曰汝歸白家大人璜旣爲人臣子職弗克盡矣賦詩一章題壁上有一木豈能支大厦三軍空擬作長城之句是夜北兵入東門指揮王顯迎降伯瑋冠帶升堂南拜慟哭曰臣無能報國自經死子有爲不忍去復還見父

明史稿

九

屍自刎從焉

顏伯瑋五十六卷

梅殷歸德人汝南侯思祖從子也洪武十一年尙甯國公主爲駙馬都尉恭謹有謀能騎射高皇帝駙馬中最愛殷將大漸時皇太孫與殷皆在侍上燭太孫曰燕王不可忽也次謂殷曰汝老成忠信可託幼主授一劍曰敢有違天者齒此汝其代朕行罰及太孫卽帝位殷常侍左右靖難兵起殷充總兵官守淮上扼燕師文皇遣殷書以進香皇考欲假道至金陵殷曰非制也弗許文皇怒復書言且誅君側之惡天命所歸豈人所能沮耶殷割使人耳鼻口授還答曰留汝口與殷下言君父恩義文皇竟不道淮安乃渡泗水破盱眙出六合至京師

及卽帝位殷尙擁重兵淮上上逼公主招殷公主嚙指血爲書付中使致殷殷得書慟哭詢建文君所在中使曰去矣殷曰君存與存君亡與亡吾姑忍俟之乃還京見上上曰都尉在軍勞苦哉殷曰勞而無功徒負愧耳上卽之永樂二年冬都御史陳瑛言殷抱藏亡命八十餘人私匿韃靼人與女秀才劉氏朋邪詛呪乞正其罪上曰梅殷朕自處之其令錦衣衛執所匿韃靼人送遼東明年冬殷入朝都督譚深指揮趙曦故與殷隙令人擠殷死宣橋下誣殷自投水死都督許成許發上怒置深曦二人罪二人對曰此上命也奈何殷臣上大怒立命力止持金瓜落二人齒斬之諡殷榮定初公主貽書

明史稿

梅殷五十六卷

三

阻靖難兵文皇不答文皇兵至江上亦與公主書言興兵不得已令公主遷居太平門外勿羅兵禍公主亦不答公主高皇后長女也殷旣死公主牽文皇衣大哭問駙馬安在上笑曰爲公主踪跡賊無自苦公主謹護二甥遂以順昌爲中府都督景福旗手衛指揮僉事謂二甥曰朕不念爾母爾爾安得至今日後皆改孝陵衛指揮使德中與世襲孫純舉進士爲中都副留守高皇后二女次適歐陽倫倫犯茶馬禁死殷有文學嘗攝山東學政先是李曹公掌國子人以二人皆文武林云論曰革除之際固祿食者所深悲也食焉而不避其難又冠屨士之所共憐也故於殷爲頑民難以言叛臣矣

於故主爲忠臣難以事新主矣高皇帝養士數十年山陵之士未乾骨肉之難旋作六宮一燼皇器頓移大小臣工幸識君臣之大義不可滅于此雖經于彼淵沉以報在天之靈何物賊瑛而乃恣已之殘逢君之惡死者追戮于九原生者坐擠于逆黨駢焉之沉寃莫訴冠紳之義氣誰伸夫非戴天履地曾爲袁憲貞度之舊臣乎一朝反面事人遂不顧其得罪於天下後世也建文君日者左順門之劔何在安得借之以斷賊臣之頸刳取其肝腸支分其血肉設九壇之祭以醇忠義之魂豈知天道好還惡孽難追卽不獲膏之於斧鉞竟亦瘐死于

明史稿

梅殷五十六卷

三



明史竊卷之第七十九

練子甯方孝孺列傳第五十七

京莞尹衡著

練子甯名安新淦人也洪武十八年進士與金瑒保幼孜同邑相友善謂幼孜曰異日子必爲夏臣我必爲忠臣其意氣相知有若此及既得舉入對廷試策直言近日朝廷用人狗名而不求實小善驟進小過輒戮非育才用人之道上以其敢言擢一甲第二授翰林院修撰尋陞副都御史工部侍郎建文卽位改吏部與蹇義爲左右侍郎已又改御史大夫李景隆之敗子甯執之子朝數其爲賣國賊臣請斬以覺鼓不聽自請不能執法除奸之罪先伏誅不省北兵旣渡淮周是修疏詆諸用

明史竊

練子甯五十七卷

一

事臣誤國爲所誅子甯廷斥諸用事曰國事至此尙不能容言者乎而是時子甯一胸熱血欲灑無地已而金川門不守變果起於景隆文皇卽位縛子甯至語不遜斷其舌文皇曰吾欲效周公輔成王子甯手探舌血大書地上成王安在遂族其家姻戚逮戍邊者百五十一人越數年吉水錢習禮以未及逮爲鄉人所持以告楊榮榮爲白上上曰使練子甯在朕固當用之況習禮乎方孝孺字希直一字希古甯海人也父克勤洪武中濟甯州守自有傳孝孺幼精敏雙眸炯炯讀書以寸爲日人呼小韓子年十四五侍父宦遊齊魯間歷覽孔子周公廟宅問陋巷舞雩所在年二十以文章遊宋太史潛

溪先生之門其持論謬謬然動法先王嘗曰定天下之爭者唯井田乎弭天下之暴者唯比閭族黨之法乎有恆分而知恆道矣田亂又曰古之治具五政也教也禮也樂也刑罰也今亡其四而存其末欲治功之建古能乎哉不復古之道而望古之治猶闕瓦而望其成甍也洪武十五年以學士吳沉薦召見上謂皇太子曰此莊士當老其才輔汝遺還鄉尋註誤儀至闕下上故識孝孺特開釋二十五年復薦至上時重創削孝孺陳說教化上曰今非用孝孺時稍擢漢中府學教授蜀獻王聘爲世子師名其讀書之廬曰正學皇太孫卽位召爲翰林博士進侍講尋陞侍講學士已改文學博士修太祖

明史竊

方孝孺五十七卷

二

實錄爲總裁建文君好讀書常召使講解臣僚奏事命就展前批答建文君方寤寐周官孝孺亟欲將頤以輔獻太平友人黃巖王叔英貽之書曰凡人有指天下之才者固難自用其才者尤難如子房之於高祖能用其才者也賈誼之於文帝未能自用其才者也何則子房之於高祖察其可行而後言言之未嘗不中高祖得用之而當時受其利故親如樊呂不可得而間信如陵勃不可得而非任如蕭何不可得而奪此子房所以能自用其才也賈誼之於文帝不察其未能而易言之且又言之太過故大臣絳灌之屬得以短之於是文帝不能獲用其言此賈誼所以不能自用其才也方今聖天

子求賢用才之意上追堯舜固非高祖文帝可比而執事致君澤民之術遠方皇亦非子房賈誼可倫其所謂明良相經千載一時者也將見吾君不問則已問則執事必能盡言執事不言則已言則吾君必能盡用致斯世於唐虞雍熙之盛者是在是矣豈非天下之幸歟雖然天下之事固有行於古而亦可行於今者亦有行於古而難行於今者如夏時周冕之類此行於古而亦可行於今者也如井田封建之類可行於古而難行於今者也可行者行之則人之從之也易難行者而行之則人之從之也難從之易則民樂其利從之難則民受其患此君子之用世所貴乎得時措之宜也執事於此研

明史稿

方孝孺五十七卷

三

諸慮而藏諸心者非一日矣措之猶反掌耳尙何待於余言之贅哉然僕聞知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故不能無言於左右耳夫人情愛其人之深而慮其患之至者必救其失於未患之先苟待其既失而後救之是乃愛之淺而慮之疎也其得爲忠乎天下知執事之深愛執事之至誠僕者固多矣竊謂忠於執事未能有過於僕者伏惟少垂察焉孝孺得書不答日與建文君講論周官法度而是時品官階勳改如周禮卿大夫士之制承天午門等門各易以皋門應門等名皆用孝孺議也靖難兵起召檄皆出孝孺手齊黃雖用事急輒倉皇失職孝孺頭能畫奇策聞燕王父子燕王

殺其世子燕兵渡江力勸建文君固守京城以待圓方之援不聽時齊黃出走徵兵孝孺獨留宮中火孝孺服斬袞哭臨于家初文皇南下姚廣孝啟曰南方有方孝孺者此有學行人負盛名必不肯降陛下幸勿殺殺此天下讀書種子絕矣文皇入使孝孺門人德慶侯二子廖鏞廖銘往召之孝孺怒曰汝讀幾年書不識一是字耶兩子復命上使人繫置獄中及草卽位詔上欲孝孺筆召至殿前哭聲徹殿陛上降榻勞曰先生無勞苦余欲法周公輔成王爾孝孺曰成王今安在文皇曰渠自焚死孝孺曰成王卽不存何不立成王之子文皇曰國賴長君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弟文皇曰朕家事先生

明史稿

方孝孺五十七卷

四

無過勞苦命左右授筆札曰詔天下非先生草不可孝孺投筆大哭曰吾腕可斷筆不可枉文皇大怒曰汝能違死耶朕當滅汝十族也仍繫獄中每抄提輒示孝孺孝孺知友門生廖貽盡孝孺不從乃磔于市孝孺欣然從刑爲詞曰天降亂離兮孰知其由姦臣得計兮謀國用猶忠臣發憤兮血淚交流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嗚呼哀哉兮庶不我尤時年四十六妻鄭及子女先經死連坐死者八百七十三人廖二子拾孝孺遺骸葬聚賢門外亦見收論死是時溧永尙書魏澤謫南海典史藏其幼子以故孝孺今猶有後洪熙初詔寬奸臣黨方氏遺族始有還鄉者矣建文元年孝孺試畿輔士命題託

寄命章得長洲人劉政卷喜曰此鳥中孤鳳當虛左
之舉第一人孝孺刑政慟哭不食而死孝孺季弟孝
友就戮時孝孺見之不覺淚下孝友口占一絕云阿兄
何必淚潛潛取義成仁在此間華表柱頭千載後旅魂
依舊到家人以爲無忝於忠臣之弟云

論曰余觀方孝孺所著越公子對五千餘言末言同也
以布衣問爲邦聖師避之子與氏稱堯舜遊諸侯君子
大之遂陳其志以爲古先聖王之政朝設誠而暮奏功
思深哉不可謂非王佐才也見謂迂闊而遠事情然讀
其深慮論十首施爲大畧頗具姑附其一二千篇其論
井田曰三代聖人公天下之大典墜地已久今國家法

明史稿 方孝孺五十七卷

五

立令行足以乘勢有爲之日舉而措之無難謂井田不
可復行於今者惑也古之時席地而食手掬而飲歃血
而啗毛衣皮而寢車上巢下窟以相肩拍手鼓腹以爲
娛固不若後世官室鐘鼓服食器用之美且適也若此
者非惟不可行亦不必行以其非中制也若井田者更
三四聖人而始大備酌古今之中盡裁成之理生民之
鉅防禮義所由立也古者之世富庶勝於今風俗美於
今上下親洽過於今國之盛強且久過於今曷爲不可
行哉或曰禹之洪水桀紂之暴虐人民稀少故田可均
夫桀紂之暴非若秦隋之糜爛其民也湯武誅其君而
已非若戰國秦漢之際殺人盈城野也民何爲少哉今

天下喪亂之餘不及承平十分之一故均田之行莫便
於此時或援王莽行證以不可益謬矣王莽之亂非
爲井田也歟漢家之老母而奪其壘稱制於海內海內
之人憤怒思剖其心而食之故因變奮起使莽不行井
田海內亦亂莽亦誅死於井田何有哉然而漢唐不行
者非不可行也未嘗行也漢高祖之世可行也時無其
人導之唐太宗有志於三代之盛而魏徵之流未知先
後不能輔之以成大業孰謂不可行也流俗之謂不可
行者以吳越言之山溪險絕而人民稠也夫山溪之地
雖成周之世亦用貢法而豈墾墾墾卑夷高以盡井哉
但使人人有田田各有公田通力勸事相救相恤不失

明史稿

方孝孺五十七卷

六

先王之意則可矣而江漢以北平壤千里盡而井之甚
易爲力也鄙固之意以爲不行井田不足以行仁義者
非虛語也仁義之行貴人得其所今富貴不同富者之
戚上足以持公府之柄下足以籍小民之財公家有散
於小民小民未必得也有取於富家則小民已代之輸
矣富者益富貧者益貧二者皆亂之本也或以爲陳涉
韓信非有陶朱之富而豈富者爲亂哉以此論井田疎
矣是殆不然井田之行則四海無閑民而又有政令以
申之德禮以化之鄉胥里師之教不絕乎耳苛取暴征
之法不及乎身何苦而亂乎使陳涉韓信有一廛之宅
一區之田不仰于人則且終身爲南畝之民何暇反乎

僕故曰井田之廢亂之所生也欲行仁義者必自井田始欲舍井田而行仁義猶無釜而炊也決不得食矣其論教民之法令民家十爲睦睦者言相親也十睦爲保保者言相助也十保爲雍雍者言聚而無爭也咸屬于縣雍有長以有德而文者爲之保有師以有行而文者爲之睦有正以忠信篤厚爲十家則者爲之月吉則集一睦之老少聽于正使少者一人讀古訓正釋其義坐而戒勸之眾揖而聽一人讀邦法正立而宣敷之眾北面跪而聽讀既訖一睦中之善惡列而登于冊無惡者爲上善多者次之善惡均者爲中惡多者爲次中無善者爲下正飲眾酒位皆以其行爲差下者不畀酒不命

明史竊

方孝孺五十七卷

七

坐三年而無惡者告于縣而復其身三年而無善者罰及之異其服不齒改者免之其善之目曰孝曰弟曰親隣曰卹貧曰助同睦曰敏好學其惡反是保有學以教十睦之秀民四時各一會如睦制而略其教之法取其孝弟忠信之行取其端莊和敏之德取其治經而知理射而中習禮樂而安知書數而適用月試而升黜之升則於雍雍亦有學其教如保而加詳雍試而善則升于縣而復其家黜則于睦俾家之修修而有聞則復教之而復升之凡睦之民有未達則問諸正正未達則問諸學農而暇則惟學之遊以誦善言以法善行同睦同保遇相揖作相助語相讓飲酒相命召若族雖非同睦行

族禮童子則學于睦之正取其羣而和睦正保師雍長縣歲考其績而升易之爲績最者其家復凡民力征相先粟賦相率上之所令胥勸而趨葬死而絕者食病而寡者敬德而文者執強悍狠愎而敗類者棄奸佞而巧者此其要也其明教論曰古之六德智仁聖之事類閎之所不能及六藝禮樂之度數節文孟子之所不能詳射御之工杜預羊祜之所不能兼書數之法君子猶有所未習居虞以九德待士而有三德者亦俾爲大夫有六德者亦俾爲邦君聖人豈不欲得全德之人而用哉以爲求人太全則天下無全才不若因德命官之爲無失也泉陶未必能達禮益稷未必能知樂而益稷泉陶

明史竊

方孝孺五十七卷

八

所爲之事伯夷后夔宜亦有所不能然而數子爲之各稱其位而成名於後世故善立教者莫如本之以六行餘則因其質而設其科其人剛毅而重厚者必可以任天下之大事則因而教之博通古昔之政教周知海內之得失觀其損益折衷以驗其爲勿使色厲而僞者得參之以爲大臣之儲其人慈良而順愛者必可以治民則因而教之平賦施惠之方振災卹患之道辨邪察獄之事理俗興化之要勿使柔佞而詐者得參之以爲牧伯之儲教其疏達而明斷者爲百官眾職之儲教其強識而通敏者爲文學典禮之儲教其沉勇而有威多力而任武者以爲疆場將帥之儲各以其所當爲者教之

而皆不使近似可說之人得與則所用無非才而所爲無僨事矣此太學之政也而爲師者非其才德之美不可也太學推其法行之於郡縣俾亦以六科爲準郡縣之取弟子員也必問於其宗族鄉黨皆言其篤行而好學則取之而復其家田百畝入太學則倍復仕而有政則皆復學于郡縣者與郡祀與燕會禮異之使殊於恆人縣每科四人三歲各升一人于郡郡每科十人三歲各升三人于太學太學每科百人爲率以應上所任用郡縣既升而闕則卽充之廩之也宜厚教之也宜詳試之也宜嚴用之也宜富人知學之可仕也則不怠於自修知各因其才而用之也則必謹於自立而天下之異

明史稿

方孝孺五十七卷

元

才咸思有爲於世矣孝孺之言曰由是道也近者十年遠者一世周之治可復見矣然必制民之產使之無死亡之憂然後可苟驅不能自存之民從吾之令雖堯舜之仁周公之智有所不能況三代之舊法乎故民易治也在乎治之有法法可行也在乎養之有道

明史稿卷之第八十

高韓楊楊尹平列傳第五十八 東莞尹守衡著

高韓字不危山西遼州人也韓母老而痼疾韓將奉極勞苦母亡廬墓三年洪武十五年貢入太學上嘉其孝旌焉授前軍都督府試左斷事十八年上疏請墾河南山東北平兵後荒田及柙未技慎選舉惜名器數事上嘉納後斷事不稱旨嘗得罪以議賢謫戍貴州建文初上疏陳情放歸田里知州王欽應詔辟薨赴銓曹上書論時政借漢爲喻其略曰昔漢高帝提三尺劍滅亡道秦大封同姓分王天下之半蓋欲藩中國而禦四夷也豈其遺文帝不治之痼疾哉賈誼所謂股大於腰指幾

明史稿

高韓五十八卷

一

於股者此也賴文帝寬厚含容而吳王几杖之賜折其強悍不臣之心迫厲王謀反僅廢處蜀郡已不免有尺布斗粟之譏景帝寬厚不如文考輔以晁錯之深刻侵削諸侯遂挑六國之禍向非命將得人民心輔漢則社稷危矣我太祖皇帝起類漢高而神武過之龍飛淮甸汎掃胡元芟割羣雄混一區宇雖曰天與人歸實賴我高皇帝有文王純一之德大行皇后有后妃不姑之行凡百斯男無不穆穆皇皇宜君宜王者矣故本宗百世爲天子支庶百世爲諸侯體三代之封建分茅胙土必先形勢之地陝西百二山河昔人謂一夫當關萬夫莫開其人勇悍西鄰吐蕃故以藩王之長秦府王之山西

表裏山河地產良馬其人剛壯所謂山西出將者是也北近胡虜故以晉府王之北平雖無名山大川之限其南冀州真定保定順德廣平大名諸境所謂桑土之野坦平肥沃供賦饒衍其北雖曰沙漠寒涼不毛然其地廣蓄馬羊其人衣皮食肉弓馬是務遼金殘元藉之而興故以燕府王之四川僻在西南一隅山河阻深劉備據之虎視吳魏故以蜀府王之其餘楚襄齊兗甯遼谷代慶肅之屬星羅棋布比之古制雖皆分封過當然高皇帝之聖謨神慮莫不欲護中國而屏四夷也今各處親王故多驕逸不法違犯朝制不削則朝廷紀綱不立削之則傷親親之恩此我皇上所難處也賈誼曰欲天

明史稿

高韓五十八卷

二

下之治安莫要於照建諸侯而少其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亡邪心令海內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率從真裁制諸侯之長策也以臣愚見盍師其意勿行晁錯削奪之謀而效主父偃推恩之令秦晉燕蜀四府子弟分王於齊兗吳楚湘潭齊兗吳楚湘潭子弟分王於秦晉燕蜀其餘甯遼谷代慶肅等府比類西分王之少其力而減其地如此則藩王之權不削而自弱矣臣又願益隆親親之禮歲時伏臘使人饋問其賢如河間東平下詔褒賞驕逸不法如淮南濟北者初犯則容之再犯則赦之三犯而不改者當合親王告太廟削其地而廢處之豈有不順服者哉臣嘗以爲人君之有

天下亦猶人之有一身也天下之患有內外一身之疾有肌膚四夷之患人身疥癬之疾也骨肉之患人身腹心之疾也疥癬之疾有時搔癢命良醫修方一掃之而平服矣腹心之疾非智識膏肓者不能也今臣以一身百體爲醫我皇上乃天君一心也所謂具理而宰萬物百體之聽命者也各處親王乃五臟耳目口鼻手足也五臟酸甜嗜欲不同手足安逸勞逸日好色耳好音鼻好臭口好甘皆本乎心天君隨其百體之好則失主宰之道不隨則擾亂吾心故醫書云智者能調五臟和五臟既和不惟無腹心之疾而疥癬之疾亦不生矣噫五臟和而一身安一家和而百體安里諺曰家不而而

明史稿

高彙五十八卷

三

隣里欺臣亦謂國不和而四夷窺此一理也伏望皇上鑒察焉書奏天子奇其才未幾年北平兵起命從李景隆出師參贊軍務魏請使魏曉以禍福感以親親之誼令其休兵歸藩以代朝廷數十萬之師遂遣往魏自稱國朝處士臣高巍再拜上書燕國大王殿下巍聞世之所謂大丈夫者蓋以其爲國家排難解紛上足以安宗社下足以安黎庶而無一毫微利干譽之心焉爾巍榜櫟之材遨遊山野經史自娛內有飽煖之樂外無攘奪之虞沐浴皇朝之恩厚且深矣巍雖無丈夫之才而有丈夫之志慕魯仲連之爲人喜與人排難解紛名世而不朽也頃我太祖高皇帝上賓聖天子遵遺制嗣大寶

布維新之政下養老之詔天下感戴矣嘗考姚朝野皆曰內有聖明君王外有骨肉藩翰帝王之治可待不意大王與朝廷有隙張皇三軍抗禦六師不知其意何出今在朝諸臣文者智籌武者勇奮執言仗義以順討逆殆無不勝之理巍不忍兵連禍結挺身開說以爲還纜芥之積忿而覆百萬之生靈豈仁智之爲哉巍有一策解隙以和使帝者復帝王者復王君臣之義大明骨肉之恩愈厚乃天下萬世之幸也巍所以置死度外來見大王欲盡一言求頸血汚地者蓋宿許太祖以隕首結草之報豈它有求哉昔周公遭流言卽避位居東以俟成王之悟大王誠解護衛甲兵釋骨肉猜忌之疑塞讒

明史稿

高彙五十八卷

四

賊離間之口大王甯不比隆于周公乎慮不及此遂檄遠邇大興甲兵襲疆宇任事者得藉口以爲殿下假誅左班文臣實欲效漢吳王倡七國以誅晁錯爲名家必自毀然後人毀之恐一旦奸雄豪傑鳩集亡賴因時乘隙率眾突起而橫擊之萬一有失大王獲罪先帝矣今大王據北平取密雲下永平襲雄縣掩真定雖易若建瓴但自興兵以來經今數月尙不能出區區葭爾一隅之地較以天下十五而未有一焉大王將士始亦疲矣況朝廷以天下無限之師大王以一國有限之眾應之大王同心之士大約不過三十萬大王與我聖天子義則君臣親則骨肉尙生離間之疑況三十萬異姓之士

可保終身困迫而死于殿下乎魏每念大王帝室骨肉之親何至如此未嘗不灑泣流涕也若大王信魏言上表謝罪按甲休兵朝廷寬有再修親好天意順人心和太祖在天之靈亦安矣不然執迷不同捨千乘之尊捐一國之富恃小勝忘大義以寡敵眾爲僥倖不可成之悖事魏不知孰優也況大喪未終葬與師旅其與太伯夷齊求仁讓國之義不大逕庭已乎雖大王有清夷朝廷之心天下不無慕尊嫡統之議幸而事成萬世公論以大王爲何如倘有蹉跌於斯時也追復魏之愚其可得歟願大王熟思而審處焉書達不報魏復上書言大王論親最長論行最賢我朝之周公也當流言之謗

明史竊

高魏五十八卷

五

亦如周公有頑濟之過無驕倖之形謂我天子守成同歲王使我朝基業同周室豈不盛哉反覆數千言末言魏曰髮書生蚺蚺微命生死不懼久蒙太祖教養無能補報洪武十七年旌表臣魏孝行魏竊自負既爲孝子當爲忠臣死忠死孝魏至願也如果賜死獲見太祖在天之靈魏亦有以藉口矣書再上不報已而景隆兵敗魏自拔南歸至臨邑遂與鐵鉉還保濟南鈔既拒卻北兵宴諸將佐魏有賦志喜今其辭不全其後文皇入國魏縊死于驛舍

論曰高參軍真一奇男子也自稱慕魯連子而不能如連子之功見言信此其志亦良苦已然國亡身存

之正乃連子不肯帝秦之志甯蹈東海而甘之誰謂白髮書生徒以口舌爭論已哉山西有戍卒羅義吾不知其何如人其慷慨似之事見靖難紀要亦翩翩國士風也余謂齊黃之悞國豈一朝之士皆盡育無一諫止何也南兵屢敗乃獨魏與御史韓郁湖廣參議楊砥二三人之吁已晚矣時有楊本者憤諸將之不力上書自效亦一材畧士也聊予一軍以塞其志及夫國難危蹙御史尹昌隆始毅然請以周公故事許之其計畫似無理之至不知自刃交前不救流矢倚臨之以高廟在天之靈朝寧君臣大義難僭越燕王何辭以對也

明史竊

韓郁五十八卷

六

兵北行郁上書於建文君曰臣聞人主親其親然後不獨親其親茲陛下講之有素行之方篤而佐之無人以致激之而生變也蓋嘗即彼諸王既廢而言之以言其親則太祖之遺體也以言其貴則孝康皇帝之手足也以言其尊則陛下之叔父也彼雖可廢而太祖之遺體不可殘也親之手足不可缺也叔父之恩不可虧也二帝在天之靈有子有孫身爲天子西使厭子厥弟有遭殘戮試測其心爲何如哉臣每慕念至此未嘗不爲之流涕也此皆殘酷豎儒持一己之偏見廢天下之大公或者病藩封之太重謀貶削之權衡疑之太遺慮之太深所以流而至於此也方周王不軌之際進言則曰六

國反叛漢帝未嘗不削也執法則曰三叔流言周公未有不誅也遂使周王父子流離播遷有甚於周公之誅管蔡者矣夫唇亡齒寒人人自危理之常也矧周王既封湘王自焚代王被廢而齊臣又告王反矣爲計者必曰兵不舉則禍必加是則朝廷激變之也及燕之舉兵今兩月矣前後調兵不下五十餘萬而一矢無獲謂之國有謀臣可乎經營已久軍興輒乏將不效謀士不效力徒使中原無辜赤子困於道路迫於轉輸命不聊生日甚一日九重之慮無已出入帷幄預國大事者方且洋洋自得若無事人繇此觀之彼其勸陛下必削藩國者果何心哉諺曰親者割之而不斷疎者續之而不堅

明史竊

楊砥五十八卷

七

殊有理也陛下誠不察此臣愚以爲不待十年必有噬臍之悔矣伏願少垂洞鑒興滅繼絕釋代王之囚封湘王之墓還周王于京師迎楚蜀爲周公俾其各命世子持書勸燕罷兵守藩以慰宗廟之靈明詔天下撥亂反正篤厚親親宗社幸甚天下臣民幸甚不聽郁未詳其所終

楊砥者字大用山西澤州人也洪武二十七年進士授行人司右司副孔于廟從祀砥請退楊雄進董仲舒從之陞湖廣左參議建文二年春入朝上書請罷兵不宜自翦其枝葉詔視其職事見革除紀文皇入國起爲鴻臚卿喪父廬墓三年服除陞禮部左侍郎坐巡河渠失

職降工部主事改禮部永樂十年陞太僕寺卿尋兼苑馬寺卿母艱賜鈔千錠命護喪歸葬未及家卒上悼惜之遣官賜祭焉

楊本中牟人或曰處州人有材畧精於遁法建文元年以太學生應募試兵部授錦衣衛鎮撫時吳王燕軍一日本請王出觀兵及登將臺見大水淼茫平階而一軍皆不見本曰此水遁也及帥師北向本持一鐵棒三十斤臨陣馳突北軍披靡不敢前遂破之自南北交戰諸將皆敗惟本與平安有功景隆忌本不以聞已而本約日出戰請諸將爲後繼景隆謂諸將曰今日譬之一園瓜我輩種已熟乃爲別人採去耶竟擁兵不救本上疏

明史竊

楊本五十八卷

八

曰刑屬三千罪莫大於不孝人倫有五德莫大於盡忠忘君虐民者不可以不懲喪師失律者不可以不罪今都督袁宇與耿炳文征討喪軍士二十萬於燕地皇上憐其爲太祖故舊不忍加刑魏國公徐輝祖私存姊妹之情虧喪土馬皇上召回京師命大教場操練軍馬曹國公李昇隆西月進兵喪失軍馬無算皇上責問歸罪羣下此實總兵之罪也乞假臣爲大總兵用能官一員召募義勇招撫軍伍凡先鋒參謀軍政稽考等官聽臣自當保舉仍特命親王爲監軍疾馳燕師則可免生民於塗炭莫宗社於太山矣疏上建文君不能用子之一軍本憤激帥孤軍獨出遂被禽繫北平獄後文皇攻濟

南失利趙王奔還北平恐人心動搖索本殺之文皇大怒曰日本有材畧予且欲用本奈何殺之本頸後無髮力雖有功而爵賞不及

尹昌隆字彥璵泰和人也洪武十七年以國子生舉應天第一明年進士及第二授編修改御史建文君即位親朝晏昌隆諫曰自古人君未有不以勤而興以逸而廢書曰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此文王之所以興政也詩曰鷄既鳴矣朝既盈矣此齊君之所以早朝也我太祖皇帝在位三十餘年未嘗見日而臨百官今東方既曙鐘鼓初聞旭日已旦朝儀方肅似非古人廷燎待賢之意也若曰四方無虞可以從容於殿陛則

明史稿

尹昌隆五十八卷

九

民情可畏大獄蝟與誠卧不安席之時也若曰天下又安可以優游於庶政則飛蝗蔽天民食寡乏誠戰兢惕勵之日也雖安不忘危治不忘亂惟恐患生於所忽尙何可有一息之或忘乎陛下嗣守大業因宜追緝祖武兢兢業業憂勤萬幾未明求衣日肝忘食常如不及庶使百官見之有所視倣各務修其職業則政舉民安太平之治永保無虞矣建文君曰昌隆言中朕過禮部可頒示天下使人人皆知朕過元年京師地震昌隆上言曰臣聞人事順其序則天地安其常人事失其宜則天地示其變故天道健而動陽之義君之象也地道柔而靜陰之義臣之象也陽伏而不能舒陰熾而不能抑於

走乎地震此爲陰盛陽微奸臣專制之有其漸矣蓋微指齊黃等用事諸臣也貶福甯知縣尋召還職未幾燕兵日驟而南昌隆頓足曰今日之兵力非不足不能止燕兵之不來將足恃乎兵足恃乎乃拊心上言曰臣觀今天下之事勢日去矣陛下尙不之悟耶臣見北來章奏每有周公輔成王之語今爲陛下計不若卽以其言而反之願請罷兵息戰許其入朝彼既從仲大義於天下不應便相違戾設有蹉跌便須舉位讓之猶不失作帝王也若沉吟不斷禍至無日進退失據雖欲求爲丹徒布衣不可得矣不報文皇入國首榜奸黨二十九人昌隆與焉執將就刑昌隆當隆大呼曰臣當時會上章

明史稿

尹昌隆五十八卷

一

勸以位讓陛下奏牘尙存可覆按也上命緩昌隆刑檢其奏閱之流涕曰火燒頭若早從此言南北生靈受禍未至若是酷朕亦無此勞苦也詔貸之諭曰朕長子在南京爾往事之爾能盡誠輔導朕不爾忘命爲非平按察知事永樂二年冊立皇太子授中允後改禮部主事尙書呂震方承寵用事官屬見震每以指刮眉尾則必有密謀深計相戒不敢白事會昌隆有所白不應移時復白之震怒曰事當行自行何問爲昌隆蹶踣退去或謂之曰今既請不得公舊事東宮皇太子素知公何不啟取令旨行之昌隆從之震大怒奏昌隆傲慢狠愎事多專行臣以職守相臨勸爲所拒無屬官禮且身爲王

官事無大小並須上奏而乃假託宮僚怙賴恩私陰欲樹結潛蓄無君之心逮下獄尋赦免還職而震必欲殺之谷王反連昌隆以谷王曾保奏爲長史論死沒其家震病時時號呼乞解曰尹相尹相妻子問其故曰昌隆守欲殺我竟死

平安者滁州人初名保兒太祖養保兒及馬兒金剛奴周舍道舍等爲義子分守新附城邑保兒父定從太祖起定江南積功任指揮同知從常將軍克元都爲燕山右衛指揮使洪武三年從大將軍北伐戰沒安襲父職爲密雲衛指揮使歷陞右軍都督府僉事靖難兵起充參將從李景隆爲先鋒進擊燕兵自清河安驍勇善戰

明史稿

平安五十八卷

二

持長樂直入燕軍莫有敢與其鋒者朱能爲燕先鋒兩人酣戰殺士各相當日暮乃罷明日復戰未有勝負東北風大起盡卷沙石以迎南軍雲集大潰還與鐵鉉共守濟南濟南圍解進軍定州大戰燕山斬燕大將陳亨尋赴東昌與庸合大奏捷還軍眞定明年三月出眞定與戰軍家橋禽燕將薛祿祿脫走再戰薊城燕王自帥驍騎出安陣後突擊安縱強弩射之矢集王旗如蜩所殺傷甚衆東北風復大起安軍大潰走還眞定安自出兵數遇燕王每欲勝輒遇風變而敗已嘲燕王出北平自帥偏師進攻北平三分云擾其耕牧王遣劉江還救安不能克乃還建文四年建副總兵燕兵攻宿州安以步

明史稿

平安五十八卷

三

及郭資善視之王卽大位召安問曰汝前日馬不蹶將若何安曰鎗若及膚則無今日矣上壯其言嘆曰父皇止養得此小厮耳命掌北平都司事進北京行後府都督僉事永樂七年安入見上曰保兒而尙無恙耶喜之也安以上言爲憾之是夕薨經卒上深嗟惜焉
論曰平安我太祖以遺之聖子神孫一忠臣義僕也當其追及燕王不敢以無道加遺豈其力不足哉良亦以主僕之分等于君父卽以其所以事聖孫者事燕王其敢有差池微天之幸得奉燕王生而致之闕下其心也而又惡知夫天心之簡在於燕王也迨夫應數有歸安曰今日之舊主猶吾前日之舊主也吾事之如一已耳

六七年間聖天子已無隆薄進退之隙入庭一見實喜
之耶抑憾之耶然使追思往日周旋顛沛中顏何厚矣
雖欲勿死惡得而勿死

明史稿

本安五十八卷

十三

明史稿卷之第八十一

程雪河補藏列傳第五十九

東莞尹守衡著

程濟朝邑人洪武間以明經爲岳池教諭岳池去朝邑數千里濟有法術寢食在朝邑而治岳池學事不廢建文初上書言某月某日西北兵起朝廷謂非所宜言繫濟至京召見將殺之濟仰面大呼曰陛下且囚臣至期無兵殺臣未晚遂下獄已而北兵果以是日起乃赦濟出以爲翰林編修充軍師護諸將北行徐州之捷諸將樹碑叙戰功悉列統軍者姓名濟一夜自往祭碑入莫測其故後文皇過徐見碑大怒趣左右以鐵椎椎碑一再椎遽曰止止爲錄碑文來按碑族之諸將無一脫者

明史稿

程濟五十九卷

濟姓名當推脫處得免人於是始知曩祭乃禳之也淮上諸將敗建文君召濟還京初濟與同邑人高翔並以明經徵翔好名節濟好術數翔止濟勿爲此濟不聽已而有兵事濟又勸翔學我術翔曰我願爲忠臣也金川門破翔招濟同死濟曰我願爲智士也建文君急召濟入問計濟曰天數已定惟可出走免難耳立召僧爲建文君落髮從御講去數遇險幾不免濟皆以術脫去相從數十年後隨建文君還至南京人猶有識濟者莫知其所終翔爲監察御史請難兵入翔服喪服見文皇大哭語不遜族沒文皇令給高氏產者皆加稅曰令世世罵翔也發其先墓雜犬馬骨焚灰揚之而以其地爲漏

澤園

論曰余觀程高兩公自許人各行其所志均能不負其生平而程公之心地人未易識也夫程公已知北兵之以是日起豈不能知國以是日亡乎何以不能爲深林之鳥何以不能爲沉淵之魚栖栖然出入軍旅之中裴徊爲繼主之大又何愚也嗟乎死者死矣我能死而君誰與生逃者逃矣我能逃而君誰與亡數十年間以與吾君艱難險阻之共嘗出天之上入地之下訪獵弔之使四出而莫知其所以生莫知其所以亡其相從去就之跡又何奇也迨夫世易時移人已老而欲盡仰視天日當在迴光返照時矣爰乃奉其故主俾歸老于首丘

明史稿

雪庵和尚五十九卷

二

藏忠而不有甘守死而無聞孔子稱寧武子邦有道則智邦無道則愚知可及而愚不可及余於程公亦云其他有若雪庵和尚河面備補鍋匠馮翁東湖樵夫諸人其行甚苦其志甚可悲士君子生當亂世何不幸乃南乎然晦其名以不滅其族猶幸也雪庵和尚名暨不知其姓是時和尚壯年落髮爲僧西南走重慶重慶大足善慶里山水奇絕可廬和尚又走善慶里墟中有隱士杜景賢知和尚非常人與之遊往來白龍諸山山旁有松栢灘灘水清駛羅篁森蔚和尚欲寺焉景賢豪有力亟爲之寺寺成和尚率其徒數人入居之斯夕誦經山中人不知書謂且誦佛經乃不

知其誦易乾卦也景賢曰和尚相釋而誦儒不可請誦
佛經景賢意和尚不宜誦儒書恐有踪跡然又不肯顯
言言則恐和尚走去以故婉辭之乃和尚亦知景賢意
遂將儒經不誦且誦觀音經寺因名觀音寺和尚好觀
禁詞時時買楚詞袖之登小舟急棹離中流朗讀一葉
輒投一葉於水投已輒哭哭已又讀讀終卷乃已衆莫
測其云何景賢固知之然亦不問和尚和尚好酒不戒
酒日注酒一壺俟客客至輒飲客不至卽拉樵牧豎入
飲飲半醺呼兒童歌曰我歌爾和歌竟腹滿而寐和尚
頰形秀爽指柔白剪剪落筆成章詞不甚工然意氣
煥發又能感愴人或曰和尚當建文壬午爲御史不數

明史稿

河西儲五十九卷

三

月帝遜位和尚因秘跡以死死之日其徒謂門師卽死
宜銘何許人和和尚張目曰松陽問其姓名不答或曰此
松陽葉希賢也以賢長方正舉爲監察御史
河西儲不知何許人成祖入金陵備被馬走至金城
行乞市中金城邊地極寒常衣葛衣遇河西依莊浪豪
舊家爲儒儒受直稍稍積買羊裘披之雖寒必覆之故
葛衣葛亦破縷縷竟不肯脫夏或衣暑布布創新故葛
衣輒覆其上人勸之棄去不肯直問問不答窮錢稍有
餘走市中買牛肉與酒與諸乞兒食飲備力作倦時自
吟哦或夜聞其哭泣聲永樂中有留都官從宋總兵至
莊浪者識儲欲與語儲走南山中避旬月留都官去乃

還有問留都官儲何人留都官亦不答在莊浪數年病
且死呼至人謝之且囑曰我死勿殮我棺幸西北風大
起火我無埋我骨魯家便從其言

川中補鍋匠亦不知何許人往來夔慶間爲人補鍋至
州邑不過三日卽去去又復來夔慶人有欲學補鍋者
卽教之補鍋不索謝錢直令挑担從有後曹學補鍋者
至卽遣先學者去如是數年夔慶間人皆識之呼爲老
鍋匠補鍋或與錢布米不擇當食時與之食卽不復索
錢錢稍稍積囊中遇風雨寒暑不出補鍋卽出錢買酒
飯自飲食常寄宿蕭寺中一日夔州市上逢馮翁者二
人相顧愕然已而相持哭哭已相牽入山巖中坐語竟
明史稿

補鍋匠等五十九卷

四

日學補鍋者屏不得聞二人語語已又相持哭且別去
言今永訣不可復相見已竟莫知其所終蜀中城眉亭
嘗有建文遺臣題詩云一個忠戍族殃全身遠害亦
天常更齊死後君臣薄力爲君王固首陽

馮翁亦不知何許人在夔州以章句訓蒙給衣食能爲
對句及古詩輒自題馬二子或馬公或塞馬先生嘗作
詩大書壁間比見補鍋匠卽剗去詩曰夜夢何奇特龍
飛天漢津朝橫滄海曲夕過真池濱光雲皆五色蜿蜒
無損鱗淵田變化間張王藉高爰時蓋永樂甲申乙酉
間未幾辭主人去莫知所終
東湖焦夫焦浙東臨海東湖上日負薪入市口不二價

建文壬午秋詔至臨海湖上人相率走縣庭聽詔或歸語樵夫曰新皇帝登極樵夫愕然曰建文安在答曰焚官自去矣樵夫慟哭遂投湖水中死竟不知何許人久之松陽人王詔遊伯平寺觀轉藏閣藏上護摩有聲異之令人緣藏登絕頂無所見見書一卷載建文時出亡臣僚二十餘人事紙毀泐字多斷爛不可讀讀數日稍銓錄其可識者得梁田玉梁良玉郭良梁中節梁良用宋和郭節何洲何申凡九人人僅數言詔各爲數語贊之

梁田玉定海人歷官至郎中靖難兵入田玉與葉御史髡髮爲僧避去贊曰行儒名釋知我者誰至寶淪沒久明史竊

藏上九人五十九卷

五

而同歸

梁良玉梁郎中之從兄弟也爲中書舍人訣妻子易姓名挾微貲南渡大庾至海南萬市肆鬻書爲業以死贊曰忠臣蹇蹇遶彼海濱孰堪市資以合簪屯如適如哀此陸沉

何申不知何許人爲中書舍人建文未奉使四川至峽口聞金川門不守發憤慟哭吐血不數日疽發背死贊曰兩涯洶洶中作霹靂義氣爲殷與之俱激奸諛過此寧不惕息

梁良用亦定海人父子兄弟八人同仕於朝相率變姓名避去良用去爲舟師已而死於水或曰梁氏父子兄

弟爲舟師投水死者五人贊曰泛泛柏舟載浮載沉中流誓楫懷我好音肯欠一死匪名是尋以完我族庶明我心

宋和郭節皆中書舍人也不知何許人何洲海州人不知仕何官三人相友善素以忠義相勗遂相约棄官變名挾小簋書走異域賣卜給衣食客死贊曰箕子陳範嚴氏隱卜義有從否適有宜告烈烈英賢寥寥其鵠梁中節亦定海人未詳仕何官郭良不知何許人中節少年好讀老子太玄經與良棄官同約爲道士入山修行贊曰舊言導引嘯傲林泉頹波莫挽使我心勞

鄭端簡合而銘之曰今吾故吾知我者誰瘞若漆身希明史竊

藏上九人五十九卷

六

蹤采薇散戢潛龍寥寥其鵠豈吝其疇而甘漢卜山椒水澗天涯海濤會其可逢鼓以南音肯欠一死以明我心白霓書見虞淵夜沉孰呵護此悠悠古今

余接紹興志流寓傳無名氏二人當永樂初一爲樵者寓耶溪日鬻薪兩束足食則已食已往畫詩溪沙上畫已輒亂其沙人怪之一日忽從後持袍乃得讀其詩云夢入鷓鴣班親紫宸醒來依舊泣孤臣半生家國惟餘我萬里江山竟屬人無地可容王蠋死有薇堪濟伯夷貧伶仃苟活緣何事要了榮災一點真一爲僧寓雲門寺每從一童子携若具筆床泛舟四遊賦詩滿袖歸則焚之不留一字兩人者皆不知何許人也

余誌革除時事已著有紀有列傳疑與信姑從之總之皆稗史也續有畧余以侍書史仲彬具叙其從建文君出亡始末凡八則今隔十餘世宛有見其流離悲苦之狀焉今併彙而誌之蓋言金川門之失守也建文君長吁東西走欲自殺編修程濟曰不如出亡少監王鉞跪進曰昔高皇帝升遐時有篋遺曰臨大難當發收藏奉先殿之左群臣請急出之篋四圍皆固以鐵程濟發之得度牒三一名應文指帝也一名應龍一名應賢於是吳王府教授楊應能出受牒而御史葉希賢曰臣名賢應賢非他人臣也高皇帝有遺命矣臣願從亡篋中且有袈裟帽鞋及剃刀白金十錠朱書篋內應文從鬼門

明史竊

革除彙誌五十九卷

七

出餘從水關御溝而行薄暮當會于神樂觀之而房帝曰數也程濟即爲帝祝髮而二人亦祝髮各易衣佩襟時在殿中五六十人皆願隨亡帝曰多人不能無生得失皆遺去獨九人從帝至鬼門所鎮撫牛景先以鐵棒啓之若不用力而即瓦解者出鬼門而一舟曠岸待矣帝問汝何人何以至此對曰臣乃神樂觀道士即前皇上賜名王昇者也夜夢高皇帝御奉天門命臣明日午時于後湖橫大舟至鬼門外伺候臣是以來步至觀果薄暮也俄而楊應能葉希賢等十三人同至共二十三

人兵部侍郎廖平襄陽人刑部侍郎金焦貴池人翰林編修趙天泰三原人浙江按察使王良祥符人四川參

政蔡運南康人刑部郎中梁田王定海人監察御史葉希賢松陽人翰林編修程濟績溪人中書舍人梁良玉梁中節俱定海人宋和臨川人郭節連州人刑部司務馮湛黃巖人所鎮撫牛景先沅人吳王府教授楊應能王資劉仲俱杞縣人翰林院待詔鄭洽浦江人欽天監正王之臣襄陽人太監周恕人中書舍人何洲海州人徐王府賓輔史仲彬蘇州人帝曰今後但師弟稱呼勿拘禮數諸臣泣諾於是環坐于地而享道士夜食廖平曰諸人願隨固也但不可多亦不必多只三三人相從餘俱遙爲應援可也師曰良是酌定左右不離者一人程濟楊應能葉希賢稱比丘稱道人往來道路給

明史竊

革除彙誌五十九卷

八

運衣食者六人馮淮時稱塞馬先生時稱馮翁時稱馬公時稱馬二子郭節時稱雪庵時稱雪和尚宋和時稱雲門僧時稱稽山主人時稱桂王趙天泰適衣葛稱葛衣翁時稱天肖子王臣家世補鍋欲以此作生計號老補鍋牛景先稱東湖樵時稱東湖王人師曰吾今往遁南依西平侯彬曰大家勢盛耳目衆多不若往來名勝東南南北皆吾家也弟子中有家給而足備一夕者錫於茲有何不可師曰良是於是更舉七家廖平王臣鄭洽郭節王資梁良王史仲彬師曰此郊壇也可暫不可久明旦必行微明牛景先與彬步至中和橋謀所以載者有一舟聞聲爲彬鄉人急叩之則彬家所遣以偵

彬凶吉者也與牛大快亟奉師且至彬家同載七人爲程爲葉爲楊爲牛爲馮爲宋及彬也餘令散走師居數日新皇帝徧籍朝臣之遞去者四百六十三人削籍追勅命遂及彬卽日師同兩比丘一道入逸滇南去駐錫于永嘉寺明年癸未諸弟子約集襄陽廖平家共尋師而馮惟則先已至滇見師還至襄陽言師卽以明年來遊天台諸弟子今年無煩往來而梁良玉是年物故矣其明年甲申牛景先來語彬曰師將至矣越數日師果至程楊葉亦至坐未幾師曰我明晨當卽去彬曰奈何乎卽去也師泣曰我昨于四安道中見冠蓋來者瞻目而視我此臣我曾目善之彼必有以奏也彬亦泣曰無

明史竊

革除彙誌五十九

九

慮也固留師三日製師大小衣十六事程楊葉衣三十六事白金十兩隨師入浙遊杭二十三日遊天台臨宕三十九日而是時諸弟子獨馬二子稽山主入金焦三人至相見師遣散去卽與兩比丘一道入還滇迄丁亥彬等別師又三載矣約何洲亟往謁過連州訪郭節適故檢討程亨在焉則言師在重慶府大竹善慶里有隱士杜景賢者今爲檀越主人於是四人相與至善慶里師不知何在卽隱士亦無可覓時新皇帝偵師甚嚴給事中胡濙太監鄭和數往來雲貴間彬等夜則同宿日則分行相與行乞于市者旬有六日彬一日暫憩子寺舍旁比丘程濟熟而視之曰汝在耶彬起而應之曰是

也急問師何在濟曰已結庵白龍山深處矣去此不遙兩人淚下如雨不敢出一聲比晚濟導諸人往上下山坡逶迤行十八九里而庵在焉天微曙矣扣扉比丘楊應能出引入拜師楊前見師顏色憔悴形容枯槁蓋夏日患痢因有戒嚴不能時時出山供膳狼狽至此相對而慟師隨問曰汝等携有方物爲我嘗否彬居禁近時知師所嗜獻有金華火肉金山魚膾笋齋鵝豆肉醬數味師見之大喜啓床頭尊酒啖之曰不啻此三年矣謂於彬家嘗後無之也翌日師率彬等遊山中自近而遠日以爲常甫一月乃別師痛哭失聲囑曰今後可勿再求道路阻修一難也關津盤詰二難也況我安居不必

明史竊

革除彙誌五十九卷

十

慮也彬等叩首領命而別越三年爲永樂庚子革除之禁稍寬其秋八月彬復不能忘師東裝往謁始至南康蔡運家運已卒至襄陽訪廖平及王之臣亦俱卒至連州訪郭節亦已卒獨携一僮至滇仍循白龍山故道而入則見庵已毀失詢之僧徒何往曰不知所之行遊數郡幾而月方在鶴慶遷延間忽遇一比丘目之曰汝尋師卽彬愕然比丘曰固忘我耶彬曰汝師何名曰文大師是也問師起居亡恙竊自喜遂隨比丘去三日得至師所師兀坐一室見彬至大喜庵乃楊葉兩人所募建林深樹密南落成而兩人遂故卽藏其骨于庵之東於是師命彬舉所餽獻饗之呼童沽酒是夕盡歡前此致

容愁氣悉消融矣惟言及楊葉則嗟嘆久之流連彌月
遣歸甲辰八月洪熙政元彬復往方及楚界投宿旅店
主人曰內有兩道人可與俱彬入見一道人鼾鼻牀上
睨之師也師覺見彬喜曰來此何爲曰訪師問師何往
曰訪汝等彬問道路起居狀師曰近來健飯精爽倍常
明日卽偕下江南仲冬彬遂同師至家師曰汝等幾人
隨我周旋夷險之間二十年戰戰兢兢一何艱苦因大
慟慟已徐曰余想可老終矣遂偕遊天台偶聞洪熙升
遐師曰吾心放下矣今後兩可往來想不若昔之有意
我也且喜且悲時獨程濟一人朝夕從焉宣德二年彬
死九年師復至其家留五日彬子晟具衣十襲饌之師

明史竊

革除彙誌五十九卷

上

與程濟往遊會稽時年六十有一矣其後莫知所之

明史竊卷之第八十二

齊泰黃子澄列傳第六十

東莞尹守衡著

余讀太史公晁錯傳錯以七國反衣朝衣斬東市人無
冤之者余志建文君死難諸臣至於齊尚書黃太常心
竊誅之奈何以我諸王而與儔比也儔之逆蓄之已五
十年發于錯耳我諸王誰爲導哉以天子之叔父季父
使不得長享其爵土而曰不如是天子不尊宗廟不安
此何故智而以待我諸王我太祖所爲怒於葉伯巨不
以此哉伯巨嘗上萬言書論分封及之太祖曰小于敢
聞吾骨肉吾見且切齒可使吾兒見乎吾將手射之且
啖其肉余跡兩人所建策何詞慰我太祖在天之靈何
明史竊

齊泰黃子澄六十卷

一

怪乎靖難之兵執之爲有名也余故跡其始末所行事
而爲之傳其傳曰齊尚書者名泰濠水人黃太常者名
德子澄其字也分宜人泰爲洪武二十一年進士授禮
部主事事太祖以居官九年無過得陪祀郊廟賜名泰
進兵部左侍郎太祖嘗召問退將姓名泰能歷數其人
以對又問諸圖籍泰袖中出有手冊進甚悉自是益承
眷遇踰年進尚書太祖臨崩召泰入受顧命令輔皇太
孫子澄洪武十八年進士初以翰林修撰伴讀東宮累
官至太常卿皇太孫嘗坐東角門謂子澄曰諸王尊屬
擁重兵奈何子澄曰諸王僅有護衛兵纔足自守萬一
有變以六師臨之其誰能支懷七國非不强盛卒底成

亡小大強弱之勢不同而順逆之理異也太孫喜每呼
子澄爲黃先生太祖賓天皇太孫嗣位遂詔泰與子澄
預泰國事詔止諸王毋奔喪燕王時已至惟勅使還國
於是諸王故多恨泰者而建文君進不能忘情東角門
之言更以語子澄子澄遂與泰建策凡親王有罪輒除
國漸欲削奪之矣而是時燕王素有威名朝廷深畏憚
之子澄蚤暮慮未敢發乃先適過周王逮還京燕王上
書言王所告形跡曖昧幸念至親曲貸貸全骨肉之恩
建文君爲蹙然泰竟廢爲庶人由是齊魯代岷四國親
王皆以變告被逮豈真反耶非耶子澄以周爲燕手足
今已剪謀燕日且亟諺之言曰抵牾及不信不虛也已

明史竊

齊泰黃子澄六十卷

二

而靖難兵起泰始移檄指斥削藩屬籍以燕與周王謀
共反或難之泰曰名正言順敵乃可服嗟夫敵則吾仇
也以加諸天子之叔父安在其名正言順哉至其命將
出師事在靖難紀中已無足與任帷幄大事果出輒敗
無可再計燕王又索建文君發二人與訊究甚急二人
不已請于建文君賜罷已而陰治兵如故及聞東昌之
提二人即又揚揚出議軍國事此與兒戲奚異焉云何
又敗二人即又奉詔外窺伴遣大理少卿薛昂如燕師
請罷兵復王爵士而二人者一籌莫展燕王語昂曰爾
歸爲老臣謝天子天子於臣至親臣父天子大父天子
父臣同產兄臣爲藩王富貴已極復何望哉天子素愛

厚宦一旦爲奸臣譏構以至於此臣不得已爲自救計耳幸蒙罷兵之詔臣一家不勝感戴但奸臣尙在大軍未還臣將志存狐疑未肯遽散望上誅此奸權數人散歸天下兵馬臣父子一童一騎待罪闕下惟天子命之此實出于中誠天地神明昭臨在上崑歸具奏建文君諭孝孺曰誠如崑言曲在朝廷齊泰黃子澄誤我矣燕師渡淮子澄乃拊膺慟哭曰大事去矣吾輩萬死不足贖悞國之罪當是時也悔將奚及耶京師事勢已急泰奔廣德州子澄奔蘇州名曰徵兵兩州兵無一應者朝臣盡已逃竄建文君左右顧大罵曰事出汝輩而今皆棄我去耶時獨二三內臣譁言曰不如遁位去是可不明史竊

齊泰黃子澄六十卷

三

爲之酸鼻流涕哉子澄時在蘇州猶語姚善欲共航海借兵外夷嗟乎我中國如彼其大也兵力若斯之強盛也尙不能與一燕抗庇其主以保先帝之遺業疆誓之未且將藉手於外夷毋寧爲逃死之長策乎如卽誠心爲主治天下亦安用此腐儒爲也文皇入國各逮至京族誅之妻孥教坊泰子甫六歲給配子澄一子走易姓名匿田間人無知者抄連不知幾百人也其後放下而泰子澄子孫猶存正德辛巳進士黃表家湖廣咸寧子澄後也

論曰逸書有言毋爲愷言信哉先史以之告諸矣齊黃兩公乃復蹈其前車何外乎屏之逆文帝優之尙獲

十年之間惻無故而興六難之端必弁故物而失之乃已此其罪可勝誅哉或言錯誅而七國之難不爲止使兩人者早知國難之無可奈何亟自悔禍不愛其身請於其君以謝過燕王王能不食其言卷甲歸藩否耶嗟乎燕之不肯休兵也非盎之計失也燕之欲爲東帝急也兩公之肯如盎計也我知燕王之必不失爲兩公也雖然等死耳死於燕王以存故主之天下可也

明史竊

齊泰黃子澄六十卷

四

明史稿卷之第八十三

東莞尹守衡著

劉儁陳洽何忠劉子輔易先列傳第六十一

劉儁字子奇江陵人建文中侍中靖難後遷尚書永樂

四年用兵交趾出儁參新城侯張輔軍事明年交趾平上

初勅輔訪求其故王後使嗣國然已絕儁因與輔共議

曰夷民印吾民也王後已絕不如郡縣之踰滇粵而爲

日南一都會不可乎已乃得請遂承制建置官吏徵用

名士甘潤等十有一人爲郡丞民賴撫綏上深嘉賞儁

還交人驛就有司繩約大不樂故官簡定因遂反上勅

黔國往討之仍命儁參贊論之曰日定交趾乃卿帷幄

明史稿 劉儁六十一卷

功今此公麼反側子煩卿更繫屬之耳儁曰臣當盡除

逆賊以死報國師至累捷及與賊戰生厭江颶風大作

我師弗習不能軍儁知不利乃長吁曰天平天乎夷賊

弗天我實奉天遭時如此豈天未欲邊民平治也口占

羅隱詩曰運去英雄不自由遂陷賊圍賊見儁曰是劉

尚書耶戲之曰可一握縱公生儁大罵曰堂堂天朝豈

冠大臣豈屈爾爾臆犬羊之下乎劉尚書雖死天朝豈

無劉尚書乎王師復至爾輩死無遺類遂遇害洪熙元

年上諭禮部尚書昌震曰往年劉儁從征交趾陷賊不

屈而死禮官不言朕思婦人盡節於夫尚有旌典況大

臣捍難爲國可無褒恤其贈儁爲太子少傅諡節愍上

復謂震曰忠臣之心皆欲立功報國不能成功則惟守

義若身爲大臣惟阿順取容爲保祿固位之計國亦何

賴儁同時死者都督僉事呂毅交趾參政鄒昱毅項城

八百戶從靖難陞督僉送陳天平至雞陵關敗宥罪從

征充鷹揚將軍掌交趾都司事沉勇有智畧昱武陵人

嚴猛有吏才

陳洽字叔遠武進人也洪武中以布衣被薦爲兵科給

事中嘗奉命閱軍過輒識面記姓名有再至輒叱去一

軍驚服上旌其能賜織金雜袍衣一襲建文中改文選

郎中靖難後陞右侍郎尋轉左永樂三年遷大理卿四

年與行部尚書黃福同出督餉平交趾交趾既設郡縣

明史稿

陳洽六十一卷

福留兼掌布按二司事洽還朝陞兵部尚書仁宗嗣曆

念福久任邊疆一十九年令洽往代福還洽至仍兼布

按二司事交趾自入隸至是凡三反而黎利最桀黠往

往求降餌我洽上言曰賊首黎利名雖求降實則携武

招聚逆黨日以滋蔓望勦總兵官早滅此賊以靖邊方

上覽奏降勅曰反賊黎利招撫八年終不聽命輕信庸

人之言養成猖獗之勢使忠臣無辜而罹害良民被毒

而未厭其誰之過勅至爾總兵官陳智及方政其事督

進兵務在協和成功不許緩機誤事來春捷報不至責

有所歸智與政擊利茶麓州敗績洽復以聞上乃以成

山侯王通佩征夷將軍印充總兵官命洽爲參贊劄智

政三人官爵白衣隸軍中自効通至帥大兵進討至河地多險惡賊若有伏彼將得而乘我我宜謹斥候嚴進正駐師河上以覘賊勢賊素狡詐不可墮其計中通不聽明日五鼓麾兵渡洽不能止會兩涼人馬旬旬不能行次寧橋賊伏群起軍大敗散走洽率左右力戰被創甚墜馬左右振請還營曰至帥且退公何自苦如此洽張目叱之曰吾受朝廷厚恩四十年報國正在今日吾豈偷生忍耻者乎奮戈前知力不支大罵自刎而死賊相視駭歎事聞上曰大臣以身殉國一代幾人贈少保益節悉官子樞爲刑科給事中洽死利乘勝寇交州

明史稿 何忠六十一卷

三

通既敗還氣大沮陰遣人許爲利令封政平知州何忠計事至交趾憤通謂諸守臣曰城下之盟辱不已甚堂堂天朝豈遂無人至此何忠願以七尺之軀走萬里還朝爲此一方元元請命天子更發大師必殄滅之而後已於是守臣爲具奏授忠忠爲人素有膽略懷奔出城間行二百餘里爲賊伏所執擁以見賊酋賊酋喜曰何知州聞名久矣共舉酒酌忠曰能從我同享富貴之樂忠大怒唾地罵曰臊狗奴吾天朝臣豈食汝犬鼠之食奮杯擲中賊面流血盈頤遂遇害事聞贈南寧府同知諡忠節忠字廷臣江陵人也永樂中進士爲御史以言事出爲政平州知州利是時勢益猖諸郡縣皆陷中朝

士死者莫可勝數獨有諒江知府劉子輔諒山知府易先二人皆交趾一時循吏人稱述之子輔者廬陵人也以太學生爲御史巡浙江有風裁陞廣東按察使坐累左遷諒江撫民如干民亦愛戴子輔賊來攻城子輔率將士效死守援久不至食盡城破軍民咸爲子輔盡悶死無一人降者子輔曰郡亡我亡義不汚賊自經死一子一妾皆先死易先相陰人國子生爲知府諒山有善政任滿當還交人乞留進三品祿留諒山城陷自縊死戍守諸將仗節死者亦多其著者有都指揮李任任金華永康人也以遼東都司都指揮同知鎮守昌江都督蔡福鎮守乂安賊至福不與戰率指揮宋廣等盡降賊

明史稿 劉子輔六十一卷

四

賊攻昌江遣福至城下呼任降任大罵福曰汝爲大臣不能殺賊反爲賊用狗彘不如命銃擊之賊懼擁福去賊以昌江爲官軍出入咽喉地必欲得之任與指揮顧福晝夜拒戰焚其雲梯呂公車賊築土山飛鎗射城中任率敢死士夜出殺守土山者襲破其營賊爲地道潛入任整橫溝應之從溝中發石擊殺賊甚衆城中將士三千餘人前後三十餘戰至是亡其半相拒九閱月賊大進不能支城遂陷任與福皆自刎死軍民婦女不受屈辱自死者數千人蔡福教賊造攻具破東關時有官軍九千餘人發憤欲挾焚賊營福又遣百戶年英告賊賊盡殺九千餘人賊既破昌江福又輒至各城說降至

清化知州羅通罵曰吾以若來助我殺賊乃爲賊作說客耶吾卽斬汝矣福惶恐退走宣德三年黎利歸福等京師盡棄市籍其家劉子輔易先皆贈布政司參政李任贈都督同知顧福贈都指揮同知

論曰劉陳二司馬並有折衝雄略而皆遇此僭軍之帥豈天不欲國家有此一方赤子乎至其履險蹈難甘白刃而不悔非所謂以死勤事者耶惜哉嗟夫士死綏大夫死社稷正也劉李諸人得正而死亡媿其職矣惟是方新版圖英國重恢於四百餘年之下三四年間委以子敵抑恐諸公之目爲不瞑也

明史稿

劉子輔
先六十一卷
李任附五

明史稿卷之第八十四

曹鼐傳第六十二

東莞尹守衡著

曹鼐字萬鍾寧晉人宣德二年以乙榜舉人選署訓導
疏言學問未充不堪爲人師願從太學讀書或授別職自
效改泰和典史泰和劇邑也鼐饒爲之公餘猶得肆力於
學業令哩之曰典史欲狀元耶鼐曰不如是不已六年督
工匠入京自陳願就禮部試遂登是年進士第二正統改
元詔開經筵鼐與馬愉並以修史爲西楊選充講讀官
賜三品章服三年與修宣宗實錄成轉侍講九年陞翰
林院學士十年陞吏部左侍郎仍兼學士入直內閣三
楊愛鼎學優詞贍典制多出其手鼐明敏類東楊東楊

明史稿

曹鼐六十二卷

沒閣中大議諸閣老咸復推決於鼐上深眷注十四年
閏振挾上親征虜鼐與侍讀學士張益二人以內閣重
臣扈從遇虜駐師土木虜氛熾爲求和上且召鼐草勅
與和振急移營南奔虜乘之上北特爾與益並沒于難
景帝卽直贈少傅吏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益文義官
子恩爲大理寺評事鼐贈三官本朝所無之典也英廟
復辟加贈太傅改諡文忠蔭孫榮錦衣世百戶益字士
謙江寧人永樂十三年進士贈翰林院學士奉議大夫
諡文僖益初以書教授中書舍人進大理寺左評事正
統初與修宣廟實錄成轉修撰九載進侍讀學士直內
閣益才甚敏捷好圖碁尊酒論文對客手談侍書持綽

舉筆一揮詞翰雙美時稱爲文豪人得片紙隻字皆藏
去有係琮官至右都御史

鄭瑩字孟質宜章人也永樂九年進士爲御史奉法廉
平十一年駕在北京有奏南京鈔法爲豪民沮壞上遣
瑩往視之瑩至止擒一二市豪還奏曰市人聞今皆震
怖今鈔法行矣餘民一不株累十六年石州人告變擢
陝西按察副使勅瑩以便宜會官軍勦賊瑩至察告者
乃反欲亡命者妄言冀脫死聞上止弗問誅誣者而已
宣德四年陝右大饑檄行諸郡縣曰此莫非吾赤子有
分土無分民令移粟相賑焉瑩久留陝不遷轉刑簡政
清陝人甚德之五年始以外艱去服除陞應天府尹瑩

明史稿

鄭瑩六十二卷

言京郡秩正三品特給銀印凡有政務而奉特旨及承
行六部都察院劄付邇者監察官巡視遇事輒便追呼
恣肆凌壓非所以崇國體也宜定體式如古京兆尹之
職上從之正統改元進兵部左侍郎時尙書王驥西征
瑩任部事獨勞上與除瑩戎籍四年京師淫雨壞民廬
舍瑩言此陰氣爲沴兵象也臣等不職所致乞罷歸田
里不許西楊議請清解戎伍欲使南北人各適其土宜
下廷議瑩抗言曰此舊制不可紊稍有變易將不勝其
弊矧當誰歸遂止瑩嘗自念曰治軍吾職也當爲國家
惜其力養其銳氣以備不虞以是軍家利病有應與華
力持之驥連年奉命出行邊皆瑩署部事驥大拜闔振

私人徐晞以南京戶部左侍郎入爲尙書代驥十年晞
之楚始卽眞進尙書十四振挾上親征桀上言也先醜
多子耳諸邊將士足制之陛下爲宗廟社稷主奈何不
自車奉以與大牟角乎請毋煩六師不聽桀乃從治兵
振楚言事既出關勅與戶尙書王佐隨考營楚中道
降馬幾殆力疾赴時虜衆踵至桀奏請亟趨入關而嚴
兵爲殿不報赴行殿因請振怒罵曰腐儒安知兵再妄
言必死桀厲聲曰我爲萬乘計安危何得以死懼我振
愈怒叱左右扶出桀與佐相對泣帳中明日次土木師
大營桀與佐俱遇害皆贈少保錄一子官皆部主事成
化中禮部尙書姚襄請上爲二人追諡林忠肅佐諡

明史竊

鄭桀六十二卷

忠簡佐山東海豐人永樂中貢士爲吏科給事中正統
初陞戶部右侍郎六年進尙書爲人寬厚長者貌魁偉
望之知爲大臣在位雖無赫赫名而政亦未嘗不舉也
桀父子輔教桀最嚴桀在陝中嘗得餘俸市一絨褐遣
父父大怒曰此子不才乃爾封還責之曰汝掌一方刑
名不能洗冤澤物以安其民乃索此不義之物汚我子
輔時爲勾容教官桀欲見父謀于僚友聘父爲陝西考
官父又怒辭不至桀留陝十餘年甚清謹每奉父書輒
拜跪啓讀儼若庭授人以爲忠義之訓盖有所自云

論曰土木之難扈從諸臣死者五十二人文臣曹文忠
鄭忠肅武臣張定興其最著者也文忠平章有密忠諫

典司戎政安危在所任二公未之思乎迄無能叩馬首
挽鸞輿以至萬乘蒙塵身膏草野咎將誰執嗟夫奄尹
傾國先史商之久矣帝認已惑孰與回天君子之於忠
義主憂其敢辭辱主辱其敢辭死詩云啜其泣矣何嗟
及矣可悲也夫

明史竊

曹鄭六十二卷

四

明史稿卷之第八十五

孫燧許遠列傳第六十三

東莞尹守衡著

孫燧字德成餘姚人也弘治六年進士初授主事歷刑
曹一十三載以廉幹著聲超陞福建右參政應貴州按
察使河南右布政使武宗時好巡遊江西宗室王宸
濠幸天子未有皇嗣浸起異圖逆形已覺諸守臣莫敢
言副使胡世寧既其事於朝上下世寧于獄皮遠方而
濠橫益甚朝臣議選才力大臣使往彈壓之陞燧副都
御史巡撫江西燧聞命嘆曰投艱於我死生以之矣燧
至濠即移爲茶敬求結燧惟燧不少徇然亦未敢訟言
濠過貪婪一官較表爲王爪牙至一狀者傳之法格
濠具獄燧忌駕悉於王將事而自是亦稍稍燧
少飲賊燧知濠必不靖反雖不在旦夕然不可不早爲
明史稿

孫燧六十三卷

備念外郡縣無城者倉卒無以爲捍蔽人民府庫非吾
有也首爲之城進賢又城南康城瑞州分布治兵使者
諸要地爲守禦奏以湖東道分巡兼理饒撫二郡有緩
急相犄角九江當湖衝請監九江兵者重其權而順江
環湖諸郡縣皆得兼攝便控制義故盜藪即其地立
一縣鈴轄之橫峰青山諸窰兵皆犷悍且隣濠甚如家
易煽亂設一通判守焉而是時藩臬中有副使許遠者
先爲山東武定僉事平劉六之亂有才畧燧則時時相
與協謀檄諸郡縣選民丁壯練爲兵凡民之訟獄皆用
贖得其緩以爲餉比及三載燧竊自喜曰卽賊起吾不
滅賊賊必以吾所處分速滅也然濠亦知燧所處分速

已故謀逐燧去燧亦頗以其反狀疏聞言濠列爲藩王
親爲宗室至富貴矣乃今所爲臣甚惑之府中使齎重
寶往來京師者趾相錯于路此何以故也都陽賊凌十
一閔念四吳十三者吏捕之急濠匿賊于西山祖堂中
使不能得夫置賊安用乎鎮守太監畢真由江西徙浙
江濠厚贖爲別別時辟左右密囑畢真首肯之夫密囑
背公厚贖結好非藩王所宜有也其他贖罪甚多不具
論論今踪跡可疑慮者凡七疏盡爲濠之偵卒遮取去
不得達上所自劾乞休不報憂勞髮髮盡白濠諷南昌
生徒頗已賢孝要燧保奏嘗上意燧亦從之冀緩其謀
上不憚曰保官官陞保寧王王欲何爲乎太監張忠因

明史稿

孫燧六十三卷

二

盡發諸權姦與濠所以交通狀上怒大索軍府人之在
京師者內閣先有人諸權姦言復濠護衛於是大懼
言官劾濠不法遠親臣往諭奪還護衛未卽禽濠也而
濠偵事人早已報深其日會濠生辰大宴鎮總諸司諸
司不知也濠則以爲詔使至必禽已不如遂反夜召賊
兵盡伏府中明日燧率諸司入謝濠出盡臺大言曰今
天子巡幸在外太后有密旨召我監國燧曰請出旨以
示濠曰天祚暗移汝未知耶燧曰安得妄言示死濠曰
不必多言我往南京汝保駕否燧張目直視厲聲曰天
無二日吾豈有二主哉有太祖法制在誰則敢違濠怒
卻入殿中易戎服以出幕下兵盡出露刃環立濠大呼

曾孫如法如游皆以科甲高第致位九卿岳牧陞進士及第南京禮部尚書卒贈太子少保諡文恪鉅舉順天

第一人續禮閣第一人

論曰天之所以扶翊世運誕生一人豈偶然哉世言弘治王子之秋漸之文場中試士之夜人見有巨人二東西立一衣緋一衣綠遙相謂曰三人好作事忽不見初莫喻云何而是秋王文成胡端敏與燧同舉于鄉濠之變端敏發之燧死之文成勦平之於是人以為此三人之應云然燧初心豈以一死為足報塞已乎坐鎮四年其視此鴟梟小子寢戈以待業非朝夕故矣衷甲之變卒起於堂皇拜揖之中賁有云所施其勇良平云所用

其智此其志有足悲者難即發於一朝慮已周於平日旬月之內後人得按成畫而立奏功義旗一張罪人斯得雖死之日猶生之年子胥之言曰抉吾目以懸諸東門以觀吳亡其亦庶乎無遺憾也已

許達字汝登固始人也正德三年進士時年二十六長身巨口猿臂燕頤為人沉靜有謀畧初授樂陵令流賊劉六劉七等時方蹂躪畿甸樂陵未有城他遠曰無城民誰與守徵令百姓不分貧富盡出築城城完俾踰月也達曰民未知戰城未可守即又選民壯者教之戰陳日討其民而訓之曰人誰無父母妻子寧畏死乎習戰踰月於是人人盡可為兵使赴湯火不避達曰夫如是

時史竊

許達六十三卷

四

而城乃可守也聞賊將至先令壯士要路藏伏大開城門待之約之曰聞吾鼓聲當盡出賊不虞以為樂陵皆如他縣之可掉臂入也百騎突至及門空若無人稍進披聲大震四面伏起賊皆反走悉被禽殺無一騎脫者諺是不敢再犯樂陵當事者以達材力為足辦賊奏陞山東兵備僉事賊千騎犯利津達追擊之于高苑斬首四十八又百騎劫德平追及楊二庄藏焉賊平陞江西副使是時江西朝士方以寧府為隱憂共言於主爵者特遷達與燧共事寧府時集諸亡命者陰養為盜遊劫江湖中籍得金錢以入略朝內諸權倖達言燧曰寧府果於為暴者恃權臣也權臣曲右寧府者貪重賄也重

賄靡所不到者爲盜藪也方今權臣既難去宰府又難制策惟剪盜則財困財困則賄息賄息則交解交解則惡孤而吾志可行不然後難圖也燧深然之已而捕獲一賊首吳十三繫南康獄燧令其黨劫奪去匿濠林墓中燧知無奈濠何私言燧曰濠之必反人人知其不再計也反之日吾輩封疆之臣勢必不能與濠俱生其有死無二也必矣與待其反而死死無益於封疆不如先發後聞請歸死於朝廷猶可以紓禍於江西之百姓燧曰先之則以爲我激之彼之反也爲有名不如姑待之難作濠欲屈燧不能得平日素忌燧燧問曰許副使云何燧曰許遠惟有赤心耳豈從汝反乎濠命武士縛

明史稿

許遠六十三卷

五

燧遠奮起爭曰孫巡撫朝廷大臣汝反賊安得辱侮無禮濠怒曰我不能殺許遠耶遠曰汝能殺我天子還能殺汝特先後聞耳遠顧燧曰公不聽遠疇昔之言遂果有今日厲聲大罵反賊不節口挺立受刃項斷賊衆共擡抑令跪竟不得年纔三十六遠父家居閬江西寧江殺一都御史一副使輒爲位易服哭人怪問之對曰副使必吾兒也吾兒素有此志未幾報果然嘉靖改元贈副都御史加贈禮部尚書諡忠節祠祀江西子瑒監錦衣百戶進正千戶武舉進指揮同知錦衣

也春秋誅討之法當與之斧鉞獨許公新刻群盜剪

濠羽翼劉李諸人非戎首與守土大臣其權制豈不能行於卿士大夫之中私交之戒未有尺一之禁以相詰問保舉生徒誰之責於不少爲之沮抑且藉之以上聞此皆可以養亂而長非至于虎兕之出柙誰之過歟且也得其盜魁不以立梟于市使彼奪諸其囊而取之無政刑矣此皆爲謀之疎徒使一點血忠貫天日而無侶可悲也而亦可慨也哉

明史稿

許遠六十三卷

六

明史稿卷之第八十六

陳劉鍾章廖列傳第六十四

東莞尹守衡著

陳祚字永錫吳人也永樂十年進士以翰林庶吉士補方面超授河南右參議坐與臬司爭事謫佃太和山宣德改元召還爲御史出按福建還復按江西大著風裁其所彈劾方嶽而下不少假借也自惟遠天子萬里不能以朝夕獻替上書勸上讀大學衍義謂陛下欲致天下太平舍此書不讀不可使知孰爲道義可遵孰爲嗜欲可絕孰爲忠賢可親孰爲邪佞可遠孰爲民利可興孰爲民害可革古今若何而治若何而亂政事若何而得若何而失庶能開廣聰明增光德業天下之民受福

明史稿

陳祚六十四卷

一

亡窮矣上時方負博綜經史見祚疏大怒曰蠻嘔朕不讀書大學且不識豈堪作皇帝乎逮繫至京并其父母兄弟子姪一十六人皆錮獄中既下獄之明年父瘦死一弟死又明年母死一兄死又明年一從子死祚幸不死又明年英宗卽位始釋出復其官祚乞歸塋父母終喪詔奪情任職祚復上言曰古人立德以孝爲忠聖主任官求忠於孝俾不居喪之子而求爲佚節之臣是欲以負叛之臣而求爲歸順之士也豈公論所宜容盛世所宜有自當投諸四裔尚可列諸士朝加諸官爵耶上憫而許之正統四年起復還朝出按湖廣時遼王多不法祚露章劾之上怒曰御史何得有此言逮下獄論死

久之遼逆節露詔出獄改南京秩滿九載出僉福建按察事閩人相戒不敢犯法泉漳諸郡多淫祠悉毀之既而得疾弗克視事民共呼籲曰天乎豈其厲公者鬼乎誰福我公皇天上帝乎而祚時亦已決於去矣語撫臣薛希璉曰祚自蚤歲卽涉仕途雖庸陋無補苟有所見不敢不盡今年幾七十且病無能爲矣遂乞致仕祚歸自號退翁杜門不接雜賓不談時事卒年七十五祚之卒也天下人識不識皆推其直稱爲直道陳公云論曰余傳直道陳公論次其事訝其諒言於君乃果親並罹行傷之辱輒爲之閤筆掩卷而嘆曰以堂堂帝之聖也而有是哉爲奴爲則臣子當自得其父母兄弟何罪至幽圜固以死可悲也祚出編讀流徙之餘而有至死不變之塞金百鍊而彌剛身屢蹟而益振與世之銜名干進者又異日談乎

明史稿

陳祚六十四卷

二

劉球字求樂安福人也永樂十九年進士家居十年始出授禮部儀制司主事正統元年西楊薦侍經筵與修宣宗實錄成改翰林院侍講從弟毗令莆田遺球夏布一疋封還之貽書戒曰汝當力行清白以光前人此非所望於賢弟也

與同年薛德溫書實錄

德溫談論天下事輒諫慨長嘆虜也先日瀝盛每無靜憂其終正統六年兵馬王驥承振旨用兵麓川夷球上言帝王之馭夷狄不窮兵於小敵以傷生靈惟防邊於

大寇以安中國今北虜脫歡也先父子併吞諸部深謀
入寇而思任發依阻山谷悔過乞降議者乃釋對狼攻
犬豕舍門庭之近圖邊徼之遠非計之得也臣愚以為
麓川僻陋滅之不為武釋之不為怯至於西北諸邊宜
時遣給事中御史行巡謹烽旗修墩堡選將勦練士卒
廣屯田豐糧餉備器械庶為有備無患疏入不報已而
驍師兩出思任發終不可得乃議益兵守之球復上言
曰臣聞春秋之法不伐夷狄三王之遺不困中國以事
外夷故漢文棄郅支冠邊之怨先帝釋黎利叛逆之誅
率用是道以是中國寧而四夷安其所臣竊以麓川本
鳥官獸心之夷雖不來歸不足為國耻何足與較勝負

明史稿

劉球六十四卷

三

哉雖弘天地之心置之度外未為失也必欲懲之則宜
忍一決之忿以圖萬全之策如趙充國屯田以降叛羌
故事因雲南見操之兵分屯邊境厚其糧賞給其費用
務使兵民相安以耕以守通好木邦車里諸夷以為外
援二三年後糧積有餘方議大舉是雖不能速於成功
而制勝千里之術亡論此也乞罷益兵之議行屯田之
令便疏入不報八年四月雷震奉天殿鳴吻球應詔上
疏陳十事其第九事猶請息兵麓川振故厭聞若語而
他事每多觸犯時諱群小遂得索廢媒孽之矣球有鄉
人錦衣衛彭德清素附振球絕不與通德清恨之遂拾
疏中請親政務以總乾剛一事語振曰此暗指公耳振

大怒曰必殺之會修撰董璘陳言太常職典禮樂不可
界道疏乞以已為其官球疏第四事正言太常官宜選
儒臣以隆祀典振遂誣球為璘地并逮二人下獄陰令
錦衣衛使馬順從獄中殺球球大呼曰太祖太宗之靈
在天汝何得擅殺我球頸斷而體猶植璘因匿球血裙
歸璘球死上固不知廷臣亦莫敢言馬順有子病屢久
欲起梓順髮拳且蹴之曰死老奴今而異日禍踰我我
劉球也順驚悸叩謝俄而子死球有二子長鉞次鈺皆
篤志士也痛抱父冤遂絕意仕進兄弟閉門養母十四
年上北狩虜殺振朝士廷裂順景帝憐球忠追贈翰林
學士諡忠愍於是撫臣楊寧乃召二子慰勉之曰先公

明史稿

劉球六十四卷

四

忠義已顯白子可出而仕矣兄弟乃出應舉鉞是秋遂
舉鄉試第一尋與兄鉞先後登進士鉞官至廣東參政
鈺選翰林庶吉士授御史浙江提學副使陞雲南按察
使董璘字德文高郵人永樂十六年會試第一人李騏
榜進士授編修尋以母老乞歸養母病思食鱗魚非其
時矣璘禱于神命漁者舉網忽得二鱗以歸人以為孝
感璘亦以是事神謹甚已起轉修撰獲譴歸遂不復出
鍾同字世京吉永豐人也景泰二年進士其明年五月
上易太子諸大臣不能爭時同觀政部曹朱可言常麗
泣以語所知其冬授監察御史又明年十一月懷獻太
子卒而景皇復未有皇嗣群情不知所屬同於是慨然

曰上今未有皇嗣而沂王獨非皇太子耶以語禮部郎中章綸慷慨相對泣因諷禮部尚書胡濙濙縮首咋舌曰自速死耳會積陰晦逾旬又虜警詔求直言同遂草疏獨上之以爲父有天下固當傳之於子然太子薨逝則知天命有在茲皇儲未建國本無依而虜警天變中外洵訥誠不可不慮也太上皇憂待皇上友愛甚周今上皇之子兄弟之子猶子也天資厚重亦無過舉誠可爲宗廟社稷托伏望擴天地之量收友于之仁擇日行禮復其諸位仍選謇諤之儒臣日侍講讀庶昭聖學用延祖宗無疆之休天下幸甚臣同昧死敢言帝不憚然重天變下部議未覆也亡何綸疏繼入帝大怒下綸

明史稿

鍾同六十四卷

五

詔獄明日并逮同拷訊加炮烙逼欲招通南城二人體無完膚時帝業欲并殺二人會天大風雨黃霧四塞乃止兵部觀政進士常執楊集上書于謙曰姦人黃珌初進易儲之說迎上意本爲脫死之計耳公等國家柱石乃總官僚之賞罔思善後之圖乎脫二人死杖下而公坐享崇高奈情議何謙以示王文文曰書生惡知朝廷法度然有膽氣當進一級處之遂出集六安知州實遠之也明年八月南京大理寺少卿廖莊內艱入見辭上莊先有封事繼綸後入奏留中不報至是帝念及之情曰是皆鍾同倡論至和者再三同是罪首耳封大杖繫三人午門前莊杖八十謫定羌驛丞同與綸杖一百錮

獄中同卒于獄骸掩圖土莫敢收葬年僅三十二裕陵復辟國子生葉華朱圭以爲言上曰鍾同忠誠節義可貴金石贈大理寺左寺丞錄子啓爲國子生啓上疏請遣骸歸葬時同死久矣出園土血漬臂間猶鮮授啓咸寧令茂陵卽位官同仲子越爲通政司知事同妻羅月米一石優養之賜盜同忠懇同父復初與劉忠懇同官翰林連邸第二人皆以文學氣節軋時輩球疏復初約與偕爲同母諫止球死復數日亦卒同母悔恨每號輒曰早知若是曷與劉侍講公同死耶同年尚癘習聞之常懷忿欲伸父志過廬陵忠節祠嘆曰生不登進士第死不人忠節祠豈丈夫哉比後入祀忠節祠與球同日

明史稿

鍾同六十四卷

六

迎王且聯坐云

章綸字大經樂清人也正統四年進士授南京禮部主事景泰初爲儀制郎中是時國家多故綸上太平十四事萬有餘言綸雖職一司朝端有大議論輒白簡隨之封章比比上帝多聽納帝惑太監興安言新建隆福寺卜日欲臨幸綸上言曰佛者夷狄之教非聖人之道以萬乘之尊臨非聖之地史官書之萬世傳之實累聖德駕爲之止綸與御史鍾同二人各以意氣相得甚懷獻太子立部尚書胡濙爲四朝老臣實典邦禮際無一語綸在下僚故亦不敢越位獨爭之已而懷獻卒沂王自當復儲位濙又無言綸曰我復不言誰當言者遂草疏

隨同後繼上之首言請遠聲色以保養聖躬次言退朝之後乞召師保尙書諸大臣及科道等官更番便殿以備顧問各令條答救時急務次乃請惇孝義則謂孝弟爲百行之本萬善之源天子之所以德教加於百姓刑于四海不越是而已故大舜父頑母嚚克諧以孝周文王事王季一日三朝漢高祖五日一朝太公文帝侍薄太后疾日不交睫衣不解帶是孝之可法者如此唐玄宗初卽位爲長枕大被與兄弟同寢殿中設五帳與諸王更處置花萼樓召諸王同宴是友愛之可法者如此臣伏望皇上於退朝之暇必朝兩宮尊奉上聖皇太后皇太后而修問安視膳之禮是卽處舜周文漢高文帝

明史稿

章綸六十四卷

七

之孝也太上皇帝君臨天下十四年是爲天下之父也與皇上同氣異胞是爲至親之兄也皇上曾親受上皇之冊封是爲上皇之臣子也上皇親征戎虜被留虜庭詔旨傳位於陛下是以天下授陛下也陛下尊之爲太上皇帝是爲天下之至尊幸而奉迎還宮是皇上之至願亦天下之至望也上皇爲陛下同氣之親兄陛下爲上皇同氣之親弟形雖爲二其實一人況上皇天性謙冲意無彼此伏望皇上於朔望日或節旦幸南宮率群臣朝見上皇於延安門以叙連枝同氣之情以極尊隆崇奉之道則國家天下之福萬世帝王之法也臣又竊觀北極五星明大則吉以臣觀之是復中宮之象而位

不虛也誠以后妃之德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今茲詔冊妃汪氏爲皇后以厚大倫之原是已正位中宮而孝敬勤儉之德已聞於中外矣又詔冊世子母杭氏爲皇后是固所以正大禮明彝倫而中宮之位久讓而弗居也不意世子薨逝臣民莫不痛心然而中宮之位不可以久虛伏望皇上復后汪氏於正宮則皇子大本不期而有六宮儀範不期而正國家之本風化之原自可表正四方流傳萬世矣至於皇上推念同氣猶子之義詔沂王復居儲位以候皇子之生如此則五倫全備而和氣充溢於宮庭萬姓愛戴而歡聲洋溢於四海殆見天心自回災異自弭而胡虜不足平矣上大

用史稿

章綸六十四卷

八

怒廷杖一百錮獄中越二年裕陵復辟大嗟嘆綸好臣子爲朕家事受苦每出獄中拜禮部右侍郎上令內侍宮中檢綸輒不可得有內侍從旁誦數語上亟稱賞曰好官人襄憲王來朝綸謁之王曰是請復諸章郎中耶對曰然王曰我朝作養士大夫垂百年乃得好人如卿者時綸既以一時氣節爲當宁重尙書楊善素與石亨諸人比恐綸終軋已相與短于上出綸南京上召見于文華殿面諭之曰朕特借卿根本重地事有當言具以來聞賜白金二十兩文綺二表裏尋卽轉南吏部茂蔭嗣位有司亟奉遺詔請舉大婚禮綸自南京上疏曰先王制禮三年之喪達乎天子陛下下薄御之初當以孝治

天下以道奉臣民今山陵尙新元朔未改百日從吉心實未安釋服公除前代固有常制諒陰昏娶今日不忍隨宜乞諭禮部來春舉行時編修張元禎亦請上行三年喪人共笑其迂尋復轉南京禮部十年內艱遂致仕論處留畿凡六考自號慙夫或勸少貶以徇時綸曰在我者有義有命在彼者吾不知也人不悅綸者多子玄應鄉試以京衛籍得領賢書南臺御史亦以是爲綸疵掛彈章成化四年勅會南臺考察南京官綸欲盡汰諸不職右僉都御史高明持不肯綸爭之相訐奏一時言官俱以綸拘執至遺廷臣卽詆爲侍郎一十八年弗復遷擢卽臺臣共擠沮之亦無以中也卒贈尙書諡恭毅

明史竊

廖莊六十四卷

九

長子玄應成化十一年進士南京禮科給事中

廖莊字安止吉水人也宣德五年進士選庶吉士授刑科給事中時西楊在首揆家人不律莊抗章論之莊視西楊爲同郡前輩人或謂莊曰獨不爲楊公地乎莊曰此所以愛公也明日莊遇西楊朝門下前揖謝

西楊慰之曰公少年宜持丰裁正統八年陞大理丞十一年出轉南京大理少卿景泰五年災異求言

莊上疏曰仰惟上皇被留廢庭皇上撫有萬方屢降詔書以大兄皇帝變與未復虞雖未報爲意皇上之心

卽堯親九族舜徵五典之心也賴郊廟神靈皇上勝筭迎歸上皇於南宮臣遠臣未知皇上萬幾之暇曾時朝

見以叙天倫之樂敦友愛之情否也臣自爲翰林庶吉士刑科給事中大理寺丞時伏覲上皇卽位之初遣太師英國公張輔吏部尙書郭勳爲正副使冊封皇上奄有大國每遇正旦冬至令群臣見皇上於東廊恩禮隆洽百官感動上皇今者深居南內問安侍養不宜曠關伏望篤親親之恩敦友悌之誼時時朝見上皇南宮或講明家法或商確治道歲時令節百官朝賀一如往日以慰上皇之心如此則孝弟刑于國家恩義通于神明災可弭而祥可召矣然所係之重又不特此太子者天下之本臣愚竊以爲上皇之子皇上之猶子也宜令親近儒臣誦讀經書以待皇嗣之生使天下臣民曉然

明史竊

廖莊六十四卷

十

知皇上有公天下之心蓋天下者太祖太宗之天下仁宗宣宗之繼體守成者此天下也上皇之北征亦爲此天下也今皇上撫而有之必能念祖宗創業之艱難思所以係屬天下之心矣近年日食星變地震且陷山崩水溢災異叠見非止霜雪不時而已臣切憂心以爲弭災召祥之道莫踰於此

疏入留中不出明年莊內艱入見帝曰是固鍾同章綸一黨人譏訕朕者并建杖午門仍錮獄中莊幸不死謫

定羌驛丞英宗出南內召爲大理左少卿適外艱上憐莊忠特并與祭塋服除改南大理已陞南禮部右侍郎尋轉刑部仍在南京莊性素

坦易及以言被罪聲稱籍甚不矜細節好存謝賓客諸
遊知爲懼狎旣在法司或勸稍謝往來遠他嫌莊笑曰
昔人有言臣門如市臣心如水吾無愧吾心而已後果
以是招物論南京御史鄭安遂有彈章及之上曰莊大
節可取召入刑部左侍郎逾年卒卒之日無以爲歛同
鄉士率錢相裒助人始信莊故廉靖其闊達天性然也
贈刑部尚書諡恭敏

論曰鄭公曉有云劉公之言行必無己巳八月之事鍾
公章公廖公之言行必無丁丑正月之事嗟夫是固明
君之所難也乎失陳王曹鄴台輔大臣也不能與奄振
爭不規征于大司馬號得君易轉圜也不肯有味于楊
明史竊

廖莊六十四卷

士

集之言消內舉數公之言出而禍隨也何怪焉

明史稿卷之第八十七

楊瑄列傳第六十五

東莞尹守衡著

楊瑄字廷獻豐城人景泰五年進士授御史天順初
印馬至河間民遮訴曹吉祥石亨強奪民田瑄列罪狀
以聞時二酋方以奪門功甚寵於上言官卽有明知其
不法事莫敢言瑄奏至上謂閣臣賢有貞曰御史敢言
如此實爲難得吉祥甚懼時亨總兵於外及還大忿謂
吉祥曰今在內惟爾在外惟吾御史敢於如此必內閣
主使之深啣賢有貞恨不卽置瑄死瑄還京尋連見
瑄復謀於同官張鵬率十三道御史周斌等疏劾亨吉
祥欺罔十餘事言二人凶惡日張致干星變亟宜誅寬
明史稿 楊瑄六十五卷 一

以咎天譴章未上兵科給事中王鉉知之潛以告吉祥
吉祥與亨先詣上前訴曰奴輩萬死一生迎復皇上內
閣顯權必欲傾奴二人使無噍類張鵬乃已誅奸臣內
官張永從子故結黨誣臣伏地哭不休諸御史章人上
已先入二人言大怒召諸御史文華殿俾誦彈章應詰
之周斌時爲河南道御史手疏朗讀每讀事輒正色別
白之且誦且對歷陳二酋罪狀明甚至其冒功濫職上
愕然曰彼率將士迎駕有功何謂冒論功行賞何謂濫
斌曰此輩貪天功迎聖駕當時止數百人光祿賜酒饌
名數具存今陞職乃數千人非冒濫而何上默然悉收
各御史下錦衣衛獄拷訊究主使諸御史未嘗一語及

閣臣竟文致坐瑄死且連賢有貞外謫是時士大夫莫
不驚懼方喜上嘉御史敢言以爲朝政清明可卜不料
如此是夕忽雷電大作大風拔木壞屋京師震恐於是
諸御史獄皆從末減瑄與鵬俱戍遼東鐵嶺行未至偶
遇赦還或謂兩人宜詣亨吉祥謝免後禍不可乃復改
戍廣西南丹兩人同一手楷詔辭更峻曰逃則殺之命
一千戶監之行至南京撫臣李秉出視之哭不能起秉
欲脫其手楷瑄曰吾二人死則死矣其敢累公此門錦
衣手自封識必有遲者隨其後事且不測秉請于千戶
千戶曰此詔旨也不敢秉曰有事秉自當之千戶乃許
二人免於同楷秉解所繫金帶遺之以爲行李資比至

明史稿

楊瑄六十五卷

二

南丹無他志後五年二酋相繼以逆誅乃釋歸還里上
後詢賢迎駕奪門事章諸冒功陞授官凡四千餘人詔
退二酋田還民於是大悟當日諸御史言不謬也茂陵
卽位復瑄官陞浙江按察副使轉按察使卒于官瑄在
浙修築捍海塘及濬西湖淤於民皆有示賴功也張鵬
字騰霄涑水人周斌字國用昌黎人同景泰二年進士
鵬復官超陞福建按察使淮都察院僉都御史應官至
兵部尚書加太子少保卒謚簡簡初謫江陰令有愷
梯稱民之歌謠有曰旱爲災知縣禱甘雨來水爲患知
縣禱陰雲散陞開封守兩地民皆有去思歷陝西參政
廣東右布政使卒瑄有子源字貴潔以例貢授太僕三

符源精於京房之術弘治八年詔以四方災變求直言
源以出位言事降貴州吏目考滿入京遷校五官監候
正德元年源上疏言候得大角及心中星動搖天璇天
璣天權星不明乞安居深宮絕遊畋罷弓馬毋輕出入
屏除內侍寵倖小人節賞賜止工役信任大臣親講讀
敦勸於詩書疏下禮部禮臣言源言深切時弊宜採聽
十月源復疏言是月二十日候得連日霾霧交作爲群
邪之氣陰冒陽臣欺君小人擅權爲下叛上之象意日
大閹瑾怒端旨廷杖三十釋之二年源又疏言自正
德二年來候得榮惑入太微垣帝座之前或往來不
定宜思患豫防瑾持疏不下召源面斥之曰尖嘴蠻爾

明史稿

楊瑄六十五卷

三

官何等官亦學作忠臣耶矯旨杖三十謫戍肅州至河
陽驛傷重而卒妻度氏斬蘆荻覆其尸葬之

論曰當曹石之用事挾天子以睚眦于公卿虐嬖且薰
天矣楊直指先倡敢言之氣遂令喜動天顏及夫逮訊
便殿二三執法雖云力擬聞天然邪言屬已先入卽事
易於取信至於身貫三木幾死桁楊南耳再竄有赦無
貸豈不忍之恩嫌於驟割而未信之諫明主猶難乎若
夫源以京房之術累伐恭顯之姦再被譴責不顧也卓
有父風生則願斬佞臣頭死則藁葬都亭中夫非烈士
夫之爲乎

明史竊卷之第八十八

林聰豐慶列傳第六十六

東莞尹守衡著

林聰字季聰寧德人也正統四年進士初授刑科給事中尋外累擢泰元年起陞都給事中時廷議迎復上皇都御史王文瀾上旨疑不決大學士高穀持千戶龔遂榮書示諸朝聰見之舉手加額曰賴有此遂以聞帝見書以人心皆思上皇也遂急於迎復而禮皆從厚人亦以是美聰有納降之功是時中外多事聰在言路知無不言內侍善對得貴幸大臣有候其生日約武弁拜賀者聰數其不法數事劾之上付司禮監聰復上言法度者天下之法度祖宗爲天下立之法司爲天下掌之朝明史竊

林聰六十六卷

一

廷不可得而私臣下不可得而擅今善增等有罪皇上不付之法司而付之司禮監臣恐善增等玩法之心日甚一日怙終之惡愈無忌憚非所以示至公於天下也且如奸臣王振始亦怙寵恃恩終則專權亂政肇興邊警禍及生靈厥後雖受赤族之誅竟亦何補於事今善增貴爲奉御猶未滿意富擬公室尙不快心雖造惡未如王振之甚然王振之初亦絲細微而起此大易所以嚴履霜春秋所以重謹始而防微杜漸憂深慮遠之機端在於此況今邊事未寧虜使旁午不宜有此權勢僭越以震駭中外取誚戎狄伏望皇上念大易春秋之戒閱愚臣狂直之言監前車既覆之失明正善增之罪庶

法度益以修明群姦愈加警懼蹏人改下法司三年易諸議下廷臣噤莫敢言聰獨抗議曰太子無過與給事中李侃俱不肯署名已見諸大臣皆將將順乃署名侃執筆大慟及選官條侃陞詹事府丞聰陞右春坊司直郎然亦不敢辭也其明年懷獻卒聰陳大寶八事其首事則以正大本爲請乞復見保皇太子東宮上亦優容之免譴責是年以商文毅薦復陞吏科都給事中聰見史記陞官太驟疏請申明三載考績三載黜陟之典以爲初任而遽及一考陞任而未及一考率皆歷任日淺持守或出於勉強操履難別其情僞或有年踰七十精神衰憊之人昏眊候事一槩不許推陞以長奔兢時有神史竊

林聰六十六卷

二

知府李輅陞參政未蒞任僉事陳永履任未及一考皆陞布政使並以聰言落守舊職繇是銓曹遂多畏惡聰矣屬聰爲甥教官求近地都御史王文聰在刑垣曾彈及之喉御史王溥劾聰下吏簿責擬大臣專擅選官律當死禮部尚書胡濙會議謂文曰給事七品官也而擬大臣囑託公事也而擬選法二者于律合乎拂衣出遂稱疾上遣興安視瘵疾瘳爲白其故乃得左遷國子監學正英宗復辟起右僉都御史出賑山東饑還陞右副都御史天順三年內艱明年詔起奪情掌院事又明年曹欽反起大獄牽連冤濫冒功者至割乞兒頭上功都人不敵夜出聰下令曰功非生禽就誅者不叙妄殺風

乃正都人始安成化二年江惟旱人相食奉命出賑奏
裁漕粟十萬石濟之明年九載秩滿陞右都御史七年
出巡撫大同逾載遂請致仕越二年起掌南院聰以敢
言受知上出居潭壓重地於是群屬皆喜言事尙風裁
當事者厭之謂聰不能鈐制其屬聰曰已既不言而又
逼人使不言非聰所能也又三年召入爲刑部尙書加
太子少保十五年與定西侯蔣琬按事遼東時汪直方
怙寵用事廷中諸大臣無敢有難之者聰亦浮沉如直
指馬文升遂坐謫戍事具馬文升傳于時士論大不滿
於聰聰亦以清議乞休不許十八年卒于位贈少保諡
莊敏李侃字希正順天東安人也正統七年進士景泰

明史竊

林聰六十六卷

三

中書面糾戶部尙書金濂格詔徵欽罪旨宥之侃際行
近御前厲聲言濂罪不可有遂下濂獄英廟復辟進歷
卿貳陞右僉都御史巡撫山西兼提督鴈門等關首奏
巡按御史李傑不職坐斥去食墨吏望風欲避有生禽
屬酋小石愛子者虜備駝馬來贖侃請歸之以結其心
從之時邊方無事侃自治兵儲外爲政時有建請興化
厲俗士悅民懷吏胥令服儒巾欲其革心嚮道人頗笑
其迂尋外艱解任軍民擁留不得行服除遂請致仕家
居貧甚卒無以飲子德恢德仁皆舉進士

論曰易儲之際事今日之君父難言也惟聰抗議則言
官尙有人焉大廷元老乃復有頓足長嘆之士二三

子協力匡扶夫豈不能共奏補天浴日之功而竟曲筆
相從始也何壯卒也何怯母乃寵祿之謀重遂令正直
之氣舉乎吾聞聰在諫垣戶部侍郎張屠祭酒劉鉉承
詔奪情劾令終制三年署院躬自戾之及至拊擊權璫
往日不遺餘力遼東之行犯清議不顧晚節之難自古
嘆之吾於季聰亦云

豐慶者

人也景泰初以給事中諫南城及易儲事

逮繫詔獄七年英廟復辟陞陞河南左參政論周府內官
不法事上嘉之陞右布政使廉聲大著風裁振于郡邑
一日行部有一知縣簠簋不飭聞慶至大懼無以紓解
以白金爲燭餽之受之慶初未之省也既而臚子以告

明史竊

豐慶六十六卷

四

慶佯曰試然之乎臚子曰然面不然也慶曰不然則還
之耳次日從容謂知縣曰汝燭不然盡出之以易可然
者自今無爾矣知縣大恐輒棄印綬而去終亦不明其
爲銀燭事也論者曰此一事也而特已之廉待人之恕
遠謗之智胥得焉使不忍其欺也而暴揚之人謂其有
以來之也嫌疑之際終不免於物議君子不幸而處此
尙當師法豐慶云



明史竊卷之第八十九

鄒智列傳第六十七

東莞尹守衡著

鄒智字汝愚合州人也幼聰異十二能文章讀書龍泉庵家貧燃樹葉以代燭舉鄉試第一人訝其年少聚觀之智馬上口占詩曰龍泉庵上苦書生偶竊三巴第一名世上許多難了事鄉人何用太相驚其志固已遠矣計偕道出三原見大司馬王恕曰方今小人在位群邪肆毒智行直會諫乎正欲上疏聖天子進君子退小人耳恕不答明年登進士爲庶吉士會天旱請欽崇天道曰臣聞大君者天之宗子也大臣者天子之家相也體元者人君之職調元者宰相之事陛下之於輔臣有闕明史竊

鄒智六十七卷

一

爲太平未聞一任一疑可以成天下之事也臣願陛下察孰爲夏竦吾黜之孰爲夷簡吾容之孰爲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吾擢之召至便殿給以筆札使條陳治平天下之道不使一二小人者得以參錯其間則天工於是乎亮矣臣又聞天下之事惟輔臣得以議之惟諫官得以言之諫官雖卑與輔臣等宋神宗謂蒲宗孟曰御史大夫非司馬光不可古人慎重諫官有如此者今之諫官以軀體魁梧爲美以應對捷給爲賢以簿書刑獄爲職業上不畏天命下不悲人窮群居終日述若鶩斯問有以忠義激之者則曰吾舌非不能言吾心非不欲言吾官非不可言但言出而禍謫隨之其誰吾聽嗚呼明史竊

鄒智六十七卷

二

必補有事必容有殊恩異數必加亦云任矣然或改革一政進退一人處分一軍國重事往往出自內批其實一二小人皆陰執其柄是既任之而又疑之也夫陛下任之又疑之者豈不欲推誠以待物哉竊意其進身之初多出於私門有以致陛下之厭薄矣至於議事之時又容容唯唯若不能然必似倪倪若不敢然耳於模稜恬於伴食反不如一二小人足以任事此陛下所以既任而疑之也臣竊以爲過矣宋之英王無出仁宗夏竦懷奸挾詐孤負任使則罷黜之呂夷簡痛改前非力圖後効則包容之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抱才氣有重望則不次擢之故能北敵契丹西平元昊而慶曆嘉祐之治號

既不盡言以稱其職而復引咎以歸於君有人心者何忍爲此臣願罷黜浮冗之輩廣求風節之臣或令對仗彈劾或令入閣參議或請對或輪對或非時召對接之以溫顏款之以厚語使得展盡底蘊無少顧忌言有可采則次第施行否則優容而不之罪則天聽於是乎開矣臣又聞猛虎在山藜藿不採汲黯在朝淮南寢謀正人君子之有益於人國也大矣夫以陛下之聰明豈不知天下之事必得正人君子而後可任哉其所以不樂於正人君子而反屈折之者非有他也特以其所言所行利於公室而不利於私家故小人巧爲譏間以中傷之耳以臣所知兵部尙書王恕元勳德願削其爵監

察御史張珍忠肝義膽願張其權他如章懋之直亮林俊之剛方張吉之純雅或落之於空山或疎之於部屬或竄之於蠻煙瘴雨之鄉此豈天所以生賢之本心哉臣願陛下飾王恕之蒲輪駕強珍之驄馬將林俊等分居要近之地使各盡其平生以圖來效則天心於是乎協矣我太祖高皇帝監前古之迹識禍亂之源故凡寺人之徒惟供給掃除之役願年以來舊章日壞邪徑日開人主大權盡出此曹之手內倚之爲相外倚之爲將藩省倚之爲鎮撫伶人賤工倚之以作奇技淫巧法王佛子倚之以出入宮禁鎮國永昌寺倚之以結怨於軍民歐陽修曰宦官之禍甚於女寵可不念哉可不畏哉

明史稿

鄒智六十七卷

三

臣願陛下以宰相爲股肱以諫官爲耳目以正人君子爲腹心深思極慮定宗社生靈長久之計疏人不報是年八月上崩九月孝宗嗣位十月星變詔求直言智復上言曰伏觀今月初十日五鼓有大星飛流起而北亘東南光芒燭地蜿蜒如龍蛇人馬辟易益陽不能制陰之象也臣竊惟陛下卽位以來慷慨奮發恭儉勤勞擯斥宦官黜遠左道根究浮費裁抑冗員痛懲法王佛子大放珍禽奇獸凡天下之人所欲而未得所患而未去者以次罷行幾無遺憾宜其克享天心而景星卿雲昭同乎霄漢之表今變異若此其故何哉臣反覆思之無乃陰之當消者未消陽之當長者未長而陛下所以事

天猶有未至歟昔孔子修春秋凡星變必書朱子修綱目凡星變必書所以垂萬世帝王之明戒也使孔子而非大聖朱子而非大賢則其書之也疑亦無謂使其達天人之理則豈可不爲寒心也哉伏讀明詔有曰天下大小衙門政務有利當興有弊當革所在官員其條具以聞臣有以見陛下知前日登極詔書爲奸臣所誤阻塞言路物論鬱然故復下此詔以自解耳臣竊以爲欲與天下之利當求利之所以興欲革天下之弊當求弊之所以革欲正天下之衙門當自大衙門始夫內閣者天下之大衙門也利莫興於君子進弊莫弊於小人不退小人不退欲弊之革也不可得已君子不進欲利之興也不可得已且如少師萬安持祿枯寵殊無厭足少保劉吉附下罔上浸無可否太子少保尹直挾詐懷奸全無廉耻世之所謂小人也陛下留之則君德必不能輔朝政必不能修紀綱必壞風俗必偷天下之賢必有所親望而不敢來天下之邪必有所盤結而不肯去上弊社稷下弊蒼生此弊所當革者也臣願陛下諷之再辭以全其體給之餘祿以飽其欲放之田里以休其勞則天下之弊無不革矣至如致仕尙書王恕矢志忠勤可任大事尙書王竑秉節剛勁可寢大姦都御史彭韶學識醇正可決大疑世之所謂君子也陛下用之則君德必爲之開明朝政必爲之清肅紀綱必振風俗必淳

明史稿

鄒智六十七卷

四

天下之賢必拔茅而來天下之邪必望風而去上利社稷下利蒼生此利所當與者也臣願陛下子之安車以優其禮賜之手詔以重其行置之左右以展其蘊則天下之利無不與矣然君子之所以不進小人之所以不退豈無自哉大抵宦官之權重也漢元帝嘗任蕭望之周堪矣一制於弘恭石顯則不得以行其志宋孝宗嘗任陳俊卿劉珙矣一聞於陳源甘昇則不得以盡其才李林甫牛仙客與高力士相爲犄角而玄宗之朝政不經賈似道丁大全與董宋臣相爲表裏而理宗之國勢不振君子小人進退之機未嘗不在於此曹之盛衰也臣願陛下鑒其所既往謹其所未來大張英斷總攬天

第史稿

鄒智六十七卷

五

綱凡所以待宦官者一以太祖高皇帝爲法凡所以任大臣者一以太宗文皇帝爲法則君子可進小人可退而天下之治出於一矣陛下聰明冠絕百王神武震驚六合豈不知刑臣之不可以弄天綱哉然而一操一縱之間卒無一定之守者殆正心之功未之講也心者身之主事之綱也一身無主則萬事無綱儀仗之酒或得以甘吾之飲易牙之味或得以飽吾之嘽白台閭須之笑夾林蘭臺之樂或得以蕩吾之目彼必投間抵隙以施其蒙蔽播弄之術於不知不覺之中雖有聰明神武之資亦將日改月化而寢失其本初矣欲進君子退小人與天下之利革天下之弊正天下之衙門豈易得哉

盛以君子對小人言之君子小人爲陰以羣臣對宦官言之羣臣爲陽宦官爲陰所謂陽者當力扶之使之日長所謂陰者當痛抑之使之日消陽日以長陰日以消則所以格天者在是所以配天者在是所以祈天永命者在是豈特天變之可弭而已哉竊人留中新天子故已厭薄安等不忍驟斥舊臣而王三原亦遂召起人爲吏部尙書巡撫都御史彭韶入爲刑部侍郎智復先請子恕曰三代而下人臣不獲見君所以事事苟且老先生勿受官職先請面見以時政之不便者歷歷陳於前席其有濟一受官職再無可見之時矣恕歛容謝懇懇入萬安尹直上亦以次罷免智與御史湯鼎相善

明史稿

鄒智六十七卷

六

鼎壽州人性仇爽喜以風節自負智嘗語鼎曰祖宗盛時御史糾儀得面陳政務得失言下取旨近年遇事但退而具本此君臣情分所絀間隔不通也公以言官奏對幸值大政維新之日請效盛時故事此太平機會也鼎不能從而鼎先嘗詣閣會勅安等語之曰近日詔書裏面不欲開言路吾輩扶持言官增之耳鼎出遂劾安等謂裏面者指內臣耶謂朝廷耶乞追究所指而又佐臣以扶持之設豈人臣善則稱君之義疏人候旨上命司禮監宣入內太監令跪聽命鼎曰今鼎跪者奉旨耶太監命耶曰奉旨鼎乃跪乃宜若疏留中不出可歸矣鼎手拍地大言曰疏不出將并劾諸中官諸中官稍匿

去鼎乃出已而萬安尹直罷竊言語智曰小人退則君子進雖吉在無能爲也竊頗放言無忌吉恨甚壽州知州劉槃與書竊言當夢一人牽牛陷澤中竊手提牛角引之而上人牽牛象國姓此國勢瀕危賴鼎復安之兆也鼎大喜出書示坐客御史魏璋素比吉遂劾鼎指爲妖言誹謗捕鼎與槃下錦衣衛獄吉諷錦衣衛文致獄解連智令自輪服智執筆對簿曰智與湯鼎等往來相會或論經筵本宜以大寒大暑輟講或論早朝不宜以一事兩事寒責或論紀綱廢弛或論風俗浮沈或論生民憔悴無賑濟之策或論邊境空虛無儲蓄之具或論君子未盡大用以展布其經綸或論小人未盡廢黜以

明史稿

二

明史稿

鄧智六十七卷

八

杜絕其奸黨臣智當萬死按治者見皆悚然異吉欲皆坐死刑部侍郎韶辭不判乃獲免智謫廣東石城所吏目鼎與槃戊甘肅智獄中有詩曰人到白頭終是盡事垂青史定誰眞夢中不識身猶繫又逐東風入紫宸辭朝時曰盡披肝膽知何日望見衣裳只此時但願太平無一事孤臣萬死更何悲其忠愛有足悲者吉總朝政至四年九月乃罷免智入廣陳白沙先生忘年而友之時以詩文相命與順德令吳廷舉相得甚謹智過順德廷舉輒款留踰月士人爲築謫仙亭奉智遊息竟卒于順德時年二十六迄後天啟元年追諡忠介湯鼎正德初援登極赦歸壽州州民王濡首告鼎侵官地營觀

星臺又盜伐皇陵樹天子命給事中安磐錫衣衛千戶郝凱會御史李璞勘俱誣然猶坐妄援赦文私歸杖還成君子寬之

論曰余至順德訪所謂謫仙亭者登其上裴回焉慨然想慕其爲人智雖天年不終迄今歸然靈光獨存亦賢豪之一快哉善建者不拔吾聞諸老子吳廷舉謫仙亭詩曰羽扇綸巾此謫仙炎荒行役又炎天家人莫畏青茅雨不盡清風在馬前白沙先生弔智詩曰遷客一亭遺海濱當時誰號謫仙人花汀柳市無疆界盡是乾坤一樣春

明史稿卷之第九十

東莞尹守衡著

黃鞏陸震舒并汪應軫列傳第六十八

黃鞏字伯固蒲田人弘治十八年進士歷車駕職方郎中尋內艱服除會康陵羣小用事鞏弟欲挽留之鞏題其書屋曰石田茅屋爲生太拙鵠夷馬革自許何愚補武選郎中上爲江彬等蠱誘下詔巡幸江南廷臣疏諫而未敢斥言彬者鞏曰上之遊幸皆起於彬吾不可舍彬爲支語恐上不悟同官車駕郎陸震謂鞏曰震雖非言責而與馬侍衛之眾皆吾職守君舉不法震可無言乎且甯藩萬一有博浪之變悔將何及已得見鞏疏草乃自毀其草語鞏曰今所縷縷願畢忠於至上者盡已

明史稿

黃鞏

陸震附

六十八卷

一

具公疏中願同署名以進卽死無恨其疏曰陛下臨御以來祖宗之紀綱法度一壞于逆瑾再壞于佞倖又再壞于過帥之手至是將蕩然無餘矣天下知有權臣而不知有陛下甯忤陛下而不敢忤權臣陛下弗知也亂本已生禍變將起竊恐陛下知之晚矣嘗聞先儒周敦頤有曰吉凶悔吝生乎動陛下所以盤遊亡度流連忘返者無乃動之過乎論思勸講之臣職在格心於是乎不能辭其責矣切見近時臣僚奏牘言及時政往往匪不以聞事關權臣則留中不出而中傷以他事不使其以言獲罪而以他事獲罪由是雖有安民長策謀國至計無因以達于九重之前雖有必亂之事不執之臣陛

下無由而知之矣天下焉得而不亂哉陛下近日以來無故自稱爲威武大將軍太師鎮國公遠近傳聞莫不驚疑陛下自稱爲公誰則爲陛下者天下不以陛下事陛下而以公事陛下是天下皆公之臣而非陛下之臣也古之天子亦有號爲獨夫與欲爲匹夫而不可得者切爲陛下懼焉陛下始時遊戲不出大庭馳逐止于南內論者猶謂不可既而幸宣府幸大同幸太原幸陝西榆林諸處所至費財動衆州縣騷然至使民間一夫一婦不能相保陛下爲民父母何忍使民至此虧損盛德貽譏萬世陛下自視爲何如主也近者復有南巡之命南方之民爭先挈妻子以避去者流離奔踣敢怨而不

明史稿

黃鞏六十八卷

二

敢言卽今江淮之饑父子兄弟相食天時人事如此加以休息愛養猶恐不支况又重以蹙之其何不流而爲盜賊速而爲死亡也哉姦雄窺伺待時而發變生在內則欲歸無路變生在外則望救無及陛下斯時悔之晚矣彼居位大臣用事中官親嬖群小皆欲陛下遠出而後得以擅權自恣乘機爲利也其不然則袖手旁觀如秦人視越人休戚之不相涉也夫豈有一毫愛陛下之心哉彼誠愛陛下獨忍使陛下馳逐蒙塵而莫之救止也伏望陛下深惟往事之非翻然悔悟下哀痛罪已之詔與民更新罷南巡撤宣府行宮示不復出發內帑以賑江淮之饑散邊軍以歸卒伍斥不御之女以各還其

家雪既往之謬舉收既失之人心如是則尚可爲也嘗
出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自古小人用事未有不亡其國
而喪其身者也謹按今之小人競弄威權貪圖富貴者
實繁有徒至於首開邊事以兵爲戲使陛下勞天下之
力竭四海之財傷百姓之心至今紛紛未已者則江彬
之爲也彬本行伍庸流克狠傲誕無人臣禮臣等但見
其有可誅之罪而不見其有可賞之功今乃賜以國姓
封以伯爵托以心腹付以提督京營之寄此養亂之道
也彬外挾邊帥內擁兵權騎虎之勢不亂不止天下之
人切齒唾罵皆欲食彬之肉彬不誅天下之亂必自彬
始陛下亦何惜一彬以謝天下哉伏望陛下大奮乾剛

明史稿

黃鞏六十八卷

三

將彬下諸廷尉明正典刑以爲奸邪小人迷亂之戒陛
下春秋漸高前星未耀祖宗社稷之託懸懸乎無所於
寄方且遠事遊觀屢犯不測之區此必危之道也陛下
徒知收置義子布滿左右獨不能豫建親賢以承大業
臣以爲陛下殆倒置也伏望陛下早及是時宣示皇親
勅舊及在廷文武大臣議於宗室中遴選親賢一人養
於宮中以繫四海之望待他日誕生皇子之後俾其出
就外藩如此則繼體有人國本以固實宗社無疆之休
惟聖明留意願入逮下詔獄彬故白上苦楚之荷校跪
午門外五日杖五十放爲民鞏遺第詩有曰不用汝謀
方至此須知我道固當然鞏體素羸頽死而甦震出妻

語之曰何自苦乃爾震曰吾身所爲吾弗悔也竟以創
故卒震字汝亨蘭谿人也正德三年進士初令泰和多
善政民祠之嘉靖改元鞏起南京大理寺丞未幾卒贈
大理少卿震贈太常少卿蔭一子太學鞏嘗曰人生仕
至公卿大都三四十十年惟立身行道斯千載不朽世之
人顧以此易彼何耶震講學于章楓山之門是時同上
疏者有修撰舒芬舒芬字國裳 人也正德十二年
進士第一人授翰林院修撰時上數出關外遊幸芬曰
今上以天下士遇我我可以衆人事上乎亟欲諫念有
補袞諸大臣在朱敢十三年春二月孝貞皇后崩上自
宣府還奔喪是時上以宣府爲家矣踰月往視山陵獵

明史稿

舒芬六十八卷

四

于黃花鎮六月奉梓宮附葬遂復議北巡上心每不忘宣
府芬上請隆聖孝疏曰古者三年之喪自天子達陛下
三年之內當深居九重無復外出雖釋服之後儼然喪
焚在疚如成王免喪朝廟之時今聖母大事甫終陛下
安可遽遊幸自古萬乘之尊非奔竄避難未有輕
身不嚴侍衛者天子等威莫大于車服而下同于庶人
甚非所以辨上下而重威儀也矧不虞有意外之變乎
時上好戎服馳馬故芬疏并及之不聽芬遂乞歸養言
臣係獨子無他兄弟去家子里久不見父母臣愧無以
爲人子蓋寓諷諫不省上追明年春則詔以三月警蹕
東巡祀岱宗歷徐揚抵南京下蘇杭復浮漢沔登武昌

且邊中土繁麗時宸濠入謀侍子入侍結內倖江彬等爲內應於是士大夫聞上南幸恐濠乘此生變大恟懼芬語同館諸人曰駕出必不利此社稷安危之所繫也與庶吉士汪應軫等七人具疏上曰臣惟古帝王所以巡狩者協律度同量衡訪逸老問疾苦熱陟幽明式序在位無非事者是以諸侯畏焉百姓安焉近日陛下駕巡西北六師不攝四民告病哀號之聲上徹於天傳播四方人心震動今聞南巡衛路之民莫不逃竄而有司方以迎奉爲名竭其才力以供萬一群聚嘯呼爲禍不細且陛下之出以鎮國公名號苟所至親王地方據勛臣之禮以待則陛下將朝之平亦受其朝乎萬一循名

明史稿

舒芬六十八卷

五

責實求此倖謬之端則左右寵倖之人無死所矣由此觀之則陛下巡狩非古聖帝明王之舉西幾於秦皇漢武之遊博浪拍谷之禍不可監哉事幾著明非特臣等數人知之中外之人莫不知也然大臣知之而不言小臣言之而未盡其志非恭順也蓋以陛下之志不可挽矣天下之事不可爲矣又以陛下大婚十有五年西聖嗣未有故凡一切危亡之迹不欲爲苦言以救而聽陛下之自壞也尚有痛哭泣血不忍爲陛下言者江右有親王之變大臣懷馮道之心以祿位爲故物以朝署爲市廛以陛下爲奕棋以革除年間事爲故事也特左右寵倖者知術短淺不能以此言告陛下耳使陛下得聞

此言雖禁門之外亦警蹕而出安肯輕褻而漫遊哉夫以陛下雄才大畧前古無比誅鋤凶邪私愛真牽苟有輔弼爲陛下責難陳善以擴充之雖堯舜湯武不難爲者矧於安宗社計治亂者哉昔唐郇模乃賤丈夫宋陳東乃太學生猶不惜殺身殉國況臣等俱法從之臣且受陛下國士之遇者哉伏願憐察臣等愚衷降悔過之詔絕遊幸之念日親經筵修明治政建立國本戒飭庶官以永太平之治則陛下真樂豈有過此而復求之汗漫之遊哉疏入而太宰陸完者濠黨也迎芬等言曰主上聞有諫止南巡者輒舉刀爲劊狀今日撤賴矣是時懷疏集闕下者尙百人稍稍退去而兵部郎中黃肇員

明史稿

舒芬六十八卷

六

外郎陸震二人疏竟上之考功郎中夏良勝儀制郎中萬潮太常博士陳九川三人共請大提腕芬曰匹夫之志其可奪乎今日之事有死無一於是三人並持疏繼上之其明日吏部郎中張衍等刑部郎中陸奉等又明日禮部郎中姜龍等兵部郎中孫鳳等行人司副等廷瓚等連疏相繼入太監曹吉祥徐鑒以賢諫上震怒皆下詔獄命跪午門前是日工部郎中林大輅等三人大理寺正周叙等八名疏復入具言芬等無罪願特寬宥毋使後時上曰朕不怒臣與同死自今請罷遊幸勿令左近有言朕嚴上益大怒俱下獄罰跪五日加桎梏而諸司遂格不受疏數日風霾晝晦

索內海子水溢高四尺橋下七鐵柱折金吾衛指揮張英憤曰是大變故明驗也駕出必不利肉袒挾兩囊土持距當躍道跪哭拔刃自刎血流滿地侍衛人縛送詔獄問英囊土何爲曰恐汚帝庭酒土掩血耳上大驚詔杖諸言事人各有差以次降黜成釐于邊英死獄中芬請福建市舶提舉初武宗好巡幸時猶內畏兩宮外憚大臣臺諫嘗騎馬至東西華門關者伏馬前諫不可輒回舊十二年秋七月始馳一騎從近幸數人徑至南海子都下洵洵諸大臣言僉往曉門請回蹕上遣從者慰遣示以回期至期衆又欲往大臣中有爲熾靜之說者揚言古天子以四時巡狩況南海子近京師祖宗常

明史稿

舒芬六十八卷

七

時臨幸上今一出卽洵洵如是徒搖人心不如無往衆乃止是年冬幸宣府明年幸大同又幸榆林竟莫諫止及欲南還諸大臣言官復噪口不敢言言者故皆部院司寺僚屬死杖下者十有二人上亦遂爲感動自後竟不復言南巡事矣亡何濠反人以是藉藉稱芬當日幸不見沮陸太宰力倡諸僚死諫有社稷功使皆籍口騰至上海巡濠以輕舟伏甲士迎駕江上天下事未可知也芬謫踰年外艱歸明年世宗入繼大統乃盡起竄謫諸人復芬官芬服闋應詔還京加俸一級時議大禮芬從廷和指與上意忤已而昭聖太后誕命婦免朝賀芬言兩宮禮不宜復有異同恐疑人心中怒妄言奪奉芬

乞致仕歸養凡四疏不許

是

年秋以爭大禮與同官楊慎等交杖者再皆以諫故時母已就養明年母薨歸二年卒芬酷好周禮臨卒語子曰六經大明於世惟周禮未表章予生平精力用在此書近加校定幸成全經知我罪我我不敢知第未及上進爲歉爾所著有五官序辨五卷六官圖釋一卷剔僞一卷正經六卷凡一有三卷芬事上不忘諫居官不忘養人稱爲忠孝狀元云初芬同諫者汪應軫字子宿山陰人也舉芬榜進士授翰林院庶吉士是時芬既外謫應軫亦在謫中出知泗州泗民倚弗知農桑應軫至首勸民耕出帑金買

明史稿

汪應軫六十八卷

八

桑湖州而植之募桑婦來教蠶事武宗聞濠發南征所過州邑大苦中使恣橫莫可誰何應軫計中人陰懦可憚以威率壯士百餘人列舟次呼聲震地中使錯愕莫知所爲自沮喪應軫從人連牽舟行頃刻百里遂出泗境武宗至南都諭令泗州進美人善歌吹者數十人蓋中使叩應軫故以是難之應軫奏泗州婦女荒陋且近多流亡無以應勅旨臣向募桑婦十餘人倘蒙納之官中俾受蠶事實於治化有裨詔且停止肅皇帝登極召還爲給事中加俸一級猶以諫止先帝南巡事見旌也山東礦盜流入河南至考城殺指揮趙泰等官三十員上憂之諭當事大臣亟宜平定應軫上言弭盜之策

大畧不過安之勝之而已安之在擇守令勝之有六雖
間賊黨一也收用豪傑二也扼塞險要三也開糾告姦
四也明賞罰以勸士五也分首從以招降六也且弭盜
之法與禦夷不同禦夷之法逐之境外而已弭盜而繼
之出境是以隣國爲壑也請爲定例凡一方盜起彼此
玩視不卽撲滅以致出境旣劫則兩處鎮巡一體坐罪
上可之踰月盜平尋出江西僉事自免去復薦起督學
江西外艱歸遂不復出晚歲陶情於酒人謂其外常醉
而內常醒蓋靖節之流比卒鄉人做靖節例私諡爲靖
獻先生

論曰武宗雖好遊乎乃不勝其童心耳顧其初一關人
明史稿

汪應軫六十八卷

九

止之如轉圜二三元老固先皇界之爲師保傳之臣也
格心之學無聞六龍之轡莫追誰故縱之而長其漸乎
憑江逆渾幾以萬乘膏之此豈忠於社稷者哉分等小
臣幸有以邇旣倒之狂瀾而使午門陳十二士之屍殿
陛洒張英之血當軸諸人高晚堂皇之上曾莫應顏則
將焉用彼相也

明史稿卷之第九十一

楊周滿劉周列傳第六十九

東莞尹守衡著

楊爵字伯修富平人家貧年二十始發篋讀書兄爲邑
椽以他累連爵并逮獄爵從獄中上書白兄冤令見書
詫曰奇士也立出之舉嘉靖八年進士授行人奉使楚
藩還朝上方集議郊祀之禮爵言臣輅車至湖廣見百
姓多菜色望筐操刀割牛肉膏喉道旁假令周公禮文
盡行抑何補於老羸饑饉之艱臣敢冒死請上爲下疏
發賑敗御史念母乞終養母尋卒廬墓三年行部使者
薦起補御史既請慰人心以隆治道言臣居林下九年
誤蒙聖恩起用懼以耳目之官任以糾劾之責蚤夜以

明史稿 楊爵六十九卷

一

思國事日非國恩未報痛哭流涕請舉目前所見有足
以失人心而致危亂以貽聖心之憂者爲陛下告臣惟
天下之患莫大於以危爲安以蓄爲利責則可憂而以
爲大可樂法家拂士日益遠而快意肆情之事無敢阻
難於其間積弊而至於蠱則不可得而救矣此實天下
之患也往年夏末入秋恒暘不雨民餓千里已無秋禾
立冬無雪暖氣如春元旦僅雪即止矣所望洵洵無
聊此正陛下撤樂減膳率臣下以祈雨之時也而大
學士夏言數人者乃以爲靈瑞而稱賀之其欺天罔人
不已甚乎不幾於安危利蓄而以大可憂爲樂耶孔子
告顏淵爲邦在遠佞人如言等所謂佞人非耶大臣之

職輔君當道志於仁而先天下以爲憂者也無忠亮體
國之心而居人臣之極位所謂小人而乘君子之器也
欲天下之治安可得耶湖國公郭勛中外皆知爲天下
之大惡朝廷之大毒也豈能逃於聖鑒雖陛下盛德優
容臣愚以爲奸不可近惡不可長若止之於微遏之於
漸則朝廷優禮大臣之體貌未失而勳威之餘裔亦得
以保全而善終也或使稔惡肆毒潛干政柄則群佞趨
赴善類退處其爲天下國家之禍日益深矣治道去其
太甚此爲害治之人之太甚者當急去而不可緩也凡
此任用匪人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一也古者民勤
於食則百作廢今民勤食不可得而至於離散離散無

明史稿

楊爵六十九卷

二

所歸而至於死亡臣近巡視南城兩月凍餒死者八十
八此南城一郭耳其五城未知有幾目不及見而在千
萬里之遠者未知有幾孰非陛下之赤子也而顛連無
告委命溝壑蓋孽一豆羹軍食以延頃臾之生而不可
得此正陛下愛民情則與天下休息之時也而土木之
功十年未止乃又遽修雷壇以一方士之故浚民膏血
而不知恤則民何以得其所哉況今北虜跳梁內寇竊
發警報日聞加以頻年災沴上下一空百計取之愈急
不足而興作未已以結怨於天下此其足以失人心而
致危亂者二也唐虞三代君臣每以勤敬之道自勵
戒奢舜兢兢業業無怠無荒禹惜寸陰湯昧爽不怠

王不遑暇食武王以敬勝怠故能壽躋堯朝治隆熙泰
陛下即位之初勵精有爲不遑甯處嘗以敬一箴領示
天下堯舜三王之道蓋已心得之矣數年以來因聖體
違和朝儀間闕經筵輟講大小臣庶朝參辭謝未得一
覲聖容敷奏未得一聆天語若是者今已久矣夫天位
者艱難之器逸樂之具也陛下一身天地百神賴以享
六軍萬民賴以安一日二日有萬幾之繁近聞聖躬調
順大獲福履中外臣民罔不歡慶況此春氣漸和人意
新化庶官人觀雖肅肅肅肅來自萬里之遠者孰不欲
躬垂委北而舞蹈望龍顏以慰快觀之心乎易曰聖人
作而萬物覩正今日之事也若未得瞻於咫尺天顏之

明史稿

楊爵六十九卷

三

下以伸有字願若之敬臣恐人心日益怠情中外日益
渙散非隆古君臣同寅協恭以臻太平之氣象也此其
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三也執左道以惑眾聖王所
必誅而不有者也今異言異服列於庭苑金紫赤綬賞
及於方外之士臣不意陛下睿哲先物明見萬里而所
爲一至於此夫保傅之職坐而論道古人謂官不必備
惟其人陛下以天縱之聖資爲上天之元子若細旃廣
厦之下與公卿賢士講論治道則心正身脩與天地合
其德與日月合其明和氣致祥罔有天災則山川鬼神
莫不肅矣安用假此妖誕邪妄之術列諸法禁之地而
藉之以爲聖躬之福耶甚非聖天子所以崇正遠邪平

平蕩蕩奉三無私以化天下之道也胎四方之笑取百
世之譏聖德國政所損不細此其足以失人心而致危
亂者四也古人有言君聖則臣直陛下臨御之初延訪
忠謀虛懷納諫狂直敢言之士往往有故一時臣工
侍陛下之能容敢以直言冒干天聽言過激切而獲罪
者亦多有之自此以來臣下懷危慮禍未聞敢有犯顏
直諫而爲匡救逆心之論者昔人論求言之益以爲勉
強以聽不若悅而從之悅而從之不若導之使言蓋人
臣持祿保位者多而忘身以殉國者少雖識見有明暗
言論有得失陛下期目達聰鑒別取舍黜陟賞罰付之
公論則可矣若震之以天威加之以危禍如往年太僕

明史稿

楊爵六十九卷

四

寺卿楊最言出而身立死近日左贊善羅洪先等皆以
言罷斥此於國體治道所損甚多臣非區區爲一楊最
等惜也但願觀古今以來有天下國家者未有不以任
諫而興以拒諫而亡者也臣恐忠盡杜口則諛諛交進
上德不能下達下情不能上通安危休戚無由以見而
堂陛之近即遠於萬里矣此其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
者五也此數者關於天下之治亂國勢之安危貽聖心
之憂誠未已也伏望皇上念祖宗創業之艱難思今日
守成爲不易勅戒夏言務篤忠貞以報國於郭勛則豫
有以裁抑而保全之止土木之功開諫諍之路屏邪妄
之術以慰人心以祈天祐則莊敬日強而眉壽永於千

億宗廟社稷萬萬年無疆之禍聖子神孫萬萬年無疆之規端在此矣疏入上怒逮繫詔獄杖幾死兩越月上亦以他怒罷免寔言又用科臣高時言下郭勛子獄是時人皆以爵言至是大讎然猶長繫上心未可測識其冬九廟災詔求直言戶部主事周天佐上言曰臣天佐仰見皇上畏天之誠求言之切治道更新之會轉災為祥之機也乃今闕政猶有在而忠言未盡聞此何以故實以聖明采察之度未宏而臣下畏望之心猶存也蓋示人以言未若示人以政求言之切乃示人以言耳而御史楊爵之獄未釋是未示人以政也國家置言官以言為職爵所言之事豈逃庸見惟以過直犯怒誠可

明史稿

周天佐六十九卷

五

矜察聖怒之下一則曰小人一則曰囚犯以盡言極諫為小人則為緘默逢迎之君子不難也以奉職納忠為囚犯又孰不能為容悅寡過之臣哉人君一喜一怒上帝臨之陛下試思所以怒爵而罪之者果合於天心否耶昔人謂雷霆之所摧折萬鈞之所覆壓者爵既遭矣身非木石命且不測萬一先朝露而殞是使諍臣飲恨直士寒心楊爵一身之利害不足深惜而所關係聖德之損益不細也臣願察爵之疏原爵之心特賜釋放仍乞明示嘉納不吝採行庶爵之忠諫以風天下之直則聖德如天地之廣如日月之明由此而天意不問未之有也疏入逮下獄不勝治掠三日死而巡按陝而御史

潘鏞復自關中上言曰臣鏞近見工科給事中高時疏劾郭勛陛下特加高時俸級逮繫郭勛于理切思楊爵春初所奏繫舉勛事陛下置爵于獄蓋因爵之言觀勛之行察之真而後發也臣初不知爵為何人今行部至富平察其平生兄亡而挂冠養母母逝而廬墓興思足跡不濡于城市請謁不通于郡邑荷陛下錄用而積思陳諫乃移事親之孝而為事君之忠也時既蒙嘉爵亦當宥伏乞真還朝著之列使布靖其之才爵必能進思盡忠退思補過上不負明時下不負所學庶幾廣納諫之門作敢言之氣言路開而太平之盛治可臻矣奏至徵詣詔獄答之百與爵同擁鎖爵曰爵不佞何以累

明史稿

潘鏞六十九卷

六

公公固不自愛如時政何鏞曰此吾巡按陝西之責之一事也無與子鉉繫七日死爵枕尸慟哭曰痛哉奈何以爵故死周君又死公也爵奚以生有辭之曰蒲周二子之死也其死以蒲周二子之事也子何與爵與天佐故不相識天佐幽別室死守者不肯與爵相見爵痛甚哭之詩曰天上烈星墜人間草木愁滿胸都是淚只向暗中流二人死爵益省愆自咎繫及明年工部員外郎劉魁以諫修雷壇下獄又明年吏科都給事中周怡以論大臣不和下獄爵自是得而人共朝夕且懼甚焉憂苦既五年上修玄教神降于箕請有三臣爵於是與魁及怡幸邀神貺荷上恩並釋之未滿月而上為箕神造

臺尙書能決極言不可上大志曰我固知釋爵諸妄言
歸過者立至矣罷免決復逮三人還繫爵抵家僅十日
也其冬久旱上祈雪未應守者恐上加怒於三人禁絕
三人不得通飲食爵曰必吾三人者餓死天乃雨雪乎
校尉楊棟者孝子也其母病棟嘗割股見三人憐之言
司官曰主上仁聖於三人者欲其生不欲其死胡可以
非道相加使餓死耶於是予之通飲食而上亦終不加
怒三人也又三年丙殷火上於火光中聞神語呼三人
名請釋之於是三人者竟釋矣爵歸二年有大鳥止于
其舍爵曰楊伯起之鳥至矣兆在我乎越五日無疾而
卒道皇嗣極復爵官贈光祿寺少卿廕孫恒官左監丞
明史稿 列傳六十九卷 七

而鉞及天佐及魁皆贈諡如爵怡起官轉太常少卿鉞
字汝器文登人正德十二年進士天佐字宇弼晉江人
嘉靖十四年進士後謫忠愍魁字煥吾泰和人舉人怡
字順之太平人嘉靖十七年進士初以順德司理徵入
吏科居期月封事八九上朝土仰其丰裁後所上疏乃
言陛下日事禱祀而四方水旱災傷未能盡消何也陛
下勞心焦慮於上而下無同心輔政之臣也大臣相軌
則檢邪黨比言官罷謫則權奸益肆大敵在前而文武
構算皆非國家之福三可懼也輔臣修怨竊威福吏部
依阿輕黜陟督撫辱將官而將官懷小忿誤大事因當
戒也明指相鑾嵩家宰讀總督翟鵬趙廷瑞總兵張鳳

周尙文更望皇上優容言官虛心聽納先務和德於上
則大臣自爾公忠爲國和讓於下群臣肅雍百姓泰和
人和薰蒸神之聽之終和且平區區外侮不足懷矣上
以禱祀語爲訕謗故被繫官太常陳五事復外調云
論曰周天佐以初進少年不思批鱗遠致非命惜哉天
威未霽國門之外 之封章已隨其後夫豈不知
已死者爲可顧避乎謝 之日非罹凶咎而不辭
也其後二三君子卒能並脫于難若有神焉佑之不知
惟帝聰明至是天牖之矣

明史稿

周怡六十九卷

八

明史竊卷之第九十二

楊繼盛沈鍊沈東列傳第七十 東莞尹守衡著

楊繼盛字仲芳容城人也嘉靖二十六年進士授南京東部主事滿遷兵部員外郎是時虜酋俺答入寇京師戒嚴成甯侯仇鸞以雲中騎入援爲諸道先上大喜詔拜鸞平虜大將軍總督諸道援兵禦虜虜去總理京營戎政鸞在上前陳議目中已無虜而心實憚之又思有以餌之陰遣所養子時義結俺答義子脫脫請於宣大二邊互市市馬上問相嵩嵩故善鸞可其策繼盛上疏條論十不可五謬大略謂互市市馬者和議別名也虜踐躪我陵寢虔劉我赤子今反與之和何以上解列祖

明史竊

楊繼盛七十卷

之怒下紆百姓之忿乎忘天下之大雖其不可者一矣往北伐之詔下天下曉然知聖意日夜輸其兵食以助京師而忽更之曰和則平日之選將練兵者爲何備糧草精器械者爲何失天下之大信其不可者二矣以天朝堂堂而下與大牟互市冠履倒置損國家之重威其不可者三矣天下豪傑日夜磨厲其長技以待試而片心於虜今謂國家厭兵無所用之驟蒙燕效用之志其不可者四矣庚戌之變天下頗講習兵事無故以和弛之邊鎮之士人人各自偷安卒然有急時乃再爲整頓不已難乎禦防邊將士之心其不可者五矣往者邊臣私通虜吏猶得以法誅之今導之使通其不勾結而危

社稷者幾希開邊方通虜之門其不可者六矣伏羌之莽在在有之往者歐國威不敢肆今謂縣官惛而奉虜群側目而思逞更何忌憚將來腹心之變可勝言乎起百姓不靖之漸其不可者七矣虜昨深入時我雖不敢遣一矢然虜知我倉卒亡備疑畏之心尚在也今備之已半載而互市終之彼謂我尙有人乎長胡虜輕中國之心其不可者八矣虜狡詐出沒叵測我竭才力而犖之邊虜負約不至未可知也因負市而伏兵若吐蕃清水之盟未可知也或互市畢卽入寇入寇矣而駕誘他部落我既無所攝問之或以下馬索上價或討我以重賞或別望我以分外不堪之求皆未可知也墮胡虜狡

明史竊

楊繼盛七十卷

詐之計其不可者九矣大約歲帛數十萬得馬數萬匹十年之後虜馬少而我帛亦不繼將何以善其後不爲國家深長之計其不可者十矣凡爲謬說者有五不過曰吾外假馬市羈縻之而內覓吾以修武備夫虜至無饜也至無耻也倘有他釁我不可失信以與兵此乃所以自羈縻乎我非所以羈縻乎彼也且吾果欲修武備而何所藉於羈縻此一謬也曰吾乏馬吾藉此一資吾軍則又非也既和矣無事戰矣得馬將焉用之且虜以馬爲生安肯捐其自乘之良馬而市於我此二謬也曰互市不已彼且朝貢夫至於朝貢而中國之捐貲以奉虜益大矣此三謬也曰虜既利我必不失信又非也夫

虜之種類日繁中國之所開市者能盡給其象乎不給則不能無人掠此四謬也曰兵危道也佳兵不祥夫敵加於已而應之胡佳也人身四肢皆難疽毒日內攻而彈用藥石可乎此五謬也夫此十不可五謬至易知也然而有爲陛下至其甚者蓋其人內迫於國家之深思則圖倖目前之安以見效外憚於虜之重勢則務中彼之欲以求寬然公卿大臣知而莫爲一言止之者止則我肩其任而安危反及于身開則人任其責而成敗無與於我陛下宜震獨斷發明詔罷言開市收回成命選將練兵聲罪致討不出十年臣請得爲陛下勒燕然之顛縣俺答之首于棄街以示天下萬世跪入上三問之

明史稿

楊繼盛七十卷

三

曰繼盛言是驚愧憤曰監子目不知虜宜其易言如是遂有密揭進上乃下八臣會議入臣者大學士嚴嵩李本禮部尙書徐階兵部尙書趙錦侍郎張時徹嚴豹成國公朱希忠及仇鸞鸞罷方盛諸人皆附鸞指不敢異遂下繼盛錦衣獄貶狄道典史已而虜以羸馬索厚直弗子輒大譁大同市寇宣府市寇大同明年萬騎入塞上乃命罷市著爲令復言開市者死虜入至薊州鸞疽發背死上得時義前通虜狀乃族鸞因思繼盛言大讎立遷山東諸城令踰月遷南京戶部主事僅三日遷刑部員外郎未十日調兵部武選郎繼盛曰上一歲四遷臣官上恩厚矣臣何以報國哉已而深念曰吾知

所以報矣至部僅十二日遂上言臣居兵曹以討賊爲職然賊不顯在虜臣觀大學士嚴嵩盜權竊柄候國殃民此天下一大賊也方今外城惟虜內賊惟嵩未有內賊不去而外賊可平者請誅賊嵩當在勦虜之先臣謂嵩有十大罪我太祖高皇帝親見宰相專權之禍罷中書省丞相而立五府九卿分理庶政殿閣之臣惟備顧問視制草蒿挾陛下之權盡侵府部百司之事儼然以丞相自居此壞祖宗之成法一大罪也皇上用一人嵩則曰我薦之及黜一人嵩又揚言曰是不親附我也故罷之皇上有一人嵩則曰我救之及罰一人嵩又揚言曰是得罪我也故報之群臣畏嵩甚於畏皇上此竊皇

明史稿

楊繼盛七十卷

四

上之大權二大罪也人臣善則稱君過則歸己故書曰爾有嘉謨嘉猷則入告爾后於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謨斯猷惟我后之德賊嵩入閣數年安有謨猷可紀至刊御劄以布于天下名曰嘉靖詔議懷上美致以彰已事權此掩皇上之治功三大罪也皇上令嵩票本嵩令子代世蕃又令嵩之義子趙文華代擬改京師有大丞相小丞相之語此縱奸子之僭竊四大罪也高孫嚴劾忠嚴鵠皆世蕃子也乳臭孩童隨任豪養未聞一日離家効忠則以兩廣功授所鎮撫嚴鵠又以瓊州功陞錦衣千戶皇上爵賞過士之權豈賊嵩私家壟斷之物乎此冒朝廷之軍功五大罪也逆鸞以貪虐論革世蕃乃

受三千金薦爲大將忠於社稷者豈宜用此債帥以奇干城勾虜背逆者鸞也而受賄引用鸞者則嵩與世蕃也嵩之罪惡又出鸞之上矣此引背逆之奸臣六大罪也胡虜深入丁汝襲問計于嵩嵩曰京邊不同敗於邊猶可掩也敗于京不可掩也且虜飽自退耳故汝襲傳令不戰及汝襲逮治求嵩居間嵩曰無恐吾密疏保若矣汝襲時嵩平日固天手段故安心不辭及臨刑始知爲嵩所紿乃大呼曰嚴嵩誤我矣此誤國家之軍機七大罪也郎中徐學詩以劾嵩奪官矣考察而及其兄中書舍人徐應豐都給事中厲汝進以劾嵩降典史矣大計而復行削籍夫應豐乃皇上供事內庭之臣典史則

明史稿

楊繼盛七十卷

五

無過可指也考察大典皇上持之以激勵天下之人心賊嵩竊之以中傷天下之善類此專黜陟之大柄八大罪也文武官陞遷論銀多寡將官納賄於嵩不得不剝削乎軍士所以軍士多至失所而邊方爲甚有司納賄於嵩不得不濫取於百姓所以百姓多至流離而北方之民爲甚利歸一人毒徧天下人人思亂皆欲食嵩之肉臣恐天下之患不在胡虜而在域中此失天下之人心九大罪也先朝風俗淳厚近古逆璫用事始一少變及至嵩爲輔臣諂諛以欺乎上貪汙以率其下通賄股勤雖盜跖而薦用奔競踈拙雖夷齊而罷黜守法度者以爲固滯巧彌縫者以爲有才勵節介者以爲矯激善

奔走者以爲練事卑污成俗牢不可破英雄豪傑皆入套中究其本原嵩先好利天下所以皆尙乎貪嵩先好諂天下所以皆尙乎諂諂諂之不潔疏何以清此壞天下之風俗十大罪也然此十大罪非五姦則無以濟之陛下一言一動左右侍從無不關白故陛下之愛憎舉措嵩皆預知而逢迎是陛下之左右皆賊嵩之間諜其姦一嵩欲盡塞天下言路以義子趙文華爲通政使章疏一至先上副封少有干嵩卽先有術以爲之彌縫御史王宗茂劾嵩一疏文華留之五日而後上是陛下之納言乃賊嵩之鷹犬其姦二嵩懼提騎緝事則令世蕃以孫與厥帥聯婚嵩籍江西去京四千餘里結親於此欲

明史稿

楊繼盛七十卷

六

何爲哉此其情可立見也是皇上之爪牙乃賊嵩之爪葛其姦三嵩畏臺諫有言進士初選非嵩私屬不得與中書行人之選推官知縣非重賄不得與給事御史之列有差遣則往返饋遺有愛憎則授意論劾是皇上之耳目皆賊嵩之奴僕其姦四科道已入其籠絡部臣有如徐學詩之類者可懼也令子世蕃將各部之有才望者悉羅而致之爲腹心或結爲兄弟或招爲門客各部堂司稍有怨望者先報世蕃嵩得早爲斥逐連絡蟻結合爲一黨是皇上之臣工多賊嵩之心腹其姦五嵩之十罪賴此五姦五姦一被十罪立見雖然嵩握重權諸臣順從無足怪者大學士徐階負天下之重望荷皇上

之知遇不爲天下除賊畏嵩之巧懼嵩之毒鬱拂聽命不敢少抗雖爲積威所劫然於皇上不可謂不負也皇上聰明剛斷逆鸞隱惡無不悉知嵩之顯惡乃反舍忍固若不能知亦若不能去一日在位則一日之害也皇上何不割愛一賊臣而忍百萬蒼生之塗炭乎臣前諫阻馬市謫官邊方往返萬五千餘里道塗艱苦妻子流離宗族賤惡家業盡落幸復今官僅將一月臣雖至愚非不知與時浮沉徐圖報於他日而願履危冒險攻難去之臣親難成之功取必至之禍哉願皇上以再生之恩賜臣臣安忍不捨再生之身以報皇上況臣狂直成性忠義鬱結每恨壞天下之事者惟逆鸞與嵩鸞已殛

明史稿

楊繼盛七十卷

七

死獨嵩尚在嵩之姦惡又倍於鸞將來爲禍更甚合此不言再無可以報皇上者伏望皇上聽臣之言察嵩之姦群臣於嵩畏勢懷恩不必問也或召問二王令之面陳或詢諸閣臣諭以勿畏重則置之憲典以正國法輕則諭令致仕以全國體賊臣既去豪傑必出賞罰既明軍威自振胡虜畏皇上之聖斷知中國之有人將不戰而奪其氣聞風而喪其膽矣內賊去外賊除其致天下之太平何有故臣欲捨死圖報而必以討賊臣爲急也然除外賊者臣等之責而去內賊者則皇上之事感激無地故不避萬死疏奏上命執訊鎮撫司固嵩黨五等參至問誰主使嵩疑繼盛嘗受業閣學士徐階繼盛曰

入臣盡忠在已豈必待人主使問何自引二王繼盛曰非二王曉不畏嵩者且二王家事體爲嵩敗當盡言耳考家乃至斷指出脛無少屈獄具詔杖一百有遺之婢蛇膽曰處之可以禦杖繼盛曰椒山自有膽何必婢蛇哉笑笑小杖已下刑部獄死復甦太息曰嗟夫忽然而死忽然而生如睡又醒人之生死固甚易事也已益脫然刑部尚書何驚受嵩指傳詐傳親王令旨律郎中史朝賓曰無其事而附會以坐人死人臣阿私而侮三尺豈宜至此乎持不可當遂諫朝賓外而侍郎王學益贊黨遂至重辟繫二年每當獄上不忍會總督張經巡撫李天寵皆以玩冠逮至嵩知二人上所必殺覆二獄

明史稿

楊繼盛之十卷

八

而附繼盛於尾上見二人名立付處決而實未嘗知繼盛刑也繼盛妻張氏上言臣夫楊繼盛原任兵部武選司員外郎因先任本部車駕諫阻馬市預伐仇鸞逆謀聖恩僅從薄諫旋以鸞賊首賜前等一歲四遷臣大拜命之後卽感泣私圖報効中夜起立對食忘餐臣所親見不意誤聞市井之言尙狂書生之見遂發狂論尙皇上天高地厚之恩不卽加戮俾從吏議臣夫自杖後人獄數死復甦劍去臂肉二片斷筋二條日夜籠籠備極苦楚年荒家貧臣紡績供給兩經奏識俱蒙特宥是臣夫再蹈于死而皇上累遣之生臣之感佩惟有焚香禱祝萬壽無疆而已今歲會議混入張經疏尾奉旨處

決臣夫雖復捐軀市曹亦將瞑目地下臣仰惟皇上方
願養中和保合元氣昆蟲草木皆欲得所豈惜一廻宸
顧下垂覆盆倘蒙鑒臣蟻蟻之私少從未減不勝大幸
若以罪重不赦願卽將臣斬首都市以代臣夫之死夫
雖遠禦魑魅親執戈矛必能爲疆場效命之鬼以報皇
上臣於九泉亦復啣結無既矣奏入嵩抑不達帝聞繼
盛遂與張經李寵同死西市繼盛死七年嵩逐又二年
世蕃棄市而嵩寄死野寺又三年天子遺詔褒贈太常
少卿諡忠愍賜祠祀錄一子太學初繼盛友人王世貞
求救於嵩門生司業梁材材詣嵩曰外間藉藉謂楊繼
盛不免先生不憂後世耶嵩曰行當爲救之以問少卿
明史竊

楊繼盛七十卷

九

胡植鄧懋卿皆曰不可公不知養虎者耶乃自遺患嵩
鎮之梁材曰繼盛死不足惜柰國體何先生還當爲天
下後世慮不聽有吏應生者爲繼盛獄中甚周旋奸黨
威禁之不爲奪且欲自具草申救繼盛曰藏子血三年
而碧者卽地下必有以報應生

論曰王弼州之論著椒山言上疏時妻語之曰一覽困
公幾死嵩父子百鸞也公休矣余笑其婦人之言何從
得入忠臣烈士之耳後覽乞代夫死之疏喟然不覺涕
泣之交頤嗟哉孰知其義烈之繫西丈夫之行乎肉食
者慚矣嵩尙有人心者故援二王以傳爰書奚殊莫須
有之故智嵩之罪等于檜矣其後郭中允以釋疑之說

進遂傳首于天下戮嵩父子鬻而分之惡足以雪忠臣
烈士之憤耶

沈鍊字純甫會稽人也嘉靖十七年進士初授潯陽令
治以擊搏豪強衛赤子爲急用伉俪再忤臺使尉職墮
鉤之尉自經三徙令久不調稍遷錦衣幕典尚寶承張
遜業善兩人皆以詩酒自豪數從遜業飲少飲輒醉
則抵几曼聲誦出師表赤壁賦撫掌縱談天下事慨然
有封狼居胥意會是時虜闢入塞都門不啓鍊急謂堂
帥陸炳曰毋開門閉門以民子敵矣炳言于上許之虜
執御廐內臣八人去俺酋踞坐見八人遺歸曰若見天
子好爲我致書啓書多嫚語求入貢上命文武臣會議
明史竊

沈鍊七十卷

十

可業趙貞吉抗言曰何議爲恐後生懦夫聞於事許之
賈何異城下之盟大不可檢討毛起曰時事孔棘吾姑
寬虜子貢俟出塞而後議守可乎貞吉叱起謬語鍊從
衆中昌言大申貞吉指刺刺不休太宰夏邦謨目之曰
若何小吏而言若是鍊曰大吏嚙弗言故小吏言之胡
怪也鍊是時氣欲卽吞虜退而上疏請以萬騎護陵寢
萬騎防通州餉而合勤王之師十餘萬鼓而薄其情歸
必大勝報聞罷蓋是時相嵩獨貴幸用事將帥當事臣
事急畏誅輒入賊嵩居間嵩爲寢抑而飾敗以開以是
虜得長驅至都門鍊一日飲遜業所大呼遜業曰有功
國事至此相嵩不斬虜可得而滅乎吾將請劍於尙方

矣遂上言曰臣見輔臣嚴嵩受國重任視如鴻毛貪婪之性疾如膏肓愚鄙之心頑于鐵石不聞其勞心焦思延訪賢豪咨諏方略以爲治國安邊之策與子世蕃日夜圖維祇爲招搖納賄之計邊將歲時常例釐輸以入妄得使其奮身御敵以錢而買死撫按長年書幣絡繹其門安得不致有司聚歛蠹國而害民陰制科道俾不敢言一忤其意必擠之死而後已見有忠謀爲國者多方沮撓之譏諛誤國者受賄曲全之內閣九年無一善狀尙安望其協謀天討以紓君父之憂乎故今虜寇之敢于深入三尺童子皆知嚴嵩父子之所致也吏部尙書夏邦謨名爲公室之臣實爲私門之吏人事面白嚴

明史稿

沈鍊七十卷

十

嵩而後敢行小事書通世蕃而後敢發妾婦之道至工丈夫之心已喪如之何其察天下之官吏也官吏之言曰內閣吏部要錢吾黨守清無益于是內外遠近相視成風廉耻不行盜賊蜂起若使內閣吏部盡忠則六卿盡職矣又何至于丁汝夔之失事乎乃今猶阻北伐以爲不可然虜賊之稱貢也許亦來不許亦來朝廷之用兵也不能戰則亦不能守矣今能阻朝廷之北伐能保虜寇之不南侵乎其心曰事成則歸功于將帥事失則歸罪于輔臣此所以倡爲不可戰之說於其間其爲欺君誤國之罪又大矣伏乞皇上勅下廷臣將此三人詳議其罪應誅而誅應斥而斥則賞罰明而賢否別忠臣

義士無不仗劍而起感激奮發爭先效死而虜酋不足滅矣蹕入詔以誣詆大臣編管保安州保安人募練忠義爭館殺鍊遣子弟從學塞外人憊又每爲鍊訾爲父子鍊亦日與相詈笑以爲常至爲偶人三象唐相林甫宋相檜及相嵩而射之作射虎行語稍稍聞嵩父子卿之切骨而侍郎楊順來總督故嵩客也虜方入破應州四十餘堡順俟虜去縱吏士殺掠避虜人爲首功以提聞得賞方宴會諸寮稱賀鍊以詩大書遺之云殺生獻捷古來無鮮道功成萬骨枯白草黃沙風雨夜冤魂多少覓頭顱又作籌邊賊譏刺時事或謂鍊曰公遷人毋爲爾鍊曰若視吾目在否而欲言我夫殺人而欺其君

明史稿

沈鍊七十卷

十

以要賞吾誓不與共天順恨甚旦暮欲甘心之矣鍊益憤前後帥邈懦思得身當一面倡集敢死士爲禦虜計於是順以其私人走世蕃所鍊結死士擊劍習射將以間取而父子世蕃曰有是哉以屬巡按御史李鳳毛鳳毛謬爲謝曰有之竊陰已解散其黨矣鳳毛得代歸遷光祿少卿而御史路楷來又嵩客也世蕃爲酒毒楷而使謂順曰幸爲我除吾甥順則與楷合箴捕諸白蓮教通虜者竄鍊名籍中以謀叛聞斬于宣府而有二子從父保安順杖殺之并子故籍逮其長子襄順楷尋敗乃免隆慶初詔贈鍊光祿少卿錄一子太學襄用諸生久次應貢上春官伏闕頌父冤詔逮順楷下司寇獄

抵罪張遜業者字有功少師乎敬子亦一蹶蹶士也官終太僕寺丞

論曰沈純甫卑卑一幕職抵掌而欲卻于里之難叩關自效航艤幾又一請纓生也至千借劍向方窺身塞上遵養時晦以待天子任使奚不可者不勝咤嗟不平之氣曠目時事哆口傷人長歌作祟自謂撓吾塊壘終要疾甚之亂群面之戈則已捷于其喉矣悲夫

沈東字宗安會稽人也舉鄉試第一嘉靖二十三年進士初授徽州府推官人爲禮科給事中時分宜專政宣大總兵故太保左都督周尙文卒求師典嵩礙弗子東曰是吾禮科事也尙文大有功於邊鎮吾有言責可喋明史竊

沈東七十卷

三

不言乎乃爲疏請曰臣聞上有必賞之典以酬功則下懷必報之忠以竭義竊見總兵周尙文情苦愛士忠勤自許驍驍悍之卒而制其命消方形之變而伐其謀忠勇素著封疆攸賴及今虜騎深入聞命疾趨奮勇先登仰仗天威多所殺獲虜遂徬徨宵遁此又一時奇功也頃蒙皇上明見萬里褒陞官秩綸音渙頒固足以感動人心但考尙文之功尙有未盡之賞今其死也邊民無不灑泣騰湧之恩可徐施于生前而懋賞之典當終全于死後臣願皇上隆施厚報賙之爵命延之世賞因一人而勸千萬人則九邊之廣百萬之衆感激而思奮者又安知無出于尙文之右者乎此所謂心戰爲上制挺

以權利兵者也然而當事之臣不能上體聖心任已意而予奪于其間則冒濫或得于倖成功忠反抑于捐棄以致皇上加功憫死之至仁將舊而不能下究絕邊窮塞之將士亦隔而不能上達安能奮發興起以自効于煩牧之流而副皇上拊解之思乎疏入嵩大怒條旨杖闕下幾死下詔獄幽絏之明年虜犯京師詔集廷臣策所以退虜者國子司業趙貞吉抗言于朝曰釋沈東之囚以求直言錄周尙文之功以勵邊將虜可不戰而退而東在獄中上書請得精騎五千往來督戰以外疑虜而內翼蔽都城且度虜飽而歸必道涿鹿出遵薊或衝突于宣大宜傳檄諸路乘其情歸設奇夾擊必大勝之明史竊

沈東七十卷

十四

嵩斥去曰因安得上書其後錦衣幕沈鍊御史趙錦郎中徐學詩皆越人相繼疏論嵩嵩恨越人特甚或構東與鍊同宗嵩於是亟欲甘心東賴上明聖不爲惑東既長繫有老父疾且革思東一見不可得東妻張氏廼爲上疏曰臣夫沈東猥以愚昧之性冒妄建言誠當萬死荷蒙皇上寬宥下獄待罪經今一十四年東上有老親下無子女孤苦伶仃俯仰無賴止遺臣一身寄居旅舍早暮力作女工以供口食艱難萬狀度日如年臣夫之父今年八十有七衰病侵尋風燭不定養生送死之具更無可託臣冀寡妻顧此失彼欲歸以養舅則夫之饋粥無資欲留以給夫則舅又旦夕待盡臣夫束縶囚

之臣誠不敢復顧私家切覲聖朝仁恩曠蕩庶類樂生
豈臣一門窮苦顛連自遺覆載之外臣每自念何惜一
死所以忍苦苟延者誠望天地有曲全之仁雨露無不
被之澤也今臣舅已當垂死之年臣夫未有再生之日
臣願以身代夫繫獄暫容臣夫送父年終仍又赴獄待
罪庶使臣夫得復見其父少伸父子之情臣以舅付託
於夫亦得全夫婦之義則臣舉家感戴天恩萬代啣結
圖報無窮矣疏三上乃下部部爲之請不允又四年司
務何以尙疏救海瑞上大怒下以尙獄面釋東放爲民
上是時居齋宮好察獄中事命守獄者日且監帖進覽
守者無所得常塞以謾語其日帖進云有鵲當沈東前

明史稿

沈東七十卷

十五

驟不休蓋謾語上信之遂釋東東歸不及見父蹕踊哀
號曰天乎生不養死不含吾尙得爲人乎遂自廢明年
新天子嗣位起原官遷都給事中再遷南通政奏議不
復出東擢省垣時妻張以東未子家爲娶妾潘同入京
至則下獄三日矣張語潘曰吾忍死以視夫朝夕分也
若艾年且未識夫面蓋擇所便乎潘跪曰主公抗節夫
人又苦志婢子獨非人乎流涕雷膺自誓以死與張共
茹荼苦拮据女紅易升斗供獄中豪餽凡一十八年東
出見潘泣曰我當拜謝乃再拜潘驚跪扶之大掩泣遂
同歸里東歸家益落婦妾并日面食郡邑有司靳與束
一見不可得也

論曰余聞沈東少時好讀蘇武傳每讀輒掩卷歎當
食或廢箸繇今觀之東繫獄中一十八年視子卿差少
一歲耳子卿牧羝海上雖自苦無入之地東居犴狴之
內日受幽囚不見天日其憂愁困苦之狀視子卿則又
過之一則老母辭堂生妻去帷一則父死不得飲妻妾
咫尺不相見言之皆可酸心下淚迨徵天幸身入玉門
出國扉所謂鴈書鵲帖皆托之人面成於天亦一奇也
嗟乎子卿可謂持節不二之臣然尙有胡婦生子乃知
辦髮醜女猶能摧屈英雄至如張氏上書代繫孝比纓
縈有妾處女相隨守義半世以待天日又一奇也

明史稿

沈東七十卷

十六

明史竊卷之第九十三

郭楊仇徐王王列傳第七十一 東莞尹守衡著

郭登字元登武定侯英之諸孫也少能文詞正統七年以勲衛舍人從王驥征麓川九年從沐斌征騰衝積功署都指揮僉事十四年也先入寇上親征進登都督僉事副廣寧伯劉安守大同未幾天子蒙塵大同軍士多戰沒所存皆創殘登涕泣紵循弔死問傷親與裏糒傳藥而是時城門盡閉人心瓦解或謂登曰事已至此奈何登曰天祐國家必無可憂之事若胡勢莫遏吾與此城誓相存亡當不使諸君獨死也俄虜擁上至城下索金帛還獨登閉門城守曰此給我耳莫若以計伐其謀

明史竊

郭登七十一卷

一

其營奪駕入城此上策也因召壯士與之盟激以忠義曰事成當封侯受上賞壯士皆踴躍願效死力將遣行或以危言止之已而安與知府霍瑄出見上括金銀萬餘饋虜虜笑不應擁駕去登大慟曰駑材果敗吾事安尋還京獨登守城虜竟以和爲名入犯京師登亟帥兵入援先以蠟書馳奏有曰忠誠切已敢忘報國之心成敗在天不負爲臣之節奏至虜已退優詔褒答焉登復上疏曰虜人雖回離邊不遠傳報有云黃河已凍且向延綏青草漸生再侵京闕事雖未信情亦可疑今日之計可以養銳不可浪戰可以用智不可鬪勇此謂知彼知己可守則守者也其涼水易州真定保定一帶皆

堅壁清野京兵分據犄角安營以逸待勞以主待客勿求僥倖務在萬全此謂不戰而屈人兵法之善者也歷

陞右都督虜自得志去出入邊境無一兵敢拒之者登不勝憤晝夜以忠義激勵將士期必殺賊景泰元年正月謀報虜入東驛境登帥部騎追躡至沙窩相去二十里有虜營十二登召將士問計或言虜衆我寡莫若全軍且還登曰我軍去城已百里業疲困一退避則人心頓沮虜以鐵騎來追欲自全得乎按劍起曰敢言退者斬遂薄虜營虜以數百騎迎戰登先射殺二騎手刃一人將士勇氣百倍遂大敗之追奔四十餘里至楊桃山捕斬二百餘騎奪回人口牛馬弓械萬計捷聞進封定

明史竊

郭登七十一卷

二

其伯食祿千一百石予世券是役也登以八百騎破虜其子爲一時戰功第一登念遠事未戰職吏虐民上疏諫曰往者承平日久人心驕逸在官旣無廉耻之心蒞政惟肆貪婪之志釀成汚濁之風致有夷狄之禍今日虜勢雖云請和變態豈能預料倘或淪盟大同一鎮首先受敵及今無事之時若不早得公廉有爲之吏剷除夙弊保養遺黎臣恐邊庭之戎馬可憂國家之保障奚賴登因虜氛稍息便欲大興屯田苦民力困乏牛種俱無疏乞官爲措置四年秋病召還京登初至大同士可戰不及數百馬百餘匹不數年馬至萬五千匹精兵數萬人常恨馬少步卒追賊不及以己意設爲撓地諫

天網鑿爲深塹覆以土木人馬通行如履實地賊入圍中令人發其機自相擊撞頃刻十餘里皆陷長於料敵制勝與虜戰未嘗挫衄善撫士卒有古名將風初虜奉上皇叩大同登開門不納英廟卿之及復辟命掌南京中軍都督府事奪其爵已又謫戍河西憲宗嗣統復爵召還充團營總兵成化八年卒諡忠武登性至孝母疾兩刲股作羹以進居喪哀毀不肉食不笑語者三年登善吟詠謫甘州有詩曰甘州城南河水流甘州城北胡雲愁玉關人老貂裘敝苦憶平生馬少游今傳誦之論曰誦其詩其風雅之餘音乎味其風度寧直氣吞強胡立欲澄清朔北壯矣迨其未歲至欲追思馬少游又

楊洪七十一卷

三

足悲也

楊洪字宗道六合人也祖政從常國公起義世漢中衛百戶父璟戰死靈壁洪以永樂初嗣官調開平或唁之曰如此極塞何洪曰大丈夫立功名寧在跬步之內談笑而往八年從文皇北征追虜至幹難河獲其人口馬駝還獻上曰將才也命紀其姓名洪熙元年從陽武侯出巡邊追虜至大松林有功陞正千戶宣德中累功陞歷指揮使自領孤軍獨守猶兒谿遇虜衝與士卒共築孤城懸塞外同甘苦充遊擊將軍巡備北邊至瓦房嵯大破虜禽虜酋一人脫脫白煖白陞都指揮僉事正統元年副都督李謙守備懷來追敗虜興州至三义口

禽虜酋一人朶樂帖木兒受上賞其冬襲擊虜回回臺又大破之斬獲爲多三年追敗虜伯顏山及寶昌州禽虜指揮也陵台等四人阿台荅刺花等五人遷都指揮同知受上賞尋進都指揮使四年追叛虜阿木根等至三义口斬獲其下可列歹等酋虜多進後軍都督府僉事七年充左參將守獨石敗虜北只嶺禽酋那多進都督同知九年兀良哈寇迤西追擊于應昌至朶顏德都禽其酋打刺孩進左都督賜璽書褒諭掛鎮朔將軍印充總兵官鎮守宣府關南人歡聲相告曰楊公鎮宣府吾儕安枕而卧矣洪爲人機變敏捷尙權諂善於用奇制勝或擣其虛或出不意却營虜畏之呼爲楊王其屯

明史稿

楊洪七十一卷

四

專用鐵蒺藜虜潛山谷中見洪旗幟相戒不敢出久之有虜衆盜葷夏馬而去洪引兵追至興河雪深三尺洪曰此正破寨時也亟前進果及虜盡俘斬之完馬而還十四年上親征洪朝見沙嶺命守陽和關山口洪至柁柁山獲賊虜三人并所掠人馬以獻命還守宣府土太師潰上道宣府北狩去虜僞上旨子書洪誘使開門迎上洪謹閉不出縛使者送京師進封昌平伯虜犯京師洪率六萬騎入援追虜至金坡鎮斬首四百邀還俘掠人馬萬計進昌平侯景泰二年賜世券及勲階祿千一百石仍掛鎮朔大將軍印還鎮宣府洪再至宣府僅兩月卒贈穎國公諡武襄洪爲將敬慎雖在閫外不肯

專殺一士卒士卒皆樂爲死敵強不怯戰勝不驕宜正
間傳名將朝中諸大臣皆重洪威略洪爲指揮杜衡許
奏尙書魏源即訊貶衡廣西洪部卒李友全復誣洪上
付洪自治其受知廟廟若此洪卒子傑嗣侯庶子俊以
禽逆聞喜率功陞右都督從子四人能都督同知信都
督僉事仁錦衣衛指揮僉事知開平衛指揮使傑上宣
臣家一侯三都督諸蒼頭得官旗者十六人乞停蒼頭
職役許之先是俊守獨石馬營上北狩棄城逃歸虜去
上遣俊還鎮給事中葉盛言俊爲敗軍之將罷不遣遂
令俊護瓦剌使人出塞俊又挾私怨杖永寧守備都指
揮姚貴且縛賁斬曰我嘗挂殺陶指揮上不問諸裨校

明史稿

楊洪七十一卷

五

力解得釋比還廷臣論劾下獄上以洪原宥復右都督
統京營兵洪憂坐事降都督僉事無何傑卒無子俊遂
得襲父侯景泰末年坐罪革爵子珍嗣侯天順元年上
以其爲參將時勒所部閉門不迎駕且云火礮頭來矣
爲石亨所聞卿之已爲太平侯張軌所搏坐斬西市子
珍謫戍廣西天順八年赦珍授龍虎衛指揮使孫越乞
調開平能後封武強伯信封彰武伯

論曰英宗之北狩也郭元堂之在大同楊宗道之在宣
府其皆社稷功乎然河西之戍一當其身西市之戮一
及其子悲夫然則于少保之爲子少保也難哉

仇鉞字廷威揚州江都人先曰仇成從太祖起授揚

州衛百戶與倭賊戰死遼海子官廣武衛指揮僉事調
寧夏再傳至鉞稍以斬虜功遷爲遊擊將軍爲人沉毅
有謀善料敵安化王寘縉之以寧夏反也鉞時駐兵城
外玉泉營寘縉召令帥兵還城來相會同事人多欲遁
去謀於鉞曰賊旣爲亂往且不利莫若走結諸鎮徐圖
之上策也鉞曰不然賊負天地必不久存吾居其中可
計取也遲以歲月限以遠絕大事去矣遂引兵入城時
與寘縉倡亂同起人則都指揮周昂錦井及指揮丁
廣三人盡得城中兵分爲三大營鼎立其中筮曰將北
向賊入寘縉盡奪其軍分配三大營誘鉞同事鉞辭謝
稱疾不能動開門不出乃朝夕食未嘗敢忘賊陰令其

明史稿

仇鉞七十一卷

六

故所親信將士往往從中爲鉞耳目數日間周昂來視
疾鉞曰舉事貴速今不亟舉而東何也昂曰兵懼出而
曹雄決河灌城喪其室家將奈之何鉞謬應之曰成大
事人封侯妻姬妃寧憂無室家哉昂曰然則各屠妻子
耳軍中有泄其語城中人聞之莫有堅其命又多嗟怨
反者矣又數日總兵曹雄已遣都指揮王正領兵三千
四百人駐靈州副總兵楊英又已帥兵順河而下盡驅
河內官民船泊守靈州東岍賊已無船可東鉞私自喜
顧念城中精甲猛士尙多以一夫而與三虎共搏必不
可得之數也則又分遣偵卒說言陝西今有數路兵旦
暮且至城下接省還報寘縉果大懼鉞又陰爲之間曰

何不急遣一二驍將各將精兵出守渡口過令毋得渡河或欲決河灌城我兵併得防禦於是何錦與丁廣各將三千精騎出城如鉞所謀而往留昂守城亂之起也於是十有八日矣鉞以爲及今不圖更待何日乃聚妻孥局室而履薪戒之曰吾以身殉國事之不濟死分也當圍室爲燼勿血賊刃于時直鑄向以鉞爲真疾未卽起爲我用乃又令昂來問疾鉞喜曰二兒並遠此賊隻立今幸自歸天贊我矣帕首哀甲見之伏兵庭屏間約曰呼若而舉械遂卽座上斬之持昂首出號于市曰逆賊周昂予斬其首在此矣汝衆亟宜反戈來從富貴立

明史竊

仇鉞七十一卷

七

圍真錄府收執謀士孫景文等十餘人殺之諭其餘黨曰汝等本皆脅從但能釋兵來歸勿問悉解散去真錄遂就禽何錦丁廣將遁于虜河東諸守臣追縛以歸上初聞亂命淫陽伯神英充總兵官來討劾鉞副之其明日聞鉞釋兵入城廷議以爲勅當追還閣臣廷和曰不可追也仇遊擊不命而自入豈背福而索禍其或固謂從中釐之易也使鉞聞上大用之志將益堅反汗何益祇棄良將益敵人耳鉞若信有異志何資此勅耶抑真錄果用之而又聞此命則亦將自疑之矣鉞未聞命果殲真錄上寵嘉之拜署都督僉事佩征而將軍卽鎮守寧夏封咸寧伯號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

歲祿一千石予世券尋命提督三千營佩平賊將軍印出擊河北賊趙錢山東賊劉七破平之進封咸寧侯增祿百石虜寇宣大佩平蠻將軍印帥京營兵禦之虜退班師卽以目告辭還第嘉靖初詔起提督三千營掌前軍都督府事尋卒諡武襄孫鸞嗣爵

論曰當鉞之解甲還城也生重於義有如此乎不知者思手劍之無從然不能以其不病之軀出與羣賊比肩於一日一胸熱血誓闔門而共燼藏鉤於淵礪戈於室不露鋒財建奇勲于虎吻嗟夫真一偉丈夫哉

徐有貞字元武吳人也初名理字元玉宣德八年進士選翰林庶吉士授編修正統改元與修章皇實錄成進

明史竊

徐有貞七十一卷

八

侍講有貞爲人短小精悍有膂力目光炯炯注射穎敏絕世其讀書凡兵法刑名水利星卜諸家無弗習而於天文風角占驗多奇中己已之變六月熒惑入南斗有貞先遣妻子南歸上北狩太監興安就廷臣問計有貞前言紫微垣已動急乘虜未深入而還故都爲便興安叱出之於是廷臣議斬倡南還者有貞於大沮屈不敢縱談軍國事然猶以才舉行監察御史出鎮彰德建牙募兵入衛且萬人多太行羣盜羣悍難制有貞率馴擾之教以坐作進退擊刺之法皆踴躍應爲官用虜尋退罷還京充經筵講官進右諭德有貞既負材請急欲以功名顯然以議南還都人口藉藉唾指于少保嘗薦長

成均景皇帝猶識其名已之有貞久不遷叙邑邑不自得乃以玉帶獻內閣陳循而進日者之術曰先生帶且玉矣無何循加少保以是心喜有貞見有貞第語之曰君幸無仍舊名有貞悟乃更今名已遂得進右僉都御史出治河是時漕臣欲塞沙灣決口治河使者再三出皆罔功饒道阻循計有貞才足辦也故舉之於是有貞上疏曰臣聞平水土者要在知天時地利人事而已天時既經地利既緯人事乃究夫水之性可順以導不可逆以湮禹之行水用茲理耳方今治者往往反是此治之所爲難也臣循覈河理自雍而豫出險之夷勢已濫肆由豫而兗土益疏水益橫流而沙灣大洪口適當其

明史稿

徐有貞七十一卷

九

衝於是決焉而奪濟汶入海之路以去諸水從之以泄墜以潰渠以淤潦則溢旱則涸此漕運所爲阻也然欲驟而湮則有不可故潰益潰淤益淤莫之救定反成澤池臣今措畫惟宜首疏水勢勢平乃治決決止乃濬淤纔因多方以時節宣傳無溢涸法必如是當可有成詔曰可有貞乃相水勢爲閘以制之渠以疏之渠有分合閘有上下渠起張秋西南行至大渚潭踰范暨濮又上而西數百里經澶淵以接河沁因其過者節之微者導之使趨于平旁流不順者堰之於是水不東衝沙灣乃更北出以濟漕渠阿西鄆東曹南鄆北出沮洳而資漕漑者爲田百數十萬頃奏蠲濱河民馬牧庸調以資

費蓋三年而告成有貞嘗築一決口下木石屢矣採之無有也有貞怪之一僧居山中有道術有貞往叩焉僧亡所答第云聖人無欲有貞沉思竟日而始悟曰僧蓋言龍有欲也此其下有龍穴吾聞之龍惜珠吾有以制之矣鐵能融珠乃鎔鐵數萬斤沸而下之龍一夕徙而決口塞夫有貞知制龍欲而不知龍之以欲見制人也功成景帝召對褒勉進左副都御史其明年景帝不豫步覽乾象知上皇之必復與石亨諸人比以奪門功陞兵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封武功伯食祿千一百石世指揮使入內閣有貞性褊而氣傲既復上皇遂殺于謙盡逐內閣諸大臣陳循故爲知已譴戍去居首相僅半

明史稿

徐有貞七十一卷

十

載與亨等大相左時李賢爲次輔旁助有貞稍持正亨等大不悅因并譖二人于上並逮詔獄是日雨雹大作大風拔木上知二人冤誦有貞廣東參政賢福建參政有貞既行有以匿名書謗國是語侵亨等上復入亨言逮有貞還下錦衣益拷問瀕死將坐大辟雷震承天門聲徹後宮上大恐乃下勅赦之流金齒有貞初遇異僧受曆利支天法奉斗母至是其術有奇驗云有貞謫金齒四年復指天象語人曰曹石禍作矣是慘於我我且歸西石亨益死獄家籍是年冬有貞赦還里而又二年吉祥之族滅有貞時尙壯負其才復冀召用以將星在吳地惟已可當之每早起輒使鐵鞭數十回當運賃及

聞韓襄毅鎮兩廣乃投鞭太息曰孺子能將乎吾已矣
居常缺鞅醉酒則遠屋馳走連聲呼曰人不知我嘗觴
其門下士杜堇醉問曰汝謂何等人可作宰相堇謝不
知有貞曰左邊堆數十萬金右邊殺人流血而目不轉
睛者真宰相也有貞負文武才臨事敢爲有經畧常自
歎惜不見用然天下人惜于謙者時時切齒有貞以故
里居十餘年上竟弗肯召而人亦無推轂之者晚乃放
浪山水間頗以詞翰著聲鬱鬱不得志而死

論曰有貞善天文地理之學自謂無遺算其治河亦號
能吏至南遷之說抑何外錯懦弱也爲相日裁冒功濫
賞似矣已獨先冒濫焉屠剪勳賢快志報復傳曰不能
明史稿 王驥七十一卷 十二

三年而思小功其有貞之謂乎

王驥字尙德東鹿人也永樂四年進士驥長身偉幹多
膂力便騎射曉暢戎略選授兵科給事中使山西奏免
徐溝鹽池道課二十餘萬山西人德之尋遷山西副使
洪熙改元召入尹順天陞行在兵部右侍郎滿九載進
尙書正統元年坐議邊事五日未奏與侍郎鄭棻同逮
下獄尋釋明年奉命出行邊時西虜阿台朵兒只伯意
甘涼都督蔣貴與都指揮安敬迫至魚海子將及之
畏虜不敢前請於貴以前途無水草退還巡邊聞貴
羅亨信劾奏上故駭驥部務令以便宜行事出塞
至見邊防閤甚嘆曰如此而欲虜無侵軼難矣

會諸將轅門問曰先日大軍逐虜于魚海先退者爲誰
衆對曰都指揮安敬驥顧左右引敬出斬之誓於衆曰
自今遇敵有不前者視此且謂貴曰公亦當死責狀以
報於是諸將士股慄驥乃分兵畫地使諸將各自防禦
會有別部把禿孛羅寇莊浪都指揮魏榮遂擊走之而
悉收其男女孥畜歸驥閱士卒冗弱汰其三分之一而定
爲更番上代法省輪輓驥以二月出八月遂還京九月
阿台謀知復入寇上復勅驥往驥勒大將蔣貴爲前鋒
將精騎深入與貴約曰若不努力破敵毋相見也驥與
都督仁禮等犄角虜營急擊破之斬捕首虜多阿台走
死上勞驥以金幣加兼大理寺卿支二俸詔還理部事

明史稿

三驥七十一卷

三

麓川宣慰思任發叛廷議遣官往諭降而宦者王振方
用事懷賊喜功驥探知振所嚮主戰議振大悅制詔拜
蔣貴征蠻將軍以驥總督軍務大發東南諸道兵十五
萬討之有司計儲餉期盡賊止賜驥明光鎧一副弓一
蟒纁緋袍一驥至謀於貴分道並進會上江來攻賊擁
衆馬數萬來拒因風縱火遂大破之斬馘五萬餘級長
驅至麓川思任發携其子思機發竄緬甸以大捷聞是
時維摩州總章郎羅叛稱廣新王詔驥旋師討之驥遣
偏師至韋耶羅走安南驥傳檄入安南捕之安南王懼
斬其首來獻驥還京上犒宴奉天門封靖遠伯食祿一
千二百石子世券貴亦進封定西侯驥回思任發父子

復率餘衆往來觀故地上面諭驛曰勞勩再一行耳驛總諸軍至緬思任發復不可得僅擄其寨而還上猶加祿獎勞焉十三年思機發反孟養驛率大軍復至孟養斬獲萬算思機發父子終不可得有衛學訓導詹英官其地上言驛等輩重至役夫六百人多散線幣於其屬使責重報鹵蠻暨輒聞之以爲已役大軍十五萬一日起行因而相蹂踐有至死者又每軍使負米六斗跋涉山谷有自縊死者師抵金沙江彷徨不敢渡既渡縮朒不敢攻攻而失都指揮洛宜指揮霍亨侯賊解散多捕漁戶以爲賊俘此何異李宓之敗而楊國忠以捷聞也奏下法司中貴人振內主之停獎勞而已尋改驛領平

明史稿

王驛七十一卷

十三

將軍討貴州苗獲其僭稱剽平王者檻送京師僂之加歲祿百石土木之難羣臣廷劾中貴人振不道株及驛景帝初召爲總督南京機務位宰遠伯任禮上南京素習煖情戎務廢弛驛至一以所御軍法教之爲一新而大司馬諫弗重也因事解其任奉朝請上雖罷驛而內猶嚴之時禁私役閹人俱令籍入宮惟熙國公寧陽侯得留四人驛獨留六人驛老且八十食肉躍馬多從女伎供張奉御如王公而會石亨等奉太上皇南宮而驛與焉復領兵部事加號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階爲光祿餘如故數月復請老又三歲乃卒年八十三贈靖遠侯諡忠毅子璫嗣成化七年卒璫子添尙嘉

善長公主拜駙馬都尉璫卒嗣爵十五年卒子憲嗣正德元年卒子璫嗣

論曰高皇帝既定天下約曰文臣非汗馬勞無得封公侯伯七八十年封者僅數人至子今世世弗奪者惟靖遠耳獨以麓川得之嗚呼何以封哉

王越字世昌濬人也景泰二年進士越廷試日對策方屬草忽大風起掃其卷雲表項不見及秋朝鮮貢使來言王方視朝有旋風捲一物而下則皇朝進士卷也異之敕附其卷以聞景帝開而得姓名謂吏部曰識之此嘗任風憲授監察御史越雖長七尺餘間奏對徹聲擗陛間上數目屬之天順四年起遷山東按察使非其志

明史稿

王越七十一卷

十四

也七年大同虜警韓雍方解鎮還部上欲得代雍者而雍其人輔臣賢舉越上召越還越見上故偉服而短其袂上無視喜曰可使弁而將也遂進右副都御史往巡撫越爲人多方善騎射好談說經濟大畧至大同睥睨顧盼越有抵掌封侯意屬虜已退去而越益爲修飾備禦士馬器械比比整矣尋以病告召還京成化三年協理院事久之乃以總督出視師延緩輕騎襲破虜於崖窰川俘斬首虜百四十人遷左副都御史已又破之於黃草梁俘斬首虜百二十五人進左都御史賜蟒衣前是文臣視師從大軍後出號令行賞罰而已至越始多選驍勇跳盪武騎爲腹心將而與虜搏謀虜累重所

而劫之或剪其零騎數見功越於是儼然稱大將矣八
年上以兵部尚書白圭言欲搜套遣吏部侍郎葉盛詣
越議越以非己始謀不見功托言虜退久士馬憊暫休
息且請於上偕盛還京越還虜驛擁衆渡河寇韋州上
亟命越還鎮越謀虜盡出他掠妻子老弱巢於紅鹽池
計可襲而取也選萬騎齋七日糧晝夜行可二舍即留
數百人伏每更二舍輒如之行抵虜帳萬騎齊蹂斬首
三百餘級馬牛羊甲械以萬計焚其廬帳而還虜歸相
向慟哭悉力追我越結陣徐行殿者陽與戰及前伏起
又與戰再三遇伏不及支乃還走渡河去虜自是不敢
復居雲內者二十年則此捷爲所震懾故也言官猶論

明史稿

王越七十一卷

五

越爲幸勝濫功詔勿問明年始加太子少保越乃抗言
紅鹽池之捷爲故尚書白圭柳沮將士功大賞輕乞移
臣官儉之余子俊乃爲越請進兼兵部尚書尋加太子
太保越附權璫汪直直方與遼東巡撫都御史陳鉞破
建州夷大封賞越豔之十六年春虜首西犯邊越謀於
直請出大同捕虜以保國永爲總兵官越與直爲監督
越謀虜有在威寧海子者乃給永由他道身與直率驍
騎乘雨雪襲擊之斬首四百三十有餘級禽男婦百七
十人捷聞進封威寧伯祿千二百石子諱券承師至榆
林無功而還越既封不當復領都察院而御史許進等
上章稱越功德引王驥楊善例請仍領院事而越亦

肯就西班牙欲仍列大學士萬安吏部尚書尹旻下許之
而是後屢與直奉命出師十七年出寧夏禽虜十八斬
首百十三級獲馬七百餘匹廷議文臣伯以上不得進
封加太子太傅增祿四百石錄一子錦衣百戶是役也
功少賞濫直在事故而越駁駁欲得侯遂改右班改署
前軍都督府總督團營於是萬安劉吉等側目越而越
是年八月遂挂平胡將軍印兼總宣大兵出延綏分兵
三道敗虜于塔兒山火竄梁三里塔諸處斬首虜最多
虜亦創懼不敢近邊捷聞僅加祿五十石上稍知直干
權賞直亦薄而寵少衰矣尋改越征西前將軍鎮大同
不獲稱大帥而猶與直共一鎮大學士萬安等乃請移

明史稿

王越七十一卷

六

越帥延綏延綏帥許寧改大同越既去直直與寧不相
能上乃勅責直直降直南京御馬監於是給事御史交章
論糾直併糾越詔削越官爵奪諸券編管安陸是時文
臣佩將印獨王驥與越耳越顧多智有材略其於塞陞
夷險虜情真偽將士材否定諸胸臆嚴如指掌身經十
數戰輒勝家人子弟善騎射者數百千人皆厚遇之樂
爲死又能籠罩顛倒豪傑使爲用嘗退陝秦王宴之奏
伎越語王下官之爲王吠犬久寧有以相酬否因盡乞
其伎女歸一日大雪方坐地爐使四伎抱琵琶捧觴侍
一千戶調虜還即召入與談虜事甚晰大喜曰寒矣手
金危飲之復談則益喜命絃琵琶而侑酒即併金危子

之已又談則又喜指其中最姝麗者曰彼之乎以乞汝
自是千戶所至爲效死力越之豪爽豁達乃能使使雄
俊多類此居恆喜奢華自奉比諸侯王在安陸與還濬
田池射獵飲聲樂如故而功名志不少衰孝宗登極
赦還鄉弘治七年越上疏自列復左都御史致仕十年
西虜火備入寇肅州邊將禦之連敗走廷議宜設總制
官諸大臣連薦數人弗稱旨吏部屠滿欲薦越謂馬文
升曰此際須用此輩人擔遂以越名上上曰越老尙可
將也特召拜太子太保仍兼左都御史總制甘肅寧夏
延綏軍務越至軍飭兵出襲賀蘭山後虜大破之斬獲
夥加少保太子太傅越請復哈密封以兵援其王還國
明史竊

王越七十一卷

六七

語從之無何卒于軍越初以附汪直大封拜至是納交
李廣乃得再起越冀立功復伯爵會廣死言官論廣之
奸黨咸首越上以邊計重寄置勿問而越不勝憂恚故
還卒而伯爵遂不得復贈太傅謚襄毅

論曰余聞之弇州當越時天下咸貴其才西北邊稱良
將無如起者楊一清王瓊方之蔑如也今人之譽越者
以彼好附權璫故彼自媮快其功名且欲逃名于縉紳
君子尙安得以縉紳之功令而苛責之也

時越總三邊有詩曰世間惟有征夫苦天下無如邊
塞寒髮爲胡笳吹作雪心因烽火煉成丹是時言者
遂以此論其怨望云

明史竊卷之第九十四

文苑李何徐邊鄭列傳第七十二 東莞尹守衡著

蓋史傳之有文苑也自范曄氏始其後史家因之間有雄才大篇時推作者則具載其傳中誠豔稱之不日壯夫不爲也今天下學士大家言文者獨周秦東西京止耳唐以後無文言詩者獨唐有耳宋元以後無詩嗟夫氣運原自有古今執韓柳歐蘇而必責之以升屈賈之堂入馬班之室何苛也尙論我明高皇帝嘗問劉基曰今天下文人爲誰基曰宋濂第一其次臣不敢多讓兩公者亦何必其爲屈賈爲馬班哉卽想其時吳之四傑粵之五先生不可謂非開國之人豪也爰及太宗風不

明史竊

文苑傳七十二卷

一

在下解大紳方希直並稱赤幘宣成之際士多本質以是楊文貞丘仲深世尊尙之爲臺閣體矣敬皇時四海梁肉百官委蛇人各以其暇日肆力於簡冊翰墨之間諸司各屬往往名雋崛起與館閣爭衡北地倡之信陽副響昌穀上翼庭實下毗詩窺正始之途文守先秦之則康德涵王子衡輩畢方追逐鼓吹盛美以故嘉靖之季七子建其前茅三甫執其鞭弭嗣嗣乎孰不可稱鴻筆之彥乎孟軻氏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余故爲傳文苑有傳已見別卷不再著

李夢陽字獻吉慶陽人也弘治五年舉鄉試第一明年成進士授戶部主事夢陽生有軼才志希千古居燕中

自以其文爲招與四方名士集爲社作古文詞當是時人握玄珠斌斌特起遂成風致夢陽倡之也十八年詔求謫言夢陽疏陳二病三害六漸言天下之勢譬之身也欲身之安莫如去其病欲其利莫如祛其害欲令終而全安莫如使漸不可長今天下爲病者二而不去也爲害者三而不之祛也爲漸者六而不使不可長也乃顧汲汲曰是笑不安也笑不利也笑不令終而全安也是何異於不藥而求病愈於戲其可畏也哉何謂二病一日元氣之病夫元氣之病者何也所謂有其幾無其形譬患內耗伏未及發自謂之安此乃病在元氣臣竊觀當今士氣頗似之故曰元氣之病夫孔子曰邦有

明史竊

李夢陽七十二卷

二

道危言危行今人不喜人言見人張拱深揖口喃喃不吐詞則目爲老成又不喜人直過事圓巧而委曲則以爲善處是以轉相則倣翕然風靡爲士者口無公是非後進承說踵弊不復知有言行之實矣如此尙得謂之不病乎且大臣者庶官之表而民之望也今大臣則先不喜人言又惡人直夫諫官得以風聞言事者也今大臣被彈劾則率廷辯以求勝此何體也往大臣有親之喪服除非詔不起今大臣服除自起矣如此尙得謂之有禮義廉耻耶夫無禮義則佞人進乏廉耻則國無防佞人進則因循互相欺誑國無防則紀綱不張臣竊謂此病不治必積漸不可救藥故曰四夷未侵百姓未離

刑政未墜疆域未蹙而國危主憂此臣所謂元氣之病也二曰腹心之病夫腹心之病者何也攻之則難攻不攻則云身者也臣竊計今事勢內官者腹心之病也夫內官者陰性而狠貪其地逼近又朋比難翦臣故以爲腹心之病夫倉庫錢穀之要也今皆內官主之陛下以此輩爲忠實可用耶抑例不可廢耶夫例誠不可廢每處置一二輩足矣今少者五六輩多者二三十輩何耶且夫一虎十羊勢無全羊況十虎而一羊哉今有司摘發其奸幸陛下洞見其情實外議食曰是必不赦不且竄斥今數月矣猶閣而不行夫人情莫不遽於潛視竊於彰彼未摘發奸尚有賊心今其奸業摘發之矣

明史稿

李夢陽七十二卷

三

不置之法又不竄斥彼何所憚而不爲乎昔人有言曰宦官有罪不可赦有缺不可補言難除也今皇城之內通名藉者幾萬人焉亦多矣陛下又勅禮部選年十五以下淨身男子五百名將安用耶嗚呼此其禍可勝道哉夫滅絕人類則必戕天地之和戕天地之和則災害必至災害至則五穀不熟人民離散天道垂於上人心怨於下而險狡狠貪之徒無忌妄行於中而國不危者鮮矣臣故曰內官者腹心之病也今誠欲腹心安莫如剷內官之權欲剷內官之權莫如有罪不赦有缺不補傳曰治未病不治已病今固已病也而猶不治是可惡也已何謂三害一曰兵害夫兵害者何也臣以爲冗食

而無補空名而鮮實也夫強本者所以弱枝也今在京之兵舊分三營益帶甲控弦者數十萬焉意固欲以強本也然至正統己巳纔數十年耳拔之乃僅得十二萬焉亦寡矣於是又有十二團營之名團營至今又纔數十年耳日者遣將北伐拔之不滿三萬焉然其腰鞭弓刀不全也騎士則牽露骨馬旋置鞍轡夫兵數不減於前食之者增也一旦而狠狽若此何也官不恤其軍豪勢多占使遠者逃近者潛職司不以報糧籍不開除又壯丁各營其家老弱出而應點宜其食之者增而用之者寡也臣故曰兵害者冗食而無補空名而鮮實也夫騰驤四衛者今非所謂內兵耶外官既不與稽其數征役

明史稿

李夢陽七十二卷

四

又不選用其丁故其人率富豪而氣驕夫內官者陰狡而狠貪者也以富豪氣驕之人而率之以陰狡狠貪之徒茲其害可忍言哉且夫錦衣衛爪牙之司也今內官之家人子弟官之團營兵之精也內官泰之內兵又其專掌之陛下乃何獨而不爲之寒心耶古人有言曰官惟賢賞惟功今團營把總號頭等孰非內官之私人乎彼其家人子弟抑孰非詭託冒官也乃遂令布列要路爲爪牙乎諺不有之曰萌芽不伐將折斧柯燭火不燎原奈何言貴諫也陛下誠於此時查往年李三才等仍置總兵官使泰掌內兵又禁團營自今不得再置人詭託冒官自首者聽罷免不問如此則威立

流所謂銷愚於未形計之上也二曰民害夫民害者臣以爲斂重而民貧又貪墨在位恩不下流也夫人未有無所賴而生者也今百姓甚苦無賴而有司者不之卹也斂之不問貧富也役之不問勝否也曰是爾職焉矣是故富者剝削貧者稱貸稱貸之不足則必鬻子鬻子而不足則必通竄一旦棄父母捐親戚背鄉離井愁怨之聲上干天和則必有水旱風雹之災連者不還居者縲絏而牽連則必有無辜暴露之屍臣故曰民害者重斂使之也夫內府供用有常數也今較之弘治初年費且十倍于前此何也蓋下者劫上者也取贏者未有不羨者也今既十倍于前則戶工二部科派必又倍矣下

明史竊

李夢陽七十二卷

五

之州縣必又倍矣百姓輸納又有秤頭等必又倍矣又經內官必有賄賂是益又倍矣於乎民日貧而斂日積富道不苦言以聞有司乘機而肥其家如此而猶望其治是真却步以求前耳陛下前嘗降旨存問矣然簿數不減也科派不省秤頭如故賄賂公行無憚此所謂空名而實禍也臣故曰貪墨在位恩不下流者此也三曰庄場畿民之害臣伏觀洪武初年詔曰直隸拋荒田地聽民開墾永不起科夫民既自開墾之矣不可謂非其田矣今皇親之家謂非其田也請之朝廷朝廷亦謂非其田也率即賜皇親家皇親家既奉天子命爲已有乃輒遂自奪其田土夷其墳墓毀其房屋斬伐其樹木於

是百年土著之民蕩產失業拋棄父母妻子千里之內舉駭然不甯矣夫皇親與國同休戚者也而祿非不豐貴非不極也祇以區區之田損害赤子動搖基本如此是不欲與國同休耶嗚呼亦甚矣昔魯廐焚孔子見之但曰傷人乎益實人賤馬也今薊州牧馬草場與百姓爭阡而競畝尺分而寸割之臣竊悲也是何賤人而貴馬也夫草場數千頃地耳今三遣官矣百姓連年坐勾羈轉相牽連妨廢本業男不秉耜女不上機賣男鬻女老弱轉死坭塗者過半矣嗚呼是何賤人而貴馬也臣竊計今事勢萬無百姓侵官之理設有之所辦亦官租耳非若皇親之家占之爲己有也臣謂宜置而不問且

明史竊

李夢陽七十二卷

六

百十年土著之民一旦逐之使去陛下忍爲此耶夫王畿天下之本也今以數十百頃之地失黔首之心傷陰陽之和臣固知陛下不忍矣陛下幸哀憐聽臣愚計勅戶部查景泰六年勘官馮諱奏內事理以前項田土仍給民徵租但以空閑草地牧馬爲便何謂六漸夫六漸者一曰置之漸夫置之漸者何也臣以爲兵運然耳然父苦浪費今各邊用兵以將則庸以卒則罷糜財而無功曠日而損威而錢穀吏俛首供給莫敢如何稍有不繼則軍吏談以自解是故倉廩不足不曰兵者糜之也曰是錢穀者之誤之也錢穀者不曰已誤之也曰是米而求粥也於是始有和買之議矣和買而不足

有充運之例運而又不不足於是乞內帑之鑲臣始至戶部大倉庫銀尚百七十餘萬今銷耗且過半矣然而乞者未已也由是積漸而不止雖欲不匱烏可得矣夫今疆土不蹙於前也又鮮大寇非有若何奴突厥者也竭天下之力以供邊而日猶不足此其故何也廉財而無功曠日而損威者爲之也夫錢者泉也言流也散於上則聚於下公家削則私室盈今京城內外千觀萬寺亦熾矣顧又不止彼左右侍臣孰非造寺者也動執匪以鉅萬計諺曰十入一出今彼鉅萬出則其入不止於鉅萬明矣夫上惟風下民惟草今方春氣和耒耜在野陛下乃不發倉廩助其不給賑其不足顧遍察寺觀勅給

明史稿

李夢陽七十二卷

七

費修葺之是道民以奉佛也彼以鉅萬入者又何憚而不造寺也夫智者察微令貨入而於私室矣又出而造寺觀矣設卒有水旱之警兵甲事興內取則已匱外斂則民窮臣不知陛下計所出矣故曰又苦浪費者此也二曰盜之漸夫盜之漸何也臣以爲其幾在民窮夫盜者非不知法當死也彼以爲往固無食矣今盜而得食卽死不猶愈於餓乎往固無衣矣今盜而得衣卽死不猶愈於凍乎往有租調官司之轄矣今盜而得自由不猶踰于追繫鞭笞之乎夫天下無智愚強弱舉僂首捧心以事我者以有法維之且畏死也今既死而踰于凍餓追繫鞭笞之則彼亦何所不至耶故以臣之愚爲計

今事勢非但憂盜將必有大患大患者何所謂有亂之機無亂之形也夫今天下無不臣之邦四夷無不庭之國百官奉職筐篚歲至太倉有紅腐之粟武庫之兵朽而不用又無方二三千里水旱之災也然而嘯聚殺人劫縣燒村剽掠婦女者日相聞也假如不幸而有方二三千里水旱之災武庫之兵太倉粟竭百官不奉職夷狄外侵海內有警則事勢又何如矣故曰有亂之幾無亂之形嗚呼此亦可以寒心矣臣謂宜趁此急選良有司恤饑賑寒以安民心又密令整飭城池軍馬以伺緩急之變夫安不忘危霸者之畧有備無患聖王之政况今承平日久民不知兵萬一有慮外之警有如平原睚

明史稿

李夢陽七十二卷

八

陽之倫乎臣故曰計今事勢非但憂盜將有大患者此也三曰壞名器之漸夫壞名器之漸者臣以爲黜陟失制也夫明王懸爵賞以待天下之賢將以奉天而理民也故曰五服有章自天命之示非我也又曰爵人千朝與衆共之明至公也是以古之英君寧損百萬之費而新一即之拜其意亦謂此耳而今乞官者官乞蔭者蔭黜其父者陟其子黜其祖者陟其孫臣不知陛下計所出矣夫蔭者所以報功又示勸也今黜者既陟其子孫則有功者何勸焉是以高其爵不足以勵廉乎賞不足以調貴緣鑽刺之風旣行而廉恥名節之士遂寡且陛下何利於斯而爲之也夫大學士萬安前侍先皇帝

穢彰露陛下踐祚之始嘗令內官遍脫其牙牌逐之去矣今而蔭其子爲丞臣不知報耶勸耶且陛下何利於斯而爲之也夫薰蕕同器不知有薰廉汚並賞孰肯爲廉陛下若謂天下之大何怪此一官則所謂微袴之藏繁纓之惜者皆非耶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臣故曰璫名器之漸者黜陟失制也四曰弛法令之漸夫弛法令之漸者臣以爲舛與玩爲之也夫舛莫大於縱罪玩莫大於長奸昔者舜爲天子其父瞽瞍殺人孟子以爲士師執之爲舜者但宜竊負而逃蓋法者公之天下受之祖宗者也掌於士師士師不得而專也出於天子天子不得而私也是故士師可以執天子之父而爲舜者不

明史稿

李夢陽七十二卷

九

可私其親曩者犯人王禮擅搶夷僧貨物損辱國體傳笑外邦獄案已具法所不赦也陛下何從而赦之耶以爲無罪則固已追償其貨直矣以爲有罪未聞有罪而赦之者也有罪而赦之是縱罪也縱罪則奸長奸長則政舛政舛則民玩民玩則令慢令慢則法弛此古之所大忌而今之所甚忽也夫忌莫大於刑忽莫大於私何則刑天討也公天道也王者不私其天故罰一人而千萬人懼諺曰勿謂尺五後且不補臣故以王禮之赦爲弛法令之漸五曰方術眩惑之漸夫方術眩惑之漸者臣以爲去之不力則誘之必入也夫自古帝王享國長久者畏天而憂民也非以奉佛也康強少疾者清心而

寡慾也非以事仙也且陛下獨不見梁武唐憲乎梁武帝奉佛最謹然罹禍最慘唐憲宗事仙又最謹然年又最短此其明効大驗彰彰可考者而今創寺創觀請額者陛下弗止也此又詔葺其圯廢臣不知陛下乃何所取於彼而爲之也夫真人者太虛無爲之名也今酒肉粗俗道士陛下敬重之如神尊爲真人又法王佛子等並肩輿出入珍食衣錦陛下踐祚詔曰僧道不得作醮事煽惑人心堂堂天言四海誦焉夫陛下神心睿姿不減於前也乃今復爾者臣故知有誘之者也夫去之不力則誘之必入譬若鋤草不盡反滋其勢陛下奈何去之不力而反使之滋也夫誘者必曰其道妙又其法靈

明史稿

李夢陽七十二卷

十

今天安屢見于上百姓嗷嗷於下邊報未擬倉庫匱乏信如真人國師道足以庇法足以祐陛下何不遂一試之且彼能設一醮嚙一法使天變息而嗷嗷者安乎此固必無之事而陛下不察反聽其誘此臣之所以日夜悲心者也六曰貴戚驕恣之漸夫貴戚驕恣之漸者臣以爲其防決也夫防水惟土國防惟禮水決則潰禮決則陵昔者高皇帝制皇親令曰皇親之家不得與政臣嘗伏讀嘆息以爲聖王不易之論及退而考夫頒祿列爵則又使大貴而極富已又考其器度田奴之等則又不使踰也臣於是又嘆曰是所謂禮之防也夫皇親與國至戚也不宜有間今顧制禮以防之者臣以爲此固

保全而使之安也今陛下至親莫如壽宦侯所宜保全而使之安者亦莫如壽宦侯乃顧不嚴禮以爲之防臣恐其潰且有日矣夫下替則上隄今壽宦侯招納無賴罔利而賊民白奪人田土擅折人房屋強虜人子女開張店房要截商貨而又占種鹽課橫行江河張打黃旗勢如翼虎此謂之不替可乎替則陵陵則逼太逼則法行且今側目而視切齒而談孰非欲恨于壽宦者也夫川潰則傷必衆萬一法行陛下雖欲保全而使之安得乎臣竊以爲宜及今慎其禮防則所以厚張氏者至矣蘇杜瀚翦萌之道也疏入昭聖大怒后母金夫人泣訴上曰李主事疏未稱張氏斥后也大無人臣禮上下夢

明史稿

李夢陽七十二卷

二

陽請獄尋釋之罰俸三月上遊南宮皇后皇太子及金夫人從壽宦侯鶴齡入侍酒中上召鶴齡促膝語左右咸莫聞知鶴齡免冠觸地謝益上督責之也夢陽一夕醉遇壽宦侯於塗罵侯生事害人以鞭梢擊墮其齒侯悲甚欲陳上爲前疏未久隱忍而止後夢陽有詩云半醉唾罵文成侯指此武宗嗣位轉員外郎進郎中正德二年尙書韓文欲率諸大臣論劾諸閣夢陽爲文章疏連大恨之矯旨降山西布政司經歷致仕尋以他事減繫下詔獄時瑾獨敬禮翰林修撰康海特爲之屈志瑾乃解免瑾誅起爲江西副使提學夢陽初罹瑾難氣節重一時及督學江西往往負其材氣自高而弗能下

人都御史俞諫以征諸崗賊來總督用二廣柳抑諸司長跪夢陽獨植立諫怪問足下何官耶夢陽徐答曰公奉天子詔督諸軍吾奉天子詔督諸生竟出已與巡按御史江萬實隙相訐奏下藩臬會勘夢陽即率諸生手銀鑰欲鎖御史御史杜門不敢應布政使鄭岳故與夢陽不相能欲持之事未及竟宦王濠常托詩文與夢陽交僦心知夢陽不平從中出擬岳後執岳門下人入府中拷治索岳平日事求麗於法奏遠大理寺卿燕忠下詆人於是以夢陽陰嗾濠傾岳也燕忠大罵夢陽曰汝前劉瑾之難無問識不識成壯焉而今顧爲此爲天下士夫唾罵耶唾罵者祇以汝操上人之心要便宜耳若

明史稿

李夢陽七十二卷

三

獨不問老子術耶退一步是已夢陽不答燕忠已案諸左證簿責夢陽謗果白然諸所連坐忠不能無出入夢陽不服大言曰諸瑣瑣勘畢矣然非元氣所係紀綱之關也必於激濁揚清之內而暗寓扶陽抑陰之義使彼知朝廷有不可罔之法天下有不可屈之節古今有敢爲之男子無能逃之貪吏然後能懾服勢雄係屬渙散潛浪亂階忠目視之不聽岳卒職職主夢陽文致問住濠敗連夢陽刑部尙書林俊力救之乃得無恙夢陽竟以傾岳故不滿士論坎壈終其身子枝字伯材善文賦有父風舉進士由主事左官州同知而罷夢陽文章自負爲一代主盟勇於復古在京師與信陽何景明遞張

旌鼓時人稱李何然兩人各自成家景明謂夢陽曰子
文高處是古人影子耳其下者已落近代之口未見子
自築一堂與自開一戶牖但能守古而尺尺寸寸之以
何急於不朽夢陽曰子不見古之爲工者如倭如班堂
非不殊戶非同也至其爲方也圓也弗能舍規矩何也
規矩者法也僕之尺尺而寸寸之者固法也假令僕竊
古之意盜古形剪裁古辭以爲文謂之影子誠可若以
我之情述今之事尺寸古法罔襲其辭猶班圖倭之圖
倭方班之方面倭之本非班之本也此奚不可也阿房
之巨靈光之歸臨春結綺之侈麗楊亭葛廬之幽之寂
未必皆倭與班爲之也乃其爲之也大小鮮不中方員

明史竊

李夢陽七十二卷

三

也何也有必同者也獲所必同叙可也幽可也侈以麗
可也歸可也巨可也守之不易久而推移因質順勢融
鑄而不自知於是爲曹爲劉爲阮爲陸爲李爲杜卽今
爲何大復何不可哉此變化之要也故不泥法而法常
由不求異而言人人殊易曰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
謂此也非自築一堂與自開一戶牖而後爲道也故子
嘗曰作文如作字歐虞顏柳字不同而同筆筆不同非
字矣不同者何也肥也瘦也長也短也疏也密也故六
者勢也字之體也非筆之精也精者何也應諸心而本
諸法者也不窺其精不足以爲字而矧文之能爲二人
言雖中若戈矛而功等藥石夢陽所著有空同集王元

美不可一世獨尊李于鱗至論空同則曰獻吉天授旣
奇師法復古手闢草昧爲一代詞人之冠

何景明字仲默信陽人也母夢赤日墮懷而生始能言
輒強記六歲能詩八歲能文人呼神童十五歲以尙書
魁于鄉十九歲舉弘治十五年進士授中書舍人十八
年奉敬皇哀詔使滇南還值瑾初用事許進爲冢宰瑾
每侵權景明貽書進曰乃者主上幼冲權閹在內天紀
錯易舉動大繆上下之臣未見有秉德明恤仗義伏節
者夫國有人曰實無曰虛以今日觀之雖謂之虛可也
其所以繫大小之望致虛實之原寔惟明公之責頃聞
權閹多干明公之正者議者難之或謂宜少自貶以爲

明史竊

何景明七十二卷

四

容夫自貶以爲容者患失者之所爲也孰謂明公表師
百僚堅立萬仞者而爲此乎竊爲明公畫二策一曰守
正不撓不容於權閹而去者上策也二曰自貶以求容
於權閹而不容於天下後世者下策也夫今之計止是
二者二者俱爲不容然守正不容可以激頹靡子當時
流聲烈于後世損少而益者多自貶求容則頹靡益恣
聲烈且敗益少而損者多二者易重易輕惟明公之自
擇焉瑾聞而啣之景明遂請告歸會丁二艱瑾尋矯詔
免諸在告者官瑾誅李東陽乃薦起還職九年應詔陳
言曰邇者寢宮被災皇上兢惕勅諭羣臣下求直言大
小臣庶仰見聖顏憂戚伏聽綸音痛切無不感動流涕

謂聖心感悟事當轉移悲喜相繼慰慶兼至然自勅諭之後已將旬日未一視朝輔臣言官奏論邊軍番僧義子數事一言未見採納一事未蒙施行臣觀災變之來天道甚迥陛下上回天怒下安人心如此數事宜急省改今復處之晏然未見損減一二豈陛下感悟之心忽萌而轉移之機復塞也臣民莫不失望中外實爲軫心今聖躬單立皇儲未建內無手足相倚之親外無肺腑可託之戚后妃不得當御公輔不得通謁乃日與邊軍並出入番僧義子同起居此皆今日創見先朝未聞也甲馬馳騁之場何如麇廈細旂之上夷狄邪穢之教何如文儒談調於前樂彼厭此臣所未喻若義子則陛下

明史稿

何景明七十二卷

十五

寵幸之臣自古寵幸鮮能善後原其所蘊盛滿爲忌陛下尤宜早爲裁抑明示區處使上者得保富貴其次得保首領義旣不失恩亦有終豈不美乎疏留不下時李獻吉對簿江西大爲衆所嫌孽獄且成景明爲上吏部楊文襄書曰僕聞聖人哲士取人於衆惡明主顯相識賢於集毀夫徇同情則獨行見遺實多口則廉節被黜故匡章棄於通國而獲與於孟軻卽墨污於左右而受封於威王孔子明公治之非罪晏嬰脫石父於纆綬今有操獨行秉廉節而干衆惡負集毀若李夢陽者明公在上何可弗少加察而一援之也夫僕於夢陽非敢謂其無過也自崇而弗下人太任而弗識時多憤激之氣

乏兼容之量昧致柔之訓犯必折之戒此其過也若其飾身好修矜名慕義見善必取見惡必擊不附炎門不趨利徑處遠懷不招之恥處近執莫麾之勇在野有免宜之武在公著素絲之直立志抗行秉心陳力咸可尙也前與御史相連同黨交構恃其貞介不服文法遽延無已固其自取而尊達至爲不悅縉紳靡然誹笑言官亟訴於朝法吏深詢於獄惟恐權之弗披而辱之弗窘也嗟哉亦已甚矣謂深懲以全之乃底其壞歷責以備之實求其缺謂其爲高好勝多事越位不卽攻之將爲患害由此觀之仕宦之徒不貶損以就時游滑以希世何能免於今之人哉夫讒言屢至慈母投杼浸漬之灌

明史稿

何景明七十二卷

十六

可解膠漆僕於夢陽有肝膽之交關於人言猶弗能無疑明公之門夢陽不敢徑達雖有鬱噎何由少白今京師之士其弗知者則已流言傳詆昧形議影羣猜共怒一映百聲持辯風起發言雷同矣聞有知者則亦恐異同於威要之吏以遭口舌之禍視爲秦越隨其軒輊夫反同情以伸人格衆口以明物此其弗利也必矣孰肯樂弗利而爲之哉昔孔融薦薦乎禰衡汾陽解爵於李白揚善登使閔才舒困昭昭人代矣今夢陽之文藻才辯誠二子之流匹而拘檢行止閉於禮義可以用世賁治二子弗若也乃窘辱摧靡卒無一爲之地者僕甚傷之伏惟明公秉道服人積望鎮衆力可以移易範可以

表正采士民之議捐比附之論使邪正無順遂之私廉
直無不容之嘆非獨夢陽之幸也國豪斯文幸甚十二
年進東部司封員外郎侍直如故明年出爲按察副使
督學陝西檄守令以教化爲首務語之曰君子不以作
人爲事但與俗吏伍耶有太守用刑於諸生父生救之
守怒坐之擅入公門景明曰子救父死且不避乃以不
應罪之夫人豈無父耶當大比方伯檄減舊額以節費
報之曰國家求賢本意似不如是此胥吏見耳竟不從
所試高第弟子集一書院日與論說六經旨意不拘拘
傳釋常日緣泥枝葉而忘尋本根此末學之弊失益流
矣邊房諸縣博士弟子員往事皆調試于近地景明日
月又爲

何景明七十二卷

志

即如此是棄之矣躬臨蒞之如內縣焉竟以學政勤勞
得心疾十六年六月棄職歸尋卒景明爲中書十餘年
名重於京師行誼甚高臺臣錢甯冒賜姓目攝諸公卿
獨以古畫求景明時景明曰此名畫不可點汚卒不許
友人師御史死中官廖鵬賄以稍景明却弗用曰奚以
汚吾友釀諸客購他材敏之鵬弟露出鎮關中席鵬嘗
益橫諸奈隨騎遇藩臬大夫不下騎藩臬諸大夫一無
所問景明叱令答繫責數之諸奈隨始人人斂跡平生
手不持一錢讀書及夜分爲常歷仕十餘年不問家人
產死之日囊僅三十緡所爲文章與李獻吉齊名當代
王弇州曰仲默才秀於李氏而不能如其大景明有經

世才嘗著十二論以見志嚴治一上作二法行三任
中八回權尤處與十勢成五功實六用直七
策術十一心述十二文多不錄景明常曰文廢于隋韓
力振之而古文亡于韓詩弱于陶謝力振之而古詩亡
于謝人以爲知言

徐禎卿者字昌穀吳人也弘治十八年進士授大理寺
評事不能其職

改國子監博

士昌穀自爲諸生則已遊於唐伯虎文徵仲諸名士中

迨登第都人士

無不知有昌穀李獻

吉讀其詩嘆曰佳哉鏗鏗乎古之遺聲耶昌穀顧已

久慕獻吉遣使通謁曰願竊附于下執事卽如日休龜
蒙輩走之願也獻吉答之書曰周易有言鶴鳴在陰其

羽史竊

徐禎卿七十二卷

六

于和之故人莫祥于同莫不祥于異故同聲者應同氣
者求同好者留同情者成同欲者趨何則感子人也足
下亦觀諸風乎瀏瀏焉其被草若木也溷溷溶溶乎草
木之入風也故其聲訥訥碌碌碎徐疾形焉大小生焉且
孔子何人也與人歌善矣必反而後和何則未入耳公
足下忘鶴鳴之訓違孔子反和之言而自附于皮陸數
子又強其所弗入僕竊謂足下過矣夫圖高不成不失
爲高趨下者未有能振者也矧足下負千仞之具哉昌
穀於是復獻其所作反反駁以難堪雄貽書論之曰僕
少喜聲詩僉通於六藝之學觀時人近世之辭悉詭於
是惟漢氏不遠逾古遺風流韻猶有自艾而郊廟問巷

之歎多可誦者僕以爲如是猶可不叛於古乃提其性情之愚竊比於作者之義今時人喜趨下率不信古與之言不盡解故久不輸其說恐爲伯牙所笑乃一日遇足下而獨有取焉何也足下又謂僕閑於賦頌之文夫賦頌者誠文章之瑰瑋子心之所希艷也始吾誦屈子之文以爲詩之變也然麗而不淫哀而不怨益無惡焉及誦司馬長卿之言靡麗浩蕩不可窮矣雖絕特之觀非盛世之所見也雒於長卿何所樂美乃蹈襲名其文而原何矣或又作賦以反之此予所未喻者藝家之風好相誇競後世之文不待馬揚而好啗之自護其醜若越人之持其璧而不肯下也豈不重可笑哉今足下責

野史竊

徐禎卿七十二卷

九

僕以相麗益此古之道也今何復見之僕愚慙何敢自愛若反覆相示或大有疵謬輒抵毀去不猶愈於後人之詆笑乎且文辭之貴賤存乎其人雖邑之鼎諸侯爭之非鼎之貴周貴其鼎也若徒務瑣切之華而不責其實則恐爲揚雄之玄徒取病於後世耳梗楠豫章之材所用於世者貴其實也僕雖驚德竊嘗志於是其必本道德之衷邇作者之度以纁繭襪衣生物而已豈蟬口之所鼓譟乎居之而不疑想足下與吾共之也昌穀貌甚侵血不華色一日諷道書若有得也嘆曰徒弊精於無益而忘其身之幾也可乎於是盡謝棄其所爲文章習養生有道士自西南來昌穀與語悅之自謂長生可

必王陽明先生故與昌穀善也昌穀語先生曰吾授異人五金八石之秘服之冲舉可得也子且謂何先生笑而不應昌穀曰吾驟黜吾昔而游心高玄塞兌斂華而靈樞是固斯亦去人之兢兢於世遠矣而子猶子拒何也先生復笑而不應昌穀默然者久之曰子以子爲非耶抑又有所秘耶夫居有者不足以超無踐器者非所以融道吾將去智故而宅於埃壚之表子其語我乎先生曰謂吾爲有秘道固無形也謂吾謂子非子未吾是也雖然試言之夫去有以超無無將奚超矣外器以融道道器爲偶矣而固未嘗超乎而固未嘗融乎夫盈虛消息皆命也纖巨內外皆性也隱微寂感皆心也存心

野史竊

徐禎卿七十二卷

三

盡性順夫命而已矣而奚所趨舍於其間乎昌穀首肯良久曰冲舉有諸先生曰盡焉之性者可以冲於天矣蓋魚之性者可以泳於川矣昌穀曰然則有之先生曰盡人之性者可以知化育矣昌穀俛而思蹶然而起曰命之矣吾且爲萌甲吾且爲流澌子其慨然屬我以陽春哉數日謝先生曰吾不遇子幾亡人矣道果在是吾疾且作奈何亡幾時卒年僅三十三陽明先生曰昌穀之學凡三變卒乃有忘於道惜乎吾見其進未見其至爲誌其墓所著有談菰錄李夢陽序之以爲麟鳳芝寶世所希邁見云

邊貢字庭實歷城人也弘治九年進士初授太常寺

歷官南京戶部尚書貢屋神藻雅與李北地何信陽皆以詩文爲國士交而酒於酒旣爲大司農遊歷留司諸山水竟日夜南京巡撫汪鏐論其嗜酒曠職月視事無三日詔致仕貢歸日與豪士浮白唱和醉則兩妓肩臂扶路唱樂觀者如堵不爲怪僻於求書所搜積金石古文幾徧牙籤數萬卷一日偶遭回祿焚幾盡貢方抱疾仰天大哭曰嗟夫甚於喪我也疾遂篤尋卒

鄭善夫字繼之福州人也弘治十八年進士初授戶部主事武宗初中官柄用遂請告正德十三年起改禮部進員外郎十四年上將南巡又請告歸過浙聞孫山人死走道場山中哭之遍遊越中山水踰數月乃還善夫明史竊

邊貢七十二卷

三

氣秀巖谷發情聲詩古色精言高映霞表養病自遠樂貧高標故其詩曰行年三十髮已改有懷突兀時多遠有遺世之想焉一日與友人期曰明年海上有紫氣東來是吾觀化至矣友人大訝之嘉靖改元薦起南京吏部郎中赴官中道卒吁亦奇怪也哉善夫爲人多病一病必滿時月間已必往佳山水遊或憫其羸告之癖且自誇曰江南北山水畢受吾杖履之故亦竟以武夷之遊而卒云善夫爲文力求返古每爲人誦曰墜道非時也羣儒與世靡視古太峻脆志以降其趨吾故疾學之不變又曰任重者身也途畏者口也致遠者道也邪行亡乎體違言不存口道可要諸遠矣卒年三十九

論曰今天下修文之士推李何矣獻吉辭擊壽寧侯率諸生以鎖江直指夫其負氣驕人固文士恃才之豪態乎仲默上許楊二太宰書讀之翩翩有國士風也昌穀一見空同虎變鸞翔乃竟逃虛以死惜哉邊廷實主計大臣日沉湎于山水鄭繼之憚子世故時客寄于郎曹斯皆玩世之英豪而蟬脫子塵表者耶然以登大將詞垣三子稱前矛矣

明史竊

鄭善夫七十二卷

三



明史竊卷之第九十五

東莞尹守衡著

康楊桑顧朱劉文唐祝列傳第七十三

康海

康海字德涵武功人也弘治十五年進士第一授修撰海性度高邁於書無所不讀而不可一世是時北地李夢陽倡起爲古文辭而文治大興海繼起遂與齊名兩人皆陝士各自負不相下然意氣未嘗不相善也海既及第四年而當正德改元瑞瑾方用事瑾以海爲同鄉斷海一顧不可得尙書韓文之論諸宦官也夢陽爲草疏瑾恨之下夢陽于獄夢陽有內弟左舜欽泣語夢陽曰子殆無生路矣念非康德涵無可以救子者德涵肯爲吾子往見瑾事可解也吾當求救於德涵顧子一明史竊

康海七十三卷

一

言爲質夢陽曰死吾自安之吾安能使德涵之往見此惡人而爲我也舜欽曰吾固知德涵之爲人也詎至高子又安能必德涵之不肯見瑾而爲子也強之再三夢陽援筆書片紙曰德涵救我惟德涵爲能救我餘無別言舜欽持書急詣海海曰瑾吾固不願見者也儻一見而能出李子於獄吾可拘於昔日之康海不爲吾良友一往救耶卽上馬馳至瑾門門者不爲通呼曰我天下魁人也汝公乃我鄉里門者人曰瑾瑾卽攝衣出迎延致上坐海不少遜瑾遂留飲海談笑睨瑾曰自古三秦豪傑有幾瑾愕然曰請先生見教海曰昔桓溫問王猛三秦豪傑何以不至猛捫其鬚而談世務三秦豪傑舍

猛其誰何溫聞若此故瑾面發赤疑海譏已因問曰於今三秦豪傑有幾海默屈指曰三人爾昔王三原秉銓衡進賢退不肖今則有密勿親信秉大鈞者意蓋指瑾也瑾譔發喜色因復問曰尙有一人其先生乎無謂王猛在前而吾不識海曰公何謬稱海也此一人乃今之李曰也海何能爲役瑾固問之則曰海不敢道昔曹操擒福衡假手黃祖殺之奸雄小智也李白醉使高力士脫鞵可謂輕傲力士力士脫鞵而不辭容物大度也瑾俯首思曰先生豈謂李夢陽也此人罪當誅海卽起出曰海不敢道者此也瑾謝曰敬聞命矣明日卽赦出之又二年海之母歿李夢陽爲表其墓海誠有所以重夢陽何知有瑾海亦自守常秩如故其後瑾敗人遂指海爲瑾黨時海艱歸闕中言官謝訥以此論罷海矣海家居葛巾野服放情山水隱於聲妓間有東山遺風久之天司馬彭澤欲薦之赴海答書以見意曰數年不覩光範偶尋過問感灼累日然竊有所未安者因公知我敢布上左右僕自庚午蒙詔之後卽放蕩形志雖飲酒不多而日與酩酊爲伍人間百事一切置之不信於鄉人妻子奴僕也蓋素性疎懶偶因官秩羈縻數年若招豚犢鷹而一旦得此中心之快寔有人所不知而已獨知之者自東方多事以來聞其驍傲無狀如彼卽或奮然有攘臂之意隨復自笑以爲狂奴猶爾卽又飲酒散髮

明史竊

康海七十三卷

二

箕踞林麓此其性習之已成雖三公之貴刀鋸之辱不可奪也況數石之粟半幅之紙乎僕自幼支謾無狀性好是古而非今始仕時望見先皇帝寬仁大度卽自私擬以爲阜蕞稷契之業可以復見於今而狂放易言略不修飾及今上嗣位又見上之英毅果斷益喜益負自以鄙志當究於此一時謾論譏說益無忌畏幾踵奇禍幸免殺身而歸而二三耆又補劾所無以爲真有使僕含垢於有罪者之籍與不肖之人同被驅放上辱兩朝作養之恩下累先人蠲介之業生平微志付之穢塗情苦心屑不復自愛暇日偶讀皇甫規避梁冀之事與蔡邕却九錫之書喟然嘆曰彼何獨不得含垢冒汚而成

明史稿

康海七十三卷

三

致美節如此也又偶讀柳宗元傳曰卽宗元有不同於叔文然親與之交而受其職任矣夫身有規離之操而迹廁宗元與九錫之間仁人志士宜於此何如也今僕所憂者在忽有大馬之疾疾丘壑之下不得伸其夙心原悰耳而區區官秩之事非所念慮也瑾之用事也蓋嘗數以崇秩誘我矣當是時持數千金壽諸者不能得一級而彼自區區於我我固能談笑而卻之使饕餮噉嶮之人卒不加於我此其心與事亦雄且甚矣當朝大臣蓋皆耳聞目見而孰知其然方臺諫論列之際出於一時倉卒未暇差別而今則又數年矣夫伊尹之輔商也一夫之不獲則曰時子之辜僕卽非賢者然豈小於

商之一夫哉大臣者乃忍使之雜於係臆曹元輩間耶故鄙人之心至此益放益以披髮嘯歌至於終身而不敢悔也公之高義蓋曰古人內舉不避親而僕之有才污穢亦非公應舉之人觀近臣者以其所爲主於此使識者苟爲之言則所係於公者豈細哉今僕之不可於當世者有五而甚不宜出就官秩者有二性喜嫉惡而不能加詳聞人之惡輒大罵不已今諸公者皆喜明遜而陰譏此一不可翰林雖皆北面事君而勸渠閣老門下者以爲賢能僕懶放提出歲不能一造其戶此二不可人皆好修飾文詐僞恭假直而僕喜面訐人未有不怒者此三不可士大夫不務修身法事之業而俱呻吟

明史稿

康海七十三卷

四

詩文以爲高見其詩若文不能不怒故見輒有言而彼方望我以爲美也我以言加之此四不可與相好者接必因其職事加勉戒之詞多忤其所好彼或未從卽拒而絕之以此親疎多怨苟復見其所愛者又不忍不告或又告之彼卽又不從而僕又絕之此五不可執德不宏不能信之於人雖頗自好而當世談論之士多加詆謗自入有罪者之籍污穢終身莫能自潔使平日所直之志扁閉淪落智高萬物之上名陷九淵之下每於中夜竊自歎悔不當輕易效慕世俗科舉徇外構此冤讎今又不傲而欲仕乎此甚不宜出者一一時同熟之人固有不幸而被汚者然罪大惡極羞談於婦人女子之

口俞十之九彼莫不覲幸僕出以爲先容之地而當時幸執又率崇私愛而乏分別苟欲引其私人必援僕爲喻是所以用僕者非必實知其爲人而真明其有誣也如此則是以賢者之身而爲不肖者之資矣語有曰君子非其招不往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如之何其可往哉今衆人雖以不肖謂僕而僕未嘗一日不以賢君子自謂已如此自謂而人以彼謂已蓋所謂嘖爾而與乞人不屑者也此甚不宜出者二明公之意特出於一時愛念之篤偶未詳究及此然言出乎口通乎心明有日月幽有鬼神此區區平素之惻可一鑒而盡者公如覺之則信其爲肝膈之實慨然憐我體我矣海同時鄂縣明史竊

康海七十三卷

五

有王九思者字敬夫弘治初進士爲翰林檢討瑾攬權時出翰林爲部署練政事九思數月遠長文選亦瑾以同鄉故瑾敗罷歸與海同以風流自豪所作詞曲小令秀麗雄爽海不如而海歌彈特妙敬夫曲成海爲奏之一座傾倒海年六十要名妓百人爲百歲會諸妓了不受一錢人各持賤乞詩去楊少師廷和弟兵曹郎廷儀起家還朝過海海故契分不薄大喜置酒至醉自彈琵琶唱新詞爲壽廷儀謂家兄居恆相念君但得一書吾爲道地史局語未畢海大怒罵若伶人我耶手琵琶擊之格胡牀迸碎廷儀踉蹌走免海遂入咄咄蜀子更不相見君子以是益知海之不能降志瑾也海之論文

曰古人言以見志性情狀貌皆可求而得之孔子所以于師襄得文王也不自成家傍人門戶無乃類諸譯人也耶君子不鳳鳴而鸛鳴言陋哉杜陵人張志道者字孟獨正德中進士遊德涵敬夫二人間甚相得人言海卒後佳文章俱爲孟獨摘取去

諺曰康對山之故李獻吉也至今學士豔言之妬士之曰善於諂諂同邪黨何寬也抑孰知時有隆夷士以正立以維靡乎王敬夫亦負輕薄時名然既湮足於要津自難道於清議海豈其比哉夫以蓋世凶邪咄嗟之頃頗使熄其虐焰而奪其不肖之心是何風槩若彼蹠隨步驟可以尺幅見繩乎何惑乎南子之見孔子不悅明史竊

康海七十三卷

六

於李路也繇斯以談晚節之風流恐又憎茲多口矣揚慎宇用修少師廷和子也少師初艱於嗣禱於神夢神語曰當以聰明奇慧干昇君已而夢送五代忠臣夏魯奇至曰武臣也復以中庸十八章輔之遂生慎七歲母教之書一過輒成誦大父授之易兩旬而洽年十八舉于鄉舉正德六年進士第一時年二十四授翰林院修撰世宗人繼大統少師以大禮議不合罷免慎率同官與上爭不能得倡百官撼門大哭上大怒杖朝堂幾死謫戍永昌詳見明倫紀戍居三十五年終慎之世不得召還初戍之明年聞父病匹馬問道歸省卽還戍又三年奔父喪撫臣爲疏請乃得歸襄事僅數月晚年借

領戎役携子還蜀僑寓廬州自還永昌嘗一日歸廬鎮士有讒之撫臣曷者曷俗吳人也使四指揮以銀鑰鎖來慎不得已至慎則曷已量敗慎錄是不復歸病寓禪寺以沒沒年七十二而戍居者半世也慎性既穎敏而又好學又以父居內閣中秘所有書慎無不該覽故我朝稱博學者咸推慎一人所著述有百種其於經史有所証解或與評擊皆有功於世教至謫滇中自以當聖世不復用壯心不堪牢落每欲耗磨之故自污放有安石東山之解諸夷酋欲得其詩翰不可爭以白綾襖遺諸妓服之使百間乞書慎欣然命筆醉墨淋漓裙袖首重賞妓女購歸廬州嘗醉胡粉傅面作雙了髻插花門

明史竊

楊慎七十三卷

七

生昇之諸妓捧鵲遊行城市不爲作其不羈若此重慶守劉綸貽之書曰夫人情有所寄則有所忘有所議則有所棄寄之不縱則忘之不遠議之不深則棄之不篤忘之遠則我無所貪棄之篤則人無所忌無所忌而後能安無所貪而後能適足下所爲益求其適與安也古人買田宅擁聲妓皆豪傑基世之才豈獨無抱尺寸者之見也僕觀足下自蒙難以來嘔心苦志摹文續經延搜百氏窮探古蹟鑿石辨剝泐破塚出遺忘有僻儒苦士白首蓬蓬日自纂索所不能盡而謂竭精蕩神於逸欲聲色者能之乎慎得書嘆曰劉公知我慎中與李中溪元陽張半谷含唐池南綺三人皆以詩文相友善慎

終遺詩與訣其詩曰魑魅禦客八千里義皇上人四十年怨誅不學離騷侶正葩仍爲風雅仙知我罪我春秋筆今吾故吾逍遙篇中溪半谷池南吳此意非公誰與傳卒後八年穆宗卽位贈光祿寺少卿元陽大理人以進士起家爲荊州太守慎嘗語人曰見其貌如臨水月令人鄙吝自消聆其語如聞洪鐘令人曠迷頓醒合爲永昌人與元陽同舉于鄉爲第一人不得第遂不復仕以書史吟弄終其身

明史竊

桑悅七十三卷

八

問翰林文今爲誰曰虛無人舉天下亦唯悅其次祝允明又次羅玘笑古人之未工忘已事之已拙其大較也悅髻椎而補博士弟子員按水利使者至悅投謁曰江南才子桑悅使者大駭已知悅素延之校書故爲刊落以試悅悅屬筆立爲校補使者大悅服因規之曰子服高世之資弘博無前正須自立以待昂霄晉人衰世之習非所宜追也自是折節交悅而一時仕路人無不知有桑悅者年十九舉于鄉再試禮部奇其文至闕道統論則曰夫子傳之我縮舌曰得非江南桑生耶太狂士斥不取時丘濬爲尙書慕悅名召令具賓主已出已文令觀給曰某先輩撰悅心知之曰公謂悅爲逐穢也耶

何得若文而令悅。觀濬曰：生試更爲之歸議，以奏。濬稱善，以爲如悅者，可與進取者也。時悅名在乙榜，謝弗肯仕。主選者惡其狂，竟授之官。爲邑博士，會按察視學者，謁濬。濬語之曰：「吾故人桑悅，幸毋以屬吏視也。」按察行部，抵邑不見悅。顧問長吏，悅今安在？豈有恙乎？長吏素恨悅，對曰：「亡恙，自負不肯迎耳。」使吏往召之。悅語吏曰：「悅非可能召使來者，按察力能屈博士，可屈桑先生乎？」爲若期。三日，先生來，復則不來矣。三日入見，長揖立不跪。按察厲聲曰：「博士分不當得跪，即悅前曰：漢汲長孺，長揖大將軍，明公貴豈踰大將軍而長孺固無貴於悅，奈何以面皮相。」濬寥廓天下士哉。悅今去天下，自謂明。

明史竊

桑悅七十三卷

九

公不容悅，曷解耳脫帽徑出按察。悅潛往日語，乃下留之。自後相見，即狂甚，無不假之詞，貌爲包容也。御史聞其名，一日詣悅，曰：「匡說詩解人，願先生有是乎？」曰：「悅所談玄妙，何匡鼎敢望即鼎，在亦解頤公幸賜清燕畢，頃刻之長。」御史壯之，令坐講。講畢，御史出，位長揖謝教立薦之。尋遷長沙，倖再調柳州。悅不欲往，人問之，輒曰：「宗元小生，擅此州名久矣，一旦往掩奪其上，不安耳。」爲柳州歲餘，父喪歸，服除遂不起。居家益任誕，褐衣楚製，往來郡邑間，旁若無人。王元美論其文如社劇，夷歌亦自滿眼充耳，似若質勝於文，要未嘗不服其博，以是故能見賞於瓊山云。

顧璘字華玉，上元人也。弘治九年進士，時與湖州劉璘、吳縣徐昌穀稱江東三才子。遊於李獻吉、何仲默兩人間，若相頡頏。爲人高視，舉步凡遇諸權貴人，藐然若弗見之。遇山林文章行誼士，又愧焉，更爲之下。旁人趣側目待之矣。初，令廣平，入歷郎署，出守開封，積與鎮守內臣忤，逮繫詔獄，謫全州。又歷藩臬，至副都御史巡撫山西，引疾乞休，復爲當軸者所誚命，以布政使致仕。又十餘年起家，巡撫楚中，督贛陵工，成修承天誌，復不稱旨，遂出南京刑部尚書，尋論免宦游，所歷沅湘、天台、衡岳，皆山水勝處，雖簿書鞅掌而不忘輒歸田，闢有息園，門多載酒之客，風流文雅，照映林壑。王元美品其才華。

明史竊

顧璘七十三卷

十

在朱鄭之上。撫楚時，張江陵未冠，璘見其文，大奇之，解所繫犀帶贈曰：「爲若異時圍腰飾，然當且玉不足久，潤也。至今人服其知人之鑒云。」

朱應登字升之，寶應人也。年二十舉進士，爲文自負才氣，其鋒不可撓。與顧華玉聯裾都下，凌蹀風雅業已著聲藝林，不能取媚。時暇執政北人，摸顧不喜，曰：「後生不務實，卽詩到李杜亦酒徒耳。」于凡號稱文學士，不獲列清銜，每以簿書錢穀諸塵務困抑之。於是應登則爲南京戶部主事，居亡何出爲延平知府，應登皆優爲之。居部，部理居郡，郡理又能以其暇日與文士質經，譬史談說，文藝含英咀華，詩歌風乎盈耳。閭中直指使者上其

治行稱景京口楊一清時掌銓政擢爲陝西提學副使一清故嘗督學關中創有正學書院以造多士應登拔士之高者作養其中英賢雲集凡數百人風教大行人材聿興視一清時尤盛聞開封守顧璘被逮亟草疏欲上曰臣入關過大梁見墟中人道其守璘治狀如其事如某事雖昔所稱龍圖不是過臣方謂璘當首蒙擢用以爲理人者之勸而後來傳者曰璘逮矣臣去大梁不三月璘逮矣罪也得無有文致之者乎願聖明一察臣言璘不勝大幸即臣言妄臣甘與璘同罪臣昧死言疏往會璘已釋止不上應登性高朗介直不解假辭色於人嘗在宴次賦詩有客在側竟日不得交一言以故

明史竊

朱應登七十三卷

士

惜口日哆各伏護嫉恨不卽穿之幸例調滇焚荒裔尋陞布政司參政遂長嘯乞骸得請歸卒年僅五十也其日臣令來謁捍護而氣絕太奇

劉麟字元瑞安仁人也弘治九年進士初授刑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出守紹興正德初璫璣用事士大夫遷除無不候謁辭謝麟捧檄便行既浚任又不修閭甫五月璫璣皆廢斥爲民麟食不能歸遂寓居長興邑民吳玳鄰舉人施侃迎之入闕與山人孫太初宜春龍霞共結社爲湖南五隱璫誅起知西安轉參政入爲太僕卿每退食焚香靜坐如禪宦相廷和過其門見雙藤倚戶飄香戴道驚問曰此內爲誰曰劉太僕廷和嘆賞遣人

致意而去尋擢巡撫真定又三年改大理卿刑部侍郎進工部尚書疏請用財宜節取民宜慎詔建節慎庫曰計視籍月計視日歲計視月皆御史與其屬共理之時有近瑣求出蘇松督造龍袍麟謂尙衣自有常供請罷之上已俞而尋悔卒以爲忤勅致仕歸棲坦上盡謝世事讀書賦詩而已瓶無餘粟庖無兼味章布如諸生臧獲僅給灑掃灌園蔬足不至城市門無俗轍獨文儒有至則傾倒盡歡人餽之酒則受餽之諸名家翰墨則受嘉賓時至輒具陳欣賞曰吾堂不寶金玉不襲文繡此有觴敢以此侑詩有會心之句輒書屏間久之屏表裏班如自咏曰山堂刺籍五紱披戲以自警晚好樓居貧無力自營語友人文徵明曰吾其神遊乎于爲我繪一神樓圖自集古詩十六咏以寄况恍若日夕燕息其間不知身在人間世也年八十有七卒贈太子少保謚清惠

明史竊

劉麟七十三卷

主

論曰空同有言曰今百年化成人士咸于六朝之文是習是尙南都尤盛顧華玉朱升之劉元瑞皆是也嗟夫南都本六朝地習豈風氣使之耶雖然質文遞變從古然矣江河之趨其誰能不波詩曰樂彼之闕爰有樹檀其下維籜澤而取之存諸其人耳士攬藝文之轡馳驟于今古之塗何鮑謝之必諧聲于班馬義獻之必步趨于簡頌哉

文徵明名璧又字徵仲吳人也父林成化間進士歷官清白及守溫州卒于官僚屬贈遺合千金徵明謝不受曰不孝孤不敢以生汚逆者人以是謂徵明無愧爲文溫州子也既隸學官鄧習程式章句好作古文詞曹綱非笑之獻論議十四首敘事十五首贊見學士王守箴上謁刺曰昔張籍皇甫湜雖皆一時豪俊精於文者然視韓愈非其儔也而韓公得其文以爲奇從而品目焉世遂以其常出韓公之門以爲是固韓愈氏之徒也相與時而列於韓氏而天下後世遂不能少其文焉徵明於籍湜無能比儔而明公則今之韓子也儻不以徵明爲不肖而與進焉使他日人稱之曰是亦嘗出王氏之

明史稿

文徵明七十三卷

三

門者豈不美哉守箴大奇之其所與游皆吳中名士楊循吉祝允明視徵明有十年以上之長唐寅生同歲居同里徐昌穀且後進皆以詩文書畫擅稱一時顧諸人皆逆起科第徵明數試不捷而海內士莫不豔其才名首稱慕之宰王且貽書以金幣來聘并及唐伯虎使者及門徵明驟稱病亟臥不起不與見無所受亦無所報或謂王今天下長者朱邸席虛左而待若不能效枚叔長卿曳裾樂耶笑不答伯虎往已見寧有反形乃作爲清狂不慧得放歸伯虎時已爲山人以老徵明困場屋三十年抱道守志素以文章行誼見知當路大君子甫當應貢尙書李充嗣巡撫吳中特露章薦於朝得授翰

林院待詔徵明爲書陳謝充嗣曰竊聞薦士之難也知之難言之難聽信之難故以馮衍尹韓之材遭漢世祖王景畧之明終日左右而卒莫之省而趙括何人得代廉頗馬謖虛名能感諸葛甚而周仁許靖之屬土木之類皆得尊顯嗟乎士誠不易薦也公卿不薦士久矣何也科舉之法行也科舉之法行則凡翹楚特達之士皆於科舉乎收之無怪乎今之公卿之不薦士也外此而有舉焉不以爲迂不適時則以爲愚不知人而非笑集其身矣徵明家世服儒薄有蔭祚少之時不自量度有志當世讀書綴文粗修士業而受性樸魯鞭策不前十試有司每試輒斥年日以長氣日益索因循退托志念

明史稿

文徵明七十三卷

四

自非非獨朋友棄置親戚不顧雖徵明亦自疑之矣明公領鎮三吳徵明在諸生中益嘗一再望見顏色而猥賤無階莫得自前明公何所據知遂錄其姓名露章薦之於朝犯迂不適時愚不知人之議不顧非笑而斷然行之徵明誠愚不知所以受知於公者以爲誠有材耶彼科舉之士非有甚高難能者業之三十年曾不得一雋以自振發其效亦可見矣若夫懷藏遂德抱節守貞徵明實非其人卽其人將自韜約遠引不令公知矣或采聽人言得之游揚安知其非趙括馬謖周仁許靖之僞所爲損公不小矣公豈不念及此哉乃公之意則有在也龐統有言當今雅道陵遲所冀拔十得五使有志

者自勵耳徵明誠知陋劣不足辱公而公豈以區區一人而懈其勵人輔世之盛心哉必如郭曉先從曉始之言則徵明豈不得爲燕園之馬首哉明公三朝舊臣出入中外垂四十年好賢禮士聞於天下一時及門之士多矣其文學行義論於徵明者亦多矣豈無工言語露才諂以求知於公者公皆不之顧而獨有意於徵明天子信之幸相受之朝奏夕報而徵明遂得以白衣被命列官清禁舉朝不以爲非天下咸歆其遇豈不以公之志行素孚於人朝廷中外舉鑒其誠乎徵明何幸身自際之所爲感公之知飲公之德宜何如其深也昔歐陽文忠公薦蘇明允明允卒以文章名世議者謂明允不

明史稿

文徵明七十三卷

五

貢爲歐公門下士而千載之下歐陽子獨享知人之明徵明雖無似今日請竊附於蘇明允期無負爲公門下士耳是時朝中卿大夫熟耳徵明名人人想望其風采蕭田林俊故與文溫州相好號通家時起爲刑部尙書每引共談款語人曰坐上何可無此君楊一清召入爲首輔徵明見獨後楊亟謂曰生不知而父之與我友耶而後見我徵明曰先君子棄不肖三十餘年而以一字及者不肖弗敢忘也故不知相公之與先君子友也竟立弗肯謝楊悵然久之曰老諄甚愧見生人是以益仰其高品待詔二年預修教皇帝實錄成賜金幣將滿者遂乞致仕家居以翰墨自娛有造詣者輒曰吾老歸林

下聊自適耳豈能供人耳目玩哉門無雜賓儀部郎陸師遂謝官歸委質爲弟子人笑之師道曰文先生以藝藏道者也自吾見文先生無適而非師也者吳士先後輩人人尊重之皆不敢名稱爲文先生年九十乃卒所著有甫田集子彭南京國子監助教嘉和州學正皆精父業俱歲貢入官陸師道字子傳長洲人故相夏言閹其所射遂士策語首相李時曰是子也其文賈董書則鍾王以第一人聞是時上不盡寄相臣柄移置二甲第五官終尙寶司少卿師道亦有文名

明史稿

文徵明七十三卷

六

能當文先生人不可以無年信乎文先生益兼之也余獨深愛文先生之與兩人友也雅有瑱儷之美而兩人不能以聲妓之邪好得借徵明一顏色嗟乎斯爲文先生哉

唐寅字伯虎一字子畏吳縣人也寅幼讀書不識門外街陌中屹屹有一日千里氣爲諸生不或友一人桀特之志鋒然同郡生祝允明歆其才望而願友之規之曰萬物轉高轉細未聞華峰可建都聚惟天極峻且無外故爲萬物宗寅始肯可久乃大契然一意望古豪傑不屑事場屋著廣志賦自見允明曰子必從已願便可穢欄襖燒科策今徒藉名泮廬目不接時業子則取舍奈

何寅曰諾明年當大比吾試捐一年力爲之若弗集一擲之耳明年爲弘治十一年太子洗馬梁儲主試應天舉寅爲第一人當赴會試江陰舉人徐經畝欲交知於寅百金爲壽同舟俱北時寅支名籍甚都中公卿造謁關咽于門儲還京言于詹事程敏政曰僕在南都得唐生天下才也請君物色之敏政曰吾固聞之寅故江南奇士也寅以是與經畝得受知敏政門下其春敏政奉詔典禮閣於是有所許二生於朝以爲敏政習題受賄者詔逮二生下詔獄連敏政并廷訊經畝承服寅亦爲所株累罷黜爲藩掾計是時經用其富愚抵於此亡怪也寅以其材苦彼豈其喪志若此一飲其惠遂罹其雷比

明史竊

唐寅七十三卷

七

匪之傷從自及已寅旣坐廢自以爲不復見齒士林依佛氏自號六如居士築室桃花塢日般飲其中客來共飲去不問醉便頽寢有桃花庵歌詠之能令醉士解頤嘗夢人惠壘一囊龍劑千金繇是詩文日益奇畫稱一時神品晚年稍欲別成一家之言以冀名世其學務窮研造化之蘊象數尋究律歷求揚馬玄虛邵氏聲音之理而贊訂之旁及風鳥五遁太乙出人天人之間未及成章而沒年僅五十四寅有答友人文徵明書見者無不酸鼻其書曰徵明君卿竊嘗聞之累吁可以當泣痛言可以警哀故姜氏嘆於室而堅城爲之墮喋荆軻議於朝而壯士爲之微劍良以精之所感木石動容而

事之所激生有不顧也昔每論此廢書而嘆不意今者事第於僕哀哉哀哉此亦命矣俯首自分死喪無日囊泣血羣于鳥獸而吾卿猶以英雄期僕忘其罪累殷勤教督罄竭懷素缺然不報是馬遷之志不達子任侯少卿之心不信于蘇季也計僕少年居身屠沽鼓刀脩血獲奉吾卿周旋頡頏婆娑皆欲以功名命世不幸多故衰亂相尋父母妻子踴躍而沒喪車屢駕黃口嗷嗷加僕之宕跌無羈不問生產何有何無付之譚笑鳴琴在室坐客常滿而亦能慨然諾周人之急嘗自謂布衣之俠私甚厚魯連先生與朱家二人爲其言足以抗世而惠足以庇人願賣門下一卒而悼世之不啻此士

明史竊

唐寅七十三卷

六

也蘇轍曰積門戶衰廢柴車索帶遂及藍縷猶幸藉朋友之資鄉曲之譽公卿吹噓援枯就生起骨加肉猥以微名冒東南多士之上方斯時也薦紳交游舉手相慶將謂僕濫文筆之縱橫執談論之戶轍岐舌而贊并口而稱牆高基下遂爲禍的側目在旁而僕不知從容晏笑已在虎口庭無繁葉貝錦百足護舌萬丈飛章交加至于天子震赫召捕詔獄身貫三木卒吏如虎舉頭搶地淚泗橫集而後崑山焚如玉石皆燬下流難處衆惡所歸縶絲成網羅狼衆乃食人馬斃切白玉三言變慈母海內遂以寅爲不齒之士仍拳張膽若赴仇敵知與不知畢指而唾辱亦甚矣整冠李下掇墨帨中僕雖孽

盲亦知罪也當衡者哀隣其窮點檢舊章責爲部郵將使積勞補過循資下祿而遽除威施俯仰異態士也可殺不能再辱嗟乎吾卿僕幸同心於執事者于茲十五年矣錦帶縣髦迫于今日瀝膽濯肝明何嘗負朋友幽何嘗畏鬼神茲所經由慘毒萬狀眉目改觀愧色滿面衣焦不可伸履決不可納僮奴據案夫妻反目舊有瘡狗當門而噬反視室中竊覷破缺衣履之外靡有長物西風鳴枯蕭然羈客嗟嗟咄咄計無所出將春掇桑樵秋有橡實餘者不迨則寄口浮屠日願一餐益不謀其夕也呼歎乎哉如此而不自引決抱石就木者良自怨恨筋骨柔脆不能挽強執銳攬荆吳之士劍客大俠獨

明史竊

唐寅七十三卷

元

當一隊爲國家出死命使功勞可以紀錄乃徒以區區研磨刻削之材而欲周濟世間又遭不幸原田無歲禍與命期抱雙負謗罪大罰小不勝其賀矣竊窺古人墨翟拘囚乃有薄喪孫子失足爰若兵法馬遷腐戮史記百篇賈生流放文詞卓犖不自揆測顛麗其後以合孔氏不以人廢言之志亦將槩括舊聞總統百氏敘述六經翔翔蘊奧以成一家之言傳之好事託之高山沒身而後有甘鮑魚之醒而忘其臭者傳誦其言探索其心必將爲之撫缶命酒擊節而歌嗚嗚也嗟哉吾卿男子閭閻事始定視吾舌存否也僕素迭俠不能及德欲振謀策操低昂功且廢矣若不託筆札以自見將何成哉

辟若蛭蟻衣裳楚楚身雖不久爲人所憐僕一日得完首領就柙下見先君子使後世亦知有唐生者歲月不久人命飛霜何能自戮塵中屈伸低眉以竊衣食使朋友謂僕何使後世謂唐生何素自輕富貴猶飛毛今西若此是不信於朋友也寒暑代謝裘葛可繼飽則夷猶饑乃乞食豈不偉哉黃鵠舉矣華駟奮矣吾卿豈憂戀殘豆嚇腐鼠耶此外無他談但吾弟弱不任門戶傍無伯叔衣食空絕必爲流萃僕素論交者皆負節義幸捐狗馬餘食使不絕唐氏之祀則區區之懷安矣樂矣尙復何哉唯吾兄察之矣寅家世業賈寅父方用寅起家然竊自嘆曰此兒必成名殆難成家乎父沒寅猶落落

明史竊

唐寅七十三卷

元

及舉賢科忽遭擯絕又有妬婦斥去之以是落魄逾甚益任達自放文徵仲與寅少小爲文字交甚相得每規之正寅輒心伏請隅坐受教然不勝其磊落之氣狂奴自若過金閨見畫舫一女郎顧已一笑悅之知爲吳興宦家婢自設無聊狀求從門下書傭主人甚愛之已而以娶求歸主人曰汝肯終留我門下吾當爲汝置室寅曰主不見棄使小人今日得爲門下犬何幸主人盡出室中婢脉脉寅請以女郎許之昏之夕女郎謂寅曰妾向過金閨見似君非乎曰然曰君士人也何自賤若此曰汝昔顧我不能忘情耳女郎曰妾昔見諸少年擁君出素扇求書畫君揮翰如流歡呼浮白旁若無人脫視

吾舟妾知君非凡士也乃一笑耳寅曰何物女子於塵埃中識名士耶益相歡洽亡何有客過其主人見寅乃白主人主人大駭請列賓席盡備明日治百金裝并婢送歸吳中與祝希哲及張夢晉書雨雪中作乞兒鼓節唱蓮花落得錢沽酒野寺中痛飲曰此樂恨不令太白知之三人皆以風流自豪希哲者允明字也與寅並貢才名舉鄉薦官應天府判書學一時無有出允明右者王元美品爲明與第一爲人好酒色六博人輩金幣索其文及書者踵至辭不肯見多醉妓館中俠少年爭慕之從之遊日張酒呼與宴歌爲壽故又好蓄古法書名籍或歛客亡所得酒比初直什一二輒售之宦橐可千

明史竊

唐寅七十三卷

三

金不兩年都盡有黑貂裘甚美青女至矣卒鬻之以當酒錢窘又稱貸黠者當其窘持少錢米乞文及手書輒累紙可得已小饒更自貴也夢晉者名靈與寅同里閑靈才不及寅而放誕過之恆曰日休小監子耳尙能稱醉士我獨不能耶遊虎丘會數賈飲亭上靈更衣爲丐者上丐賈貪賈方分韻賦詩靈前請願乞大醉而以狗尾續連舉大白十數揮毫數十首不謝蹤去賈以爲仙賈去復上亭朱衣金目作胡人舞形狀殊絕畫視寅差伯仲早逝少傳世允明生而右手指枝自號枝山喜著書有祝子通祝子雜祝子罪知蠶衣浮物蘇材小纂野記語怪金石契合詩文數百十卷

論曰論者多咎伯虎失足於徐經余曰不然伯虎當宸濠物色時名已敗矣身已廢矣英雄末路能不自黜者幾人哉且脫屣若此矣矧在志士盛年之秋伯虎肯以其身徇徐經必不然也或又言文人無行若論司馬長卿畧其才而第指其竊賞後世無長卿矣夫士負不羈之才故多違俗之累嗟哉伯虎何失其爲伯虎哉

明史竊

唐寅祝允明七十三卷

三

明史竊卷之第九十六

東莞尹守衡著

李攀龍七子三甫汪道昆列傳第七十四

李攀龍字子鱗歷城人也嘉靖二十三年進士授刑部主事攀龍自爲諸生業已厭習時師訓詁吐棄之動則謬謬古文詞側弁而峨諸弟子不曉何語共指攀龍曰狂生攀龍夷然不屑也曰吾而不狂誰當狂者既入官曹務故開簡乃益縱橫千古獨發一識往往創獲一辭他人所不辨攀龍顧自以爲日新變化可當作者一時操觚忘其鄙倍猥以攀龍好高求勝何乃有此不可讀之語駭人耳目且安所用之攀龍日手一編嚮慕彌切文自西漢以下詩自天寶以下若爲汚其毫素時同

明史竊

李攀龍七十四卷

一

舍郎王世貞徐中行梁有譽舍人吳國倫考功郎宗臣皆一時名士攀龍日相引結文字懽懽每休沐輒爲社會私相切劘攀龍咸弟蓄之有所著述人人意自得最後攀龍出片語則人人自失也時又有詩人謝榛者以山人從之遊京中稱七子攀龍歷員外郎郎中出爲順德太守人曰文人不達於政攀龍曰使吾僕僕途道事嚴客希韓鞠脆晚上官之色而進之則俱有所不能晨興坐堂皇揖屬吏考計延見鄉老問疾苦爲與除脫若承蜩矣至郡首務寬民財力請蠲種馬場歲賦二子七百餘金留永濟倉粟毋漕輸京師以餉戍卒裁將作供比真定十之三沙河民趨役過客越永年抵邯鄲界中始

息肩邯鄲民報之亦然皆跋涉一百七十餘里億矣攀龍曰民安得任非其土之役請益一傳永年兩邑民役皆獲寬此其治效彰彰較著者也又其操槩凜潔耻爲色澤稱其爲文人不獨文士也北三載數十萬爲畿輔最陞陝西提學副使攀龍鄉人殷至爲巡撫以檄致攀龍使屬文攀龍不憚曰副使而屬視學政非而屬也且文可檄致耶已人請曰臺下但以一介來命否則尺牘見屬亡不應者似不必檄也殷愕然起謝過然殷素刻覈傲而無禮久之復移檄攀龍志曰彼豈以我重去官耶卽上疏乞骸骨拂衣東歸銓部黜其才名爲特請子告故事外臣亡子告異日獨何景明益

明史竊

李攀龍七十四卷

二

異數也歸構一樓華不注鮑山之間曰白雪樓戒門絕客兩臺監司以下請見不能得去亦無所答謝有簡偕聲嘗爲詩有曰意氣還從我輩生功名且付兒曹立樓居十年天子用言者起爲浙江副使二年遷參政轉河南按察使內艱歸尋卒攀龍視同好中獨歛衽世貞嘗貽世貞言曰以子觀於文章國朝作者若亡論十數家稱於世卽北地李獻吉輩其人也視古修辭寧失諸理今之文章憚于修辭理勝相掩彼豈以左丘明所載爲皆侏儻之語而司馬遷敘事不近人情乎後生學士乃唯衆耳是寄遂令古之作者謂千載無知己此何異塗之擊簪取道一夫則相與拍肩隨之纍纍載路稱培塿則

皆橋足不下稱汙邪則皆曳踵不進而雖有步趨終不自施者乎世之儒者苟治牘成一說不憚儕俗比之俾言而布在方策者耳文章之道童習白紛乃欲一朝使舍所學而從我彼奚肯苦其心志於不可必致者乎夜蟲傳火不疑於日非虛語也文章經國大業不朽盛事今之作者論不與李獻吉輩者知其無能爲已余結髮而屬辭比事今乃得一當生僕願居前先揭旗幟必得所欲與左氏司馬干戈而比肩生豈有意哉吳越鈔兵火詩書藏於閭閻學士無不操染然等藍不可區別而真而上是爲難爾故能爲獻吉輩者乃能不爲獻吉輩者一日酒間顧世貞笑曰世固無無偶者有明史竊

李攀龍七十四卷

三

仲尼則必有左丘明世貞不答目攝之攀龍乃曰吾悞矣有仲尼則必有老聃耳文士態自任誕若此王世貞字元美太倉人祖倬南京兵部右侍郎父忬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世貞自幼聰敏絕人人稱三童七歲已能讀父書至數十萬言年十八舉于鄉嘉靖二十六年進士初授刑部主事李攀龍爲同舍郎世貞一見奉爲知己從游益下獨其社中二三舊耦每一操觚自相賞識不以示人聞嘗予書攀龍曰僕甚怪公實持吾輩作僞示人人邪可與語祇自辱耳古之人文成而欲傳之通邑大都已又欲藏之名山傳之通邑大都以候識其墓指淺也藏之名山還造化非名山弗

稱也其喻寓深也此僅可爲子鱗道難與公實言也僕自結束以來還往燕齊吳越之間凡四五居天子邦而友薦紳先生又六七載僅吾于鱗數子耳就數子中又僅吾于鱗于鱗僅吾耳行天下乃知天下大也夫行天下大乃又悲天下小也幸勉旃自愛爲人慷慨重氣節楊繼盛死東市世貞爲歛其屍而歸其喪相嵩大恨之爲郎九載出爲山東副使督戎青州友人宗臣贖其行予之身衣一古劍一束帶一爲辭曰足下所督戎者故齊地也其俗慍悍猾賊椎埋作姦羣邪藪澤譚王道者病之足下往矣得以憲章從事取衆於物惟身性爲能刑邪故贈君身衣一襲夫羣邪所自邪也亦自上之約

明史竊

王世貞七十四卷

四

束爲之不束之而遽收之是謂不教而殺非聖謨所貴君子之束人也必先自束其身故贈君腰帶一束自束束人矣猶有不若者則付之三尺以彰國威以著足下之明信故贈君古劍一口明有豺豹幽有魍魎無不靡之矣又爲賦古劍篇遺之世貞長歌入青州彈劍而齒諸國門下教諸屬縣申明州里比閭之法嚴保甲勤緝捕其月群盜散竄青州父老舉手加額曰表我東海徼王使君誰其當此乎世貞顧又時時無忘攀龍輩曰日踞踣亡足談吾直以漆園擬吳生以湘纍視子相以腐令當于鱗以盲史肩子與日自相上下耳弟世懋是年舉進士父忬總督塞外不能內與相嵩調和思得歸屬

虜入薄薊州嵩遂急持之逮下獄世貞解青齊印走長安與弟世懋叩闕請代父急止之曰毋速死乃翁爲也則相與囚服號道傍遞諸柄人車請救不能得而忤竟死東市世貞誓不與嵩共戴墓槨三載嵩敗死穆宗卽位世貞兄弟乃得諸闕上書訟父冤官殺臣父者本嵩父子非先皇帝意臣父督兵勦遼効首功八百嵩蔽不以聞按薊州小失事曲法坐父死詔復忤官世貞伏草野十年爲起大名兵備歷參政按察使又再遷布政使太僕卿陞樞密院副都御史撫治鄖陽鄖陽署開寂世貞不携家累自比有髮僧日受堂餐而無法可說稍得靜坐滋味而是時江陵當國荊州地屢震世貞疏引京

明史竊

王世貞七十四卷

五

房占言臣道太盛坤維不寧江陵以爲訕已大不悅稍遷世貞南大理隨喉言者輟之改應天尹拂衣歸世貞以爲文士尙未脫陽九跳奉雲陽子法教以此逃世久之起南京刑部侍郎等改南兵部陞刑部尙書乞骸章三上賜歸尋卒世貞中年好酒曠事頗與世絕乃意常在千載大事手未嘗少釋韋編居恆謂三日不飲酒覺形神不相親一日不開卷骨孔盡室卒贈太子少保賜治葬金五百錠子士驥時爲武選司主事奉遺命疏辭不許士驥萬曆初進士世懋字敬美父寬既白出授南京禮部主事尋轉北遷尙書丞與中書黎惟敬輩結詩酒社都人有游閒公子之稱已出爲江西參議遷視陝

西學政尊奉曇陽子遂爲臺省指摘報聞謝政歸久之起視八閩學政轉參政進南京太常寺少卿卒世貞愛其文章嘗語攀龍曰家弟軼塵而奔咄咄來逼人賴其好飲稍自寬耳攀龍曰敬美乃負包宗含吳之志稱天下事未可量耽耽欲作江南一小英雄尋將火攻伯仁奈何不善備之也兄弟稱雙壁世貞所著詩賦文說凡四部百五十卷可百餘萬言卮言二十餘卷世懋有望崖編窺天外乘二酉委談等書世比宋二蘇云宗臣字子相揚州興化人也嘉靖二十九年進士臣秀眉豐下目光奕奕傍射豪雋自喜少嘗與客論詩不勝覆酒孟嘲之裂歸而淫思竟日夕至咯咯嘔血而神逾

明史竊

宗臣七十四卷

六

王初授刑部主事調考功故事吏部自相貴絕不與他曹郎通臣視諸同曹落落不相偶顧與舊曹攀龍輩壘壘弄詩文樂也諸同曹共目攝之亡幾臣復咯血不止謝官歸築室百花洲上案前花鳥便足千古遙望天際雲飛霞掣指示人曰滿目皆吾筆下文章久之病稍間復起官調文選轉稽勲員外郎數年間故所從游曹耦皆外擢臣亦出爲福建參議會倭夷入寇福州臣奉撫檄監守西門是時城外居民間倭至咸望城來奔環城有六門咸閉不內臣曰奈何以吾赤子餒賊也大闢西門入之且令盡肩其所蓄薪穀內城中毋資寇其民見阻他門者盡轉徙而入且數萬人矣已而寇至城守五

十日斗米不增一錢此數萬人人人稽首門內荷臣得再生也臣坐障上不解戎衣沐浴者踰月是歲八閩人既苦倭又苦客兵臣奉臺檄往來諸郡中督理又自苦一時當事諸大夫於是人人目臣曰此文士中之頗牧也既而移序當遷則又私相謂曰如臣者何可一日去閩銓部乃爲轉臣副使就督八閩學政臣受命文移郡邑學官弟子曰職不學上采銓臣言命督爾八閩學事乃職則悚容而懼何也上之所急諸生者非文也將求其才而用之也使職之所教諸生異日者稱上任使不用者不失爲文儒則何用懼萬一上需之無以應之用之無以酬之則將數職以不能教誨之罪職笑請而釋

明史竊

宗臣七十四卷

七

焉用是上釋皇綸下程聖訓遠采昔典近稽物情爲約八篇與學官弟子共守之遵帝第一辨學第二宏志第三慎履第四勤業第五談藝第六端範第七誠俗第八文詞多不錄錄其談藝篇曰夫六經而下文豈勝談哉左馬之古也董賈之渾也班揚之嚴也韓柳之粹也蘇曾之暢也咸炳炳朗朗千載之所共嗟也然其文馬不襲左而班不襲揚也柳不襲韓而曾不襲蘇也何也不得不同者文之精也不得不異者文之迹也論文而至於舉業其視文旣已遠矣文而襲者舛也况拾世俗之陳言庸語而綴以成文又舛之外者也今夫八性之有文也不猶天之雲霞地之草木哉雲霞之麗於天也是

日日生焉者也非以昔日之斷雲殘霞而布之今日也草木之麗於地也是歲歲生焉者也非以今歲之萎葉枯株而布之來歲也人性之有文也是時時生焉者也非以他人之陳言庸語而借之於我也故古之言文者得之心而發之文也其理之鑒也如金之精如玉之粹而天下之人莫之敢損益也其詞之溢也如長江如大河魚龍鼉鼉縱橫出沒而不可掄也其清通也如月之秋如江之澄如潭之寒而千里一碧泠然內微也其古雅也如太羹如玄酒如周之羹如商之鼎令人睹之而斐回太息棲神千載之上也其明達也如青天如白日而有目者之所共覩也其飄逸也如珮玉鳴琚乘風

明史竊

宗臣七十四卷

八

御空可望而不可卽也其鏗鏘也如金石相宣絲竹並奏而聽之者靡靡忘倦也其葩麗也如芙蓉秋水之上而真色充燦不假雕飾也其嚴正也如達官貴人端冕而立乎朝廷之上見之者凜然動容也其雄渾也如鉅鹿之戰以一當百人人戰伏不敢仰視也斯文之極也以之闡經則道德性命之精章矣以之論史則治亂興衰之絲達矣以之辨事則得失安危之幾判矣辟之天之雲霞地之草木無所假焉者也左馬諸子之所不能易也尙何以陳言庸語爲哉文賦云謝朝華之已披啓夕秀於未振諸生其舍爾精粕茂爾精華吾將悚而覽焉臣每按部校士坐堂上取試自爲程義以夕及旦日

開卷以及次日進退諸生且以所爲程義示之所品題亡不人人厭服亡何故疾復作一日坐廳事手書三詩飄飄有御風凌虛意擲筆而逝年僅三十六也徐中行時爲汀州守每入福州州城中有烏石山臣輒與中行豪飲山上樂之語中行曰天地大矣而有茲山茲山億萬年而始有吾二人哉已又曰吾去吾官若脫屣耳而不能遽舍茲山也庶幾異時神遊乎哉聞士民乃共卽其地祠焉臣詩好杜甫文好司馬遷李夢陽嘗自叙曰余采魏林拙釋千古蓋史遷其至哉詩則工部余束髮而爲詩今十五年矣寒可無衣饑可無食陸可無車水可無棹而書不可以一時廢也辟之手足耳目焉

明史稿

宗臣七十四卷

九

余誠何心哉怒讀之則喜愁讀之則驢困讀之則蘇悲讀之則平徐而讀之則萬慮以澄百節以融耳目以通肺腑以清急而讀之則蘭桂倏馨雲霞倏生鳳鳥倏翔蛟龍倏鳴遠而讀之則天以之青日以之明江以之流海以之停沈沈洋洋總總鱗鱗二書何書哉余讀李獻吉書益次二書焉夫周則左丘明楚則屈宋漢則董賈蘇李長卿枚叔班固揚雄魏則曹劉應徐六朝則潘陸江鮑唐則太白長吉陳杜沈宋盧駱韓柳非不采厥英華而日誦之顧不若三書者時餐與餐時櫛與櫛時几與几時榻與榻寒暑風雨南北飄零未嘗一時去吾之手也字究句研積歲累月楮澗墨故大須童子時所受

書矣雖然余於三子何有哉又與友人論文曰鳳麟之爲天下瑞也求其耕疇而駕馭也則謝牛馬而世卒不屈鳳麟于其下者以其文也以其文非以其用也西世之論文者乃責其亡用于世則何以責鳳麟乎謂鳳麟之文而亡用可也謂鳳麟之文而亡用而不及牛馬也卽婦人孺子而笑之李何之則古以綴文是李何之所以爲天下重也而乃謂其奔走奴僕之不暇然則述黃虞姬孔而談仁義道德者亦將爲奔走奴僕乎朝廷可使無文章之士則靈島不必鳴岐山而麒麟爲構机也可乎哉

徐中行字子與長興人與宗臣梁有譽吳國倫皆同年

明史稿

徐中行七十四卷

十

進士中行出守汀州外艱補汝寧俱有能聲歷官至江西左布政使性好客客時時滿座有漢孔文舉風士能操一藝者周衣則衣之問食則食之問求噓薦則爲草薦書數十函不倦三爲福建藩臬上大夫城西有積水百頃一山踞之中行爲創亭榭勝處沿隄植桃李輕樸徐進與僚從稱鴈賦詩閩人指謂徐使君何滅山荊州也七子在燕中負輕薄名而中行獨稱長者
梁有譽字公實南海人故嘗從中行遊南太學甚相好入官三載遂謝病歸作百韻詩與攀漣輩爲別一時都人甚膾炙之元美稱自杜甫氏而後不兩見也性不耐飲酒世貞間從過飯一肉不能再盥既復過具鮭菜不

能肉以爲恆青衫皆掩其當繡處時嘴殘則綴以絲襪之家故不貧少爲諸生嘗以意氣耗其數百金不顧世貞聞而詰之則笑而指其腹曰是豈任肉者好言相一日謂宗臣曰子甚貴而無身奈何乃又黯然嘆曰吾當先子往有譽先臣六年而歿年三十五

吳國倫字明卿興國人故負才氣見攀龍輩醜之跳踉闖入社其自品題謂梁徐未遠過宗謝不及之嘗與元美及子與飲蔡子木臬副子木自矜其所作藥州諸詠就席上歌之歌甫發明卿輒軒聲與歌相低昂歌竟辭亦止其慢世若此從飲社中嘗發酒狂毆子相幾折齒子相罵之曰狂奴子相有與于鱗書曰憶昔五子

明史竊

吳國倫七十四卷

十一

結盟義掩白日風波中起羽翼相垂謝榛以白髮負心梁生以青鬃長往俯仰人事但可悲嘆吳生亡賴耳目縱橫意常駕僕僕髮短心長頗得意于此生此生矯厲非僕當之幾負矣國倫官至河南參政榛字茂秦臨清人右目眇客游京師攀龍携入社攀龍出爲順德守榛過之守未卽相見令吏先持謁奉白金爲下馬歡索發怒曰我何者長卿太守恭敬我不如臨叩令幾何金足爲錫秣費爾地守至榛詞色轉大惡守不能堪念故人令吏復上白金榛袖之去莫守來追留已守不追榛還京師大謗守治郡亡狀攀龍曰我何可與之友也作絕眇榛文示諸子元美大罵曰老眇奴何不速死辱

我五子眞負心漢遇虬髯生當更剗去左目耳其後都人士益惡榛榛日益寥落著有遊燕集自號四溟旅人論曰李何以後七子襲其風韻握七寸之管以共揚葩振藻於皇都稜稜乎直視千載之上者其于鱗乎元美遂捧于鱗以共小天下何太欺人要卽以爲後死之北地信陽未爲過也子與左漢右唐如取如携子相寧爲有瑕璧勿作無瑕石皆不自謂其今人矣跋扈狂奴駕風鞭霆闖入盟所堪誇同調人豪梁生南海明珠好古君子尙得因之旁採風雅而竟天折眇生雖曰中狹燕市中何可無此人其遇盧生亦一俠客之雄乎

明史竊

汪道昆七十四卷

十二

誦客至令誦詩行酒以爲歡既受師業益發先世藏書萬卷讀之屬辭壹桌詩古嘉靖二十六年進士筮仕爲縣令入爲尙書郎出而治郡治兵十年所人初不知道其能爲古文一日王敬美見之嘆以爲數百年無此物元美得其手書讀之大稱賞以謂似與子長孟堅辭往非復今人觀也嘗爲友人著新都講業論以見志大都言古今猶楚也語楚則楚語齊則齊語所習何如耳李獻吉韓文公都變漢書而潤色之卽不能與漢士並驅其視晚近所爲直土梗耳語借爲喻夫質得土鼓音之起也三墳是已大章咸池德之成也六籍是已流商刻羽音之疏也賈誼相如是已從其朔則文未嘗象

其成則益不難毋寧道古以此書不求合于里耳揚雄
支似相如至其晚節法言始顯故涉世不久則其積靡
也不深昔人有言不班白語道失非虛語也同郡山人
江民寧好古士也道昆與善語之曰余觀作者之汗隆
臺東於風氣自漢下逮則緣世廢遷情之辰日卒於不
振明興騷左枉而反之正士奮起依憑出日之光軼
輓近而稱古不然皆三齊秦之產而江淮秀異稍稍
肩隨之其強弱有差則疆域使然也山人善詩古體道
昆曰詩書之教一也其升降相依今之論文者或不與
昌黎及推尊杜鑒不啻日月余竊疑之或謂建安起靡
靡之習而陵遲加梁陳唐自陳伯玉以下起而一洗之

見吳竊

汪道昆七十回卷

十三

開元爲世天持漢之三尺車疵六朝敢不受令唐削雕
爲朴而益卑卑猶之秦人聞新樂端冕去之乃拊缶
鳴鳴爲秦聲猥云可與道古聞者有掩口而笑耳舉世
方馳逐近體無惑乎布侯於杜陵及爲古詩且不能超
羣而上則任耳之過也道昆初爲令上計時著有七論
昔悼世之詞巡撫關中成繼光爲關帥時稱汪中丞文
威將軍用兵武夷山水爲關中三絕尋受劾免歸垂索
八門百口多負責家居棍棍自下敷布衣之軀能驀飲
百斗不亂不輒與人文章不啻名客見其樂上牙籤萬
卷睥睨久之道昆曰而無苦其多耶此不過備檢証耳
人生所用書只須熟數宗替之漢高取天下其長篇

者不過三傑耳詞家時論天下名士獨推道昆與于鱗
元美鼎足而三云所著有副墨及太函集行世

張佳胤字肖父蜀人也嘉靖之季京師有七子三甫言
語妙天下三甫者肖甫其一也嘉靖二十九年進士初
爲滑令有材畧滑故三輔巖邑也時經帥挾上寵張甚
其所遺調事官校與詔旨並重佳胤一日晏坐有弁而
急裝者一髯輔之至邑門門者戟之叱曰我官校也遂
入諭令已縣官欲捕若邑耿氏豪且與若有連胥吏以
下皆騷擾故令入內署出七首交令項曰若知我耶可
子我萬金佳胤佯驚曰我何所得萬金髯者曰盍取之
庫佳胤曰庫金誠有之第不可與若上皆有賊長名氏

明史竊

三甫傳二十四卷

十四

今日子若庫金法必死不予亦死死等耳寧死法引其
項曰若可取余首髯者曰吾曹第欲得金耳取汝首何
爲佳胤徐謂曰邑郭中多富人我出一紙授之卽不得
萬金可半致也呼一小吏前命筆書紙應賦金者二十
曹曰經帥黃金甚急可人賦致二百金來予之時丞簿
踰牆僂門外得令所賦金王名乃皆賊曹游徼驍武者
也始知爲劫賊亟集此二十人者人奉二十金而袖鐵
椎前謂令曰倉卒中所賦金止此矣佳胤陽怒曰賦汝
人二百金胡二十也何以解二公豪復令一人前忽躍
而就之髯之首已落于刀下群縛弁者訊之皆有名賊
也急使游徼四跡郊外有四輕騎并執而磔于市其爲

政嚴而愛人事暇間又矢爲詩歌爲邑士紘誦時李于鱗守順德爲比壤佳胤故傾慕之出其詩贊謁于鱗子鱗大善之與折節講釣禮尋陞戶部主事是時燕中七子公實死謝榛解于鱗已出守佳胤旣入都猶得及從元美二三君子遊一時聲應之士豫章余德甫汝南張助甫復相與翺翔其間於是輦下名士復尊鄉之稱三父矣德甫名曰德刑曹助甫名九一吏曹郎德父爲人簡遠有清致寡飲酒雅談笑時明卿好狎侮以加子相輒不肯受加子與則受德甫儵然其間不見彼有所加此有所受年長於子鱗而事于鱗最謹無一語而不誦法于鱗也者于鱗嘗稱於元美子與二人曰德甫詩

明史竊

三甫傳七十四卷

士五

乃有其勢無已終當自詣爲大江以西一人其於吾道所樹不淺不佞所游元美徐吳外德甫也助甫成進士最後以黃梅令進耶署七子時已多去國獨子相同舍相得其歡身長七尺軒軒若霞舉目光如雷與談論胃吞雲夢八九善草書投壺年最少成名最早于七子中心服而不敢並立者唯元美一人餘姑舍是嘗語人曰今天下縉紳大夫率汨沒濂洛之波速化苟就飾其固陋文之喪也久矣故有束性命爲韻語斥相如爲俳優是譬若之辨色而華者之賞音也半入理窟半登詞場遂以爲兼二家之指儼襲取之舉是王孫綽之欲倍偏枯之藥而以生殊死之人淺之乎其爲見也間有慕說

古昔規模宏遠未探本根遽談枝葉是見彈而思鵠炙見卵而求時夜志良殷矣其割裂糟粕刻畫無鹽剽竊字句似是亂眞是黃帝生陰陽上駢生耳目桑林生臂手幾何時而具肢體爲完人也孔子曰紘則是也聲則非也可勝慨哉三父時厠於七子之後擅名京師獨肖甫兼有文武材後爲都御史巡撫應天中書語去又起撫宣府晉兵部右侍郎督撫浙中先督撫以中旨減卒月餉卒噪而縛之車中以二千金謝過乃已事聞相江陵曰孰可以制之已而曰吾得人矣遂以佳胤往抵鎮市民之亂復起則游民之苦夜役不均者也佳胤輕輿出諭之姑叩首退而剽掠巨室夜火光互天佳胤曰上

明史竊

三甫傳七十四卷

士六

命我誅亂卒今乃見亂民而靡耶先是卒之初倡亂者有渠魁二人先督撫畏之已縱勿治佳胤曰吾有以處之授策於主帥誘此二人令剪亂民以贖前罪二人聞之喜帥群卒討之禽其豪五十人斬而梟諸市亂遂戢佳胤佯爲喜子二人冠帶二人洋洋意自得且蟻視群卒而侵侮之矣群卒大怨恨佳胤乃復授策於主帥乘群卒之怒禽二人戮之餘皆赦勿治兵民兩安上下優詔褒答賜緋魚服金二鎰文綺四表裏拜右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尋又出總督薊遼三鎮以遼左大捷加太子少保陞兵部尚書所著有居來集德甫從郎署出爲福建按察副使會子相時理學政子與守汀州三人復

得以詩筒尋舊好子相卒于闔德父爲視含歛主喪事
護其柩歸揚德父尋亦罷官歸與國將用晦爲爾汝交
相唱酬以老助甫官至都御史卒之前歲嘗一夕夜移
牀其所著作妻諷之曰持此安歸助甫笑曰吾千古在
焉非乃所知今有綠波樓集具存焉

論曰張佳胤初爲諸生與友人劉玄子論英雄佳胤曰
夫英雄者其吾家子房乎聞者已覘其器品之不凡矣
首試嚴邑偃息而殲二巨俠之盜於几席之前及伏斧
鉞片晷而定兵民之亂於股掌之上卽令圯上孺子持
黃石公書出箒之帷幄中者寧過此耶故檄巴蜀者乃
子虛勒燕然者爲賓戲世無謂文士之亡用於世也元
明史稿
三甫傳七十四卷 七

美嘗推稱三甫曰肖甫之雄爽助甫之奇秀德甫之精
嚴皆吾所不及也

明史竊卷之第九十七

東莞尹守衡著

高楊張徐孫王李黃趙袁林列傳第七十五

高啟字季迪長洲人也少孤力學能詩文張士誠有浙

右時吳中名士多從仕啟獨避居松江遶遶青丘甫里

間吟咏自適而已時陪臣饒介之丁仲容輩以詞學自

雄見啟詩大歎服願納交啟啟於是稍遊介之幕下爲

上賓而介之時時奉金帛爲啟壽介之嘗求諸文士作

醉樵歌以張仲簡第一季迪次之贈仲簡黃金十兩季

迪白金三斤啟好權略論事能傾一座人一時武勇多

下之然終不肯臣吳太祖既有天下以名士聘修元史

授翰林院編修是時魏觀爲國子祭酒老而好士雅相

明史竊

高啟七十五卷

一

知契上一日御闕樓召見啟與語大悅之擢戶部右侍

郎啟叩首曰臣不諳握筆力辭乞罷歸上賜內帑金給

牒放還居亡何從故時一二俠遊過虎丘適觀爲郡聞

之遂歛留焉延問郡中政事得失相接甚密及觀罹重

辟而上梁文出啟手遂同及於難年甫三十有九啟身

長七尺於書無所不讀文喜辯擊馳驟上下精采煥發

詩冠東吳騷雅之士稱大家與按察使楊基太常寺丞

張羽左參政徐賁號吳中四傑楊基字孟載會稽楊維

禎客松江往來吳中嘗於座上會基基爲賦鐵笛歌維

禎大驚喜遂邀基與俱東語所從曰吾在吳又得一鐵

來矣若曹就之學優於老鐵學也其敬服若此基嘗元

末隱於吳之赤山已而客於饒介之王師下江南籍錄

諸陪臣安置臨濠尋得放歸起爲榮陽令又謫居鍾離

久之被薦爲江西行省幕官授兵部員外郎出爲山西

副使陞按察使未幾又奪職供役卒於京張羽字來儀

烏程人領元鄉薦授安定書院山長洪武四年以儒士

徵至京應對不稱旨放還再徵爲太常司丞俄坐事謫

居嶺南未半道召還自沉於龍江驛前卒徐賁字幼文

長洲人官廣東左參政

余讀粵志國初蓋有五先生云孫黃字仲衍王佐字彥

舉南海人李德字仲修黃哲字庸之趙介字伯貞番禺

人五先生生當元季皆不樂仕結社五羊唱和山澤中

明史竊

張羽七十五卷

二

以詩酒自藏黃與佐兩人同唐交最懽才華敏捷佐不

如黃文思深雄黃不如佐何真保有嶺南首聘二人令

掌書記軍旅事多見咨詢太祖既有天下洪武三年詔

天下間科取士黃與李德同舉於鄉二人至京黃授織

染局使德授洛陽縣典史黃尋出主虹縣簿甫一載選

入翰林爲典籍同修洪武正韻已復出主平原簿以事

被逮有旨諭左校板築蕭牆筆都門謳吟爲粵聲其詩

曰係組起烏臺解環解禁但聽刑許輸役獲譴尙承恩

跼踖感明省引咎復何言平明操板築日沒就微纒寒

氣襲敝裘重負賴我肩撫已諒無愧服勤思蓋愈息杵

入屏城仰瞻東華門祥風拂左轡卿雲護形軀羣鳳麗

羽翰飛稜高中天重闢起象魏光彩一何鮮西辟羅周
行鳴珂翕緒然皋臺儼穆肅蕭蕭來翩翻白日光昭融
下照率有偏微命嗟薄劣獨茲阻周旋上見其詩命釋
之放歸田十五年召拜蘇州府經歷二十二年以事謫
戍遼東時都帥梅思祖節饒三韓迎置家塾是年竟罹
黨禍長歌就刑年僅五十六世稱西菴先生佐以洪武
六年部使者薦授給事中奉旨和賜宋濂良馬歌稱上
意賜鈔一錠官二載卽乞骸骨上曰佐詩人也宜放還
山明日陛辭賜鈔五十子爲道里費世稱曉雨先生德
自洛陽繼遷濟南西安二郡幕非其好也已乃自陳不
能吏願就教振鐸漢陽秩滿改義寧始以倦游南歸德

明史稿

五先生七十五卷

三

詩多效長吉太白孫仲衍笑之曰子真混元皇帝遠孫
也少號采真子著論如子書晚更潛心伊洛嘗謂誠意
爲古聖哲心要故其詩有曰意誠諸妄遣可以通天地
又曰鑿空非自然立異眞實堯舜與塗人其初本同
一故人又目之爲道學不獨以其詩也卒於家世稱易
菴先生哲好山水愛白雲山之蒲澗結廬以棲聞太祖
既定中原遂度大庾闕下長江周行吳越齊楚之墟遍
覽名山大川所與遊盡天下豪傑入金陵汪廣洋故嘗
入粵館穀左丞門下與哲善時在中書薦授翰林待制
入書閣侍太子讀書尋兼典籤太子愛重之鈔幣之賜
無虛日應制賦詩皆稱旨上祈雨鍾山有應賦七言志

喜特命哲廣和上以爲才欲試之政事使爲東阿令陞
東平府通判疏陳時務數十事上怒其狂會由東分省
奏哲捐俸修先聖祠築積水湖堤有成績上乃釋不問
哲亦乞歸踰載詔起還職尋又以誣誤竟罹法以卒世
稱雪蓬先生趙先生介者一捐士也當國運初開前四
先生先後應聘起介爲有司所薦屢矣獨不肯出以詩
自豪緒紳諸貴人號能詩者訪之絕不與相接往還西
樵泉石間獨與八十翁劉樂善者相唱和以自娛所居
植有二松日撫之西盤桓枕流構有臨清軒蓋以淵明
自況也時有李韓者南海文士也以薦起欲行介力止
之不可臨別介泣謂曰堯天雖長劉日實短子獨不爲

明史稿

五先生七十五卷

西

高堂念平諱竟去後倅南康坐累乃嘆曰趙伯貞真高
士也伯貞顏如渥丹丰度類神仙中人後亦以家累被
逮客死黃自平原歸著有祀竈文以自慰論其辭曰洪
武戊午臘月下泮二十有四日立陰告晏景窮虞淵雲
歛高漢斗斜孟陬室壁有煥孫子徒倚南軒弭節寄傲
女流諠譁方夜祀竈詢其所由則進對曰今之夕逼
迫歲除竈神趣駕入觀清都紀人善惡上達帝居宸旒
翼翼有嚴走趨文昌桂籍廷尉玉符雷師鼓筆太乙啟
書疏某某以定賞誅吾僭小人職主中饋瓢長杓短
米賤鹽貴奴婢笑嗔雞鳴犬吠柴荆狼籍毛血腥穢晨
昏歲時多負罪愧匪神包容恐獲罪戾竟旌戒路蕊闕

洞開角耀黃道符平泰階東井振鐸良風徐來飛廉前
導列缺後推爰羅酒漿亦進邊豆飴糖馨香菜果鮮茂
鵝鴨全牲棧糕美饌飲神醉飽格蠟爲壽口甜舌甘便
利進奏於怨思頑庶蒙曲覆孫子曰嘻有是耶盍早語
余鬱陶余衷久欲上訴倘因神明得列其故於是拂裳
正巾屏息凝願仰天叩頭望竈進步數欽陳詞神聽無
怒惟神名列五祀德具五行功存既濟位配離明調和
鼎鼐烹飪穀蒸翕忽變化惟神之能司人之命實託死
生老幼耄艾惟神是憑其在孔經於夏有事迎尸與堂
儼若禮祀非時媚瀆犯誼違義臣之於神其缺畧也多
矣茲者乃聞神以歲終將入述職上天明明考績黜陟
明史稿

五先生七十五卷

五

送行餽贐神所不斥少君之詞神憫其癖王孫之諷神
怒其激神寬以仁好是正直稱觴表誠并獻臣臆臣少
薄祐零丁羈孤佩服先訓忝名爲儒遠祖顏孟近師程
朱立志不羣抱道匪渝弘深典謨詰屈盤詰連山歸藏
卦象精到儀文繁縟雅南淵浩經簡肅左傳精好群
葩紛敷列宿寫吳騷怨而嚮莊荒而傲班范旁通荀楊
曲造昭彰隱微動徹突奧懸燈牆壁蓄火爐竈詰朝嘯
嘯達曙叫噪臣之於讀書可謂勤矣靈臺丹府性之邪
郭微猷懿行人之天爵湛然內觀秋月灼爍盎然外和
春藹林薄雲影天光鳶飛魚躍浮烟歛傲青山猶昨軒
庭雨餘草色如濯臣之於性理亦略通矣發舒蘊積學

爲詞章文摘藻繪詩詠鳳凰韓柳骨玉潔金光鋪天
炫耀擲地鏗鏘鸞臺鳳閣冠冕琳瑯綠窓青瑣紛葩蘭
香閑雲野水慘淡微茫牛神蛇鬼百怪千狂曹劉錯愕
董賈回惶海若宵哭山精畫藏臣之爲文可謂有成矣
晨雞一鳴播水運帚趨詣堂庭問候安否歲時伏臘規
姻具有既慈妻子復愛朋友切磨重稚理義盈口恩義
輿隸食均衣厚浮雲市金不羨玉斗峻節清霜罕慙褒
牖臣之於內行可謂不愧矣恭承嘉澤惠此眇軀天庭
冠玉地角秀鬚衰衣纓冠玉佩瓊琚周旋步武規矩不
逾臣之外貌可謂不俗矣英英其貌濯濯其儀身長七
尺六寸有奇人不識字臣吐珠璣人不能言臣如填虎
明史稿

五先生七十五卷

六

識雖因陋不爲無知材雖朴鈍亦足有爲行逢羸餓如
箭人肌嫉視奸邪眼火發輝思展抱負試於清時朝登
金門暮集鳳池致君竟舜還俗雍熙臣之立志可謂寥
廓曠絕而不凡矣然而時命大謬進退惟谷圖封得黔
獻璞遭辱山非太行車折其軸水非瞿塘舟破其斛陽
和偏地不被稿木赫曦流金不照沔谷叨領鄉薦頭轡
工局佐合淮陽塵隨馬足一人詞林旋罹斥逐之官濟
土還尋治獄對款臺端拘繫瑟縮論輸左校親系板築
猶賴仁恩得解桎梏餘生幸存殘喘僅續委頓風埃顛
連水陸越山之陽瘴海之曲荆榛爲門茅草爲屋寒衣
結鴉餓飯脫粟嚴冬露肘稔歲枵腹心摧意沮魄畔神

促覩顏細君取笑僮僕撫迹如此何賦子之酷與臣聞
氣運之基有時而通屈若尺蠖奮若冥鴻相彼萬類天
無不容鼠安於穴蟻樂於封蟻藜膏雨勾吻春風鄙瑣
齷齪飽醞醞醞絲粟么底曳紫紵紅不論巧拙祇繫其
遂臣獨何人坐此困窮今臣在甫不惑未論知命寒心
雖灰宿志猶勁威如怒彪氣如炊甑寧甘溝壑隕絕其
性嗟來可食蒙袂斯病焚山可出抱樹非正餽糟啖醢
刻理瑩瑩與時推遷乃道之聖臣欲抑氣變志改轍更
絃裂冠裂冕焚棄簡編鄧林柳絮麗水投鉛言歸軟美
步習輕便突梯婉變媚俗稱買左擇豪曹右挽繁弱臣
學班超建功大漠萬里開邊三時錫爵揚威王關圖畫

明史稿 五先生七十五卷

七

麟閣黃金璀璨白玉輝煌臣學齊奴起第洛陽朋遊滿
座女艷成行雲霞綺縠鼎沸笙簧綠幘蒙頭蒼鷹在手
臣學董賢徜徉花柳登場鬪鷄擊鞠賭狗結交醉徒終
日飲酒白虹貫日黃霧塞空臣學五侯同日受封車如
流水馬如游龍氣凌七貴坐壓三公載膏其轅載秣其
馬臣學子長偏歷天下楚水秦山燕都越野狂遊縱觀
胸次披寫龍蟠丹鼎鶴吸紫煙臣學方朔去爲神仙日
邊蓬萊海上樓船憑陵八極瞬息千年撥草參禪合光
普耀臣學達摩靜觀眾妙天垂寶花日麗靈寢塵空道
成萬古凝照盡以臣之勲業束置高閣同舟涿酒輟棹
關洛望罷伊周結交管樂放意舒顏解粘釋縛逍遙爲

城浩蕩爲郭汾乎大荒亦孔之樂天鑒伊邇必從臣求
神明有靈可達此否下民之疾上帝之憂神之聽之無
作神羞言訖再拜俯伏俟命潛心默存側耳靜聽時夜
將午霜露淒淒陳影轉折水光低缺月入戶靈風振
偉車從雅還若神來歸恍惚寥廓有告余曰嗟爾來前
帝有德音爾其聽之同敢弗欽帝聽爾詞懇至悽惻金
童嗟嗟玉女噴噴爾詞雖苦連詞未通身若泛梗意如
飄風凡民之生命各有定祥災吉凶順受其正貴賤修
短莫非自然枉道妄求徒取咎愆盜跖之壽顏回之夭
交錯紛紜非爾能曉匪仁莫據匪義莫依此爾之分爾
其安之爾雖不豐亦未爲薄遽感夢中獨爾先覺醺醺
明史稿 五先生七十五卷

八

螻蟻所得幾何爾於造化取適已多爾爾殷憂弘爾高
識配以大中以受多福言訖更窮去影遙息子起拜命
服之無斂
論曰五先生皆生元末當其笑傲驪壇之上睨視一世
何物冠冕可得攫其懷抱哉真主一出二三君干迷乃
共慶風雲禪冠並起孫仲衍黃庸之威被知遇而黃也
旋輸左旋旋戊遼左竟以三寸之管自殃其七尺之軀
哲也東平一號旋斥旋返竟亦不能自追於三尺之法
至乃誦黃絕命一詞直將驅使大雅以詰至怖蓋令人
千載有餘慨哉王彥舉給事黃門聯珂玉署應制操觚
潤筆餘鈔猶得持歸以了江頭酒債有光林壑如更還

延帝鄉將恐衍餘波來及人矣李仲修躍起賢科棲遲散秩壯心不任牢落每念登高能賦何失其爲大夫晚復依依一片寒蘊蓋亦無聊之際托之以自擴云爾方數君子把臂豪吟人人氣厲九霄至於一墮風塵魂銷白日伯貞先生自謂南園風月沒世享之蜂蠆起於懷袖卒以客死人言詩人能洩造化之秘爲真宰之所默讐豈其然乎

袁凱字景文松江人也洪武時爲御史以事忤旨放歸田里已又卽家起爲松江教授凱號海叟爲國初詩人之冠時以白燕詩著名人又號之袁白燕所著有海叟集行世王元美言明興詩立赤幟者二家而已才情之明史竊

袁凱七十五卷

九

美無過李迪聲氣之雄次及伯溫是時孟載景文子高輩實爲之羽翼而談者尙以元習短之謂辭嫩於宋所乏老蒼格不及唐僅窺李晚然二三君子工力深重風調諧美不得中行猶稱殆庶翩翩乎一時之選也余故論次國初數名家而爲之傳

林鴻字子羽福清人也洪武間以人才薦爲將樂訓導七年陞膳部員外郎上嘗臨軒試二詩稱旨一日名動京師鴻性脫落不善仕遂自免歸遊三山三山周立黃立學鴻爲詩時稱二立晉府引禮舍人浦源者晉陵人也來謁鴻鴻不見使二立問所爲來源出懷中詩投之曰以此相評耳二立讀之至雲邊路遠巴山色樹裏

河流漢水聲驚嘆曰吾家詩也白鴻出見之相得益歡遷所居舍源由是浦舍人詩名藉甚其後閩人言詩者皆本鴻有王恭者字安中高棟善字彥恢兩人皆繼起鴻後頗頗一時恭家故貧樵樵自給自號皆山樵者永樂四年與棟皆以布衣召入翰林爲待詔恭年六十餘矣勅與翰林檢討同郡人王偁同修永樂大典偁戲謂恭曰君無以會稽章綬故來耶恭從容笑謝曰吾山中斧柯幸自無恙君無深誚我爲矣大典成授翰林典籍尋投牒歸所著詩有白雲樵唱鳳臺清嘯草澤狂歌諸稿數十卷棟爲待詔九年亦陞典籍所著詩有嘯臺集木天清氣集兼善書畫善飲酒而竟以醉死仕名廷禮

林鴻七十五卷

十

周立字微之閩縣人以文學徵爲祠部郎詩環奇論者比之長吉黃立字玄之侯官人以歲貢入成均授泉州訓導子羽最愛其詩而皆軼不傳

明史竊卷之第九十八

東莞尹守衡著

太白山人盧楠徐渭列傳第七十六

太白山人者關中人姓孫名一元字太初東髮辭家人
太白山嚼草木居息大石崖下有時赤脚散髮走山最
高峰持古松枝扣巨石爲歌歌曰餐蘭桂兮薜荔衣卧
虎豹兮從蛺蝶笑蒼雲兮胡不歸又歌曰悲萬役兮焉
終乘元氣兮游無窮聊時來兮山中遂自號太白山人
云久之出浮湘漢躡衡廬踰河涉泗謁闕里登岱嶽悲
日觀峰觀日出焉奇之駭叫狂走人頗異之己又南走
吳會稍稍以詩自見吳會人識山人詩爭識山人而山
人膚瑩玉立渥顏飄飄望之如神仙中人人於是又爭
明史竊

太白山人七十六卷

一

禮敬之矣山人往來越湖間多在支硎南屏山寺中鉅
家則爭造寺餽山人美飲食雜服以是饒裕冠珮士慕
名來訪輒爲供具惟洽竟日酒酣暢歌意態超脫令人
起塵外之思人士或說時事山人則又善說時事率鑿
鑿副名實於是人士轉相譽而山人名藉甚其詩亦多
爲憤激悲壯之音一時名士益樂與交義投情合泛漣
弄月扣舷和歌俛仰一笑每自許於世無雙嘗撫劍歌
曰天風揚蓬海水嘯波白日慘光嚴霜被柯廣野千里
豺虎滋多朝無英雄守土奈何余本秦人久客吳中枵
矢不忘志念冲冲十年無家皮褐不完拊劍長視歌聲
無歡歌罷咄咄起舞人初以山人爲放人於是又知山

人非放人也山人習與諸名士遊舉人施侃因說之侃
山人則買田若溪居焉又說之婚則婚侃妻妹張氏喜
山人者聞之率移書相慶曰太初爲全人矣是時建業
劉麟龍霓成徒居湖與吳汝秀陸如崐暨山人結社遊
號若溪五隱山人始講吾儒性命之學無何病卒年僅
三十七四方名士聞之無不嗟悼至想其人而恨未之
面也陸如崐爲塋於道場山麓其後訪古之士多爲詩
弔之晉安鄭善夫與山人善曰吾嘗與太初卧西湖之
上見其息深深時乎天壤時乎地久要固有道者也費
文憲罷相東歸訪之值其晝寢一元故卧不起文憲坐
久之語益恭一元乃出又了不謝送之及門第嬌首東
明史竊

太白山人七十六卷

二

望曰海上碧雲起遂接赤城大奇大奇文憲出謂馭者
曰吾一生未嘗見此人山人風神凜雅日與之遊令人
坐忘世傳有太白山人詩集

盧楠字少懷大名涪人也以貴入爲太學生才高好古
善詞賦不肯俯就時好爲博士弟子業數應鄉試輒不
利顧才名已煒燁縉紳間爲人豪飲不羈醉輒罵酒罵
坐毋敢以唇舌抗者溶令每召使爲文善之總爲恭敬
而非深能好之也一日從容語楠吾且過若飲樽聞言
喜甚懼亡以富也歸與翁媼益市牛酒夜供張至旦邑
子相戒曰楠諸生今日乃得一縣令肅爲客有爾豔候
其門而會令有他事日昃不來將愧且望之斗酒自勞

醉則已卧報令至柙故徐徐出坐久之柙醉不能具實
主令恚去曰吾乃爲僞人子辱愧見其邑長者邑人素
惡柙者爲柙讓曰是嘗見令君文而笑且唾令益怒亡
何柙忿一役夫榜之旬日夜壓於牆而隕事聞令令色
動曰暗暴是復能僞見我耶當柙抵坐獄具上報可邑
人士有憐其才而寃之者以令仇故毋敢白會獄吏又
柙先以酒失與鄰夜縛柙格筆之數百幾死矣吏以他
事罷去得不死乃感慚折節益讀其所携書著幽鞠放
招賦以自廣其幽鞠曰盧柙旣用事逮繫濬獄與幽因
伍贅憤迷惑目無日月不知晦朔仰天太息曰嗟嗟聖
人修身行道立命不貳賢者推運循理以定所天顧柙

明史竊

盧柙七十六卷

三

微眇離茲遠網問諸造物而已因作賦曰帝顓頊之嬋
媛兮皇波汪乎姬姜偃侮岱蜿蜒於北陬兮靈宗嘉牒
於范陽還雲雷之震兮踐踈陟南服淑浚土作甘美
兮躡康侯之芳躅皇傑梧董道以迪惠兮母氏靜約而
告育曰余夢文杏霍軌於霄漢兮芙蓉睥而尙粹澹歟
猗儺而進令應龍翳翳而下取偵蚬虬以醇醪兮領仇
櫻而速備僥錯指以群號兮朋駭駭而決肯倏恍恍以
隕虛兮登懷妊而因恭寒余降於衛諸兮幼好姱而岐
嶷岷青雲之偉冠兮挾長劍之陸離朝晡余髮於岷嶠
兮暮濯足於咸池擘招搖以爲徒兮履彗星以爲基余
長喟其慙之未瑰兮動修余之菲芳裁薜荔以爲衣兮

衷芙蓉之翠裳集茵蔯以爲藉兮棘杜蘅以爲褰揭旌
於蘭皋兮悅駕乎芳之塘余退減輟以高舉兮汨鐵駟
而填隕謂曾參之殺人兮談市虎而成隕者蠅習習其
貝錦兮魚目斂明月之璀璨嫫母慙以姱嫫兮擯而施
之類婉而目珣螻虬僂僂於几筵兮戈鋌森森以刺余
目既阨余之倖廬兮又譖之以鈇拳低曼睥彼狂狷兮
桀血斷而封囑音閭怒以蹲踞兮視將蹙蹙而矯鵠檻
樛蠅以黜軋兮棟偃蜺而鷹翳縹緲纏於伏棧以苦余
兮仍反接而窘臂耳嘈嘈若有聞兮何速迴而憐惜目
炯炯以或見兮佇鏗刀而復瞋神軼氣習習以涸澹兮
精憶憶而往來覺塊然滯此一方兮心猓猓而增哀巖

明史竊

盧柙七十六卷

四

鼠淫啞以齒余髮兮魑魅合睥而穩穩像器器相哺以
對泣兮御料料而呵護般逮余兮紛魑緊鵬鳥之巢蚊
睫兮焉能欺此軀也枕雕虎以燕憩兮又誰知不我虞
也悲時屠之過邁兮曜靈忽其西藏微霜淪而下降兮
恐瑤草之不芳高駑志乎雲中兮素精氣而相伴王喬
銜銜而弗顧兮赤松告余又荒塘行偶偶獨日暮兮安
放乎不死之鄉橫衝波而微舟楫兮天吳搔首而振怒
歷太山之坎軻兮魍魎蔽盼以當路發緩蹇以在柙兮
雖輕捷其焉去鳳凰之罹尉羅兮縛芟芟之華羽抱鸞
軫以顧處兮呼蒼天以爲直戒五嶽與嚮服兮俾河海
使聽殛咎辭遠以不聞兮立武遠而莫測何群神之豐

豐兮靈炳燿而同恤夫余既不能蟬蛻於茲蕪穢兮眇
乘風而長驚心結思於大荒兮魂覽覽而上度激青雲
之霏霏兮飄風同而霽霧載玉女於後乘兮飭豐靈以
先路義和儼以駭棄兮望舒翥而傲御征輕轅之闐闐
兮八鸞鏘鏘以迴步承雲霓之氤氳兮靈旂纓紛縹虬
乎翠羽挹朝霞以爲餐兮吸沆瀣之精英漱華池之飛
泉兮聆鈞天於帝庭素女涕泣以淋浪兮間絃瑟而嘒
嚶處妃歔歔以結軫兮潛咨語而沈情余凌軫虛而佚
蕩兮將攀結乎三光撰余轡而馳騁兮問元化於勾芒
採參秀兮眺瀛洲之微茫弭余節兮聊解佩乎扶桑睎
南州以凌厲兮嘉桂樹之叢叢召風伯以驅煥兮謁炎

明史竊

盧耕七十六卷

五

帝於清宮何蒼梧之鬱鬱兮重華穆以揚靈湘密鱗而
瀝瀝兮二妃胡爲而弗從決白門以西望兮覲蓐收於
金樞氣滃鬱以莽曠兮薄曉暉而誰須鴛王母之僊姝
兮伐瑤池之芳都指玉勝以爲約兮歌白雲以相愉荃
旣離余以好艾兮絕弱水而進輅齊玉轂之礪礪兮指
又門而並駕輶鍾山之幽曉兮令照之以燭龍召玄武
爲備禦兮勾長翼乎紫宮託鸞鳥爲之先後兮問太乙
之綠垣靈刻刻以黜約兮鳳凰承旂而飛軒雷師礪礪
轟礪以震盪兮烈缺閃爍而施鞭護嬋嬋以樵余兮聞
咤嚙而俾還兮攬涕反此舊都兮縹緲篳篥下乎巫咸
日天地無隘兮物無終始變化互渝兮幹流遷徙形氣

轉薄兮或浮而沉造化沕穆兮禍福無門聿性命之難
言兮誰知其極萬物料以勞盪兮又安所止息惟大人
齊物我兮以天地爲廬舍總山川於毛髮兮騎日月以
爲馬夫有虞之潛歷阪兮當曆數之在躬夏后辨厥而
陟大寶兮季有光於黃熊震龍發而下積兮顧駕禍於
周庭白魚躍以膺大命兮劉氏顯而有功笑伍羊以自
嚮兮由余振於西戎尙鼓刀於海濱兮仲父射鉤而桓
榮仲連談笑以却羸兮晉重蔚而存楚條相后而餓死
兮贊搖筆以光輔墨不黔以衛道兮孔輶旋而傲伍光
猗介以自湛兮夷頗頤而振古夫道固無涯濠兮行焉
知其所如惟恬澹與寥漠兮斯真人之攸居從委命而

明史竊

盧耕七十六卷

六

稟流兮遊庾廓之鄉忽喪我而無是兮觀泰初之茫茫
余託蜉蝣與遊兮會日月之徜徉忽歸魄於立壤兮又
何足傷飽修余之椒服兮乘芳澤之幽蘭紉揭車之落
英兮裝莊辭與射干飾翡翠而綴珠被兮爛的皪而千
眠組綺縞而飄颻兮下結之以雙瑤余媿美而自慊兮
何媒灼之可攀夫君眈而弗御兮亦余心之嬾嬾系曰
天地絪縕何時明我欲見之心傍徨輾轉懷憂祇自傷
超軼絕世窮大荒帝極洪洞不可量絨悲歸來下巫陽
酈志肥遯舍大章獲我所思樂無疆放招文多不盡錄
楠祖父貴雄於一鄉及是家徒壁立令去濬爲大官事
已解而故人謝榛者携柑賦游京師貴人間絮泣曰天

乎冤哉盧生也及桷在而諸君不以時白之乃罔罔從千古哀湘而弔賈乎吳人陸光祖往爲濬令首爲更爰書上論鬼薪輪作三歲桷爲九駭謝陸令時榛留滯鄴桷走謁之因上賦趙王趙王奇其文立召見賜金百鎰於是諸王人人更置卽延桷桷則稱容坐右坐提麈尾辨說揮霍數百千萬言風雨集而江波流也鳴毫颯颯儼忽而爲辭若賦各得以意去旣酒醉故態畢發罵其坐人則人人掄耳走避桷竟亦不自得罷還顧案中所餘金幾何趣付酒家也王世貞治獄大名飛書大匡山中勦邑吏具筆札受桷所著集桷入鄧臺見世貞世貞把臂爲布衣飲三日酒語慷慨恨相見晚也桷別世貞

明史竊

盧桷七十六卷

七

去南游金陵定越歷吳亡所遇益落魄嗜酒病三日卒世貞序其賦釋爲張左之亞言桷不遭邑令家不破亡然其文辭亦不工嗟夫蹶蹶士固多類此

徐渭者山陰人也字文長九歲能屬文十二賦雪詩人比李長吉十五傲揚雄解嘲作釋毀二十始爲邑博士諸生督學使薛應旂問所試論怪之判句句鬼語然奇其才寘名第一歲當大比輒屢比總督胡宗憲延致幕府爲上客典文章時世宗好長生宗憲獲一白鹿海上獻之謂代爲表曰臣宗憲謹按圖牒再紀道詮乃知麋鹿之群別有神仙之品歷一千歲始化而蒼又五百年乃更爲白自茲以往其壽無疆必有明聖之君躬修

玄默之道保和性命契合始初然後斯祥可得而致恭惟皇上凝神勿穆袍性清真不言而時以行無爲而民自化德邁羲皇之上齡齊天地之長乃致仙塵遙呈海嶠奇毛瀝雪島中銀浪增輝妙體轉冰天上瑞星應瑞是蓋神靈之所召夫豈虞羅之可羈且地當寧波定海之間況時值陽長陰消之候允著晏清之效兼昭晉盛之占顧臣叨握兵符式遵成算蠢茲夷狄尙爾跳梁日與偏裨相爲犄角偶幸捷音之會嗣登和氣之祥爲宜付之史官以光簡冊內諸文園用備遊觀竟草通靈益慙百神之集啣芝候葦長迎萬歲之臨表進上大嘉悅翰林諸學士見之爭傳誦宗憲以是益重渭渭每入見

明史竊

徐渭七十六卷

八

輒長指就坐縱談天下事旁若無人投筆出門宗憲有急招之渭則已與群俠少市肆中鞭飲使者還報曰徐秀才方大醉噉齧不可致也宗憲且大喜曰甚善甚善間當宗憲開府榮戟雙列文武將吏方伏階下不敢仰視而渭直方巾布袍闥門入無忤也宗憲素豪武其能折節渭若此渭亦有材略善談兵解纜引倭夷深入渭從宗憲出觀海窺賊壘因上書曰生計岑港之役諸將更已竭其心力而不可爲矣明公不於此時以一身獨當其任而亟收其成功將何待耶欲亟收其成功則其他制作器械易將益兵清野坐困占候祈禳與凡一切紛紛之說皆枝葉也而其根本莫先於治兵世之言治

兵者莫不曰明賞罰夫賞易爲者也請言罰之難割耳
斬首施於結營列陣之先而不能禁於鋒交敗潰之
際何者勢重而不可回也勢重而不可回以紀亂而未
嘗辨也故凡善用兵者必務明其部伍五人爲伍五伍
爲隊四隊爲百莫不有長而長皆得相謂新以次而至
於伍則是凡諸長之所督者皆不過四人與五人也故
百人總戰法當用二十五人橫刃分督之至於終交乘
勝則此二十五人者又皆爲戰士矣以一人而制四人
則寡而易辨以四人而聽一人之制則知其易辨而不
敢干也而至於十萬億兆莫不皆然正如身之使臂臂
之使指孫子所謂治取如治寡韓信所謂多多益善皆

明史稿

徐渭七十六卷

九

此道也古之善將者莫不遵之其在於今尤爲用謂者
對病之要藥生愚以爲今日治兵宜一以此法爲主然
後募選勇敢之士可二千人練習其法三日乃召至精
熟岑巖地形及賊中情狀者數人令其聚於成象指示
陰夷遠近營柵門戶凡虛而可攻開而可伏馳而可襲
與賊之先伏以待疎高以望及敗而必走之路勢逸窺
與倏掩警情昏曉可乘之期至如人言當用諸將舊兵
委以餌賊而擊其追奔似亦一策則又當併計其餌而
出或餌而不出奔而追或奔而不追追而遠或追而不
遠之狀彼彼短我長無不周盡乃始制爲趨避進止分合
奇正之規與是二千人復假三日之期互爲講明教練

如出一人大約倣習戰昆明之意然後下令諸將之在
岑港者刻期復舉而明公身督二千人分行萬金之賞
計諸將未舉之先可半日驟至其地親執桴鼓坐於懸
山之巔而分布攻擊一如前所講練之法則一食之頃
必十獲其三再食之頃必十獲其七所餘者僅三耳而
明公遂已凱旋明越之間不踰兩日而有司者已報班
師矣此非生愚之漫言也蓋聞此賊每於我兵臨柵之
時輒用發槓鳥銃以走之然後出而追奔或飲而自拒
夫發槓鳥銃風藥者發速而旋藥者發遲使能預定一
軍分諸遠急趨其遲則彼且無所指手足矣而當事者
每每征於始敗坐失此機而不之講今與二千人所講

明史稿

徐渭七十六卷

十

練者乘勝之會誠非一端明暗之機亦非一定且必有
用計以碎之而不純以力者如不得已而出於力爭則
如人言用諸將之兵以爲餌而擊其追奔其或奔而未
必追也則乘其旋藥之候而急趨其隙亦宜無不破之
堅矣但賊出而追必不空巢飲而拒亦且格鬪故勝則
勝矣而曰十獲其三者此也然其事成於呼吸緩則不
能故曰一食之頃者此也集傾眾潰遇伏輒覆爲力益
易矣故曰十獲其七者此也然其勢相繼而至故曰再
食之頃者此也其他匿山伏澗所餘幾何而又不可猝
得無勞明公之坐待也餘兵分入糧燼收殘故曰凱旋
明越之間不越兩日而有司已報班師者此也雖然此

則其大槩矣至於選兵惟務精嚴其他舊兵不可用之說不必泥也練習戰事計有三日禁海關不可使出一舟也分爲伙兵者宜徹頭足裹綠衣混草木色惟夥耳目使見聞而銜枚夜匿不使有聲及動搖草木也其置諸長則稍闊伍中隊中之雋者而授之也諸長不用宜人使易施法也伍若隊凡屬其長所領者必問其無警嫌而後可恐長報怨而取蓄疑也近日用兵之病在有不合而無分今兵入巢者與伏者宜多分其道且使賊無所不備則無所不寡也無所不遇則無所不敗也默與二千入約殺賊不必斬首他兵以首來獻者默奪於籍以與之使得一意乘勢無以首妨功也用諸將之兵以

明史稿

徐渭七十六卷

二

爲餌勿告以故告則益踰而不成餌也始用萬金勞其行耳至於賞格恤典分別等差悉宜從重然後罰斬可得而施也然許諸長以互相罰斬人必謂其太嚴又必謂其無官職而殺人不可今賊殺我兵不可勝紀犯諸長之法而取以狗者必不如前所潰敗者之多也而遂爲無敵之兵永收萬全之利不猶愈於驍死於賊人之手而徵倖於屢北之間乎創伍亦賤民耳一奉軍令則雖加刃於尊貴之類而不之顧長無官職而殺人又何爲不可乎夫轉敗以爲功奮怯以爲勇非因循務自全者之所能爲也其道惟在於振其氣而舍其所愛振氣莫要於選兵明部伍舍所愛莫要於以一身獨當其任

而不疑此田單存激於仲連之言而下三月不克之敵於一朝也不然則雖益兵百萬聚糧千倉相守更時使黃帝操戈巫咸占候班輸制器而亦無益於用即使幸而成功要亦不可以再試者也生明奉管毫弩下客槐古國士之流盧書記之室至如今茲所陳使幸而采之則有冒功叨進之疑不采之則有被棄取羞之笑而生之志則固不在是也生生平頗聞兵法竊識大意而究心時事則其思性之使然亦遂忘其才之不逮如往歲柯亭高埠諸役嘗身陷兵中環丹賊壘度地形爲方略設以身處其地而默試其經營筆之於書者亦且數篇使其有心於時縱無實用卽如趙括之空談亦誰爲禁

明史稿

徐渭七十六卷

二

之者而深自歛抑未嘗有一言以聞於人今奉侍明公之車塵亦既有日矣而未嘗敗以一言冒進諸將吏或遇客滿座議論雲興生亦竊聽之而已其自處如此亦可以知其爲人矣惟明公垂覽而少加擇焉東南幸甚後宗憲親履戎行捐鉅萬金行間竟殲寇從渭畫也而宗憲亦竟以冒破府藏金爲言官論逮下獄死渭冤之私念生平國士我亡過胡公公用吾言而死吾當以死報公地下引雖自刺其耳深至寸欲死不死又椎擊腎囊碎之不死遂自廢尋疑殺其後妻坐法繫獄八年素工書縹緲中益以此遣日後赦免徒戶不肯見一人聞有達官貴人則深惡之挾一大以居絕粒十年別蒼

有傳奇爲四聲猿擬於嘻笑怒罵以舒其磊塊年七十
三卒謂貌修偉肥白音朗然如唳鶴常中夜呼嘯有群
鶴應之有文集行世自言吾書第一詩二文三畫四
楚人袁中郎稱爲有明一人言文長病奇於人人奇於
詩詩奇於字字奇於文文奇於畫無之而不奇者也無
之而不奇斯無之而不奇也哉悲夫

明史竊

徐渭七十六卷

三



明史竊卷之第九十九

守令列傳循吏第七十七

東莞尹守衡著

余讀太史公所著循吏傳僅周未時列國大夫五人耳漢室無稱焉班孟堅論次西京太守六人不及今漢至新莽已更十二帝天下之郡國亦廢矣時稱良吏爲盛此所紀載寥寥若晨星何哉今天下郡縣數倍漢明興二百餘年所稱良二千石及賢長吏奚可勝數往乘所表見卽一郡較漢一代猶過之豈漢人不及今人乎孟堅稱良吏矣膠東戶口偶增猶爲好名者立幟然則衮衮安足憑也余於我明諸公安得盡信其人人皆龔黃卓魯也而與予之余之有慨於中久矣試得品而評

明史竊

循吏七十七卷

一

之夫惻惻之吏載其清靜循善人之事以子惠休息無華也民無德而稱焉高才介特之士履方守正惟矢一心以奉三尺不能煦嫗市恩交借譽是二人者子民厚而其取名也廉獨有一切善宦之士往往見功顯能赫赫光一時然而予民薄其取化也常速竄竊質其行事始畜私智刺一二故事爲科條日馳空文焚惑大吏聽其言可喜然豈真能以社稷爲容悅以蒼赤爲病瘼乎稍有行罷輒遂徵頌立碑務鉤致最舉久之卽亦惟已所欲爲廉隅敗闕勿恤矣然而貌言滑澤工蔽匿善逢迎怨謫叢於下而名聞捷於上苟盈其私翹足俟遷去矣是故賢否渾般官方不振民不見德田野愁歎此

乃裕吏所爲綠飾虛聲之效也昔人有言上下相狗廉耻道消毀譽亂真其可畏懼甚於災眚蓋古今之通患也我太祖起閭閻見吏侵漁百姓天下大亂立國之初御郡縣吏甚嚴吏有不法虐民輒抵極刑其賢者或他累被逮百姓叩閭陳訴立遣還職且嘉勞之故當其時藩臬大吏亦各開誠布公正已率屬守若令兢兢奉職循理黎民又安仁宣而後仁厚過多成弘以來法度逾弛大吏之焰彌張郡縣不勝其桷梧罰公罕賣請私奪司求之郡郡求之縣小吏大吏積耳千則役萬則僕侯之門仁義存安問百姓哉人之言曰不習爲吏視已成事蓋余習見其事矣未可語諸有耻君子令共笑之

明史竊

循吏七十七卷

二

也余昔不善爲吏同僚有語余曰公家世仕宦曷不識宦諸余應之曰識之不能用也司馬安之諸巧吾性拙陳萬年之諸調吾性慙亡何余還王國罷矣私心念之今之吏治日計之不足歲計之有餘不以爲溺職乎顧往往身去而民見思際古循吏何以加焉然而德劬日已衰衰胡以禁姦而止邪則持擊之能固又不在于鸞鳳而在鷹鷂余必以爲此能吏也胡可沒弗著也至所稱說理臺守一葉清百世而下聞之瘡痍起懦當別表而出之雖然漢吏有長子孫爲民姓者則必世之效也故復以久任繫於後焉余閱世將百年耳目所睹聞有一二肫肫樂只君子父老猶有遺頌可相質券當復與後

之君子喜談而樂道之儻謂論猶未定非余所知也

方克勤字去矜寧海人也洪武二年辟爲學訓導四年部使者薦授濟寧知府克勤至官則先爲書一通懸諸通衢諭天子所以愛養元元之意民有所不平令得徑詣知府自言吏胥不得伺問日引耆耄坐語訊民疾苦撤浮屠修葺孔子廟堂選民俊秀者補弟子員充滿學官聘賢士爲師督教之習大射之禮克勤一日再視親飭屬所屬二州二十縣檄各長吏一如郡教令力行之踰年興舉社學凡數百區學子繁藉者二千人時丁干戈之後文教肇興獨濟寧最盛野多蕪田募民耕墾出郊勸督列丁產爲上中下三則以定賦之多寡夏秋之

明史稿

方克勤七十七卷

三

稅往事糾卒持槩高下出其手克勤令民自築遇西成民率如約爭來輸不遺一吏卒稅常先登克勤初赴官時戶僅三萬稅七萬三年戶增六萬有奇稅得一十四萬有奇州縣之民家有積粟野無餓牛牛羊鷄犬散被郊坰富庶充實克勤在官無事終日冠衣坐堂上召諸吏授詩書法律民有赴愬片言折之各心悅而去祿米月食十斗餘則盡儲諸倉以紓軍食行縣以俸金自隨不受長吏一杯湯身御一布袍數載不易日不再肉不治官事卽却肉官五年考績爲六郡最其爲治務從民便有不便應觸時禁密疏行省以聞罷之八年春入朝賜宴禮部遣還職上諭之曰政成當顯用汝歸五月以

督曹縣令曹貢爲誣奏逮至京尋卒君子曰克勤視漢

循吏何惡焉古者自黨正州縣長至於鄉遂大夫皆兼教治政令而民無異師今之郡縣吏胡望調先師已事而退終歲未聞登堂講課學官類垣墉莽不一顧甚者既稟不績矣安問鄉中社乎克勤方恤事勤施學校爲婉毓民皆孝弟力田此乃衣翁所以化蜀之明效也顧光遠嘉定人也元末辟爲京口掾謁高皇帝金陵監大軍倉三載授江西行省理問從征陳友諒督餽遇有功擢知龍陽州招附懷來民賴安息改知泰和州龍陽老穰遮道號泣不忍舍去至泰和前守吳去疾亦有治聲見光遠具言州民好訟難治光遠慨然曰民有冤守

明史稿

顧光遠七十七卷

四

弗爲理民將安訴頃之訟者兩集光遠自爲榜聯紙長數丈誨諭諄切民爭來觀觀已去不訟者十二訟者俾居譙門上思三日然後得訴思不三日去不訟者過半矣乃擇純謹吏一人置簿受訟詞而勾稽其始末民誠負冤也輒爲疏理誠非負冤願悔自止者聽不問未兩月民不復訟吏亦畏光遠情敏無敢舞文病民其政平易近民悉體民情風俗與民興革勸農桑興學校公庭聞然時登快閣賦咏自適與人訟之內艱入京陛辭留翰林議編大明律書成奔喪嘉定奪情起爲廣東行省左司郎中光遠性素淡泊所居屏無長物惟蔬蕘數畦食取充口衣取蔽體而已盡心民事在廣撫循士馬安

輯通逃號令明必二年召拜吳王府副相留京師曉曉
庶幾翁

吳德基者名履蘭谿人也李曹公分省浙東聘爲郡校
師有司舉於朝校南康丞南康俗悍悍民謂丞儒也易之
居數月德基稍已周知民僞捕發一二姦伏民乃大驚
又以爲丞老吏矣而德基不恃以驕民願叩噓召使來
前與語無咄叱民獲丞謂相爾汝弗責也有微謫召其
大姓坐之廡下好言誘之聽人人自說便否由是民益
愛丞而吏卒不能爲姦邑民王瓊輝仇里豪羅玉成執
其家人笞辱之玉成兒子王汝不勝悲集少年千餘人
圍瓊輝家奪之歸縛瓊輝道笞之潰死乃釋去瓊輝兄
明史稿 吳德基七十七卷 五

第五人庭訴辭指出血誓與羅氏俱死德基念獄成當
連千餘人大不便乃召瓊輝語之曰獨羅氏圖爾家耶
對曰千餘人曰千餘人皆辱爾耶曰數人耳曰汝憾數
人而累千餘人可乎且衆怒不可犯儻不願死盡殺爾
家而就速雖有司有法汝悔何及耶瓊輝頓首唯命
德基乃搗機筆者四人於瓊輝前杖數十血流至踵命
羅氏對瓊輝引罪之事遂解縣令初治事召民轉輸
不時至朝至鄉督之民走入山黑令曰官當在縣何以
至此爲令怒吏卒因以語勸令誣逮一鄉民獲六七十
人械之而往捕其餘民大駭德基計民無罪自出
巡獄叱獄卒釋之曰若無罪還告若父兄無恐乃往告

令令怒曰民無道衆辱我君乃釋之何輕我耶德基曰
犯使君者一匹夫耳其鄉人何罪且法乃天子法豈使
君解怒其子儻急且有變自古未有窮刑法逮衆而不
變者也令意慙乃已南康俗好祀淫祠祠有蛇出入戶限
民怪之以爲神至奔走祠之德基置巫十人罪投其主
江中爲丞六年去知長沙安化去三月他吏用法急南
康民作亂王師討平死者過半南康民泣曰我吳君在
寧有此禍乎安化鄰古三苗始土豪以世亂糾民爲兵
天下既定豪酋易俊原獨恃驍勇與麾下數十人遁入
山谷保險自固江陰侯吳良承詔求餘寇檄旁縣兵且
集召德基計事德基曰易氏未有反狀奈何激之使生

明史稿 吳德基七十七卷

六

變乎請先令人往招當必來不來征之未晚也侯曰令
言固當吾爲令需之德基屏吏卒步至山谷中抵俊原
家家空一老人出對答德基曰吾若令也吾爲若易俊
原來俊原出見江陰侯則無事矣不出大兵且臨鄉民
皆塗粉是殺一鄉父兄子弟者易俊原非縣令也老人
曰明府來易俊原敢不出願明府哀憐德基曰俊原卽
未肯出得其子弟麾下三四人先往可免矣老人曰諾
明日其子及麾下數人至兵止不發已而麾下人盡至
俊原尙惶怖不肯來德基復使語曰君侯願與俊原相
見宜亟來俊原乃出詣軍門請命縛歸京師鄉民安堵
江陰侯籍取故兵之爲農者民驚走德基屬耆老諭民

還毋恐白於侯第籍其願爲兵者數人而止郡檄諸屬造戎衣德基力爭曰吾邑民貧而俗暴恩之猶恐其叛去安可責以事功如他縣乎令格不奉命罪小奉命而致亂禍大德基不敢辭小罪而蹈大禍也守從之滿三歲入朝還知濰州民畜官驢四十四匹萊守核其孽息狀與籍不合曰驢當歲產駒今幾歲宜得幾駒乃何少也諸縣不如數者皆徵償駒德基獨戒民勿償守怒問德基濰不償駒有辭乎德基曰驢實此駒民惡從償國家富極海內爲吏者宜宣布德澤爲民除疾苦若少數匹驢耶守語塞德基因畫不便者數事守遂并罷諸縣已償者山東民願以羊牛代秋稅官從其言德基與民計

明史稿

吳德基七十七卷

七

羊牛後有死瘠患不如納粟便獨收民粟他縣牛羊送陝西民驅走二千里皆破家濰獨完守檄濰役千人部送鄰縣牛德基不肯奉命曰牛家送牛雖勞不怨今使人代道中牛死誰當代償守毋以難也德基爲吏不事威名務愛民凡訟獄面曲直之各調適乃已不置民囹圄囹圄常空追需不務操切緩期會民安其簡易人人以爲愛已而事無不集居二年濰改爲縣召德基還京濰民遮門抱其足泣拜曰自得吾父濰民膚無苦癢今舍我去願得隻履事之以慰我思德基至京師遂乞骸骨辭其友翰林學士宋濂濂呼德基謂曰若願受長者教乎德基曰公何以命之濂曰天子官汝五品秩乞骸

骨歸思甚大汝知保之道乎德基謝曰願卒教之濂曰慎無出門戶絕世吏勿與交吾之教子無以加於此矣德基至家如濂戒濂稱之爲悻弟君子云

胡子祺名壽昌吉水人也洪武初知彭州陞延平知府子祺初至彭州兵禍解未久野暴骨彌望子祺曰聖世恩澤鳥獸草木靡不需被可闕此乎乃聚而瘞之是夕夢人羅拜堂下不可勝計濰縣故有都江堰秦李水鑿渠引江溉成都諸郡田兵與堰壞田蕪廢前是修堰必伐石錮鐵費萬億大亂後人無復敢言修堰事矣子祺親履行視白於府曰土木可以回災必鐵石哉府難之而以子祺言之易也白於省省聞於朝遂以任之子祺

明史稿

胡子祺七十七卷

八

子祺計之曰得二千人足吾役矣身自督率度用竹木視鐵石百倍堰成諸郡蕪田復墾於是教民興學民益知子祺之愛已也服從其教居彭三年土皆嚮學獄中無囚民先流亡閬州有賢守相率歸復故業戶口視初至時增數倍州庭故有枯槐數十株皆復榮群鵲來巢時下馴近人子祺將之延平鵲噪庭數日去乃已及守延平其惠愛一如彭州時郡政有足病民去之廳事側有淫祠數爲妖前知府徒舍避焉子祺毀祠作室其上居之妖患修飭學校躬勵士子築祠祀宋儒李先生祠期年百廢具舉疾且亟猶視事不輟左右請少休子祺曰一息未絕曷可以怠君事卒之日民皆罷市子祺宋

忠簡公銓子孫誕之夕有大星墜舍卒於延平吉水復有大星墜其家洪武初舉文學爲御史出爲廣而按察司僉事持法稱平聞有元祐黨人碑在融州山谷中出而碎之

錢本中者武進人也洪武中以人才舉授故城知縣繼改元城皆有治聲已又改吉水吉水民黠本中稍用惠文冠彈治吏其豪一二人民爲悚栗乃後更簡易不難捷而化新壇墮學舍召諸生躬教之旌別勤如父兄之於子弟焉歲祿有盜聚山谷中本中單騎詣賊壘縛其酋以歸散其黨本中自履官門無私謁妻子布衣蔬食足朝夕而已以誼讓罷去郡人學士胡廣力保還任民

明史竊

錢本中劉幹七十七卷 九

空閒井往迎亡何卒民哀慕留葬吉水爭負土營其墓劉幹字孟頑修武人先授岷府紀善永樂元年從尚書原吉往浙西治水因改長州丞兼理農事秩滿以母喪去官民遮留悃切事聞復任幹宅心仁厚性操廉白每出勸農周行墜甕呼老暖問所病苦慈孺之色溢於顏面所至民懼迎曰父母來矣歲饑民踰後期上官譴責以身當之曰此承之急職也請代其罰人有過當笞惟喻以理終不下鞭箠無不心服縣居不障風雨敝衣惡食居之泰然洪熙元年卒於官無以爲殮邑民爲殯之及歸葬土庶陳奠道旁悲悼若喪所生人心眷慕留其衣冠於半塘側聚土葬之名曰劉公墩云

費農者洪武初年漢中守也郡當大軍平蜀之後歲大饑鄉民多取糧竊震曰愚民旦夕莫必其命禁使不爲盜奈何責其必饑死哉時府倉儲粟十有數萬石震遂盡出濟之民先受粟後乃奏聞於是隣境之民相率經負而至震令占宅自爲保伍驗丁給焉更活數千人增加數十戶其年大有秋民爭肩粟還倉踰月而實上聞而嘉之亡何以他事被逮上曰震良吏也釋之以勸來者上因特命戶部頒諭天下有司凡遇荒先發倉廩貸民然後奏聞著爲令震初守吉州多惠政累官戶部尚書其後宣德元年有陶鎔者河南新安令也邑處山谷土瘠民窮歲饑老稚悲啼採拾不給邑無倉廩止有驛

明史竊

費震陶鎔七十七卷 十

糧一千七百二十八石鎔以民朝夕急先事借賑徐乃上書請依舊制之罪上謂戶部尚書夏原吉曰知縣所行良是朕聞近年有司不體民情苟有饑荒必須申報展轉勘實賑濟失時民多餓死陶鎔先給後聞能稱任使毋拘文法責其專擅君子日出斗粟而可生一人卽以一官易之可也今郡縣倉粟陳陳相因賑之日胥爲政溝中瘠者比比也賢有司可無良法哉

周濟者字大亨洛陽人也鄉薦入太學數應散職正統改元薦授御史十一年出爲安慶守問民疾苦父老流涕曰此處三歲不熟矣以子女易食湯餼而南者無虛日也濟卽分命止其舟立借漕運糧濟之連章懇陳歲

荒民流之故復乞停稅上從之安慶俗尙奢飾親沒不
墓者數百家女聘未歸者千餘家清與民約三月內有
不婚葬愆期者罰之貧者助之於是無不婚葬者矣貧
民有乘鄰郡賊勢聚眾強取富民粟富民以盜訟於清
濟曰此非盜也乃貧耳碎其狀曉於民曰得殺者可來
報太守數太守爲代償之貧民感愧爲解散嘗自紀錄
其日所行事櫛垢爬癢移徙民困在任三年卒六縣民
罷市巷哭前所未及鬻子女後婚嫁飲食必祝云逸史
公曰余傳周公則有感於嘉靖辛酉吾邑故事云是年
荒大饑鄉落貧民囂然群入富民家破其倉各肩其粟
而去時宰邑者直隸人喬公誥也執至縣門之外提斷

明史稿

周濟劉叔慈七十七卷 土

照中骨淬之冷水而縱之及家皆數日死行之十數人
亂乃止嗟夫法之行也則亦酷矣使以周公之德意將
之可幾乎必不能也嗚呼是在所以風之者哉

劉叔慈者廬陵人也永樂中爲沅陵令務愛民勤撫字
縣介繁洞先是民因徭役多竄山谷叔慈至計其丁產
而役之更加寬恤民大悅嚮流徙者皆負妻子來歸民
有爭訟不治以法爲開諭再三心服而後遣之幾致刑
措陞北京行部員外郎去六年沅陵民屢上章乞還叔
慈使得復子我民叔慈習知我民疾苦上見叔慈去民
人民猶見思遂陞辰州府同知一州七邑之民得叔慈
如得慈母焉時北京建宮殿大興作詔率郡民供役董

役中官不可嚮邇然不敢有加叔慈歲餘卒於京邸郡
民載其喪歸葬辰州飲食必祭焉先是洪武中新化丞
周舟者已陞考功主事洪武二十四年民復詣奏請還
爲新化丞舟承嘉人在官以廉勤稱門無私謁吏卒不
敢欺壓民貧富及丁稅多寡第爲上中下籍記之遇有
賦役隨輕重使之故民不擾而事易集至於獄訟文牘
務皆躬理之吏胥不得爲奸罷諸役作民晏然安業由
是流民之歸者益聚滿考課最陞考功主事既而縣民
驚擾等詣闕言自本官去職縣政復擾民不安業乞令
再任上命吏部俾復爲縣丞仍命禮部宴賞而遣之
高斗南字拱極徽州人也斗南體貌魁偉語聲若雷聽

明史稿

周舟高斗南七十七卷 土

者欲容固初以州司薦授四川定遠知縣泄事明敏多
惠政民咸感愛之三載放績至京以他累下刑部獄定
遠者民劉興等相繼奏其廉能公正太祖命釋之使還
任且賜以錦衣紵絲表裏靴帽金銀冠宴九載放績陞
雲南新興知州既去任民猶追慕之至爲謠曰江上高
樓鼓角鳴至今吹出斗南聲自從來作公平吏多少人
傳去後名至新興新興人愛戴之不異定遠居數年以
年老乞休上疏薦子洵以自代上允之厚遣以歸

方素易樂平人也洪武末年爲盱眙令母喪去職縣民
劉本等詣闕乞留上賜璽書旌勞素易詣闕謝恩于宴
儀曹陞辭請歸葬母而後復任許之後陞金華府同知

治聲藉甚永樂初坐累謫成興州尋以薦召還京以左
通政奉命論交趾還除衡州府同知有捕卒訴年老止
一子虎噬死素易爲文檄山神明日虎死道旁人稱異
政後坐咎庶人累卒獄中

檀凱者仁宗時思州府判也秩滿九載當遷民詣聞言
凱德民憺涕乞復其任吏部以聞上嘆曰貴州至北京
甚遠其民跋涉艱難求其復任必其撫字有道其即遣
還任子正五品依以優之因顧侍臣曰爵祿所以勸士
朕聞古人制祿之意有三曰優外官優小吏優故老優
外官勉其治民毋侵於下優小吏俾其廉潔優故老尊
其有德況州縣官之賢者先朝恆加祿矣通判外官可
明史稿

方素瑒體訓七十七卷 三

不優之乎國初時百姓新出湯火丞相小官也有青蓋
心於民民輒見德故上亦往往破格待之太祖時有葉
宗者新化丞也三載考績以卓異陞吏部主事縣民詣
闕乞留詔吏部錫宴賜鈔幣還職永樂中子子仁昌樂
丞也以緣事奏保賜金幣陞知縣後復以緣事奏保賜
金幣陞知府

論曰劉叔楚去六年而民見思死楚辰州非深於元元
之愛有是子高斗南薦子自代亦一快事舞亦愛護其
民之心不忍付諸他人而必付諸其子乃爲慰耳葉宗
周舟已晉天曹猶仍故職何哉即若于子仁以次遞遷
令長二千石奚不可者方素易誠信可通神明乃不免

咎庶人之累蘇子瞻謂韓退之能馴鯉魚之暴不能弭
皇甫諱李逢吉之謗洵然哉

何文淵字巨川廣昌人也永樂十六年進士授御史宣
德五年以左都御史願佐薦守溫州文淵廉而有爲其
爲政先於剔蠹除奸事不便民大則奏聞小則立改修
明條制使吏遵守不敢踰越振舉學校教民六禮別民
善惡以示勸懲暮年政化孚洽山無盜賊民寡詞訟倉
有儲積境內大治溫與金鄉盤石等衛爲隣有司往多
爲所凌轢侵刻小民文淵至衛帥亦爲氣懾而不敢肆
中貴時以公事至溫文淵饒處之民不病而事集八年
冬入朝召入便殿傳詔獎勞賜宴於廷及御製招隱詩
明史稿

何文淵劉謙七十七卷 一百

文淵還郡化行既久郡中無事黃堂闕然時得暇日詣
庠序進諸生講論經史十年左布政使黃澤上其治行
靈書褒勵增秩二級守郡六年召入爲刑部右侍郎文
淵特薦御史劉謙使代已謙嘗監銀冶平陽文淵習知
其才且賢故特薦之謙後爲守九年多善政無愧於文
淵文淵臨死語諸子曰吾昔爲溫守溫民戴吾深吾今
去溫數十年然心未嘗不在溫也我死神氣必歸溫矣
至今溫人有祠歲祭茹翁焉公嶺有文淵郡金亭謙字
自牧祥符人也永樂十九年進士

宣德中祀永尉曾泉字本清吉安人天順中束鹿令盛
顯字時望無錫人兩人皆以進士起家御史貶謫至往

是言官斥出爲外小吏多缺秩不肯親視細民事泉爲尉語令曰公總一縣之務勞矣農桑一事泉請任之行視郊外蕪田督民盡耕墾之貧者予之牛具履阡陌如其家農隙勸民入山採材木足運稅一年野無不耕之田家無不織之女二年官有儲蓄民無科擾三年家給人足俗淳訟息其治用民之力因地之利不費而民受惠焉竟卒於尉民立祠祀之參政孫原貞奏復其官階其後盛顯爲東鹿豪右聞顯聲望爭相戒曰是嘗劾石總兵者其人不可犯也胥歛戢顯顛變搏擊爲圉循吏畏而民安之亡何內艱民留之不可服聞諸閔乞顯上令再任既至刑杖列庭下不復用民有爭訟召致庭下

明史竊

會泉盛顯七十七卷

十五

開諭之人人聽受去不再辯卽隣邑訟未決願取折願片言心服焉反爲謠曰東鹿盛清如水明如鏡郊外有真保二府民趨就而成市者目爲清官店顯後官至左副都御史君子曰頃者一二謬謫吏至張其舊榮戟矛繡鳴鳴然民上以兩公目之誠部哉

張需者正統時霸州守也需先佐鄆州有淤渠數十載不治需用民力三日而渠疏人驚以爲神至霸州見民多游手不事事嘆曰農人一歲之力數日之家安能養養驕子乎檄取一州里正里置一簿每戶各列男日大小幾何人可種粟幾何麥幾何樹桑幾何內自婦女麻桑雞豚各籍其數間以暇日至考其成稽其勤惰有

不如數罰必及之於是一州之民皆務本業無游食者行之期年野無還地民有餘財生理日滋畿內蝗作教民捕之有法吏部侍郎魏驥行部異之下其法諸郡人便焉朝覲至京遂受旌典後有牧馬者擾民需執而笞之領牧長譖於太監王振逮繫錦衣獄筆楚幾死謫戍邊霸州父老妻子哀思不置云

景泰時有文安令甄鐸者祥符人以歲貢爲太學生初授定興縣定興邑小路衝民力疲敝農畝日荒而遞運不前鐸爲節縮浮費均紓民力以無廢農種不逾年邑中一二黠豪竟賅下獄定興父老伏闕懇免詔調他邑民又上章乞還定興從之會外艱還汴起補文安文安

明史竊

張需甄鐸二十七卷

二六

多隙地鐸至教民栽植桑棗差其勤怠行賞罰數年舊成林父老指示幼者稱桑爲甄公桑棗爲甄公棗秩滿改三河遂引年請致去之日囊橐蕭然至無以代步父老攀送各出贐金市一馬擁鐸騎以歸旣至汴卽遣馬還父老人人嘆泣

論曰余稽祖宗詔令洪武二十七年頒示天下百姓樹桑棗戶年二百株三年宜得六百株籍數以聞不如數者徒其家資軍伍蓋不以民畜之矣是不在良有司乎張甄二公無他異政教民樹畜已耳使天下盡得如二公者布置郡縣海內其富庶乎今考績者執此以殿最有司問農桑幾何問之紙上而已室多野皆青草

而蠶絲隴麥因章章盈牘也可勝嘆哉

丁積字彥誠寧都人也成化十四年進士知新會縣甫下車首謁陳白沙先生執弟子之禮月分其所得俸給之先生謝不受其爲政以風化爲本而主於愛利邑俗故淫侈積著禮式一編申明洪武禮制參文公冠昏喪祭儀節擇鄉之老成者數人主教導月朔進問於庭優禮其能者嚴賂博竊盜之禁榜門示耻良家子游惰不作業者呼聚廡下使日誦小學書親爲講解冀變化其氣質春秋祠事牲牢極精潔肅然將事如神陟降節義祠墓各置田立守祠祀焉異時戶賦均平錢悉貯官復令出私錢供用名當月錢積蓄意節省諸上下往來非明史竊

丁積揚護七十七卷

七

經之饒一切杜絕甲首納均平錢畢卽歸田畝更不令在縣當月白沙賦樂歲詩曰長官願似丁明府甲首終年不到衙蓋其實也倘春盡種未入土積憂之日此令責也桑塢名山頂晨夕齊沐伏禱壇下風卷爐中火着衣不爲動俄而雨霑足乃已因禱得疾疾既甚猶日究心民事遂卒民相弔哭於途鄉中有嫗夜哭甚哀或怪而問之答曰來年當甲首丁大人死吾屬何以聊生民爲立廟歲時祭焉白沙語莊定山曰與丁大尹一夜話白髮生千莖是時有楊護者象州人梁儉者泰和人相繼爲臨高令護屢任數載不肯擾民一粒米民俗大安後以他累去任儉來交代之日百姓各齎賸錢送行絡

釋縣門辭不肯去儉嘆曰此皆無所爲而爲者可憫也吾當勉屈楊君以慰吾民之心令置一帙爲記來賸姓名須臾帙滿持以示護勸護納之護踟躇曰吾何德於百姓勤苦父老辭不敢父老叩請階下再三辭伏地不肯起護垂泣而受之行車就道老穉攀號六十里儉大驚嘆曰楊君何修而得此於民也泣事一循其舊吏民信服亡何卒百姓如喪考妣通郭服白修七七齋如報父母云君子曰二令於民非有期功之親久要之契也去者去亡者亡民無復望矣而民之報之乃爾今日之民猶是前日之民也不見其然何哉未可以誣其民也正德時有安平令王翊者許州人有折獄才先是民多

明史竊

梁儉王翊七十七卷

七

爭訟邑弗能決輒懇之府府檄勾稽無虛日翊至召集堂下以次片辭折之皆得情民自以爲不冤府縣是無愬者而公庭晝寂至隣邑往往有乞當道下期求直者學政入地修舉堂號齋舍自教事常規外別有程課政暇親爲講解日移弗倦而勸賞有格供億有常里立社學一區擇里中可爲師者俾居以訓蒙士翊常以朔望間詣考閱童蒙小子斌斌向風河間真定神武三衛屯在安平軍士相沿不奉約束翊以爲旣居吾土不從吾教可乎脫有他變責將誰歸建議上請爲立屯老總小甲以聯屬之申嚴其令俾不得肆有頑梗者縣令得按法繩治六年郡盜起畿甸翊遂得協軍民捍禦賊屢窺

城見翊守備堅固而去後陞德州守民遮道攀留悲隨如失怙恃

嘉靖間有雞澤令唐音者宜與人初舉於鄉偕計過吳門遂從魏莊渠先生講學莊渠常稱許爲狷者之徒其學堅苦務實不獵時譽居官亦如之嘗言於郡守曰上司各行所見未嘗親視民之疾苦故多操切爲事所賴以調停其間者在吾有司耳若上司知操切而有司不知調停則民無所指手足矣惟任一歲而乞休者三每言卑職性剛忤物終非適治之才兩職素寅何堪民牧之寄大都心切愛民不難以身任過凡奉上司明令從不從皆視民利病苦樂不以文法緩急上官意指爲操明史竊

唐音七十七卷

元

舍故往往以此得罪然真意爲民色雖正不抗辭雖厲不激固以見信於上亦多有之在縣孜孜民事而尤盡心於訟獄差繇民有訟者貯一空匣中更初不知爲某事訟者至乃發狀決遣之不旬日而事畢獄無留人邑無廢事自杖徒以上當治罪者治之小事擬招成案而已不深究也當審差繇親據其籍而訊其業苟籍與業不相應則以所收者令所開者互檢察核實乃已一丁一畝士大夫不得以情囑言日使有不平請具理於撫若按小民凋敝已久吾所以推析於方寸者亦欲稍寬一分使小民受一分之賜耳故差籍一下百姓受册者比每年減強半上自數十頃之費下至一丁一畝之產

吏胥出入之弊一朝盡洗一邑無不頌其平

徐九思貴溪人也嘉靖中以鄉薦仕爲勾容令首視事則戒僚屬毋得擅受民詞民每來訟輒發和處不卽和處面諭之使心服不滯咎一人不肯置一人於獄催科策間里正終不遣一隸卒下鄉落隸卒列庭下如木偶久之多自引去其爲政事在約已裕民身及僚屬及上官悉務裁省不肉食佐飯惟菜後堂懸一青萊圖曰民不可有此色士不可無此味邑有二簿一典糧一典馬糧簿畝倉歲有例金八百牛歸糧判牛歸簿馬簿視馬馬九百匹一一金九思曰此皆額外之征可爲例乎當省之以還民躬往主收閱視各例金盡絕邑當吳越孔

明史竊

徐九思七十七卷

三

道九思裁革一切浮派費裁舊額夫三之二馬三之一無弗給士大夫過從所餽不過筭器食不以貴重故加簋令官厭養鵠鷄官池魚間地園資至取供不煩里甲歲自碎小而上數之省且萬計九思常謂天子布大惠安能人人賜租蠲役第在我曹酌緩急善撙節而已歲浸則出倉穀召三老耆以食饑民山谷間稍遠勸借近地富人穀而取償於倉學官弟子歲時餽粥膏油之費不乏其頑鄙無耻者懲之而方於事上應天尹有所任直時胥下邑索吏賄不得酬而訴諸庭九思縛而笞之尹怒曰是不有我也甚恨之而亦卒無以中也積九載陞工部主事將行老稚挽衣而泣其長者曰公幸惠

訓我使我奉之如奉公九思揮淚曰毋以訓而曹唯儉與勤及忍三字耳儉則不費勤則不墮忍則不爭保身與家之道也勾容民以此稱爲徐公三字經九思去肖其像祠而視之凡四五所進愿員外郎郎中出知高州府致仕

論曰丁積令新會首執贊於白沙斯恂恂一學道之儒乎期年禮教大行游民皆嚮學誰謂儒者迂哉王翊之明於聽斷唐音之嚴於差籍皆肫肫乎良有司也徐九思潔已奉公節用愛人行之三年大吏猶數憾之六年乃定九年遷去人言有司官之難其然乎

廬熙字公暨洪武四年以薦授睢州同知時中原甫定明史稿

廬熙三二弘七十七卷 三

歲復存饑熙一意休息惟恐傷之明年行守事御史銜命搜訪舊軍籍見民充之雖近千人檄熙拘送熙召民自實得嘗隸尺籍者數人界之御史怒械繫曹吏必欲盡得不然以格詔論同僚懼議發民應之熙曰吾守民吏也民散吾誰與處乃自詣御史曰州已無軍可籍民且散走獨有同知在耳請以充役御史怒斥去堅立不動竟不能奪乃罷去後卒於官貧不能葬官爲具殮喪歸吏民挽哭者千人道遇大雨無一人少却其得民心如此洪武七年有王士弘者潞州人也時爲寧海令靖海侯禎收籍方氏台溫明故兵於是無賴輩蔓延高家子士弘曰吾可以規死陷良民哉遂上封事言聖王在

上昔日頑民盡化土人食田供稅方幸鼓腹樂太平今乃指爲敗亡殘黨快小人睚眦非所以昭聖化子元元也上卽日下詔并罷之三郡民賴以安又趙廷蘭者漢陽令也時籍陳氏故兵旁邑盡希使者指以民丁應廷蘭獨力爲民分辯民得無擾漢陽之民言郡守則極蘇恭讓言縣令則稱趙廷蘭廷蘭徐州人也蘇恭讓玉田人洪武初以聰明正直舉十三年爲漢陽太守其爲治簡而明嚴而不苛咎人雖至百而民不怨漢陽與武昌對峙江上凡民徭役科徵之事等於武昌倍於他郡政繁民困守多奉承取容莫敢言恭讓每遇重役輒詣上官申理事多裁節減省民賴少甦君干以是謂爲守明史稿

趙廷蘭蘇恭讓七十七卷 三

若令者事有不便於民卽能爲民以身肩任卽真父母也而其後宣德中有常州府同知張宗璉者以清軍伍爲民至與御史憤爭死

張宗璉字重器吉水人也以大理寺丞坐累改常州府同知部符專督農事宗璉至視民如子躬臨畝察種植視水教民蓄洩與民時坐堂間相爾汝如家人時天子以璽書分命使者清理天下軍伍點軍率用賂規匿而詭籍平民御史李立當詣蘇常二郡銳意得軍爲功峻法勾稽軍絕卽捏同姓以行非其戶籍不問矣宗璉固執言民實非軍敢違璽書不從不爲遣御史不可奈何數出無禮語詬詈之宗璉憤鬱不能平數日疽發背卒

然常之民賴宗璉得免於枉者猶十七八宗璉卒解中止一破篋亡他物民具衣冠殮之老少奔哭於庭皆盡哀極行白衣冠送數千人民立祠江陰之君山歲時致祭宗璉永樂二年進士嘗以刑部主事錄囚廣東多所平反廣人德之時蘇之佐郡者張徽山西人希御史指枉民以干計後坐他累繫死獄中鼠啖其睛君子曰疽死囚死死等耳然或食於廂或處於風天之報施於人豈誣也哉

蘭芳夏縣人也倜儻濶達有大節洪武中舉孝廉授刑部員外郎陞郎中永樂初擢知吉安府前守金華朱仲智被召改重慶吉人以仲智能得民方思慕之而難其明史稿

張宗璉蘭芳七十七卷 三

繼也芳言以前事爲師而更寬厚持大體習文法吏事兩造片言立折庭無留牘吏無所容其姦芳以愛民爲心而處事曲當民更大喜吉水有無賴民詣闕言縣故有銀治可烹煉上遣官覆視父老群訴於芳曰卽用無賴者言吾屬父子兄弟不能保而邑有無窮之患芳曰銀治誠有之乎曰無之但聞故老云宋季時邑有姦民妄言銀治於朝者後坐誣同之罪今茫茫山谷上者樹松栢下者栽禾稼豈嘗見有所謂銀治太守如疑我言詣闕告者在此請指說銀治之處我等甘罪芳惻然顧告者而問之噤不能對父老趣之對卒無對父老曰此無賴人平日所爲罪惡累累皆應坐死共人在旁聞之

惴惴芳曰毋恐罪皆赦前今獨問銀治有無耳告者卽叩頭吐實言我愚昧人西居鄉素食誠不甘鄉之人皆華衣美食揚揚焉未嘗齒我也則妄意禍之以至於此死罪死罪惟太守吾父母何以生之芳爲草奏大意謂告者嘗聞故老言宋時說銀治事而未及詳輒率意上陳今詢邑人老長皆云素未嘗有銀治卽不實甘受鈇質言人人同謹以實聞同官不肯署名曰朝廷治銀治吾輩敢方命耶奏入不信得受罪矣芳曰吾輩受命守此土非以爲民乎今聖天子仁明在上如天日諸公乃不以直道效臣節耶有罪芳請獨任卽自署奏同官不得已亦強署焉上得奏曰吾固意愚民之妄也遂罷其事然以告者出於率意也亦不之罪芳有賢母每日治事夕必盡陳母前有未善母輒責之芳謹受教後坐累謫吏從尙書朱禮治河薦陞工部侍郎芳去吉民思慕賢守必曰朱蘭云

明史稿

蘭芳二十七卷

三

明史竊卷之第一百

守令列傳能吏第七十八

東莞尹守衡著

逸史公曰官何不可直法行治上之不能不掣肘於上司下之不能不轍法於奸豪即有能將安施嗟乎令之項誠疆漢文叔不能行之董洛陽況其他乎士苟潔已首公爲天子愛養元元七日可誅少正卯余稽祖宗朝守宰中有二三君子或有所取以一人警百人政若猛不可謂酷或有所爭以下屬論上司氣若傲不可謂抗懲類起情詎可無人皆能吏也彼巧佞士非無能慮不顧下官賞民恐患得失之夫耳吾無取焉

明史竊

王觀七十八卷

一

明史竊

秦仲彰七十八卷

二

九年簡授蘇州知府儀度英偉爲政首務誅鋤曰良田惡草不除嘉禾不生郡邑小民咸愛敬之周恤民隱歲偶大稔民逋無所出部使者督徵急觀延諸富室集郡衙飲食之諭之曰有餘不足天之制也爾民貧富不齊同是朝廷赤子太守視爾郡民猶吾同室爾等家有餘粟皆能守法奉公太守甚爲爾嘉奈彼貧民凶年朝不謀夕日受追呼敲朴之苦甚可憐憫爾等各有族黨比閭之好同井有相周之義願敦仁讓之風人各量貲借貸以急公上貧者既受爾等推解之恩太守亦受爾等父母一體之愛上下得共休息不亦美乎諸富室共聞太守言懽然加指一郡逋獨早完廉有鵬吏錢英累能

構陷長吏前守莫敢誰何觀命縛至庭下捶殺之事聞太祖特遣行人白思恭齎勅褒諭勞以上尊上長於民間習見至正時胥吏害民私心忿恨以爲人皆貪官致爲吏卒小人牽制先是九年福建參政魏鑑瞿莊致極刑於一老吏上以爲過嘉獎今後如是方稱是官又有黃州府吏
貞按察司按貞如律上特降勅原而釋之曰此屬一惡斯諸司無官矣勅至安貞任猾吏刑來上復不拘法司文法若此繇是郡邑有司人人爭吐氣治事有秦仲彰者慈谿丞也寧波太守李仲文遣吏馬仁生行縣違法仲彰執以聞上卽日擢仲彰爲寧波守而降仲文爲慈谿丞成莫奇者常熟令也府吏有馳莫奇中道人公堂莫奇以其越禮械送闕下上喜其能撤上尊勞之降勅褒諭此兩丞令者皆以下屬執其太守吏故不敢歸之太守必以聞諺有之曰投鼠忌器此之謂也及宣廟時有邑令范希正者急欲懲其下吏不敢自捶死執送京師而法司且以其違制議之矣
范希正吳縣人也宣德三年以賢良方正舉爲曹邑令有吏詐取民財希正械送京師請治之吏反以他事嗾希正被逮縣民八百餘人詣通政司懇言曹縣累年正官有廉而無能者有能而不廉者希正廉能公勤寬平正大嚴約吏卒愛恤民人不一年間政平訟息爲吏構

誣此吏欺公玩法蠹政害民通邑所患希正被逮之日
民人老少無不流涕如喪慈母不爲伸冤恐被誣陷侍
耶許廓過曹父老遮道跪訴皆泣下廓爲移文吏部以
聞刑部奏論希正械吏送部爲非制上曰希正欲急去
悲耳聽民之言希正君子奈何以微文譴之其丞令還
職吏宜盡法治之希正還歷九載述職民懼遷去復詣
闕乞留加陞六品俸予道里費還還正統十年早饑大
理寺丞張驥撫安山東請以曹爲州薦希正爲守始新
州治露坐荆棘民爭待金爲建居署欣相慶曰願太守
長子孫居此覆庇我民十四年追官馬貧民欲遠竄又
不忍舍太守去希正論之曰子之字汝猶子也汝宜各

明史稿

范希正七十八卷

三

安其生各保其家子當爲汝區畫繇是設法買補民不
知擾爲州再考引年致仕在曹二十三年曹人立祠祀
焉

論曰刀筆之姦神聖之主每不推論而從極刑何哉誠
以士初試官不習民事始受筐篋鮮不墮其股掌之內
爲所把持至於倚法爲姦居則爲難熏之鼠出則爲馬
虎之狐此寧待教而誅者耶即筆殺之能如王太守乎
可笞殺之能如雨參政乎可法行自近權宜自操縣令
不可以操太守之權故以其權而歸之天子何以不歸
之太守有太守則無民矣有天子可無太守矣安貞之
幾罹於法也范希正之不免於逮也亦能自操其權者

也語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蓋謂是乎使非天王聖明
螭蛇在手幾於解腕從之矣君子曰祖宗時上之所以
風厲有司類不止此郡邑官有能執法爲民不徇上司
白簡以聞上輒勞以璽書褒以上尊或予之遷秩以示
旌異

范好古者洪武時常州守也行人王良行部至常州奸
貪無狀好古疏其事以聞上諭禮部曰朕觀自古材智
之士不屈於無能之下故克流芳於後今好古乃能守
邦憲以尊朝廷發姦貪以安黎庶其不屈於無能之下
可見矣爾禮部即遣人齎醴以勞仍令械良還京罪之
此以太守彈劾使臣見旌者也時有勅勞平陽知縣張

明史稿

范好古七十八卷

四

礎曰朕惟郡守縣令民之師帥其職惟在愛民乃者通
政司言潯江金鄉衛因造軍器意在擾民爾平陽知縣
張礎執法不從即具以聞朕深嘉歎縣令之職實稱焉
特遣使以鈔三十錠內酒一封往勞以旌爾能爾其領
之此以縣令彈劾衛帥見旌者也余讀大誥中有以丞
簿見旌者二人陳希文者懷寧丞也邑民有怨指樺畢
寅侵取其地府官有受寅託囑希文曲爲地希文不聽
歸地還民上聞降勅褒論陞青州知府王復春者宜興
簿也具奏常州府官往往遣人下縣及鄉擾害官民上
以爲能遣吏科庶吉士楊靖齋勸勞之曰爾復春不肯
廢民之利以徇上官之欲方今有司鮮有如此者特就

陸兩奉議大夫同知常州府事然兩人不逾年各以食
露上日前者陽爲君子陰爲小人今事覺罪可逃乎特
令枷項互遞有司此兩入初皆故爲亢厲竊名高上以
小吏敢乃爾拔之衆人之上寵異之超擢二千石使得
自行其志忽而變節卽又與衆棄之視其職重加醜辱
詰誅天下上明聖英斷又若此故其時有道同者嶺南
一賢令也以抗永嘉侯亮祖亮祖誣於上殺之上尋知
之追惜同輟殺亮祖

道同河間人其先韃靼族也洪武三年以才幹舉爲太
常贊禮郎十年出知番禺縣同性剛毅廉潔是時干戈
甫定軍衛強橫需求百出佐吏動適笞辱前令不能堪
明史竊

道同七十八卷

王

比同爲令一切執法不從視民如子民賴以安未幾永
嘉侯朱亮祖至數以威福撻同同不爲懼有土豪數十
輩每遇閭里珍貨輒抑價買之稍不如意卽誣以鈔法
人莫敢誰何同廉問實捕首惡械繫適衢令舉諸豪詣
亮祖求辯亮祖召同勞以酒食徐爲言之同厲色曰公
爲大臣不當爲小人所使亮祖不能屈次日亮祖出通
衢被械首方曝烈日中哀呼求免亮祖釋之邑有富民
羅氏納女於亮祖女兄弟每怙勢凌人同按法治之亮
祖又奪去復以他事笞同同遂厭數其事而奏之疏未
至亮祖亦誣同抗訕先聞上不知其由先命使取同首
級送同奏至上以其職卑而直言大臣有骨鯁風特遣

使宥之二使同日繼至而同已先死上聞甚悔悼惜之
召亮祖歸責不服上怒鞭死同性峭直器宇魁岸奉母
備甘旨與妻子同粗糲布政使徐本雅重同嘗按一醫
士罪當笞本急欲得醫遣卒語同釋之同日徐公亦效
永嘉侯耶答之乃已

論曰嘗聞之昔人有摩天子逆鱗不敢觸猛獸之鬚道
同爲是豈豈赤子額額而觸猛獸之鬚愛其民不惜危
其身萬里外乃有此賢令乎嗟夫天聽何心竟亦蔽於
功臣之口先入之譏昔人畏之良有以也雲霧乍張卒
難以掩日月之明亡何亮祖亦隕於雷霆之下庶幾哉
可謝忠魂乎同能孝故其事上也忠同死吏民奉主於
明史竊

道同七十八卷

六

家出入輒告有卜輒驗諺云人之正直死必爲神洵有
之乎
李驥字尚德剡城人也才貌魁傑洪武二十九年以鄉
薦爲大學士授戶科給事中尋坐事免已而薦起爲新鄉
令尋內艱承樂初起知東安陞刑部郎中又坐事謫保
安驥官適三十年免復起起復謫皆坐直道故不相容
而所居職最有民譽驥見事有病民者每請於朝罷免
之東安邑故荒墟多很有寡婦慰其子爲狼噬驥禱於
城隍深自咎責明旦狼死於其所時稱異政仁廟嗣位
薦爲御史陳經國利民十事上嘉納嘗自語人日子今
叨職耳目當知無不言以盡分內事若撥拾人之短長

以沽名則不爲也宣德六年陞河南知府官牛載數忤
伊王旨王忿怒窘辱之驥乃陳訴於朝言王居國屢有
非理之求及臣不敢曲從府中內官校虐害百姓
臣不敢不禁戕自是王府中人人無不含怨臣者今年
冬至臣以四更至府陪班行禮適初唱班臣已就列王
以爲遲禁臣儀衛司獄次日始釋自前王府遇節行禮
未嘗有在四更者臣蒙恩守土遣王權辱不敢不奏上
謂都御史顧佐等曰朝臣大庭朝賀皆在昧爽之際何
嘗以四更行禮耶此必王府讒邪小人教王辱知府之
計致書王曰王宜謹守祖法勿信讒邪府中承奉長史
典儀其悉械送京治之驥守河南逾六年多令政卒於

明史竊

李驥七十八卷

七

郡年已七十矣

況鐘字伯律靖安人也以吏事禮部尚書呂震震愛其
才永樂十三年薦爲儀制司主事二十一年轉郎中仁
宗宣天皇太子在南京宜遣禮官一人迎駕震念非鐘
莫可遣者鐘曰是固非我不可鋪馬馳七晝夜至南京
駕發鐘紗帽直領縑鞋步扶版轎行千里不辭勞宣宗
憐之勅子就騎每至頓次則已先謁道左宣宗由是知
鐘忠勤可用也宣德五年上特擢爲蘇州知府當是時
承平歲久內使以幹辦在蘇州恆五六人郡縣官少忤
則加捶撻雖太守時被訶叱鐘固知之乃請西楊爲言
上子太守勅便宜行事鐘至首謁一權閣拜下不答鐘

歛揖起曰老太監固不喜拜且長揖旣乃坐與之抗論
內官由是稍知況太守不比往日我可呵叱之太守也
比視事伴若無能爲群吏抱贖環案前請判鐘左右顧
問吏所欲行止輒聽之吏人人私相喜咸謂太守愚不
解事而牘中窻穴鐘了了客疏記之矣通判趙忱亦且
誣侮之鐘置勿較旣踰月語僚屬曰鐘來上賜有勅未
宣也命具香案呼學官弟子并各僚屬聽宣勅而勅中
有僚屬不法徑自拿問語於是諸僚悚息禮畢坐堂上
呼里老告曰吾聞郡人多武斷傾害善良吾不能如閭
羅老子自剖別今以屬若等其速以善惡戶報來善者
吾優視之禮請其賢者與鄉飲惡者吾且爲百姓殺之

明史竊

況鐘七十八卷

八

今列二簿俟之矣已召群吏悉前大聲言某日某事宜
行若顧止我某日某事宜止若顧欲我行若應竊賄若
干然乎群吏駭服不敢辯鐘曰吾不能多耐煩命褫其
巾衣擇臂力隸四人與一吏擲空中擲殺之不死鐘大
怒曰吾爲百姓殺賊鼠輩顧不爲我盡力耶高投之必
死不死吾鼠輩死矣於是立擲殺六人口諸衙府史之
主文積蠹一搜逐之無遺類然屬吏之含墨者五人庸
懦者十餘人郡內爲之一清於是遠近豪民歛手縮舌
咸畏太守神威守法而不敢犯郡賦比他郡最重而官
田尤甚鐘曰事就有大於此乎請於巡撫周忱奏免重
額正賦七十二萬一千有奇仍又條爲畫一良法每歲

徵輪轉運上供且有餘積下無橫科民大悅他郡奉爲令甲招復逃亡三萬六千七百戶平反小民以誣抵伍者千八百餘家鐘既敏達果斷又素忠直簡在上心故凡所論列輒奉俞旨其爲治初若武健嚴酷而壹意在於拊循尤喜尊禮庠校嘗語諸生曰鐘起刀筆吏未嘗事墳典不能教第當旌別勤惰消長耳考校則以屬同寅課卷袖手待事意無少不足也師生公謁坐啜茗談笑甚相得少語及私則頓慢之矣寒門下士有行藝者時時賑贍諸儒生喜爲流聲譽爭獻詩頌美有鄒亮者獻詩鐘稱賞欲薦於朝會有以匿名書數亮過失揭府門者鐘得書笑曰彼欲沮吾薦正速成亮名耳遂奏亮

况鐘七十八卷

九

才學可用召試授吏刑二部司務轉監察御史鐘自念公廉無私是以一行己意無所畏避鐘常遇巡按御史交衛中拱手而過不下轎徑去御史有後言鐘曰知府貪汙不法御史得而劾之至於相見禮制可以車輿衢路之間苛責人乎特疏上聞上爲議申禁約織造太監來內官素無狀以事杖吳縣簿鐘問之徑往執來兩手怒曰汝何得打吾主簿縣中不要辦事只幹汝一頭事乎來懼謝爲設食而止自是內官至蘇不敢復有魚肉我郡邑小官也比述職宣宗嘉其能爲錫宴賜詩褒寵之而以蘇人倚藉爲父母不遷其官鐘亦無倦意久之內艱蘇民上請奪情還任正統元年奏劾御史王璉罪

狀下法司論逮建五年九載滿蘇民叩闕乞留八萬餘人加祿正三品仍知府事民稱曰况青天西楊贈之詩曰十年不愧趙清獻七邑重迎張益州七年卒市巷哭送其喪競立祠祀焉鐘在蘇十有一年事有不便輒上聞上亦輒報可以是以得行其志前後封章三百餘上卒年五十九先是有黃子威者名格亦吏員進賢人也洪武間薦署屯田主事歷刑科給事中永樂末年守松江以親喪去職宣宗卽位大理寺卿胡榮巡撫至松江郡民千餘人叩馬首言子威泣事公勤治民有方稅糧無虧訟獄不作願得還任榮具以聞上謂尚書蹇義曰朕聞松江煩劇難治子威能得民心知是有才可知矣其

明史稿

黃子威七十八卷

十

與子威還任松有孝女沈妙蘭節婦曹秀真格皆奏表其門略常以事如嘉興歸老稚數十人各携蔬果奔趨至舟投之呼笑而去宣德間年七十遂引致壽八十餘卒子威守松江二十餘年五去政圓保留松江民以爲自來郡守廉能明斷未有如子威者至今祠祀焉論曰况蘇州誠一代能品也昔汲黯之罵張湯曰天下謂刀筆吏不可以爲公卿果然雖然詎盡然耶使以今日之章句腐儒處於况蘇州權閭之不答拜能遽欽揖起乎我知其不能也直指使之相遇於塗能遽拱手過乎我知其不能也諸豪吏之虎而冠者能令顛殺兩戶詣市乎我又知其不能也以彼夏日之日無累於冬日

之和西楊有張趙之褒百姓流青天之譽豈倖致哉嗟夫黃子威之守松江首及於表旌節孝此固吾儒風化事也乃椽史饒爲之矣可謂其起家非儒也顧少之乎國初用人固不論流品前有蘇守王興宗者爲阜隸太祖以其老成不貪也使知金華李丞相詩曰興宗由阜隸出身難以牧民太祖曰興宗事我多年勤而不貪儒與吏不及也於牧民何有歷陞南昌府判嵩州知州懷慶知府會蘇之守上令胡丞相擇人未及擬請上曰莫如興宗改守蘇州有善政陞河南布政使興宗蓋太祖開國時直隸阜隸云君子曰成湯之立賢無方也有以哉雖然興宗卽甚廉能而以阜隸位我士民之上豈不

明史編

王興宗七十八卷

十一

卑之乎我士民也哉朝廷之上豈盡貪而無能而必興宗也大抵是時尚仍元習曩固不嫌於犬羊之夷俗今尙何嫌於天子之阜隸哉

劉賁字嘉秀安福人宣德五年進士庶吉士授金華府判郡賦早遭叢積民鬻子女以償賁爲疏請寬貸贖還之舊俗貧民親死多棄中野賁嚴禁止論有力者收瘞之俗稍變嘗出郊群狸迎拜於道且行且拜賁下馬視之群狸馴伏良久乃去丙觀廬墓三年未嘗一日家居服闋擢順天治中出知南雄府南雄當嶺南孔道商稅巨萬賁至汰而寬之公賦足存一二餘郡學補大庾嶺路松而己不肯私一錢也有中貴使過之供張大觥望

賁人見稍爲呵辱郡民爭走入擁賁出中貴徐知賁賢廉守也欲召釋前憾賁不復往中貴去至韶韶人爲言南雄守驛書言公矣中貴懼急以驛馬兼程疾馳先聞詔逮至京下獄賁從獄中上書言臣蒙恩仕官三十年不以妻子自隨餐粗衣敝欲爲國家愛養小民不忍勞費之以是觸忤天使無所逃罪上霽威聽其言不復更窮治釋有日矣以病卒是時有蕭山令蘇琳者山東人亦與中官抗見逮蕭山歲貢櫻桃每令中使採取多索常例琳抗不與遂與中使相格逮械至京英廟問曰爾何爲格我內官琳對曰朝廷以口腹殘民內官以威勢虐朝廷命吏臣是以抗之上數曰直臣也薄責之令還職琳曰臣宜受責但使櫻桃復貢蕭山民死過半矣自是蕭山得免櫻桃之貢

明史編

劉賁蘇琳七十一人卷

三

正德時閭閻勢張甚葉信者泉州守也閩中鎮監每行府守以下並易章服罷組繡郊迎館謁守率佐屬入班庭雷再屈膝拜伏閭從凡旁徐起答之畢謁左右列以待得命乃退小不謹或拒所括輒得禍佐以下閭自縛答以爲常所至府人人揣恐至泉信不郊迎入謁四徒肩輿呵導馳中道上驛舍丞循故事唱門信大怒自道上迎輿南而停答丞數十丞不勝痛號呼祈免館中所從闕來門下人皆震慄閭大沮下階迎信信謝無狀閭俯首稱不敢明日遂去然猶索府佐官例輸千金佐白信

信取庫金千遺吏齋記與之間大恐謝不受去於是諸旁郡聞之漸稍與閱梗闊勢大衰息信倡之也初信自工部郎轉副大理與閻瑾抗禮瑾怒矯旨杖信闕下幸不死謫判濟州再三起乃得守泉至是復與鎮監庭抗不少遜鎮監故知其強項不可犯故忍容之而信亦以此竟爲諸閹所搆徙信思南去蓋遠之云

蔣瑤字粹剛歸安人也弘治十二年進士授御史正德末年出爲揚州太守履任止二衣囊會歲饑請留漕米萬石賑濟於是揚人共知爲廉能太守武宗南巡扈從武弁及諸權璫挾上肆詠求淮安楊紳祁縣吏通判胡琮自縊死瑤僚屬聞之大懼請於瑤曰顧安所得不費明史稿

葉信蔣瑤七十八卷

士

之金錢以備應塞府中故籍尙有可搜索者宜覆而按也瑤曰備亦死死備則患及於民不備則患止於身賡民膏以緩太守死非瑤所能也太監吳經先至郡矯上旨選官女數百人備行在瑤曰民間女不可刷獨瑤有一醜女耳經大怒曰汝小官敢爾汝頭顧欲斫耶瑤曰小官逆上意自分必死但百姓朝廷之百姓倘激生他變將來責有所歸經揮瑤使去夜半忽傳駕至乃經故誑百姓令通衢燃炬如白晝乘夜人民家猝女出閉苑寺中刷其金無金則送總督府女多情恚死瑤具指歛之遊擊朱彬果要索員上所賜銅瓜督瑤瑤不爲動會上觀魚得巨鯉戲謂彬曰謂之可直五百金彬

請界太守瑤歸括妻女簪珥綈緡進曰臣府庫絕無錢他無所取惟妻女衣裝在焉請以償直臣萬死上熟視之曰汝真酸子耶吾無須於此亟持去魚亦不取直矣郡有瓊花觀彬誑上取瓊花以觀瑤以帖紙立書此花生於某年爲瑞應至徵欽北轅種已絕今止存其名也瑤托以諷上上爲然然上在揚州二十日諸權弁及中貴不能得太守一饋還數以他事索瑤又多沮抑大恨之他日又有帖下徵取諸物皆異國奇香異品揚無有也中貴故以因瑤瑤告撫臣曰古任土作貢出於他方而故取於揚守臣不知也撫臣曰有則進無則太守自覆之瑤具揭帖條列某物產在某處揚州係中土偏

明史稿

蔣瑤七十八卷

士

方無以應命時上垂簾宴坐中貴持覆具進瑤言以激上怒上曰問蔣瑤晒白布何處出耶瑤立進布五百正以杜他請上好遊弄諸人亡與爲歡以是有言必入諸人持旨到瑤瑤累不能曲意將順及還報上未嘗加譴怒以是諸權倖亦不能有加於瑤上還過揭諸權倖以鐵索繫瑤舟中不予食三日駟令扈送及淮奏辭不見至臨清坐以前缺尾軍口糧三日旨令追償有徵商代助百金放還郡尋陞陝西參政夫婦坐一輕舸挾來時二衣囊便行世宗入國慙副都御史巡撫河南掌南京都察院事入爲工部尚書加太子少保七十二致政八十九而卒贈太子太保謚恭靖人言瑤當駕至時瑤衣

青布袍束黃金帶奔走周旋權倖間百姓觀者恨不能以身代及瑤遷秩去揚人爭爲出金立生祠肖像祀之余聞武宗之駐蹕南京也尙書喬宇獨任留守機務應天府丞寇天敘署府尹事皆山西人有才識顧能制馭諸權倖云上未至有太監先至還女樂百千人共閉一處以俟僅二日十數人死矣未死者皆菜色天敘語瑤曰如此輩以候駕反取罪耳請記名於簿令散養於民間用則按簿取之於是百千人荷天敘一言存活上至天敘日帶一小帽穿一撒坐堂上供外不爲權倖一濫費江都督差人至要索天敘伴若不見直至堂上方起坐立語呼爲欽差語之曰南京百姓窮倉庫金錢米粟

明史竊

蔣瑤

附天

卷七十八

七

用盡無餘何以應命府丞所以只穿小衣坐衙專待拿耳差人亦徑出回話去不復有來索矣彬望日群賀皆四拜天敘獨長揖彬叩之私偵之偵者竊語天敘曰都督將不利於公可一往謝天敘曰死生有命豈人所爲命若得禍焉豈能免彬偵之無所得自是以天敘爲勁直人目極之而已宇能矯情鎮物章藩兵已下攻安慶宇猶日領一老儒及一方伎出遊宴兼以校奕人以爲有費禱謝安之風江彬視諸權倖最跋扈無人臣禮人多疑有異圖一日遣兵官索各城門鎖鑰督府以問宇宇曰守備者所以謹非常城門鎖鑰孰敢索亦孰敢與雖天子詔奈何督府以宇言拒之彬從上幸牛首山宿

焉諸軍夜驚左右不知駕所在明日駕還抵聚寶門夜深矣彬傳旨開門迎駕宇堅閉不納是夜上宿報恩寺是時太監王偉爲南京守備偉小時與上同讀書上呼爲伴伴而不名故相狎言無不聽宇與天敘得偉從中調護以故諸權倖亦不得譏二人於上云宇樂平人成化二十年進士上還京加柱國少保太子太保進吏部尙書天敘榆次人正德三年進士官兵部右侍郎論曰蔣太守處群小之無休數忤天子旨天子皆爲轉圜其旁就就者不至食人誰謂天王不聖明哉世固千金子人人不以爲恩一誠悟主一郡人得倚以爲命銀鐫之辱固甘心焉視彼自經溝瀆淮人知有胡通判

明史竊

蔣瑤

附喬宇

卷七十八

七

之可惜耶故寇天敘之小帽待拿不可謂挾喬宇之謹守鎖鑰君命臨之而不顧不可謂抗群凶滿朝不有二

三君子其何能圖

南大吉字元善渭南人也正德六年進士嘉靖初以部郎出爲紹興守貳守斯塘多智識

吉下車郡事多咨於塘塘以書生易而謾之大吉陰察

大

其情而陽爲不知者既三月一日坐堂上召諸吏抱案集庭下數之曰若等善欺予某事然若以爲不然某事不然若以爲然何欺予如是亟持案來案至立剖數十

事

人人惴伏塘駭汗辭舌不敢出一氣由是

飭條教頒下邑懲奸戢暴不撓貴勢巨豪石天祿戴顯

八者竊盜致富官府素不能治悉逮捕斃獄中每陳重囚必朱衣象簡秉燭焚香大開重門令眾見之望見者以爲神人不可犯是時王文成先生爲大吉會試舉主故稱門生大吉嘗於先生前自省臨政多過謂先生何無言文成曰吾已言之矣吾嘗言良知良知固自知也已自省加密文成曰在鏡未明可得藏垢今鏡明矣一塵難住此入聖機也勉之元善爲登稽山書院簡八邑才雋弟子講習其中刻先生傳習錄振起絕學大吉政以是痛精謗騰郡人居吏部者啣之遂以大計落職大吉每有書來文成問學無一語及升沉得喪間文

明史竊

南大吉余瓚七十八卷 七

成壯之還書相勗畢志此學

余瓚字宗鑑京都人舉進士自戶曹出知真定府前守邢簡寬平號不煩田濟簡重持大體瓚繼之政尙嚴明最所舞文姦吏惕息退避去均循定以九則上出庸錢一兩中十之四五下十之一奏定馬政條格大約以寬民力不廢公家爲指每行州縣進諸生於庭問民疾苦或時杖笞獎進人才然性簡傲候行郡御史裁再拜而已有劉御史者欲屈之甫入境持小過答其投牒人以疎瓚瓚笑曰是將賺我者瓚獨非夫哉會劉御史留其僚泛舟大陸澤宴樂瓚移文諭之曰寧晉地瘠民寡比歲旱蝗二公亦各奉命有公事池上之飲淹留胸旬供

張之具不無損於民者幸量移一邑二人發昔相顧大駭卽驅傳去御史大恨之然亡以中也自是上司益復設疑共構之移知黃州去卒於道瓚美丰姿善持論遇事侃侃無所屈真定當西南輻湊咸宜貴人過率多節省爲民瓚去後守更瓚舊法遂有白地等錢徭役益繁於是間閭益歌謳思瓚矣人言瓚之雄才偉識吏道精敏無數趙張至其睥睨一世宰折不撓不免漸燕趙之故風云

朱光霽者字克明蒙化人王陽明謫官龍場光霽以諸生從講學自是欲棄舉子業以父命遂舉於鄉授重慶府通判直道爲民視一官心直玩弄之以爲吾身可去

明史竊

朱光霽七十八卷

大

可就吾道不可屈視府家有僉事發銀買簪光霽持銀入白曰通判自幼但知讀書未學造管也僉事大慚會有獄變人危之光霽悉捕獲無遺貽皆上司相顧稱其能居五年謫誦滿道遷知綿州州中勢宦私役州民以爲常光霽禁弗許一日有稱尙書府家人徵州民栽田光霽問公田乎私田乎其人曰雖私田舊規也光霽揭律令視之其人不悟而索愈固光霽呼吏開獄出罪囚使領曰此數百指可爲栽田用矣其人曰恐不可光霽曰吾亦以爲不可聞者哄然其玩世往往如此人見其直而不激亦不怨之三年陞西安府同知繼造瑞故事皆跪拜光霽曰吾膝豈易屈人者乎瑞聞獨降階迎見

每署郡邑獄中多所平反所至人甚德之尋乞致仕撫按監司皆勉留不辭去邸報已陪點僉憲光霽日卽爲僉憲宦味只如此耳人謂光霽知道之言家居徒四壁立友人李元陽予之田以卒歲

沈鈇字繼揚詔安人也萬曆二年進士十九年以南部主事出爲衡州府同知貌癯然不勝衣而饒精力視事常丙夜不休苦茗自啜而已湖廣撫臣秦燿罷官候代藉名餽送各省士夫禮儀益括十五府帑金萬五千兩鈇具以聞上日耀誅求徧於郡邑假托布於朝紳鈇言彰彰有據已之不潔而復污人以自文蓋蕩然不知有清議亦不復知有國法其卽逮治無貸旣而逮至卽訊

明史稿

沈鈇七十八卷

十九

皆如鈇奏竟論戍邊繇是一時大吏搖髀戢手而鈇亦以大察去矣鈇初爲順德令愛民如子三尺法自操持責言不能奪也所治直卽下戶羸弱不敢侮不直卽權貴人其勢如山罰必行見謂故摧折我然小民得職無不思慕願尸視之者君子曰今天下網亦少密矣而漏於吞舟之魚大吏之漁獵小吏褻醜忍氣而爲之招非細故也不有一二三君子正直不阿敢言無忌烏足奪其不肖之心安坐爲理乎藉口獲上忤天子不敢忤權臣非余所知也

論曰余爲沈公傳有誦余日生而傳之可乎余應之曰知沈公莫余真也余不爲公傳誰知公者人寧得全璧

公嘗與余諒慨天下事窮日力莫相逆也聞八星居與一要路大政擊顛沛甚性之所激則然曷足怪焉

明史稿

沈鈇七十八卷

二十

明史竊卷之第一百一

守令列傳廉吏第七十九

東莞尹守衡著

逸史公曰季康子患盜孔子曰枿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孫叔敖爲令尹持廉至死妻子窮困負薪故俗謂居官而致富者爲雄傑三言安取吏焉君子曰吳隱之刺廣州雖飲石門之水不易夷齊之操蓋其天性也雖然以風今日郡縣吏宰得哉出山之泉雖清而下山之流無不濁矣黃金紫貝赤玉丹砂之屬皆充饋遺而合浦之珠不靈矣不下堂序而白晝禦人論國門之外乎昔人有言曰亡義而有財者顯於世非欺我也撫今思昔余得先朝數君子不能不爲之忉慕云

明史稿

廉吏七十九卷

一

王璉字器之日照人也初任教授誦遠方洪武末以賢能薦授率波知府居官清正平易近民每日五鼓升堂秉燭讀書聲聞於外或叩請學課諸生諸生必五鼓起學無間郡內淫祠悉毀之僚官有以殃譴爲戒璉曰如其有靈降罰我躬不汝累也政教兼舉德化大行五邑俗爲之變自奉儉約一日饌兼魚肉璉大怒謂內子曰汝尙不識吾意更不憶食草根時耶命左右徹而瘞之人稱埋羹太守時武職橫暴璉痛抑之靖難兵至江上璉造船取海道勤王軍衛故恨璉縛至京見文皇文皇問造舟何爲璉徐對曰由海道趨永州邀殿下耳文皇亦不怒釋還田里

胡壽安字吏仁徽州新安人也建文中以鄉薦太學生

授信陽令尋調獲鹿皆著能聲內艱去永樂初起補新繁首至則詢民瘼事不便民者卽罷之有益於民者次第舉行之每歲初輒自巡視鄉村勸民播耕遇有荒隴蕪田破垣壞屋詰其窘乏之故爲之設法資給常以古靈先生教民之言諭鄉耆里甲俾知親睦陸安分之道率皆從化性情儉在官惟簞衣糲食如韋布士嘗卧一紙帳有自題句以紀其清澹之趣詩曰紫綰步障簇春華不繫雲又暖扶後園種蘆服數畦使客往來者採之以供盤飧人呼爲菜知縣子從新安來省兩月烹二雞壽安怒讓之曰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吾居官二十餘年

明史稿

胡壽安七十九卷

二

常以奢修爲戒猶恐弗能全始終之志爾今好大噉詎不爲吾累乎三宰大邑未嘗携妻子之任或日子之名固美矣奈妻子何壽安笑曰吾豈無緇祿之義而不念平嘗於是思之最熟矣吾輩昔讀聖賢書論居官治民之法孰不欲砥礪名節以操守爲志及登仕路則以耳目玩好聲色之物駁身家者比比焉矧婦人小子輩其性猶水有以金珠錦繡搖目之物蠱其心彼必欺吾而竊取之借使僥倖不露吾去任後人必詈笑曰胡某外佯廉而內實貪以是計之故不欲妻子之累身也考績囊橐輟然惟畜一馬欲售爲程途費馬忽病命獸醫治之數日弗愈忽報獸醫妻死待歸收殮獸醫哀慟良久

日妻已死我至家安得生我宰公平日麤衣糲食撫民如子未嘗取我民半錢吏不敢欺我里甲無敢慢我俾我民安於耕鑿皆宰公之思也今赴京而馬病若此我若離去馬必危矣宰公以何爲路費乎我宰負亡妻不可負宰公遺書子曰喪具稱家有無日吉則窆窆毋候我歸也壽安行日邑民遮泣於道雖婦人小子如悲親戚民爭贈餽皆却之詩僧解定雅爲令所敬愛饒黃蘆蕈十枚受其一耆老強留雙靴以昭惠愛焉

衡岳字世瞻西平人也以鄉舉入太學洪武三十年詔國子監選諸生通達道者起爲事府議事岳陳時政授潮州府同知三十五年陞西安知府內艱去起補慶陽

明史稿 衡岳七十九卷

三

守居官約己惠民常祿外餽遺一無所取布衣蔬食慶陽僚友諸內嘗會宴席上全細綺紡縠然岳內則叙布裙而已罷席歸頗不樂岳曰汝坐何處曰有席岳曰既坐首席又要服飾華好富貴可兼得耶慶陽人今以爲美談永樂十年入覲以言事忤旨謫戍交趾慶陽西安二郡民詣闕請貴岳以終其惠不報仁宗嗣位以御史袁純薦召還爲南城令尋改南豐官舍種蔬自給家人或有愠色岳曰不尤愈於充軍時耶正統四年秩滿至京刑部侍郎何文淵薦陞桂林太守又五年致仕家居貧不自存卒之日身無以爲斂子孫無以爲喪君子曰胡衡兩公一爲令一爲守官舍中皆有數畦蔬足啖其

清況自佳胡公不肯以妻子自累時人服其謙衡公猶是荆布相隨後世誦其美同於自潔者乎世之垢衣敝履下比貧民而後房姬媵每極珠翠之麗安在乎公孫弘之布被率免於汲直之譏也哉

呂昭字克明崑山人洪武中以薦授徐州訓導上疏言民事稱旨改浦城縣丞縣多荒地昭以俸資市穀給無產者俾藝其地而不責其償永樂中陞沁州知州父老持金爲脂皆謝却之然僅至杭已不能雇舟狼狽而歸比赴沁道出徐州天寒尚未挾纈故所授經弟子共爲買一毛裘雇一驢以往其子旦舉進士昭遺書戒之曰進士美官然不能廉終非吾子死亦不歆汝祀其教誡

明史稿

呂昭七十九卷

四

若此旦字寅伯初任河南按察司僉事以事去職後薦起建昌府推官正統間致仕性亦高潔環堵蕭然及卒不能喪蕭山魏驥遣人買棺斂之人於是日以旦爲能肖其父也先是洪武四年上於御史臺管局宇文柱得平凉令王軫父寄軫書上閱之乃悉教軫忠孝語人說之賜白金百兩附子五枚用椒五斤絹十匹下詔褒諭復其家軾是觀之呂昭不獨以其身廉也而又以廉教其子視軾之父皆賢父也乃其子亦克肖也哉

葉宗行華亭人永樂中從夏尙書治水還薦知錢塘縣錢塘劇邑民困於徭賦宗行爲定役法俾民自占甲乙書於冊循次而呼之役遂以均詞訟亦簡不逾年翕然

稱治一日廳事前有蛇蜿蜒若有所告訴宗行諭之日
若豈有冤乎吾爲若驗之蛇返入餅肆中爐下發之得
一屍乃肆主人利其財殺之埋此遂伏誅又嘗江行忽
舟重不能進視之一死人挂於舵腰下有石乃里中人
殺而沉之者亦伏誅仁宗在東宮聞其治行戒所司不
得擅自凌辱按察使周新風采嚴峻尤重之嘗候宗行
出潛至其舍視室中惟笠澤銀魚乾一裹新嘆息搆少
許而去明日召以食曰此君家物也飲之至醉出三品
儀仗導之歸宗行辭不敢新曰此位可至何辭爲時呼
爲錢塘一葉清會朝廷大營建宗行率兩浙工匠赴北
京道病卒新泣思累日爲文祭焉錢塘人至今稱之謂
明史竊

葉宗行
卷七十九

五

魚侃者常熟人也舉進士爲邵曹郎以能治劇遷河南
開封府知府開封居會省所領三十六州邑最號繁劇
且俗羯獫不易治而侃一切以惠文彈治之於上官無
所阿私苞苴直避匿不敢進且夕所進惟脫粟鮑魚菰菜
而已滿考稱疾歸妻子不免饑寒而操逾勵臺使者有
所饋遺不受病困牀褥妾以一甌粥啖之輒呼曰廉官
何不食肉廉竟死不能具寢多時同邑有錢昕者官至
布政使亦廉而故有父產時人爲語曰富不愛錢錢所
貧不愛錢魚侃

張舉樂城人也世爲農至舉始讀書負笈走京口從楊
舍人一清學侍立終日未嘗倦倚客居甚寶日提一油

器詣館宿棄間請問辨難古今舍人惕然曰士未有如
此篤信者也登成化二十三年進士授戶部主事監諸
草場倉場故皆貂璫督收輟多供張娛樂部官部官往
往爲所掣肘結舌舉却不受自携棄果裁度饑渴雖所
乘馬鞋終日不與少秣以爲常嘗監宣武諸稅日往
稽閱門官苦之泣訴於司禮司禮曰是甲馬張子汝慎
避之岳州守閫劉大夏力求銓部請爲守舉至郡考能
激汙作諭屬冊便民使遵守郡前湖水多魚故事守以
下得有之至是未嘗舉網嚴辦鮮貢裁取足用有餘悉
付漁戶爲課未嘗衣統綺食重肉天資挺直不能依違
詭隨數與監司因事曲直詞色凌厲上官積不能平亦
明史竊

張舉
卷七十九

屢誚辱之輒憤嘆曰張舉亦男子也何至爲富貴下人
哉卽欲上書求去會御史行部有所意望筆撻主簿一
人至死舉仰天慟曰以吾忤物之故乃不能庇其屬哉
方草劾欲上求直其事不勝憤投筆而卒其篋惟俸金
數兩及衣食而已後劉東山過樂城規謁祠下哭之
彭簪字世望安福人正德初以鄉舉爲衡山令十年多
惠政民生祠之移倅常州爲政務大體不事表暴攝篆
宜與却例供百金或以爲病後來者簪曰後令賢必不
子非不然吾亦安能以其身預爲不賢者地邑民因事
至庭輒諭以孝弟忠信已又取聖諭加註釋及先正教
民語總爲諭俗要略遍布市村令家曉而人習之權知

靖州一月拂袖還石屋稱石屋山人羅太史洪先鄒東廓守益數乘筇輿訪山中第以田家茅粥餽飯爲供具僮僕私謂貴客不宜爾晉笑曰貴客乃以求鮮腴來耶劇談移日不厭也

吳傑字漢甫杞人也正德中舉人性行孤介躬耕自養母亡貧不能葬適流賊至居民皆逃傑守母棺獨不去賊至嘆曰孝哉此子戒勿相犯後爲壺關令甫四月儲穀二千餘石衣粗布之衣食脫粟之食其清苦尤爲罕儷故人有欲薦之者先與之言傑力卻之曰使我賢也薦不必公使我我不賢也不必公薦後卒於官至無以爲歛同官有賻之者其妻曰吾夫生平不愛一錢豈以死

吳傑

王勳七十九卷

七

而易哉竟不受

王勳者陽陸人也正德初以太學生授涑水知縣慈於撫字廉靜之守童孺莫不知之有用事宦官歸葬其親有旨令衆閭會葬所過州縣議事奮嫺勳恐厲民止備牲醴數事逆瑾聞之忿怒立欲加顯禍閭人有家於涑水者屢以勸清廉爲解瑾僅遷校入縣署謁之室中蕭然惟衣帶掛壁婦紡績爾瑾始信其廉竊以肉帛勳分給里甲一無所留詭言令取感劉之惠也時優伶有進戲御前者一鬼躍舞於途諸達官過之鬼恬不畏忽傳呼王勳來鬼亟趨避之問何故鬼曰官不要錢神鬼皆怕由是勳廉名徹於內廷矣滿考特蒙旌獎且令吏

部移文爲天下諸官式權知汾州廉操終始如一無何棄官歸里躬耕食力不履城市幾三十年始卒崔文敏公銑贈勳詩曰地僻雲遮屋臺高月作鄰昔爲強項令今愧折腰人勳力畦中萊生涯壠上耘明廷知己少誰復問沉淪銑先勳二年卒郭學士朴亦有詩曰太守剛者流質樸矯頑俗終歲衣布袍朝夕飯脫粟抗厲觸權貴惠澤洽鰥獨婦來耕石田蕭然一茅屋崔史今已亡誰哉聞高躅

論曰我太祖之初爲吳王也時選郡縣官三百三十四人各賞綺布道里費及其父母妻子有差者爲令曰以養汝廉奉公無瀆民也洪武元年詔中書省自今除授

明史竊

八

府州縣官賜銀十兩布六疋三年嵩縣劉典史考滿入覲上見其衣垢徹察其廉出內府疋帛資之當是時也大臣法小臣廉人人感激爭濯磨清白自愛迨至太宗末年貪風始熾而是時朝臣月俸止米一石馬薪且取之隸金矧在外省四方官遠京師百千萬里網漏於吞舟之魚天子寄土以一郡一邑祇爲直指監司出入泉源外府大小交征上下相還子初爲令不知俗流乃爾泄官未旬月會直指使還朝檄下空頭圖書徵院贖錢令送鄉紳別賕顧安所得而應之耶吏語于曰此例有自來矣即使伯夷爲郡陳仲子爲縣不敢衡命不爾則度罪難解余讀楊先生載鳴惠州郡志先生嘗咨嗟昔

人曰博羅令胡演門絕苞直以讒死部使者以下尉徐
纘拾野芋莖自給坐墨免寬或繇斯以談遂使天下無
廉吏耶余聞嘉靖中有廖梯者貴陽守也三年不携家
不罰民寸楮出郊自裹糧賓客之費咸俸金又詹堂者
湖廣人爲漳州守轉長蘆鹽運使所涖皆脂膏地積操
嚼然居常麥粥竟月無肉食每飯茹塩而已兩人者奉
職良苦矣有順天尹胡富者績溪人也語其子曰予從
政亡他長惟清白二字守而勿失耳金帛易動人遠而
勿親自然氣壯而政事理汝曹毋忘予言君子曰斯言
非欺我也今人之稱有司者皆曰俗吏吏何以俗哉則
廉耻喪而士氣之不張也人惟有氣斯能有爲無是則
明史綱

廖梯

監生

七十九卷

元

假故曰人有欲則無剛剛則不屈於欲葉誠塘白能取
重於寒鐵公瑾誠惡不能有加於王淩水具有限也若
夫弔馬張開封魚名見潭於權璫妾含嘲於易質衡山
之彭不肯以身殉後人壺關之妻不以同官之時易夫
節百世下想見其清風素行外不榮於流俗內不慚於
衾枕四海內使有得如數君子者分布郡縣天下可幾
而理矣

明史竊卷之一百二

守令列傳久任吏第八十

東莞尹守衡著

竊嘗攷之祖宗時郡縣吏非甚不肖一官常待三年卽甚異能陞任每需再考若果深於得民民至上章乞留則或予之陞或增之秩仍使還任以從民願是時民既樂之官亦安之直指監司亦敬之重之上下不甚懸殊體貌亦無軒輊雖至老死于其職有餘快也洪武初有尹希文永樂中有貝秉葵張鼎新則以久任而皆卒于官至今食報于民歲時祠祭不絕可謂沒世不忘者矣人言久宦臧仲之產良不我欺一官之俸幾何瘠已爲民至于貧不能歸則遂家于其地若譚思敬若白整長

明史竊

久任吏

尹希文

貝秉葵

八十卷

一

子孫與其父老子弟遊不亦美乎二三君子而外間有歷年旣深知名可紀者成化以前尙可十有數人弘正而後罕有聞矣

尹希文者武清人也以茂才舉知宜城爲人廉謹勤於民事時丁元亂後農廢耕土廢學希文力行勸課四民樂業考滿詔食四品俸合宜城二十年邑民祠之

貝秉葵名恆上虞人也永樂二年進士初授邵陽令祖艱去起知東阿上北征命河南山東西民丁隨軍供饋餉人多憚行秉葵曰天子親征臣下可避勞耶卽治裝就道民聞令行皆欣躍以從動息飲食與民同甘苦師旋東阿民丁無一人失所秉葵在行故也凡有營繕棄

鐵敗皮朽索故紙悉存之工暇卽令糞皮爲膠鑄鐵爲杵槁紙索爲櫃貯之庫及上巡幸北京皆得以供席殿之費其精密類此比遷父老詣闕乞留詔進一階仍知東阿凡任一十八年張鼎新沅陵令也好鋤强暴務於安利其民撫字先於疲癯鰥寡民甚愛樂之九載考績民詣闕留進秩一級還任凡令宛陵三十三年

譚思敬者永樂初嶧縣令也九年秩滿嶧父老干人上章乞留上令還任又九年乞致仕民留之嘆曰嶧民愛我其吾桐鄉乎遂家于嶧爲嶧令一十八年月朔則召鄉父老聯立于庭告以孝弟格言使歸訓其子弟民悅其教無不感化有爭訟訟于庭人無少長皆稱之爲孝

明史竊

張鼎新

八十卷

二

譚白整字思齊豐潤人永樂中鄉貢爲華容令慈仁篤厚廉介無私民愛敬之初以九年滿乞留還任又三年滿當遷民復乞留進武昌府同知仍掌縣事又十年乃致仕知華容二十二年請致貧不能歸民贈之居遂家子華容

趙豫字定素安肅人也洪武末以生員督賦守城永樂初授泌陽簿陞應陽中宣德五年出爲松江太守豫見郡吏多積猾不可與親簿書召取名家子訓護者使爲吏訓以禮法先是冗濫者汰之視事惟一吏侍旁數隸卒肅列階下若僧寺然民有持狀入訴則諭之曰明日來其明日有來者亦如此諭之於是民有諱言曰松江

太守明日來共笑之。人初莫測太守意，願訟者來時皆乘一時之忿，經宿氣平，或眾爲解，遂不復來矣。其爲政務在與民休息，輕徭役，節冗費，吳俗尙琴奕，喜玩好，豫見之未嘗一害巨士大夫，重遊宴，謝絕之。是時周文義爲巡撫，所行法皆畫一，僂民豫與況鍾同一時共事。況治蘇州嚴豫治松江，然皆得民有治聲。郡民每頌太守功，豫則曰：「此巡撫奉宣聖天子德意，豫何力之有！」廬陵孫鼎名士也，爲府教授，豫以賓禮待之。至要途，顯人不爲逢迎也。豫考入朝，累畫一鶴爲誌，郡民詣闕請留，增俸正三品，還任爲守十五年，清靜如一日。上下化之，刑獄大清。正統十年，詔宴天下有司，治行尤著者十明史竊。

白登八十卷

三

人午門前賜金織衣一襲，豫與焉。今配祀文襄公祠。

王伯貞名泰，泰和人也。洪武初，以聘應詔集試闕下，五百人上擢伯貞第一，授廣東按察司試僉事，分巡海康。尋罷，分巡召還工部主事，外艱去，起復過期，謫舒城十年。薦陞瓊州知府。瓊人聞伯貞喜日，是先分巡海康王公，即必能惠我矣。伯貞初在海康，請浚馬塘渠灌東洋，田民利之。至瓊，平易近民，樂其寬伯貞亦以是益知民隱。瓊州守將時泰崖州黎叛，請兵剿之。伯貞業知守將皆利用兵以漁獵黎人也，止之曰：「此但黎人自讐殺耳，非叛也。兵發則禍及無辜。」太守請以身任其事，廉有一丞，強幹稱任使，予一檄文入黎，諭以德意，令自解紛。

致爲首者數人，檻送京。黎人遂免於兵。老幼咸感泣曰：「微王太守，吾屬魚肉矣！」其後太守每有令，至黎人趨承恐後。自是郡民先後爲官，擾害亡入黎中者，皆復業。萬有三千餘口。夷民安堵，海波不揚。伯貞政暇，卽詣學官督教諸生，又爲建講堂，集諸生講誦。海外自丁元亂，人文衰息，由是肇興伯貞守瓊一十六年，內艱去。瓊人爲立生祠祀之。起復移守肇慶，未赴卒。時有扈進者爲鳳翔太守，在任二十五年，再以九年滿加從二品服俸。謝子震名，袁新淦人也。洪武末，以人才薦授青田知縣。有惠政九年，秩滿民奏留之。特陞處州知府。居官廉謹，篤意耕，循與學，勸農桑，旱蝗爲災，于襄禱予神大雨。明史竊。

王伯貞

八十卷

四

二日蝗盡死，盜有入庫竊官鈔去，子震投徽城隍神，盜方閱鈔室中，俄爲疾風捲出墮于市，盜隨風至拾取之，遂爲守藏吏識獲。一日視事忽一牛逸而至前，僉首若有訴跡之牛，將就屠奔來，乃求救也。子震爲贖養之時，稱三異政，應官三十年不以家累自隨。永樂二十二年卒。

盧秉安字文定，南豐人也。建文中爲東莞令，政尙寬平，視民如子。事有利民，輒盡心力爲之。歲少歉，則緩催科。曰：「吾宰當後期之責，何可苦逼吾民也？」民轉相告，爭勉先輸，惟恐貽累於令。兩造在庭，諭之以理，令自悔罪，有不從者，語之曰：「汝之曲直，吾已洞見，但不欲明折而曲。」

置汝于法不得爲良民於是曲者然自愧悔而還庭無
健訟固園虛空九年滿考當遷民保留之凡三在任一
十九年復轉東阿民復保留不能得作詩以贈其行秉
安悉收實囊中答詩一絕曰不貪自古人爲實今日貪
民詩滿囊十有九年官劇邑幸無一失挂心腸後卒于
東阿莞民聞訃莫不流涕共設位海邊官亭哭奠焉
陳善性者欽州人洪武中以郡庠生充貢入太學授山
西平陽衛經歷尋陞蒲邑令在蒲三十年人民愛慕妻
子不到官舍自題其臥帳曰鯽集舊寄妻詩曰行人萬
載我爲得友爾爲姑其苦節若此
趙登字從善祥符人也永樂二年進士授禮科給事中
用史竊盧秉安進 登八十卷 五
以言事謫四川忠州判官任十餘年粒事公廉多惠政
稍遷雲南安寧州知州宣德改元陞湖州知府清操逾
勵吏民畏服時詔天下郡國修舉國初義倉之制以備
凶歉登奉揚德意召區里之長及鄉之耆民聚于庭諄
切勸諭而里中富羨之家咸感登言不浹旬輸穀數萬
石故倉弗能容而猶增數楹登選公正耆民洎殷實淳
良之夫嚴慎守護兼知出納之數申明戒飭大要以絕
私無擾爲本安吉費氏故豪宗奪人子女田園縣官莫
能制登列其罪狀以聞摘一二首惡者竟遷徙其家還
人子女田園餘皆股栗不敢復如曩時矣正統七年去
任治湖州十有七年精白如一日後有岳璿亦賢守滿

九載始遷去吳興語曰賢守趙岳治行準卓

劉綱字文紀陝西寧州知州也初令府谷有威名及至
寧綱幡然曰州民凋敝甚容可以府谷之治治乎因
俗爲政不拘繩墨教民樹藝習詩書均賦役置屯田簡
兵練百廢俱振亡何內艱代者且至民爭詣闕乞留太
宗曰民念綱急共令起復衆傳還任而別用代者綱心
喪泣事未嘗輕用刑罰民自不犯已又外艱民又詣闕
乞留仁宗特賜璽書褒異予服四品英宗朝以老乞休
去之日哭聲振野家居遺問踵至聞其卒也裹糧致弔
焉綱河南人永樂中進士涖州三十三年三以九年滿
加至從二品服終

明史稿 劉綱 八十卷 六

鄭建鄉人也景泰中知涖州州爲瓊海極邊土磽确鮮
耕獲墾至循行阡陌勞來不倦民親愛之秩滿州民赴
京奏留在任一十八載

陳本琛者寧波人也宣德中爲吉安守治民一以誠心
爲實未嘗任智術假威嚴民有抑不伸卽三尺童子得
詣府自白民感其真平心向化恥訟于庭郡中故多賢
士本琛能折節下之無怠容士民咸愛敬之滿九載當
遷郡人詣臺使者乞留臺使者以聞上從之與况鍾循
良冠一時子祿正三品守吉安一十八年以老疾乞致
仕既去郡人咸尸祝之是時有劉奎者博羅人宣德元
年以鄉薦授長泰令九年秩滿以民乞留陞授承務郎

仍知長泰事又九年乃致仕令長泰一十八年邑故多
虎虎盡去連歲嘉禾一莖三穗人以爲奎德化之感
傳皓者字孔暘祥符人也成化中以鄉魁入太學授順
天府通州同知既八年民恐遷去會守闕百姓叩關上
章乞皓爲守上從之通州密邇京師勲戚宦寺田莊居
大半皓裁以法不敢有侵於民權貴甚媒孽之無能有
中之者天威邇百姓親公道不能奪也爲守又十二年
考滿加授朝列大夫俸級凡在通州二十年改知濟寧
又三年遂致仕

論曰余所論次諸君子未嘗不傷久任之難云王瓊州
十六年猶補端州劉寧州三十三年猶以知州致仕盧

明史稿

傳劉寧州一卷

東莞一十九載更轉東阿祖宗時嚴於資格乃爾今之
臨宰百里稍有異等僅踰一考便躋行取而陟要津郡
守二千石祇借以供六曹耶之旅舍一二載峨然藩臬
大吏矣安望行古之道哉

明史稿卷之一百三

教職列傳第八十一

東莞尹守衡著

逸史公曰古者守令卽爲師帥政與教未嘗二也後世政詳於刑賦而教日衰於是以其責歸之學官學官職卑而體尊國初教職類多宿學者儒其上者或以應召旌修典籍事畢出爲一郡一邑之山斗次亦推舉於羣國諸大夫允爲多士所矜式坐擁皋皮之上皆足取重於橋門九年考滿以所教弟子員中式多寡爲殿最其上者能通經術識治體卽得推遷坊局超授九卿不以資格限之也是時太學天子不時臨御四方郡縣遠在輦轂之外才品亡繇知及於述職來朝之日詢之時務

明史稿

教職八十一卷

一

聽其奏對不下堂陞而表鉞定於片時吾何以徵其然也上嘗一日見有來朝諸教職集闕下召而問曰汝等皆老儒來自郡縣民間疾苦稼穡艱難悉爲朕言岢嵐州學正吳從權對曰臣教官也以教導爲職業民事無聞山陰教諭張桓對曰臣守職常在學未嘗出外故於民事無所知上曰汝二人豈有久居鄉里不與人交接縱教學不出每月朔望休暇并四時節序朋友往來民情世務豈不談及汝二人無言不知詐也古人身居賦畝心常在於朝廷伊尹耕於莘野常以堯舜君民爲念甯戚未遇扣角而歌自薦於齊桓公漢賈誼董仲舒皆起田間上書數陳時務得失唐馬周不得親見太宗且

教武臣言事古人不得進用汲汲求見於君欲行所學汝等既集朝堂朕親詢問俱默然不言學聖賢之道者果如是乎又如宋儒李沆爲宰相佐真宗日以四方水旱盜賊等事奏之同僚以爲細事不然其奏沆曰人主當使知四方艱難有所儆懼不然則留意於土木禱祠聲色狗馬之事矣此人君不問尚且數將四方水旱等事日奏君前今朕詢汝民事意必有以對朕言乃反支離其辭竟無一語宋儒胡瑗爲蘇湖二州教授教諸生皆兼治兵治民水利算數等事當時得人皆繇其教授有法汝言平日在學不出所教何事民情不知世務不通生徒雖有聰明賢才亦爲爾等所壞使天下教官皆

明史稿

教職八十一卷

二

效汝等所爲朝廷焉能得人詔賈二人于極邊異日者有泰州訓導門克新上每詢之民間政事克新直言其得失無隱上特嘉悅紹興府學教授王俊華上有問俊華條對悉稱旨上擢克新左春坊左贊善擢俊華右春坊右贊善上諭二人曰朕所以左克新而右俊華者重直言也克新尋陞禮部尚書當是時教官位秩雖微而有司重之諸大夫國人敬之愛之稱美秩焉若以論於今日大不然矣其最下者皆出於歲貢過年之老措大精力倦於鼓舞而學術尤多紕謬升堂講解執經問難已非其人至有歲時之禮餽饋見之束脩少不得其歡心撤輦以待盛氣以臨可令有道之士見哉若以舉人

選授乃亦甘心下與爲伍無能自拔於流俗朋徒在侍
倚席不講學舍頽敝鞠爲園蔬余嘗署職閩中稍從遊
於僚案之間不能與之一朝居也難言哉難言哉道喪
世耶世喪道耶大都今日之教官天下同出一型者也
不爲子雲所譏刺歟今但錄其郡縣師能潔已好修
者以爲教職篇俾天下之司鐸者有所觀法太學師則
別有列傳

陳賢字廷傑南昌人洪武中辟爲郡學訓導教諸生昧
爽卽衣冠坐堂上召集講論道藝至是忘倦著有困學
箴激勵之秩滿陞清淮教諭歷湖口南康三邑士稱得
師兩典閩廣文衡承樂初徵與諸儒共修承樂大典嘗
明史竊

陳賢八十一卷

三

獻平安南頌嘉禾頌孝感賦在局凡八年朝廷建普度
大齋詔百官欲追薦其先若各上名禮部賢獨不上曰
吾平生不佞釋子今敢以狗君耶已而有論劾違詔不
忠忘親不孝者累爲危之賢曰吾以此得罪復何恨有
旨遽不問江右蕭泉交薦于朝不報是時朝廷方以學
職爲重竟更四學垂四十年不調洪熙改元學官皆入
覲人謂先生老矣盍以條代賢曰吾幸未溘死而得覲
新君安敢言老觀畢將陛辭而疾作或勸姑勿入賢曰
臣子敢自安而廢禮乎力疾趨朝仆籍班行中其徒御
史王衍掖而出之疾遂劇臨沒謂所親曰勿以我爲迂
待正而斃吾無憾矣湖人肖像學宮俎豆之楊文貞稱

其士行可質鬼神學者尊爲古道先生

趙謙字撫謙餘姚人博洽經史時號考古先生洪武十
二年詔諸儒臣修正韻以聘至京年方二十八眾以年
少黜之爲中都國子典簿宋景濂遺二子從遊焉尋移
疾歸居臨山萬書閣輯聲音文字通一百卷六書本義
十二卷童蒙習句一卷二十二年朝廷搜訪遺賢召還
京解學士縉故多才以其字學頗輕之吏部郎侯庸特
薦於上高皇帝知其博而頗緩其用侯庸具啟懿文太
子太子曰吾識其人宋先生每稱之然其所著書非處
之以藏修誦養之地不可其以爲教官縉謂與其班於
朝廷之上孰若施教化於蠻夷萬里之遠乃授瓊山教
明史竊

趙謙八十一卷

四

論縉爲文迭之曰教官聖人之木鐸也吾當賀聖人於
南海之濱又增一木鐸矣謙至守令爲策一考古臺於
學右謙復著有學範以教諸生士遵其教彬彬鄒魯稱
爲海南夫子三年入覲上其所著書高皇帝下翰林院
看詳歸亡何卒臨終著有造化經綸圖手書別瓊之士
友曰子聞之太虛之中不能不聚而爲人物人物又不
能不散而爲太虛其聚其散蓋皆理數之自然有不能
自己者豈有所爲者也子之此身在太虛中如冰在水
而今將爲水矣承樂初門人柴廣敬登進士以聲音文
字通上奏太宗詔藏秘閣

薛貞河津人文清先生之父也洪武十七年首開科舉

取士貞以山西鄉試中式明年入試南官授北平元氏縣學教諭年二十九是時建學未久士荒於習貞乃立爲條約使人人相勸來就學聯之學舍日教鷄鳴而起貞以終日爲諸生盡所以誘掖磨礱之道至日中未食不倦也逾年諸生行業皆有可觀九年秩滿入朝高皇帝詔吏部擇儒官可備顧問者以二十員名上而貞與焉每旦禮官引入敎立丹陛內百官退乃退上時御奉天門命講五經貞以書經應講閏三月改授河南滎陽縣學教諭諸生一如往在元氏時仍擇諸生之俊秀者分授以後生小子從講習左右廡齋俱滿誦讀聲不輟如是五年以北方罷學改官四川馬湖府平夷長官

明史竊

辭職八十一卷

五

司吏目其地古西南夷去中國絕遠人皆夷獠貞因其俗曲爲誘導咸樂從其教化永樂改元詔諸改官者悉還其舊職明年還任滎陽任滿復改玉田又九年改郡陵尋丁內外艱五載起復爲河內教諭仁宗嗣位入朝京師甫還任卒貞歷教官三十六年更五庠序勤於訓士如一日門弟子成名固服而文清先生遵守其教誨爲一代之大儒

黃漢字聲叔莆田人宣德中以明經薦授仙遊縣學訓導連值二艱起歷無錫麗水青田三縣學訓導陸廣元學教諭廣元爲蜀北鄙軍士荷戈而立編民鮮少學漢至倡率廣元人士修學舍建文廟塑聖賢像每

日衣冠坐堂上呼諸生使前授以經書背誦覆講如訓蒙法諸生苦貧無資以爲學誦曰汝第爲學吾當思以給汝察其貧甚者解衣推食以授之諸生至爲泣下其有不循軌度輒嚴呵之呵之不從施以夏楚廣元人樂從其教而又束于其嚴咸守其禮法曰先生真愛我者其後辭去廣元諸生指其所修廟學曰此黃先生之遺教存焉者也見其所改課程曰此黃先生之手澤存焉者也是何可忘乃立祠于學官之旁肖像祀焉

俞繪字本素越人也少負意氣嘗從父兄服里正役輸糧後海遇閩寇有斬馘功年方二十七狀貌甚偉邑大夫奇之曰此非凡夫薦補弟子員始習文字遂舉于鄉

明史竊

俞繪八十一卷

六

爲養就歛訓導郡有閩禹錫爲薛文清先生高足弟子由國子監丞以言事落職歸繪從之講道學督學陳士賢每稱繪爲有體有用之學非章句學究識時措大而已特章薦之沮于時例弗召以年資遷崇陽學諭崇陽俗信浮屠繪著閑道錄具述求福田淨土之無益於得者開化之率士人習文公家禮邑俗大變官雖司教闕朝政得失憂喜隨之憲廟時羅倫章懋以言被謫繪在欵抗疏請以己官贖倫等罪天下壯之聘典廣右鄉試門生以金謝座主却弗受賦詩慰遣之致政歸士請祀于名宦祠

黃勳字守勳揭陽人領成化鄉薦爲新淦教諭語人曰

修已教人，一也。一意於振士風，扶正學，見郡守第長揖，念爲多士之師，帥不肯卑屈，以事上官，日與生徒講誦，贊幣絕，却不肯受。諸生貧而苦學者，分膳周給，或疑其矯，問曰：「君若大用，竟能始終爾耶？」勸曰：「學以地殊志，以時改言，語與心術異德之賊也。道有顯晦，大小耶？既六載，遷柳郡教授，居歲餘，語諸士曰：『士苟賤，縛利祿，由學不明耳。』遂乞致仕。」

嘉靖中有周坤者，福州人，爲台州府新昌教諭，清苦自立，不屑富仰。上官冬日，猶衣單衣，曰：「吾冷官，不宜太煖。」士能忍饑寒，乃可不失。已稍有餘俸，卽斥以周貧士後。遷國子助教，新昌訓導有許效賢者，莆田人，喜與諸生

明史竊

周坤八十一卷

七

誦說仁義歲時，饒遺皆弗受。諸生有終喪而以幣見者，嘆曰：「吾聞禮尚賔，時衰有喪也，吾未之能行，而反有受於子乎？」遂乞致仕，在去諸生立碑志思。

論曰：余爲史竊，至于教職，別傳未嘗不重有感于吾弟守禮用敬，或也。守禮以歲貢爲揭陽訓導，其教揭陽一如其爲諸生時，所以教其里中諸弟子平生讀書不泥訓詁，著有讀書想，皆其心得。中語經習二載，禮制有禮記，醒註已士，故以禮經多罕讀，讀醒註後學如指諸掌，爲青衿三十年進退容止，非禮不行，未嘗肯蹉一趾。見士習日汙，不可以訓，撰有教學七篇，首曰：「士品二曰：士制三曰：士範四曰：士學五曰：士恥六曰：士養七曰：士課。」

明史竊

教職八十一卷

八

其所諄諄然爲士告戒甚勤，入揭陽卽以授于多士，務率循人人，慶得師自蒞任，足不離堂齋，不涉有司門，只爲諸士習課，而是科士起科第，倍往時居三載陞南雄府學教授，會內艱服除，入京補思明教授，既謝恩，於是上章奏稱遵職守，據獨見請增從祀先賢光闡孔廟大典，曰：「臣家世儒也，少承父師之教，讀孔孟之書，餽廩學宮三十年，始應貢而爲一儒官，周旋于孔子廟庭，蓋終身焉已矣。每觀孔子之道世彌久而彌光，自周而逮我大明，秩祀之典，迄世宗皇帝而始定，茲蓋伏遇皇上天縱英明，登臨大寶，臣以儒職備員，何幸獲際一代之文明，萬年禮樂重新之會也。念自讀書以來，竊有慨于孔廟中從祀諸賢，有偶遺于先朝而爲千百年之缺典者，今日似可議也。非他人樂正子也，樂正子之未得從祀，其于吾儒學道之心，大有所未安也。樂正子者，孟子之所謂善人也，信人也。孔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而戰國之世，乃有樂正子哉。』漆雕開嘗對孔子曰：『吾斯之未能信，蓋謂吾道之能有諸已者，未也。』雖子夏故稱聖門篤信君子也，尙不無見紛華而悅，則孟子以信人而稱樂正子，詎易以當此乎？至其陳說于魯君，以明孟子所居士大夫前後不踰之禮，其于明道之功，舉一可以例其餘，魯君欲使爲政，孟子喜而不寐，是又哀然一王佐才可知也。才優于千乘百乘，如子路之果冉求之藝。」

孔子目重與之矧以優子天下者使得同時及門不將與濂雕開而同悅與子路冉求而嘉賞哉臣故謂樂正子者學古之道具有美大聖神之本體今進而與於從祀之列斯不令俎豆增色而爲士林一大愉快耶臣來京師道經鄒縣入謁孟廟見其中西向而配享者止樂正子一人則前人業有定論又可知已臣惟國家取士孟子七篇與論語學庸等重註疏則遵用程朱以故孔廟中從祀諸賢兩廡七十二子則杏壇之上所親受業孔子之諸弟子也諸弟子之門人豈無可從祀者惜子書鮮有所考遂靡得而表章之耳孟子之弟子具見七篇中並未有一人從祀何耶臣按東廡從祀宋儒楊時

明史稿 教職八十一卷

九

則程顥之門人也西廡從祀宋儒蔡沈則朱熹之門人也今皆聯席而坐共俎而食若孟子配享于堂上其門人從享于堂下其于分序比之程朱楊蔡諸君子不更順乎史記稱孟子受業子思之門人則孟子蓋亦子思子門下士也孟子既與子思配享一堂而孟子之門人如樂正子者不得廁于七十二賢之後俾從俎豆于未席臣心竊所未安恐世間讀孔孟之書者心亦有所未安也或有議其從子敖者夫樂正乎仕于魯君者也王驪齊王倖臣至有相從是必兩君交好之間不能無會合之雅未有好善之人而肯從惡者此必不足爲樂正子累也陽貨何曾爲孔子累哉不責于聚斂者短喪者

又奚致疑于樂正子哉臣本腐儒思從諸生以至入官未嘗一日有外于孔孟之門牆每遇丁祭低徊兩廡之間又未嘗不嘖嘖謂此一事也上之有關於我國家三百年來未及舉之鉅典下之臣亦有負于平生所讀孔孟之遺書敢不直吐夙心冒昧陳請臣官雖卑不爲言高臣以儒官修儒職不爲越俎伏乞陛下俯採臣言轉下禮部覆議且暮允行斯文幸甚吾道幸甚疏上不報或云納言者哂其迂不以聞遂出京泚思明踰月而卒囊無一錢諸生爲殯殮初官揭陽著有掃昏集感古人利令知昏語作此編自警可爲世鑒

明史稿

教職八十一卷

十

明史竊卷之第一百四

孫吏起家列傳第八十二

東莞尹守衡著

逸史公曰我朝以吏起家祖宗時有況鐘黃子威兩人皆爲名二千石別見守令傳中其他且有位登八座亦有出爲藩臬上大夫計其人似若卑卑亡足齒然天下事以人集安問流品哉

太祖時有滕德懋字思勉吳縣人元季爲浙江行省掾參政朶耳只班討方國珍辟爲參謀國珍降留撫台州三年台人德之國初徵授丞相府掾從征陳友諒還除知信州以才力不逮辭改建昌同知已復進知漳州再進湖廣行省左右司郎中召拜兵部尚書德懋才辯雄明史竊

孫吏 滕德懋 李友直 八十二卷 一

裘器量宏偉長於奏疏一時招徠詔諭之文多出其手尋坐事卒

太宗時有李友直字亨友直字居正直隸清苑人建文時北平布政使張易之庫吏也易初欲圖燕常寄腹心友直友直輒泄其謀燕即請難後授北平布政司右參議既建北京改布政司爲行部陞左侍郎董建北京官殿仁宗臨御特設繕工官以友直爲尚書專總營繕之事尋革改陞北京行部尚書奉命往祀西嶽及周諸陵入關中所見道上百姓先後疊身無完衣人皆菜色詢之連年凶旱妻子慮不逮朝夕心甚憐之還以其狀陳于上請下詔蠲恤仁宗大嘉納宣宗嗣位改行在工

部尚書友直寵任歷四朝睿皇帝即位之三年乃卒亨字彥通香河人太宗入靖難亨以北平吏從世子守城太宗既卽大位授亨修武丞秩滿陞吏部文選司主事洪熙初遷北京行部吏曹員外郎行部草調吏部驗封尋調文選歷九載尚書郭璉喜其便習奏陞正四品俸宣德中遷通政司右通政正統初遷光祿卿是時璫振用事亨諍事之至以上所朝夕膳稱詔旨日支牲品酒果之屬續振秩滿陞戶部左侍郎仍掌寺事亨年已老且常病不肯引退猶力疾視事之免朝參白髭滿面染之使黑暑汗縞其衣領一廚役笑之亨怒而撻之厨役乃發其奸贓數事下獄上念其老釋之予致仕亨爲人明史竊

孫吏 楊時習 八十二卷 二

亡他異能可表見以與友直同起靖難初故得身歷四朝以致大位要嘗有狗馬力得備一時亦流品中一人也太宗末年有楊時習者江西人爲大理寺左評事仁宗初陞大理寺卿尋出交趾按察使事兄大理寺卿虞謙傳中西楊最愛其爲人又有平思忠者吳江人初以縣小吏被薦爲禮部主客司主事進郎中尋以他累連下獄免官去北虜入貢他任主客者皆不稱旨詔復其官陞陝西參政復以他累謫戍北邊會有詔市馬西域以思忠嘗官主客多識賈胡釋其戍子冠帶隨太監劉馬兒使吐蕃諸國而還思忠蓋一能吏也事無艱巨其材力皆足辦之而又能廉縱遊諸番與四夷相交接處

於財貨出入中不肯私一錢初與況鍾同時爲部僚兩人意氣甚相得思忠謝事歸里清貧自守鍾來爲守延見思忠執禮甚恭且見其二子曰使兒輩知公爲吾故人耳而思忠未嘗以一事干鍾鍾益敬重之

英宗時有徐晞爲兵部尚書晞字孟暉江陰人永樂初授都事董造北京宮殿成陞營繕主事宣德中轉郎中尋調兵部武庫司英宗卽位陞試兵部右侍郎出練兵臨洮參贊甘肅軍務尋召還實授侍郎奉命往守莊浪涼州奏請建學立師作養成士文法吏惡能慮及此尋轉南京戶部左侍郎正統六年督餉征麓川事平進兵部尚書遂以疾致仕晞爲人有俠士風當爲掾時常熟

明史竊

平思忠人十二卷

三

人有成絕勾丁而誤及者擄掠之自引服晞憐之導訴憲司祈爲解脫貧不能餽謝泣別去晞以一日過常熟遇之邀至其家夫妻共拜倒于地具雞黍相待願留一宿夫俄假他事去令妻勸饒妻國色也晞需其夫久不還詰之妻曰夫感再生之恩無以報今夕邂逅願以鄙陋之妾侍寢夫已假宿鄰家矣晞大驚曰是何言也鬼神昭列乃使徐晞爲是耶厲色待之使寬夫還晞感諭曰汝何得至此時以此事相傳爲吏胥美談及在耶署同官一主事每見胥曹輒罵意在晞也晞不爲意主事尋沒晞爲助理歸其喪其不念舊怨而能卑下朝士類如此

憲宗時有萬祺爲工部尚書祺字維壽南昌人少時有異人授以祿命法辦事吏部以下公卿貴人多奇中景泰中諸貴人薦授鴻臚寺序班邀主簿上召見有言輒驗資之金幣俄而帝不豫大臣中有議召襄藩石亨以問祺祺曰皇帝在宮奚事他求刻期復辟矣英宗復位召見文華殿卽曰擢驗封主事歷進員外郎郎中曹欽之反也執王翱李賢朝門內時祺在旁語欽曰公宜勿負國家以死謝上則自求多福己又徐謂之曰尊公碑文乃李公之筆可相忘之耶欽兄鐸曰萬君言是也事平上聞而壯之召賜宴勞陞太常寺卿成化中陞禮部左侍郎內艱起改工部陞尚書管理易州山廠皇太子

明史竊

萬祺人十二卷

四

出閣加太子少保開國來起胥吏列六卿而加官秩者獨祺一人而已是時有蔚能者朝邑人也爲吏有才幹授光祿寺典簿累陞本寺卿進禮部右侍郎能掌寺務朝廷每有宴會輒躬自檢視品嘗之不豐潔則責其職掌人在光祿三十餘年未嘗私持禁綺還家後以疏請清查入內供應器皿有旨下禁微降調南京光祿卿自能去任後所用多科貢士皆以清流自居不屑細務歲時宴饗延賜飲食遂多粗惡不中口時有見囁於外夷者矣

論曰漢興刀筆吏起家往往至公卿我明頗以經術取士後生小子就經術不得始跳而匿諸掾史仕不逾丞

尉功曹經術士亦多鄙薄之以若曹能舞文亂國是此
不操刃而殺人者也然在祖宗朝乃有一二曹耦功見
言信人獻其能聖天子亦隨器而使滕德懋當草昧之
初稍善弄其文墨招携懷遠頗効微勞李友直雖一險
邪小人明聖繼興得之可濟緩急奈亨厯事四朝平思
忠再擢再起其材諱皆有過人者萬祺片語而脫王李
二公於難壯哉若乃楊時習致賢相之推揚徐孟暉識
雲長之大節今想其人豈徒碌碌于竊朝廷之爵祿者
爲乎然數公所以能致大位要之皆有所攀附權紳君
子或醜之然尙論者安可繩以大賢君子之雅行而苛
責之也

明史竊

振史論八十二卷

五

明史竊卷之一百五

敘傳第八十三

明新昌令東莞尹守衡著

尹氏之先出自少昊食采於尹因氏焉周初佚以王史陪公旦輔少王數傳爲太師吉甫詩曰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則實掌內史而世其官孔子刪修之際終春秋猶以尹氏書周衰失其世守散仕列國喜令函關老聃過而喜受學焉著有闕尹子其書猶存其後漢成帝時有太史令咸帝遣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咸校數術班固因之爲藝文志明帝時長陵令敏受詔與班固作世祖本紀及建武功臣列傳唐則玄宗時天水情爲集賢殿學士兼修國史專領史明史竊

敘傳八十三卷

一

館圖書尹氏繼周而後以能紹明先業代不乏人至宋遂莘焯進哲微二實錄明興史有專官無專業國史不流傳人間泰和學士直簪筆詞垣僅有瑣綴錄直沒百餘年新昌令守衡於是復起而著史竊皆情後也守衡字用平自先世宦居東莞遂爲仕族積有古今遺書守衡從借觀誦誦不輟父希顏見之喜曰余少孤爲拮据養母鮮讀書孺子能好學可教也身杜門臨飭之自以意爲瓦漏程其丙夜功盡六刻乃罷守衡好左氏治春秋年十六里選爲邑弟子員溫陵翁仲益通春秋遊宦五羊守衡執贄往拜其門求講授而仲益春秋受之太倉王錫爵是時天下言春秋者皆本太倉萬歷初守衡

舉于鄉其明年就試南宮錫爵入爲宰相主南宮試事仲益謂守衡曰子行當必第乃不第仲益曰吾師乎吾師乎豈其收之駿骨而失之留良乎時守衡名在乙榜授署閩中清流學事守衡曰古人惟徵學半其在斯乎日羣學宮諸弟子橫經講授三年再上禮部又輒細又歸三年再上又紉哭于崇文門之外曰俟河之清八壽幾何吾不得志于南宮也則命也夫是時清流裴應章起田間入爲天官少宰善守衡慰之曰士入我朝大有顯名公卿間者豈盡制科哉第恐人負官耳官未嘗負人願借百里之地以行子之志遂拜新昌令守衡既辭朝入謝少宰曰守衡不難於治民而難於善事上官自明史竊

敘傳八十三卷

二

惟賦質頗偏能爲慧不能爲諂能爲拙不能爲巧有負尊愛少宰曰子行矣勉爲之天王聖明必不令阿大夫能賢於卽墨也守衡至則往往與其郡守監司迂越兩載裴少宰出遷南都守衡左遷趙府審理正報至卽命駕巾車出縣門歌曰我聞君子愛時進趨時不我與枉用相驅出門十載位卑名微不才在我敢謂知希長徬可良王門可遊爲客弗樂何如首邱路行未遠及時當返事有不然悔之則晚駐馬停轡門津河梁望雲以往知是吾鄉歸里杜門不出仰天嘆曰古稱三不朽太上吾無德而稱焉其次已見棄於明主尙何能爲少嘗高慕左邱明司馬遷願爲執轡非一日矣或得竊其緒餘

別成一家言爲後人覆瓿不猶愈於碌碌與齊民同廐耶自維國家二百年來文獻具有足徵代多纂述別欲斟酌前賢採訪近世刪成一代全書名之曰史竊擬附竊取之義亡幾何聞者羣起而非笑之守衡旋自愧曰我以山林草野之夫敢與石渠天祿諸賢侵弄其毫楮誠僭哉誠僭哉遂閣筆故人張萱時方輯著西園叢史於是貽書守衡曰吾以今人論古人無傷於今人故免於諸子以今人論今人宜滋多口也雖然子筆大如椽直如矢必勉之毋避敵而退舍守衡笑領其言遂復竟其前志人不見其一字東莞令馬維陸聞之時以其暇造門談論相得甚歡見其書大獎借更爲徵補遺漏旌明史竊

敘傳八十三卷

三

其廬曰清朝逸史守衡曰令公知我史中論贊間亦稱爲逸史公以爲遷史有景帝武帝二本紀武帝怒而削之微見上短似於翹主之過矣景朝臨御一時美政灑天恩臣不識不知敢齒路馬而以本紀爲竊惟草昧之初是天地一大開闢也紀開國國之大統爲可繼述猶繫於冥冥之天天所欲予其興也勃焉天所欲去其亡也忽焉紀靖難紀革除六飛之轡可予敵乎紀北狩九鼎之器可假人乎紀奪門南征北伐萬乘可躬臨乎紀親征世廟以藩王入秉三重而一時禮樂大興紀明倫史記漢書皇后皆有紀草莽臣何知深官事竊以周興十亂邑姜與焉紀高后天下之土地人民列朝之因革

損益不有可知乎作六志皇天生有開國靖難之君其間必有名世之佐熊羆不二心之臣作十世家若乃東宮賢聖如懿文焉而天則天也宗藩一二之不肖焉而逆則非天也自作之孽也宦官給事內庭而使參國事不可訓也皆特傳之天子而下內自宰相以及九卿科道外自制閫以及藩臬有司人爲之傳而材品見矣乃復類分爲道學爲文苑爲守令爲師儒爲隱逸爲孝節而以仙釋夷狄終焉作列傳爲卷有百繆不自量竊爲此書讀之三十年齒越八旬老矣昔人云頭白可期汗青無日言豈欺我哉諺云人老才盡吾今可以已矣然是書也不襲於諛墓之辭不遜於羣吠之犬我明二

明史竊

敘傳八十三卷

四

百餘年以來列朝人品有忠邪一人志行有初終竊謂片紙上可直觀其肺腸僭有論於傳後敢以比於一代之公案似爲得之或曰孔子竊取魯史爲春秋今子以史竊稱將比之春秋乎守衡曰惡是何言哉孔子曰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今之學士大夫誰非學孔子者也生今之世不識今代之典章人物將安適從孔子不當曰竊比於我老彭乎或曰馬遷爲太史令乃作史記班固典校秘書乃作漢書子官不在柱下客不通蘭臺之彥目不睹金匱之藏不幾乎自用自專乎誰其信從守衡曰子之言誠然哉然孔子已教我矣語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聞信傳信聞疑傳疑何自用乎以直道折

尹守衡傳

張璐

之羣言以公論還之萬世豈自專乎吾亡從及於國之史也孔子曰禮失而求諸野吾求之野平賢者識其大者吾而不賢吾識其小乎不信不從吾又安能知之或曰左氏之豔也學之未能而有其誣馬遷之博也學之未能而有其蔽吾恐畫虎不成反類犬也守衡曰子休矣吾自竭吾不肖之材力以終吾餘年已爾敢效顰於西子哉守衡性簡率初自罷官歸遂以懶自廢不衣冠不拜客不與俗人言不聞人世事自稱爲懶翁著有懶菴賦或嘲之解之曰上古烝民止有其四僧道繼出已加其二增一懶民未爲世崇子不見墻間甕上復有乞人賤子繇是言之懶何容易守衡以懶故乃得游心華明史竊

敘傳八十三卷

五

硯間成史竊囑其三子曰我今卜築牛山之下終老矣毋謬出吾書示人凡人賤近而貴遠自古嘆之古人每成一家言而必欲藏之名山者何故以世無知己者也汝不善藏恐有追放于長且爲吾戮反不若付之咸陽之火還諸造化其可矣

尹傳一

六

卷分目爲八紀六書十世家列傳八十二復分類爲道學文苑守令師儒隱逸孝節末爲敘傳凡二千餘言有曰是書也不襲於諛墓之辭不還於羣吠之犬我明二百餘年以來列朝人品有忠邪一人志行有初終竊謂片紙上可直觀其肺腸僭有論於傳後敢以比於一代之公案似爲得之或曰孔子獨取魯史爲春秋今子以史竊稱將比之春秋乎守衡曰惡是何言哉孔子曰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今之學士大夫誰非學孔子者也生今之世不識今代之典章人物將安適從孔子不嘗曰竊比於我老彭乎或曰馬遷爲太史令乃作史記

班固典校秘書乃作漢書子官不在柱下客不通蘭臺之彥目不睹金匱之藏不幾乎自用自專乎誰其信從守衡曰子之言誠然哉然孔子已教我矣語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聞信傳信聞疑傳疑何自用乎以直道折之羣言以公論還之萬世豈自專乎吾無從及於國之史也孔子曰禮失而求諸野吾求之野乎賢者識其大者吾而不賢吾識其小乎不信不從吾又安能知之或曰左氏之豔也學之未能而有其誣馬遷之博也學之未能而有其蔽吾恐畫虎不成反類犬也守衡曰子休矣吾自竭吾不肖之材力以終吾餘年爾已敢效鑿於

班傳二

七

而子哉其自述自此夫史才最難史漢尚矣餘則陳隋鄙俚晉穢宋蕪昔人已譏又況古之爲史者多世其職見聞習而指授親故自易乃以山林草野之夫與石渠天祿諸人侵毫爭長豈不尤難而守衡積三十年齒逾八旬卒成其書偉矣哉守衡雖脫略人事然志尙氣節鯁直嫉惡有貴勢欲舉其父入名宦者移書抵之謂周公以此尊文王使禹亦以此尊鯀可乎其挺持砥俗多類此天啟未增餉勢右爭承自菓酒下至草薦一切盡權守衡移書邑宰力陳不可言此不足益縣官不過飽好吏猾民腹耳令爲別查四千金抵餉民得樂業史竊

成囑其子曰毋謬出吾書示人凡人賤近而貴遠自古嘆之古人每成一家言而必欲藏之名山者何故以世無知己者也汝不善藏恐有追放子長且爲吾藏反不若付之咸陽之火子三人長魁昌登崇正丙子賢書其季玉如兵燹後板片散佚補輯完書藏於家嗣裔科第累傳至今蕃衍文學翩翩蔚起可謂名德世胄矣

尹傳三

八